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十二）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廣　廣州府三

風俗形勢

廣州府圖經志大庾以南廣州為甲郡地大民夥賈胡　蕃雜居土野沃饒漢史云人性輕悍箕踞椎結蓋百粵非聲教所暨故其習俗與中州殊然自漢末建安至于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自是以來其俗尚漸染華夏稍變於古昔而廬舍未有中州之制至唐宋璟為廣州都督見民廬皆茅竹所葺時被火灾遂　民陶瓦築堵列肆越俗始知棟宇之利及觀韓退之送竇平序曰唐有號令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　越衣冠之習大異於古昔矣若夫舊俗相因無所更改　　吉凶以檳榔蓋因地所有或飾以綵花或雜以香藥故嘗委禽親喪多泥佛老修寘福葬者設具待客於殯側謂　出於親友之相助者墓祭以清明節為候居民各

其豐儉。晝一月乃止。春秋二社。民俗醵錢
烹豚釃酒以祭　以蜆菜魚肉雜
煮之。環坐鼎傍。侑酒而食。謂之暖寒。俚語
所謂骨董羹是也。村市所在謂之墟
言有人則實。無人則虛　販小民。期
於旦集。謂之趁虛。蜑民以漁釣為生。或居於
為蓬屋以居。謂之水欄。廬亭舊傳廬
循遺種。在州東南　藤　業。男女皆椎
結于項。婦女許婚及已嫁者。始結胷帶。水　謂
之步。柳子厚所謂舟可縻而上下者。凡施罾所

二

在曰罾步。渡船所在曰船步。今城外名步者。如
監步蜆步之類。港之淺隘處曰窖。如水母窖鵜
鶘窖之類。聚物為市曰欄。如米欄魚欄之類是
也。庾嶺以南。廣州為會府。唐以來總攝五筦。韓
子云。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其地勢雄長。南
服可知也。以言其山。蓋自衡山南轉於九疑。為
五嶺。又自庾嶺東南至羅浮。逶迤曲折而萃于
白雲山。一峯横峙。如巨屏屹立。障遏于州後。蓋
是州之主山也。至於抱旗峙於前。越臺聳於後。
左則虎頭諸峯遏海道之衝。右則曹幕之山成

羽翼之勢。以言其水。則自衡陽南徼諸水至桂
沿流而下昭梧。又自牂牁歷融柳而南。合宜邕
容之水東流入于灕江。至梧而會。又自鬱林之
南流經容亦匯于梧。三江並自梧合流。經封康
端出高要峽。至廣入于海。此西江之源委也。其
東則自循州歷河源。過博羅而出於扶胥。其北
則自庾嶺順流而下。雄韶英而出清遠峽。其南
則自海洋隨潮而入。千派萬折。皆會州治之陽
此又北東南流之合聚也。故視他州得為重鎮
焉。郡縣志前漢地理志云。民皆服布。如單被穿

三

中央為貫頭。男則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桑蠶
織績。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隋地
理志云。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
多瘴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
犀象瑇瑁珠璣。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
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箕踞。乃其舊風。其俚人
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
富為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
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
並鑄銅為大鼓。鼓初成懸於庭。置酒招同類。有

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乃留遺
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欲相攻則鳴此鼓。
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本尉佗於漢。自称
蠻夷　長老。夫故俚人猶呼所尊為倒老也。言
訛故又稱都老云。唐韓愈送鄭　序云。嶺
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大府。隷
府之州。離府　者至三千里。蠻夷悍輕。易怨以
變。其南州皆岸大海。控御失所。依險阻　仇黨。
機毒矢以待將吏。其海外雜國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

四

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冦盜賊殺。外國之貨日至。
故選帥常重於他鎮。又送竇平從事序云。踰甌
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　文其次星紀。其星牽
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皆島夷卉服之
之民。々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
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
降。疫癘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
南海者　東西州　。宦守記云。爰自前代及唐。
多委舊德重臣。撫甯其地。文通經史。武便弓弩。
婚嫁禮儀。頗同中夏。宋三朝國史云。尚淫祀。殺

人以祭鬼。雍熙中。申詔禁之。山林翳密。多瘴毒。
人病不呼醫服藥。曾鞏送李柳州序。人少鬪訟。
喜嬉樂。澠水燕談云。劉鋹據嶺南。置兵數千人。
專以採珠為事。目曰眉川都。溺死者相屬。久之
珠璣充積。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詔廢媚
川都。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於是俗知務
農矣。蔡條叢談云。古者祀天必養牲。牲必在滌
三月。定牲唯具。獨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今南人
喜祀雷神者。得謂之天神。祀天神必養大豕。目
曰神牲。則莫敢犯。養之百日。始取而祀之。又凡

五

祭祀之禮。既降神而後呈牲。於是主人者。同巫
現共殺之。迺畀諸庖烹而薦之。傳謂禮失求諸
野。信然。元一統志越臺之俗。蠻賈雜居。余襄公
靖到任謝表云。　秦漢以來。號為都會。俗雜五
方。余靖羅漢院記云。　婚媾之禮。用檳榔以當委
禽。後以銀帛為定。番禺志云。　喪葬必盛肴饌。
名閙齋以待送客。多至千百人。有罄竭家產者。
官司禁戢不能止。冬寒則雜斤菜魚蝦蜆煮菜
於釜中。環坐其旁而食。名曰邊爐。東坡蘇公與
陸道士詩曰。所謂盤遊飯。骨董羹。即此。　五嶺

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通典云。
南海一隅。冬無積雪。秋凉亦有微霜。太平環宇
記云。山海皆有田。山田用力如中州田。潮汐一
再至。不煩溉灌。地有瘴癘。古無酒禁。家自為釀。
魯國先生唐庚。字子西。嘗有詩云。潮田無惡歲。
酒國有常春。蓋紀其實也。番禺續志云。 海棲
島夷。自唐始通大船。蠻人雲集。商賈輻輳。至今
買蠻自外番來者。謂之少唐。番禺續志云。 漁
有二種。内海港汊千百漁者曰蜑。猶習衣冠。韓
詩所謂馬人龍戶也。海外浩渺無邊。漁者曰盧
亭。椎髻猜梟而已。相傳晉寇盧循之遺種也。南
海實莞摧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唐
劉蛻獻南海崔尚書云。 一種蠻獠。 山河。
刀耕火耨。不輸賦調。居山谷間。時能為冦。圖經
云。 東莞。其俗釀 或以蓮花菖花造醞。酒謂
之老酒。新圖經云。 東莞近海瀕。上潦下濕。有
瘴。土人多嗜檳榔。蔞葉灰咀以避之。新會。其
地廣莫。俗尚珥筆。土產嘉禾勁植。海有膏田沃
壤。倉廩舟楫多取給。山居者苦瘴癘。海濱者多
潮汐以跡其惡。大抵與南恩州同。 黃茅瘴。按

五代史。成汭鎮荊門。與宰相徐彦若不平。街之。
逮彦若鎮南海。過江陵。汭思嶺外有黃茅瘴。患
者髮落。迺謂彦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彦若
答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 僧也。汭
甚愧。 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
最貧。其俗最 。 氣候恒燠。参差不齊。冬寒不
嚴。陽氣亂洩。秋冬芽甲潛坼。春夏之月。 葉潛
改。諺云。四時常是夏。一雨便成秋。亦有除夜納
凉之諺。 海田在西北者。當漬水鬱水之衝。積
雨之後。數千里之水犇湍而下。必有巨滂。或歲
三四浸即退。浸久必敗田矣。 廣南粤分謂之
嶺表。晏殊類要。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韓文南
海廟碑。 廣州負山。包帶南溟。陸寶可富。捲握
致盈。南海集。 環水而國以百數。柳元宗集
五嶺峙其趾。大海環其東。衆水匯于前。羣峯擁
于後。氣象雄偉。蔣之奇州學記。 境接羣蠻。地
居海涘。許致撰魏公遺愛碑。清遠地與莫猺。犬
牙相錯。無曠原沃壤。刀耕火種。最為辛勤。無長
溪洪河。肩背擔負。最為勞苦。曾不如新會之一
鄉。莊季裕雞肋編廣南風俗。 市井坐估。多僧人

為之。率皆致富。又倒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剃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喧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為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即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連州　風俗郡縣志漢志云。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信巫鬼重淫祀。唐韓愈送區册序云。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又詩云。適嶺到所任。低頭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蒼疣。遠地觸塗異。吏民似猿猴。生獰知怠恨。辭舌紛嘲啁。白日屋簷下。雙鳥鬬鵂鶹。有蛇類兩首。有蠱群飛遊（游）。窮冬或揺扇。盛夏或重裘。颶

起最可畏。割哮嶽陵丘。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疫癘忽潛構。十家無一瘳。猜嫌動置毒。對按輙懷愁。與地紀勝日出先照　名陽山。九域志宋高祖世。始折桂陽為小桂郡。後以州就縣。更名如今　劉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朔。劉禹錫連之為州。以山得名。劉禹錫此　於天文。為荊州同星分。由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劉禹錫刺史廳壁記林富桂檜。土宜陶旊。石侔琅玕。水孕金碧。同上邑東之望曰順山。云云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歆者。以萬數。廻環背挽。迭高爭秀。西北朝拱于九疑。劉禹錫記。城下之浸曰湟水。云云由湟川之外。支流而合輪以百數。淪漣油流。劈山為渠。東南入于海。劉禹錫記。荒服之善部。而　嶺之涼墟。山秀而宣。靈液滲流。故石鍾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膴。卉物柔澤。故紵氣為三服貴。歲貢十笥。林富桂檜。土宜陶旊。故侯居以壯閒。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麗閒。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歐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涼颸。城壓赭岡。路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逗

谷。化為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恙。亞有華皓之齒。信云云也。見劉禹錫記。鍾乳為天下甲。見上。地廣數百。橫制南服。劉希孟新建架閣庫記。地大民衆。過於諸郡。山川之秀。風氣之和。與中土相似。劉叔鼓角樓記。連之山秀水清卓有可愛。歐陽知誨宣詔堂記。熙平古郡。地控荊湖。峻峯活流。騰輝吐秀。詹璐西園記。連介楚越間。號為會衝。秦置湟關。漢兵下湟水。皆其地。費伀閱武亭記。湟川八景。一曰雙溪春漲。二曰龍潭飛雨。三曰楞伽曉月。四曰靜福寒林。五曰巾峯遠眺。六曰秀岩滴翠。七曰圭峯晚靄。八曰巖湖疊巘。張南軒有賦。荊粤之偏。是惟連州。土壤寒植。溪曰岑崒。奇峯恠石。森若圖繪。潏烈興造記。連江山之嘉郡。鄭伕重修章陂記。地接湖湘。無土山澗水。秀徹之氣。凜然浮空。武陽霙新學記。連山古所謂以山水之勝。名其郡者也。彭景海陽湖十二亭記。山水之美。見稱於天下。北接九疑。南連衡嶽。其清粹秀爽之氣。鍾為勝槩賢傑繼出。歐陽經雲閒亭記。谿山鍾美。風俗醇厚。視南方為佳郡。朱稼石路記。連之為郡。舊號小桂。昔為湖

南勝地。今著名南越。湟川集序。湟川山水佳麗。為嶺南十四州之冠。歐陽寶蔣氏三經記。人物富庶。商賈阜通。常有小梁州之號。陳若沖連山縣記。連為荊湖衝要。蔡齊臺梁守祠堂記。昭桂連賀。本屬湖南。長編云。開寶三年。王師克連州南漢主。云云

陽山縣　風俗湟川圖志蓋聞郡邑治所。必有名山巨川。為之限隔。故民生其間。風俗亦異。今考之陽山一邑風俗。其民性硬直。慕義向化。歲時節序。則陳鄉禮以集會。男業耕稼商賈。女慕蠶桑組織。其俗古稱易治焉。

氣候

本府圖經志衡嶽之山。衍為五嶺。自大庾南至于羅浮。地益卑下。春夏之交。漢海挹潤。風暮北而朝南。時春寒而秋熱。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冬久晴。或至揮扇。晴晝則多燠。雨夜則多寒。盛夏多雨。即復淒寒。一日之氣候。或至屢變。於是有急脫急著。勝服藥之謡。李西美廣南攝生方論。有曰。嶺南瀕海。地卑而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而陰濕之氣常盛。二者相薄。此瘴癘之所由

生也。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少雪。蓋是嶺南
諸州通號瘴鄉。然隨地所處。固有淺深。其山林
回複。草茅障蔽。炎氣鬱蒸。嵐霧壓薄。故為害也
深。若乃瀕海之地。氣恒舒泄。則瘴癘亦少。廣州
南並大海。東西二江挾而趨焉。地頗夷曠。四山
平遠。故視他州得為善地。至於商旅氓隸。觸熱
征行。與夫飲食失節。不善攝養者。或自有以以
取之也。若夫四時風候。與中州不同。其風之暴
者。謂之颶風。颶風將作。有斷虹之兆。曰颶母。颶
風者。具四方之風也。故其初作。必自東而北。自
北而西。自西而南。乃定。謂之回南。蘇過颶風賦
是也。又有石油風。兆與颶風同。但颶風起止。俗
謂對時。石油風則倒三日如期而發。初日甚鉅
次日漸微。故號三晡石油。他如海氣腥。亦暴風
之兆。舟人徙舟避之。大舶凛凛。雲脚疏直。謂之
風路。候收斂舟乃行。三月以後為梅風。四月為
小信。朱明氣至。後為大信。舟來自海南歸閩浙。
送風而行。謂之黍冬。南海志。南自衡岳。分為五
嶺。清淑扶輿之氣鍾焉。溟海挹潤。温風徐來。是
謂東南之仁。氣遷俗隨。霜露時降。人居若東西

州。唐已然矣。二氣相薄。間有不齊。風暮北而朝
南。時春寒而秋熱。於是有急脫急著。勝服藥之
謠。此氣候變態然耳。大抵自江以南。地卑濕
循嶺以下。海氣尤蒸。春夏之交。易有墊閼湫底
之患焉。

陽山縣　氣候。湟川圖志。陽山僻在山間。朝則
煙霏霧合。夕則瘴霾深翳。是以秋夏多温風鬱
氣。冬春雨雪不時。乍寒乍暑。氣候不齊。胃之則
成疾焉。

戶口

本府圖經志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南海等八
縣。總計一十八萬六千五百八十三戶。六十五
萬九千二十八口。

永樂元年人戶。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一戶。
人丁男婦六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四口。郡縣
志。唐開元。戶四萬三千二百三十。　宋元豐。戶
一十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一。輿地紀勝。戶計七
萬五千九百單二戶。南海志。廣州為嶺南一都
會。戶口視他郡為最。漢而後。州縣沿革不同。戶
口增減亦各不一。大抵建安東晉永嘉之際。至

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廣者衆由是風俗革變人民繁庶至宋承平日久生聚日盛自王師滅宋平廣以前兵革之間或罹鋒鏑或被驅掠或死于寇盜或轉徙于他所不可勝計至元二十七年朝廷籍江南户口方見定數比年官府肅清盜賊寧息人皆安生樂業故廣之生齒日蕃户計日增矣　前漢户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三　後漢户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萬二百八十二　晉户三萬七千四百八十一　宋户八千五百七十四口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　隋户三萬四百八十二　唐户四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口二十二萬一千五百　宋主户六萬四千七百九十六客户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三　淳熙主户八萬二千九十客户一十萬三千六百二十三口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七　元至元二十七年抄數户一十七萬二千二百八十四僧道一千八百單五名大德八年報數户一十八萬八百七十三南人户一十八萬三百二十三北人户五百五十僧道一千八百單五名僧尼行童一

千六百四十三名道士女冠一百六十二名錄事司户一萬一十三南人户九千六百四十一北人户三百七十二僧道四百一十七名僧尼行童三百八十七名道士三十名太平寰宇記蜑户縣所管生在江海居於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為業若居平陸死亡即多似江東白水郎也盧亭户在海島中乘舟捕海族蠔蠣蛤蜊為業

南海縣圖經志計五萬八千三百六十八户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三十九口永樂元年人户七萬八千八百五十八户人丁男婦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口南海志户六萬七千一百六十六南人户六萬七千一百六十六北人户無僧道二百九十五名僧尼行童一百九十名道士女冠一百五名

番禺縣圖經志計三萬三千一百一十户一十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口

永樂元年人户二萬七千一百四户人丁男婦六萬八千三百七十四口南海志户二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南人户二萬七千四百九十北人户一百五十一僧道三百一十一名僧尼行童

二百八十六名。道士女冠二十五名。
東莞縣圖經志計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二戶。九萬一千二十口。
永樂元年。人戶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九戶。人丁男婦七萬四千一百四十二口。南海志戶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八。南人戶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四。北人戶四。僧道三百七十四名。僧尼三百五十四名。道士二十名。
新會縣圖經志計三萬二千四百一十四戶。一十三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口。

永樂元年。人戶三萬四千一百九十六戶。人丁男婦一十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南海志戶三萬九百一十三。南人戶三萬九百一十三。北人戶無。僧道一百三十八名。僧尼行童一百單八名。道士三十名。
增城縣圖經志計一萬六千一十三戶。五萬五千二百六口。
永樂元年。人戶一萬三千七十二戶。人丁男婦三萬九千九十六口。南海志戶七千六百二十八。南人戶七千六百二十六。北人戶二。僧道一

百六十二名。僧尼一百四十二名。道士二十名。
香山縣圖經志計七千八百七十戶。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口。
永樂元年。人戶七千四百一十六戶。人丁男婦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二口。南海志戶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南人戶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八。北人戶二十一。僧道六十八名。僧尼四十三名。道士二十五名。
清遠縣圖經志計四千三百二十三戶。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口。

永樂元年。人戶三千八百三十六戶。人丁男婦一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口。南海志戶一千七百四十五。北人戶無。僧道四十名。僧尼二十八名。道士一十二名。
連州 戶口湟川志按舊地理志。本郡在隋領九縣。為戶一萬二百六十五。在唐領三縣。為戶五千五百六十三。疆域有廣狹。民數隨之。無足怪也。元朝混一區宇。仁同職甸。列聖愛養黎元。歲登生齒。積而至于元祐。為戶五萬。見劉勃鼓角樓記。已九倍於昔。中更李金陳峒之擾。蕩析

離居。閭今在城街巷之故趾。大不如古。外鄉之邊傜峒者。時遭剽掠。往往流散逃亡。如桂陽之同官。陽山之通儒。皆饒沃之地。或數里無人煙。以故版籍視昔減少。勞來還定存乎人焉。姑摭近數以備考焉。

永樂元年。人戶五千二十八戶。人丁男婦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九口。郡縣志唐。戶八千三百。宋。戶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二。九域志主三萬四百三十八。客六千五百。

陽山縣圖經志計七千七百零三戶。三萬五千五十三口。湟川圖志舊桂陽州及陽山縣原管三千戶。舊連州及連山縣尚不下三千餘戶。

皇朝革去連桂二州。及連山縣併在陽山一縣。自洪武元年歸附。節次取勘至洪武八年。總計戶七千三百四十一戶。男子婦女計三萬三千八百四十五口。

永樂元年。人戶七百六十七戶。人丁男婦二千三百三十四口。湟川志主戶二千六百二十八。口。計二千九百八十二。客戶二百九十一。口計三百二十三。 傜峒 管山傜峒三十六。計四

百五十五戶。一十戶係佃戶。納田稅不係身稅四百四十五戶無田業亦不係丁稅。 東村峒一十一戶。在縣北二十里。水流出陽山縣柏陵里。路出鵶子水口。 南木峒管二十七戶。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入石穴不出。路出新村。 潭頭峒管三十七戶。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出黎坑大水。一路出陽山縣。 下階峒管三十九戶。在縣北一十九里。水流入穴不出。路出馬水係柏陵管。 傜山峒管一十戶。在縣北二十三里水流出桃川里。路出韶州三貫地。 舩平峒管四戶。在縣北二十四里。水流出陽山縣桃川里盧田峒管一十二戶。在縣北二十五里。水流出小車。一路出郴州黃莽山。 神後峒管七戶。在縣北二十五里。水流入石穴出陽山縣。 高峒管七戶。在縣北二十二里。水流入石穴通陽山縣黃萬村。 東嶺峒管六戶。在縣北三十三里。水流入石穴。路通白芒村。 動子峒管一十戶。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路通桐臺驛。 黃田峒管一十二戶。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路通動子嶺山峒臺驛。 焊囷峒管六戶。

東一十五里。水流入石穴。一路陽山縣。黄公平峒管五户。在縣東一十八里。水流入石穴。路通焊困一路入錢場峒。錢場峒管六十二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一路通安樂里。高車峒管七户。在縣東一十三里。水流出戊陽里楊梅村。一路西通陽山縣。小峒管八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出西南通透大江。欝風峒管七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出安樂里小江。苦竹峒管四户。在縣東一十八里。水流出小江。一路通小江下保。一路通陽山縣。欽岡峒管十三户。在縣東一十七里。水入石穴。一路西通萬安里。魚良峒管一十户。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出胡珠。路通陽山縣柏陵里。白芒峒管二十户。在縣東一十五里。水流入焊湖塘。沙羅峒管二十一户。在縣西南四十里。水流出陽山縣黄良路東南通桐臺驛。大坑峒管六户。在縣南三十里。水流出黄良水。師姑峒管五户。在縣南三十里。水流黄良水。一路南通出桐臺驛。帶頭峒管六户。在縣南二十八里。水流出黄良水。路南通桐臺驛。成家池峒管七户。

在縣南三十五里。水流出黄良水。路西通桐臺驛東北通驛路。古武峒管七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水流出浪溪路。通鄺家村。長屹峒管二户在縣南四十里。水流出新定里。路通沙羅峒。高峒管七户。在縣南三十二里。水流出横山峒。東北通官田保。横山峒管八户在縣南二十里。水流出陽山縣安樂里。何平峒管一十九户。在縣東二十里。有小坑水流出火炭逕。高車峒管一十三户。在縣東北一十五里。有水通入石穴東路通桃江水。坑半峒管五户。在縣南三十里。有小水通出牛臭西北。路通新定里。見溪峒管二户。在縣南三十五里。有小坑水流出連波江水。黄蘖峒管三户。在縣北二十五里。有小坑水流入穴西南路通官落水。户口稅賦。詳見本州

連山縣 永樂元年。人户四百五十五户。人丁男婦九百九十三口。湟川志主户一千四百一十四。口計二千一百單六。客户一百五十七。口計三百一十八。 傜峒 山傜峒六。計三十三户。不係租賦。小擭峒管一十五户。在縣東。去州

九十里。曹溪峒管四户。在縣東遵教里。去州一百二十五里。板峒管二户。在縣東遵教里。去州八十五里。下瀧峒管五户。在縣北上吉里。去州八十五里。白沙峒管五户。在縣西北白沙里。去州一百里。春峒管二户在縣西北白沙里。去州一百里。户口賦稅。詳見本州

田賦

本府圖經志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南海等八縣。諸名項官民僧道學院等田地塘。總計三萬六千頃三十三畝六分一厘一毫七絲四忽四微五塵九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十四萬一千一百六十六石九斗九升四合七勺五抄八撮四粟七微六塵六埃。 官田五伯五十七頃三十六畝八分六厘二毫一絲五忽三微九塵。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萬一千二伯八十九石一斗五升三合三勺二抄九撮七圭九粟四微四塵一埃。 學院田七伯九十三頃七十二畝三分九毫六絲八忽。每畝起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萬七千零八石六斗二合二勺三抄一撮五圭二粟。 僧道田一千四百六十

七頃一十二畝七分五厘四毫。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九石一斗三升二合三勺三抄九撮。 民田地塘三萬一千三百二十三頃四十畝二分三厘九絲一忽六塵九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九萬九千五十三石九斗五升四合一勺五抄二撮二圭三粟三微一塵五埃。 蜑民田一千八百五十八頃六十一畝四分五厘五毫。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五千九百六十六石一斗五升二合七勺五撮五圭。 夏稅。哇桑附。本府南海等八縣總計麻麥地七十頃一十五畝三分七釐五毫。麻地九頃四十畝六分。每畝科麻八兩。計科麻四百七十斤四兩八錢。 麥地六十頃七十四畝七分七厘五毫。計正耗麥一百三十石一勺八抄五撮。 哇桑四萬七百五十一株。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七萬六千八十六頃五畝三分六厘二毫。 夏稅 豆八斗九升一合一勺。 小麥七百九十一石一斗三升一合五勺。 秋粮米二十九萬六千六十三石六斗九升二合五勺。 稅賦南海志什一取民。古之

制也。漢晉而下。立法不同。唐自租庸調法既壞
之後。兵戈日興。土狹費廣。陌錢間架之類。往往
民病。宋行顧役之法。故於田稅之外。又有夏役
秋役茶錢賞給之需。商稅之外。復有地基河渡
銀場經制之目。名件不一。民以為病。元朝混一。
首以寬民力為第一義。凡宋無名之賦。一切蠲
除之。廣為極邊。愈加優卹。惟種田納地稅。買賣
納商稅。商稅三十稅一。魚鹽舶貨之征。隨土所
有。自此之外。秋毫不擾。今將稅賦名件。疏列于
後。附以前代諸色科名。以記沿革。　稅粮　本

路一司七縣　田土　田錢一百七十五貫二
百四十五文四分。計正耗米一萬二千四百三
十四石六斗二升五合四抄三撮。　正米一萬
一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壁
鼠耗分例米八百一十三石四斗八升一勺四
抄三撮。　稅戶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七戶。丁二
萬三千一百二十八丁。米一萬四千五百三十
九石六斗三升八勺。正米一萬三千七百三十
一石三斗四升。　鼠耗分例米九百六十一石
一斗九升三合八勺。　客戶三萬八千三百三

戶。丁三萬八千三百三丁。計正耗米四千七百
三石六斗二升三合七勺。　正耗米四千四百
八十九石五斗一升。　鼠耗分例米三百一十
四石二斗六升五合七勺。　錄事司民粮一百
七十六戶。田錢二貫二百九十九文五分。計正
耗米一百五十六石七斗一升三合八勺六抄
九撮二圭。　正科米一百一十七石八斗六升
二抄九撮二圭。　正米一百一十石一斗四升
九合五勺六抄。　鼠耗分例米七石七斗一升
四勺六抄九撮二圭。　包納米三十八石八斗

五升三合八勺四抄。　正米三十六石三斗一
升二合。　鼠耗分例米二石五斗四升一合八
勺四抄。　舊志稅祇　田錢一千三百九十一
貫有奇。　茶錢二千一百三十八貫有奇。　夏
秋料役錢共四萬四百二十四貫有奇。　田米
舊管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七石有奇。今管四萬
八百四石有奇。　丁米舊管一十二萬二千二
百四十八石有奇。今管一等至四等六萬五千
七百六十三石有奇。餘係五等。　都稅務額解
錢八萬二千五百四十九貫有奇。　增城縣市

務稅錢四千六百六十一貫。　清遠縣市務稅錢三千六百二十五貫。　懷集縣市務稅錢六百四十四貫。　東莞縣市務稅錢二千二百八十八七二貫。　新會縣市務稅錢四千八十八貫。　扶胥鎮稅錢四千四百六十七貫。　西南道場三千九十九貫有奇。　吉利場二千五百五十九貫有奇。　金斗場二千八百四十六貫有奇。　石壁場一千九百五十五貫有奇。　甯口場八百二十貫有奇。　曲隆場三百三十九貫有奇。　香山場五百單七貫有奇。　東莞場

靜康場　歸德場　炷峒場　官富場　海晏場　橫崗場　石疆場　以上八場。全年額催稅錢總計二千一百七十六貫有奇。嘉定元年。經畧陳舍人峴。以為僻遠非商賈經由之地。歲入無幾。徒為民害。悉行除罷。內東莞靜康歸德海晏四場。元係管催煎鹽課。自仍其舊。

南海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地塘七千五百三十項八十七畝八分九厘五絲七忽六微五塵九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三萬二千四百四十八石九斗五勺二抄四撮八圭四微五塵五

埃。　官田二百一頃八十五畝二分九厘六毫七絲一忽九塵二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四千九十八石一斗七合九勺六抄一撮七圭一粟六微三塵五埃。　一等官租廣恩館田一百一十七頃四十八畝一分。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三千三百八十八石。　一等公田一千頃九十畝三分。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三百七十三石三斗一升八合七勺二抄。　一等沒官田七十三頃四十六畝八分九厘六毫七絲一忽九塵二埃。每畝科正米一

斗七升。計科正耗米一千三百三十六石四斗五勺一抄一撮七圭一粟六微三塵五埃。　學院田二百二十六頃七十九畝四分。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四千八百五十三石三斗九升一合六勺。　僧道田三百二十八頃三十五畝六分。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千七百五十六石七斗四合六勺。　民田地塘六千七百七十三頃八十七畝五分九厘三毫八絲六忽五微六塵七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萬一千七百四十石六斗九升六合三勺六抄

三撮八粟八微。　一等田六千七百六十七頃四十三畝五分四厘三毫八絲六忽五微六塵七埃。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三石四斗六升七合七勺五抄八撮八粟八微。　一等塘三頃二十二畝五厘。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十石三斗三升七合八勺五撮。　一等地三頃二十二畝。每畝科正米二升。計科正耗米六石八斗九升八勺。　夏稅麻地二頃七十二畝。計科麻一百三十六斤。麥地一十四頃八十八畝。計科正耗麥三十一石八斗四升三合二勺。　畦桑。大欖等坊栽植小黃桑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二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九頃六十八畝四分七厘九毫。　夏稅　豆八斗九升一合一勺。　小麥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四升八勺。　秋粮米一十萬一千八百七十石四斗一升五合七勺。南海志民粮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八戶。計正耗米八千四十八石二斗九升三合九勺。　田錢三十七貫四百九十九文九分。每文科米五升。計正耗米二千八百一十

九石六斗一升一合九勺。　正米二千六百三十五石一斗七升。　鼠耗分例米一百八十四石四斗六升一合九勺。　丁稅戶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八戶。丁八千八百八十丁。計正耗米五千二百二十八石六斗六升二合。　正米四千八百八十六石六斗。　鼠耗分例米三百四十二石六斗二合。

番禺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地塘五千一百一十四頃六十三畝六分四厘五毫八絲八忽。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九石七斗八升二合[illegible]抄七撮三圭三粟一微三塵九埃。　官田九十三頃四畝七分二厘一毫四絲二忽八微五塵八埃。每畒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九百九十四石二斗三升七合七勺九抄七撮八圭五粟八微七塵。　一等官租廣恩館貢士庄常平司田四十八頃五十三畒七分五厘。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九百八十六石七斗六升七合三勺七抄五撮。　一等公田二十二頃五十三畝六分。每畒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七百七十一石六斗三

升二合六勺四抄。一等沙塘局官地一十二頃七十六畝二分。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六十八石二斗七升六合七勺。一等没官田九頃二十一畝一分七厘一毫四絲二忽八微五塵八埃。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一百六十七石五斗六升一合八抄二撮八圭五粟八微七塵。學院田二百四十頃八十五畝四分五釐五毫八絲八忽。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五千一百五十四石二斗八升七合五勺五抄八撮三圭二粟。僧道田二百七頃九十九畝。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千一百一十二石七斗四升六合五勺。民田地塘四千五百七十二頃七十四畝四分六厘八毫五絲七忽一微四塵二埃。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八石五斗一升四勺四抄一撮一圭四粟二微五塵九埃。夏稅麻地一頃五十畝。計科麻七十五斤。麥地二十三頃二十三畝七厘五毫。計科正耗麥四十九石七斗一升三合八勺五撮。哇桑。慕德等里栽種小黄桑七千一百六十七株。

永樂元年。官民等項田地山塘八千七百二十九頃四十五畝六分七厘。夏稅小麥二百五十五石四斗一升三合七勺。秋粮米四萬三十五石五斗一升八合二勺。南海志民粮二千七百三十二户。計正耗米三千九十七石九斗三升四合三勺二抄四圭。田錢一十七貫六十三文七分六厘。計正耗米一千八百二十二石三斗三升三合八勺二抄四圭。正米一千七百三石一斗一升五合七勺二抄。鼠耗分例米一百一十九石二斗一升八合一勺四圭。丁二千一百五十七丁。計正耗米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六斗五合。正米一千一百九十二石一斗五升。鼠耗分例米八十三石四斗五升五合。

東莞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地塘七千五百六十八頃四畝九分一厘二毫四絲七忽九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萬七千九百一十二石六斗九升四合七勺二抄六撮八圭七粟二塵。官田一百九頃一十四畝四分一厘五毫二絲七忽九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千一百

四十二石七斗六升三合二勺四抄二撮七圭五絲二塵。一等公田一十二頃六十一畝八厘九毫三絲七忽九微。每畝科正米三斗四升。計正耗米四百五十八石七斗八升四合三勺一抄六撮八粟二塵。一等官祖常平司廣恩館田三十八頃五十六畝二分八厘三毫九絲。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七百八十三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一抄六撮八圭七粟。一等山田二十三頃六十六畝。每畝科正米一斗。計正耗米二百五十三石一斗六升二合。一等山祖無頃畝。歲認納正耗米二十二石七斗二升七合八勺七抄。一等沒官田三十四頃三十一畝四厘二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六百二十四石一斗六合五勺三抄九撮八圭。學院田地塘九十頃八十一畝四分。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九百六十六石三斗四升七合五勺六抄。一等府縣學濂泉書院等田塘共計八十九頃五十二畝七分。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一千九百一十五石八斗七升七合八勺。一等縣學地一頃二

十八畝七分。每畝科正米一斗。計正耗米一十三石七斗七升九勺。一等海步三處認納米計正耗米三十六石六斗九升八合八勺六抄。僧道田七十一頃三畝三分六厘。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三百八十石二升九合七勺六抄。民田五千八百五十七頃九畝八分八厘二毫二絲。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萬八千八百零一石二斗八升七合二勺一抄八撮六圭二粟。竈民田一千四百三十九頃九十五畝八分五厘五毫。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四千六百二十二石二斗六升六合九勺四抄五撮五圭。夏稅麥地一十五頃一十二畝五分。計正耗麥三十二石三斗六升七合五勺。畦桑延福等里栽植小黃桑四千一百二十八株。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九頃七十一畝六分六厘。夏稅小麥三十三石二合八勺。秋粮米四萬五千一百五十三石六斗一升七合二勺。南海志民粮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戶。計正耗米四千二百三十三石四斗一合五勺。田錢四十二貫九百二十七

文。計正耗米八百八十八石三升八合一勺。正米七百九十二石五斗六升。　鼠耗分例米五十五石四斗七升九合二勺。　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三丁。計正耗米三千三百八十五石三斗六升二合三勺。　正耗米三千一百六十三石八斗九升。　鼠耗分例米二百二十一石四斗七升二合三勺。

新會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六千四百八十三頃七十四畝八分九厘九毫七絲六忽二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二石三斗九升六合七勺六抄三撮一圭七粟五塵二埃。　官田八十頃三十一畝三分三厘二毫二絲四忽八微四塵。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五百四十一石三斗六合六勺二抄五撮九圭八粟三微九塵六埃。　一等公田三頃一十三畝五分。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一百零七石三斗四升二合四勺。　一等常平司田一十四頃六畝一分。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二百八十五石八斗六升一勺三抄。　一等沒官田六十三頃一十一畝七分三

厘二毫二絲四忽八微四塵。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一千一百四十八石一斗四合九抄五撮九圭八粟三微九塵六埃。　民田五千二百四十八頃九十三畝六分六厘七毫五絲一忽三微六塵。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石八斗六合七勺二抄七撮一圭八粟六微五塵六埃。　學田一百三十六頃六十八畝六分。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二千九百二十五石八升四勺。　僧道田七百二十八頃八十五畝二分。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三千八百九十九石三斗五升八合二勺。　蜑蠔民田二百八十八頃九十六畝一分。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九百二十七石五斗六升四合八勺一抄。　夏稅　麻地一頃一十三畝。計科麻五十六斤八兩。　麥地二頃一十五畝二分。計科正耗麥四斗六升五合二勺八抄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七頃七畝六分六厘。　夏稅小麥五石三斗二升九合四勺。　秋糧米四萬四千七百八十七

石六升二合五勺。南海志民粮一萬八千六百一十戶。計正耗米一萬六百五十石五斗九升五合一勺二抄五撮四圭。　田錢六十五貫五百五十八文三分四厘。計正耗米三千八百七十石八斗一升六合一勺二抄五撮四圭。　正米三千六百二十四石一斗二升七合二勺二抄。　鼠耗分例米二百五十三石六斗八升八合九勺五撮四圭。　丁稅客戶一萬八千六百一十戶丁一萬九千六十三丁。計正耗米六千七百七十二石七斗七升九合。

增城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四千二百六十四頃九十六畝三分七厘四毫三絲八忽七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七石四斗五升二勺一抄三撮九圭七粟五微三塵。官田一十二頃三十九畝三分七厘八毫四絲八忽七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百四十九石二斗一升一合八勺九撮八粟五微三塵。一等公田五十畝二分九厘五毫。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一十七石二斗二升一合八撮。　一等官租田七頃三十三畝四分八厘

二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一百四十九石一斗一升六合八勺九抄六圭。　一等沒官田四頃五十五畝六分一毫四絲八忽七微。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八十二石八斗七升三合九勺一抄四圭八粟五微三塵。學院田一十三頃四十四畝四分一厘一毫。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二百八十七石七斗三合九勺五抄四撮。　僧道田二十四頃七十三畝八分五厘四毫。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百三十二石三斗五升一合一勺八抄九撮。　民田四千二百一十四頃三十八畝七分三厘九絲。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一斗八升三合二勺六抄一撮八圭九粟。　夏稅　麥地二頃三十一畝。計科正耗麥四石九斗四升三合四勺。　畦桑度福等里栽植小黃桑二千七百七十九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八千六百九十五頃六十一畝二厘一毫。　夏稅小麥一百九十四石五斗五升四勺。　秋粮米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五石九斗九升九合六勺南海志民粮一千

六百五十九户。計正耗米三千三十八石四斗七升四勺四抄。田地一千二百六十五頃八十五畝。田錢八貫三百九十九文。計正耗米一千八百四十石三斗三升七合九勺四抄。正米一千七百一十九石九斗四升二合。鼠耗分例米一百二十石三斗九升五合九勺四抄。丁稅户一千六百六十四户。丁一千四百一十八丁。計正耗米一千一百九十八石一斗三升四合五勺。正米一千一百一十九石七斗五升。鼠耗分例米七十八石三斗八升二合四五勺。

香山縣圖經志官民僧道學院田二千四百六十五頃七十九畝八分九釐三毫六絲六忽。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萬七十石一斗七升一合二勺一抄三撮四圭六微。官田四十二頃三十九畝八分五釐三毫。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八百八十石三斗六升九合三撮九圭。一等公田五頃四十九畝。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一百八十七石九斗七升七合四勺。一等官租田九頃八十二畝四分八釐八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一百九十

九石七斗三升九合八勺一抄四圭。一等沒官田二十七頃八畝三分六釐五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四百九十二石六斗五升一合五勺九抄三撮五圭。學院田六十八頃七十八畝一分七釐二毫八絲。每畝科米二斗。計正耗米一千四百七十一石九斗二升八合九勺七抄九撮二圭。僧道田七十四頃五十五畝四分八釐。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三百九十八石八斗六升八合一勺八抄。民田二千一百五十頃三十六畝八分八釐七毫八絲六忽。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六千九百二石六斗八升四合一勺三圭六微。竈民田一百二十九頃六十九畝五分。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四百一十六石三斗二升九勺五抄。夏稅 麥地二頃三畝。計科正耗麥四石三斗四升四合二勺。畦桑。良字等里栽植小黃桑一千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三千七百四十頃二十畝九分二釐二毫。夏稅 小麥一十石六斗二升九合二勺。秋粮米一萬六千一百四十

三石六斗三升一合二勺。南海志民粮八千三
百一十二户。丁八千四百五十九丁。田錢三百
二丈。計正耗米二千三百九十九石六斗八升
九合。　田地三千一百一十頃一十八畝。田錢
三百二丈。計正耗米一千二百三石九斗一升
五合一勺。正米九百五十九石九斗三升。鼠
耗分例米六十六石九斗八升五合一勺。
清遠縣圖經志諸名項田一千四百四十四頃
四十二畝八分八厘。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
三千六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五合三勺伍抄。
官田八頃七十四畝。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
二百四石八斗八升三合六勺。　一等官租田
一頃九十五畝。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
米三十九石六斗四升三合五勺。　一等公田
二頃六十畝。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
八十九石二升四合。　一等没官田四頃一十
九畝。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七十六
石二斗一升六合一勺。　學院田一十三頃二
十四畝五分。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二百
八十三石四斗四升三合。　民田一千三百九

十三頃一十九畝八分。每畝科正米二升。計正
耗米二千九百八十一石四斗四升三合七勺
二抄。　僧道田二十九頃二十四畝五分八厘。
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百五十六石四
斗六升五合三抄。　夏税　麥地一頃二畝。計
正耗麥二石一斗八升二合八勺。　畦桑。清平
等里栽植小黄桑三千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
地山塘四千七十九頃六十五畝六分八厘。
夏税　小麥六石四斗四升一合四勺。　秋粮
米九千二百七十一石二斗八升二合二勺。南
海志民粮六十六户。計正耗米五十二石七斗
八升一合三勺八抄八撮。　田錢一貫二百三
十一丈九分。每丈科米一升六合。計正耗米四
十五石八斗二升七合八抄八撮。　正米四十
二石八斗三升八合四勺。　鼠耗分例米二石
九斗九升八合六勺八抄八撮。　丁税户六十
六户。丁一十一丁。每丁米五斗九升。計正耗米
六石九斗四升四合三勺。正米六石四斗九升。
鼠耗分例米四斗五升四合三勺。　連州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一千四百三十五頃七

十九畝六分五毫。夏税小麥三十八石五斗
八升三合一勺。秋粮米五千一十七石二斗
八升五合六勺。潼川志地有肥瘠。則税有輕重。
先王制賦之法也。今江淛福建。內郡多以產錢
紐税。此郡獨以田畝等第。紐夏布為準。每歲上
供銀。夏秋二役五等丁米。皆視田布為多寡。然
三縣諸鄉。又各分等第。且以負郭言之。家有田
一畝。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則減布六
寸。每管布一疋折納錢四百文。通頭子勘合畸
零索陌錢共四百八十文足。又納苗米四斗正。

通耗米義倉加耗斛面共六斗。頭子勘合畸零
索陌共錢七十三文省。又納役錢一百四十足。
通頭子勘合足零索陌共一百五十文足。夏秋
各一料丁米分五等應人户。管布十疋以上。至
三疋五疋為一等。二等三等人户。每一口折納
丁米四斗。計錢一貫二十文省。自三疋四尺五
至一疋四尺為四等人户。每一口折納丁米二
斗四升。計錢六百二十五文省。一疋三尺至一
尺為五等人户。每一口折納丁米七升三合。計
錢二百一十文省。無客田丁同合布米二役論

之。則是每上等田一畝歲賦米六斗。錢一貫六
百三十文足。又添上供銀錢三百文足。比一等
田税之中制也。輕之則為奉化鄉。以山高而水
冷也。重之則為同官鄉鑒首鄉。以晨日坑場發
而人煙稠也。 夏布 陽山縣額管一萬二千
三十疋二丈六尺三寸八分。內三千六百六十
七疋三丈六尺二寸八厘逃亡倚閣。實八千三
百六十二疋三丈一寸。折納錢三千九百一十
三貫七百六十九文省 連山縣額管四千六
百三十四疋一尺九寸四分八厘四絲六忽。內

二千一十五疋一丈三尺九寸四分八厘四絲
六忽逃亡倚閣。實二千六百一十八疋二丈八
尺。折錢一千二百二十五貫五百五十二文省。
苗米 陽山管五千五百四十石一斗一升四
合七勺一抄。內一千六百八十石七斗一升二
合逃亡倚閣。實三千八百五十九石七斗二合
七勺一抄。二千三百九石六斗四升州倉本色。
一千五百五十石六升二合七勺一抄。折錢三
四百二十五貫六百五十五文省。 連山額。三
千九百三十二石二斗三升一合。內一千八百

五十九石一斗五合逃亡倚閣實二千七十三石一斗六合。一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七升州倉本色。七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合。折錢一千六百九貫八百四十四十文省。　右苗米官簿管數係糙米。咸平四年聖旨指揮。每石折除糙米二斗納淨米八斗。謂之折八。今官簿以糙米計納者以折八計。　丁米　陽山管催一千二百九十五石三升八合。內一百九十九石一斗八升九合逃亡倚閣。實一千九十六石四斗四升。折納錢二千四百二十三貫一百三十三文省。

連山管三百三石六斗。內二十七石六斗八升倚閣。實二百七十五石九斗二升。折錢六百九貫七百八十四文省。　役錢　簽判廳。一年管催解上下爐兩鄉人戶夏秋役錢一千七百九十六貫六百七十文省。分隸解諸庫。　主管司一年管催七鄉官戶夏秋役錢五百五十貫文省。分隸解諸庫。　司法廳。一年管催高良輔國奉化下三鄉人戶夏秋役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貫三百七十五文省。分隸解諸庫。　陽山連山役錢。除本縣支給外。添補月解。　上供銀　陽

山管疋及倚閣如夏布數。實八千三百六十二三丈一寸。計助納錢三千二百六十一貫四百七十四文省。　連山管疋及倚閣如夏布數。實二千六百一十八疋二丈八尺。計錢一千二十一貫二百九十三文省。夏秋二稅惟正之供。獨上供銀一項。痛為連州官民之害。向者於夏布每一疋納銀一錢四分。乾道九年。楊知郡任內黃運使按臨。據人戶陳春等狀乞免納本色。情願每疋助納錢三百文足。此貽害於民者也。公家雖科民間之錢。而銀價日長。每歲兩綱。為數

不貲。本州舊來坑場今已盡廢。地居一隅。銀兩以萬計。豈易措辦。至運錢於廣州於湖南多方散買。官錢之損折。又有在於銀價之外。此貽害於官者也。推原其由。蓋古來連州銀坑盛發。每兩不過六七百文。胥吏王攬諸郡上供銀額。以利其贏餘。故古額視諸州為重。今每兩至三貫陌。坑場之產既竭。總所之額自若。官吏與民。俱受其害。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有廖提刑歐陽進士。奏請之文可考顛末。姑存其略。庶來者得以為變通之方云。　提刑廖顒任提舉日。奏均減

上供銀表。竊惟廣東不便於民者，莫大於每歲買發上供銀。一路十四州之中，上供銀額最重者五州，曰韶、曰連、曰惠、曰英、曰南雄。蓋以大觀間，五州境內各有銀坑發泄，銀價低，每兩只六百或七百文，易於買納，所以分得銀額最重。後來銀坑停廢，又累經盜賊殘擾，價增數倍，每兩至三貫陌。紹興前諸州並無銀本錢，其他州歲計優裕，銀價不多，官司自能買發，不及於民。惟此五州銀額既多，歲計窘乏，不得已白科於民。細民彫瘵之餘，極以為苦。契勘每歲合發上供，計錢十五萬緡，內係分下諸州買銀。近年漕司每歲樁辦得錢五萬緡，均分諸州作銀本。尚闕十萬緡，其他諸州粗可支吾，惟韶、連、惠、英、南雄五州銀額數多，無所從出。將漕司支到本錢置場隨錢買銀，其銀數浩瀚，不免白科於民。臣竊致五州歲合買發銀數，韶、連、惠三州各八千兩，英、南雄兩州各三千六百餘兩。若欲裁減額數，恐每歲虧損朝廷用度。若令漕司盡支本錢，則漕計闕少，無錢可支。若只仍舊白科於民，愈見田苦。臣嘗深思熟計，緣元初銀價低昂不等，

所以分額不均。今諸州銀價既均，合隨事力重行均定銀額。欲知諸州事力，即戶口丁稅多寡可以按帳籍而見。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行下廣東路委提刑轉運兩司公共攷究十四州戶口稅賦所入，隨其多寡，重行均定歲買上供銀額，除見有銀本錢五萬貫，隨銀數輕重撥付諸州外，仰諸州依條於常賦內樁辦銀本錢，置場收買，不得白科於民戶，遵守施行。續聖旨行下運司，添支本州銀本錢八千四百貫，此奏之力也。

進士歐陽獻可上州郡乞奏蠲上供銀書。昔太尉馬知節咸平初以樞相出帥，號為善政。水泉銀礦累歲不發，歲課不除，民吏破產，鞭朴累世。公奏除之，騰芳簡編，流譽無窮。連之為郡，最產白金。當承平時，地不愛寶，而元魚同官之京鑪以技計者千數。元符中，每兩止六百，衙校部襲攬諸郡上供銀額，利其羸餘，後以坑冶廢弛，銀額成例，數郡之錢不至，白調於民，民被其毒，至黜妻鬻子，輕去南畝。云云 實緣閤下恤民之深，不敢不一申其喙，望賜閱憫，劄章以告于上。

歲貢 歲貢白布一十疋，舊記所謂鍾乳三百

銖。蕉十筍。今皆無之。　綱解　上供銀計六千八百兩。分上下限起發。聖節進奉銀二百兩。前期起發。　免丁銀一百二十五兩。前例附綱解發。　減吏銀三十七兩。前例附綱起發。　經制銀二千三百兩。作四季解發。　將官供給銀二十二兩。前例附綱解發。　官戶役錢銀五十兩。前例附綱解發。　銅鈆本錢一千貫文省。下銀銅場趁辦。都大司綱運　二縣總解歲計。陽山縣一年催納錢一萬三千二十四貫三十一文省。　連山縣一年催納錢四千四百六十六貫四百七十文省。　二縣以逐月解納。陽山每月解錢四百貫省。連山每月解錢一千二百貫省。近年以來。陽山則困於傜峒。通儒一鄉。居者不得安。田者不得耕。每遇寇至。生理一空。民多流散。此鄉最號富饒。曩時以一鄉所入。自可了月解其二。鄉甚狹。總計所入。有不及焉。今遭傜寇。流亡殆盡。以故縣計凋弊。後雖減作一千貫。亦復難辦。連山則苦於正官。地僻多瘴。調官者所不肯往。累經權官。不為顧惜根本計。以故日朘月削。未及秋冬。已預借逾年之稅。州郡委

官權。至無人肯往。桂陽則弊於吏姦。地大人稠。風號殷富。祇緣版籍不明。出入無紀。如人戶二稅入納之數。官中不得而知。但以某押錄名下。每日納錢若干。郡中督催。則吏人分頭任責。官中但給鈔與之。就人戶那借。此所以日窘一日。末流尤有不勝言之弊也。治桂陽則莫若正出入之權以歸官。治陽山則必先招流亡之民以復業。治連山則不可不奏減舉貫以勸勵。今減貫一節。史君留元長嘗請于漕。而運判李華亦慨然與本州聯銜。奏乞照贛州安遠縣例。特減舉貫。未准行下。招流移一節。留史君亦嘗散榜陽山招集。但此事須寬作年歲規模。又在乎來者接續此意。縣道遵體此意。毋苟目前之利。庶收悠遠之效。否則田未及墾。而督租者以踵門。甚者更需積年之賦。如此而望其復業也難矣。外桂陽縣出入之權。則全在綰銅章者加之意云。　經常用度　官員料錢。一年共支六千二百六十六貫八百三十二文省。　官員春秋衣錢。共支二百貫文省。　官員供給職醫書表客將等食錢。一年共支五千貫文省。　諸軍料錢。

一年共支一千三百三十四貫六百四十文省。
諸軍春冬衣錢。一千三百一十六貫一百文省。
軍人差出借請家粮錢。共六百貫文省。　大軍
劵錢。一年共支一萬二千貫文省。　提刑司客
軍家粮錢。一年五百貫文省。　捕盜賞錢。二百
貫文省。　五分頭子錢。二百貫文省。　客軍春
冬衣錢。一百貫省。　提舉司綀陌錢。二百六十
貫文省。　客軍家粮等錢。八十四貫二百二十
五文省。　春秋二教共支錢。五百一十貫文省。
春秋二饗上丁社節等錢。一百貫文省。　聖節

排宴等錢。三百貫文省。　陳設庫一年共申撥
錢二百五十貫文省。作二十五料申撥酒庫一
年申撥歲計米錢二百五十貫文省。　公使庫
一年支送節儀并過往特送及筵會共錢五百
貫文省。　推法司散從院虞候一年顧役錢六
百貫文省。　運司比折錢。　運司每年合支降
錢。發下本州添買銀起發上供銀鋼及支大軍
劵食錢。　上供銀錢。八千四百九十一貫四百
文省。　大軍劵食折米草料錢。一年無閏月。共
一萬六千一百貫文省　養士米三十斛折錢

三十貫文省。　以上三項每年合支降下見錢。
二萬四千六百二十一貫四百文省。　本州每
年合納運司祖額折米等錢。　祖額折米錢一
萬一千七百六十二貫七百五十文省。　本州
因兵火之後。每年秖收到八千貫。上下祖額一
分綀陌錢三千七百八十一貫二百六十七文
省。　本州因兵火之後。每年秖收到錢二千餘
貫。　曆日錢七十五貫九百文省。　爲料錢七
十六貫五十文省。　進奏官錢三十貫文省。
客軍家粮錢一百一十九貫八百文省。又春冬
衣錢三十二貫文省。　隨苗納到　運司米四
百一十四斛七斗九升。折錢四百一十四貫七
百九十文省。　以上一年共合解　運司錢共
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二貫五百五十七文省。
將本州折米并綀陌等錢。比折搪撥外。每年運
司合支降盡錢八千三百二十八貫八百四十
三文省。付本州。　右運司折米等錢。雖累蒙蠲
減。而元額不豁除。時復行下需擾。支降不復及
數。本州財計賠耗于此。最爲深害。因存于首卷云。
陽山縣圖經志諸名項田一千一百二十七項

七十三畝一分一厘五毫。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三千八百二十九石三斗六升三合六勺六抄八撮五圭。　官田九頃四十七畝八分六釐五毫。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百七十八石二斗七升三合二勺八抄八撮五圭。　一等公田官租廢寺田二頃七十三畝六分七厘五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五十五石六斗三升八合一勺二抄七撮九圭。　一等沒官田六頃七十四畝一分九厘。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一百二十二石六斗三升五合一勺六抄一撮。　僧道田二頃三十五畝六分八厘。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十二石六斗八合八勺八抄。　縣學田三頃一十畝三分七厘。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六十六石四斗一升九合一勺八抄。　民田一千一百一十二頃七十九畝二分。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三千五十二石六升二合三勺二抄。　夏稅麻地四頃五畝六分。計科麻二百令二斤一十二兩八錢。　畦桑。東南等里栽植小黃桑七千三百八十五株

田粮　湟川圖志舊桂陽州及陽山縣。原管稅粮一千五百餘石。　舊連州及連山縣。原管稅粮一千七百餘石。

皇朝併爲陽山一縣。於洪武元年歸附。節次取勘至洪武八年。舊管新增官民儒學寺觀田地。總計一千一百二十七頃七十三畝一分一厘五毫。每畝不等。科徵正耗脚米四千二百石三升六合五勺一抄九撮二圭五粟。　夏稅苧麻地四頃五畝六分。每畝科麻八兩重。每歲計科苧麻二百令二斤一十二兩重。　山林地租　本縣官地及山林地。計該一頃四十六畝一分五厘。每畝科錢一百文。計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五文。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二百七十五頃四十三畝四分二厘八毫。　夏稅小麥一十二石六斗九升四合八勺。　秋粮米九百一石五斗七升二合八勺。

連山縣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九十三頃四十一畝三分。　夏稅小麥四石八斗四升五合九勺。　秋粮米三百三十七石三斗七合五勺。

課利

圖經志鹽課　提舉司。該管各府一十四場額辦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一百四斤令八兩。本府東莞縣靖康場額鹽二千九百七十四引六十九斤五兩二錢。歸德場額鹽四千九百四引三十七斤六兩。黃田場額鹽一千五百九十六引六十七斤六兩。東莞場額鹽二千七十二引六十六斤四兩。香山縣香山場額鹽一千四百九十一引九十八斤一十二兩。新會縣海宴場額鹽四千三百四十六斤。嵫峒場額鹽二千三百八十一引三十斤。肇慶府雙恩場額鹽三千二百九十三引三百三十五斤。鹹鹹水場額鹽一千八百五十一引二百六十斤一十四兩四錢。惠州府淡水場額鹽三千一百二十三引四十二斤五兩二錢。石橋場額鹽五千二百四十六引一百一十六斤。潮州府隆井場額鹽二千一百一十八引二百七十斤。招收場額鹽二千五百七十一引八十五斤。小江場額鹽九千六百九十五引二百二十五斤一十四兩。稅課雜課附本府稅課司局。洪武十年分正月至十二月終。實

辦課程。總計錢八千六萬九千一百五十七文。折鈔八萬六十九貫一百五十七文。稅課司實辦課程。計錢七千四百四萬四千六百六十六文。折鈔七萬四千四十四貫六百六十六文。稅課司實辦課程計錢六百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一文。本府酒醋課茶課窑課魚課水利學院地租等項課程。總計錢一千八百二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七文。折鈔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貫六百六十七文。酒醋課計錢七百九十四萬四千四百六十文。折鈔七千九百四十四貫四百六十文。茶課計錢四百一十萬八千六百二十三文。折鈔四千一百八貫六百二十三文。窑課計錢九萬四千一百三十三文。折鈔九十四貫一百三十三文。魚課計錢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文。折鈔二千二百二十七貫八百文。水利計錢六十八萬八千八百六十六文。折鈔六百八十八貫八百六十六文。舊學院地租計錢一百二十萬七千七百八十五文。折鈔一千二百七貫七百八十五文。鐵課計生鐵七十九萬二百斤。

南海縣。酒醋課程歲辦錢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十七百六十丈。折鈔三千九百六十五貫七百六十文。茶課歲辦錢一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四十四文。折鈔一千二百七十九貫六百四十四文。窑課歲辦錢四萬二千文。折鈔四十二貫。魚課歲辦錢六十四萬一千九百文。折鈔六百四十一貫九百文。水利歲辦錢一十七萬九千八百文。折鈔一百七十九貫八百文。舊學院地租歲辦錢四十六萬七千七百二文。折鈔四百六十七貫七百二文。

番禺縣。酒醋課程歲辦錢二百八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文。折鈔二千八百三十七貫七百六十文。茶課歲辦錢二百七十一萬六千文。折鈔二千七百一十六貫。窑課歲辦錢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三文。折鈔三十九貫三百三十三文。魚課歲辦錢九十八萬三千八百文。折鈔九百八十三貫八百文。水利歲辦錢一十六萬八千文。折鈔一百六十八貫。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五十八萬八千六百一十三文。折鈔五百八十八貫六百一十三文。

東莞縣。稅課局實辦錢三百一十六萬一千八十八文。折鈔三千一百六十一貫八十八文。酒醋課程歲辦錢三十三萬八千四百文。折鈔三百三十八貫四百文。窑課歲辦錢六千文。折鈔六貫。魚課歲辦錢一十五萬七千四百文。折鈔一百五十七貫四百文。水利歲辦錢二十八萬八千一百八十六文。折鈔二百八十八貫一百八十六文。折鈔二百八十八貫一百八十六丈　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一十二萬一千五文。折鈔一百二十一貫五文。

新會縣。稅課局實辦錢一百五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二文。折鈔一千五百二十二貫六百九十二文。酒醋課程歲辦錢一十六萬三千二百文。折鈔一百六十三貫二百文。茶課歲辦錢四萬四千四百六十六文。折鈔四十四貫四百六十六文。魚課歲辦錢二十一萬一千六百文。折鈔二百一十一貫六百文。舊學院地租歲辦錢八千一百文。折鈔八貫一百文。

增城縣。稅課局實辦錢七十四萬九千二百七文。折鈔七百四十九貫二百七十文。酒醋課

程歲辦錢三十八萬九千二百六十大。折鈔三百九十九貫二百六十文。茶課歲辦錢六萬八千五百一十三文。折鈔六十八貫五百一十三文。窰課歲辦錢二千四百文。折鈔二貫四百文。魚課歲辦錢七萬五千文。折鈔七十五貫。水利歲辦錢四萬二千文。折鈔四十二貫。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二千五百文。折鈔二貫五百文。陽山縣。稅課局實辦錢二十八萬七千四百一十文。折鈔二百八十七貫四百一十文。湟川圖志云。商稅每月辦課錢一萬五千四十二文。酒醋課程歲錢一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文。折鈔一百三十五貫八百四十文。湟川圖志云。每月辦錢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文。一週歲計錢一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文。窰課歲辦錢四千四百文。折鈔四貫四伯文。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五文。折鈔一十四貫八百六十五文。鐵課鐵冶所實辦生鐵七十九萬二伯斤。

香山縣。稅課局實辦錢一十二萬二十四文。折鈔一百二十貫二十四文。酒醋課程歲辦錢

六萬五千二伯八十文。折鈔六十五貫四百四十文。魚課歲辦錢一十四萬七千九百文。折鈔一百四十七貫九伯文。水利歲辦錢一萬八千八十文。折鈔一十貫八百八十文。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三千四百文。折鈔三貫四百文。清遠縣。稅課局實辦錢一十八萬四千七十文。折鈔一百八十四貫七十文。酒醋課程歲辦錢四萬八千九百六十文。折鈔四十八貫九百六十文。魚課歲辦錢一萬二百文。折鈔一十貫二伯文。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一千六伯文。折鈔一貫六百文。南海志。天一生水。潤下作鹹。是為五味之最。雖民食之所需。而古人什一之稅。猶未及此。自齊以魚鹽富強。歷代因之。以資國用。設官榷賣。遂以為常。宋設立鹽場一十七處。自歸附後。起廢合併不一。至元三十年。止設一十四處。初定額辦鹽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五引二百斤。大德六年。添辦鹽八千四百二十四引二百斤。通以三萬引為額。每引給工本一十兩。與竈戶煎辦。每一引官價一定十五兩。提舉官置司廣州。本路所管者靖康。香山。東莞。歸德。

黄田。海晏。䃅峒。七場而已。其隆井。招收。小江。三場。隷潮州路。淡水。石橋二場。隷惠州路。雙恩。鹹水二場。隷南恩州。以上鹽場。皆屬提舉司。故併録于此。　本司各場周歲總辦　客旅鹽八千九百九引。　散辦鹽二萬一千一百九十三引。

官吏食鹽　民食鹽　竈户食鹽　有工本一十二場。計鹽二萬八千四百五十四引。　小江場。周歲辦鹽七千八百二十四引。　客旅鹽三千九百六十四引。　散辦鹽三千八百六十引。　招收場。周歲辦鹽二千八百十六引。　客旅鹽五百四十九引。　散辦鹽一千五百三十七引。　石橋場。周歲辦鹽三千九百八十一引。　客旅鹽二千七百六十二引。　散辦鹽一千二百一十九引。　鹹水場。周歲辦鹽二千六十一引。　客旅鹽八百一十九引。　散辦鹽一千二百四十二引。　雙恩場。周歲辦鹽二千五十八引。　客旅鹽八百一十五引。　散辦鹽一千二百四十三引。　隆井場。周歲散辦鹽一千六百四十八引。　淡水場。周歲散辦鹽一千九百二引。　黄田場。周歲散辦鹽五百八十二引。　東莞場。

周歲散辦鹽四百一十二引。　香山場。周歲散辦鹽一千七百八十四引。　歸德場。周歲散辦鹽二千五十八引。　靖康場。周歲散辦鹽二千五百十八引。　無工本二場。計鹽一千五百四十六引。　海晏場。周歲散辦鹽九百六十一引。　䃅峒場。周歲散辦鹽五百八十五引。

商税　本路各務縣周歲總辦。税課鈔二千六十一定四十五兩二錢三分六釐。　竹木課鈔三十七定一十八兩。　在城商税務周歲辦。税課鈔一千八百三十四定一十二兩。　竹木課鈔三十七定一十八兩。　東莞縣務周歲辦。税課鈔八十定八兩八分。　新會縣務周歲辦。税課鈔六十九定四十一兩八錢二分六釐。　增城縣務周歲辦。税課鈔三十四定二十五兩八錢五分。　香山縣務周歲辦。税課鈔二十九定一十二兩八分。　清遠縣務周歲辦。税課鈔一十四定二兩六錢。

酒課　酒以成禮。三代以前有之矣。周官雖有三酒五齊之文。而不與九賦九貢之數。榷酤始於漢。而酒税遂行。至宋變為官醸。惟嶺南以煙瘴不禁。謂之萬户酒。歸附後。酒一壜

税鈔一錢。至元二十二年。官置局榷酤。尋又革每壜税鈔一貫。繼蒙上司行下三分減一。有司失於奉行。至元二十九年。又令酒税三分增一。酒户訢于憲司。追照勘會。遂以前此未減之數。移爲今次之增。仍每壜增鈔一錢。以充醋課。遂爲定例。令併在城及諸縣酒醋課數目。開列于後。本路各務縣周歲總辦。酒課鈔三千二百二定一兩一分九釐。醋課鈔五十六定七兩二錢七分。酵課鈔二定三十兩六錢八分。在城酒務周歲辦酒課鈔。一千八百九十二定四十四兩二錢七分九釐。醋課鈔五十定二十八兩八錢七分。酵課鈔一定一十八兩四錢。番禺縣周歲辦酒醋課鈔。一百八十九定一十四兩四錢。南海縣周歲辦酒醋課鈔。三百三十三定一十兩八錢二分。東莞縣務周歲辦酒課鈔。三百七十四定四十二兩七錢七分。醋課鈔一定二十五兩八錢四分。酵課鈔一定一十二兩二錢八分。新會縣務周歲辦酒課鈔。二百一十九定一十二兩一錢二分。醋課鈔四十一兩四錢。增城縣務周歲辦酒

課鈔七十六定三十七兩八錢。醋課鈔三十六兩。香山縣務周歲辦酒課鈔。六十定三十七兩三錢六分。醋課鈔一定一十六兩三錢六分。清遠縣務周歲辦酒課鈔。五十五定一兩四錢七分。醋課鈔一定八兩八錢。

國朝永樂元年。實在諸色課程鈔。六萬五千二百六十九定二貫三百四十九文。商税課鈔五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定二貫四百七十九文。金蕭等門課鈔七百三十一定。西南等墟市課鈔一千四百一十一定。門攤課鈔一千九百九十六定一貫一百五文。糖榨課鈔二百九十四定一貫二百五十文。茶引油課鈔七定四貫文。酒醋課鈔一千九百三定二貫六百九十三文。魚課鈔五百八十六定二貫三百四十七文。藍靛課鈔二定一貫四百一十文。窑冶課鈔六十六定四百三十八文。茶課鈔一千三百八十九定三貫四百八十文。房地賃課鈔二百四十三定二貫五百四十六文。錫冶課鈔一定七百五十九文。蘆甘石冶課鈔一定一貫六百五十二文。契税課鈔六十

七定三貫五百九十文。契本工墨鈔一定四貫六百文。稅課司實在諸色課程鈔五萬三千六百五十一定三貫七百九十文。額辦商稅等項課鈔二萬八千七百二定四十文。商稅契稅工墨課鈔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九定九百六十文。金蕭等門課鈔五百六十三定三貫三百二十文。西南等壚市課鈔一千一百七定二貫六百四十文。門攤課鈔二百一十九定一百二十文。糖榨課鈔七十二定三貫文。增美商稅等項課鈔二萬四千七十四定四貫三百九十文。商稅契稅工墨鈔二萬三千三百二十一定一貫五百八十文。金蕭等門課鈔一百六十七定一貫六百八十文。西南等壚市課鈔三百三定二貫三百六十文。門攤課鈔二百七十八定四貫五百二十文。糖榨課鈔三定四貫二百五十文。加增門攤糖榨鈔八百七十四定四貫三百六十文。門攤課鈔六百五十七定三百六十文。糖榨課鈔二百一十七定四貫文。

通州實在商稅等項課鈔米。鈔七百六十一

定三百三十文。額辦課鈔七百四十二定三貫五十文。商稅課鈔六百八十二定三貫五百二十文。酒醋課鈔四十一定二貫三百六十文。門攤課鈔六定七百六十文。藍靛課鈔一定一貫六百五十文。窯冶課鈔三定二貫七百一十文。茶課鈔四百五十文。房地賃課鈔七定一貫六百文。加增門攤課鈔一十八定二貫三百八十文。米魚課米二十二石四斗四勺。

連山縣額辦諸色課程等項鈔五十定八百六十文。商稅課鈔三十八定三貫九百二十文。酒醋課鈔七定三貫九十二文。藍靛課鈔二貫八十文。茶課鈔二貫五百一十文。房地賃課鈔二定三貫四百三十文。

陽山縣實徵商稅諸色等項課程。鈔七十一定三貫一百八十一文。商稅課鈔六十一定二貫四百二十六文。酒醋課鈔七定四百一十文。錫冶課鈔一定七百五十九文。藍靛課鈔二貫六百八十文。盧甘石冶課鈔一定一貫六百五十二文。茶課鈔二百五十四文。

米魚課米二十四石。

番禺縣實徵諸色課程。鈔額辦鈔一千七百一定一貫四百八文。酒醋課鈔六百一十八定四貫八十文。房地賃課鈔一百六十二定四貫五百三十文。窯冶課鈔八定四貫四百二十八文。茶課鈔九百一十定三貫三百七十文。米茶課米四百五十五石六升七合。

河泊所實徵魚課米五千三百九十一石四斗三升四合。

南海縣實徵課程鈔一千三百二十二定一貫九十文。酒醋課鈔八百六十八定七百三十文。茶課鈔四百三十四定二貫三百八十文。窯冶課鈔一十定七百文。房地賃課鈔九定二貫二百八十文。河泊所實徵魚課等項米五千三百二十一石三斗四升五合三勺二抄七撮。額辦魚課米五千二百六十七石一斗九升五合三勺二抄七撮。增美米五十四石一斗五升。河渡米三十五石六斗。鴨埠米一十八石五斗五升。

東莞縣實徵課程鈔二百一十九定一貫四十

三文。酒醋課鈔一百四十九定四百四十文。窯冶課鈔四十三定。房地賃課鈔二十七定六百三文。稅課局實徵商稅等項課鈔三千四百三十九定四貫九百九文。額辦課鈔二千七百七十四定三貫七百八十文。商稅課鈔二千六百三十八定四貫八百六十文。門攤課鈔一百三十五定三貫文。契本工墨課鈔九百二十文。加增門攤課鈔四百六定四貫文。上年增美課程鈔九十五定一貫二百一十文。商稅課鈔九十三定四貫一百三十文。契本工墨鈔一定二貫八十文。本年增美商稅課鈔一百六十三定九百一十九文。河泊所額辦魚課米四千九百六十九石一斗二升五合一勺。

增城縣實徵額辦課鈔一百四十九定一貫二十五文。酒醋課鈔一百一十六定四貫六百四十文。房地賃課鈔一定一貫五十文。茶課鈔二十八定二貫七百三十五文。窯冶課鈔二貫六百文。稅課局商稅等項課鈔七百二十九定三十七文。額辦課鈔六百四定四

貫三百七十七文。 商稅課鈔五百六十九定三貫八百七十二文。 契稅課鈔二十九定二貫二百文。 契本工墨鈔五百六十文。 門攤課鈔五定二貫六百四十五文。 增美商稅等項課鈔一百八定三百六十文。 商稅課鈔六十九定二貫九百三十文。 契稅課鈔三十八定一貫三百九十文。 契本工墨課鈔一貫四十文。 加增門攤課鈔一十六定三百文。 河泊所實徵魚課米鈔。 鈔二十四定三貫六百一十七文。 米五百九十二石九斗九升八合。

香山縣實徵商稅等項課鈔三百五十七定三貫三百九十一文。 額辦課鈔三百四十二定四百九十一文。 商稅等項課鈔三百六定一貫三百六十二文。 酒醋課鈔一十六定一貫六百文。 房地賃課鈔一十五定四貫五百三十六文。 酒醋虧兌課鈔三定二貫九百九十三文。 加增商稅課鈔一十五定二貫九百文。 河泊所實徵額辦課程 鈔四百四定二貫九百八十文。 米二千一百七十九石三斗三升。

新會縣額辦課鈔七十五定三貫三百八十一文。

酒醋課鈔三十七定二貫六百八十文。 茶課鈔一十五定一貫七百八十一文。 茶引油課鈔七定四貫文。 房地賃課鈔一十四定四貫九百二十文。 稅課局實徵商稅等項課鈔一千五百九十二定七百二十文。 額辦商稅課鈔一千三百四十定二貫二百文。 上年增美商稅課鈔一定三貫六百文。 增美商稅課鈔一定三貫四百文。 加增作額門攤課鈔二百四十八定一貫五百二十文。 河泊所實徵課程 鈔一百五十七定七百五十文。 米額辦米三千九百四十八石八斗三升一勺。

清遠縣額辦課程鈔五百六十三定四貫八百三十七文。 酒醋課鈔三十六定三貫八百四十文。 商稅課鈔五百二十定四貫八百文。 門攤課鈔四定一貫六百文。 房地賃課鈔一定四貫五百九十七文。 河泊所額辦魚課米三百六十五石八斗一升。

土產

圖經志廣州土地所產。惟草木花菓香藥鳥獸鱗介之屬。若夫五穀百花。與中州同。有者。茲不

備録。在昔舶舟湊集。則珍異貨貝。來自諸蕃。今則無有矣。 蕉布 竹鮮布 吉貝布 即木綿布 土絁 寰宇記有竹布 大一統志有苧布 紬 絡 以上諸縣並出 素馨花。南方草木狀云。一名耶悉茗。有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又龜山志。謂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冢生此花因名。今城西九里地名花田。彌望皆種此花。其香他處莫及。古龍涎香餅及串珠之類。治以此花。則韻味愈遠。販女或以蕉絲為蕙繫於市。 茉莉花。或云抹麗。較諸素馨尤旋。其種又有黃

色者。 胡蝶花。樹高三五尺。葉皺而有稜。春暮盛開。山谷間常有之。惟新會白水山最多。則蓄叢衆二三十顆。開必四顆相對。如白蝶狀。鬚眼微具。既褪又開。其次復如之。故好事者有詩云。疑是多情年少兒。誓為比翼更連枝。芳魂化作此花者。世世生生不厮離。 白鶴花。狀如白鶴。頭頸翅足皆具。頭有黑點如眼睛。開於暮春。惟西蕉巖有之。 含笑花。其色微紫。香旖旎。蒲澗山多有之。東坡詩云。如今獨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 真珠 指甲 麝臍 九里香

百合 柳穿魚 男貞 女貞 鷹爪 波羅蜜。樛枝大葉。實生於幹。其大如斗。瓤煎最宜。南海廟東西各一株。每歲九月十月熟。本西域種也。一名曩伽結。 頻婆子。大如肥皂核。煨熟去皮。味如栗。本韶州月華寺種。舊傳三藏法師在西域携至。如今多有之。頻一作貧。梵語謂之叢林。以其葉盛成叢也。 蒟醬。蜀都賦。蒟醬流味於番禺。本草云。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其苗為浮留藤。俗呼蔞葉。合檳榔食之。 荔枝。自漢時南海進荔枝。時唐羌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其名有狀

元紅。綠羅袍。大小丁香之目。南海志 漢史。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虫之害者無數。時唐羌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云。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荔枝。南州土地炎熱。惡虫猛獸。不絶於路。犯死亡之害者衆。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和帝罷之。詔曰。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敕太官勿復受獻。時永元十五年也。今佳品多出增城。其名有脆玉。麝香匣。大將軍。小將軍。皺玉。狀元紅。綠羅袍。紫羅袍。大丁香。小丁香。

天茄子。黃泥子。水晶圓。犀角子。又有金釵子。一名丫髻子。荔枝之小者。並蔕而生。味甘無核。又有海山櫻者。宋諸司以重五日。閱舟師于海山樓。率以是日至。因名焉。元一統志云。荔枝。番禺南海東莞新會增城並有之。東漢時。南海進荔枝。後以臨武長唐羌奏疏罷貢。龍眼。似荔枝。實圓而小。而香味勝之。元一統志。龍眼。荔枝之別種也。番禺南海東莞清遠新會增城並產。圓而小者。其味最勝。俗呼圓眼。又曰木彈。香櫞。皮厚而香。又有狀如手者。名佛指櫞。橄欖。味甘而香。其名有木欖。丁香欖。較香味。丁香尤勝。烏欖。類如橄欖。稍長。色黑。以温湯沃之。熟乃可食。其仁可薦茶。一名木威子。綠欖。似烏欖而色綠。湯之如烏欖法。其味尤香。蕉子。味香而甜。佳者出增城。有青芽黃芽之目。青芽者。雖甚熟且腐。而色不變。最為香美。元一統志。番禺南海東莞清遠並有。美香而甘。柚子。其花甚香。實大而圓。皮甚厚。餘甘子。味初澁。回味甚甘。類橄欖而風味過之。黃山谷名之曰。味諫。言初苦而終有味。其橄欖詩曰。方懷味諫軒中菓。忽見金盤

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今土人亦呼為味諫。谷子。味亦初苦而後甘。嫩者以蜜漬曝乾最宜。秋風子。色褐味酸澁。熟乃可食。金斗子。色紅味甘。崖蜜。小而黃。殼薄味甘。增城山間有之。青竹子。狀如桃而圓。色黃味酸。山不納子。色紅味甘酸。其大如彈。桂木子。其大如桃。皮黃肉紅味酸。俗呼鬼目。千歲子。一名青脆子。核中有肉如栗。不納子。類菩提子。其核可作數珠。毛韶子。似荔枝而味酸。羊矢子。如石蓮而小。色青味甘。三歛子。一名羊桃。瓣五。初如田家碌碡狀。味酸。宜母子。一名黎檬子。狀如柑橘。味酸。大德三年泉州路煎糖官呈。用里木榨水煎造舍里別。里木。即宜母子。南海志云。舍里別。蒙古語曰解渴水也。凡果木之汁。皆可為之。獨里木子香酸。經久不變。里木。即宜母子。今本路於番禺縣城東廟地名蓮塘。南海縣地名荔枝灣。却置。人面子。核如人面。去枝沃糖可寄遠。其仁香遠過欖仁。黃淡子。狀如柑橘。色黃味酸。花可薰香。陳藏器本草。謂橘之類。有璟橘山橘。黃淡子是也。黃

皮子。大如彈味甜。有白蠟子味尤勝。元一統志
云。番禺南海東莞清遠新會並有。大如彈熟則
味甘。倒黏子。狀如軟棗。色紫黑肉紅味甜。鬼
㧊子。狀如人指。皮薄色黃。其中有骨。可作蜜煎。
甚脆且美。菩提子。狀如石榴子。色青味甘。
鹽封子。色黑而味酸。冬桃。狀如橄欖而圓。色
綠味甘酸。偏桃。如桃而偏。色青而味甘。岑
梨。大如橘味甘。亦梨之小者。石栗。殼堅。肉實
如栗。山棗。狀如棗而圓。色青黃。味甘酸。馬
騰子。即兔茈也。小而實。稍類浙中者。菩提樹。州

人以灰水浸葉。去其浮膜。為元夕燈飾。今光孝
寺有之。木棉樹。高四五丈。花殷紅大如甌。類
山茶。花時如錦漫天。既謝有綿飛如柳絮。可為
茵褥。一名班枝。元一統志。左太冲吳都賦云。木
則綿杭樝。五臣注云。木棉樹高大。其實如酒盃。
皮薄。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近奉御選其實者。
取浚以進。今在州之社壇內。南海東莞並出。桄
榔樹。如椶櫚而葉長。結子纍然。君遷樹。陸龜
蒙和皮日休寄南海詩云。庭中亦有君遷樹。莫
向高臺望漢朝是也。按文選吳都賦註云。平仲

君遷二木。廣州有之。子如瓠形。又交州記云。有
君遷樹。有朝漢臺。又司馬溫公類篇云。君遷。木
名。子如馬奶。今不知何木。或云俗呼為牛奶子
者是。榕黃柞　櫰音徙　黃膽　石心　石棪
赤黎　水沙　水松　鳴脚　樑槁　櫟　楓
錐　椶櫚　水椰　楮　相思　紫荊　羊角
桂　羊矢　柯　山棗　土李　烏柿　山桃
牛耳聆　刹　桃花森　秋風竹。桃竹。即坡詩
云。已從子美識桃竹。更向安期覓棗瓜。坡自註
云。蒲澗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

子美詩遺之。又志林云。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
節而實中。蓋天成柱杖也。芸臺　石辣　蕁
蕒　苦葵　白芥　斳突圖經志。一云浮突。即
苦芥也。其味清苦。夏秋間熱。土人用肉蜆和煮
之備食。若達　當風　藤菜　苦益　麪菜
山薑荀　羊蹄　紫菜　石花　石髮出海石
上　鹿　麞　麖　猍　猴　竹鰡　猿猪
刺蝟　金錢狸　鼠　狼　豺　羚羊　熊
鋸魚昂首水面。牙如立戟。蝭魚。大者長二丈
餘。脊若鋒刃。元一統志。或數十年一來。或一年

獸至。南海王廟前而退。人謂之來湫。俗謂之來
獸則人有疫癘。鱘鰉魚。俗呼為尋龍。惟香山古
鎮海及南海逢村等處有之。大者或長丈餘。人
得而烹之。亦可為鮓。其骨脆美。三黎魚。一名鰣
魚。南海志云。甘脆可愛。肉中多生橫刺。楚淵林
曰。吾平生有五恨。第一恨鰣魚多骨是也。鱟。元
一統志云。東莞縣十七都。東莞場鹹水海底生。
蛋人采取貨賣。殼如蓬可以為杓。尾長尺餘。足
於蟹腹。厚如綠豆。土人以為美味。赤魚　白
飯魚　黃皮魚　溫魚　筍殼魚　金鼓魚

針魚　曹白　牛尾　甑箄　泥鰍　馬鮫
子魚　沙魚　短頭魚　鱆魚　白甲　鰽魚
鯆魚　黑魚　山花魚　蟹　蟹之美者一名
赤母。其殼含黃而臍團。坡詩云。堪笑吳興饞太守。
一詩換得兩尖團。自註云。雄之臍尖。雌之臍團。
即此也。惟盛暑盛寒時最肥。產於醎淡水之間。
有白蜆處。以其食者白蜆而已。枕蛇　鱔類出
海中味佳　軟殼蟹即白蟹　白蟹　虎蟹　甯
蝦蟹　水母　獨崖蠔。其味最佳。新會縣地名獨
崖海中所產。沙螺。一名西施舌。其味亞於香

螺。惟番禺縣沙灣村所產。內有小蟹時出取食
螺仰食於蟹。蟹依螺而生。香螺　蠕　龜腳螺
刀鞘螺　脂甲螺　鸚鵡螺　拍掌螺　紅螺
馬甲柱　蠔鏡　瓦屋即蚶也。比東海者稍大。
蠔。元一統志云。東莞縣八都。靖康場所產。其處
有蠔。因生醎水中。民戶歲納稅粮。採取貨賣。蠔
殼堅而肉白。稍黃。蜆。土人多嗜之。取其肉曝乾
可以致遠。南海志云。大小有三種。沙州亦有之。
惟洋塘海南石頭海所產者為佳。名金鋑口。劉
銀時取以自奉。禁民不得採。青螺似殼菜口青
色。五色雀。其雀數十為羣。各異色。生聚於羅浮。
時往來於蒲澗山間。灰鶴　山胡　鷓鴣
烏鶇　翡翠　鸂鶒　欖香。東莞縣茶園所產。
白木香。亦名青桂頭。其水漫漬而腐者。謂之冰
盤頭。雨浸經年凝結而堅者。謂之鐵面。惟欖香
為上。即白木香珠。上有蛀孔如針眼。剔白木留
其堅實。小如鼠糞。大或如指。如欖核故名。其價
舊與銀等。　敘香　小片香　馬牙香　藿香
訶子。故乾明寺有之。即今光孝。取寺中羅漢井
水與甘草和煎。乳白而甘。扁蓄　金毛狗脊

楮實子　剪草　金銀花　馬屁勃　天漿子
紫菀　凌霄　馬兜鈴　黄爪蔞　覆盆子
百部　蜀葵子　車前子　薏苡仁　紫金牛
史君子　麥門冬　金罌子　隨風子　訶黎勒
吊藤　仙人肝　葳靈仙　芸薹子　萆薢
續斷　接骨草　紫背草　貫衆　木饅頭
海蛤　海螵蛸　海藻　欝金草俗名姜黄

南海志書序。九丘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所謂風土物產也。天地間東西南北。風氣不同。物產亦異。故南人不識駝。北人不識象。杜鵑至洛。識者以為怪。鸜鵒巢魯。當時以為妖。橘踰淮而為枳。梅南落而北開。其氣殊。其產亦殊也。廣東南邊大海。控引諸蕃。西通牂牁。接連巴蜀。北限庾嶺。東界閩甌。或產于風土之宜。或來自異國之遠。皆聚於廣州。所以名花異果。珍禽奇獸。犀珠象貝。有中州所無者。漢志云。粤地處近海。多犀象珠璣銀銅玳瑁之湊。謂其自遠方來也。桂海虞衡志又云。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果。故不能盡識。其餘飛潛動植之物。似此者多。不

獨草木為然也。今分門析類。條列於後。

秔　糯　秥　粟　麥　豆　脂麻　稻　紗　葛　布

珠。來自舶上。土產不多。劉漢時置媚川都以採之。至宋而罷。歸附後。元貞元年屯門寨巡檢劉進程張珪建言。東莞縣地面大步海內生產鵶螺珍珠。又張珪續言。本縣地名後海龍岐及青螺角荔枝莊共二十三處。亦有珠母螺出產。省府委官相視採撈。及採到產珠鵶螺樹。鵶螺殼。各取珠子進呈去訖。定議三年一次。於六月七月採撈。所得多寡。初無定數。大德四年。續有侯福建言。東莞縣東名横洲共十處。出產珠顆。現行委官依例相視採撈。

桑螵蛸　木通
桑白皮　白芷　萹蓄　桔梗　萆薢　獨活
五加皮　楮實子　象斗　五倍子　山梔子
木鱉　五味子　青葙子　紫柏花　地黄
乾薑　乾葛　山茨菰　地骨皮　草麻子
槐角子　白萹豆　紫河車草　石蓮子　天南星　白及　白斂　白牽牛　黄花母　樟柳眼　香花子　草牛膝　甜亭藶　鹿茸
烏朱砂葉　紫草　雲母石　胡蔓草　海牛

海馬 海藻 石決明 石蟹 石蛇 石燕
亇 蚧蚧（歲貢七十對） 赤足蜈蚣 紅娘子
班猫 水蛭 盲虫 昆布 珊瑚花。經略程
師孟詩云。珊瑚花發客疑真。是也。 泡花。或名
柚花。春暮夏初開。藥圓白。瓣拆似茶花。氣極清
芬。 史君子花。蔓生。一簇至一二十葩。輕盈似
海棠。紅白間開。 佛桑花。花與朱槿稍似。葉如
黃桑差小。州人呼為小牡丹。其色殷紅。大如盞。
又有水紅者頗佳。四時皆有花。東坡詩云。艶艶
燒空紅佛桑是也。 朱槿花。一名木槿。詩云。顏
如舜英是也。其色不一。或紫或白。或水紅者春
夏盛開。惟單臺者朝開暮落。 刺桐花。殷紅如
木綿花。樹枝皆生刺。故名。朱餘慶詩云。經冬來
往不踏雪。半在刺桐花下行。 金盞 金沙
金鳳 金錢 木香 麗香 勝香 闍提
芙蓉 客友 蜀葵 蠟梅 大笑 小笑
萱草 竹仙 鷄冠 金菊 指甲 荳蔻
御柳 木犀 杜鵑 海棠 羅漢 紫絛
紫薇 梅堆 白薇 寒蟬 春花 鸎粟
木錦 鷄頭 石竹 惜銀紅 玉繡毬 佛

頭菊 胡蝶菊 剪春羅 滴滴金 醉楊妃
寸寸錦 玉留春 金燈 玉簪 乾蓮 金
蓮 黃淡露頭 碧桃 錦李 丙桃 緋桃
紅梅 柳桃 奴仙 素馨菊 映山紅 一
丈紅 千葉石榴 蕙 重瓣蜀葵 柑子。有源
柑。銀柑。有饅頭柑。以其小尖如饅頭。香味不減
溫柑。 御果園共二處。栽（桂）檉里木樹大小共八
百株。大德七年罷貢。 桃 梨 茅栗 藕
菱 芡蓀 橙橘 金橘 石榴 盧橘 水
甕子 古買子 羅蒡子（棗子） 蒲萄子 茅錐子
西瓜。按五代史云。胡嶠為蕭翰掌書記。隨翰入
契丹。得契丹破回紇時種。以牛糞覆棚而種之。
大如中國冬瓜。其味甘因名。廣州自至元歸附
後方有此種。其實圓碧而外堅。其子有三色。黃
紅黑。北客云。瓜凉可止煩渴。過食不為害。其仁
甘溫。今嶺南在在有之。遂為土產。 合子瓜
鴨青瓜 香瓜 王瓜 金瓜 銀瓜 楊梅
番禺縣有 檜 槐 樟 桐 石鹽 皂角
山柏 黃楊 桑 楓 檀 柳 松 鶴膝
多枝 龍葱 蒽簿 單 班 紫 猫頭

苦筋　筋　黄陶　蘆石　大頭　金絲
綠　芥　菘　蔓青　芥藍　蕁　地黄　蘿
蔔　波菱　芹　萵苣　香菜　蕨　薔　褚
杞　茄　黄苽　冬瓜　蕈　芋　菌　茭筍
莧　猫頭筍　聖筍　白菜　白菊　甜菜
胡荽　鵝腸　竹菜　象　豹　麂　倒鼻
白面貍　白鼠　猩猩　麞　馬　騾　驢
牛　羊　猪　雞　鵞　犬犬　鴨　猫　潮雞。
小於常雞而頸短。潮至則鳴。李德裕詩曰。五月
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余靖詩曰。客听
潮雞迷早夜。人瞻颶母識陰晴。　白雀　番禺縣
雜記云。菖蒲觀有二白雀。相傳見之數百年矣。
鸛　竹雞　畫眉　留春鶯　樍椰雀　夜鳴
雞　鷗　鵁鶄[illegible]　鶺　烏鴉　鳩　白項鴉
啄木　伯勞　燕　鷹　鶻　綉眼　野鴨
鶺鴒　鶤　鷺　鴿　白頭　青錢　鸊鵜
水族　天地中間。海為最鉅。資生之物。厥族惟
錯。其洪纖巨細。千態萬狀。雖爾雅有不能盡其
網羅。山海經亦不能極其形容也。今以世常見
人常食者錄于左。　鱟魚。大者長二丈餘。眷若

鋒刃。時至南海王廟前而退。人謂之來朝。或數
十年一來。或一年數至。俗謂來數。則人有疫疾。
景定壬戌冬嘗過州境。數十成羣。至三江口而
返。　黿　鼉　龜　鼈　蒼魚　腰帶魚
沙鑽魚　藍刀魚　石頭魚　白春魚　庵魚
比目魚　鮎魚　斑魚　螗魚　河豚魚
一名鮀魚　鱵魚　鱸魚　鱤魚　鯿魚　赤
頼魚　鱓魚　亟魚　黄魚　綿魚　錦蒲魚
三珠魚　白蝦　涌蝦　鐵蝦　五鬚蝦　長
氣蝦　水雞　蛙
元一統志。鹽場　靜康太甯東莞三場。海南黄
田歸德三栅。並在東莞縣。海晏都斛桂峒三處。
舊有博勞懷甯金斗三場。在新會縣。九團二里
內五常碁鞠大字圍四處。並在香山。今並屬本
道轉運監使司。　明珠。大貝。文犀。玳瑁。沉香。大
甲。碎龜。　出自海南諸番而輻湊於五羊。韓愈
送鄭尚書序。亦云。然所上圖冊。亦與海南志同。
茶　諸縣並出。　枇杷葉　欖木　梓木　以上南
海縣有。　土瓜　新會縣有。　蓮　郡郭有。　梨樣子
番禺南海出。　蔗　番禺南海東莞有。鄉村人煎汁

為沙糖。工製雖不逮蜀。漢川為獅子形而過柳
城也。甜介南海番禺新會皆有。郡人謂南漢
時種。熟進貢為御愛介。何首烏番禺南海清遠
新會增城並有。楠木 薄荷增城縣出 菖蒲南
海東莞增城並有。槐花子 黃花子 黃鶯
縮沙番禺南海諸山皆有。郡人待其苗長取以
充食。熟湯飲之甚香。 鷹粟子 黑牽牛 蛇
床子 苦楝子 蘆菔 穿山甲以上州縣並
出。山藥即薯蕷也。番禺東莞清遠新會增城
並出。三賴子番禺南海東莞並出。香附子
茱萸南海增城並出。白蓋香番禺東莞清遠南
海新會並出。蔞州縣皆有。左太沖吳都賦云。
東風扶留。五臣注云。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
辣。破之長寸許。以蛤石灰與檳榔並咀之。以遣
瘴氣。寰宇記云。蒟蔞藤可以造酒。又有五色藤。
藥有鬼齒犀。蘇頭母。度洛產。又有甜娘。烏龜葉。
五勞草。鷄頭根。雙節木葉皆可造酒。山丹花
紫笑花 仙鶴花 遠憐花番禺南海清遠並
有。薔薇花南海清遠新會增城並有。州人又
以漬水造龍涎香餅。及香球。 茶蘼花 寒梅

花 山茶花新會縣出 簍桶子 烏桕樹
水柳木 枸杞 水介 蒲突 鵞眼茱 禿
菜 蕎子 笋 芹 百葉番禺南海東莞新
會香山並出。 麖番禺南海東莞出。 羊番禺
南海出。 野猪 狸番禺南海東莞香山並有。
兔南海縣出。 獺南海東莞有。土產有水馬皮。
鷓鴣 白鷴 骨鷄 雉鷄東莞香山南海番
禺並出。 山烏即山胡也。清遠新會並有。 仙鶴
番禺東莞香山並有。 琢螺 蛤蜊一名車馬
車螯 絲蚶 獵涉 馬蹄螺 蟛蜞白者佳
鯽魚南海縣出 鞋底魚 鬐撒魚 坦殼魚
南海東莞香山並有。 鯿魚南海香山並有。土
產有鮫魚皮。 銀魚亦名曰白飯魚。東莞南海
並有。 鱭魚 蚶 鯕魚香山縣並出。 鱔
細鳳尾魚 郡縣志沉香 甲香 詹糖香
石斛 龜殼 鼉皮 水馬 藤簞以上並貢。
其他土產非一。更不詳錄。漢志云。近海多犀。象。
玳瑁。珠璣。銀銅。果。布。民有五畜。山多麈鹿。 會
萃送李柳州材序。言粤地物產之美。果有荔枝
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

海之百物。果蔵之酒醋。皆絶於天下。太平寰宇記。鮫魚皮柑子。續南越志云。羅浮山有御國甘子。唐玄宗幸蜀。子乃不生。德宗幸梁。亦不實。僖宗狩蜀。花實皆無。樹亦枯萃。草有　大千金　小千金　守房郎　千里廻　萬里憶　番人香　藥有　崑崙犀　蘿頭母　渡洛崖　造酒草藥有　甜娘　蒲萋棒藤　烏龜菜　五勞草　鷄頭根　雙筋木葉　花有　仙鶴　逡情　向日蓮　紅末利　紫水焦　白末利

南海一隅。雖無積雪。秋涼亦有微霜。貨殖魚監。自古尤多。滕脩為廣州刺史。得蝦魚鬚。長四丈四尺。　五色藤簟　鹿蕃舶方輿勝覽　洪邁鹽倉記。吾州南附大海。厥土廣𪊲。宰金取贏百祀郡。　珠香　犀　象見韓愈送鄭尚書序云天。　九熟稻抱朴子曰。南海有九熟之稻　連州物産湟川志金穴。在連山上吉溪。舊剖鳧鴨腹間有之。俚語乍富人。必曰連山鴨肝腹有金。言其内有所儲也。今陶者。無所得。民亦貧窘。銀坑。同官塲大寶嶺。元魚塲赤巖二處。元符崇甯間京爐紛集。逐末者衆。塲地之蔵匕其罄也。欽緒

餘而覆烹之。焚林竭澤。今不可得而再矣。二塲並廢　錫坑二。一曰潭源。距城九十里。一曰黄土塘。距城一百里。二坑俱在奉化鄉。近礦希少。厥直日增。鉛。舊出元魚塲。今亦廢。鐵坑。圖經載採披蓮岡二坑。　翠民。出下盧江岸。可作碑。出於山者燥而易得。出於水者潤而難求。　五穀

早稻俗謂百日早　紅稻　白稻　八月稻遲稻純白　秔禾　糯禾　秔粟　糯粟　黄麻　黑麻　綠豆　赤小豆　烏豆大小各種　紫豆　白豆　麥不種　青芥　紫芥　白菜　蘿蔔　若蓮　菠薐　茼蒿　萵苣　苦蕒　茄　莧　芸薹　枸杞　香菜　辣蓼　蒜　葷　芹　春不老　桑麻　柘桑養大蚕　黄桑養小蚕　蕉為絺綌。葛同。右農家各贍其用。不售他境。内紵布稍精密者。歳貢於朝。　金錢　地棠　水仙　酴醿　薔薇　一丈紅　繡帶　真珠　長春一名月桂　海棠垂絲　石葱　萱草　瑞香　麝臍　玉建春一名醉楊妃　棠鳳尾　鷄冠　碧桃　鴛鴦桃　緋花　百合　千葉石榴　紅白各種　蓮紅白雙頭　蜀葵　刺桐　木本犀

含笑 素馨 茉莉 芙蓉 白菊 黃菊
萬點金 佛頭菊 臘梅 小梅 雪梅 千
葉梅 青梅 杏梅石梅 橫枝李 牛心李 黃
管李 櫻桃 枇杷 楊梅 金桃 紅桃
青消梨 鵞梨 金雞梨 密梨 菱角 藕
林檎 荔枝陽山 龍眼陽山 金瓜 楂
毛豆 角豆 扁豆 栗 榛 山蒲萄 橄
欖 錐子 乳柑 甕柑 香櫞 山藥 茨
菇 甘蔗 蕉子 香橙 柚 橘顆大味甘
比諸處殊勝連山 鍾乳 石斛 自然銅 密
陀僧 無名異 生地黃 紫蘇子 香附子
天門冬 麥門冬 槐花 槐角 松節 佛
指甲 桑寄生 黃精 遠志 金銀花草
蜀葵花子葉皆入藥 菱消花 當歸 樟柳眼
菊花 牛膝 卷柏 獨活 黃連 沙參
決明子 丹參 續斷 杜黃蓍 五味子
蛇床子 茵陳蒿 旋覆花 葛根 前胡
元參 狗脊 萆薢 通草 百合 苦參
紫參 仙靈脾 牡丹 芍藥 百部 莎草
艾 海藻 蒔蘿 茅香 青黛 華撥 史

君子 補骨脂 水萍 桔梗 亭歷 芫花
藜蘆 羊蹄草 常山 芎根 夏枯草 劉
寄奴 蓖麻子 白附子 骨碎補 葳靈仙
鶴虱 五倍子 仙茅 茯苓 蔓荊 楓脂
五加皮 山茱萸 吳茱萸 秦皮 梔子
食茱萸 桑白皮 天竺黃 皂莢 郁李仁
穿山甲 木鱉子 鼈甲 白膠香 羚羊角
虎骨 狸骨 烏蛇 白殭蚕 白花蛇 蜈
蚣 斑猫 苦蕒 萊菔一名蘿蔔 松芥
首蓿 蓼 葱 蒜 韭 薤 苦瓠 水靳
芸薹 夜明砂 金星草 烏豆 赤小豆
蛤粉 乾蓮房 露蜂房 藕節 蓮菜述
冬瓜 白扁豆 乾蓮肉郡縣志 官桂 白紵
布貢方輿勝覽石鏡乳劉禹錫記山秀而宣靈
液滲流故石鏡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 紵
蕉劉禹錫記原鮮而膩卉物柔澤故紵蕉為王
服貴歲貢十節 林富桂檜同上云云土宜陶
旋故候居以壯關石件琅玕水孚金碧故境以
麗關元一統志 丹竹 苦竹 楓木 榛木 以
以上本州連山縣有

陽山縣湟川圖志鐵在縣東五十里出寶山前。元係坑首周子貴自行煽煉認辦課程。自壬辰離亂後荒廢。洪武二年。周宗仁等赴官供報認辦課程三千文。洪武五年。知縣郭進赴省府計稟。增辦鐵貨一十萬斤。洪武六年。蒙省府為講究鐵冶事。隨地之利。分置爐冶一十五處。簽點坑夫一千名。博士一十名。每歲燒辦生鐵七十餘萬斤解官。　錫坑在浦下里。離縣一百五十里。係坑夫成吉興自行陶取。錫課每歲認辦課錢二千文解官。　信石在縣東儒歸里。地名東大山。銅坑即今信坑也。離縣一百五十里。自前代荒廢。洪武五年。蒙省府委官設法作銅貨。煽煉不成。委係信石。每歲認納課錢二千文解官。　蘆甘石。在東奉里。離縣一百五十里。係本處住民蔡丙德認辦課程錢六百文解官。

香薷　南星　半夏　何首烏　木賊　木通

黑牽牛　黃柏皮　蒼耳　紫蘇　車前草

香附子　柚子　榛子　西瓜　黃瓜　梅子

柿子　桃　李　栗　棗　楂　梨　橙菜

芥菜　茄子　韮菜　蔥　蒜　姜　苦瓜

莧菜　茼蒿　胡荽　萵苣　苦蕒菜　豆

糯　粳　秥　粟　虎　鹿　山猪　豺狼

猴　畫眉　鵓鴣　鴉　雀　鷓鴣　雉雞

土貢

南海志任土作貢。其來尚矣。尊君之義。人心所同。廣為禹跡所奄。揚州之地。厥篚織貝。厥包橘柚。載之禹貢。歷歷可稽。漢初趙佗因陸賈使回。獻白璧一雙。翠鳥千。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此一時事也。後漢歲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和帝元興元年。臨武長唐羌上書諫上。帝下詔敕太官勿受獻。由是遂省。宋武帝時。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民。付有司彈劾以布還。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唐制州貢。銀。藤。簟。竹席。荔枝。鼊皮。鼈甲。蚺蛇膽。石斛。沉香。甲香。詹糖香。宋太平興國八年詔曰。廣州歲貢藤。每斤去皴粗中用者纔三兩。自取堪用者。無使貢重致遠。匱民力焉。又九域志所載土貢。沉香一十斤。甲香三斤。詹糖香石斛各二斤。龜殼水馬各二十枚。鼊皮二十領。彼悉除之。聖朝不貴異物進貢。所供藥物而已。上無玩好之

霑下無勞頓之擾。其視十里走紅塵者。相去有間矣。今以進獻物色。具載於後。

番禺縣藿香五十斤。廣茂一百斤。又名青薑 訶子五十斤。隨風子一斤。史君子二十斤。南海縣龍眼子二斤。桄榔子一斤。史君子三十斤。姜黃二十斤。香山縣蛤蚧七十對。九域志白紵布一十匹。鍾乳原本缺斤。舶貨

諸蕃國附 南海志貨通獅子國。昌黎嘗有是詩矣。山海為天地寶藏。珍貨從出。有中國之所無風化既通梯杭交集。以此之有。易彼之無古人貿通之良法也。廣為蕃舶湊集之所。寶貨叢聚實為外府。島夷諸國。名不可殫。前志所載者四十餘。聖朝奄有四海。盡日月出入之地。無不奉珍効貢。稽顙稱臣。故海人山獸之奇。龍珠犀貝之異。莫不充儲於 內府。畜玩於上林。其來者視昔有加焉。而珍貨之盛。亦倍於前志之所書者。今錄其可名之國。附於舶貨之後。

寶物 象牙 犀角 鶴頂 真珠 珊瑚 碧甸子 翠毛 龜筒 玳瑁

布疋 白番布 花番布 草布 剪絨單 剪毛單

香貨 沉香 速香 黃熟香 打拍香 暗入香 占城 麄熟 烏香 奇楠香木 降香 戎香 檀香 薔薇水 乳香 金顏香

藥物 腦子 阿魏 沒藥 胡椒 丁香 肉子荳蔻 白荳蔻 荳蔻花 烏爹泥 茴香 硫黃 血竭 木香 蓽撥 木蘭皮 番白芷 雄黃 蘇合油 蓽澄茄

諸木 蘇木 射木 烏木 紅柴

皮貨 沙魚皮 皮席 皮枕頭 七鱗皮 牛蹄角 白牛蹄

雜物 黃蠟 風油子 紫梗 磨末 草珠 花白紙 藤蓆 藤棒 孔雀毛 大青 鸚鵡 螺殼 巴淡子

諸蕃國 交趾國管 團山 吉柴 占城國管 坭越 烏里 舊州 新州 古望 民瞳朧 賓瞳朧 真臘國管 真里富 登流眉 蒲甘 茸里 羅斛國 暹國管 上水速孫底 單馬令國管 小西洋 日囉亭 達剌希 崧古囉 凌牙蘇家 沙里 佛囉官 吉蘭丹 晏頭 丁伽蘆 迫嘉 朋亨口 蘭丹 三佛齊國小西洋 龍牙山 龍牙門

便塾　欖邪　棚加　不理東　監芃　啞魯
亭停　不剌　無思忻　深没陀羅　南無里
不斯麻　細蘭　没里琶都　賓撮　東洋佛
坭國管小東洋　麻里蘆　麻葉　美昆　蒲
端　蘇録　沙胡重　啞陳　麻拿羅奴　文
杜陵　單重布囉國管大東洋　論杜　三亞
思　沙囉溝　塔不辛地　沙棚溝　塗離
遍奴忻　勿里心　王琶華　郁盧辛　囉幃
西夷塗　質黎　故梅　訖丁銀　呼蘆漫頭
琶設　故提　頻底賢　孟嘉失　烏譚麻
蘇華公　文魯古　盟崖　盤檀　闍婆國管
大東洋　孫條　陀雜　白花灣　淡墨　熈
窩　囉心　重伽蘆　不直干　陀達　蒲盤
布提　不者羅于　打工　琶離　故鶯　火
山　地漫　南毗馬八兒國　細藍　伽一勿
里法丹　差里野括　撥的侄古打林　大故
藍國　差里也國　政期離國　胡茶辣國
禧里弗丹　賓陀蘭納　迫加魯　盟哥魯
條塔（培）　鞞拿　淵里抹思　加剌都　拔肥
塗拂　毗沙弗丹　啞鞞　鵬茄羅　記施

麻囉華　彌施囉　麻加里　白達　層拔
蹉思　彌琶囉　勿斯離　勿拔　蘆眉　甕
蠻　弗藍　黑加魯　默茄　茶彌沙　吉慈
尼

坑冶

郡縣志香山縣鐵坑。在縣南七十里。湟川志陽山縣牛㚖坑。在縣界去縣四十五里出鐵。連山縣鐵坑。在縣西北一百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七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吕鳴瑞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十九梗

○頂 洪武正韻都領切顛頂也从頁丁聲都挺切傾或从貴作䪝籀文从鼎揚雄方言頂上也顧野王玉篇頂丁領切𩒹都冷切今作頂陸法言廣韻頂額頭上也丁冊徐鍇通釋顛若反丁度集韻亦从定作頞司馬光類篇頂𩕢𩓷頞入丁定切頂題也戴侗六書故顛頂聲義相通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大過封過涉滅頂此是釋行均龍龕手鑑顛籀文音頂韓道昭五音類聚廣雅云上也俗作頂也揚桓六書統端母𩒹𩓷此屑頂而能忠韻會舉要徵清音𩒹曾也字溁傳義頂通作䪴山巔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頂烏景切山巔亦曰頂作顛非方音見泥音叶音見去聲韻會定正端景切頂頂也或作頞古作𩓣籀作䪝見十七景韻字切瑞景瑞丁顛頂

篆書頂 史頂 存義見揚鉤頂 王存乂頂 朱育頂 五書頂 鐘鼎集韻頂 切韻頂 集字頂 頂 頂 集韻見杜从古集頂 頂 並徐鉉 頂 高勉齋學頂 六書 篆古文韻海 頂 篆韻 頂 書韻總 統

隸書頂 六書統 眞書頂 顏眞卿 草書頂 頂 並張錦溪 頂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頭頂 金樓子興王篇梁高祖武皇生而靈異頂有聖文帝有聖德當有帝門釋寶誌不知何從來也自云有許負之法道名諸上見而驚曰隆起頂上有伏龍此非人臣之相寶道所未見也若封泰山額能見天上笑而不答此後莫知所之 [illegible] 列女傳齊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 [illegible] 其為人極醜無雙回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腰出胸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太平廣記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狀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其言子病惟待故人一顧也狀詣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遂是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脉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爲庶子年至九十高禮之詩聞明早晚服在頂上應緣新詩解酒中憤懣頂髮赤如猴

蓬萊頂 瑞州府志在松埕之巔通判王元守建樓而以名下曰祥風堂輿地紀勝華蓋山蓬萊頂在崇仁縣形如華蓋又號江南絕頂

甘露頂 新唐書裴敬彝傳裴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

太白頂 登州府志即崑崙山之上在州東南六十里其峯高大故名

象頂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唐史風俗貴恭之爲剛角之象頂

蠖頂 酉陽雜俎金中蝶頂最上六兩爲一操斤蝶姑穴及水岸形當中陷處名匹腹純上四處紫色名紫體

九天頂 淮南鴻烈解修務訓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鐵獅頂 建安志在城南三里即今府治對山也山之巔有廣庵有鐵鑄文殊獅子像因山名之先是陰陽家謂府治來山若猛虎出林觸西諸山若隊羊然欲其不爲傷也乃於對山置鐵獅以鎮之宣和間移置開元寺未幾葉范二寇繼作且有虎渡河之異紹興改元太守劉公子翼以耆老楊國寺有請遂復其故或云忽瓚獅下視城中初於府治廳事及廳安堂柱下埋小獅二十四於地中以明子母相應之意又郡庠面對此山曰文筆峯紹興初有僧辛庵其上欲無異鑄鐵獅於山巔取彼郡人以其不利於科舉移置光孝寺火于城中遂有盧覺者登第諺云城外打鐵獅城裏得盧覺故者以爲笑自是登科者無虛榜亦足爲驗云

火爐頂 吳興志舊編云在東林山上回俵錄云葛洪當錬丹于此昔人曾開掘頂得芋炭數斛内有雙陶合牢不可啓擊破視之無物山下有錬丹九井尚存山之東有溪曰仙溪溪口有龜潭鳳澤

巫咸頂 平陽志在縣南五里高一里盤踞五里即中條山脉勢如車蓋商巫咸隱於是因名又名琰臺頂

仙人頂 吳興志舊編云在縣西二十里樓賢村山上有石洞舊傳有仙人居此故名仙人頂或傳府田常之亂管仲之後北奔入吳楚有居此者今山多管氏然不見書傳也

菩薩頂 一統志在代州府宣化縣西山叢秀中一峯突出父老相傳聖燈數現

登華山頂 類說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反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

生而頂 羅泌路史高辛後紀叔梁紇封鄹生皮及尼孟皮襲鄹為鄹氏尼母禱尼丘山而生而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尼古夷字顛蓋圩字於說文世本史記家譜皆作圩頂緯書言孔子反宇世本云反首張面言頂上窊也淮人謂堆水平淺爲圩無字書集韻乃音爲篤說云頭圻從頭誑矣世言顏氏禱尼丘山而爲名字更著之於曾國豈不以山川之義哉孔子世家稱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注音烏頂之上窊而下故云孔子頂如反宇凡屋屋四垂而爲宇中高而四傍低若屋宇之反則中低而四傍高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參膺

頂詳見東家雜記叔梁大夫與顏氏禱於尼丘山而先聖生生而首上圩頂如尼丘山頂之圩。**五柱入頂** 北史隋本紀高祖龍頷頦上有五柱入頂。**肉峯生頂** 吳中舊事康師孟字周卿吳人。紹興戊辰登科。紹熙庚戌為江東轉運主管官。蜀相士楊生謂於相法當有肉峯生頂上。愈壯則愈顯。後果有肉隆然。癸丑歲為嘉禾守。楊復訪之。則峯益高。康嘗歷御史主簿秘書郎。**耳長出頂**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詳見旨。**脫帽露頂** 事類家求脫帽露頂王公前。林。**三日一開頂** 酉陽雜錄長沙樊著作三日一開頂。詳如。**啐其頂** 元程鉅夫撰忠獻王神道碑上都新涼亭成大宴諸王百官行酒。公進曰。此可飲手。上悟。抱公膝上。啐其頂。顧謂皇太子曰。有臣如此。臣何憂焉。**煉頂** 類說宣宗詔迎佛骨。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煉頂。火發痛作。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號呼道上。見者哄哂。**禁焚頂** 宋史本紀大觀四年。禁焚頂煉臂刺血斷指。**髡頂** 元成大攬齋錄東京房改為南京。民人皆剃俗態庚者好與之俱化。男子髡頂月錢三四

髡不然亦閏年餘髮作椎髻於頂上。包以羅巾。號曰瑣鵲。可支數月。或數年。村落間多不復髡。遼鄰如是。又以為便。**剪髮留頂** 北史匈奴宇文莫槐傳其先出遼東塞外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數寸則截鞋之。**辮髮髡頂** 宋史何克傳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為備禦計。識閣破克自刺不死。大單歸呼之語。許以不殺。克曰。吾三世食趙祿。為趙民。死不誠。帥虜嘗席呼克曰。汝能降即生。此克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入呼之。欲辮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過涉滅頂** 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程傳曰。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詳大過卦。**鐵錐貫頂** 太平廣記衆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遂敕吏與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遂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七寶帽頂** 元史仁宗皇帝紀淮東宣慰使獻七寶帽頂。帝卻之。**樓子佛頂** 百菊集譜云樓子佛頂心大突起。似佛頂。四邊單葉。**末山不露頂** 宗門統要筠州末山尼了

然嗣大愚。因灌溪到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溪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人不是鬼。變箇甚麼。聰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為師。何不變去。上座自定。擬議不來。勞替使攜。且道末山是箭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隔千山。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寂通簡而當。松含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頌古聯珠集真淨文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當光在目前。入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大中蓬自行脚。非男女相。獨閣閣。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眼。九天風淨月彎彎。月林觀。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獨露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清聲猶猶播寰宇。**妙高峯頂** 宗門統要長慶毯禪師因游山次。保福以手指云。紙這裏便是妙高峯頂。佛云。是即是。可惜許。鏡清怎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偏野。雪竇頌云。今日共遊漢遊山國。簡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紙是少數。山要云。長慶若不與麼。紅旗遍野。白骨連山。頌古聯珠集汾陽昭。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數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怨同音到處游。草堂清。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佛心才。捞手

相將說共行。目前唯親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兒孫髑髏看。獻君禾。雪竇交鋒是作家。不孫來問達冰烑。知時及節目行事。可惜當人返嗼嗟。默空定。是即是兮可惜許。擬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達磨杖頭挑集復寶業源。妙高孫頂怎登臨。浩浩無風白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諸佛智頂** 禪林僧寶傳圓通居訥禪師曰。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金手摩頂** 天台別傳天台大師年十五。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為已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屯庭。授金色手從窗隙入。三遍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古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按善財頂** 華嚴入法界品文殊師利遠申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疏曰。由旬明起數量。按頂表於攝受。亦以書法置心頂故。**甘露灌頂** 佛祖統紀祖韶法師夢入古寺。見僧踞坐。謂曰。吾為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見依正皆如雲影。**甘露入頂** 廣弘明集鈔大集經講疏序云。甘露入頂。悲水灌心。似暗遇明。如飢獲飽。**金餅灌頂** 華嚴經云。佛子如轉

輪聖王生太子母是正后身柑具足其轉輪王今此太子生白象寶妙金之座於大網幔化大幢幡散香散花奏諸音樂取四大海水置金餅內王執此餅灌太子頂是時即名受王職位以灌在灌頂刹利王數

放光摩頂

佛祖統紀程子吾居山十五年專志念佛是年八月見阿彌陀佛放光摩頂

紫雲覆頂

佛祖統紀法華尊者智威禪師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

佛聲至有頂

涅槃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大音聲其聲徧滿乃至有頂

灌頂尊者

佛祖統紀灌頂尊者字法雲姓吳氏臨海章安人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二十受具戒謁智者於修禪寺受觀法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及國清止觀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帙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所著觀心論等

東山雲頂禪師

五燈會元泉州人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乳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讚倡

三花聚頂

悟真篇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曰三花聚頂

乘雲山頂

仙傳王道真得道鬼谷山東古椒臺常有白雲於臺中遠望如樣道真常乘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斂而隨之

詩

宋謝靈運詩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唐詩拾遺萬稍光登山頂　由徑尋山路登臨步步疑縱高終帶險任遠亦須危況是多防地那堪獨力持剃條方衛比直道擬吳為方玄英詩題龍泉寺絕頂　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古樹含風長帶雨寒巖四月始知春中天氣爽星河近下界時豐雷雨均前後登臨思無盡年年改換去來人宋湯時行詩留題雲頂寺序　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緒當湯當可登此山主事意公持木板乞詩懸從其請為題拙思另補僧行山如虬龍來渴飲金淵水水竭欲飛去驤首振鱗尾杖我老頭陀奮迅咄使止左手攬其角右手持其耳壓以大爾居宛轉不得起跏趺盤石上瞞盲伏萬鬼至今五百載金碧半天倚撞鐘走兩川說斛日萬指我來過其下舉車為一振周覽三嘆息仰止百非睍憑高撫借藩霜天淨無津幽懷散百慮老眼卷千里因知大力量建立乃如此德大無小試器溥成遠使

不聞力扛鼎但見振撼煙感欲上人者不覺波盈背寺居滿南吳癸楚山絕頂新雨路少人公子有佳招下馬語未竟西風起遠懷初云眺江閣忽欲登山椒陟獻雙琬琬含鞍升岩嵬濺濺雲履濕翩翩風袂飄廣隰緣文錦蕪城遠無實帶條江路水陳光溪影搖佗山若聚米亂龍疑斜潮岸中欲與搖插釋愽內清欲攄紆鬱懷自恨病濮腰心知中峯近意往老步遲班荊坐危磴植杖臨高茵注目送三士綠蘚凌九霄風流契雲散箕踞還獨語卯卷順風呼俯聽深澗瀑山靈或響請谷庶如遠壽罪同仙九陽亦覺神契超母比抱勝服已異枝巢鴟夕膝下歸徑平林有鳴明回踏已隤遠青藹淫界宋呂居仁詩登太室絕頂　生平仰高丘今日上絕頂蒼天不能高星斗闕光景風雲乍起伏雷雨半蘇醒下看飛鳥背錯亂松栢影神龍不深遠淮蔡畔東嶺舊聞飛石關不受懸瀑梗大河東北流沙沙費數項丘史者日出千地湧金餅誰能盟其華夜氣初未冷諸峯環而立一一皆秀整中居此丈夫眾象不得騁巍然萬物表獨與百代永同來有奇士可得一笑領不用貯嵌言區區吊箕穎宣城郡齋酬倡拉元輔伺遊五祖以隔縣為言使一日獨登峯頂戲作十六韻附郵筒寄之　我昔游西南行盡山水窟歸來見山水依舊受人骨書生有習氣欲去不可卒浮名君相絆使我意忽忽一春无客程半見底上汩心期特請勝得得為洗拂名山古道場盡出諸祖佛清泉落岩竇塵謨有神物白蓮峙其上峯頂念崗岸煙雲半吞吐日月互出沒舉手摘星辰俯為見栖鶻寺招五老峯相對兩叉兀欄干倚徙倚使我謝簪紱萬事可頓忘妄念不須咄孫光騏騏姿刀為寫錦衣何妨寄詩篇為我寫幽鬱蘇過斜川集登峨嵋極頂　言登高高峯緒未兩芒屩倚衣上天梯聊累武峯磴不知衣濕汗汗蹤出篤仞整附風被太虛塵世俯下溷依稀兩仙童邀我一九藥平生井底蛙未見宇宙廓四維忽寥廓小知為磅礴行窮詠謀眼朝有騰趁腳東觀扶桑兆北瞰天河落不須談俾惠墻塽圩廬霍　波泉嶠出諸山之頂　本臺敞日月左右皆聚我萬壑共馳驚百谷爭往來鷹隼睨鷹翼鼓龍亦縣肥崩壁進坑背斷石屢盤迴伏波未能攀樓船不敢閒百年積流水千歲生青苔行行距半景余為以長懷南方天未大魂兮可歸來非功又詩峯頂　登山不辭險採撥須窮幽行徹五千仞四首視九州八紘莽何處大野蒼烟浮又嘆天地眾吾意空悠悠朱晞顏詩明文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舉酒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峯住君從何處來兩留衆廣寺佳上月過臺酒酣圍樂坐高談次第開肯賢涉安危清酬寄餘哀　絕頂　當年驅張臺移治在茲嶺宋郡無四隣三元鼓角影僧文珣詩登太白絕頂龍池望遠　蒼莽勢邊空孱孱挂絕巘飛岑排似戟片石聲於雉烏語春雲寂龍歸兵兩重下觀群岫小始覺此為宗　湖寺上方通玄峯頂　峯頂非人世青山滿目先深層伏樹影鍾響度湖波心外无無境詩成亦是魔禪翁請淨耳澤不聽星歌

江湖後集蕩頂　高千餘十里。湖澍落中間。此地何耕墾。長年建草菴。一巷猶有路。四望或無山。遺者了紙幕。歷余登陟間。李昭玘樂靜集中頂　萬仞窄雲表。都無尺天人寰界何在。萬里一荒煙。黃庶伐檀集登大雲頂　區區霸走欲知小試。絕大雲孤頂看。老僧指我日上處。鏡面瀉出黃金盤。青州去海尚聯二百里寸僧云。山頂日出時。往往見海。孔武仲集峯頂　苦霧悲風作斧斤。千秋松竹摸精神。似聞大吹白雲外。猶有秦時避世人。范石湖集山頂　華屏無路猿猱攀緣。我與枯藤各半仙。不敢高聲天闕近。人間漢漢但寒煙。凌雲九頂　即大石佛處。初登山時歷上忘對為小佛。不知其數。止有佛頭灑。笑拍江之傲。最為嶽御聊為東坡載酒遊。萬龕迎我到峯頭。江控九頂風雷過。雲抹三峨日夜浮。古佛臨流都坐斷。行人識路亦歸休。醉酣千枕眠方丈。一笑開身始自由。呂元鈞集和行全堂峡思雲頂。山勝路轉多臨水。峽口天開又見山。既是慶雲曾結蓋。故留仙境在人間。廣益集象實論對頂　對魚元本出深淵。紅得漾而最直錢。連流水贊龜筒朴鶴頂。來核是安傳。對魚頂樸與紫膝條。咪事什之屬。俱係龜筒作處。寸朴子專號相毛錢對了紅黑見花者是也。人多言朱頂鶴之頂。則去紅尺而見內。此言葬矣。宜當知之。鶴林文集上峯頂　一峯駱駝嶺。突兀萬級則踩掃。屈盤佛法空無平易處。怕人只作等閒真。俞良能詩登寺後峯絕頂　杳杳秋節上。翠奈松風蕭颯五雲深。不知直自登臨處。下至千川幾百盤。劉龍洲詩登白雲絕頂　兩屐新晴趁宿寒。一巖秋色滿闌干。欲窮大地三千界。頓上高峯八百盤。累世趁人奉父母。一時驚客漢永冠塵寰。元有清外處。便作三山蓬島看。邵克夫詩登嵩頂　九州環遶若春杯。萬岳嵩高者大千。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復有交爭。長憂眼見姦雄輩。且願身為堯舜氏。五十三年無汝事。如今方喜看春耕。太師馮山集和李獻甫雲頂　舉首看山不到山。每來留恨舉微風。揮開但有經年約。使傳林泉一日閒。春到柏林香渺渺。雨餘宮漏渴潺潺。虎溪莫過塵趣客。猿鶴鐘峯快未遲。劉邦太山雅詠望絕頂　長想東封在杳冥。此來何幸一同登。欲窮四海無遺景。須到三峯最上層。川嶽只疑秦塞近。雲開卻見楚江澄。天門久盡清涼供。回首人間正鬱蒸。太平頂　嗟岩絕頂柱青天。遊想前朝一慨然。頌德奉碑空落日。紀功磨刻已秋烟。百年名刹掀身外。萬里山川革眼前。便擬誅茅成小隱。一身長肯白雲邊。杜仁傑太平頂　紫望山川嶽倒東。因加一貫最高峯。前王不作頌民事。季世空留刻石工。援援世人私自於雍雍大禮議。誰從秦皇漢武何為者。也在魚龍變衍中。高翀太平頂　元氣胚胎結老陰。摩天高頂五雲深。契經封禪窮奢侈。坐見興亡閱古今。接接振於非上苦。巍巍曾謂不如林。登臨落日荒壇上。萬里乾坤入獨吟。杜頂試明真人登泰山嶽頂　驅馳長路久徘徊。下入山行數載看雨不禁泰注酷。好風歎是故人來。茫茫入世紅塵隔。望望天門半壁開。直欲登臨窮絕頂。視君重

來萬年杯。元醫天錫詩宿南臺寺絕頂　江白潮已來。山黑月未出。樹杪一燈明。雲房人獨宿。近水星動搖。河漢下垂屋。四月夜寒深。葉露在脩竹。程理部詩五頂秋霞　墻頭見螺髻。歷歷數五頂。秋霞襯其顛。倒照碧天影。數華朝可食。灌夕已領。程契勿渠鷥烏巾聊一整。王秋澗文集庚寅春三月。與張參玖獻于李司卿鞠之會飲九仙絕頂。其道室傍日高日雲山。四千里外同羈旅。三十年來老布衣。樽俎喜陪今日宴。江山新得脫來情。巖花帶露春容濕。醉袖翻香笑語清。莫對雲霞說顛蹶。春蒼生料理正煩卿。音後參正奉音料八州民數。

灌頂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薩萬人天龍八部。悉來在會。威然一心。又手聽法。於是異道有康頭梵志。來到佛所。稽首作禮。胡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過。生死之罪。其功無量。不可稱計。梵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念。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佛言。是為如來至真等正覺。三世諸佛說是戒法。佛言梵志諦聽。諦受。心持念之。又言梵志。盡形壽歸命諸佛無上尊。盡形壽歸命法。離欲尊。盡形壽歸命僧衆中尊。佛言梵志。以三自歸竟。是為真正弟子。不為邪惡所干。梵志已。佛告梵志汝能一心受三自歸已。我當為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也。願欲聞之。聞化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灌頂善神。今當為汝略說三十六神。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婆。漢言善光主疾病。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呵娑。漢言善明主頭痛。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邏波。漢言善力主寒熱。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抗陀羅。漢言善目主腹滿。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陀利奢。漢言善見主癰腫。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婁呵。漢言善供主癲狂。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婆帝。漢言善捨主愚癡。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悉坻哆。漢言善寂主瞋恚。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菩提薩。漢言善覺主婬欲。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波羅。漢言善天主邪鬼。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呵婆帝。漢言善住主傷亡。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若羅。漢言善福主塚墓。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苾闍伽。漢言善術主四方。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隸婆。漢言善帝主怨家。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闍遮。漢言善主主偷盜。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修乾陀。漢言善香主債主。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漢言善施主劫賊。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多那。漢言善意主疾疫。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漢言善吉主五溫。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鉢婆馱。漢言善山主蜚尸。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陀。漢言善調主注連。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戾缔馱。漢言善備主注復。四天

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陀。漢言善敬主相引。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耶。漢言善淨主惡黨。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度伽地。漢言善上主蠱毒。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吠黎馱。漢言善結主恐怖。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陀那。漢言善有主厄難。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漢言善遊主產乳。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漢言善願主縣官。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馱。漢言善因主口舌。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伽馱。漢言善照主憂惱。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訶娑。漢言善生主不安。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和邏。漢言善至主百怪。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耶。漢言善藏主嫉妒。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圖陀耶。漢言善音主呪詛。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宰陀羅。漢言善妙主厭禱。佛語梵志。是為三十六部神王。此諸善神。凡有萬億恒沙鬼神以為眷屬。陰相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出入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梵志言。諾唯唯天中天。梵志又白佛言。世尊。以賜三自歸法。天帝遣善神三十六大王護助我身。己蒙世尊慈救度。今更頂禮請受法戒。佛言善哉梵志。汝當淨身口意。慇懃至心敬受法戒。佛言十方三世如來至真等正覺。皆由三歸五戒得之。佛言梵志。盡形壽不殺生。不教他殺。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不令邪神惡鬼之所得便。梵志盡形壽不盜他人財寶。不教他行盜。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善神王隨逐護汝身。梵志盡形壽不邪婬。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衆魔皆不得便。梵志盡形壽不妄言綺語兩舌鬬亂。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梵志盡形壽不飲酒甘蔗酒蒲萄酒。能放逸酒。如是酒皆不得飲。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善神隨逐護汝身。佛語梵志。是為三歸五戒法也。汝善持之。勿有毀犯。說已。梵志因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言。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尊為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勸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五王其號如是。神名察芻毗愈他尼。主護某身辟除邪惡。神名輸多利輸陀尼。主護某身六情悉令完具。神名毗婁遮那波。主護某腹內五臟平調。神名阿陀龍摩坻。主護某血脉悉令通暢。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某指無所毀傷。神名坻摩阿毗婆馱。主護某出入行來安寧。神名阿修輸婆羅陀。主護某所噉飲食香甘。神名婆羅摩亶雄雌。主護某夢安覺歡悅。神名波羅門地鞞哆。主護某不為蠱毒所中。神名耶摩呵多耶舍。主護某不為霧露惡所害。神名佛馱仙陀婁呵。主護某闘諍口舌不行。神名鞞闍耶藪多婁。主護某不為溫疫惡鬼所持。神名涅坻醯馱呵耶。主護某不為縣官所得。神名阿邏多賴都耶。主護某舍宅四方逆凶殃。神名波羅那佛曇。主護某平完舍宅八神。神名阿提梵者珊耶。主護某不為塚墓鬼所嬈。神名因臺羅因臺羅。主護某門戶辟除邪惡。神名阿伽嵐施婆多。主護某不為外鬼神所害。神名佛曇彌摩多哆。主護某不為水火所延。神名多賴叉三密陀。主護某不為偷盜所侵。神名阿摩羅斯兜嚕。主護某若入山林不為虎狼所害。神名那羅門闍兜帝。主護某不為傷亡所嬈。神名薩鞞尼乾那波。主護某除諸鳥鳴狐鳴。神名荼鞞闘毗舍羅。主護某除大鼠變怪。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佉。主護某不為凶注所牽。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鬬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羅刹終不嬈近。若到蠱道家。亦不能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帶佩此神王名者。晝夜無惡夢。縣官盜賊水火災怪怨家陰謀口舌鬬亂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呪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鬼。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井竈鬼神。汙池鬼神。廁溷中鬼。一切鬼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若男子女人令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若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獅子虎狼熊羆蛇蚖悉自縮藏。不害人也。佛告梵志。昔他羅奈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善長者。盡奉佛法聖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長跪白佛言。世尊。我本愚癡。無所識知。久聞三寶不能奉事。我於今日始得信解。佛法大慈普濟天下。我今欲捨置餘道。歸命於佛。唯願天尊哀愍我等。得受法戒為清信士。佛言。汝善思量之也。然人能止惡為善者。何憂不得安隱富貴。壽命延長。解脫衆難者也。執持白佛言。今我以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救去酒獄之村。受佛清淨決言。佛語執持。汝審能肅者。可禮敬三寶。執持長者即便胡跪合掌。佛於是與受三歸。已歸三寶竟。當有三十六善神王隨逐護汝身。佛告執持言。善男子。汝能遠惡來善知識。世之希有。我當更授汝五戒之法。佛言第一不殺。第二不盜。第三不邪婬。第四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第五不飲酒。長者執持已受三歸及五戒竟。 佛語長者。汝能持是歸戒
遍行之處。可無所畏。戒神二十五。歸神有三十六。常隨護汝。外諸惡魔無
敢當者。長者從受師佛戒竟。佛為說法。歡喜信解。禮佛而去。 於是以後
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
使諭道之。見飲酒者使欲進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
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還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
佛言。前受三歸五戒法。多所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今自思惟。欲罷不
能。事佛可爾以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書。當可還法戒不乎。 佛
默然不應。言猶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打長者頭者。復有鬼神
解脫其衣裳者。復有鬼神以鐵鉤鉤其口中。曳取其舌者。有好女鬼以刀
探割其陰者。又有鬼神烊銅沃其口中者。前後左右有諸鬼神競來分裂
取其血肉而飲食之。 長者執持恐怖戰悼。無所歸投。面如土色。人有自
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悉持長者不令得動。
佛見如是。衆惡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
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 佛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
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 長者於是小得蘇息。使起叩頭前
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
我。 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奈阿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
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繒幡蓋。供事三寶。從今
以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 佛言。如汝今所言者。是為大善。汝今服所見
身所更。自作自得。非天授與。 佛語長者。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
受歸戒法也。所以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
錄監司五官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令清信
士女勸受歸戒。歸有三十六鬼神之王。隨逐護助。戒有二十五神。營護左
右門戶之上。辟除凶惡。六天之上天帝所遣歸戒之神。凡有億億恒沙之
數。諸鬼神王番代擁護。不令衰耗。諸天歡喜。皆言善哉。當共護之。如是持
戒。若究具者。十方現在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臨命
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子女人墮惡道中。若戒藏者當益
作福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然燈燒香。散雜色華。懸繒幡蓋。歌
詠讚歎。恭敬禮拜。益持齋戒。亦得過度。若不能如上修行。如是功德。復持
戒不完。向諸邪道求覓福祐。三歸五戒德億恒沙。諸鬼神王各去離之。惡
鬼數來。嬈近之也。因衰致病。耗亂其家。起諸病痛。遂致喪亡。財物不聚。所

向不偶。死復還墮地獄之中。雖戒具足。不持六齋。猶華樹無果。婦人不產
種穀不溉。治生無利。折耗失本。更無衣積。不持齋戒。無利如是。 佛言。長
者。人犯所受破是歸戒。凡為天上二百七十神王之所得便。更非外魔所
得便也。此諸鬼神視人善惡。若持禁戒不毀犯者。開人心意。示人善惡。人
若不善。使為作害。疏記善惡。奏上天王。大王執持隨罪輕重。盡其壽命。如
法若治。不令有怨。使破戒者甘心受之。 佛告梵志長者。執持捨彼異道
於我法中受持歸戒。心不安定。而復破犯。逆為鬼神之所得便。受諸苦痛。
今自悔責。求哀懺謝。改更修善。作諸福德。誠諸惡海。今皆得道。合家大小
宗族之中。見長者執持罪福報應。悉從我受三歸五戒。堅持不犯。皆得法
眼。我今於此會中。廣說長者宿命因緣。明驗罪福。亦於後世廣宣流布。使
得聞知。 佛語梵志。若有清信士清信女。若為邪神惡鬼所得便者。若橫
為縣官所羅。盜賊剝奪。遭大疾病厄難之日。當洗浴身體。男子著單衣白
袷。女當素衣。澡漱口齒。七日七夜。長齋菜食。敷好高座。懸繒幡蓋。香汁灑
地。燒栴檀香。一日七轉讀誦此灌頂大章句經。如是妙典。至真祕藏。清淑
一切無量災殃。 梵志白佛言。天中天。已為我故。及十方衆生。說三歸五
戒鬼神名竟。若男子女人。欲受歸戒者。當云何授與。 佛言。若人欲受先
禮十方佛。長跪叉手。作如是言。我弟子某甲盡形壽受三歸五戒。諸佛菩
薩真人聖衆。哀念我等。 梵志又問。受歸戒法有差別不。 佛言。無差別也。
若人受者。先當列三歸五戒之法。然後以神王名字著歸戒下。以好素帛
書持此神王名字帶持而行。行當燒香禮敬十方佛。當取月八日七日持
齋。 若欲行來。常著身上。若著頂上。若著胸前。若惡魔相逢。無不除卻。
若男子女人。著此三歸五戒善鬼神王名字之時。若入神祠。是諸邪神悉
皆驚起。為其人作禮。何以故。此人帶持諸佛所說三歸五戒神名字故。
佛語梵志。此歸戒鬼神名字。至尊至重。 諸佛護念。汝好宣行之。 佛說
如是。阿難從座而起。前白佛言。演說此法。當何名之。 佛告阿難。是經名
為灌頂章句。歸戒帶佩。佛說是經竟。四衆人民。天龍八部。一切鬼神。皆大
歡喜。作禮奉行。 賊十沁 棒古乏 重多罕切 楪呆飲切 柃胡甲切 臆如勇
切。

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咒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羅閱祇
梵志丘聚。從是北上。鉀拔山中天帝石室。爾時無數比丘各各馳走。惡怨
不安。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都馳散。世尊遙見無數比丘各各馳散。擾擾
不安。佛知而故問諸比丘言。何故撓轉如是不樂。若魚畏網。比丘對曰。我

爲魔所娆，在所不安。晝則遇諸賊盜毒蛇惡蠖，及諸龍象熊羆所娆，不得定意求四道果，見惱如是。當柰之何。佛告諸比丘，勿生憂惱，當爲汝說灌頂章句百二十神王，事從前後，爲汝作護，辟除邪惡。諸娆害者，不令得便。在所至到，營衛汝人，獲吉吉利，萬邪皆伏。諸比丘善聞佛所說，心開意解，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灌頂章句。擁護我等及未來世諸比丘輩，令得安隱，使入定行。　佛告諸比丘，我今爲汝一一分明說灌頂章句百七十二大鬼神王名字，如是諦聽，憶念慎莫忘之也。諸比丘言諾，受教叉手靜聽佛言。　神名道軻鞴迦羅移帝棣。　神名嗜舜鼓鉀阿羅鉀。　神名摩丘拔賴兜呵須泆。　神名矩枸梨因提隸比丘拔。　神名泥羅須彌者羅阿羅囷。　神名阿羅耶阿耆陂者。　神名耶勿遮坻鉀移阿鉀。　神名泥耶是陀泥彌提腐。　佛告諸比丘，此十八神王，護諸比丘及未來世諸比丘衆，及護僧伽藍。佛是鉀提山中諸比丘輩，怱怱不安。晝則爲盜賊惡人所惱，夜則爲鬼神所困，及諸龍象熊羆虎狼之所驚怖。又爲蠱毒所中，佛於是廣爲諸比　丘輩，是無上灌頂章句，諸大鬼神名是，令諸比丘常獲安隱吉利之福，無諸禍害。　神名闍梨摩訶闍黎。　神名闍羅尼捷仕目佉。　神名沙波提阿知和知。　神名耶知鳩耶知波耶提。　神名提我沙羅波提。　神名阿耶波提波耶提。佛告比丘，此十二神王，護諸比丘輩，說鬼神若人非人，不敢娆近，毒藥不中，不爲水火焚漂，縣官盜賊不令得便，怨家債主不能到舜，神王眷屬七百徒黨，常爲作護，辟除凶惡，萬事吉祥。　神名迦和尼摩訶迦和尼。　神名阿佉尼佉尼阿佉耶。　神名阿佉尼阿比羅叟多羅。　神名波陀尼波提梨伽。　佛告比丘，此十神王，護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輩，不令王瘧疾毒之所侵害。若爲瘧鬼所持，呼十神王名字之時，瘧鬼退散，自護汝身，亦當爲他說，使獲吉祥之福。　神名摩呵留遙迦梨泥怨。　神名金逗陀越盱耨三菩。　神名迦利三耶摩訶呵輪。　神名跋陀沙羅叟陀羅阿。　神名迦柰國合呵呵羅羅。　神名沙陀沙陀摩迦摩迦。　神名跋陀沙羅叟陀羅羅。　神名伊怨伊怨耶阿耶阿。　佛告比丘，此十六神王，與其眷屬萬五千鬼神，擁護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等，昔伊洹比丘，爲八十一億鬼所娆，誦此十六神王名字，諸魔眷屬，顛倒墮落，蹋蹋醉散，形體變化，莫知藏匿。告諸比丘，若有危厄恐怖之日，呼此神名，即獲吉祥，諸神砧盼，辟除凶惡。　神名阿波竭澄澄竭無多薩。　神名嗜遙比遙沽波沽。　神名波迦羅悵彼無囚輪無。　神名脂輪無囚臺羅末和羅。　神名探林羅波耶越羅羅。　神名

捻持羅沙羅佉千獸。　佛告比丘，此十六神王，與其眷屬五千之衆，各以己之威神，爲諸比丘，辟除鬼神山惡之鬼。昔我子羅云，樹下禪思，爲鬼神所娆，驚起明日，來到我所，我即語言，當爲汝說辟鬼神咒。即爲說此十六神王。佛語羅云，若四輩弟子，爲鬼神所娆者，當爲說此十六神王灌頂章句，令離諸擾，獲吉祥之福。　神名阿羅域金眹羅羅。　神名般耆庶和耆羅洹。　神名摩尼鉢羅沙呵阿波。　神名雲無和羅乾陀尸呵。　神名拘摩和羅修摩乾陀。　神名取拔乾陀叱闍叱耆。　佛告比丘，此十二大神諸鬼中雄，與其眷屬三萬五千，供諸天鬬時，攝伏羅刹，昔不知法，以血肉爲食，常敢人民小兒之屬。我爲說法，今皆得道，作大誓願，若佛滅後五濁亂時，護諸弟子比丘僧衆，令獲吉祥之福德也。　神名闍靜摩呵闍靜。　神名闍羅尼郁企目企。　神名三波提摩呵三波提。　神名頻提跋提鳩坻鐵離。　神名莎羅波提安耶波提。　神名辛耶波提闍耶波提。　神名迦備尼摩呵迦備尼。　神名波沙檀尼耶醯迦彌。　佛告比丘，此十九神王，他方國土世界，等華積佛，等最上天王如來至真等正覺，遣二菩薩，一號無量光明，二曰大光明，遣二菩薩，獻此十九神王神咒，作是言：娑婆世界一切人民，行善者少，爲惡者多，是故獻此十九神王，以佐世尊，令諸衆生調伏信解。今我爲汝等輩，說彼佛所獻神咒十九王。此諸鬼神三萬六千，以爲眷屬，當爲汝等護諸擁護度厄難苦，令獲吉祥，皆入法門。　神名多迦梨靜摩闍泥。　神名迦梨羅牟提檗利。　神名酸梨枝貢吵梨移。　神名摩梨枝阿迦綈移。　神名犀提移阿耶耨羅企。　神名犀提移阿耶耨羅企。　神名富吒羅兮鳩[illegible]神名耶迦離兮不吒羅兮。　神名鳩蘭難陀羅兮。　神名不吒呼羅兮鳩羅兮。　神名多迦利離摩摩蘭泥。　神名鳩蘭難吒羅鳩梨提。　神名迦私羅牟提檗㮧。　神名迦蘭圍梨提遮枝𣁽。　佛告比丘，此二十七神王，昔化提比丘，治護屋室壁間，有黑蛇來螫化提，化提即悶而斃地，阿難即往白佛，佛所啓問此事，佛即答阿難言：汝語化提，我當爲其說辟蛇毒二十七神王，護化提身。語化提言，汝當慈心衆天下萬蟲，誦我此言，汝毒當歇。阿難即以神水噴灑化提，化提醒寤，阿難即語化提言：佛已爲汝說二十七神王辟蛇毒法，汝但慈心於天下人非人等，自當滅。阿難即爲化提說佛所說二十七王神咒法咒。化提即念阿難語，諸比丘若有安居住止之處，應說此言，蛇毒七歲不復螫人。三七遍誦此神名，即獲吉祥。　神名安陀尼抄多摩尼。　神名闍摩尼摩訶尼羅。　神名摸呵尼烏羅利。　神名摸羅陀提遮波頭摩迦。　佛告比丘，此

十二神王。佛昔為迦葉比丘說此神名。有凶惡人。常刹辱比丘。衣裳比丘往到佛所。啓白是事。佛語諸比丘。汝若在山間樹下塚墓之間。行十二頭陀。時有諸凶人來撓汝者。汝當說此十二神王名字。凶惡之人。自然退散復道而去。不能為害。可得修禪。求四道果。獲吉祥福。無衆患難。 神名類吱數頻吒般吱數。 神名般吱數勿棘數波羅耶。 神名拘棘比數勿羅比數。 神名沙腾波提數波羅耶。 神名檀陀毗羅波羅耶。 神名須摩提陀薩提耶陀。 佛告諸比丘。此十二神王。昔有比丘名曰般若提婆頡習經法。中諸寒冷。遂為蟲所嚙盡。我為是比丘及末來世諸弟子等。說是章句。若有比丘。及諸四輩。為蟲所嚙齒者。以淨水一器。含水一口。才臨其上。七遍誦此十二神王。使吐口中所含水。如是法用四十九遍。蟲便破散隨水流逝。無不除愈。得吉祥之福。 神名尸部歎伊腾毗數。 神名烏呵澈渴澈渴。 神名道迦含梨耶耶。 神名冀梨陀僧披牟阿耶。 佛告比丘。昔有求耶陀比丘。患脹風痛。又患濕蟲痒痛難忍。往到我所。具以啓問。我即為其說此神呪六王。為護。若後末世諸比丘輩及清信士女。為蟲所嚙脹者。汝當為說此六神章句。無不得愈。吉祥之福。 佛告四衆諸比丘等。昔有比丘。名曰善可。住在山間樹下。禪思日時。欲至便香衣持鉢。入城

聚落分衛乞食。時有惡魔與八萬四千小鬼神等。以為眷屬。與善可相逢。魔作是念。此善可沙門。以得羅漢。既能自度。當復教導一切餘人。使入應真。生嫉妬心。作是念已。便勅諸小魔輩。使來從善可口中。直入腹者。撓亂善可。使意顛倒。不得正念。然善可已得羅漢。心中自然豁爾開解。即得憶念。時佛昔為諸比丘輩。說百七十二神王灌頂章句。憶念此已。即便彈指一心而誦。奉聲唱詠。惡魔眷屬退散馳走。部伍營從莫知藏處。 佛語比丘。我今為汝及未來世諸比丘等。廣演灌頂百七十二神王名字。此諸神王將從七萬二千鬼神。以為眷屬。各以己之威力。共護汝等。使諸小魔不得汝便。在所至到。無所罣礙。辟除惡毒蛇虺蝮蠍。諸獸象龍熊羆之屬。自然消滅。無敢當者。若有鬼神。往來不去者。四天諸王當遣使者。持金剛之杵。破頭作七分。 佛告比丘。此大章句至真至妙。三世諸佛。盡說是大章句。我亦復開此寶函。出是章句。若有比丘帶持之者。所到遊行。善神祐助。辟除萬惡。魔不敢當。設有惡意。自然滅亡。此大神典。帶持之者。如王佩劒。謀賊敢當。此大神典。亦復如是。若帶持者。外諸惡魔及身中五陰之魔。莫不為伏。佛說此語竟。阿難在右邊。即便整衣服。頭面禮足。胡跪白佛言。世尊。如來為諸比丘。說七萬二千神王灌頂章句。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此大章

句說。有受者。云何授與。 佛語阿難。此大神典至尊至重。諸佛如來不妄宣說。度與人也。若有持戒不犯禁者。護念十方諸衆生者。聞大乘意度若人者。近善知識聞而信受不誹謗者。如是之人。專心末者。應當授與。阿難又復叉手白佛言。云何授與。佛言。若有受此護身神典者。先當禮敬十方諸佛。次禮經寶。次禮聖僧。次禮度經之師。皆當專心一意。偏露右肩長跪合掌。師當右手持文。弟子以右手受之。師以右手持法水灌弟子頂上。阿難。以是因緣。故名灌頂章句。所以然者。如王太子紹王位時。法應以水灌其頂上。然後統領治國之事。我法亦爾。 佛語阿難。若有比丘樂受是典應懸五色幡蓋長四十九尺。散五方之華。各隨方之色。燒栴檀香安息膠等香。齋戒一心。不食五辛。不得飲酒及噉臭肉。醍醐酥酪雜膩諸物悉不得食。先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於高山上。以香汁塗地。縱廣七尺。名之為壇。當從此上度是灌頂十二部微妙經典。當受之日。思念十方諸佛菩薩應真聖僧。歸誠作禮。及度經師。莫念東西南北之事。譬如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若有比丘受章句經如是不亂。七萬二千鬼神導從前後。為身作護。為神作護。亦能為他人作護。辟除邪惡。萬毒不行。 佛告阿難。我說是時。羅閱祇國城西數里。有大金山。其中多諸比丘

輩修四道果。聞說是灌頂章句。皆齊整衣服。來到我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聽說經法。是時衆中有一少年比丘。已得羅漢。名曰真實。從座而起。前禮佛足。長跪合掌。白佛言。天尊。演說無上真妙之法灌頂章句十二部妙典。我當於佛滅度之後。廣宣流布此深妙典。若有國土遭疾厄者。縣官所呼召萬疾競行。我當於中誦讀此經。百毒萬惡莫不消散。說此語已。便諷誦宣傳。說是十二部妙典。如是展轉授與諸比丘輩。各令宣傳在所國土盡得此典。是比丘臨終之時。餘三七二十一日。存心自念言。如來所說十二部灌頂章句微密妙典。於後如來滅度三百歲中。而此經典當隱沒不現。何以故。佛始滅度。行善者多。為惡者少。到於末世九百歲中。魔道興盛諸外道輩採佛妙經。以為己有。訓導萬姓。令其受持。而復盟誓。戀秘經法當受之日。皆用珍寶種種雜綵。以為重信。然後授與。當爾歲時。國國相伐。民多荒亂。飲食踊貴。多諸盜賊。横死者半。又諸惡王斷滅三寶。使法言不通。破塔滅僧。三寶漸末。中國之王。雖有信心。而不究竟。多所禁制。心不專一。迷惑於異道。爾時當有比丘出現於世。名曰普濟。在諸名山石室之中禪思專心。如是展轉。遇好巖室。見有寶函。開而看之。見此經目。以紫金書刻鏤栴檀函上。比比丘見已。一心合掌。頭面作禮。誦持修行。如是妙典。佛

法既滅出千歲時灾受如是諸佛菩薩息真聖僧天龍八部一切鬼神見
此灾怪愍念衆生於末世中灾諸苦惱使是比丘出現於世救度危厄苦
患衆生不為九横之所得便以此經典使諸四輩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
信女讀誦宣傳教授後世一切善男子善女人等使其獲得吉祥之福
佛告阿難吾去世後法言薄淺雖復慇懃不計勞苦為諸一切四輩弟子
演說微妙無上聖王過去未來現在十方無量諸佛說灌頂大章句經十
二部妙典諸佛如來祕密之藏我既已滅欲令此經流傳世間使未聞者
悉得知見諸有疑惑未解法者心開意釋獲大利安　復次阿難我說此
經初始滅度百歲之中特多諸比丘讀誦通利宣傳之者亦甚衆多到二
百歲中四輩弟子多得道者於此經法都無復用至三百歲是故隱沒不
現世間故言為善者多不大為惡此玄妙神典釋梵四王護世善神山川
龍王攝持經文十二部呪灌頂章句七寶之函盛持神文內著巖石屋室
之中未來末世當有比丘學頭陀者遊行山間覓好禪室遇得此經開而
看之禮敬合掌頂受宣傳遠近各使聞知此大章句經文既出少有受者
多行誹謗不肯信奉　佛告阿難末世之中雖有清信士清信女於我法中
奉受三歸及五戒法不解苦空四大非我恒著我想顛倒分別起諸邪見

到疾厄之日為横所惱使向諸異道邪見師所召諸邪妖魍魎鬼神殺衆
生命欲求長生愚癡之人信邪倒見為邪師所悞死入地獄備受衆痛衆
苦可傷甚可憐愍是故吾今為其演說灌頂章句十二部要藏拔除邪惡
令得長生佛復告阿難我有廣大之言深妙之語淺近之化教未及者末
世之中諸比丘輩聞有國土城邑聚落異邦之處有餘比丘師師相承受
此經典未聞未見諸比丘輩謂此沙門是邪見人說外道法為利養故作
如是言我不信此如來世尊有所言說義味深遠如此經所言但取人情
若有比丘出此言者生誹謗故有讀誦書持此灌頂章句經者意中悵悵
不復讀誦修行此經使是行人轉生退退讀誦經者作如是言若是佛說
諸餘大德比丘等輩不應讀我是邪見人真非佛說我於此經不應好樂
若廣說者使是邪見墮惡道中以此因緣若於末世五濁亂時若有比丘
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奉受此十二部灌頂章句經者如法修行不應毀
呰而誹謗之見有行者恭敬禮拜想身如佛諸大菩薩應真聖僧等無有
異若有毀罵辱之者當於現世得不吉報　佛又告阿難於後末世若
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讀誦此經者為人廣說解釋中義諸餘沙門及
比丘尼清信士女未聞未見皆相誹謗妖惡此經聞有說者不樂聽聞又

信邪法緣是罪故當有數萬比丘墮鬼神道中為有惡心於此經典當墮
蝮蛇毒蟲之中若見經文起瞋恚心緣此罪故當有數萬人坐誹謗墮龍
中阿難於後末世誹謗此經毀呰不信不欲聽聞讀誦行者是邪見人緣
是謗誹經墮鬼神道及蛇龍中不可稱數我今為諸四輩弟子數演少耳
若說其罪不可得盡非大筆所記今故出此示於未聞從今已後見讀持
者不興誹謗見有修行十二部經者皆應供養供給衣服病瘦醫藥恭敬
禮拜如大師想頭面禮敬應從啓受不得輕慢毀呰深典我諸四輩弟子
之中轉相誹謗不肯信受此神妙經緣此過惡墮罪無窮　佛說如是諸
誹謗之過座中有諸比丘作如是念如來世尊有所言說皆不虛妄謂諸
同坐諸比丘輩未來之世當有如是破法之人毀謗此經今佛世尊故出
此語破法之過阿難因從座起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如來所說
無有前却有所言說皆實不虛如阿難解佛所說義多諸[illegible]和俱含疑然
末世中多有誹謗佛先說諸經法有呪術者或云應學誦持修行或云不
應修習禁呪諸經法中更互不同反覆前後故使末世諸比丘輩有信行
者有誹謗者是故重問於世尊耳唯願更演化於未聞　佛謂阿難善哉
善哉汝能為未來末世四輩弟子重問此義快矣阿難諦聽諦受審詳行之

佛言我經中說諸禁呪術不應行者謂諸異道邪見法術惑亂於萬姓但
為利養以活身命我所不許今吾所演灌頂章句十二部真實呪術所含
所出諸經雜呪盡欲化導諸衆生故不如異道為利養也但為度脫衆生
危難遭苦患者不於其中希望利養令諸衆生得蘇息耳以是因緣吾今
聽許　佛告阿難我說是經利益一切無量衆生我若不說此經呪術當
來末世一切衆生雖見我法微妙真實心意貪樂由其業行習惡來久信
根淺薄未解深法至真之化　佛告阿難四輩弟子入我法中受持禁戒
多所缺犯心不專一恐難之時遭疾苦患既不專一向諸異道邪見法中
以求福祐欲脫衆難不可得離不知宿對前世業緣歸命往到異道師所
跪拜問訊我遭苦厄願見救護異道師言隨汝所願吾當祈請上邊王官
下言地祇令汝得福救免厄難不復遭苦師又復言或汝先身犯諸過惡
或言七世殃咎所引為王官所錄受諸謫罰或云牽引滅及門族前人既
已病苦所惱遭諸厄難心意不定無所歸趣恍惚失所猶如狂人師又語
言汝七祖為九幽所罪魂在太山當以足第隨方之色救贖汝等七祖之
魂拔除汝等七世之過又有一師復作是言汝為山神樹木鬼神星宿之
神所祟害也故諸病痛受諸病厄必為犯此星宿神耶當以白牛白馬犢

種衆生甘美飲食，設諸妓樂歌詠鬼神，可獲大福，除汝危難，所在安寧，無復恐懼，獲善吉祥。　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濁惡之世，信正者少，多習邪見，不樂真法，不欲聽聞，為諸惡師作雜毒法，殺衆生命，欲救危厄。殺者得罪，天神无祇，忿不散食，是故我今廣演灌頂十二部章句真實呪術，化諸未信不解道者。汝當宣傳，在所國土，令護此經，諷誦受持，勿令毀缺。　佛說是語時，欲界六天及上諸天作天妓樂，已用讚歎，燒天之香，香華如雲，天雨名華，紛紛而降，供養大會。人有諸天龍鬼之王數千圍遶，以為眷屬，用說此經因緣力故，脫鬼神者，皆得人身。大衆人民各隨業緣，得道不同。佛說經已，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言：此經名為灌頂章句七萬二千神王衛護比丘呪經。佛說如是，四衆人民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佛說大灌頂神呪經卷第二。　總許鬼切　孫五林切　珍仁何切　摩撥仕切　吒竹加切　翔丹但切　趁傾利切　吠居梨切　薑五介切　讀貴字

灌頂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尼呪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七比丘尼，名修陀利，在山中塚墓間禪思一心，有諸惡鬼神噉人精氣者，娆是比丘尼，脫其衣裳，不聽進行，入村乞食。是時修陀利比丘尼詣同坐諸比丘尼言：汝等當正心憶念：我師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作是言已，是諸衆精氣鬼神，退散馳走。於是修陀利比丘尼，尋相將俱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天尊，我等七人受天中天無上真法，思惟一心，求四道果。是諸噉精氣鬼神七萬餘頭，來亂我等，不得正念，亦復遮圍，不令行求飲食之具。見惱如是，當奈之何。惟願天尊說於聖術而辟除之。　說是語時，阿難在右邊，佛顧語阿難言：汝見是修陀利比丘尼七人等不？阿難答曰：見。　佛言阿難：是諸比丘尼常為七萬鬼神所娆。我今當為其名演灌頂上及海中諸大神王，當護是等諸比丘尼，不令諸小魔神得其便也。佛於是使以神力召須彌頂上諸鬼神王，王來已，見諸鬼神王將從七萬鬼神來到佛所，稽首禮足。　佛告諸鬼神王：善哉！若在世及滅度後，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比丘尼，不令諸小鬼神之所得便。令諸比丘尼所到之處，常隨護助，使得安隱，諸惡之鬼不得娆近。　佛復告勅大海居止水精山中龍宮所住之處有五萬鬼神，將其營從，來到佛所，各禮佛足，却住一面。　佛又告須彌頂上七萬神王及海中五萬神王等：汝從今以後，當護諸比丘尼，令得安隱，辟諸恐怖，得定意，得定行。令諸小魔退散馳走，遠於是處百千由旬，不得作害。佛說是已，賢者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是等神王其字云

何。願為解說。佛告阿難：其神名字，我今說之。灌頂章句，其名如是。神名杖活吒質蚤，字淨自在。此神主護某頭。神名倪提怨怨蚤，字妙善生。此神主護某眼。神名波羅怨怨蚤，字耀日光。此神主護某鼻。神名和沙頭提手。字信堅固。此神主護某耳。神名頭何尼迦移，字開就意。此神主護某口。神名膩迦槃迦移，字光普精。此神主護某頸。神名沙提舍鳩羅，字善安言。此神主護某肩。神名波羅闍迦提，字耀靈山。此神主護某臂。神名波羅頭阿銖，字演光明。此神主護某手。神名迦摩祿吒遮，字香珍寶。此神主護某肯。神名俱波婁閦人，字如福輪。此神主護某背。神名沙善叡遮攎，字清徹像。此神主護某腹。神名撕遮歡摩休，字青和柔。此神主護某脇。神名遮提陀槃子，字福德光。此神主護某心。神名遮羅乾波頭，字真實種。此神主護某肝。神名波羅斯奴遮，字遠闍摩。此神主護某肺。神名蘇賀迦闍羅，字建行王。此神主護某脾。神名劬得者槃怨，字慈悲普。此神主護某腎。神名迦俱攎擲迦，字越衆行。此神主護某腸。神名恒多羅菩提，字威解脫。此神主護某胃。神名摩多羅和提，字真如天。此神主護某臆。神名至那比舍尸，字突事業。此神主護某腰。神名曼比舍尸羅，字除恐畏。此神主護某膝。神名迦羅鋪阿尼，字願施廣。此神主護某脚。神名阿沙耶迷和，字消諸惡。此神主護某足。神名杪伊摩陀伊，字護世主。此神王護某入。神名阿提摩陀伊，字加諸願。此神主護某坐。神名阿奴摩陀伊，字聖中王。此神主護某臥。神名破仇摩陀伊，字首安寂。此神主護某夢。神名蘭脾留波利，字行寂然。此神主護某起。神名耶頭破耶城，字德明遠。此神主護某食。神名比尼槃頭倚。字蓋天地。此神主護某飲。神名波斯離次離，字真不邪。此神主護某語。神名具槃乾陀離，字施願普。此神主護某笑。神名毘離耶波羅，字伏善意。此神主護某戲。神名末槃游沙槃，字顯高明。此神王護某樂。佛語阿難：是須彌頂上三十六神王名字如是，有七萬鬼神以為眷屬，當作擁護，令修陀利比丘尼及未來末世中諸比丘尼等，若為邪神所惱亂者，不令得便，所到安寧。不為邪惡所中，設有娆者，心當存呼灌頂章句三十六神王，應念即至，導從左右，為諸比丘尼現威神力，摧諸魍魎，使不得便，辟除凶惡，消滅不善，令得吉祥。　佛復告賢者阿難：大海之中龍宮居止，有三七大神王之女，我昔得道，與其眷屬來到我所，稽首作禮，說如是言：當於佛滅度後五濁末世之中，護佛弟子。我已而勅此諸神王，令當擁護修陀利，及未來末世諸比丘尼等。此諸神王亦不違本誓，若有危厄禍害之日，常當淨心歸命三寶，然後呼其名字，無不為護，輙在左右。阿難白佛言：是諸神王有如是

利益唯願速說灌頂章句善神名字爲守護故使諸比丘尼離諸恐懼不爲邪妖之所惱近佛言阿難是大神王女名字如是　神王女藍波唯藍波字珠瓔珞此神女爲某辟除邪惡魍魎鬼魅逐百千由旬不令得住　神王女鶩那多烏那陀字摩尼寶此神女除去烏鳴野狐變怪周衆妖人者不令住某舍宅之中　神王女蘇賀迦羅闍字好莊嚴此神女主夢寐顛倒見諸先亡傷毀之鬼悉能消伏神王女摩奴羅摩遮字屏飾妙此神女若遊出時與道聚會飲食有毒自然消化神王女勑浮者衆愁字實連珠此神女護諸怨家若相見時起諸毒惡即使和解相向　神王女惟合羅遮迦字琥珀光此神女若有嫉妒惡心相向者以帶持故不生貪心神王女摣摟迦摣樓字身徽黑此神女若有債主來諸財寶以神護故使寬賒消息神王女之羅博多尼字華開敷此神女某若爲盜賊惡侍所引至縣官牒即使解脫神王女混迦陀羅遮字香烟氣　此神女主治蠱尸客氣之鬼復遠鬼神即使磨滅不現　神王女梭迦移羅邪字妙王頂　此神女若爲龍象所害種種恐畏以某誦持自然消滅　神王女勑蒲闍浮無耶字遊戲樂　此神女護某種種危種衆來頭痛寒熱即使不行妖害　神王女迦俱摣歸迦字淨如覺　此神女護某不爲山神樹神惡死某死鬼神所嬈害也　神王女遮羅歸迦字青深妙　此神女護某至大小便利之時不爲惡鬼神所觸嬈也　神王女叉羅鳩槃陀字作善語　此神女護某屋舍林席帳幔不使他餘鬼神留停宅中　神王女爵頭梨迦羅字師子音　此神女守護某門戶宅舍四方八神之王勅令鎮護除去不祥　神王女訶梨提羅伽字樂音樂　此神女典領八十億神諸神之要護某使萬病除愈百事吉祥　神王女薩遮摩陀利字脩清徹　此神女護某不令他人厭禱憎嫉之者使厭禱不行害也　神王女曼多羅訶佉尼字欣樂快　此神女主五瘟疾毒若頭痛寒熱某若呼名即爲作護也　神王女鳩蘭骿吒羅芀字結明誓　此神女主諸毒蛇蚖蝮若蠱人者存呼七遍毒即不行　神王女抄多摩尼摸字柔軟奇　此諸女護某不令盜賊劫奪衣裳呼其名字賊即退走　神王女沙腸波摸數字心安詳　此神女護某才蠱若爲蠱所蠱者存呼其名七遍蠱即消滅

佛告阿難我所說海中灌頂章句神王女其名字如是此諸神王女與其眷屬五萬鬼神遶海邊行一日一夜周帀八萬四千由旬以血肉爲食今皆得道爲末世比丘尼輩現威神力作大護助辟除邪惡萬毒不行佛語修陀利及未來諸比丘尼等若有能持是灌頂章句則離一切無數

恐懼若持此神咒夢安覺歡不畏縣官水火盜賊怨家債主自然辟去鬼神羅剎妖魅魍魎邪惡辟蕩厭鎮之鬼樹木精神百蟲精神畜生精魅溟谷精魅門中內外鬼神戶中內外鬼神舍宅四方井竈鬼神湾池鬼神廁溷鬼神若比丘尼帶持經者此諸惡鬼悉不得便若有厭禱咒咀之者其人帶持神咒經故自然辟惡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無復惱害諸比丘尼若在山中溪谷曠路抄賊劫略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熊羆蛇蚖悉自縮頭藏不害人也何以故此十二萬神王大神咒經至尊至重能爲諸比丘尼作大利益　佛語修陀利及未來世諸比丘尼等說此灌頂無上章句若後九百歲中爲諸邪惡鬼魅嬈人因衆作害或有惡魔吐種種雜毒之氣以害汝等復有鬼神取汝五膝又有鬼神取汝精氣如是惡鬼啖人肉者不可稱數我今爲汝略說少了　佛告阿難若後末世諸比丘尼爲惡鬼神所嬈惱者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當專心一意讀誦此經當以五色之綵作好旛蓋香汁泥地縱廣七尺然十方燈散雜色華燒衆名香膠香婆香安息香等禮拜十方七日七夜長齋菜食不啖五辛審諦莫疑是諸惡魔聞見此經神咒力故即皆散而去遠百千由旬不能爲害消滅不善吉祥感應於是以後修陀利及未來諸比丘尼等悉共讀誦書持是典而供養之中有聞說比丘尼輩不能讀誦者但書持是典以好繒綵作囊盛之若欲行來出入之時輒著衣頭所往來處獲善吉安若有惡魔自然滅亡無敢當者此大神典至尊至妙極有威神若後末世書持此典佩帶在身遊行十方無所復畏以是因緣出此神咒令人讀誦受持供養所帶佩之佛說是語時天帝釋如人屈伸臂頃從天來下往到佛所稽首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天尊然諸佛至真德過須彌智超江海慧喻虛空獨步三界無能及者十方一切莫不蒙度天帝釋說此讚歎時虛空中雨天香華以散佛上諸天歡喜鬼神亦然佛說經竟阿難從座而起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及諸四輩我說此經名十二萬鬼神之王灌頂章句汝善持之於番滅後若有清淨諸比丘尼歸命求者應當授與佛說是經已阿難叉手白佛言設有諸比丘尼若欲受者云何授與佛言當如大比丘受七萬二千神王灌頂大法無有異也佛說是已四輩弟子天龍八部

莫不歡喜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十九梗

頂　灌頂經一

灌頂百結神王護身呪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國大精舍中有千二百五十弟子各住餘室佛獨一房自思念言我涅槃後四部弟子持戒不具多所毀犯違作非法不行十善我法既滅末世之中鬼魔亂起行諸邪惡嬈惱人民又有毒龍吐毒害人我當云何而辟除之作是念已默然而住於是天帝知佛所念從座而起如人屈伸臂頃來至佛所稽首佛足作禮畢已長跪叉手前請佛言唯願世尊愍濟衆生為說無上灌頂章句大神王名字護萬姓故使得安隱離諸危厄度於邪惡使諸魔鬼不得作害結願神名常在左右為人防惡使毒不行所請如是唯願演之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諦聽諦受吾今為汝而演說之令諸世間一切衆生有受三自歸者盡帶持此百大神王名以護人身辟除邪惡使萬毒不行百姓安寧若千億神恒沙數鬼皆不得留住帶神名者身中若有鬼神在其身中不去者四天王當遣使者持金剛杖碎頭作七分天帝釋白佛

言世尊所稱卷者其法微妙唯願演說化於末聞佛語天帝此灌頂章句結願咒經甚深微妙不可妄說諸佛世尊不妄宣授度與人也今我出世值於五惡我若不說此結願咒經者諸弊小鬼王來嬈人覓人飲食求人長短我今為汝及一切人而演說之佛語天帝釋言有百神王今在須彌山頂上居止欲以威神召其使來而勅神王以護汝等令不遭橫結縷呼其名字是諸神王常當在汝左右為汝作護天帝釋言其名何等佛言神名伊利寐羅字德無礙神名尼烏廚遮字彙自大神名波羅那頭字遮安寧神名無和遮異字節正化神名護多伐羅字教脫厄神名嗜摩和頭字輝光照神名夫妻粹俱字宣吉教神名阿羅或駒字開達明神名那羅那稜字隨順伏　是九神王當以威神為某作護辟除凶惡無諸惱患他餘鬼神不得其便遠百由旬無相嬈害帶持結願神王名字外諸惡魔無不除却獲善利安令得吉祥神名摩醯首羅字威靈帝神名摩尼跋陀字威伏衍神名富那跋陀字集主誠神名金昳羅陀字威如王神名質多斯那字和敬上神名賓頭盧伽字立不動神名車鉢羅婁字思德脫是七神王當以己之威力共擁護某除不吉祥鳥鳴惡夢野獸變怪因衰嬈人者不得害某帶持結願神名字故獲福如是　神名曇摩跋羅字學帝王神名

摩竭波羅字除幽心神名繡利衆多字有功勲神名勒那䟗耆字調和長神名勿摩含帝字伏眾根神名奢耶寂帝字獨處快神名醯摩跋陀字塵念主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之力為某作護若入江海湖池溪谷水中辟毒蛟龍之屬懷惡心者風波起時以某帶持結願神名自然安隱過度厄難所到安寧吉祥度厄　神名薩多琦梨字太力天神名波利羅睺字勇猛進神名吠摩質多字響高遠神名䟗摩梨子字英雄德神名波阿梨子字威武威神名佉羅騫陀字吼如雷神名鳩摩檀提字戰無敵　是七神王當以威德在所作護若入異道聚會之中飲食有毒蟲道所中食其飲食自然消化毒為不行帶持結願神王力故現世獲福其報如是　神名和耆羅拉字堅不動神名摩尼鉢羅字演暢音神名阿波提羅字喜無懼神名曇無和羅字莊嚴飾神名乾陀尸呵字堅住行　神名勿摩和羅字清淨明神名摩呵闍羅字越諸難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為某作護若有怨家以毒惡心妬賢嫉能貪于財寶以為怨恨鬪諍不已是七神王即以威力解除二家使其和解俱生善心惡意悉滅帶持結願神王名字現報如是神名闍耶阿梨字善威光神名耆羅斯樽字事業得神名勒迦訟其字除煩惱神名遮摩多梨字補天住　神名羅摩奴遮字開正路神名膳

迦攝遮字力堅固神名阿梨攎膹字辭諸趣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佐助左右治生貪買常獲倍利不與怨家盜賊惡伴之所牽引所在遊行見者悉喜和悅相向無瞋惱色帶持結縷神王名故見報如是神名鷲那攎遮字除怖懼神名惟舍羅遮字超出難神名娓池陀羅字震天地神名遮羅絡迦字自無畏神名髑頭梨迦字德如山神名那維師尼字思無畏神名陀提陀羅字住無畏是七神王當以威神為某作護辟除縣官厄之難若合死事撤捷使除枷鎖杻械杖捶之罰罵辱尖賊即便除解以某帶持神名力故現報如是　神名富阿陀羅字勝𤢺懸神名沙羅和難字弘聖言神名那羅阿摩字施無盡神名醯波含摩字將導安神名阿抄年羅字覺無常神名比抄倚那字分別解神名至羅和移字甚勸吉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產生者不令他餘作惡鬼神閒其生門帶持結願神名力故到產之日身體安完無諸痛惱兒則易生左右吉神扶佐生者帶持結縷獲福如是　神名抄摩和提字滿無及神名首抄和提字威如天神名阿抄和泥字斛無窮神名腳羅摩尼字無復疑神名修叱摩耶字降小魔神名提摩陀伊字解生死神名祭抄優陀字拔受根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五瘟山海之中諸小懃龍吞吐惡毒五色之氣侵陵萬

民伏躰頭痛身體寒熱或時致死以其帶持結願力故惡龍捕毒不復害人帶持結縷現報如是。神名半那波提字精勇健神名莎羅波提字救世者神名沙和遮沙字離邪行神名尼遮婁謹字滅惡想神羅般熊字威靈祇神名嗚蘭訶產字如江海神名金羅伊頭字不畏兵。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逐詐稱浮游鬼神名藉未定者天上不攝地獄不受來往世間若在城邑聚落村里作諸變怪恐動人情惡人恇怖為設福食謂之為神或言汝命屬我作諸病痛保汝不死以其帶持結縷神名此諸惡鬼不復妩近索人飲食帶持結願福德力故現報如是。神名脂難當耶字通達顯神名指摩賀真字堅正憧神名倪和無訶字至天祇神名懼頭摩醯字最上勝神名差陀難遮字大建存神名難頭訶難字言安寧神名嗚遮嗚庭字勢力強。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治蠱尸客氣之鬼復連注鬼或有魅鬼未入人身使意除亂湯藥針炙悉不得治呪術不行者此鬼流轉在人百節五脈之中使人惶惑諸治不差者以其帶持結願神名此諸注鬼不能為害結願福德現報如是。神名阿波梨移字意無窮神名軟祇細耶字斷諸結神名摩梨摩羅字作正匿神名阿泥黎移字積射施神名波泥梨移字不捨願神名阿孔羅遮字除垢穢神名阿都摩梨字誠信篤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入溪谷山野之中毒蛇蚖蝮諸邪毒蟲象龍熊虎狼禽獸狸㹢恐畏噉人血肉者以其帶持結願神名常隨尊左右為其作護除却諸惡無衆來惱帶持結願現報如是。神名阿遮至提字正真治神名修波梨訶字止住矣神名訶羅羊羅字伏魔魅神名阿呵閉羅字救令從神名羊羅摩路字朗靜聽神名師羅摩提字嚴堅住神名毗鐵梨尼字立安明。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治逆賊侵陵境土劫奪人財寶偷竊為意恒生惡念不絕以貪求故壞王國土村營市里更相妩害以其帶持結願神名十方怨賊劫盜等侶自然消散不能為亂以其帶持結願經故現報如是。神名人陀梨尼字殊勝彼神名尼拔散尼字深寂滅神名摩訶受俳字亂章句神名晃陀黎邪字曉了度神名浥邪提奴字言定安神名浥邪提陀字處空住神名那猜提摩字法呪術。是七神王當以威神護國土屯有邪毒之氣以擊人身伏難寒熱起諸脹腹或乃徹骨至消之日漢血晃㵎不可得近醫呪不行或時致死末世之中生此毒害以其帶持結願經故邪氣之毒不害其身辟除萬惡魔邪衆當帶持結願現報如是。佛告天帝釋若男子女人為邪鬼所得使者當洗手漱口清淨正心敬禮諸佛三寶應燒名香膠香婆香安息香等香汁泥地縱廣七尺散五

色華然十方燈以五色之縷各七條長七尺而左索之存百神王名字亦並結之若人受者當長跪叉手專心三寶莫念東西南北之事亦復莫念家室之事聽師所言稽首頂受諸鬼神王當以己之威力為男子女人作大護助行來出入帶在身上諸鬼魔輩聞見之者驚散亡走各自隱藏不近人也。佛告天帝釋此灌頂章句百神王不但結縷呼其名而已若人危厄衆難所惱隨其所主存守憶念常在人左右不離須臾書持名字厭除不祥隨神擁護百怪消滅魔邪皆當無不吉祥過度衆厄壽命延長佛說灌頂章句百神王名字時有八菩薩從他方來稽首佛足而問佛言說是神名餘諸神王少有及者天中天怛薩訶竭乃說是神名諸菩薩樂精進者行無懈怠佛般泥洹後是諸神王當久在閻浮利內不。佛告八菩薩言我般泥洹後是諸神王當現在世二百歲至三百歲其後不復現却後濁亂世佛經且欲滅時諸比丘輩不復用法威儀戒律恒相嫉妬毀滅正化至吾法沒國國相伐於是結縷神名當復現耳佛法漸末有諸少學比丘用佛威神力故誦是經典老大比丘不欲聽聞謂諸少學諸比丘輩汝破佛法行此邪見當隨鬼神道及地獄中當知佛法於此漸滅。濡時摩訶須蔓和菩薩憍日兜菩薩那羅達菩薩須深彌菩薩和林調菩薩共白佛言天中天般泥洹去却後世時是經卷者我等護持使佛道久存若人未聞是經典者我當救度諷誦宣傳持是經典。佛告阿難及天帝釋四部弟子是跋陀和於五百菩薩人中之師當持正法合會隨順教莫不從歡喜心隨順心清潔心卻欲心是時五百人皆叉手立佛前跋陀和菩薩白佛言菩薩持幾事得行是神呪佛言有四事能行是神呪一者不信餘道二者斷除愛欲三者如法修行四者無所貪生若菩薩行是四事乃能得行是灌頂章句結願呪經。佛告八菩薩摩訶薩若男子女人行是神呪持諷誦讀為他人說今世現得五百功德譬如慈心比丘終不中毒亦不中兵火不能燒入水不死帝王不能得其便也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輩修行是結願呪經有如是功德不為水火所害若龍若師子若虎狼若蟒蟲若鳩洹鬼神若書燒人者若欲殺人若奪人財寶若壞人禪定設爭害者使不得便。佛言如我所說無有異也唯除宿命不請耳若人淨持齋戒行是呪經不患日痛身體無病心意無憂終無厄難若死若近死事皆能解脫無復惱害。若男子女人修行是神呪者為天護敬亦復稱譽讚歎其善龍王鬼神閱叉乾陀羅阿須倫迦樓羅真陀羅摩睺勒鬼神王若人非人等共歎受稱揚其善為諸佛菩薩聲聞聖衆之所護念若命

爾時是八大菩薩迎其精神往生西方。自在隨意。於是天尊以頌讚曰。
我說灌頂章句義。辟除邪惡精魅鬼。餘他鬼神不得便。結縷神名常擁護。
鳥獸蛺蝶野狐鳴。帶持誦者灾禍滅。若乘船行江海中。水中蛟龍魚鼈黿。
鯉鱣鮮鯛無央數。終不爲害安隱度。若入異道蠱毒家。飲食有藥自消化。
以帶持故能除惡。生嫉妬者使滅恨。怨家爲伏喜相向。債主寬意不諍財。
賣買爲倍利自來。盜賊不引恐懼除。縣官死事莫憂慮。帶持結願即除。
若有生産將生男。設生女者皆端嚴。主門有鬼化爲護。小小厄厄無不度。
鬼雖嬈善神佐離。諸厄難無恐怖。海中惡龍吐惡氣。雖欲侵陵無能害。
浮游鬼神見人食。見持結願皆消息。注連魔鬼入人腹。誦持結願皆自出。
溪谷曠野群毒蟲。以帶持故無不降。他方怨賊奪人財。見有誦者復道歸。
俗惡末世生毒膽。帶持結願無不滅。若有男子學誦是佛說神咒結願經。
假使歡歎其功德。譬如恒邊滅一沙。刀箭矛戟不傷身。盜賊怨家無能害。
國王大臣喜悅向。學此神咒福如是。蛇蚖含毒誠可畏。見彼誦者毒疾除。
不復瞋恚吐惡氣。持此神咒福如是。怨讎嫉恨莫能害。天龍鬼神真陀羅。
睹其威光默默信。學誦此典德如是。山野豺狼及大蟒。師子猛虎麋狩獷。
無傷害心悉藏毒。衆惡消滅魔歎當。群惡鬼神將人魂。諸天人民懷害心。
感其威神自然伏。學此結願無所畏。其人不病無苦痛。耳目聰明無聾塞。
言辭辯慧有殊衆。行是神典能除惡。其人終不墮地獄。餓鬼道及畜生。
世世所生識宿命。學誦此典人所敬。鬼神乾陀共擁護。諸天四王亦如是。
及阿須倫摩睺勒。行此神咒福能護。諸天悉共頌其德。天人龍鬼乾陀羅。
諸佛嗟歎令如願。諷誦說經爲人故。其人道意不退轉。法慈之義而無盡。
委顏美艷無與等。誦習此經開化人。國國相伐民荒亂。饑饉荐臻懷苦窮。
終不於中夭其命。能誦此經化入者。勇猛降伏諸魔事。心無所畏毛不豎。
其功德行不思議。降伏外道令入正。欲蠱幻化及符咒。鐵湯邪道不正行。
持是神咒莫能中。用受輩法建立故。一切悉共歎其德。是空慧佛弟子。
然後當來在末世。手得結願神咒經。常行精進喜踊躍。心和悅奉此法。
受持經卷講諷誦。令此法言無遺失。所在宣傳令廣知。法言流布有利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阿難言。假使有人令面見佛。至心供養衣被飲
食牀臥之具病瘦醫藥。不如有人受持是灌頂章句結願神咒經書諷誦
讀戴著竹帛爲他人說。則爲具足供養於佛。將天帝釋與無央數諸天俱
來。各賫天華香供養散佛。而白佛言。吾當將護持結願經者四天王及上
諸天各賫華香以供養佛。各白佛言。我當擁護善男子善女人受此經典。

書持諷讀爲他人說。所在遊行。周匝營衛。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佛告諸梵。我令爲汝及四衆弟子。說此灌頂章句百神王名。護身
結願大神咒經。汝當受持。度與男子女人等輩。令其諷誦宣傳吾
意。示於未聞。佛說如是。天龍鬼神四部弟子。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灌頂宮宅神王守鎮左右咒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與千二
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七千人。清信士三萬人。清信女萬二千。諸天人民
鬼神龍王。不可稱計。皆悉來集。聽佛所說。莫不樂聞。　佛語目連。波羅越
國去城千里。有七百餘家。未覩聖化。不識真道。多事鬼神。山川樹神。及日
月五星二十八宿。木大神等。舉村奉事。以爲真正。殺生祭祠。以此爲常。
是時村民宗主。名曰迦羅那。門室大小。一百餘人。春分之節。爲惡鬼神所
共嬈觸。此迦羅那居山谷之邊。或言山神嬈我。或言樹神嬈我。或言木大
日月星宿神嬈我。作是念已。生大愁苦。　爾時惡魔。明旦復將五方鬼魅
悉共并力。觸此大家。恐怖迦羅那家室大小。或有鬼神身如師子。或如熊
羆虎狼奔龍牛馬犬狗彌猴之形。不可具說。或蟲頭人身。虺蛇之形。黿鼉
之手。或六目三頭。或一頭而三面。其牙爪長。或擔山吐大雷電。震村民閭
之。莫不驚愕。然迦羅那心中煩憒。謂諸宗族卿黨。當佐我作何方計。　爾時
村中有學梵志道者。謂迦羅那言。汝可請大學淨信梵志。迦羅那答言可。爾
便擇吉日良辰。設大供饌。諸梵志集來迦羅那大客堂上。迦羅那自行澡浴
行水已訖。飯食竟。便敷小牀座。從座而起。白諸大德淨信梵志。我等從春分
以來。當爲諸魔之所嬈觸。願諸梵志。各出聖術。以卻鬼神災惡之變。諸大梵
志。各各皆言善哉善哉。當爲汝說先師之決。昔時波羅柰國。亦有此變。汝可
於村中平淨之地。謝四山諸神。及日月星宿神等。當得百頭種種衆生。各各
異類。并二小兒。妓以祠天。汝將家大小眷屬。詣於村中平淨地處。祭祠壇所
使人人兒形諸令求護。然後乃安。爾時迦羅那即如其言。明旦具兩小兒及
異類衆生。種種各百頭。平治村中。便將家大小及諸衆生。往彼祠壇所。恭爲
牛羊隨道悲鳴。震動天地。從東門出。當就登壇。於是世尊大悲普濟一切衆
生。愍是迦羅那惡頑之甚。云何興大惡意殺衆生命。欲救一家。便勅弟子大
目揵連。汝可往爲迦羅那說。壓鬼神咒護迦羅那。目連受勅。使承佛威神。即
爲迦羅那召五方諸善神。以衛護迦羅那門戶左右。悉獲安隱。辟除邪惡。往
來鬼神。爲汝作害者。從今以去。遠汝村舍。不使爲害。迦羅那見目連現神飛
來。歡喜踊躍。頭面禮目連足下。作是念言。尊者不以我愚賤。現神願我度我
災難。令得蘇息。無復愁惱。我今使是家尊者威靈。救度我厄。厄使諸惡鬼隱

藏不現。迦羅邪說此語已，諸梵志輩悉見目連現神化來，為迦羅邪說大神呪，當呪之日，天地大動，諸梵志輩使迦羅邪祭祀鬼神飲食之具并其座席，悉皆飛揚在於虛空。諸眾生輩各得解脫，無人留制，隨行而去。諸梵志輩見大目連現呪術變化威德如是，四眾咸然，稽首目連足下，而問訊言：尊者目連宗事何師，其法真妙，乃如是乎？摧滅我等鬼神災變，令一村人悉得蘇息。嘗尊者恩使之然也。目連語迦羅邪梵志四眾等：今我師者天人之尊，智慧弘廣，靡所不通，深知未今過去之事，身長丈六，紫磨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度人厄難，無不解脫。四眾聞說大聖威神，無不欲見世尊身者。迦羅邪白目連言：今佛世尊可得見不？目連語言：今佛世尊近在羅閱祇，為諸天人四部弟子說真妙法。時迦羅邪語大目連：我今便欲相隨往見世尊。目連語言：佛神通聖達，自見爾心，不須去也，但燒香散華，世尊今日現神化來。亦爾不久，時迦羅邪燒香散華，靜心念佛，須臾之頃，佛現神來，將從一千二百五十比丘、四輩弟子、諸菩薩無央數，悉來集會迦羅邪。大客堂上，客堂自然廣博嚴好，變為殿舍，悉以琉璃為柱梁，七寶莊嚴，懸幡播蓋，四面皆有諸小菩薩捉持幡蓋，侍立左右。迦羅邪及梵志四眾等見佛，心中歡喜踊躍無量，頭面接佛足下，稽首作禮。迦羅邪前進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從歷劫以來，信邪倒見，不識正真，有危厄之日，輙欲眾生請求福祐。今者世尊大慈普濟，救度眾生危厄之患，皆蒙解脫。都諸恐怖，皆天中天目連恩也。室家大小及村中人，悉獲度脫。迦羅邪及梵志四眾等從佛乞受戒法。佛為廣說業行因緣，得法眼淨。宗室大小及村中人，聞法歡喜，各發善心，有受戒者，有生天者，各隨業行，得道不同。爾時座中有一菩薩，名曰普觀，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以為迦羅邪說五方辟鬼神呪，營護門戶，鎮守左右，竟惟願更演，向者目連所說章句，為未來世諸眾生輩，若有如迦羅邪比惡鬼神所嬈者，我當書持讀誦經文，示於後世，廣宣流傳，遠近使聞，普得度脫，無復憂懼。　佛告普觀菩薩：汝能為未來濁惡之世，重問灌頂無上章句神名字者，諦聽憶念，我當重演如是章句。普觀菩薩言：唯天尊，四眾渴仰，惟願速說。佛言：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阿修訶比尼梨頭倚，神名波梨竿波斯離火離，神名優妙知具利乳陀離，神名阿泥梨移波泥梨羅，神名阿吼羅迷比咯波抵，神名氣利彌提波羅彌提，神名陀羅住留富那佉尼，神名師阿羅陀羅曼陀羅，神名具利乳陀利閣吒羅，神名住利旃沙利嗜摩陀，神名阿波提梨摩那斯阐，神名腦波弗茂懼頭摩醯，神名嗜蕪茂羅阿梨彌醯，神名多遮救嗜

遮唯留賴，神名差陀鄔遮難頭訶難，神名賀婁差陀輸柔羅彌，神名丘波離金波羅優伏，神名東波須摩羅提迦波，神名伊提牟羅嗜遮佉，神名訶提嗜和遮比難羅，神名汁摩頭迦優頭摩陀。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東方有七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鬼神之王，守護東方，不令邪惡觸犯萬姓。若有鳥鳴野獸變怪災禍起時，種種不吉惡夢，眾衰橫羅縣官枷鎖著身危厄之人，眾所憎賤，當以此三七神王辟除東方，如是災厄，使諸邪橫不得妄生。此諸神王守護東方，除去七十億邪鬼之鬼，為人作害者，聞有男子女人讀誦呼是七千鬼神上首名者，七十億鬼鬼馳走而去，一萬由旬，不害人也。當說其名，獲吉祥福。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邪頭化提阿梨鳩梨，神名提多瞿佉難阿梨迦，神名迦梨波梨金摩多泥，神名波奈羅迦茶叉由羅，神名沙彈吒迦勤迦摩夜，神名救坻細耶般遮夷提，神名坻梨指黎摩梨摩梨，神名師佉惟沙差尼阿藍，神名辟師霖耶鬱次彌次，神名鞞頭賀蔓揄毗脩浮，神名突迦多蔓那于陀伎，神名陀舍屋梵沙門多頭，神名伊梨森提辟易迦移，神名鳩舍羅脩迦拘多蔓，神名因婁賴天沙伊多輸，神名甄尼烏尉遮摩多梨，神名摩跋吒遮夫婁婆俱，神名羅閑迦提阿鉢迦除，神名摩尼摩尼遮婁栴陀，神名俱波婁閑又阿羅城，神名邪羅邪移闍耶阿梨，神名沙善那遮盧梨波梨，神名訶遮賴摩休迦設婁，神名遮梨迦訶梨摩烏遮，神名羅摩奴遮脩迦爐遮，神名波羅斯奴遮斯又奴，神名遮羅乳波頭那爐遮，神名乳提于訶梨波擔闍。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南方有九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二十八神王，能為一切辟除眾惡，守持南方，除去五瘟疫毒之病，蠱尸邪忤殃咎之注，口舌鬬亂，災火變怪，毒蛇蚖蝮，熱氣惡病，悉出南方。是二十八神王，有人知其名字諷誦宣傳，是二十八神王即為佐助，消滅邪惡，使一切毒螫竿不行，以知神王名字力故，南方魁鬼七千億數去萬由旬，不能為害。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訶婁薩叉提尸遮耶，神名藍波那藍波賀耶多，神名蘇蔦迦羅閑烏耶陀，神名摩奴羅摩遮擅婁迦，神名勿浮耆梨和迦羅博，神名惟舍羅遮絺迦陀羅，神名遮梭迦移陀耶羅浮，神名迦俱擅絺闍羅格迦，神名多羅舍脂曼鳩梨，神名斛頭梨附多四和伎，神名阿耆尼羅鷄秖迦遮，神名菩提尼菩提多菩提，神名恒多羅夜尼耶迷，神名陀羅陀優富阿陀羅。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西方有六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神王，主持西方怨家逆賊伐王國土，偷竊之人懷惡心者，聞有男子女人等輩呼三七神王名字之者，即便退散，進惑而去五億魔魅退走萬由旬

尒不復害人也。此三七神王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神名耶業提章比舍叉破，神名沙伊摩陀阿仇伊陀，神名破仇摩至多羅和尔，神名比牟坻羅泥尔耶紫，神名迦蘭那留波摩呾羅，神名耶頭破舍羅青尔沙，神名拘陀利比呵尔蔦陀，神名叉陀波沙多陀周留，神名阿知知知阿耶波提，神名耶知鳩耶知提和波，神名摩呵迦和尼羅闍座，神名阿佉尼波陀耶迦利，神名阿比羅叉多羅波陀，神名羅耶多羅魔羅提鞞，神名軋波羅提尔吼婁壽，神名婁壽闍拳人拳善人，神名摩訶留羅迦尔尼和，神名金洹陀越阿輸三善，神名迦三耶摩呵阿輸，神名馱陀沙羅叉陀羅呵，神名迦奈國舍嗜遲比遲。　佛告普觀音菩薩摩訶薩：北方九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神王，主持北方五萬億魅鬼及司搞之神，求人飲食者致氣之魔。聞有男子女人等算呼三七神王名号，是諸魅鬼退散馳去，不能為害，遠百千由旬，移置無人之處，還其所在。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佛告普觀音菩薩摩訶薩：我說四方諸神王竟，今復更演中央神王。有二十萬以為眷屬，其上首者有十二神王，能為一切無量衆生除去四方火惡、諸變鳥鳴、惡夢、縣官之厄、口舌鬬亂、五瘟之病、毒氣蛇蚘、怨家傳主、逆賊伏陵、諸王國土亡化、餘雜魅厭禱呪詛、魔邪鬼神及諸精魅。凡有男子女

人等算讀誦宣說此十二神王名字之時，四方妖邪惡鬼等類無不殄伏，復能為人作鎮護故。我今演說如是章句，示諸未聞，普使受持此十二神王名字，為人守鎮，辟除凶惡。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優波参那利仙猵，神名優波僧那涅坻賒，神名跋臭修婁羅毗坻，神名多婆斯阿修羅娑履，神名摩薩羅波拘蘭荼，神名坻摩阿修羅婆履耶，神名佛豈坻和婆娑斯，神名伽拖陀膩為氏仇陀，神名多羅浮多穪闍叉，神名婆視涅伽羅訶行，神名毗真耶尒婆坻衍，神名多羅哆斯陀尼波。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我今以說五方逆魔鬼竟，取中央三萬大神上首者十二神王名字為守鎮法。常以好函盛之，題四天王名字書函四邊，稱吾釋迦名号而封印之，絳繖覆蓋，安淨潔處。若有邪神惡鬼往來入官宅中者，見此神王名字鎮函之處，莫不退散馳走者也。　佛告普觀音菩薩摩訶薩：若後末世遭史禍者，為諸魔魅之所傷犯，當淨身口意，不噉雜食五辛之屬，齋戒一心，禮敬十方三世諸佛，然十方燈，燒雜名香、膠香、安息香、婆香等，懸五方逆魔神旛，方長一丈四尺，上作鬼神之形，怖諸浮遊魔鬼精魅。當在人定之時，露出中庭，讀此神呪，以青銅之鏡照耀五方，使諸魔魅不得隱藏其形。向五方燒香，歎諸名筆，師當專心一意說是五方守護神名，一方

至四十九遍，誦是章句。是諸惡魔聞見之者，莫不馳散亡走而去，不復為害，遠百千由旬，不燒人也。　普觀音菩薩白佛言：世尊向所說播蓋作鬼神形像，為出何法中？云何舉魔令其退散？佛語普觀音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我所說播蓋作鬼神形像者，取上五方諸神之中最第一者。又問：云何舉逆衆魔？答言：當以淨器先咒五龍之水，以灑五方諸鬼魔也，無不是散馳走而去，部伍營從，形體裸露，莫知藏匿。此大章句至真至重，能消滅鬼神灾禍之變，使誦持者獲得無上吉祥之福。　普觀音菩薩復白佛言：作諸雜術種種相貌，不似邪也？　佛言：不也。我若在世，不須如是相貌法也。我般涅槃，未來惡世五濁衆生，信正者少，多習邪見，不識真正。為此等輩說是章句雜法呪術，以化羣生，故我出此雜碎章句，非邪法也，以化萬姓。諸比丘輩不解我意，見有書持讀誦之者，謂此法言非佛真說，起邪見想，誹謗不信。我以先於比丘設竟說諸誹謗從罪之過，若是聞者唯應傳修，勿生不信。見有行是法者，恭敬禮拜，如大師想，可獲大福，至得佛道。佛又告普觀音菩薩：汝當宣布流傳此經，至吾法沒，莫効外道誹謗我法。若起慢心，即墮惡道，況復毀呰，墮阿鼻獄，億劫無救。今故宣示，勿有誹毀。　佛說如是，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法名為灌頂章

句宮宅神呪守鎮左右辟除邪惡使獲吉祥魔鬼軟當。阿難，汝好宣傳，使諸四輩廣宣流布，利益萬姓，得入正法，無諸邪與。佛說此經已，會中人民、外道梵志、天龍八部，悉得悟解，各隨本願，得道不同，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灌頂塚墓因緣四方神呪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在鳩尸那城，臨欲滅度，千二百五十比丘，及餘弟子無央數衆，諸菩薩僧數千萬億，諸天龍神、四方人民悉來集會。於時末利伽五百人等同聲合掌稱問阿難：如來涅槃，云何殯葬？賢者阿難即持此言胡跪合掌請問佛言：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五百末利伽及諸信心居士欲知此事，唯願分別，為我說之，令諸弟子末利伽等當得處所，具諸儀式，與世間人令有差別。　佛告賢者阿難：汝可語諸末利伽及信心居士，我葬之法如轉輪聖王法則無異。賢者阿難復白佛言：轉輪聖王葬法云何？佛語阿難：轉輪聖王命終之時，王后太子諸臣百官用鮮潔白氎三百餘端以纏王身，擣細抹香以塗王身。有三種棺：第一棺者紫磨黃金，第二棺者以鐵為椁，第三棺者栴檀雜香。以是三棺盛持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以後，收取骨末，於四衢道頭淨路之處起于塜塔，表刹爲妙，四十九尺，以五色雜綵為播，号令四方人民見者悲喜，思王正治率化臣下。我今聖王般涅槃後，欲為葬法亦復如是，令

十方人思慕正法學我遺言精勤苦行晝夜不厭可得至道涅槃之要
賢者阿難因問佛言閻浮提界有幾種葬法爲今現在及未來衆生重更
問耳佛語阿難葬法無數吾今當爲略說少事示現未來諸衆生也我此
國土水葬火葬塔塚之葬其事有三閻浮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
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上下相率無違忤者震旦國中人民葬法莊嚴
之具金銀珍寶刻鏤車乘飛天仙人以爲莊嚴衆妓鼓樂鐃鈴之音歌詠
讚歎用爲受樂終亡者身衣服具足棺槨微妙香烟芯芬百千萬衆送于
山野莊嚴山林樹木鬱鬱行行相對無虧盈者墳栢茂盛碑闕儼然人民
見者莫不歡欣　佛告阿難震旦國中人有小國不識真正無有禮法但
知殺害無有慈心三聖教化遺言不著至吾法沒千歲之後三聖人過法
言來淺故聞遺法不肯信受但相使役爭于國土欲滅三寶使法言不行
破塔滅僧其言無風佛又語阿難震旦邊國諸小王輩所領人民不知有
法不識真正言語難了無有音章命終已後欲葬之時棺槨盛持肉著屋
石室窟之中疾病之日聞者骸骨洗浴求福使病得愈又有衆生命終已
後無有棺槨取其屍骸置高閣上疾息之日下屍咒願以求福祐　佛語
阿難是諸衆生不了葬法三聖教化遺言不著故使然也我法中學厭修

福時應當精進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行十善可得
生天漸向無上正真道也不如外道殺生禱祀邪見修福洗浴屍骸以求
解脫無有是處　佛又語阿難此諸惡人不知修福殺衆生命與諸邪妖
魍魎鬼神求覓福德不能得也願當燒香散衆名華禮敬十方三世諸佛
爲過命者悔過衆罪可得解脫憂苦之患　阿難又問佛言若人命終送
著山野這立墳塚是人精魂在中以不佛言阿難是人精魂亦在亦不在
阿難又問云何亦在亦不在佛言阿難其魂在者若人生時不種善根不
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魂在
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阿難又言不在云何佛言阿難魂不在者或
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德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
生人間豪姓之家封受自然隨意所生又言不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
生禱祀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諂偽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苦經
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佛語阿難又言在者或是五穀之精骨末朽
爛故有微靈骨者屍骸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爲人作諸禍福靈來
滅時或是鄉親新命終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爲樹木雜物
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橫世間浮遊人村既無天錯念動於人作

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妖邪之師得以爲神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
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　佛語阿難吾現
王宮出生之時無量無邊恒沙衆生見我身者喜躍無量各隨本願悉得
道跡吾得道時過化諸國婆羅門居士在所八衆無不受道降爲弟子無
憍慢心今以周說於此婆羅雙樹之間欲取涅槃使遺粟散身舍利起諸
塔廟用爲饒益諸衆生故佛語阿難我今於此大衆之中廣說舍利福德
因緣此舍利有雖如麻米各有威神我滅度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至
心思念欲起塔寺專心一意思念舍利舍利爲感使得起塔以爲供養遂
其本心不違本願故言舍利碎如麻米亦有威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
起于塚塔亦感四天三十三天雨天細末種種雜香以用供養散此塔上
緣此功德是得值佛不墮八難積功累德至成正覺　佛又語阿難我滅
度後不但末利伽香姓婆羅門及八大王摩伽陀等起諸塔廟當有阿育
王於吾滅後在此閻浮以是舍利一日之中起于八萬四千塔廟我涅槃
後舍利之貴於閻浮提廣作佛事　爾時如來說是塚塔典欲用說釋種
童子從外而來往詣世尊既到却並五體投地胡跪合掌問訊世尊起居
增損佛問釋種童子從何而來身家塵土顏色憔悴何所憂愁狀似怖悸

釋種童子而白佛言我今暫至塚塔之上朝拜先亡聽觀山野忽爲鬼神
之所燒亂是故恐怖戰掉如是我今歸命於佛世尊施我法術令身安寧
及餘一切無量衆生皆令離苦得安隱樂不爲鬼神之所燒亂佛語童子
汝今日來此大衆中始爲懺悔五百末利伽及賢者阿難適問於我塚塔因
緣始竟於今令汝復請法術妙義汝當一心信受諦聽佛語童子一切塚
塔皆有善惡鬼神之衆釋種童子又白佛言塚塔之中何故有此善惡
鬼神佛言童子如我塔者有真身舍利在此塔中四王諸神三十三天不
問晝夜雨細末香散衆名華以用散灑塚塔之上作天妓樂以爲供養又
有善神摩醯首羅摩尼跋陀修利軋陀八部鬼神五羅鬼神鬼子母神五
百兒子亦不問晝夜常現威神以爲護念我之塚塔不令邪惡異鬼神輩及
惡衆生外道邪見欲毀壞者不令侵壞我之塔廟若有惡心來向此塔是
諸鬼神以其神力塞諸惡心使惡衆生輩頭破作七分　佛又告童子若
我塔廟五百歲時人多供養無侵毀者九百歲時諸比丘輩不修齋戒設
有修時但相嫉妒貪人利養不肯至心求吾真道於是塔廟小當毀壞護
塔善神威勢轉少若出千歲當有比丘樂習兵法附近國王及諸王子輔
相臣民以毀吾法因是以後當遇惡心斷滅吾法塔像毀壞無有神驗當

知善神不復營護故使毀壞無人遮制是故當知我之法化於是漸滅
佛告釋種童子吾滅度後所以塚塔毀壞者有七事一者善神不復營護
二者吾法將自欲滅三者惡比丘輩互為非法四者不行戒律破犯所受
五者更相毀謗以破吾法六者四輩弟子學諸異道符書禁呪用為消伏
不歸正法七者我法將訖當值惡王毀滅吾法破塔滅僧表刹不現當知
吾法出千歲時災變如是釋種童子復白佛言凡夫塚塔何故有此諸鬼
神輩而來依附佛答童子我已先說凡夫塚塔有精靈者皆是五穀之精
妖魅幻化或橫死之鬼無所附著依以為靈或是樹木山林之精既無飲
食往來人間作諸變怪恐動於人凡夫衆生聞見之者即便致禱謂之為
禮釋種童子又白佛言當以何物而禁制之斷絕邪惡使精魅消滅毒氣
不行得吉祥福 佛語童子汝當諦聽專心念之吾有無上灌頂章句消
滅鬼魅使魔無敢當者汝當誦念憶持莫忘童子問佛何等是也佛告童
子諦聽諦受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摩摩拘拘婁婁羅羅毗婁婁羅羅
旃陀邪迦摩世致迦尼尼豆尼尼豆波邪攙烏呼奴 兜婁蘇慕摩頭避
天多羅斯邪乾沓波邪羅王闍尼沙尸呵無蓮陀羅鼻波娑多羅樹慶陀
羅邪闍尼訶廿浮樓輸文姿遮撰 佛告童子今我已結東方天王提頭

賴吒所領乾沓婆等九十一子為諸凡夫而演說之汝當吉諸四輩男女
塚塔所在誦是章句東方魅魔自然消散不復害人獲吉祥福阿醯邪陀
毖邪頭毗舍離婆呵帶叉蛇婆提提歌毗羅帝婆婆呵若冢耶迦毗羅摘
婆邪伽阿伽摩天提伽伊羅婆陀摩阿邪伽毗摩邪伽多吔陀餘邪伽羅
閻婆呵婆阿叉 提婆提羅帝毗收大遮閻 毗呵四婆學阿婆四賓多
羅遮和尼邪求阿樓由邪伽羅奈呵四 修致羅薩帝奴阿伽陀漾 佛
告童子我今結是南方天王毗婁勒人灌頂章句伏諸惡龍吐毒害人令
已結竟令諸惡龍攝取毒氣使不得行塚塔之處有災怪時應當說是灌
頂章句即能降伏山海毒氣遮其處所不能為害 弭地致闍呵諦三物
第呵脩羅阿夫陀婆延地婆三婆四伊第阿陀提婆摩天地伽黎妙摩呵
祕摩阿脩羅陀邪祕羅陀群摩質兜樓修寶諦餘婆羅呵荼無表遮都婆
舍衆阿細致黎帝多羅群群樓耶邪邪遮薩邪遶端婆黎細知革荼醯除
提羅婆由多化竟 佛告童子我今結是西方天王毗婁博叉所領鳩槃
荼鬼使捕精魅喜燒人鬼使飲毒惡不害於人令得吉祥無諸惱害惡魔
等侶山精雜魅隱藏不現 致婁尭婆尼世帝蘇彌耶貪呵頭 彌多羅
遮伽羅邪杉婆阿羅婆摩天梯與陀舍提舍伽伽于薩邪雞多羅婆致邪

伊地婆邪陀阿醯乾大比丘邪婆米弟婆尼群等提步舍伽利阿醯地勇
遮邪剎帝豨當羅思欵大阿陀叟陀羅群精大蘇婆尼精提婆阿陀旃當
羅翅大 佛告童子是為北方灌頂章句毗沙門天王所領鬼神乾闥婆
等山精雜魅往來人所作諸變怪應當說是灌頂章句精魅惡魔不能為
害 佛告童子我今於此大衆之中臨滅度時說是塚塔因緣譬喻令諸
四輩各得其所若諸賢聖四道果人及諸凡夫塚塔之處皆應說是灌頂
章句護於四方不令他餘精魅鬼神善死惡死橫死鬼神之所附著燒香
供養於塚塔上向是四方說章句時諸鬼魔輩各自馳散隱藏不現無有
勢力不得男子女人之便釋種童子復白佛言今日世尊已說塚塔因緣
之福甚善無量令諸衆生得設供養舍利流布於閻浮提廣作佛事善哉
世尊佛之舍利威神如是我等今日忱得供養及未來世諸衆生輩皆亦
復然廣設供養以為軌則佛語童子諸賢聖塔晝有善神四天大王龍神
八部晝夜愛敬而無休息常共守護不令毀壞凡夫塚塔無善神護有諸
山精雜魅鬼神之所附著依因假託見人飲食亦復能作種種變化恐怖
凡人愚者信之為神汝當正心莫效凡人以邪為正以魅為神汝當憶
念我之所說灌頂章句無上總持大神呪經若有恐怖遊行塚墓為諸邪

鬼嬈亂汝者即當說是灌頂章句諸魔魅輩即當破散馳走而去 佛告
童子汝與阿難於我滅後當廣宣流傳此塚塔因緣普使聞知佛語童子
若人面值於我以種種供養無所乏少不如有人於我滅後以此灌頂十
二部神呪護持之王示於人民令其讀誦其福勝彼百千萬分不及一之
我結是灌頂無上章句十二部要雖不同時然欲利益無量無邊邪見衆
生學習之者捨諸邪見積功累德漸得至佛 佛告童子我說是語時三
十三天皆讚善哉釋迦如來乃能長念閻浮提人說種種法以用化導諸
衆生故我等咸喜即以天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無不見者佛說經竟比
丘僧比丘尼清信士女無央數衆諸菩薩衆不可稱數蜎飛蠕動亦不可
計天龍八部無不歡喜阿難整服更問世尊向所說者塚塔因緣及此四
方灌頂章句更無異疑佛言如是大會
聞法靡不歡喜釋種童子禮佛而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頂 灌頂經

灌頂伏魔封印大神呪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精廬。與千二百五十人俱。於時天尊在禪室中。正是長齋之始月十五日明星好時。天帝釋及四天大王。地下鬼神王臣長者。國中吏民。悉詣佛所。各欲聞其所說。天尊嘿然一無所說。佛禪思念言。一切十方無量衆生常起惡耳。不識真正。樂爲魔事。逢諸邪鬼。沒生死海。誰能知者輪迴五道。獨吾知耳。心念是已。使復閉目。繫心寂定。又久不覺。天帝承佛威神。知佛所念。即起合掌。前爲作禮。却在一面。彈右手指而覺佛曰。欲有啓請。佛於是覺。問天帝釋曰。欲何所問。天帝釋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九十五種道法之中。尚有文頭婁法。況復世尊。無上微妙最勝法中。而無此術。唯願天尊。顯揚方便。化於惡冥。未達道眼。使得開解。離諸苦厄。無量重病。脫三界苦。登泥洹道。所問如是。唯願敷演。　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諦聽諦受。吾當爲汝說大仙之法。若是佛四輩弟子中。有諸邪惡鬼神所嬈。恐怖毛竪。心

當先自存念汝身如我之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身長一丈六尺。項背日光。存想吾身已。次復存念一千二百五十弟子。次復存念諸菩薩僧。存念是三想已。又復當念五方大神。一者名曰靈遮阿迦。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青色之衣。吐于青氣。住在東方。二者名曰摩訶祇斗。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赤色之衣。吐于赤氣。住在南方。三者名曰移兜涅羅。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白色之衣。吐于白氣。住在西方。四者名曰摩訶伽尼。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黑色之衣。吐于黑氣。住在北方。五者名曰烏嗌羅媧。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黃色之衣。吐于黃氣。住在中央。此五方之神。各有眷屬。一神王者。有七萬鬼神相隨逐也。五方各有七萬鬼神。七五三十五萬。諸鬼神等。悉來左右扶佐病者。身令過度。苦厄諸難。此鬼神王。爲人作衛護。令諸邪惡。不得妄行。　佛告天帝釋。是爲五方神王名字。若後末世四輩弟子。苦厄之日。取上五方神王名字。及其眷屬。寫著圓木之上。名爲文頭婁法。其義如是。汝宣行之。天帝釋言。圓木文頭婁。縱廣幾何。佛言縱廣七寸七分。天帝釋言。何木最勝。佛言金銀珍寶最爲上者。次栴檀木種種雜香。以此爲文頭婁形。若有病疾厄難恐怖。邪鬼往來。中傷嬈人者。當如前法。存思三想及五方之神形色像類。使一一分明。如對目前。如人照鏡。

未衆盡見。如此成就。無餘分散。專心一意。病者除愈。恐者安隱。邪神惡鬼。無不辟除。咒言文頭婁。晉言神印。此印所向之處。無不致福。却諸惡。前諸善也。若佛四輩弟子。欲行此神印之者。先當洗浴身體。著香潔之衣。禮敬十方無量諸佛。至真等正覺。持印之法。左手擎之。右手捉牛鞞驅魔之杖。長七尺。頭戴赤色。嗔魔忡爐神幘。去病者七步。閉口七息之頃。令存想成就。存想成就已。舉右脚爲先。還向病者。持此神印。致病者身。當胷上而安之。若是女人。復退還七步。如前一意而立。存五大神。青氣之神吐于青氣。來入病者左手大拇指中。赤氣之神吐赤色之氣。來入病者左足大拇指中。白色之神吐于白氣。來入病者右手大拇指中。黑色之神吐于黑氣。來入病者右足大拇指中。黃色之神吐于黃氣。來入病者口中。此五氣之神。吐五種正氣。入病人身中。諸邪惡氣。一時消散。從毛孔中而出。埣埣如雲烟。譬如大風。吹破雲霧。能善持神印。威力如是。病苦除愈。鬼氣亦滅。佛語天帝釋。五方神王。常屬存思。其形相也。盡被鎧甲。持弓帶箭。各隨其名位。在印五方。爲病者作護。不令他餘鬼神往來身中。逐諸邪惡。令魔退散。不得留住。其身中也。佛告天帝釋。此文頭婁。一切鬼神。壓笮磨滅。不得妄行非法之事。此文頭婁印。山令山崩倒。印一切樹木。樹木爲之摧折。印於河海

源池。泉水爲之枯竭。印向水火。水火爲之消滅。若四方卒風。吹揚塵土。來印向之。即住不行。舉印向地。地爲之陷。若諸方盜賊亂起之時。舉印向之。即使消散。無復惡意。皆生慈心。兩作和解。不相撓奪。各還正治。此大神王之印。晝有所向處。無不爲益。印身中四百四病。無不除愈。若持此印者。誦一章以爲呪說。佛又告言。有一文頭婁。七神名字。印人宅舍。爲人作護。除滅邪惡。驅逐外鬼。四百由旬。各馳散而去。不敢當人也。今我說之。佛言凡人所居之處。常有七鬼神。爲人作衛護。何等是耶。　佛言。神名多賴吒。神名儐伽鍑。神名婁摩斯。神名祇婁那。神名婁婆羅。神名彌輸多。神名耆那含。是七神名。印人宅中。諸魔行惡心者。聞見此神呪。即散走而去。若不去者。往來相娛。逆頭破作七分。　佛告天帝釋。是七神王。於我滅後。護佛弟子。逐諸邪惡。不令得停。汝當宣示。一切衆生。出入行來。常慎護是七神王。以著心中。莫有違犯。若犯是神。則使捨離人舍宅中也。若佛弟子淨持齋戒。是七神王。常在左右。爲人作福德。擁護是人。四面惡鬼。無敢近舍宅者。應用好色土。壞而印門戶上也。好函盛之。蓋覆上。諸神營衛。惡魔退散。　佛告天帝釋。我今爲諸衆生。演此神印。略說少耳。天帝釋聞佛演說文頭婁法。歡喜無量。稽首佛足。長跪白佛言。我今欲承佛威神。勅四天王并

其神名字爲文頭婁法。勸佐世尊。唯願許可。佛言聽汝演說。　天帝釋即便前禮佛足。三自歸命已訖。語四衆言。今佛世尊。聽我演說。四王名字。以護四輩諸弟子衆。舍宅四方。攘灾却禍。逐諸邪鬼。遠於界內。既已聽許。令演說之。　東方天王。名提多羅吒。主諸灾橫。水火變怪。以神王名。狀之吉祥。　西方天王。名比沠波叉。主諸逆賊。怨家偷盜。以神王名。狀之吉祥。南方天王。名比沠離。主諸五瘟疫氣。惡毒鬬諍口舌。以神王名。狀之吉祥。　北方天王。名比沙門。主諸妖魅魍魎。往來鬼神。作灾異者。以神王名狀之吉祥。　佛告天帝釋。汝已能爲未來衆生。略演灌頂大神印呪。四王名字。次第如是。今我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順本諸佛。各說灌頂無相神印章句。次第名字。如是第一維衛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安陀尼年訶尼賸婆尼探婆尼阿難陀阿婆陀阿婆摩阿毗耶獲　第二維式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修摩耶娑和呵摩他尼頗陀尼闍婆羅阿僧伽摩伽利獲　第三隨葉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阿婆羅年訶蓋蛇訶難陀蔚多羅提婆阿婆羅時多阿婆尼瞿利彌雲毗訶羅阿蛇訶利陀獲　第四拘婁秦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伊利彌利只利𡚱利毗利阿利伽利獲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伊羅彌羅坻羅毗羅摩羅伽羅尼羅獲　第六迦葉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婆留休留沙留俱留周留閻留摩留獲　第七我釋迦牟尼佛。亦復順本如來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頭毗羅夜摩訶彌提優訶婆梵婆他獲　佛告天帝釋。我今爲汝及十方衆生。說是灌頂無相章句。諸佛如來不妄宣說此四十九章句。我今開此寶函之中出此章句。爲未來世五濁衆生貪著愛欲。不樂正法。多起邪見。不行十善。令諸魔鬼之所得便。若四輩弟子。厄之日若欲說此無相章句。當以一氣存呼章句。憶念莫忘。至四十九與一章句如是。次第四十九章句。皆亦如是。此大章句。印無相功德。能消衆魔。令獲吉祥。　佛語天帝釋。我結是伏魔印呪經時。有女人神。居止雪山之東。名曰阿利陀。有七百鬼神。以爲官屬。作如是言。瞿曇沙門。未說是章句封印呪經時。我等在所遊行。心無怖懼。今聞此印經。舉聲稱怨。嗚呼痛哉。何故渴乎。我本昔時取衆生精氣。以爲飲食。害於人民。而今不能婉於人也。沙門福德威神如是。我等相將俱到其所。作如是言。我聞瞿曇名聲高遠。今者又聞章句封印大神呪經。我伏我信。敬禮佛足。長跪叉手。我今歸

命於天中天。願爲弟子。已受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汝先世有福。值遇見我。時佛便授阿利陀三歸五戒之法。爲清信女。阿利陀已受歸戒。作禮白佛言。我等官屬七百鬼神。護四輩弟子。在所國土城邑聚落奉法之處。我當佐助。令無伺求得其便也。阿利陀復白佛言。我等鬼神官屬七百。常以精氣血肉爲食。今日歸命於佛世尊。既受戒法。不殺物命。唯願天尊勅諸弟子。法食之時。悉施少少飲食之餘。阿利陀說此語已。世尊許可。便於佛前得須陀洹道。　佛告阿難。吾去世後。若有男子女人等輩。行此灌頂十二部封印大神呪經時。香汁塗地。圓如車輪。散好香華。然七燈。燒婆香膠香安息香等。以青綱鏡。縣幡五方。使魔不得隱蔽其形。復以十箭爲神王信。又言阿難。阿利陀鬼神之中。有七神最大雄傑。諸魔鬬時。獨伏羅剎鬼。阿利陀以降信解。亦於佛前。合掌叉手。復作誓願。於佛滅後。在所國土。行此封印大神呪處。我當作護。佛言阿難。若有男子女人等輩。行此神典。當遣其形像。以酥油麩果而施與之。若人久爲邪鬼所病。當行此印呪。又持五穀灑散諸方。行呪欲竟。取少飲食。著一器中。使一人懸置三道口。復以一人於戶邊射。伺來還者。以神呪水。而灌前人。師當一心並誦灌頂無相章句。一氣呼誦。一章句也。四十九章。皆亦如是。呪欲竟時。三說沙羅侍欲呪之時。勿令邊有異人。作聲語笑之事。皆不得也。若有惡魔害娆人者。遠百千由旬。不害人也。　阿難問言。此七神王。其名云何。佛言。一者名因臺羅。二者名和林羅。三者名波耶越羅。四者名宋林羅。五者名種持羅。六者名賦頭摩羅。七者名金毗羅。佛告阿難。此七神王。於我滅後。當護諸弟子。不令諸小魔得其便也。若施食時。當作七槃淨潔綱蓋。悉令潔淨。勿生慢心。若非意起。神王離體。不護人也。　阿難叉手白佛言。世尊。如來有所言說。皆順正法。今者說灌頂章句神呪封印。危厄之人。欲脩行者。而復賜與阿利陀鬼神飲食。不當似外道邪見法也。佛答阿難。言若不解我意也。吾所以施飲食者。欲使阿利陀佐助四輩作威神耳。　佛告阿難。譬如王者。他方怨敵。欲來侵境。王賜臣下諸將士輩。種種甘饍。酥油石蜜美饌之屬。而復賜與種種衣被珍寶雜物。然後討伐諸逆賊輩。無不降伏。退散歸本。不相擾亂。各還正治。佛語阿難。我今施與阿利陀飲食之具。亦如王者賜諸將士。無有異也。令阿利陀降伏外魔及諸邪鬼。無不散滅。馳走去者。還其處所。隱匿不現。阿難。是灌頂章句大封印呪經。利益一切無量衆生。是故稱歎名大章句。賢聖之句。無上尊句。出邪論句。八聖道句。無邪曲句。脫厄難句。遠魔道句。脫生死句。除八難句。解除身中四百四病。無不吉祥。

以是因緣名曰章句佛說經已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經名爲天帝釋所問灌頂伏魔大神呪經演此言已諸天龍王善鬼神等及阿利陀七百眷屬四部弟子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灌頂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佛愍念世間天下人民爲諸邪惡鬼神所嬈佛便結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於是世尊便舉過去七佛名字以爲經證第一維衛佛第二維式佛第三隨葉佛第四拘樓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今我第七釋迦文佛　佛告阿難我今又舉是八大菩薩䟦陀和菩薩羅憐竭菩薩憍日兜菩薩那羅達菩薩須深彌菩薩摩訶和羅菩薩因坻達菩薩和輪調菩薩是爲八菩薩及五百聞士佛告賢者阿難此諸菩薩有大誓願於我滅後五濁世中救諸厄難若爲邪神惡鬼所持皆當一心呼其名字即不違本願爲人作護令諸小魔自然消滅　佛又告賢者阿難我十大弟子各有威德智慧齊等悉皆第一我今結之各現其威神擁護諸四輩佛言阿難舍利弗大目乾連大迦葉須菩提富樓那阿那律迦栴延優波離羅睺羅阿難若四輩弟子爲邪惡所中者皆當呼其名號爲人除袪去諸厄難萬事吉祥　佛告阿難有諸天子常樂佛法於

閑靜時來到我所我爲說法各得道迹亦作誓願於我滅後擁護諸四輩不令邪惡得其便也四天大王提頭賴吒天毗樓勒天惟睒閱天毗沙門天忉利天鹽摩羅天兜率陀天不憍樂天化應聲天化自在天梵眾妙天梵輔祿天摩訶梵天水行梵天水微梵天水無量梵天水應梵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微天微妙天廣妙天極妙天福愛天愛勝天近際天普觀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色究竟天淨光天普壽天是爲三十三天各現威神爲四輩弟子作大擁護辟除凶惡　佛告阿難我今說是三十五龍王名字其所居處各在異國齋心等意以其所兆龍宮珍寶摩尼離珠以奉獻我我爲諸龍說其因緣業報之事各於我所得法眼淨建大誓願於未來世佛法滅時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四輩令離危厄不爲邪横之所侵害使萬事吉祥　娑攬摩龍王阿染伽龍王因陀羅龍王娑伽婁龍王思善陀龍王脩陀利龍王娑脩只龍王波利沙龍王德叉迦龍王阿婁盧龍王阿利伽龍王沙渠瞿龍王阿婆盧龍王波利伽龍王脩波睺龍王那宋陀龍王須彌弗龍王茲蛇陀龍王貿多斯龍王那耆首龍王貿多勒龍王思利那龍王只利彌龍王難婁陀龍王阿那俱龍王曼陀俱龍王水迦婁龍王伽多俱龍王達波婁龍王阿[illegible]又龍王思羅婆龍王浩伽婁龍王毗

大都龍王跋陀羅龍王摩根陀龍王　佛告阿難是諸龍王不可稱數我今爲汝及諸四輩略說三十五龍王名字上首者也若有危厄恐怖之日令諸弟子演其名字至心呼者立在左右辟除邪惡萬事吉祥　佛語阿難我昔遊化諸國土中有諸神王強梁難化不受教者我悉降化令其受道既受道已皆作誓願於我滅後後五濁世時擁護佛弟子不令諸邪鬼雜魅小鬼求人長短若有危厄恐怖之日皆當一心呼其名號我今說之灌頂神名一切善聽　大神將軍摩醯首羅大神將軍閻沙俗羅大神將軍金毗羅大神將軍半耆羅大神將軍和耆羅大神將軍摩尼跋陀羅大神將軍阿波提羅大神將軍摩和羅大神將軍羅刹陀羅大神將軍鳩摩和羅大神將軍脩摩乾羅大神將軍波迦羅大神將軍因輪無羅大神將軍因持羅大神將軍和林羅大神將軍波耶越羅大神將軍宋林羅大神將軍檀持羅大神將軍式叉羅大神將軍乾陀羅大神將軍乾頭羅大神將軍彌佉羅大神將軍乾未羅大神將軍摩油羅大神將軍阿須輪羅大神將軍隨沙門羅大神將軍隨孫羅大神將軍曼提羅大神將軍毋阿寐提大神將軍毋設婁陀大神將軍女薩遮摩大神將軍女毗藍婆羅大神將軍女持瓔珞　佛語阿難是大諸神及神母女等三十三王若四輩弟子

横遭難者呼其名字令人得福萬事吉祥　佛又告阿難又有六萬二十四鬼師亦皆誓願於未來世五濁亂時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四輩不令小鬼之所得便使獲吉利我今說之其名如是　東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疾佉鬼師脩涅多羅鬼師不輸鬼師迦毗羅　南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斯睺鬼師婆斯睺鬼師陽加鬼師賴遮　西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耆利鬼師嗜羅呂鬼師輪波羅浮睺鬼師氷伽利　北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陀羅尼鬼師陀羅多斗鬼師復度伽鬼師波盧毗多　上方　鬼師恒著他鬼師浮摩鬼師脩浮摩鬼師波由鬼師夜摩　下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根頭波鬼師脩摩鬼師根陀鬼師脩利耶　佛告阿難我以略說諸佛名字菩薩羅漢諸天龍善神及二十四鬼師名字如是今當又說四山河海川谷井泉有諸精魅喜行毒惡以害萬姓汝當正心誦是摩尼大神呪經并說山海精魅名字若有行毒害萬姓者各使攝毒不復害人佛言阿難國土之中四山河海有二精魅鬼我今說之其名如是　一名深沙二名浮丘國中魅鬼山中魅鬼林中魅鬼草中魅鬼墓中魅鬼塚中魅鬼地上魅鬼地下魅鬼水邊魅鬼水中魅鬼空中魅鬼市中魅鬼死人魅鬼生人魅鬼飽死魅鬼餓死魅鬼渴死魅鬼道中魅鬼道外魅鬼堂中魅鬼

堂上魅鬼、堂外魅鬼、蓐邊魅鬼、四壁魅鬼、火中魅鬼、火邊魅鬼、身中魅鬼、
身外魅鬼、飲時魅鬼、噎時魅鬼、金銀魅鬼、坐時魅鬼、卧時魅鬼、赤色魅鬼、
黑色魅鬼、有長魅鬼、有短魅鬼、有大魅鬼、有小魅鬼、中適魅鬼、白色魅鬼、
黃色魅鬼、青色魅鬼、斑色魅鬼、紅色魅鬼、紫色魅鬼、魘人魅鬼、夢中魅鬼、
明起魅鬼、步行魅鬼、飛行魅鬼。　佛語阿難：是諸山精、溪瀆之中、人間作
害。若人知其名者，喚其名字，不能害人也。吾故說是四十九鬼，今吾更說，
汝一心聽。　佛告阿難：有伺人鬼、繫人魄鬼、喜鬬諍鬼、大語言鬼、有大
笑鬼、有大戲鬼、相杖打鬼、相得攝鬼、遮生門鬼、噉人精鬼、食人血鬼、齧人
肉鬼、哭人骨鬼、拍人骨鬼、噉人五藏鬼、食人腸鬼、抽人筋鬼、縮人脉鬼、壞
人胎鬼、使難產鬼、喜瞋惱鬼、喜恚恨鬼、持刀行鬼、持杖行鬼、有傴僂鬼、有
仰向鬼、有杈腰鬼、有反倒鬼、有頭行鬼、有破髓鬼、有碎身鬼、有疑阻鬼、有
懸頭鬼、有五掣鬼、有鍾心鬼、有寒戰鬼、有熱悶鬼、有沙中鬼、有崗埠間鬼、有
有揵行鬼、有擧手鬼、有摩頭鬼、有白頭鬼、有赤頭鬼、有黃頭鬼、有斷頭鬼、
有吐火鬼、喜燒人鬼、有血光鬼。　佛語阿難：若人疾厄，爲此諸鬼所嬈害
者，呼其名字，即當攝毒，不能爲害，遷其處所，隱匿不現。　佛告阿難：又四
十九山精之鬼，我今說之，令諸四輩離諸邪惡，不復遣惱，百病除愈，怨害

不生，得吉祥福。佛語阿難：山精之中，五色精魅，我今說之，其名如是：青
色山精、赤色山精、白色山精、黃色山精、黑色山精、高大山精、卑小山精、廣
大山精、無頭山精、無手山精、無脚山精、龍頭山精、蛇頭山精、馬頭山精、狗
頭山精、虎頭山精、人頭山精、猨頭山精、鳥頭山精、衙火山精、火映山精、蛇
形山精、龍形山精、男形山精、女形山精、三脚山精、六手山精、九頭山精、三
頭山精、四眼山精、四十九眼山精、三眼山精、聚會山精、歌樂山精、喜歡山
精、愁憂山精、悲哭山精、跛脚山精、瘠瘂山精、歎咤山精、相拘牽山精、鬪諍
山精、吐青毒山精、吐赤毒山精、吐白毒山精、吐黑毒山精、吐黃毒山精、兩
頭共身山精、龜形山精。　佛言：是爲四十九山精之鬼。若四輩弟子爲山
鬼所害者，呼其名字，即便攝毒，不能爲害。佛言阿難：國土四方，山精雜魅，
惡鬼伴侶，水中雜精，我今更說諸魅鬼名：火中魅鬼、水中魅鬼、木邊魅鬼、
飄風之鬼、東方青色鬼、爲惡夢鬼、變姓鬼、馬鳴鬼、百獸變姓鬼、有狐鳴鬼、
有鳥鳴鬼、鼠鳴鬼、南方赤氣溫鬼、白氣溫鬼、青氣溫鬼、黑氣溫鬼、五注之
鬼、青色注鬼、白色注鬼、赤色注鬼、黃色注鬼、黑色注鬼、墜牀死鬼、喜爲瘀
官鬼、貪慢鬼、辟茘鬼、慳貪鬼、勤苦鬼、病瘦鬼、痛痒鬼、思想鬼、身中鬼、瘂殘
鬼、絆縶鬼、有癲狂鬼、有癡聾鬼、呻吟鬼、啼哭鬼、困病鬼、虛耗鬼、嫉妬鬼、羅

閒鬼、籬上鬼、門邊死鬼、戶邊死鬼、魍魎鬼、北方黑色鬼、熒惑鬼、游光鬼、詐
稱鬼、斷人毛髮鬼、飲人血鬼、悲家鬼、故氣神鬼、蜚尸鬼、伏屍鬼、有樹上鬼、
有樹下鬼、溝澗死鬼、屋上鬼、屋頭鬼、呪咀鬼、宮舍鬼、軍營鬼、亭傳鬼、獄死
鬼、囚死鬼、水死鬼、傷死鬼、火死鬼、有客死鬼、有未塟鬼、有兩舌鬼、有惡口
鬼、酒死鬼、有陷死鬼、有復死鬼、市死鬼、道路死鬼、有渴死鬼、有凍死鬼、有
兵死鬼、有藥死鬼、鎮死鬼、血死鬼、有碓死鬼、厭禱死鬼、有鬬死鬼、有絞死
鬼、有自刺死鬼、有恐死鬼、強死鬼、迮殺死鬼、斷頭鬼、翦人毛髮鬼、有騎乘
鬼、駕車鬼。　佛言阿難：中央及水中有諸雜魅鬼，我今更說。　步行魅鬼、
逆忤魅鬼、山神魅鬼、樹神魅鬼、石神魅鬼、土神魅鬼、風神魅鬼、海邊魅鬼、
海中魅鬼、橋梁魅鬼、宅中魅鬼、雜破鬼魅鬼、溝渠魅鬼、道中魅鬼、道外魅
鬼、胡中魅鬼、羌國魅鬼、蠻國魅鬼、羌國魅鬼、虜國魅鬼、中國魅鬼、越國魅
鬼、百國魅鬼、百獸魅鬼、馬行魅鬼、百蟲魅鬼、漢中魅鬼、谷中魅鬼、門中魅
鬼、戶中魅鬼、竈中魅鬼、竈上魅鬼、竈四邊魅鬼、汪池魅鬼、厠中呪術魅鬼、
遮道魅鬼、遮蠱魅鬼、不目屬鬼、紙人頭鬼、帳中魅鬼、屏風間鬼、梁上魅鬼、
室中魅鬼、使人嘔吐鬼、噉人尿屎鬼、客忤魅鬼、凶注魅鬼。　佛告阿難：是
爲六萬四十九鬼。汝當一心，爲萬姓故，誦持是摩尼羅亶灌頂章句。摩訶

神呪。急難之日，當齋戒，一心思念十方一切諸佛、過去七佛、八大菩薩、十
大弟子、五百開士、三十三天、諸大龍王、善神將軍，及鬼神等，正心正意，莫
念東西南北之事，亦復莫念家室之事。觀是諸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善
鬼神等，觀念是已，呼是諸神爲人作護，喚其名字，即攝毒氣，還其所止，不
能爲害，即使獲得吉祥福利。　佛語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習誦是
摩尼羅亶灌頂大神呪時，有此事行，不生誹謗，何等是耶？願聞其事。生信
誹謗，唯願天尊說是諸事。佛言阿難：有人聞是大神呪經，不生誹謗，有四
事因緣：一者從過去佛聞，二者從善知識受，三者直信不疑，四者作菩薩
道，欲度群生。生誹謗者，又有四事：一者不從佛聞，二者不從師受，三者無
尊信心，四者無菩薩意，以是因緣，故生誹謗。有如是人，不應授與。佛語阿
難：若人信樂，有前四事，不生誹謗，汝當爲說大神呪經，傳度與之。若有四
事生誹謗者，莫授與之，令彼前人獲無量罪。佛說是語竟，阿難唯諾，受天
尊教。　佛語阿難：我說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甚深微妙灌頂章句，十
二部典，不可妄授持與人也。若有信心欲受之者，師當一心，如法度與，師
師相承，受是章句，法應七歲，授與一人，不得輕慢，深妙神呪，諸佛菩薩羅
漢真人，又爲諸天善鬼神等之所守護，不得輕度授與人也。若有受者，當

如上法然後乃捘是經法也爾時衆中有一居士名曰善可問阿難言佛滅度後出千歲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疾急苦惱欲讀誦是大神呪時法則云何阿難言善可居士若人欲讀神呪經者香華供養十方諸佛過去七佛菩薩羅漢及諸天王善鬼神輩佛昔教授得法眼已各自作誓於未來世千歲之外魔道興盛佛法欲滅山海魅鬼人間惡魔欲吐惡毒害四輩時我當遊入聚落之中護僧伽藍四輩弟子世尊爾時許可讚善鬼神等皆悉胡跪作是誓願佛即可之鬼神又言當爲一切出家之人作大種越若有大覩我者我即施償是故我護種越施主唯願世尊勑諸弟子法食之時施餘餅果佛亦許可阿難語居士言此諸善神誓願如是常護佛法四輩弟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有疾急之日欲行讀是灌頂章句大神呪應當如是案上科法散衆名華燒種種香然于燈明施雜餅果酥油石蜜得飲食已是諸善神爲人作護當讀誦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使速獲得吉祥果報佛說經竟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王善鬼神等不可稱數阿難頭面禮佛足四輩亦然歡喜無量頂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四

十九梗

頂 灌頂經四

灌頂召五方龍王攝疫毒神呪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大城竹林精舍與四部弟子眷屬圍遶天龍八部悉來集會佛爲說法垂欲竟時於是阿難從座而起齊整衣服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維耶離國癘氣疾疫猛盛赫赫猶如熾火中毒病者頭痛寒熱百節欲解穌者甚少死者無數世尊大慈慈加群生願爲救護使得穌息不遭苦患病愈熱除復爲說法使得至道　佛告阿難維耶離國中所以遭此疫毒病者是其國人多殺群生無有慈心以殺獵爲業是諸麞鹿麋麈禽獸熊羆之屬有智慧者作是誓願願我來世墮鬼神中願爲鬼殃行火燒人有犯觸我者若殺若縛強取我者我當放火燒其山野及所居村舍於我有怨悉令被害令諸衆生不得藏匿是故阿難當化導一切令其慈仁勿殺群生普慧一切受持禁戒行於十善若能如此可得至道　佛又告阿難其世間人遭諸火殃或燒一家乃至五三十家或燒一里乃至五三十里或燒百里乃至五三百里或燒千里乃至五千萬里如此因緣不可稱數與此衆生有業緣者必爲火殃之所燒害是故不可避藏得脫以是因緣勿行殺獵化行十善可得至道　佛又告阿難此國中人又網水中黿鼉魚鼈雜類衆生不可稱數而啖食之以爲美饍諸衆生等有智慧者各各懷忿願我後世墮大海中作毒蛟龍吐種種毒氣猶如雲霧以害維耶離國中人民食我肉者使病不死瘦黃困篤從死得生殺我命者毒著便死我今先敘彼諸因緣然後召五方諸大龍王勑語之曰莫令諸小毒龍害於人民各使攝毒還其處所解其罪福攝取惡毒不復爲害令一切人民得離病惱無復厄難彼度生死得涅槃道阿難白佛唯願速說五方龍王名字隨方所攝諸小惡龍吐惡毒氣害於人者使其撿校不行諸毒維耶離國受苦如是唯願世尊一一解說令彼衆生得脫厄難解脫彼苦得聞法音佛告阿難汝當諦聽諦受東方青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阿脩訶七七四十九龍王典領東方小龍伴侶七十萬億山精雜魅毒病厄難皆當說其名字護病者身使小龍攝毒不害病者使身中諸毒自然消滅病愈熱除平復如本佛罽那龍王三物都路龍王婆𡟲摩龍王三物弗路龍王因臺羅龍王婆伽要龍王摩伽婁龍王難陀那龍王優鉢難陀龍王脩陀利舍龍王婆脩

只龍王德叉迦龍王陀婁盧龍王婆婁盧龍王伽婁盧龍王沙渠瞿龍王思利叉陀龍王思黎乾陀龍王思利婆果陀奴龍王思黎跋陀龍王阿婆盧龍王思婆盧龍王脩婆睺龍王須彌睺龍王脩彌弗多羅龍王旃陀羅弗多羅龍王那果陀奴龍王伽果蛇奴龍王菍蛇陀奴龍王思普陀奴龍王婆利沙奴龍王吡摩婁龍王阿梨伽思梨沙龍王婆伽梨思龍王竭波思利沙龍王伽婆思梨沙龍王無動思梨龍王害坻思梨沙龍王竭陀羅婆梨俱龍王蛇那水陀龍王賀多斯龍王賀多勤叉龍王那某首龍王阿羅婆婁龍王某盲佛陀龍王阿勤浮龍王思黎龍王思黎祇古龍王攪菩盧龍王　佛告阿難南方亦龍神王其上首者名那頭化提七五三十五王典領南方五十萬億諸山精魅鬼二十萬億懸小龍輩吐毒氣者害於人民令其攝毒莫復害人有得病者皆當呼此龍王名字令諸萬姓休息安寧病消熱除龍王施令　只利彌龍王阿那俱龍王阿難陀婁龍王害多蓋水龍王曼陀俱龍王水迦婁龍王伊羅跋陀羅龍王傷瞿龍王阿婆羅婁龍王阿多但龍王復波伽多俱龍王波羅提浮龍王那羅那羌龍王達波婁龍王吡無龍王阿勤叉龍王思羅婆睺龍王強伽那龍王思度龍王薄夷龍王思陀龍王莅伽婁龍王吡大都龍王脩波羅坻度龍王吡羅

婆奴龍王陀羅難陀龍王跋陀羅龍王尼彌陀婁龍王脩跋陀羅龍王脩羌陀羅龍王波羅旃陀羅龍王陀婆伽羅龍王徒善北多俱龍王　佛告阿難西方白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訶婁薩叉提三七二十一龍王典領西方九十萬億諸小龍輩及山精魅鬼十二萬億有疾急者與是龍王名字之時是諸小龍各攝惡毒不害萬民長得歡樂衆病除愈平復如本　徒善晝香多俱龍王摩利龍王斯為多俱龍王阿勤多龍王跋兜多羅龍王跋陀羅波羌龍王肫頭吡龍王安婆羅坻陀龍王半陀脩都龍王提桀坻賴羌龍王吡婁勤俱龍王吡婁傳叉龍王吡舍羅摩龍王賒加某伽龍王旃陀婆耶龍王胃陀無邪龍王半蛇婁龍王半蛇周婁龍王波羅獨都龍王便頭龍王優婆便頭龍王　佛告阿難北方黑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邪業提婁四七二十八龍王典領北方百億諸小龍輩及山精魅鬼十三萬億毒病疾厄恐怖之日與是龍王名字之時諸小龍輩各攝毒氣不復害人萬民安樂病苦消除衆善循處龍王力也　波利俱龍王只遮尼俱龍王伽蛇邪俱龍王深林婆俱龍王某果邪瞿蔓龍王某羅摩奴須龍王尉多羅摩羌藪龍王阿摩羌婁龍王佉伽婁邪龍王曼陀羅俱龍王尉多祺龍王阿羅婆羅龍王摩邪摩羌龍王吡住龍王伊陀婆婁龍王摩邪

思龍王只羅步俱龍王伽吡盧龍王思婆婁龍王慰波留龍王恒伽懼龍王跋陀摩羌龍王木叉俱龍王婆羅木叉龍王俱佛提龍王甘露羅思和婁龍王伊羅彌丘龍王難陀優婆難陀俞龍王　佛告阿難中央黃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閻羅波提四七二十八龍王典領中央諸小龍輩六十萬億及山精雜魅鬼十二萬億若諸人民憂悲衰惱變怪衆災水火之厄諸怪屢生應當寫上龍王名字各隨所主厭除萬怪令其消滅呼是龍王名字之時是諸小龍山精雜魅即便隱毒不復害人萬民歡樂國土安寧雨澤以時民無荒亂人王喜悅稱善無量　阿周都龍王波利伽留龍王脩其丘阿陀含龍王乾陀阿婁龍王僧伽婁龍王提梨阿彌婁龍王周脩訶龍王那頭伽提那龍王訶數薩伽提龍王那僕提婁龍王那達提龍王薩迦陀耶龍王優婷薩龍王禪然薩龍王阿宿提龍王娑伽羅龍王和脩吉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薩迦陀耶耶伽龍王優婷禪龍王禪然薩龍王阿宿羅龍王娑伽羅龍王和脩周龍王阿那婆達龍王摩那斯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　佛告阿難是為召龍王名字如是我勑諸方大龍王等及山精魅鬼攝諸小龍五色之氣雲霧毒害侵陵萬民我以勑竟龍王受教魅鬼亦然使攝小龍使不行毒害於人也龍王歡喜受吾教命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我說是五方龍神王竟於此衆中誰能施行召五方一伯六十一諸龍王名遂諸小龍及山精魅鬼使攝其毒不復得行嬈於人民使諸國土無病苦者毒氣既除人民歡樂我法興隆魔道隱閉諸毒消滅聖衆皆化靡不受行時佛世尊唱是語已大衆寂然默無言者於是衆中有一少年比丘名曰禪提從座而起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阿難今日於大衆中請於如來說是五方召龍神咒世尊以說召龍王竟欲令諸比丘輩宣天尊言使此法言流演世間禪提比丘不以惡慈令當承佛威神之力往彼維耶離大城之中說令如來所說龍王無上神咒說是語已受天尊教禮佛而去　於是禪提比丘往彼維耶離大國之中救治人民諸疾病者悉得除愈百姓歡樂喜慶無極如是漸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衆姓之屬悉皆供養為起精舍四事供養無所之少人民無憂毒氣不行是禪提比丘住是國中二十九年以佛世尊所說召龍摩訶神咒化導人民悉皆奉受常為四輩之所供養乃至命終未曾休息　是禪提比丘命終已後諸弟子輩以香熏薪焚燒其身收取舍利起于塔廟禪提比丘命終之後毒氣復興疫病衆多死亡無數無人救療是諸人民作是念言憶我本昔有禪提比丘誦說如來召龍神咒說有疾苦皆悉除愈今已命過我今遣

厄誰救我者即使奔趣往至禪提先精舍所到彼住處見禪提比丘所嘖楊枝擲地成樹樹下有泉水諸人民輩即禮拜此樹如見禪提在世無異折此樹枝取下泉水還歸到家以楊柳枝拂除病者以水灑諸病人悉得休息身體清涼百病除愈於是國中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四輩人民有病苦者悉皆往彼故精舍所取此楊枝并取泉水浴洗病者灑散五方諸魔惡鬼毒氣消亡辟除衆惡萬事吉祥　賢者阿難語諸四輩言不但禪提比丘行是神呪有效驗也昔南天竺有一居士名求若先奉持五戒守行十善亦復誦是如來所說召龍神呪時世飢窮求若先居士遊他國土以求衣食漸漸遊行至迦羅葉國中住釋即迦羅越舍時是長者家門之中一百餘口爲此雲氣毒病所羅得病之人有死有蘇居士既到諸有病者悉得除愈釋即迦羅越耳自得聞諸鬼神輩更相語言我前本時欲令此國疫氣流行病者使死不令得活今者遠方有神人居士從天竺來口中誦習如來所說召龍灌頂微妙法術我今當住無人之處攝取毒氣不能得行一鬼語言何故爾乎二鬼答言迦羅越舍車屋之中有此神人誦習呪術本欲行惡而今不能不去何待若留住此爲彼神人之所傷害於是以後諸鬼神輩各各惶怖兩兩相牽三三相隨五五相逐馳走而去往彼山谷無人之處各自隱藏不現身形從是以後毒氣不行國中人民有病苦者悉得差愈國王流聞迦羅越有是神人便嚴駕車乘往到其所到已前拜而問訊言何來居士乃有如此微妙聖術居士答言南天竺來居士名何答言求若先王將居士往到宮中七日七夜作倡妓樂而娛樂之從種種美饍金銀珍寶衣服數通而抱與之求若先居士爲王說法示教利喜王聞法音喜踊無量國中人民無不獲福王於是後逆與居士相將往到竹林精舍禮拜世尊作禮畢訖却坐一面佛爲說法王及臣民靡不歡喜各隨本緣悉得道迹於是阿難又告四衆今佛世尊說是灌頂召龍神呪不但爲今維耶離也標心乃在像法之中千歲之末佛法說藏魔道興盛當有惡王斷藏三寶使法言不通壞塔藏僧五濁亂時爲是當來諸衆生輩演說此法示於未聞普使宣傳流布世間人民受者不遭惡難衆病除愈死得昇天　阿難又言諸四輩弟子若有國土有疾厄者横爲邪神諸惡龍輩及諸山精術火燒人又吐惡毒侵陵萬姓有此災變不吉祥時當澡口清淨受行齋戒不食五辛不得飲酒噉肉當禮十方佛懸繒旛蓋請召衆僧一日七遍轉是召龍大神呪經邪氣雲除衆善集身解釋病者熱毒消除疾苦得愈獲吉祥福賢者阿難又復告言諸四輩弟子若疾厄之日當以香泥泥地然十方燈散雜色華燒衆名香兜婁婆畢力伽沉水膠香婆香安息香等燒是香時亦能使魔隱藏不現不復害人即得吉祥萬病除愈　佛說經竟四衆人民無不歡喜釋梵諸天以好香華供散佛上以爲供養阿難問佛言說是語已當何名之云何奉行佛言阿難此經名爲灌頂召龍大神呪經又名行經之人因緣本事大衆人民天龍鬼神聞經歡喜作禮奉行

灌頂梵天神策經第十聞如是一時佛在因沙崛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三萬人　佛爲天龍八部說法人民鬼神各隨業緣得道不同說法既竟於是梵王從座而起長跪合掌而白佛言　世尊我於衆生有微因緣多歸依者又見人民悉受苦惱心中疑惑不能決了今欲承佛威神之力出梵結願一百偈頌以爲神策唯願世尊許可此事復作是言我常見諸異道輩九十五種各有雜術爲人決疑而今世尊正覺最上更無此法是故啓問唯願聽許　佛言梵王善哉善哉汝能爲未來五濁惡世像法衆生多諸疑惑信邪倒見不識真正汝既慈悲欲爲說者佳也梵王我助汝善善也梵王隨意演說梵王聞佛讚歎策經歡喜踊躍即於衆中語四輩言今我梵王承佛威神演說上經二百偈頌以示萬姓決了狐疑知人吉凶今以此偈而說卦曰　若聞佛呪法百魅皆消形舍宅得安隱縣官不横生迴向無上道梵天常相營仕宦得高遷世世獲佳名既能有好志不能卒其本供養不專一功德日減損前行已不善改更亦不脫今悉令吉利祿位自然反光身無福慶是故墮罪中不信於三寶輕笑慢世雄現世獲苦惱從此致命終積罪如山丘業報真無窮若欲免禍祐懺謝燒衆香帝釋常扶助所向皆吉祥疫毒自消除至終無遺殃世世享其福生得昇天堂恐此事不成終爲人所發喪死非一人哭泣彌年月魔邪之所作遂使從此沒若能念三寶更得無遺殃汝常好情性何故生怨惡輕笑於沙門謂之如寄託世世得其報終爲邪所撩出道逢官家恒爲吏所縛念汝少孤苦吟嘯在道門正心相和順勿令他生怨眼心無斷蠱祿位加子孫安隱無疾病當知梵天恩既已墮罪中又以罪惧人狹注相連結皆是宿世因可共脩正行專意習精動保此得解脫遠離地獄身不欲行仁義欺詐常爲先若入江海中逢風不得前縱逆隨流浪風波覆其船沉溺在水中性命豈得全既有佳善心又有好名祿脩於諸正行世世家其福安隱而無爲親友亦歡豫發願無不果所求皆應速若欲遠治生求覓諸財寶莫行不善心中路見不好專心念於佛疾得無上道世世獲果報

安隱壽得老貧高作魔師教人殺衆生苦報既無窮一到入幽冥邪鬼不能祐禍積百端生可歸於三寶能拔罪苦名一子行五逆爲汝作禍殃刼奪人財物離散失骨骸當在空野中枯露不得埋世世不見好地獄中徘徊已能有好心便宜盡其功何爲寂寞住徒勞守於空若必成其願受報亦無窮世世所生處常在天人中所遇皆不好每每不從意此是心不淨故與如斯事不肯悔其過將欲求何冀若能盡心侍祿官自然至每凡不良人事事皆悉好恐是罪未至此榮非長保一報墮地獄出入生憂惱世間愚劣人意謂當至老一身既獲好親友亦欣欣常見梵釋衆與之爲等儕意業亦滋茂道心亦日新萬物皆有報豈不習精勤逆爲賊所得剝奪失珍寶奉法莫進退如是致不好從今可更改崇敬於三寶魔邪皆馳散衆魅不能惱汝昔有慈悲割口飯賤人羸老得救命色力具足鮮慈念衆生故濟物常在貧尋得歡樂報當在明年春奉法不堅意迷惑信魔邪邪見殺衆生百魅皆得祠墮罪入地獄億劫無出時悔過於三寶解脫無狐疑汝欲居此宅犬凶不可止子孫多零落災火四面起每每見不好牛犢悉疫死梵天語汝實移可安隱耳其福何炯炯乃致於鳳凰麒麟爲汝感聖王亦來翔雖有世無雙諸天散華香得報獲其功百事皆吉祥進心既不清梵天所不護出門逢毒狼坐自生禍殃大小互相向晝夜懷荒怖何不奉正真自獲安隱度等心施於人獲報無窮已相與種福田滅罰於身已慳悋懷貪情坐守財物死布施持清戒世世從緣起汝有佳福田後使致富貴今現人所敬德行亦鬱鬱高顯而無比衆中之大師壽命亦延長衆聖爲等類汝雖有廣慮不知念無常作善得其福作惡得其殃禮拜向三寶供養散華香釋梵相擁護萬事皆吉祥是人福力多每每蒙神護所求自如意無不安隱度必無他險難名聞亦流布釋梵口所說吉祥不相誤汝有諸兒子一子五逆惡爲汝作禍災恒爲人所薄娩亂生罪過魔鬼互來作疾病不可治一以香湯藥師有所言說憶在不失亡皆作諸福德魔邪自消滅但當禮三寶正念魔散當今汝得財寶然後亦吉祥種惡得其殃合家悉疾病周者非一人乃得魔滅性皆是先世因所以致危命若能悔令鬼災邪悉流逆汝是不吉人故使居此間中有魔魅鬼恒來相留連三魂及七魄繫縛在空山恍惚既不定終當墮深淵産乳悉通利男女皆聰明梵天說神衆魔邪不得生專心向正覺禮拜無虧盈漸漸增其福祿位自來榮前可寄財物本不令生長何忽說欺詐過失非一兩可還此財寶違經及形像嫩生輕慢心必當墮罪網五逆欺君父謂之是長保恐此

百無拔世世生煩惱意業所纏縛是以不見好子可自改心歸依無上道我念汝一身飄泊在軍中君主相護念保令結始終入陣常獲勝意勇必有功此是梵天助努力長無窮爲人懷奸惡坐此危身命五逆誣君父恒與財利說諸天所不護兒孫悉流逆善當學忍辱莫恣於情性莫信於邪師欺詐多誤人但當一心念保離罪咎身今雖見不好後當生福因子可悔衆織正覺度苦人汝欲貨雜物所向皆吉利但當勤精進財物自如意牛馬豬羊犬長益而昌熾疫鬼不得便善神爲汝記雖言奉三寶不行恭敬心破齋毀經戒言輒生醜音輕慢於神明罪報不可任每行不善意死入地獄深汝家有十人五逆無反復口舌相鬬亂言音難盡究治生不獲利畜養不滋茂懷惡終不滅梵天所不祐大義有此人何爲江湖間可還入親里自然得高遷今日雖未獲必當在來年家室歡且樂然後信梵天汝常信罪福反作不善事空言畏無常無肯改更意今者意不專便不獲吉利梵釋語汝實慎勿生疑思人能奉最勝正覺第一道但當念經戒魔邪不能惱衆魅不能干善神常相保愛法如珠玉入惡無不好人欲奉三寶歸正卻衆邪意中不理盡魔邪悉來加撓亂作諸妖禍至必不除災耗連日生貧罪如恒沙財物不可保分散理無常慳貪懷嫉妬世世受其殃悋惜不布施坐守財物亡欲避路無從是名不吉祥自言信道德精進常自守內心懷不言後身墮餓鬼罵詈無本末謂師是老叟傳語後世人師恩不可負勤修於人務福祿及子孫如是之報應皆由宿世恩出入常見好流布於宗門世世所生處梵釋相諠譁神道有大小勿生不信心人亦有貴賤宿命所延停何故叨小魔貢高致疑貪但當平等觀子息如牲牧所求多罣礙疾病不得愈晝夜生憂惱泣淚如雲雨神衆度世難梵天之所許齋戒脩法會心求自得救父母行不善子孫多死亡最後生一兒復爲人所傷孤獨無依怙泣涕痛心腸漸漸生不吉壽復遇禍殃子有好心行奉法悉具足君主相護念視之如珠玉正念皆如此梵釋相營逐是語皆謂可順從心所欲此人勤精進持戒又具足三歸五戒神乃有三十六常隨共擁護所願無毀辱但當脩善行死不入地獄迴邪奉正法無不獲善報壽命亦延長財物不虛耗世世蒙其福吉利自然到色力常鮮潔吐氣亦清妙雖欲信正覺無有堅固本奄忽遺禍積心中生退轉邪師之所欺殺生求增積既不專一心必不獲利反夫人懷憂惱必有不好想財物從此散棄滅日增長梵天說神衆悉好無疑象三界度苦人解脫八羅網殺生多夭命惡心亦如斯剝奪人財物唯得以爲佳此人億劫衆今身不

自知竊盜非好名美是不足為事師當如法勿有懈怠辭背叛設輕慢罵詈生狐疑災厄從中至卜易以良醫禍害自然生未有欣樂時何不奉正覺歸命自發露悔過洗惡心無不獲濟度心行既不定不為神所護宗室多死亡夜見惡夢寤所作皆不善還自中其身若能歸正覺解脫罪苦身魔邪之所作鬼魅之所親僻錯好罵詈動起驚四隣墮落於水中魂魄隨浪流作鬼屬河神長有漂泊憂苦適不能堪復還從家求災耗四面起生兒無盡休前行作五逆常不信正真邪心逐異道無事懷餘因宗室相嫉恨小語呼天神怨對相牽引衆墮地獄身汝家多財物呪咀更相欺今日得重病皆是宿生疑湯藥不得行此病不可治大小亂相向諸神不護之六畜疫所害非是人所治皆從業緣報綺語多所欺不孝違師父常自懷狐疑一到入地獄億劫無出期精進莫殺生殺者心不仁後罪短命死不得復人身拘羅諸道遇苦惱不生欣正命不救違專心畏於神軍中何足貪刀兵若在頸四面無所見唯有諸鶴鷄但當念道德何能為他憂保還得安隱不使空勞軀汝前取婦時相視如鴛鴦和合共為家必令保久長不悟忽中道便欲相夭傷鬭諍不脫時財物亦消亡正覺久滅度沙門承遺教苦行修功德受訓金顏說濁世罪衆生輕賤為本效首事不吉祥坐

生諸殃考夫欲備仁義皆應淨心行常念於正覺世世不違棄三界拔苦惱宗族蒙福慶自歸無上道所生值衆聖常念受罪人獲報得命夭不見好可論禍害相纏繞衆魔共嬈試邪心增其衰殺生祠諸鬼業報其不少敗更歸魔道必當破汝家子孫多疾病恒與官相羅治生不得利無事生罪愆緣汝業行惡誤計信於邪所作不如法恒與惡相連所求無應得怨更致流連往往非一事恚是罪所延禍至亦不除必當在來年專心既不定夜臥生夢悟唯見罪自纏不見受福路財物悉流散傾家無歸訴若能奉正覺終身不違遇一母生十子房室各各立長大計業異毫利不相及恩愛起鬭亂財色致憂悒兩舌相誹謗縣官相違習常見惡苦人不信於三寶縱逆無所畏殺生而無道怨對自在近不得終耆老若能不為此每事無不好今此無如人飲毒求自活殺生禱祠神意恬為侍賴反逆不恭敬道意以為快天神不營護衆魔作禍害車牛出入行前後皆吉利神母與汝願所作悉如意但當弘自心勿恩衆魔事所向無罣礙仕宦自然至善行多恩福祿位自顯置常無疾病憂所作皆吉祥遊處他方土善神自扶將親友蒙其祐樂報其未央疾病常除愈魔鬼不能加善心向三寶福祿自無選功德漸漸勝流布宗室家正真定可修莫信於衆邪但當念修

善慎勿行五逆雖為吏所呼縣官不能貪慈心念清淨能拔諸憂厄如水洗塵滓惡氣無遺跡何忍懷道心邪行以自立輕慢於三寶謂言是不急世世受其殃相見亂號泣念子獲其報地獄實難入五逆無所知至老無兒息禱祠天下神十方皆周徧遂不果其願魔魅所隱匿乃至世世生不得所求力惡與惡人好致令生鬭諍呪咀汝兒子禍熾如火盛遂為災所害危厄兒身命三寶可歸心梵天懷欽詠念此孤遺子二身在軍中遠離舊鄉土道逢遇異風雖在他封境梵釋所興隆言歸保安隱親友亦歡願慎莫懷憂愁福德至無窮官祿自到前更生昇天宮咸同識宿命皆習衆聖風庠序而無為積福致興隆莫作不善行信義當溫厚積財不欲施諫言不肯受奴婢作口舌無事生怨咎慳貪所結縛竊盜言無有汝欲結姻媾才技不具足既無好行迹夫婿不拘錄常懷輕賤心每言輒毀辱進退無宜禮怨恨攀相績何意相鬭諍口舌紛紜生縣官吏互起憂苦纏身嬰悔過滅罪咎梵釋常相營終命昇天堂善神悉來迎華色不久停會當有萎落人生如電過恒恐奄忽着憂畏長時有歡樂暫纏縛婚娶當及時必好莫前卻汝昔有恩福神明所祐佐令汝有男女強健無瑕疵不能重修善還奉正道化必當獲福利踐行無穢汙汝昔歸三寶至心皆清淨中為

人所誤迴心向邪影意業起煩惱邪心自然來還反向正真梵天乃德領前世無福田今身不獲好所作不吉祥終日懷憂惱罪報既無窮可歸於三寶持戒不毀犯自致無上道惡癡不信法縱逆無所畏百苦纏身形出亂遇禍祟誹謗說人惡善事則隱諱五逆無慈心後墮畜生類精勤奉正真晝夜修六度齋戒消魔魅功德亦流布行善無惡緣戒神常擁護梵天說神冢吉祥不相誤汝欲入山林求取諸果藥直心行四等豺狼為退卻伏藏及珍寶悉令汝經略善神相營衛不令有遺落汝欲業禮法惡子嚴教呵朝夕禮三寶情性令柔和譬如有大樹覆陰甚衆多汝莫自促促保令事無他人生於世間各有宿身緣負債作奴婢罪根相牽連以償其宿罪世世有對怨斯由宿身來積行相纏綿若能專精進便當安一心世世得福報終不入魔林現在無罪垢功德日滋深子孫樂相向祿位自來任子欲遠治生慎莫信他語但正一心念釋梵爲等侶所求自如意大利天當與存情向三寶衆聖之所許慎莫作偷盜偷盜非好名貪心取他物後報作畜生以償其宿罪輪轉靡不經出入不自由鎖械其身形　佛語梵天汝今以為一切人民說此神冢覺利益一切功德不少今諸疑惑各得開解我今當演善神灌頂章句以為勸助若有人民聞冢之者或信不信

令得正念使一切魔不得破壞生嫉惡心設有惡意自然消滅說是語竟梵王請佛唯願說之於是世尊即說灌頂無上偈頌神名如是 地神畢栗絺毗水神阿婆提婆哆火神帝沙陀提婆哆風神婆由馱提婆哆山神阿迦耆提婆哆三頭神祇梨尸棄提婆哆六眼神毗摩提婆哆五頭神般蛇尸棄 佛告阿難梵天王等為四輩弟子欲為策法當以竹帛書此上偈以五色綵作囊盛之若欲卜時探取三策至于七策審之無疑漱口齒莫食狗肉及噉五辛出策之法不得過七人後說探者衆事不中不語人也梵王說已佛於衆中即可善哉四衆聞說梵王神策淨心歡喜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十九梗

頂 灌頂經五

灌頂隨願往生十方淨土經第十一 亦名普度所問品 聞如是一時佛在鳩尸那竭國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般涅槃時十方國土無央數衆天龍八部悉皆悲號歎息禽獸雜類悉皆如是來到佛所稽首作禮畢訖却坐世尊告曰若有疑者今皆當問正覺滅度多所矜愍設有問者為究竟說爾時他方國土有一菩薩名曰普廣從座而起稽首作禮而白佛言四輩弟子臨終之日若已終者願欲往生十方國土修何功德而得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汝能慈念四輩弟子及未來世諸衆生等問此願生因緣之福汝今諦聽吾當為汝而演說之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四輩弟子若臨終時若未終者願生東方香林剎者其佛號曰入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東南方金林剎者其佛號曰盡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南方樂林剎者其佛號曰不捨樂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命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南方寶林剎者其佛號曰上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方華林剎者其佛號曰習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北方金剛剎者其佛號曰一乘度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北方道林剎者其佛號曰行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東北方青蓮華剎者其佛號曰悲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下方水精剎者其佛號曰淨命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上方欲林剎者其佛號曰至誠精進菩薩無

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
若四衆男女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者。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
衆名香。懸繒幡蓋。歌詠三寶。讀誦尊經。廣爲病者。說諸因緣譬喻言辭。微
妙經義。苦空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
云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佛復
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十方妙土。通洞無窮。不可度量。諸佛如來。所居淨
土。亦復無量。不可稱數。今我於此大衆之中。爲諸四輩。未來之世。像法衆
生。說是十方諸佛國土。及佛名號。不可稱說。略演少耳。普廣菩薩摩訶薩
又白佛言。世尊。十方佛刹。淨妙國土。有差別不。佛言普廣。無差別也。普廣
又白佛言。世尊。何故經中。讚歎阿彌陀刹七寶諸樹雷殿樓閣。諸願生者。
皆悉隨彼心中所願。應念而至。佛言普廣。汝不解我意。娑婆世界。人多貪
濁。信向者少。習邪者多。不信正法。不能專一。心亂無志。實無差別。令諸衆
生。專心有在。是故讚歎彼國土耳。諸往生者。悉隨彼願。無不獲果。普廣菩
薩。復白佛言。若四衆男女。若命未終。若已終者。我今當勸修諸福業。得生
十方諸佛刹也。佛言善哉普廣。隨意敎導十方人也。普廣菩薩播四輩言。
若人臨終。未終之日。當爲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刹之上。懸命過播
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
應爲修福。願亡者神。使生十方。無量刹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
若有罪業。應墮八難。播燈功德。必得解脫。若善願應生。父母在異方。不得
疾生。以播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爲人作福德之子。不
爲邪鬼所得便也。種族豪強。是故應修播燈功德。諸命過者。修行福業。至
心懇惻。應代亡者。懺過衆罪。罪始即滅。爲亡者修福。如餉遠人。無不獲果。
譬如世間犯罪之人。心中惡懼。望諸親屬。求諸大力。救其危厄。今日燒香。
望得解脫。爲亡者稱其名號。修諸功德。以福德之力。緣是解脫。亦復如是。
經生十方無願不得。 普廣菩薩。又白佛言。若人在世。不歸三寶。不行法
戒。若其命終。應墮三塗。受諸苦痛。其人臨終。方欲精誠。歸命三寶。受行法
戒。懺過罪釁。發露纖謝。改更修善。臨壽終時。聞說經法。善師化導。得聞法
音。欲終之日。生是善心。得解脫不。佛言普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
之時。得生此心。無不解脫。衆苦者也。所以者何。如人負債。依附王者。債主吏
長。不從求財。此譬亦然。天帝放赦。閻羅除遣。及諸五官伺候之神。反更
恭敬。不生惡心。緣此福故。不墮惡道。解脫厄難。隨心所願。皆得往生。 普
廣菩薩復白佛言。又有衆生。不信三寶。不行法戒。或時生信。或時誹謗。或

是父母兄弟親族。卒得病苦。緣此命終。或墮在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
無有休息。父母兄弟及諸親族。爲其修福。爲得福不。佛言普廣。爲此人修
福者。七分之中。爲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福德七分
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
力強。可得拔彼地獄之殃。以是因緣。使得解脫。憂苦之患。長得度脫。往生
十方諸佛淨土。 普廣菩薩。復白佛言。若四輩男女。善解法戒。知身如幻。
精勤修習。行菩提道。未終之時。逆修三七。然燈續明。懸雜播蓋。請召衆僧。
轉讀尊經。修諸福業。得福多不。佛言普廣。其福無量。不可度量。隨心所願。
獲其果實。普廣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過命。是其
亡日。我今亦勸造作黃播。懸著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淸
淨土。播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播隨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風吹
播塵。其福無量。播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四
十九燈。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苦。悉
得休息。 佛告普廣。若四輩男女。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
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次第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
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道果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
法。可得至道。無上涅槃。 佛告普廣。及大衆人民。天龍八部。諸鬼神等。各
各諦聽。思惟吾言。我今欲於此大衆之中。說那舍長者本昔因緣。罪福之
事。此大長者。居羅閱祇國。恆修仁義。飢窮之者。沙門婆羅門。諸求索者。悉
欲供養。無所遺情。父母大慳。無供養心。長者有緣。行至他方。晨朝澡洗。著
衣結束已畢。跪拜父母。叉手白言。今有緣事。往至他方。有少財物。分爲三
分。一分供養。供給父母。一分珍寶。施諸沙門及貧乏者。餘有一分。自欲持
行。父母言受。於兒行後。修諸福德。若有人來。從求索者。悉當施與。於是長
者。便辭父母。遠至他方。如是去後。父母邪見。無念子心。婆羅門沙門。及貧
乏者。往從乞匃。慳貪邪見。無施與心。子行去後。若干日數。應還到舍。父母
計其應還歸家。往到市所。取豬羊骨頭蹄骨血。累藉雜殺。持散家中。那舍
長者。從遠方還。見其父母。歡喜無量。投足禮拜。問訊起居。父母亦復歡喜
踊躍。語那舍言。我於汝行後。爲汝設福。沙門婆羅門。國中孤老。貧窮乞者。
以汝財物。悉施與之。兒聞設福。布施貧乏。心大歡喜。又語兒言。我亦復請
諸沙門。設福始竟。今日家中。草穢狼藉。猶未掃除。兒見狼藉。相貌如是。信
其父母。爲設福德。倍復歡喜。踊躍無量。父後之間。父母衰老。得諸病苦。便
即命終。那舍即便殯斂屍骸。安厝粗畢。從父母命終。轉讀尊經。燒香禮拜

歎詠讚歎無一時廢竟于三七經聲不絕作是思惟我父母在世極憂念
我多備福德今我又復請諸聖衆想我父母緣此功德故應往生十方刹
土供養恭敬面見諸佛　於是那舍忍得重病奄便欲死唯心上暖家中
大小未便殯斂至七日後乃得穌解家中問言那舍長者病苦如是本死
今穌從何而來長者那舍語其家言我數日中善神將我示以福堂無極
之樂又到地獄靡不經歷眼中所覩唯苦痛耳今我又見餓鬼住處所生
父母在中受苦見我來看悲號懊惱欲求免脫不能得出我思父母在世
之時大備福德意謂生天而反更墮餓鬼獄中受諸苦惱那舍長者說此
語已向其家中懊惱流淚我今家中當作何方功德之力拔我父母使得
解脫那舍長者又自思惟我父母昔病苦之時大備福德欲終未終及命
終已然燈續明轉經行道齋戒一心乃至三七未曾懈廢今我父母而更
生此罪苦地獄必當有意便問親族及諸耆宿耆宿答言我不了此深妙
之事可往諮問佛世尊也於是長者便往佛所頭面作禮胡跪合掌而白
佛言欲有咨請唯願世尊慈愍不堪佛言便說長者那舍說向因緣父母
在世常備福德及命終後為供三七至安厝畢謂言生天而更墮在地獄
之中已問耆宿耆宿不了今故問佛為我決疑緣我重病奄便欲死七日

乃穌善神將我經歷地獄靡不周遍以是因緣得見父母在苦劇地獄備
福如此而更墮罪不解所以今故問佛唯願世尊釋我疑網備何福業令
我父母解脫厄難不遭患苦悉得生天封受自然快樂無極得涅槃道
佛語長者汝一心諦聽我之所說汝前欲行往至他方留財實物與汝父母令汝
父母備諸福德父母邪見欺誑於汝實不備福妄言為作備諸福緣以慳貪
故墮彼地獄長者聞佛神口所說疑惑永除作如是言是我之過非父母
咎即於佛前代其父母悔過此罪慳貪之殃長者父母於彼地獄少得休
息佛語長者今我借汝天眼使汝得見父母休息長者於是承佛威神見
其父母皆得休息那舍長者又白佛言令者又當作何福業使我父母解
脫彼苦佛語長者今諸聖衆安居三月行道欲竟可還家中作百味飲食
之具種種甘美以好淨器盛持供養及好衣服種種華香金銀珍寶雜碎
供具以施於僧令汝得福使汝父母解脫此難不復受苦餓鬼形也長者
那舍即如佛言還家供辦不違尊教作供養已緣此生天封受自然無為
快樂汝今欲見汝父母所生宮殿處不令更以我威神令汝得見不復生
苦長者承佛威神之力見其父母生在天上諸天娛樂自在隨意無復障
礙佛告長者罪福如是不可不慎如長者眼所見心所聞故言自作自得

非天與人如長者父母雖在餓鬼其罪小輕一切餓鬼受罪甚重不可具
說長者父母其罪輕者有小福德扶接使爾長者備福竟于三七於諸餓
鬼受罪輕也所以然者前章中言若人在世不識三寶不備齋戒無善師
教過命已後兄弟父母親屬知識為其備福七分之中為獲一也是故長
者父母有罪雖在地獄餓鬼之中受罪輕者緣備福故七分獲一令備福
德供養衆僧以是因緣解脫衆難故得生天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
若人未終臨終之日若已終竟又是終日父母親族知識朋友為命終者
備諸福德齋戒一心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一心敬禮十方諸佛又當稱揚
十方佛名別以華香供養諸佛可得解脫憂苦之患得昇天上入泥洹道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若未終時禮拜十方諸佛命終之人所生之處
常得值佛千劫萬劫億萬劫數重罪之殃無不得脫亦復當為說是灌頂無
上章句三世諸佛天中之天各皆順奉三世如來說是無上總持章句普廣
汝當諦聽我今為汝及一切衆生諸病苦者若其臨終若已終竟復是終日
聞此章句所生之處當得見佛不墮八難遠於惡道於是世尊在大衆中
宣說諸佛無上章句即作偈頌而說之曰　波利富樓那遮利三曼陀達
舍尼羅佉摩訶呲羅訶伽帝三曼陀呲陀摩伽帝摩訶伽利波波利娑彌

伽娑婆曼伽提備鉢利富那阿利那達摩摩訶呲波提帝利呲波伽備勤
波僧祇醯帝三博叉摩訶三曼陀阿陀摩羅尼阿利摩羅多呲馱三曼陀
達尼佉羅陀　佛語普廣菩薩摩訶薩言是為灌頂無上章句畢定不二
解除二者無量罪厄令過命者得生天上隨心所願往生十方此大章句
真實之言在所生處常見十方微妙淨土若在世時應當受持如是章句
齋戒一心為過命者七日七夜受行八禁長齋菜食禮敬十方諸佛世尊
當發大誓願我獲得僧那僧涅諸衆生輩使登無上正真大道　爾時世
尊說是語已告諸大衆善男子善女人等及天龍八部一切鬼神汝等衆
輩聞說十方淨佛國土復聞說是那舍長者因緣罪福生信心不普廣菩
薩復從座起白佛言世尊說是十方諸佛淨土無量功德莊嚴快樂復得
聞是那舍因緣世尊又說衆事因緣甚善大善踊躍無量世尊說是多所
利益後世衆生緣此解脫以為軌則不復貪惜資生之物聞此經言但生
施心無所愛惜隨意施與貧乏使足國土豐饒施心平等如是漸漸積功
累德悉成佛道　普廣菩薩又白佛言若四輩男女欲備學是願生淨土
灌頂經典有幾事行得此經法　佛言普廣有十二事可得備學是經典
也一至終不犯三者勤學禪定教末學者四者忍辱不瞋見惡不惱五者

常樂布施慈念孤老六者常勤精進晝夜不懈七者若行來出入朝拜塔
像及諸尊長然後捨去八者合集衆人爲作唱導普得信心九者不貪世
業衣服伎樂資生之物常好苦行依四依法十者行此法時無所悕望但
欲利益諸衆生輩不於其中希人利養十一者至終不諂邪命自活十二
者行此法時不得富貴豪樂之人貧苦求者等心看之無有異想是爲十
二正化之事時普廣聞此心大歡喜我當奉行至終不犯佛說經竟是諸
大衆無不歡喜阿難因從座起演說法竟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經名爲
普廣所問十方淨土隨願往生亦名邪舍罪福因緣又名灌頂無上章句
佛說是經已四衆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作禮奉行
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維耶離音
樂樹下與八千比丘衆菩薩三萬六千人俱國王長者大臣人民及諸天
龍八部鬼神共會說法於是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承佛威神從
座而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世尊願爲未來像法衆生宣揚顯說往昔過
去諸佛名字及清淨國土莊嚴之事願爲解說得聞法要　佛告文殊師
利善哉善哉汝大慈無量愍念罪苦一切衆生問此往昔諸佛名字及國
土清淨莊嚴之事利益一切無量衆生度諸危厄令得安隱汝今諦聽諦

受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說之衆座諸菩薩摩訶薩無央數衆及諸應
眞國王長者大臣人民天龍鬼神四輩弟子皆各嘿然聽佛所說莫不歡
喜一心樂聞　佛告文殊師利東方去此佛刹十恒河沙世界有佛名曰
藥師瑠璃光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度脫生老病死苦患此藥師瑠璃光佛本所脩行菩
薩道時發心自誓行十二上願令一切衆生所求皆得　第一願者使我
來世得作佛時自身光明普照十方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自莊嚴令一
切衆生如我無異　第二願者使我自身猶如瑠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
妙色廣大功德巍巍安住十方如日照世幽冥衆生悉蒙開曉　第三願
者使我來世智慧廣大如海無窮潤澤枯涸無量衆生普使蒙益悉令飽
滿無飢渴想甘食美饍悉持施與　第四願者使我來世佛道成就巍巍
堂堂如星中之月消除生死之雲令無有翳明照世界行者見道熱得清
涼解除垢穢　第五願者使我來世發大精進淨持戒地令無濁穢愼護
所受令無缺犯亦令一切戒行具足堅持不犯至無爲道　第六願者使
我來世若有衆生諸根毀敗盲者使視聾者使聽瘂者得語僂者能伸跛
者能行如是不完具者悉令具足　第七願者使我來世十方世界若有

苦惱無救護者我爲此等設大法藥令諸疾病皆得除愈無復苦患至得
佛道　第八願者使我來世以善業因緣爲諸惡㝠無量衆生講宣妙法
令得度脫入智慧門普使明了無諸疑惑　第九願者使我來世摧伏惡
魔及諸外道顯揚清淨無上道法使入正眞無諸邪僻迴向菩提入正覺
路　第十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王法所加臨當刑戮無量怖畏愁憂苦
惱若復鞭撻枷鎖其體種種恐懼逼切其身如是無邊諸苦惱等悉令解
脫無有衆難　第十一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飢火所惱令得種種甘
美飲食天諸餚饍種種無數悉以施與令身充足　第十二願者使我來
世若有貧凍裸露衆生即得衣服窮乏之者施以珍寶倉庫盈溢無所乏
少一切皆受無量快樂乃至無有一人受苦使諸衆生和顏悅色形貌端
嚴人所喜見琴瑟鼓吹如是無量最上音聲施與一切無量衆生是爲十
二微妙上願　佛告文殊師利此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如是我今爲
汝畧說其國莊嚴之事此藥師瑠璃光如來國土清淨無五濁無愛欲無
意垢以白銀瑠璃爲地宮殿樓閣悉用七寶亦如西方無量壽國無有異
也　有二菩薩一名日耀二名月淨是二菩薩次補佛處諸善男子及善
女人令亦當願生彼佛國土也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藥師瑠

璃光如來無量功德饒益衆生令得佛道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新破
衆魔來入正道得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字者魔家眷屬退散馳
走如是無量拔衆生苦我今說之佛告文殊師利世間有人不解罪福慳
貪不知布施今世後世當得其福世人愚癡但知貪惜寧自割身肉而啖
食之不肯持錢財布施求後世之福世又有人身不衣食此大慳貪命終
之後當墮地獄餓鬼及畜生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字之時無
不解脫憂苦者也皆作信心貪福畏罪人從索頭與頭索眼與眼乞妻與
妻男子與子求金銀珍寶皆大布施一時歡喜即發無上正眞道意佛言
若復有人受佛淨戒違犯明法不解罪福實如明燈不及中義不能分別
曉了中事以自貢高恒常憒憒乃與世間衆魔從事更作嬈著不解行之
態著婦女恩愛之情口爲說空行在有中不能發覺復不自知但能論說
他人是非如此人輩皆當墮於三惡道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
功德無不歡喜念欲捨家行作沙門者也　佛言世間有人好自稱譽皆
自貢高當墮三惡道中後還爲人牛馬奴婢生下賤中人當乘其力負重
而行困苦疲極亡失人身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者皆當
一心歡喜踊躍更作謀猷即得解脫衆苦之患長得歡樂聰明智慧遠離

惡道得生善處與善知識共相值遇無復憂惱離諸魔縛 佛言世間惡
癡人輩兩舌鬬諍惡口罵詈更相嫌恨或就山神樹下鬼神日月之神南
斗北辰諸鬼神等所作諸咒誓或作人名字或作人形像或作符書以相
厭禱咒咀言說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無不兩作和解俱生
慈心惡意悉滅各各歡喜無復惡念佛言若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
士清信女常脩月六齋年三長齋或晝夜精勤一心苦行願欲往生西方
阿彌陀佛國者憶念晝夜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或復中
悔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盡其壽命欲終之日有八菩薩其
名曰 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至菩薩無盡意菩薩寶檀華
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彌勒菩薩如是八菩薩摩訶薩等皆當飛往迎
其精神不經八難生蓮華中自然音樂而相娛樂 佛言假使壽命自欲
盡時臨終之日得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者命終之後皆得
上生天上不復經歷三惡道中天上福盡若下生人間當為帝王家作子
或生豪姓長者居士富貴家生皆當端正聰明智慧高才勇猛若是女人
化成男子無復憂苦患難者也佛語文殊師利我稱譽顯說藥師瑠璃光
佛至真等正覺本所脩習無量行願功德如是文殊師利從座而起長跪
叉手白佛言世尊佛去世後當以此法開化十方一切衆生使其受持是
經典也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愛樂是經受持讀誦宣通之者復能專念
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乃至七日憶念不忘能以好素帛書取是經
五色雜綵作囊盛之者是時當有諸天善神四天大王龍神八部常來營
衛愛敬此經日月作禮持是經者不墮橫死所在安隱惡氣消滅諸魔鬼
神亦不中害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文殊師利言天尊所說言無不善
也佛言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發心造立藥師瑠璃光如來形
像供養禮拜懸雜色旛蓋燒香散華歌詠讚歎圍遶百帀還坐本處端坐
思惟念藥師瑠璃光佛無量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七日七夜菜食長
齋供養禮拜藥師瑠璃光佛求心中所願者無不獲得求長壽得長壽求
富饒得富饒求安隱得安隱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若命過已後
欲生妙樂天上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若欲上生三十
三天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必得往生若欲與明師世世相值者亦
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佛告文殊師利若欲生十方妙樂國土者亦當禮
敬藥師瑠璃光佛若欲得生兜率天上見彌勒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
佛若欲遠諸邪道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夜惡夢鳥鳴百怪蜚尸

邪忤魍魎鬼神之所嬈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為水火之所焚漂
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入山谷為虎狼熊羆蒺蔾諸獸蛟龍蚖蛇
蝮蠍種種雜類若有惡心來相向者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山中諸難
不能為害若他方怨賊偷竊惡人怨家債主欲來侵陵心當存念藥師瑠
璃光佛則不為害以善男子善女人禮敬藥師瑠璃光如來功德所致華
報如是況果報也是故吾今勸請四輩禮事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
佛告文殊師利我但為汝略說藥師瑠璃光佛禮敬功德若使我廣說是
藥師瑠璃光佛無量功德為一切人求心中所願者從一劫至一劫故不
周遍其世間人若有著牀痿黃困篤惡病連年累月不得瘥者聞我說是
藥師瑠璃光佛名字之時積病之厄無不除愈唯除宿殃不請耳 佛告
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今受三自歸若五戒若十戒若善信菩薩二十
四戒若沙門二百五十戒若比丘尼五百戒若菩薩戒若破是諸戒等若
能至心一懺悔者復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終不墮三惡道中必得解
脫若人愚癡不受父母師友教誨不信佛不信經戒不信聖僧應墮三惡
道中者亡失人種受畜生身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善願功德者即得
解脫 佛告文殊師利世有惡人雖受佛禁戒觸事違犯或殺無道偷竊
他人財寶欺詐妄語婬他婦女飲酒鬬亂兩舌惡口罵詈毀人犯戒為惡
更復祠祀鬼神有如是過罪當墮地獄中若當屠割若抱銅柱若臥鐵牀
若鐵鉤出舌若洋銅灌口者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無不即得解脫者
也 佛告文殊師利其世間人豪貴下賤不信佛不信經法不信沙門不
信有須陀洹不信有斯陀含不信有阿那含不信有阿羅漢不信有辟支
佛不信有十住菩薩不信有三世之事不信有十方諸佛不信有本師釋
迦牟尼佛不信人死神明更生善者受福惡者受殃有如是之罪應墮三
惡道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名字之者一切罪過自然消滅佛告文
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今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其雖
不發無上正真道意後皆當得作佛代居世間仕宦不遷治生不得飢寒
困厄亡失財產無復方計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各各得心中所願者
仕宦皆得高遷財物自然長益飲食充饒皆得富貴若為縣官之所拘錄
惡人侵枉若為惡家所得便者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若他婦女產生
難者皆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兒即易生身體端正無諸痛疾六情完具
聰明智慧壽命得長不遭枉橫善神擁護不為惡鬼舐其頭也 佛說是
語時阿難在右邊佛顧語阿難言汝信我為文殊師利說往昔東方過十

恒河沙有佛名曰藥師瑠璃光本願功德者不阿難白佛言唯唯天中天
佛之所言何敢不信耶 佛復語阿難言如世間人雖有眼耳鼻舌身意
人常用是六事以自迷惑但信世俗魔邪之言不信至真至誠度世苦切
之語如是人輩難可開化也 阿難白佛言世尊世人多有惡逆下賤之
者若聞佛說是經聞人耳目破治人病除人闇冥使覩光明解人疑結去
人重罪千劫萬劫無復憂患皆因佛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悉令
安隱得其福也 佛告阿難汝口爲言善而汝内心孤疑不信我言阿難
汝莫作是念以自毀敗佛語阿難我見汝心我知汝意汝知之不阿難即
以頭面著地長跪白佛言審如天中天所說我違次聞佛說是藥師瑠璃
光佛極大尊貴智慧巍巍難可度量我心有小疑耳敢不首伏佛言汝智
慧狹劣少見少聞汝說深妙之法無上空義應生信敬貴重之心必
當得至無上正真之道也 文殊師利問佛言世尊佛說是藥師瑠璃光
如來本願無量功德如是不審誰肯信此言者佛答文殊師利言唯有百
億諸菩薩摩訶薩當信是言耳唯有十方三世諸佛當信是言佛言我說
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難可得聞何況得見亦難得說亦難得書
寫亦難得讀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是經受持讀誦書著竹

帛復能爲他人解說中義此皆先世已發道意今復得聞此微妙之法開
化十方無量衆生當知此人必當得至無上正真道也 佛告阿難我作
佛已來從生死復至生死勤苦累劫無所不經無所不歷無所不作無所
不爲如是不可思議況復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者乎汝所以有疑者
亦復如是阿難汝聞佛所說汝諦信之莫作疑惑佛語至誠無有虛偽亦
無二言佛爲信者施不爲疑者說也阿難汝莫作小疑以致大衆之業汝
却後亦當發摩訶衍心莫以小道致汝功德也阿難白世尊言唯唯天中
天我從今日以去無復獨心唯佛自當知我心耳 佛語阿難此經能照
諸天宮宅若三災起時中有天人發心念此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經
者皆得離於彼厄之難是經能除水澗不調是經能除他方逆賊悉令斷
滅四方夷狄各還正治不相嬈惱國土交通人民歡樂是經能除穀貴飢
涷是經能滅惡星變怪是經能除疫毒之病是經能救三惡道苦地獄餓
鬼畜生等苦若人得聞此經典者無不解脫厄難者也 爾時衆中有一
菩薩名曰救脫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叉手合掌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聞佛
世尊演說過此東方十恒河沙世界有佛號藥師瑠璃光一切衆會靡不
歡喜救脫菩薩叉手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尫羸著牀痛惱無救護者

我今當勸請諸衆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
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亦勸懸五色續命神幡阿難問救脫菩薩言續
命幡燈法則云何救脫菩薩語阿難言神幡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爾七
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五
色神幡然四十九燈應放雜類衆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爲
諸橫惡鬼所持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若國王大臣及諸輔相王子妃主
中宮綵女若爲病苦所惱亦應造立五色繒播然燈續明放諸生命散雜
色華燒衆名香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
以時人民歡樂惡龍攝毒無病苦者四方夷狄不生逆害國土通同慈心
相向無諸怨害四海歌詠稱王之德受此福祿在意所生見佛聞法信受
教誨從是福報至無上道 阿難又問救脫菩薩言命可續也救脫菩薩答
阿難言我聞世尊說有諸橫勸造播蓋令其脩福又言阿難昔沙彌救蟻
以脩福故盡其壽命不更苦患身體安寧福德力強使之然也 阿難因
復問救脫菩薩言橫有幾種世尊說言橫乃無數略而說之六橫有九一
者橫病二者橫有口舌三者橫遭縣官四者身羸無福又持戒不完橫爲
鬼神之所得便五者橫爲劫賊之所剥脫六者橫爲水火之所焚漂七者

橫爲雜類禽獸所噉八者橫爲怨讎符書厭禱邪神牽引不得其福但受
其殃先亡牽引亦名橫死九者有病不治又不脩福湯藥不順針灸失度
不值良醫爲病所困於是滅亡又信世間妖孽之師爲作恐動寒熱言語
妄發禍福所犯者多心不自正不能自定卜問覓禍殺諸狗牛羊種種衆
生解奏神明呼諸邪妖魍魎鬼神請乞福祚欲望長生終不能得愚癡迷
惑信邪倒見死入地獄展轉其中無解脫時是名九橫 救脫菩薩語阿
難言其世間人疫黃之病困篤著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拷楚萬端此病
人者或其前世造作惡業罪過所招殃咎所引故使然也 救脫菩薩語
阿難言閻羅王者主領世間名籍之記若人爲惡作諸非法無孝順心造
作五逆破滅三寶無君臣法又有衆生不持五戒不信正法設有受者多
所毀犯於是地下鬼神及伺候者奏上五官五官料簡除死定生或註錄
精神未判是非若已定者奏上閻羅閻羅監察隨罪輕重拷而治之世間
疫黃之病困篤不死一絕一生由其罪福未得料簡錄其精神在彼王所
或一七日二七日三七日乃至七七日名籍定者放其精神還其身中如
從夢中見其善惡其人若明了者信驗罪福是故我今勸諸四輩造續命
神播然四十九燈放諸生命以此播燈放生功德拔彼精神令得度苦令

世後世不遣厄難。救脫菩薩語阿難言。如來世尊。說是經典。威神功德
利益不少。座中諸鬼神有十二神王從座而起。往到佛所。胡跪合掌而白
佛言。我等十二鬼神。在所作護。若城邑聚落。空閑林中。若四輩弟子。誦持
此經。令所結願。無求不得。阿難問言。其名云何。爲我說之。救脫菩薩言。灌
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金毗羅。神名和耆羅。神名彌佉羅。神名安陀羅。
神名摩尼羅。神名宋林羅。神名因持羅。神名波耶羅。神名摩休羅。神名真
陀羅。神名照頭羅。神名毗伽羅。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此諸鬼神別有七
千以爲眷屬。皆悉叉手低頭聽佛世尊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
莫不一時捨鬼神形。得受人身。長得度脫。無衆惱患。若人疾急厄難之日。
當以五色縷結其名字。得如願已。然後解結。令人得福。灌頂章句。法應如
是。即說呪曰。 南謨鼻無 所界反下同 遮俱盧吠瑠璃耶鉢波喝邏社耶
哆姪他鼻無遮鼻無遮娑婆揭帝薩婆訶 佛說是經時。有比丘僧八千
人。諸菩薩三萬六千人俱。諸天龍鬼神八部大王。無不歡喜。阿難即從座
起。前白佛言。世尊。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言。此經凡有三名。一名藥師瑠
璃光如來本願功德。二名灌頂章句。十二神王結願神呪。三
名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佛說經竟。大衆人民。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十九梗

鼎

洪武正韻都領切。法象。寶器。易鼎卦。象曰。鼎象也。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
雜卦曰。鼎取新也。又方也。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又當也。康衡傳。鼎來
言康且來也。許慎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
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
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爲貞字。凡鼎之屬皆从鼎。都挺切
徐鍇通釋。按周易巽下離上爲鼎。巽木也。象曰。鼎以木巽火。烹飪也。春秋
左傳曰。鑄鼎使民知神姦。然後不逆不若也。顏若反。吾衍續釋。上從貞省
聲。古文貞字爲鼎。衍曰。貞非聲。直象鼎形。象其上莫見其耳。案其下復隱
其足。爾雅。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
邢昺疏釋曰。此辨鼎名也。鼎絕大者名鼐。鼒體圓斂上而小口者名鼒。詩周
頌云。鼐鼎及鼒。附耳在鼎表者名釴。款闊也。謂鼎足相去疏闊者名鬲。揚
雄方言。所以刺船謂之篙。維之謂之鼎。係船爲維 顧野王玉篇。鼎丁冷切。
所以熟食器也。張參五經文字。鼎象足耳形。唐玄度九經字樣。鼎音頂。上
從貞省聲。下象析木以炊。又易鼎卦。巽下離上。巽爲木。離爲火。篆文作鼎。如

此析之兩向左爲爿 音牆 右爲片。今俗作鼎。云象耳足形。誤也。司馬光
類篇。鼎。又丁定切。方且也。集韻。鼎字去聲。音丁定切。注云。方且也。劉壽傳
荅賓中丞書云。龍服之外。持經鼎來。丐正有方且之意。以是知前漢匡鼎
來者。亦有方且之意。非名也。今音丁定切。而顏師古失音。誤也。婁機康干
祿字。鼎古作鼑。戴侗六書故。鼎。貫羊豕臭昔飪亨和五味之器也。兩耳三
足象形。郭守正紫雲韻。鼎作鼎。非。釋行均龍龕手鑑。鼎音頂。鐺屬也。鼾
鼾 三足 鼎正音頂。亦鐺屬。楊桓六書統。端晏。鼎貴調之器也。象其從大而
有文。析木下炊之形。此形 鼎爲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五鼎。牛羊豕魚麋。
諸侯五。卿大夫三。貫捎之。鼎貴。注。師古曰。方且欲貴也。匡衡傳。匡鼎來
注。服虔曰。鼎言方且來也。又鼏鼎太舒緩貌。禮記檀弓。鼎鼎爾則小人。又
州名。梁沅州。宋朗州。改鼎州。古作鼎。說文徐曰。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
爲貞。陰時夫韻府羣玉。鼎三足器。趙謙聲音文字通。寓景切。鼎董卅名。似
蒲而細。爾雅作鼎。俗字。又鼎。薄水貌。作鼎湏非。韻會定正。端景切。烹飪器
也。禹鑄九鼎。象神姦形。其上使人不逆不若。三鼎。豕魚麋。宇切 端景
端丁
顛鼎。

篆書 鼎 欒鼎 鼎 鼎 並宋公鼎 鼎 父丁鼎 鼎 宋夫人鼎 鼎 鼎 並博 鼎
並始鼎 鼎 商鼎 鼎 圓寶鑑 鼎 中鼎 鼎 緜駒父鼎 鼎 緜鼎 鼎 言肇鼎 鼎
威君鼎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鼎 晉姜鼎 鼎 公誠鼎 鼎 姑氏鼎 鼎 孔文父飲鼎 鼎 子韋鼎
鼎 幽姬彝 鼎 師趛敦 鼎 師寏父鼎 鼎 宋夫人鍊鋼鼎 鼎 象形鼎 鼎 鼎 鼎
鼎 並叵仲簋 鼎 叔夜鼎 鼎 雁叔鼎 鼎 太叔鼎 鼎 危主鼎 鼎 乙公鼎 鼎 庚申鼎
鼎 伯䩉鼎 鼎 雝仲鼎 鼎 鼎 並汾陰侯鼎 鼎 好畤供廚鼎 鼎 蓮勺宮鼎盤 鼎
鼎 並汗簡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鼎 徐鉉篆韻 鼎 鼎 鼎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並六書統

隸書 鼎 劉寬碑 鼎 樊毅碑 鼎 張公神碑 鼎 周憬碑陰 鼎 鄭固碑 鼎 鄭烈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鼎 華嶽碑 鼎 景君碑 鼎 費鳳碑 鼎 孫根碑 鼎 朱龜碑 鼎 陳寔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鼎 歐陽詢 鼎 虞世南 鼎 顏真卿書 鼎 章草 鼎 衛夫人 鼎 王羲之 鼎
蕭俛 鼎 裴行儉 鼎 鼎 並懷素 鼎 䛒光 鼎 鼎 並鮮于樞 鼎 趙子昂

總敘

陳祥道禮書鼎之器於象爲備鼎之齊於金爲多下有足上有耳有鼎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鼏茅爲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局木爲之大者廟門容七箇小者闈門容三箇詩稱鼏鼎及鼒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修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饔餼皆飪一牢鼎九而饔腥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饔餼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饔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而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於王之數士既夕之鼎過於特牲食禮三鼎既夕五鼎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虞禮也既名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羹者也鉶羹所以具五味也其羹則藿牛苦羊薇豕也其羹則腳牛臐羊膮豕也自羹言之曰鉶羹自器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爲庶羞曰羞鼎其實一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鉶鼎四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聘禮之賓饔餼之羞鼎皆三上介饔餼之羞亦三少牢佐食設羊鉶豕鉶特牲主婦設兩鉶然公食大夫之鉶多於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故也聘介之鉶同於賓者以王鼎從故也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少牢爨在廟門外之東三鼎在羊鼎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然則牲體皆亨於鑊然後內實之鼎而羹納之鉶登大羹在豋則鑊者釜錡之總名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足上若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所謂飾以金與銅鐵而容一斛與五斗三斗蓋以後世之鼎言之也士喪禮陳鼎於寢門外西面士虞陳鼎于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而知重和博古圖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擬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爲器衆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爲象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曰棗曰貫則名其國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至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緣色如金著飾簡美者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衮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

饕間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王鼎之傷足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頌鼎之圭大金銀錯鼎之絶小或自方如簋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制不殊或遣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按而求之若辨黑白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豈特為觀美哉若乃款識名氏雖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為號配以十干而加之以父焉舜有丁公乙公癸公幽公之弟曰乙齊慎之子曰癸則十干之配未必皆夏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齊慎之臣有丑父召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未必皆夏商也至於形之圓者如父癸彝頌彝之方者如文王䵼景其銘延㫄作尊彝從彝何也蓋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者罪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粥於市或在於作為謹巧以法度為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後已是以沇子作盉而銘曰寶尊孟金父作敦而銘曰尊敦父乙作彝而銘曰尊彝虢叔作鬲而銘曰尊鬲則於鼎曰尊者為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媯婦作甗而銘之曰彝父辛作甗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簋也鬲也叡也皆以彝銘之單所作者簋也彝也盉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為其度可法耳非六彝之彝也故左丘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邢昺疏爾雅亦謂彝為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劍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匏土革木其音不一而總謂之樂爾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為銘者又不可不辨也夫千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寶為時而出者莫知其紀惟考款制作參稽字畫推原而審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款識者特大判於今日矣王禎農器圖譜說文鼎三足兩耳烹飪器也周禮烹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濟今農家乃用煑繭繰絲嘗讀秦觀蠶書云凡繰絲常令煑繭之鼎湯如蟹眼又云絲自鼎道升於鎖星蓋繰絲用鼎就其深大煑繭既多則繰取欲速不致蛾出或用甑接釜口象其深縛但權務首節終不若鼎之大候為便然原夫鼎之為器大則烹牲而供上祀小則和羹而備五味今用之以取繭絲而衣被斯民則其功利所及又豈止向之食饗而已哉故嘉其兼用遂其名田譜之內讃云維鼎在昔祀享多儀三代以來鑄象劉疑以定九州以正四表國所係望農何與知降及後世物變風移取其深縛蠶繰是宜湯生蟹眼緒引繭絲婦工對向手筋駢持鐵端自內輕絲由兹冷盆莫共熱釜何早古今異用彼此一時既國而家既食而衣器亦不器備用無遺著為永法載播聲詩羅泌路史餘論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涵風聲可以和滋味

可以抑虛浮飲則為鐘仰則為鼎故為圜之重器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萬歲通天之元逆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兖青徐揚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為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

伏羲神鼎

史記綱文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師古云泰帝伏羲也。

神農藥鼎

任昉述異記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黄帝鼎

子華子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黄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絶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吾甚矣世之好譎詭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雲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邪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詭也吾聞之大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貴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辭亂則知者止之夫黄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淪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頼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無上也成成而無上則其精微之所懋達神明之所通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延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詭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狹詐寵之臣又從而迂之是將甘心於黄帝之所遺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人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棄也而為者也且自玆記之所傳者若存而吾

亡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國之上曉樹照累雖數什伯不足以應也而復何所主宰何所臣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詫甚矣世之好搞作也周之九鼎爲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爲之鑄九其遠爲者冏而所以適焉者頗異是可以决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爲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慜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謦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謦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建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史記黃帝紀軒轅爲天子是爲黃帝萬國咸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筴舉風后力牧常先太鴻以治民 羅泌路史黃帝紀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象太乙能輕能重能瀆能行是亡是諮吉凶可武乩虎豹百物爲之祇火參鑪又曲中鑄寶鼎三象天地人焉應圖是以象三青陽位于西故聖人攝其數而云八月既望鼎成死焉上行青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辰孔子曰古而入用其數是死也世言黃帝鼎成乘龍上昇採銅於首黃帝鑄鼎以疾崩 文選號州有黃帝鑄鼎原唐三歲作銘 王子年拾遺記秦始皇好神仙之事宛渠之民來朝始皇與之語曰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 虞荔鼎錄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篆書三足 龍虎山志祖天師遊嵩山忽有衣繡衣人前曰此山中峯石室有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仙經宜明內煉秘要子得其書修之當白日昇舉言竟不見後果得其文石室中 又重修天師殿記天師謂門弟子曰吾聞上世有軒轅喬松得道天遊於無窮此真吾師也吾將棄世絕累而往學之既行惟王長請從首登潜衢至高陽遇神人授黃帝九鼎丹經

鼎 夏

通鑑外紀禹收天下美銅鑄爲九鼎以象九州 史記闕文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亨上帝鬼神遺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 羅泌路史夏后紀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於數金條荊之山鼎之爲物左睿言之人得稽口以莫九土圖形象物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逢螭魅罔閬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拾遺記禹擇雄金爲陽鼎五雌金爲陰鼎四是也說在餘論荊山在葉郡乃北條之水經禹鑄鼎於此方輿記爲黃帝鑄鼎處十道志云荊山在俠平原今長安掘靈原也然世紀禹鑄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地下有荊溪今陽雍自有荊山出玉齊武王於此來玉見洛陽記載言非矣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日移五步自郟鄏來日東南樞今不知所孫暢之述書云道人高行傳云今在蜀資神泥之說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秋咸康四年鼓城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二湘潭縣興唐寺在硤上前流莫測石崁旁今及法堂下有大鼎沒者有見南遷錄以爲禹迹拾遺記夏桀之亡鼎水皆沸及周衰亦感震焉後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墨子夏后開使飛廉折金于山而陶鑄之於昆吾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龜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祭於昆吾之墟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宋張橫浦集擬夏禹九鼎銘聖人制作與造化同其妙豈私智淺識所能窺見哉夫世所常見者雖日月曆不以爲奇世所不見者雖豕環民自以爲怪昔大禹治水行九江滌九川窮幽極遠採奇抉怪睹殊形異狀牛鬼蛇神可以驚世駭俗者衆也以謂爲物之聖惟人爲大故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且倉頡制字而鬼哭以得其形則無以見其神也圖象在鼎其形已見矣其復能爲乎其意欲使人自人神自神不相雜擾各得其所伊尹識之故贊其德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蓋與鑄鼎相爲表裏乃爲之銘銘曰天地之中惟人爲大人爲神勝爲孽爲怪允后聰明實人之靈制神與人不相侵凌乃鑄九鼎畫圖神姦殊形鬼狀異哉作難皆兆深匿敢見其形民入山林無復震驚在易之鼎卦畫至精宜徒觀美義貴大烹調和四海以養聖賢神人異位事有後先鳥獸魚鼈亦遂厥性至哉神禹執此之全傳諸後世所尚者德鼎爾荊是爲周之賊王孫所對迷折姦心鼎有存沒德無古今咨爾後王無幻鬼神方懋厥德與禹同倫 元方德麟集禹鼎賦 治萬彙於一氣何論說之相參形勝脉以丕顯惟聖人之成能汨浄水於伊析竪九土而一槩勝支 於渺瀰讃夔魑於嚴壑偕巢窟而散走執金湯其淩虐豎錫嗚於皇天崇伯有子而舉作窮四載之所及域百怪於猶豪肆山林之深窅亦神姦之所託推象物於大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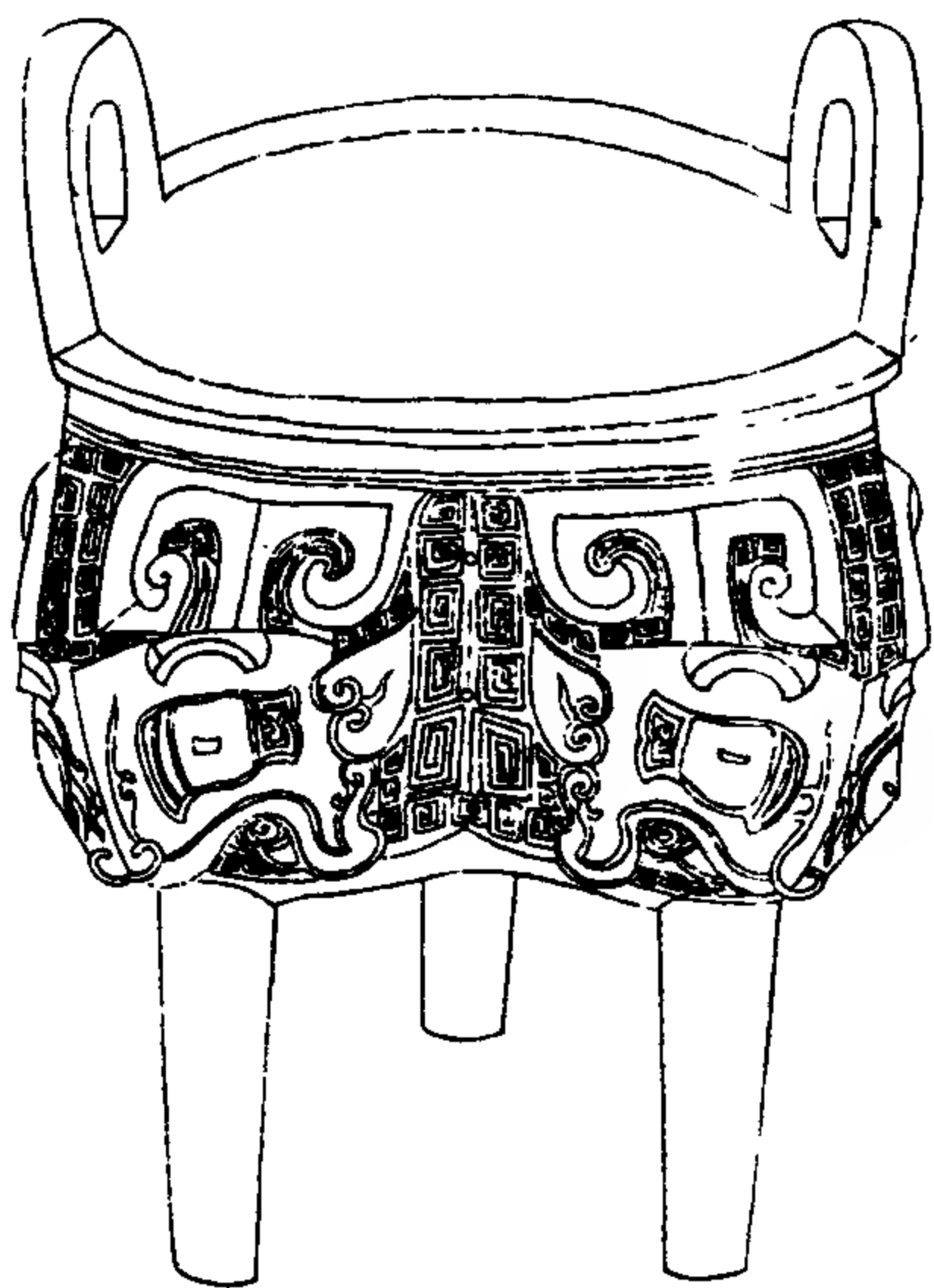
滕群目於不着爾乃九牧貢金犬冶獻技爐造化之大巧精風霆之滂沸祀馭下上以劫禁赤㷉煌煒具來萇鳴鳥含呀以吐光米鳥奔屬以增熾赫神光之燭天範后土之鼎鼎及乎浴陽精出重器貫鉉玉之璀璨卑黃耳之上植扉中虛之有容蟠蚰蜒之外被窮飛走之瑰產彈山海之物兒威奏形於鑄文綢十目之莫逆乃斂見以贊敦炙大享以饗帝偉勳業之傳寶泌般周而不墜兆定位於郏鄏猶能綿鴻祚於卜世之豈若魯納郜府之甚燕珍麗室之藏茂陵遂傷心於雕上宣和鑄鼎志於尚方攬比擬之頑瑣真向若而望洋慙為聲之金或儆追蠡蠖鼓之石或存而泐豈茲鼎之有神歸億載而不泯蓋係時君以重輕不在鼎而在德又何必擊泗水以深求胜社朦以為得也

商鼎

翟耆年籀史重和戊戌歲安州孝感縣楚子丈廟側得光佐若金色者縣令宋理率像佐掘之得商鼎方圓大小五。圓鼎一重五十斤高一尺五寸三分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五斗二升文曰癸亥王徙邦作冊 新宋王 作冊豐具太子錫棘大具用作父乙寶 其一重九斤四兩高九寸二分徑九寸二分容一斗六升文曰中作寶鼎方鼎一重八斤七兩高八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六升刻曰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寒師王命太史況褾土王曰中茲懐人太史錫于𢦏王作臣今况 女儀土作乃釆中對王休命 父乙尊惟臣尚中臣 其一重九斤十二兩高八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六斗半銘三十有九字曰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藝王居在射圃真工中呼歸生 邦工藝 寶彝又方鼎一亦重九斤十二兩高八寸三分徑五寸九分容八升銘識忠同篆畫位置各異郡守安持以聞詔以器進鼎至百官表拜稱賀越四年宣和癸卯四月近得鼎之地尤若復發知縣事王逵復掘之得一圓鼎二各重七斤各高八寸半各容六斗窾文皆同篆畫位置亦異大守何君復取以進

商父乙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庚午王命寢廟辰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冊友史錫賴貝用作父乙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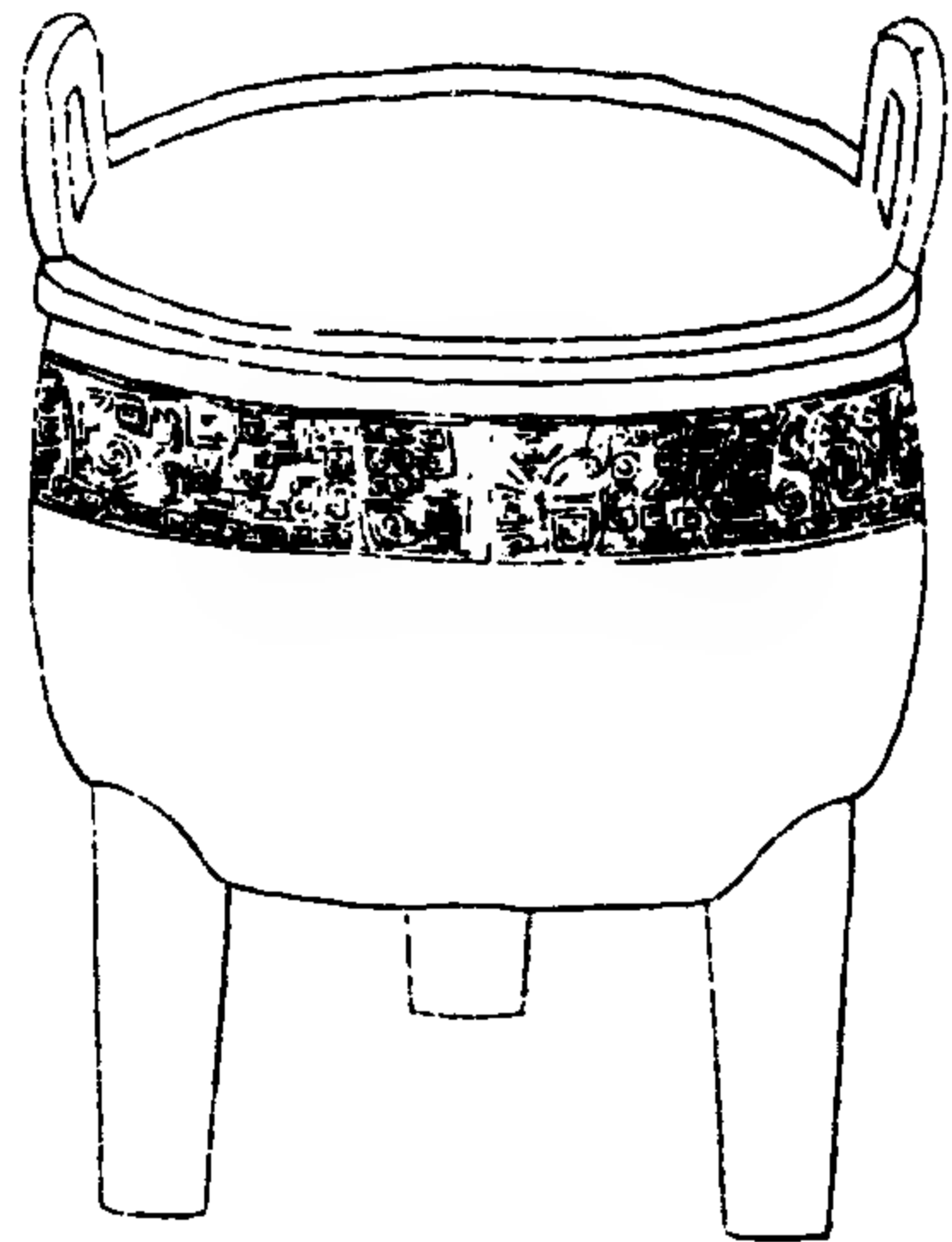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六寸。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十兩。三足。銘三十字。按友史者太史也。曰友者如成王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蓋農官耳。說文曰房星為農田候也。今曰辰見則表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也。昔者貨貝而寶龜。曰錫賴貝者。說文以賴為贏。言錫貝之多也。此商人作之以享父乙於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廟也。書曰用命賞于祖。在宗廟之中。作冊以錫有功。是亦賞于祖之意。乙之號其在商也。有天乙。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太丁之子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蓋不知其為何乙也。

商瞿父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永樂大典卷一萬千九百五十六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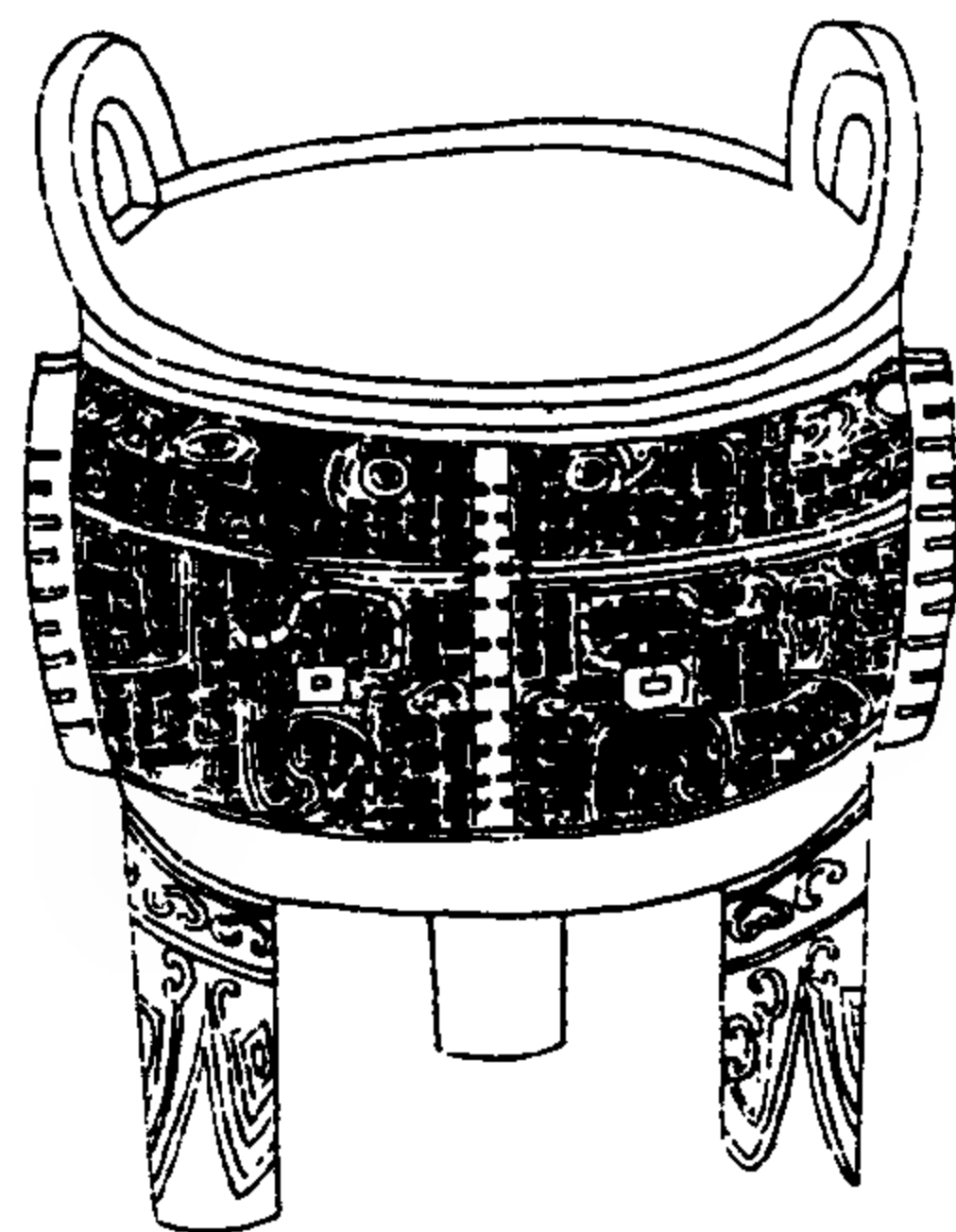
瞿父

右高五寸二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二字曰瞿父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莫詳其爲誰然瞿作兩目與商瞿祖丁卣之兩目相似固未易以名氏考也是器耳足純素無紋純緣之外作雷紋饕餮歷年滋多如碧玉色宜爲商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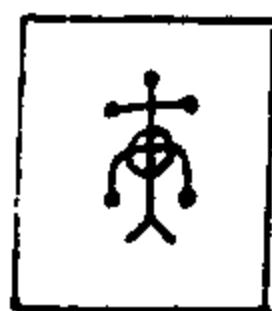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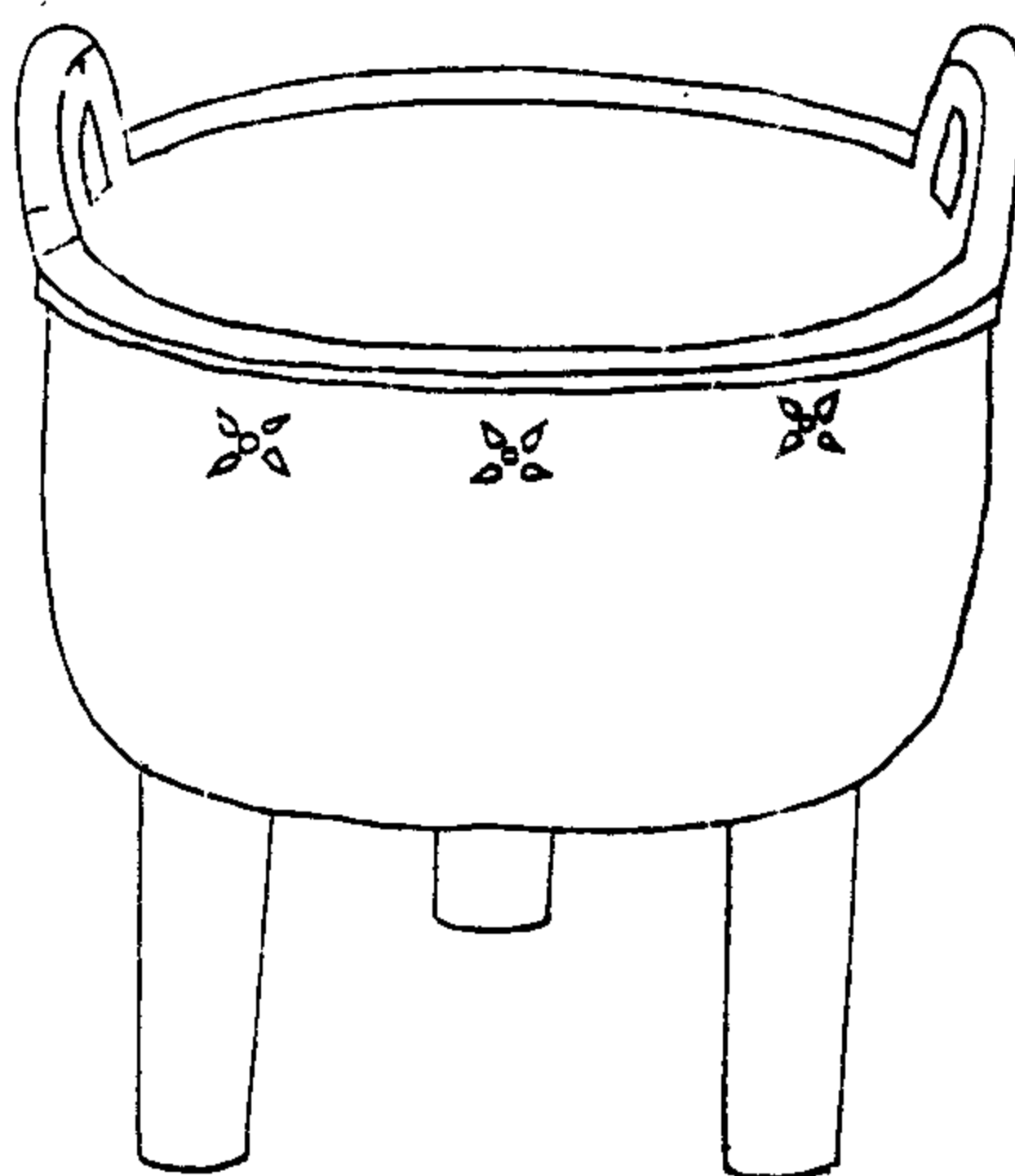
商子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永樂大典卷一萬千九百五十六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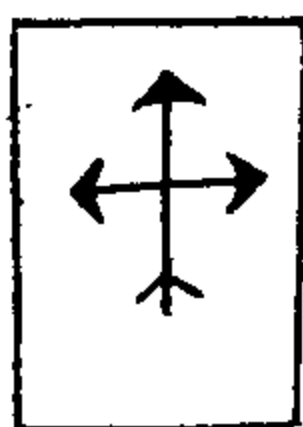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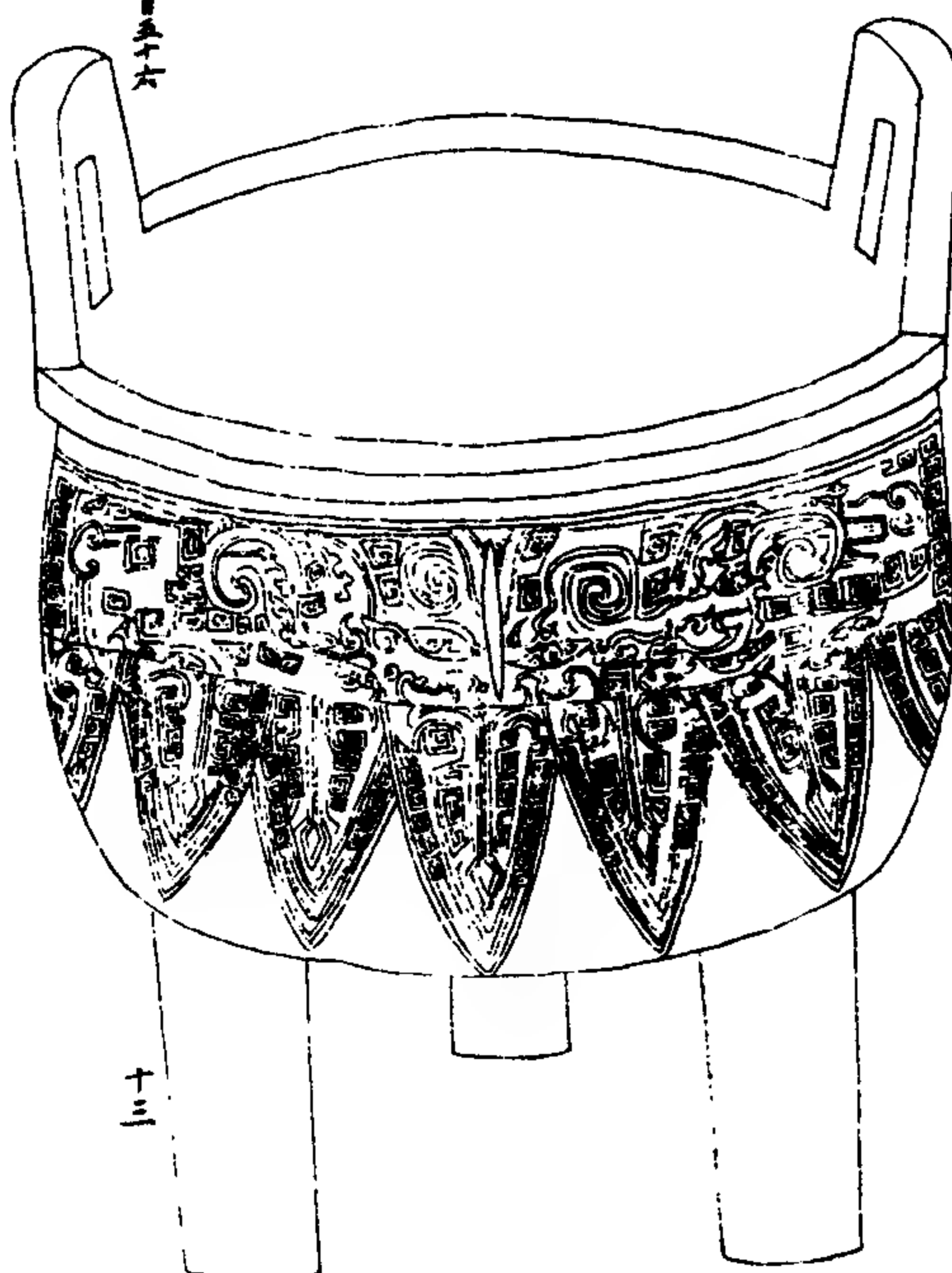
子

右高四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三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一升二合重一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子一說商子姓紋凡商之彝器其以子銘之者爲多一說銘之子者以傳子子孫孫之義是器字畫簡古必周以前物三面爲饕餮狀足作垂花而古色斑綠在商器中稍加大蓋其盛時物也

商庚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庚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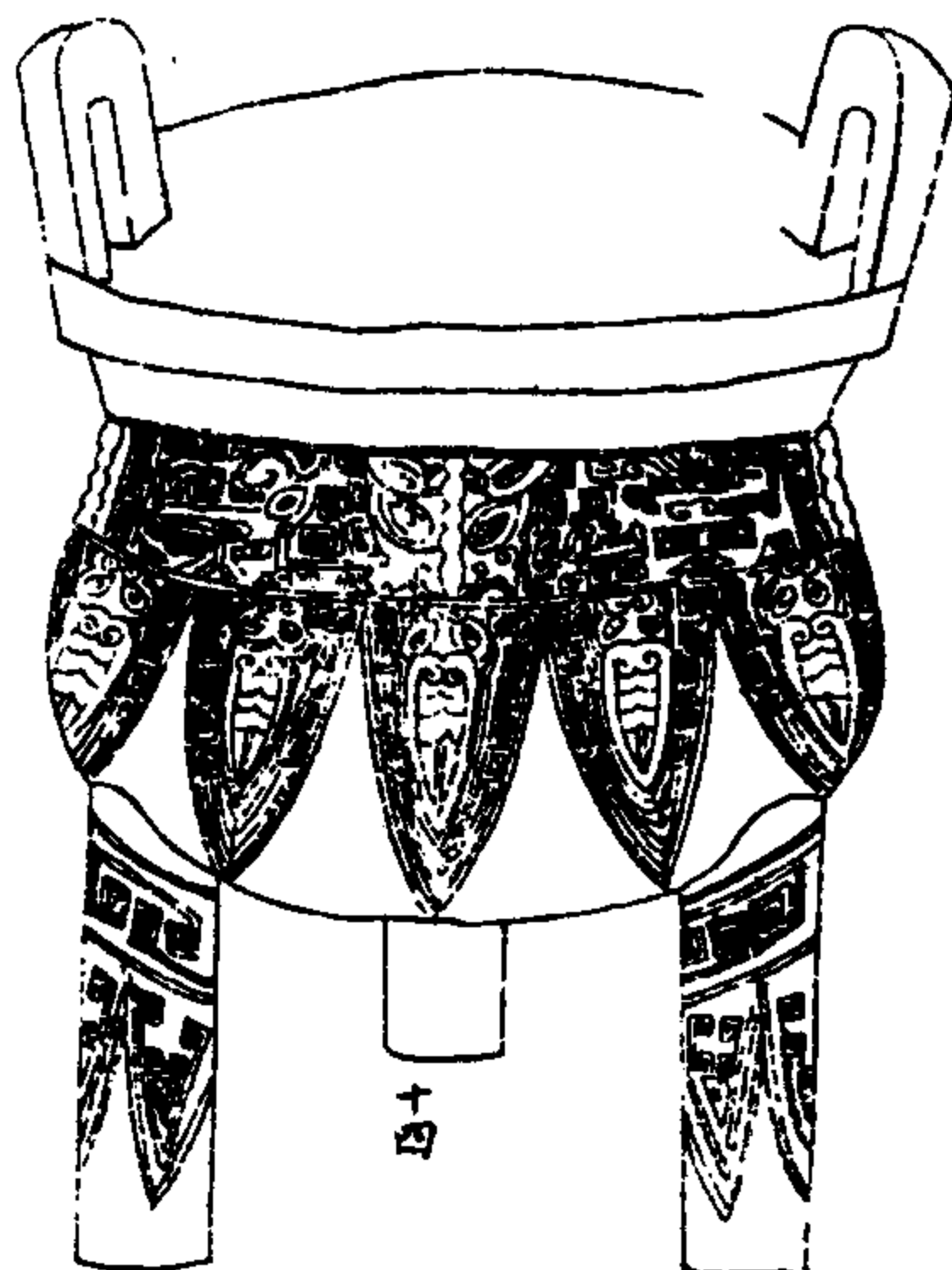
商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癸

高七寸八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重九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其一以庚名之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故其字作垂實之象爲其一則爲癸而癸之字今從四中此癸則一中三包蓋癸與丑相次物至是有紐結而未引達之義蓋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中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焉近故書畫之法未分至篆法既具乃本其意而四中焉自漢楊雄許慎傳摹書窮訓詁而智不及知無此鼎則造書之精義與旨孰得而窺之銅色燦然若金紋作龍虎班固詩曰洛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紛煥其炳兮被龍文今服角鬣尾龍事畢具象物之法推而

不適蓋如此。然商有盤庚、祖庚、祖父庚。此鼎之作，未知何庚也。癸則湯之父主癸也。昔陶隱居刀劍録云：夏孔甲采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甲。則一字之銘，通乎夏商，要非周物也。容齋三筆：予昔年因得漢匜，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匜，則又以爲齊癸公之子。

商乙毛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乙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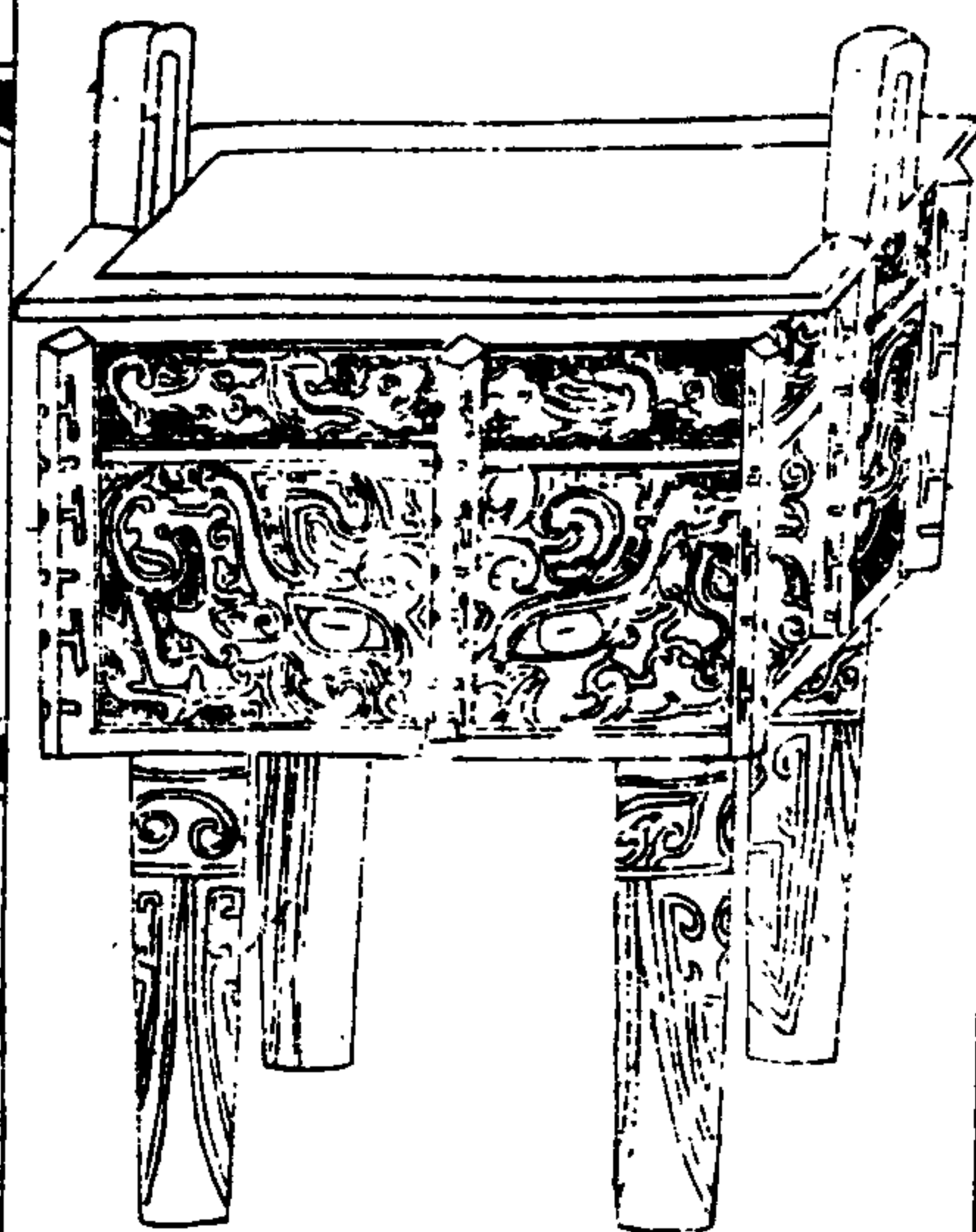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七兩，三足，銘二字，曰毛者，言膚飬之物。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蓋亦無所不用。故昔人謂五獸不熟曰饉，則孰於飲食間所不可後。是鼎蓋芼羹之用，於是以毛目之。曰乙者，商之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然腹有蟠紋，腹飾饕餮，間之雲雷，亦以貪者戒也。然則昔人遠取諸物，良有旨哉。

商召夫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亞形中 召夫子 月之廸

右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九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八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十有二兩，四足，銘八字，内一字不可辨。召夫於經傳無所考，商彝鼎亦著此銘，殆一時所作。然校其款識，無室字而作亞形，内著召夫，是亦廟器也。

商亞虎父丁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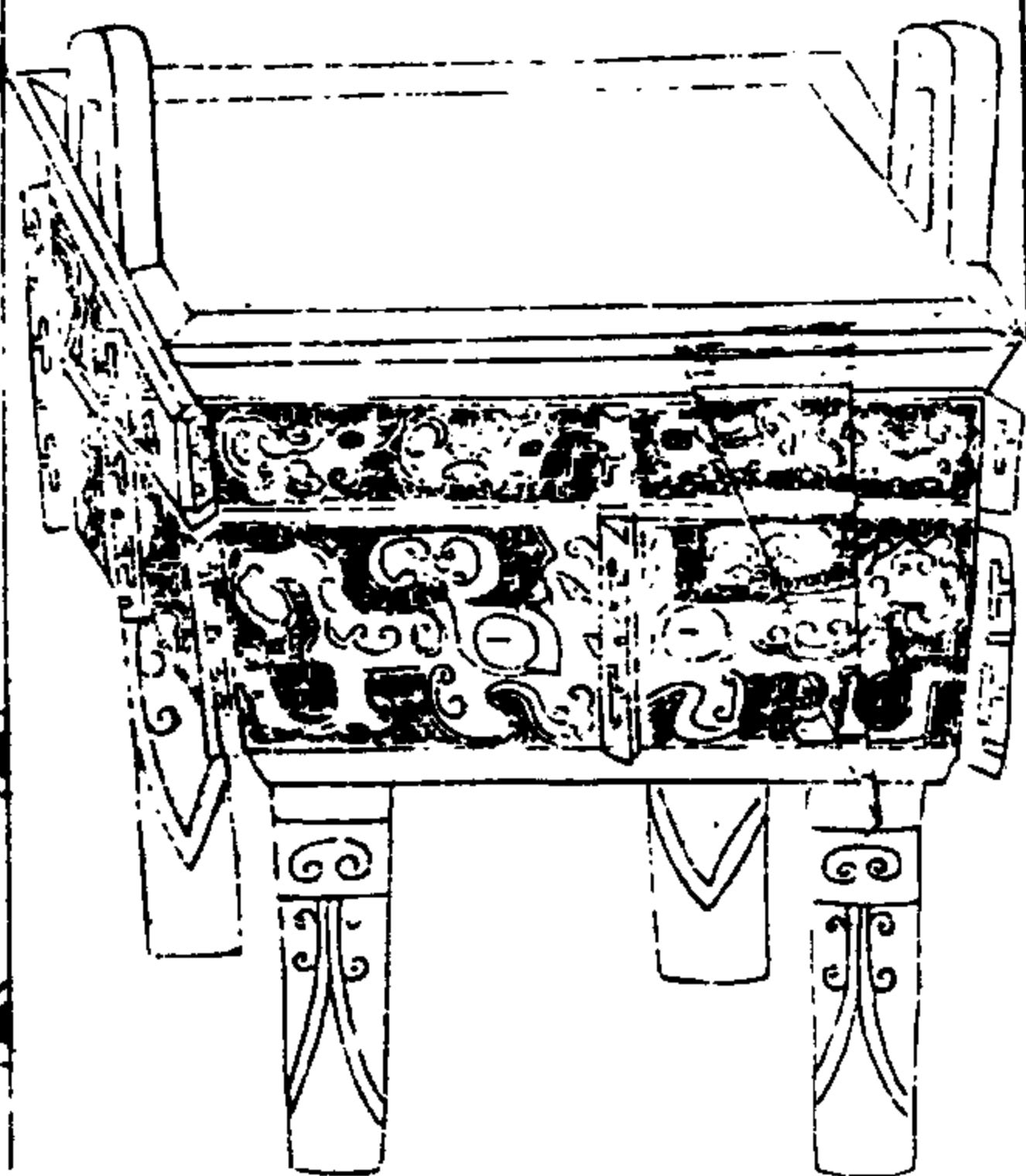
亞形中虎父丁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一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二分，容二升有半，重五斤九兩，四足，銘四字，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謂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商號也，飾之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見其義之至耳，商以此銘鼎，至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以致詳辨，故獨有取於彝云。

商冊命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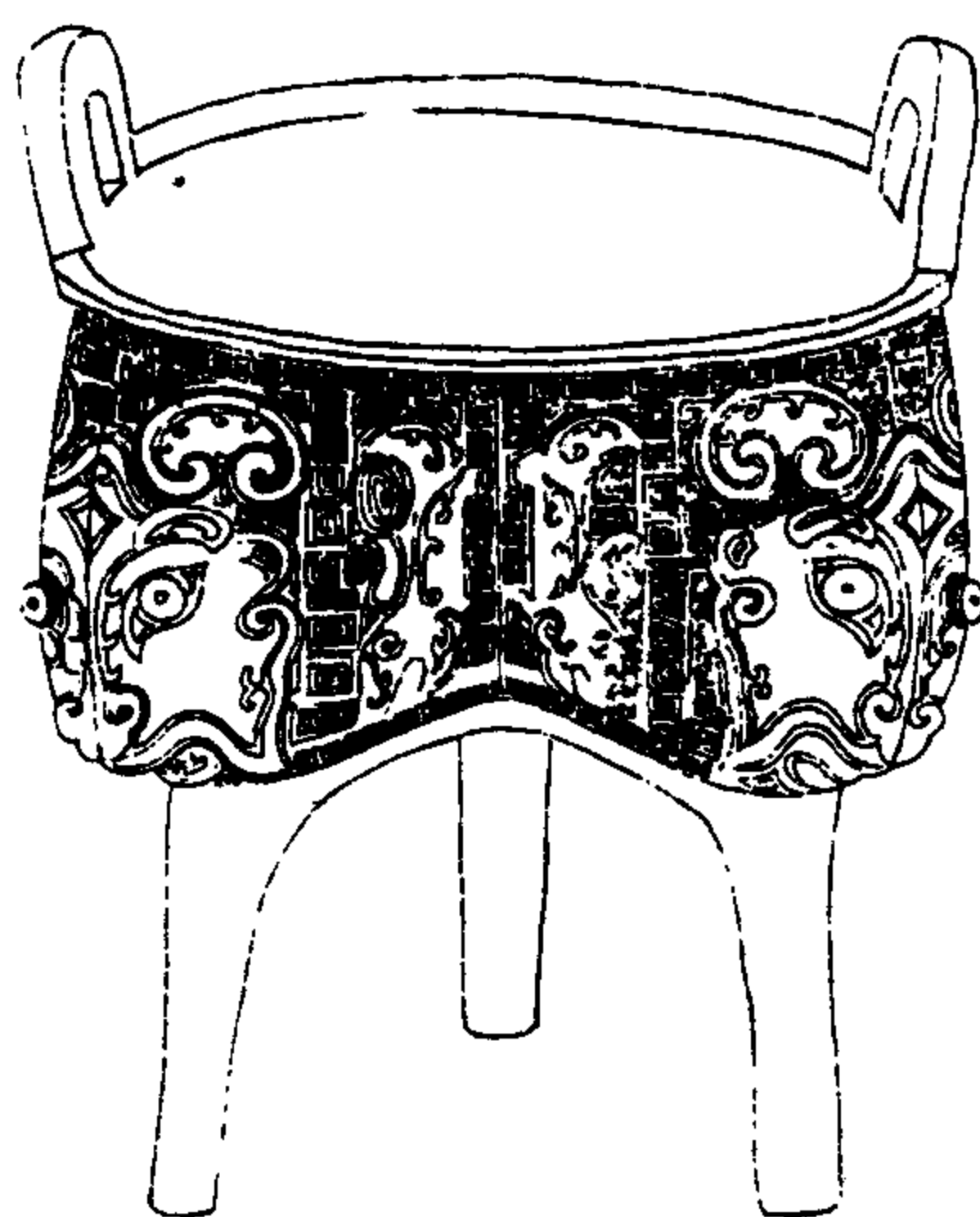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亞形中召夫室父癸午刊

冊命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九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一兩，四足，銘一十一字，昔周穆王命畢公，而曰作冊畢，則冊命者為冊書以命之者，亞形內召夫二字，而繼之以室，則為廟器也，抑又明矣。

商父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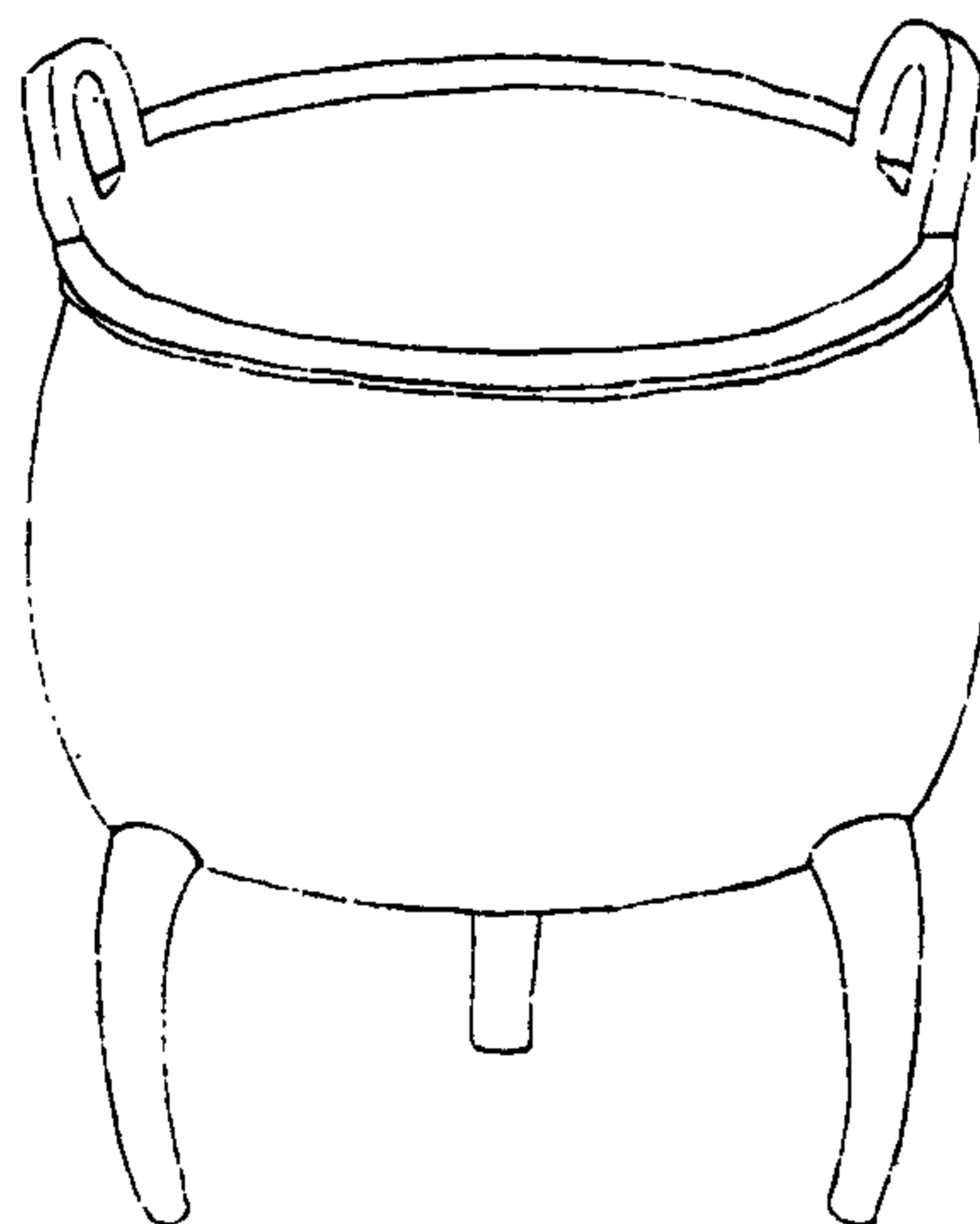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木父己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一兩三足銘三字一字作木形二字曰父己後世傳習之謬而以舉彝畫木椽其上雖一時俗學之陋固亦有自來矣父己商己也今所收父己彝而一字持戟形大抵商器類取諸物以爲形似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也是器耳足純素三面爲饕餮而間之雷紋文鏤與父己彝近似之其一代物也

商持刀父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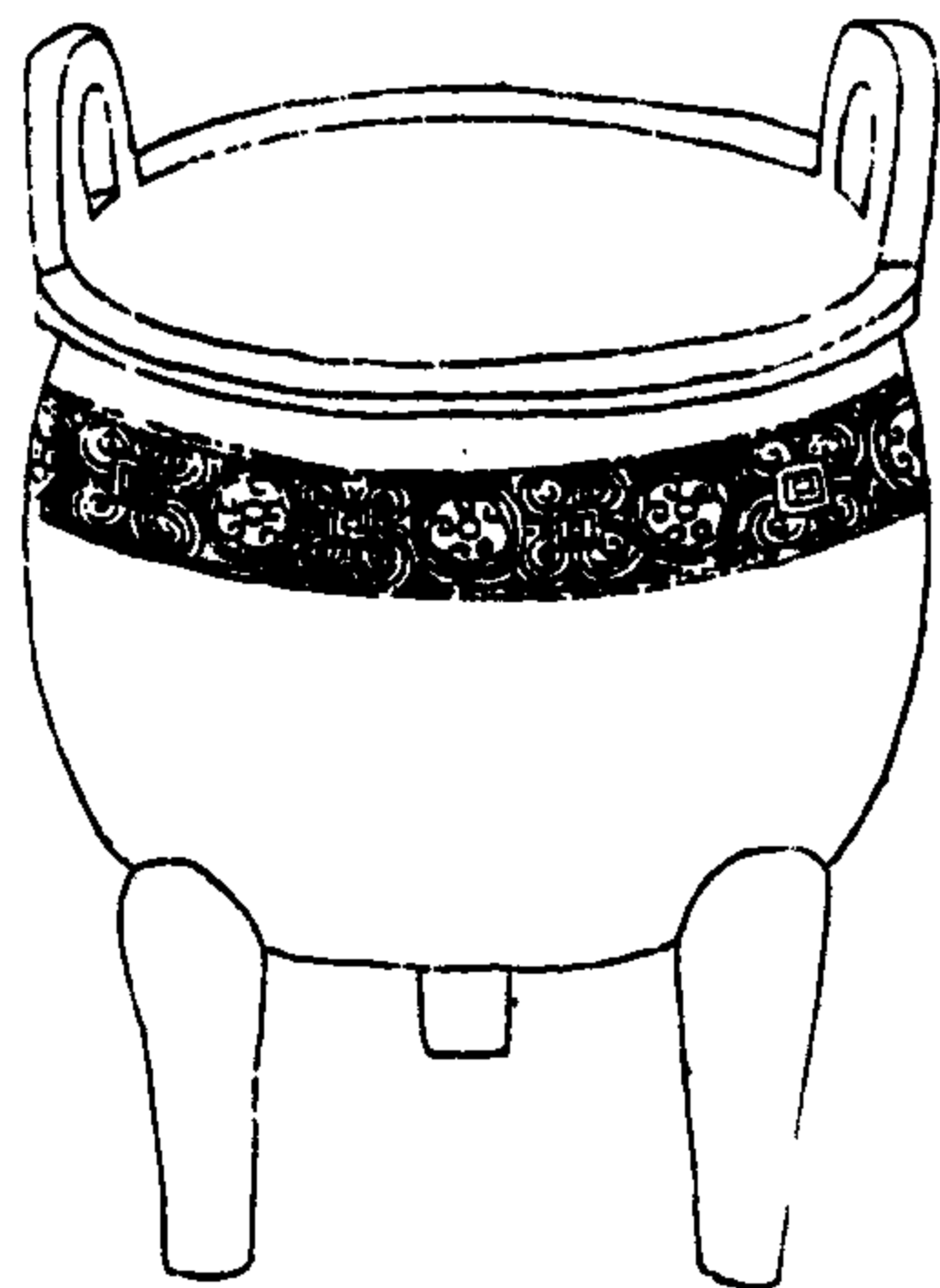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子形持刀父己

右高五寸一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三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六兩三足銘三字按三代之間惟商爲尊神凡於祭祀必致其盡故於鼎間作子象以持刀非特鼎也尊之與卣亦著此爲蓋供子職者不如是不足以見其竭力從事之意是以先王之書親於羞嚌則執鸞刀入舞則執干戚至於籍田則秉耒爲必躬必親每每如此又況尊神之世乎逮其商世曰父己者雍己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己者乃其弟大戊則所謂子果誰耶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耶容齋三筆予按以十干爲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爲君所謂癸即報癸乙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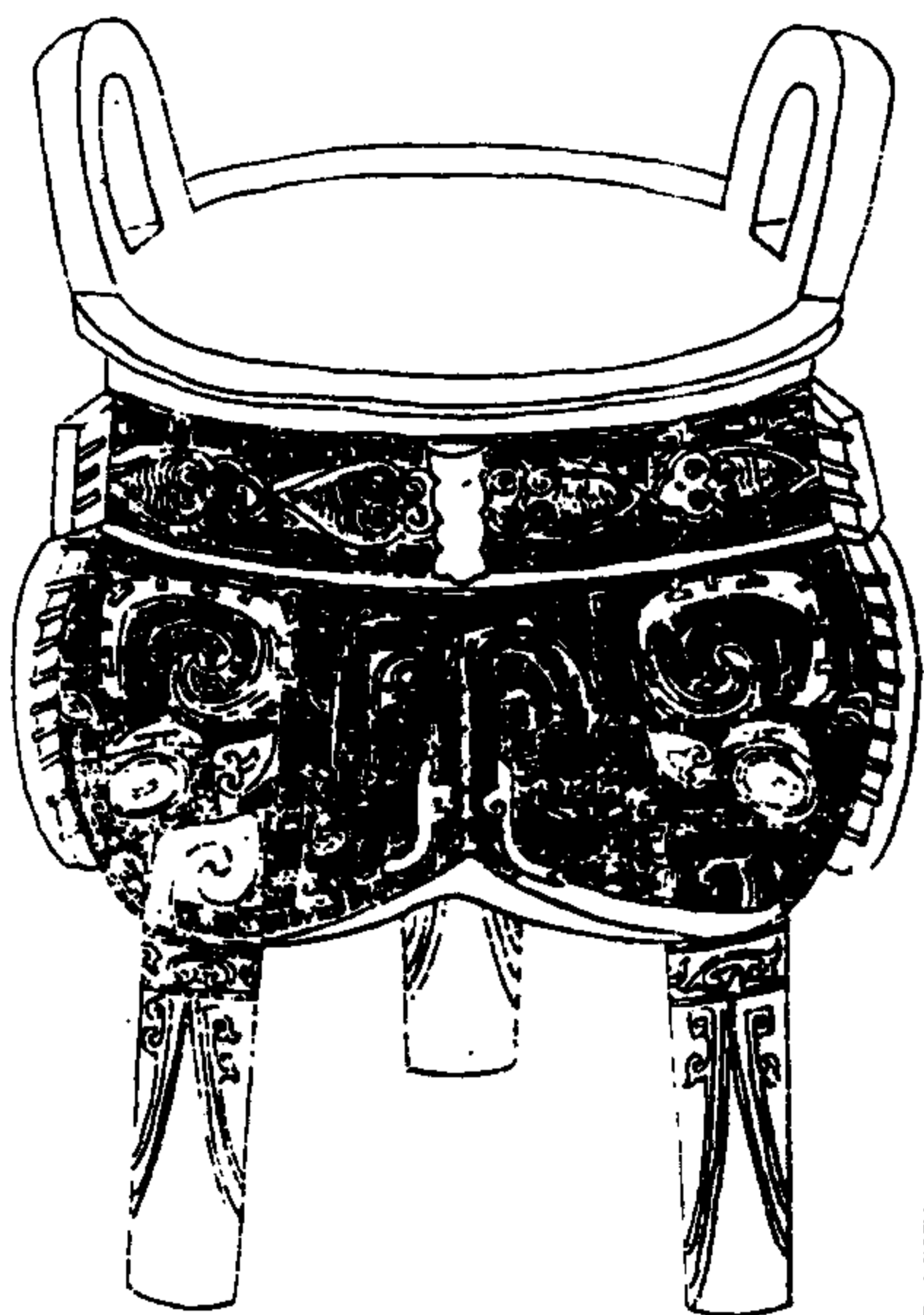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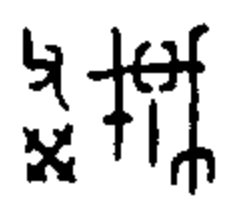
商父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兕形 執父 孫彡癸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四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三兩三足銘四字

商父癸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戈胖 父癸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十有二兩銘三字。

右二器皆曰父癸第一器曰孫作兕形昔人嘗取兕角以爲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圖贊曰庂兕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又皆作持刀狀蓋凡射之禮必爲之以射而弧矢者男子之事鼎之設飾蓋兼意焉第二器作立戈狀蓋商有所謂父癸尊者作立戈有所謂父癸鼎者作橫戈有所謂父癸卣者作執戈器之畫戈爲所取小之義此類銘戈形出一時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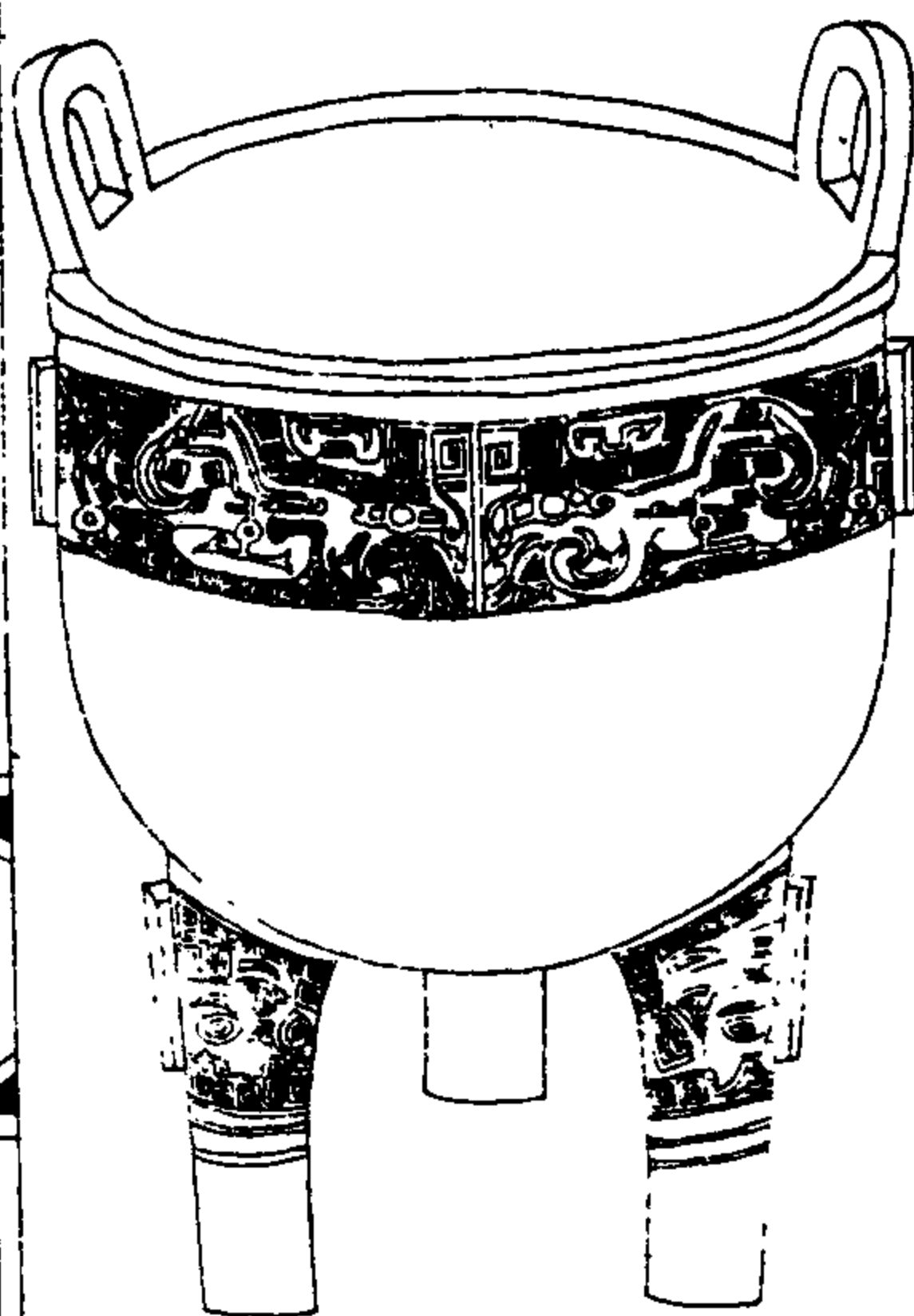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七

十九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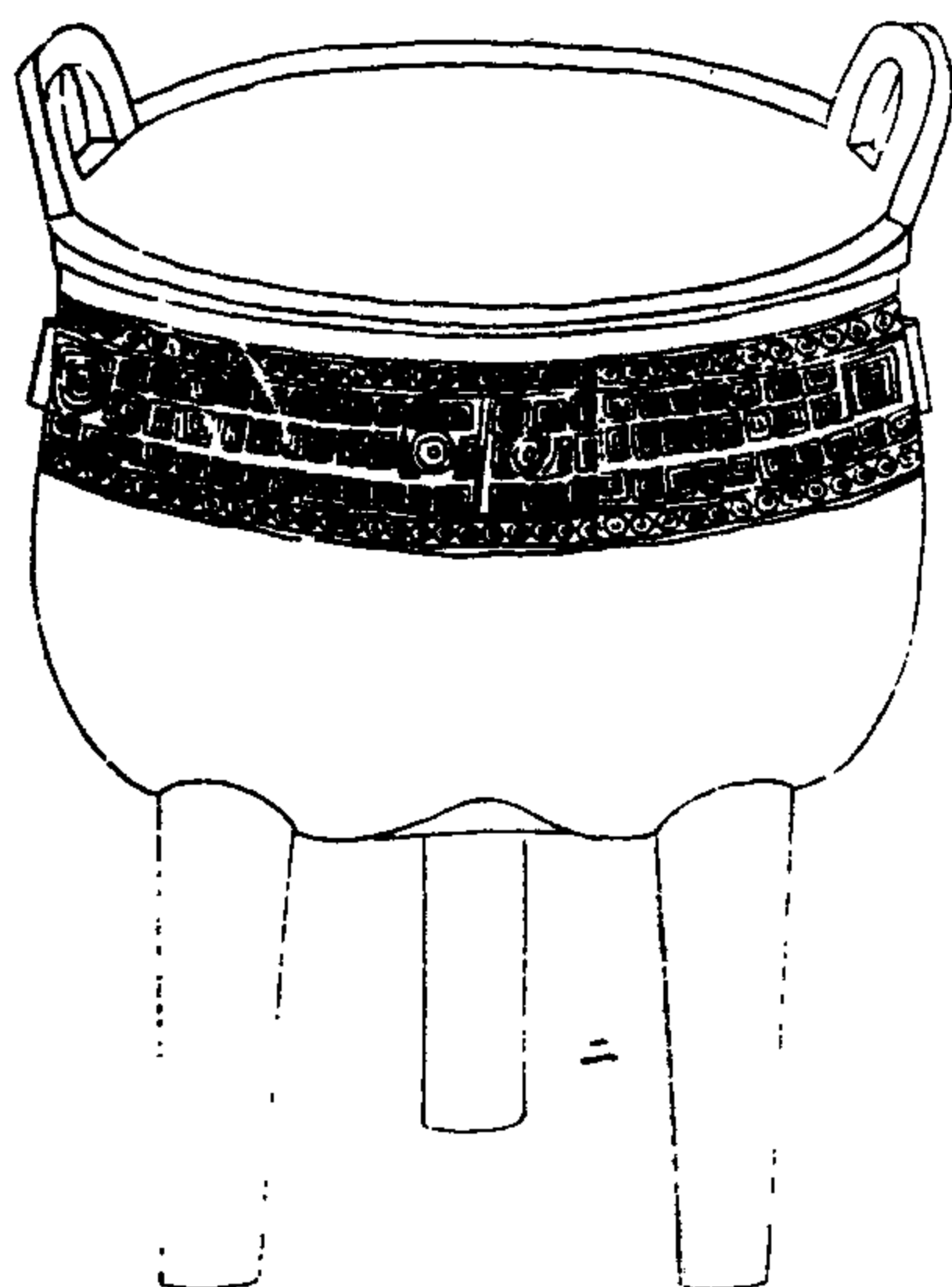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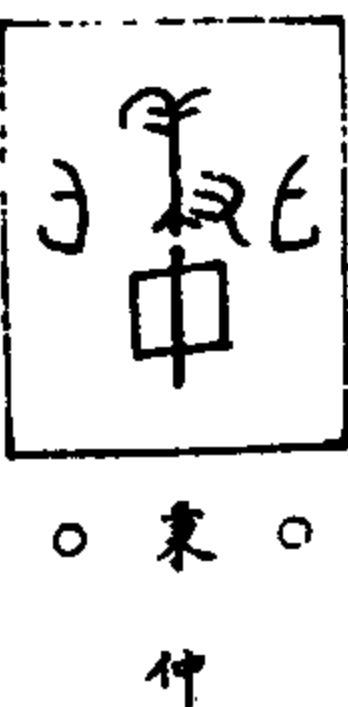
商蠆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蠆形

右高九寸六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六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四升一合重十有四斤二兩三足銘一字作蠆形考其蠆字取其形象至後世小篆亦作蠆而注謂象形則萬為古蠆字無疑蓋姬周而上銘識簡古如魚敦饔飧鼎皆商器也悉取物以為篆今蠆亦如之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亦君子之所思患而豫防之故其銘之鼎宜焉又蠆疑為人名若周恭王十三年鄭獻公蠆喜又如公孫蠆之類則鼎之識冶亦商人之名也廣川書跋秘閣有蠆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為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屬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蠆以制名然自昔古器傳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為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轉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慎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為象形蓋攀人攷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然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曰蛆依列反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又既以蛆為蠅種則不復以蠆為蛆矣以蠆尾為蠍則還以蠆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趙明誠金石録右蠆鼎銘藏秘閣銘一字象蠆形呂氏考古圖六即古文蠆字

商東仲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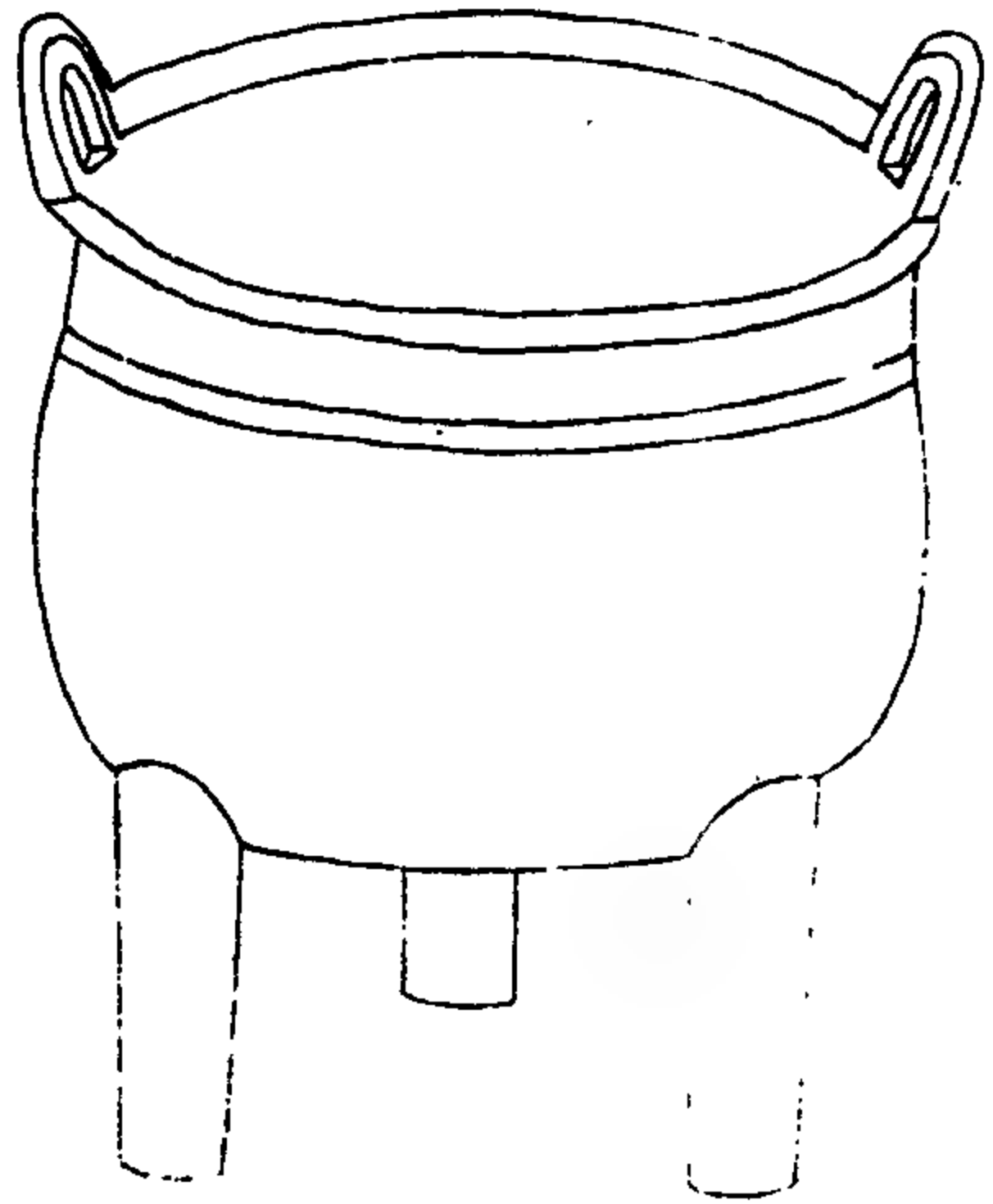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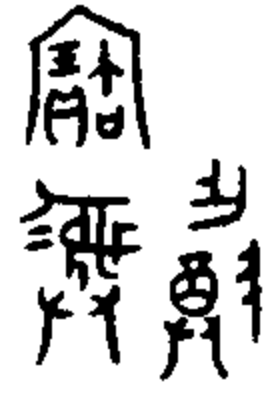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東仲

右高六寸一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重四斤有半三足銘四字按王安石字說東作𣎵從又從木此上一字作𣎵以象木又以為又乃東字也東仲者索諸書傳訖無可考以其器之精鍊渾厚可愛知為商物耳

商素腹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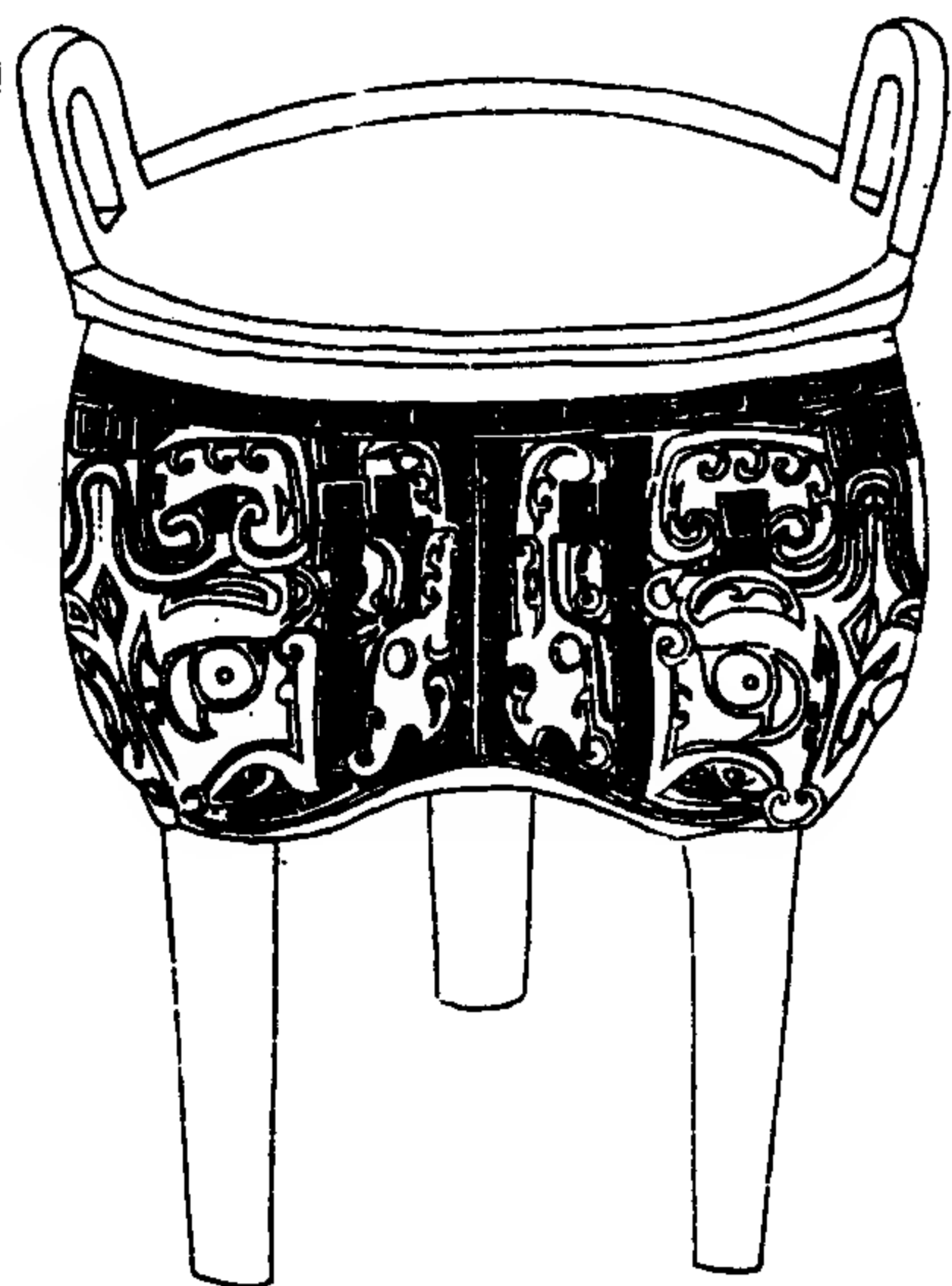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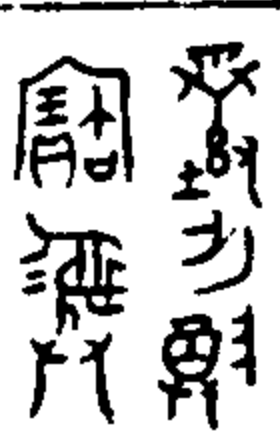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〇作尊寶彝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五字上一字未詳四字曰作尊寶彝此制度乃鼎而謂之彝蓋商器類以彝銘之蓋彝以言其法非六彝之謂彝是器耳爲綯狀腹足無紋渾厚純質斷商鼎也

商若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亞形　中　若　癸　丁　兩手執物形　旗形　乙　父　甲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八字於亞形中上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旁作旗斿之象于左旌其位也又作兩手互執物狀于右以著薦獻之象而且昭其獲助也四隅作癸丁甲乙雜然陳布紀其日也中作父字明子職也蓋九旗名物皆从㫃於太常則王尊有之至於諸侯則建旂軍吏則建旗孤卿則建旜中大夫則建旞下大夫則建旟道車則建旞斿車則建旌而士預焉故旗斿所以旌其位者如此古之制字於與作舁以兩手交相舉明非一力也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詩亦云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則得多助者所以爲孝也故兩手互執物所以著薦獻之象而昭其獲

助者如此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各以其類而爲配合在商言其畧故凡彝器止言其日若商敦言乙丁與此鼎言癸丁甲乙者止以十日也在周言其詳故凡彝器復兼言其辰若周尊言丁丑周彝言乙酉者又兼其辰也昔者內事用柔日所以順其陰之入外事用剛日所以順其陽之出婚姻內祭皆內事故用柔日師田外祭皆外事故用剛日然則是器言甲者剛日也言癸丁乙者柔日也此所謂紀其日歟今所藏器有言祖有言父有言兄下以享于上也有言子有言孫子孫之所自致也此又所謂言父者所以明子繼歟然其形制比商器復加文縟三足皆作饕餮氣韻頗古真商盛時器也

商象形饕餮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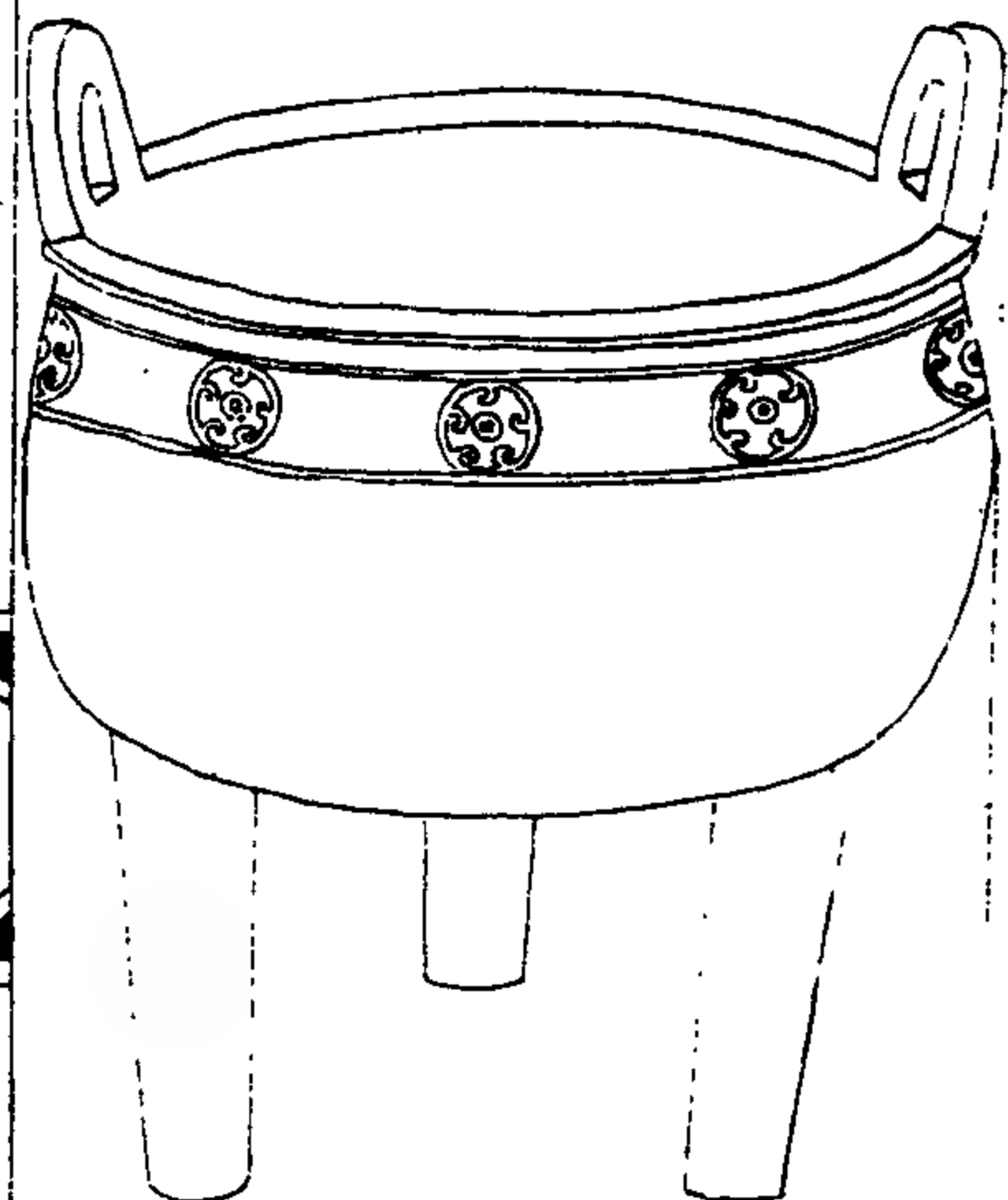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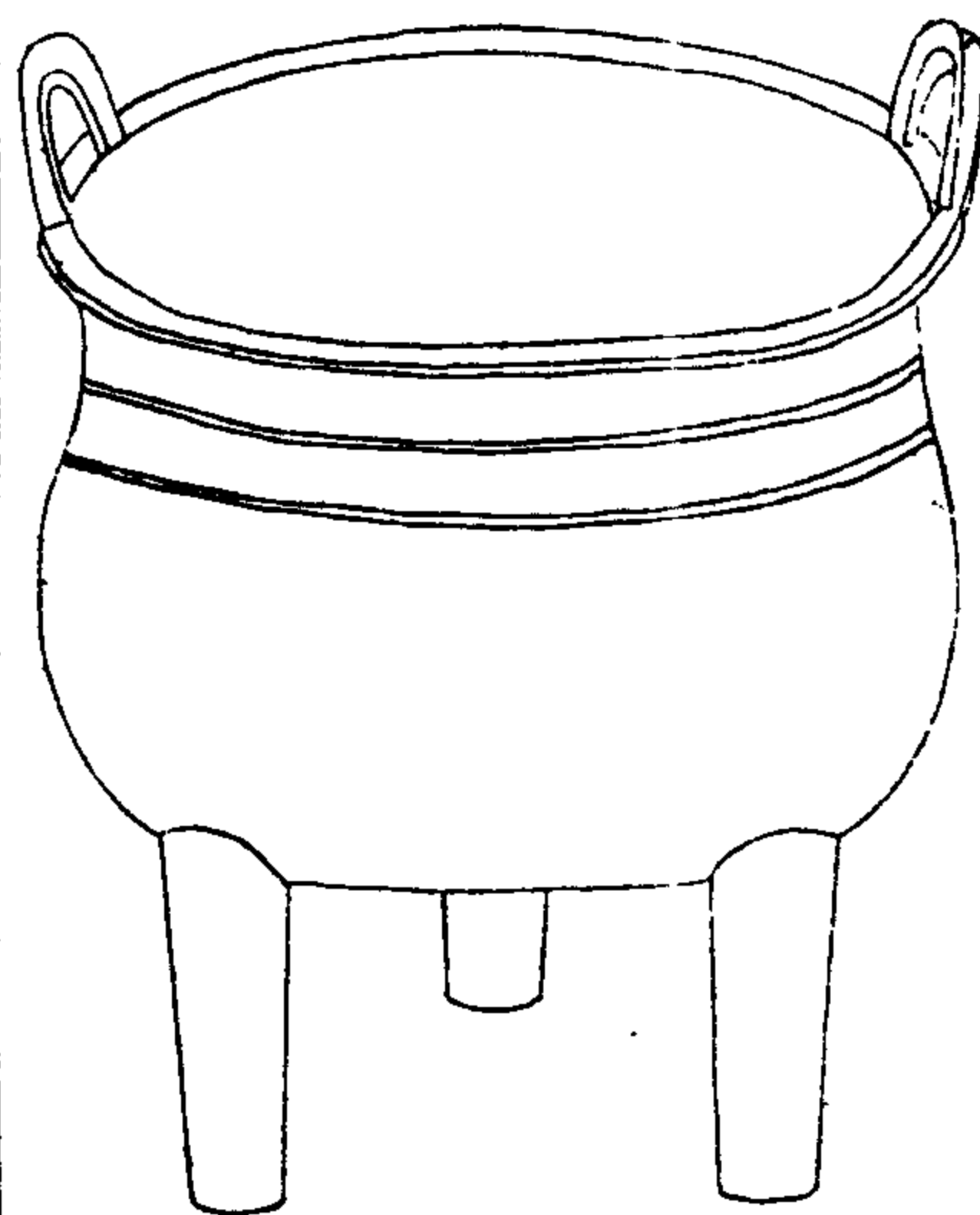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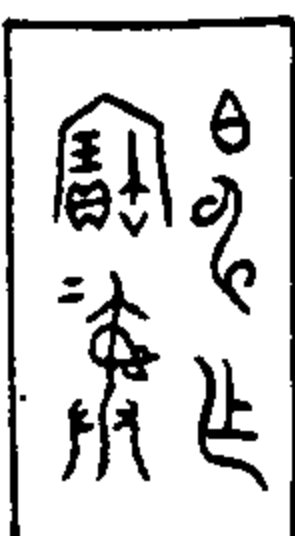
饕餮獸形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九兩三分銘一字按此鼎款識純古髣髴饕餮之形後人觀象立名故取爲據至周監二代文物大備凡爲鼎者悉以此爲飾遂使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而不知其原寔啓於古也按春秋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語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

之則商之爲法亦基於夏而已周實繼商故亦有之耳昔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如此

商魚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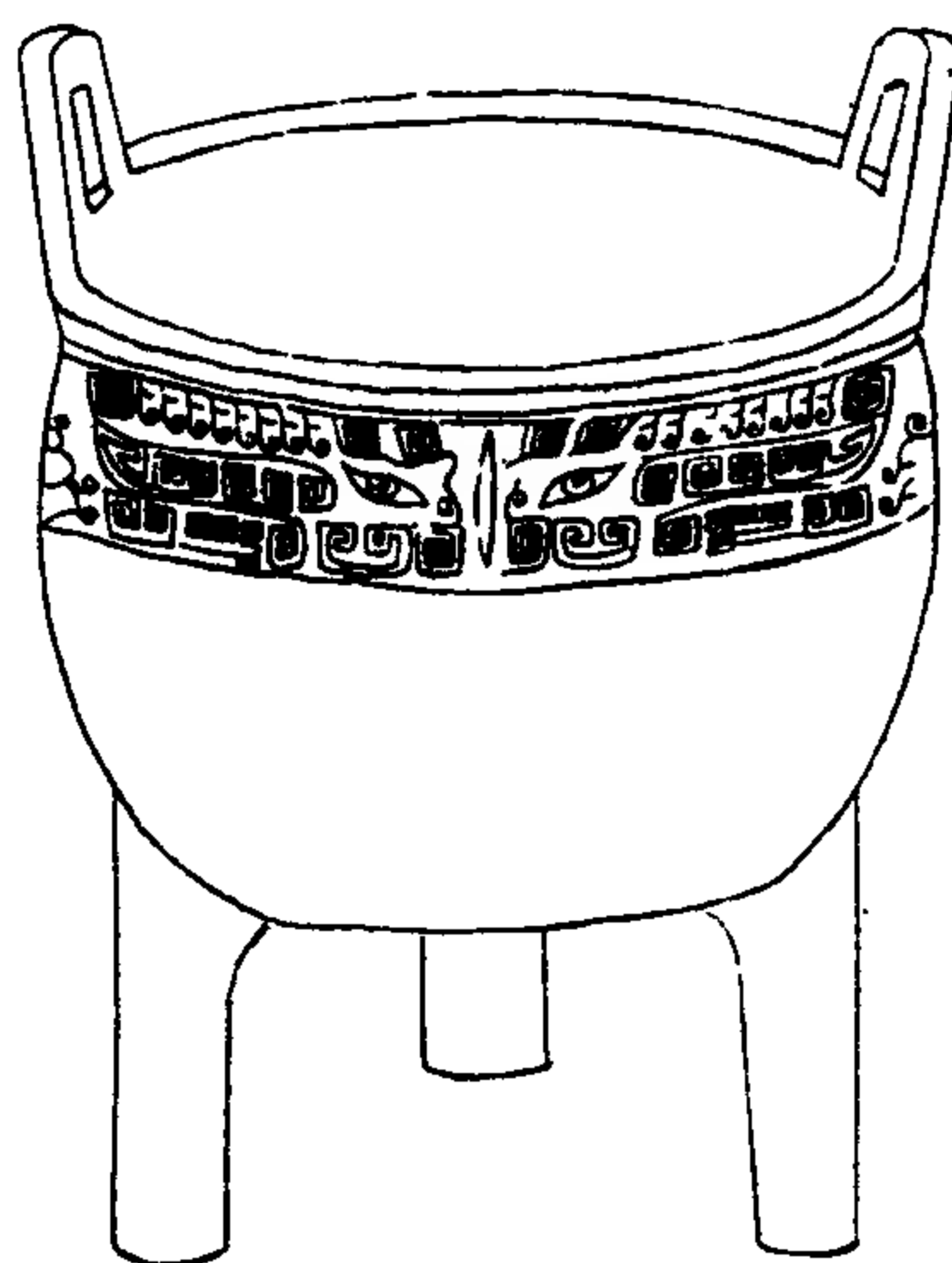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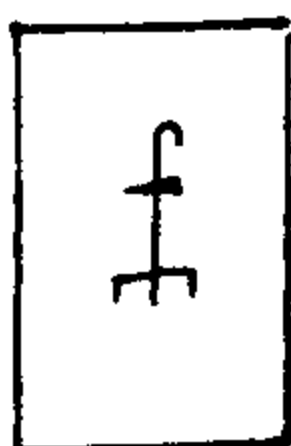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銘三字月魚基且古者祭祀之名不一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祭日於王宮祭月於夜明祭星於幽禜各以其類求之則於薦獻之物豈非亦以其時耶故周有月星等日星殺者是各以其類而爲之器是鼎銘以月繼之以魚者豈祭祀之器既以其類又求其類於物爾如詩所謂季冬薦魚春獻鮪者以其時爲薦獻也基者無所經見惟說文以爲薦物之丌蓋象形也

商伯申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伯申作
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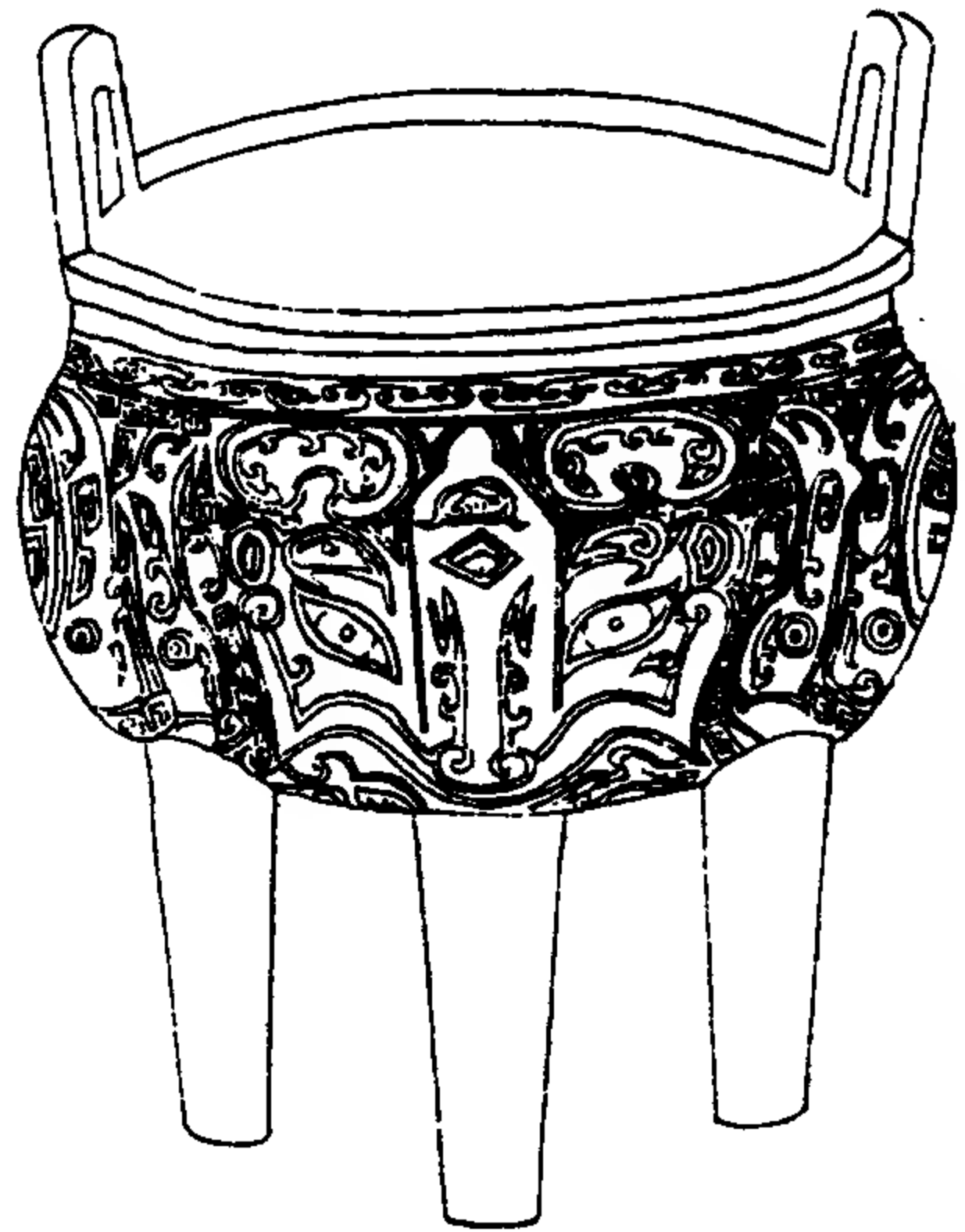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四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五字。曰伯申作寶彝。伯申者。於傳無見。蓋不可得而考矣。然是器有可得而論者。凡鼎彝之屬。莫不有文。或飾以雷篆雲紋。或錯以夔龍蟠螭之類。而此獨通體純素。製作朴古。意商尚質。其商人之爲歟

商立戈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立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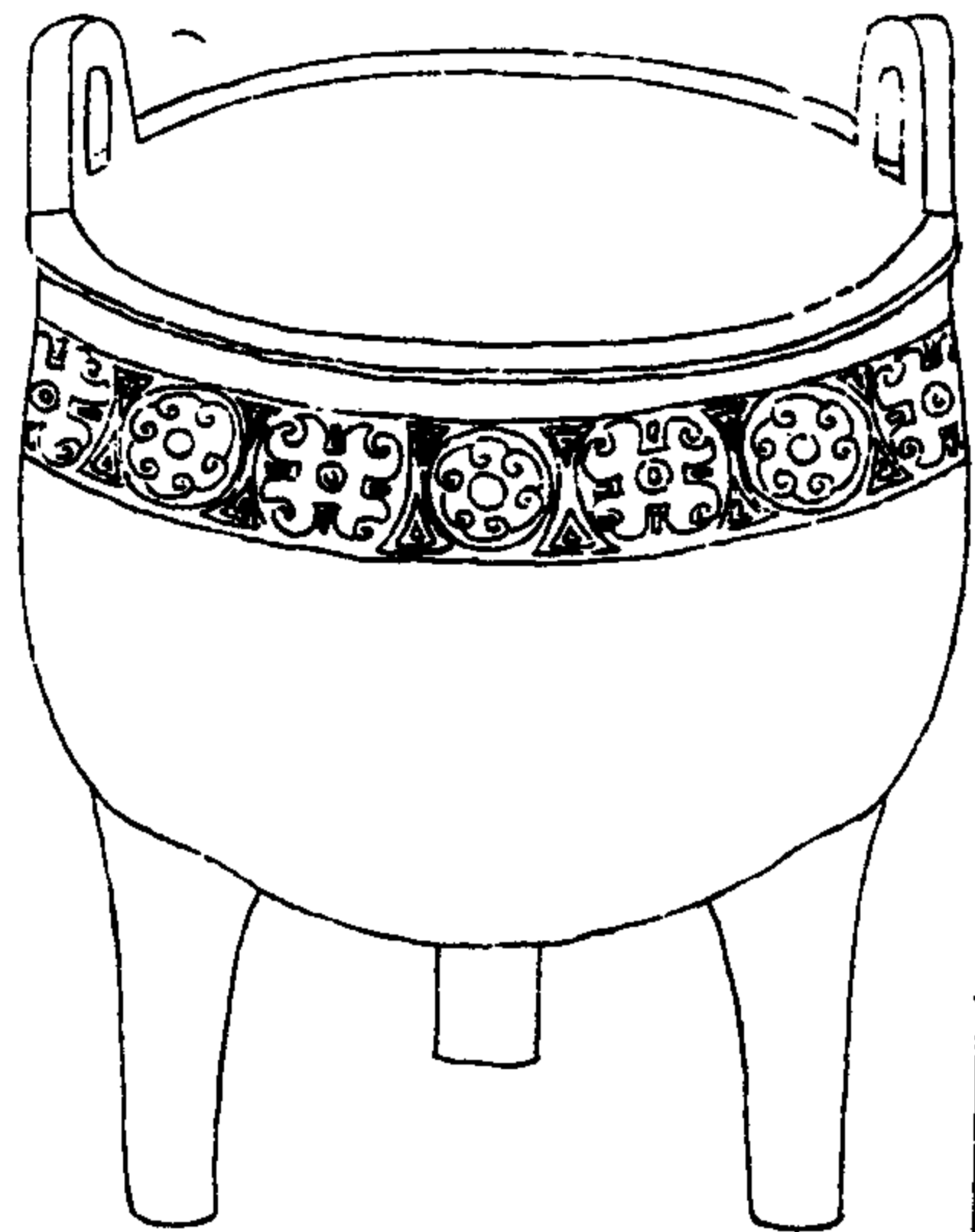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字。

商立戈父甲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立戈形 父甲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四合。重四斤七兩。三足。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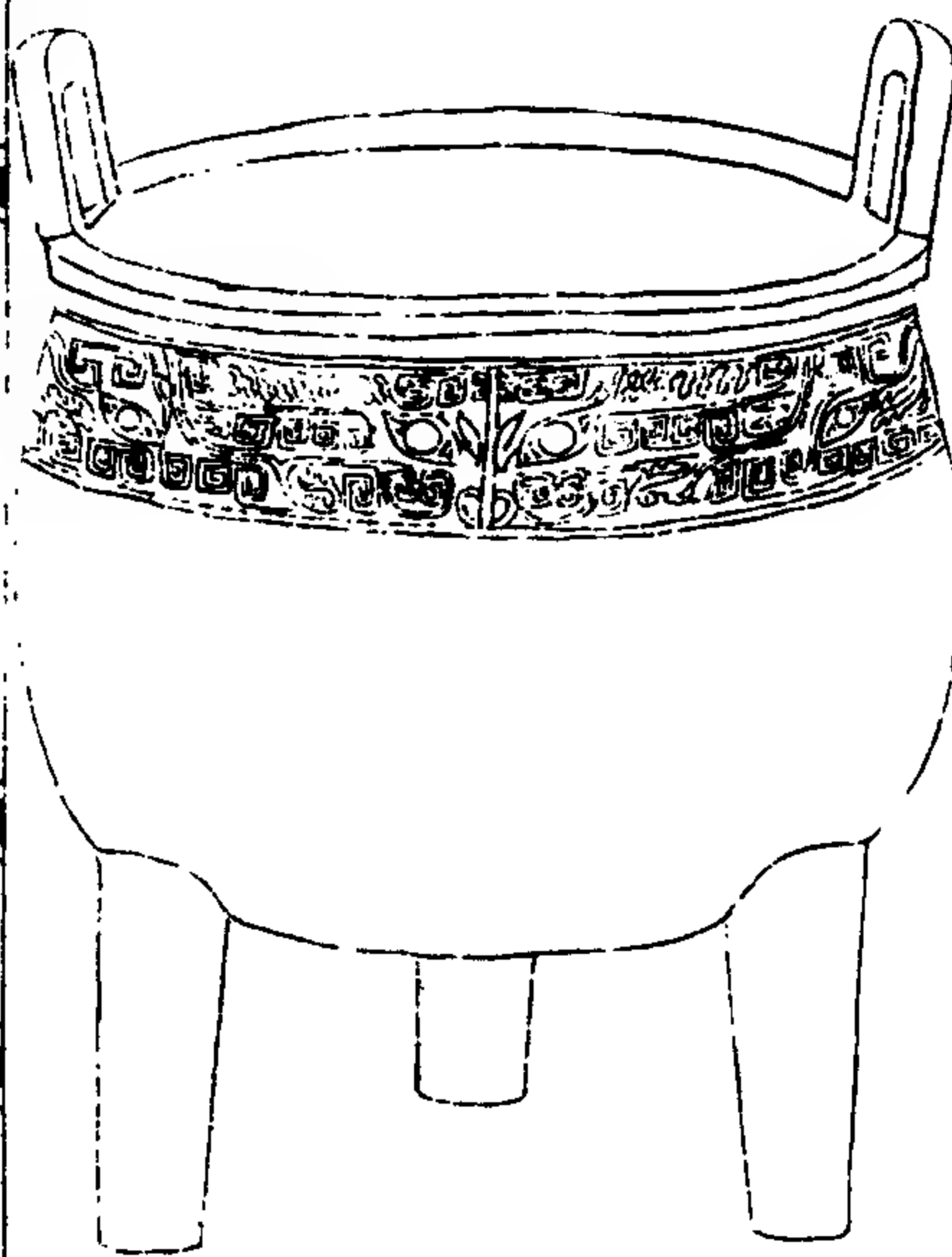
商橫戈父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橫戈形 孫 父癸

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有半。重四斤七兩。三足。銘四字。

右三器。按商彝有戈氏。說者或以戈爲姓。今考斯器。二作立戈。一作橫戈。稽其銘款。迺曰父甲、父癸。皆爲商號。則所謂戈者。非爲之戈氏也。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於觚有立戈觚。於尊則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戈父癸卣。然則銘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爲取。小矣。其取爲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雖然。戈所以敵物而勝之。故我之字從戈者。敵物之我也。非有勝物之智。則不能敵物。非有立我之智。則至於失我。古人託意。蓋亦深矣。雖然。議者謂春秋間。徐子會齊侯。其所賂之鼎。有曰甲父者。遂指父甲以爲甲父。是大不然。夫杜氏以甲父爲古國名。故高平昌邑之東南有甲父亭。若乃父甲。則商子孫追享其父者。故加父於上。以顯尊神之意。儻以爲甲父。則是以國名變商號矣。遷就傅會之說。不可不察也。

商綦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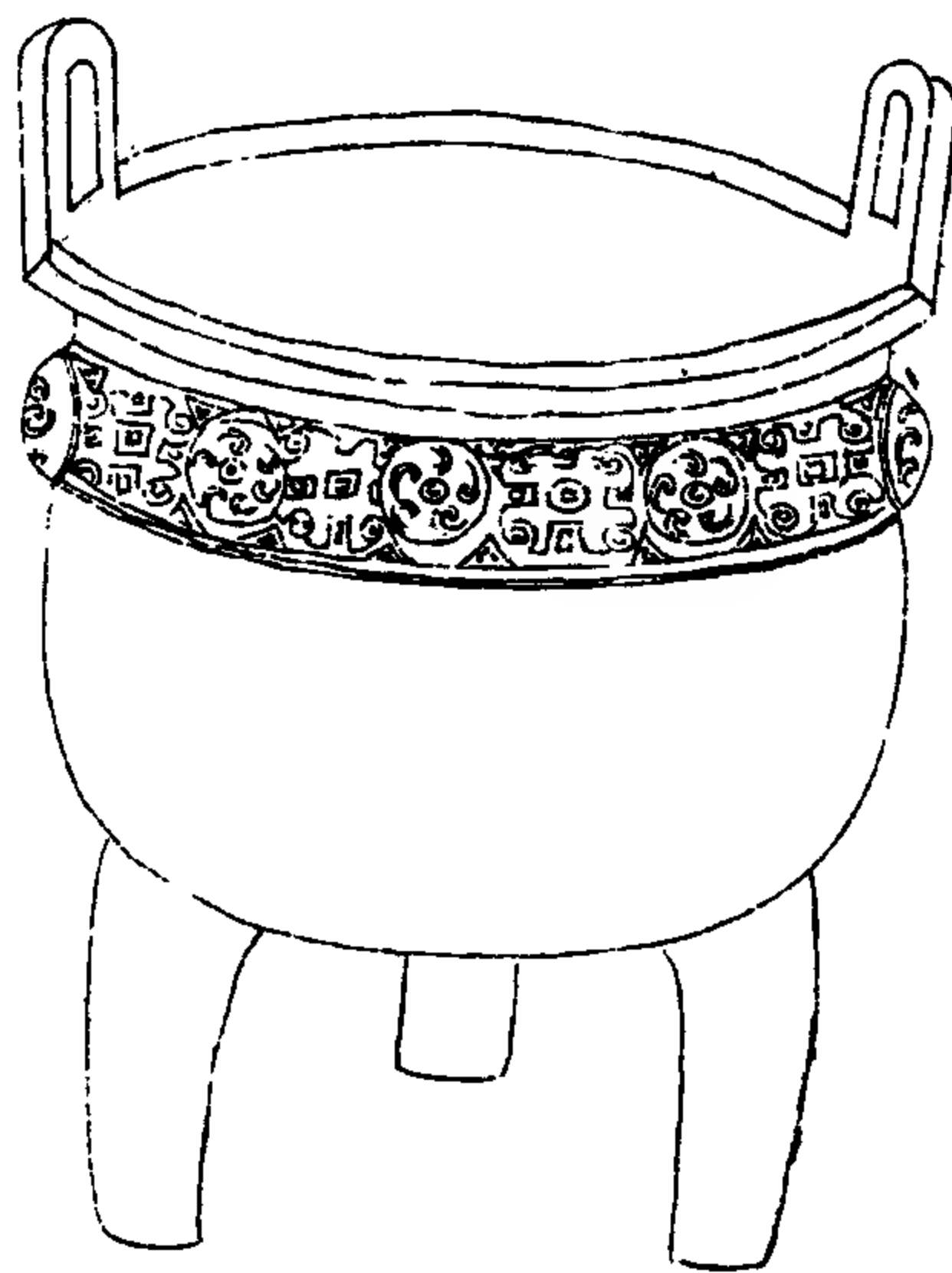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綦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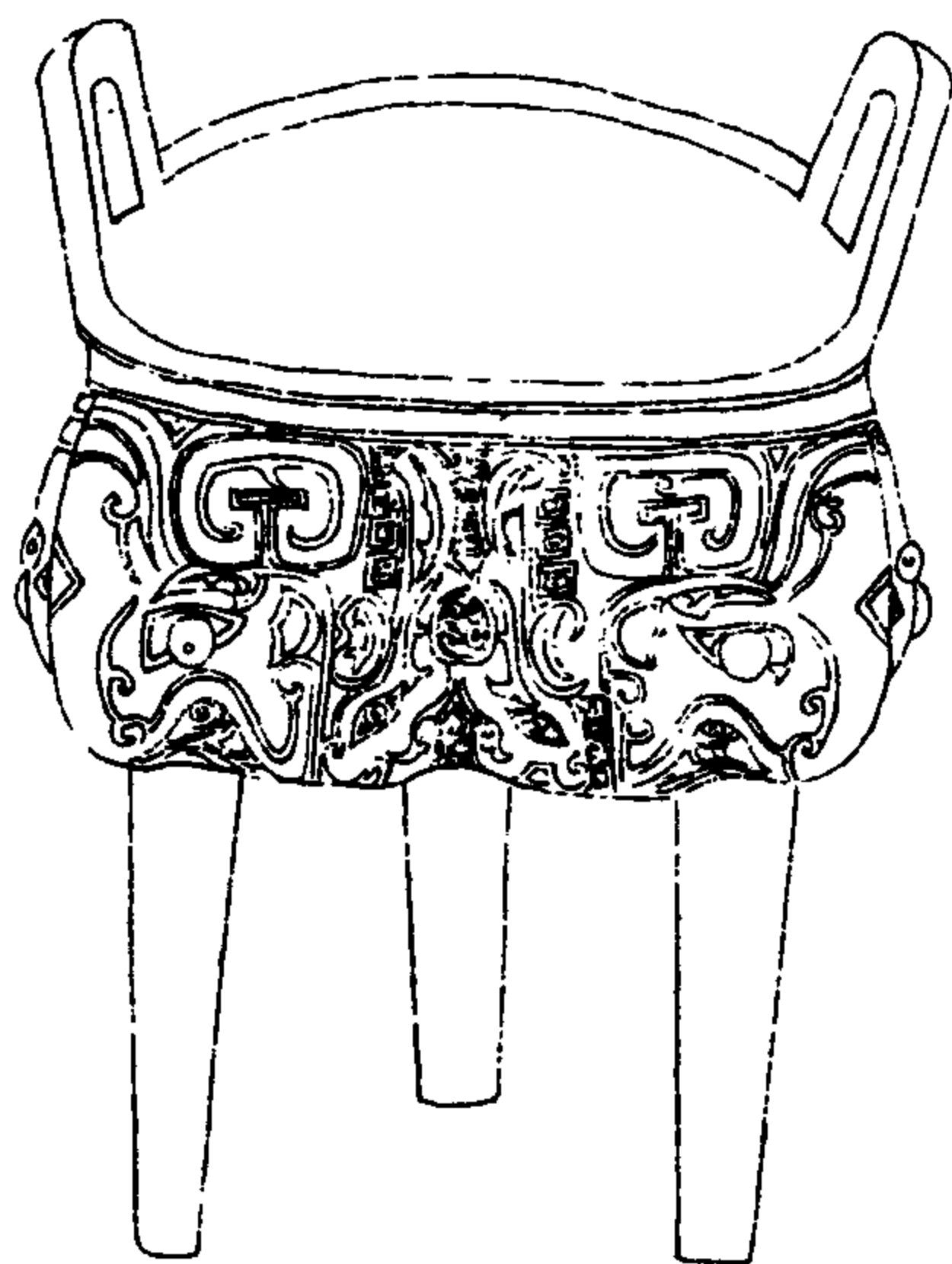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九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七合重四斤六兩三戔銘三字純外隱起雲雷狀

按父乙商也而周有召公尊其銘亦曰父乙此豈周器乎曰不然召公尊者周王用以襃大召公之子孫而乙者其名也父者所以尊稱之也如康王命畢公而曰父師平王命文侯而曰父義和蓋示有所尊耳豈此所謂父乙者哉况周人作銘文字已備此鼎近質而字畫奇古非商器而何曰綦者按列禦寇書言綦衛之箭而書釋者以綦為其且據史記綦國之竹為證則綦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為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於三千安知其無綦耶大抵為史者非因事以見之則亦不能備載矣

商彝形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鼎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重三斤六兩三戔銘一字制作精純與商彝鼎無異凡鼎之銘有曰尊鼎有曰尊彝而此獨以鼎為誌者考諸鼎字於雍公緘鼎作昇於大夫始鼎作鼎於得鼎作貝字畫變易無常而漢鼎又作鼑其下體頗與此近深意具為鼎字且鼎字上從二一而口之下從析木一陰一陽之謂道鼎者器也而道寓焉二則成象一則效法故從二一以木巽火烹飪之故從析木此鼎其文雖異而下皆左右反自析木之意深得古書之體著此銘者古人所以正名也以易考之革去故鼎取新又見其新新不窮之義

商公非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非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一字曰非非者蓋作器人之名氏也其形制則類主父乙父甲鼎實惟商器按史記有非子爲周孝王主馬者其去商遠甚爲不倫惟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當爲公非矣

三足鼎劉向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六鼎宋史本紀宣和元年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洛鼎廣川書䟦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誠作尊鼎原父以丁爲宗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令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昔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包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書二十四月晉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莱呂之君請服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考曰四十二月之料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此趙明誠金石錄右鼎銘劉原父得於商雒銘云維十有四月者君謨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云古器銘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余嘗考之古人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元王惲秋澗集商鼎歌并序燕士張君文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稍有贏餘即購求古器書畫爲事故其家藏三代已來鼎彝數百及前賢法書名畫甚富素負鑒識過人奇玩不惜資貨期於必得既得之傳觀借玩初不吝惜暇則明窻棐几展布陳列摩挲諦玩而喜曰古人不作古意尚在三代之英精諸賢之純粹今吾何修一朝盡得而有之其搢古尚友之誠靜觀適懷之樂於斯時也中心充實意得所寓面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不啻如雲烟之過目遇佳客理門焚香煮茗盡發秘藏爲序說家數評論優劣雍容大雅有都城故家風味於是稱也仙露寺僧寶藏商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愛玩不足復求館閣諸名勝詩詠書爲序其平生濟舜仍以古調歌之其辭曰維商賢君六七作禮重烝嘗制於鉶只緣近古俗忠厚象形作器窮揩鑒款彝鍾鼎賜臣工重比諡贈康天爵當時文獻不足徵故家餘俗歸寥落銅不逐太社亡千古流傳誇瀾靈供佛祩頭夜墊深物歸所好得真托張君博古負精識入手摩挲三嘆息兩耳高擎足共三六乳附腹何的歷饕餮繞腹雖當款紫翠英英悵猶濕細觀款識商父丁亮王南金非所借乎生濟舜心不足此日大資情暢適模形遂繪考古圖發揮假手詞人筆君不見當年華皇負詔湯高宗彤祭雉雊鼎黃金耳玉鉉光此事傳聞已陳迹一朝恍望三毫閒神明之器今日覩或來泥烟續詰盤或杞栰黔黄巖石尚友直撰三代英平生聞古心方暴王書齋甲寅業商鼎歌壽潘介軒秉興而來適值中生之旦知心既久無煩書之章僭或調鼎之歌仰侑壽卮之祝　元露樓前春正長梅竹□作鼎彝香蘸倪洞指南極瑞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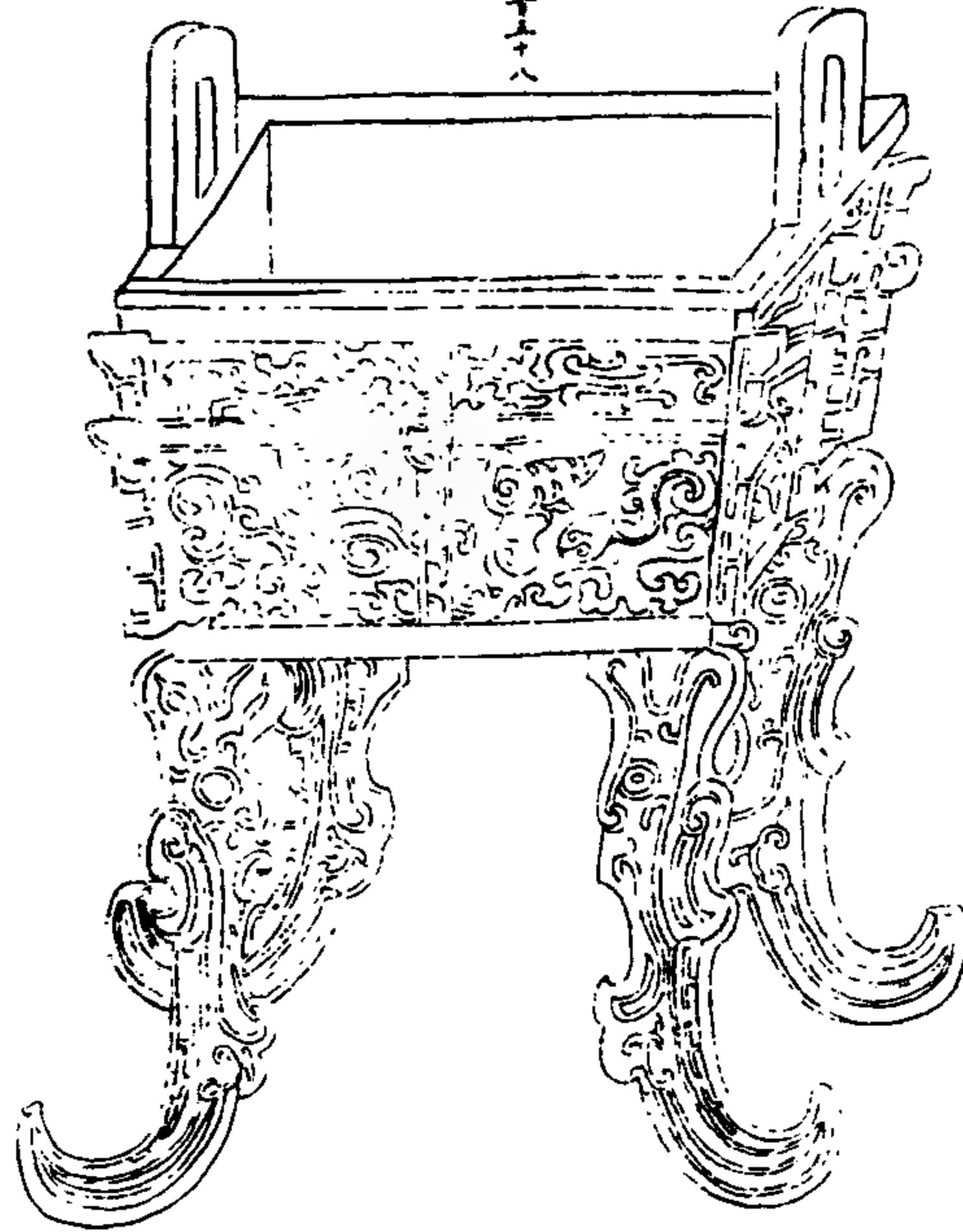
星高映屏星光。我聞陰陽根太極，天以中和生萬物。正通之氣鍾爲人，亦以中和融盛德。中和時候出大賢，平生學力全其天。花溪上接丹溪派，叙齋水鉢曾親傳。嚴亦設齋之仕圖〻〻珠横扁具寶。先生亦有梅兩株，即日架亭名玉立。梅花本不貪春風，清標凛凛專窮冬。浮花落盡真實見，微酸一點心事同。愛君愛國丹心折，何意平分風與月。去年極民魚藻中，今見桑麻已萌達。桐山高兮桐水長，梅花兩處流餘芳。小摘青青祝公壽，和羹滋味須先嘗。

鼎

周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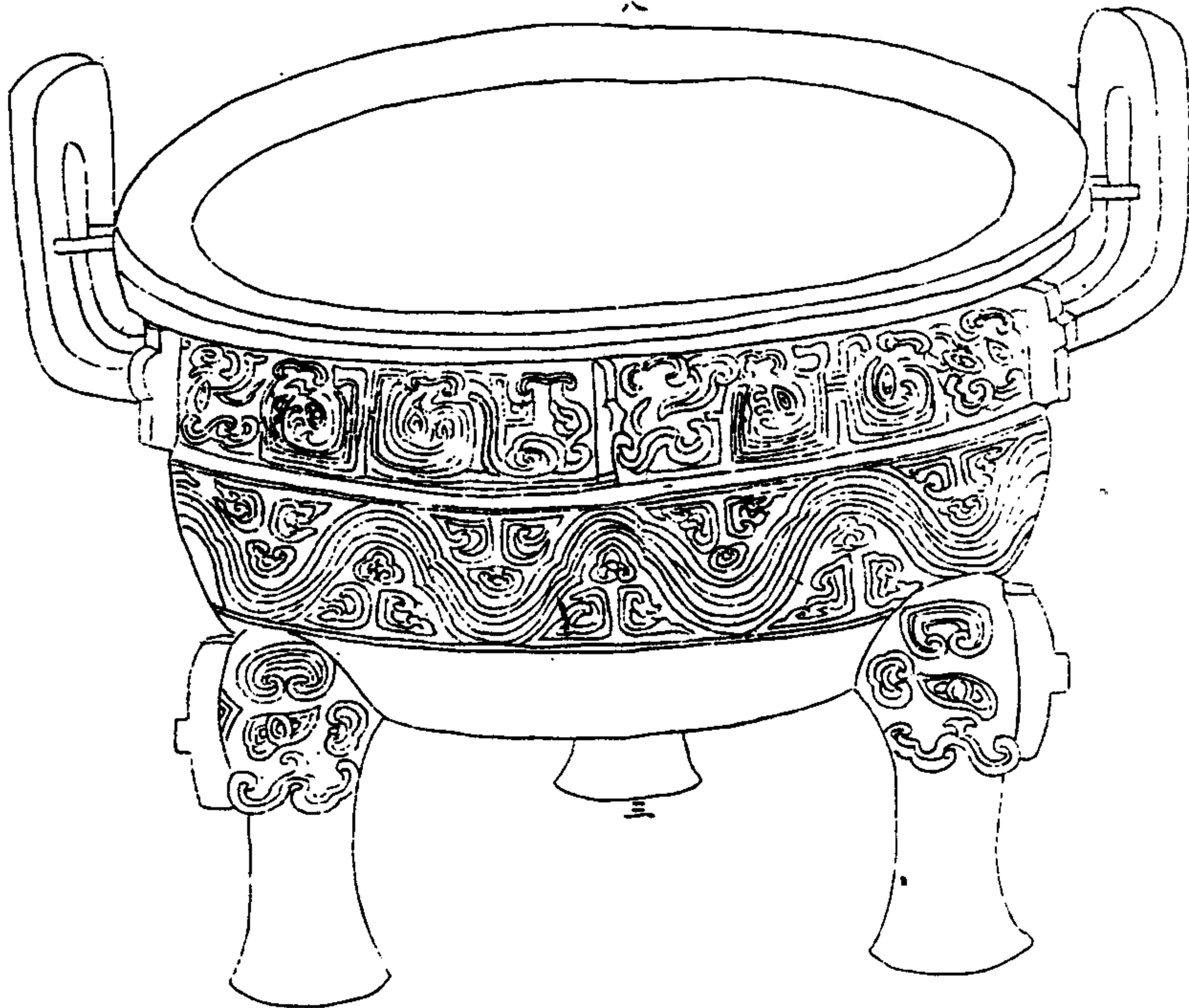
周王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魯公作文王尊彝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深五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兩。

四足銘七字按卣字許慎說文云從西省象皿形卣即鬯字也古尚書鬯
作秬鬯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鄘作許郚作阜櫟作楙之類是也尊說文云
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今尊傍加阝乃阜字從阜者蓋取高大之意彝說
文云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彑聲也今彝其首作㕁
者乃王也其左作黑者象米形也右作乡者糸也下作廾者廾也魯公者
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
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
文畫尚類于商則知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有變者以是推之則
此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足象蜼形上為鼻下為尾高而且長
其兩耳亦鑄蜼文蜼之為物肖稚以謂禺屬仰鼻而長尾尾有兩岐遇雨
則以尾塞其鼻蓋取其有智象見繪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義也其身
四周隱起獸面蓋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設此象蓋示
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總名而已是鼎也仲尼於孔悝聞進之
奇古可愛足以冠周器屬儒扶持異端郁撰壇基之物以請罪為方當紹
述先烈作新大政故用聖道闢邪以彰寶器俾一時純正不泯於朔異代
神奇復顯於世豈不快哉

周晉姜鼎

宣和博古圖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妄寧經雝明德宣卹我猷用紹所辟辟妥揚乃光烈虔不墜譜覃京以乂我萬民嘉遣我錫鹵責千兩勿廢文侯顯命夷貫通弘征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順妥懷遠廷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作惠為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高一尺三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四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一升重七十七斤二兩三足銘一百二十有一字

晉姜齊侯宋女姜氏以其妻晉文侯故曰晉姜觀其始言君晉邦朕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叙文侯威貫通洪征綏湯原以顯己之有助於其夫也又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將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款識條理有周書誓誥之辭而人字畫妙絕可以為一時之冠

廣川書跋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千其容若千以合周律當為權若千為量若千則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為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為準量輕重多寡也銘曰惟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祠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為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闕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早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其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昔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晉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要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臐膮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為膚鼎惟膚則享脩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耶膷音香牛臛臐音熏羊臛膮音梟豕臛見內則

周伯碩父鼎

宣和博古圖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尊鼎用祈匄百祿眉壽綰綽永命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飾以蟠紋。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曰子史伯碩父者。伯碩父雖不見於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之官。謂之子史。則稱於父曰子。舉其官曰史。而伯碩父則又其名也。曰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者。用昭孝享于其考妣也。釐謚也。而曰釐仲者。蓋古人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則仲疑其族也。若王母乳母。則追孝皇考而并及之。其曰綰綽。則祝以優裕之辭耳。東觀餘論

二器形制款識意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案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也。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異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頌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頌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號石父。而晉有[illegible]稱父亦近之。然號石父。號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石乃揚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illegible]代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周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大姒號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乙子。以乙配子。則於十日則柔。疑者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戲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乙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乙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乙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新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無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用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啟之文。鏤爲龍興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螭。與周寅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廣川書跋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爲。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六寸九分。受一石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石。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乙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刓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乙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戲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令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厲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史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頌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頌父爲類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爲配。至其與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頌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其二鼎以釐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然。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爲說曰。綰如祈天永命。綽如無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矣。

周史頌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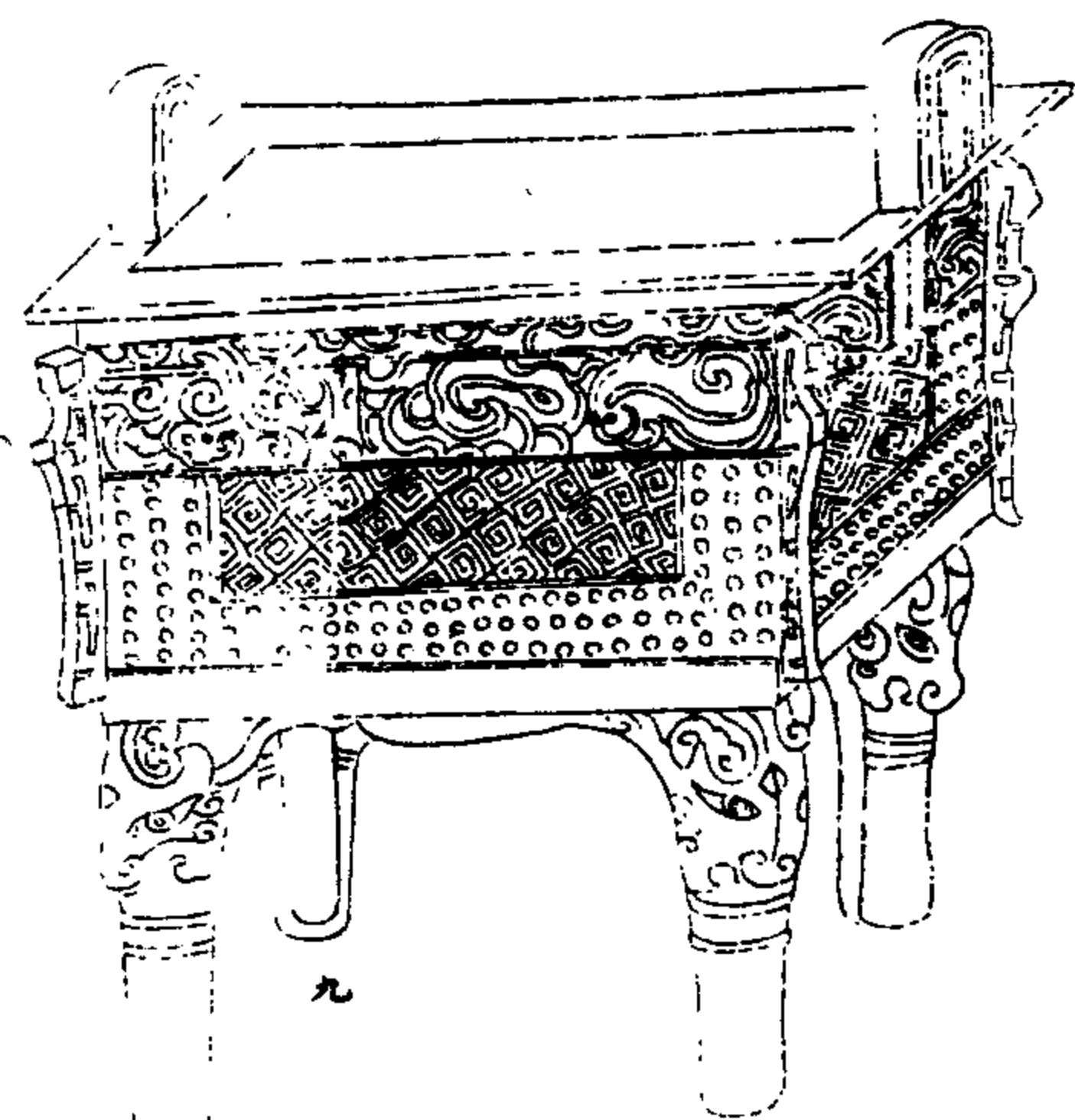
史頌作朕皇考龔仲
王母孔母尊鼎用追享
孝用蘄匄眉壽永命
令終頌其萬年多福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四寸六分耳高三寸九分闊四寸三分深九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六分容六斗二升三合重七十六斤三兩銘四十三

字耳足純素純緣之下以雷紋為飾曰史頌者雖不見於經傳蓋史則言其官頌則疑其名是器與前伯碩父鼎言其考妣謚號大率相類然所異者此鼎差小特不紀其歲月雖辭有詳畧器有小大不害其為同是一時之物也

周王伯鼎

宣和博古圖

王伯作
寶齍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四寸七分闊三寸四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六分容一升六合重三斤四兩四足銘六字按史傳有曰史伯者著其姓也有曰鄭伯者舉其國也有曰僖伯者稱其謚也今此伯謂之王以為謚則王不可為謚以為國則王未嘗名國以為姓則三代之間未見王姓而顯者惟武王初定商以九鼎寶玉封諸侯而書序九商之後亦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然則王伯者疑其為王之伯

父也曰寶壺者考諸周禮雖有宰玉壺之官然形制訖無所考以其方而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於鼎云。

周季娟鼎

依元樣製

正月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令小臣夌先省楚居王至于徙居無遣小臣夌賜貝賜馬兩夌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季娟寶尊彝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四十九字昔康王命作冊畢曰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麓說文以爲守山林吏又曰林屬於山爲麓則徙于楚麓者謂其山之林麓蓋如書言大麓之類王欲涉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于居也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娟者說文娟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富辰嘗舉叔妘而韋昭亦以妘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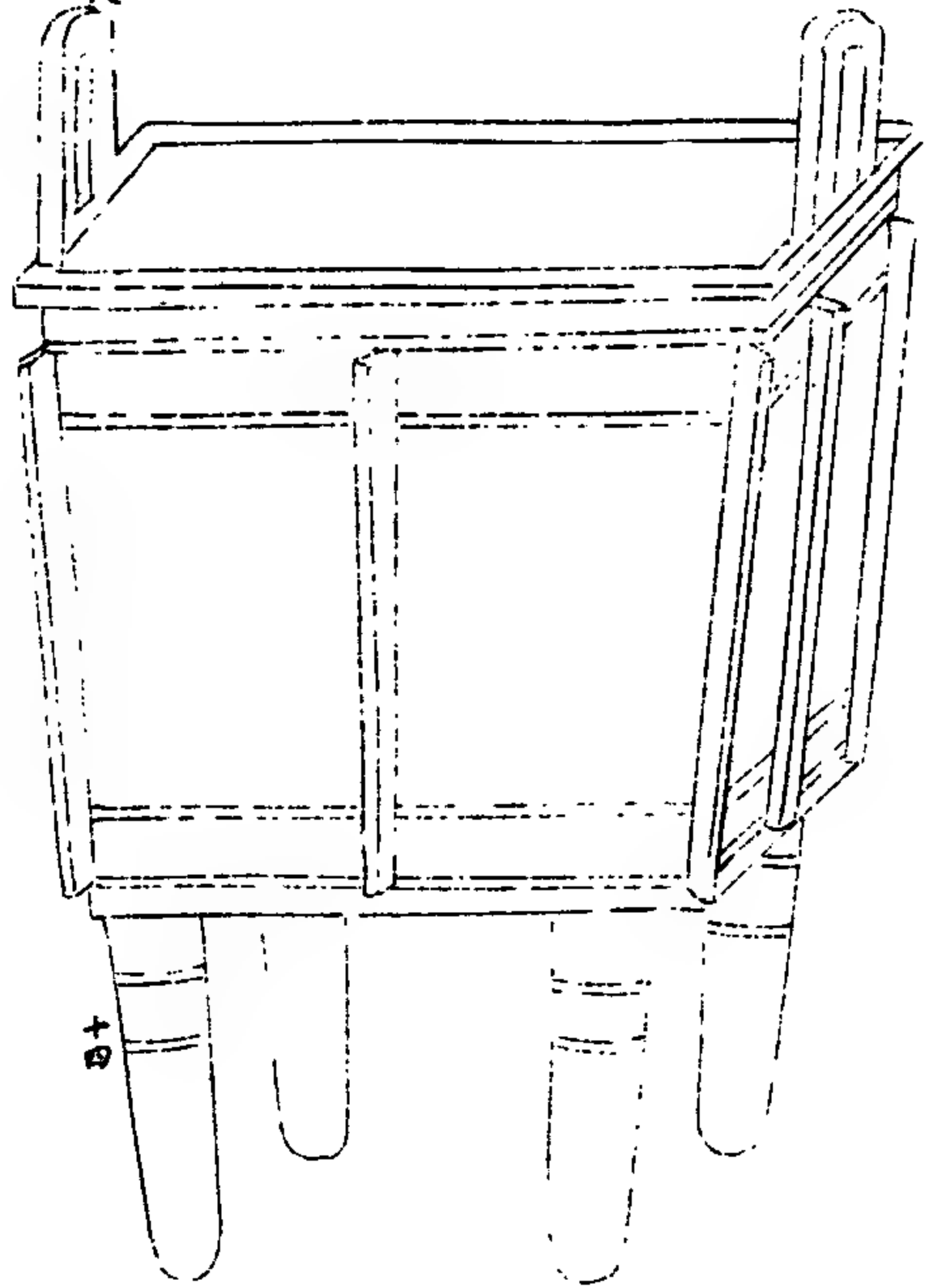
妘姓之女則娟乃其妃也曰季者又特言其序耳言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也

周中鼎

減小樣製

中作寶鼎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八寸七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中作寶鼎純素不加文縷與父乙中甗南宮中鼎皆出一手持南宮中鼎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則知是器皆中一時之制也銅色沁暈如碧玉製作典古在周器中最爲純厚者焉

周南宮中鼎 縮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十二

惟十有三月庚寅
王在寒師王命大
史括褱土王曰中
茲褱人內史錫于
珷王作臣今括畀
汝褱土作乃采中
對王休令䵼父乙尊
惟臣尚中臣𦍥𦍥

右高八寸五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七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四分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七升五合重一十斤四兩銘五十七字

周南宮中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十三

惟王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命中
先相南國貫行埶
王居在射圃 真
山中呼歸生原
刊王藝刊寶彝

右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八分深五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五寸九分闊五寸一分容五升五合重八斤四兩四足銘三十九字

周南宮中鼎三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蓺王居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于王蓺于寶彝

右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六寸闊五寸容五升有半重一十斤四兩足銘三十九字

右三器以南宮為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中則其名耳兼名氏用而欵識或異曰作乃采者蓋采事也命以土事則周為此鼎而勒之銘也其曰伐虎方之年者虎方猶鬼方也虎為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錄其功以銘之也三鼎形模大畧相類至其銘文間有不可知者削闕疑以待博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鼎

周穆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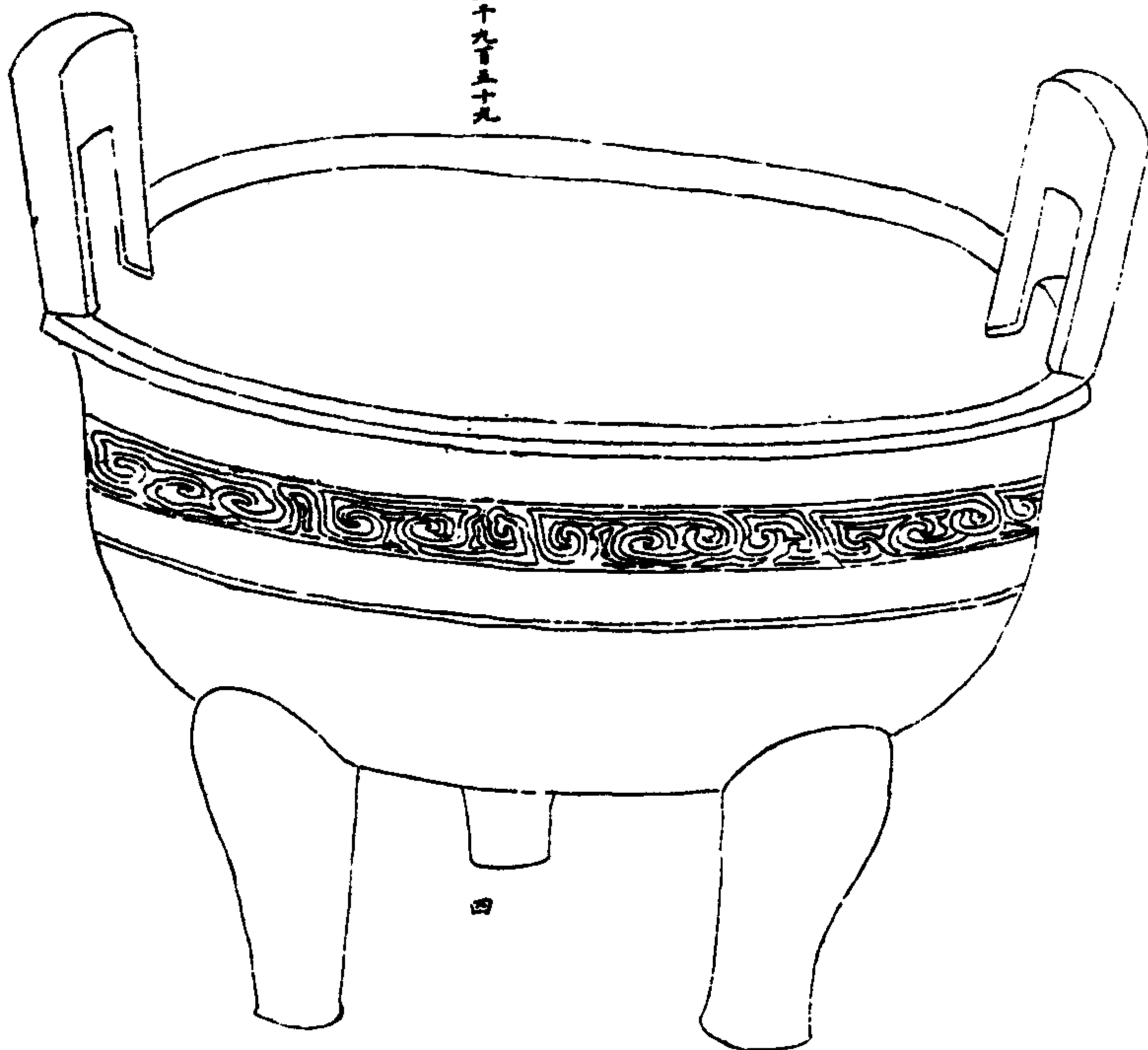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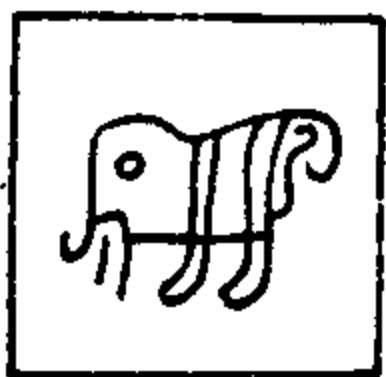
成四不顯丕皇祖將公克
夾紹先王曰左方繇成公
亦○歷望○○自考幽大
叔纘○命戍允○祖考政
于邢邦弘○○大○○賜
朕猷右作命臣二叔載用
天降亦畏于上戍亦唯器
歷○方率南○鄂東○廣
○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遣六官○八官曰見

成恭侯○方○有壽于右
官○客欲○無克戍○肅
武公遣○我率公木于百
乘○○百徒○作王○○
○○○揚六官○八官○
○惟○○勿○壽年雩○
[illegible]○○○○至于○宫我
○○○○○○方○○成
○○○○○○○用作○
寶○二其萬子孫寶用

右高一尺二寸二分耳高三寸一分闊三寸五分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二寸五分腹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三斗六升重五十斤三兩銘二百一十二字漫滅不可辨者六十九字是鼎得於華陰適秦故地曰不顯走者詩言有周不顯王安石釋之云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走者如太史公以謂牛馬走則走乃自卑之稱皇祖穆公者秦世次先武公次成公而穆公又其次今銘復先穆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神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又曰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而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商至於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神祀自下而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雝之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進于文母也自上及下則原其始而知王業之所由興自下及上則舉其近而稽王業之所以成當時各有所主而此鼎之秦世次亦有所法也其餘以歷歲既久頹多缺泐無從考者姑就

其可以意得者如此

周象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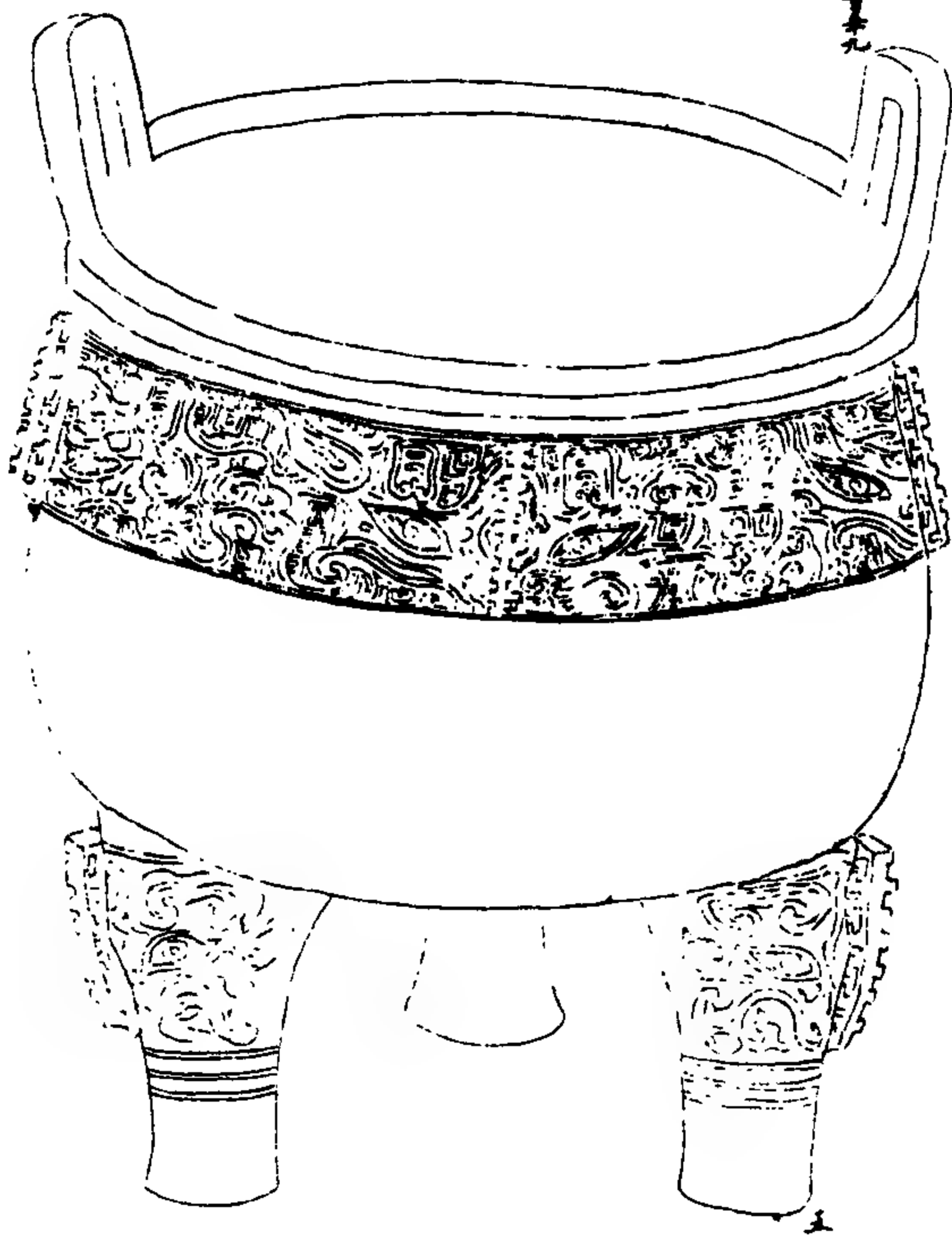
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象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三寸闊三寸二分深五寸口徑一尺一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九升重二十八斤三兩銘一字作象形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而是器則鼎也且易六十四卦皆象也而於鼎獨言象蓋鼎之為卦離上巽下以木巽火有鼎之體此畫象形其亦準易而著之耶是器復飾以饕餮兩耳外作連珠綴純緣不加蟲鏤有商之遺制焉

周父乙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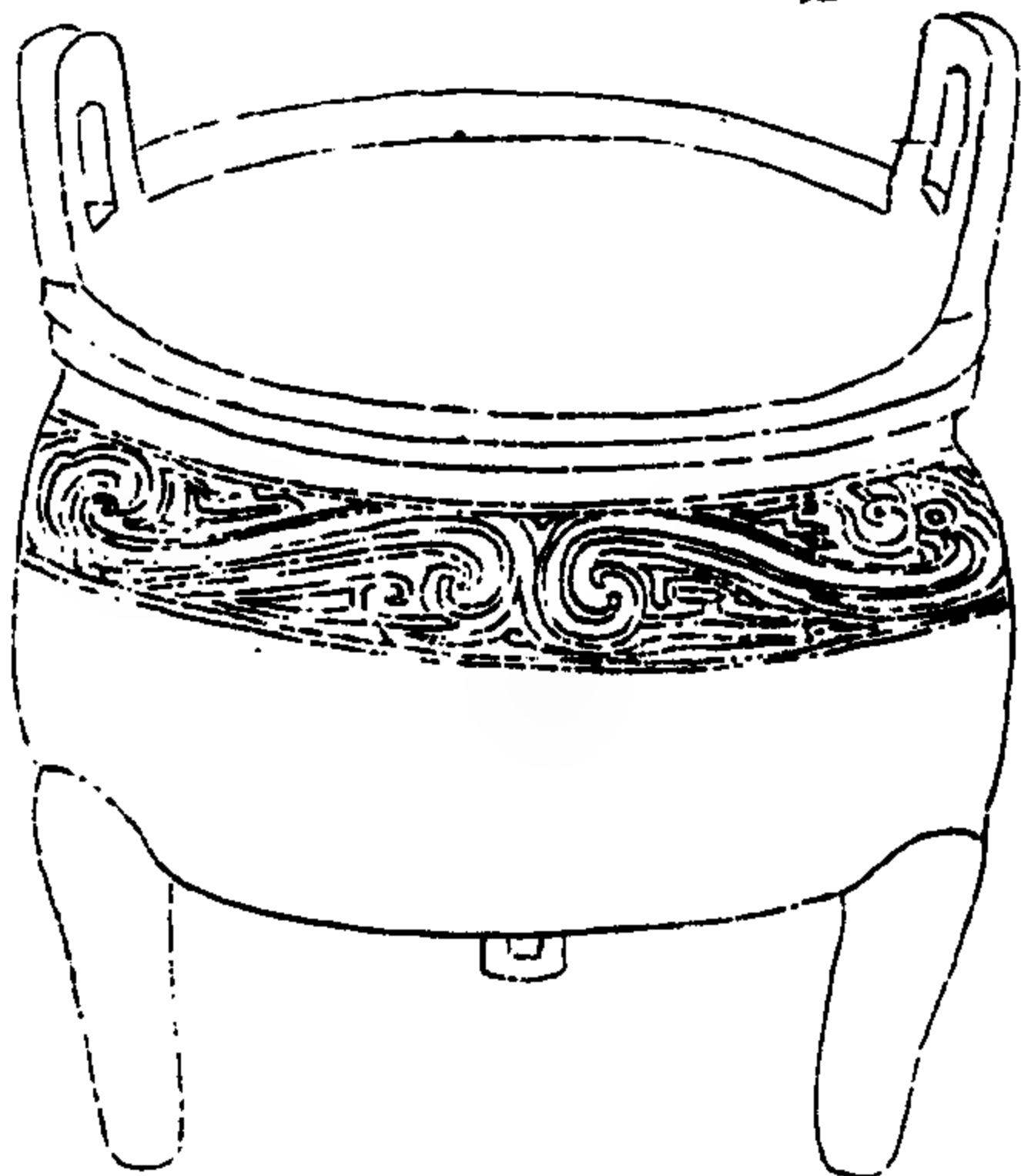
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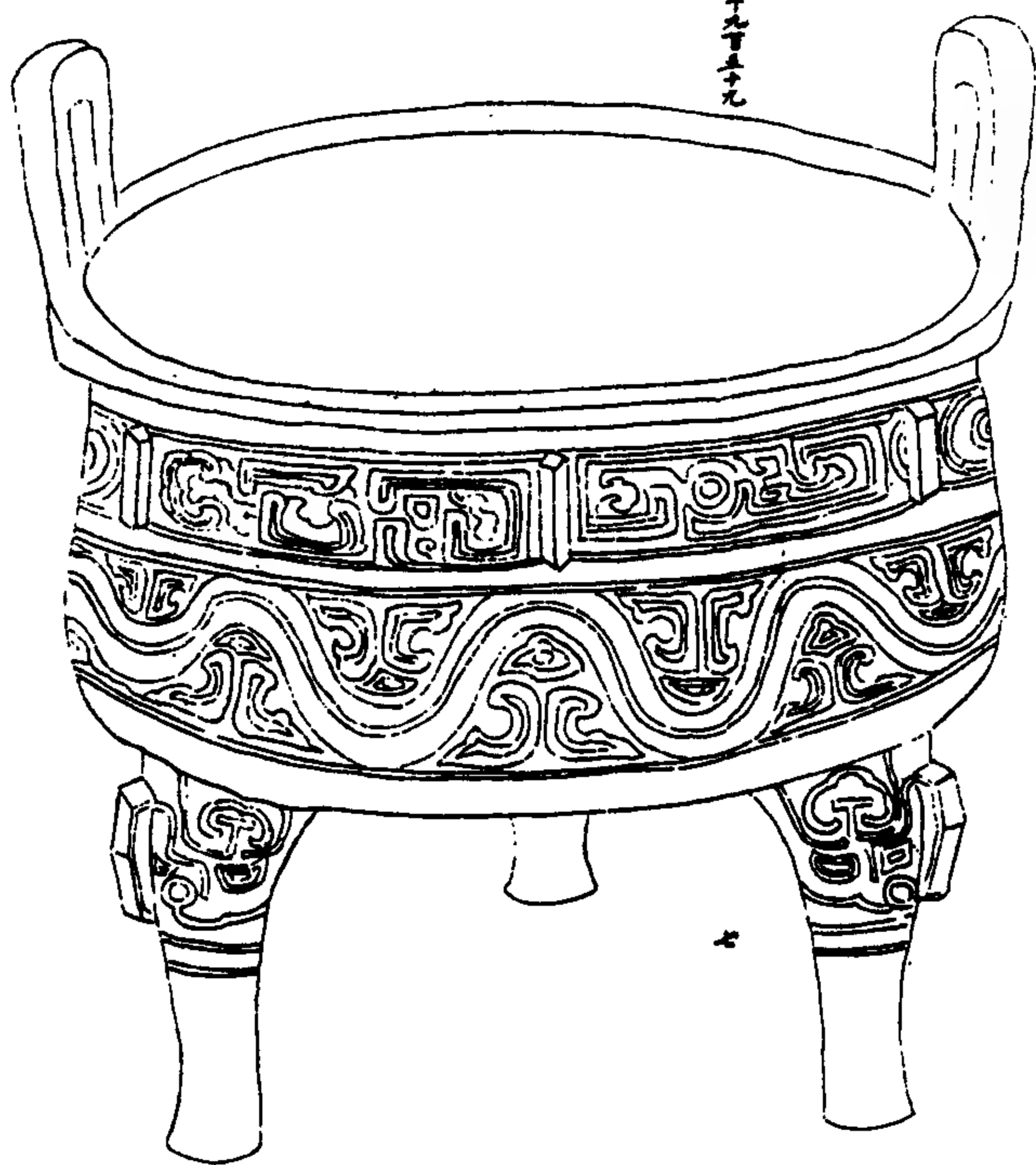
癸亥王使刑作册
狀新宣王賡作册
豊具太子錫㯉大
貝用作父乙寶鬲

右高一尺五寸六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三寸八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一尺二寸一分腹徑一尺三寸四分容四斗九升重五十三斤有半三兩銘二十八字其末云作父乙寶鬲乙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名至周則有乙公得於乙則未之見焉是器獸足素耳純緣之外作蝸紋而雷紋間之文鏤皆周制也

周言肇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其永寶用享
言肇作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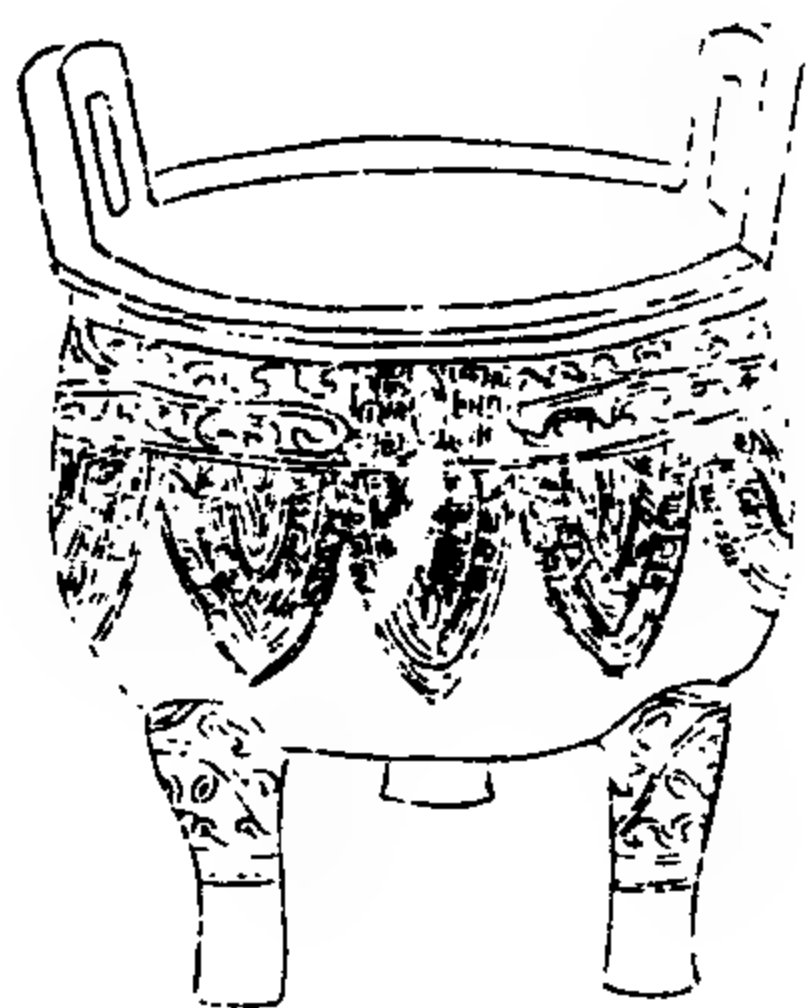
周雝公緘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十字曰言肇作尊鼎而周有司徒言曰肇則言其始也言始作此鼎製作與周鼎頗小異然足短而婆娑其腹耳足純素純緣外有蚊蝸之飾華巧雖之而漢鼎所不能逮也

周𩰬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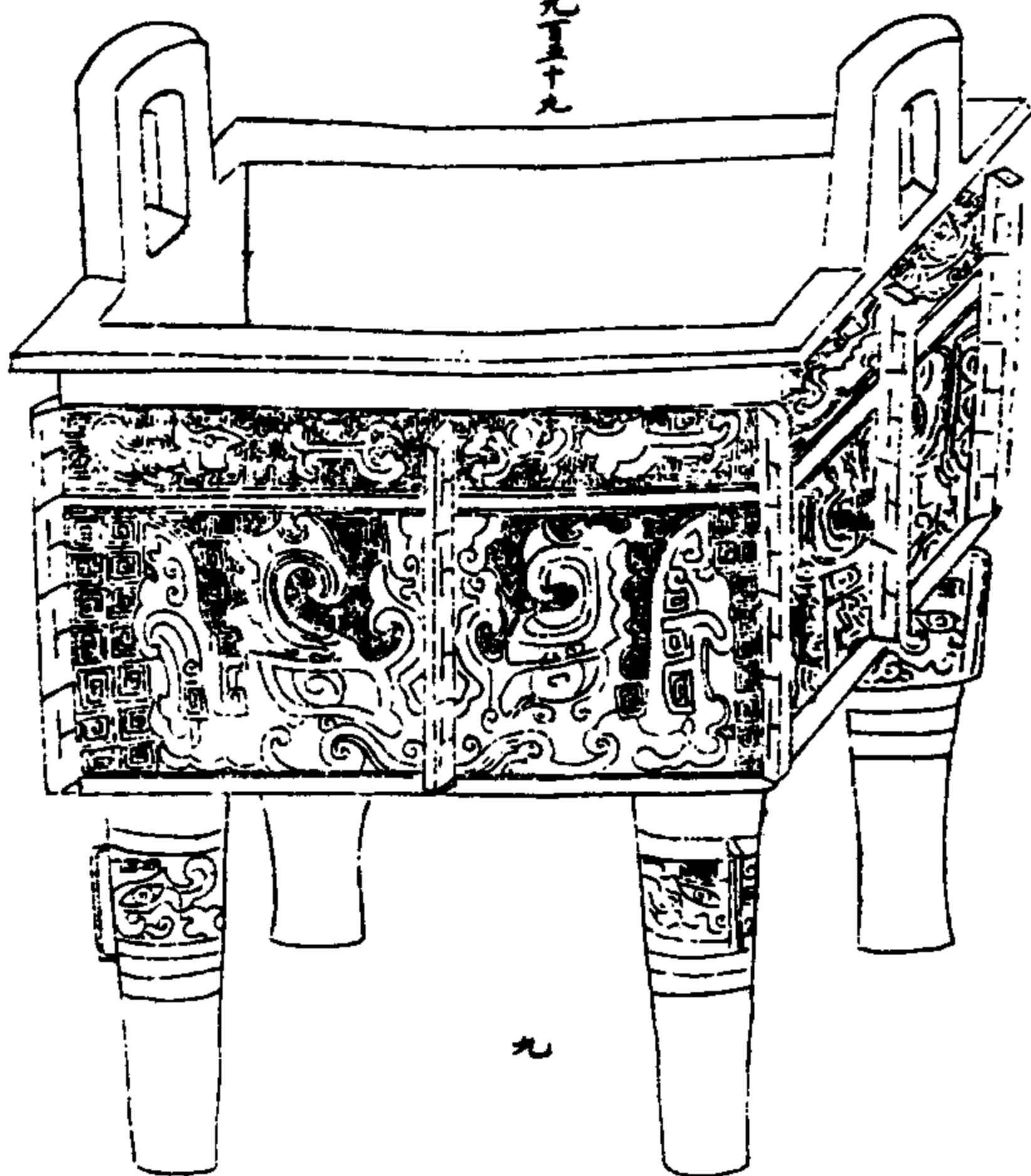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𩰬女

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保雝公緘作尊鼎用追享孝于皇祖考用乞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一寸九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三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七升八合重一十八斤有半三足銘四十一字曰惟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昔歐陽脩謂雍公不知爲何人而曰十四月亦未有定論又疑其惟十有四者書其年月既死霸記其日也觀其腹出雲氣足著饕餮制甚古而韻不凡非周室無以作此

右高二寸四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七合重二斤三兩三足銘二字按繇於經傳無所見獨於歆繇鼎有銘曰繇用享孝于朕皇考按其文乃曰惟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蓋周有成周有宗周則知繇者周之時也而曰女者謂繇女也

周單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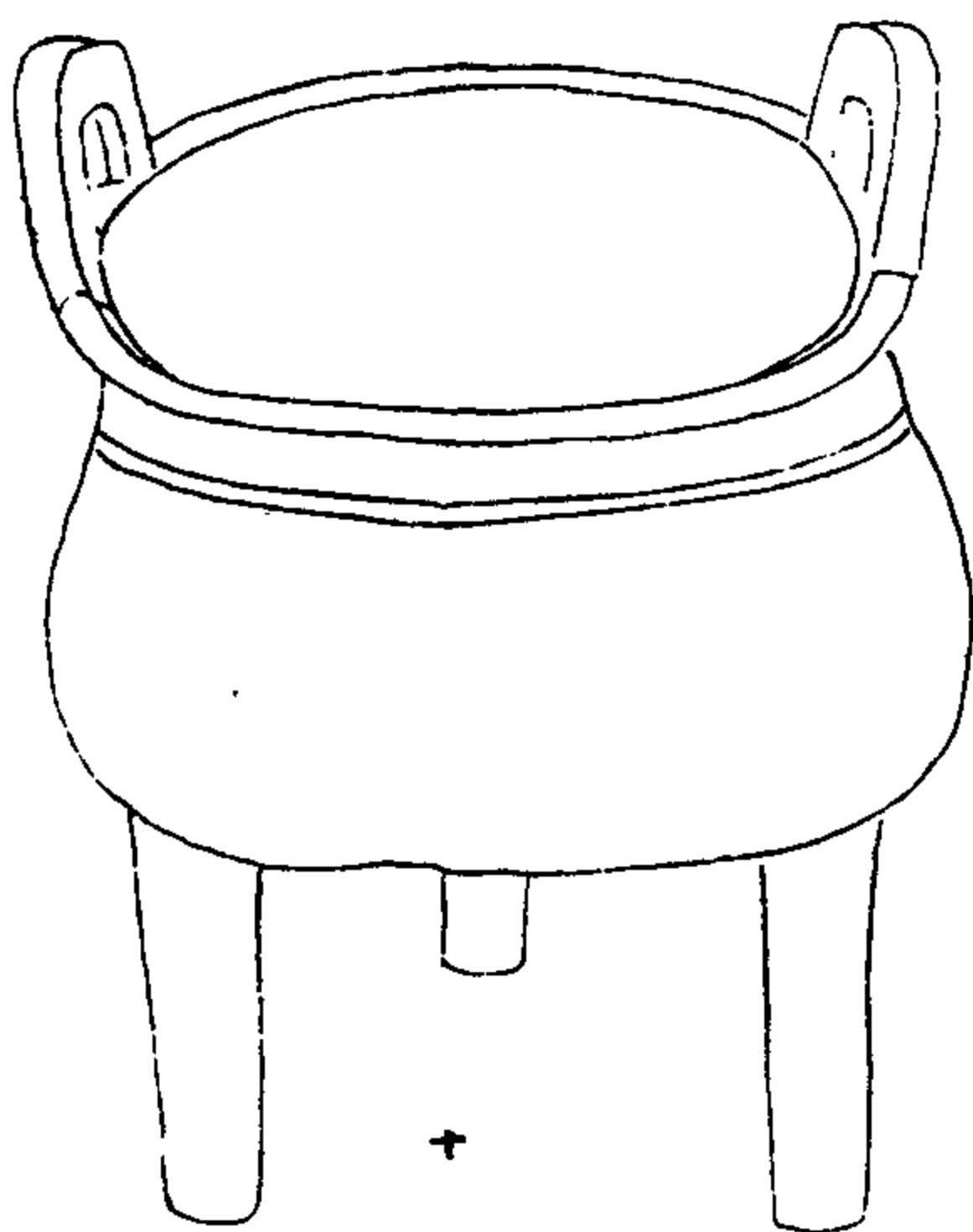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旗單囧父乙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四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四寸四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

四足銘五字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又曰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以佐王室則單者周之族而爲周之卿士者也曰旗者猶公旗也而此鼎銘乃曰父乙蓋乙非獨爲商之號如齊有乙公周之彝亦曰父乙則乙者豈國父祖之名乎

周益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益作寶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有半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四字曰益作寶鼎曰益者春

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復有文公墓未知孰是益作鼎彝必有大勲德而後有之梁氏文公正其人耳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周益鼎云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墓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公八年所記乃梁益耳而祀文公名益姞

周叔液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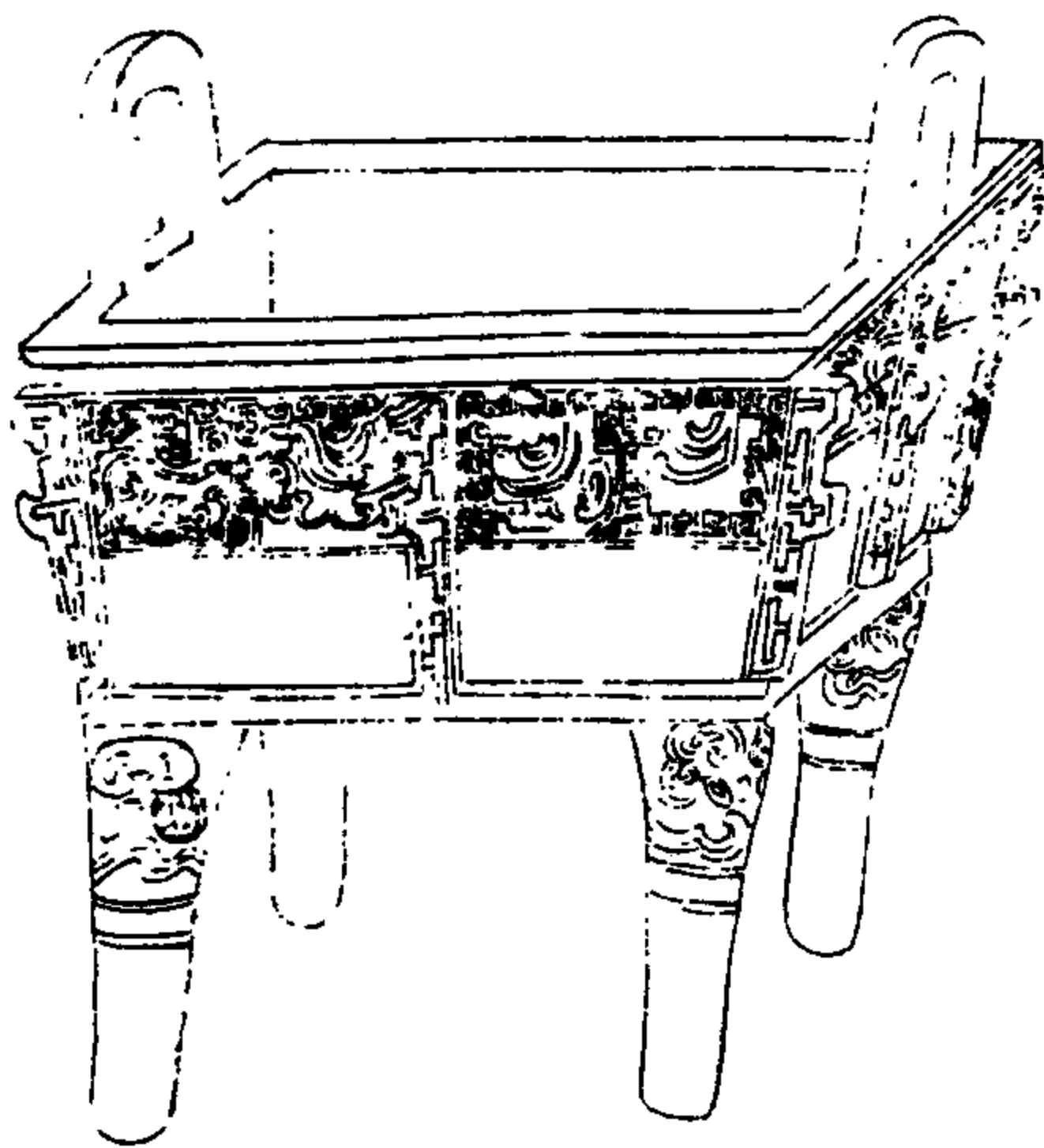
惟五月庚申
叔液自作饙
鼎用祈眉
壽萬年無疆
永壽用之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一分容五升重六斤四兩三足銘二十三字曰叔液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語記周之八士則有叔夜爲豈其族歟是器耳作當形純緣飾以立獸足作蹲狀形制篆鏤皆周制也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

周單從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單
作從彝

右高四寸七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三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容一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

四足。銘五字。曰單景作從彝。周有單子。歷世不絶。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諸經傳。是器也而曰彝。蓋彝言其常。曰從則如品之有從。亦有所謂陪鼎者是也。此鼎兩耳。方而四足。上飾獸面。腹上爲夔鳳形。間以雷紋。鳳之隱顯。與夫雷之動作。皆以其時著之。紋飾豈徒爲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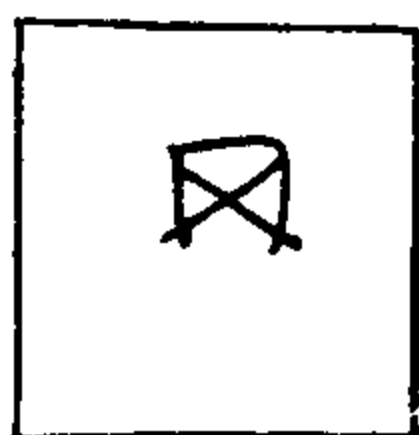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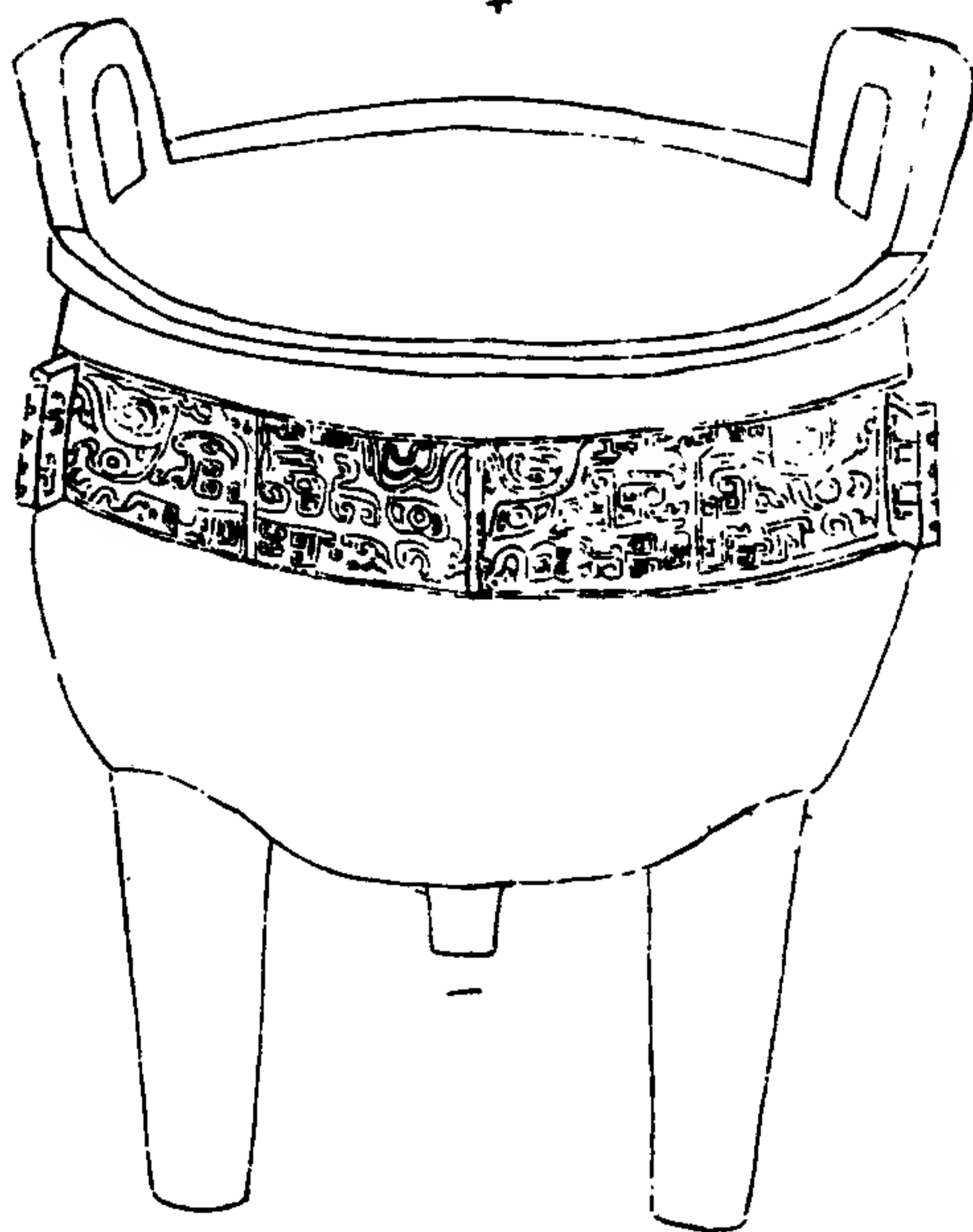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十九梗

鼎

周鼎

周舉鼎

減小摸製　宣和博古圖

舉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四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七寸九分。腹徑九寸。容一斗一升三合。重十有三斤二兩。三足。銘一字，曰舉。器之銘舉者，非特是鼎。若父癸尊，而銘之曰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而銘之曰己舉。王玠得古爵於洛，而銘之曰丁舉。其有見於銘者如此。若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則又見於獻酬之制。此銘一字曰舉，義有在於是歟。觀其製作，耳足與腹，皆純素，不設文鏤，而三面有饕餮狀，間之雷紋。銘與商器皆近似，而文過之。周初器也。黃伯思東觀餘論，按釋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己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叔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己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傳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衰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傳公舉，則伍舉也。傳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閒臣，且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第銘以非；公孫薑之鼎，第名以薑，求一字

爾廣川書跋　周舉鼎銘

秘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材為古文舉，然此為舉鼎，謂可舉邪。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己爵為舉，卣為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蒯公以爵，又爵其二臣，且自罰也。後之為制者，設之於庭，以侍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為白獸尊，設於庭，以示百官。其昭大夫不必為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文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為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觶洗解二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頗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周威君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之飼鼎

威消君充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周鮮鼎

減小様製

宣和博古圖

四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重八斤。有耳三足。銘七字曰。咸詞君九之飼鼎。者咸詞君考諸經傳無所見。然飼鼎者費之鼎彝有曰餗鼎。朕易覆公餗之義。有曰饋鼎。以爲將飯之器。此曰飼者。蓋飼種也。王安石以謂行食爲種。是鼎得非用之於行食耶。腹間作蟠虬。耳飾以雲紋。足皆狀獸字。與許子鏤切類。乃周末之物。但闕其蓋耳。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周伯鄦父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五

鮮

右高一尺四寸九分。耳高四寸二分。闊四寸八分。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六寸。腹徑一尺七寸五分。容七升三合。重五十八斤。三足。銘作一魚形。按許子謂能章魚陀之釜鬻。與夫混元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鮮之於止於鼎。水火之齊無所取。是鼎爰烹鮮參鬻。則烹鮮有職於此。故圖其魚形。而以鮮名之。且商之鼎彝多取象於物。此雖周器。欵識簡古。不加紋鏤。爲一魚形。蓋周因於商禮。若商末遺餘風猶存耶。不然何以誌素如此。

周節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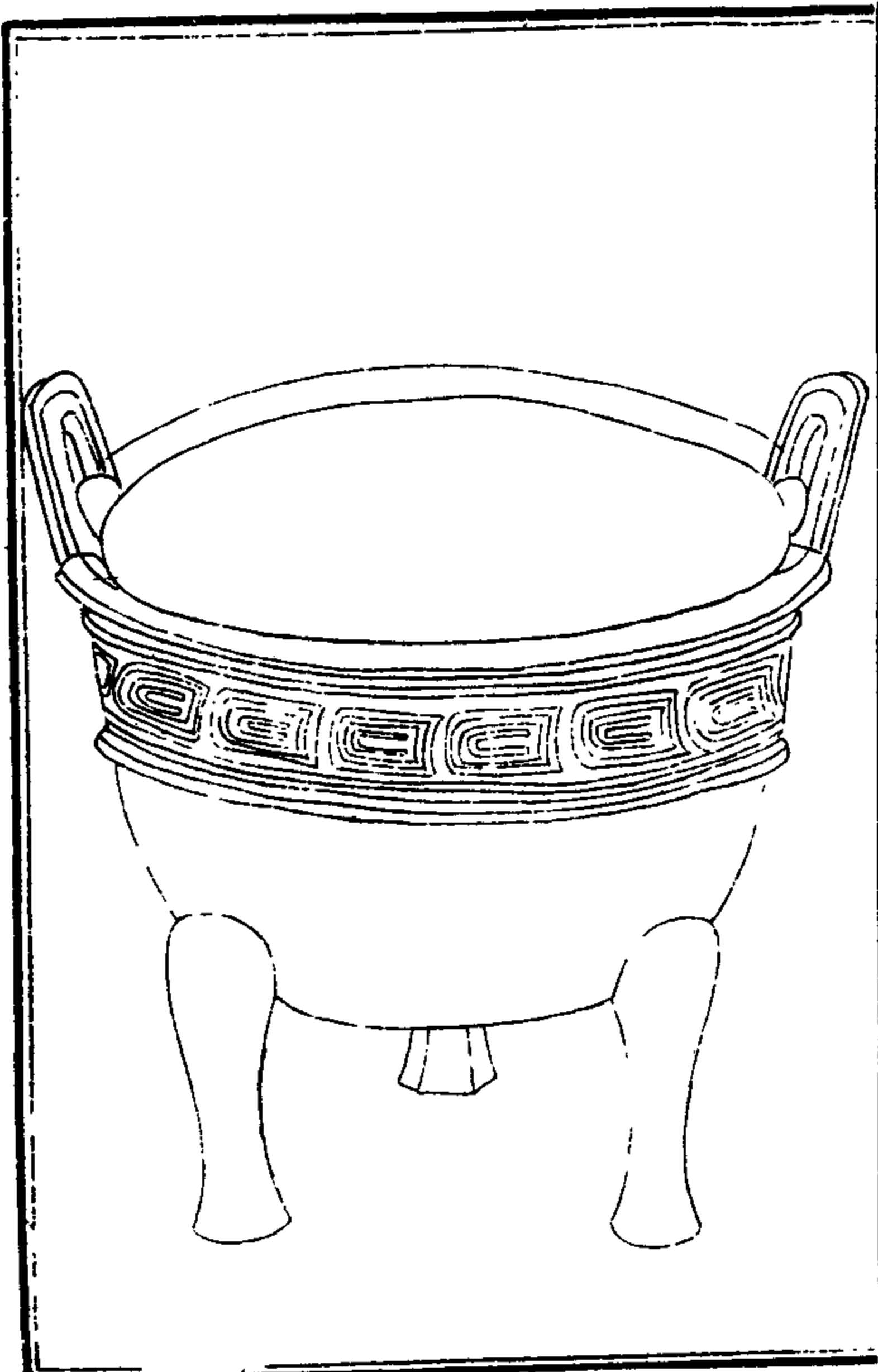
晉司徒伯鄬父作周姬寶尊鼎其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二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二寸。深四寸一分。口徑八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一合。重六斤有半。三足。銘十有八字曰晉司徒伯鄬父。按晉以僖侯諱司徒。故廢司徒為中軍。稽之周歷。晉僖侯之元年實周共和之二年。推而下之。至周平王之四十八年。魯隱公始居攝。蓋百有餘年矣。孔子作春秋斷自魯隱始。則前乎此。列國雖有名卿大夫。往往無復考。按是以伯鄬父之名不見於經傳。此鼎以獸飾足。腹間著以蟠螭。兩耳純緣皆素簡。有古風。殆成康時物也。

周仲偁父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節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六分。容四升七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節。未詳其為誰。疑其名也。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獸。狀為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為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以蟬紋。蟲鏤精巧。其色瑩琇。寔現周精工所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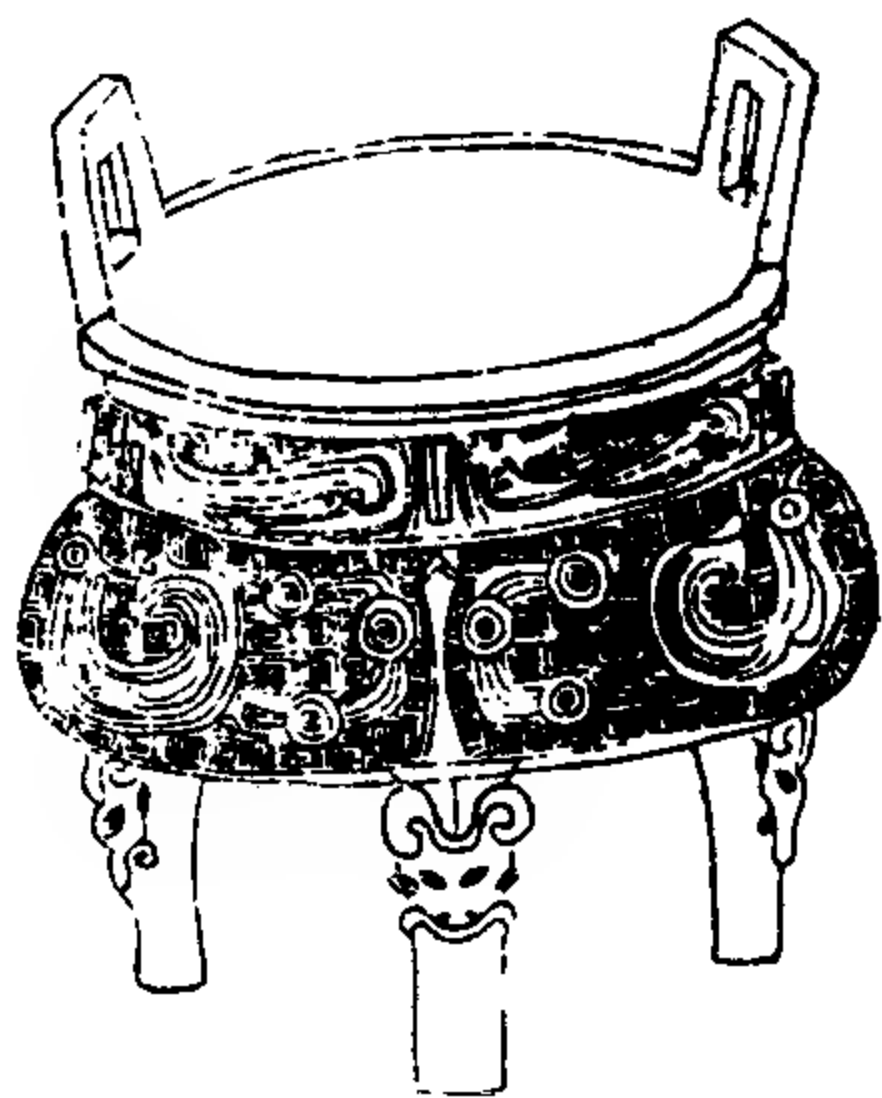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
周伯車及仲偁父
伐南淮節孚金
用作寶鼎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五兩銘三十五字夫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凡爽器名物非下可得而專若不庶之于淮夷宣王用以昭有功則於是覆爵土賞非也一日偁車及仲偁父有代南淮之勲則錫作寶鼎乃其宜也曰伯仲則又言其兄弟也詩曰伯氏吹壎指兄弟耳兄弟皆知務學以事其長於是有南淮之烈宣周室之作人其盛有見於斯耶其銘諸鼎所以昭之也

周大叔鼎 依九 樣鼎

宣和博古圖

内𢦏叔鼎

大叔作鼎

右高三寸九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三兩三足銘四字按春秋隱公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蓋鄭伯者鄭莊公也莊公弟有曰共叔段者當請京使居之因謂之京城大叔則大叔者莊公之弟耳大叔繕甲兵以襲鄭爲公代京焉大叔入于鄢公又代鄢故春秋書其惡以爲兄弟之戒而詩人有曰大叔于田以刺其多才而好勇者是也然則是器乃大叔居京而作之耳其爲周器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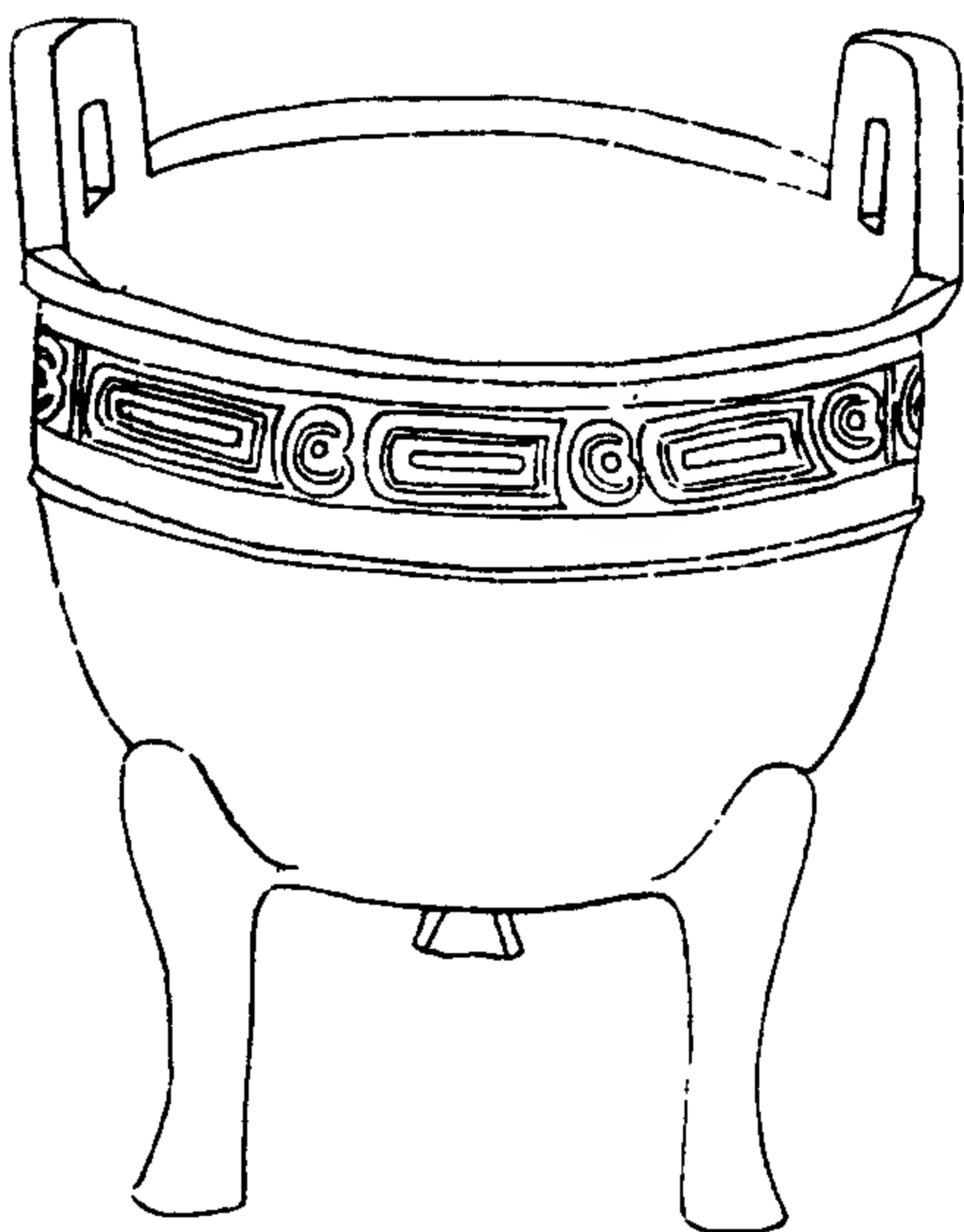
周齋莽史鼎

宣和博古圖

齊莽史喜作

寶鼎其眉

壽萬年子〻

孫〻永寶用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九分容七升重八斤四兩三足銘一十九字曰齊莽史喜則古者大史頒時頒之是爲農官曰莽則莽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知莽爲史之職也喜蓋其爲名若詩所謂田畯至喜則畯亦主農之官長哉以爲田畯至喜之喜商父乙鼎已辰見北田作冊父史亦史以田言之故知爲莽史明矣是器耳緣著雲雷之紋足作蹄狀文鏤增飾寔周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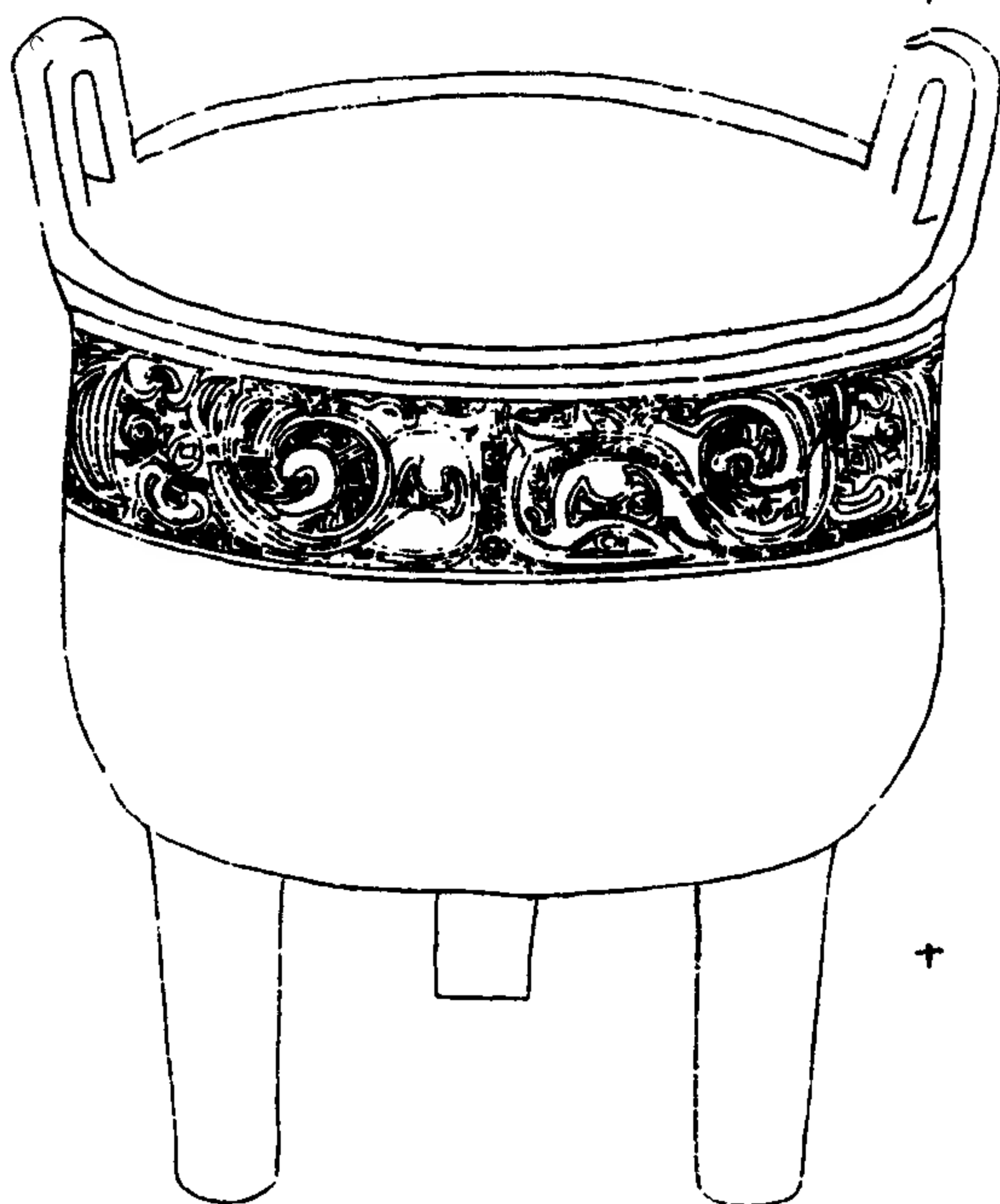
周乙公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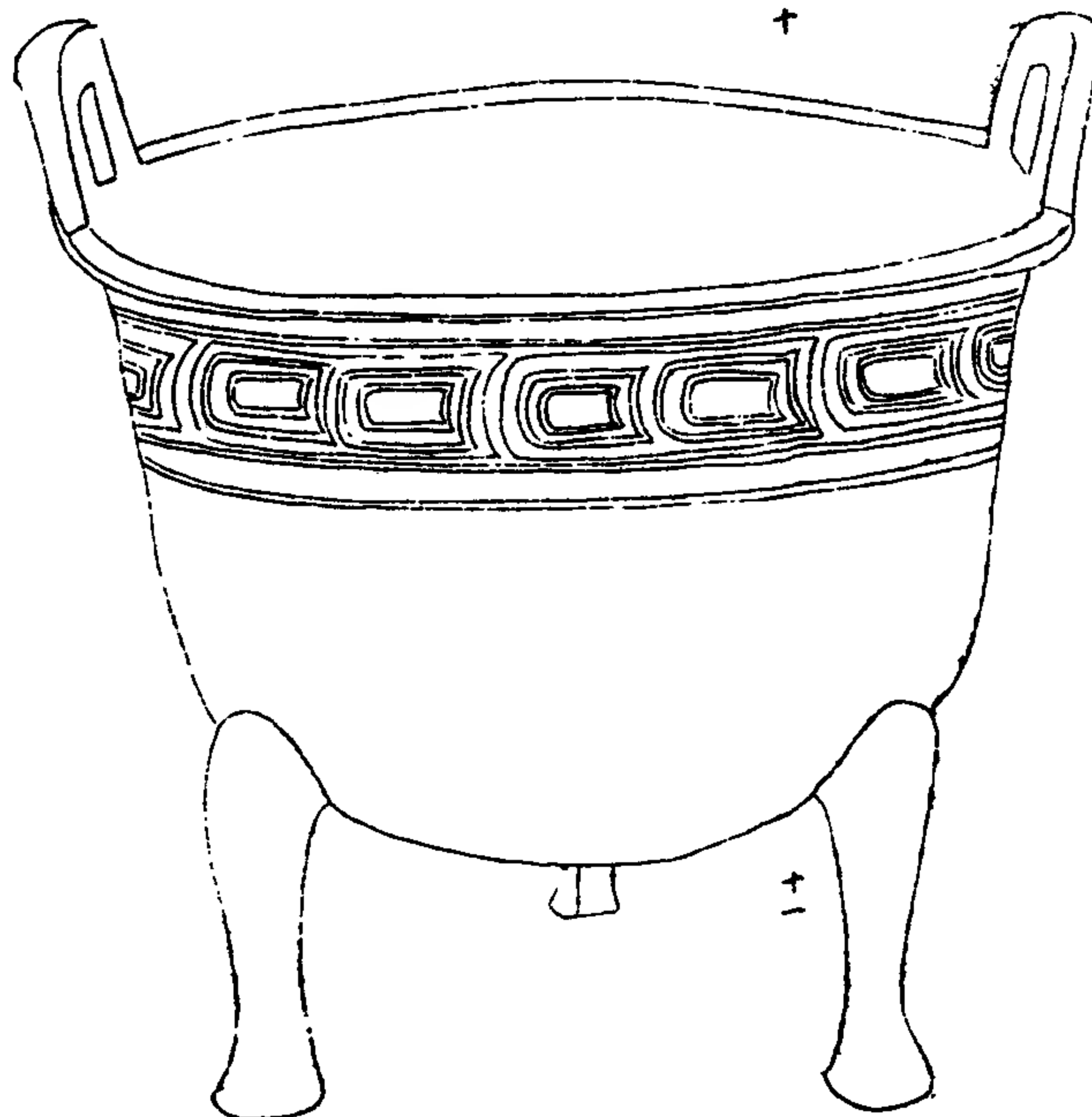
乙公作

尊鼎子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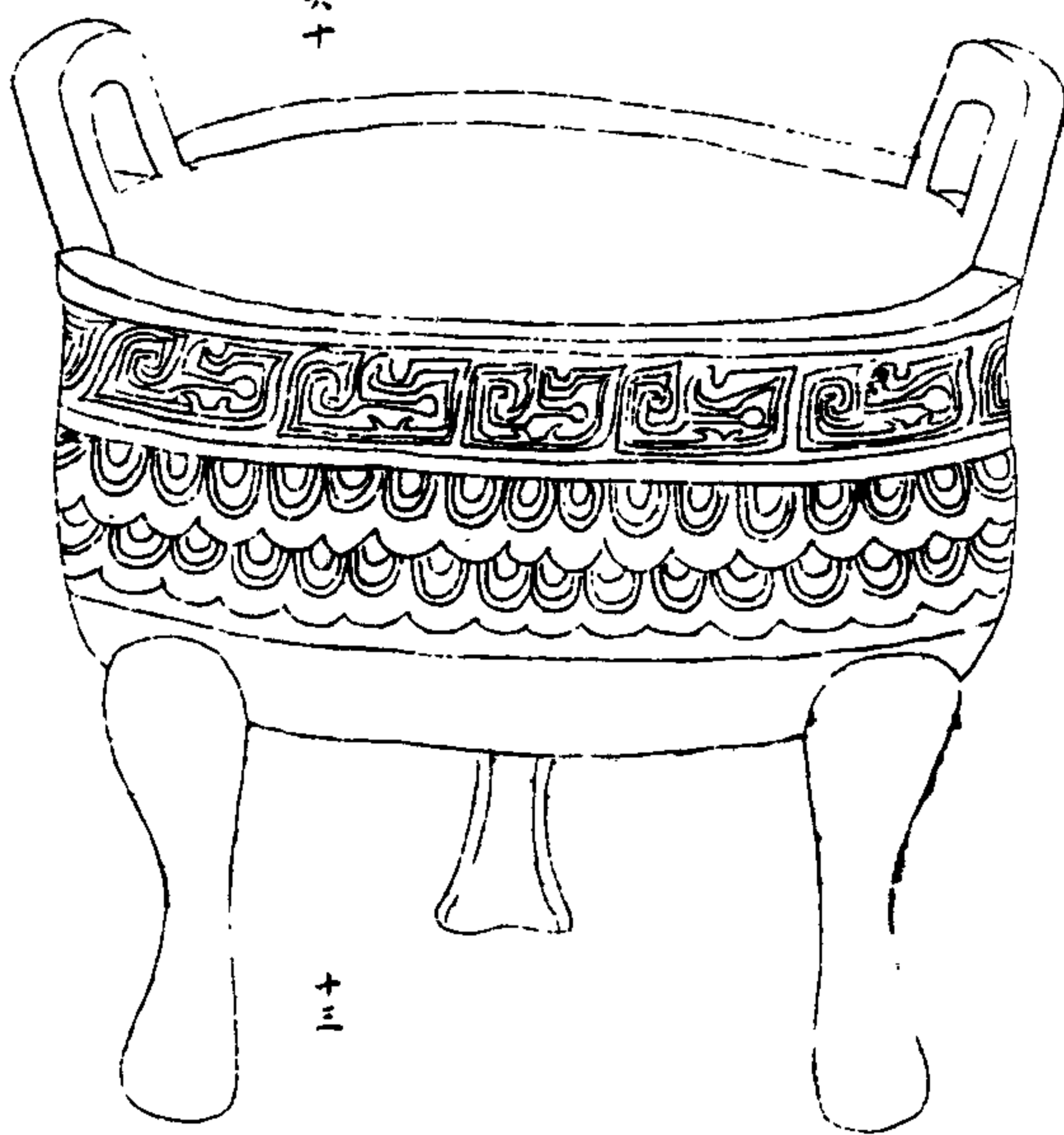
孫〻永寶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九分口徑一尺一寸一分腹徑一尺一寸三分容二斗有半重一十九斤十兩三足銘一十一字按史記齊世家太公卒百有餘年乃有乙公得立則所謂乙公者太公之後而君於齊者也觀其器銘缺戚痕蓋非周初工藝之品其亦不純於古矣

周娟氏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十一

叀止叔日
媍氏。鼎
永寶用。冊冊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六寸有半。口徑一尺五分。腹徑一尺。容一斗六升四合。重一十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二十三字。按許慎媍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韋昭以妘爲妘姓之女。今敢伯雅於傳無見。蓋亦祝融後姓而叔妘之族歟。冊冊冊也。許慎謂象其劄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符命也。諸侯受命於王者。故尊彝之間類多作此。

周寅父鼎 依元樣畫

宣和博古圖

師寅父作
季姞尊鼎

右高六寸三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七寸七分。容五升有半。重六斤三兩。三足。銘八字。師寅父於經傳無所見。惟周有簠蓋銘曰。雁寅要。而此曰師寅父。蓋稱作簠者寅之稱。而作鼎者寅之父耶。雁言其姓。師舉其官。耳言姓也。左氏外傳有曰。伯吉長安作匜。有曰仲吉。而此曰季吉。姞其族耶。謂之尊鼎。與魯公作文王鼎而曰尊彝同意。

周尨生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尨生室作
其萬子子孫孫
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二寸。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五分。容八升七合。重九斤。三足。銘十六字。按左傳后羿有臣曰尨圉。鄭有大夫曰公子尨。此鼎雖古。而款識曰乎已非有夏之制。則尨不可為尨圉。殆所謂公子尨耶。謂之尨亦猶齡款。曰屈生之類是歟。

周絲駒父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絲駒父
旅鼎永寶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六升七合。重五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九字。曰絲駒父作旅鼎永寶用。然字頗漫滅。未詳。曰駒父則今所藏敦有仲駒父作仲姜敦。左傳則有駒伯為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有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耶。曰旅鼎則燕禮所謂士旅食。左傳所謂庭實旅伯之旅也。通體純素。而簡古尤存。特銘款加詳。知周物也。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周絲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為郤伯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耶。予按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犨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

周豐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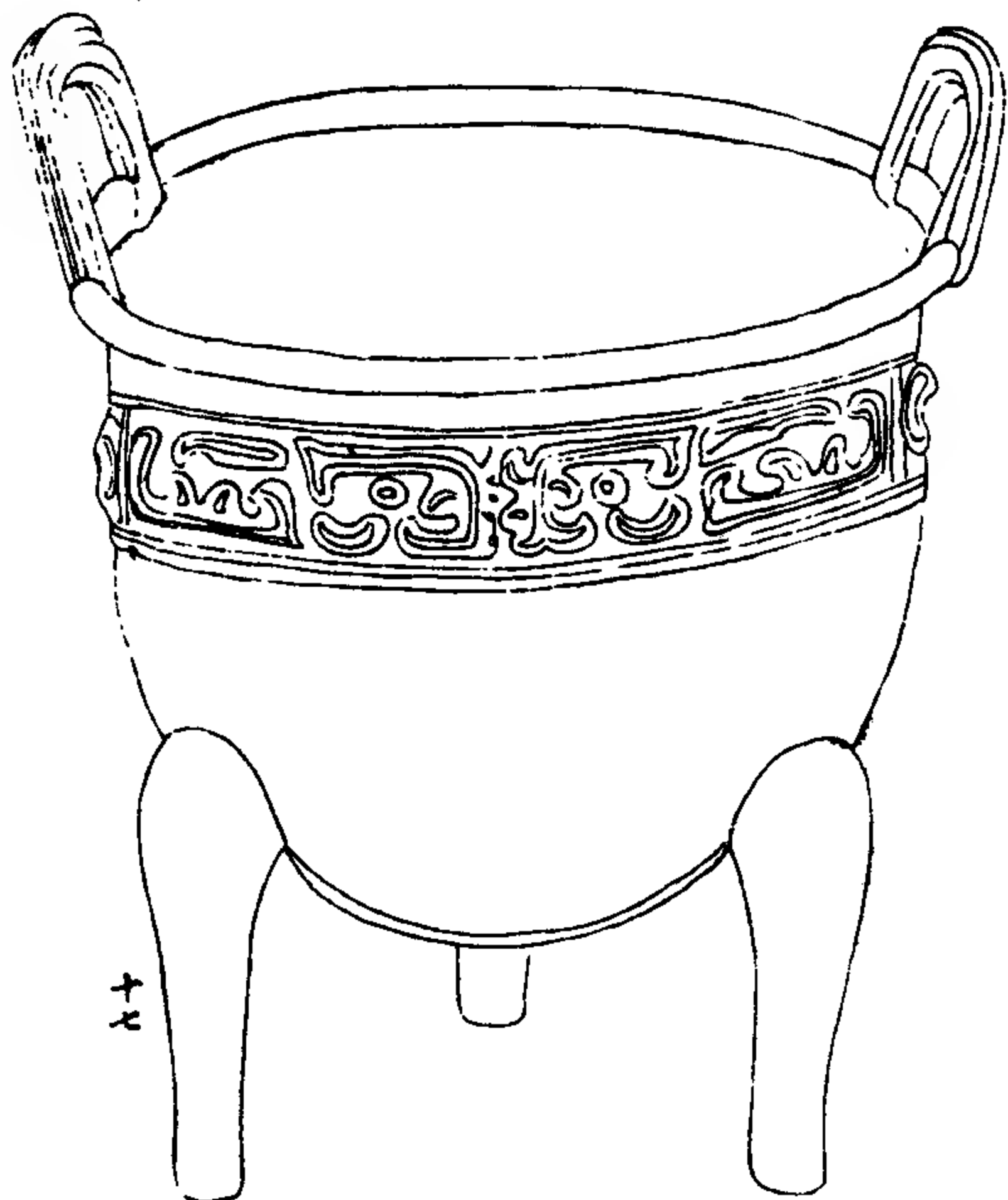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豐用作坎
蕭　彝

右高三寸二分耳高八分闊八分深一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三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三分容七合重一斤二兩四足銘六字曰豐用作坎蕭彝豐名也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製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是器如簋凡他器爲特小然銘文典古三代物也元趙子昂周豐鼎詩豐鼎制特小周人古風淳摩挲玉質瀾猶拭翠光鈎鑄法觀來妙銘文考更真平生獨好古對此與猶新

周師秦宮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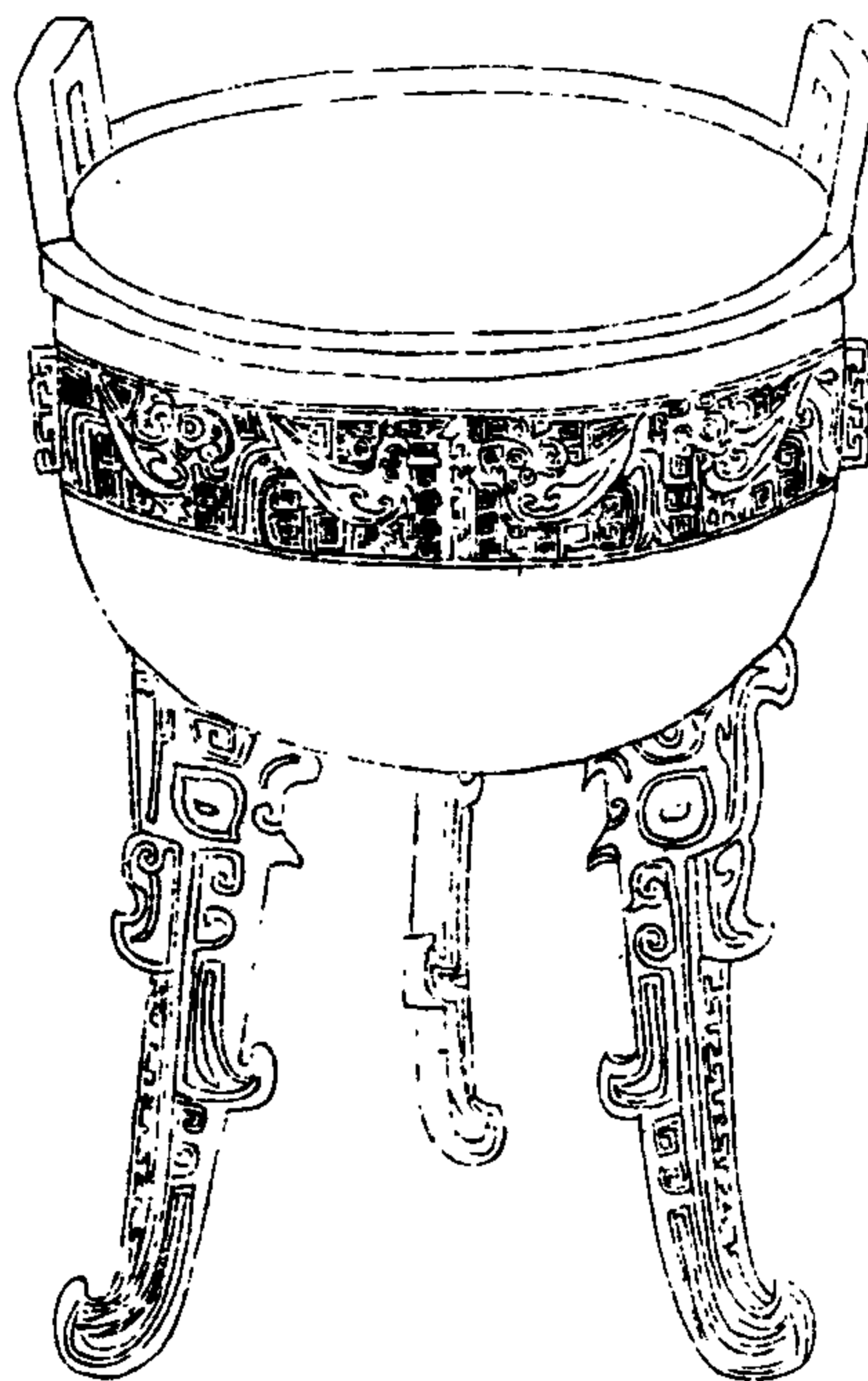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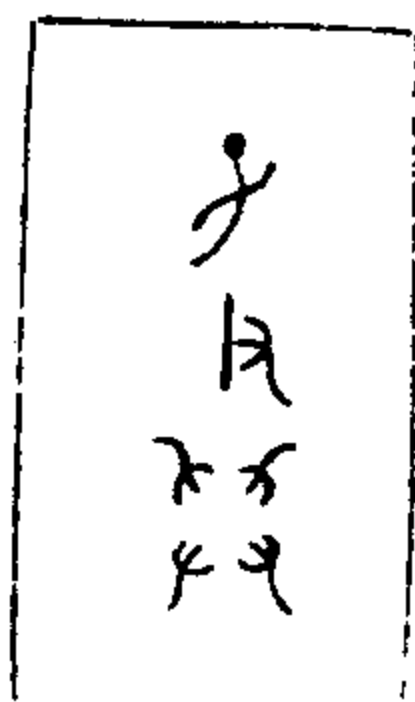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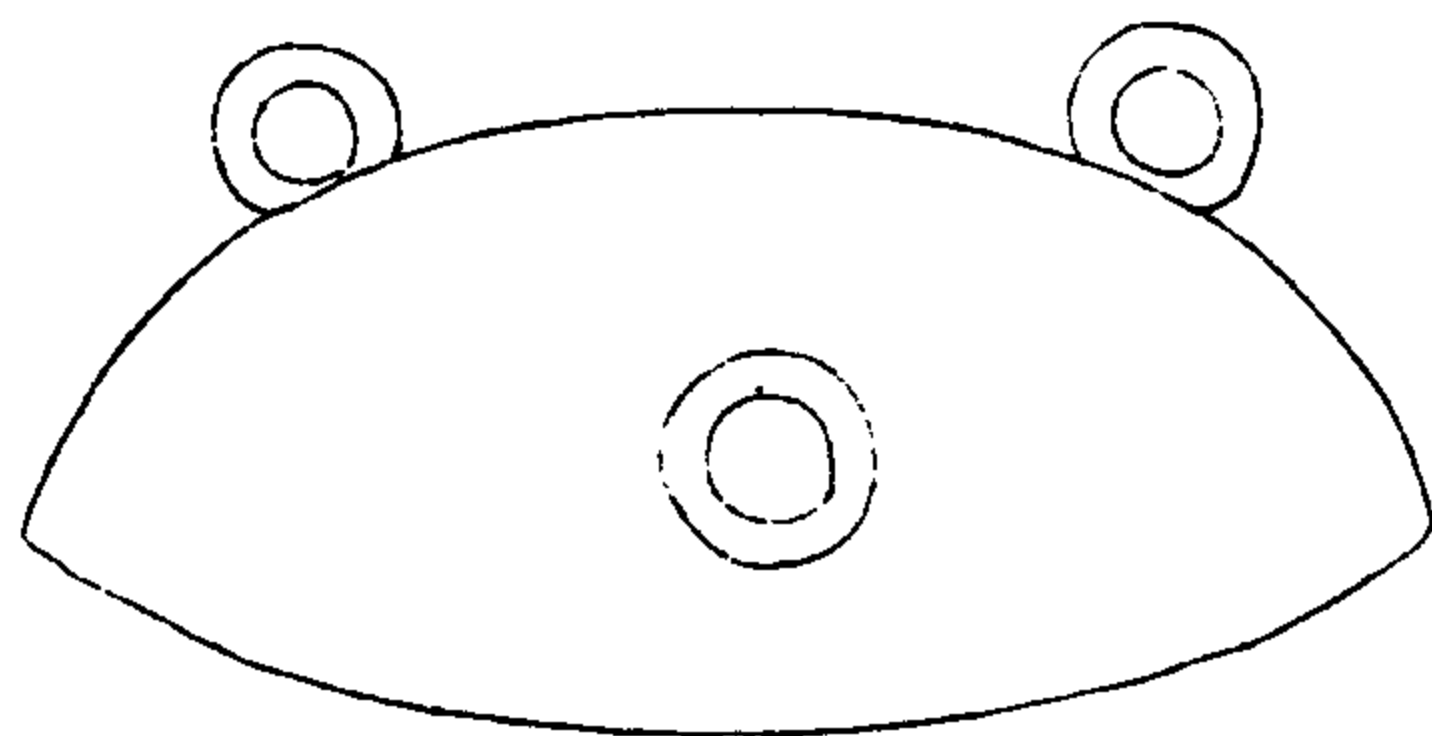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惟五月既望王〇
〇于師秦宮王格
于享廟王〇〇錫〇
敢對揚天子丕顯
休用作尊鼎〇〇
萬年永寶用

右高一尺今耳高二寸五分闊二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今容二斗重十有七斤銘四十七字磨滅不可考者十有二字曰惟五月既望者猶書胐望生明生魄以紀時紀日也其曰師秦宮則師秦之宮以名其人猶師艅師毀也王格于饗廟而有錫焉則錫命而賓于祖也臣受命於君則當有以對揚之詩曰對揚王休書曰對揚天子之休命此言敢對揚天子丕顯休蓋亦如是夫然後可以作鼎保用而祀之以萬年爲詞云

周子父舉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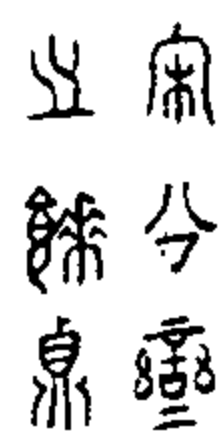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子父舉

右高九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四升六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三字是器耳與腹皆素純緣之外以夔龍雷篆間飾足亦作夔狀比他鼎形制為特高銘曰子父舉古者父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則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祭父皆從其子而鼎者祭所用之器又以銘表著其祖考之美故祭統曰鼎有銘自名者也是鼎也銘雖無文而特以子父識之其下又為舉字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父盡力以致養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

周䜌鼎蓋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宋公䜌之鍊鼎

右高一寸八分深一寸四分三圜環各徑圜一寸重二斤十有三兩銘六字曰宋公䜌作鍊鼎且春秋帝乙之後微子爲宋公都商丘大辰之墟自微子至景公蓋三十六年獲麟之歲景公名欒是所以為宋公欒也作鍊鼎者食器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則銘以餗亦以為飲食之節而已今所藏一鼎銘曰王命敢㪍一鼎曰䜌女皆一時物也然二器皆名之周蓋微子得用先王禮樂於周為客是宋也而謂之周金石錄古器物銘宋公䜌餗鼎銘元祐間得于南都藏祕閣底蓋皆有銘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䜌者莫知其為何人也黄伯思東觀餘論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䜌之餗鼎䜌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䜌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䜌為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

夫人之餗釪鼎字畫體下而釪鼎之蓋文誤繁姘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耶以文字揩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鼎亦人欲鼎亦人名第字畫意象視餗鼎爲古則致鼎與鼎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則自一鼎耳戒戒下政年段片少也廣川書跋餗鼎銘抄闕至和舊鼎其銘曰宋公欒餗鼎少蓋罪時筆其款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欒者豈宋自爲謚歟以求地攀邪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爲畿內地豈不爲謚其曰宋公釆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欒而史爲頭曼孫臭以欒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兜欒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釪鼎亦曰餗者有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餗鼎也傳曰餗謂之餗又曰菊之爲羞則餗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膋無餗鄭康成考於周謂餗在八珍中而周官菊粗與此自異故爲食不周古之食饗者餗有羞則八八珍不畢肝膋者餗無羞則八羞直今直曰餗鼎則餗有羞之鼎也

周宋夫人鼎蓋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宋君夫人之餗釪鼎

宋君夫人之餗釪鼎

右高一寸九分口徑六寸八分重二斤七兩銘八字曰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古者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此言宋君夫人者邦人稱之也餗鼎實也猶易鼎卦之言公餗也惜乎不待其全考諸款識有曰宋君欒之餗鼎者而此謂之宋君夫人其字畫又切相類殆同時所造也廣川書跋宋君夫人餗釪鼎余既爲攝修宣平完書宋公欒之鼎參蓋餗爲八珍或曰有羞之鼎也豈日黃伯思待宋君夫人餗釪鼎以問君與夫人並爲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者祭祀饗食饋羞爲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餗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方中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設君與夫人各有餗也餗在禮爲珍食珍一爲羞參牛羊豕於珍稻爲餗則珍以相參爲名自是別爲呂氏圖曰釪於字書不見疑爲鍘蓋古鍘爲釪此以書石求之非也夫人長謂之鍘鍘清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則鍉爲釪以鍉而長頸爲釪釪鼎有羞求待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周百孔方鼎一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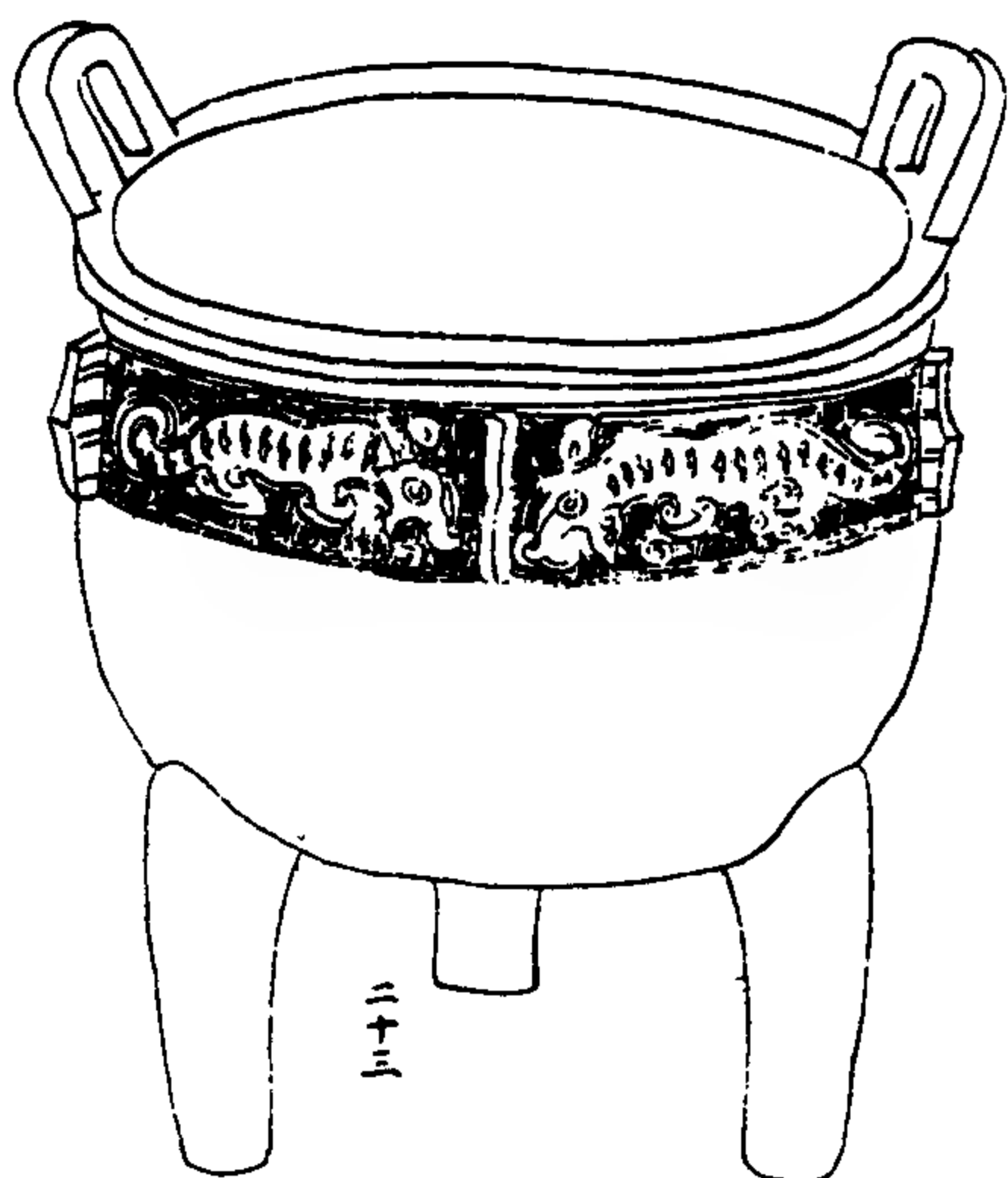
周百乳方鼎二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前一器高二尺二寸。耳高五寸八分。闊六寸。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徑長一尺七寸。闊一尺五寸。容一石九斗一升。重八十六斤七兩。四足。無銘。

後一器高二尺一寸六分。耳高六寸一分。闊七寸。深一尺一寸七分。口徑長一尺六寸三分。闊一尺三寸六分。容一石七斗。重一百斤。四足。無銘。

右二器方之諸彝鼎特為高大。所同者周以乳形純緣之下環以饕餮。所不同者前一足乃夔足而周作蛇虺蟠屈之狀。後一器足亦作夔形而耳狹。四異屹起然狀足與體俱微。恐致水火之齊。欲其易熟爾。位形制質朴為最鼎之雅。寔可寶於後世者。

周龍鼎 減小様製

宣和博古圖

右高七寸一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八分。容五升三合。重五斤。三足。無銘。是器著象若龍。傳曰龍以不制為龍。以其升降自如。能小能大。或潛或躍。善於變化。而有利澤以及於物也。鼎之象雖可以享上帝。可以養聖賢。其為用大矣。所以特取象於龍。蓋以求配其類也。

周蟠虬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二十四

周蟠虬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八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二寸二分。深七寸五分。口徑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分。容二斗。共重一十九斤十有二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五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六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重三斤七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通蓋以蟠虬爲之飾。三足皆獸狀。間以燗紐。蓋頂設六柱衣環。後一器。底平。與它鼎稍異。三足素而無文。惟純緣飾蟠虬之形。二器皆以蟠虬爲之飾。亦以示其不可妄動之意。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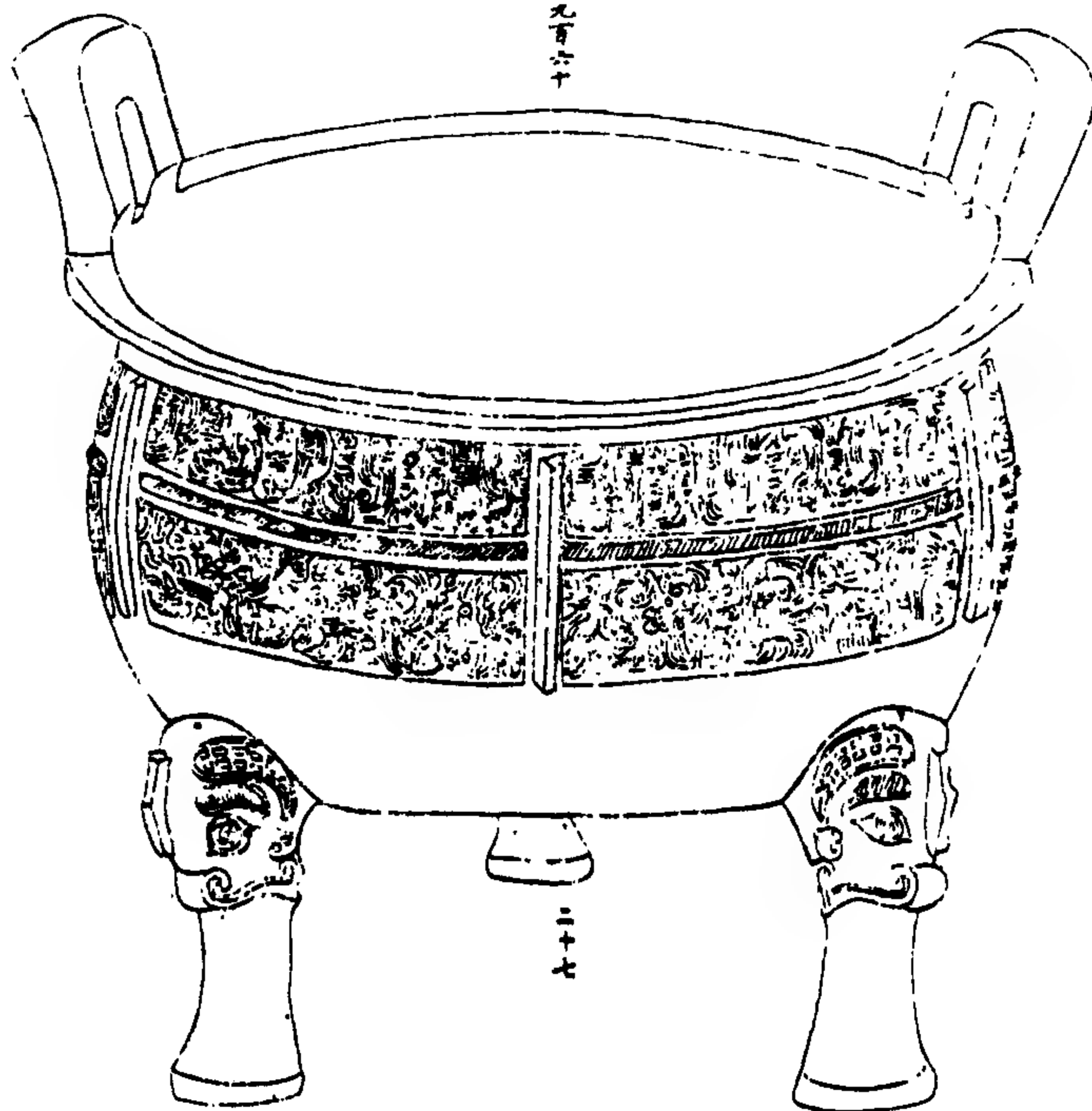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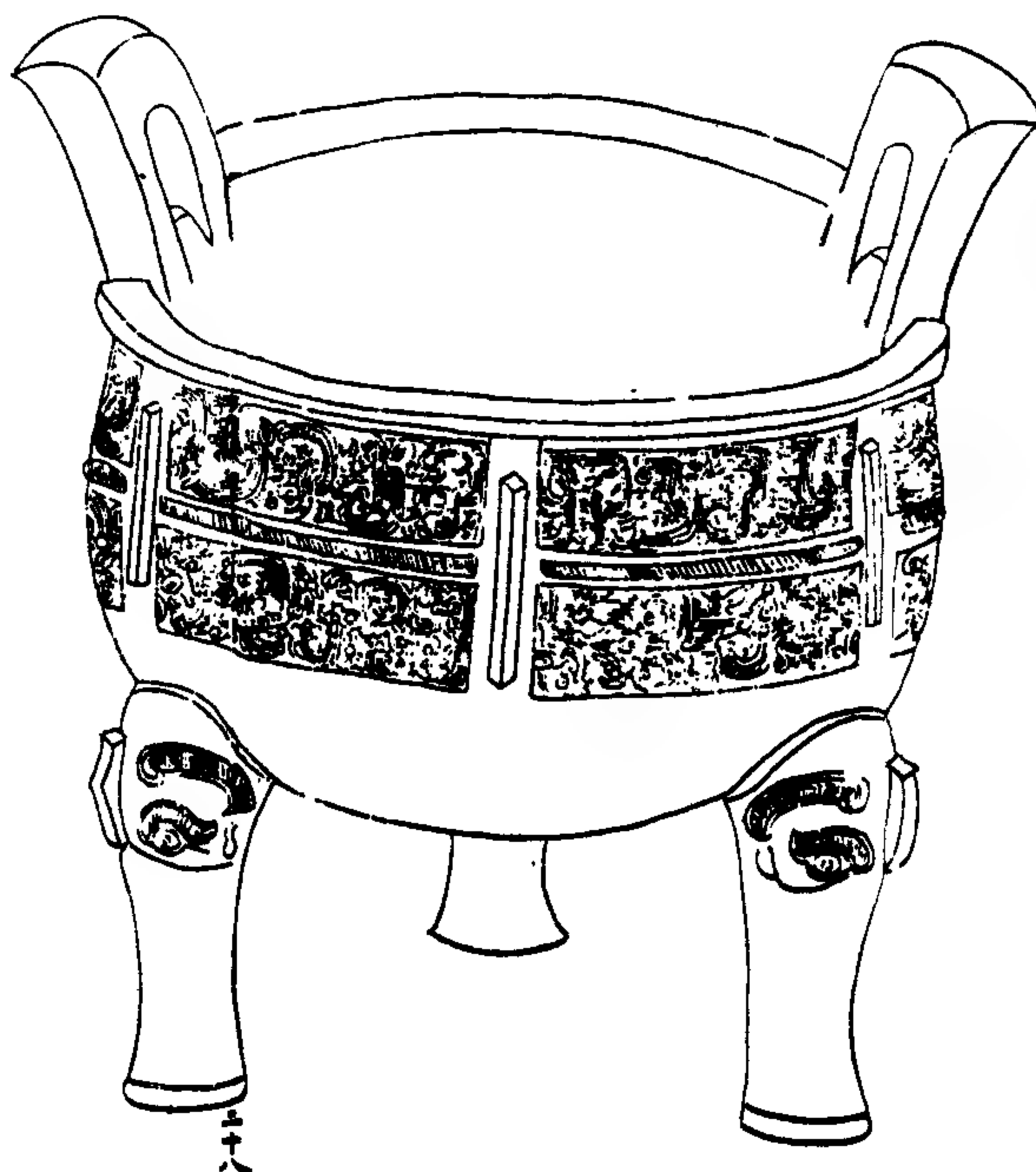
周蟠虺鼎

減小樣製

右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四升七合重七斤有半三足無銘形制簡古耳足純素周腹作蟠虺狀以虺爲飾蓋取其備物者鼎所以爲象也此虺之紋有自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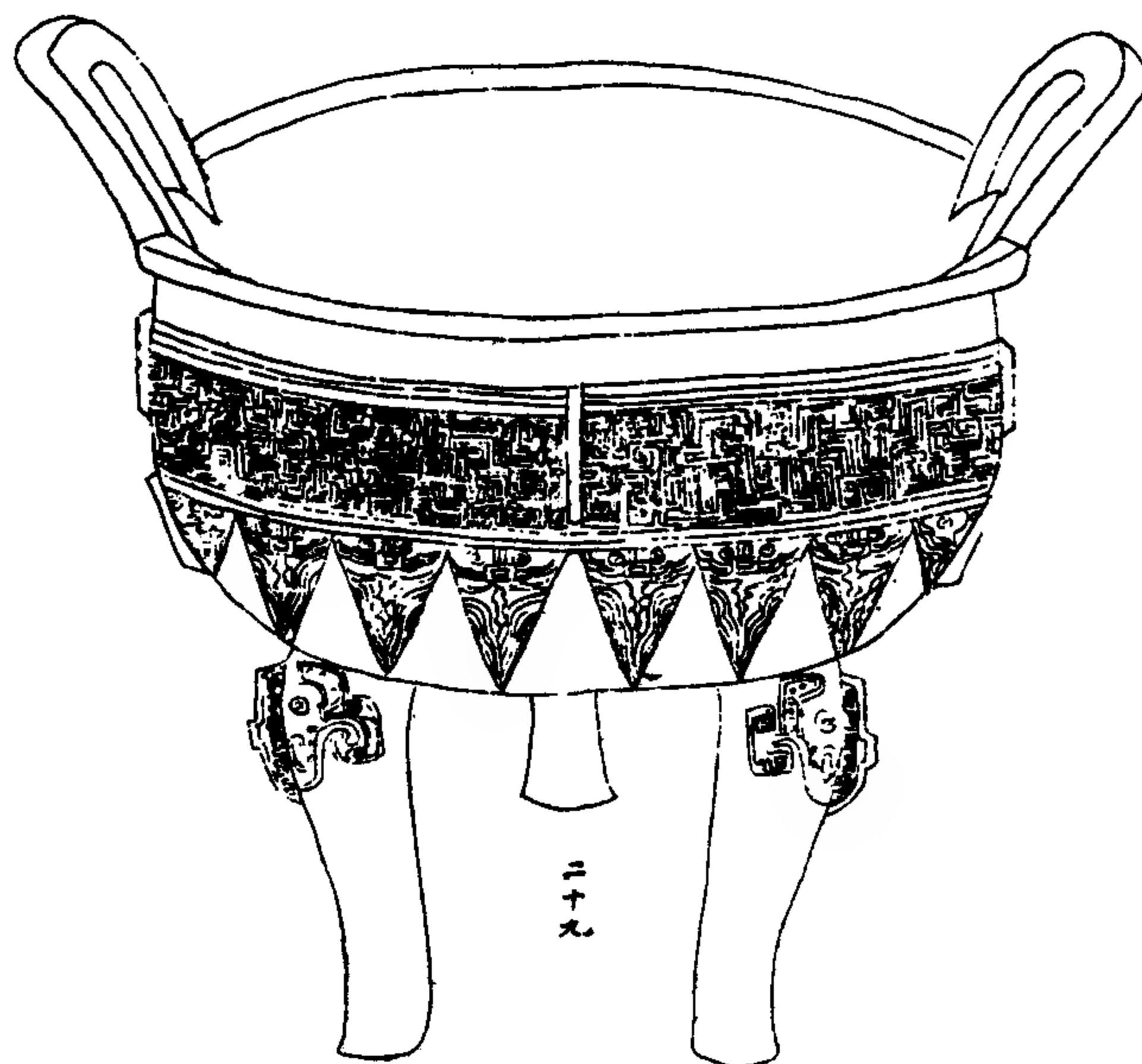
周蟠螭鼎一

減小樣製

周蟠螭鼎二 减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前一器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三寸七分闊三寸六分深七寸口徑一尺五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四升重二十四斤八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九分耳高四寸闊三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四分容四斗七升重二十六斤三足無銘

右二器腹間飾以蟠螭狀隱起紋稜兩耳皆儷而純素三足各設狀貪獸作態同尤為珍異

周蛟螭鼎一 减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蛟螭鼎二 附九鼎

宣和博古圖

周蛟螭鼎三

宣和博古圖

前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闊二寸五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四升。重十有六斤八兩。三足無銘。

次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九寸。容一斗一升。重十有三斤。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四分。耳高二寸。闊二寸四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三升五合。重十有六斤六兩。三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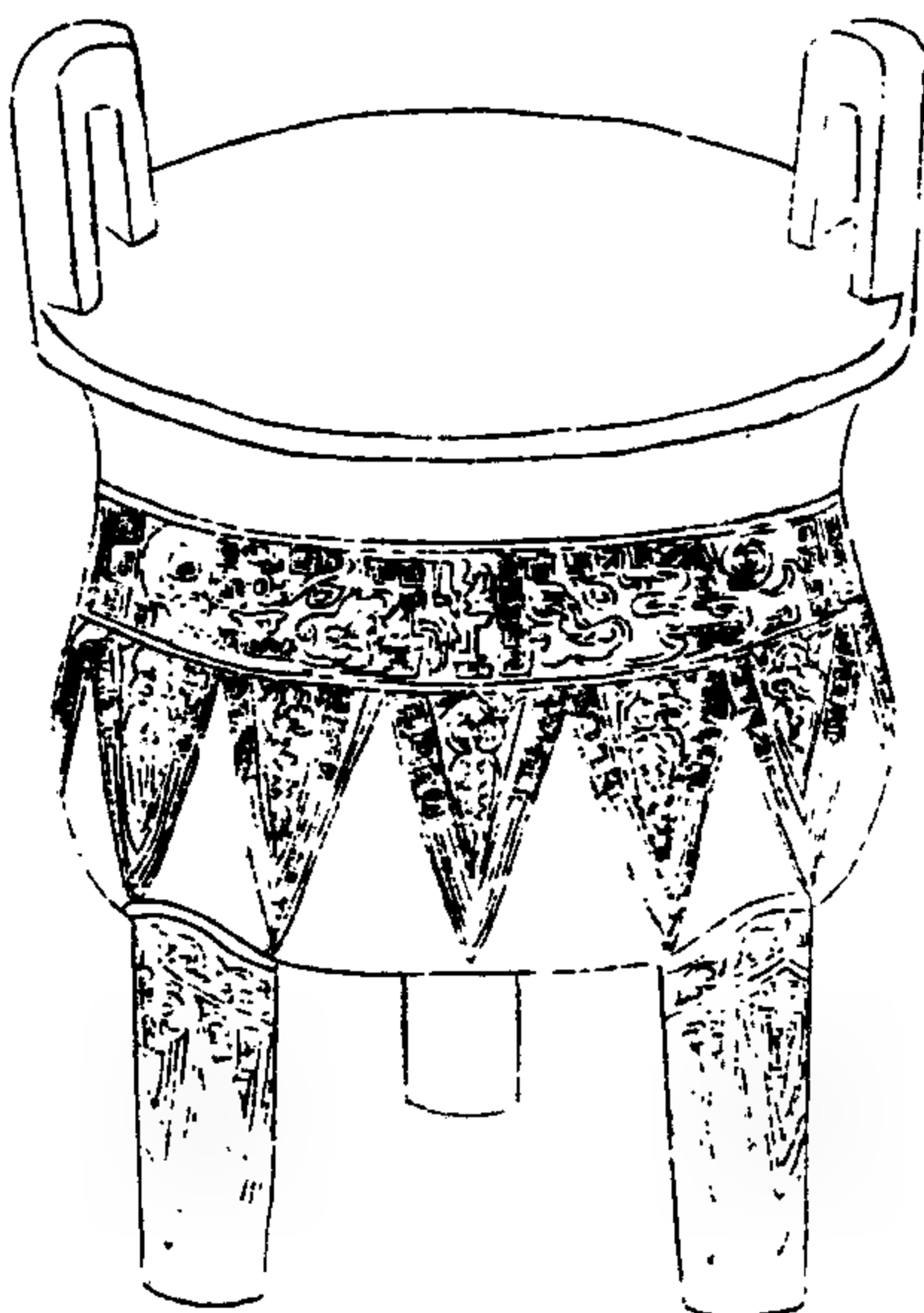
右前一器。耳有果紋。腹有壘花。左右嬪以蛟螭。而足如之。次一器以牛足爲三足。耳作綯紐。而周以蛟螭之飾。後一器耳足純素。純緣之外。作蛟螭盤紆之狀。比它鼎傍口而底稍者。蛟龍類而小螭似龍而無角。皆爲物之變。昔人政象之於此焉。

周獸足蟠夔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六分闊三寸一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二寸五分容二斗六升重二十五斤三足無銘是器通體作蟠夔之狀兩耳飾以雷紋足爲獸首口侈而圜座年滋久土花浸漬考之製作實三代物然與周器無異故以周云。

周蟬紋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無銘

嶺

千佛嶺建康志在攝山栖霞寺之側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石建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嶺之中道石壁有沈傳師徐鉉張雅圭題名。鍾嶺上元縣志金陵志曰在蔣山南南史宋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游。屏風嶺上元縣志乾道志曰鍾山其峯最秀者有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寺前。高望嶺江浦縣志在江浦縣白馬鄉。平路嶺鳳陽府圖經志在鳳陽縣東南四十里。磨拖嶺鳳陽府圖經志磨拖嶺在琅琊山西。回馬嶺輿地紀勝在滁州醉翁亭百步韋驤回馬嶺詩云有意尋幽勝躋攀固所慊如今嶺路穩縱馬不須回太山惟詠高翻回馬嶺詩　策馬徐行十里過忽逢峻嶺勢嵯峨攏鞍鏗鏘無前態狂秋驟馳有舊升唐帝六騶失超逸周王八駿歎蹉跎進人莫起中途悔行到天門有霽羅宋李昭玘樂靜集回馬嶺詩　縷嚮不可度疾驅愿史屯平生矣綱展解有慰人時。水車嶺池州府新志在池州府貴池縣西南六十里與龍舒相近甚高峻下有溪通舟與狼山水合景象蕭灑殊可人意李白詩云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奇是也輿地紀勝郭祥正追和李白秋浦歌萬丈水車嶺還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冰土。回驢嶺池州府志在石埭縣西南一十里俗傳羅隱訪杜荀鶴時驢抵此相過而反因名焉。青紅嶺輿地紀勝在石埭縣。流沙嶺輿地紀勝在石埭縣明覺院之側。孔嶺永陽志在成安縣西五十四里。清河嶺永陽志在成安縣北八十里與滁州及盱眙軍招信縣接境。鎮山嶺永陽志在全椒縣西五十五里東屬全椒西屬梁縣綿亘。梅子嶺永陽志在全椒縣西北八十五里高城鄉與濠州接界其下有梅嶺鎮。永陽嶺輿地紀勝在清流縣北三里。秦皇拖鍬嶺輿地紀勝在清流縣

東北五里。苦嶺桐汭志在清流縣南六十里建炎間戚方兵入郡境射迁諸岳飛討之方遁南過至苦嶺惡其名知兵必敗時飛兵失道過一田父引至賊營遂大破之。分流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六十里群舒鄉西村。老鴉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六十里仁和鄉南獎村。楊岐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八十里群舒鄉西村。青蓬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九十里仁和鄉南渠村。石堆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南二十五里群舒鄉東村。新安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南六十里群舒鄉東。毛家嶺合肥志在舒城縣西三十里大平鄉。楚歌嶺合肥郡志在巢縣西南三十里世俗云昔張子房於此嶺吹鐵笛散楚之兵。長腰嶺。蒼峴嶺咸淳毗陵志並在無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號蒼頭嶺。陽材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八里。赤石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五里。許舍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五里。

山門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西南二十五里前經漆塘後接塘山。下馬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南十五里山蹊峨險過者解鞍。篠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五里有三嶋前後連亘。銀樹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十里。縣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八里。使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東舊以此山最高西嶺在前有使承其君之義故名。斛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東多篠栗。山花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西。偃月嶺咸淳毗陵志在順山陸希聲詩山嶺依稀偃月形數層奇石疊空青幾回雪夜寒光積直似金光照戶庭。垂脚嶺　喙木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南唐遇春貢湖常二守會境上白樂天詩云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各作一家春宜興咸土舊志云垂脚嶺在縣東南六十里與長興分界忻溪所出舊名懸腳避聖祖諱遂呼垂腳梁載言十道志云行人涉嶺多致腳疾故有此名一云喙木嶺在縣東南七十里唐湖常二守貢茶相會之地。待月嶺輿地紀勝在宜興縣

天峯寺之西。白楊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六十里廣三十步高四五丈其左即妙相寺也。謝家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五十里廣三十步高十餘丈上有龍王行祠 龜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三十丈廣數百步下有水湫兩所各廣二丈
父老相傳謂有白龜從此而出下至栢山石上有坳似龜形者名曰龜石琴高山有山自西南發脉而來會結於琴溪市之側約高百餘丈其上即
琴高臺也。九里嶺 涇城志去涇縣東五十里自西而上遠九里自嶺而下遠九里故以九里名山縣尉楊賓因詣丁令威廟
經從此山留題云　上下各九里東西只數家田積梯畬蒼松列鴈行斜。龍門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湯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六十里西鄉其山多懸崖峭壁。湯餘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九十丈闊十二里昔有湯姓
者居之故名。放杖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鳳村昔父老傳舊有一老人雙鬢如雪。肩巾策杖曾過此放杖少憩因以
為名。血嶺 涇城志去涇縣西北七十里。昔黃巢逆亂有保聚于山者曰章公寨與賊爭戰血流山谷因以為名。殿子

嶺 涇城志在涇縣西七十八里高十丈餘廣約五里昔西峯大聖發聖於此以道杖拄地地迸泉湧四時不竭鄉人遇旱祈禱挹其水以祀
之常獲感應故為之立殿而因以命名焉。椿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南八十里廣數百畝高五里餘路通旌德。稠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五十里廣百餘步高數十丈 金牌嶺 涇城志去涇縣東南九十里其嶺峻綿歷圍繞二十餘里通本府路
黃沙嶺 涇城志去涇縣東六十里其嶺不甚高峻廣袤數十丈高十餘丈皆沙地沙色皆黃故以黃沙名之。贊皇孫志在北
京真定府趙州贊皇縣城西六十里山勢高峻中通一徑西達欒平縣今設巡檢司。下麻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七十里
吳家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莊嶺 涇城志在涇縣西南一百一十里接黟縣界。石磬
嶺 涇城志在涇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旌歙鄉幽僻窵遠西接石埭縣界。雞子嶺 宣城志在涇縣北二十五里當南陵
官道南去五里有村墟曰麻源市。唐舍嶺 宣城志在涇縣東南一百五里高三百餘丈闊八十里鄰獅子巖山之東即安

吉縣界吳睿皇順義二年遣將唐斌駐兵于此故名。羊頭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南五十里通貴鄉嶺陽接績溪界未知其名
之故今近地有中羊下羊。九壟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南五十里高十里闊十里嶺上凡有屈者九。九屈
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西六十里高十里闊六里嶺凡九曲故名。鵲嶺 宣城志在旌德縣西七十里通貴鄉嶺西接太平縣
界 麈嶺 宣城志去寧國縣西七十里道通新安嶺險峻接越國汪公行實云兵至麈嶺時大暑士馬皆渴公以戈擣石得泉後人
因加浚甃石上有馬足跡又有廐馬洞在嶺之左嶺多麈麖故名 千秋嶺 宣城志一名宣千秋在寧國縣東南一百五里
高三百丈周回一百餘里舊經云山谷幽深映蔽白日雖夏如秋因以為
名然千秋之名其來已久羅隱送梅處士歸寧國詩云想望千秋嶺上雲
山巔有仙人圍棊石土人以雲氣有無驗晴雨山麓之北有雲梯村宋隱
士吳儕騰居此五代史梁乾化三年吳招討李濤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
軍錢鏐以其子傳瓘為北面應援使嶺道險狹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其後
擊吳大敗之嶺與臨安府於潛縣接境臨安志在新城縣北五十里與寧

國接境上有泗洲庵。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吳行營招討使李
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自杭州東南攻千秋嶺則至杭州
臨安縣薛字婆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鄉為衣錦鄉篠光錄世宗少時
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唐趙嘏詩知有巖前萬樹桃。未逢搖落思
空勞。年年盛發無人見。三十六溪春水高。宋晁無咎詩永日倦高躋盤回
四望迷。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馬腹飛雲薄。山腰過雨低。陰崖不可度
誰此構長梯。宋虞儔尊白堂集輕陰漠漠雨斑斑。嶺上風來一解顏。已是
去天不尺五。卻令緩步有躋攀。飛泉百道縈羅帶。列岫千峯擁髻鬟。應是
北堂春正滿。幾回回首望家山。宋沈與求文集錢氏當時四壘以限江南
北者道路事迹從於此可槩。山河四塞限中原。蕭落而今不復存。射虎
畫行何日息。但餘征戍滿荒村。吳越江南絕壁間。可
憐爭國似蝸蠻。百年父老陶王化。尚記流傳一醉顏。石龜嶺 宣城
志在寧國縣二十里涇水出焉山多碑石高下起伏如龜鼈。大鰲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三十里涇水出焉其源為獠
溪高十五里周回五十里形若巨鰲負戴即今之獠嶺也。三門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北二里高十里為縣治來山至嶺巔路

通三門村至麻口以其山周圍三面險塞止通一徑故名三門 **崇梨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八十里太歌鄉東西三十餘里 **梨木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七十五里西鄉上下三十餘里接歙縣界 **武陵嶺** 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宣州祁門縣西四十里有武陵嶺元和中令路旻鑿石為盤道又新安志云在縣西四十里高三十五仞周二十八里始時道險阨捫蘿葛乃得上唐元和中鑿為盤道至今利 **新嶺** 新安志在祁門縣東行則有仙人岩以至于歙山關又南行至大鄣山皆其餘也其陽則水入于歙其陰則水入于旌德縣故有嶺南嶺北之分其上為官道走旌德王荆公為江東提刑時有度麂嶺詩用此旌麂字凌晓常行雲氣中又有詩云晚度藤溪霜落後夜過翬嶺月明中則又用此翬旌字然又于廣記載績溪有大徽村又宣和中改州為徽說者以為取此嶺為名則徽字近是龍泉縣志在處州府龍泉縣西二十里麗水縣志在處州府麗水縣北三十五里赤城志在台州府天台縣南三十五里入自大左坱至嶺春分臨海黄岩界凡三上三下云奉化縣志在寧波府奉化縣東四十里東有七十二曲西則峻直乃忠義一鄉往來之路嶺峻而長絕頂為中道有天然石磴盤石上有天然石汙泉出悲洌杯飲止滿一人之飲行者以次飲而未嘗竭卒讀無此則人皆道喝云夔州府圖經志在廣東瓊州府定安縣宋石湖范成大集新嶺　瘦馬兀背騰荒雞號奔蒼絲寒胃朝露靜落萬珠網宿雲拂樹過飛泉擘山響老柔蹋潜蚪枯蔓掛修蟒山行何許深空翠滴霧軟釀愁積雨凄破悶朝日放幢幢赤幟張昱昱金鉦上浮動草花靛清和野禽唱傑夫有好語沙平路如掌惟憂三谿阻倫衝山水漲元戴表劍源集峯縈确确白石谿綠綠茫茫青草蹊四山陰雲濕灰色六月杜鵑深樹啼田盧徃漯有高下麻豆滿塢無東西隔岩飛流送人語對面瞠風吹馬啼祇令莫辭鄉栗枝與于更上嘆屹標登高意遠會有絕回首煙海令人迷 **徽嶺** 元一統志在徽州府績谿縣西北十里高四百一十仞周三十里舊名尖山上有官路通旌德曉行如在雲氣中昔王安石為江東憲有詩云晚度藤谿霜露後夜過徽嶺月明中是也 **墨嶺** 元一統志在徽州府舊志黟縣之南有墨嶺九域志引方輿志云墨嶺上出石墨土人採之成井遂云石墨井 **石墨嶺** 新安志在黟縣南八十里出石斷裂齊截黑質黑章肥膩易折不可磨今釋氏多採之以染衣 **甘子嶺**

輿地紀勝在徽州府休寧縣西七十餘里縣無甘子惟此嶺一株新安志云在婺源縣西七十八里高四十二仞周二十五里 **錢嶺** 輿地志東陽平嶺之下往往人於此嶺下獲大錢俗謂之錢嶺 **容嶺** 輿地紀勝寰宇記在休寧縣南有木石糖出樹空石罅中長史每遣人就採之梁書云任昉為 **危峯嶺** 新安志在徽州府歙縣南九十里高十里東自休寧新安守以所採處險遠罷焉之白際南界于 **方吳嶺** 新安志在歙縣南九十里危峯之東高倍嶺之巔有小嶺七十有二徽達遂安之陸之遂安縣接徑也其巔曰石門水北流合白際之水以達于浙 **石蓮嶺** 新安志在歙縣西六十里 **碎石嶺** 新安志在歙縣西七十里以嶺多碎石因而名焉 **剝嶺** 新安志在歙縣東三十里柳山鄉嶺北接寧國界 **上梟嶺** 新安志在歙縣西五十里 **碜嶺** 新安志在歙縣北二十里 **幡竿嶺** 輿地紀勝在安慶府城北亦隘口也宋薛艮齋帳宿幡竿嶺詩　長笑飛芻饋六軍也歐疲痺逆征塵楸林阜帳秋風夜山鳥驚濤可笑人 **雪珠嶺** 輿地紀勝在安慶府中烁丹後上有碎石如珠狀 **潛嶺** 輿地紀勝在舒州晏殊詩峭峴副祝融 **春見嶺** 輿地紀勝在懷寧縣北十五里因龍山起骨而至此露見於驛道以得名俗訛云集賢嶺也 **小鷄嶺** 安慶府志太湖縣司空山有小鷄嶺極險峻宋安撫張德興置寨於此與元朝敵守者十餘年上建五門東曰太平南曰歡喜西曰朱砂南曰前部北曰後部歸附于元設巡檢司三處曰後部曰白砂曰南陽而鎮守之安慶萬户府分撥千户一員領軍以戍之今仍設三巡也 **小隘嶺** 安慶府志在太湖縣西八十里 **掛車嶺** 安慶府志在桐城縣西四十里舊有桂車鎮而鎮有此嶺 **水口嶺** 安慶府志在潛山縣西北六十里 **摩挲嶺** 元一統志在安慶府天柱寺路中與佛子嶺相近謂之磨抆嶺 **瘦驢嶺** 夔州府志在四川施州建始縣陸放翁詩叢云在施黔間黄山谷詩云用作瘦驢嶺蓋誤也故雜感詩有轄尼寧度瘦驢嶺弄走莫隨肥馬壓之句方輿勝覽黄魯直詩　老馬飢嘶瘦驢嶺病人生入鬼門關病人甘作五谿卧老馬猶思十二閑錢塘韋先生集瘦驢嶺詩　馬瘠前脉

門馳驅登嶺今朝歎瘦騾自是老來情味減欲圖歸豈可安居。

馬騌嶺 夔州府志在四川施州建始縣行廊寨。

長松嶺 元一統志在四川夔州府城北五十二里山多古松冬夏饒風。

巴嶺 夔州考究志在達縣東北江湖集張至龍巴嶺詩　處處柴門掩半邊鷰啼綠樹隔炊煙竹梯閑倚柔桑畔定是人家蠶正眠

茶嶺 夔州府志在四川開州盛山縣唐韋處厚建爲開江縣令荒唐張籍詩紫芽連白蘂初向嶺頭生自看家人摘尋常觸露行錢塘韋先生集種茶當嶺上日近地先春始自鈞陶手遺芳及後人宋太師馮山文集新萌雨露穰嶺頭春味足緣雲抹攔人爭收火前綠縉雲先生文集翠嶺依然在芳根久已陳山靈如感舊亦合厭荊榛洞天陳洵直集絕頂方如天柱雲旱芽先破禁宮春琳琅入貢無多種附龍銘旗畫得旀洞天陳子正集天柱峯頭撥曉雲靈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綠筍方如貴雷發銘旗未足旀洞天王宗賢集秀鍾天柱產靈之遠訛仙芽發嫩旗株向先春煙露表城山鳳尾豈為奇。

飛越嶺 元和郡縣志飛山在飛越縣西北一百里山西北兩面並接羌戎界圖經云在西淺池鎮極邊處属飛越鄉故以名嶺外即五部落地高勢勝爲沈黎西境之要唐於其下置飛越縣。

蔓葉嶺 輿地紀勝在安靜寨極邊處地多蔓濱河之外即羌地。

鐵豹嶺 輿地紀勝輿地廣記云禹貢岷山在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禹之導江發跡於此皇朝郡縣志云熙寧九年因茂州蕃城靜州將楊文緒導蕃董阿丹作亂茂州南有鷄宗關路通永康北有隴東路通錦州皆爲蠻據鎮絕至書木牌投於江水以告急朝廷遣內侍王中正將陝西兵千人救之中正既至乘諸羌約和不戒蕃出鷄宗山擊奔其險又由間道渡索橋歷流沙飛石之危會于鷄宗去茂四十里楊文緒蕃伏誅十月從中正所請劃石泉屬綿州舊路與通者斷塞之政和六年蕃衆作亂圍逼州城道路阻絕告急朝廷遣盧敘懸及秦鳳路兵至賊始通散屠其一村於是打鷄乃降明年詔石泉爲軍專一控制事自後蕃部始知畏服不敢妄動嶺在四川成都府威州

松關嶺 太平寰宇記在綿州龍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又有松嶺山山上雖出茶不可食故毛文錫茶譜云綿州龍安縣生松嶺關者與荊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等縣連西山生者並佳獨松嶺上者不堪採擷。

白茍嶺 輿地紀勝在四川威州與雪山相連。

濕凍

嶺 輿地紀勝在汶川縣西四十里大路甚峻上常有泥塗因以名之。

清風嶺 元一統志在四川成都府彭州九隴故縣。　一在嵊縣宋史烈女傳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其舅姑與夫皆被殺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請得服舅姑與夫之服不然不能爲君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浸游集過清風嶺詩　山頭立馬望深谷北屋居幽業種畬嚴漆縈紆當戶牖瀧木高下接雲霞遙聞笑語應憐客爲底馳驅不住家何處桃源今在此有心乙縣學丹砂抱膝吟石抹良輔過清風嶺題　李宋紛紛鳴正學汗青節義竟誰傳可憐矩步規行士應愧清風女子賢李孝光集過清風嶺題長夏江流水自清山頭明月已無情此心若愧王貞婦不向清風嶺上行。元寓庵叢過嵊縣清風嶺題　生別夫君不可雙一江春水夜淙淙岩頭啼血岩前死不信三宮北渡江。

五盤嶺 唐岑嘉州詩早上五盤嶺　平旦驅駟馬曠然出五盤江回兩崖斷日隱群峯攢蒼翠煙景曙森沉園樹寒松疎露孤驛花密藏回灘棧道谿雨滑畬田原草乾此行為知己不覺蜀道難方輿勝覽杜甫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鬭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白衛嶺 保寧府考究圖經在昭化縣西南五十里按方輿勝覽云昔唐玄宗幸蜀至此見玄元騎白衛而過示狀祿山之兆遂封其嶺曰白衛又名歌鶴山輿地紀勝在利州路昭化縣之南境劍門相接有鋪曰白衛鋪又唐詩紀事唐明皇幸蜀登白衛嶺覽眺良久歌李嶠真詩云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後日李嶠真才子也。

小巴嶺 太平寰宇記在集州難江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周地圖云此山之南即古之巴國其嶺上多雲霧盛夏猶有積雪又有北水源出此山

大巴嶺 方輿勝覽在四川保寧府化城廢縣北嶺南古巴國也。

朝天嶺 考究圖經志在廣元州北八十里乃蜀漢之通衢今有驛焉輿地紀勝在利州

北五十里，路經絕險，其後即朝天程舊路，在朝天峽棧閣，逆開此道，人甚便之。文與可有朝天嶺詩云：山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岩陰。李巽岩亦有詩。皇朝郡縣志云：朝天嶺，即漫天寨也。青崖文集登朝天嶺詩　余來漢中凡三年，大山小山行欲遍。今年復有東川行，大抵勢隨崗阜轉。石頭犖确顛且危，不獨心驚夢亦戰。利州城北到朝天，又是川行山一變。懸崖皴溢留苔青，石罅陰森欝松蒨。得詩數語疑有神，得酒百杯亦不倦。回環應接奇無窮，乃見平時所未見。落落參軍正紫髯，行行御史真鐵面。相看大醉復長歌，臧没春鴻天一線。元張西岩登朝天嶺詩　昨從雞闘來，意謂崇山峻嶺行已遍。不期繞上此朝天，道在層層幾盤轉。石頭滑，嘶馬欲倒，石鼻驚心人亦戰。北風忽然吹散嶺上雲，上有湖石之狀千萬變。古松何蕭森，脩竹何葱蒨。乃知造物幻此景，本與行人償此倦。惜哉到絕頂，快若夫所見，盡將突兀作坡陀，使使山背不及面。回頭欲問高幾何，下視嘉陵江一線。韋先生文集過朝天嶺　崔嵬陟盡復凌兢，塹捨銀鞍杖策行。棧閣架空霄露近，欄干護險曉雲平。仰看翠壁層城峻，下瞰長江一帶縈。自昔仙才難蜀道，始知難此不虛名。太史范公文集過朝天嶺二首　夜上朝天曉不極，擧頭惟見蒼蒼色。迴看初日半輪月，下視嘉陵千丈黑。

地拆天開此險成，颯蕭毛髮壯心驚。人間行路難如此，歎息何時險阻平。石室先生淵集過朝天嶺　雙壁相參萬木深，馬前猿鳥亦難尋。雲容杳杳斷鴻意，風色蕭蕭行客心。嶺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崗陰。雲生平地來往成何事，且倚鉤欄擁鼻吟。王尚書伊濱集石棧　冥濛雨似煙，落花風送錦韉。驕只愁滿眼春泥滑，不記青林叫杜鵑。　曲曲緣雲石棧新，更堪風雨送殘春。長途過盡覺惡夢，江水相看逢故人。

漫天嶺　考究圖經在廣元州東北十五里。宋乾德間伐蜀，兵由此而入。輿地紀勝在利州路。長編云：乾德二年，王師伐蜀，蜀主燒絕棧道，退保葭萌。逆擊金山寨，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拔其寨，追奔至利州北。蜀將王昭遠等退保劍門。王全成等入利州。羅隱漫天嶺詩云　西去休言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未會蒼蒼色，爭得禁他兩度漫。宋韓琦安陽集　欲使行人直過難，倚江凌漢任盤盤。紆回到頂終須下，如此天高甚處漫。宋張于野詩　不獨高明不可謾，仍知不似泰山安。五丁破道秦通蜀，卻被行人腳下看。

青塘嶺　元一統志在龍州。圖經北至文州，以青塘嶺為界，即陰平道，去龍州四百五十里。祝穆勝覽載左擔路，非是。通鑑載艾自陰平道懸車束馬，魚貫而進，縋江油，出綿竹，以滅蜀。

鰉魚嶺　考究圖經志書在四川重慶府涪州，去魚床灘二十餘里，在長壽界。有石其狀若魚，故名。

鑿樊嶺　輿地志：孫權船至樊口，遇風破船，鑿樊嶺而歸，在武昌府江夏縣。

天尊嶺　輿地紀勝在通山縣九宮山。

田石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十里，鋪路經其上。

牽藤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

梧崗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

清水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南二十里，接八十里山。

北斗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七十里，接巴陵界。郡縣志在廣西桂林府理定縣北五里。

黃程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四十里，通岳州小路，接孟季嶺。

孟季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五十里，接長嶺。

新開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北七十里，九峯寺前。

尾子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接山西嶺。

山西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去幕阜山十五里，及幕阜山之支山也。接五角山。

金坑嶺　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東七十里，抵瀏陽縣界。

羊子嶺　輿地紀勝在鄂州蒲圻縣南十五里，勢聳拔，有桃花泉穿石飛流，灌田甚廣，餘波合于荊港。

摺嶺　郴州志在郴州宜章縣，兩峯對峙，又名朦嶺。舊志云在宜章縣北三十五里，西南連黃嶺山，東廣二十里，北入永興縣土富山，東入桂陽百丈嶺，其路登陟盤旋摺疊，故名。太平興國五年宣命開通交州路。

廬嶺　郴州重修圖志郴州郴縣西二十五里鳳德鄉，上有堯帝廟。

劉仙嶺　郴州重修圖志在郴州郴縣東十五里永豐鄉，上有劉仙臺。

荒田嶺　郴州重修圖志興寧縣北有荒田嶺等處，正接桂東高坱澗。紹定年間廖伯琮等結連高坱前峒嶠聚為寇，郡守蔡大監察差陽總收捕方積寧息。然每遇高坱出寇，則相挺而起，是以本縣有飛虎軍一百人在彼彈壓。

題詩嶺　元一統志在郴州路興寧縣東一十五里，列十一峯聳峙如筍。舊有僊客題詩其上，故名。今墨跡雖存，而字畫訛舛，不可辯認矣。

雙魚嶺　元一統志在郴州路桂陽縣北二十里，其形類雙魚，因名。後里人朱何氏世佩金魚，乃北山之應也。

君子嶺　郴州

重修圖志在郴州桂陽縣東北高三百餘丈上有仙人池異人修練之所絶頂一望童貢滕然在目縣官到縣之日天色明麗此山突出雲端則以為顯達之占

退田嶺 靖州志靖州去綏寧縣西四十里

鐵關嶺 衡陽縣志去城西南五十里高聳數里上有聖巖水旱求禱有感古有祠

潭流嶺 輿地紀勝類要在藍縣北一百三十里出銀鉛砂礦今廢

樟隍嶺 輿地紀勝在耒陽縣即羅訓隱居之地

橋梁嶺 衡州志在鄧縣西驛路從此經過去縣三十里

舜嶺 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五里有舜廟在焉

諸葛嶺 元一統志在東安縣南三里劉先生為荊州牧遣諸葛亮督零陵長沙桂陽三郡調賦以供軍實嘗屯駐于此故名

五峯嶺 元一統志在永州東安縣資福寺之側怪石林立上有五峯亭盡覽一縣江山之爽故名

黃龍嶺 輿地紀勝在永州北二百里唐順宗朝有中天師者居其下即黃龍觀也

金紫嶺 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北居邵陽武岡二縣界

雷劈嶺 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北四十里新寧縣界昔傳山本峻絶無路始因雷劈而開

湖口嶺 元一統志在永州東安縣東二十里有泉冷如氷

鳴水嶺 永州府志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南一百一十里有瀑布水聲聞數里故名地接全道二州界

黃蘖嶺 元一統志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其山接道州黃蘖洞一在連州府桂陽縣郡國志云盧水北出黃蘖嶺後有進水出焉太平寰宇記

白芷嶺 郡縣志在道州江華縣西亦名毗渚五嶺之一也

永明嶺 郡縣志在道州永明縣舊名都龐五嶺之一

同山嶺 元一統志在永明縣東南四十里興化鄉其高丰都龐周四十里界永平江華營道間五季郡守騎利乃於同傍加金請興坑冶連歲勞擾民以為病後廢

黃甲嶺 元一統志本名寒柏嶺在永明縣南三十里興化鄉皆青石無峻嶺有歐陽氏居其傍登進士科故訛為今名

長標嶺 元一統志在永明縣南三十里興化鄉亦名重疊嶺

都龐嶺 元一統志在永明縣諸山之最高大者在道州府永明縣北五十里允山鄉東掩山西南連荊峽鎮其絶頂日都建土人語訛呼逢日龐亦名永明嶺縣以此得名按史記秦三十五年王翦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以謫戍五萬人守五嶺一塞上二騎歸三都龐四畧緒五越城或云一大庾二永明三白芒四臘五臨源人云一大庾二騎田三都龐四萌渚五越城雖紀載不同而史記則以都龐居五嶺之一凡入越道者必由之

熊羆嶺 永州方志在永州府祁陽縣北三十里其山高峻下臨深谷驛路所經實為險要有巡檢司急遞鋪在焉元旅伯雨句曲外史傳與端百折疲登頓群峯互接熊風煙今古不雲日謝寒泉路出飛猱上江流去鳥前遶鞍臨絶頂注目盡遙天

黃羆嶺 元一統志在永州祁陽縣北三十里嶽登深邃舊傳有羆居之故名宋項安世集寒塘狀望黃羆嶺憶上黃羆嶺年時白汗傾如今青苔底臥看黑雲生山骨穿江過嵓頭夾岸擇似嗔舟情駛故作石灘鳴 步上黃羆嶺 牛頭鶴弄漢虛傳木抵黃羆路判天塊杖徐行吾自樂世間何地不平田宋石湖范成大集薄官每違己慈行遂登危峻阪蕩胸生恍若對鏡窺傳呼半空響濛濛上煙霏木末見前驅可坐不可追躋攀百千盤有頃身及之白雲巨攬擷但覺沾人衣高木倣燒痕無龍茁新荑春禽斷不到惟有蜀魂啼謂非人所家居然見蹴犂山農如木客上下翔以飛箏知有康莊生死安险峨室屋了無處尚忍橧巢棲安得挽汝出王路方清夷宋劉後村集黃芽迷遠近不見一人行信步不知險迴頭方可驚路由高頂過雲在半腰生落日無栖止飄颻自悶程宋胡致堂斐然集 謫居新昌過黃羆嶺 昔年曾作守旌旗擁山頭省己無適變從荒歷前遊妄見相莫衛風雨謾海留學力如何驗仁人乃不憂

佛兒嶺 輿地紀勝在隨州大洪山路中

聚石嶺

狗蹤嶺

金僊嶺 新修隋州圖經已上諸嶺並在隨州之南

鶴子嶺 元一統志在隨州大洪山

灌子嶺 郡縣志在德安府安陸縣西北六十里

夾牛嶺 郡縣志在德安府安陸縣城西一百里

關王嶺 安陸州志去安陸州京山縣一百二十里舊有關王廟今廢

鐵胃嶺 襄陽府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八十餘里其山石色如鐵故名

鶻嶺 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一百餘里今屬商縣

任嶺 襄湯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二十餘里

熱索還

嶺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四十里其山有二最高。金鎖嶺與地紀勝在武當山金鎖嶺前有流水古記云國師鎖獼猴於此水涸乃放去。春風嶺元一統志在黃州麻城縣嶺多梅花東坡新息渡淮由此嶺見於詩詠與地紀勝春風嶺在汝寧府光州光山縣西六十里宋張文潛詩下春風嶺東歸已過春風嶺度盡千山路漸平人事水泡能幾日流光駒隙却堪驚居人落落多新屋行店依依認舊程世事飽諳身已老區區來往嘆浮生。下岐嶺蘄州志在蘄州羅田縣治北一百三十里抵六安州界有風洞。分流嶺蘄州志在蘄州蘄水縣治南二十里春秋時名招關昔伍子胥奔吳度此關。瓜畬嶺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半里。漢風嶺淥江志在長沙縣西三里與丁仙山連接。上栢嶺淥江志在長沙縣與漢風嶺相連亦高峻。榛木嶺淥江志在長沙縣北十里。賣卦嶺淥江志在長沙縣北六十里。明月嶺淥江志在長沙縣南九十里南抵攸縣西抵湘潭傍有協濟廟俗號杉木王元一統志明月嶺在醴陵州

九十里南抵攸州界西抵湘潭界其上有石夜明如月舊傳可照耕續故名。姜嶺淥江志在北門外三國姜維駐兵于此故名元一統志姜嶺在醴陵州北門外世傳三國時蜀將姜維嘗寓此故名。御义嶺淥江志在長沙縣南二十五里兩峯相連望之如义。爐焙嶺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北六十里。覆盆嶺淥江志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形如覆盆。尖霞嶺淥江志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狀如霞。雲居嶺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六十里極高峻號為雲居八疊。路嶺元一統志在攸州東南四十里以在官路傍故名有幹于崚虎牙坳與茶陵接境亦為戍守之地。水井嶺長沙府志在攸縣障於縣西而出泉馬故名。巖僊嶺長沙府志在攸縣白鹿真人居此山禱祈有應為得名。鬼栢嶺長沙府志在攸縣三十都。黃岡嶺長沙府志在長沙府茶陵縣北關外其山獨立如枕而橫又名玉枕峯正為縣治之托與地紀勝在江西贛州府信豐縣。龍王嶺元一統志在茶陵州北七十五里山下有龍王

殿禪和庵祈雨多應。養父嶺湟川志陳真君得道之所。芭蕉嶺長沙府志在湘鄉縣南二十五里。鱖魚嶺元一統志在寧鄉縣南四十五里以形似名。七星嶺元一統志在寧鄉縣西南六十里七峯插天故名廣州府圖經志七星嶺在廣西廣州府增城縣元一統志在瓊州府文昌縣近海岸其勢如連珠。絞車嶺元一統志在寧鄉縣五十一都。梓木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四十八都。豹子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二十七都。銅釘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第二都相傳樊真人脩行之地上有亭。豆子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十一都。大禾嶺長沙府志係風仙三真人顯靈處。香山嶺長沙府志有神祠此山接安福茶陵界。Y尖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十四都接茶陵縣界。鷺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近惠光寺。金紫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第八都。黃石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二十都。藍嶺桂陽志在

平陽西一百里七十步周十五里跨臨武藍山之地蒼蔚君峯遠望如藍故名出銀鉛今廢劉揆詩獵叟藤編户傜人草結庵即此處又云在平陽縣東高七里周四十里與平陽山志差異按唐貞元十五年郴州藍山萌豈是山耶與地紀勝在平陽跨藍山縣界故曰藍嶺為藍縣亦有藍嶺臨川志藍嶺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南七十里。箭稈嶺雲南志在建昌府隆州。赤道嶺雲南志在曲靖府陸凉州何納縣。香苴嶺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提頭嶺桂林郡志在陽朔縣東五十里昭賀全永靜江五州要衝之地。石康嶺桂林郡志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南周八十餘里山勢延袤至縣後旋而向之陰陽家謂之回龍嶺其下源泉四出灌田不可數計有雙女廟在嶺之南廟側有突出約高五尺俗呼神石石脚有小罅闊寸許鄉民旱禱祠下畢用茅揷石罅以瓶盛之須臾有水隨茅注瓶內仰望嶺巔有雲氣雨必沛然。全義嶺桂林郡志在臨桂縣東三里秦史祿鑿渠開此嶺故胡曾詩有鑿開重嶺引湘波上去船回不較多之句資治通鑑唐昭宗光化三年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

使陳可堵乇全義嶺以備之涛壚孚來反武德四年分安置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經文三註胡曾詩鑿開山嶺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較多無限鷗臨橋畔立適來天道過天河

始安嶺 桂林郡志在臨桂縣治前百餘步令民居其上元一統志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西一里按本路圖冊云秦時開五嶺之數也李白詩桂水分五嶺杜甫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自秦時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地志乃入嶺之途五耳非皆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

游崗嶺 桂林郡志在府東南二十里舊名牛岡俗訛呼為游岡

銅崗嶺 桂林郡志在府東四十里高數百丈綿亘數十里

半雲嶺 桂林郡志在府西北二十里極高峻又名雲仗

越石嶺 輿地紀勝在興安縣北五里一名始安嶺即五嶺從東第五嶺也

越城嶺 郡縣志在廣西興安縣西南六十里通典云秦始皇畧定揚越謫戍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嶺嶠時有五處越城嶺其一也輿地紀勝通典云今謂之臨源嶺即五嶺之一也元和志云越城嶺嶠在全義縣北三里即五嶺最西嶺也

羊鬬嶺 郡縣志在桂林府理定縣西二里

古穎露尖嶺 郡縣志在理定縣去西二十三里

砂羅嶺 郡縣志在理定縣西二十里

西山嶺 容縣志當要路在容縣西高險往來車馬艱難

瀑布嶺 桂林郡志在靈川縣東三十里

赤壁嶺 桂林郡志在靈川縣樓高鎮山

三紐嶺 桂林郡志在靈川縣南地屬僥儀里

登高嶺 橫州志九域志云九月九日居人多置酒聚樂於此宋紹熙間徐守安國作亭其上歲久亭廢至太守張公垓因浚壕於城西北隅見其地勝誅茆雜草奇石羅列環嶺皆有勝趣據其巔作亭扁曰登高南曰悠然西曰可掬北曰帽石曰正冠曰翠岩書院東曰奧春曰仙桂曰迎風為日已久所刱之亭并為荊榛太守孫公玠攝篆之初欲刱玉虛觀崇奉上真昔大盖艱其地見登高嶺其形如龜下有濠水與塘水相通縈紆如蛇遂於其地而待吉卜鼎刱玉虛觀於其上邦人禱之其應如響莫不欽奉之焉橫縣志登高嶺 平南隱起勢他陂亂石崢嶸推碑靠側塞豈容棲客悄西風一醉共婆娑宋虞儔尊白堂集將至天目登高嶺 天近初凝目雲橫使躡梯前臨千嶂列回首一川低雨過黃梅畫風來翠刹齊靈源窮不到晴畫掛虹霓

沙麻嶺 萬花谷在寧浦郡即嶺之北根道里記

沙羅嶺 元一統志在桂林府理定縣西

古鉢嶺 元一統志在廣西寧浦縣東一十里

峽口嶺 潯江志在橫州東一十里小路通容州界

六谷嶺 潯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不通路

綠礬嶺 輿地紀勝在寧浦縣西南五十里

寺背嶺 南寧府志在橫州

林赤嶺 松公嶺 六莊嶺 雙峯嶺 四洒嶺 已上嶺並在橫州

那懷村高嶺 在南寧府

板豐村高土嶺 那奕村高土嶺 仰村土嶺 七峇高嶺 大覽村土嶺 那蒙大高嶺 那扶大高土嶺 淥龐高土嶺 賴龍高嶺 流陽土高嶺 狗脳嶺 周同村山嶺 尖山嶺 淥惡石狗土嶺 那吒高嶺 已上嶺並在南寧府

齸嶺 在武緣縣北一百八十里

駕嶺 在武緣縣東北八十里

張嶺 在武緣縣東三十里

高峯嶺 在武緣縣南五十里

大步嶺 在武緣縣西北一百三十里自寺背嶺至此並南寧府志

高城嶺 輿地紀勝在藤州岑溪縣

白藤嶺 古藤志在藤州南一百里當要路嶺高侵雲路邏崎嶇

馬頭嶺 元一統志在廣西藤州岑溪縣

大富嶺 元一統志在廣西藤州岑溪縣

玄武嶺 元一統志在廣西容州普

寧縣北二里一號化靈山綠秀嶺元一統志在廣西鬱林州博白縣南五十里舊圖經云山高四百餘仞周圍二百八十里

林泉篠竹青蔥秀絕因名下有深潭潭側有龍母惠濟夫人廟福祿嶺宋海錄碎事在懷集縣多產金銀鉛銅火

甲嶺玉融志去融縣西北八十里高峻路通樂善鎮柳州府癸嶺玉融志在樂善鎮亦是險峻路至通道鎮

筒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融州東北九域志云高陽嶺玉融志在柳州東北武牢嶺

玉融志在柳州北鵝頸嶺玉融志在柳州西陷塘嶺賓陽志在柳州東雒州二十里土嶺帶石

高七丈下有陷塘水通入嶺脚深不知底古稱陷塘銅柱嶺太平寰宇記在愛州表錄舊有韋公幹為愛州刺史郡有漢伏

波銅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財欲椎鎔貨之於賈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

奔走訴于都督韓約約移書辱之公幹乃止文章嶺輿地紀勝在舊貴州南四十里以山名文羨故名之橫嶺

郡縣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南九十里三鼎嶺潯州志在潯州府東三十里以三嶺鼎立為名羊勢嶺

潯州志在潯州府南與三鼎相對如羊蹲之勢稜層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西南七十五里南頓

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寶子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南三十里山勢磊落如聚寶玉輿

地紀勝云在容州後架亭其上四望平遠桃嶺元一統志在平樂府龍平縣南二十里上有仙桃數本電嶺在平

樂府龍平縣東南四十里臨賀嶺輿地紀勝在平樂府賀州據張耳傳秦有五嶺之戍注云揲名有馬裴氏廣州記曰大庾

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其地今在州境無疑方倦嶺郡縣志在廣西平樂府平樂縣西北制勝嶺

元一統志在慶遠府思恩縣南一十里鹿草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慶遠府思恩縣北六十里多時嶺

元一統志在慶遠府陳堡嶺南丹州志在慶遠府雲嶺輿地紀勝在昭州昭平縣東南四十里白

坑嶺太平寰宇記龍平縣表錄云白土坑在富州城北隅其土白膩郡人取以為貨終古不竭今五嶺婦女率皆用之又用鉛粉也

天際嶺輿地紀勝陶弼天際嶺詩云南來未見此高峯下濤滄溟上際空卒苦限蠻戍底事座看萬羊作三公廣州府連州

鼠皇嶺郡縣志在廣東連州桂陽縣北一百里上有水南注至正女峽通滄光州界牽船嶺郡縣

志在廣東廣州府連州桂陽縣南五十里東有古路一闊一丈長二里俗名牽船嶺上有白石一雙鄉人呼為雙女神順頭嶺

廣州志圖經志開口嶺捲藤嶺凹頭嶺自順頭嶺至此並廣州府圖經

志俱在連州陽山縣摽幡嶺峽州神異記大曆戰蠻賊動時圖將詣寺禱其聖跡夜宿峽猜一夢方寐間遂得神人曰汝西

去但觀二禺山見號則回必當勝之次早西行纔三十里賊尋索舟峽口鄉若況溺唐將杀免使戰果得勝捷迨觀二禺山幡若懸號相命曰回矣

今古相傳號摽幡嶺元一統志在廣州清遠縣大龍嶺廣州府圖經志在清遠縣江之南五里許低圓起伏如龍之狀縣治之

對山也麻龍嶺廣州府圖經志在狗子里去香山縣七十里龍舌嶺南海志在廣州府香山縣

南二十里黃公嶺南海志在廣州府東莞縣東南十里歐陽嶺南海志在廣州增城縣東二十里高

一百二十五丈接羅浮山葛稚川丹竈之西古老相傳舊有歐陽氏居此年百歲故名雲母嶺南海志在廣州府增城縣

西歸仁鄉二十里山有雲母石故名焦石嶺南海志在廣州增城縣東開元鄉五里舊傳浮山自海來過嶍焦石遂碇于博

羅令所謂浮碇岡是也五馬嶺峯梅嶺廣州府圖經志並在番禺縣愿長

嶺唐書宋璟傳愿長嶺在廣州潭流嶺太平寰宇記在監西北一百三十里出銀鏞今廢晉嶺

太平寰宇記在監西南八十里出銀鉛鑛砂監嶺太平寰宇記在監西一百里出銀鑛今廢宋坑嶺惠州

府圖經志在歸善鄉大蹊嶺惠州府圖經志在海豐海縣西天王嶺惠州府圖經志在長樂縣西與

地紀勝在廣東韶州府之南峯山下。元一統志在南峯山下。

大萬嶺 郡縣志在廣東惠州府長樂縣西四十五里有石池

仙壇

靈泉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循州興寧縣東南四十里。

安懷嶺 惠州府惠陽志在郡東南百餘里。俗號南嶺其南有水入于海。郡志云在歸善縣

上義嶺 郡縣志在惠州府河源縣南有水南流入龍川江。

安淮嶺 郡縣志在惠州府歸德縣城南有水南流入海。

大獨石嶺 輿地紀勝在惠州府循州雷山絕頂。

賢嶺 新昌志在肇慶府新州新興縣東南義容鄉。

東瓜嶺 肇慶府圖經志在新興縣南八十里

古岱嶺 元一統志元和志云在新州新興縣西南三十里。出銀。

葛藙嶺 郡縣志在肇慶府新興縣城之南。

青岐嶺 元一統志輿地紀勝云。在廣東肇慶路高要縣東八十里。

騰豻嶺 太平寰宇記南越志云高要縣有騰豻飛貓山。黨騰豻沐猴之類也。頭正方。髮長尺餘。色犬類似人。髮嘗覆面。欲有所視。輒搖頭兩手披開之。貓有肉翼如蝙蝠。狸頭鼠目。一曰飛鼠。亦名江豸。且飛且產子。便隨母而飛。其鳴如人呼。嘗食火煙。至衆則爲災也。太平寰宇記端州

天資嶺 崧臺志在肇慶府四會縣東五十里者。舊相傳云昔人有姓黃名欽之居嶺下。家富於財。號黃十萬。葬其祖於嶺間。其狀覩魁岸。有異於衆。隸職廣州。每乘二竹朝往暮還。一日家人誤斷其竹。乃不得去。後有占氣者云此地有天子氣。官司乃掘去其墓。求之莫知其處。役者夜宿山中。有人相語云所懼以青布囊土鐵符四布則可得墓。遂如其言。乃得其墓。發棺見尸若蛾蛭成文。有天子二字。蓋子字未成也。遂滅其家。掘鑿之迹。迄今猶存。因號天子嶺。或嫌其名。乎云天資。

龍子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肇慶路四會縣東一十三里。又有鳳頭岡在四會縣東。淳熙丁酉邑令蘇邦平縣基得古碑。乃龐鳴燕士詩。有龍嶺行歌龍已化鳳頭浙見鳳鳥鳴輿地紀勝在贛州府瑞金縣西北二十里下有龍窟。鄉人禱旱者必應。

思子嶺 肇慶府圖經志在四會縣西一十五里。隋末籍氏爲兵有老嫗年八十餘。思其子登山望之。悲啼而絕。故名此嶺。

浪嶺 元一統志在封州川縣連開建縣界一百三十里。山勢如浮浪。故名。

將軍嶺 肇慶府崧臺圖志在府北七里。

寶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悅城二百里乙未叛卒縣肇慶至寶嶺不敢入境五佚之力也。

息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城南五十里。

雞骨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城南岸一十里。

障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城之西南八十里

杉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都城西北一十五里。輿地紀勝云在端溪潛軒文集李濱詩善入杉嶺此行賞附米綱船欲到南康語梅春來先去爲先入求發文未而反故云然行盡山嶺頭歡喜入鄉關意作胃南去寒溫亦多端自登粮綱船出入狗寶寬水漲泊無岸水落淺奏灘直倚風水順搖觸離江灣鯉鯵微細物託龍運神姦萬工精椅羅頃刻過千山犍武小不娶風波生坐間戴身輙拘滯伍噲仍北頹疑慮孤涉水進退羊觸藩徒得黃義叟可與話歲寒論文消永日長歌常夜闌傳聞白水發川途阻彌漫余益動歸心掉首辭鄉陸悵悰陶靖節不肯效一官況爲太倉鼠甚食殊未安肩與走泥塗僕夫愁險艱附舟計已左且復行路難見機恨不早興盡而知還明朝得善達郡暇主羽翰推手爭快門細君總藤看真樂未渠央茅詹共團欒尚論數千歲窺管才一班稍定理殘編補綴今可觀尚友天下士時約加雕鐫遊戲苦無味素手空厚顏成事通神明至理吾豈慳設有無父國而後不可弍但志志匪堅作詩饒肺肝。肇慶府圖經志在德慶府去州西南九十里。方輿勝覽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界謝道韞詩云古昔地多杉。烟光鎖翠嵐夜來風景好宿處之江南延平志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西三十五里青印溪一源發于此。永州府志在湖廣永州府陵零縣距城東一百里抵道州界

觀州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郡東北五里蓋郡治之東山也盤礴道勁如蛇浮水登嶺上可以下觀一州故名

風門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郡東南八十里大驛路下至廣州路上韶州路其路有風門嶺峻不通鞍馬瓊州府圖經志在廣東瓊州府靖州志在湖廣靖州府綏寧縣東一百二十里比諸山最高麗水縣志在浙江處州府麗水縣北二十五里此嶺最高峻

四天王嶺 英德縣新昌圖志在肇慶府城南二十二里龍山天寧國恩禪寺之四隅有四天王嶺

飛霞嶺 輿地紀勝在英德府涵暉谷

子貢嶺 湞陽志在韶州府英德縣南有峻嶺名子貢嶺山高路險可通人行難通頭足凡遇使臣馳驛必從驛船來往

鴈上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五山之間

謂馬飛不過嶺取此以名。皇岡嶺元一統志在廣東韶州府西北七里嶺下有舜祠。蓮華嶺列郡圖經在廣東韶州有蓮華嶺。梯頭嶺乳源縣志在乳源縣西北出桂陽路經此登級如梯。空剛嶺乳源縣志在乳源縣北五峯巒疊山腰有岩產鍾乳下復有穴乳水出焉。朧嶺元一統志曲江志在廣東韶州府乳源縣西五里壁立峭拔係崇信與新二鄉驛路焉五嶺之一。大庾嶺　馬繫髮嶺輿地紀勝在仁化縣北一百二十里舊經云嶺峻狀如馬繫髮千峯稠疊積廣數十里。木瓜嶺王融新封唐地理志曰嶺內道夏州朔方縣有木瓜嶺蓮華嶺列郡圖經曰廣東韶州府蓮華嶺。熊耳嶺郡縣志在韶州府曆德縣東四十里兩峯嵯峨狀若熊耳故名南極真陽縣有水西北會銀溪水元元道山集望盧氏兩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五十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榣歸王母未信羈魂似粤阡仲文時為韻存懟吏報元大人憂亂從故吏峯嵐時致祭偏蔵朔會殆矣櫹為元二仲迶在十里外仁于性當戊皆傳西會荒林破屋江聲裹坐想孫城一泫然。瘦牛嶺潮州三陽志黃公度瘦牛嶺詩云自咲年來為食謀扶萬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宋楊萬里集題瘦牛嶺　牛頭定何向牛尾定何猜我不哭汝心我不穿汝鼻如何不許見全牛霧隱雲藏若相避行行上牛背上下三十里下雨生新泥寸步不自致胡不去作牽牛星渴飲銀河天上水胡不去作帝籍牛天田春風牽紫耜却不埜村天盡頭鏖路長遣行人愁夕陽芳草只休舊瘦牛何苦年年瘦　過瘦牛嶺　行盡天涯未遣休梅州到了又潮州平生豈待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壽裹長鷲炊鷸首春前應許賦刀頭夜來尚有餘樽在急喚渠儂破客愁。

海寧嶺輿地紀勝在潮州龍溪山今名寧海嶺。小庾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南雄路要味麵要云在保昌縣東。篠條嶺南雄府圖經志在南雄府保昌縣西六十里。三角嶺太平寰宇記在保昌縣城五十里三峯高峻巍然排列於郡之丁位陰陽家謂之樸壘鼓角山。螺崗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西南七十里其峯盤旋起若螺形。都豪嶺雷州府圖經志亦名調樓嶺在遂溪縣南四十里。斜离嶺雷州府圖經志

在遂溪縣南五十里。射馬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治北三十里。烏蛇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東三十里。麻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廉州府康塄道理記曰沙麻嶺在寧浦郡南郡即嶺之北張令爲石康。海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廉州府欽州路安遠縣北六十里又曰望海嶺其嶺依海故名。峯子嶺輿地紀勝在廣州府寶山縣即縣之主山也。林工嶺郡縣志在欽州靈山縣西一百七十里。豐子嶺輿地紀勝見九域志在欽州靈山縣。黃板嶺廉州府圖經志在欽縣西北七十五里。三山嶺廉州府圖經志在縣南八里。望火嶺廉州府圖經志在縣北一十里。南邁嶺　青藤峯並瓊州府圖經志在瓊州府南寧縣。羅萬嶺萬金郡志在瓊州府萬寧縣早四村高峯崎起疊嶂相連上有平地廣數十丈左右產橘樹前有一井深碧多魚人至其地過橘熟取以食攜之迷路。東山嶺萬金郡志去萬州城五里自西北東南盤旋三十餘里至北石頭小海佳。南山嶺萬金郡志自南山嶺去萬州城一十五里。三江神嶺　南斗嶺並瓊州府圖經志在樂會縣。南來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之南三十五里。抱虎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銅鼓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俗傳民得銅鼓者驗之乃諸葛武侯征蠻之鉦因此以名銅鼓嶺。落碁嶺　那細嶺並瓊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城西一十里。松林嶺瓊州府圖經志在州治之北二十里山中有五色石上有松林巖東坡有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昔有一道士於此修行食松實因被黎人逐前往凌霄嶺得道而化耽擒黎人為其部下嚴前將吏則令所謂白衣者是也最有靈驗官司聞之立祠凡有災患及歲時旱魃鄉人禱之無不應。昆耶嶺瓊州府圖經志在高臨縣北。落雲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臨高縣。滴漏嶺崖州郡志在郡東北離城約有一百里曹泳有詩云偏宜滴漏吞朝

雨尤近裴公盛德堂

廉回頭嶺 崖州郡志在臨川之南狀如蜿蜒至海面回頭海為所障故臨川不見海水昔有海賊陳明復於海上殺人取其財物金寶阜積每令人以船載金銀於此藏埋殺其人以杜其口後有逃脫者始漏其事人曾於此地掘得金銀皆其舊藏也

馬鞍嶺 崖州郡志馬鞍嶺在城東三十里外叢峯中胡澹庵有詩所謂山脊驊騮者自注云馬鞍山也後有人賦詩青青不斷皆風巒脊聳驊騮壘嶮間此語一經詩客道至今人指馬鞍山 一在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南二十五里宋景定庚申民多避亂于此見高安縣志

豺狼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吉陽軍寧遠縣又云在瓊州府崖州去城三里即石龜之地也

郎巒嶺 **落神嶺** 瓊州府圖經志並在崖州寧遠縣

迴風嶺 瓊州府圖經志在崖州東一百里外係官道所經南北之風至此輙回其山廣長數十里連續不斷南抵大海崖州之衛要也

鍾延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吉陽軍寧遠縣

賔積嶺 郡縣志在廣東瓊州府崖州寧遠縣西南一十五里

落屯嶺 郡縣志在吉陽縣北五十里

郎鳳嶺 瓊州圖經志在廣東崖州

牛標嶺 圖經志在瓊州府陵水縣

石躩嶺 圖經志在陵水縣

大勝嶺 **杜延嶺** 圖經志並在瓊州府澄邁縣

神仙嶺 圖經志在瓊州府昌化縣

石山嶺 **瓊崖嶺** 圖經志並在瓊州府瓊山縣

南閭嶺 圖經志在定安縣

龍門嶺 南寧軍志在瓊州府郡治之北內有靈迹通海曰風門日陡穴

乾蓋嶺 郡縣志在高州茂名縣西北六十八里

都聿嶺 郡縣志在茂名縣西北一百里

思賢嶺 郡縣志在茂名縣西九十里

薑床嶺 郡縣志在茂名縣西八十里

西洞嶺 高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北感鄉去縣二百里

歐嶺 高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西北譚鄉去縣四十里

文翁嶺 高州府圖經志去吳川縣東三十里端然突起為邑之正山峙于大海之傍可以登眺化州郡志詠文翁嶺 孤峯祥光瞰滄浪東障狂瀾鎮邑傍隱士遺踪知已遠鄉人說姓未能忘特思對峙猶賓主恃茂相從復列行極目四時常秀麗吳川應不乏冠裳

茂嶺 高州府圖經志一名華栄山去州城南三里有三峯並列高聳秀麗冠於諸山

謝建嶺 高州府圖經志在石城縣北七里障壓于縣治之後高聳秀麗為縣之主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嶺

黌堂嶺 魯國志在濟南府章丘縣東二十五里，東西相連鄒平縣界內有范仲淹讀書上下二堂，因名曰黌堂嶺。天
麻嶺 濟南志在石固砦山南千餘里，又有一泉此山產天麻，故名焉。仙臺嶺 濟南志在章丘縣南五十里中
宫鎮南又十里有漢武帝望祀蓬萊遺基址尚存 長城嶺 濟南志在章丘縣南九十里，與仙臺嶺相接 五道
嶺 濟南志在城南七十里。平原嶺 元一統志在山東德州高峻延袤其中多猍猍獐麻之所 九層
嶺 萊州志在膠州西南一十五里 鐵壁嶺 輿地紀勝帝都賦曰其嶺若鐵壁在城中。白壁嶺
太平寰宇記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南七十五里。鷲嶺 郡縣志隋圖經志在太原壽縣因嶺多鷲以名之。在縣西三十里

却畧嶺 元一統志在太原壽陽縣東北七十里。沾嶺 郡縣志在平定州樂平縣西三十二里 松
子嶺 太原志在平定州樂平縣去城南四十里，連和順縣界盤曲高十餘里。劉公是先生集松子嶺詩 松子驚烏呂鹿兒峽，木盡松
子嶺相望走險瞰擇蔭摩空捲亂行霜增頭皓白、早行看積皆白也 壓變
馬驟黃不作逐鄉意羇人應斷腸 蘇魏公集和使回過松子嶺詩 石徑
縈紆甚七盤，披榛策馬上煙巒，回頭却見臨潢境，千里猶如指掌看。七里嶺 太原志在平定州西南四十里高七里，故曰七
里嶺。其山橫亘數十里。趙蕃淳熙藁上七里嶺詩 天公知我行良苦，岳
上嶺時容少晴，登山著屐自不惡，卧游作圖空復情，此來豈止試脚力，政
坐久不尋詩盟，山蓄雪白藤花赤，高樹木蘭低紫荆。護甲嶺 元一統志在沁州銅鞮縣西南，亦名侯甲山，湼水出焉。滏菴詩
叢謝原功題護甲嶺 武州 白髮書生過武鄉，摩挲蝌蚪尚輝光，關山對
峙東西峻，嶺水分派南北長，小犬苔黃隨履跡，老牛雙鍱負車箱，漚麻池
上人如雨石勁
何須歐李陽 平地嶺 元一統志在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弔橋嶺

太原志在代州崞縣西北三十里。西通朔州，上有寨焉，名曰秦王寨。仙寺嶺 太原志在太原代州五臺縣清涼山。太
和嶺 太原志在代州西北三十里。赤堅嶺 太原志在城北一百八十里。白徑嶺
元一統志在解州東南路通陝州大陽津渡。刀黃嶺 平陽志在山西岳陽縣東一百九十里長子縣界。存雲
嶺 平陽志在絳縣西南行山一舍遠有居民焉，名曰烟庄，其傍有存雲嶺。甘松嶺 太平寰宇記在山西松州按山
海經云甘松嶺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石銘陘嶺 太平寰宇記在蔚州靈丘縣西北八
十里。上有石銘，言冀州北界，故謂之石銘陘。隘門山亦曰隘口，今呼為龍門，在縣東南十五里，壁立直上，層崖剌天，有古道極險隘，後魏明元帝於
此置義倉之所。銀釵嶺 大同府志在蔚州靈丘縣東二十五里。其山高五里，通接香山驛路。枚迴嶺
元一統志按土地記云。在蔚州城東十八里有枚迴嶺，北與高是山麓相連。空倉嶺 澤州志在沁水縣東一百四十里。高

約十里，南北延邈六十里，世傳秦將白起託運粮置倉於此，以紿趙括，故號曰空倉嶺。三尖嶺 澤州志在沁水縣東北三
十里，高約十里，東西相距六十里，南北三十里，其形三峯對峙，故號曰三尖嶺。寒光嶺 元一統志在武州界上。彫
巢嶺 沁州志在沁原縣東南去城四十里，高五里，盤踞二十里。聖鼓嶺 沁州志在沁州東北五里，高三里，盤
踞一十里。其形勢秀聳，上有大石，擊之如鼓聲，故名。狗脊嶺 長安志在陝西西安府勝業坊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太
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注 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鼓腰嶺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王
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注 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石臼嶺 郡縣志在山西沁州武鄉
縣北六十五里。一在陝西漢中府。歐陽瞻詩云：鳥企蛇盤地
半天，下窺千仞到浮烟，因高回望沾恩處，認得梁州落日邊。泰和嶺
大同府志在朔州馬邑縣南山上，縣治之東南，離城六十里。東至鴈門關
一十餘里，南通代州四十里，西接石峪朔州地界六十里，今已閉塞無人

經行僧蹤隱盤谷詩集朔州過桑和嶺詩　野店雞聲催曉程桑乾南遶入長城桑和嶺上停驂望萬疊青山惱客情

雙化嶺大同府志在朔州西去城三十里有石道盤曲登上五里餘南井兒家澗相帶西南土嶺名溫嶺北連大峪口直抵磨石溝南北盤踞百有餘里嶺之西有古寺遺址世傳有二僧共化於此故號曰雙化

關子嶺汾州志在大同府汾州介休縣東南六十里山形險僻今設巡檢司守把

介山橫嶺汾州志在大同府汾州源縣西北去城一百四十里接連介休縣山

黑兒嶺郡縣志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蒲縣東北五十里昔有劉黑兒居此

齊子嶺太平寰宇記在王屋縣東十里即守文周與齊分境之所也河南志在河南南陽府王屋縣東十五里隋地理志曰王屋縣有齊子嶺括地志曰齊子嶺即後周北齊分境之地嶺邊亦有城當時戍所也

黎侯嶺潞州志在潞州城西南三十五里上有黎侯亭因名之

驛馬嶺大同府志在山西廣昌縣西四十里北接壷丘搶頭嶺六十里南接唐河三十里

松門嶺太平寰宇記在潞州襄垣縣北一百三十里道通太原驛路

雞鳴嶺輿地志在潞州壺關縣有雞鳴嶺

彫黃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劉稹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薛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注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

武詑嶺太平寰宇記在潞州長子縣南四十五里風土記曰秦趙戰於長平趙軍敗退秦將白起逐至此因名

牛皮嶺元一統志牛皮嶺有牛皮關見在山西大同府大同縣城東六十里

三臺嶺太平寰宇記後魏書云遼州遼山縣武鄉有三臺嶺

石鼓嶺遼州府在和順縣南三十里一山橫截高一里盤踞二里係遼州界限往來大道有石如鼓故名曰石鼓嶺

黃榆嶺遼州志在和順縣東八十里山勢險峻係太行高處諸峯羅列高十里盤踞三十里東連順德北平等處今設巡檢司一在邢臺縣西一百五十里元遺山集下黃榆嶺　北厓玄武暮黯黑如積鐵東厓劫火餘絢爛開錦纈就中嶺頭一峯橫可奇剩費寒雲幾千疊厚圃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猱叫絕林煙日射彩翠新跬步擬有黃金闕畫工胃次墨汁滿那得冰壺貯秋月直須朝陽老筆迴萬牛露頂張顛揮醉貼石門細路無澗泉行人飢渴挽不前辛苦黃榆三十里豈如却有青山緣

偏嶺大同府志去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元一統志偏嶺在北京拟州界上元郝昂詩偏嶺道中　撲杖拳石一鏵鍋旋汲寒泉把米挂捻侍衆乾猶焰少可堪雨漲只煙多金刀錯落分殘骨鋒䥽模糊覆駱駞我欲乘風問元始男兒畢竟當如何雲蘇文集題偏嶺　綠煙漠漠草芊芊古路仍從嶺勢偏却想去年車覆處倚輿驚慣又森然元劉文簡公集過偏嶺　山行千里如井底仰視但見山頭烟今朝過嶺一縱目無窮千野無窮天

野狐嶺唐書梁師都與突厥千騎營于野狐嶺遼史地理志野狐嶺在西京山西大同府德州金史胥鼎傳北關北方對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逆抵河南戰禦有朝儲積未備不逮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如其數亟給之鄭彥昭撝庵類藁過野狐嶺　回首野狐嶺山川地勢高中都關堡障納錄隱臺坳帝業雄三輔王師蘊六韜秋風淮海上黎庶望旌旄

倒班嶺密雲縣志在北京密雲縣城東北一百五十一里

扒頭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北一百四十五里

墻子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西一百里

漢兒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廟兒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西北九十五里

擦都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一百一十里

長城嶺宛平縣志在順天府宛平縣城西北一百六十五里已上舊可通者今皆甃石壘閉都指揮使司俱各撥軍守把

大寒嶺宛平縣志在順天府宛平縣城西一百四十里高數百餘丈可通人行上經絕頂風勢甚寒急因名曰大寒嶺

閣子嶺元氏縣志在真定府元氏縣城西北七十里

青草嶺元氏縣志在真定府元氏縣城西北七十三里

孔子嶺太平寰宇記在真定府趙州贊皇縣隋圖經云贊皇縣孔子嶺有石室寬博其下石相拒狀若楹柱時人謂之三九柱之室室內石人像頗執卷故號曰孔子嶺

赤峯嶺元一統志在永平府永平縣西四十里上有公孫神康基

隘狐嶺元一統志在隆興府高原縣南四十里

危臺嶺元一統志在龍興府高原縣西南四十里

石埰嶺 元一統志在隆興府咸寧縣西南八十里 萱草嶺 元一統志在隆興府蓋里司南八十里
寒光嶺 元一統志在武州本界上 玉火嶺 元一統志在大寧府義州西四十里產瑪瑙 九
宮嶺 遼史地理志澤州本漢土垠縣地有九宮嶺 石子嶺 元一統志在惠州南一百五十里 石宇嶺 元一
統志在大寧府惠州北八十里 五迴嶺 元一統志在保定府易州徐水出焉按寰宇記嶺東至易州七十里去滿城縣西一
百五十里高四十里水經云委折五迴下望層山若蟻垤然下有三碑即
後魏所立文云皇帝大延元年車駕東巡援弓而射飛矢踰於山西山
三百餘步建安元年魏太祖表封公孫度為永寧鄉侯曰我王遼東何永平也 王澤嶺 太平寰宇記在洺州永年縣趙襄子
奔晉陽原過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即此嶺 盧兒嶺 遵化縣志在薊州遵化縣東四十五里 青山
大嶺 遵化縣志在遵化縣東北三十里 官座嶺 易州志在保定府城西北四十里兩山高起中通一逕迂
迴七里餘始至其頂青峯只路顛乎行旹傳唐開元二十七年太守盧暉所開 五虎嶺 易州志在保定府城西一百三十里
一名五迴嶺自南而北縈紆十餘里絕頂 大賷嶺 太平寰宇記即霍原隱此教授之所在易州易縣北一百九十里 額
狐嶺 元一統志在宣德府一名野狐嶺在宣平縣北五十里金大安三年九月抗非元兵金人敗於此 鶴度嶺 內丘縣志在順德府內丘縣西一百三十里重峯疊崦崭巖險絕不通車騎有小徑西抵太原府樂平縣本縣分撥弓兵守把 夷儀
嶺 太平寰宇記在順德府邢州龍岡縣西一百五十七里晉地道記云樂平東南有夷儀嶺道通襄國夷儀山在城北故塞 塞嶺 邢臺縣志在邢縣西南一百六十里 藥兒嶺 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注藥兒嶺在雄武軍西大破之殺七千餘人而李盡忠程懷信皆死 鬼嶺 太平寰宇記在西安府商縣南三百七十里 姜維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本名沈嶺在藍田縣南五十里蜀後主延熙二十年大將軍

姜維率衆出駱谷經沈嶺 温宿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醴泉縣北漢時温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云隋志作温秀 横
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藍田縣北三十五里自臨潼驪山東入藍田縣界横接華州界韓維南陽集下横嶺望尊極舍 軀車下峻坂西走龍
陽道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
闕林樊夏陰早歷近先生廬氏風亦淳好 秦嶺 長安志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
派為秦川一名樊川唐儲光羲集登秦嶺作時陷胡賊歸國家朝出猛獸
林蹊䟴登高峯僮僕很雲霧隨我行大空羲和舒靈暉倏忽四極通迴首
望涇渭隱隱如長虹九逵合蒼蕪五陵遥朣朦麋遊大明殿露濕華清宮
納羅蛾蝶特頓畫態羅鋒失逐走江漢不能有其功鼠逐招摇星魂隨閶
闔風結言宇宙清從使車書同秋木被繁霜合沓連山紅鵰鶚勵羽翼俯
視剝林蔌譬將食鴟鴞然後歸崆峒太平御覽登秦嶺 南登秦嶺頭迴
首始甚憂漢闕青門遠商山藍水流三湘遷客去九陌故人遊從此思鄉
淚雙垂不復收唐白居易長慶集初貶官過望秦嶺 草草辭家憂後事
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歐陽詹集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
宋江元量湖山類藁秦嶺 峻嶺登臨最上層飛埃漠漠草稜稜百年世
路多番覆千古河山幾廢興紅樹青煙秦祖隴黃茅白葦漢家陵因思馬
上昌黎伯回首雲横淚濕膺文同丹淵集北棧曉晴望秦嶺 秦嶺嶢嶢
列萬峯曉嵐渾欲滴晴空如何學得崔重易吟斷終南明月中王元之小
畜集登秦嶺 屹巖石上倚肩昇時觀老朶府郛在後因想前賢似坦途
韓愈謫官憂瘴癘退之詩云雲横秦嶺家何在又云好收吾骨瘴江邊樂
天左宦白髭鬚白公貶江州詩云望秦嶺上多時立無限秋風吹白鬚商
於郡僻何人到秦嶺峯高我僕痛且詠詩章自開解任從霄漢落泥塗張
舜民畫墁集度秦嶺 狗日去中山舂畫抵馮翊閏晦適石城發粉棠再
謫有娃佐陰晉所聿在肘腋兒女本天愛未免各分北同行五六口出關
己登陟徐去兩京道右手入大谷入谷路崎嶇少前屢顛躓秦嶺生所聞
今日乃相識一舍躋其趺兩舍跨其脊東井閒水聲南箕觀巖析西歷華
山小北瞰黃河赤大筋信毫末中條真拳石終夜聽猿啼白晝窺虎跡俯
仰天地間浩然為一色是時當中冬寒凍地欲坼婢僕急揄火腹背互熏
炙悵轎覺號呼良久各蘇息其南差濁逸稍降已溫液及至洛水湄揮汗
復嗟昔乃知高卑殊能使氣令易嗇於固善地又且近鄉國感涕荷君恩

死生寧有極凡人歷艱險乃心方驚栗常使處燕安敢如懷鴆毒所以古先人平居猶運甓孟貫詩過秦嶺　古今傳此嶺高下勢崢嶸安得青山路化為平地行蒼苔留虎跡碧樹障溪聲欲過一回首踟躕無限情中州元氣集嶺上行雲凍不歸林間宿鳥夜驚飛山家蘿落燈猶在下馬敲門雪滿衣　滿眼寒林學不開亂飛黃葉點蒼苔風迴忽聽雲間語知有行人下嶺來注云趙泰嶺詩

隱士嶺　長安志鄠縣雲際山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云順興自魏武之始隱居於此山念持金剛經聚疊瓦塔以記經南北三嶺時稱中為隱士嶺

磨石嶺　長安志在雲陽縣西北九十里

巴嶺　郡縣志在南鄭縣南一百九十里與三峽山相接山南即古巴國今屬廉水縣管

玉泉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古稱蘿谷岡在南鄭縣西南三十里

鐵賢嶺　元一統志在南鄭縣廢廉水城界有鐵賢嶺昔蕭何追韓信至此

大散嶺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二年正月田令孜奉上發寶雞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注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嶺堡南

唐羅鄴詩大散嶺　過往長逢日色稀雪花如掌撲行衣嶺頭却望人來處特地身疑是鳥飛

養女嶺　太平寰宇記彼兔多詩而祈女

日月嶺　記纂淵海在漢陰

牛蹄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金州南一十里

鶻盤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鳳縣東北三十里

鶻嶺　元一統志在金州上津縣防遏商州賊路地險要張舜民畫墁集鶻嶺　度險仍逢雪艱危頂步中鶻飛猶自苦人足故難通九折羊腸外三休箭筈東西南望天柱聊復慰途窮

饒風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漢中府金州石泉縣乃洋州來路紹興二年金撒離曷與四太子盡發僉軍聲言東歸太原及自於商出漢陰搗梁洋金州守吳玠率兵徑趨金洋與之大戰饒風嶺上金兵敗卻撒離曷潛軍間道踰嶺出官軍後斷玠歸路玠按兵徑趨西縣拒其吭賊使旋中梁山決月一夕潛遁

積草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舊沔州界杜工部詩積草嶺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蔌不願餘茅茨眼中見相去尚百

里想像如見頹休焉息焉之志也　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古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則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　趙曰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彥在太中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鶴曰邑有佳主人當是指同谷縣宰也

飛仙嶺　元一統志在舊興州東二十餘里有閣道百餘間橫之半空即入蜀大路也此路舊從西縣過經縣沮水宋太平興國五年移改於是嶺杜少陵有題飛仙閣詩云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又武興集載徐佐卿化鶴詮泊之地故曰飛仙云宋趙清獻公集和六弟過飛仙嶺雲嶺觀遊詎肯勞飛仙嶺過穩翔翔道風仙骨朝真去未必不緣功行高徂徠石介集入蜀牽吟景象濃雲山萬疊興千重巖巖頹鎚無奇觀不似飛仙數朵峯　御愛數峰非拔秀當時駐蹕欲忘還飛仙急過無真賞始信明皇不識山　張子野詩路接曉天人近月真仙去後只雲歸嶺頭舊日上昇日空有山禽自在飛

東西橫山分水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鳳翔縣北二十里

十八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麟遊縣西六十里

箭筈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岐山縣北五十里西溪叢話老杜望嶽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苦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桓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栢林陰翳窮日幽積殆弗覩陽景鳳翔岐山為貢云壺口治梁及岐又曰荆岐既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呼為岐路之岐今俗猶呼以為箭苦嶺出唐史系地理志

崔模嶺　郡縣志在鳳翔府麟遊縣東北五十里

龍飛嶺　輿地紀勝在鞏昌府成州鳳凰村南

仙家嶺　輿地紀勝在天水縣東南三十里土中常出藥元色黑相傳服之可以療病

豆房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今鞏昌府階州福津廢縣自經兵革草木荒迫莫尋其處

青徼嶺　元一統志在鞏昌府西和州政和志云在疊州買馬路

摩雲嶺　元一統志在鞏昌府西和州去宕昌寨三十里山下即臨江李思衍詩思明州摩雲嶺　二劉摩雲頂頭頂雨化濕透褐駝聚草荒行路幾百折茅蓋前峯又一州瀉澤流離新戶口鹿場盯畽舊田疇太平有象重生聚甲洗天河鈎買先元陳剛中詩度摩雲嶺至思凌州　嵯峨摩雲嶺石壁如梯遠天頂千年毒瘴鬱不消怨入老楓結冊癭蒼莽思凌州懸崖結屋如蠶樓寨門半掩刃槊健隱隱雲際聞鳴牛生獠下山健如虎口

紅如血面如土手捧椰漿跪馬前雜進水蟲間殽俎對此停鞭空自慨吾儕何為在荒裔他年周京王會圖頗借冊青寫椎髻

木皮嶺 元一統志在今陝西鞏昌府成州東三十里黃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路極險舊云在鳳州河池縣西十里杜工部集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洙曰首音符謂令中向西行也 趙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 魯曰蜀門即劍門也沐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今之椶櫚也在太沖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 又曰莊子目擊而道存 夢弼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將玄宗巡幸之後以蜀都為南京故公感言其風物比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者也

保定嶺 元一統志在延安府綏德州城平廢縣界蕃部扶帳內种世衡初於此築寨而不果

斜溪嶺 元一統志在綏德州所發綏德縣界蕃部扶帳內

蘆關嶺 陝西志在延安府安塞縣北一百六十里

狗嶺 太平寰宇記水經云汾州縣西有殺狗嶺

定仙嶺 太平寰宇記在綏德州延福縣界

善陽嶺 太平寰宇記在臨洮府金河縣北一百四十里秦長城枕之漢書高祖困於平城即此地

轆轤嶺 金史高琪傳高琪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 河南志云 縣北九十里

白土嶺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 注水經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雞項關亦在河州界

甘露嶺 元一統志在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去寧陵縣五里隋開皇十三年駕幸從至此甘露降因以名焉

崿嶺 河南府志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許由山高士傳許由隱於此山堯召為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由曰堯欲召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洗耳巢父曰子若處幽崖深谷人蹤所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名譽汙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宋張文潛兄丘集下崿嶺詩 陰風吹我衣左右入石壁石色寒更清蕭蕭響枯櫪深行方慘淡路盡兩崖闢群山岔然來千里平若席茲惟東州壤氣象雄萬國山河拱別都自古帝王宅轘轅天設險坐制萬夫力周公卜遷鼎攸有事無益天寒僮僕愁歲晚霜霰逼細思無堂戒憎嗟三嘆息

轘轅嶺 河南志在登封縣西二十五里周書武王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按三途東轘轅南伊闕西降谷轘轅即今號嶺是也以其道路盤折迴轉似車之轅故名轘轅

衙嶺 洛陽志在恒農縣西三十五里漢地理志恒農縣衙山嶺下谷爛水所出程大昌演蕃露按地理書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為衙嶺井山字

分秩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南四十五里

榑髀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之西南五里

獨窟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六十里

小土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六十里

長延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北六十里

雕崖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南五十里

委粟嶺 河南志在偃師縣南五十里嵩少室相接石山也俗謂粟子嶺

麻家嶺 河南志在密縣東四十里韓邵村

金莎嶺 河南志在京城內或云參沙子轉寫元一統志在河南孟州濟源廟南數步嶺上有園今高謝仍存猶以清明後沽酒于其上也

藕池嶺 河南志在福昌縣西北五十里

伏猪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東四里

姜子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西

歇馬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北二十里

北芒嶺 河南志在洛陽縣北十里有北芒嶺潘岳詩曰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李善引郭緣生述征記曰城北芒嶺也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又曰洛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修亙暨于東垣楊佺期洛陽記曰北山連嶺修亘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

饒嶺 河南志在伊陽縣南五十里

鐵嶺 河南志在伊陽縣西南三百里

永洛嶺 河南志在緱氏縣南十五里

拖刀嶺 河南志在汝寧府信陽州扳倒井南上有土峽長十

餘里。俗謂關羽拖刀之蹟也。蘇嶺衛輝志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華嚴嶺衛輝志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撲猪嶺相臺志在彰德府草場之西，此嶺最高峻。傳云獵人嘗逐野猪，猪墜於此嶺下，故俗以名之。流砂嶺相臺志在彰德府草場之西南，半嶺皆流砂，自嶺至潞州界亦十餘里。東大嶺彰德志林縣有東大嶺，在縣東南一百四十里。蔥嶺西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通，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注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天竺志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者萬無一全。錦繡萬花谷沅川記，沅川有孤山巖石崔嵬，大有蔥如人所種，人時往取採輒斷絕，請神而求，不挽自出。武陵記謂之蔥嶺。承風嶺資治通鑑唐高宗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注

杜佑曰：承風嶺在廓州廣威縣西南，東北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谷渾界，阻泥溝以自固。新唐書吐蕃傳上元三年，中書令李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轔藉而死者甚眾，乃引去，敬玄僅脫。青石嶺舊唐書吐蕃傳，吐蕃率羌渾之眾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劉昌傳，為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使，持城平涼，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新唐書吐蕃傳，結贊以羌渾眾屯於潘口，傍青石嶺。雞頂嶺唐書吐蕃傳北虜山名。黃蛇嶺舊唐書渠王元吉傳，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當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于賊。坦駒嶺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平連雲堡，遂引師行十二日，過坦駒嶺。鹿臺嶺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一年二月壬午，獵于鹿臺嶺。蓬婆嶺新唐書吐蕃傳，王昱以劒南節度使分遣經畧碑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劒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兵

次蓬婆嶺。悉結羅嶺新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而逆金城公主道也。金嶺宋史高昌國傳，高昌即西州也，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望鄉嶺宋史外國傳，雍熙元年，王延德使高昌國還，具行程來上，云歷門墩，扶經馬騣山望鄉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黃澤嶺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元年，賀德倫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安兵不進。韓婆嶺續通鑑長編仁宗帝紀，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區希範，斬獲其眾。元劉將孫養吾集十八日曉積宿韓婆嶺：夜枕迷層樹，東曉雲吹沫霧飛塵。晴暉四野青動目，曉色千林春喚人。徐步細將來日記，歸期喜及一年新。傳驂客根章江水，見說扶舟可問津。蟠桃嶺王明清揮麈錄，蟠桃嶺，宋徽宗艮嶽嶺名。獨頭嶺宋史李好義傳，好義誅吳曦畢，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

復矣。安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合夾擊之，金人死者蔽於路也。船栅嶺宋史李義傳，王喜欲殘好義，為兵操復鐵，常出兵於舡栅嶺，鋒未及交，金軍先遁。槐江嶺西溪叢語，陶潛詩山海經詩第三篇云：遥遥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成嶺西溪叢語，南山宣律師感道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頓升嶺西溪叢語，異苑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礜石，而石性熱，烝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基，內有礜石滿塋。大夾嶺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逆入寇，邕既受圍，緘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又以蠟書告急於宋球，球得書驚，涵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沙嶺五代史四夷附錄，晉遣高居誨使于闐國，自三公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逆登沙嶺。沙嶺，党項才也。王沂伊濱集沙嶺：千層出犢車，一字齊馬銜。青首蓿人唱，白銅鞮野曠。精煙直天遥

落日低回首丹鳳闕低在五雲西

鵰窠嶺 五代史劉旻漢高祖母弟也旻獨與丹貴翎自鵰窠嶺間道馳去注歐陽氏

老翁嶺 遼史地理志慶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大保山老翁嶺

德勝嶺 遼史地理志宋王上契丹事篇燕京北行二百六十里至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四十里至新館過鵰窠嶺偏槍嶺四十里過烏灤河又過墨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松亭嶺甚險峻二百里過蝦蟆嶺九十里過石子嶺又一百七十里至中京

思鄉嶺 **偏槍嶺** **度雲嶺** **芹菜嶺** **松亭嶺** **蝦蟆嶺** 並見上

斷雲嶺 遼史地理志斷雲嶺極高峻故名斷雲在歸化州地

榆嶺 遼史太祖紀七年上北追剌葛等五月至庫里六月辛巳至榆嶺

商嶺 遼史太祖紀天贊四年上親征渤海閏十二月壬辰祠木葉山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倒塌嶺 遼史興宗紀重熙十八年六月丙辰朔置倒塌嶺都監

紫荊嶺 金史章宗紀明昌五年十一月癸巳諸羅紫荊嶺所護園場 完顏仲元傳仲元上書曰陝西一路最為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乃由小嶺紫荊逸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逆夫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監守禦及用兵西夏矣

蘭家嶺 金史章宗紀泰和六年正月辛未宋兵犯故箪州來遠鎮之蘭家嶺

慈悲嶺 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五年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淥江以東四十餘城內附不納

五坡嶺 宋史文天祥傳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眾不及兵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户王惟義前執之元史張弘範傳至元十五年宋將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俾弘範往平之至漳州扳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不屈以賓禮見之獲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

仙寺嶺 元一統志代州王屋縣聖鍾山有仙寺嶺三賢巖智覲巖聖僧巖青峯寶陀峯並在臺州青涼山上凡十二處皆聖蹟

掘斷嶺 岳珂桯史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傳有天聖年間皇城使蘇某使塋後壠中斷田其間田狗胃洋九江陶氏有號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

鸞岡鶴嶺 類說西山有四十二羅漢一十二真人據鸞岡鶴嶺之秀補洪五原紀

羅漢嶺 臨汀志羅漢嶺在福建臨汀縣南五十里馬純陶朱新錄王才元侍親過天台諸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至彼至誠者既去衆疑僧肩乜度眼恐非凡兮上嶺訪之已失所在

旁嶺 周子附錄濂溪保之左曰龍山右曰旁嶺

墨斗嶺 契丹志嶺名在契丹地

韋馬嶺 契丹志天祚天慶八年春正月蕭幹奔鬭山韋馬嶺

辭鄉嶺 契丹志胡嶠陷北地歸化州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亙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

措大嶺 太平廣記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巴州甚險峭攀蘿行三日達于山頂復登措大嶺蓋有稍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淮陰侯廟在焉

石子嶺 續談助路振乘軺錄柳河館五里過石子嶺

編廂嶺 續談助卧如館七里過編廂嶺

纏斗嶺 續談助鋻河四十一里過纏斗嶺

契丹嶺 續談助部落館十里過小山六十里而過契丹嶺

雪嶺 武林舊事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 許淵字 宋姚成一雪坡集西山雪嶺詩 風擻晴空作礦冷雪欲成冰漫拳嶺白雲峭嶂堆不散玉龍蜿蜒睡未醒峨峨太白積參井移作西山奇處景浩崖安在呼使來與駕飛車登絕頂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耶律鑄雪嶺詩 抑揚霆電決雌雄嚴激狂鋒電掃空如屏片飛何處雪撲林聲振海天風 我果秋風雪散于松林之上須 虞集道園遺藁雪嶺盤車圖 玉關積雪高十里百盤指案絕使平關望劍已愁絕將平無從軍道遠何由竭惟應飛行仙方仿俯墻關 國朝僧渤季潭集雪嶺詩 華戎分壤處雪嶺自嵯峨萬古消不盡三秋落又多寒光欺夏日素影蝶天河自笑經過客相看髮易皤

錦山繡嶺 釣臺新集圖經嚴陵山清嶷奇絕號錦峯繡嶺乃子陵隱居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率有經據如杜若汀洲見於杜紫微詩杜若芳洲翠嚴光釣瀨喧如丁溪見杜紫微詩翠嵓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藤天孕賤亦用此作四六云溪壑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歷寂一葉墜而亦聞莫不有所據又如具根越角亦見杜紫微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根滿未知

錦峯繡嶺圖經
何所據而云。

繡嶺

倦游雜録故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宋強祠部集和梁潤之曉登繡嶺　翠華歸節去忘還草路宮墻壞舊山青史空文興廢後王真餘恨有無間杖藜一笑緑危徑弄筆高吟望故關足力怪君強健甚慣行棧道不為艱。

灰嶺

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丁巳宿北口小店明日踰灰嶺試桃花峪溫湯山間殊有奇觀石為盤渦如碧玉盆者非一壽藤灌木交蔭左右其水泉蓋潞河之上源也是夕宿新店又二日至燕粤自中元九月奉檄北上至是年辛酉九月凡十有三月實歷三百八十四日。

斤竹嶺

莊學裕鷄肋編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斤竹嶺。宋披嵲詩斤竹嶺　朧朧曉月淡蒿蒿晨霜聚森馬沙去聲金平步過草池嶺仰登上層雲俯降入深井回禪冷更清嶺樹蹤逾整蹊荒陳葉深山回微路永雪霰迷遠空嵐煙護絕境闢門僅可辨歸塗難具省汝陰倚地形我醌期遠屏窣辭满衣霊朦黑到絕頂石淺微溜喧獨覺空山靜形極寢適孰山白夢方醒去路望更遥陟降怯深濬嘐水碧於藍何由放煙艇

曾公嶺

晦翁漫説琢音邑百里之內昔賢遺蹤獨為最多廬有桐君臺石嚴光石有郭文山有戴顒洞有陳公嶺有曾公至吾所居之源則文正范公詩所謂風雅先生之舊隱也豈一氣之秀私融結於此故有待而然耶。

霄嶺

真誥澄形卅空擢標霄嶺其神以暉其光將頹

吳章嶺

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上吳章嶺嶺脊分江東西界。宋孔武仲詩吳章嶺作廬山北轉是吳章巖桂紛紛靜有香洞口流泉似相送人間天上莫相忘。

驢笑嶺　門限嶺

春風嶺　鮑家嶺

明道雜志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適蔡由蔡道光乃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峻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砂磣不可咀入黃境光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牢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黃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

旋渦嶺

儀真志在六合縣保德山北

蜂腰嶺

鎮江志嘉齋周孚詩　平湖認諸嶺同龍目斷嶺記蜂腰。兩　徐州記鶴林寺前山有名明蜂腰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三

二十有

有

無所有菩薩經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毗富羅山中與大比丘衆滿足百千人俱復有百千諸菩薩衆及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羅等復有欲界諸天子色界淨居諸天子等圍遶在前而為說法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無所有在彼會坐然彼衆中有諸菩薩心懷疑惑悔作惡者住顛倒者有業障者有法障者及諸衆生為障所障不能聞佛然彼欲為彼等衆生淨業障故欲問世尊觀此諸衆多有菩薩欲悔先惡而心熱惱不能聽法復見菩薩心不悔惱能一心聽觀彼心行多有苦惱多有憂患多有繫縛多生老死憂悲苦惱多怨憎會多愛別離當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為如是等無量纏縛云何當於阿僧祇劫行菩薩行既自有縛云何當能解衆生縛爾時無所有菩薩如是念已即自思惟若世尊教聽我請問為於此衆一切

衆生作悉疑悔令遠離故爾時世尊知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并及彼等諸菩薩衆心所念已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汝無所有我亦不為諸菩薩說有染有著有縛有繫有犯犯處所以者何一切著處一切染處一切縛處一切障處一切犯處欲令超越遠離諸相行不和合諸法不離不可得故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一切諸法不縛諸法不染諸法不著不繫不障不犯不得是故當成一切種智善男子有一切智發心之處不得衆生於彼處中無法可得可染可著可繫可障可犯可得可知處所汝無所有汝應當為諸菩薩問如諸菩薩摩訶薩等不作不行無著無縛無障虛空離虛空想無有障礙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速成就故於一切處當為開顯爾時無所有菩薩既為如來教請如持及以智力於多佛所種善根故能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有疑惑隱身不現而無所著欲為攝化諸菩薩故而復欲顯諸福德故復為著心諸衆生等為取著處行在於相違善知識為惡知識之所攝取諸菩薩等如一切法皆不可得欲令無著欲令覺故即以無量種種名華或水陸生或金銀華著散佛上以精誠意歡喜勝妙無有缺減令諸衆生生歡喜故讚歎世尊以偈問曰

菩薩遊何處　何者是父母　住止於何處　何等為眷屬

爾時世尊即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勇猛空遊事　般若母佛父　佛塔為住處　菩薩為眷屬　遊六波羅蜜　菩提心父母　三昧為住處　諸福為眷屬

爾時無所有菩薩從佛世尊聞此偈已歡喜隨順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能說此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以何為因緣　用何方便智　觸證於何法　當覺智云何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勇猛菩提緣　方便攝衆生　證諸法空已　智者覺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歡喜隨順以偈稱讚而復問曰

善能說此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何故不墮惡　火熾可畏處　捨一切惡處　速至於善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不造一切罪　是故捨惡處　恒常為法行　是故生善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讚而復問曰

善說此語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使多罪　無智處速作　一切能速滅　盡滅無遺餘

爾時世尊復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衆生求解脫　此等願菩提　菩提不得故　諸罪皆滅盡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順歡喜復以偈頌而復問曰

善能說此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諸愛著　流轉煩惱苦　成就菩提時　皆盡無有餘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常無我淨處　顛倒取虛空　如實真覺已　渴愛皆當盡　無我慢渴愛　取等如虛空　不住於內外　彼

等無得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偈而復稱讚以偈問曰

善能說此言　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當作何業已　彼種子云何　彼等多有財　恒常無有盡　復能施一切　捨施無慳悋　身肉財頭等　彼皆悉能捨

爾時世尊聞此問已為無所有而為解釋復以偈言

恒常於三寶　供養不疲倦　若復斷世間　彼智者供養　所發菩提心　為樂衆生故　彼荷擔菩提　為他說受用　一切一切智　為與衆生說　是故彼有財　財一切時無盡　作如是業已　種如是子已　一切所生處　福饒多有財　若麁若細食　飲已淨如法　若得新衣服　先他後自著　是故主主中　一切具足勝　不加用功力　而得無盡財　是故一切施　捨施無慳悋　身肉及與頭　彼等無不施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歎復以偈問

善說此語言　諸智具足體　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　云何離熱惱　身口及與意　云何有上色　無垢最清淨

爾時世尊復為敷演而說偈言

受齋戒無闕　常說空無缺　知一切皆空　忍諸打罵辱　身口及與意　是故無熱惱　當得最上色　一切衆生覺

略說一切善語中　一切諸問解釋中　彼等云何堅精進　於一切處不違背　彼云何得有諸衆　若在世間及出世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作事不怯弱　分別心行中　故精進及智　所生中常有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

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彼云何有智。世間中決定
彼云何有力。衆生無能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常聞諸佛法。不誹謗諸
法。求諸巧方便。故彼有上智。五種味常施。施衆生無長。是故彼有力。衆生
無能伏。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
此言。復問人中上。彼云何勝色。於世間最上。云何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若聞虚實過。不傳向他説。常讃歎三寶。名聞至十方。
不惱諸衆生。不隨喜殺者。是故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無所有菩薩
復以偈問於世尊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
云何得梵音。迦陵頻伽聲。若有得聞者。聞已得歡喜。　爾時世尊以偈報
曰。説法時讃歎。無復毀呰言。不破壞和合。是故得上音。護四種口過。常説
利益言。自適能發露。是故得上音。螺鼓等音聲。和合衆妓樂。供養諸佛已。
是故得上音。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
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身腹。而得於平正。所有諸眷屬。而得相隨
順。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善藥及非藥。不與不教他。應病施湯藥。是故腹
平正。善友及怨讐。平等於光明。於彼等心已。是故腹平正。所有衆生界。無
有數量者。愛念如自身。是故腹平正。父母於一子。常起憐愍意。於衆生如

是故得腹平正。善薩及父母。供養不疲倦。是故彼眷屬。常順如自身。世尊
諸長宿。及有尊上者。若未事彼等。調柔心謙下。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
彼無有分別。一切平等心。以四攝攝他。能攝多衆生。是故彼眷屬。當得如
自身。教行諸善利。於不思衆生。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和合菩提心。於
不思衆生。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彼等無不捨。於諸衆生所。故彼眷屬
等。隨順如自身。於諸衆生等。當共同一事。是故諸衆生。常共爲眷屬。已所
有愛物。能以施於他。不念失分別。是故多眷屬。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
問世尊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念
淨。當有趣無邊。云何彼樂法。亦不離正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樂法者
爲説。失法者念。不惱於衆生。故彼正念行。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
問於世尊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聞
法已。常無有疑惑。若得五通已。云何當不失。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令衆
生無惑。求上佛法中。彼等聞無疑。當得不失通。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
偈頌問世尊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
諸菩薩。常在諸佛前。貪瞋一切種。亦不能降伏。云何生煩惱。依何而對治
復能有慚愧。生已能寂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恒常念諸佛。亦無有所

念。不得於衆生。彼等言菩提。是故名菩薩。恒常在佛前。亦不壞煩惱。亦不
離諸佛。猶如智慧人。作觀上虚空。於中無身心。彼無有別處。何時彼智人。
觀者上虚空。彼時無餘念。若身若心中。如是彼菩薩。彼於諸佛所。不動身
心等。亦不違諸佛。無物妄分別。發起欲等患。無物不分別。是故不可破。有
念見前主。無念故無障。捨已無實故。覺已此等捨。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
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
緣當化生。菩薩常有難。諸佛説法時。生蓮華中。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所有諸功德。生死中有難。衆生於中生。教諸佛法中。所有波羅蜜。於中一
切教。世間及出世。令覺一切法。一切諸法相。無相無行者。諸法如是住。於
中教衆生。於空及無相。無生中亦然。世間無行處。於中教衆生。是故彼化
生。菩薩常有難。諸佛説法時。生諸蓮華中。如是修功德。菩薩不毀者。彼等
不爲難。諸難不思議。修是功德已。無能毀菩薩。諸法中巧智。彼無所不知。
於諸法自在。決定見無疑。爲於衆生説。攝取衆生故。　爾時無所有菩薩
聞此偈已。隨喜此言。稱歎世尊。以偈問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
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婦人見。變身爲丈夫。端正人喜見。衆生皆愛樂。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所有婦人念。婦人攀緣處。婦人歌詠聲。於彼不共

住。皆不喜見聞。不觸如毒器。遠離如毒蛇。常恐怖婦人。不觸於諸女。不勸
受女身。教轉女身故。彼見成男身。如是行行已。正住於此行。是故婦人見
即變身爲男。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説此已。隨喜此言。復以偈問。善説此
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衆生見。能發菩提心。而
得不退轉。乃至菩提座。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不説於小處。惟説勝菩提。
是故衆生見。即發菩提心。若少分所有。想行中衆苦。如實無有處。爲諸衆
生説。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
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見病者。於此發慈心。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觀
身是虚妄。於中無所著。此是世間藥。是故脱衆患。由此病者見。須臾得除
差。於彼起慈心。是故除諸患。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而説偈言。善
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衆生見。所有諸飢
渴。皆悉能除愈。飽滿身充悦。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常施多飲食。復爲説
上法。是故衆生見。飢虚自然滅。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以偈頌曰。
善説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能離著。斷滅及
常等。彼於中道中。齊復無依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不攀緣分別。起越
世語言。如諸去平等。彼得無染著。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

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見惡行。能縛此世間。捨一切諸趣。能淨業惡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當近善知識。若發菩提心。是故離惡行。當淨於佛智。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讚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想行智。一切皆無有。真實空中法。彼當得無疑。何緣得辯才。能分別諸句。如於衆生行。如是為說法。云何四輪中。當得於彼住。彼不墮八難。當得此閑處。當取何頭陀。當行何苦行。彼無有悔惡。又復無煩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衆生著想行。說如陽焰義。覺空無我已。當解諸辯才。覺實最勝義。彼當離八難。當滿四種輪。菩薩善巧智。抖擻諸有得。不得上苦行。如自我空已。無復有疑悔。諸法如虛空。知已不著世。覺顛倒義已。當成佛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言。復問世尊。以偈頌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聞已到閑處。當無所可住。云何發菩提。而名為最上。　爾時世尊。復為解釋而說偈言。如是聞已發。發已而不住。彼上勝衆生。當行勝菩提。若行如是行。彼無處可住。當速覺菩提。如人上射箭。此是三行說。若當覺如實。如本性寂靜。彼不行菩提。若有為緣中。所說於世間。一切緣無故。當如不為實。無實中無發。行亦不可得。若能如是知。彼行菩提行。無行以行取。亦不淺閑數。無所覺如已。彼行不可得。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捨諸身。當無一切苦。平等到諸界。當捨壽命行。若復右脇臥。若結加趺坐。或復起立住。或復當合掌。說甚深法時。般若波羅蜜。一切諸佛法。不住寂靜法。或見成佛時。或讚歎諸法。所有說諸法。定意於彼聽。當捨啟身體。復生新身體。從家至於家。至發菩提心。不速調伏念。一念正住定。云何當捨命。當復現神通。為我解此問。無邊智聚者。於中略當知。如調伏所說。所有諸功德。無量不思議。一切勝具足。彼等當成就。教師為我說。如有實如相。若聞是功德。一切當供養。當護十善已。無疑於空法。其四種覺行。一切皆成就。不得於六根。及一切三界。一切得自在。所聞不生疑。所有有為法。當知皆如影。應當如是知。其影無有為。無有為無影。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說。無慳無有捷。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持戒破戒。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諍無思者。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懈無精進。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亂無禪定。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愚無智慧。於時無影已。更無有所見。彼無所見已。故言為無影。求非無有眼。其眼淨無垢。彼中無有物。無物曰不見。清淨常無物。無名無清淨。如是淨眼者。清淨無所見。所有影無有。無有亦無有。其空於空中。於諸煩惱等。現無當亦無。若男若女二。今無當亦無。此等如虛空。無思無分別。若如如此者。彼無有所著。離諸身有住。當求諸佛法。如虛空無邊。彼無有可住。無住無攀緣。隨意去而去。如是摩訶薩。當覺此方便。不著於三界。當行菩提行。心及與身口。常行為衆生。不知體空虛。猶如壓油輪。彼等見行時。不得於邊際。今住不動法。無所有住處。數數見衆生。受諸苦惱時。於彼起悲心。當行菩提行。為諸衆生說。如實真如相。汝等離有為。應覺於真實。顛倒無智故。無牢起牢思。無牢身體中。愚癡等味著。此身常日別。以飲食資贍。彼不為自他。虛妄受疲惓。常與受樂時。亦無念恩德。無思念羸弱。豈應速捨去。生死中受苦。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欲。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受戲樂。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多受喜。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求事此身已。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流轉中。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睡。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今此身受樂。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今此身受苦。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養育於此身。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此身起我所。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受欲等流轉。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如無實無物。顛倒常欺誑。癡惑諸有為。如是誑癡世。猶如癡小兒。為他所欺誑。如是愚無智。以虛事所誑。無實誑愚蒙。不知無實故。當受虛妄苦。癡意起毒想。自然於自身。自然自合苦。猶如惡行故。後自受刑苦。心思已出言。身作非善事。其思無所有。言說亦無實。其牀無過去。過去亦復無。過去我何說。亦無有實相。若有如是知。身心如是觸。彼即戒律具。不生諸惡道。此等四種偈。昔作十億數。往昔別生中。求勝菩提故。我聞此等偈。未曾墮惡道。當逢事諸佛。無量人中雄。我過去次第。值遇然燈佛。彼時觸如是。於後我得記。我為衆生說。於後住佛智。我無所可取。愚癡不受教。鳴呼衆生鈍。盲實癡無智。能盡苦因緣。捉之不肯欲。無智不肯取。樂小法衆生。不取於大法。若得世間樂。及解脫世間。當生世間眼。捉後而不取。得聞於此偈。若如是住已。於世無分別。我於世間中。寂靜無所著。當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　爾時衆中有不調伏怨響害人者。在彼衆中從座而起。偏袒右邊。整衣服已。作如是念。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其世尊者具足法身。不可少物而用供養。如是大德具足法身。然我今者於世間中尤有暗障。今

見世尊。見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得聞法要。我已得於一切法中。無有障礙。已滅黑暗。照曜世間。我今自見已生天眼。已得五通。我今已得脫諸苦惱。我見自身所著衣服。皆有血汗。我於今者。若以此衣。覆世尊上。惟恐不住。如來所受。願佛威神。今我更得勝物奉施供養世尊。當用奉事。如是最勝。大德法身。如此衆生具足。雖有是惡心。難調惡害人者。起如是願。欲信入佛如來大德神通。念時彼左手中。自然而有一匱天華柔軟潤澤。過於諸天。衆香自焼。於右手中。上衣下衣。自然而生歡喜踊躍。遍滿其身。更於諸佛大德神通。更求信入。彼時即見十方無量世界諸佛皆放光明。　爾時彼復作如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大德神通。不可稱量。無有等等願諸衆生。信佛大德。自身頭已。皆得行願。即以上衣。及以下衣。而覆佛上。以彼天華。如是再三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莖上葉下而成華蓋。然彼復生第二華。匱亦生第二。上衣下衣。彼復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身。即作是念。若佛聽我。以此華散此無量佛。及以此等。上衣下衣。覆諸佛上。願我生信。諸佛世尊。願力令我。當有悔意而不成施。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汝應普散此諸如來。善男子。一切諸佛。同一法身。諸佛世尊。於諸法中。於諸物中。無嫉妬意。善男子。諸佛世尊。受用果報。於諸物中。無染著故。彼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聽許我。即以諸華。及上下衣。遍散無量諸佛世尊見彼華衣。於諸佛上。在虛空中。作蓋而住。及見彼衣。在諸佛前。即生愛樂歡喜踊躍。四支投地。禮世尊足。試世尊足。而爲頂禮。彼復見身。頂禮諸佛及釋迦牟尼佛。時彼諸世尊及釋迦牟尼佛。皆以右手摩其頭。言起善男子。汝今已生無量福聚。彼則起已。惟見釋迦牟尼如來。彼則問言。世尊。彼等無量諸佛世尊。今何所在。我不復見。佛言。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法身。具足無所得故。汝今應信。彼作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有如是已。見大法體。頂禮佛足。右遶三下。在一面住。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是惡心難調恐嚇殺害人者。惟然世尊。如我先作。今此衆如世尊。我爲此衆生等。故如是說。此等聞已。當起厭離。如是等惡。如先所有暴害嚴熾。若諸衆生。有見我時。恐怖馳走。世尊。我於今朝取合死者千丈夫殺。斷壞彼頂。即飲彼血。世尊。我時以人血醉。惡心更增。更求害人。然我求時。在王舍城。漸漸遊行生東北分。于時我見王舍城中。有多人衆遊行在路。我則背而在遠而住。恐彼見我。生怖迴還。世尊。時彼人衆出王舍城。皆共往詣毗富羅山。到已上山。我時復見多有俱致那由他。百千諸天。遍滿不得邊際。世尊。我於彼時。不見有一能於世尊功德光明。衆相諸色。形貌長短。若寬廣等。能有勝

者。世尊。我自見身。最爲卑賤。我於爾時。即於自身。生穢惡想。生輕賤想。不如物想。我於爾時毀辱自身。我今無利。我今惡法。我於如是多人衆中。最爲下賤。最爲穢惡。最爲不如。最爲嚴熾。世尊。我於爾時。厭惡自身。如是羞愧者。此大地容受我者。即使入中。惟然世尊。我於爾時。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但信諸佛。大德法身。汝當得離此下類身。我於爾時。如是思惟。正念根中念於諸佛大德法身。如是念時。復聞虛空。如是聲言。善男子。汝當莫畏。諦觀世尊。汝觀察時。即當得入諸佛體中。當信當得世尊。我於彼時。合掌不瞬。瞻仰世尊。即見世尊。諸毛孔中。出大蓮華。衆寶所成。有無量色。金色無邊。色諸蓮華等。大如車輪。從身中出。彼華臺中。皆有諸佛如釋迦如來諸相具足。皆於中坐。徧滿虛空。無有衆生。能障礙者。於日光明亦無能障。世尊。我於彼時。即生最勝歡喜踊躍。此是諸佛神通之力。我於彼時。生清淨已。見佛世尊。如是觀時。即見所有諸世界中。無佛出處。即住彼聞而爲說法。攝諸菩薩。無著無作。無有熱惱。空無所有。無言無說。無有所依。于彼時中。多有俱胝那由他等。百千衆生。發菩提心。離顛倒法。信無言空。於多億劫。住菩提中。我如是知。亦不知晝。亦不知夜。不知半月。一月半歲。我如是知。於彼時中。我聞般若波羅蜜法。無染著處。無言無說。我於彼時。聞如是法。所有法相。無有染著。無有言說。聞是法已。不見自身。無知無得。亦無處所。當於彼時。有如來像。出現我前。於彼時間。即自見身。及見諸佛。還復來入。於世尊身。不見世尊身。不見世尊身有增減。不見世尊住處。有明聞佛告彼言。汝善男子。此是彼等諸佛如來。大神通力。彼難調者。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今於佛。大神通力。更無有疑。我無疑故。見於無量諸菩薩等。身皆金色。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持諸音樂。種種香華。甚可悅樂。禮拜世尊。奉獻供養。以彼香華。散佛上已。聞無所有。所聞法已。歡喜踊躍。遍滿其身。即自稱歎。欣慶而去。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此是諸佛神通之力。無有衆生。得邊際者。我於彼時。還入思惟。諸佛神通。思求此時。見此聽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一切大衆。而說偈言。

無比如寂已。處所無染著。當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

世尊。我於彼時。復見彼諸聽法大衆。以天人華。及衆寶物。而散佛上及諸菩薩。而聽法已。復更出生。種種音樂。雜色衣服。供養世尊。以諸衣服。覆世尊上。還坐本處。而共聽法。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無礙思惟。信入隨順而行。世尊。我聞此說。無礙法聲。即入覺知。而說偈言。我覺寂靜時。無有障礙處。即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世尊。我於彼

時復於空中。見如來身。聞說是言。汝善男子。汝莫捨晝汝應更信。諸佛神通。勤求信入。汝善男子。汝於長夜。無智愚癡。憧為欺誑。受苦惱故。世尊。我於彼時。聞是語已。復生恐怖。身毛皆豎。一心思惟。求佛神通。我思惟時。即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樹林華果。皆悉開敷。好色香潔。甚可愛樂。世間天人。阿脩羅等。以華散佛而供養已。還沒不現。復有諸菓。香潔無比。復見世尊。左手執鉢。以取諸菓。滿於鉢中。又見世尊。於膺中出諸化菩薩。從於鉢中。而取菓已。徧至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授與無量諸佛世尊。彼世尊鉢。皆悉盈滿。我見彼佛世尊。食時膺中。復出諸化菩薩。身皆金色。衆相莊嚴。從身出已。我復見彼諸世界中。有諸菩薩。及諸衆生。以彼諸菓奉獻供養。既奉獻已。見彼食時。彼等食已。皆悉得成如來形相。至餘世界無佛之處。於彼演說般若波羅蜜法要。教化成熟無量衆生。住於菩提。諸佛法中。勤修不斷。為說法故。彼等還沒。如來鉢中菓還盈滿。復見此菓。從鉢出已。供養一切世間衆生。充潤自身。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下。合掌恭敬。卻住一面。從世尊所。聞無所有。解釋法相。一心聽受。更無所見。更無有。如世尊。我亦如是聽入隨順。如所說行。我如是知。我身與佛及此大衆空無可說。如是念時。有一佛像。起語我言。汝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神通。

我於彼時。所得諸想。我想不行。亦無歡喜。亦不怯弱。我唯信入諸佛神通。如是思惟。願諸衆生。未入者入。未度者度。我發是心。願諸衆生。於佛神通。圓滿無缺。我時亦復無衆生想。然我於佛大德神通。不可破壞。為諸衆生。及此大衆。令成熟故。作如是言。嗚呼。諸佛大德神通。如是希有。我今乃見。然佛神通。亦無增減。彼時復見空中有佛。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更求信入諸佛神通世尊。我於彼時。一心信入諸佛神通。一心念時。即見諸佛神通力故。一切衆生。即一衆生。一衆生即一切衆生。然彼一切。我亦不見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諸佛神通。不可思議。如我見佛大神通等。我於彼時。更求諸佛大德神通。亦無厭足。我求彼時。更轉信入。更復專念。思惟觸擇。合增廣故。世尊。我於彼時。見此三千大千世界。四方所有毗富羅山。佛及四衆。天人。脩羅。諸世界等。皆成大海。清淨無濁。更無餘相。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如是世尊。我念佛神通時。即見世尊坐彼水中。而水不著。我復見有菴摩羅菓。及菩提菓。無所缺壞。繞佛三下。住在佛前。佛為說法。復說諸佛大神通等。為說法時。成菩薩形。頂禮佛已。即沒不現。復見世尊。在毗富羅山。為衆說法。如是略說。乃至成大。又成螢大火復成風。火。毗羅菓。是則成地。如大母指。一切世間。即一世間。一世間即一切世

間。彼諸世間。復成無智。彼則真體。我於彼時。於佛神通。如是觸證。思惟是已。不生疑惑。亦不恐怖。心應不行。爾時有一如來形像。在我前住。而謂我言。汝善男子。於我時行六波羅蜜。而能信此佛大神通。廣思惟證。世尊。我於彼時。白彼佛言。如所言六波羅蜜者。為是何謂。彼告我言。所謂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汝善男子。如是名為六波羅蜜。行已當得證入諸佛大神通中。汝已成佛大神通已。我時白言。是故世間諸天及人阿脩羅等。聽我今說。現今世尊為我證明。於諸法中。得無礙智。世尊現知。如我今說。我未曾行六波羅蜜。而得證於佛大神通。我今始聞六波羅蜜。我本前際。墮黑闇中。不可得知。今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聞世尊解釋。我既聞已。於諸法中。無復黑闇。於諸陰聚分別法中。得無所著。而說偈言。

我得寂靜智。無復有所著。今已脫諸苦。現得不動樂。寂靜無比智。寂無有所寂。為何事布施。多百爾所劫。我無布施行。已證無比寂。布施中何作。彼施不為寂。寂靜無比智。寂無有寂處。為何事持戒。多百爾所劫。我今不持戒。已證無比寂。寂中無持戒。戒亦不為寂。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事脩忍。多百爾所劫。我今不修忍。已證無比寂。寂中何所忍。忍亦不為寂。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而精進。多百爾所劫。我不行精進。已證無比寂。寂中用進為寂。戒無精進。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而修禪。多百爾所劫。我今不修禪。已證無比寂。於中用禪為寂。寂中無禪定。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修智慧。多百爾所劫。我未修智慧。已知無比寂。寂於中用智為寂。寂中無智慧。何用持戒忍精進及禪定智慧等諸度。何用多所行。我以無智故。已知寂無比。於中智何作。寂中無用智。願為我解釋所有諸法中。一切智自在尊。無不知者。彼問此義已。而是尊為釋。如實真如等。不散亦不合。不取亦不捨。汝今應當知。於中及自他。當更無有疑。知佛神通已。則離於我想。亦復無言說。自身捨無上覺佛神通已。一切罪皆滅。滅已無熱惱。故名持戒者。聞佛神通已。彼言大神通。如實無思慮。彼名忍辱者。覺佛神通已。彼心無怯弱。更復生精進。故名精進者。覺佛神通已。彼心不散亂。捨一切諸相。故名禪定者。覺佛神通已。彼不著三界。超越諸障礙。故名智度者。是行一切處。諸度調伏者。覺知一切佛。是名佛神通。

爾時慈心難調害人者。白佛言。世尊。一一諸佛法教。難覺微少智者。更深思惟。而說偈言。若有聞觸證。云何覺神通。彼當能滿足是等諸六度。及助菩提法。何謂佛神通。有何實體相。彼有何色位。云何而得證。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慈心難調害人者言。若有自覺知。

自己無衆生。一切法中智。彼是佛神通。衆生有著心。故於空法中。如是教衆生。當得佛神通。衆生有著心。當一心普覺。亦不當發心。此是佛神通。所有諸佛刹。即如一佛刹。彼此不相入。此是佛神通。如諸法不生。能發菩提心。諸衆生一生。故言佛神通。思心爲神通。思法體亦盡。入於一切法。亦無有所住。彼住佛神通。一切法無疑。無疑無主法。故彼得授記。成熟衆生故。當清淨佛刹。於多劫修行。當得佛智故。覺知諸佛空。一切最爲上。度佛法彼岸。成熟衆生故。佛聲及神通。是義皆能證。於秘密教中。即得度彼岸。無邊不可取。亦無偏知者。如是佛神通。無復有邊際。若自此證已。即是勝布施。一切施中上。更不生惡處。能行一切施。彼當行施時。無有分別知。亦無有所住。覺知是教已。彼無物不捨。於一切主中。是故捨一切。若聞此法已。能捨於我想。取已無所著。是爲最上檀。聞已無熱惱。身心得寂靜。是爲最上戒。更無有勝者。於一空法中。無忘無諍競。是爲最勝忍。於中無上者。如諸法空已。無有怯弱心。是爲勝精進。於中無過者。於空常不亂。一切心發覺。此是快禪定。惟聲中示現。若於空不怖。一切智無想。離睡眠無知。是智爲最上。是等諸度行。入於是教中。若知無言說。彼即度諸度。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過惱。彼即知正法。無功用智定。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過進。無如寂

靜故度於施彼岸。若不壞諸法。亦不過諸法。此是最勝戒。一切戒中主。若不破壞物。於非法亦然。如是無疑已。更不墮惡道。若忍無盡故。覺一切有爲。此是最勝忍。斷一切鬪諍。常習近是忍。晝夜不休息。如是身觸證。當得可喜色。常修習空時。不生勞倦意。是即上精進。捨一切懈怠。如是彼精進。若能身觸已。即名上精進。一切無過者。不著於空法。及與禪寂滅。此是最勝空。遠離諸覺觀。是中禪善者。彼捨諸煩惱。如是身觸已。即無有輕躁。若於內外法。無所有依著。此是寂勝智。無有智能散。當觀一切法。若無有智處。如是觸知已。不染著諸世。如是如實知。常能一切施。亦無一切施。彼無有所取。諸法無所有。即是諸法體。彼無所觸已。名爲時富者。若思能清涼。善修於平等。無有諸怯弱。斷疑偏普照。清涼住戒中。彼無有熱惱。若無有所證彼戒。無所縛解脫。如虛空。更無有所見。如虛空清淨。故彼無惡作。無所見諸法。而求無上道。爲諸衆生故。所起煩惱處。不見彼彼身。不見彼身時。煩惱無縛處。解脫皆如夢。更無所復見。彼無亦不見。是故名如夢。如是諸言說。有無等差別。聲覺觀分別。如空不可取。持戒與破戒。善趣及惡趣。癡處妄分別。是處無真實。猶如鏡中像。分別故見彼。於彼無所有。色體實如是。如是內計我士夫。不可得內既無所有。外亦不可得。此是如如教。是

故言爲空。若能如空者。彼當證寂滅。色從因緣生。彼色無實體。若緣彼無有。彼無無有因。無因故不生。本性空寂靜。無取亦無捨。無異亦無似。若證是無二。一切根能忍。若得如是忍。彼當速成佛。我如是如已。得見然燈佛。於彼授我記。汝住當成佛。若有善男子。及以善女人。彼覺如是等。則亦當不難。若有善女人。欲轉於女身。應如是知身。即得具足願。好色甚端正。光者生歡喜。丈夫富伽羅。覺知如是教。正行正念者。聞持已能忍。名智慧丈夫。爲衆決疑網。若有多衆生。疑惑無定意。欲求於智慧。彼能爲斷疑。若住不正道。令彼住正路。幽冥諸衆生。能爲彼照明。所有受生處。一切處得明。爲衆生受樂。覺知此教故。壽命得長遠。諸根悉具足。常主勝族姓。眷屬皆隨順。隨何等生處。爲一切利益。并餘衆生等。悉令住菩提。若聞是等法。能速自證見。諸衆生應當。常恭敬承事。應常作福田。堪受一切施。常爲善丈夫。爲世間丈夫。住於諸佛前。於一切勝施。無上世尊邊。彼等得施主。降伏諸世間。當爲作福田。若聞如是法。能勤修速證。一切諸佛教。此修多羅說。如是覺菩提。如如無分別。爲此益法教。當行菩提行。阿僧祇劫數。聞是教法故。若於人天中。欲受諸果報。而能聞是法。應勤修速證。彼無能降伏。調御諸衆生。能於諸餘衆。彼恒有威德。彼智善得利。善得於壽命。得值佛出

世。能聞此教故。所有諸佛法。彼知不思議。彼爲作聲聞。復得僧功德。指於一切法。復捨內自身。應聽修多羅。聞已應覺知。此法無不說。是處無所說。如是等諸法。此中如是說。不取亦不捨。亦無有得失。無處可持來。是法無住處。所有過去佛。彼如是說法。若有當來佛。彼當如是說。於十方世界。現在兩足尊。彼所說法教。亦如是無二。若有衆生故。能說是法者。當如我所說。如是當覺知。若不覺此法。而當得涅槃。終不能觸證。及當住菩提。此彼皆具足。此是諸佛見。所有如是法。及如是見處。衆生不求時。難得於出現。若覺此諸法。真實體空寂。諸法無有實。諸法亦無有。若無有去想。一切有寂靜。此彼如實知。諸法無得處。無所有所聞。無所有所說。時彼摩訶薩名曰無所有。以念於如來。復聞人中上。所說如是法。不可見而說。誰能覺如是。不可覺知者。是等多億天。及諸四部衆。合十指爪掌。寂意而聽聞。彼聞已欣慶。而無有所得。無智及得處。多衆住是意。若有未知者。彼等起欲樂。發勤精進意。當得聞已知。如是聞真義。真智無分別。如已無不如。真復如是說。聞諸佛妙法。所見大神通。皆發歡喜意。當得上菩提。多有俱致天。及百那由他。已覺自證知。如我之所說。今我此衆中。所有聞法者。悟有百千數。已觸證真法。皆已共和合。昔恒沙佛所。已聞覺是法。彼聞今觸證。彼此

當作佛如我今所在當如是說法無有於增減是殺害人者於往昔生處
曾聞如是法昔所未曾有彼於今得聞無所有解釋已入佛神通令如於
聞義見是等大衆即默於自身自見最下賤如佛神通故復更信深入不
可思議等彼入已即得非法非非法此是佛神通諸世間無上覺無分別
已無所無不得此害人利根如所聞聞已利根向我說諸佛之法體衆生
心頑鈍爲癡網所覆雖復多時聞不如佛神通我昔曾見佛經作人中上
覺是大神通於後得授記過去八十四阿僧祇劫中我值然燈佛以如有
爲法以有所得故爲得之所覆而著於我想爲諸煩惱惑不覺佛神通以
有於執著流轉生死中數不得邊際自餘若不覺如是佛神通菩薩摩訶
薩彼著亦多時是諸菩薩等欲速證菩提寂靜佛神通應速願覺入如是
難調伏名爲害人者還得利智根故彼得不難　爾時衆中無煩天子即
以諸天曼陀羅華而散佛上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是惡心
難調殺害人者如是利根智慧微妙乃能如是速疾決了說是語已爾時
佛告無煩天言天子諦聽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於過去世曾五百生受
毒蛇身見即害物受彼身已於日夜中多有衆生爲彼所害以飢惱故皆
食彼盡猶不能足食已消滅皆成灰燼彼以求食不得眠臥身不安隱惡
心更增盛經■夜半月一月盛經年歲因惡心故而取命終即便墮於阿
鼻地獄生彼處已受大苦惱百千俱致那由他歲若捨彼身還復生於見
毒蛇中如是次第經五百世常當受於見毒蛇身若捨彼身還復生於阿
鼻地獄以彼惡集如是起故於最後生彼毒蛇母受所縛故殺若千蟲與
彼令食食已飽滿身得安樂便得睡眠盡夜不覺彼睡眠時其母即爲多
殺諸蟲或至千數斷其命已置其左右周帀圍遶復置口邊皆成大聚彼
睡覺已食彼諸蟲潤身飽滿還得安隱尋復睡眠經七日夜彼母復於七
日夜中殺百千蟲置其口邊而爲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蟲聚而猶未盡即
見其母更殺諸蟲持來聚集更爲一聚彼即生念奇哉我母能爲難事爲
愛我故求覓許蟲與我命食然我於今不如默足然不食盡不知邊際我
今不應如是求食而令我母爲愛我故爲我求食我今於母能作何報彼
於母所起慈愛心如有益處如有患義即生愛心生饒益心彼資潤身復
以於母生慈念心稍有柔潤於即睡眠身心安樂彼時適有取新草人皆
共見之即以利斧斷其命根彼命終已有旃陀羅名曰氣嚧生彼子家還
有惡心彼時祖父氣嚧死後氣嚧之子復當刑殺復於後時彼氣嚧子身
復命終既命終已遂絕此業有合死者無人刑殺爾時大臣啓白王言大

王當知其主刑者名曰氣嚧其命已終其彼有子身亦命終大王當知今
無有人殺合死者爾時彼王告大臣言彼氣嚧門頗有種族受彼世業資
生以不臣白王言彼氣嚧門現有孫子受其世業王勑臣言汝等可往將
彼孫子而來見我大臣受勑將來見王王勑之言童子汝今既受氣嚧世
業資生云何而不習於刑殺合死之人彼答王言我如王教我有親屬不
聽我殺王令若違伏從來命我暫還家須臾復來王言童子汝可知時宜
應速來彼至家已所有妻子及諸眷屬皆斷命已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
王當知我之親屬皆已殺盡更無有人遮我殺者惟願大王勑我所作於
是即付刀杖殺具彼仍不受王復勑言汝今何故不受刀杖彼報王言大
王我今既名知刑殺害之人自有牙齒不假刀杖大王當知若無齒刀彼
須刀杖我有牙齒有合死者我用齒齧而斷彼命飲彼血已資潤我身增
益氣力於是即取合死之人以齒齧項而斷其命即飲其血飲其血已倍
增氣力嚴熾威勢倍更增惡善男子彼難調伏殺害人者於彼時間多殺
衆生皆飲其血惡心嚴熾心智猛利如是利智得聞菩薩名無所有請問
世尊空義斷漏不起煩惱顛倒分別斷瞋恚憍慢貪妬嫉無患義處悉能
破除得無言說從佛所聞解說之時聞已更復增益利智復入諸佛大神
通事故得如是勝利功德爾時復有教示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整理衣
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有所問彼合掌時佛神力故水陸所
生種種妙華有開敷者色香微妙滿其手中即生歡喜踊躍無量以歡喜
意用彼諸華而散佛上再三散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難調殺害人者已
曾發於菩提心耶時佛告言汝善男子宜應還問此難調伏殺害人者是
善男子當爲汝說爾時教示菩薩還復合掌而問之言汝善男子已曾發
於菩提心耶彼即答言善男子知我今即是發菩提心清淨無濁如我聞
佛大神通已即斷諸惡而復得聞此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聞已信
受念持觀察無有疑網於世尊說一切諸法空無有我無生無處無有境
界無境界處無虛空處汝善男子於如此處欲起何心而有所聞教示菩
薩復問彼言汝善男子汝於衆生我所成熟於菩提耶彼即答言善男子
我於無量不思議等不可瞋恚諸衆生者成熟安置菩提種子於無邊劫
當更成熟所有衆生善男子譬如虛空多所容受佛法亦爾容受無量若
有信受彼能成熟亦可成熟一切衆生不著邪徑當作惡業善男子我已
爲一切衆生利益安樂而爲舉緣今向汝說無有虛妄佛自證知若佛世
尊不授記者我於菩提我即自記所以者何我已信入菩薩種子已住信

忍無疑無惑。於此諸佛大神通中。此是一切諸菩薩等。無有所着。發菩提心。而爲根本。若增長已。次第能證菩提之果。及一切智。一切佛法當覺當知。次第成熟無量衆生。於菩提道亦當成就住於菩薩不動法中。善男子。如是如是。無異無別。能如是者。願生諸相。然諸衆生有厭離想。得無疑惑。願當入佛大神通處。自見於我少分。所以者何。其佛神通有無量故。善男子。諸佛世尊於大神通能決了見。諸菩薩等若未得忍。唯以信行。若諸菩薩有得忍者。於佛神通少分已入。爾時以佛神通力故。於此大地六種震動。妥樂潤澤。無一衆生有驚怖者。一切音樂不鼓自鳴。上虛空兩優波羅華。鉢頭摩華。拘勿頭華。分陀利華。於虛空中自然而有種種天衣懸垂而現。燒衆天人所有諸香。彼一切衆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彼菩薩等不知邊際。彼等皆悉掬於此華以散佛上。如是再三。及散此衆。於時復有十六俱致。百千那由他等。蓮華猶如車輪。從地踊出。彼華臺中有菩薩生。皆悉具足三十二相。彼諸菩薩各從華下。還以此華而散佛上華供養已。合掌禮敬。向佛而住。爾時教示菩薩承佛威神。而問彼等諸菩薩言。善男子等。汝從何來。彼菩薩言。我從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來供禮敬阿僧祇佛。聽聞法已。而來至此。教示菩薩復問之言。善男子等。汝聞何法。彼荅之言。我等亦聞有菩薩名無所有。問佛爲解釋。亦如此問釋迦如來所解說法。亦復如是。無有增減。彼菩薩亦名無所有。問於彼佛。彼佛世尊亦如是說。不起煩惱。令斷疑惑。令作光明。令近諸佛及一切智無等等法。爾時大衆主希有心。皆作是念。彼諸人等。善得人身。善得壽命。值佛出世。隨順諸佛。聞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等法。信入奉行。無相無得。不起煩惱。世尊我今善得大利。善得人身。善得壽命。我等今者聞無所有菩薩所問佛解釋時。聞於耳根。如聞信解無有疑惑。有所觸證。我今得如一切智已。亦當如是爲諸衆生而作利益。得善晋覆。我等今者假使能以一切珍寶滿此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以如是等猶不能報。是無所有菩薩之德。而不現身。能問如來寂靜之法。能斷無量衆生疑惑顛倒之意。我等於今當以何事而供養此不現身者。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等若聞如是等法能信解者。即爲已作上妙供養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我今所問佛爲解釋。汝等若得無疑惑處。無熱惱處。成菩提時。爲諸衆生作利益。彼衆生執着命解脫故。亦爲化彼惡心怨讐害人者。以惟若千事以是故問。勸請如來。我今已顯諸佛法教已。照一切無明黑闇。爾時惡心難調怨讐殺害人者。見於如是大神通已。如彼所知。不取上下心得調順。無有喜怒。說此

語時。難調怨讐即於彼處。踊身虛空。而作是言。諸善男子。一切諸法猶如幻化。無有真實分別。所作諸法實體如如不動。無有顛倒。是故汝等所有諸想。住持建立如是等想。無有實想。是顛倒想。非有實想。是故汝今已得至於無疑惑處。亦當得於無礙辯才。汝等已脫諸疑惑。故求菩提時不由於他。當能自體一切開悟時。世尊言。汝善男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說。爾時難調惡心怨讐。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是授記。以蒙世尊稱歎善哉。雖然世尊。但與我記。爲此大衆。令得踊躍心意歡喜。更發勝心。不怯弱故。世尊。我今不見彼法歎喜踊躍。世尊。一切諸法無有思念。無有真實分別所起。以分別故而有莊嚴。猶如幻化。如夢所見。如旋火輪。我於彼等如實覺知。如佛世尊。爲無所有菩薩解釋。我亦隨順無隨順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三

有

無所有菩薩經二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金色光從佛口出上至梵世徧照三千大千世界
繞佛三帀還從頂入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不染從座而起整理衣服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以何因緣今現微笑諸佛如來
若微笑者非無因緣惟願解說令衆歡喜爾時佛告不染菩薩善男子是
難調惡聲殺害人者於未來世過八十九百千阿僧祇劫已後當得作佛
號曰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出於世明行足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善男子而此難調惡心惡聲前害人者
於此命終已後當生覺率天上彌勒菩薩所隨彼住壽彌勒菩薩當下生
時彼於爾時作大長者財福無量一切果報悉皆聞現即於二十重夜供
養彌勒世尊及聲聞衆彼見彌勒世尊佛剎莊嚴之事即生願求而欲成
就莊嚴佛剎故與諸眷屬請彼彌勒如來世尊及聲聞衆前後圍繞以諸
供養一切樂具三月奉獻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即以素衣長八十肘用盡

彌勒如來形像及彼佛剎莊嚴之相號圓覺已奉彼彌勒如來世尊即發
願言藉此功德願我當得如是佛剎莊嚴之事亦如今者彌勒世尊阿羅
訶三藐三佛陀所有具足莊嚴之相願我佛剎諸聲聞衆智慧具足願我
佛剎諸菩薩等無量智慧皆悉具足作是願已以金銀華散於彌勒如來
世尊復作是言我等當作如是精進亦當成就如是佛剎莊嚴之事如昔
釋迦牟尼世尊釋種勝王為我示現光明顯照而於彼時成熟無量多數
衆生於菩提中亦如彌勒如來世尊多菩薩衆彼利上功德如來於初會
時菩薩衆無量於授記中皆悉得忍於第二會諸菩薩衆復倍無量於第三
會復倍無量如是方便彼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有如是
諸菩薩衆而彼利上功德如來示教利喜諸菩薩衆令行誓願得初心已
皆令成就於一切智乃至菩提善男子此難調惡聲先害人者值彌勒佛
出世已後一切生處壽命無量唯除一生補處時中壽二十歲而於彼處
於一日中自身具受一切惡業無量苦惱從是已後乃至菩提當更修習
覺菩提已壽命無量佛滅度後正法住世於無量時無有惡世如我今日
諂惡衆生有惡口者無智慧者難入道者魔所持者我今於中說法教化
此等衆生難解難入此善男子無有如是諸患難事善男子彼佛剎中無

有諸魔及事魔者所有利根道敏衆生皆集於彼是故彼佛剎上功德如
來說法少用功力而得開解爾時衆中有菩薩名無障淨月即從座起整
理衣服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自決疑及為此衆令斷疑故即以偈頌問
世尊曰　我聞世間燈智衆無礙者為欲自斷疑及於此衆故何緣此衆
見然今利根者於先殺害人復得記菩提大龍願為說彼往昔作業既為
億數劫常作惡趣地多劫數積聚為癡盲覆故於多百億劫常受多種苦
流轉生死中地獄火熾然大叫阿叱夫觀彼業如是積倍生死中受惡毒
蛇身見即能殺害多百億生死受多種苦已多百億數劫得生人道中復
作殺害人今得見世尊即生於利根速斷諸煩惱發意向菩提蒙佛為授
記於阿僧祇劫當成世間燈名利上功德彼往昔之事人上為解說如是
作業事苦惡之果報以是億數劫已受多種苦若所有善業救師亦為說
昔所行諸行惡業與不善世燈悉照知惟願為我說斷疑大丈夫為我及
衆生及與未來等能聞此教者若有懷疑惑於此法有疑救師今為斷現
在兩足尊捨受衆生故於是善男子如此往昔行大名稱願說　爾時佛
告無障淨月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為一切大衆斷除疑故能
問如來如是之義汝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彼善男子如

彼往昔所作諸業如此多數經於百千那由他劫受諸苦惱汝等聞已當
信如來勿生恐怖一向奉持如教而說爾時無障淨月菩薩而白佛言惟
願世尊為我解說佛言善男子我念往昔然燈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滅度之後過九十億那由他劫有佛出世名曰法意喜王如來應供正徧
知明行足乃至佛世尊彼佛壽命六十八十歲初會聲聞衆有六十二俱
致百千菩薩摩訶薩其數復倍彼佛世界名曰梵主劫名淨意彼法意喜
王如來生於彼劫何故彼劫名清淨意彼劫常有如來出世及諸菩薩是
故彼劫名清淨意善男子於彼法意喜王如來住世劫中此難調惡聲善
男子爾時為王名曰降怨請彼如來及比丘僧諸菩薩衆以一切樂具三
月供養於彼如來從其聞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植善根復得
值遇十千諸佛於一切處常修梵行常得多聞發勤精進得四禪定自此
善根復值如來名金剛燄光於彼佛所出家修道行於梵行發勤精進行
頭陀法常在蘭若空閑之處誦修多羅滿十千部皆是大乘亦得四禪及
五神通四無色定善男子彼金剛燄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有十俱胝
諸比丘衆皆阿羅漢復有八十四俱致那由他百千諸菩薩衆常隨世尊
皆得等忍及陀羅尼轉不退輪善解深法已入無邊陀羅尼門已能巧入

無邊法界海印三昧遊戲神通心得決定顯現諸佛住持身體於諸衆生常行慈悲善男子爾時彼佛菩薩衆中有一菩薩比丘上首法師名利益上菩說法義示教利喜令諸菩薩得不思議具足功德為彼世尊而作侍者恒隨逐止猶如今日阿難比丘皆能受持諸修多羅善男子如是彼利益上菩薩於自在王如來所說那由他百千修多羅悉能受持能為彼諸那由他等百千菩薩解說其義善男子爾時自在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於二萬歲為諸菩薩諸聲聞衆及諸衆上說法教化滿二萬歲然後乃於一切菩薩及比丘衆播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等大衆之中告彼利益上菩薩言善男子汝當受持此不思議那由他等百千俱致所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後末世為諸天人增長善根護持此法尤顯如來菩提教法令久住故受持解說善男子是夜過半諸佛如來當般涅槃爾時彼利益上菩薩聞佛涅槃悲泣雨淚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願兩足尊住一切利益世間天人等我今勸請世間眼願說妙法以教示深智無惱之導師勝行住於諸功德普眼調伏天人者大神通尊願久住若聞導師入涅槃諸天人等心憂惱導師願愍彼等故惟願住世見教示我及百千諸衆生衆苦逼切生憂惱皆由導師唱滅度世親令欲入涅槃能調於人調御者惟願普眼尊久住利益世間天人故我今勸請佛世尊爾時世尊為欲利益諸天世人以偈報彼利益上菩薩言

我已為世作利益說如是等諸法教我已充滿諸菩薩令住諸佛無漏中即於此夜後分時我當入於般涅槃我今付汝此法教世尊滅後令久住彼衆聞作是語已彼諸菩薩皆合掌咸共瞻仰彼如來悲泣雨淚作是言惟願兩足尊慰喻我及百千衆生等尊滅度後誰作佛世尊於諸世間上哀愍輭語而告言慰喻世間天人等我滅比丘莫懷怖我後復當佛出世有菩薩名功德分修行得生無漏智於未來世當作佛名曰智談兩足尊我今勸請汝當知為欲攝持此法故如此法教廣開顯為於世間天人等聞於世尊如是說即時安慰復發言大神通力此甚難無攝受法攝受故我為導師尊重故我今攝受於正法我當廣宣此法教我當捨身及壽命不護已身壽命等乃可守護如來法若不善安已身者彼即能護教師法

善男子爾時彼佛慰喻彼諸一切大衆令歡喜已說法教誨與威力已於夜後分入於涅槃善男子彼時世尊入涅槃後彼善薩說滿足八十千數法門如是隨順成就衆生多那由他百千衆生當得成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況復住於聲聞乘者辟支佛乘者況復流轉於生死中種善根者善男子彼佛如來般涅槃後正法滅已於像法中多有比丘說有可得說有可滅彼等於是諸修多羅不樂受持復生誹謗善男子於彼時中此閻浮提有一人王名勇健力果報廣大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至彼王所為說佛法說於如來祕密之教彼王聞已即於上利益比丘生敬重心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比丘而彼比丘欲教化彼諸衆生故於一切處受諸供養不生厭悔不生倦心彼王供養彼比丘已滿足三月及於八萬四千婇女各自莊嚴持諸香華及諸音樂衆寶瓔珞塗香衣服如是等事供養比丘及彼比丘所有門徒八千五百常相隨順一切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於彼之時難調惡擊被害人者而為比丘名曰寂定威儀善說法要多聞總持滿足十千修多羅等誦持通利能廣分別諸修多羅常說少欲知足法義而彼比丘已得四禪復得五通四無色定而彼寂定威儀比丘多有徒衆其數五百共相隨逐亦有如是威儀勝行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見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不喜不悅生於惡心發瞋恚意現於惡色在衆人前說如是言如此比丘何處有於菩提之行何處有於諸佛之法如是雜行於世間行威儀尚無況復當有證於勝智而彼衆人一向惟信利益上菩薩比丘無能壞者爾時寂定威儀比丘復增瞋恨轉更增上從彼地方背而去我不復喜見是惡重若此比丘行於邪見令諸人衆皆行顛倒至蘭若處欲入三昧以有瞋恨彼彼三昧不能順入況復能定彼有如是強力行故所有禪定三摩拔提及五神通一切皆失彼以如是恚惡心故得大重病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作如是念希有乃至如此比丘生大不善瞋恚濁意我於今者應生憐愍為作利益聞深法故爾時利益上菩薩比丘及五千菩薩諸眷屬衆飛騰虛空於彼住已而說偈言

居家自性說菩提欲無分別無破壞若覺此行演說者彼覺菩提無上安瞋行自性如菩提世師智者已為說若覺如是法行者彼覺菩提二足上愚癡示現菩提等菩提愚癡無異性此示現癡以一行當覺菩提無上道若有已說諸見行及彼菩提勝上覺於此二行中說者見行不得於菩提諸佛之法甚深妙不以有得能如見離於分別有所依善巧智者覺菩提若能捨離諸分別及以持戒我慢見依恃多聞而自矜捨是等已覺菩提輩處居家樂貪欲若聞此法不驚疑信解導師所說法能於一行廣演說不用此教中出家有所得見在聞處於我想中常繫著起念我當證菩提所有動念所演說彼等皆是魔羅網若如諸法如虛空彼則無有於動念諸如來有如是法諸

普眼等說一行煩惱菩提二無二不得煩惱及菩提若不分別欲及瞋亦不分別於癡等捨離彼此於三者彼覺菩提諸導師若不住於有所得亦不有念及不動不起我想無依處彼覺菩提無上安若捨分別於分別諂曲幻偽與嫉妬樂行頭陀戒福德彼覺菩提無量眼若聞此法無所捨於廣說時亦不疑彼當速成兩足尊世間無上智自在甚深諸法最妙勝不可思量寂無說若不聞發我見者難覺於多俱致劫　善男子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說此偈時於上空中六十六那由他諸天得無生法忍復有六十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聞是偈已無喜樂意心生熱惱徧身皆膧於是人所反生惡心思惟於此一惡心故餘皆瞋恨於彼時間大地開裂彼現身墮阿鼻地獄住於彼中億那由他百千歲數受大極苦於彼命終即受生於見毒蛇中如是次第經於多億那由他等百千生中二惡處行大阿鼻獄大叫喚獄還復生彼見毒蛇中以彼如是不善根故滿足經於六十二億那由他等百千劫數以彼往昔於上利益菩薩生一惡心以眼觀視以彼善根從彼處終得受人身由彼惡心有熏習故又復以彼見毒蛇毋而於彼所起慈心故復聞如是深妙法故今得如是利智神通善男子於意云何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豈

異人乎今此難調忍辱是也此於往昔有是業障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利益上菩薩比丘者莫作異見我身是也諸善男子彼時有王勇健力者今無所有菩薩是也諸善男子此由往昔於菩薩邊生如是等瞋恨心故受如是等難如可畏業障惱患諸善男子以如是故若有菩薩當欲淨於諸業障者於諸菩薩恭敬尊重如教師想諸善男子若當欲得不害自身住菩提者應如是學說此住昔出法品時有九十二那由他等百千衆生得無生忍三十六億那由他等諸菩薩得淨業障爾時難調忍辱先害人者聞佛授記歡喜踊躍飛住虛空高七多羅樹而說偈言　若欲住淨土應如導師說應信於諸佛最上大神通覺佛神通已知無分別處於世間無有而難可得者若聞無所有所聞經法者能信能觸證則供養諸佛若學此經已能除諸有想得捨已作惡當見諸導師若學於此經是則見諸佛親得諸如來如此經廣說此則是施度淨戒所依住忍辱及精進智慧等本處若無有所得是處不說養如世尊所說覺如是調伏若聞於此經令諸義示現種種諸供養力盡無能報不可數多劫聞而無所見若聞此經者得到諸佛地彼悟於愚癡以破無明闇以得一切空由聞此經故多種煩惱盡少有未盡者猶如於大海取於一滴水成熟衆生故煩惱滴不

盡愍衆生故不盡彼煩惱不清淨佛剎不滿於一切彼成熟衆生彼癡不滅亦可彼滿時如授記菩提是故諸水滿於就中不盡若一切聞現彼當有佛剎彼即當滿足無有餘熏習如是如是處聞有如是經能善解說者諸功德具足　爾時彼難調忍辱說此偈已從空而下住於佛前頂禮佛足合掌而住爾時世尊而歎彼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快說此偈合於義理無有虛妄無有別異如是如來神通威力一切菩薩於中當學如是學已得衆生空爾時難調忍辱善男子如是忍念今者世尊稱我善哉我今稱慶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彼即聞於空中聲曰汝可以身供養世尊即聞空言云何供養復聞空聲汝善男子汝今宜可飛騰虛空今此大衆皆悉如見住於虛空說如是偈　所有諸懺悔皆由住自身我已捨一切今供養導師　爾時彼善男子聞此偈已生歡喜心以佛神力飛騰虛空一多羅樹而說此偈即自捨身供養如來於虛空中自捨身已有十數華柔輭香潔未曾見聞光明香氣滿一由旬猶如日光或經一時或經半時彼諸華等繞佛三帀而供養已佛神力故於虛空中而成華蓋而於彼中說如是偈我已捨自身供養諸救師我不知自身亦不知世尊　彼於彼時於一切處不知身心不知如來不知衆生不知住處彼於彼時涅槃平

等亦無是念我已得證於彼時中有十化佛自然現身而作是言汝善男子汝已成就佛剎種子一切聞現於彼佛前合掌而住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禮敬彼佛而作是言我今禮佛大神通已令各種相生善根已還住涅槃平等法中離罪福德如是不住近於善根諸佛法中彼能親近無所之短勸請令住於菩提中復說偈言　衆生覺如是當脫於大苦生死大險道所有苦衆生彼亦不成就所有言苦者彼亦受彼苦不覺此教故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爾時無名菩薩告彼善男子言善男子汝今已能行一切施若持自身供養於佛善男子汝更不得言我自在汝以此身已用施佛善男子譬如有人施他財已復不得言還是我物彼於彼財不得自在如是善男子汝今以身已施於佛汝今既作如是之言我當來世當得作佛得忌授記善男子汝於今者更欲何作彼聞此已即生疑念我今云何我今云何如是忌念彼時即復聞無所有菩薩聲言善男子汝今莫作善男子汝應還念諸佛神通如汝信解應如是報彼向無名菩薩所問聞此言聲即生辯才明見前來無有身心無言無說無施無戒無忍無進無智無禪無斷無常無聲聞無菩薩無發菩提心無如來無如來法無涅槃無涅槃聲無有信者無有所住無有所取無有所言無有縛者無有所聞無

所問者無有所有無所有者無所承攬無所承望一切勝相皆悉具足教化衆生開現具足成就佛刹與涅槃等平等無二無有名說如無可說亦不欲生如無言中如如是住如是如如亦無所行彼於諸佛大神通中無復疑惑　爾時無名菩薩讃彼善男子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住佛大神通汝今如是辯才成就辯說如是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亦不住佛神通中其佛神通無能作者一切諸法真體無名不可得故彼無可入無可出處無可知處如是信已無有住處其佛神通無住處故彼無有人能說名字但無名中我今問汝莫生疲倦其有智者難可承事彼即答言善男子汝今但問我所知者當為解釋彼難調言摩訶薩埵汝今何故名為無名彼即答言我於是處不得言說亦如汝所名字示現彼即答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汝今以度佛大神通離於名字彼無名言善男子於平等中無法可離無有可斷無可建立無去無來無平等相善男子若一切法彼平等者無有別離其平等處亦無處所云何斷離若平等法而別有者乃可斷離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不自在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是無所有菩薩名為無所有佛告彼言善男子汝應還問是無所有菩薩由緣彼當報汝爾時不自在菩薩摩訶薩問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云何名無所有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今不見自身能為一切衆生作利安故能問如來如是等處彼不自在菩薩問言彼所問處與身合耶為不合耶無所有言我所問處不與身合彼復問言善男子汝今云何不與身合成就所問無所有言善男子我以三處發問如來何等為三謂身口意此等三處我問如來善男子是身口意無和合義彼復問言善男子汝見何意而不現身彼即答言我今示汝當信我言我為安樂諸衆生故而不現身彼菩薩言我以肉眼故不能見無所有言以天眼看彼言天眼亦復不見無所有言以法眼看彼菩薩言善男子所有法行彼亦不離於一切眼於彼處中無法可見無所有言汝云何聞彼復答言彼處無有和合可聞善男子我見如如無所有言善男子於如如中無有三眼不自在言汝云何見時無所有默然而住不自在言善男子於無能見一切法中何故默住其於虛空豈無容受虛空悉能容受諸法無所染著所入無礙於一切法無有假借彼處不著應有解說善男子汝以何緣默無有說彼即答言我今於彼所有語言能解釋處皆不可得我以是故默而不答然善男子汝聽我說以何因緣名不自在善男子我念億劫已曾知為諸衆生等離無益語為諸衆生所作利益柔軟生樂皆悉美妙歡喜踊躍無有麁澁依

時利益不生瞋恨說如是言無有衆生恚恨於我善男子以是因緣我得無畏善男子一切衆生無有所畏所以者何諸有語言無有自在善男子汝今觀是諸語言法無有自在我今所說此語言中有成就者皆於三界所不容受所有一切衆生言說若合若散有益無益若離不離若念若起若為衆生令淨煩惱令捨煩惱我見彼等皆悉平等若智若愚皆得一名彼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往昔曾供諸佛得是合實語言解釋善男子汝見何利而不現身彼即答言汝今應當問於世尊爾時無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是無所有菩薩見何等利而不現身佛告彼言善男子唯除我身於此三界無有衆生如是身相與其等者唯除神通所化勝身成就如是業果報故勿令一切諸婦人見必於此處染著亂意不能聽法不作諸事棄捨本夫飲食無歡染愛迷著多受苦惱是無所有見如是等諸過患故而不現身爾時無畏菩薩及彼大衆皆生疑惑咸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身相何如而今世尊作如是說爾時衆中有諸女人一名解染二名寶瓔三名解華四名寶華五名普香六名香自在七名金華八名作愛九名不染十名善住意十一名作光明十二名甜味十三名阿那羅黎耶十四名住持十五名無垢十六名海十七名功德上十八名無過失十九名調順二十名諸天供養二十一名環上二十二名普照明二十三名不背二十四名善住持精進二十五名善住二十六名安樂二十七名王二十八名悲如是等類二十八女與姊妹俱從座而起脫身瓔珞供養世尊右膝著地皆共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說無所有菩薩功德如是願於我等承佛威神得見其身成就如是實業果報莫以別身而示我等我今欲見菩薩實身爾時佛告善女人等汝今欲見無所有菩薩成就己身今欲見耶彼等答言唯然世尊我等有疑願為開解佛言諸女汝等今者見彼身已有何利益汝今勿有還家之意當捨眷屬若見彼身安住具足一切功德彼諸女言我等今者一切能捨決定當見彼菩薩身爾時世尊告彼菩薩無所有言汝無所有此等諸女欲見汝身彼言世尊已言許可彼姊妹等示現我身佛言善男子我已許之多人意喜欲見汝身當有利益得勝身心得妙身心得淨身心若見汝身即當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轉女身成丈夫身汝今已有如是淨願於多諸佛以百千身種諸善根住是願中於三界中願我當得最勝佛身所有衆生見我身者彼等決定住於菩提所有女人悉轉女身若於我所種善根已思惟如是甚深法已得忍本性願當入於真如法中願當具足諸菩薩法開現親近於諸佛法彼

無所有菩薩聞佛此說。作如是言。如是世尊。如世尊教。即於手中。一一指端皆放光明。一一光明。至王舍城。於彼人家。皆悉出現。彼諸光明。有諸衆生。見於彼等。從地涌出。化成諸華。縱廣一尺。昔所未見。已香具足。爾時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而有一女。欲出遊時。頻婆娑羅王。勅諸侍女。其數一千。汝等已為我女眷屬。共相圍繞。於彼之處。王所飲食。汝等常食。汝等常飲。彼王舍城。多有婦女。其數一千。聞此語已。種種瓔珞莊嚴自身。彼諸婦女。見是希有可喜諸華。身心喜悅。不能自勝。欲取彼華。遂不能取。不能遠離。伸手欲取。去華一尺而不能及。見彼諸華。皆悉向於此福羅山。去而不住。爾時衆人及十婦女及與頻婆娑羅王女。從王舍城。次第而出。彼諸華等在衆人前。微行而進。衆亦不知行與不行。彼諸人衆。作如是念。此華近手。而不能取。時彼諸華。一切皆上此福羅山。彼諸男女。亦上彼山。既上山已。見於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無量百千大衆圍繞。而為說法。爾時二十八女。姊妹。合掌佛前勸請世尊。時頻婆娑羅女。及見彼等。一切諸女。亦見彼等。諸女姊妹。勸請世尊。作如是言。此諸婦女。何故合掌在世尊前。何所求請。欲求何願。即聞空聲。而語之曰。此等欲見無所有菩薩身。唯除佛身。於三界中。無能勝者。彼等同聲。咸作是言。我等願見彼菩薩身。說是語已。彼諸華等。即便住彼。衆人手中。即以此華散如來上。作如是言。惟願世尊。示於我等無所有菩薩身。爾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可示現。圓滿自身。令多衆生。見汝身已。種菩提因。亦當如汝。於多百千諸如來所當種善根。爾時無所有菩薩。即現其身。爾時大地。皆悉震動。安隱潤澤。無有衆生。恐怖毛豎。一切音樂。不鼓自鳴。於虛空中雨衆天華。於一切處天香。人香。皆自然燒。爾時無所有菩薩。示現如是具足色身。彼現身時諸女人衆。皆生愛樂。一一婦人。各皆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唯與於我共相娛樂。各現於前。亦復不知。彼神通化。各稱其願。於此福羅山叢林樹下。我於此處。歡喜受樂。我等未曾得聞。如是諸妙音聲。諸色香等。我等今者。荷世尊恩。彼諸女等。各一樹下。七寶莖聳。一切果林。皆悉具足。歡喜受樂。一切所須。悉皆具足。不復更念歸還之想。彼等如是受歡喜樂。七日七夜。爾時世尊。為諸衆生。更說法要。若有不見。彼菩薩身。皆由善根未得成熟。雖望欲見。終不可得。莫知何事。彼等見者。過七日已。見彼菩薩身漸毀壞無有精光。受用果林。皆没不現。唯見一樹。彼等菩薩。漸漸不現。亦無住處依亦聞於空中聲言。諸善男子。此是諸行真實體性。汝等不應起常有想。汝等可捨女人身。想應當願求丈夫之身。無等等身。諸佛之身。汝等可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受丈夫身。彼諸女人。聞是聲已。於剎那時。心住寂靜。見如來像。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彼等見已。皆作是言。願我當得如是妙身。無有染著。無染著處。如此佛身。寂靜無惱。彼諸女人。說是語時。彼諸女人。悉轉女身。得丈夫身。唯除往昔發願供養是無所有菩薩等者。乃至道場。然後我當轉於女身。以如是故不轉女身。所有轉身。得男身者。端正可喜。世間天人。皆悉愛敬。爾時佛像。忽然不現。唯見世尊釋迦牟尼。爾時諸女。得男身者。而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甚特。乃有如是幻化戲者。昔未曾聞。諸凡夫等心意迷惑。未曾安定。如堅油輪。彼不能住。近善知識。世尊。若有親近於善知識。供養承事。以善知識威神力故。我於今者轉離女身。得五神通。世尊。我今憶念往昔。多千佛所。與善知識同種善根。自捨身命。為令我等生諸善根。復示彼等。諸佛世尊。為說在家諸過患事。方便讚歎出家功德。諸勝妙事。我等已經爾許多時。近善知識。從爾已來。未曾復生諸惡趣中。我於過去未逢教師。教示我故。恒常流轉。人天地獄。受諸苦惱。世尊。我今假使能以恒河沙等。諸世界中。用滿七寶。或已自身具足滿已。施善知識。雖作是事。猶不能報。善知識恩。所以者何。由是神力。而令我等當於世間。而得作佛。聞現成就我等佛剎。皆因此等。善知識教。教示我等。請諸佛所。種諸善根。教行種種疾利方便。教我等入深法行中。或出愛語。或示訶責。或言清涼。或說熱惱。或有適適。如是教示一切樂具。一切利養皆悉捨已。彼等衆生。難得值遇。彼等衆生。未有所擇。若不得是善知識者。唯除如來。我等無有別善知識。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者。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諸女人轉男身者。善男子等。我今非但獨為汝等。作善知識。我亦為於一切衆生。作善知識。善男子等。若有衆生。能知無所有菩薩。為衆生作利益。成就彼等衆生。更不求事諸餘師友。彼等衆生。即忘飲食。不生疲倦。無有愛欲。而於我所晝夜親近。所以者何。我今教於一切衆生。和合善根。令住一切世間出世具足事中。令入無量波羅蜜中。令入一切諸功德中。令住無濁無障淨處。無顛倒處。不現一切諸有趣中。住無行處樂。修一切身心慧智具足法中。我已曾令無量衆生。住如是法善巧智中。我今實語。無有異言。佛自證知。諸天世人。而作證明。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爾時大衆。佛神力故。即見東方南西北方。有千諸佛。爾時世尊。告諸大衆。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今見此諸佛。以不。彼言。世尊。我等皆見佛。復告言。此等已。令此善男子。成就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等更復歡喜踊躍。作如是言。世尊。我等今出現。轉女身已。得男身。世尊。是故我今

深信此事。解知此事。念持此事。無有疑惑。世尊。我今已得入於佛大神通。漸次少分。皆由於是無所有菩薩神通力故。願我當得諸佛神通。皆悉聞現。願當共此。於諸佛所。種諸善根。當得一切功德具足。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心作是念。所有身者五陰聚合。不可得以名字所說而有可聞我等。云何而能共彼種於善根。爾時世尊知彼菩薩心之所念。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應為此諸菩薩摩訶薩等。說五陰聚和合身事。汝今應為此等菩薩顯示五陰和合之身。此等聞已。當壞我見。更復當近於佛菩提。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愛語。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見何事故。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自不解釋。而當勸彼無所有菩薩。解釋佛言。善男子。此眾如是於無所有。長夜隨順流注歸向。是故我今勸此菩薩摩訶薩說。爾時無所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說。如我所見。如佛色空。我色亦爾。如佛色。一切眾生色亦爾。如眾生色。一切樹林藥草色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色。彼一切界和合聚色亦爾。所有空色及我色。如來色。一切眾生色一切樹林藥草等色。一切界和合聚色。無有二相。無知無動。無主無等。無有等等。無行無說。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不法界。所攝非空。非非空。眾生愚癡不知不覺。妄生貪著慳悋妬嫉。不能拔出。虛妄妄萌於慳妬中。忿恚義無明網覆。遠善知識。多有疑惑。於如此法。不能聽受。當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有諸菩薩。智慧善巧。猶如虛空。無所著者。於諸世間所有法中。不得法想。況復餘想。彼等能入於此法行。諸少智者。於無色中。或作是想。希望欲入此法行中。於無色中。妄起行想。略說乃至受想行識中。如是作如色。所作如虛空識。我識亦爾。如彼識如來識亦爾。如如來識彼識。一切眾生識亦爾。如一切眾生識彼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亦爾。其虛空識。及以我識。如來識。一切眾生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無二相。不可知。不可分別。不生無等等。無行。不可作名字。非法非非法。非非法界。非非去界。所攝非虛空。非非虛空。眾生愚癡。不覺不知。無智少智少聞。嫉妬慳貪惑著嫉妬結縛。無明網覆。為惡知識之所攝者。各自迷惑。欲聞是法。而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有諸菩薩。善巧智慧。無所住著。於一切法不得法想。何況餘想。彼等能於此行中行。諸小智等。於此法行所不能知。說此五種色等。平等出離諸行。無有壞散。無別法時。大地震動。虛空雨華。爾時難調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大地震動。虛空雨華。佛告難調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是由彼說五陰空。無二無別。無有所住。無可言說。

無有藏積。無有散壞。無有邊量。不樂顛倒說。是諸佛自在處。時有百千億那由他數。諸天皆得無主法忍。於此眾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皆亦得於無主法忍。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可說陰聚所生如來。應供。正遍知。當出於世。劫名無倦。以此因緣。大地震動。而雨眾華。爾時女人得男身者。皆共同聲而說偈言。

虛妄非虛妄　虛妄虛妄受　如實知此等　是故皆授記　我等知如是　一切皆虛妄　今得丈夫身　我等皆具足　我聞虛妄已　知解不生疑　如是還虛妄　實無有知說　無實無實中　誇誑諸眾生　不知無實故　無所有救說　於中無所滅　亦無有增益　於中無示現　但以假名說　平等無危險　說無有等等　何況有勝者　其色似色形　其色色色故　若知色虛妄　無有可實者　受似於觸形　以受故為受　知受虛妄已　彼無有可實　想為欲想者　其識以想現　如想虛妄已　彼無真實處　諸行無自在　假名示現行　如諸行虛妄　彼無有真實　識以了知義　是故示現識　若如識虛妄　恒常如虛空　如是皆虛妄　所有世憂愁　彼愚單不知　以住我見故　彼等無所安　彼等無所違　彼無有住處　愚單而不知　此法不易知　寂滅句難解　住懈怠我想　為惡作所覆　不見無所有　不聞彼所說　無所可說處　於中無所置

爾時諸女轉男身者。說此偈已。供養佛故。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南無最大力　一切世無上　世尊有大悲　其等無所著

說是偈已。禮敬世尊。合掌而住。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汝受持此無所有所問和合說法。廣為人說。光顯此法。阿難。汝為何等眾生。當令聞此法本之者。彼等聞已。能廣解義。受句莊嚴。彼等皆當決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雖得聞而不解義。於後漸次。亦當如是解其義趣。修行觸證。於多百千那由他數。諸如來所種諸善根。所以者何。其無所有菩薩有如是願。爾時眾中。有諸女等。住於大乘。而白佛言。世尊。何用勸請阿難。受持此法。所以者何。我今已受。如此法本。皆誦通利。世尊。我今聞此法本。於未來世。當為他說。於阿僧祇百千那由他劫中。光顯此法。爾時眾中。有百比丘。六百比丘尼。二百優婆塞。優婆夷。復有那由他數。諸天子等。以諸雜華。散世尊已。作如是言。世尊。此修多羅。而能照明一切諸法。如實顯示。世尊。我今得聞此法本已。即能受持讀誦通利。猶如明鏡。見其面像。如是如是。我等受持此法本已。是故世尊。我等於今。及未來世。如此法本。於阿僧祇那由他劫。廣為人說。光顯是行。當令證覺。為諸眾生。令知我等。如是利益。我住菩提。云何當作。為諸眾生。一切利益。具佛法故。世尊。我等不貪利養。及名聞等。而受此法。為眾生說。亦復不為己自身命。但為一切諸眾生

等欲與衆生諸樂具故欲令近於諸佛法故為於無量諸衆生等除滅愛
著諸煩惱故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等以令一切善說此法爾時海姊妹
白佛言世尊此無所有菩薩不起亦不說如此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說此
法本當光顯故世尊彼當受持正法亦為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有
法行彼亦受持讀誦通利亦教他人讀誦通利若教令知爾時無所有菩
薩摩訶薩吾海姊妹言過阿僧祇百千劫中彼時有劫名曰法實開敷於
彼劫中滿足五百諸佛出世時有一佛最初出世名難降憧如來應供正
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彼時中亦
復多有衆生住於煩惱濁中業障所覆煩惱增上貪欲恚癡諸惱增上含
妻所惱善女人爾時彼難降憧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我於爾時亦如是問
彼佛如來亦如是解釋如今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之所解釋善
女人如是次第五千諸佛亦如是問如此法本彼諸世尊亦復為我如是
解說如今世尊釋迦牟尼諸釋中王為我解說善妹汝今安意善姊我從
今已於未來世當於無量阿僧祇數諸佛世尊亦當如是問此法本所有
如是諸佛剎中亦有諸濁煩惱衆生或有少者或復倍多有煩惱者爾時
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說此語時於剎那頃彼摩伽陀主頻婆娑羅王有大

勢力四兵圍遶次第漸行爭彼諸女所行之處求諸佛所到佛所已頂禮
佛足卻住一面佛慰勞已隨所敷具而就其坐彼諸大衆亦皆而坐時頻
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我有小女與衆侍女出遊園林久乃不還從於園
中求見不得又聞有說向世尊所今於此衆我復不見佛告大王今會當見
王言世尊我今未見佛言大王汝今可問無所有菩薩當示王處王言世
尊其無所有菩薩何者是也於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汝無所有汝今
應報頻婆娑羅王所問諸女行來之處令此衆知爾時無所有菩薩以不
現身告頻婆娑羅王及大衆言大王當知彼諸女等在此衆中王言大德
我但聞聲不見汝形菩薩告言大王今者所有諸女聞我名已一一婦女
至於樹下皆取我身隨意娛樂取我身已皆捨女身受丈夫身彼等諸女
既取我身成丈夫身我則無身然無所有菩薩告彼諸女丈夫身者言汝
善男子各各示現自身之德爾時諸女得男身者共集一處具丈夫相端
正可喜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捨於女身已成如是丈夫之身爾時頻婆娑
羅王及諸大衆生疑不信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作是言大王何故及諸人
衆猶懷疑惑王今於佛豈不可信若可信者如來現前王今宜問此善男
子如是所說有異不耶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虛空

聲所說以不而不見身爾時佛告頻婆娑羅王言如是如是大王皆悉如
此菩薩所說大王今者宜信此語其王疑惑王聞是語即起合掌三稱善
哉白言世尊是誰神力為是菩薩無所有力為當是佛威神之力佛告王
言大王當知此是諸女住昔願力彼於往昔於多千佛教此諸女種諸善
根發菩提心諸佛法中而得成就故令我所得滿其願大王有諸女人於
未來世亦更教化無量諸女得轉女身爾時佛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
汝今可為於此衆人令此諸女各復本身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如
我實說我於無量無邊婦女令轉女身得丈夫身皆是實故此等衆生還
復女身說是語時多有婦女於彼丈夫前有如是形有如是色如是行住
還復如先所向來者彼等各各相共言說如前無異彼時諸女及頻婆娑
羅王等生希有心云何諸女已轉女身今已還復女人身耶此諸女人為
是實身為當化起佛言大王此等婦女非實非化所以者何大王此善男
子於往昔時有如是願若諸婦人見我身者彼見我身即發是願求轉女
身彼諸婦人所有丈夫更取餘婦還復如是不增不減如前婦身可愛端
正不相離別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希有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有
如是神通善根世尊一切諸法不可思議衆生果報不可思議得禪定者

定之境界不可思議佛言如是如是大王如是如是大王此有三種不可
思議何者為三業幻量幻咒术少一分此善男子已覺諸幻已證已觸此
善男子即是幻師是故此等不可取量爾時世尊令彼大衆以無所有知
含法義教化言說令得歡喜令得威神增長教化令歡喜已勸言汝等各
自如時還其所生時諸人衆各還本處其去未久有一菩薩名曰生疑而
白佛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能為此等衆生以神通化還令如舊而不令
彼諸衆生等有受別離世尊此等當作何等利益佛告生疑菩薩言善男
子此諸人等所在之處共此諸女曾轉根者語言飲食共相娛樂遊行戲
樂種種諸事種種方便於彼時處令此衆人於菩提中令得發心近佛法
中何以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已於往昔諸如來所以一切樂具供養
尊重種諸善根皆已具足發如是願是故滿願滿分別意此善男子如是
教化成熟衆生教令入於義文字中所有法體無生之處無成就處令入
令覺如是教中不令有失令得成就於佛法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教
化衆生於彼中者無一衆生當向惡趣無一衆生於所教師過去佛土而
不中生善男子彼諸衆生還當如是成就菩提亦如今者無所有菩薩所
成就者爾時生疑菩薩從佛世尊聞善說已除諸疑惑而說偈言　衆生

聞已得於中方便學。如是健修習。名無所有者。純直心柔和。慎意無嫉妬
亦無有怯弱。名無所有者。多文字和合。復說如是義。所有無可見。亦當無
所攝。無二不可取。無餘不可見。不可說而說。語教無有物。　爾時闍那那
修多女。昔生疑菩薩言。善男子。汝乘非力。能說此偈。彼即答言。我身如是。
知無所有菩薩身中。從出是聲。菩埵當知。今此偈聲。非我身出。爾時闍那
耶修多女。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是無所有菩薩。乃生能得不思議法。皆已
具足。能以種種方便開示。彼無所有之處說法。佛告彼言。如是如是。善女
人。如汝所說。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能辯說。無所有
所問修多羅。佛言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汝今為辯說諸菩薩摩訶薩境界。
廣境界。無礙無可得。無邊無畔際。發起多聞。與利益故。以善巧智。如諸菩
薩摩訶薩。為自境界。增長無著無可得處。無邊無畔際處。諸多聞利益。欲
於善巧方便法中。教令建立。開現處故。當速成就。菩提道故。爾時兩時。無
有出生菩薩摩訶薩。而說偈言。　善說此經已。正念入禪定。當覺一切法。
顯示此經典。令覺一切義。及如文字等。所有修多羅。諸佛之所說顯現一
切義。彼此皆相見。無量不思議。諸經善說處。此經法如已。莊嚴義文字。諸
法無缺少。一切不思議。除界諸入等。當得方便智。隨順十二緣。一切聲一

聲一聲一切聲。諸聲等和合。於此經覺悟。所有諸心者。衆生所思覺計我
所思者。一切心所因。一切皆能知。是等諸思覺彼無有思處。於此經覺悟
亦無有思者。於自及與他。一切悉能知。如心所緣行。照諸法如鏡。說此修
多羅。於彼此等見。彼等還覺此。一切非為一。不見別多說。一切文句雜。若
見於此經。彼為衆生說。衆生非此彼。令彼衆生脫。住著不動處。如一切虛
妄。以虛妄為說。既知虛妄已。不著虛妄中。無有所生道諸佛見。一切於此
無不覺能學此經者。一切功業處呪術醫方智。及時智所生皆此經覺悟
一切一切智。所有不可數。彼一切次第。於此經悉知。一切見捨已衆生所
迷惑。若知於此經。不著彼名字。衆生著今脫。彼相所覆者。此經威力故。於
中得實證。若學此經者。彼得一切非天上及人中。一切功德具。此是教師
法。此即是父母和尚阿闍梨。亦是善知識。此知足少欲。具足諸頭陀。此所
修資財。皆為彼當作。若有大衆生。欲說多種法。應當學此經。學一切法處
若有大衆主。欲說多種法。彼應學此經。一切法持處主處。皆當得少病長
壽命。常得諸禪定。隨順此經已。身常受安樂。心亦得常樂。若能證此經
業悉具足。如是差別法。彼當得隨順。若能證此經。即總持諸經。若能知是
證。如此經中說。彼等皆知經。諸佛有所說。所有諸文字。所說諸法者。若聞

於此經。則離於文字。諸法離文字。以文字說法。文字非是法。亦復非非法。
彼等於此經。住於菩提中。彼等於此求。世間最名聞。　爾時兩時無有出
生菩薩。說此偈已。頂禮世尊。右遶三帀。即於佛前。沒而不現。爾時衆中。有
一菩薩名無所積。而白佛言。世尊。此兩時無有出生菩薩。從何而來。佛言
從如所來。還如是去。彼菩薩言。世尊。彼云何來。復云何去。佛言。如影幻夢
燄響虛空。及與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無實無像。如是等衆分別違
來。汝今語我。生於一切。一切衆生。一切菩薩。一切諸佛。亦如影幻夢陽燄
響虛空。及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無實。彼等所有一切果報及
彼名字。彼等皆是我等。所為彼等。及我一切。非一非二。非多非少。亦非有
物。不可聞不共具足。無有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聞者。是故汝等從我等
聽。信解思惟。歡喜稱善。彼等無量阿僧祇數行。無實已。皆不可得。汝等亦
不可得。汝等莫以虛妄誹謗我等。莫毀呰我。我等既無有物。無相無有處
所。為他何假須說。寧不說勝。若有說者。彼還是如。彼此還是。如此如是。遣
如是說已。如是來。爾時大衆。得聞如是句義已。無色心無出入息。無物染
着。彼等於世尊所。一切樂具。皆悉遍滿。彼等得本念已。作如是言。此是本
性。體真實無所有。無可證無所識。如是知已。無知故。如是如是彼從何處

有不可作名字。爾時於上虛空。有無價寶。遍滿其間。有菩薩名滅。及無出
生菩薩。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此無價寶。遍滿虛空。佛言。善男子等。有若
干菩薩。等聞此無所可證法門。得出離已。皆悉已得無生法忍。故現此相。
爾時彼諸一切大衆。皆白佛言。希有世尊。善巧能學。巧方便智。為欲解脫
諸衆生故。世尊。乃能知此。一切無動。空無所有。無有衆生。本性寂靜。然令
如來。為諸衆生。辯說諸法。一切如影。而能勤勞教化衆生。佛言。如是如是。
諸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善男子。若無辯說。云何能知影像。幻夢陽燄響聲。
及與虛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涅槃之法。而為虛妄影像等法。爾時以佛
威神力故。於上虛空。聞如是聲。世尊。何者是彼影形為影。世尊。何者是彼
乃至虛妄。而為影形。世尊。此一切莊嚴已。具足法本。不假莊嚴。世尊。譬如
畫師若畫師弟子善學技能。畫如來像。具足衆相。無所缺少。又有金巧師。
取最勝金。作其金薹。而著頂上。然彼形象。倍更端正。為一切衆瞻之無猒。
世尊。如是如是。如此法本。具足諸相。勝之無猒。世尊。今者更倍莊嚴。說是
語已。時佛告彼虛空聲言。譬如巧學幻化之師。若幻弟子。善於幻化。幻作
男子端正可喜。諸根具足。皆共和合而生子息。為作名字。影像幻夢陽燄
響聲。於虛空等。不自在也。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彼虛空等。增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四

成就所有作事。入深山谷。多有人衆。各發大聲。呼諸影像。乃至虛空。彼出聲已。泆而不現。於彼空谷。無所染着。彼時衆人求是聲處。了不可得。如是一切諸煩惱等。如實求之。亦不可得。如彼陽燄動搖似水。而不可飲。如是響聲陽燄。俱無形像。爾時衆中。未證法者。聞此說已。皆得證法。有三十億那由他等。諸天及人。皆悉得於一切法中。無所染着。爾時虛空。還復出聲。諸天人衆。皆悉見聞。此唯名字。所謂影等。乃至虛妄影像等也。影像幻化。其有所聞。如來解釋。於先作證。有二十億諸天人等。聞此法已。皆得決定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當爲成熟諸衆生故。而爲之友。爾時聞持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本。我等云何受持。佛言。此法本名諸罪無捐無捨。如是受持。如來自在。如是名持。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名持。說佛大神通。如是名持。惡心難調怨讐。悔過如是名持。無所有法可示現者。如是名持。非不見一切諸法。如是名持。佛說此經時。其無所有菩薩。及難調怨讐。聞持菩薩。及彼大衆。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五

二十有

友

洪武正韻云九切。同志爲友。友有相佐佑之義。又與人相善曰友。善兄弟爲友。許慎說文。𠬪从二又。相交友也。𦏲並古文友。徐鍇通釋。二手相順。通論又曰。友。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之屬行也。兩手相承爲拱。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輔切磋。其志歸於順也。易曰。天地睽而其道同也。延九反。爾雅。張仲孝友。郭璞注云。周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邢昺疏釋曰。云張仲孝友者。小雅六月文也。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者。釋之也。李巡云。張仲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毛傳云。張仲。賢臣也。鄭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以詩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故知六月宣王時賢臣。劉熙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顧野王玉篇。𠬪于九切。朋友。今作友。顏元孫干祿字友𠬪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友𠬪。上說文。以二又相交。下經典相承隸省。丁度集韻。古作𦏲䎀。張有復古編。別作習習。从羽白。从入切。非是。古文友。鄭樵六書略。友篆作𠬪。會意。吳棫韻補。叶奇矜切。漢天馬歌。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又演女切。易林。王孫季子。相與爲友。明光爲域。升擢爲舉。戴侗六書故。二又相似。友之義也。洪範曰。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兄弟相愛謂之友。引之爲朋友。皆取兩同之義。兄弟同生。已朋友同道也。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靜守正字雲韻。字从二又無點。或作友。乃書者之謬。韓道昭五音集韻。𦏲𦏲習。並古文。楊桓六書統。喻母𢍶同志者也。友从習上。本作入以從情。𦏲三牛也。統意𦏲隸熊。志韻會舉要。角次濁音。按說文从二又。又手也。今人上从古文作𠂇俗又加點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友。楡九切。朋友有輔相左右之義。故从二又爲意。加點作友非。習。此亦友之古文也。从習一以別之。朋友講習之意。韻會定正字切影　篆

九影因煙友　書

並古論語　古孝經　曾壽懿鈼篆見姚敦陽二十體篆　許子鐘　高克敦　嘉仲盉　漢興禮鼎並楊銅鐘　鼎集韻　汗簡　老子銘　大夫始鼎　友亞鬲　蔡姬彝　𤔲仲簠　寅簋　師遽敦　鄦子鐘　並諸友盉　嘉仲盉　昔字銘

友 並古文 友 石經 友 遺字武如此 友 分寧鐘 友 古孝經 友 汗簡並見杜從

古集篆古文韻海 友 友 友 並徐鉉篆韻 友 友 並六書統 友 孔耽碑見洪适

漢隸分韻 友 費鳳碑 友 石經論語並漢隸字源 真書 友 智永 友 顏真卿 友 柳公權 友 蘇軾

友 米芾行書 友 米芾草書 友 章草 友 卞壺 友 智永 友 張旭 友

並鮮于樞 友 趙子昂

孝友

爾雅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柳氏家訓孝慈友悌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也。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作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於政。詩六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宣王賢臣。尸言有之友也。韓詩外傳閔損孝子寄性至孝。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心不怠。母疾之。衣所生子以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轡。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父喜之。母亦悔改。遂成慈母。東漢書王祥傳。祥弟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後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於是覽與祥俱以孝友稱。　祥校傳。祥校字伯師。穎川舞陽人。弓高侯穎當之後也。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校四歲而孤。養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昆弟。鄉里益高之。晉書孝友傳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詳本姓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詳本姓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

栢。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詳本姓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詳本姓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詳本姓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父難於風波。每行來。晷與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懸至。見人飢寒。並周贍之。尚書張闓明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詳本姓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

樊氏目疾失明。含躬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并本杜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勑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并本杜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父母終。後廬於墓側。并本杜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胤。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居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後丁母憂。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人以為榮。并本杜 何琦。字萬倫。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

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乃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讓。凡有贈遺。進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并本杜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甎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鎮江志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 韋鼎。字超盛。其先京兆杜陵人。博涉經史。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負屍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云。北史宋世景傳 世景孝友之性過絕於人。及弟道興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 陸卬傳。卬遭母喪。哀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沉篤。頓伏牀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曰。大兄尪病如此。性又慈愛。搏之亡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搏弟彥師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兄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魏延讚傳。讚孫祖訓。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 牛弘傳。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冊府元龜 四星來聚。五馬南浮。貍醜阻兵。姦渠盜土。晉遷自安。愆驚生常。亦有懷孝愛之情。知友于之分。居喪過禮。臨難相先。雖非仁義之所感。固亦染習而斯至。 前趙劉元海。齠亂失恙。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前秦苻堅舉師向鄴。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襄之弟也。嘗從襄征伐。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

王異創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遺訓既異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懲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異即吉乙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緒碩德皆興之叔父也後劉李雄母羅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任回爲雄尚書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南燕慕容德僭立於廣固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乙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及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馬明叟實賓錄

齊蔡墨智至性孝友鄉里號曾子爲高士沈雲所重唐書孝友傳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爲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盧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匿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第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洲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鬭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骸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子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秘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饑度乃食野中蓬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母病癖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烏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彠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赴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廷味甘寒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大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啜粥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奉吾子尋卒

陸南金初

吾少卿盧崇道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闕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折之趙辭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為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巂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父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鬭為琇所殺係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下詔中謫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為誄揭于道斂錢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寡孫仇家無所懼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啖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於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 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 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 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 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健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錫矜宥有詔減死 信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姑道七

年供羅三年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墓有芝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與覺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飢或勸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親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輙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朱仁軌傳仁軌敬則兄子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白鵲棲所居樹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為孝友先生 顏真卿傳 真卿孝友忠直羽儀王室趙希衛會心歸顏杲卿之子泉明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給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一門孝友忠厚之意可敬可仰啟其家兄弟能捨生取義立百世之名節者皆自此心發之古以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詎不信然 新唐書東夷百濟傳 貞觀十五年百濟王扶餘璋死太宗命司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為柱國紹王義慈事親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 馬明史賓錄 唐劉審禮當襲父爵遜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其弟延景為同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寒苦晏如也時稱為孝義劉家 張洎感事錄 唐崔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子邠鄴郇郢郾郊為太常卿政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鄴文宗

來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郎鄠
兄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鄠一
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事類
合璧田真田慶田廣兄弟三人欲分財異居庭前有紫荊一株花葉盛茂
夜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斫尚如此人何不如
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五代史後梁張文蔚傳　文蔚沉邃重厚有大臣
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大夫人膝下不異布素弟
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子鑄周顯德中位至祕
書監李燾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三年五月辛丑安化節度使鄆國公允
成卒允升念其弟日夜悲哀仁宗因諭輔臣曰楚王先帝同氣之寢疾
歲久允升兄弟孝友如此宜特為遷官以慰楚王之心癸丑以齊州防禦
使允升為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允升及允成皆元佐子也宋史李承
之遷龍圖直閣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為待制十年
矣神宗曰卿兄弟孝友足勵風俗肅之亦當遷焉即亦命焉江州志宋陳
旱義門子也時聚族增至千口淳化初陳氏食不贍守康戩奏每年春首
貸米二千斛從之至道中仍歲旱饑舉宗啜粥雜以藻荼旱

以次為長貸米旱止請其半日晝而食之自可及秋或謂曰何不受而難
之以邀善價旱曰朝廷以旱族大歲歉特以王賦貸私室可見利忘義為
同上之事乎上聞而嘉之曰陳旱一家孝友恭儉無比世守家法孝謹不
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庭可尚也宋史列傳　趙汝愚父善應字彥遠性純
孝親病嘗刲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
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
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
瘠骨立終日俯首拒儔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
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
神也終其身不食兔　韓蕭胄傳蕭胄奉祠後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踰
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焉　夏守贇兄守
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
養心輙念之王為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外舍　金安節傳安
節歙州人官至兵部侍郎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
之又以恩奏其孤子與北盟錄宋靖康中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
性然兵于外親擐甲胄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

兵何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賊退俯為生靈每戒輕動登國家一旅
賊計蒼天奈何康王聞此淚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聞勉莫
聞使欲奪馬自奮手格逆虜以雪父兄之恥宋名臣言行錄韋齋先生朱
松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二其心悅生隨抄張存性孝友
　為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譬如手
足才可殊絕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金史孝友傳　溫
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斡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
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為護衛　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
父光宋李摧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困城中顏艱關渡
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敘人光繫獄榜
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其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
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
　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
復其終身　[illegible]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
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為進士學母患風
疾刲股肉雜飲食進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日目不療而愈

皆以為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洛州人
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
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
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蒲察鄭留傳鄭留為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縣不能決按
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序
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弟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
爭乃相讓而歸　紇卯阿里傳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愛家政饒
材以巳扯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
之鎮江志宋張恪七歲而孤事母兄孝友居母喪三年不入私室祥禫踰
年猶不御酒肉致甘露屢降白鵲來巢兄有奇疾或云惟人肉可療恪刲
股以進遂用有瘳肇慶府圖經志曹英萬安人兄弟爭田積十餘年不決
郡守王應庚勸之遂歸於和遜乃立孝友坊以旌別之元史孝友傳　王
閭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資既老盡麾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閭朝夕
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卞急閭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
嘗卧疾夜然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閭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焰

蔽寢戶。間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中統三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李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稚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疽危甚。廷煒憂痺扶護。二夕鬚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歲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侍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侍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有疾。彌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為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大尉來攻。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為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驛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國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眾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滿世道。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半月。　胥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里稱焉。潭州萬戶移剌瑛子李家奴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李家奴割股肉煑糜以進。病乃瘥。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疾刲股。旌其家。　畢也速荅立。達魯氏家奈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上。躑躅。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烏集其家樹。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

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薦為史。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延祐間。汀州寧化人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賜復表。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至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請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為友義所感。　又有米汝揩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輔別產。子明卒。汝輔家盡廢。汝揩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嘗病。汝揩迎至家。奉湯藥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門。　郭回。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寓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備身傭錢葬之。每旦常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為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伏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二丈餘。　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為墳。　陳乙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為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　又有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璟。南陽李廷瑞。息州移剌伯顏。南陽怯烈歹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為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條孟人。至元間。憐其叔清家貧。家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　張本。東昌茌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後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　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秦。與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膳豐備。適於所生。　元善。大名人。父有兄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逆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祖母。以諸喪序列附於塋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疇，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疇官福州司獄，滿歸，以母
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族中，遺訓亘世世無異爨，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
大小百口，吾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疇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疇
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疇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
無再嫁之義。領事姑。疇妹贅王佑。佑之妹念佑母無子，乞歸朱氏養之。人謂
孝友節義萃疇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才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
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隣里驚異。
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至順
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
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從病痊。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淵以罪
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
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連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
及嗣，遷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
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淵死，韶孫哀
慟，見者皆為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道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晉
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

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吳國寶，雷州人，性
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
致云。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
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
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棄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
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手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本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
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亨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亨安憐之，縱為良。
仁蹤蹟得母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
大家，皆為役，尚無恙。乃偏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曆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
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
十一年旌其家。　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
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
店，得其母以歸。　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為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
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　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為劉縣
家奴。後獲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李鵬飛，池

州人。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
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行求三歲，至鄿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方
疾，鵬飛起之，遂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携子孫
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
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
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洋國大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
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刺骨，未嘗敢言。今父母
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
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
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
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
詔簿錄其家，群奴各已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
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大夫人勞一德曰：當史籍
吾家時，親戚不復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
既毀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
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

餘，得歸侍奉，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業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哀
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
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
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徹徹，担古思氏，幼
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
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
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褒異。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林中，
將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插鍬力判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
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為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救，虎，父得
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
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後，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
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
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
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旌其家部

伏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五字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
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
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
皆懐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
卷傳于世。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
益父壽。父絶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黄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
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
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奥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
思母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
頓止。兄孟舲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
且無子。薦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
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長令悉焚柩棄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爲義阡
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以贈。人皆感焉。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
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抱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
即以已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得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福建
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

居廬三載。啜粥而已。事繼母唐古人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
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
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又有
劉德泰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
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猶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
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焉。　押忽乜里。可溫氏素貧事繼
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
之。籲天以求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皡。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
皡叩天求代。遂瘥。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皡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
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皡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
送者大悦。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皡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飲水。終
其喪。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臨城人。業鼓冶。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
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
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嶽泰安。河清諸祠。道遇異僧。遺藥
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欽楨。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
于城西。欽楨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之。前後居廬

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永平李彦忠。父喪廬墓
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楚州郭成年七十
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唐鐸。汴梁蘭陽人。
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歳餘產一女。
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
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戸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
自把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佑余
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
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歳盜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
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孫秀實。大寧人。性
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十錠。貧不能償。棄其
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懈。秀實哀之。悉爲代
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賷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
又李懐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復。有賈進。
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庚米濟之。每歳冬製
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阡。使無墓者葬之。　李子敬。陝西三原人。

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塟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有司以
名聞並旌之。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宰卒。擗踊號泣。絶而復甦。水漿
不入口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臥床褥。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
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
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絶其嗣云。泰定三
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後負母登太
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
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
其側終喪。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直勸
諭不能止。即以己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
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孝友。以己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　余
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
戸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悉救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
俄暴雨火滅。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弁陽小谿。鎮乘橋
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
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尹華，汴梁浦川人。至治初，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悸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鷄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疾，華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華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　又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涼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高郵卜滕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凡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並痊。　劉建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建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建讓乃棄己子，一手把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劉通，亳州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瞽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鎰、皇慶間諸暨丁祥，一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賃傭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貲命醫，惟日夜痛哭，禱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涕洟半器，垂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鄧州人，河南行省署為三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擧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蔭敘，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歷貴，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郡聞美之。至大間，河中朵外僧親喪，廬墓。兄邪海為奥晋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邪海能義。又有畏吾民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特理，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傳柩四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舉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理親吮之；又喪目，理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理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挽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　又有吳希曾，睢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又燃祝

火熄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晉膺務府業牘，親老，辭歸侍養。墾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柏。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為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頃中一刻不去。母驚悸而殁，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有詔旌其閭。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頤等貧無以為生，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糜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糜，及攜米歷戶饋之。或曰：癘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益周行閭所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棺櫝，人咸感之。嘗出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謙為請旌其家。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蓑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後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葬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劉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即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符，指得父骨以歸。　石明三，育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偏畔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所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嘆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

泡。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殁。又三年而母殁。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隣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殁。居喪盡禮。寠突火大。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割股肉爲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哭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寞荒山中。躬自根爨。蔬食飲水。一衣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慙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父賓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持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殁。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

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皆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菓。惟啜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琮。叔母尤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忠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己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將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避兵陽樂。其土俗。因攜左氏家焉。元兵陷襄

陽。遂失左氏。德適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殁。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牀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已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紀二年乃殁。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黃氏之門。　史彥斌。鄆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鄆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字子讓。贛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

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緯。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緯母姚氏方卧病。賊突入卧内。舉槍欲刺姚。緯以身蔽姚。槍中緯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餓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效。

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村，劇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之父被驅而東矣。然眾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殁，克己負土築墳，廬于墓側。歲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克終喪而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繼與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

子皆免於難。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受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溫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溫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年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舍，遂同死焉。　虞集道園學古錄題咬住學士孝友卷：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備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黃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克就，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為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曹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耻堂先生高斯得序葉跋盧氏友

于堂記：西銘之書，其仁人孝子之事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不貫本之病也。故天下罷癃殘疾，一有不遂於吾之孝，猶為未純。況吾之真同胞而有不愛乎？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聖人教孝之端，大率出此。出門嘆足之不謹，欲以行遠登高，未有能至者也。黃山盧君葬室于墓，名曰友于，以志其先人之訓。諸賢記而歌之備矣，復求予言，何以告之。雖然，人子之充其孝，莫先乎是，而非止於是也。盧君懋哉。　林清源集題浦江鄭氏孝友卷：周公制禮樂，四海興孝悌，秦人事兼并，父子即分異。周禮不復興，秦濘未嘗廢。漢文不制作，賈生不流涕。冀拂習未除，業布起肘臂。吁嗟大道衰，天下日多制。關雎德教行，何取張公藝。我聞鄭氏先，于孝父罪貫。孝友垂家規，兄弟爭死義。旌淑又伯年，舊德能世濟。同堂二千指，聚食已九世。堂上坐黃髮，堂下列幼稚。婚喪有矣禮，少長各定位。一家如唐虞，諸孫各俊乂。簪纓既聯聯，詩禮復繼編。不獨令人難，古昔良不易。高山有喬木，下澤有芳蕙。貽子以好歌，澆俗可風厲。　賦偶擎律會元事父母善兄弟。　立愛立親，事父事兄，恭恪是守，睦姻並施。　遠南陳之戒而養所當養，篤實■之慈而親其可親。獨盡林身之義，優金立敦之雅。　道之盡于橋林新之詠，嚮且濡于歌棠■

之詠。　追而敘表此，則明老老之愛；懷以事父，此則示親親之意。　曾聞之德我所當盡，兄弟之道人皆可為。　篤於事親，欲萩冰怡眉，敦於從兄則■華韡妣。　況血氣之民皆有尊親之念，而秉彝之童罔無愛敬之心。

儲宮孝友

冊府元龜：古者並建師傅，奉于家嫡，所以琢磨懿範，輔翼令猷。夫父子之親，存乎天性；兄弟之愛，謂之天倫。人道之先，何尚於此。蒸蒸之志，見奉於慈顏；怡怡之懽，溥敦於同氣。則正家而定天下，推己而形四海，業盛有寄，已豈無失？豈止問安之訓，道扶於龍樓，致美之風，事光於甲觀而已哉。　吳太子登，大帝之子也。自武昌還都建業，時登鎮後，以弟慮卒，登往建業，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帝遂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妒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須先立后。帝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帝默然。及為皇太子時，弟和有寵於帝，登親敬待之如兄弟，常有欲讓之心。　梁昭明太子，性仁孝，自出宮，常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

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溢。高祖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此更無餘病，正為如此，胷中亦圮塞成病，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常爾懸心。雖屢奉勑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青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莫不泣。大通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勑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　衰太子大器，簡文帝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死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養於宮中，既長，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常在至尊所，一朝娶婦，則便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高祖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唐太子弘，高帝子，顯慶初，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會帝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屬發數日，太子戀慕不已，帝聞之，遽追赴行所焉。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又選陳渊代事相謝表　肴先聰明，躬舜孝友，念累朝之大典，將就新編，付直筆於近司，益重其選。

不孝不友

書康誥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注：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二十有

友

交友

易兌象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然當明相益之象。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也。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者則不可忘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燕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上常■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爲是也。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毛氏曰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鳥聲之和也又鄭氏曰兩鳥鳴也

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之程氏曰和謂相得平謂不變什言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且因此以興焉故也伐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況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燕伐木之人故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舉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如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志也同術同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毀而損之。論語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老者安之朋友信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友以輔仁則德

●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子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絶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中庸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天下有達道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孔子家語孔子曰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故我之懼也若嚴君在

堂而明神震室矣。雖欲不著善其敢乎。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白虎通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揚子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悔。君子脩身而後交天道交萬物生人道交功熟成。仲長子昌言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賈我者我加厚焉求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魏文帝詩集論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抱朴子交際篇朋友之交不宜雜浮。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徐幹中論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太平御覽周紹新撰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敘。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由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主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疏者能暢廉頗相如忿恚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數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集子齊交。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

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閒顏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謙謹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喩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鍾會芻蕘論 凡人之結交，誠宜德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於讒構，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貴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龍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楊龜山語錄 常■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爲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不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式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救不恤，而況於朋友乎。朱子語類 蜚卿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問曰，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詳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張子經學理窟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人曰，有皆心於真善而心告引去者，以氣。吕嘗性緩，不能取，西平亦無，但爲於習，年若欲古人欲得朋友與某共論湯帶，失心在於此，惟望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爲得朋友之求。性理會元 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同爲天倫，天所敍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後世雖一介之士，朋友之道固缺矣，而況於等而上之者哉。蓋不知德之可貴，不知成身之爲重，此友道之所爲缺也。使其知德之爲貴，成身之爲重，則其所以求友者，惟恐其不獲已，況敢有挾乎哉。而升谷齋說 善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

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東谷所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觀盛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獄訟相請，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暱以淋沐，甚欲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攖拂，而取疎遠，故隨事苟徇，而覩親密。求其父子之離訛，即導之以不孝，求其兄弟之鬩墻，即導之以不友不恭，求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不瑟，誘引古今悖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必譆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冊府元龜 交友之道，其來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故傳有三益之訓，易著斷金之象，譬道同術義表於切嗟，久要不忘，情見於生死，又豈止逵方之爲樂，漢水之相成哉。中古而下，蓋有同德比義，神交心照，或傾蓋以扶分，或刎頸而爲歡，靡思志操之異，遂忘年齒之隔，結髮以共仕，納祿以偕往，扶風雨之信，忘蓬蓽之賤，通家而益厚，奕世而追親，以至撫字孤孀，拯濟危阨，棄身以自誓，抱節而不變，斯皆古之不諂不瀆相先相死之士歟。元王惲秋澗集 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爲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槃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聚而同遊，飛者群分而並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發，特表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太平御覽 曾子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家語 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史記 任登楚大夫，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孫，伍舉子，子胥之祖父，椒舉。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犯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復歸楚。布荊坐也。共班荊坐，事如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申包胥楚大夫。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使亡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叔向適鄭，鬷蔑惡，一言而善，執手以遂如故知。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也。管仲字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乃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

仲。管仲旣任用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水漿。或甚之曰。鮑叔有疾。而爲之不內水漿。無益於鮑叔。又將自傷也。鮑叔非君臣之患。父子之親也。爲之不食水漿。不亦失宜乎。管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吾嘗與鮑叔負販於南陽。吾兄辱於市中。鮑子不以我爲不勇者。知吾欲有名於天下。吾與鮑子說諸侯。三見而三不中。不以我爲不肖者。知吾不遇賢主人。吾與鮑子分財而多自與。不以我爲貪者。知吾貧無有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御者良。鮑子卒。天下莫知。世用水漿。或有知者。作爲之死。亦何可傷乎。夏侯湛鮑叔像贊曰。鮑子情情。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同心。厥芳攜蘭。其堅如金。進遂景遠。君子攸欽。 季札。吳公子也。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戒之以愼終。適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 劉向說苑。魏文侯歎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五典疏蒙事實。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得敘。便於夢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旣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陳留志。韋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潔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劉向說苑。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絃。終身不鼓。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 漢書。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段會宗傳。

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從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於昆山之側。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跡。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五典疏蒙事實。西漢鄭當時字莊。爲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偏。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歡。恨相見之晚。 兩府元龜。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之楚兩龔。勝位至太中大夫。歸老於鄉里。舍拜光祿大夫。不起。 張釋之爲廷尉。持法平允。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咸結爲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陳遵。少與張竦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 汲黯。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位至主爵都尉。 傅喜。封高武侯。與鄭玄同門學。相友善。同門。謂同師也。 蕭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蕭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矣。 杜林字伯山。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位司空。 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聞。不與相見。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光武乃召恂與復相解。結友而去。 寇恂從光武破群賊。就與鄧禹謀議。恂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恂位執金吾。 阜弘。爲揚州從事。家代爲吳郡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 孔僖。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善。僖位臨津令。 梁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
亦高抗，終身不仕。　王符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
崔瑗等並友善。　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
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與俱在郎
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無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又云。雷義舉茂才，讓
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陳與雷也。崔瑗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瑗位濟北相。　荀
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淑位郎陵侯相。　朱晧字叔明，治
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晧位司
空。　逢萌北海都昌人，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萌初為
亭長，後連徵不起。　岑晊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與為
友。晊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　李燮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
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
莫，世稱其平正。位河南尹。　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
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
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徵有道，不就。　王
允，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
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位司徒。　苑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
位太山太守。　韓說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位江夏太守。　閔仲叔恬
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徵拜博士，不就。
東觀漢紀：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
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
杜門，相遇難也。　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鈞，豈為白璧所
遷，辭不就。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　王典被蒙事實：東漢王符字節
信，好學耿介，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後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
門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
頃，又白王符在門，乃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同坐，時人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東漢陳蕃不接賓客，惟徐穉
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子姪造季和
討論，是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伯里內有賢人聚。　後漢陶侃傳：陶侃字
士行，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
髮得以易酒殽，饌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湘州錄：安鳳少與徐侃友善。

鳳至長安，思遠佩兮欲別。佩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
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又同泣分袂。
及來年春，鳳欲客長安，因夢佩，遂寄書遺奇春，佩無詩，書注謂附書人曰：
佩死已三年。鳳無淚嘆曰：我今日始悟佩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　范曄後
漢書孔融：當之子也。十歲從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初外，云自非
當世才藝與賢通家子孫，概不得進。融欲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
孫。膺乃召見，問父祖嘗與僕有恩舊乎？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
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衆奇之。　第五倫始以
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
訣曰：恨相知晚。　廣宗始脩古禮，延待方岳，翟酺上四遷頌，帝歎之，請待
中實寔曰：知翟酺乎？對曰：班固然為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受班固，而思
翟酺，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酺俠寔寔倒屣迎，笑謂酺曰：吾受詔交公，何
待薄我。遂拜入也。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
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　張叔升字孝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嘆曰：
人生於世，自騁遇緣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
友人，令班荊而語曰：令關下閽寄身，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
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
不顧而退，升竟以黨錮下獄死。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
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病
滲，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但目擊而已。
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　謝承後漢書：王嬰字仲
袤，與同郡蘊臣卿為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　郭林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
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適濟亭則師
仇季智也。　王典被蒙事實：東漢郭林宗嘗宿茅容家，旦夕容殺雞為饌，林
以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乃勸
友也。　白氏六帖：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融奇之，曰：
志士交結之秋，須務勤學守之何？覽正色曰：天子脩太學，豈使人游談
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
晉後漢書周瑜傳　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
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張璜潘心傳錄：東
漢王丹，其子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往，丹怒撻之，

令寄縁以桐馬人問其故舟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亘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世說華歆與管寧邴原爲友三人號爲一龍歆爲頭寧爲尾原爲足漢末遭亂原寧二人避地遼東歆爲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爲司徒讓位於寧辭不受訪原竟不往而乃卒唐子西曰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爲之首則歆之爲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至盛德之士豈肯操辭卒雖然使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爲不少是以欄此何至使歆爲之歆果賢邪操决不欺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决不得爲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皇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交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爲友矣此今之所未解馬明叟實賓錄魏荀粲簡重不與常人交所交皆一時秀傑既卒至葬送者纔十人皆同時名士哭之哀感動路人虞預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爲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恠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今有弟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也爲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敬之三國志荀攸彧從弟也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暇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袁侃字公然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任黃門選部 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 蔡邕賓客盈座聞王粲至門倒屣迎之粲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孔融才高倨傲年在陳紀陳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爲紀拜之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狀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且有典刑 魏傅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及散騎常侍荀顗善嘏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 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理朝事俱爲名臣嘏位尚書僕射 鍾會年少傅嘏以明智交之

司馬徽字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位至丞相長史 王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位太守 袁霸陳郡扶樂人袁渙從事弟子魏初爲大司農與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渙子侃復齊聲友善 黃朗弘通有性實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其林下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羸疎而內貞堅密寧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爲通度也 陳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丞代矯 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俁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蜀許靖汝南人始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靖入蜀爲司徒歆朗及紀并靖子群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位輔漢將軍 張嶷巴西郡人召爲從事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 張飛字益德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位車騎將軍 徐庶字元直先名福與石韜字廣元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後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 吳孫策下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孫策創業命張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張昭字子布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齊名友善位輔吳將軍 陸績字公紀時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位偏將軍 步騭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

及，乃至於此。遂拜家母，結友而別。　魯肅，臨淮人也。家富於財。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亦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肅後使荆州，到當陽，與劉備會，將諸葛亮與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肅卒，諸葛亮亦爲發哀，位横江將軍。　薛友，字文悌，豫章人，爲郡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　嚴畯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位尚書令。　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宫，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位偏將軍。　孫皎爲征虜將軍，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位征虜將軍。　高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無名氏，皆世之英偉也。　吳旗與張温、顧譚友善。世説：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操，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衆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使與定交，作筆薦焉。江表傳：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容，終不之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白氏六帖：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友之，拜其母。袞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於子，其義至大。鄭人褚德隱遯養親，老而無倦。袞每拜之。晉書：王蘊爲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將王悦來拜墓，蘊于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悦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　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　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荀崧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劉殷宣，字萬壽，爲散騎常侍，寛厚待士，多伎藝，亦爲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殷室相遇，便盡著欵。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與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豈有非之者耶？　裴郁，字道期，元帝初爲安東將軍，以郁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友。及道期卒，王導爲司空，既拜，歎曰：裴道期、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己，甚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　王濛，字

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位司徒左長史。　虞騤，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温拜騤，騤使子谷拜彝。　荀羨，弱冠與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位兗州刺史。　王機，字令明，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機位交州刺史。　何偃，叔悠之，與琅琊王微相善。悠之卒，微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爾。　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王戎字也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戎每與籍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爾。籍位步兵校尉。　羊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陳留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秀伯，而曼爲濌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儁。曼位丹陽尹。　王操，字祖游，丹陽太守柳濬、散騎侍郎楚遷、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操友善。位尚書殿中郎。　山簡爲征南將軍，鎮夏口。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彦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　習鑿齒爲桓温別駕，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辟命。沈東陽野史：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温，温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晉中興書：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貴如此。　東既沃壤，名士多歸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與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祜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歷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軌羽，體長塗而馬鳴，知駿騏之迅足。　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彝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終始。　許恭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

鑒。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晉劉昫初隱居上谷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菴共處，以吟詠自娛。向秀別傳：秀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趣舍進止無不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修常業。晉竹林七賢論：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之，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憎，康至，云：鳳凡鳥也。世說：晉王羲之字逸少，郗夫人謂二弟司空、郎中愔與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二謝，安石、萬石也。嵇康高士傳：逢萌、條房、李雲、王壽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袁宏山濤別傳：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記纂淵海：孫盛與殷浩友善。每談論，食冷而復煖者數四。王智深宋紀：姚襄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册府元龜：嵇康恬靜寡慾，寬簡有大量。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康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位中散大夫。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位司徒。　晉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位散騎常侍。　蔡廓與北地傅隆相善。廓子興宗，隆父友，敬向柳宿學義才能，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　顏延之既廢於家，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　蕭惠開為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　王僧虔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　孔逷字世遠，好典故事，學與王儉至交。　南齊杜京產，閑會稽，學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不就。會稽孔道微守至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一日會稽孔覬清剛有節，一見而為款交。　王僧孺初與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僧孺出為唐令，昉贈詩，其略曰：子惟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芭。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　梁范雲字彥龍，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

府，見而友之。　劉季連與會稽人石文安相善。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為尚書左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為御史中丞。張率，吳郡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　陸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　到溉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游。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今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後溉為左民尚書，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於家，門可羅雀，三君每歲常鳴騶枉道存問，置酒敘平生而去。　劉訏一遇阮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謝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為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為感友賦以酬之。　梁蕭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續善。　韋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為尚書吏部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顧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　後魏崔楷，長者篤厚，不營利，與崔願相親，往來如家。　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忘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　封軌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然摽明剛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　辛紹先敏悟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　畢眾敬自兗州刺史徵還京師，年已七十，太和中，高祖賞禮舊老，眾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　李彪為度支尚書，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　李志字鴻道，彪之子，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　張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令，安民與彝並為散令。　崔休舉秀才，入京城，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　曹世表性雅正，涉獵群書，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李神儁並相友善。　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

度為鄉閭所稱大和中拜中書侍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
羊深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友善
邢臧博學有藻思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等並結交友 封肅為尚書左中
兵部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是崔勵及勵從兄鴻尤相親善 胡叟為
武威將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亦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
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為幽贊以此言之彼無可愧也 北齊袁聿脩歷任
清華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在門主蔡
簟聿脩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薛道衡北齊時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
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 陸卬為河間邢劭所賞劭又與其父子瑋交
遊嘗謂子瑋云吾以卿老蚌復出明珠 裴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
淡竟日情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 薛愼字伯護好學能
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璆並友善
封孝琰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劭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
孝琰友善南史向靖傳 靖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
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
推先之順陽范曄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
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
繫建康獄[illegible]家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北史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
衍曰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
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辛紹先傳 紹先子術與彭城陳欽文友善欽文
弟欽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欽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術
與欽武術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欽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欽
世稱廉信冊府元龜房彥謙有令名少與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蒲縣李綱
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
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彥謙為郡州司馬內
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為人
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
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 裴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
同志友善 隋劉焯聰敏沈深弱不好弄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 崔儦
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與河間劉焯同志友善 元巖以名節自許少

與渤海高穎太原王韶同志友善 陸餘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
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
強辯過之 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與弟斌文華當代俱有盛名開元中
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游處廣平公每見陟嘆曰盛德
遺範盡在是矣 郗純少時為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
真卿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
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權皋天寶末移家於洪州改著作郎不起京師陷
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名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皋之德而友
善之 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 崔造與韓會盧
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常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
四夔 郗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常與之討論經傳
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 薛登博涉文史與
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 海錄碎事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上有二
株楊柳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
也 太平御覽王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常曰我兒必貴
未知所與友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其母窺見大驚遂具
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子公輔器汝貴不疑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
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
射魏元忠相友善 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
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
渝甚為當時之所稱之 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
冠知名與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
為文會 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獻河南令
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
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溫州刺史
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illegible]友善大業
中進士舉終為考功郎中 元亨傳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
釋褐千牛備身唐書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
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
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柳
公綽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歡密為吏
部員外郎及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公綽先

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之句盧藏用傳盧
藏用隱終南少室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
孤有思人稱能終始交劉知幾與吳兢等交常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而
已鄭絪少有奇志所交皆是天下名士韋夏卿與齊映善同遊終年不
見喜慍元稹傳元稹河南人拜膳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
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
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
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
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
易其操唐餘趙宗儒父驊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易操少與商寶顏真卿
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爲語曰商顏柳陸蕭李邵趙唐闕史路
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夕拜駐梧
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卧有制草則就宅視之夕拜未嘗乞告有
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秉異所尚而頗寵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
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
琴構火於爐酌杯於机聞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紫金華煥意

軒軒偽紫微遵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日月恨
滿向家食相仍日詣台座以圖外任紫微艴然曰驚肩權門所不忍視且
有風分徒勞汝形臘瑩一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
微又呼侍兒曰盧六侍去早來樂康宜潔冰越中旬二器我與給公饌食
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
加蒜者喰矣時人聞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逸各盡其性唐摭言貞元十
二年李翱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又第時俱
二十五歲又同門第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劉駕與
曹鄴爲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辛文房唐才子傳朱放卜居剡溪鏡湖間排青紫之念結廬雲卧釣水樵
山嘗著白接䍦鹿裘葛履盤桓酒家時江浙名士如林風儒雅俱從高義
如皇甫兄弟皎澈上人皆山人良友也王與朱放事實唐賀知章字季真
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元宗
時仕至秘書監唐元微之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與名
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把花枝當酒
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

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涼州千里神
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鞠詠以文學見知於王化基王公知
杭州詠知仁和縣及至官王公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不復其相
知而身脩吏幹後王公爲參政首以詠薦人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
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恣故抑之詠聞之曰王公真相知也錦綉萬花谷
盧東美崔長師李華韓衛爲友淮泗間號爲四夔太平御覽蔣詡字元卿
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諸葛榮與曹輅
友臨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溫克寧常節之卿有水鏡之才猶如膏火不
可不慎輅曰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許邁字遠遊少與
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甚有詞藻遂傳學亦善屬文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郭子曰冀州刺史楊
准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識俱總角爲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
善遣見之頠謂准曰喬及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許之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
與叔堅對心相知豈以深言相猜耶五代薛史晉鄭雲叟本名遨與梁室
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

者高焉晏元獻公頗愛張升李彥真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
如平其志者雖三公大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
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劉閑字子奇所與交友必也同志
好尚富貴不求趨貧賤不易意性理會元濂溪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
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
爲友言行龜鑑宋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
日分遂割而分之公與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
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
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
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爲婚姻不絕詠史詩云韓李京師未僕時
控驢負笈兩無辭一朝接踵身榮顯合契姻婣百世期歐陽文忠公脩
字永叔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
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
呂微以下論朋友之義公與韓魏公相知最深無心服韓公之德量嘗曰
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司馬溫
公與范蜀公相友善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道

德風流。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君實
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張魏公浚在京師。獨與趙鼎
家齋僉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問學之力。與所以濟
時之策。欽宗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
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闔閽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
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趙善璙自警編初王安石與呂正獻
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
揚州。輒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間一通慶
吊。皆書吏以公函荅。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暇來見。
陸放翁家世舊聞。李作乂知剛。楚公之婿。才極高。公愛之。作乂與馬巨濟
善。巨濟在太學有聲。及赴省試。作乂戲杜子美杜鵑詩體作詩戲之曰。太
學有馬涓。省無馬涓。狀榜有馬涓。春榜無馬涓。公聞之不樂。作乂曰。某
與巨濟忘形。故有此戲。公曰。與人交。當有禮。何謂忘形。凡世之交友卒為
仇讎者。皆忘形者也。常記熙寧中與舒信道。彭器資同在景德寺試。信道
一夕中夜叩器資門。欲有所問。器資已寢。亟起束帶。信道隔門呼曰。不必
起。止有一語欲求教耳。器資不答。束帶竟。開門延坐。然後共語。信道頗不
樂。然處朋友間。當如器資乃是。宋史曹友聞傳。友聞。曹武惠王彬十二世
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第。遼
史聖宗紀。統和元年八月戊子。西幸。癸巳。幸懷州。甲午。上與斜軫於太后
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山居新話。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袁氏駱長官
為友。元統間。駱犯罪流奴于肇州。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誠不
減古人也。唐摭言。崔群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群佐
宣州幕。時愈與群書論交畧云。　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閫奧而不見畛
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
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
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隴西李舟與齊
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
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
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悉。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
為諂。幾欲脩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
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人為准。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
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嘆。僕所疾沈痼。苦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

焉能不踈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
矣。明王宜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
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
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至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使倖
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為
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闈。忠衎在躬。優柔存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
愁。思折沮而無因。差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遘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
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遷。餌芝术以養閑。望煙霄而狀思。傑忝鴻
遠族。閑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夫路。互鄉童子當顏接於宣尼。蘇門先生
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
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
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向。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
大觀者哉。傑能雲蹔獎無知。慧張良小子。說鴻蒙之偶。遺黃石之書。豈
往實歸。窖霧露之微潤。裒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
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公。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塵。裹糧冤門。效
湯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檀。期我遐意。詢于道真。使人愁愧也。
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寘志深藪。滅木穹室。鍊九丹以咽氣。味三秀以
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惠當途。說動時主。懷全
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骨鯁。獨禦甦甦。
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
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貧家為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
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悔薄暮之暨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鯤
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然之正
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
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為是。儻吾人起余。猶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
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焉。為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駐成瘵。下淚。復屬筆
力此還答。無所詮次。滄速庶幾不在我。盧藏用頓首。宋文鑑王回告友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
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
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
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衆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
衆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之

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
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解也故其為上者不敎不誨為下者不
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脩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則有
不若其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幷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
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
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棠之以
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
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
世嗚呼康令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
與之可朱晦庵大全集跋黄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
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
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
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
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
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
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
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
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
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
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
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
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
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
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
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
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
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
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
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
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

篇蓋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擇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
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
人強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勢之當然無
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
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
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朱晦庵跋
胡文定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
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若子者其可
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
於世者豈徒然哉司馬溫公傳家集友箴　余何避乎余將避聖人之門
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避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
過而改李忠定公集友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
之君子纂祿貪位面友非心見利忘義捏手指天如見肝肺轉足已非自
為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彘探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
耶藝文類聚周祗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操喬鶯飛友達輝褒倫
遂潤成交緣利既用因僞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喪孔為由入自
室有肥通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緻密金雖能熙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
惜扶扶慄慄文使友賢好學英英無賴禮邦紐樂推誠歲寒功摽松竹落
落高札遠遠莊惠解帶一悉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
輕鴻毛久而然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含青元郝經陵川集友箴
入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獲於上觀於親者無不在輔其仁成其德者無
不有兼扶論世必居觀真去益即損必貽其咎無比周以相阿無面諛以
背詬無舍義而即利無重新而輕舊無輕怒以相絕無私忿以相佑有吾仵
者勿較有忠告者必受無以說而相狎是構雖而結鬩無拘己而絕人是
起獄以自臭友兮友兮以有德兮以有志兮無志而無德又奚友之為哉
文潞元立集得友賦并序　余趨世之澥逅獨孑孑而無朋信所樂以
直前常媒仇而賈憎惟多態之多艱撫危心而自驚甘然默以退藏抱涉
技而無成何吾迹之不常旅咸周之故京眷吾游之悠遠耿誰語兮吾情
惟夫子之好脩普圓聞于德馨獨顧我而忘勤握木嗌而心傾發鍵鑰而
不珉奏金石之鏗瑝內端嚴而粹溫外炳煥而清明嗟我鄙而子奇謂欲
合而莫能援古義而見交愧此意之何勝既兩盡而莫疑亦交規而共許

驅昔遊之無餘。撫新樂而生矜。豈目前之歡愉。實未得乎生平。惟清洛之
石都。窺園沼之清澄。語寒堂之夜燭。醉春圃之朝英。徵逸事於古初。亦窮
微而造精。拔明珠之的歷。報白璧之煌熒。惟此樂之無窮。使我愛日而貌
耗。雖所歷之萬殊。顧[illegible]疾兮茲誠。樂府詩集善哉行　月沒參橫。北斗闌
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食。　古歌辭　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
實。世薄多蘇秦。　又　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
成。杜工部詩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作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
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結交行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但結
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何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紜。追攀詭親無晨
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伏拜猶弟昆。一關微利已交絕。況復大患能相
親。君不見。以柳易播誠細事。至今書傳高其人。李翰林詩交友篇　登天
莫攀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
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意安所從。他人方寸
間。山海幾千里。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
久已沒。何人繼其蹤。　交友　欽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知。谷風刺輕薄。交
道方崄巇。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文粹　交友　種樹復擇地。惡土變

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
在夕不存。莫蹋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尚大蒲詩
交友　王殿登科四十年。當時朋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君無我。頭白猶持
將相權。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朋友篇　先王德澤深。士民皆修睦。琢磨責
取友。為學不應獨。朋友非君臣。嚴光蹴帝腹。人君尚擇交。況乃為臣僕。仕
宦同患榮。庠序同誦讀。泮遊偶邂逅。里閈頻追逐。握手出肺肝。勤渠敍寒
燠。一旦臨利害。獰然遂反目。米傳先着鞭。索居歎蕭育。不見管夷吾。全交
有鮑叔。蘇章太不情。恩讎在隔宿。不見庾公斯。孺子生可卜。嗟哉世間人。
雲雨徒飜覆。得畏自有天。人豈能禍福。險心懷五兵。壽命多短促。君子坦
蕩蕩。為之歌伐木。童蒙詩訓朋友詩　成德須朋友。當歌伐木詩。人倫如
闕此。誰與共持維。群書足用事對　講習切偲。　同門同志。之綱之紀。　久
而敬之。取必端矣。賦偶心同朱絃。道叶膠漆。　亹亹諸習。拳拳切偲。　賴
爾貴善。資之輔仁。　敬業樂羣之日。非屬待一之朝。　考之義經莫取如
蘭。蘭之用詩賢歌伐木。　有十益之益以盡其贊助。無三者之損而流於
善矣。兼金合璧志無三益。心同二人。　不驕不諂也善以之言。關術同方
也道由是營。　東肥水鞋其款以無憾。見利思義久要而不忘。　合以勢

利則燃狎終畏。受以道義則良心可保。　尊賢容衆用額我無愧。合志營
道則其辭不苟。　雖叔無此以有傳。不有不須而有成。　考之義經莫取
譬於如蘭。觀之歎。把決為喻於若水。　為而雖能木歎舉張之典。久而念
歟宜同乎仲之交。　如云交際何心精鑒於萬章。若論居外其士額稽於
尼父。　敍係終始。不違敵舊。　擬江綱賦句學聚問辨。日漸月磨。　亹亹講
習。諄諄切偲。　在晉寧性若無交際之迹。誠此律身陰有磨礪之益。　篡
光之澤光非容悅之私。益豫之晉豫豈順從而止。　即與言之際而切切
與交。日相接之道而拳拳相規。　有十益之益以盡其贊助。無三者之損
而流於善。　捨良心之外安有良知。求善行之中如親善類。　講通如
董道清游泳。學習如砥聖涯富峰。　其美如蘭有同乎氣味之合。其決若
水自得乎淵源之旨。　修七篇之大身則若際郵軻。體大易之人道則如
交孔聖。　惟同流之益而會彼同方。體合淵之象而寓於合志。　路之由
乎隱若遠方之有。宅之安兮究然同室之為。　相
接相與隱然聚聞之理。以漸以磨然寓切磋之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　二十有

友

師友

荀子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庸衆駑散。則刼之以師友。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皆弓名弱○封父之弓○左傳封父之繁弱與鉅黍○黍當爲來○史記麻[illegible]非王曰。郭子少時有能排來司馬貞言弓弩是以排檠弓[illegible]者也。然而不得排檠。所以正弓則不能自正。[illegible]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是亦王之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劒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順相積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

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其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文選揚雄羽獵賦　神聖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以爲朋。　文選序　大姬公之籍。孔子之書。與日月俱懸人倫之師友。暨偶子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性理會元師友篇　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學校不古存。聖賢不古有。而天下學者師非其師。友非其友矣。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中和孝友爲之教。詩書禮樂爲之道。士之由於學校者。皆知師之可尊。友之可敬。薰陶觀矣。至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非學校之功歟。惡故曰。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者此也。三代衰。學校廢。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七十子摳衣於杏壇之下。聖人爲之師。顏曾爲之友。承退面進。師過商不及。一經爐錘。皆爲成德之士。豈非聖賢之力歟。惡故曰。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者此也。自孟書背師而天下不知師。鄭寄賁友而天下不知友。藉浞師羿子也。不能保其不叛。柳子厚友崔李也。意向稍偏。則甘心捨所學以從彼。尚恐於此益嘆夫學校之不古存。聖賢之不古若也。吁。周子通書。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此

蓋本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周子於此一言句之。非但此也。其丁寧之意切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此處恐有由師友字下句。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重字人亦少知之者。朱子語錄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陸象山語錄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劉夷遺言　或嘆無嚴師畏友。曰非無也。未之見也。有嚴師教亦不行。有畏友諫亦不入。近世流俗之患也。徇俗而忘己。從流而失正。斯師友已何嚴畏之有。黃庭堅豫章集荅何靜翁書　今世民之師師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尹和靖言行錄　學問須是要從師。然頼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要

曲論難須是朋友。使發明。傳子細。孟子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也。[illegible]所事也。[illegible]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史記世家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illegible]至。西漢會要　平帝即位年。初還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西漢書名臣贊　董仲舒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東漢書　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　李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位長樂少府。　王烈太原人。以穎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穎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器業過人。雖服所侯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烈察孝廉。三府辟並不就。北史後周[illegible]篤爲鎮東將軍西安縣男。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篤結友。篤遣光常言移旦。小宗伯盧辯以篤業行俱崇。待之以常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篤談話。彌日。常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欽重如此。唐[illegible]

言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翺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在立之書曰。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翺與陸傪頁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為解牓。則塗之而去。纂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為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為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魏鶴山集陽雜抄曾大淸之子仲躬遠嘗從袁澤王蘋信伯。仲躬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友者。宋史名臣言行錄　歐陽公試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　畢士安傳　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京文如鄭條楊璞韓丕劉錫為友。性理會元楊中立撰游定夫墓誌云。元豐中。予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謝顯道。公其一也。先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之。其後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金史完顏陳和尚傳　和尚兄斜烈為元帥。辟太原王

庭為經歷。庭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皆相上下。故得師友之。彭汝礪鄱陽集彭汝礪親師友奏議　治亂之機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慎其始。其始正無所為而不為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其人。陛下盛德主行。傳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高下深淺小大。近侍進讀。儒臣勸講。其見聞可謂甚博。耆艾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然學者非徒出入於口耳之謂也。聞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稱說。陛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渙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猶未也。是為名而已。是為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邇英之講。屬於內外見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慶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與其使令者誰乎。其婦女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閑之日多。善或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諂之士間於其間。閑宴與俱。言動使相接焉。簡上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底裏。聞以所疑而無

德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告者使必告。告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是而不先并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性理會元。漢唐師友或得或失　漢唐以來。師友之道無復三代。叛師者有人。責友者有人。以至後堂絲竹之娛。紈綺揮霍之譽。師友之義安在哉。獨一董仲舒猶有得於師友之淵源。諸葛孔明猶有得於交遊之規。其學術事業住有可觀。是亦存一二於千百也。王通自附於聖人。而門人董常自比顏子。千日講貫衆為何事。其時禮樂之問。曰唁而不能對者。師前日河汾之門人也。而師友更相稱名。自比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後世師友之道不明自師友淵源之學不傳於聖門。官師相規之風不見於治下。故平居暇日學者無以為成德之助。而出為世用。無以警其累官曠事之失。誠為可慨嘆。有如魯兩生面訣之譏。非不足以藏叔孫通之失。轅固曲學之言。非不足以救公孫弘之過。而利祿之念錮於其中。雖其言之切中。有不暇改矣。韓昌黎之門人若籍若湜輩。固未能保其不叛於師之言。乃若柳子厚之貢文於友者切矣。何為而富貴利達之念一動。諂附匪人。雖平時之所講明者。旋失之矣。蓋嘗謂後世師友切磋之義。僅見於王通之門。僚友規益之事。獨諸葛孔明深得古人之意。彼其講道河汾。房杜諸公親承議論之益。

其時輔正觀之治。皆無愧於王佐之才。下而董寶亮程之流。亦能為寡過謹飭之士。不可謂非成就之功也。故師友切磋之義尚有存焉。孔明高宏雅量。曲意諮訪。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後從事於偉度。故僚友規益之風猶有遺焉。視事有感於師道不立。友誼日衰。講擇不精之故。而為之憂。切謂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則求之有餘師矣。講持讀書。是謂尚友。則求之有餘友矣。　孔門師友淵源之粹莫若洙泗之上。從游三千。達者七十。升堂者有人。在簉者有人。而顏曾獨以高弟稱。豈非知所以用工於克己之地。而有真見自得之學耶。吾嘗求之夫子所以稱顏子之好學者。不過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曾子平日之所得。不過三省吾身。戰戰兢兢而已。夫怒之不遷。過之不貳。不過一謹飭之士。臨深履薄。兢兢從事。亦非有大過人者。而其所成就乃爾耶。噫。二子之師友淵源。吾固知其所自來矣。昔者夫子削迹於衛。伐木於宋。陳蔡之厄絃歌自如。有過必知。自以為幸。則夫所謂不遷怒不貳過。與夫終日之間三省其身者。豈非得於薰陶漸染之素耶。　孔門師友相規之益　吾夫子設教洙泗。游其門者三千。其徒而切磋琢磨之功。未嘗不見於樞衣趨隅之際。異時有子一為速貧速朽之論。則是非夫子之言。隨即正救。子夏

一有使明之大。哀其道而歎之者。嘗不少貸。是何聖門講學無非進德之機耶。意翁而在下。則爲洙泗之講學。達而在上。則爲禹皐周召之賛襄。是或一道也。

宋朝辟公師友之益 我國家崇尚儒術。自石介執杖屨以侍孫明復。而師道始尊。自九老退居洛。邵康節以布衣從容其間。而友道始密。自是而後。有胡安定建胡學以教門人弟子。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益。於迹安道。二程先生接聖賢正傳以開明後學。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定之門者。無非抗說之賢才。而從二程學者。其醇厚之氣望之可知。其爲先生門人也。師友之有益於人大哉。

唐柳宗元集師友箴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歎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爲友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唐儀吉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度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 又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又度即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誄度也。

宋劉後村集師友六言 聞諸師者本同。取之友者亦公。高才有出家外。精義不離箇中。南渡大儒嘗見。西山先生正宗。 賦偶 攀倖會元之[illegible]

切偲。 所有四面。益者三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軆字澗江潤[illegible] 又唐
[illegible]

師友

樂菴語錄 先生自幼講明道學於崑山南六里。築屋數間。種竹二畝。號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孟讀之。每坐則焚香列若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衮衮不休。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視如師友。

伯仲爲師友

宋名臣言行錄 陸九齡兄弟皆志古者學。庶居從容講論道義。閨闥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其所以成德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進修封植之切爲多。

情兼師友

南史王錫傳 梁武帝敕錫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情兼師友。

賓友

孟子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漢官分紀 漢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各分其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類說 魏武帝爲北君大傳。孫策漢高晉宣帝荀彧爲四明公賓友。

東漢書諸葛恪傳 恪字元遜。大將軍瑾長子也。少有高才。識辯營速。嘲諧如流。英與爲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顙。大口高聲。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

丞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年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父友

禮記：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人之也可以來其年不可以其其今父之齒隨行。東漢書馬援傳：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書林事類：漢陳蕃年十五，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掃灑？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勤乃知其有清世志，而甚奇之。魏常林傳：林年七歲，父黨造之，問：伯槐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

執友

晉書王導傳：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執友。潘岳楊肇誄曰：余以頑蔽，獲寵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心也。太平廣記：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辯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以忌日齎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上對，大陳說忠貞謇諤，有勳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譴逐蹶久，因加甄叙。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欽慕焉。邵氏後錄：獅子序記其先友爲父墓誌，意欲看其父雖不顯，所交遊皆天下偉人。

故友

禮記：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史記：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踦履，已行三十步，王反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履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反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范雎與魏齊言曰：子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五與魏家事實業蓋王蒲騷見宋王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崇，眼日傾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漢書：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即位，思其賢，訪之齊國，得焉。三聘而後至。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崔豹古今注：鄭弘行官京洛，未至，夜宿一處，遇如嫁二刃河遠也。於是遇舊友四人。

四顧荒郊村落，犯遠酤酒無處，情抱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評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釀川。韓流淵泉日記：故友不可見，新相知者有數。老覺賓朋日日稀，故家言話轉依違。百年以往日與歷，千古其間誰是非。江左風流使可想，山東豪傑竟何歸。句吳於越連閩嶠，瘴雨蠻烟百鳥飛。

益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注：之直則多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內新士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必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損是上者人之則使人常依違而不敢日足爲不日益十。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孔子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往。理會元注云：無友不如己者，所以進德也。大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游云：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三國志：呂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譚者美之。遷大司馬。鎮江志：梁劉遵，晉安王綱南徐，遷爲治中，甚見賓禮。大同元年卒，王爲皇太子，深悼惜之，令曰：吾昔在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典刑錄：孫公甫爲華州推官，時運使李紘爲其材，遂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改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爲也，數稱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史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誠意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云。公宋五上蔡語錄：謝顯道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和靖送而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唐柳宗元進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韋十七所謂先覺後

實者豈唯興用之。[small text illegible] 雖士亦然。君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今麗務，富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又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歆渠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small text illegible] 有司之過也。[small text illegible] 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未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業植于內，而不欲揚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蔽其友，思自待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或者知釋有司也。

損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注：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南軒[illegible]

孔子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賜也日損，謂好說不若己者交。故君子慎所交。

信友

周禮孝友任恤。注：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也。論語子曰：朋友信之。中庸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史記吳季札使都國，道過徐君。徐君見季札劒，欲得之，而口不言。札心知之。及回，徐君已死，札乃解劒掛於徐君冢樹而去。兩漢蒙求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克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而悲，赴之，便服朋友之服，從其葬日未届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

式留止冢次，修墳樹而退。[small text illegible] 會稽典錄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嘗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答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俟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諍友

孝經子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抱朴子交際篇：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遣心競之累。夫然，故厖鴻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張子經學理窟：有問於程子者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晏元獻公類要稍貫與張舍人書云：夫朋之分，攻過為先。差之毫釐，則賴箴正。朱子語類先生謂時舉曰：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相告。時舉應諾。先生曰：然小過只先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痼，不容易說。要之只盡公之誠意耳。胡五峰知言：能攻人實病者，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正友

黃石公素書：杜士無正友。[small text illegible] 通鑑外紀：宣王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東漢書東漢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五典瓶家事實類[illegible]而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白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欲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自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如則不可。北史源懷行一巡行北邊六鎮，有懷朔鎮將元尼須者，與懷少舊，貪穢狼藉，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是乃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地。尼須擇決無以對。於是夫劫尼須其奉公不統如此。宋眉山唐子西集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發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鄙兄之挑其友也。其言甚異。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為之墮脈隕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為忍。如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若漢之呂祿之權為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為如何。而父又劫質其身。為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歛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學子於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蓋其重於金。其輕於羽。此雖三人之重足以如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子棠之徒。皆以得己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欣然自謂忠於朋友。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殘。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蠛也。豈不愈獻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扶之盡矣。悲不深考爾。君使己誅其友。則如之何。曰。當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欺則欺之。可積則積之。無罪者辯之。不可則辯於君。要之不可以救。反為不善則如之何。曰。當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刀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暴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道於君臣者唯朋友為然。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為親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為教者五。而世折其一。曰友。

德友

孟子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故者。友有而俯之之[illegible]。莊子德充符篇　魯哀公謂仲尼曰。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仁友

孔子家語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語。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illegible]　類林雜說仁友篇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坐交王叔文事。宗元貶知柳州。禹錫貶播州。播極僻遠。宗元以禹錫母老。播遠非所以使於養老。奉親者作奏。願以柳易播。會大臣有言於上。禹錫得內遷。列士傳　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二人聞楚王賢。俱往仕之。至梁山。路失道。雪糧食乏少。去楚千里。計不俱全。伯桃遂併糧與角哀。桃乃入空樹中而死。角哀仕楚。楚王用為上卿。然後收葬伯桃。伯桃墓近荊軻將軍冢。角哀夜夢見伯桃告之曰。我日夜為荊將軍所伐。子可救我。不援吾。必為荊將軍所虜。角哀驚覺。流涕。遂從楚王請兵。焉救社會荊將軍墓。未知勝負。角哀自刎而死。六國時人。王見死友　荼操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於蒙穀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陽則右救。右陽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仕見楚王。王如其賢。用晉酒嘉穀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并祭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祭而跪作相與別歎之志。戰國策　張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蘇秦自以不及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今自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

乃蘇爲蘇君憂秦代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請師根張儀曰嗟于此在
其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
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魏書趙琰字祁卿京兆長陵人
也仕郡爲功曹侍中常侍唐衡弟弦爲京兆郡尉琰爲功曹每侵之弦常
懷恨候唐衡聞之遂奏漢靈帝靈帝遂衡爲京兆太守衡遂收琰家屬將
誅以重罪誅之琰亡走史姓名至青州市賣胡餅時北海孫嵩字賓碩乘
犢車遊於市中見琰呼至與語琰懼是衡親屬恆恐已變孫嵩因爲琰
曰視子之貌非賣餅也見問而色動子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
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好能相度琰遂以實告之嵩於是載
琰上車同歸嵩白母曰今得死交將琰上堂拜母訖然後置於複壁中家
供給二年唐衡被誅諸唐悉皆被滅琰遂得出至洛陽朝廷舉琰詔拜太
漢琰因說嵩行義嵩由是顯名仕至豫州刺史琰卒嵩爲行朋友之服從
漢末時人事也新唐書狄仁傑爲并州參軍同府有母老且
疾當使絕域者仁傑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云云請代行

義友

叢孔子記義篇　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
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

之金以贖其私曙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東吳書許爲
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交友伯靈早亡爲卿養育其子魏志曹真字子
丹太祖族子也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
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
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五百戶　崔琰字季珪
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其孤
息若己子蜀志馬謖良弟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
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
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
遂若平生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楗爲楊恭友善恭早死孤
遺未數歲裔迎與分居事恭母如母恭息長大爲之娶婦買宅產業使立門戶冊
府元龜鍾繇前欽相與親善欽允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妻與人
書曰吾與公寵欽字也曾共使求建平相建平曰前君雖少然當以後事
付鍾君吾時明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
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遂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繇位至太
傅晉書紀瞻慎得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贍卹

其家及嫁女資送用於所生　鄭袤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遺叔父
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
如己子南史南齊王思遠與靜高之友善高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
經卹甚至與親家事實唐盧藏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先
死藏用撫恤其孤有恩義唐德言衛尊天寶十三年及第補陸渾尉時元
魯山客死是邑渾減俸禮葬之僕卹其孤新唐書吳保安列傳　保安魏
州人睿宗時姚嶲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掌郭元振以弟之
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特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
而見曰得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乃爲之言於李
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得華人必厚責財乃肯
贖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
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
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
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
以歸　蘇珦傳珦子晉始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
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愻等所發死晉厚

撫其子晰爲營婚宦晉卒晰侍之若諸父云殷芸小說荀巨伯遠看友人
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視子令有難
而捨爾去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
而敢獨止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稱其賢
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去一郡獲全孫公談圃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南京人今留府使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
府庠間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養病極謂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
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之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
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緘完然
軍劉恭字季高時推揚州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而請季高感然與
命扣之買山幾何營葬幾何擔貴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季高曰此其之
費吾又且留相佐家使一親信人齎錢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其葬事兩
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使已來矣子無慮方達其帥李高與人說親子之
喪太兼得錢必不從親爲重此一事不了終爲吾累不若留此而畢其
事光友之志酬矣乎李高具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之子孫避若路人兄同
官之子乎事行龜鑑陳公中老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

卒于京師。毋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江默教影響録。孫大資與陳莊宅少相友善。大觀間。孫判臨安。陳居淮南。貢宴臨終。乃索紙筆批付其子。曰主事死事。可見孫大資了之。其子卒哭後往臨安見孫公。公設香案拜其所書帖子而泣。留其子月餘。乃差一州吏賫金三千緡。同其子回所居之地。以五百金治葬事。五百金買宅。二千金買米田。戒其所遣之吏。事辦方得返。嗚呼。友之間有如此之高義者。

卹窮友

莊子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子輿曰。子之表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五典録家事實。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唐類林。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少未冠。與潁川荀彧共遊太學。彧後為荊州刺史。而嵩家貧。與新野里客傭為卒。彧行出見嵩。下偶執手。曰共與子摇扇俱遊太學。今子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傭夫不去。其感寒心若此。嵩後三府累辟不赴。從漢末時人。一云高與范式為友。事見東漢書。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谷五十斛。帛五十匹。以為常。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應順字華仲。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位將作大匠。西羌滇良傳。傅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震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三國志楊戲。性雖簡惰。省未嘗以甘言加人。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因疾廢頓。韜無行見損。戲經紀振卹。恩好如故。位射聲校尉。唐書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獲至盡。而不以為貲。建德亦弗之問也。五典録家事實。唐元德秀字紫之。為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為垣墻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房琯每見。嘆曰。見紫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宋史孝義傳。侯可輕財好義。與甲顏而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暝。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主持之。乃號顏無子。不克葬。可率勸百皆鬻衣相從。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長且寒。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宴會。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憫。然討索中裝。果當其數。盡與之。太平廣記。許宗。父因名湯。咸通末為戴佐大同軍幕。崇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崇家書授之。崇驚愕莫知其來。答緘即知數皆遣一介郵其家矣。言行録韓魏公。公重義輕財。濟人之急。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卹其孤。為直其冤於朝。仍奏録其子。視財物不以恩其意。既之則損己服用玩好以與之。士無遠近咸趨之。其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宋史范仲淹。其及其遠路沒室無長物。仲淹分其家。

救難友

漢書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之。大長公主捕青。因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東漢書趙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怒不聽。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熹輒言病。以此得免。宋楊女為章帝貴人。被譖自殺。楊先時本郡郡縣因事侵抽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扶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并共解釋。得以免罪。續後漢書高士傳。申屠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吳范傳。范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范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范曰。安能坐觀汝邪。乃髠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必死。不敢白。范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范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范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范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北史侯槐崇獻。初在涼州之日。與鄉人龍世隆文學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因行至上谷。遇世隆。詰其由狀。對泣而別。獻為訴理。得免。葉顒傳。顒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君捕甚急。顒與同邸。趣令逃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顒曰。以此獲罪。所願也。即為具舟。舟移乃去。

密友

蘇老泉集處遠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又密友

花名先本韻後。

金蘭友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吳錄：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以禮聘延見，召對詞雅滄潤，帝欽容，前屏，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世說：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公曰可。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墉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公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為勝。何玄之梁典：劉許字彥度，與陳留阮籍、李緒中金蘭之契，葉室鍾牛之傍。共德內義，鑽哥與典。北史：後魏于忠，宣武時為領軍將軍，性多猜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初環、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唐書：李奇貞與從兄儀曹郎中驗、太子舍人李觀、陵崔寸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宋華鎮雲溪居士集：謝國子祭酒舉學官啟：一官介走於東西，十載浬淪於塵全巳之金蘭之友，曾無等歸之親。

金石友

漢書：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一交。

君子友

禮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南史：孔稚珪字德彰，會稽人也。稚珪風韻清疏，好文詠，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盧江何點、點弟胤並款友。[illegible]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縣人。宋太尉元景弟也。當時名士殷琰、王延之、沈琰之徒，推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

異常友

晉書：謝述為彭城王長史。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卒於吳興太守。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景仁、湛同來迎赴，望船流涕。 臧嵘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之交。

耐久友

論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孔子家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魏志：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青雲友

五典籤家事實：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盃酒而已。 劉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頗浮矜，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琨為并州牧。悅生隨抄：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亦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自昔作儒生謁貢闈，今從相印出黃扉。九重鸞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鄰叟盡無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浸道多才子，自笑遠違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也。

彈冠友

冊府元龜：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為友。及陽仕至益州刺史，貢聞之，彈冠以待之。陽遂為名，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會稽典錄：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駿為彈冠之友。

小友

為明史實賓錄：唐李泌方幼，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大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因呼小友。邵氏聞見錄：王元之年七八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聞其家以磨麪為生，因令作磨詩。不思以對云：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公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忘年友

孔室新書：東漢禰衡有才尚氣，陰懷一刺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滅。惟善孔融，時衡始弱冠，而融已五十，為忘年之友。晉書：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梁書：何遜字仲言，東郡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南史：江總字總持，仕梁為尚書殿中郎。范陽張纘、琅邪王筠、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韋粲為外兵參軍，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為忘年交好。北史：邢邵十歲能屬文，日誦萬餘言，文章典麗。未二十，名動衣冠。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 裴讓之傳：讓之弟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忘年友。隋書隱逸傳：崔廓，博陵安平人也。博覽書籍，山東學者皆宗之。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詣廓取定。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奐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文集數十萬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為忘年之好。紹安大業末為監察御史。 劉衮之倫

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交。

新唐書高儉傳　儉字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覩書一見輒誦，歆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繇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於終南山下。　壽州刺史張鎰，字季權，有重名。陸贄往見，與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友。既行，餉錢百萬，請為母夫人一日費。陸贄不納。　孟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與為忘年交。一作忘形

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嘗擕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謀刺武三思，事泄，義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為忘年之友。　冊府元龜：裴子野性曠達，自云出世不侵指人。初，本與張纘遇，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友。　李膺、范陽盧諶，並有高名於世，與結忘年之交。

忘形友

冊府元龜：楊憑，少負氣節，重交游，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　王仲舒，太原人。少貧，養母，嗜學，工文，不就鄉舉，交友必一時高名者。與楊頊、梁肅、裴樞為忘形之契。仲舒為拾遺，與楊憑友善。及憑得罪，仲舒積議之，貶為硤州刺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二十有

友

死友

禮記：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抱朴子交際篇：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　列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遇雪，計寒不俱行，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我不如死。我衆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後角哀夢伯桃曰：正苦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角哀至期，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從之。　史記：青萍，豫讓之友也。為趙襄子參乘，襄子游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襄子曰：進視梁下，前額有人。顧之。青萍退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illegible]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交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過于將先也。退而自殺。

東漢書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可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嘆泣下。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兩漢蒙求：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為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妻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魏書閻溫傳　後漢孫賓碩，當桓帝時，常侍唐衡等權侔人主，以趙息偷行其事，遂捕趙氏，兒以上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急，從父收聞之，變姓名，走詣北海，著絮巾布袴，於市中販胡餅。賓碩見之，疑是非常人，問曰：君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必語我以實。岐具告之，賓碩遂與岐

共載。充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反。乃延岐入帷中。理酒伏相娛樂一二日。於別田舍藏岐壁中。後衛及其弟死。岐乃出仕至刺史。而賓碩從此顯名東國。仕亦爲刺史云。王見仁人。焉明叟貴賓錄。初有白於謗毀太祖。太祖怨甚。侍中和洽陳於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於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歎恨。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不可忍也。東漢書馬定字伯齊。勤誥英雄。所欲反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冥慕高名。往存之。留暢門投刺。暢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冥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俯與相見。如此於路。往而不反矣。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盡執其手。揖引與入。見母。欲安定。好而別。冥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見遇無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城天壤之間。冊府元龜宋符道與頓兵手哭。一面使定死交哭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登我又夫游道曰不能。既而哭爲河南尹。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給衛之。握手歡據。元顥入洛。哭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哭訟冤。得雪。又表爲請贈。遇乞考一。況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客

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使將梟粹首於鄴市。據勝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伎。號將游道時爲司州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於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之。游手哭二子。擒翔屍賓。游道復合其求。三富人死事判死之。死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擒翔。其所氣黨俠如此。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王世充降。秦王世民送於世充之黨。單雄信等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絶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不負昔誓也。新唐書王叔文傳。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宮中事咸與參討。叔文浅中浮夸。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他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諂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視祕。未嘗傳其端。鍾藩劉伸武陵相路遺以自植。云見下九人。

共命友

新唐書吐蕃傳。其君臣自爲

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

刎頸友

史記藺相如爲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之。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所以不加兵於趙者。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謝罪。卒相與交歡。爲刎頸之交。蔡春秋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始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爾傲不以地望推之。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閥。俱國家微將。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爲盜。與鄉人輔公祏爲刎頸之交。公祏姑家牧羊。公祏數攘羊以餽之。三十國春秋。燉煌太守李嵩。。。表於段業。業嵩稱盡忠不貳。橫爲手嗣所讒。請業殺嗣。嵩自歸司敗業。乃殺嗣。遣使謝嵩。初嗣與嵩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嵩。曰我身猶子弟。分爲兄弟也。及是嵩反爲嗣所構。嵩乃恨之。冊府元龜漢陳餘年少。父事張耳。相與爲刎頸交。[illegible]也。後封代王相趙。東漢書廉范傳。　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

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太平御覽孫楚牽招碑。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有橫波截流拊翼撫飛之志。成而委質於太祖。備逐鵲是於蜀吳。所交非常。爲時所忌。[illegible]酌撫手李孟之間。隋書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密閉門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爲友。玄感傾心虛交。定爲刎頸之交。

刺血友

遼史列傳。耶律喻六字惕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規明會遇一坐盡傾。恬于崇利。與耶律弘古爲刺血友。弘古爲惕隱。薦補宿直官。

布衣友

史記范雎傳。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報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來。吾不出君於關。　西漢書孫寶傳。　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魏書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爲布衣之交。　夏侯稱字叔權。年十六。與文

帝爲布衣之交。每燕氣淩一座。辯士不能奪。代之高者多從之遊。晉書王
奐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
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齊祖之在東宮。與溫倫庾亮並布
衣之好。齊書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
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畫布衣之交。適悛起拜謝。梁書
高祖性不好聲色。顧慕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
布衣交。陳書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略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隋書
文學傳。　虞綽會稽餘姚人也。恃才任氣。無所降下。帝嘗問綽於著作郎
諸葛頴。頴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
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
玄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改悔。庶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又玄
感敗。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
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
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册府元龜陸贄爲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以賻贈爲問。厚致金帛。
贄絲毫無所受。唯與劍南節度使韋臯布衣友善。臯以事奏聞。每有所致。

輒拜詔以受之。又贄罷相貶忠州。而韋臯屢表請以贄代己。竟卒於忠州。
年五十二。　蕭昕爲左拾遺。與布衣張鎬友善。蕭氏家傳蕭炅與沛國劉
其長。太原王仲德。陳郡蕭洪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猜納
賓友賢哲。與炅等數人爲布衣之好。太平廣記隴西李舟與齊映友善。映
爲將相。李舟爲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久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虔。舟書
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常臣當國。多與故人往絶。僕以積淺足下。則
足下長者。僕心未忘。欲以故人冀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諂賤。欲修
書。進退未決。遽承足下出守雯圖。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
名遂身退。斯又爲賀。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部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
蔑。求之增歎。僕所疾況痛。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
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時從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
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出類言行龜鑑張忠定公未貴年
屢與寇萊公爲布衣交。萊公凡事之。忠定面責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守
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眞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
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萊公在岐。忠定
自蜀還。訪之。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

終取其傳讀之。至不學
無術。曰此殆公謂我矣。

微賤友

東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舉
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交友而別。
功曹以祐傾背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
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
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
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
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續後漢書周浚傳。
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爲友。以妹妻之。曜竟顯名於世。三國志顧
邵傳。　顧邵爲豫章太守。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
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于微賤。邵皆拔之友之。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
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未之子
之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五典纂書陶
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侃指之。晫與同郡大中郎溫雅。晫
曰。來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冊府元龜王尼字孝孫。本兵家
子。寓居洛陽。卑鄙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

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
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十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
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
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
爲兵。東瀛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　殷氏世傳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
子。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
肆中。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續世說裴札祐先爲御史大夫。出爲
外郡刺史。雖孤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與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
令問朝廷事。識者爲反
生所移坐流變明。

詩友

韋貢志廖融字元素。寧都縣人。隱逸不仕
謁爲詩友。隱居南嶽。湘守楊徽之代歸。杜
鎬訪之。留宿山齋。　三國吳志鄭當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
辛文房唐才子傳齊己至宜春。投詩鄭都官云。自封修藥院。別下著僧床。
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日來曰。別掃如何。谷嘉賞。結爲詩友。陸游
南唐書劉洞傳。　洞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居廬
山。相與爲詩友。寶溪友議雍陶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主
則折從之間者亦忌投贄者。稍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

舊聞者以道明言答之，友引進閩州，曰：與公昧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待見，何隔平生也。遂令日主當貴草人先見行進日蓮魚未知。又曰：江春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闕門客到常扶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閑閑今欣狎，待道明如裏昔之友。君子以雅君矜診而好矯馬于匪藝而不知其兩進之。西眉許諸高英秀與貨寧為詩友，曰：給好薦消稽見屈陡有異日以導鋪於後人號忽家藩。武嘗識人詩李山甫漢史詩王奔弃米審半破曹公，將去使干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方穿詰屈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是先諸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此，不知題後史那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寧災。大平廣記：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為廬江吳興二郡倅。丞相李蔚、盧攜景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龍村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于家。與皮日休為詩友。宋史梅堯臣傳　堯臣工為詩，以深遠古談為意，間出奇巧。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堯臣益刻厲苦學，由是知名於時。遼史列傳　肖朴父勞古，以善屬文，為聖宗詩友。　耶律谷欲傳。　興宗命為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

文詞友

南史：除徐伯陽為侯安都司空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舊唐書：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之一。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唐書：元稹與白居易最善，為文友。唐鈴樟阜守士繇，父儉與席豫、蘇源明以文藝相友。史十朴語人之於學，豈特務求師哉，亦不可不擇友也。師道尊，其說也略；友道規，其議也詳。歐陽永叔友文於尹師魯，友詩於梅聖俞，卒為一代辭宗，友其可廢乎。呂東萊師友雜志：予年十八歲，從滎陽公至京師，始與從叔知止報學，相親甚速。明年至河朔，外弟趙柟才仲從伯姊華陽君來歸寧。才當時已文詞成就，實肇于聞，稱於滎陽公，以為能為古人之文。予見之，自大激發，相與友善。

風疋友

蜀檮杌：杞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千匹。可朋與盧延讓為風疋之友，詩五十篇，號玉壘集。自號醉髯，言其好飲，貪無以償酒債，故賜之。

酒友

王仕之其記：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潛灼痛飲也。既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閽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見，詢有問，知無官，請衣襴衫。潛曰：吾酒友也。與客者曰：公勿怨，既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數兩時，胥中不勝憤，與謁者言通判狀。息未放，傳坐戴三時，候甚怨，報通判，請賓者請廳廊。曼卿適服仙中以就坐，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曰：何處安下？有關示及？一典客從旁貸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罷，又唱請臨廊。潛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復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裳，與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陸游南唐書李貽業傳　貽業好飲酒，嘗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適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遂與忽來，自倒之矣。

琴酒友

唐元結丐論：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

奔走友

東漢書何顒傳　顒少游學洛陽，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也箋注曰：喻德宣譽曰奔奏。英雄記：袁紹不妄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北史齊本紀　神武有澄清天下之志，與侯景、司馬子如、尤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

放逸友

北史後周：辛彥高尚不仕，與族人處玄友、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周弘正造焉，談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還，至夜對雁寞未起，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莫逆友

莊子太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疏曰：此之一人並方外之士[illegible]。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宋書：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瑯琊王弘為徐州治中從事史，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為莫逆交。南史：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宋徵為庶子，不就，與陳郡謝蕅、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之交。北史崔逞傳　逞孫賭與趙郡李築為莫逆之友。築將東還，賭遺之書曰：伏氣復

酒我之常弊誠訶指切在御尤甚足下告歸吾如何閑過也。張軌傳軌少好學忠識閑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洛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冊府元龜劉懋性沈雅厚重與人交嘗宇淵嫺威流甚久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交。眭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皆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笑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從容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廄中與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方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之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遁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縣來遣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之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杜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於京邑與同郡韋福嗣為莫逆之交。黎景希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之交。後周書柳弘字光道河東解縣人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詞彩豐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之交。楊松玠談藪太原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高範將軍雲為莫逆之交。五典敬宗事實唐楊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第調臨溪主簿秦書還夏允陽城城為莫逆交。偲宗以誅讖居城城木弁琚字即谷與洪秦。

得意友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居封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談論頌哭曰以為得意之交。晏元獻公類要其均行路難盡是得意忘言者採勝見嬉無所惜。

拜親友

晉書荀崧字景猷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友。白氏六帖荀顗王濟何劭為拜親友。

空門友

悅生隨抄王文正公旦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有門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惟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類說醉吟先生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師一又

雲霞友

羅泌路史發揮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盤山語錄凡有志節煉心地究罪犯塵俗逍遙方外同志相求遂為莫逆尋謂之雲朋霞友以其心與雲霞相似塵事礙他不得故也。冊府元龜謝泆任達伏氣不嘗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唐孫元晏詩謝混雲霞友意氣凌人豈可親只將范泰是知聞緣何喚作雲霞友卻恐雲霞不似君。

林泉友

舊唐書盧簡辭傳盧簡辭范陽人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為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為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

山林友

唐繪事品少合所善惟蕭祐夫唐君子之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鑒然不以塵事自娛故溫號山林友。

林下友

孫公談圃公嘗與孫莘老傳師裔希聖閣來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余莘老希聖相繼掛世獨傳師尚顧采仁祿祿仕宦而其摘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人外友

冊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

世外友

冊府元龜許邁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王羲之每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頲瀆集辯才法師塔碑。清獻趙公抃與辯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方外友

太平廣記裴諶傳諶與王敬伯梁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十八子唐唱田游巖隱居嵩山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為方外友。佛祖統紀桐端法師居崇法寺王荊公軍郡與師為方外友。侯椿齡涌泉集思方外友凡閑仙人德塵衆常索不整經雲寒練氣蕭蕭頗如丹寫詩賦詠辭根升日言富貴無所待一滴萬古神情惟嗟哉世故教淳朴那識五體存真冥後形滲泥戲塞氣虛夕不愧精神草仙芝泥成主恍惚道在此身端可觀離明坎充接變化大似百瀆還海流光輝便可詳玄上朗用木損鎖石盤亘古塵無所須閒從君珍鶴而來儀。

塵外友

唐獨孤及毗陵集一公塔銘序。公與天台道士齒青廣陵曹許頓丘李易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相與為塵外之友。

文外玄友

高僧傳隋江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吏名彥琮宣帝拔以禮部寺官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為文外玄友。

道友

道學傳薛彪之閑陶隱居安默築石室與薪蔔蔚居接宇彪歎曰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久滯東川於是命梓來歸使相就共住日夕講精。唐陳拾遺集別與侍御崔司議序扶清熒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三世之遂人奇千里之道友。道學傳潘

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案上法。陶貞白見而悅之。遂與俠登其
游諸庵尋求真書。書齋夜話。至元間嘗爲道友作玄牝之門賦。晦朔之閒
如何論對。蒙門丹經之疑。雖文場排比之餘。聊作此丹學三場。以見窮措
大時昔嘗寫刻昔之未伏爾。連江術者林後齋。抄子賦。住嚴州星何潛齋
潛齋終爲批點與一道。者後數年。蜀人向玉寫自湖南回。具云淳州見一
道者誦子之賦矣。問其全篇何在。乃秘圖以爲奇貨。可哭可笑。愚曰。近在
饒州時。有劉栖官道士取子此賦。子即手書以贈之。彼亦見示一賦。忘其
作者姓氏。朋友閒閒一好說話。得一好文字。彼此錄而相與。亦是樂處。吾
知淳州道者必無此樂也。或問朱晦庵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
以爲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何謂以善及人。晦庵答曰。如傳得師友
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與他做。及人。如有好話說得好文字。緊藏在
籠匣中。如何做得及人。愚謂近來有一等朋友。見人有好文字。必設計取
之。乃若自己閒得些善言。則緘默而不肯語人。寫得些好文字。則藏而不
肯示人。鄙。鄙哉可惡也。馬丹陽詞。勸道友贈長安來元寶先生。德
三三 舌頭勿搖櫳。總勸人爭把修行重。寬勝窄。德勝刀。智忘修煉。恰如
心猜。閑憶憶憶。愚切。黃懷真共淨清調養。龍和鳳。通三隔。明三碧。要成三

寶。再三將息。阿得得得。贈終南縣水竹村姚三官人暨衆道友。煉丹
砂。早早聽子言。休戀華軒。休迷園竹長兒孫。休着人情休我相。休衒家
門性命下功。撲清淨根源。自然爲先兩相合。二點靈陽常光明。衒塞乾坤。
古尊宿語靈峯悅禪師寄道友偈曰。秋盡浮雲落盡花。到頭明月是生
涯。天蓋六幕千山外。何處清風不舊家。

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份又子銓錫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雖學業不及衆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起死僊友

太平廣記。邢和璞善方術嘗至白馬坂下。過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之人寘於牀。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熟眠良久。起命其湯而反。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問之。其子曰。被錄在牢禁。拷訊正苦。忽聞邢仙人來。與若人官走出迎拜。遂令從仙人歸故生。

良朋知友

盤山語錄。凡有習學經教舉書吟詠高扶問論褒貶是非此等謂之良朋知友。以其不煉心。亦不能作惡故也。

狂朋怪友

盤山語錄。有一等不治心地。不看經書。不顧罪福。出語乖訛。作事狂蕩。觸着一毛。使起爭鬭。誇狂逞俊。恃力持勝。欺壓善良。相率成黨。此等謂之狂朋怪友。

豪友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冊府元龜。范冉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少爲郡小吏。與王奐親善。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閒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黨友

西漢書佞幸傳。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翟方進傳。方進劾紅陽侯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大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没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

面友

揚子。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勢利友

詩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illegible] 廣記論素交盡。利交興。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要覽。諸葛亮曰。勢

利之交。華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抱朴子交際篇。　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說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文中子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皮日休鹿門隱書擇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沈子故論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朋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致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睦之道。長諍訟之源。韓昌黎集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北夢瑣言面交如獨手。見利即解攜而去也。劉夫通言將忘其恩。必欲僻之。將背其言。必欲允之。是友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曰詩書而行市人之事也。縱橫濟心傳讎小人之交。無非勢利。勢利一去。交情亦絕。嘗逢子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也。史記趙廉頗之免歸長平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去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何有怨乎。　西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西漢書班固傳。　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諾。信死生。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夫。本傳　東漢書竇嬰為相。游士賓客爭歸之。及失相。而田蚡為大尉。貌幸士皆去嬰而歸蚡。南史任昉子四人。坐其家墜舊交莫卹。劉孝標著廣絕交論以譏焉。交劉沉見其論。抵於地。晏元獻公類要後漢劉梁。字曼山。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仍著利交論。

負義友

史實賓錄晉周顗初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氏。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欲酣。顗問導導無言。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以死。幽明之中。負此良友。說生隨抄宋王闕。京兆萬年人。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愿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闕奉母寒餒。自荷一刀雪行二十里訪之。闕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愿亟出解所衣。掃衣質錢。買酒肉薪炭。米與附人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闕既貴。尹谷。愿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闕必念舊。良已。闕對之邈然。但奉以尊酒而已。愿大失望。歸而疾死。聞者益薄闕之為人。

善友

法苑珠林述意部。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辨。報則有罪福苦樂。願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樂譽苦含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秕稗而欲藏穫精根。驅駕駑蹇而望騰超。夏絕不亦惑哉。如鳥獸蟲豸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迹附高。以成其事。矣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去就之宗。要於高範。切磋之益事存我友。又將牛之蟲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迷遠亦同。凡夫弱劣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而生淨域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　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真善知識。自修善提。亦能教人修行善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眾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為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修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如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如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眾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塞閒夫。無退行夫。無散亂夫。無麁獷夫。無顛倒夫。無貪求夫。無瞋恚

夫無邪行夫無著我夫無小行夫其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七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
經云　尒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座見彼座上有諸香裹見
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座上諸香裹物難陀尒時即
依佛教於彼座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陀汝於須刻一移之頃捉持香裹然
後放地尒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尒
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尒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
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
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
廣大名聞尒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
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尒時世尊復說偈
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
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
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
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牙相覆藏六遭苦不捨
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

偈云　無病第一利　如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
迦羅越六向拜經云　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
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為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
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為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
有病瘦肩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
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
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求入城各共議言吾等投叶從其獵
師當索鹿肉如雖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詞其言麁獷而高自大咄男子
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見施肉令我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
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稍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
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麁
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
為善哉　謂我以為兄　其詞如枝體　便持一髀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膝心　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
曰　以我為親厚　其身將同氣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
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麁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
子詞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麁言　衆利不離身尒時佛告諸比丘第
一麁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難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第四
人者令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尒時相遇今亦如是　又佛本行經
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鳥王其鳥名曰蘇佛
多羅（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鳥王有妻
名曰蘇弗室利（隋言吉祥）時彼鳥妻共彼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
是念願我得淨香美飲食令人王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得
故宛轉迷悶身體顦顇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
身體顦顇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
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鳥語其妻言異哉賢者
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
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鳥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
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鳥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
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鳥王作是語已憂愁悵怏思惟而住復作是念
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尒時鳥王摩衆之內
乃有一鳥見善子鳥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鳥王所白鳥王言

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鳥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鳥復白
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
是時鳥王復告彼鳥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為我得辦如此事者
我當報汝所作功德尒時彼鳥從鳥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
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婢女備具餚
饍食時將至尊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尒時彼鳥從樹飛下在彼婢
女頭上而立啄齒其鼻時彼婢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尒時彼
鳥即取其食將與鳥王鳥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鳥妻其妻得已尋時飽
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尒時彼鳥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鳥王時梵德
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鳥數數行來摑污我食復以嘴
爪傷我婢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
速至彼鳥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
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鳥
言汝比何故數污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婢女尒時彼鳥語梵德王善哉大
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
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說斯事

意。令我歡喜。尒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説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
柰。有一烏王恒依止。八萬烏衆所圍遶。彼皆取彼王處分。彼烏
王妻有所懷。我向大王説其緣。烏妻所思香美膳。如是大王所食
者。是故我今數數來。抄撥大王香美食。今者爲彼烏王故。欸被
大王之所繫。善哉唯願大聖王。慈悲憐愍放脫我。我爲烏王彼妻
故。數來抄撥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來。未曾經造如此事。今爲
大王一勑已。於後不敢更侵雨。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
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
烏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説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彼應重吞食
封祿。須似如是猛健烏。爲主求食不惜命。其梵德王説此偈已。便
告烏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
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
彼烏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爲主偷食烏者。即優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
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優陀夷令彼歡喜爲我取食。今亦復尒。令淨
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爲吾而將食來。　頌曰。　澡身沐德。　鎮治心塵。　願值善
水閑春日。　蘭敗秋平。　慧人成哲。　悪友增殘。　將昇寶地。

縁。圍擒捨鮮示善友。　此段本來無向背。要須堅
猛力行持。金剛正眼通身是。萬境來侵莫肯伊。

四事善友

海龍王經　復有四事得值善友。謂不慢無
指。常加恭敬。柔和順言。而不自大。

悪友

法苑珠林述意部。　惟夫
七聖無化。正攝群心。善悪
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悪構俯墜。良由業感本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
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繫四生之桎梏。是以隨順邪師。信受悪友。致使
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脩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違德
日就增進。因此轉廻。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　如尸
迦羅越六向拜經云。　悪知識者有四輩。一者内有悪心。外強爲知識。二者於
人前好言語。背後説人悪。三者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者外如親厚
内興怨誅。悪知識復有四輩。一者小侵之使大怨。二者有情使之使不肯行。三者
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者見人死亡棄之不視。　又涅槃經云。　菩薩摩訶
薩觀於悪象及悪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悪象
等心無怖懼。於悪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悪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
悪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悪象等唯壞一身。悪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
心。是悪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悪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悪象

等能壞内身。悪知識者壞於法身。爲悪象煞。不至三悪。爲悪友煞。必至三
悪。是悪象等但爲身怨。悪知識者爲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悪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説偈云。　莫親悪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
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悪。　習近悪知識。　後必種悪根。　永
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
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爲色故。瞋恚覆心而
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臥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
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
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
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
有稱譽。彼悪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
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大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
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悪行已。命終必至悪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
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嘍嗏鳥。一頭名憂波迦嘍嗏鳥
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嘍嗏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
名摩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尒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
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兼除飢渴。而彼寤頭即不令
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
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
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
遠。有摩頭迦花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花墮落在我頭邊。我於尒時作如是
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
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花。尒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
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
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花
便作是念。我食此花。願令二頭俱將取死。于時語彼迦嘍嗏言。汝今睡眠
我當寤住。時迦嘍嗏聞彼憂波迦嘍嗏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
迦嘍嗏頭尋食毒花。迦嘍嗏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
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睡時食何悪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
又令我今語言麁澀。欲作音聲卻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
我食毒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爲者。一何大卒。

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説偈言。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味美
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迷生此大瞋恚。凡是癡人願其兒。亦願莫
鬪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身。佛告諸比丘汝等
若有心疑。彼時迦婁茶鳥食美花者。其作異乎。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婁嗏
鳥食毒花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返生瞋恚。今亦復
爾。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為怨讎也。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
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
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以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
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
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
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
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
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爾時佛告
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
共相隨順。俱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
故而説偈言。猶如在於魚鋪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手即同魚
臭。親近惡友亦如是。頌曰。峨峨王舍城。苒苒靈竹園。中有神
化長。巧誘入幽玄。吾人慕投稿。惡友樂鮮怨。善惡昇沉異。薰
猶別路門。日古
人上山豆得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三　二十有

酒

賜酒

書林事類晉文公獻楚俘於周王賜之秬鬯一卣卣器也秬黑黍鬯香草和酒以降神。蜀魏公九錫文曰是用錫君秬鬯一
卣。周禮酒正掌酒。言逮下之恩賜須皆有法以行之。法尊卑之差
酒正凡秩酒者以書契授之。秩常也。謂老臣常受酒。禮君若賜之爵則
越席而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虛爵。法不敢先
君盡之。禮酒肉之賜不再拜。再重也。不重拜輕也。史記晉擊秦繆公傷
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繆
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遂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
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南史宋彭城王
義康傳義康以事出鎮豫章。實幽之也。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
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稽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
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
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
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隋書王誼傳高祖受禪誼奉使突厥上嘉稱
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
夫楊素劾之。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
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唐會要貞觀十七年十
一月太宗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已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
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隱。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給酒米麪。次柳氏舊聞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劄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
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賜若卮酒也。肅宗拜
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卮酒。是時琳從愿皆有
宰相望。玄宗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不用之。古今事通
唐書李嗣棻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舞。賜絲百匹金四五十物錢十萬為解
酲具。蜀檮杌潘炕使渠。渠祖飲以三十巨觥。疑其沉污。令人候之。乃盛
服將入朝。倍以金器賜之。王氏聞見錄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
賜飲至三鼓。後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三餅中襍未飲酒賜輔臣明日
開視不能辨。群臣問所以。帝笑曰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匈奴傳

匈奴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人人自暹利。唐韓張果數御美酒嘗云我生
堯丙子歲位侍中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夭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
推果生死情狀莫知其端帝詔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
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
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
良久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南唐書史虛白字畏名隱九江乘雙犢
車挂酒壺一酒瓢往來匡山元宗召見賜酒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
隱者也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
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群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
后所賜不敢坐飲三槐王氏雜錄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
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為例涑水記聞真宗重禮
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常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
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
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侍疾少頃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
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謂由己賜酒致鎬疾也宋史張
閣傳紹興三十一年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閣時為工部侍郎兼侍

講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閎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
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　孝義
傳汪白父卒貢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
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米三十石酒十瓶寶祐濡須志宋王藺字
謙仲嘗在講筵孝宗賜酒公辭以量淺上曰量隨福至及公進酒上又自
令滿斟曰酒逢知己飲君臣相得蓋如此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七月庚
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
民縱飲山居新語至元四年伯顏太師之子甫十歲餘為洪城兒萬戶乃
邀駕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為辭本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從
行其回車之兀剌赤多無禦寒之衣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廝無帽雪凝其
首若白頭僧帽者望見駕近哭聲震起上亦為之墮淚遂傳命令還之伯
顏不從上至命分其酒于各愛馬即各投下及照其人數死者給鈔壹錠
存者半錠衆乃大悅遂呼萬歲而散元史元明善傳明善與虞集相得甚
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都門外士
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酒同飲曰復初中原人也伯生南人將
為復初推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飲之趣立言曰

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陳以聞矣請公再賜一卮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
飲而別自是驩好如初元鄭玉師山集謝賜酒箋日月重光昭承平之正
統山林小隱蒙徵聘之殊恩冊陛出綸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扣頭扣頭
臣聞人心攸繫實惟儲貳之尊德業熟光莫如繼述之重能廣君父所行
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束帛旌賢禮僅聞於前代而上尊致敬事未
見於東宮何幸微臣親逢優渥以巖穴孤寒之士受朝廷綢疊之知此蓋
伏遇皇太子殿下坤德承乾離明出震體聖上招臣之盛意樂國家勝古
之殊文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妄與情比賜醑之厚澤欲普施遂使草茅澄
沾雨露臣質慚淺學無補明時拜賜多儀分已出於僥倖讓還好爵心始
覺於知止顧於問安侍膳之餘為致辭官就召之請任止進退之合義矣
樂抑奔競之風左右前後皆正人尚益勉端本之學臣下請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能改齋漫錄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
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
醴來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
已春聲　謝楚王賜酒　梁王脩竹園冠蓋風塵寫行人忽枉道直進桃
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到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鍾然樹葉山

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酹梁鴈何時報君恩　許渾蒙賜
御酒梁奉子山金青下帝臺玉液在蓬萊仙人一過飲永得兩三杯　忽逢
桑葉落正值菊花開院籍披衣進王戎含笑來從今覽仙藥不假向瑤臺
宋晁太史集和子瞻禁林鎖院詔賜燭酒　晨入金華暮玉堂聲容不動筆
奔忙星聞忽降龍銜耀天上重分玉醴香是日早遇英讀讀述以玉寫賜
執政講筵官所酒是夜翰林又賜燭酒之賜欲燒寒宵宮漏永半甜歸夢
蜀山長起香絳闕銀河曉山立千官拱未央唐權載之集勅賜長壽酒因
口號以贈　恩沾長壽酒歸遺同心人滿酌共君醉一盃千萬春太常秀濟仲丹
陽集近承明堂便局賜酒元巳日與諸僚會飲城東王君偉于先生莊鼓
獨不於召以二尊為壽　上尊雲賜自明堂藝理無功愧濫嘗玄晏先生
閒嗜飲青州從事苦性蕆芳醪聊寫杯鐺聽滴滴難澆錦綉腸輕舉忽驚
何所礙南京更欲猥張良　君儀見和復別為一首因各次韻　載酒輕
塵論禮堂區區好事媿原嘗猶立未辨陳暄老登谷寧容伯有藏盎盎新
香浮蟻面陶陶娛息恕忽傷物微念重君毋請職絮來甘器亦良　君儀
再和復次韻答之　醉散映玉泥吹香春餉微君敢獨書窺下無人容措
飲壺中有客共深藏歌呼僅可供頓頓豁訂那憂共笛揚好似東皋永侍

詔三升日給醞偏良 徐鉉騎省詩 蒙恩賜酒奉旨令醉進詩以謝 明光殿裏夜遲遲多病逢秋自寂寥臣以病戒酒多時蠲炬下傳丹鳳詔御題初認白雲謠今宵幸識瓊漿味明日知停入閤朝爲感君恩判一醉不煩辛苦解金貂 梅聖俞宛陵集 賜酒詩 時頒光祿酒花出漢宮牆湛露承天渥流霞落羽觴近親龍尾道遠襲雀頭香獨殿人誰見終知是倩狂 張舜民畫墁集 丞相龍示白羊御酒之作 進酒彤闈盡未乾春懷元老在長安雙壺猶帶晴山雪一酌能消塞北寒好是弟兄同受賜更邀賓客共交懽逡巡若遇頭綱品感激方明壯士肝前輩相在外廟賜頭綱團茶一斤白羊酒二壺計今受賜惟東園在京公在長安耳 任希夷斯庵集 五月東宮賜酒肴 重來六泛菖蒲酒儲禁黃封歲歲飫遥想三宮天上宴肯分餘瀝到人間 司馬溫公傳家集 賜酒詩 和氣盈金樽恩光湛玉觴應知北山羽猶怯上林霜醇味回秋色清都近醉鄉山茅霑雨露埜極寸心長 元窿天錫詩 昇龍觀招道士謝舜咨飲栢臺賜酒 九天飛下金雞詔四海歡傳雨露杯百尺瑤臺一壺酒道人何事不歸來 雖非天上黃封賜終帶霜臺雨露香鎮手太平無事日一樽長對晚風涼 隊秋嚴詩 數月無酒蒙上位頒賜一瓶喜而成歌 她生久別會面難馬乳風味多寒酸洞庭春色夢不到但覺飲量波濤乾內庭皇皇遣星使憐我沙場雪霜苦金尊盡倒咲顏開熙熙猶似登春臺更入穹廬錫芳宴似說愁城易攻戰聖恩浩蕩海波深醉裏長歌望三殿 虞伯生詩 王真人眉叟在京上都賜酒倡和 真人無處自高堂遠賜宮壺出上方給傳許乘飛廐馬偏樽仍有大官羊二天雨露京如洗四座賓朋喜欲狂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傳送及濼陽 國朝顧祿詩集 臣祿備員太常祀事之暇每兼內書之職雖時天寒指凍書不成字

上命早午二膳賜酒三爵謹賦詩以紀之曰 賜酒味偏嘉宮壺出內家香凝金掌露爭映赤城霞才薄愁無報恩深詎有涯從容揮翰處字畫轉光華

賜老人酒

西漢書十帝紀 元年民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賜民牛酒

漢制叢錄 文帝初嗣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顏氏謂女子即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酒若干其後肅宗以鳳凰鸞鳥之瑞所賜亦然 董懷云若是戶頭妻不得更稱爲戶此爲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賜爵女子賜牛酒 史記索隱亦引樂彥之說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二說比顏注其義皆優 史記封禪書 武帝東巡海上封泰山詔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 西漢書昭帝紀 始元元年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 郊祀志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 成帝紀 元延四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西漢侍聞 肅宗紀 元和二年詔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 注云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 臣賢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子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

賜方朔牛酒

古今事通 啓顏錄 漢武帝置酒王臺與群臣爲大言小言者飲一杯公孫丞相曰臣弘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太號呼萬里嗷一代東方朔前曰臣請代四公一曰臣坐不得起俛不得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曰臣月越九州間不容止并包天下餘於四海三曰欲爲大衣恐不能起用天爲表用地爲裏裝以浮雲緣以四海以日月明往往而在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俛嗟不得食出若天外卧上曰大哉賜朔牛一頭酒一石

賜平當牛酒

西漢書平當傳 當乞骸骨帝許上使尚書譲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賜丞相牛酒

漢制叢錄 丞相以疾辭位則遣尚書令賜以養牛一上尊酒十石蓋以是優之俾養其疾如哀帝於平當之類是已成帝世翟方進爲相上賜冊譲之而亦有是賜方進即日自殺則又異乎常典矣 黃山谷建章錄 漢書成帝詰責丞相翟方進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

賜匡衡牛酒

西漢書匡衡傳 成帝時詔匡衡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賜馮異牛酒

東漢書光武詔馮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賜彭城王牛酒

東漢書宗室傳 彭城孝王和性至孝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瘠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賜劉隆牛酒

晏元獻公類要 時賜劉隆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

賜張酺牛酒

太平御覽 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府奉酒上壽極歡醉

衆人皆慶羡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羊酒爲釋服。**賜羊酒** 宋史王隨傳。隨爲京西轉運副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賜上尊酒** 平當傳。兩漢博聞。賜當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不必繫之米。事文類聚漢賜丞相上尊酒。注。糯米一斗爲上尊。稷爲中。粟爲下。五代薛史安彥威傳。高祖謂彥威曰。國之所保。唯信與義。朕昔年危蹙。與并州契丹以義援我。我當以信報義。故勉而持之。邊隅諸蕃。徵求不足。聞卿竭力供億。屈節事之。蕃莫大馬。彥威對曰。陛下以四海之尊。爲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繼其好。臣區區微臣。何屈節之有也。高祖喜。賜上尊酒。尋除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續通鑑長編。宰臣呂蒙正中風。御劄勞問。及賜名藥上尊酒。元史王構傳。構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上尊福酒** 新唐書禮樂志。太祀進熟畢。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賜縹醪酒** 北史崔浩傳。魏帝與浩拔論語。至中夜。帝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固與卿同其味也。**賜銀鍾酒** 續世說。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賜銀壺酒** 南史齊高帝紀。帝遷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明帝嫉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出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賜銀杯酒** 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沉飲。無留貯。費盡復入。侍賜而出。類爲常。**賜金杯酒** 隋書樊子蓋傳。大業十年。子蓋進爵爲濟公。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唐書列傳。高宗時。右史胡楚賓。性重慎。能屬文。高宗嘗命作文。以金銀桮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及出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

之。亦熟視不答。**賜金椀酒** 唐摭言。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并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南郡新書。王源中。字正蒙。在内署嗜酒。當召對。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以眼病求免所職。開成三年十一月。薨於鄆州節度使。又曾賜酒十金甌。酒飲皆盡。甌亦隨。**賜金卮酒** 元史速哥傳。太宗命使金。覘其虛實。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謂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懷金卮歸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賜一杯酒** 北齊書。段韶。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賜以卮酒** 太平御覽。沛公因項伯見項羽。羽留沛公飲。項莊入以劍舞。欲因擊沛公。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甚急。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項王。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之卮酒與斗卮酒。樊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則一生彘肩。噲覆盾於地。拔劍切而啗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隋書楊義臣傳。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鍾葵所圍。詔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見楊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illegible]何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爲揚州刺史。奏事在邸。而壽兄子適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龍虎山志。高士陳義高。閩人。至元丁丑。與其師張大宗師居大都。初侍裕皇。繼從晉王鎮北邊。成宗登極。王入朝。上賜義高卮酒。勞曰。卿從王累年。得無勞乎。對曰。得從親王遊。豈敢言勞。**賜大**

鍾酒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四年胡柳之戰晉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既戰皆有功甲午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賜羣臣酒

劉向說苑楚莊王賜群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九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群臣過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事文類聚李頎絕纓歌 楚王燕客章華臺章華美人善歌舞玉顏豔豔空相向滿堂目逆不得語紅燭滅芳酒闌羅衣半醉春夜寒絕纓解帶為一歡君王赦過不之罪暗中珠翠鳴珊珊始覺賢不覺色青娥買死誰能識果卻三軍全社稷

賜太子酒

姬侍類偶 王隱晉書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太子酒三升太子辭不能飲舞逼之曰不孝也天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大醉

賜妬妻酒

類說兵部尚書任瓌太宗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髮禿盡上令齎胡餅酒賜云飲之立死須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勅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覆被睡醒了無他故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柰何其二女令別宅安置

賜國子監酒

宋史本紀建隆三年六月賜酒國子監 清波雜志元豐間駕幸國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衆醉登據擊鼓者曰是遇賜酒即拘貴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

賜劉鋹酒

類說劉鋹性巧自結真珠鞍勒為戲龍之狀太祖曰移此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國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疑之捧杯泣曰臣違拒朝廷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太祖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取酒自飲別酌賜鋹鋹慚頓首謝後陳洪進自漳泉歸闕錢俶由吳越來朝江南後主與鋹同列鋹因侍宴自言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梃為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笑

賜學士酒

古今事通玄宗置麴精瀍砌以銀磚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 江南餘載元宗大寒命賜翰林學士湯悅臣龍悅辭以醉上曰不飲則宜傾於懷中也悅虔拜而傾之上為之大笑

賜婦人酒

元史耶律留哥傳妻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鐵哥從子塔塔兒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

賜灞水酒

晏元獻公類要郭子儀傳曰大曆八年春正月晦日賜子儀等落火灸酒八甕灞水酒兩甕

賜河東酒

太平御覽劉藻字彥先父宗之廬江太守涉獵郡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藻為平東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醲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賜南庫法酒

省齋續閑談事洛陽貢花到例賜館職花百朵并賜南庫法酒 墨莊漫錄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有詩云憶將南庫公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在天涯

賜御酒

五代史後周太祖紀帝自河中班師入朝漢帝命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賞勳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

宣賜御酒

荃翁貴耳秦會之一日對高廟天顏不悅秦云何事上勞聖慮上云郊祀匹帛缺五百萬支散臣當為陛下任此事一日秦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議事自朝至午未聞求得謁入但見中使傳宣御酒秦驚惑移時秦與張韓進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奉卮戰灼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奉郊祀畢後撥賜張韓奉令秦知高廟得旨止假五百萬緡

詔賜醪酒

宋史孝義傳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

面賜藥酒

夢溪筆談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瓶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出廣濟方謂之白术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余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有蘇合香丸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日

賜樽酒 宋史北盟録徽宗宣和間契丹將郭藥師首來歸附上以藥師喜飲酒命尚醞絶品曰小槽真珠紅日賜一樽。

雪夜賜酒 張南軒語録先生嘗雪夜獨對便殿寒甚上命賜以巵酒先生素不飲宦者宦者以冷酒至如水先生不得已飲之自是遂得冷疾百藥不愈。

苦寒賜酒 續通鑑長編環慶路部署言軍士涉雪討蕃部苦寒有支殑發瘡者令遣還京師上念其久勞不忍遣弃令中使就賜緡錢藥酒以隸剩員凡三十三人廪給如故。

登高賜酒 遼史聖宗紀統和三年八月辛丑酉奔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次駱駝山登高賜群臣菊花酒。遊幸表應曆十三年九月穆宗登高以南唐所貢菊花酒賜群臣。

賜茶當酒 事文類聚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輙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剋發摘私短為歡笑。

賜茶酒 北盟録宋宣和五年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見大金皇帝制云賜卿等茶酒周益公大全集凡

非時宣召院官紫窄衫綠絢行入殿廊有小黃門來導至便坐小服紅半臂黃門贊拜揖升殿奏對訖上曰且坐先已設小兀子得旨則側身虛揖而坐將退黃門贊云宣坐賜茶於是中官進御前者忠佐授臣僚者賜酒亦然所用盞不同備以果實一飣其器分大小若二府則黃門雙遷上亦服窄衫宰相樞事坐兀子執政紫團坐而低賜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則酒五行亦或加多每盞賜食初無定制。

賜氣兒酒 武林舊事禁中賞雪進雜煎品味如春盤飣餖并氣兒酒以賜。

執手賜酒 遼史穆宗紀應曆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林牙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巵酒授賢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醨酒以勞之。

幸觀賜酒 宋史本紀孝宗淳熙六年春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召史浩會觀賜酒。

幸寺賜酒 古今事通法海號寒庵字巨川武川人姓劉氏住慶壽寺章宗幸寺師侍立問飲否曰徹飲以御酒三鍾賜之壽從旦至日中立不變容帝曰大人也待一日出世賜與開堂他日詔住竹林寺辭曰貧僧耽飲帝贈詩曰一杯一杯復一杯玉山自倒非人推春光都來九十日況醉須教一百回每日賜酒三十三瓶。

就榻賜酒 元史董俊傳第三子文用為翰林學士承旨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夢帝賜酒 夷堅支都昌婦人吳氏嫁夫王一無子寡居而事姑極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婿接腳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罷此議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鄰里緝麻絡絲澣濯補綻及饁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藏持歸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話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輒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邀喚以故婦姑介處略無飢寒之慮嘗炊飯未及饋鄰外人呼之出姑謂遇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瞻誤傾插內其間頗垢汙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亟往北隣借飯饋姑而拈所汙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之一日正晝里人晝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杳杳邈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舂米甚倦困臥在床上耶如不相信但往驗之眾共詣其房猶睡著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牽我衣裾言天帝召使同躋虛空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歡曰汝

一憑下村婦卻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命一杯酒令飲馨香噴鼻又與錢一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庸作乃拜謝而返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千錢在枕畔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覩者神游耳自此倩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盡復有一千絲絲不窮姑雙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恐不然也。

賜德壽私酒 岳珂桯史宋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奉志御批放罷時史文惠浩方奏為不可請俟再白上皇上許諾既而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甚朕所以欲亟去之昨日方燕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踧踖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永嘉祠寺。

不飲賜酒 唐書中書侍郎知尚書省馮謐開寶中侍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不盡又誦詩以規御琴皆不飲群公為之股慄翊日左授正郎罷知省事。

禁飲賜酒 澠水燕談錄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況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

辛一夫醞酒奮臂狂唉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自是有意大用。

日給官酒

新唐書王績傳。高祖武德初。績以祕書省正字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日給內庫酒

古今事通。李後主一日重瞳。內庫日給酒三石。不一夕稼。晝暮歲秉醉書牖上曰。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不久謝世。

月給羊酒

新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神符自冊楊淀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為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慰問。

日給河東酒

馬明豐賁實錄從周。常變。志高爽。簡澹於榮利。前後徵辟皆不應命。文帝側席求賢。竟不能屈。稱以重之。明帝即位。禮敬愈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給百官酒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年正月。命歲以錢五千、貫。遣隨朝百官節酒。及冰。燭藥處視品秩給之。

勞酒

禮記月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方氏曰。耕籍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酒。命曰勞酒也。太平御覽魏志曰。徐晃破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巵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新唐書禮樂志。皇后歲一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禮畢。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藝文類聚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舉觴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

勸酒

黃光大積善錄。予嘗觀世俗會賓客。下以責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飲酒。故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之。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嘗聞范蜀公。接伴契丹勸酒虜使馮見善請曰。勸酒當以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則吾儕生乎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其可以酒強人。而使之失禮節。亂情性。甚至於嘔吐而後已。此殆不若夷狄之知禮。實可恥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改其過。而新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續後漢書薛綜傳。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虫入其腹。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

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數覲吳孫皓為晉所滅。封歸命侯。後晉武帝大會群臣。時皓在坐。武帝問南人好歌。汝頗能否。皓正飲酒。因舉觴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世說新語。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玄在姑孰。與朝廷來也。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草。安[illegible]不[illegible]僕射王坦之遮之。作色曰[illegible]以[illegible]人物[illegible]然且行[illegible]之曰。謂其疾已篤。宜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桓可謂易於出言。謝重能排紛無失。酉陽雜俎。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燕子年之高半。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寸復作若為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以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使復車隔涘。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庾信曰。庶子好為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箕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瀟醁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為。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旨。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慙。　唐白居易長慶集勸酒寄元九　薤葉有朝露。槿枝無宿花。君今亦如此。促促生有涯。既不逐禪僧林下學楞伽。又不隨道士山中煉丹砂。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消憂藥。神速無以加。一杯驅世慮。兩杯反天和。三杯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復兀兀。吾孰知其他。況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羅。舉目非不見。不醉欲如何。　勸酒詩　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輿素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杯。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東鄰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盤筵何啻三千客。鄰

家僑者方下帷夜揄古書朝思織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隣安可期一
朝遂翩乘風雲金榜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持風誰與繼。不
逾十稔居台衛，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造化筆頭雲雨生。東
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
墻反鎖長安春，樓臺漸漸屬西隣。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憶
昔東隣宅初構，雲甍彩棟宵非舊。瑤珥庭前翡翠棲，芙蓉池上鴛鴦鬪。日
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春盡勸客酒　林下春將盡，池邊日半斜。櫻桃落砌顆，夜合隔簾花。尊酒
留鬧客，行茶使小娃。殘盃勸不飲，留醉向誰家。

州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故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未盡，泥深
同出借驢騎。交遊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
可合重推辭。

花下自勸酒　酒盞酌來須滿滿，花枝看即落紛紛。莫言
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

答勸酒　莫怪近來都不飲，幾回因醉
却沾巾。誰料平生狂酒客，如今變作酒悲人。

勸夢得酒　誰人功畫麒
麟閣，何客新投魑魅鄉。兩處榮枯君莫問，殘春更醉兩三觴。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絕。洛陽女
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

勸酒詩十四首并序　予分秩東都，居多暇
日，閑來輒飲，醉後輒吟。若無詞章，不成謠詠。每發一意，則成一篇。凡十四
篇，皆主於酒，聊以自勸。故以何處難忘酒、不如來飲酒命篇。

何處難忘
酒七首　何處難忘酒，長安喜氣新。初登高第後，乍作好官人。省壁明張
牓，朝衣穩稱身。此時無一盞，爭奈帝城春。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
雲俱不達，白髮逸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
生。　何處難忘酒，朱門美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
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　何處難忘酒，霜庭老病翁。暗聲啼
蟋蟀，乾葉落梧桐。鬢為愁先白，顏因醉暫紅。此時無一盞，何計奈秋風。
何處難忘酒，軍功第一高。還鄉隨露布，半路授旌旄。玉柱剝蔥手，金章爛
襆袍。此時無一盞，何以騁雄豪。　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斂襟收涕淚，
簇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　何處
難忘酒，逐臣歸故園。赦書逢驛騎，賀客出都門。半面瘴煙色，滿衫鄉淚痕。
此時無一盞，何物可招魂。

不如來飲酒七首　莫隱深山去，君應到自
嫌。齒傷朝水冷，貌苦夜霜嚴。漁去風生浦，樵歸雪滿巖。不如來飲酒，相對
醉厭厭。　莫作農夫去，君應見自愁。迎春犁瘦地，趁晚餧羸牛。數被官加

稅，稀逢歲有秋。不如來飲酒，相伴醉悠悠。　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諳。雲
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三。不如來飲酒，仰面醉酣
酣。　莫事長征去，辛勤難具論。何曾畫麟閣，秪是老轅門。蟣虱衣中物，刀
鎗面上痕。不如來飲酒，合眼醉昏昏。　莫學長生去，仙方誤殺君。那將薤
上露，擬待鶴邊雲。矻矻皆燒藥，累累盡作墳。不如來飲酒，閑坐醉醺醺。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自賢誇智慧，相糾鬭功能。魚爛緣吞餌，蛾焦為
撲燈。不如來飲酒，任性醉騰騰。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
所得一牛毛。且滅嗔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臥醉陶陶。

鮑溶詩勸酒行　業往難重得，老來豈自由。嬋娟逢三五，珠翠成仇讎。君不聞古
曲，酒能消人憂。何人更年少，君惜秉燭遊。莫閑金縷手，月在西南樓。羅換
歌妾袂，錦纏舞人頭。半醉月入懷，仰空笑牽牛。郡令酒生塵，虛遣紅兒愁。

孟郊詩勸酒　白日無定影，清江無定波。人無百年壽，百年復如何。堂上
陳美酒，堂下列清歌。勸君金屈卮，勿謂朱顏酡。松柏歲歲茂，丘陵日日多。
君看終南山，千古青峩峩。

古今詩統華陰尉聶夷中迎之勸酒　灞上送
行客，聽唱行客歌。適來橋下水，已作渭川波。人間榮樂少，四海別離多。但
恐別離淚，自成苦水河。勸爾一杯酒，不見葉辭柯。

李長吉詩相勸酒　羲
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扶馬蟠桃鞭。蓐收甦斷翠柳，青帝又
造紅蘭。堯舜至今萬萬歲，數子將為傾蓋間。青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
方為歡。臛蠵臛熊何足云，會須鐘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愔愔，橫波
好送雕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強知元化心。相勸酒，終無輟，伏願陛
下鴻名終不歇，子孫綿如石上葛。來長安，車騈騈，中有梁冀舊宅，石崇故
園。崦嵫見大云，日入處。竹一作石。　蘭有二種，有黃花者最香，紅花次之。秋者謂此蘭者。　家語：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　南史：蕭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亦為夭也。　臛羹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楚詞招魂：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曹子建云：栗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　左傳所指之愔愔，注云：安和貌。　橫波，目也。傅毅舞賦云：目流涕以橫波。　雕題，雕刻其題刻也。　此言日送金杯，宴飲以樂，詩：綿綿葛藟。按梁冀舊宅，石崇故園，不在長安，後漢及晉皆都洛陽，是長吉失所考耶，與不拘事實耶。如此等篇皆效太白意。

劉叉詩自古無長生勸姚合
酒　奉子一杯酒，為子照顏色。但願頭上紅，莫管頦下白。自古無長生，生
者何戚戚。登山勿厭高，四望都無極。丘壠逐日多，天地為我窄。祗見李耳
書，為我空脈脈。何曾見天上，著得劉安宅。若問長生人，昭昭孔丘籍。孫繼

詩春夜皇甫冉宅勸酒　流落時相見。悲歡共此情。興因杯酒洽。愁為故
人輕。晴滿花垂露。斜暉月滿城。那知橫吹曲。江外作邊聲。于武陵詩勸酒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離張祜詩勸飲酒　燒
得硯黃漫學仙。未勝長付酒家錢。實常不與齊推藥。却在人間八十年。李
翰林詩山人勸酒　士贇曰。樂府解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蒼蒼雲松。落
落綺皓。士贇曰。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劉公幹詩。吟木鬱蒼蒼。左思詩。落落
窮巷士。綺皓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
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
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
詩天下定。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
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士贇曰。張景陽詩曰。昔聞
此何時。蝴蝶乘南園。楚辭何所獨無芳草兮。葛洪神仙傳。伯山甫。在華山
精思服餌不老。以藥與外甥女服。時年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阮籍詩
曰。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莊子曰。避世之士。論語曰。不知老之將至。陶
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
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齊賢曰。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
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
子為書。卑辭安車。因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
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
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
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
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
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
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
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士贇
曰。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高士傳。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譬猶
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劉孝標辨命論曰。彼孑本以共鵰。與麋鹿而同死。膽固茶
實。歎曰。於是七雄雄鵰。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欻起。字見此。史。崔浩傳云。本
武帝征。帝欲取洛陽。武常清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貢使。今克
來畏代之。雖得之不令也。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
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齊賢曰。史記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恥之。
逃隱。于登箕山上。有許由冢。九域志曰。穎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
臺。巢父臺。士贇曰。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
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
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
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
仲父牽牛飲之。見由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是群衆
人皆濁。我獨清。陶潛詩。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東漢吳漢傳。意氣自若。
鮑照詩曰。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以意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
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
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為哉。太白蓋為明皇欲廢太子瑛。有
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復
言。生壽王。瑛與諸子比第。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
揣妃言。伺太子短。譖惠妃。妃泣。訴帝。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
九齡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探妃意。妃果德
之。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
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
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
決。乃詔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為
祟。因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明皇之時。虞
鴻王本奐。隱居高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使問
政事。擬其高致。聞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太白曰。
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高蹈之隱者。欲其意微而切
矣。宋戴叔倫詩勸酒　寒郭好天氣。勸酒莫辭頻。擾擾鍾陵市。無窮不醉
人。錢塘常醲集席上勸仲元著作勿辭酒　百盞先嘗一盞醉。三分饒硯
一分春。花間劉火香煙細。竹外垂螺畫筆新。落日穿林照簷額。蜻風吹單
動階膚。莫愁船盯辭公勸。金斚空時遠已陳。　二月已破三月來。青春白
日映樓臺。勸君更飲一杯酒。一月人生笑幾迴。邵堯夫詩花前勸酒　春

在對花飲。春歸花亦殘。對花不飲酒。勸意逐闌珊。酒向花前飲。花宜醉後看。花前不飲酒。終負一年歡。　答友人勸酒吟　人人推不顧。封侯。又至封侯不肯休。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規模爲放比才士。度量自知非飲流。少日何由能強此。況今年老雪堆頭。黄山谷外集勸交代張和父酒　風流五日張京兆。漢張敞傳。敞使賊曹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今日諸孫困小官。作尹大都如廣漢。趙廣漢嶽皆下京兆尹。所爲大略相似。畫眉仍復近長安。敞爲婦畫眉。長安人傳張京兆眉憮。欲得官。近長安唐人語也。三人成虎事多有。北融路緣詩。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衆口鑠金君自寬。鄒陽書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酒興情親俱不淺。賤生何敢望交歡。　木蘭花慢庚元鎮。四十九歲生。四十年前曾故人。庚生似寺當時。元鎮窮不出入州縣。唐上作樂府長句勸酒。庚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歐梅當時二妓也。宋景文公集勸酒　酌酒爲君壽。勸君慎勿辭。只今樂酒罷。已異行觴時。波瀾前後來。日月分寸推。稚容不耐久。鬢鬚無停緇。獨醒信樊人。並事定何悲。假令古無死。晝夜常倭遲。正恐奠觴樂。後人非所希。鄒功父詩勸酒一首呈表世衡　湛湛酒杯綠。醋醋炭鑪紅。佳人放玉板。拂鏡照笑容。四海無波瀾。吾曹方宴閑。大笑凌白月。高吟動南山。百歲能數何。會少別離多。少年嗟貫垣。壯士憶廉頗。不如醉魂魄。冠巾任傾側。冥然逍遥鄉。香與塵寰隔。陰雲蔽白日。長風捲驚濤。江上峥嵘百怪嘷。挽君船纜勸君住。且飲百殘之醇醪。吴姬笑臉如櫻桃。鯉魚紅鱗落霜刀。醉來不識天爲高。共君攀天蹐跡鼇。下視萬物皆勞勞。　左蠡亭重九日同東美翫月勸酒　平生看月無今宵。一亭危在山之椒。下瞰揚瀾連左蠡。白琉璃地覆鮫綃。欲披錦袍捷鼓過。世無賀老誰相和。屈原憔悴湘水濱。彭蠡自守西山餓。且來登高望明月。拂拂霜風灌頭熱。身心都在清涼宮。一點無塵光皎潔。與君同遊執君手。況逢令節當重九。不憂短髮還吹帽。頭上有巾先漉酒。飲醉酒。望明月。我歸姑熟溪。君赴黄金闕。明年此會知誰健。細看茱萸莫輕別。王劉公詩和微之藥名勸酒　此始藥名爲詩。涼且常有藥名詩云。鳳月前湖近。窗戀半夏涼。暮爲服寒呵子下。衣嫌春蜀砂。世傳以爲起於此。非也。自梁以來。如簡文帝。元帝。皆有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至唐張籍爲離合詩有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黄葉主前半下。

松柱。心中萬事喜君知。以此觀之。則藥名詩不始於王夫。　赤車使者錦帳郎。從容珂馬留閑坊。赤車使者。從容。見劉羊王二君注。何大如護虎黄黑而骨白。以爲馬餅。主南海。紫芝眉宇傾一坐。咲語但聞雞舌香。紫芝生高夏山谷。六芝皆無毒。抱朴子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爲瑞。雞舌香。陳三省故事。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使氣芬芳。丁香亦名雞舌香。藥名勸酒詩寶好。陟釐爲我書數行。陟釐乃水中苔。今取以爲紙名苔紙。見本草。草部。眞珠的皪鳴槽牀。金罍琥珀正可嘗。眞珠出康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名曰珠池。每歲刺史親往監珠戶入池採老蚌剖取珠以充貢。李賀詩有酒且滴眞珠紅。金櫻子。今之刺榆子。形似榅桲而小色黄有刺花紅。在處有之。經霜十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史君子細看源光。莫惜覓醉衣淋浪。獨醒至死誠可傷。史君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亦似訶梨勒。始因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是獨用此物。因號爲史君子。獨醒草名。歡華易盡悲酸早。人間沒藥能醫老。破故紙生河東川澤。樹大如大棗實無常形。味酸者是。沒藥生波斯國。似安息香。其色。寄言歡管衆少年。趍取烏頭未白前。貫衆生玄山山谷。苗似狗脊。狀如雉尾。　烏頭藥原生方中。葉四向相當與蒿相似。白前苗似細辛而大。色白易折。主洲渚沙磧之上。　呂居仁詩勸張李二君酒　張侯好詩如好色。不欲爲主而爲客。李侯好酒如好詩。心雖甚壯無人知。兩侯風味俱不惡。如芙蓉與木芍藥。年窓留客者筆快。曉枕無人猶睡着。廣袖漸變天寶粧。大字不作元和脚。世人譏笑乃其分。政是仍叔之子弱。病夫生穩無所求。荒蓼斷雨鳴春鳩。爐煙未盡消百憂。恨不緩帶從公遊。何時清江横小舟。與君一醉荻花秋。却來窓底恭牧兮。張方平樂全集勸酒行　朱庾丁晉公初寒微。書寓學雎陽廣順僧舍。其詩版舊記。成房暇日一二友人院置酒。客有訴盃意。若不快者。爲作勸酒歌云。　衆客醉歸盃席閒。一客不醉坐長嘆。不醉長嘆客可苦。請以眼前近事觀。客見南遷丁晉公。擁旄東軸天禧中。昔歲壽遊客此宇。窮秋蕭索隨飛蓬。漸逢得意志舊困。手提國柄拎權樞。來時未足誠南寓。青衫白髮窮衰翁。向者枯榮訛迴首。何異春宵夢一終。人事紛紜似飛絮。鐘漏聲中朝復暮。且脫鷫裘換酒來。與子相從醉鄉去。　曆軒文集再和陳侍郎子知丞寄桂香酒新到又令孫司户出柑爲勸　柏葉椒花未報春。陽和先到四筵賓。傳觀秀句堪呈佛。締聽清淡太道人。子舍香醪浮甕碧。孫枝名菓薦盤新。却將廿旨分寒陋。尤見先生愛士真。鄭俠西塘集次韻子發勸酒　子真依前家谷口。無地栽禾

只花柳否亨千態古難常興物浮沉兒女笑鷗鷺海伏而天飛鵷鶵林棲惟一枝迂談閒論偶相識千世一遇非爲遲君看大旱希雲霓又看朝隮雷雨隨天之神力豈不大若豈若約無定姿況夫人物在宇宙無異蠛蠓傳盃巵生亡尚非已主宰滋味得不隨醇醨是以衆人察察日不足我獨悶悶頑無知方吾醺酣以盃杯爲心正見滄海如池沼子又作詩勸我醉知泥得非亦以惛惛爲勝曉王與鈞蓋蝶裹代謝劉小坡送鄉會勸酒屬韻　履端開帝曆會拜謹王春百世枌榆舊一番桃李新珍盼來潢妙句帶清真騎省雲霄上寧辭渠輪頻　一枝鵲漫集千仞鳳方翔辣紙清時省經帷鎮日香湖波憐鴨綠宮醞把鵝黃應軫鄉中士毛錐未脫囊項安世梅藁後端勤醇爾酒　欲勸臨岐酒一巵若爲啼笑若爲詞情懷作惡中年後親友相分久病時少壯豈知人寂寞庭闈方待子飛馳欽聞百丈牽江去往起西川五色旗王直諫集勸嚴師酒　驛去東風漸破春憑軒悵望倍凝神鳥鳴曉霽聲音樂物被陽和氣候新佳景牽懷吟稍徧芳杯到手舉宜頻靈均空詫雖騷好憔悴終爲獨醒人虞儔尊白堂集勸漢老弟飲酒　尊前一醉莫辭頻三萬場當歲十旬況有好詩能泣鬼寧無妙盡可通神快呼在手持螯客莫着傾身障鹿人綠漲大江渾是酒蒲萄波面已生春李端叔姑溪集延之置酒當利樓侍人勸酒詩　雲山遠近淺還深宛轉愁顏頓不任獨有綺羅知此意故拈金盞十分斟陳后山詩席上勸客酒　稍開襟抱使心寬大杖酒腸須盞乾（世說程振門曰中郎襟抱未虛韓孟同宿聯句云為君開酒腸顏斜費細飲言詩人又曰自勝俱逆用庾寬）珠簾十里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小杜即杜牧之也牧之詩云春風十里揚州道捲上珠簾總不如）陸放翁集莫辭酒　勸君莫辭酒酒能解君愁勸君勤來藥藥可使疾瘳此外莫廢書書亦豈君娛古來敗人事正以不學故愁去疾亦平便腹如瓠壺方力貯萬卷無此令君愚

我有美酒歌　我有美酒起自斟勸君一巵爲君吟素衣未涴京塵化綠鬢已受吳霜侵三巴塗路何嶔崟五溪霧潦多毒淫虎豹夜嘯裂崖谷魑魅晝出聆山林身如槁葉墮幽穽窅窅何啻千尺深無因刮背出此心一寸孤忠天實臨畏齋程端禮詩勸酒　舉酒勸君君勿辭十年春好惟丞時風日暄暖啼黃鸝鷺空翻碧飛遊絲綠楊萬縷垂水湄小桃破萼嬌晴姿今日何日風物奇花朝止有三日遲客愁頓釋如冰澌況有嘉賓酒盈巵堂上主人文章師筆下縱橫蟠蛟螭胸中磊落載書詩年強學富仕則罷我生同里隔城郭求髮學校聯謀帷在鄉已獲繼蕭規後來郎邑分

畢此人生出處神所司千里會合非人爲更吾弛叔心相知交情歲晚無磷緇禮長十年兄事之在我豈止肩當隨君顏美好我反衰自鏡醜惡如嫫倰君已有子紹裘箕我如鳩拙巢無枝譬彼平坂天馬馳跛鱉欲與爭毫釐上天生人意有期但貴樹植勿自隳弦矢昔已射四陲豈得懷土生愁噫郎山在眼水清漪魚有鯿鱖菓棗梨勸君飲酒君勿辭坐上白日西南移　司性之來郎品勸酒一首　君來溪柳未藏鴉君去開過溪頭花一尊未盡相逢喜春色拋人去如此錢塘見君今十年豈知爲客俱桐川我生綠無谷口田君亦未有買山錢世間萬事我多取只此造物猶未許溪柳溪花尚惱人酒杯到手休嫌頻劉文貞公集勸友人酒　西風落葉共瀟颯百感中來不自由豪客空攜鐵如意舞娛徒貫錦纏頭嗔迴雨腳雲歸岫湧出山頭月滿樓一曲清歌一盃酒爲君洗盡古今愁耶律鑄文獻公集次韻仲實勉酒　中年刻意學剡方世故時來鍊肺腸醉悟禪抛人未覺心安貧病士之常能無知命窮周易便肯行歌擬楚狂着腳直須平贍處槽丘極目是吾鄉書莊詞書薩雲勸酒　勸君今夜須沉醉樽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須愁更漏短莫訴金杯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魏鶴山大全集送宇文侍郎知漢州勸酒　尚憶鄰門祖帳時重來勤是十年期雲使暮雨留行色要挾秋涼入酒巵湖上鷹水遠屬未須矯首嘆來遲地風滿地塵沙暗豈室方勞丙夜思　曾待李參政起勸酒詞　落日下平楚秋色到方塘人間袢暑難耐獨有此清涼龍卷八荒霖雨鶴問十洲風露回薄水雲鄉欲識千里潤把取玉漿方石闌衣江蘺佩芰荷裳箇中自有脈婿何必錦名堂及取玻璃清漲喚起逍遙舊夢人物儼相望矯首望歸路三十六虛皇　曾待楊伯昌少卿勸酒　獨立西風裏渺無塵明河掛斗碧天如洗瑪鶴樓前迎風處吹墮來槎星使弄札札機中巧思織就天孫雲錦段尚鞋陰來問留織縈親爲挽天潢水　等閑富貴浮雲似須存留雙分清論抖持元氣曾把古今興亡事奏向前旒十二雖去國言猶在耳念我獨蒼誰與共援凝思一日如三歲夜耿耿不皇寐　錢黃侍郎壽君勸酒　向江頭幾回凝望垂楊那畔舟幾艤江神似識東歸意故故一篙春水郤總被二百里人家祖帳連天起且行且止便爲汝遲留三朝兩日如此只如此　還須看世上憂端如蝟二千石白黑棊子肥邊瘦腹都閒事事竟到頭何似當此際要嘿識洗思一着惺惺地目前誰是料當局諸公斂容縮手日夜待公至　鮮于安撫勸酒　固陵江上暮雲急一夜打頭風雨催送春江舡上水笑指山歸去

靴帽叢中漁樵席上。總是安行處。惟餘舊話。爲公今日拈取。見說家近岷山。翠雲平楚。萬古青如故。要把平生三萬軸。喚取山靈分付。盧阜嵩高雎陽岳麓。會與岷爲伍。及時須做。鬢邊應未遲暮。 約程清使過祿初筵勸酒 記幡然持節下青雲。巴月纔成弦。倚竹杖欹檻。訟棠匝地。扉草連天。邦壽當年舊夢。來使蜀東川。人物寥寥。甚葉許回旋。 愧我推擠不去。苟新官對舊。後任如前。與故人飲酒。月寫寫明蠲。嘆書生康時無計。謾憂思時墮酒痕邊。且只願早休兵甲。長見豐年。 管待李眉州勸酒鷓鴣天詞 十載交盟可重尋。曉於棠茇細論心。雲障晚日供秋思。風遞荷香作晚陰。紆勝引。賡塵襟。未須紫馬去駸駸。玻瓈無計留君住。但乞天公三日霖。李壁鴈湖集好事近詞錢交代勸酒 莫惜一樽留。共醉錦屏山色。多少飛花態颺。送征輪南陌。 曲湖歸去未多時。還擇詔黃濕。只怕別來凄斷青滿園行遍。 江神子詞勸酒 露荷香泛小池臺。水雲堆。好風催。寶扇胡床無事且徘徊。簾外海榴裙一色。判共醉兩三杯。 此懷能得幾番開。玉山頹。不須推。回首巷愚。前夢老堪咍。好是上林多少樹。應早晚待公來。 阮郎歸詞勸表制機酒 蘇臺一別負三年。錦書憑雁傳。風姿重見閬江邊。玉壺秋井泉。 饒短舞。趁幺絃。篆香周夕煙。多情莫惜爲留連。落花中

酒天。毛東堂先生集剔銀燈詞同公素賦俾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勸酒 簾下風光自足。春到席間屏曲。瑤甕酥融羽觴蟻鬧。花映郫湖寒淥。汨羅愁獨。又何似紅圍翠簇。 聚散悲歡箭速。不易一杯相屬。頻剔銀燈別聽牙板。尚有龍膏堪續。羅薰繡馥。錦瑟畔低迷醉玉。蘇東坡大全集南鄉子詞席上勸李公擇酒 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髯孫何處去。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 秋色漸摧頹。滿院黃英映酒盃。看取桃花春二月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 黃裳演山集勸酒致語適來已陳十二短章。輒歌三五盛景。景景清韻。尙慙梁上之飛塵。抑抑佳賓。須作鄉中之醉客。同樂當歡於今。兄相從或叢於他年。更賦幽情。再聲佳詠。 萬籟無聲天地靜。清抱未然。不愧丹霄鏡。照到林梢風有信。搔頭疑是梅花嶺。 萬感只應閒對景。獨倚危欄。擾擾人初定。吟不盡中愁不盡。溪山千古沉沉影。 誰悟月中真火冷。能引塵緣。逐出輪回境。爭柰多情都未醒。九回腸斷花間影。萬古興亡閒事定。物是人非。杳杳無音信。問月可知誰可問。不如且醉樽前景。 忽送林光禽有語。飛入遼空。失素歸洲鷺。照處無私清望富。餘輝不惜人人與。玉鑑欲到中天路。且待飛觴。緩緩移蓮步。花下影圓良夜古東南樓上還相顧。 一望瑤華初委地。更約幽人。共賞巖邊翠。試把方諸

聊與試。無情爭得無中淚。飛瀑恐從星漢至。漸向賓筵。但覺寒如水。自覺一輪方得意。輕隨箕畢還成累。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清平樂待宰執勸廷丞相酒 攬庭元老。四海真師表。曲爲故人能久要。陋巷不嫌時到。虛堂已入涼颸。一觥爲壽何詞。看即關河恢復。千秋永輔淳熙。 勸王樞使酒 當年桂籍。同展摩雲翼。位冠洪樞情似昔。肯共一樽瓊席。 經綸素蘊胷中。壽帷少試成功。已珍潰池小醜。行收沙漠膚公。 吾皇廣哲。廷有真三傑。同向清時揚英烈。捷遂皐陶夔契。 聯鑣忽訪山樊。凉生花底清樽。太史明朝日奏。台星皆聚柴門。待使相勸酒 南陽賓友。道舊須樽酒。一曲爲公千歲壽。紺棗春風纖手。 忠謀舖敍明昌。英詞錦繡肝腸。帝所威推頗牧。人間允重班揚。 滿庭芳四明尊老會勸鄉大夫酒 鯨海波澄。棠陰日永。正宜坐嘯雍容。歲豐民樂。無訟到庭中。試數循良自古。龔黃外。誰可追蹤。那堪更。恩均耆壽。良會此宵同。 琁穹占瑞處。英煌五馬。璀璨郡公。盛笙歌羅綺。共引髯翁。秖恐芝泥趣召。雙旌展。獵獵飛紅。須知道。君王渴見。名大在屏風。勸鄉老衆賓酒 十載江湖。一朝簪組。寵榮易稱衆容。聖恩不許。歸卧舊廬中。概念東山伴侶。煙霞外。久闊仙蹤。今何幸。相逢故里。談笑一樽同。 吾州真幸會。湖邊賀監。海上黃公。勝渭川遺老。蜂縣仙翁。縱飲何辭

爛醉臉霞轉。一笑生紅。從今後。姿姿化國。千歲樂皇風。代鄉老衆賓報勸酒 王闕朝回。沙堤煙曉。碧幢光動軍容。虎符熊軾。行指七閩中。假道吾鄉我里。揮金事。思躡前蹤。傾懷處。螢窗雪案。猶說昔年同。 相看俱老大。襟期道義。不爲王公。念兒時聚戲。今已成翁。莫惜玉壺美酒。還爲壽。金醆鱗紅。仍頻祝。中書二紀。裒海振淳風。代鄉老衆賓勸鄉大夫酒 復擁旌麾。重歌襦袴。滿城長是春容。搢紳耆舊。歡溢笑談中。盡道邦君愷悌。追遊遍湖海遐蹤。今朝會。公真樂善。屈意與人同。 恩勤東道主。揮金渼傳。懷哉未公。引群仙環拱。欲壽吾翁。春甕初澄盎綠。春衫更。輕染香紅。持杯願。歸登絳闕。花萼醉春風。代鄉大夫報勸酒 油幕新開。騑旌前導。暫歸梓里春容。致身槐棘。功在鼎彝中。自是襟懷絕俗。今猶記。筆研陳蹤。張高會。君恩厚。賜樂與故人同。 把麾鄞水上。相看青眼。誰復如公。況親陪樽俎。笑接群翁。座上笙歌屢合。須拚到。曉日酣紅。公今去。恩波四海。桃李盡東風。 最高樓鄉老十八皆年八十。事在丁酉三月十九日。作慶勸酒。當年尚父。二箇便興周。今十倍。更何憂。沖融道貌丹爲臉。扶疎漆髮黑盈頭。世方知。非熊老。聚吾州。 有智略。可從茲日用。有志願。可從茲日酬。天賦予。怎教休。瓊漿且共飛千斛。蟠桃應得見三偷。諒吾皇。恢禮復。盡封侯。 摸蝴蝶

光陰轉指百歲知能幾。光童稚老。來將老矣。就中些子強壯又被浮名牽繫。良辰盡成輕棄。此何理。 若有惺惺活底。必解自為計。青樽在手且酒拚爛醉。醉鄉不涉風波險。到花陰正午。笙歌又還催起。 蝶戀花 玉瓮新醅翻綠蟻。滴滴真珠。便有香浮鼻。欲把盈樽成雅會。更須尋箇無愁地。況是賞心多樂事。美景良辰又後來相值。料得天家深有意。教人長壽花前醉。。臨江仙 自古聖賢皆寂寞。祇教飲者留名。萬花叢裏酒如澠。池臺仍舊貫。歌管有新聲。 欲識醉鄉真樂地。全勝方丈蓬瀛。是非榮辱不關情。百杯須痛飲。一枕拚春酲。 粉蝶兒 一盃陽和。分明至珍無價醉教人囉哩哩囉。把胸中些磊磈。一時鎔化。嗒從前恁區區總成虛假何妨竟夕。交酬玉觴金斝。更休辭醉眼花下。待明朝紅日上三竿方罷。引笙歌擁珠璣。笑扶歸馬。 瑞鶴仙 瑞烟籠繡幕。正戲席歡穠。脆簧交錯高情動寥廓。恣清談雄辯。珠璣頻落。鏘鏘妙樂且蠢取昇平快樂。又何辭醉玉頹山。是處有人扶着。 追念持風徹利。畫餅浮名。又成離索。輸志業約。泛材且控持閒悵良辰美景。花前月下。空把歡遊蹉跎。到而今對酒當歌息休領略。 永遇樂 桃李繁華。芰荷清淨。景物相催。霜後橙黃。雪中梅燃。遞還春還。至尊思天氣寒暄。求快各有一時樂地。如何被浮名牽係

此歡遂成拋棄。 如今醒也。扁舟短棹。更有豆與胡倚。到處為家。山有社酒。野老為賓侶。三杯之後。吳歌楚舞。忘卻乞金穿履。誰道箇清朝貴客也須共來一醉。 青玉案 閒忙兩字無多子。歎舉世皆由此。遂利爭名忙者裏。屋中得長任中寵辱。無限非和是。 誰人解識閒中趣。雪月煙雲自能致。世態只如風過耳。三杯兩盞。朦朧地。長向花前醉。 醉蓬萊 喜泉通碧甃。秋刈黃雲。釀成芳酎。瑞霭凝香。更陽和鍾秀。曉甕寒光。夜糟清響。穩領珠頻瀉。畫錦堂深。聚星庭啓。一觥為壽。 況此神仙。蘂宮儔侶。玉殿芙蓉。盡皆親舊。贏得閒情。對良辰握手。醉席淋漓。笑語都不問。秋殘更漏。端華春風。輕綠美韻。明朝還又。李流謹滿。奇集醉蓬萊 同年中諸公勸庚宣城酒 正紅跡綠茵。浪軟波肥。放舟時節。載地擎天。識堂堂人傑。萬里長江百年驊驥。只笑談煙滅。蓑著霜秋。棲船月曉。漁樵能說。 分陝功成。沙堤歸去。袞繡光浮。兩眉黃徹。了卻中興。看這回勳業。應有命主相印。都用貫元功重疊。照擒撐前。太平氣象。今朝渾別。 葉石林詞 臨江仙 人次韻肖昔卿法華山曲水勸酒 山半飛泉鳴玉珮。回波倒卷鄰䪺。解巾聊濯十年塵。青山應卻怪。此段久無人。 行樂應須賢太守。風光過眼逡巡。不辭常作坐中賓。只愁花解笑。衰鬢不宜春。 趙周臣滏水集 青杏兒勸酒 風

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韓維詞范奉議作西江月勸酒 故里交親半稍。塚生中宰落似明星。雨多秋草荒三逕。露重寒花坼萬鈴。闕復併。和詩筆廢。興來未放酒盃停。樽前一曲西江月。猶識當年舊典刑。往歲子華兄。用光丈會老賦詩制曲。往往發於主。又李處全詞生查子 正月十六日李參伯壽。周什先勸酒 溫厚屬東南。和氣今經三五。幾夜德星明。果應前陳聚。 分虎压雄姿。展驥淹遐步。除詔已塗芝。便看朝天去。 晏叔原詞玉樓春勸酒 鵾數好為鶯花住。占取東城南陌路。儘教春思亂如雲。莫管世情輕似絮。古來多被虛名誤。寧負虛名身莫負。勸君頻入醉鄉來。此是無愁無恨處。一尊相遇春風裏。詩好似君人有幾。吳姬十五語如絃。能唱當時樓下水。良辰易去如彈指。金盞十分須盡意。明朝三丈日高時。共拚醉頭扶不起。鄒陽張輯詞山莊勸酒 寓霜天曉月。家當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癸酉冬。日長沙起東。關於鄒之境。田家釀酒以俟。先遊詞為壽。清吟瀰碧。馬首春風醒。聞說西湖梅早。又邀我能詩客。書尺知到日。月隨人合璧。兒擬山莊勸酒。田家釀僅蔓得。 呂勝己詞瑞鶴僊 和會謝右司赴鄂州勸酒二首 人生

如意岁。誰得似仙翁。身名俱好。手衡勝踏。已駕雙旌五馬。便君遊島。閬山蜀道。秉玉節油幢屢到。號當今有腳陽春。處處變愁成笑。 尤妙曉陪論道。密贊調元。虎符重耀。數盡天保。奉香火歸來了。見煌煌甲第。兩兩龍駒綠鬢未頒。未到。是平生種德陰功。自天有報。 柯山判駕李渊詞千秀滿庭芳鄉老東賓勸判置閣府酒 油幕新開。驊騮前導。暫歸梓里春容。錦衣身槐府。功在鼎彝中。慨想東山故侶。煙霞外。久閣僊蹤。今何幸。相逢吐握。談笑一樽同。 德星占瑞處。趕鹿五馬。袞繡三公。對渭川遺老。蜂縣傳翁。厚意杯傳紺玉。那堪更。籠寶囊紅。拚沉醉。今宵盛事。便見古人風。 千秋歲 四明趙制置史閣府。勸鄉老東賓酒。 鄮峯凝瑞。鄞水浮佳氣。晴景轉。花光媚。碧幢森大纛。紅旆紛千騎。相遇處。滿城鵝髮群仙萃。 綺席張高會。鼉鼓笙簫沸。金猊裊。檀煙翠。玉山環四座。休惜今朝醉。觴再舉。清歌共引千秋歲。頭勸 酒巡未止。先說一些兒事。喜別調吹風。此曲由來自昔。通。梁武帝號。長鯨吸酒。面對況香山剡壽。故有況香山子賦吸盡如何。吸了西江說甚多。 二勸 酒巡未止。聽說二蹤歸可喜。隨意來風。柱杖深村狹巷通。淵明漉酒。更與龐公龐媼壽。切莫譏何。何元與弟準索佛謝氏讚之日。二何佞佛喚取同來作隊兒。 三勸 酒巡未也。更祝三般。揚氏喜。楊子

拜司業兩子登科號爲三喜上苑春風寶帶靈犀點點通 道天寧齋聽歌侑酒富貴兩全添箇壽人爭羨何彭祖人言只壽多 四勸 酒巡未止說着四并須着喜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 好月兼風好箇懷命又通 明朝醒酒起看佳人粧學壽 壽陽粧 定問人何昨夜何人飲最多 五勸 酒巡未止更說五行人聽喜 康節淳風 說道諸公運數通 乞漿得酒 庚在中酉乞漿得 更撿戊申前定壽 陰司有戊申錄 亥字推何甲子生年四百多 六勸 酒巡未止鼓吹六經爲至喜也沒回風只有村中鼓數通 七勸 長鬚把酒自當長頭杯捧壽 賈長頭 問得窮何一坐靴皮笑面多 酒巡好止且聽七絃餘韻喜彈到悲風醒酒風吹琵琶通 休休避酒未後茶仙來獻壽也挽休何不獨茶多酒亦多 八勸 八巡將止八節四時人賀喜漢俗成風薛老之言貴尚通 漢以至日休吏張扶不肯休薛宣曰又道尚通宜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相笑樂 妻兒設酒更約比隣相慶喜虞度時何只恐妻兒怪汝多 九勸 九巡將止留讀九歌章句喜盡滄埃風 渦合反掩也 發軔蒼梧萬里通 見離騷 楚歌發酒讀到人生何所壽 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試問原何爾獨悝然狂了多 痛飲讀離騷 十勸 十巡令止樂事要須防極喜 淳于酒極則亂樂極則悲 燭影搖風月落參橫影子通 寵茶淺酒五十狂歌供宴壽歌謝來何再約尋盟復日多

舉賢勸酒

太平御覽 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雖有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迴賜帝又褒美之

斬美人勸酒

世說新語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慮者記曰丞相素爲將父所重王君夫聞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 欲一作效 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兩說不同故詳錄

美人行酒

事文類聚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以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冠帶勸酒

老學庵筆記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酒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祝天勸酒

石林燕語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或強飲輒病

胡舞勸酒

張南軒語錄 趙雄言於上曰臣前奉使泰杯酒爲陛下壽者蓋臣子不忍遠逮天威而朝士有妄言謂臣胡舞勸陛下酒上曰如此却是朕失德上問誰雄以先生對他日上以語宰相宰相曰如此等人須竄責一二以警其餘上曰不必如此但好教他去於是出先生知袁州先生曰胡舉之說甚非惟口不曾道實亦耳不曾聞

屈膝勸酒

宋北盟錄 一日骨捨呼范仲熊至其寨中問韓信用兵人才高下劉伯升孫策不能成功仲熊對曰韓信才亦不高

故必設計然後能取勝如水上沙囊木罌背水陣之類是也劉仲弗孫策雖天資英勇然器輕無君人之體所以無成骨捨聞說大喜親屈膝勸仲熊飲酒

傳宣勸酒

宋北盟錄 宣和五年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見大金國主賜宴傳宣勸酒令譯勞飲至盡

生肉勸酒

夷堅志 南豐曾氏爲臨川李氏壻初親迎時舅姑張氏送之適歲未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語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爲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槃猪一槃鴨鷄各一槃凡四品槃各四巨楪皆生物也釘飣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鄒八嫂實從張爲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別有所覩乎張之夫光爲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父之得訃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未盡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槃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英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

命安妃勸酒

王明清揮麈餘話 蔡元長曲宴記云上延元長等至玉華閣安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元長前進再拜叙謝妃答拜元長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

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元長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

勸長生酒 白氏六帖 大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於華林園中飲酒。舉盃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豈有萬歲天子耶。

軍法行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後諸呂憚章。張思廉王司集朱虛侯行酒歌 長樂宮中女天子。盛設賓筵權威重。百官侍坐莫敢違。諸呂喧闐笑聲起。御史中丞不糾儀。叔孫制作成虛禮。朱虛奉勅起行觴。手提三尺昆吾鋼。由歌聲振野鷄伏。頸血光寒漢道昌。

太眞行酒 俞文豹吹劍錄。溫嶠將去。王敦恐錢鳳爲之謀。因錢別起行酒。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敢不飲。及發後。鳳曰。嶠一於朝廷甚密。未必可

信狀曰。太眞昨醉。少加鮮色。豈得便相譏。由是鳳謀不行。

普妻行酒 事偶類語 邵氏錄。宋太祖一日大雪夜叩趙普門曰。已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以嫂呼之。帝曰吾睡不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遂定下江南之謀。

官婢行酒 程氏外書。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命妓行酒 事文類聚。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琨。傳酒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呼妓行酒 山居新語。太史氏楊瑀元誠。鮮于伯機樞一日宴客。呼召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入內典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遂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呼王羲之乎。一座爲之稱賞。

車行酒 羅泌路史發揮。關龍逢篇。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記等。璧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之類。金樓子箴戒篇。帝紂好爲長夜之飲。時人爲之語曰。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長安志三輔舊事曰。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置銅人十二於宮前。

牙籤行酒 經鉏堂雜志。壽皇座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撙至出白籤。斟止半杯。出綠籤則滿飲。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

玉杯行酒 古今事通。太弟景遂召宮僚飲。以玉盃行酒。因與坐客傳說。贊善大夫張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盃柱礎碎之。

木人行酒 太平廣記。煬帝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於船頭。一人撐船在後。進曲水池。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每到坐客之處即停。傳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船依式自行。並如前法。皆出自黃袞之思也。

佐酒 高帝紀。上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

命歌佐酒 五代史王峻傳。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

召妓佐酒 吟窗集。毛惜惜。高沙營妓也。嘉熙間高沙卒榮全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怒

曰。吾寧死不能爲賊行酒。全以刃裂其口。立命齏之。惜惜至死不絕聲。

婦人佐酒 宋史列傳。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却殺之。

宮人送酒 古今事通。嘉王宗壽持杯諫。衍。歔欷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等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衍命宮人李玉簫歌所撰宮詞送酒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懼禍。盡飲之。

執板侑酒 資治通鑑。唐昭宗天復二年。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鳳翔。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興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註。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横笛一。拍板一。背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爲節。以木若象爲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

誦詩侑酒 江少虞類苑。楊安國判國子監事。每會集學官飲酒。必誦詩書一句以侑酒。舉杯屬坐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衆如晦時爲學官。亦舉杯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坐客皆笑而揚不悟。

芙蓉侑

酒 宋吳芾湖山集夜飲觀風堂萁清折芙蓉備酒詩 堦下有花已可
人此花那更有精神不辭今日尊前醉只恐紅粧不是真 再和
坐上花光欲照人淚疑花是洛中神 石林燕語公燕合樂
已持今日如泥醉何必須分妄與真 唱嗺酒 每酒行一終伶人必
唱嗺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
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尊須用管絃嗺洛陽花神送酒歌 皎
潔王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況吟不歇怨春風自難客華晴消歇
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
還照離人泣斷絃劉夢得詩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筆歌送酒 朗
畝生妄詩送酒 風飈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二更月
朗鶡鷄絃華堂夜多思簾外雪已深座中人半醉翠娥發清響曲盡有餘
意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京昭儀寶仙吟送酒 爭不逢人話此老
身長夜不知春自從國破家亡後墮上惟添爲草新胡銓詩次韻答陳立
夫送酒 平生癖飲號專門逸氣旋乾復轉坤孔坐年來客常滿直須一
日倒千尊 公家家世舊崔嵬鶯坐先生日萬杯已辦糟牀千日飲使酒
來月把翠春 蘇東坡詩次韻樂著作送酒 少年多病怯盃觴老去方知

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次公皮子山賦云唯將一寸心肝此萬斛愁一壺
春酒若爲湯次公後漢關忠千說主甫嵩曰摧強者於折枯消堅者於湯
雪 鄭俠西塘集江亭興程翟二君邂逅小飲太守送酒因成 蒼翠擎天
江上岑深流瀉玉亭前水邂逅相逢坐上人傾蓋論心何俊偉凉風颯颯來
几筵似與清談相表裏程翟軒軒古遺美憫我羈窮見辭氣以爲此時無
一杯直恐江山解相鄙旋呼妓僮滌觴勺豆肉盤蔬隨所峙三盃五盃過
七酌清興悠悠殊未已復向行舟尋果餌蘋芰擬欲求諸市有童佳鎮來
使庖巨截長鱗開珍臍紛然羅列乃巨筵笑語云云良有以逡巡長呵下
雲際傳以報謁迂千騎薄閒江滸清飲歡歸去瓊漿遂來賜大哉何公古
循吏易俗移風有深致人之所背公所趨正以敦薄醇醨爲己事保祐斯
民如赤子飲食教誨諸下位吹嗺枯朽奪春陽憂民之憂過於己 連
英二城接疆理舊績新庸盈眼耳道塗廣載畫歡掀冠佩清言有餘暑 進
美酒 古今事通太祖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帝每訪其家必
進美酒甚謹從容屬目計曰汝輩來何以驗之徐曰某全家手
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後見皆願得酒坊許之曾布母即徐
媪亦無中指節布亦然母末氏傳及曾子孫皆然亦異事也 進清酒

古今事通晉代虢君出走至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進清酒吾飢而
欲食御進脯糗粱曰何給也曰儲之久矣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
進御酒 古今事通唐志良醞署進御則供春暴秋清酴醾桑
落之酒又地理志河中府河東縣有芳醞監汲河以釀 進
新酒 文昌雜錄九月一日法酒庫內酒坊詣內東門進新酒遂
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祿寺皆掌酒舉舊例也 穀
陽進酒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
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
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
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
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
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
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
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
賊也 三老進酒 晉書載記劉曜被執石勒使李永與同載歸于襄
國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

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攜桂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
兌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飲勒聞之愴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
老叟數之 升階進酒 五代薛史後唐閔帝紀長興四年十二月丁卯
帝釋縗服群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
辛未帝御中興殿群臣列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比於此物無
愛除賓友之會不近樽罍況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哎帝撤之 歌舞
進酒 遼史樂志太宗會同三年晉宣徽使楊端王朓等及諸國使朝
見皇帝御便殿賜宴端朓起進酒作歌舞上為舉觴極歡 江湖
詩集趙崇嶓進酒行 王樽夜壓蒲萄碧石溜寒泉響凌歷水精壺中激
琥珀醉呼酒星下瑤席小鬟春風花滿頭堂堂一曲真珠喉六國三朝春
江流眼花落井消千愁王逢梧溪集韓醴泉先輩余馳車道士逕遊東歡
橋釣磯巖壁甑赴鄭檜臺宴客謂予問有高世志屬賦進酒歌遂走筆
我志千載前而生千載後閒勞濟勝具或寓醉鄉酒東郊秀壁參錯明璫
蛛下飲波神驚看雲衣上落照赤杖權却赴檜臺且檜臺庭闌憂秦荒霜
寒入簾吹絳燭況香剡檜壓蕉露風過細浪生紋鼓水精盤蒼玉舡載酬
載酢陶自然鼻頭大出逕肇未必衆醉裏肉消騎馬良可憐五侯七貴真

冀土蜀麴越仉如飄煙。聞鷄懶舞飯牛耻。中清中濁方聖賢。豈不聞綠蟻更闌漏遲滴。又不見。天漢星疎月孤白。幾家門鎖瓦松青。僅留校書墳上石。墳上石。終若何。醒泉杣車更進雙巨羅。

拜跪獻酒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六月甲寅朔。契丹主命守汴州節度使蕭翰。與麻荅至恒州。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獻飲餘酒 金樓子說蕃篇劉義宣在荊鎮時。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

獻千斛酒 古今事通西征至赤烏獻酒千斛。稌麥百載。天子賜墨乘黃金貝帶。北征曹奴之人獻觴天子賜金鹿銀麕。有大木碩草嗜口之人。獻酒百石。穆天子傳。

獻萬壽酒 唐會要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村社作壽酒樂。名賽白帝。報田神。制曰可。歲時雜詠至日上公獻壽酒詩 佚曉天門闢。朝天萬國同。瑞雲昇觀闕。香氣映華宮。日色臨仙藥。龍顏對昊穹。羽儀瞻百辟。獻壽是三公。化被君王洽。恩沾草木豐。自知朝王座宴此詠皇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四 二十有

酒

罰酒 事文類聚觴其不狀者。用注兕觥其觩。注。罰爵也。觩然不用。桑邑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語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春秋之初。延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入寢。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而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為樂。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師曠主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近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放溢。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檀弓高似孫緯略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勝作屏風賦。韓安國作風賦不成。鄒陽代之。罰酒三升。餘各賜絹五匹。 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側。其和逌等。各罰酒。 石崇。元康六年。從京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南縣界澗谷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與衆賢共送在澗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不能者。鋒邑令潘豹。散騎常侍劉遂。南郡太守石攜。各罰酒三觥。觀此三事。則蘭亭修禊賦詩不成者。罰酒。非止此也。左傳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

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愛也篤過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爰厚賜而不顧其困窮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間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續世說歐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疾其諂偽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伏之太平御覽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錦繡萬花谷文選飛觴舉白注酒盃也揚大年詩愁裏酒盃浮大白夢回香冢上孤青又雙當酒舉白便浮君北窗叢錄陽翟李廌方叔平以文章見知於東坡先生晚年坎壈竟不偶而死嘗賦老歎一篇曰此身常恐竟無成憂患頎更已不驚下第但能供酒令他時

何意主文盟耽經護有春秋齋閉戶猶防月旦評獨對秋風數華髮叢雲蕭瑟歲崢嶸詩尾自題云東坡去年帥定武館中諸學生罰於惠濟棻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常希古曰以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是可罰也三君皆慙謝時文潛在坐輒復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昔元祐初先生知貢舉而方叔不第則與三君其罰均也士大夫皆傳之劉公嘉話文人曰當衆延齡之橫也丈人座主顧侍郎拽笏欲擊之曰段秀實笏擊賊臣顧少連笏擊姦臣時會于田鎬宅元友直為酒糾各罰一盞以旌之俗謂寵合是也世說新語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惟揚忘家公庫任揚州使工雙壹塗厄酒與之復知誤取庠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盧氏雜說崔鄲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秉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燕公夏侯孜為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燕公曰若不曾歷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令酒糾來要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

飲之良久方起次引馬軍將至覺舊出為賓客分司事文類聚詩句明當罰二斗已洗兩玉壺百罰深盃亦不辭杜 快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吳 好詩思頻應難和則燭應須便置觥吳

賦詩罰酒

冊府元龜梁臧盾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時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吝於領軍將軍馬明史實賓錄晉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成者罰酒二升隆初以不能罰酒飲畢攬筆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

著詩罰酒

金樓子雜記下篇高貴鄉公賦詩給事中甄陶成嗣各不能著詩受罰酒金谷聚前緒已令邵榮陽中牟潘豹不能著詩沛國劉邃不能著詩亞罰酒三斗斯無才之甚矣

酒失

冊府元龜傳曰秦家為酒非所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故酣酒者大為之誡日富者小雅所譏其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亂者仲尼之申戒乃有沈酒自恣荒腆不已狂藥內攻悖心中作惡言暴怒奮攘交關忤

世好法蹈禍蒙恥至或臨戎而致敗殺人而不忌曠廢官守夭閼生理者亦比比有之率用類次以為氏鑒 又荊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一云穀陽豎子反內豎也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子反曰嘗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嘗退卻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之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左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史世家云晉敗楚射中共王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耆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又漢灌夫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飲酒禮數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

居維富然夫勢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實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楊平
生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甚驩無厭恨相知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田蚡也丞相
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
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武安侯
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
早帳具至平旦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
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
意往及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
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
駕往又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
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
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
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有
郄魏其曰事已解強與飲酒酣武安起為壽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
故人避席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

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
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
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武安
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夫出武安遂怒
逐戲騎縛夫戲日虎謂指虎令之收縛也繫居室著名屬少府棄市事
具吃保宏手門　于永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中
中郎將康衛尉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語繫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
昌篡取曰篡事發覺衛時為丞相免冠徒跣待罪　又周顗字伯仁中興
建為吏部尚書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後為左僕射領吏部元帝
讌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顗因醉厲聲
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
赦之尋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
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
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
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

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為鳳德之衰也又云伯仁鳳德雅重
深達危亂過江東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
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
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
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
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
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
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
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
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
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
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
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製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
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
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
得以凡才擢授顯位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潰慢

台司遂犯憲度不以訓請奏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勤身不
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
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
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夷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
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誡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
純官　後趙徐光為石勒記室參軍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以光物
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攘
袂振纓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
其妻子于獄　南齊焦度為東宮直閤將軍好飲酒醉輙暴怒高帝常使
人節之　周山圖為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時帝數
加怒誚後遂自改　劉捴永明中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捴時
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為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　曹景宗為領軍
將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安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
之以為笑樂　李肅為黃門郎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弟
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澤為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
出為章武內史　盧昶為雍州刺史性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

刁其客程靈蚪為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徐州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又去官祿不免饑寒　裴茂伯為黃平王賛文斐好飲酒頗涉疎慠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　薛狐延初仕東魏為左衛將軍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弄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曾奐祖宗之為竟陵太守北奔奐仕魏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奐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鹿巾使酒數有過失魏太武將誅之後遂將家屬歸宋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驃騎大將軍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為北道行臺　皮喜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于若襲父祚爵為鉅鹿國公若多酒過為叔父景所攝錄貌揩侍中琛之子琛啓除祕書郎宣武末英揩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王澄為荊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酒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　王直方為右補闕太和九年出為興元府城固令直方始為鎮州瑚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劉從諫自以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酣頗以語侵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躁文宗雖嘉之然非當時姦邪所變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田謂為泉州刺史寶曆二年削謂官一任徵本州鹽鐵院官裴汾銅四十斤謂使酒與汾交爭為本道廉使狀奏因各懲罰　薛廷老為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因飲酒沈醉文宗聞之以為失於敬慎遂罷翰林　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尋出為建州刺史未幾元稹用事召還復為諫議大夫長慶初景儉還朝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都員外郎獨孤郎乃詣史館同飲景儉乘醉遂入中書偏詣時宰面詰侮王播崔植杜元穎皆呼其姓名詞頗慢易播等知其狂酒且遜止之以事聞詔曰丞相庶署國家樞機上法三台下臨百辟若等咸可素則堂陛不嚴諫議大夫李景儉乃因酣醉輒肆叨瀆忤奴侮慢靡所不為詢其狂態甚用驚聽宜加譴責以守遐荒于非深尤勉自脩省可漳州刺史仍馳驛發遣又貶獨孤郎為韶州刺史溫造郎州李肇澧州王鎰郢州皆與景儉同飲也　蕭穎達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

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巢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高祖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臣狀若等曰穎達齊光祿大夫赤穎第五弟也與梁同姓故云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惟大涕泣帝心愧之　梁謝覽為侍中頗嗜酒因讌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景甚禮之與景劇飲齧景指至骨文宣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鹿尾爾　平鑒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聞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　後唐蕭愿為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為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　周傳珣廣順初為通事舍人署於詞令後因宣制以醉失儀傳任　遼歸讜顯德中為御史中丞世宗宴於廣德殿歸讜飲酣忽揚袂而言曰至於一盃而已帝遣黃門扶出之歸讜猶迴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臣狀若等曰守微自民間獻疏世宗擢拜右拾遺尋以指斥配流罷歸讜以酒過伏閣請罪帝釋之仍令於閣門後飲數爵以愧其心焉

陳勤為凌統督將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酒際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眾因罷坐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所勤數日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漢書灌夫傳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　捫蝨新語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續後漢書陶謙傳謙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溫遇謙甚厚而謙內輕溫及平邊章韓遂軍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謂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一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溫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溫過溫於宮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尚爾未除待之如初　事文類聚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免為庶人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非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　梁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於省閣裸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

意。劉伯芻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噱。為韋執誼所陰劾。貶虔州參軍。太平御覽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遊徼飲。賓客醉歌。言朝烹兩都尉。遊徼後來。調美啖。遊徼大怒。縛捶數百。晉裴楷傳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酣讌慢傲過度。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遂縛捶二十下。又縣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後漢書高祖紀。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夫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淮南鴻烈解詮言訓。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唐摭言。崔櫓酒後多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儒學警悟。武夷有一狂者。爛醉。書及屏山先生劉彥沖。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啟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誤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李俊民鶴鳴集劾張唐臣酒過　欽辭憂於杜康。佳期難遇。伐立威於齊越。和氣有傷。民自速辜。酒以為禮。序點揚觶而語。杜蕢歷階而升。罰以兕觥。責以童羖。彼醉不臧。蛾意所如。受爵不讓。多言數窮。登林而忤鄭公。脫靴而忿力士。鴟夷過左阿君之家。沐猴舞平恩侯之第。自以為適。不知敗德。自以為真。不知喪身。至有汝陽涎流。公孫肢道。賀監眼花。夷吾舌出。未歌驪駒。先賦相鼠。犯朱虛之令。激灌夫之怒。華安劉伶之肋。帽脫張旭之頂。曳墮地之遐。罵到官之鄭。不聞南康之納狂客。不見後閣之遭窮廣。在側維有二豪。所指豈惟十手。醉猶未醒。死而復甦。初逢武生之蠅。便可去矣。誰謂宋門之犬。如此惡鄉。仰天而呼烏烏。向空而書咄咄。幾年程養。方思公瑾之交。二旦楚元。罷設穆生之醴。宜加薄責。用儆非彝。盍省前愆。勿貽後患。

縱酒

晏子內篇。晏子曰。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漢萬田傳傳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續後漢書顧雍傳。雍曾孫榮。字彥先。穆之子也。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吳郡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鍾會傳。裴松之曰。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契丹志聖宗皇帝。以承無事。縱酒作樂。與臣下飲會皆連日夜。或自歌舞。或命后妃以下彈琵琶以送酒。金史李純甫傳。純甫為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為事。嘯歌袒揚。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劉祁歸潛志。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初為詞賦學。惟以文酒為事。至於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歸潛澗泉集。縱酒詩　縱酒非能飲。長言未是詩。年華除夜過。心事故人為。君欲醉須醉。我還歸便歸。南礁到南澗。官柳野梅知。

退朝縱酒

隋書蕭琮傳。琮性淡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

逸遊縱酒

隋書劉昉傳。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時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疏忌。

高歌縱酒

續世說。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博奕縱酒

陸游南唐書柴克宏列傳。克宏為龍武軍都虞候。好蒱子。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又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蔭為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聲酒為務。

日夜縱酒

通鑑後周太祖紀。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

疾惡縱酒

通鑑周世宗紀。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宋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屬。國必危亡。與馮延已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注。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與馮延已之黨事。並縱酒已非一日。又乃成疾而卒。夢錫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之。逾年。罷宣政院。為學士如初。既而宋齊丘馮延已等。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為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

不獲署紙尾而已。

憂憤縱酒　宋史忠義傳劉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爲不可。憂憤縱酒。卒葬于皷山

淫酒　海錄碎事劉曜少而淫酒。將戰飲酒數斗。以及于敗。

使酒　醉鄉日月商書曰。沉酗于酒。抱朴子曰。君子以酒敗德。小人以酒速罪。乃知始謀慣往往翻以爲禍。夫合樂設酒者得不慎其選徒歟。夫凡藂章程而務飲者非懽源也。醒木訥而醉淶淶者非懽源也。飾已非而尚譏獻者非懽源也。傳淺酒索酒酌者非懽源也。飲愈多而貌彌淡者非懽源也。不諭令而嫉斂手者非懽源也。已令謬而惡人言。非懽源也。好請罪而諱以壽者非懽源也。此八者蓋沉酗之溫膓。紛喧之鴻漸也。無使滋蔓。雖悔可追。復有每獲登筵。必爲負氣。謬矜明敏。瞰纖雌黃。言已爭張。必稱我罪。何以差池。則其必不免。又詐行忠告。傍作指撝。或目逆送之。或口以傳撥。倒上與下。欲蓋而彰。唯求傍若無人。未曰及有餘地。所謂民斯下矣。是宜與衆弃之。至于殊不務懽。更爲使酒。一與一奪。始則晉楚爭强。載笑載言。俄成周鄭交惡。於是狂如祢苦奪若灌傣惟口起羞。擊閧于外。或凌兢岸幘。或叱咤褰衣。駿牛飲千鍾。將虎視一鹿。紛挐酒坐。喧喧而踴躍用𩢍。撓亂樂工。坎坎而自伐。肆恣憑麹蘖。大縱輕佻。斷絕而綵竹無倫。僻仰而章程失觴。問令不已。告之而莫曉。惛憹使自趨之。茫然而不諧節奏。非無以指諭。終成孰柯伐柯。既而冠屐披猖。儀亦言語無節。風馭絃管。霧散綺羅。滅燈燭於花庭。發扃關於柳巷。遣其恣懽者潛身隙地。使酒者攪磐長衢。然後重端金釭。再陳綺席。列嬋娟之子。間風雅之賓。極歌管之能。竭章程之妙。使其免無害樂。暴不阻懽。縱從文囿之中。深入醉鄉之路。然後𨁵蹤酗客。嗤指狂徒。懽從屬歸於寒禍。在鳥合而醉。凡百君子。得無警焉。精丘子。撫然而歌曰。　客卿如使酒。四座羅綺空。細留半樣月。慢箏高樹風。金釭罷照耀。珠箔失玲瓏。走馬上橋去。雙魚無復蹤。史記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漢雋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露洽而使氣也。西漢書趙充國傳。宣帝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小弟辛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

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太平御覽魏志吳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大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其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肥。即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脱。吾斬尔。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尔不咽喉。咀汝不齒牙。何敢恃勢驕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使罷也。　魏志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拔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梁書謝譽勸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裴邃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醉怒。因曳邃墮地。邃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和如是。續後漢書劉繇傳。孫權爲吳王。遷錄子基爲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册府元龜晉閻徽爲義成軍節度史翰幕客。狂率酣醟。二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判草懷與徽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書記趙鴻。陰訹之人也。贊肩諂笑。賣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徽今請死。近聞張彥澤營張式未聞史翰斬閻徽。惡天下譁者未有此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南唐書張易傳。元宗立。易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意氣喑噁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援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四朝聞見錄臣寮論列鄭節使與裔使酒尚氣。政事鹵莽。元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彷彿。興裔戚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滴不能受。聞酒氣輙嘔。安在其爲使酒也。言者慙懼而退。隨有旨于外。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四年。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注晉天福五年。改宋東上源驛爲都亭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

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霑醉言飲酒大醉。猶謂沾濕不能自持也。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大此翻。難乃旦翻。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帥讀曰率。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亦翻。殪壹計翻。事頗合璧。五代史世家。楊隆演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徐知訓為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宋史長編。楊景宗以外戚至顯官。然暴戾使酒任氣。知滑州。飲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之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座右。頃之輒復醉。冊府元龜。元麗為滎陽太守。性頗使酒。郡丞李琛每諫之。麗醉輒令閽閽曰。勿使丞入也。

剛直使酒

漢書。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

愚戇使酒

陳書。柳盼為散騎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於家。

恃才使酒

宋書。謝超宗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寇。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

仗氣使酒

冊府元龜。孔顗為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顗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貴。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復顗反敗。正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因酒殺人

左傳。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古今事通。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強灌之。人怒刺殺姊子亡去。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閩主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吏部侍

郎李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侍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閩主好為長夜飲。強群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天福七年秋八月丙寅。閩主曦宴群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五代史。閩主曦為牛飲。群臣侍飲。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皆殺之。晉書。武陵王澹傳。澹素與河內郭俶佩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於倫。其酗虐如此。太平御覽。張纘為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悲慟而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宋史弃傳。錢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風俗通。吾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母。遷罵奴。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遼史。高模翰傳。模翰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

被酒

漢書。高帝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師古曰。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東漢書。劉寬傳。熹平五年。寬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五代史。後唐趙鳳傳。祕書少監于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劉後村集。被酒詩　酒戶當年頗著聲。可堪病起困飛觥。醉呼褚令為傖父。狂喚桓公作老兵。舊有崢嶸皆鏟去。新無壘磈可澆平。扶床懶取騷經看。只嗅梨花解宿酲。江湖集。羅與之。被酒詩　人間笑口信難開。十事常嗟九不諧。忙裏始知閒氣味。老來方見少情懷。清商慘慄歲無幾。玄髮蕭疏生有涯。誰謂伯倫聞見誠。郎甘麯糵自沉埋。

直

禁被酒

宋史王著傳。建隆四年春。著以中書舍人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以過黜為比部員外郎。

噀酒

趙希循會心録。桂陽圖志。載東漢成仙君名武丁。桂陽郡臨武縣人。少不學問。有自然之性。年十三為縣小吏。身長七尺。有異俗之狀。縣遣送物上州。太守周昕識其異。歎而親之。署為文學主簿。郡因元日讌賓客。使仙君司酒。忽取酒含而噀之。衆以為怪。令司儀舉其非禮。昕曰不然。此必有以。及問噀酒之由。荅曰。適見臨武縣失火。心中哀之。所以噀酒救之耳。太守方欲遣人勘驗。適縣令張濟書來。言元日慶集。晡時火起。延燒廳署。時天氣澄霽。忽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火遂滅。雨下時皆作酒氣。故大者被雨皆醺醉。 李翰蒙求曰。欒巴噀酒。注。引神仙傳。欒巴。蜀郡人。為桂陽太守。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酒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噀酒為雨。以滅火災。其事與成武丁皆相類。復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曰。還成都與親戚別。而昇天矣。按東漢書。巴實魏郡內黃人。非蜀都也。因諫誅竇武陳蕃。帝怒自殺。非昇天也。傳但言其有道術。能使鬼神。不及噀酒事。葢與武丁皆東漢人。巴又嘗為桂陽太守。疑只一事誤繫之二人。不然則方伎幻化之術偶同耳。更俟識者辨之。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橫遷。從駕南郊。憲含酒東北三噀。執法奏不敬。詔問何故。憲對曰。齊國失火。噀酒已厭之。後齊果失火境數千家也。

求酒

事文類聚。宋臧質在盱眙。魏太武自廣陵還。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攻圍三旬不下乃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大明集禮鄉飲總論 鄉飲酒之禮。夏殷之世無所考。周制五禮之目。是為嘉禮之一。凡禮之所紀。冠婚喪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于庶民。因其聚會之際。與之揖讓升降。使知尚賢尊長。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其說有三。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而與之飲酒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而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夫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為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其正齒位之說。見于周官者。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為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則行於季冬。主用縣。復降殺其禮。無謀賓戒賓。不說折俎。易脯醢為俎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做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為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群老為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廱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於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菜于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廊。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之於唐。尤簡畧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言。乞定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又命願行於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

國朝受命。戡定海內。即

詔有司稽古考文。定為一代之制。於是取儀禮及唐宋所行參酌損益為鄉飲酒禮。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於行禮之中。一人升讀律令。縣邑則歲

一行之於學校里社則季一行之於里中蓋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
能春秋習射亦可通用焉　賓主介僎　儀禮主就先生而謀介賓注曰
主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致仕者介處士之賢者諸公大夫入
而觀禮者爲僎諸公者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唐禮鄉飲酒之禮刺史
爲主先召鄉之致仕而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
與之行禮而賓興之　正齒位每年季冬行事縣令爲主鄉之老人六十
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
宋禮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賓擇鄉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爲之僎州
以通判縣以縣丞或簿爲之介以次長爲之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司正
以衆所推服者爲之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者爲之　今擬見儀注　戒
賓介　儀禮主戒賓賓拜辱主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再拜賓答拜主
退賓拜辱戒介亦如之　唐禮同儀禮　宋禮省　今擬省　設席位次
儀禮乃席賓主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
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
明其德各特也又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之贊者西面
北上　唐禮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閒近北南向設主席於阼階上西向

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衆賓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又設堂
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肆北上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向北上　正齒位
同　宋禮主位於東南賓位於西北僎位於東北介位於西南三賓位於
賓主介僎之後設郡僚之位東西相向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于
兩廊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主賓介僎三賓
之次於庠序之廊　今擬見後儀注　陳器　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閒斯
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禁承壺之器也名之為禁者
因為酒戒也禁斯禁切危無足者玄酒新水也篚承爵觶之篚也設洗于
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謂如堂深二丈則洗去堂下亦二丈東西當東
榮榮屋翼也水在洗西南肆　唐禮設兩壺于賓席之東少北玄酒在西加
勺冪置篚于壺南東肆實以爵觶　正齒位同　宋禮先一日設尊罍爵
洗各如奠謁先聖之儀　今擬見後儀注　舍菜　儀禮唐無之　宋禮
其日質明主率賓介以下先舍菜于先聖先師　今擬賓興賢能飲酒則
先一日行舍菜禮　正齒位不用　立班　儀禮無文　唐禮賓介及衆
賓至立于廳事大門之外東面北上執事皆就位　宋禮賓主以下各就
次侯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　今擬參酌別

定主班之儀　迎賓　儀禮主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
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
切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唐禮主迎賓于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
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又揖賓賓報揖主乃
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衆賓非三賓
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揖拜周旋皆有贊相　正齒位云衆賓立于三賓
之後餘同　宋禮相者引主出僎從至于庠門外迎賓及介至立門左西
向賓介進立于門右東向贊者進立于中唱曰主拜賓介以下皆答拜主
揖賓介以下皆報揖主先入門右僎從賓揖介介亦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
門左贊先之相次之　今擬見儀注　序賓　儀禮主與賓三揖將曲揖
當階揖當碑揖至于門三讓主升賓升主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
上當楣北面答拜　唐禮主將進揖當階揖賓皆報揖至階主請吾子升
賓曰某敢辭主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
敢終辭主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　宋禮主與賓三揖皆贊
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先升阼階僎從主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
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向司正亦升西階並於西階之上東向歛

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西向所條分立再廡衆賓東西相向立于堂下贊
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今擬見儀注　獻賓　儀禮主坐取爵于篚
降盥洗已盥然後洗爵升實爵賓之席前西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
賓受爵以復位主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
俎立於阼階上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
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遂祭酒興席末
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
爵興　唐禮無盥洗餘同　宋禮主詣罍洗所洗觶至酒尊所酌酒實觶
授執事者至賓前西北向立執事者分立且觶者立主人之左直脯醢者
立主人之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跪左執觶飲賓賓拜跪受爵飲酹
主答拜執事者薦脯醢賓受訖主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今擬見後儀
注　賓酢主　儀禮賓降洗賓爵酢主皆如主獻賓之儀主卒爵坐奠爵
于序端序端東序之端也東西牆謂之序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見
儀注　主酬賓　儀禮主實觶阼階上北面坐祭遂飲卒觶興降洗實觶
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坐取觶北
面坐奠觶于薦東酬酒不舉主揖降賓降立于階西主人將與介為禮賓

謙不敢居堂上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省 主獻介 儀禮主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乃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坐卒爵興 唐禮不降洗餘同 正齒位無折俎餘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後儀注 獻三賓 儀禮主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拜送坐祭立飲以爵授主降復位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唐禮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儀注 獻衆賓 儀禮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衆賓徧有脯醢主以爵降奠于篚 唐禮主實爵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餘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儀注 升位 儀禮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自席末升位見儀注 僎入 儀禮賓若有僎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降賓介及衆賓皆降主迎于門內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席于賓東主獻薦脯醢設折俎皆如賓禮 唐禮無之 宋禮有僎而與儀禮不同 今擬特存此條以待致仕而有德行者 樂賓 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唐禮工歌鹿鳴卒歌笙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樂無工人則關毋得奏不雅之曲 宋禮無之 今擬省 司正揚觶 儀禮主降階作相爲司正主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唐禮同 宋禮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執笏次引司正出位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觶詣洗所洗畢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曰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云云訖司正復位賓主以下復位 今擬見儀注旅酬 儀注賓坐取俎西之觶先一人舉觶奠于俎西阼階上北面酬主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答拜不祭立飲不洗實觶授主主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之禮介酬衆賓拜興飲皆如上儀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 唐禮同 宋禮主獻賓之後即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 今擬特省此條以從簡便 讀律 儀禮唐宋皆無之 今擬新增 無算爵 儀禮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曰狗胾醢也無算爵無算樂 唐禮同 正齒位無羞 宋禮賓主以下皆坐酒二行訖 今擬見儀注 賓出 儀禮賓出奏陔注云陔陔夏也主送于門外再拜 唐禮同 宋禮相者引主先興復至阼階楯下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楯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並南向敕揖復立東階西向司正復立西階東向郎像復立兩廡衆賓堂下東西相向主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訖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少立自東出賓立庠門外之右東向北上主立於門外之左西向僎從皆再拜逡巡而退 今擬見儀注 今擬縣邑飲酒讀律儀注

立賓主介僎 每冬季行事縣令爲主以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鄉人嘗爲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寄居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爲僎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爲之無則缺以衆所推服者一人爲司正贊禮一人及贊引者皆擇士之容貌詳緩習儀者爲之賓主各有贊引 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席謂坐處位謂立位次謂更衣服之所 設賓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正禮無於家位今世亦指此處爲家位 主席于阼階上西面在東楹之東少北 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北 僎席于賓東南面謂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爲主位是也 三賓席于賓西南面與賓共爲一列皆專席不屬 衆賓六十以上者席於西序東面北上堂東西牆謂之序若賓多則又設席於西階上北面東上 僎佐席于東序西面北上僎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爲僎則主簿典史居此 設衆賓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設位于西階之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至無算爵乃坐 司正及讀律者位於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按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爲于其位今爲脯醢皆設卓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 設主之贊者位于阼階之東西面北上禮主之贊者西面北上無算爵然後與注曰贊者謂主之屬佐主獻酬設薦俎者 設主及僎佐以下次於東廊賓介及衆賓位于庠門之外僎次亦在門外 陳器 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冪用葛巾爵洗于阼階下東南篚一于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東設卓案於堂上下席位前按儀禮徧有脯醢皆薦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古者席地而坐故薦于地上今難從 陳豆於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若九十者爲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皆倣此 皆實以菹醢有與賢能則用脯醢

設眞爵亶棐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一　舍菜　若賓興賢能則前一日
舍菜于先聖先師如常儀　正齒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
以下各就次執事者省視器饌畢詣主次前告具乃命皷人鳴皷贊引導
主人及僚佐以下出次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
序立于主之後皆西面北上司正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
之西近堂簾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于庠門外之右介居賓
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之後皆東面北上僎仍居次不出　迎賓
班定贊引唱主迎賓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賓乃導主出庠門外西面立
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賓以下皆揖贊引唱爾賓主揖賓賓報揖贊引
導主先入門右西面立賓之贊引唱揖賓揖介介揖衆賓序行入門左皆
東面並如門外之序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拜將及階又揖賓皆
報揖皆贊引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賓南
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
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
面立贊禮唱獻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位
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事舉冪主執爵酌酒

以爵授執事者主如釋奠儀至賓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
贊引導賓自西階趨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
執事者諸賓之執事者並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賓退立于
西階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
酒導賓降自西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
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趨就席末西北面
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酢事畢退立于席
末主將與介爲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阼階上北面立主退
復阼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
延介導主降自阼階西南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
北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
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
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階上趨就席末北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
卒爵以爵授主退立于席末介之席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阼階上北
面如初將與三賓爲禮也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阼
階西南面三揖衆賓衆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

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贊引導衆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受爵主
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
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
退西面立　獻衆賓　贊禮唱獻衆賓執事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
面獻衆賓衆賓六十以上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退就西序之席立
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立
升位　贊禮唱衆賓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賓介以下皆自席末
升席堂下者皆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僎入
無僎則去此條　升位後僎始入者儀禮注云不干主賓正禮也　贊禮
唱僎入贊引導僎出次僎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使人入門左主降自阼
階迎于門內賓介降主西階下三賓不降主與僎揖讓升主升阼階僎升
西階當楣北面立賓介皆升立西階東面北上贊禮唱主獻僎贊引進曰
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賓儀至僎席前東面北獻僎贊引導
僎自西階上趨就席末西南面受爵主揖送爵僎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
以授執事者下奠于篚主及賓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
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次詣爵洗位取觶於篚洗觶拭觶升

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
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
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竭
忠爲子竭孝內睦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
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賓主以下
復坐　讀律　若賓興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律案于堂上
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帨手訖乃升自西階執事者
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西面在坐者皆起
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
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筭爵
贊禮唱爵行無筭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行或五行食三
品或五品偏及主之贊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興降自阼階賓
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自東廡堂下衆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
僚佐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後贊引
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今擬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爲主
以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習禮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次爲衆

賓讀律一人。使脉者 陳設 設賓席於堂之東北南面。設主席於堂之西南東面。介席於堂之東南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兩序。東西相向。五十以下者席於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立用莊嚴設讀律席於東楹下西面。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賓 其日質明。賓介及衆賓皆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賓。賓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介與衆賓從。至階。主升西階上。東面。賓介升東階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皆自東階升。分為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主與賓皆揖。各就席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者設卓案于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於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讀律揚言曰。恭惟

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彝憲。以忝祖父。言訖。斂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衆賓之列〕賓主復坐。酒三行止 賓出 主先興。賓介以下皆興。序主如初。升堂下者亦如之。賓主皆揖。主送于門外。揖退

設席陳器圖

東序　西序　碑　門

立班圖

序　序　碑

迎賓圖

碑　庠門

主獻賓酢圖

賓

尊酒

主人獻介圖

賓

東序

西序

尊酒

主人獻衆賓圖

主南面獻衆賓者

尊酒

主人迎僎獻僎之圖

僎

東序

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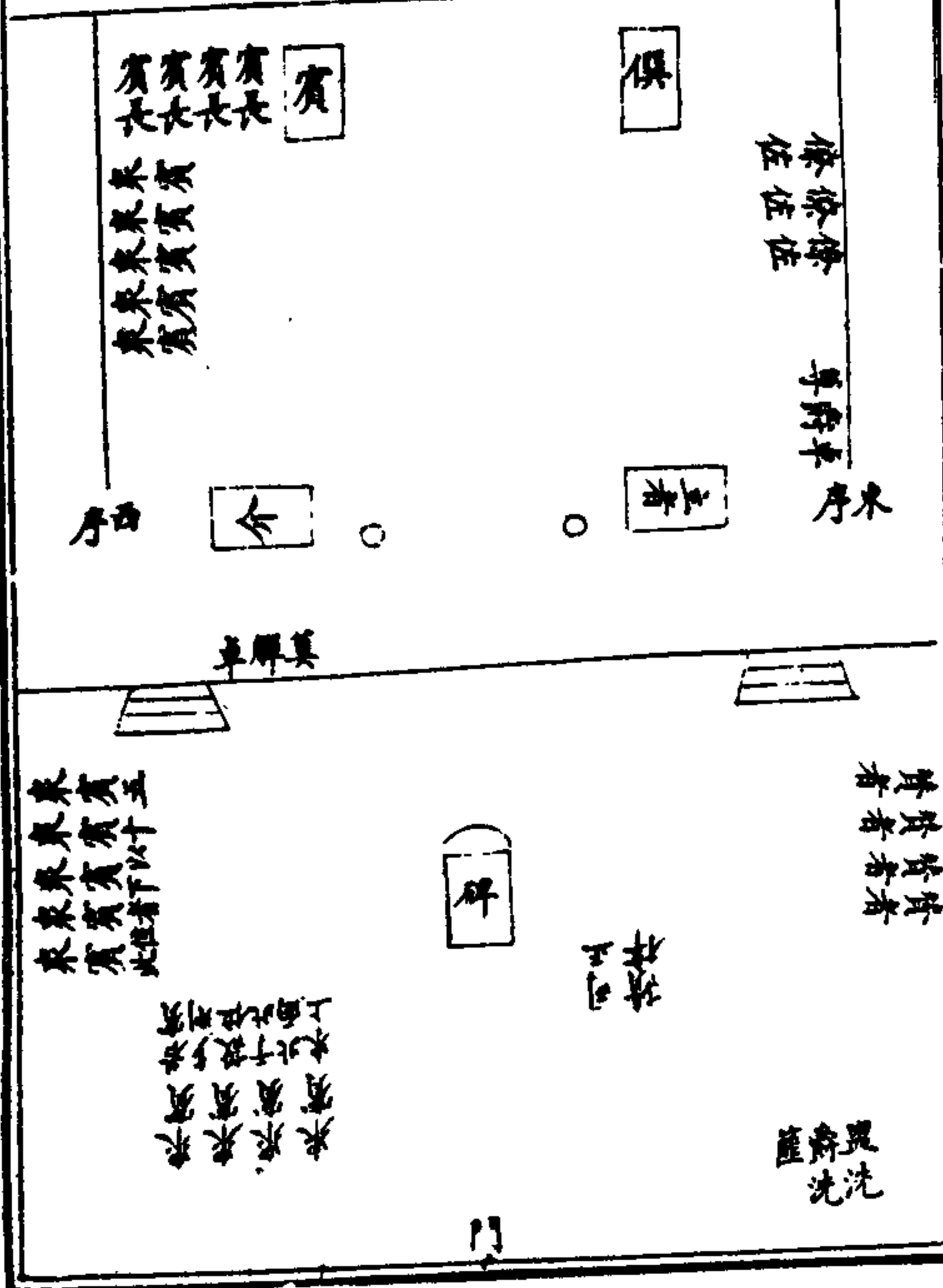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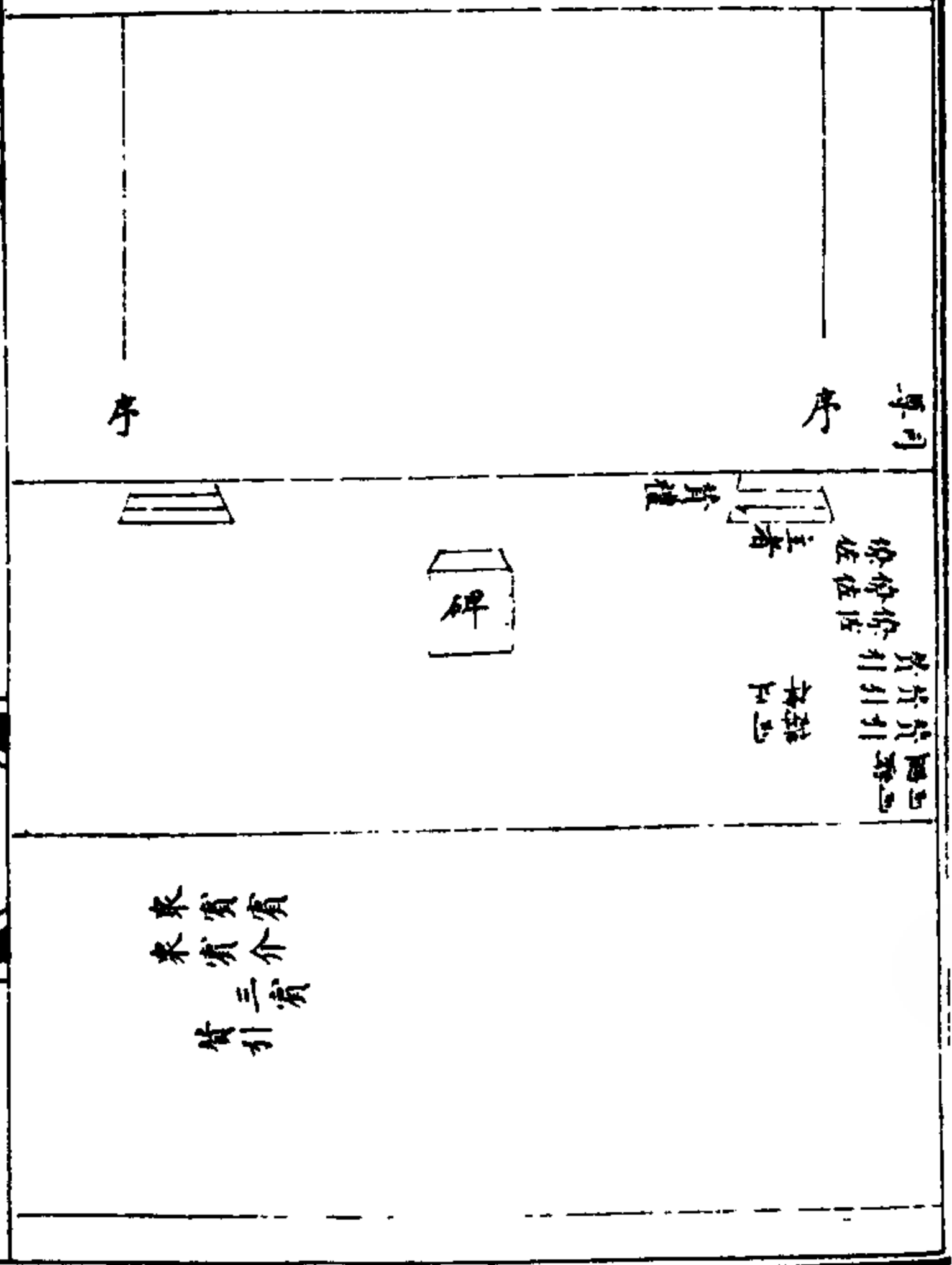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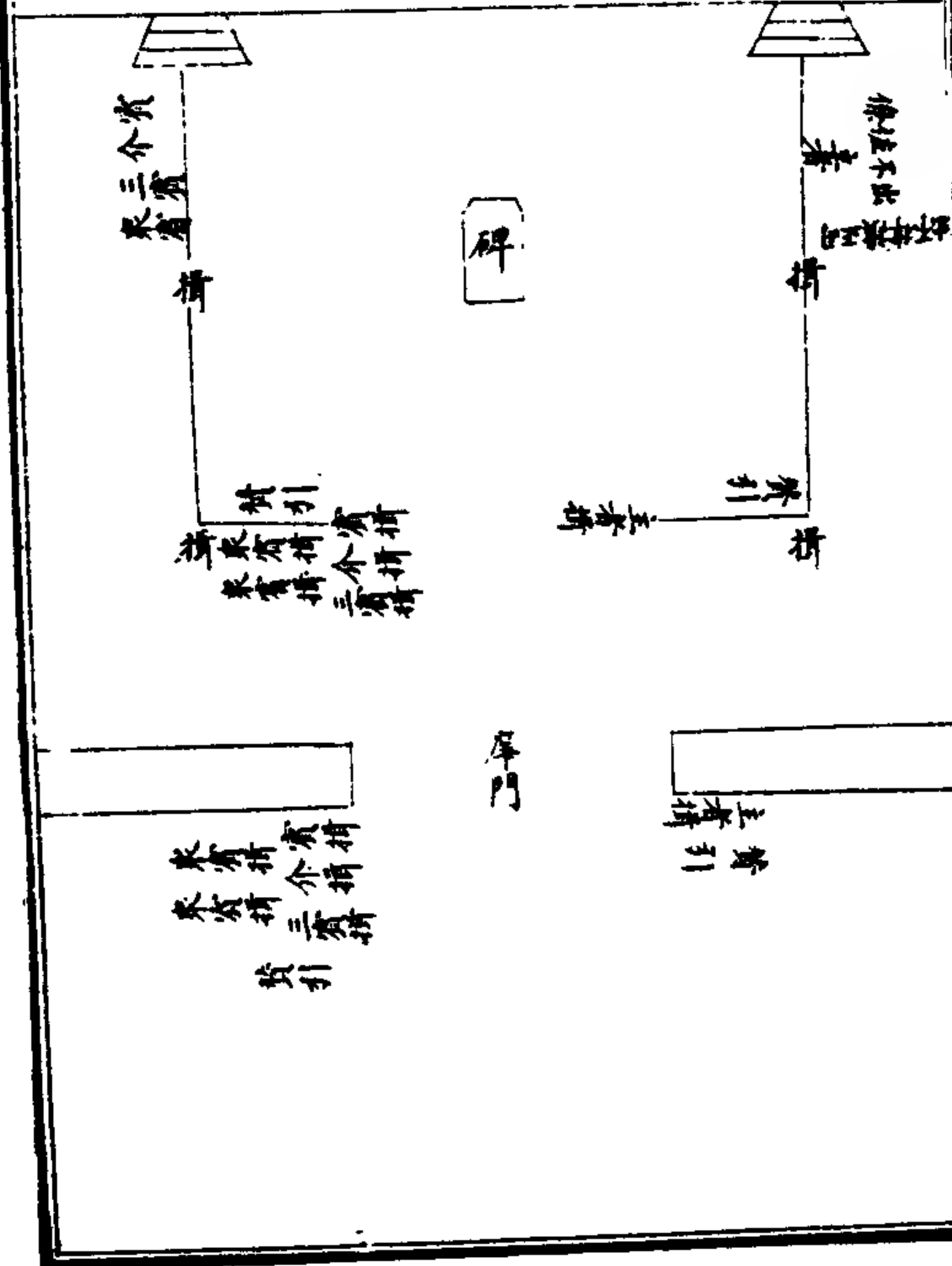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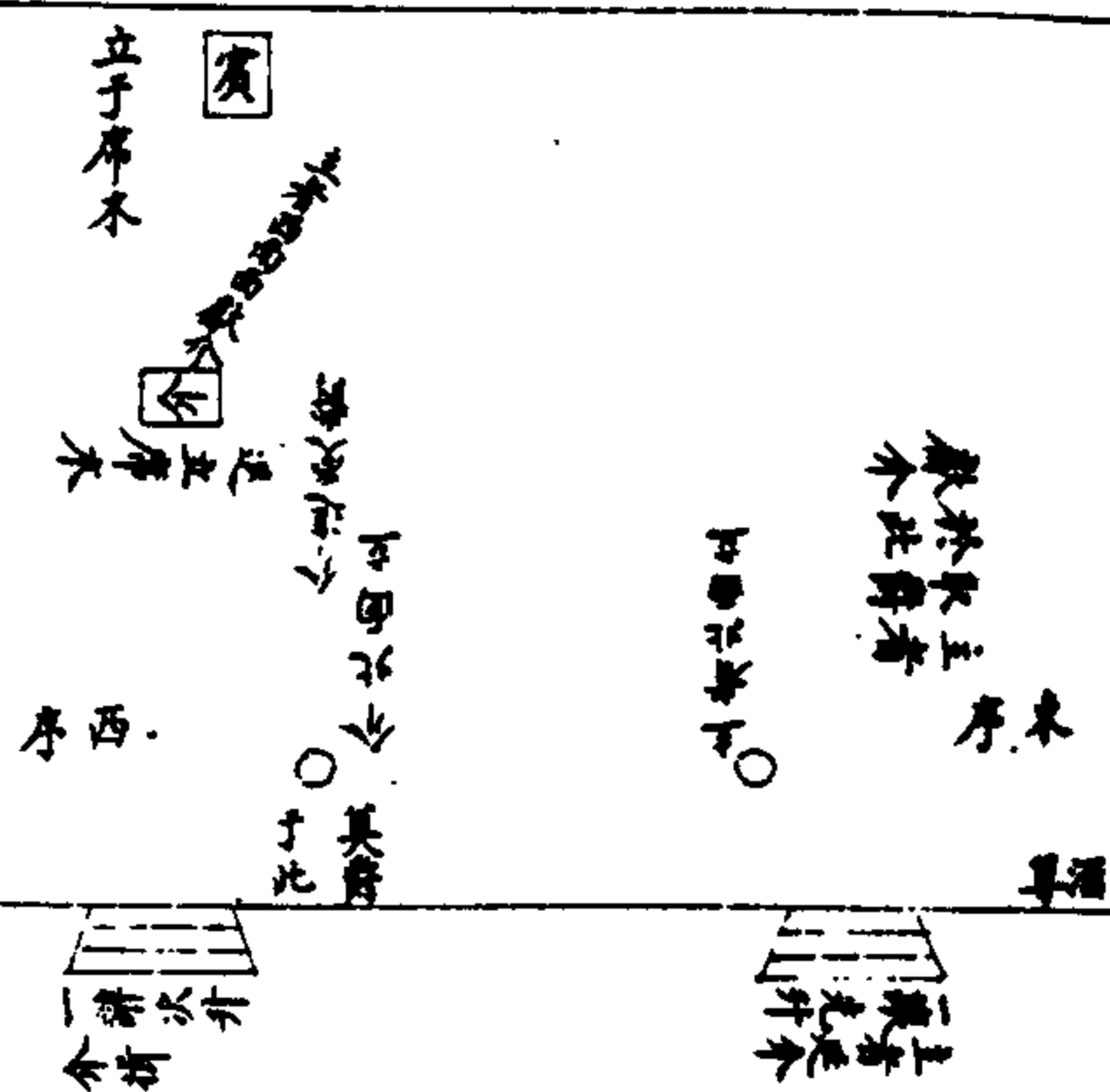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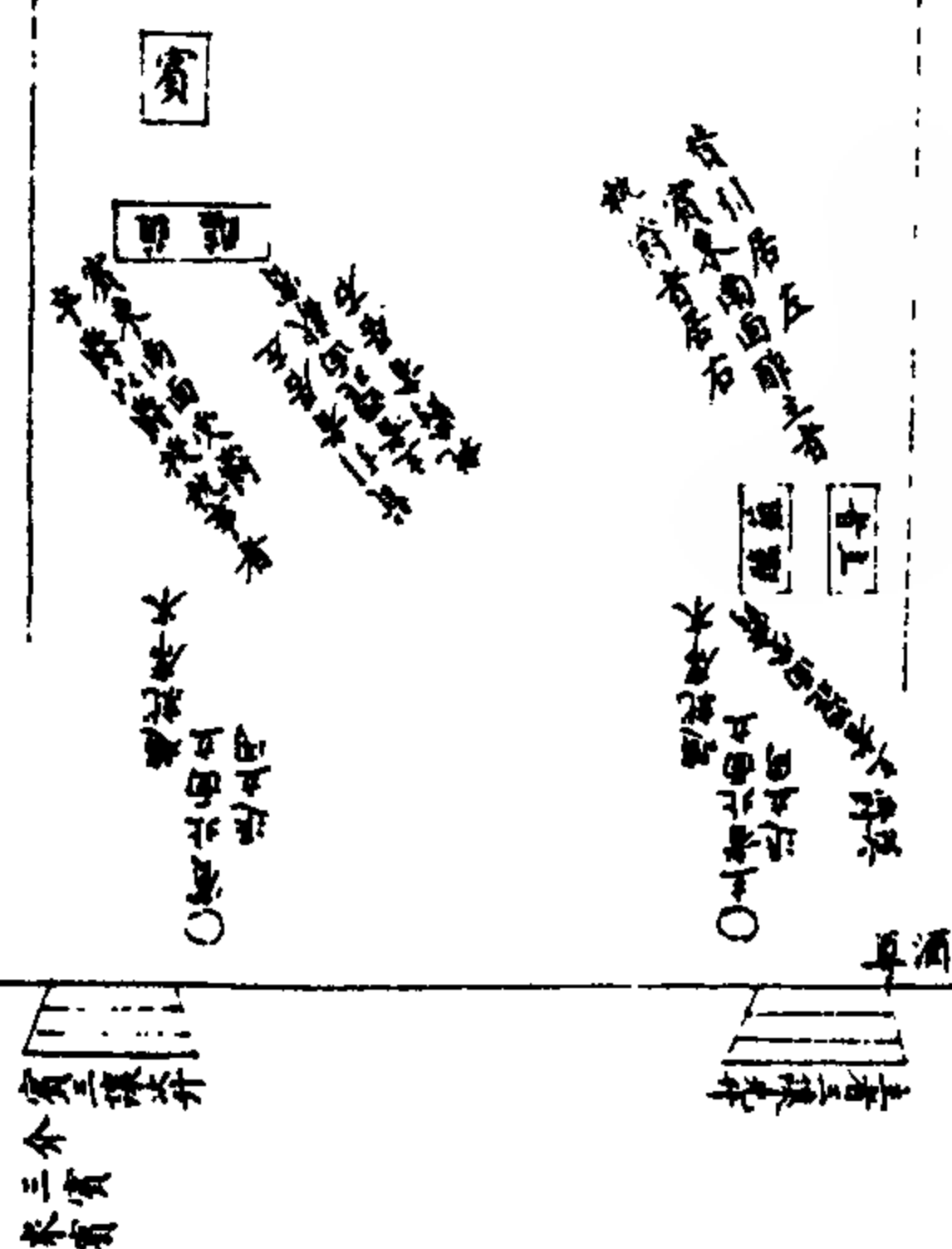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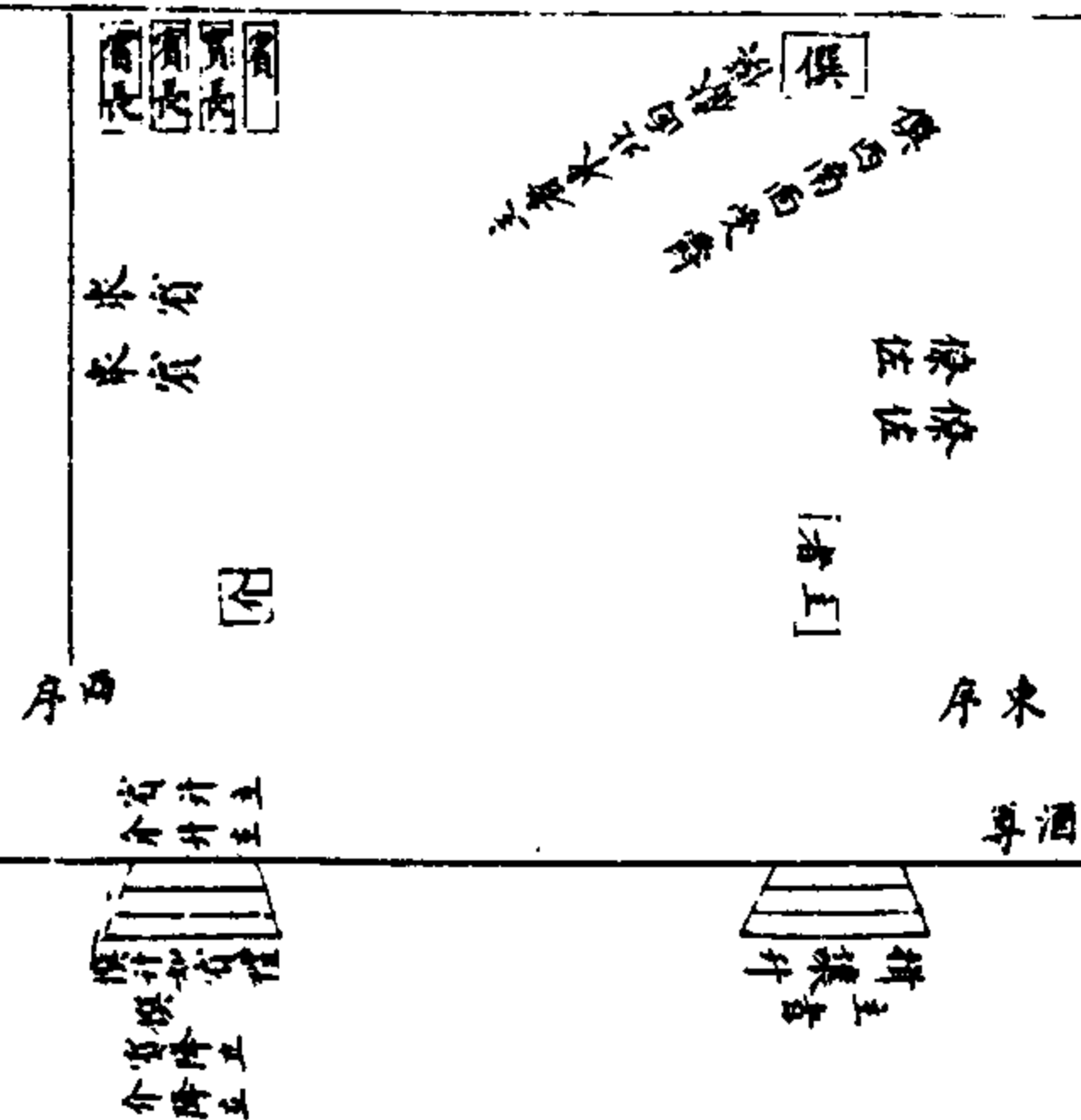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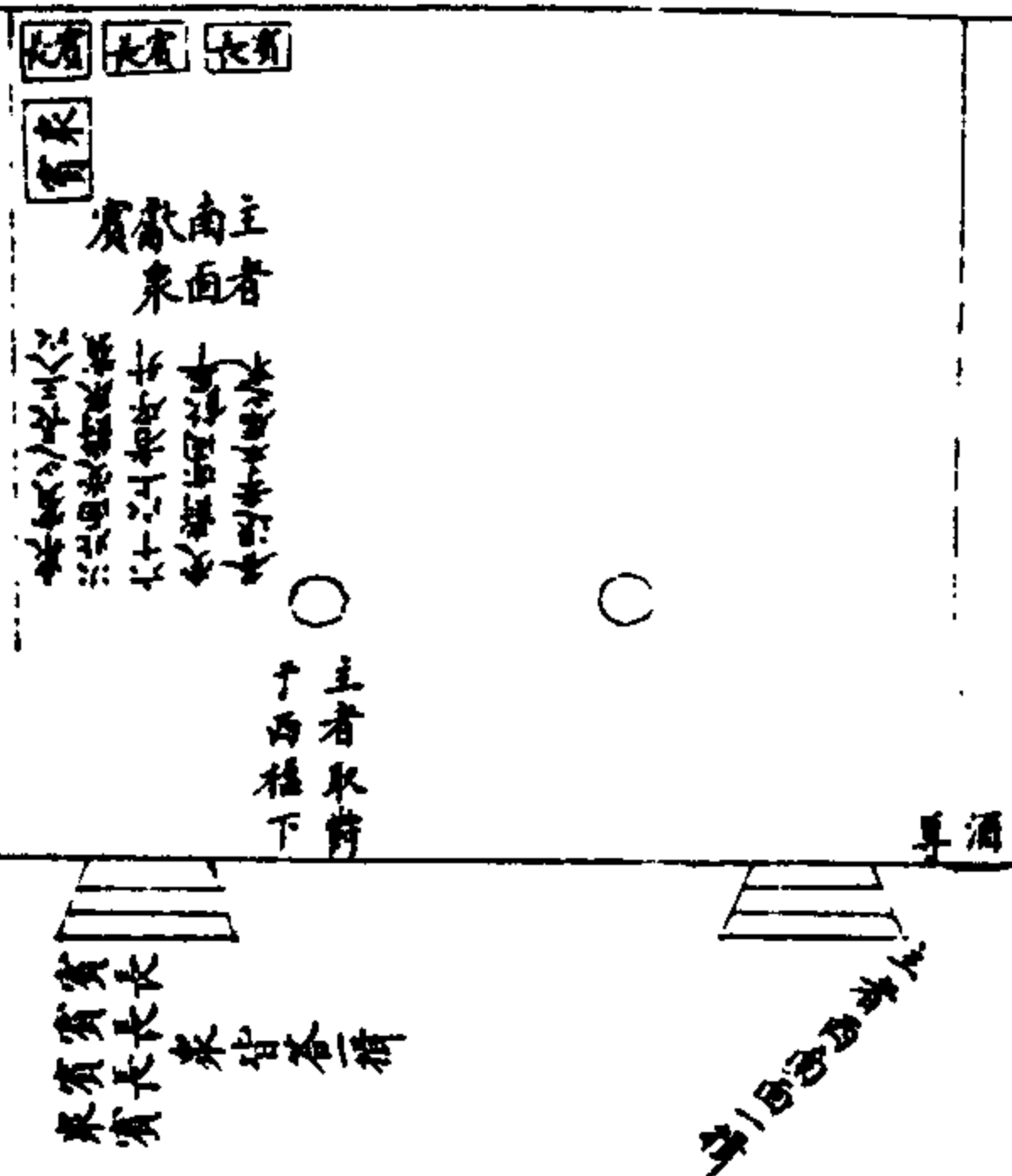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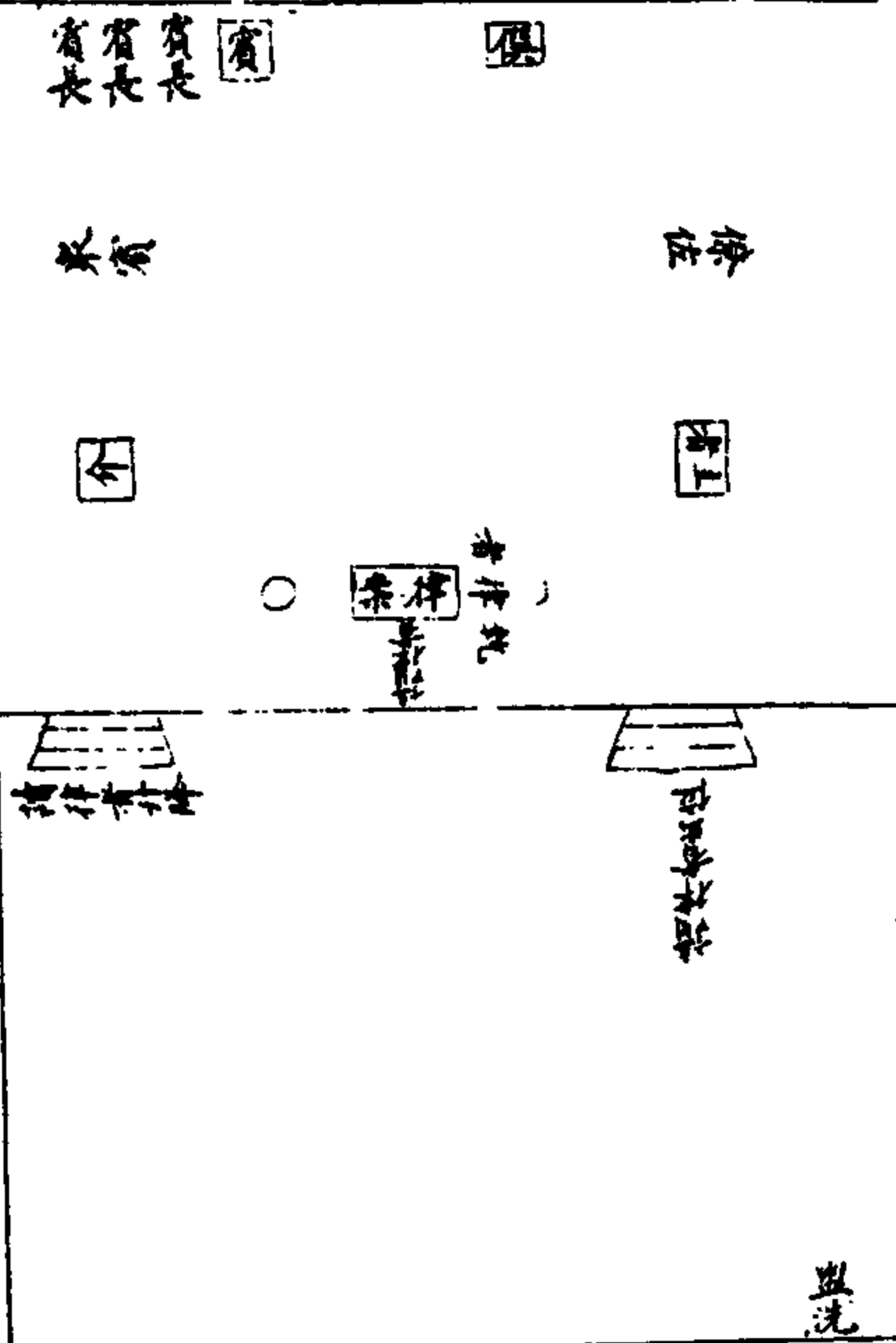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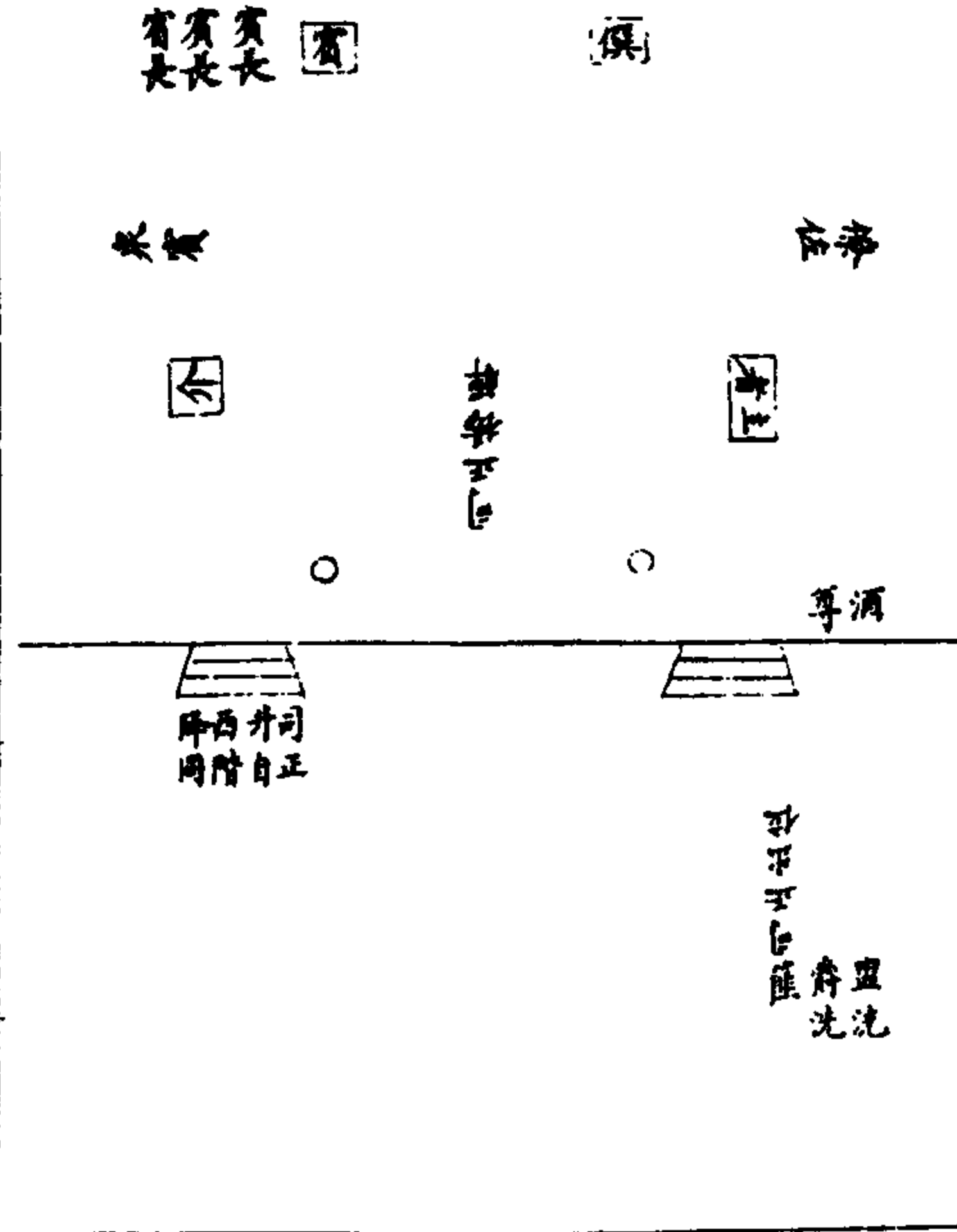
尊酒

門

司正揚觶圖

讀律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句容新志鄉飲酒禮洪武十年禮部爲講究禮儀事內一件鄉飲酒禮逮到圖式該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一百家爲一會如百家內有粮長者以粮長爲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爲主席二百人內以最長者爲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請畧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內從儉共辦毋致奢靡府州縣所在有司官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務在恪遵毋怠不作非違自

京師爲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須行凡讀律大都督府將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大都督府寫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在外指揮使司凡操練軍官每月初一日畢集屬讀之使衆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刑部將天下犯事人民罪名編類成書亦名曰申明誡諭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在外各行省所屬府州縣及里社每歲行鄉飲酒禮讀律則取申明誡諭讀之使衆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凡律令先鄉黨序齒及鄉飲酒禮已有頒行定制逮者皆五十朱子語類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着儀禮却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也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今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奉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手順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賀孫

紹興初爲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是陋此時乃高抑崇爲禮官看他爲這終食禮是然有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齋都考得子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疎繆更不識看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至乃是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謝賓至當是爲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是爲拜洗主人復酌實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爲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

主人阼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爲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位，方有拜告賓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爲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爲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子細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禮。又曰：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間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然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是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效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爲致敬。今却在車上用椅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君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爲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粘一件起來，勘當着

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以五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之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是禮。婦人如男之長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四明志鄉飲酒禮，歲旦至日，郡守率鄉士大夫奠于先聖，如序拜於堂上。少長就序，皆記禮之舊。紹興七年，郡守仇愈復舉故事，置田百有六畝以益之。後郡人林保登朝，取式以奏，遂行他郡。故事：糾儀二人，鄉監郡守爲之。士族不齒於鄉者不預，入門則糾儀舉劾，以却。繇是人各自勵。鄉飲酒禮不可廢若是。　鄉飲酒禮記：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釋菜，序拜于郡庠，禮也。明之爲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兵火，學子胡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首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

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祕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廷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没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先生俯生，獻酬於宗，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祇勵滌濯，期毋負賢太守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爲，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切切於求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周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奉化鄉飲酒禮

鄉飲酒古禮也，近世曠而不行。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判官程時敏依奉肅政廉訪司分司趙副使，省會事理，於儒學講行斯禮。禮畢，各爲歌詩以記之。赤城續志鄉飲酒：吾邦鄉飲酒始行於紹興十二年，張守偁主賓介僎，會坐者總九百二十有三人。謝滁守升俊爲之記。淳熙九年，唐守仲友行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十一年，熊守克又行之，少長咸坐，總數百人。嘉定四年，黄守嵤服深衣入學，率郡僚寓士，與職事齋生，會坐於明道堂，命

知經學者登座講書。酒五行而罷。嘉定十七年，姜郡教容，奉王守挺之命，與陳侍郎廣壽、王總卿鉉，合議率居此寓此大夫士，於元旦會明道堂，講團拜禮，酒三行而罷。溫州府志鄉飲酒：紹興二十六年，張守九成行鄉飲禮，仍褒宋之翰、劉愈等。紹熙四年，孫守楙行鄉飲禮，及褒蔡執中行義。饋羊酒。嘉定三年十月，楊守簡慈湖先生到任，簡乃象山先生陸九淵之高弟，象山與晦庵朱先生論辯不合，門人各主其師說。簡既至任，郡儒皆避去。唯州學徐教授鳳不可去，簡視篆三日，謁夫子廟畢，即升堂請教授開講。徐鳳方陞座，言子曰，簡即前揖請講子曰二字，鳳即應聲曰：子而不曰小子何述，曰而不曰予異端邪說，語未既，簡改容謝之，握手若平生歡，仍詢郡諸名儒，何爲見棄而遠避，遣書致請，就學行鄉飲禮，及采訪士民孝友睦姻敬敏任恤者，加禮焉。至元二十七年，李守桑兒赤，僭路學，冬十月講行鄉飲酒禮，守二僚屬教官儒士俱深衣幅巾，路吏皆方巾素衣，紫紳皂鞋，司縣吏及路典吏並方巾素衣褐紳皂鞋，執事一之日行舍菜禮，二之日行鄉飲酒，工歌奏樂，三之日始行燕禮而罷。

皇朝省部降到鄉飲酒圖式　一府州縣所在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自

京師爲始天下歲取則爲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里社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百家爲一會如一百家內有粮長者以粮長爲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爲主席一百人內以年最長爲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內從儉供辦毋致奢靡　洪武十年郡守任敬奉像屬就郡庠集四邑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新定續志鄉飲古者黨庠術序鄉飲有常後乃視爲曠典雖名郡大藩或百載不一舉況於嚴乎亦越名侯相望思美教化罔能酌時之宜爲之損益以無忘古意爲政特書之紹興間知州蘇簡行鄉飲禮成有詩示諸生刻于學　嘉定戊寅知州鄭之悌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郡人詹良爲賓　淳祐壬寅夏四月癸丑朔知州王佖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錢時爲賓明日時諸學講書有紀事一卷校官桂錫孫爲之序　寶祐甲寅知州李鏞修學告成秋七月辛丑朔舍菜于　先聖先師祀畢升堂講書因酌諸生會者一百餘人　景定辛酉令侯錢可則以正月甲午舍菜于　先聖先師祀畢序拜齒飲會者五百有十人郡人黃巖爲賓推高年者爲老飲畢饋老以帑有紀事一卷校官鄭埜爲之序學所以明人倫也古者黨有庠術有序鄉有學鄉飲之儀歲一行於黨再歲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人倫之化無時而不明也世降而下至廷視爲曠典今嚴爲輔邦土儉俗貧雖憲符著令文補不給嵬墜舉迹尤弗暇矣自士實之後采采生令景定初元東巖先生來宣天子德意政教並行人士胥悅游刃之下不見肯綮尤立春數日戒學宮飭舊典其以改歲之二日釋菜于先聖先師爰命邦人序邦齒餘庶昭學校明人倫之意繼粟承米幾先生即以歲式來示居敬行簡井然有條即事之日先生率郡僚延三老贊明成集登降有度獻酬有文尊老有餽仁義之氣藹如也有蒿在右怡怡愉愉俊秀在列肅肅雍雍顧瞻欽嘆莫敢踰越信哉學之所以明人倫也則是邦人士咸陶宣公成公之化二公有祠與學同大令備君以歲上元奠謁于膠庠首躋二公於從祀之列而先生又以備郎之成補門之英來修二公之化以嘉惠備君之治鎮道脉國脉相爲無窮先生致澤之規模其始昉於此夫邦人士德先生之意甚厚

鄉飲酒制　紹興頒降禮式承行國子監牒奉尚書禮部符奉都省批送下部狀據國子監申勘會昨承紹興十三年四月六日劄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奉都省批送下北部郎中林保劄子爲理會乞將鄉飲酒儀制鏤板遍行郡國等事後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尋行國子監看詳士後

據本監申勘已降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諸路舉人雖不住學而兩預州縣釋奠及齒于鄉飲酒禮者本學次第委保敍牧書貫由州縣取應今比部郎中林保所具修定鄉飲酒規範儀制乞遍下郡國本監看詳雖合頒行緣昨來明州討論參酌上件儀制似更詳備如蒙朝廷旨揮依本官所請即乞行下明州取索紹興十二年春已行儀制與今來林保所具規式參酌鏤板遍下諸路州縣遵依奉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本部令看詳欲依國子監所申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聞事仍連元狀四月六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本監尋下明州取索到累年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條具如後符州施行州牒學請詳行在國子監牒內備坐聖旨指揮遵依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建安府學鄉飲序拜修爵之圖

稽古堂

七十以上修爵所

明倫堂

七十以上序拜席位

西階　東階

大成殿

時文齋　秉徵齋　升俊齋

進德齋　力行齋　揚名齋

尚志齋　義榮齋　達善齋

美身齋　上達齋　興賢齋

五十以上修爵之所

三十以上修爵之所

二十以上修爵之所

府學

鄉飲酒禮 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位於東南賓擇鄉里寓居年德高民致仕者爲之位於西北僎州以通判縣以丞或簿位於東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又設郡僚之位東西相鄉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於兩廊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爲之相反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爲之先一日設罇壘爵洗各如奠謂之儀又於庠序之廊主賓主介僎三賓之次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席於庠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立於庠門外之席贊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 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速賓 門外速賓官主以下各就次候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相者引主人出次僎從至庠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西鄉賓介進立于門左東鄉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荅拜主人揖賓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僎從賓揖介亦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門左贊者先之相次之 序賓再拜 主人與衆賓三揖僎門一揖厥廊一揖將下階一揖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遜主人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面司正亦陞自西階之上東鄉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郡僚分立兩廡衆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祭酒啐酒 拜訖相者引主人詣盥洗所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如釋奠儀僎從復至阼階祭酒啐酒卒酒乙奠爵訖 主獻賓受 相者少立主人再詣盥洗所洗觶飲賓觶乙至酒罇所酌酒賓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鄉立執事者分立直觶者主主人之左直觶醢者立于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人跪左執觶飲賓拜一拜跪受飲觶主人荅拜一拜先興執事者右薦脯醢賓受訖興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賓酬主人 相者引賓詣罍洗如主人儀至主人席前東南鄉執觶飲主人主人拜跪受飲觶薦脯醢賓荅拜如主獻儀 主人酬介 相者引主人再詣洗所洗觶飲介觶乙酌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趨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退就席 介酬衆賓 相者引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三觶飲三賓乙至衆賓之長席前相者引衆賓之長自西階趨就席介跪勸如賓儀衆賓之長跪受立飲復位次引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至席前介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主堂下迎揖衆賓就席泣云主人先就席僎從次賓就席介從三賓教授司正各就席次郡僚就席次衆賓各就席並相者引之贊相及執事者各就席在堂上者升在兩廡者各就位 修爵無筭

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及介介揖衆賓並禮生唱之 請主沃洗 卒飲贊者請主人席前唱曰請主人沃洗相者捧觶請洗所訖直洗者亦跪受立飲訖各就位 司正揚觶 贊者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興執笏次引司正出位立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主人觶詣洗所洗觶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者於旅也語於是古道御惟 朝廷率由舊章崇尚禮教今兹舉行鄉飲非專爲飲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門外比於鄉黨胥訓告胥教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贊者曰脩爵訖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 拜送賓介 相者引主人興復至阼階楣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楣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立並南鄉教授復立東階西鄉司正復立西階東鄉郡僚復至西廡衆賓立于堂下東西相向立贊者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皆再拜 拜既而退 拜訖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介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北上主人立于庠門外之左西鄉僎從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拜逡巡而退領行約束 一無士行者不得齒於鄉飲酒之列 一置鄉飲酒年齒簿以所生年月日先後爲次 一輪請本鄉士大夫老成者與州學教授司正主其事其所立賓及僎介並與主人謀之隨宜潤澤之 一合赴鄉飲人年七十以上者教授同掌禮官其書以禮專請之五十以上及有官者以咨目列位請之其餘士人各自具年甲報本學編排位次十九歲以下並侍立曾得解者許坐父在坐則子侍立有官者別席七十歲以上免拜 一鄉飲所須飲食器具端請鄉之士大夫有力者各備十位力可倍者倍之 一行禮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赴者前期具狀免擅自不至者除其籍 一不係學籍及不齒于鄉飲酒者不得稱進士 一應赴鄉飲人有犯倡徹戲玩爭訟諠譁等並依學規行罰有犯正條者送所屬仍除其籍 洪文安公集 漢詔郡縣行鄉飲酒禮頌 漢顯宗承中興之緒重熙而累洽稽古禮文之事惟婁意焉自初踐阼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未嘗不以教化爲大務遵班時令祀明堂登靈臺臨辟雍講養老大射禮二年三月詔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周公孔子於是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知所本嗚呼盛矣鄉飲王化之基也先王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立爲賓主介僎三賓以象之獻酬揖遜揚觶沃洗之禮定而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三代極治之時大備之制也世衰道微禮壞莫覩漢興蓋二百以十有八年始克達于天下豈

非畫美之書須其久而後有成歟夫東人之所以傚西一貢者侈矣而獨無一言以及茲敢擬拾陳迹作爲頌詩十有二章聲之康莊以揚漢德於不朽詩曰　天生蒸民肖其有識維聖摩勵規閑矩飭陽禮教遜詒誓上儀降周迄秦澳湯弗循斤斤顯宗翻敵王度三宮孔陽精意治具爰勑方國禮行于鄉稽經諏律厲民橫雲光聖嚴嚴拜跪薦祭冠纓草草鱗差櫛比延逮庠門延絜東榮賓主僎介堪輿是程笙流醳揚少長位辨己事而竣不識用勸詠仁蹈德駸駸措刑烏弃千載薰爲太平乾清坤夷軒豁王露萬祥畢溱歷三歲五音在建武大聖數嘗有臣曰湛示我漢行縣範無傳莫克用之孰備其饗孝明是似允哉帝德侯其偉而矢詩不多維後之詒

馮縉雲先生集答于守論備貢介僎書　某伏承郡庠奉明詔行鄉飲酒禮冢不鄙固陋遣州學職事下致書毓使備介僎之位夫鄉飲酒先舜三代之禮聖時至乎方追述帝王盛致以幸斯世今獲參舉耆德周旋揖遜之間不勝大願然有愚慮仰恃高明布之德覽某竊惟鄉飲酒所以叙秩長幼使民知尊長養老入孝悉戒教化之具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至九十遂豆有加恭之爲郡國侯陋然六十五十而上士之躬服仁義孝悌有聞者尚多某年未五十遽使加於有年德者之上似於禮意不合某躊躇彷徨重違盛旨用是詳味禮記經傳之文求可以拜命者至于再三而不可得孔穎達之說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經無以年少爲賓介之文而孔氏敢爲此說者蓋賓禮賢能理必取夫未仕者壯者老者則既仕矣已嘗賓禮之矣今茲獨以進賢爲主詩所謂序賓以賢者是也宜其以年少爲之雖均鄉飲酒而其用則異至於釋六十五十者之文則以爲正齒位之禮然則方其賓賢以賢爲序年齒在所不論方其序齒以齒爲序賢固在其中矣今者郡學所行賓賢邪某已嘗再命於朝非處士也序齒邪則宜據經傳取六十五十而上者今使卑凌尊少加長非惟於禮意不合抑亦奉行詔書有所未當某比方除喪未嘗獲請鄉飲酒禮書者今因革積益之宜所未及知然料其大畧必本經傳無大同異使某備衆立侍以聽政役敢不疾趨承命遽加之介僎之間則未敢拜賜某伏聞消辰在邇恐遠城府不即奉教已齋沐伏近郊次傾聽明剸乃敢違肖瀆恐懼不宣

南康軍學鄉飲圖

八籩　八豆　東榮　衆僎　賛　僎　賛　主人　賛　賛　尊　酒　上　尊　玄酒　尊　賓　賛　賛　介　賛　賛　三賓旅酬　衆賓　西榮　相禮　相禮　磬　笙　先生　下位　司正　當楣　當楣　當碑揖　當碑揖　當陳揖　當陳揖　內　門　賛　賛　賛　賓賛　介　長賓　衆賓

新編大成集前丞相江古心序　吾鄉自晦翁來至今俗尚禮遜士矜重自厚其間賢太守自不乏然其人獨喜談而私誦之曰晦翁晦翁者旣數十年如昨日非後來者去思不如古人乃其流風餘澤所以興起人心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三山陳侯嘗爲吾鄉教授諸生謂是實力於斯文非若前時臨之官師也去之十五年來守吾郡旣數月慨然刑罰法律之外曰是獨鄉飲酒未舉歲四月望會高年耆德獻酬拜稽於其庭觀者千數百人先是予留於鄱陽芝山之下侯以書來召予爲上公予謝不敢當自是每有來山中者皆能言當日升降揖遜之盛往往如睹又甚恨不以此時從游父老折旋諸生間以餘年得見先王之遺風而詠歌使君之澤顧愧獨守此饜耳傳說爲之闕然動心然吾聞鄉飲酒未行吾鄉小人少有忿爭輒相戒曰太守且行鄉飲得無興鄉飲意士亦兢兢自厲惟恐一日不得與於鄉飲也由是民志大和訟益稀少陳侯日晏而起坐堂內鞠扑把圄圄空熙熙然拊其民如舊諸生勸以入孝出悌日用吾固知陳侯之爲人其有以爲此鄉飲也賓主旣諜環兄童走卒不教不譯侯則大喜吾又賀吾鄉之人有以成此鄉飲也吾雖不與飲然自以得爲陳侯民矣是日也八九十杖而至者七十餘人七十者百餘深山長谷傴僂提挈此皆

阜陵之餘民長養存郵以至今日慨然惟念已未庚申之間歛文南康竟上積出瑞陽清江間當時避逃嚴完以餘息爲累豈謂忍死復見太平仍歲豐稔天子加念遠民瘡痍痛苦又幸惠我仁侯起姜肉骨之餘舉此曠禮如誨子弟

前南康陳守序 人道始於事親敬長鄉飲屬民所以教孝弟也康之俗如古鄒魯其民畏法而易治守禮而易信先賢之澤也合昔者爲郡文學蓋嘗揔其父兄子弟矣假守重游歔然辱斯文是懼惟是禮政教之本古卿大夫黨正州長所爲汲汲焉者技願與邦人士一講行之顧方薄書期會不暇給而議及此迓之者初什九延諗于衆曰古者或歲一飲或再飲或三歲一飲而禮國中之賢者輸飲信鄉周公其迓矣始相與蒐輯儀文考協等數按經采傳自謀賓介以至于息司正一惟先民是程飲之日章逢而至者八九百人主賓有秩少長咸序周旋登降如從三代人揖遜堂上山中扶携而觀者旅于庭更相戒曰毋恍以亂遵豆其迓也充然若有得於心行之朞月市無譁嚚懐卒吾目尚存顧爲鄉飲一出乎既感陳侯之德又聞老人所以來者稽首而歎曰吾君之賜也惜當時豈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使人視吾鄉如入魯廟如設洛下其後鄉人乃共爲刻本寄予俾予序之予惟此郡貧陋不與東南州同陳侯青瑣破虜軍餉饋宿負又以餘力取先迓闕慈我後生黎民天壤間惟風聲在人不壞不忘睟翁以恭善藏斯舉想見東西州之人胃然不得賓來爲吾鄉惟後生傳聞又慨然有不及見之歎意者亦猶予今日之耿耿也予亦有民社之寄于睟翁之鄉蓋方敝精神役吏事歔然未有善意之足以及此民也迹陳侯行事太息久之侯名 命字惟善予爲南康郡人江萬里是年爲景定癸亥秋七月庚辰書 境無忿鬪獄犴屢空訟日益少希此可以觀俗抑亦可以觀禮矣因念一時迓闕之舉者順厖嗜頊背相屬毋慮百數十人衣冠甚偉拜跪如度山中人稟序者薄圍如此又他邦之所無者會鄉之先生爲序其事且惜當時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於是繪爲一圖被之樂石雖不足以備聲容文物之觀然使後之覽者想望其典刑則阜陵淳熙事育之故老星上景定庚申之遺民猶足以繫斯人百世之瞻而孝弟敬遜之心緣之而起是以風教不爲無助吾觀於鄉乃今知周公之德是年九月朔長樂陳合書

劉蛻文集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昨日送貢士於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集作俎破折樽盂穿漏坐旋傄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

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歎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沐不順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於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者集作蓋老衰羸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跽稽首於髡褐之前長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有不敢近妾婦者其於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於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奉髡褐能迷化其耕稼陶漁乎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達乎貴者不由髡褐援集作挾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達有司按諸禮圖備其器服戒將事而隳一作墮者時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嚴州府圖志分水縣行鄉飲酒記 紹熙辛亥之孟春完陵吳君來令茲邑距完陵不二百里風聲習俗往往不大異吳君緣人情以爲政故孜孜得民和毋有俚而弗迪者始信人心之易感禮教之可興凡世之健丈屬意於操切整齊者皆過也歲未盡六日乃即縣庠行鄉飲悉採擇古禮與開元紹興所已行者雜就之雖其間頗有所增損大抵多襲儀禮之舊令爲主擇鄉人之有行義年者爲賓咸推高承奉郎致仕王君遵令親往迎致復以王君曰烜爲介以輔賓余以薄尉攝僎以輔主下是有三賓又下有衆賓尊卑長幼燗然有第乃立司正以糾其不則行禮者莫不肅敬抑首時王君承奉年九十餘老不任拜起而主人以百里之長僕僕亟拜成禮而去邑人粹觀者莫不咨嗟歎息然後知德齒之可尊世俗所謂氣勢云者蓋不足尚也明年孟冬之十日復講故典承奉以疾不至乃請迪功郎致仕俞君汝猶爲賓朝散郎新通判蘄州王君琢爲介自主僎三賓司正而下悉仍舊其儀制加詳行禮者益習邑人以觀禮至不憚數十里之遠是豈一旦聲音咲貌所能感哉始余聞中興以來當干戈甫定之餘首詔郡邑舉行鄉飲酒故老猶能道其事余以生晚恨不身當其時竊自鄙陋不圖至此今君再舉盛典俱獲以身周旋其間是獨不喜且幸與吳君請記其事以詔來者余復於君曰夫禮未易興也必情文具舉而後可興昔漢唐舉行是禮文不絕書而虛其應非軼錄也徒恃夫升降揖遜以爲禮而情不加焉則音存而操已變矣今君好善之心優於疾惡自反之念愈於責人是固有興起於其先者宜乎是禮之行而應不旋踵也顧君繼以無倦益有以信於邑人之與行禮者且歸以轉語其子弟族姓以期無負於君敬長上之

覇政放順鄉里出入不悖所閒非獨令君舉行之意為不虚哉由是推而及旁郡國以達於天下使夫人皆知王道之易易古禮之可復不以時異事殊爲解者是自吾邑始是又獨不喜且幸歟余因爲之記以俟其成矣君名士達余金華王益之也

袁絜齋文集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於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於人倫之也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籩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别有四嚴於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爲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湩有志斯道爲宰繁昌舉行鄉飲于學攷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讓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弟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而世俗桀傲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於國孝於親睦於閭門比於鄉黨者其爲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於此余是以嘉之

蘇州府志趙與蕙　寶祐鄉飲小録序　與蕙曩守吳郡去之十五稔今兹復來尺愧無德於民而風澆俗靡牒訴弗清竊亦爲吾民病之言念此土有泰伯季子之化本以禮遜爲國良心善性當不以今古間斷與蕙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滋益愧恥學視事既數月會歲序更端思以禮屬民與郡博士賓佐議行鄉飲酒禮則曠弗講久矣於是參稽禮家蒐具儀物卒行之與蕙深惟賓主介僎禮之人也尊爵俎豆禮之器也升降揖遜禮之文也然此皆古先聖人至意所寓與於斯者必因其儀節而思其本指大要使民不慢不争興仁興遜得於觀感而邪情消養於習熟而和順積以之尊高年敬有德孝於而家弟於而鄉思不自知爲王道之歸矣此今日區區行禮之意也禮成私幸鄙意或可有孚將使古吳之民曰興於行而與蕙亦與受賜得與民相安自托附於古循吏之後於是乎書寶祐四年正月十一日古汴趙與蕙謹序

黄氏冠齋三山集鄉飲酒禮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争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一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教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争訟之風也降洗降盥絜也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其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壞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悦聲伎盛雕務侈也滛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長樂黄榦序

吳綺文集鄉飲酒禮序　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魯周公之國文獻足徵之矣福唐號閩中鄒魯黄勉齋文肅公之闕里也公從考亭夫子學三十年集禮書之大成分經類傳

許定纂釋至嘉定庚辰編帙斯竟復取其繫鄉黨之化風俗之本者序鄉飲酒義列之篇首四方學士大夫尊爲律令格式公不徒托之空言正欲見之行事是以其言五月有補山之集也嘗聞語門人嚴溪趙公師恕曰此禮不行久矣率鄉黨朋友習而行之閒而沮之者衆一惟執堅行力卒莫能破禮行之日時官寓公以與斯集爲榮觀者千百輩莫不嘆其率之以誠至今爲吾鄉第一佳話此則聞而知之後二十六年嚴溪公奉祠于家會尚書趙公必愿帥閩以先忠定甘棠之故國考亭之淵源復行補山舊典于州之育院依稀大比賓興賢能之制甚盛舉也時蔣方羈丱與今詔禮陳卯皆以五鄉小子侍諸老父師側極一時之榮觀俛仰之間事隨境遷記諸懷抱恍乎猶在目睫不能不以之興感此則見而知之嗟夫盛會難逢徽音誰嗣鹿鳴四牡之歌絶響者四十餘年蓋有待而行也大元制世文物一新六合同風車書共道上命鎮國容齋魏公旬宣來閩雅好儒術舉禮于學者再將叨分教虔命走豆籩爰相斯事歸附以來僅有舉行一二未有如是緝熙之典此則發而知之居無何官有助禮之徵適告之舉使令江浙行省右丞公慨然曰鄉飲古禮也先徵貴禮賤財之義公實主之縣是懲羨既往學校無有抉而起之者矣天相斯文令平章定

齋高公閣閣省日。躬涖泮宮上丁釋奠禮徹飲胙。召學之耆儒宿老。俾與斯席式燕衎樂。即周禮祭祀屬民飲酒于序之意。此鄉飲禮之一也。頃歲次丁學之領袖者。嘗率同佩而習之。廉臺官屬來觀。亦足以少示風厲。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大德四年夏。行省分遣副提舉柯公謙。肄學于閩。調選路教授劉公直內。憲道是邦。二公以蓮山之典刑。浙學之宗派。南來文獻之鄉。首示教爾之訓導風一變舊習維新。乃以後八月十三日行鄉飲酒禮。先一日。合萃于先聖先師。代講禮于學之養源堂。書是以勉齋之禮爲式。佩衿咸集。縉紳畢至。章觀盛典。丕光用保儀文於繫于前。有光凡一飲食。一坐拜。一登降。一揖讓。皆平日教敎之驗。匠匠衰老。且得以興。東南席之當。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故由勉齋庚辰之集。而來至於今八十有餘歲。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見乎爾。則亦無有行乎爾。是舉也。可以興州里篤敬之行。可以質臺閣寔明之化。可以報君相長育之恩。踰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成。稽此有記。諸仝志俾綺叢受圖辭弗獲。僭述自少至老。所聞所見。所行所知之實。歷敘禮之本末先後。以諗來者。悬司正後三日。鄉後學吳綺拜手謹書。董師謙文集。先賢勉齋黃氏門禮於方來。其序鄉飲其詳。今提舉學事柯侯自牧

郡博士劉君叔敬。請吾州寔勉齋之鄉。議行飲酒禮。閏八月乙酉。集于講堂。叔敬爲獻主。諸生長少以序。俎豆靜嘉。頌禮爾給。庭縣工奏。升降酬酢舉以法。故見大夫來觀者。席促堂上。士咸曰。北方君子之序。臨吾鄉丙子後。五舉行矣。莫盛斯今。乃圖而刻之。不鄙謂僕書其後。僕嘗考周制。黨一年一飲。州一年再飲。鄉三年一飲。君子野人皆與焉。三年之中。飲于黨者三。州者六。鄉者一。合而計之。凡十焉。其行之也數。故人習之也熟。漢唐以後。好古之士。吾見亦罕矣。曠數年而一講焉。甚者數十年而一講焉。習之無素。而行之以驟。禮成。書于冊曰。某年某月日。行鄉飲酒禮。嗚呼。此古常事也。而漢唐以來闕視之。吾鄉習聞勉齋之學。有師法。廟學禮器甚該。樂甚備。然自丙子迄今二十五年之久。僅僅五見。何望他郡。劉君其命客史自今至于後見。凡春秋祭奠。歲時會集。一以此禮從事。郡人董師謙敬書

漫塘劉先生文集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宰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顧以蕆位未明。謂諸生曰。鄉飲禮廢久矣。古興雖難盡備。開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蓋酌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即相與考肆。積以貲粉。不敢煩縣官。而合衆爲難。會冬官趙侯鄉得請祠官而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綴天子從臣。鄉黨之士。助善多矣。今茲之歸。願欲擊鮮釀酒接懇懃。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畢不敢縣請。且均鄉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典。成賢大夫之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即盡以其費佐縣官。自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飭已廉。用心恕。下車不忍毫髮橫徵於民。而又不衒能。不專美。及是以禮不虛行。方將撙節經費。以助用會有道。戒鄉意者即欣然曰。敬聞命矣。曰。是禮也。周禮賓屬之鄉老及鄉大夫。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于鄉者。則貳卿相與舉此宜矣。某何敢違。即具爲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畢會於學。是日辛巳。質明。冠帶而會者凡若干人。自耆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祗肅。聞戒而聳息。肅然其和。秩然其序。退而充充然。如有得。況青衿佩者乎。既事相與嘉歎。以爲是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適故行之。略其間也。不預故主者少。乃令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謂盛乎。況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遲明行禮。事于客退而雨越翼日兩甚。蓋前後一日。咸與雨會。學宮雖青。而賓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來有雨立。去者旋違。主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協。書曰。天秩有禮。蓋亦有陰隱默相者矣。諸生將以禮次第鋟本以示來者。以僕實與焉。目

焉。俾書于篇首。八日。漫塘劉某序　燭湖孫先生文集　餘姚鄉飲酒儀序　儀禮鄉飲酒篇。其節繁矣。戴氏記其義。文頗參錯。先儒以爲鄉飲有四。曰賓興賢能。曰飲國中賢者。鄉大夫主之。曰習射而飲。州長主之。曰祭蜡而飲黨正。主之。鄉三歲一飲。州歲再飲。黨歲一飲。儀亦稍不同。如六十五十者坐立之別。黨所以正齒位於初也。其他則否。古人因事以習禮樂爲風俗計而已。我高宗紹興之十四年。詔郡縣歲習鄉飲。凡舉進士者。視其籍。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頒行於里社者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廢矣。蓋一時議者苟於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吾邑乾道間。鄉先生葉君汝士。仕而歸老。邦人高之。請於大夫。特舉是禮以賓之。頗損益舊儀。其後邦有所共慶。輒再講而疏闊不常。前四年。常侯褚。造朝以此飲餞于學。今趙侯善湘滿秩。當去。復行焉。會者尤盛。方春之中。風和日明。縉紳韋布。闐闐濟濟。卒事無關。觀聽肅然。惟吾邑之燉俗能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士心。不其休哉。夫鄉飲。非所以祖餞。而因事以習禮。則猶古也。古禮既難盡復。紹興之頒制亦不存於故府。邑士莫叔光。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刊諸牘。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庶勸燉俗。期無窮

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幾歲時習肄禮教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
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程端禮畏齋集慶
元鄉飲小録序　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治養老于庠其禮已肇至周
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牖我民鄉飲酒禮得存於
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唐咸知舉行於郡縣盖以道德齊禮其重於斯廢
墜之久在宋淳化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
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舊録可
稽也今廢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會拜苟簡徇俗浸失經意乾洪祖入
太守聶吾王公元恭之至敦尚教化移文諗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
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鹿鳴魚麗關雎鵲
巢之合奏間歌衎衎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歎嗟以爲自有耳目未之
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王公可謂知爲
政之本矣余之固陋幸得興行事之末敬序於小録之首云黄氏日抄餘
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盖自古者井田以養
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遜故孝弟之心

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儇不自致始則
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乙積二十年令無得善則其施於民者可
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將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來始剔舊蠹而一新
之休聲善聞日盛月新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服盖必
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
幾乎黄勉齋集鄉飲酒儀序　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群飲者教侈也誨淫
也怂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爲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元曹文貞
公漢泉集碭山鄉飲酒文　順長協降光哲昭垂其大訓居仁由義後人
宜蹈其芳蹤才非天降之殊習與性成之致伯叔等萊兄弟可盟於四海
企鄉田同井之八家會里閭齒德之流行僎介尊卑之禮即春秋之吉旦
中賢聖之嘉謀禮讓庶乎復興今古可以爲法黄髮鮐背頌萬年錫福之
無疆豆酒豚蹄裨盛世承平之有象勿生異議惟尚恒心貢九華先生集
鄉飲策　禮所以裁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其欲未嘗
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於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於近者乎是故賓
主一背而百拜倘佯容與不徒謀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
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誓其禮孝悌睦表則尚其事不徒衆也

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東北西南向
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僎次不徒飲也元酒在西壷匪在南勺冪在遵
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者歌鹿鳴
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盛先王非直爲是廉
廉也所以裁民欲致化之由也劉蔵吾集鄉飲酒義　鄉飲三代禮樂也
禮云禮云豆籩爵觶云乎哉樂云樂云琴瑟鍾磬云乎哉是當以義求之
也鄉飲禮也而謂之義何也儀禮述其禮記禮釋其義也試以鄉飲大義
觀之立賓以象天尊之至也立主以象地卑之至也設三賓以象三光言
繫於天也設介僎以象陰陽所以羽天地養成萬物也此立名取象之義
也坐賓於西北以法天地嚴凝之氣接以義也坐介於西南輔賓也坐主
於東南以法天地溫厚之氣接以仁也坐僎於東北輔主也此辨方設位
之義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
者六豆此燕毛序齒之義也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所以致其尊也賓
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其讓也自盥洗以至於揚觶所以
致其絜也自拜至拜洗拜受以至於拜送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也讓也
絜也敬也是四德者禮之本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主人拜賓

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於是乎別矣賓升則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
則少殺矣衆賓則坐祭立飲不酢而升降隆殺之義於是乎辨矣工歌三
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和樂不流之義
見矣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則弟長之義明矣說屨升坐脩
爵無算賓出主送節文終遂則燕安不亂之義盡矣記禮者曰此五行者
足以正身安國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四
德孔該五行兼備尊賢養老莫尚於此至如登降拜興之節獻酬交錯之
文莫不一一有義存乎其間此記禮名篇所以謂之鄉飲酒義也維兹三
山禮義之邦見謂海濱洙泗遭逢聖世興起儒風渠觀名流執斯文之牛
耳齋晉文獻正堂上之舉此鄉飲禮行觀者如堵邦之人士咸曰斯禮也
勉齋先生一序載之詳矣吾鄉乃勉齋先生之鄉流風未遠猶有足徵文不在兹乎文
不在兹乎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政在今日然嘗合鄉
飲終篇而考之竊知聖人制禮防人情於未然其義深矣曰尊讓則不爭
絜敬則不慢曰不爭不慢則遠於鬭辨矣曰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聖
人豈固薄於待學者哉天下聖賢常少衆人常多聖人設爲之禮立爲之
防使衆人皆可以爲聖賢其待學者厚矣故曰聖人制之以道者此也方

且丁寧諄複既申之以敬讓而不爭又繼之以和樂而不流既道之以和樂而不流又終之以安燕而不亂其思深慮遠也至矣積於鄉飲之席者容可以不知此義乎昔明道先生觀僧飯而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吾之爲禮蘩然而有文肅然而無譁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三代禮樂當在此而不在彼矣何幸身親見之劉直内集直内青社挽進澀倚講席深惟聖賢教人之方以敬爲先敬撫先儒緒論而紬繹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毋不敬爲綱領易六十四卦坤之文言首發明敬義之要是知凡人之生稟陰陽五行之秀立乎天地之間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於事接於物一日不可無敬也一息不可無敬也敬之爲義大矣哉朱文公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敬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誠以敬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如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有不可須臾闕者且以人倫言之子之於親必如舜之夔夔齋栗方爲敬親之至臣之於君必如孟子陳堯舜之道方爲敬君之至婦之於夫幼之於長以至朋友之間必如冀缺之相敬如賓必如溫公之奉兄如嚴父必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方爲各盡其敬之之道矣是五者

若不主之以敬則養如犬馬者有之視如寇讎者有之反目不睦正室者有之不恭不友者有之爲市道交者有之尚何以明人倫而正綱常哉傳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耳是以君子常行日用之間暗室屋漏之際坐如尸立如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如入神祠如見大賓如履淵水如奉盤水戰戰兢兢未嘗間斷乎此敬也豈敢一毫少有怠忽之心哉文公謂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至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篤敬孟子之膚敬此聖賢傳心之法也千載而下子程子出繼往聖開來學教人入道莫如敬嘗以主一無適言之門人謝氏又以常惺惺法言之尹氏又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之觀程門數說即知其用力之方矣迺勉齋黃先生得文公之正傳知心爲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以丹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默檢身心其功尤爲近裏親切文公嘗稱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托在此無憾及暮齡宿疾而講論亹亹一無衰惰之容足見勉齋先生之持敬貫動靜徹表裏如一始終無界限者矣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又有得肅字較密以是論之誠莫如肅字之爲密也且今素慕勉齋先生之學幸游勉齋先生之鄉侍席之初輒敢以敬爲諸君告然則欲學文公爲於持敬之工夫當自勉齋先生肅字入楊鐵崖集

鄉飲酒賦 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氏註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是禮也用之有三正歲十二月以禮屬民而飲之于序謂之鄉飲酒州長春秋以禮屬民會民于序亦謂之鄉飲酒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飲國中賢者亦謂之鄉飲酒飲雖不同同歸于禮漢永平晉太始唐貞觀開元宋淳化紹興皆嘗舉而行之然求其如周官之法度則槩乎其相遠矣秋闈以鄉飲酒命題知今日卿大夫且將探是禮而追周官司徒之懿矣遂爲賦曰客有以德行爲興道藝爲盍冠以玄端佩以緇帶章釋端方白履貞大慕西周之禮文歷東南之都會揖江浙先生而進問曰先生知吾所以禮服而揖而誄賓分乎抑知鄉飲之禮昉於三五之化成周之大比乎先生曰來也抽子古思騁于高辯盍爲我言之客曰唯唯原夫皇風既邈孰紀孰綱不有斯禮孰賢孰良輕重適均如萬物之有權衡沉溢不潰如橫流之有堤防茲成周之制作賓教養之大方爾乃鄉國有飲賓主有授三揖而至三讓而升拜至拜洗拜受

拜送于以明君子相接之道于以鄉民務本之情賓天主地介陰僎陽三賓象列三光宣積賢能環坐法四時之象仁義交輯別八方之形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而尊卑之分白或以三豆或以五豆而養老之義明于斯時也兩壺在内五脯在俎玄酒斯傾揚觶斯舉樂正先升工人西佇鹿鳴四牡皇華非堂上之升歌乎南陔白華華黍非堂下之笙吹乎魚麗嘉魚南山歌于前由庚崇丘由儀笙於後非彼此相閒之偶乎關雎葛覃卷耳歌於前鵲巢采蘋采蘩笙于後非彼此相合之趨乎歌樂三終工告備矣司正洗觶賓斯去矣先生亦喜聞乎先生曰子知鄉飲之所以興賢能抑知賢能之所以興鄉飲乎禮非人不行人非禮不立故禮實先人文而設而非徒從事于飲食之末也故知王道之易行微孔氏則不識也迨乎漢明崇祀在饗宇而渙頒晉武幸臨就辟雍而革習貞觀開元僅相繼而雖新淳化紹興徒粗用於秋隸是皆習虛儀於一時而無實行於平日求其遺意於關雎麟趾之後見又可得乎方今嘉賓燕饗大比舉行制復周官詩歌鹿鳴杏園講同年之會瓊林被錫燕之榮方將隆俎豆備筦絃俾于大夫纂斧走于就長謀賓之役曾不知目之適而信耳之僻乎客聞而喜喜而歌曰三物賓賢飲于鄉兮千載墜典舉於庠兮方于成周其有光兮光

生起而賡歌曰嘉賓既醉歌太平兮匪徒養老實賓興兮嗟爾嘉賓拔秉征兮情之于鄉用之天子之庭兮劉公是先生集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者爲國厚於養賢故鄉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賓推人聲而在上與肆三官始掄風什以居先考縟儀於古經傳嘉言於逵者禮有盛而進取儀有輕而迨下然雖示息重合樂於二南飲盖屬民反升歌於宵雅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微備樂不能以賓主由是獻酒於阼席上於堂廡令在位之人偏聞其奏雖用諸侯之樂未失其常且夫教本闕則政曾禮廢壞則民擾十月飲酒也吾猶以爲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爲尚宜乎發德於民上永言於物表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衰氣盛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丕變黎俗發揚主和飲雖微也教讓以爲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三加爵弁之服鄉射主簡一用騶虞之歌盖忘泰者貌必甚嚴禮盛者文宜畧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逾倡者二人始鹿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教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步仰寂容之文彩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恭儉而好禮協師工之所稱是謂導民筮曰崇飲聆其音者信國風之爲陋庶其位者究

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蕭䀻文集鄉飲賦 鄉飲之制本於酒食形於罇俎和其長幼洽其宴語象以陰陽重以賓旅此六體者禮之大序至於高館初啓長筵初肆衆賓便僻而入門主人稽首而再至則三揖以成禮三讓以就位貴賤不失其班少長各以其次然後獻束具設酒醴畢備擊鼓遷奏工歌咸卒以德自持終無至醉夫觀其拜迎拜送則人知其潔敬察其尊賢尚齒則我欲其無競君若好之是曰邦家之慶士能勤之必著鄉曲之行令國家徵孝秀辟賢良則必設鄉飲之禮歌鹿鳴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詳主賓既立或陛或堂列豆舉爵歆瑟吹笙勤而敬居則莊百拜乃畢用賓於王禮主於敬樂主於同明士苟習於禮樂則可招貢於廷乃庶其緝熙聖迹宣暢皇風豈徒務燕讌而湛樂之是崇 建昌府盱江前志鄉飲酒詩并序 癸亥十月十有八日辛丑長民遵依近制講鄉飲於軍學自鄉官郡僚以洎士子預會者凡五百餘人久曠之禮一旦舉行上下同慶竊原朝廷之意本以待士故於常儀外訪問諸士子齒最高者一人長民親爲執觶以獻盖欲明長幼之序勵忠孝之範使盱江千里之區儒風復振不亦善哉仍賦詩六韻以示區區勸勉之意頗諸生毋忽 聖主方求治偏城敢後儒米芹嚴祀事序齒集生徒黃髮居賓右青衿隘坐隅遠侔曾泮飲下陋漢庭酺席正群心肅盃行美化敷君恩何以報忠孝是良圖 鄉飲酒倡和詩知郡王寺丞侑 盱江文物盛江西有底醇風又轉移端藉鄉賢扶世道共修禮飲迪民彝厖眉華髮四朝老方領圜冠三代儀天理人心非外有信乎王道不難知 丹山翁教授 鑒書雙羽出于西端坐凝香惡境移已鑄劍鋒成未報更淘瓦缶作尊彝雅南歌裏聲千古乾巽維邊位兩儀細數盱江知郡事有如此事幾人知 石潭張學正爾 位分南北與東西曠典燒修俗頓移樂合鶯星下庭宗解揚虎虎伏樽彝頭顧如許堪殊席筋力無多柰縟儀肰脒邦君明德意後知勿遺貢先知 曹檢正穎茂 異席賓階愧上西喜覯微俗頓風移一堂酬酢古冠儀千里循良世鼎彝詩繼昭興賢守句教明直講太平儀遼遠曠典今重舉從此愚夫可與知 童大監順 兩輪來自啟東西要使盱民習俗移可但官僚扶世教更從鄉飲敘倫彝一堂禮樂情何厚四面衣冠樂有儀我老亦信賓席後蹣跚非據只心知 嚴右司槊 主賓百拜對東西千里風聲俗自移道近易行師孔聖人澆難化笑封彝末時指顧旌旗色此日從容俎豆儀自是皇朝尚儒術漢家循吏幾曾知群書足用事對 蔡教左泮 尊賢養老今番教禮 知王道明尊

長賦偶聚會感里閭之好獻酬合賓主之歡 揖遜酬酢而隆殺辨 等拜起坐立而尊卑異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二十有

傁　洪武正韻蘇偶切，老傳傳傁音大春頭野王玉篇傁恩口切，老也。典史周說文作傁。揚雄方言傁老也。宋齊魯衛間凡尊老謂之傁。張參五經文字傁音口叟。典史同。見秦誕傳。司馬光類篇傁蘇后切。又劉啟切。媼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傁傻舊藏作叟。蘇走切。又俗音叟。義不相應。楊桓六書統心要按老傳。王叡者也。从又从傳省。又以精畫教令也。嚮亦从古傳字。有己上並古文。顏氏从寸。與又同義。趙謙聲音文字通傁心有切。亦从入在傳。趙傁在傁用此。　篆書　傁　文觽並見楊　傁　鍾鼎篆韻　傁　傁　並六書統　隸書　傁　無礙山碑

瞍　洪武正韻蘇偶切，目無眸子。許慎說文瞍，無目也。从目叟聲。蘇后切。劉熙釋名瞍，縮也。顧野王玉篇瞍蘇走切。瞍同。長陸法言廣韻瞽瞍，舜父。丁度集韻瞍或作瞍。司馬光類篇瞍又先彫切。吳棫韻補叶音蘇尸切。毛晃禮部韻略古作瞍。戴侗六書故瞍，腃也。詩云矇瞍奏公。毛氏曰，無眸子也。鄭司農曰，有眹無見謂之矇，無眸子謂之瞍。郭守正紫雲韻瞍字林云，目有眹無珠子。韓道昭五音類聚瞍音叟。瞽人也。楊桓六書統心要瞍从瞍，瞍舜能忘。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本作瞍。今文作瞍。詩注疏云，目珠黑白分明而無眸子。陰時夫韻府群玉無目珠子。韻會定正瞍心者切，本作傁字。瞍心有切，心新鮮瞍。　篆書　瞍　集韻見杜从古　瞍　徐鉉集篆古文韻海　瞍　篆韻　隸書　瞍　六書統　草書　瞍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矇瞍　詩大雅靈臺篇　矇瞍奏公。注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瞽瞍　孟子萬章篇　瞽瞍亦允若。舜父名也。

藪　洪武正韻蘇偶切，大澤。亦作棷。漢武帝紀麟鳳在郊藪。又十六斗曰藪。亦作籔。吳文英韻許慎說文藪大澤也。从艸數聲。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沇州大野，雝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是也。蘇后切。徐鍇通釋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是也。徐鍇按周禮注大澤曰藪。具區，五湖也。雲夢，夢澤也。其地跨江。圃田在中牟，今鄭州。孟諸在睢陽東北。大野在鉅鹿東北。弦蒲在汧，奚養在長廣。昭餘祁在太原鄔。楊紆，爾雅注在扶風汧縣西。蘇走反。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揚雄方言鎖瑣，東齊曰瑣，猶秦晉言杼，藪，謂斗藪，舉索物。顧野王玉篇桑偷切。張參五經文字桑口反。丁度集韻藪或作棷，亦从叟。吳棫韻補叶音蘇尸切。藪澤，蔡邕胡貴二公贊，白胡曰貴，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楊桓廣干祿字藪棷，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大澤叢薄深廣之地謂之藪。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澤藪，別作棷。藪，空中象物所湊也。又謂之藪。又所主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藪淵藪仁義，林藪山藪，藏疾。郭守正紫雲韻聚草亦會府。周禮注澤無水曰藪。釋行均龍龕手鑑藪，俗藪，今。蘇口反。澤無水有草曰藪。藪，香嚴隨函同藪。蘇走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倉奏切，草藪中空。又所矩切，窶藪，四足几也。又刀主切。吳藪帶器也。楊桓六書統心要藪，餘同上，餘見允韻。黃公紹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周禮太宰四曰藪注，無水曰藪。前漢郊祀傳，以藪為圃。師古注音晉秦宋楚吳齊鄭或作棷。禮記麟鳳在郊棷。澤聚草也。與藪同。集韻亦作叟。增韻注十六斗。張倪鐘六書精釋又窶藪，漢東方朔曰，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藪。楊惲曰，鼠不容穴，銜窶藪。又所主切。耗芥兌正字韻綱又與主切。戴器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心有切。有草木魚鼈以厚養人者，从艸，數其略也。或用棷。記麟鳳皆在郊棷。注，聚艸也。與藪同。徐音取。非，作籔非。又數中空也。周禮輪人捎其藪。本作棷。並方言音異。借語助聲作擻，非。韻會定正藪或作棷，亦作籔。　篆書　藪　並集韻見杜从古　藪　徐鉉集篆古文韻海　藪　篆韻　藪　藪　並六書統　隸書　藪　楚相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藪　孔宙碑見漢隸字源　藪　六書統　草書　藪　藪　並張鈝漢　藪　藪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風俗通謹案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亭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

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詩大叔于田叔在藪注藪者聚禽之府也。疏藪澤曠野之地。漢書食貨志。山林藪澤各以肥磽多少為差。司馬相如諭巴蜀父老云。鷦鵬已翔於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於藪澤。

八藪 漢書嚴助傳 淮南王安上書。天子之兵有征無戰。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注。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九藪 小學紺珠 具區。越 雲夢。楚 陽華。秦 淮南子 陽紆。秦 大陸。晉 圃田。鄭 孟諸。宋 海隅。齊 鉅鹿。趙 大昭。燕 淮南子 昭餘 高似孫緯略 伯禹疏川導滯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周禮曰。揚州之澤藪曰具區。荊州之澤藪曰雲夢。豫州之澤藪曰圃田。青州之澤藪曰望諸。兗州之澤藪曰大野。雍州之澤藪曰弦蒲。幽州之澤藪曰貕養。冀州之澤藪曰陽紆。并州之澤藪曰昭餘祁。

十藪 爾雅略義。魯有大野。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郡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晉有大陸。郭氏曰。今鉅鹿北廣河澤。今按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秦有楊陓。陓音迂。郭氏曰。今在扶風汧縣西。疏曰。周官華州云其澤藪曰弦蒲。即此楊陓也。高似孫緯略秦有楊紆。音汙。宋有孟諸。郭氏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疏曰。周官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郭注云。望諸。猶孟諸。郝書或作孟豬。左傳或作孟諸。又不同者。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楚有雲夢。郭氏曰。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上湖是也。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氏曰。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齊有海隅。疏曰。海畔迴曲之地。皆有。燕有昭餘祁。郭氏曰。今太原鄔陵縣北澤是也。鄭有圃田。郭氏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穫。郭氏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高氏緯略穫十五。 周禮圖譜皆曰九藪。而爾雅之言乃曰十藪。名之同者五。呂氏春秋曰。昭餘祁一名大昭。又名漚澤。周禮并州藪。俗名鄔城泊。是按藪自太原祁縣連延西接至此。晉太康地志曰。汧澤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弦蒲也。水經注曰。汧水源出汧山。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羅泌路史餘論周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荊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孟諸。兗有大野。雍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楊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州圃田。而吳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陽。周有焦穫。晉有大陸。而陽陓乃為秦藪。海陽大陸。焦穫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穫陽陓皆在扶風。

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緣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藪且以海隅何得為藪。而獨屬之齊邪。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今乃以陽紆屬其圃田屬豫。地理昧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既無周魯。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為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為眉因貕養為奚養。則字異爾。太康地記。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汧山北。 昭餘祁在介休。連延祁縣。吳氏所云。大昭。二名漚澤。俗曰鄔城泊者是也。 貕養在長廣。徐州。 焦穫在涇陽北。即瓠口。溉田萬頃。

弦蒲藪 元一統志。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藪曰弦蒲。晉太康地志云。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蒲也。按漢書地理志。雍州有弦蒲藪。

孟諸藪 元一統志。孟諸藪在虞城縣西北十里。爾雅云。宋有孟諸。郭璞曰。藪澤名。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夢河神曰。畀余。賜汝孟諸之麋。

激瀎藪 太平寰宇記。激瀎藪在西戎焉耆國。

焦穫藪 太平寰宇記。焦穫藪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口。史記河渠書韓水工鄭國說秦孝公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水經云。涇水東南流。逕瓠口。鄭白二渠出焉。爾雅十藪。謂周有焦穫是也。溉田萬頃。皆見溝洫志。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謂此也。穫音護。

昭餘祁藪 元一統志。昭餘祁藪在太原府祁縣東七里。舊已堙鬲。至元二十一年。浚鑿為九池。得細水。歲溉民田頃畝。開及浸陛下樹木。今其側立成湯祠。歲旱。土人爆沙聚祠中。置積其上以禱雨。得水異獲其應。今池廟俱各不存。

山藪藏疾 左傳宣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注。高山大藪。凡物之妻害者無不居。藏匿疾惡。

不崇藪 國語。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麟鳳在郊藪 李翰蒙求 漢馬公孫弘傳 麟鳳在郊藪。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

竄迹幽藪 漢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所居城市。主府連辟舉賢良。不就。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迹幽藪。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遁逃幽

藪 太平御覽十三州志 黑山險爲逋逃幽藪。韋續墨藪 小說家求韋續論行草書法及作字之病集古今聖賢事迹述之，謂之墨藪。營壁越藪 宋曾鞏元豐類藁遇客論營壁越藪，建牙荊臣刊卒獨野狙狡避隅。仁義之藪 東漢書班固典引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注 言深遠也 程雪樓集顯謨于詩書之圃，況酣乎仁義之藪，尚友于千載，其過人不亦遠乎。仁義淵藪 東漢書蔡邕傳 塗休息于仁義之淵藪，馳騁于典籍之崇。天台別傳 慧思禪師誡天台智者曰：既奉嚴訓，不得危從衛岳，叢閒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辜付囑。乃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陳都。量包淵藪 宋錢塘韋驤集上兩省門候狀 某官器等瑾瓊，量包淵藪，余赤心而內固，歷華貫以荐更。盜之淵藪 范忠宣公集朝請陳公墓誌 公攝長水令，邑有群盜，吏不加禁，公詰吏，吏曰：所盜皆他邑而來寄棲吾邑，故容之。公曰：是則吾邑爲盜之淵藪也。皆擒置于法。逋逃淵藪 蘇東坡集上皇帝書 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功利淵藪 朱子語類 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此世不冬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財用之藪 蘇東坡集乞降韓縝狀 唐太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其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飽數州。言談之藪 晉裴頠樂廣嘗與之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言頠爲言談之林藪。中官區藪 唐書吐突承璀傳 宣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藪。前漢注云：閩本蛇種，故以其字從虫。音斤凡反。文藪 唐皮日休集 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開撰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楊紆，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餘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爲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邦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爲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又疑爲若

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爲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藪亦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鄙以文而號之，是曰文藪也。疑而覺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藪之爲言也：霍山爲賦之藪，首陽爲碑之藪，隋鼎爲銘之藪，易商君傳爲讚之藪，周昌相趙爲論之藪，陵母爲頌之藪，心爲箴之藪，移成均博士爲書之藪，三羞爲詩之藪。藪之于文，不文不可盡舉，若九諷、十原、決疑、弾者之類也。約其名藪，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藏下題名也 大野之下，國之藪焉；霍山之下，文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籔 洪武正韻 蘇偶切，十六斗也。又炊箕漉米器。又詵韻 許慎說文 籔，炊箕也，从竹數聲，蘇后切。徐鍇通釋 耳圍土似盤類此，楊惲云：鼠不容穴，銜窶數也。蘇走反。揚雄方言 炊箕謂之縮，漉米箕也，或謂之箄。顧野王玉篇 籔，先后切，籍籔。並同上。丁度集韻 籔，籔或从变，亦作籍。戴侗六書故 籔，橤口色績二切。聘禮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鄭氏曰：今文籔或爲逾，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鄭氏曰：侯章船注聘禮十六斗爲度，然則籔即是。鄭氏謂今文作逾，廋本會是也，庚與廋皆假借也，當作籔。說文曰炊箕也。箕漉米籔也，於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 籔，桑口切，禮器蓍箐籔義同。楊桓六書統 籔，蘇后切，籔，隸，箕同上，餘見尤韻。書母籔與籔同，或从竹宿。隸 熊忠韻會舉要 籔，次清次音。魏柔克正字韻綱 籔，又與主切，又寠籔，四足几也。趙謙聲音文字通 籔，爽切，作籍，非。借十六斗也，俗混用籔箕。

徐鉉篆韻 [篆] 並六書統

[隸] 六書統

[篆] 並集韻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

[草]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十斗曰斛，十六斛曰籔，以竹爲之

聘禮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藪。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注：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藪，數名也。秉有五藪，二十四斛也。疏云：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藪爲八斛，總二十四斛也。

椒 洪武正韻蘇偶切。禮記麟鳳在郊椒。注：聚草也。與藪同。不得重押，如押斗藪者非。俗作椒。又陬韻。陸法言廣韻新也，茶也。又側溝切。宋重修廣韻蘇后切，又七庾切。丁度集韻此苟切。廣雅：椒，也。又楚九切。又士九切。博雅：校椒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掫、側尤二切。木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又穿母。掫余見尤韻照母字。滕博義 篆書 [seal] 六書統 倉苟切。又則構、仕垢二切。

郊椒、詳前

嗾 洪武正韻蘇偶切，使犬聲。又宥韻。顧野王玉篇蘇走、先奏二切。陸法言廣韻：嗾，上同。張參五經文字：先后反，見春秋傳。丁度集韻嗾蘇后切，又作嗾。廣千祿字書：嗾，又先奏切，皆使犬也。鄭之秀精明韻：嗾，釋行均龍龕手鑑嗾或作嗖。俗。嗾，平。蘇走反，使狗聲。下一又倉奏、蘇奏二反，義同。

嗖，蘇口反，正作嗾。韓道昭五音類聚：嗾，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也。楊桓六書統心母。見尤韻。同上。餘見尤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左傳公嗾夫獒焉。注：嗾本作𠻳。集韻亦作𠻳。趙謙聲音文字通心有切，見去聲，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心有，心新鮮嗾。

篆書 [seal] 並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eal] 並六書統 草書 [草]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藪 洪武正韻蘇偶切。爾雅：萊謂之藪。又麌韻。丁度集韻爾雅：萊謂之藪。司馬光類篇蘇后切，又蘇谷切。廣干祿字書：叟又音速，亦菜也。楊桓六書統心母。藪从艸數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遴心有切，見籔韻。此方音。作籔非。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seal] 六書統 草書 [草]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瞍 蘇偶切。顧野王玉篇先口切，瞍，名。瞍同上。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字林：聰也。或作瞍。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瞍，義同。楊桓六書統心母。瞍亦聲。趙謙聲音文字通心有切。無目也。目無眸子。从目叟，亦聲。詩：朦瞍奏公。俗音平聲。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seal]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廋 蘇偶切。孫愐唐韻：隱也。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廋，或从叟。隱也。司馬光類篇所九切。或从宀。韓道昭五音類聚所柳切。老人也。楊桓六書統心母。廋，隱有切，从广叟聲。也。余見尤韻審母。廋，非。

篆書 [seal]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駷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馬搖銜走。又思隴切。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或从叟。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又須隴反。搖銜馬也。楊桓六書統心母。騪，餘見董韻。騪同上。餘見尤韻審母。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eal] 並六書統

棷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車數中空。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曰：棷通作藪。楊桓六書統心母。从木叜聲。棷，非。

篆書 [seal]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擻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抖擻，舉也。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抖擻，舉宗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抖擻。上當口切。下蘇口反。抖擻，舉振之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思口切。抖擻起物，擧音藪。楊桓六書統心母。擻，原聲。擻，非。

篆書 [seal]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抖擻 詳前

謏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謏誅，誘辭。宋重修廣韻蘇后切。六書故：謏，息有、先了二切。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未足以動衆。鄭氏曰：謏之言小也。發慮憲求善良，思不止於小聞。韓道昭五音類聚蘇口切。又思了切。楊桓六書統心母。謏，詳見筱韻謏。謏字滕博義謏同上。又先了切。又所六切。

篆書 [seal]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陖 蘇偶切。丁度集韻：阬也。司馬光類篇蘇后切。楊桓六書統心母。从阜叜聲。陖，非。

○走 洪武正韻子口切趨走也指趨走之體而言之也又宥韻許愼說文
走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屬皆从走徐鍇曰走則足屈故
从夭子苟切爾雅中庭謂之走郭璞注此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劉
熙釋名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顔野王玉篇子后切去也奔也
僕也又音奏顔元孫干祿字書走走走上中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走祖苟
反說文從夭從止今依經典相承作走徐鍇通釋春秋左傳曰君親舉玉
趾走則足屈故從夭止會意則口反司馬光類篇又則候切疾趨也今變
隸作走張有復古編走隸作走鄭樵六書略從夭從止止足也夭象人之
仰首張足而奔之形吳棫韻補叶音子與切趨也韓子雕夭於股難以趨
走正考甫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
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戴侗六書故則苟切義不待釋走其所曰走去聲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無注孟子獸之走壙注音奏又漢書開道走軍俱音
奏此非去聲者注疾趨也乾道壬辰省試從諫轉圜賦場中有用杜牧注
孫子序猶盤中走圜圜之走盤之句押走字在此有字韻內者其出處無
明音試院中明凡經傳無音釋者並只如字合從上聲如字押周益公特
有拜云今見行禮部韻如防探字之類平反異音被視之類上去異音在元
祐間有詳許隨韻通押者有獨音者方從本音今走字出處無獨音自合
依今禮部韻隨韻通押此出益公集云王柏正始音藏苟切趨也又藏候切
趨向鄭之秀精明韻見兵而走詩音奏釋行均龍龕手鑑走俗走通走古
又走字是俗走音走走音走走走子候反疾趨曰走又祖苟反今作走韓道
昭五音類聚又子豆切走音走楊桓六書統精母走說注走隸走譌熊忠
韻會舉要商清音本作走會意隸省作走後蘇竟傳走昔以摩研編削之
才注謂馳走之人謙稱也司馬遷傳太史公牛馬走周伯琦六書正譌走
俗作走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則候切義同字溁傳義走通作逘命走走趙
謙聲音文字通奏晶苟切從止夭聲隸作走借謙稱也轉注見去聲韻會
定正精苟切駿奔也又謙稱謂馳走之人見馬遷傳字切精苟精精奏走
篆書 走 內史鼎 走 周穆公鼎並楊鉤鍾鼎集韻 走 石鼓文 走 師旦鼎 走 孝經 走 走
並寶和鐘 走 古老子 走 汗簡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走 徐鉉篆韻 隸書 走 度尚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走 淮源廟碑 走 祝睦後碑並漢隸字源

眞書 走 顔眞卿 走 蘇軾 行書 走 趙子昂 草書 走 皇象 走 懷素 走 蘇軾
走 走 並張錦漢 走 趙子昂
蜚廉善之 史記秦本紀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之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傳世善走 僊游雜錄徐傳世爲皮匠能爲一縫靴既爲道士能導引運拳冒口吃食反手抱柱身隨起而足直上太宗召見曰
臣能走乃既履於殿庭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 跳走如飛 錄異記萬虎谷元魏將楊大眼驍捷跳走如飛尚書李
沖與遷大眼往求看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使出長繩三丈許繫於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沖因驚嘆遂用爲軍主
走及奔馬 吳越春秋慶忌僚子也勇爲人所聞走及奔馬北史魏伊馥傳馥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卻行
隋書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新唐書高開道傳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煮鹽爲生少驍勇走及奔馬
文歆奉列傳歆奉爲朔方軍牙將入虜以功實封五十戶歆奉進隨類
不勝衣其走及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復羈帶之引矢在手前無擾敵陸游
南唐書李元清傳元清趫捷善走能及奔馬五代史弘肇傳弘肇字
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璠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
里走及奔馬晉陳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
貫甲走及奔馬 趙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厮役於縣走及奔馬
王進走及奔馬周太祖時王彥德節度徒以疾足善走而彔旋節太平御
覽俗說曰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
等桓卑騎以百疋布置埒頭令豹奴乘與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
諸葛常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丈許諸葛一躍坐布上遂得之 抱朴
子曰狩丁口習人青猪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少
音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歲能夜書走及馬 走及奔
鹿 太平御覽唐樹字儒宗曾國鄉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麋強力絕人 走及麞鹿
魯女生別傳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絕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麞鹿 赤脚

走 五代史補。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爲長。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闘口便言死。死則未敢。且共汝等赤脚入蒺䔧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爲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遂擢用之。

釋

車下走 韓子。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與節而走 左傳。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臣請立之。陳乞欲丁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所信也。

棄國而走 類說。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對曰。臣始爲太子。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猶秋蓬惡於根本而愛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竊寶而走 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寶玉而走。

捉髮走出 左傳僖。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掩耳而走 左傳昭公七年。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荀躒掩耳而走。

踰墻而走 史記甘茂傳。甘茂對秦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母織尚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

奏事還走 史記周昌傳。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捨船步走 太平御覽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捨舡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挽車走入白帝。

引兵退走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龐勛作亂。其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人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詧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既與魏博

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棄城而走 唐李文公集。楊烈婦傳。厥自兵興。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志。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若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引兵南走 續蒙求四夷附錄。晉開運二年。契丹南掠。出帝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去。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

黥面縱走 契丹志。太宗會同十年。遼伐晉。斷晉糧道及歸路。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

奔走無射 禮記祭統。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注。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也。王氏曰。言孔達隨難于漢陽。及即宮於宗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

三節以走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瑱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如今[illegible]使者持之節。

庶人走 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曳兵而走 孟子。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三戰三走 史記。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

閔王步走 劉向新序。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故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

韓王亡走 史記韓王信傳。信故韓襄王孼孫。漢二年立爲韓王。三年信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爲韓王。上以信材武。詔從王太原。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

上自擊破信軍信亡走匈奴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北走南走 資治通鑑季布匿朱家朱家曰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

高飛遠走 東漢書卓茂爲密令時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其故人具道所以茂因訓之曰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乎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華鎮雲溪居士集高飛遠走可人情上蔡東青舊有名誰在華堂饜鼎俎自甘平野掠柴荆忍受狐兔紛拏盡眠看豺狼恣不告莫問綠繩金旋美弓藏鳥盡汝須驚

閒厲跳走 孔平仲雜說東漢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選薦之事非所敢當乃跳而走

民有百走 東漢書劉陶上疏民有百走退死之心無一前闕生之計

大杖則走 續後漢書崔寔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賣官爵寔從兄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嘗問其子鈞曰議者何如鈞曰論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慚而止

遙擲而走 太平御覽世說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見一置懷中既詣畏其有難不敢相示因出戶遙擲而便走

苻堅遁走 太平御覽秦錄曰苻堅大敗爲流矢所中遁走甚飢民有進壺飡豚髀者堅食之大悅

苻融辨走 晉書載記前秦苻融傳時爲冀州牧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行人爲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苻融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即盜也其發姦擿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爲盜若善走則決不被行人所獲以測之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急裝欲走 常談脞錄齊王敬則反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後爲光興盛軍容衰文贖斬之

乍還乍走 隋書列傳党項羌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遇伏敗走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四月丁卯龐勛發豐縣庚戌至蕭縣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塞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

徒步出走 遼史天祚皇帝紀　保大五年春正月戊子趣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

諂佞趨走 金史章宗承安二年十二月朔勅御史臺糾察諂佞趨走有實迹者

附麗奔走 金史楊伯雄傳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使將將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他日海陵在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起居注

走生仲達 三國志蜀諸葛亮卒大衆由斜谷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十二

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

走入秦氏 太平御覽魏略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伯父南宿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答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走爲上策 通鑑紀事本末僖宗三年冬十月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餓死者太半彥師鐸憂悶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鬭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

走不以手 荀子飛不以尾拄尾則亂不徵遠走不以手絓手則走不能疾

躡者不忘走 吳越春秋句踐歸國

傳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孫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

後出同走 國語晉語：獻公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

負山而走 莊子：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與驥俱走 呂氏春秋：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不勝人。

不與馬爭走 太平御覽：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見虎不走 荀子：瞽者見虎不走，非勇

也。

可以出走 劉向說苑：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

追飛捉走 孔氏六帖：北齊河間守崔謀，博從李繪乞麋角鵠羽。答曰：鵠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足遲鈍，不能追飛捉走，以事佞人。

日月並走 文苑英華：唐獨孤及夢遠遊賦：百骸與日月並走，五臟與衣裳交戰。

將命四走 唐杜牧樊川集：天下平一，恭勃清剗，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也。

奔走道塗 韻語陽秋：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從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圖功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

多求綠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楯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于出門如轉蓬，皆爲此也。

者邊走那邊邊走 類說：蜀後主衣小帽，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以蓮花冠，施臙脂夾臉，號醉妝。作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

蒼遽西走 宋蘇老泉弟與吳殿院書：京師會遇，昧未及從容，属家有變，蒼遽西走。

教諸生學走 朱子語錄：福州張賞字柔直，蔡京賓致爲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口恙如此。京聞之，瞿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爲對。龜山自是有召命。宋詠史詩：胥福州人，爲蔡京館師，席散其子，遂日令弟子學走。京怪問之，曰：天下被汝父壞了，快學走。京再聞之，曰：急召楊時中出用。致賢師爭柔君憂國，告危張賞識時真俊傑，祇將走字教京兒。蔡京愛子

驚而脉走 見說之客。李師旦言：張南軒病時，診之無脉，南軒云：某自來如此。因言人有脉在臂之背者，某嘗遣人持刀欲見，判試驚而脉走云。

百蠻奔走 宋王珪小兒歌語：百蠻奔走踰銅鼓之鄉，萬里謳謠西出玉關之路。

照鏡狂走 宗鏡錄：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爲魑魅，無狀狂走。

聞香賊走 高僧傳：圖澄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處爲賊所劫，忽聞香，群賊無故自驚，棄之而走。

捨父逃走 翻譯北宗神秀神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泰山走 通鑑外紀：桀在位，以泰伊洛竭，泰山走。

擊之爲狗走 西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

徙跣而走 金樓子箴戒篇：漢哀帝即位，寵任董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百姓訛言

村壽相驚。被髮徒跣而走。漢氏衰矣。

民相驚走 東漢書五行志 安帝永初時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老虎逐鹿走 東南記聞 鎮江有讖云。老虎逐鹿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間。三邑舉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應此讖。時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讖。丞相當走。吾丁鎮江人也。陰屬省闈官。各照讖三邑試卷皆不取。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擁而建旗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當爲武舉狀元。與丁素有嫌。到郡未幾。逐丁有踞居之命。焦遣勇將押發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識應乃如此。

禾中走 太平廣記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氏爲妻。其父與夫同客江湖。俱爲盜所殺。投小娥於水中。遊宿而活。一夕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求智者辨之。時有李公佐聞之曰。殺我得之矣。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中字。一日夫者。非春字而何。然則殺汝夫者申春也。詳傳字

趨走 事類合壁 趨走給召呼字大

下走 西漢書 蕭望之爲前將軍。史遣詔輔元帝。會稽鄭朋待詔金馬門。奏記望之曰。將軍規模。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意。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砥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注。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使也。

牛馬走 事類蒙求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太史談。遷父也。遷自謂太史公牛馬之僕也。

飛走 翻譯名義 迦陵頻伽 此云妙聲鳥。大論云。如迦羅頻伽鳥。在殼中未出。發聲微妙。勝於餘鳥。正法念經云。山名曠野。其中多有迦陵頻伽。出妙音聲。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音聲。 迦蘭陀 此云好聲鳥。形如鵲。羣棲竹林。或言鼠名。具如下出。 拘耆羅 或拘翅羅。此云好聲鳥。聲好而形醜。又云鵶鶋。 嘶那夜 此云鷹。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音揮 注曰。鼓翅翬翬然疾。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於是竦翮下革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尻。莫能知。時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爲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又言隼者。易曰。王用射是亦隼于高墉之上。孔穎達云。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玉篇云。祝鳩也。顏師古云。隼。鷙鳥。即今之鶻。胡骨也 劉向以爲隼近黑祥

貪暴類也。 滕鼻勞陀 或叔迦婆嗜。此云鸚鵡。說文云。能言鳥也。山海經曰。黃山及數歷山有鳥焉。其狀如鴞。五各 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曲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雜寶藏經云。過去雪山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華果先奉父母。時有田主初種穀時。願與眾生而共啖食。鸚鵡於田常采其穀。田主案行。見擷千此穀穗。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鳥告主言。先有施心。故敢來采。如何今日而見網捕。田主問鳥取穀與誰。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報曰。今後常取。勿復疑難。云云 佛言。介時鸚鵡。我身是也。時田主者。舍利弗是。

究居米究羅 此是雞聲。嗚嗚吒。此云雞。易林曰。巽爲雞。鷄鳴節時。家樂無憂。西京雜記云。成帝時。交趾越裳國獻長鳴雞。以刺漏驗之。與晷度無差。饒夫曰。犬雞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敵鬥。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楞嚴云。如雞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長水釋曰。雞第二鳴。天將曉也。孤山釋云。三德涅槃名曰義天。前受想盡。似證尚遙。如雞先鳴。天色猶昧。今行陰盡。唯識陰在。明悟非久。如雞後鳴。天有精色。顏之推云。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祈迦遲婆 此云鴛鴦。匹鳥也。止則相偶。飛則相雙。爲喻品云。一者迦隣提。二者鴛鴦。遊止共俱。不相捨離。今師釋曰。以雌喻常。雄喻無常。生死有性善。故無常即常。如二鳥在下。涅槃有性惡。故常即無常。如二鳥高飛。是則在高在下。雌雄共俱。雙遊並息。其義皆然。

耆婆耆婆迦 此翻生勝。天王云生生。或翻命命。法華云命命。雜寶藏經云。雪山有鳥。名爲共命。一身二頭。識神各異。同共報命。故曰命命。佛本行經。佛言往昔雪山有二頭鳥。一頭名迦嘍茶。一頭名憂波迦嘍茶。其憂波迦嘍茶頭。一時睡眠。近彼睡頭有摩頭迦樹。風吹花落。至彼寤頭。其頭自念。雖獨食花。若入腹時。俱得色力。不令彼寤。遂默食花。其睡頭寤。覺腹飽滿。欬噦氣出。問言何處得此美食。寤頭具答。睡頭瞋恨。後時遊行。遇毒樹花。念食此花。令二頭死。時憂波迦嘍茶頭。語迦嘍茶頭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彼頭纔睡。即食毒花。其迦嘍茶寤。覺毒氣。聞何惡食。令我不安。憂波頭言。食此毒花。願俱取死。於是彼頭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美味。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瞋恚。凡是癡人莫願見。亦莫願與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也。佛言。迦嘍茶鳥。即我身是。憂波鳥者。提婆達是。

舍利 此云春鶯。黃鸝也。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翻鶖鷺。七由切 玉篇云。水鳥

也。詩云。有鶩在梁。鷺未放 爾雅注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詩云
振振鷺　于飛。　舍羅　此云百舌鳥。　摩由邏　此云孔雀。又孔雀
綷羽而翱翔。俱舍云。於一孔雀翎。一切種因相非餘智境界。唯一切智知。
證真禪云。有情無始熏達一切界趣種子在本識中。唯佛能了。且舉孔
雀一類。尚已難知。　阿梨耶　此云鴟。亦作鵄。尺之切 尒雅云。狂。茅鴟。舍
人曰。狂一名茅鴟。喜食鼠。大目也。郭璞云。今鴝 斗下 鴟也。似鷹而白。　始
未陀　此云鷲。或揭羅闍。此云鵰鷲。山海經曰。景山多鷲。說文。鷲。鳥黑色。
多子。師曠云。南山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喝。五色皆備。西域多此鳥。蒼黃
目赤。食死屍。體畢覆之。　此云蟻子。晉書殷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
謂之牛鬬。賢愚經云。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
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答
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云
云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
中蟻子耶。對曰。已見。舍利弗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起立精舍
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為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
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

尒雅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蟲
魚禽獸種類何窮。山水空陸境界無際。循環荏如枕苒。音染展轉也。逐物
狂思。一念如明。萬類俱息。宜照本性。勿起異意也。禪林類聚。飛走門云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箇是甚麼。云。佛具一切智。猪子也
不識。世尊云。也須問過。　馬鳴大士昔為毘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
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食其桑柘。自成繭絲。國中馬人取繭為衣。王
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　百丈海禪師。因侍馬祖行次。
忽見一群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
去。祖遂把師鼻扭。師負痛失聲。叫阿哪阿哪。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
這裏。師直得汗流浹背。因茲有省。　南泉願禪師。因陸旦大夫問。弟子家
中於一缾內養得一鵝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鵝。且不得打破缾。亦不得損
卻鵝。未審和尚有何方便。師召云。大夫。陸應諾。師云。出也。　紫湖縱禪師
因勝光钁地次。钁斷一條蚯蚓。問云。某甲今日钁斷一條蚯蚓。兩頭俱動。
未審性命在那頭。師提起钁頭。向蚯蚓左頭打一下。右頭打一下。中心空
處打一下。擲卻钁頭便歸。　趙州諗禪師在廚前立。見鶖子語。師云。這鶖
子喃喃地招人言語。僧問。未審他還甘也無。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　長沙岑禪師。僧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
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風火未散。又一大
德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
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
云。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
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　仰山寂禪
師一日侍溈山次。忽聞鳥鳴。溈云。伊說事。卻傳。師云。不可向別人道。溈云。
何故憑麼道。師云。為伊說太直。溈云。多少法門寂子一時推下。師云推下
事作麼生。溈山敲禪牀三下。　仰山因溈山餵雞生飯次。迴頭見師。乃云。
今日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某甲隨例得聞。溈云。聞底事作麼生。師云。鴉
作鴉鳴。鵲作鵲噪。溈云。你爭奈聲色何。師云。和尚適來道甚麼。溈云。我只
道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為甚麼喚作聲色。溈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
師云。大事因緣作麼生驗。溈山豎起拳。師云。終是指東劃西。溈云。子適來
問甚麼。師云。問和尚大事因緣。溈云。為甚麼與作指東劃西。師云。為著聲
色。故某甲所以問。溈云。並未曉了此事。師云。如何得曉了此事。溈云。寂子
聲色。老僧東西。師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云。應須與麼始得。師云。如金

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云。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缾盤釵釧
券盂盆。溈云。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貫募運禪師因
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云。我聞有一隻獵
犬甚惡。僧云。尋羚羊聲來。師云。羚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跡來。師云。
羚羊無跡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蹤來。師云。羚羊無蹤到汝尋。云與麼則死羚
羊也。師便休。至明日陞堂云。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云。昨日公
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云。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只是義
學沙門。以柱杖打出。　洞山价禪師因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
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云。只為闍黎。　投子同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
如何。師云。無這箇音響。云鳴後如何。師云。各自知時。　大隋真禪師。僧問。
金鷄未啼時如何。師云。失卻威音王。云正當啼時如何。師乃哭。又僧問。金
鴈附書為甚麼不露翼。師云。不通虛信。　睦州蹤禪師。僧問。如何是鷂子
師云。這死雀兒。云如何是鷂子之機。師云。昨日有師僧遊出去。你今日又
來這裏。云。適在甚麼處。師云。勑貶朝官。　雪峰問靈雲古人道前三三後
三三。意旨如何。雲云。水中魚。山上鳥。師云。意作麼生。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雲居膺禪師剗草次。偶剗殺蚯蚓。洞山指問。這箇聻。師云。他不死。洞云。

二祖住鄴都。又作麽生。師不對。住後僧問。和尚在洞山剗蚯剗洞山。問師
直不是無語。師云。當時有語。只是無人聽。 洛浦安禪師。僧問一毫吞盡
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怪。 洛浦僧問法
身無爲。不墮諸數。是不。師云。借取眉毛好。云如何免得斯咎。師云。泥龜任
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云。住是孫臏也遭刖。師云。無鼻孔牛。有甚樂處。 洛
僧以手托地作牛吼。師云。這畜生。僧便喝。師云。掩尾露身。終非好手。 洛
浦僧問。二王當庭。龍蛇未辨。杖鞭之必。誰人最切。師云。踏破鴻門者。僧云。
誰知今古不覺已虛。隨師云。只貪香餌。身滯網羅。僧云。饒師古鏡當軒。猶
被野狐精魅。師云。山僧今日大戰無功。僧作虎聲。師打一棒。僧隨棒便倒。
師云。棒下死漢。有甚麽限。僧拂袖便出。師云。獺狗不向林下死。 卧龍禪
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胡孫喫毛蟲。 虎溪庵主。僧問和尚何
處人事。師云。隴西人。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云和尚莫不
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延慶瑞禪師。有人問
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 玄沙偁禪師。因參
次聞鸞子聲。乃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尋後有僧請益云。某甲不
會。師云。若無人信汝。 長慶稜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草裏

漢。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師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
保福展禪師。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
雪峰弟子不得。 韶山普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切相。師云。馬飛霄漢。白山
遠色深青。云恁麽則一切相去也。師云。情知你亂會。 南院顒禪師。僧問
大用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鷓鴣舞送引入千峰。又僧問。疋馬單鎗時如何。
師云。待我上山斫棒。 玲瓏禪師。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
無。師云。闍黎也可長。對面不相識。云恁麽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
云。雖脫毛衣。猶披鱗甲。云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云。盡力道也出老僧格
不得。 瑞巖彥禪師。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云。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
媼忽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籠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諸水濱。 歸宗權禪
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云。失卻威音王。云鳴後如何。師云。三界平沈。
雲門偃禪師云。南來北往。飛禽走獸。爲甚麽卻有異。自代云。辯卻多少
人。又一日因蚊子咬。問僧。蚊子吞卻祖師也。僧云。非蚊子吞祖師。祖師亦
吞蚊子。師不肯。乃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何恠。香林云。爲渠有分。 雲門
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嘴鳥說禪麽。僧云。不聞。師拈柱杖云。禪。 鏡清怤
禪師。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麽卻遭違貶。師云。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

怙。 金峰志禪師。有僧到來。師以手指僧。復自指云。楊廣失駱駝。僧便出
去。僧云。今古亦然。僧回禮拜。師云。適來事作麽生。僧云。終不錯舉。師云。不
錯舉底事作麽生。僧以手指師。復自指。師云。曾見先師來麽。僧云。向甚麽
處見。師云。喫粥喫飯處見。僧遶禪牀一匝。師閉卻方丈門。 明招謙禪師
問僧。側飛鸚子眼落在甚處。僧展手云。還解變得麽。師云。放子三十棒。僧
云。話在和尚。師乃集衆。勘辨僧無語。師乃打。 同安察禪師云。喜鵲鳴寒
檜。心印是渠傳。時有僧云何別。師云。衆中有人在。僧云。同安門下。道絕人
荒。師云。胡人飲乳。返怪良醫。僧云。休休。師云。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羅漢琛禪師。問僧甚處來。云秦州來。師云。將得甚麽物來。云不將得物來。
師云。汝爲甚麽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卻問云。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云。
鸚鵡出在隴西。師云。也不較多。 泐潭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溪門下客。
師云。南來鸞。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 投子溫禪師。與僧遊山次。
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甚麽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搖三五下。
作蟬鳴聲。其僧有省。或作同禪師 洞山初禪師。僧問如何是籠中鳥。師
云。在籠中多少時。僧云。只爲籠中鳥。師云。卻飛去。 玄覺導師。聞鳩子鳴。
乃問僧。是甚麽聲。云鵓鳩聲。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投子青禪師云。若論此事。如鶯鳳沖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
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
以陳。乃玄路傍提。爲唱者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石門
聰禪師。僧問雲隱鳳凰時如何。師云。山深無覓處。鴉鳥每相過。 石門徹
禪師。僧問金鳳遺白雲時如何。師云。海州圓月現。赫赤滿天涯。 德山密
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獵犬狗。云掛角後如何。師云。獵犬狗。
谷山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你向甚麽處覓。云掛角後如
何。師云。走。 神鼎諲禪師。僧問疋馬單鎗時如何。師云。神鼎打退鼓。云畢
竟如何。師云。想你不是這手腳。 神鼎垂語云。第一單鎗甲馬。第二甲馬
單鎗。第三撒星排陣。第四衣錦還鄉。時有僧問。如何是單鎗甲馬。師云。不
是金牙作爭能射尉遲。云如何是甲馬單鎗。師云。金鐵馬前落。婁樊喪膽
魂。云如何是撒星排陣。師云。陣雲橫海上。未辯聖明君。云如何是衣錦還
鄉。師云。四海無消息。回奉聖明君。 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
受。師云。蛇銜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云。鷺鷥釣魚竿。云恁麽則
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云。堂前一枕夜明燈。簾外數莖清瘦竹。 雲
居舜禪師。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云。瞰基

趕鵝子。云全因此問師云。老鼠弄猢猻。天衣懷禪師示衆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孿孿拳拳。用之則敢與君王闘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九峰韶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雄喚雌鳴。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一文兩蕑。云此莫是和尚見處也無。師云不用禮拜。 西余端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怕云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云。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道吾真禪師在慈明會中一日提螺螄一籃。逹院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臥。師放籃子便行。 正堂辯禪師室中問僧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乃自頌云。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來張。年來無侍者。客到自燒香。 正堂云。小麥爲甚麼化爲蝴蝶。乃自頌云。春水滿幽澗。江風吹斷云。年年那時節。憶着別離人。

施食飛走

稽古畧。元和八年。法師智譽悟解絶倫。然寡徒侶。偶有耆宿聞譽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煩佛意。今寡徒衆。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辦食施飛走。却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譽如其教。煩米散郊外。感鳥大集。將飯。譽祝曰。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譽住鄴城

開講坐下有衆千餘人。皆年少比丘。

百獸皆走

春秋後語。楚昭王曰。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何如。江乙對曰。虎得狐。狐曰無啖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己。反以爲畏狐也。北方非畏昭奚恤。實畏王之甲兵。

異雞反走

莊子達生篇 紀渻子爲宣王養鬬雞。十日問。可鬬乎。曰未也。猶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幾矣。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蹠實而走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 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注[illegible]實[illegible]也。

獸不及走

文選枚叔七發 鳥不及飛。魚不及廻。獸不及走。

飛上走下

席上腐談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棲木。食木。鷹鶴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斂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黿鼉鵜鳧之類是也。

天飛陸走

宋曾鞏論 夫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且其形類多矣。

山麋駭走

唐陸龜蒙笠澤叢書甫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或寒暑得中。體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賫一册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麋駭走之不若也。

山象奔走

高僧傳宋曇無竭賫觀音受記經梵文至舍衛國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獅子從林中出。象俱各驚惶奔走。

能走者奪翼

顏氏家訓能走者奪其翼。

蛟蛇走

宋蘇東坡集石鼓歌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

蛟蟠虵走

王惲秋澗集未央瓦硯賦 挨我天硯。形圓色黝。文章鬱律。蛟蟠虵走。

東走千里

抱朴子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千里。已盡爲水。身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水。

無足而走

錢神論 錢無足而走。

唛

子口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走。

逩

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

[illegible]

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

跾

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丑切。

迲

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行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一送

宋 文帝四

元嘉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如廣寧，臨溫泉。復，扶又翻。二月丁卯，魏陽平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還宮。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將，即亮翻。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監，工銜翻。義欣，道憐之子也。道憐，武帝之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使，疏吏翻。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胡寅曰：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傅大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求彼己之事，自度臨我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速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算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燕之言可復，獨此戰哉？他日遂至虜馬飲江，而河南之地遂爲我有，則南北之形判然。其隱然爲文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之，庶乎其有功也。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冲爲司州刺史。江左僑置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朝陽縣境爲實土，屬雍州。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眾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將，即亮翻。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於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處，昌呂翻。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唐置鹽州，以此得名。敕勒皆驚駭，曰：圈我於河西，欲殺我也。圈，其卷翻，又其權翻。謀西奔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水經注：河水自朔方東過五原縣南。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枕，之任翻。魏南邊諸將，將，即亮翻。下同。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先，悉薦翻。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鄉，讀曰嚮。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當然，猶言當如此也。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天地之性，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沮洳。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易，以豉翻。守，式又翻。下戍守同。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眾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事見上卷四年。北破蠕蠕，事見上年。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群，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鈔，楚交翻。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爲，于偽翻。復，扶又翻。下乃復後叛同。所部兵少，少，詩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欲就漳水造船，分布河津，以備宋也。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誘，音酉。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艦，戶黯翻。騎，奇寄翻。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輸芮翻。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又翻。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爲金庫，午爲火旺，以火害金，故害氣在揚州。歲在庚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尅金，故爲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去年十一月朔，日食於星紀之次，宿值斗牛。熒惑，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爲死喪，爲亂。翼軫，楚之分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象也。宿，音秀。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見，賢遍翻。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魏道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相，息亮翻。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乙伏什寅母弟前將

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恭王暮末皆殺之。暮末治利以道泉叛親離不亡得赤夏四月甲子魏王如雲中　勃勃萬餘落復叛

走。復伏入翻。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為征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難當現翻。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吐谷渾王慕璝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璝古回翻，將即亮翻。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滲所禁翻。說文曰：水下漉為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平郡。杜佑曰：鄆州古須句國，漢為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乃泝河西上。上時掌翻。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碻磝。少詩沼翻。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臚陵如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為中山國，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為魏之鄴邑。晉時趙王石虎自襄國徙都之。魏道武滅後燕至鄴，欲立州於鄴，下封有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晉初杜預有平吳之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復扶又翻。胡寅管見：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急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各主國可否忠言者。使之知彼己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如難而不進，非忠臣也。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范叔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冠古玩翻，頡胡結翻。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治坂，與頡戰。將即亮翻。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

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屬之欲翻。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

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閽寺傳問而已。省悉景翻。鄭康成曰：閽人司晨昏以啟閉者；寺之言侍也。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見賢遍翻。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被皮義翻。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射而亦翻。鄭康成曰：女御，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弘字文通跋之少弟。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背蒲妹翻。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介大也。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陛階級也。謂進階也。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帥讀曰率，使疏吏翻。胡寅管見：太子承家祀社稷之重，戚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雞鳴而朝，日中又至，日莫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修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器之所覬也。危病者，衆之所伺也。當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寢疾，召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循違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為宋氏一言所動。命父而出，大缺一矣。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雖出戰，亦何及矣。春秋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況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離而已不能備。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己弒之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翼之被弒，自取之也。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鄜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敷城郡，隋改曰鄜城，讀與敷同。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隗五罪翻。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將即亮翻。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使疏吏翻。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恒戶登翻。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治直之翻。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在河之中流。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恒山以東，即河北之地也。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和戶卧翻。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鷄不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上時掌翻。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

列兵徑二十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佛狸情見，佛，扶弗翻。目也。弱也。見，賢遍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易，以豉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卷，讀曰捲。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坂，音反。斤，建之子也。王建佐魏主取中原。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散者甚衆。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為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先戍石頭，而南徐州鎮京口，至晉刺史而猶戍石頭也。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東平郡時治須昌。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治，直之翻。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虡，音巨。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將，即亮翻。紿，蕩亥翻。騎，奇寄翻。大功既立，取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俟，北史陸俟當作陸侯。驤，思將翻。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降，戶江翻。考異曰：宋書云：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按後魏書模傳為武城男。宋書誤也。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闐，徒賢翻。又徒見翻。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帥，讀曰率。考異曰：後魏書乞伏國仁傳云：為赫連定所逼，遣烏訥等求迎。宋氐胡傳云：茂虔聞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邽。今從十六國春秋。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南安界。暮末至上邽也。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恒，戶登翻。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自苑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仁據隴西，南安其地也。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趣，七喻翻。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誘，音酉。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

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鶉觚縣，前漢屬北地，後漢晉屬安定。有鶉觚原。唐天寶元年改曰靈臺。鶉，殊倫翻。觚，音孤。為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魏兵就圍之。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帥，讀曰率。下同。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之後，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濟，子禮翻。下入濟同。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喪，息浪翻。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受當作授。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遂將也。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鎮河濟之會，所謂之垣苗城。祖、子、孫三世，皆著功名於邊塞。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即馬耳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註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入濟，或謂清即濟也，為貫濟東北合于汶，今梁山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即此水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趨，七喻翻。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將，即亮翻。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郡治歷城。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illegible]城為武進，諸鎮皆其地也。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承之，齊道成之父也。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斷，丁管翻。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中，竹仲翻。創，初良翻。騎，奇寄翻。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即東平

郡之范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音大人士會之邑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
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 掘其月翻 塹七豔翻 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
七年 雍於用翻 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 夏隴西守將降魏 將即亮翻 降戶
江翻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
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
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魏以叔孫
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魏未得青州也使建督諸軍經畧之耳 魏尚
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 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庫傉官氏後改為
庫氏 帥讀曰率下同 騎奇寄翻下同 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
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
太守焦遺為主 魏收地形志廣寧郡治隴西郡縣寫當作新縣後漢所
置唐為渭州隴西縣也 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 五代志平
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 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
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暮
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 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
鎮國將軍 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晉武帝分天水置畧陽郡 降
戶江翻下同 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 壽陽土荒民散城
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
藩 芍陂久廢義欣脩治陂 治直之翻 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
災 引淠水入芍陂也 復扶又翻 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孫
出降魏 魏克平涼關中僕里代田得其城 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
賜代田命行觴 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
陘侯 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 班列侯下 拓跋
貴立代田自關中侯進爵井陘侯則有邑矣而亦非有實土也 陘音刑
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 下人為幢 幢有帥 索然之法也魏
將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 將即亮翻下
同 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巳東公延普鎮安
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 士中 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
從 宰士掌膳飲以斤敗軍大才辱之也 將魏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也
從才用翻 王斤驕矜不灋信用左右調役百姓 調徒弔翻 民不堪命南奔
漢川者數千家魏主索治得實斬斤以徇 治直之翻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
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 下遐嫁翻 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

坦說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 南高平郡僑郡也屬南兗州北高平
郡古郡也屬兗州治湖陸 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
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為于偽翻 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 月
南北分治各以其封畧之外為荒外 降戶江翻 坐徂臥翻 上問尚書庫部
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 魏晉尚書二十三郎庫
部其一也掌戎器鹵簿儀仗 琛丑林翻 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 琛和
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 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
書義康意猶怏怏 怏於兩翻 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
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
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 治直之翻 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
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曇徒含翻 史炤釋文 燥 札到切 乾也
敕勒 敕勒之先本匈奴苗裔即鐵勒國也其督批將也 圍 渠篆切 附開山
水 湳 音諾切 兩水名也 癘 力制切 疾疫也 漳水 漳諸良切 出晉趙郡鄴
縣 即後魏相州 漯 吐合切 水名也 艘 蘇刀切 船之總名 水潦
沭 漾 沂 河 蘇故切 逆流而上曰泝 情若從 果切 落也 山 狡 古巧切 狡獪也
并 丸 畢吹切 暴 兮並也 屬 俗妄也 閹 章呼昆切 守門人也 鄴城 葉無切

本系文公季貴地上於畤 畤作時 以祠白帝之處 隗 歸 五罪切 唱 和 上
尺亮切 導也 下 應也 仆 芳遇切 僵也 傾也 沿河 沿余專切 緣水而下也 鍾
虡 爾雅曰木謂之虡 所以掛鐘磬也 說文曰 虡飾為猛獸 紿之 欺也 狃
也 沮敗 林汝切 止壞也 遒 筆力切 逼迫也 惜 苦其切 馬訥閭 馬姓也
訥閭 其名 訥 內骨切 嬰城 伊盈切 繞城以自固也 鶉觚 縣名 屬安定 本
從秦姚泓之地 姚泓既滅 其地屬入赫連勃勃 穰 人羊切 豐也 重創 手
傷也 搖 搖也 符契 音計切 符合 契約也 芍陂 芍 音酌 人音鵲 在安豐郡
屬 北史 後魏 合是相孫叔敖所造以灌田也 淠 匹備切 水名 出弋陽 灊
功代切 井陘 常山邑 井陘山在南 系 後魏 幢將 宅江切 軍幢之將帥也
幢幢傳云 千人為軍 軍置將 百人為幢 幢置帥 徇 徐閏切 行示也 府藏
才浪切 物所蓄也 詭 過委切 詐也 怏怏 於兩切 意不滿也 隨 完壁 源委
漬 音公四反 竺 音竹 姓也 沖 音蟲 禾 解 音下解反 區處 音昌呂反 相撓
去聲 撻 音則臥反 癘 音厲 疫癘 城守 音狩 漳 音章 泓 姚興子也 為劉裕
所虜 屢見 音紉甸反 定相 去聲 鄴 音魏 日鄴 後魏改曰相州 王如 如征也
毗 音琵 碻磝 音敲熬 戍名 今濟州是也 臘 音問 請 音底 邁 音其拜反 頡
音胡結反 稗 音稗 劍也 嶓坂 上音野 下音反 麼 音抽 閹寺 閹寺皆奄人

也。射音食亦反。大行崩背，大行不反之辭，背音佩。弈也。介弟，介大也。逆
據大位。景二年二月云，燕有女子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此其驗也。吧，
音巳。擊也。隱音烏侮反。席卷，上聲，言無餘也。郢音土。高車，亦狄種。緩音
忌。陳音陣。堙音亨，杜也。濟音子禮反，水名。武進，縣名。景居地理志，常州
上云武進，晉分曲阿縣置武進，梁改爲蘭陵。水之，齊太祖蕭道成之父
賜，復音方目反。不徭賦也。焦遺，燕王父懿謚之太師也。頹音杜回反。苟
改，廬江郡莫斤。五年三月末爲夏主所獲，以從，音方用反，調音徒弔反。
計發也。快快，音於亮反，情不足也。雩音汲。神州，揚州，國之根本，故以神
州叶之。詎音巨，豈也。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至滑臺，
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魏收官
氏志，獻帝分叔父之裔爲乙旃氏。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
宏奮擊，大破之。帥讀曰率。驍，堅堯翻。將，子亮翻。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
刺史悉煩庫結。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治碻磝城。濟，子禮翻。夏主
擊秦將姚獻，敗之。將，即亮翻。敗，補邁翻。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
萬攻南安。去年秦下保南安城。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

後半頁缺

前半頁缺

女贊，祭，子瑜翻。思話坐徵繫尚方。　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　庚戌
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修之守節，妻以宗女。爲修之自北還張本。妻，
千細翻。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先，
悉薦翻。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
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怖，普布翻。崔浩計見上卷元年。常
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歸終，謂事勢究極處。乃不能及司馬楚
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
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魏雖置滎陽太守，實以
虎牢爲重鎮，按魏書官氏志，高宗太安三年，始以諸部護軍各爲太守，豈
是時但以滎陽太守命王慧龍，至太安三年，遂悉改之也。守，式又翻。慧龍
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
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間，古莧翻。楚之時屯潁
川。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畏，於胃翻。中，
竹仲翻。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胡寅曰：晉見杜驥守金墉日，帝使
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鍾，驥以書爲來使，挽使同守。聳夫從之，
既而見賊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

夫主所遣夫人情泄敗。不可復蓋。上大怒。誅賢夫於壽陽。賢人勇健。諸偏裨莫及也。又帝信騏一言。而欲專擇於千里之外。不復詳諸其情實。而魏主欲察反覆。益其才用。以此敗。固不能規取河南。一切魏師而取勝矣。使人君如人子任。然知前周。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復，扶又翻。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降，戶江翻。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屏，必郢翻。探，吐南翻。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為，于偽翻。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又曰慧龍守滎陽於宋之。夏五月庚寅。魏主如雲中。　六月乙丑。大赦。　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秦民所得乞伏氏之民也。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璝，古回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汲利延拾虎。今從宋書。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赫連氏歷三主二十六年而滅。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歸於魏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沮渠興國被創而死。沮，子余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樹洛干平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邏，郎佐翻。可汗，音寒。　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長，知兩翻。義恭以長史行府州事。事皆決於行事。義恭欲專之。而湛不可。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詰，去吉翻。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華子伽翻。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為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贓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永嘉五年。邵刺雍州。雍，於用翻。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武帝討桓玄。邵白父戰衣。默忠於帝。人不附劉毅。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　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

王。璝，古回翻。　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為中書令。丹楊尹如故。　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始此。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韻為馬鄣泥曰韉。鄣泥，另注大遂排泥淳也。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伏跋文翻。王武于况翻。敦徒門翻。冊曰。蓋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崏。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經典釋文。司馬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庸。魏興上庸之地。崏。崏山也。崐嶺謂崐崙。河曲。朔方之河曲也。崏與岷同。被，皮義翻。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冑。冠冕周邦。周書作州。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孚九二爻辭。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玄。諶之曾孫。晉永嘉之後。盧諶長幹於石氏之間。冉閔之敗。遂死於夫。諶，氏壬翻。靈。順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盧玄字子真。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應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樂，音洛。三思，息暫翻。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什翼犍諡昭成帝。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備，陪償也。今人多云陪償。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道武帝廟號太祖。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易，以豉翻。季年被疾。刑罰濫酷。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被，皮義翻。太宗承之。吏文亦深。明元帝廟號太宗。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羖，果五翻。說文。夏羊牡曰羖。一說羖羠羊也。沈，持林翻。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謂官以石秋為差。魏晉始定二秋之次。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為令有獄訟者撾鼓。周禮左嘉石以

千罷反。皆所以達幽枉也。登聞鼓，今尚有之，待詣闕撾鼓，登聞上聞也。

魏主如漢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高車酋長謂之莫弗。考異曰：後魏書、北史本紀皆作敕勒，蠕蠕傳皆作高車。按高車即敕勒，一名也。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從，才用翻。十二月丁丑，還宮。是歲，涼王改元義和。

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卻之。九德郡，古越裳氏國，隋唐為驩州。

史炤釋文乙旃眷。乙旃，代北複姓；眷，其名。跋跋猶撥撥，蹙子六切，迫也。興櫬。櫬，棺也。賜復。除其租賦也。恟懼。許容切，擾恐也。春秋左傳曹人兇懼。潰踊，對切，散也。乘輿。上，食證切。蒸，之丞切，駕也。下羊茹切，車輿也。下邳。符悲切，漢武帝置臨淮郡，永平中更為國，至宋因之。驚怖。怖，惶懼也。反間。間，居莧切，下間已同。害中。害，傷害也。探其。湯耕切，亦作探。遑者，更也。湛，直深切，人直賊切。贓，則郎切，納賄曰贓。僨，他代切，寬也。騃子，米切。鄞，沈，諸良切，通作障，又音之亮切，遮擁泥淖也。膺膺，武巾切，本作岷。江水所出，秦隴西之臨洮縣，後魏置岷州，因山以為名。崌崏，洋切，崑崙山崦也。瑩曜，上居影切，下平表切，一作遐。漢書古字耦瑩入隸瑟。顏師古曰：瑩者明也。庸也。遐者，上人也。邢顒，魚容切，姓也。本周之胤，邢侯為衛所滅，其後因以氏為賢。傑，巨列切。智過十人曰傑。詛，有其據切。字林：不知詞也。三思：季之也。論語：三思而後行。巫蠱。公戶切。巫師為蠱，故曰巫蠱。春秋左傳注曰：蠱，惑也。趙充壁源妾沮渠興國，家遺世子，六年五月宋為秦所擒。楨音番駭反。荷，上聲。龍蜜，增思龍威靈也。殄，音徒典反，滅也。熏，音勳。絜，音結。方難，音乃旦反。潰，逃散也。唱壽量沙，或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揣其虛。孫臏之減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下邳，下音丁餘反。尚方，署名。頭，音，胡計反。委去聲。屏，音餅。播，千叛反。叩，音口。弃，音輸，斷也。主，如加切也。攢，音公回反。汗，音寒。依違，不決也。詰讓，詰音去吉反，問也；讓，責也。攆，敕，轉音敗。皇將髮，莊子曰：窮髮之北。疏云：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沍，草木不生，故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膺峨，兩書狀皆曰，反膺蜀注：去膺在江漢之南，山名。吾與爾靡之。靡，音靡，為北反，周易中孚卦九二之辭也。王注云：靡，散也。孔疏云：我有好爵，吾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差次，差音叉。魏昭成帝，北魏之祖什翼犍也。訊，音信，問也。遠，音代反。太穆，諱珪，即道武帝也。三公郎，官名。太宗，諱嗣，珪之子，即明元帝也。冀平賢沈，去

蓁，蓁音以證反。傢奚。涼王沮渠蒙遜也。

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尊保母為母，非禮也。明賞罰。魯龍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為太后，人加皇稱，又以居保非濫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夫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曹是以為禮者，蓋治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夫，乃無一言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立貴人赫連氏為皇后，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傅，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尋陽。道濟自歷城還師至建康，復使之還鎮尋陽。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下，戶嫁翻。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厭，於鹽翻。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枹，音膚。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復，扶又翻。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使，疏吏翻。下同。疏與跌同。數，所角翻。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代尹為萬年尹，以代令為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帝嚳都亳，子契受封於商，自契至湯八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謂之亳殷，故兼稱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思，相吏翻。少，詩沼翻。褊，方緬翻。好，呼到翻。折，之舌翻。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治，直之翻。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王弘卒，義康始領揚州。詔分青州置冀州。宋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僑置於河濟間，治歷城。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敘入貢，且來告擒赫連定之捷也。璝，古回翻。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屯漠南以備柔然。辛卯，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

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斷禾真之欺沒於夏者又加北秦州刺史楊
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宕昌隨屬為宕州
之也。宴從張翻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
囚之。 壬寅，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
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
翻。竟陵王義宣為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
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
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臨川王道規諡烈武王。故特用之。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水經：濡水自塞外東逕遼西令支、肥如、海陽
等縣而入于海。濡，乃官翻。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
萬餘人，魏收曰：道武帝皇始二年，置密雲郡，置密雲縣，治提攜城，本漢厗奚
縣地。五康曰：厗音題。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
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
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為領軍將軍。 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
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費，扶沸翻。傷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鑄而
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斂，力贍翻。賈，音古。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

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
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沈約曰：巴興令徐志
不註置立縱子氏所立。屬遂寧郡。宋白曰：晉永和十一年置巴興縣，西魏
改曰長江縣，屬遂州。逐陰平太守。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宋武帝
永初開人分為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隋併南陰平入雉縣。宋白曰：
文州，古陰平也，戰國以羌所據。漢為陰平道，魏晉為陰平郡陰平縣，永嘉
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故老並屬楊氏據
此郡不復領矣。正朔改南文、諸志、志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
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有，亦無梁州立南北二陰平。今劍州陰平縣
立州之北陰平郡也。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為
參軍督護，程煩曰：帛，姓也。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
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沈約曰：蜀分縣
竹立陽泉縣，屬廣漢郡，隋併入雒竹。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
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將，即
亮翻。涪，音浮。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沈約
曰：遂寧郡，永初郡國志有之，疑晉末分廣漢所立。唐為遂州。守，手又翻。下

太守同。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
石城郡。魏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於白狼以石城為縣，屬焉。降，戶江翻。魏主
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李績見一百卷晉穆帝升平
四年。塹，七豔翻。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公丘之
下當有脫字。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帥讀曰率。辛
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
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
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五代志曰：後魏置營
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昌黎、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
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國自慕容以來分置
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併，為郡為縣，皆不可考。如玄菟郡，亦當置於遼
西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
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
更圖也。」釁，許覲翻。降，戶江翻。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陳與
陣同。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
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少，詩沼翻。將，即亮翻。冠，古玩

翻。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王遣脩之南歸求
救。脩之泛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
嬰城自守。賊衆已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
詣陽泉寺，以羽為儀狀曰羽儀。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
枹音膚。「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斷，丁管翻。道養惶怖許
諾。怖，普布翻。廣乃推道養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
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趙廣、帛氏奴、梁顯及
其黨張尋、嚴遐皆為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
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
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任，音壬。冬十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壬子，
以少府中山甄法崇為益州刺史，代劉道濟也。甄，之人翻。 初，燕王嫡妃
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長樂，音洛。最長，知兩翻。及即位，立慕容氏
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燕以幽州刺史鎮肥如，遼西之地
也。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
復受慕容后之譖，復，扶又翻。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
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給事郎，北史作給事中。說，輸芮

詔降。尸江翻，下同。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將，即亮翻。下同。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申，重也。重，直龍翻。守，式又翻。任其進退，毋得逼遣。初，帝以少子紹為廬陵孝獻王嗣義真誤曰孝獻少詩照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為廬陵王，朗為南豐縣王。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復，扶又翻，下求復、其復、順復同。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才諭翻。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江陽，晉併入臨州陵山縣。參軍梁儁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邀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為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李雄分蜀郡為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沿江原縣，唐為蜀州晉原縣。宋白曰：晉原縣本漢江原縣地。李雄立江原郡，晉改為多融縣，又改晉原。以縣界晉原山為名。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眾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先，悉薦翻。說，輸芮翻。糶，徒弔翻。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賊所敗，敗，補邁翻。單馬獨還。賊眾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縋，馳偽翻。上，時掌翻。道濟為設食，為，于偽翻，下為同。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眾，眾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儁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梁儁之，蓋即梁爲之誤子誤也。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晉陵公主，晉孝武之女。混死，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八年。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從，才用翻。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為，于偽翻。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混仕晉為尚書左僕射。親舊見者為之流涕。是歲，東鄉君薨。為，于偽翻。薨，呼肱翻。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好，呼到翻。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分，扶問翻。責，如字，又讀曰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

責。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胡寅曾見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患者也。使東鄉君宴無以葬，如是焉可也。彼田祿如有而反賞之，無乃矯當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為可也。禿髮保周自涼奔魏，保周奔涼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魏封保周為張掖公。魏李順復奉使至涼，復，扶又翻。使，疏吏翻。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比，必寐翻，及也。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師古曰：謂伸兩腳而坐，其形如箕。隱，於靳翻。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雅，素也。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齊桓公合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晉安帝隆安五年，蒙遜殺段業有其國，至是三十一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粗，坐五翻。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復，扶又翻。言其死在朝夕。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犍，居言翻。敦，徒門翻。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奉使，沮渠蒙遜為涼州牧，即有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牧犍事。而文順再拜，蒙遜還拜都督四州、長安鎮都大將，徵為四部尚書。如帝傳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今據順去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言蒙遜死，驗矣，牧犍立，又驗。魏主曰：卿方有事東方，謂方圖燕也。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北史曰曇無讖，月

土谷伏兄弟爲合呼人多音蜀音許使合綱謀美牙綱治直之綱。涼王
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征之。
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爲魏滅涼
張本

史炤釋文無厭。春秋左傳貪婪無厭。洩，先列切。漏也。密雲，本漢厗奚縣
地，元魏立密雲郡及密雲縣。犒師，苦報切。犒軍也。浩城，津漳己下治
浚同音。僑舊，渠嬌切。寄也。寄寓之。驍騎，吐弔切。馬行疾也。帶方，郡名。並從
漢末公孫度所置。入南北朝，後魏還屬，古朝鮮之地。東後魏立菟。其
畫之也。句踐也。附庸，餘封切。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也。
貿遷，莫候切。甄濬，崇也。廣雅，甄，陶也。河濱，胡國以爲氏。糴倉，他弔切。市
穀也。種儲，陳如切。積以夜縋，春秋左傳夜縋而出。傍之，蒲浪切。壁關，上
音根，胡耕切。下去聲。閉也。樗濟，丑居切。樗，木也。截青，倒青，切道財也。
勝解，上伊消切。身十也。下音種，股也。冀崇，居之切。隱凡，爲凡也。瑰瓌，
上胡見切。陽氣也。下臣隕切。陰神也。賜胙，非誤切。祭福肉也。蜀賓爲城
國。趙充壁源，妻保太后，光音胡廣反。槌，音廣。蹤蹕，音朔下數代周。思致
思士餐，禱音平，緬反。漢書其淨上曰，漢宕昌，宕音徒浪反。上郡，音去。縣

呂漢屬隴西郡。烈武王，武帝次弟臨川王道規也。濡音奴官反。今遼西
費音肥也。餘去聲。治音野。賓音古。偷苟居。吏千餐，求脩之。八年二月
爲魏所虜。道人，僧也。怖，普故反。甄音真，姓也。風俗傳云，舜陶甄河濱，
其後爲氏。肥如縣名，屬遼西郡。無目言無目數。焉音役。板以板投官也。
縋音馳僞反。索縋也。姮音恒。米柔垂繞。蕃音蕃。廣招也。混尚，尚配也。田疇
後漢安帝元初注云，田並畔曰疇。嚴音銳之。公士餐。光發保周，南涼王
傉檀之子也。嗟音必立反。崇音斐斯反。太常，官名。偃騫騎，故也。萊喬，音
先遠也。敦煌音豚，皇嗣賓業前漢西域志，治渭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
百里。沙門曇無讖，沙門，僧也。曇音壇，讖音楚譖反。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以馮崇故國也。　己
未，大赦。　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都大將，又在鎮大將之上。雍，於用翻。將，即亮
翻。下同。魏主以範年少，少，詩照翻。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
鴈門張黎爲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崔宏，崔浩之父也。範謙恭寬惠，
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易，以豉翻。輕傜薄賦，關中遂安。　二
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

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自征虜以下，雜號將軍，中將假授。騎，奇寄翻。　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
崖，屠，直於翻。涇州刺史狄子玉，魏置涇州於安定郡，治臨涇城。與
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即胡空堡之地。
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爲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俟爲
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懷荒鎮，魏所置六鎮之一也。歲，高
翻。將，即亮翻。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孫。復，扶
又翻。下無復、將復同。魏主徵俟還，以孫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
孫必敗，高車必叛。期，讀曰朞。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
果殺郎孫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
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分，扶問翻。而
諸莫弗惡臣所爲，惡，烏路翻。訟臣無恩，稱孫之美。臣以罪去，孫獲還鎮，悅
其稱譽，譽，音余。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易，以豉翻。
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孫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眾心怨懟，必生
禍亂矣。魏收謂代都而爲相，取事亦如此。懟，直類翻。帝笑曰：卿身雖短，
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　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

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爲，于僞翻。魏帝依違答之。　劉道濟卒，梁僞之
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爲道濟教命，以答箋疏。殯其母妾亦不知
也。程道養於數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將，即亮翻。下同。道
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
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　三月丁卜人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
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降，戶江翻。會，工外翻。魏人以爲青徐二州刺史、東海
公。　壬子，魏主還宮。　趙廣等自廣漢至郪，郪縣，自漢以來屬廣漢郡。師古
曰：郪，音妻。道養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郪，克之。進擊廣等於廣
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涪，音浮。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　帝聞梁南
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治，直之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
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考異曰：思話傳云，坐徙宣城中，乃用思話代
法護。又以爲帥傳云，雖當在十一月。法護，法崇之兄也。　涼王蒙遜
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
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菩，薄乎翻。提，居乎翻。考異曰：宋書十六國
春秋作茂虔。後魏書北傳作牧犍，今從之。　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
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

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史略文翻。好，呼到翻。和雅有度量，故
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先，悉薦翻。會牧犍立，稱
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李延壽曰：魏上
增置左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
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乘，繩證翻。進號安西
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李順以吉甫見寵，時而亦以為
涼隱史誅，而目之不毋乜如乜。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
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騎，奇寄翻。以宋繇為
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謂晉安西將軍、安
平西將軍已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敬劉昞為國師，昞，兵永翻。親拜之，
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武周山之北也。林
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使，疏吏翻。詔答以道遠不許。裴方明
進軍向涪城，破張尋，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六月，
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拔別將五千騎圍凡城。
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樓氏，後為樓氏。將，即亮翻，下同。騎，奇寄翻。以
凡城降戶江翻，下同。收其三千餘家而還。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

築小城於長安城內。雍，於用翻。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說，輸芮
翻。魏主不聽。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費，扶沸翻。程
道養、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郪山，廣漢郪縣之山也。師古曰：郪音妻，又音
千私翻。餘黨各擁眾藏竄山谷，時出為寇不絕。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
崔頤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
秦王。臚，陵如翻。頤，于之翻。賾遣之子也。崔逞自燕歸魏，以偏傲為魏主所殺。楊
難當以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
白馬戍在沔水北，即陽平關。晉桓溫平蜀，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於上庸
之西。敗甄法護參軍魯安期等。聘，補鄧翻。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晉
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立晉壽郡，皆葭萌之地也。葭
音家。冬十一月丁未，甄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後魏方立洋川郡於漢中
之西鄉縣，此蓋因其地有洋水，故謂之洋川。洋音祥，又如字。難當遂有漢
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甲寅，魏主還宮。十二月己
巳，魏大赦。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前秘書
監謝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王于靈運先官，故曰前。好，呼到翻。窮幽極險，從
者數百人，從，才用翻。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與靈

運有隙，會，工外翻。顗，魚豈翻。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
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糾，居黝翻。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使，疏吏翻。望生蓋為江州從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
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靈運自以世為晉臣，故賦是詩。子房
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魯連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七年。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眾
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
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
不果。水經：溫水出牂牁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灕水出陽海山
南，過蒼梧荔浦縣，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封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屯乜
山，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詔
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
雍為刺史。雍，於容翻。
史炤釋文：休屠，上許糾切，下直閭切。武威已為北涼。涇州，堅靈切。本漢
安定郡。涇水出幵頭山。今魏大武置涇州。說文曰：涇，水也。廐，居古切。烏
金也。昞，兵永切。音作高。郪山，益州山名。葭萌，下古行切，縣名。三國蜀改
為漢壽，晉泰始中又改為晉壽，屬梓潼。洋川，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

漢中西鄉縣，又東北流入漢。漢戚夫人生於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
洋，以永誕生之休祥也。胡三省釋文辨誤：十年，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
金崖。史炤釋文曰：休屠，武威也。為北涼費本同。余謂金崖者，本匈奴休
屠種，居於平涼，魏以為征西將軍。通鑑文意甚明，若因地志武威郡有
休屠縣，引以為註，則通鑑本文休屠之上有平涼二字，便說不行。史炤
蓋失矣。楊難當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海陵本釋文曰：葭萌縣名，屬
梓潼。余按葭萌縣漢屬梓潼郡，劉蜀改為漢壽縣，晉改為晉壽縣。孝武
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治古葭萌之
地。趙克壁源安承制承天子制度之言也。金崖光。金日磾之後，蠶驪，歲
音七康反，解見下世祖大明二年。郪縣名。徙中八年二月思話奔青州
並徵繫而方此曰乃自徙大已。安平一號，安西將軍，平西將軍也。宋
通典云：後漢晉魏有四安將軍，四平將軍，安東、安南、安西、安北，平東、平
南、平西、平北將軍也。涪音浮，縣名。牧音初。費謙。劉道濟用謙言聚斂以
致亂。臚音閭。自着音如故也。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使，疏吏翻。魏主不許。楊難當
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雍，於用翻。蕭思話至襄

陽，遣横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思話將以横野將軍鎮梁州，以承之爲司
馬。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硤頭。水經注：漢水逕黄金南，東流歷敖頭。
魏興安康縣治。硤敖同音。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温守梁州，又
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黄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黄
金山，注見七十四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水經注：鐵城戍與黄金戍相對，
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　二月，趙温、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
坦營，坦擊破之。温等退保西水。水經注：西水作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
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驤，思將翻。將，即亮翻。拔黄金戍而據之。温
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温等，屢
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沈約曰：魏興城，梁州刺史
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余考前史，漢中郡無苞中縣，意即褒中
縣。蓋因語近而字變訛也。褒中縣在南鄭西南，故謂之南城。擒其守將趙
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
連可汗，妻，七細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州王提往
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傀，公回翻。魏主
以其妹爲左昭儀。提，離之子也。　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西。復，
扶又翻。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
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重，直
龍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衣，於既翻。周禮考工記：犀甲壽百年。以十尺爲
之。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斷，丁管翻。矟，色角翻。長，
直亮翻。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
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水經注：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
山，東南流至葭萌縣北，謂之葭萌水。水有津關，即所謂白水關也。初，柏
希既敗，希敗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
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治，直之翻。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
刺史，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索，昔各翻。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
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自此梁州治南鄭。　甲戌，赫連昌叛
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此河西，直爲河西也。候將，斥候將也。將，即
亮翻。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己卯，魏主還宮。　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
表稱藩，請罪于魏。顒，魚容翻。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
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朝，直遥翻。使，疏吏翻。下同。什門在
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　考異

曰：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
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
太延二年馮氏亡矣。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治，直之翻。賜
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陰密
縣，漢晉屬安定郡。魏收志：屬平涼郡。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
屠，直於翻。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
西。壬戌，獲當川，斬之。　甄遷獲坐妾鎮，賜死於獄。甄，之人翻。楊難當遣使
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
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犍，居言翻。
六月甲辰，魏主還宮。　燕王不遣太子質魏，質，音致。散騎常侍劉滋諫曰：
騎，奇寄翻。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劉
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孫皓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太康元
年。重，直龍翻。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
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
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
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
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劉昫曰：汾州西河縣，漢美稷縣。
隋爲隰城縣，上元元年更名西河。蓋二縣皆併於汾州西河縣矣。命陽平
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
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
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熙之子也。陽平王熙見一百十九卷武帝
永初二年。魏主輕山胡，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騎，奇寄翻。白龍伏壯士
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爲所擒。幾，居希翻。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
扞之，內入行長，魏官也。蓋選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長則其部帥也。魏書
官氏志：次南諸姓，侯莫陳氏，改爲陳氏。行，戶剛翻。長，知兩翻。大呼奮擊，殺
胡數人，身被十餘創。呼，火故翻。被，皮義翻。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
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
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復，扶又翻。
史炤釋文：禿鹿傀，禿，吐谷切；傀，口猥切。柔然敕連可汗之兄也。斷矟，矟或
作槊。椎，直追切，擊也；或作搥。索邈，姓也。格殺，各陌切，擊也。其子從十，質
魏，結信也。趙完璧源委：碳頭，地名，硤音洽。妻，七細翻，許也。傀，音回，俸大
復如，如，往也。犀甲，犀皮甲也。斷矟，上音段，截也；下音長，丈八者謂之矟。赫

建昌以夏王也五年二月來爲魏所擒格殺相搏而擊曰格讀音爲客
什門什門使燕禪女禁反榮罪名蔑爲蔑音訴近也內入行長行
音胡郎反業建逢女以子將射獲爲下大人內行長二丈原西收侍女置
十長百長行長什反行音杭衛也呼去聲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大赦 辛未上祀南郊 燕王
數爲魏所攻數所角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爲燕王江南謂
之黃龍國以其都和龍也今北關以和龍爲黃龍府 甲申魏大赦改元
太延 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凉王三十年
若七年 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湛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
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
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七年晉滅虢從左占讀摘音翻
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
有大變牧犍不悅文言凉之將亡 二月丁未魏主還宮 三月癸亥燕
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將即亮翻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魏
東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既

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
內任謂爲間己猜戾貪翻間古莧翻猜隙漸生知帝信伏景仁不可移奪
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朝直遙翻下同湛嘗爲義康上佐見一百十九卷
武帝永初元年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
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
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
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上時掌翻帝不許使傳家養病胡寅曾見劉
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用小人矣景仁獨無大
乎方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仁宜帝深眷有是以去之即當疏
湛罪狀端言于上謝已接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爲義康之
累斯所以處君臣兄弟交舊之於皆得之矣顧乃稱疾避位至于再三乃
以回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
懸爲義康將爲禍亂而不知景仁以柔防勝剛強其心附之險有甚於湛
之亦意而無算也 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
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
其所斷 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

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
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鐵景仁小字也悖蒲內翻由敬文闇淺上負
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處昌呂翻劉湛待禮將軍沈演之唯後將
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
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爲後廢義康誅湛張本炳之登之
之弟也庾登之見一百二十卷元嘉三年 燕王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
師 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爲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
宜城公奚斤爲恒農王奚斤先封宜城王以罪降爲公 孫翻祖諱於乃改
弘農爲恒農文以後來郡名書之長知兩翻恒戶登翻 廣陵公樓伏連爲
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
者由梁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 今眷元勳不錄而臣
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樓
觀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
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龜茲疏勒烏孫鄯善焉耆車師漢時舊國也悅
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北匈奴之部落爲竇憲所
破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住龜茲北地爲悅般國粟

州人稱謂之單于王渴槃陁國在葱嶺東去代駟度西來特宿從魏書情書
作粟特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奄蔡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漢之奄蔡國
之龜茲音丘慈疏勒音鉢槃溥官翻陁徒河翻鄯上扇翻焉音因耆渠
魏書皆作烏耆漢時舊國也按其書作烏耆今從之 魏主以漢世雖通
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
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使疏吏翻有司固請
以爲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
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爲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可汗音刊
入發汗音寒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
能達西域 甲戌魏主如雲中 六月甲午魏主以時和年豐嘉瑞薦臻
詔大酺五日酺音蒲偏祭百神用答天貺 丙午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
于魏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璉力展翻且請國諱魏主使錄帝系及諱
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釗之曾
孫也高句麗王釗爲燕所敗見八十七卷晉成帝咸康八年 戊申魏主命
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鎮東大將軍徒河屈
垣等帥騎四萬伐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屈突氏爲屈氏 揚州諸郡

則莫予毒已。不知叙崇仁延義卧庭，無堅甲利兵之用，而其終顯一後悠於櫳公。其愚豈不甚矣哉。趙文百家制度，劉氏自滅秦之後，不才脫肱沫戰始盡。命所餘獨據道濟耳。專柔任使，以壯士卒之心，消敵人之氣，用為攻守之基，猶懼其不足，而忽棄之書，脫自壞其藩籬，而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古之守者，守以人，不專以地。吳之存亡決於陸抗，唐之安危決於子儀。蓋地無常勢，換能在人，而其人安可不重。又赦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關羽、張飛也。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幘，音責。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為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燕以白狼城為重鎮，置井州。魏後併入建德郡廣都縣，有白狼山、白狼水。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古平燕遣陽伊請迎於高麗。高麗屯于臨川。臨川在和龍城東。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古獨傳作大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帥，讀曰率。見，賢遍翻。馮氏歷二主二十八年而亡。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殿，丁練翻。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撥，蒲葛翻。使，疏吏翻。令送燕王。丁卯，魏主如河西。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郪，郪，音妻。郪江源出金堂川府銅山縣，歷遂寧府長江縣，而合於涪水，謂之郪口。郪，音妻。第氐奴請降。降，戶江翻。道養兵敗，還入郪山。赫連定之西還也，事見上卷八年。楊難當遣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驍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驍，巨廿翻。騎，奇寄翻。賾，士革翻。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游，姓譜：鄭公子偃，字子游。

後以為氏。姚為廣平契媯。已。乙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謚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八月，魏主畋于河西。魏主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莎泉在靈丘。魏收地形志：靈丘郡有莎泉縣，隋廢靈丘為縣，併莎泉入焉。莎，素何翻。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帥，所類翻。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還，從宣翻。人如字。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鎮下辨。雍，於用翻。辨，步莧翻。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力和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新民，新附之民也。復，方目翻。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癸丑，封皇子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棡陽，棡，音岡。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初，高祖克長安，事見一百八十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得古銅渾儀，渾，戶本翻。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史炤翻。宋然與魏絕和親，化魏遣。宋然與魏和，見上卷八年。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璝，古回翻。

史炤釋文：稍閒，居莧切。孱也。劉稍，所宥切。稍也，如帳其二切，如文降也。脫幘，子革切，又有中日幘。中流矢也，義天日流矢。敵稱，于利切。祖水殿後，軍後日殿。檻車，戶黯切，載囚車，載作檻。莎泉道，地名。仇池，渠尤切，山名，在武都下辯成也之地，其上有百頃可田，壁立，言有絕險，因自然有積稍却敵之狀，高七里。苑，妄遠切。秦隴之所，隴本謂氐。趙完壁，源安向，音式亮反，姓也。補間，閒僉也。攜手而過反，形音跋。冬人蹟，音難。指移後姓，中議矢暴天日議。楊音毛，謂職也，有之私，見音胡爾反，方數音真。兩車並行也。如河，音注也。郪，音妻。赭達宮八千，六月之西還被執。郪

音𡍲。膂音士卓反。零陵王。音秦帝禪位於劉裕，封秦帝為零陵王。僂褸音方日反。除其祖賦也。濟音沒。駿音俊。世祖也。更音平聲。啓明中星。而書竟無孔疏云。啓明還中之王。瓚音公回反。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長，知兩翻。 辛卯大赦。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還宮。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會帝女亡而止。魏請婚始上卷十年。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眾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九年道養反，今乃平。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將，即亮翻。 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魏主以民官多貪。郡守縣令，魏氏之官。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灋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橫，戶孟翻。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長，知兩翻。胡寅曰：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者書論，本以為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牧下。故古者謂守令為民之父母。又曰：師帥其佐，國不重哉。恐其姦貪罷軟者，直示反已，還任之道有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評其將，投鼠不忌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為魏謀臣。此猶乃亂政之大者，曾不

知崇高其智，如方識治體，反求於當世取 丙申。魏主如雲中。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宮。 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宮。 魏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復，扶又翻。下不復為、復同。九國入貢見上卷十二年。胡寅曰：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疏勒等九國入貢，魏主援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絕之。善矣。而惑於有司之請，遣使覓而柔然於遐而不得通，是已惑之中，而有司又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費金帛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何有諸國慕義而來可為羈縻僻不失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貴乎。中廣凡之煙有柔遠人之道未則他往則送，謂禮之之施。非謂金帛之餉也。經所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二國。破洛那，大宛國也。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漢康居國也。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舌。旁國聞之爭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知上

逆翻。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妻，七細翻。犍，居言翻。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鎮酒泉。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李寶奔伊吾。事見一百一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紿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為氈裘之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為復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於伊吾。史言尹夫人義烈。幾，居豈翻。騎，奇寄翻。尹，子伽翻。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使，疏吏翻。獻雜書及敦煌趙䟽所撰甲寅元曆。敦，徒門翻。䟽，音瑤。并求雜書數十種。種，章勇翻。帝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曏者所言。見上卷十年。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文炤釋文曰：遠未切。遠也。橫於遠橫也。琬於凡切。破洛那，西域明名。即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者舌，西域明名。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導譯。導，音導，得譯曰夷之言也。牧犍，北涼沮渠蒙遜之子也。自稱西河王。始之從在切。獸也。其子未詳。趙完璧源妻納幣。禮記昏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納幣，即納徵也。謂納幣以為婚姻之證也。十年二月，本魏書為太子晃求婚，牧犍也。守令，太守縣令。琬。守，式又翻。苦宜手。涼武昭王李暠也。暠，古老翻。為蒙遜所滅。遂妻其女。為牧犍婦。暠音遣。音呈。𪑻也。曏音所言。曏，音向。有日也。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勞，力到翻。使，疏吏翻。璉，力展翻。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處，昌呂翻。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質，

音致。弘恐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
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子孫豐并其子孫十餘人。
果如樂嘐之言。將即亮翻。下同。謚弘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
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
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下遐稼翻。已而原之。 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
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五月戊寅魏大赦。 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
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
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
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臯。天山在漠北。即唐僕骨思結多濫葛所
保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臯。即雪山。復。扶又翻。邪。讀曰耶。不見
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豫章雷次宗好學。好。呼到翻。下同。隱居廬
山。廬山在尋陽。今在南康城北十五里。尋陽之南。正西廬山。嘗徵為散騎
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雞籠山。在臺城北郊。
狀。悲皇翻。騎。奇寄翻。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
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晉志。太子率更令
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更。工衡翻。司徒參軍謝元立文
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
巾褠侍講。從。才用翻。數。所角翻。褠。古侯翻。江南人士以為盛服。蓋次
於朝服也。俗之不肯以巾褠到殷景仁之門是也。晉鈕曰。巾謂巾幘。褠謂
單衣。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翻。畜。丑六翻。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所
記。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
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
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暮為斷。吏不苟免。
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斷。丁亂翻。蕃。音煩。出
租供徭。止於歲賦。歲賦。常賦也。言不煩外徵。民晨出暮歸。自事而已。自適
己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
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治。直吏翻。
史炤釋文。潞。蘇來切。音度。浚稽山。上音俊。下音雞。山名。在武威北。率更令
官名。猶秦中夏也。把。ソ是。兒斯也。胡三省釋文辨誤。十五年太子率更
何承天立史學。史炤釋文曰。率更令官名也。猶秦中尺也。海陵本同。余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按漢書百官表。即有太子率更令。晉漢志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晉
志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中大夫。秦爵級非官
也。趙充國原夢門者也。燕王弘弘狀其兄子百餘人。叛位而立。大鍵音
葉反。漢書也。贊音故。原。兒也。邸音邪。涿邪音耶。如字。漢音卑。沙上
曰漢玄學老莊之教。率更令。東前漢百官表。居尹爵官有太子率更師
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數音朔。總也。自事。言各自事其事也。不為
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一送

宋　文帝五

資治通鑑元嘉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以漢以來大將軍位三公上司徒本相職也義康既進位猶領司徒職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夏戶雅翻魏主如定州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爲之選代爲于偽翻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被皮義翻苫詩廉翻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見太康以遊畋失國周公以文王戒成王盤樂也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樂音洛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魏雍州刺史治長安此北上洛也南上洛寄治魏興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葛氏改爲葛氏葛於月翻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鐔徐林翻辛未魏主還宮以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保宗鎮童亭見上卷十二年庚寅魏主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傳遞也以從科仔十四嬖卑義翻陸德明必計翻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公主魏主妹也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傳株戀翻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使疏吏翻下同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復扶又翻下復同兩屬曰貳西域既貢奉魏又信柔然之言是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

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羸倫爲翻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魏平城太極殿有東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蠕人兗翻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鹵地曰鹵瘠地曰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戊見之役浩順有隙順以使涼爲魏主所寵任惡烏路翻順使涼州凡十二返使疏吏翻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沮渠蒙遜諡武宣王數所角翻對其群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爲于偽翻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據北史溫圍水當作溫圉水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彼人謂涼人也環城百里之內環音宦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詰去吉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下同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畜許救翻人許六翻蕃音煩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欺誑也誣詐也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爲于偽翻說輸芮翻隱屏處而聽也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唯于癸翻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馛蒲撥翻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治直之翻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監工銜翻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稽敬北史作嵇敬當從之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紇奚氏改爲嵇氏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柔然將即亮翻命公卿爲書以諫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數所具翻帥讀曰率古者執贄以見升贄首用委之於地跪則取而進之此之謂委贄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

時與魏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魏，相魏翻。悛，丑緣翻。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漢置屬國於延水以處降胡，此屬國城，漢舊城也。班書地理志：上郡龜茲縣，屬國都尉治。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重，直用翻。分，扶問翻。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鄉讀曰嚮。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禿髮傉檀據姑臧，既而爲沮渠所取，有四部鮮卑，留居城外。賀，傉檀之子也。臣願處軍前，處，昌呂翻。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帥讀曰率。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來將，即亮翻。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爲魏誅劉絜張本。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

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復，扶又翻。下不復同。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自是魏主決意誅李順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胡寅曰：李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伏外國而納其賂，至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以寵秩之；而春秋論是，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虛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欲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爲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更，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隱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揚實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忌克之心，豈南其其歸之足尤哉。崔公其非君子矣。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

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庚子，立皇太子鑠爲南平王。鑠，書藥翻。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考異曰：宋書氐胡傳曰：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內應，茂虔見執。今從後魏書。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保周，禿髮傉檀之子也。張掖公，今進爲王。保周，源賀之兄也。勝，音升。龍驤將軍穆羆、羆，彼爲翻。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丹嶺在姑臧西，即刪丹嶺。安周爲樂都太守，已伏未城樂都未爲沮渠所有。樂，音洛。考異曰：宋書宜得作儀德，安周作從子。今從後魏書。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從，才用翻。敦，徒門翻。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將，即亮翻。魏主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復，扶又翻。伊馛弓馬之

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自平城送魏主西至河上也。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柔然敕連可汗名吳提。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違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爲謀主；壽、質皆信卜筮，以爲柔然必不來，不爲之備。質，軌之弟也。公孫軌見一百二十卷四年。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建寧王崇相拒於北鎮，北鎮，即魏主破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鎮；或曰：北鎮直代都北，即懷朔鎮。自帥精騎深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走，音奏。穆壽不知所爲，欲塞西郭門，塞，悉則翻。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竇太后，即保太后。遣司空長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

民三萬戶于平城。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十萬戶，今從後魏書。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叶請日卷。十二月乙亥，太子勸加元服，大赦。勸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善延賓客。好，呼到翻。善，許記翻。下乞善同。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為劭以東宮兵狀送伏來。胡寅嘗見善參太子者，使之通王人，見王事，凡異端說進，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為意，則漢武為戾園置博望苑而致賓客，太子之賊，今所安，晚務守軍監國，餘無事。為不以此為意，則是武為商兵置兵甲而致矣。此二賊前盛吾明文帝時化之，使太子延賓客，武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書晉判別之處於曰：法忠之所濟其欲無所，此最鮮童，非帝有見乙之明，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之，何工於詔筆而拙於論子哉。說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復有此而不知，必家奇患之名，宋文帝是矣。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為沮渠蒙遜置守冢。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

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為姑臧太守，敦，徒門翻。闞，苦濫翻。駰，音因。張湛為兵部尚書，魏置五兵尚書，據此則兵部之號起於河西。劉昞、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索，昔各翻。洗，悉薦翻。趙柔為金部郎，晉魏置二十三郎，金部其一也，主財帛委輸。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從，才用翻。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闞駰、劉昞為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少，詩照翻。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為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按地名無始復，漢書地理志，代郡有始復縣。或者始字其始字之誤也。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相，息亮翻。繇，于仙翻。魏主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朝，直遙翻。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鄭玄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誘，音酉。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

牧守者數十人。守，手又翻。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經註：泉流城西十里有溫湯。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漢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遣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雅，文翁之教也。允言文翁以柔勝，而常爽以剛勝也。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紀延昌三年，從孫式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剏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逮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逮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書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

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有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

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
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
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
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
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
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
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
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
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
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
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
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
辯小兔爲䨲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
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
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
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
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
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
世業臣暨稱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
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
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
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
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
而注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詔如所請中書
自曹魏置監令以來未嘗置博士蓋拓拔氏初置是官也魏主命崔浩監
秘書事監工銜翻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
曹魏明帝景初初中書改置監令人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散
騎奇寄翻浩啟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
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段暉事已[illegible]浩集諸曆家考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漢元漢初也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
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見九卷漢高帝元年此乃
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

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孟冬之月
日在尾言在尾箕者兼一月言之也傳直戀翻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
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背蒲妹翻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
也復如字又扶又翻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
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東宮少傅即太子
少傅少詩照翻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
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
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爲于僞翻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
問允數所角翻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復扶又翻
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爲政何先時魏
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允自言其少也賤少詩照翻唯知農事若國家
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吐
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帥讀曰率魏主以其
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事見上卷八年遣使撫諭之使疏吏翻慕利延
乃還故地 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將即亮翻下同秦州人多
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
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沮在
呂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
讓難當璽斯氏翻難當引還仇池 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
也九年帝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爲南豐王奉營陽王祀以后爲南豐太妃
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十四年廣尋降至建康復謀反復扶又翻下
復叛復邪不復無復同
史炤釋文被苫草覆屋鐸長主姑也長主其名彝音彝嬖之博計切
究也乘傳傳者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其上以爲信也函廢上郎古切
下泰昔切爲溝而疊土也詰難相問難也遊說誘也委贄脂利切猶曰
委質也面縛將擾切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鮮卑相然切山名東胡別
種因保此山遂以爲號涌衆余壟切騰涌之水吳提蠕蠕國主名也
號敎遣可汗闕騶音紐也春秋左傳有大夫闕上獻昌兩切趐足渠
遙切企也舉也行度徒故切度數鐵鏟王居休切下渠追切鐵不熟爲
鐵茱不熟爲鏁披靡披散而低靡也胡三省釋文辨誤十六年老父被
苫而耕史炤釋文曰苫草覆屋余按被苫而耕蓋被苫於身以蔽雨非
覆屋也趙究璧源安王妃妃如杜也熊音熊吠音田犬鳴也被苫被音皮義

反。苦、音苦也。度、音尺，逆也。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西郡。妄、去聲。妒、音子
兩翻，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嬌嬈、音軟，汗音寒。疲、音皮，民皆疲也。乖
悖、音佩，心亂也。涼武宣王、沮渠蒙遜也。軌、音鬼。漱、音漱。環、音患，繞也。萬
音丑又反，又許救反，六書也。下同。帷帷、音以水反，恭慮之辭。晃、音胡廣
反。褫、音池。讓、音也。數、音色角反。委贄、委，隨也。贄，音至。周禮曰：以禽作六
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悛、音詮，改也。郁、祭、音祭。鞮、音低，古亞反。驥、音冀，婦女反。源賀，禿髮傳禮
之子也。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不得禮為己伏壤，晉所誡賀弄純純光明
帝謂賀曰：卿之先與朕同源，姑妹源氏。冀望也。涌、音勇，踊涌，禿髮保周
亦得禮子。衒、音縣，衒，賣也。嗒、音徒合反。安寧、顏師古曰：正我為安於
獸為害也。蕃撫、禄名屬馬門郡。鎮、音杜回反。紙、音忠。張氏、張軌也。闞駰
上音勘，姓也。左傳有齊大夫闞止。下音因，名也。晒、音。敦、音昌兩反。流
馬、音子。驟、音。寓、音遇，寄也。文翁柔勝、前漢循吏傳，文翁少好學，通
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有蠻夷風，文翁誘進之，遣
文業其後，寸有主郡守村丈者。剛見音、洪範，鴻洗滑刷見。諫、音于宋反
傳、音。星傳、音知。贊、音撮，并也。推、後漢馮緄傳注：非步謂究

日月五星之度、分界氣之差。非、魏、音刺。墓、壇、音公回反。當、陳、音陣。拔
扉、被音音彼反。蕃陽王、元趙。廣庚卑反，驊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
執絜以圍酒泉。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散騎常侍奉官也。魏
本增置員外散騎常侍，晉武帝泰始十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
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穎假以出使，非正官也。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刪
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分屬西郡，唐屬甘州，居延海在縣界。丙戌，魏主
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將、即亮翻。司徒義康專總朝權
上羸疾積年，義康為朝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
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好、呼到翻。下好
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
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義康錄尚書，故謂其命為錄
命。斷、丁亂翻。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朝、直遙翻。乘、繩
證翻。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
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幹、古旦翻。復、扶又翻

下同。好、呼到翻。被、皮義翻。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
富貴，復那可解。王敬弘、王球，兩晉之名臣，以門望位至宰輔，不
以文掾關心，故義康云然。解、戶買翻。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
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晉宋以來，謂天朝為天
臺。忤、五故翻。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
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
冬月啖甘，啖、徒濫翻。甘、古紺翻，橘之屬，其皮黃，其味甘於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
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
景仁有隙，事見上卷十二年。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
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
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敘、徐呂翻。銓、此緣翻。理、文理也。言敘其條段，又銓次其文
理也。治、直吏翻。諳、烏含翻。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
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驅、馬馳也，走而疾馳。煽、式戰翻。火
日熾，大方熾而煽，其氣陝盛，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
班方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
去。湛小字班虎，故稱之為班。比、必寐翻。也。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

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相、息亮翻。少、詩沼翻。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
斌，湛之宗也。斌、音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王謐，晉武中於殷
仲、音木之際，位任通顯。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
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長、知兩翻。上嘗疾篤，使
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
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考異曰：南史以為義康有此言，湛、景仁並不答。今
按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自為此言，湛常欲推崇義康，豈肯聞而不答。今
從宋書及宋略。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議曹、
尚書作議曹，曹從之。晉置二十三郎，議曹其一也。立康帝事見九十七
卷。索、山客翻。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瘳、丑留翻。而斌等密謀欲使
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伺、相吏翻。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
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相、息
亮翻。義康欲以劉斌為丹楊尹，試、式吏翻。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卒、子
恤翻。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會、工外翻。義康又欲以斌
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
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史言帝已疏忌義康，而義康曾不悟。

乞於州麓書不敢引退復扶又翻。下同。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
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釁許覲翻。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
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謂母子相扶則人理窮而罪參毒也。無復此望
禍至其能久乎 考異曰南史云湛伏甲於室以俟上臨幸謀人泄竟弗
之幸。宋書無此事按湛若謀泄當即伏誅豈得尚延半歲今從宋書。 乙
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臨松郡臨松縣當是沮渠氏所置
移字大同縣入張掖。復扶又翻。下同。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六月
丁丑魏皇孫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
真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 太子劭詣京
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竝從。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
恭自江都會之。夏戶雅翻。 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于
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番音盤。尉紆勿翻。 丙申魏太后竇
氏殂。 壬子皇后袁氏殂。太子劭弑逆之心萌於此矣。 癸丑禿髮保周
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降戶
江翻。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 九月壬子
葬元皇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

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幷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
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 晉魏置尚書
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
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
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
景仁臥疾五年 景仁臥疾始上卷十二年。雖不見上。密函去來日以十
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朝直遙翻。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
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
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坐徂臥翻。處昌呂翻。 胡
寅曰見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衆日以設穽為事。穽為天子削封之
管蔡伏兩觀亮王室。周公爲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叛亂之心亦無危社
稷之謀。文帝發而從之何所法也。劉湛內用。由殷景仁為援也。義康上汶
山劉湛舉肖也。推原其故。原景仁宜引爲援之。發。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
擧省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比嫌無足論者。而文帝景仁豈
無責乎。昇付大政付其權。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嘗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
其專恣之階矣。景仁君忠於文帝。盍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柄武庫

義康固以子弟不傷天性而徒取録群小付之有司訐究事情或誅或黜
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罪已并及相王是非疾王
子與常雷同誅斂惡養禍以倒戟使使常夫君臣之義斷兄弟之恩者安得
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殷殺二王。人討啟卑比其中才攬其彭沐
之職所惡於前。無以先後主不可地於表竟哉故原始安於書斷此事當
序文帝景仁之責也。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
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省謂領軍省。比毗寐
翻。謂當為之論敘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
累。復扶又翻。下同。累力瑞翻。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
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有長帥有隊主
軍主隊主者主一隊之稱。軍主者主一軍之稱。不容緩服。史言沈慶之有
識。袴苦故翻。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徐逵之武帝
受晉禪於司馬楚之晉宋之之難。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義康尤親厚上
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 彼原義
翻。會工外翻。長知兩翻。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
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納與衲同。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

曰後世有驕奢不節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
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 號戶刀翻。盛時征翻。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
母為汝父所作。為于偽翻。下右為皆為。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
乃救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
言履務進而好利也。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
球。跣先典翻。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 語牛倨
翻。履怖懼不得答。怖普布翻。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 江南人士呼叔父
伯父為阿父為伯父叔父者以自呼。阿烏葛翻。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
家 據南史帝初為宜都王以球為友。簡淡見重蓋素知之也。義康方用事
人爭求親暱。暱尼質翻。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檀
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
染於二公之難。難乃旦翻。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江夷當用於元嘉之
初。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
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 不讀曰否。慧琳曰恨公不讀
數百卷書 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謝裕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
五年。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鎮江陵述為驃騎長史南郡太守義

門信也。璘音吝。歎有數音朔下。歎紀問。叩音口。擊也。卑手義涼小字初
寧陵武帝陵。婗音于反。魏也。厭音一鹽反。稱此指晉人。澀反。如往也。儁
音俊。行音下更反。快懷音於亮反。情不足也。釁音許覲反。鈇鉞音斧越。
漢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斧越斬刑也。亟音器數
也。呂玄伯。宋文帝常使呂玄伯為刺客刺恙龍事眨恙能捻之故冥也
韍音弗撥反。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辭江州刺史也。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思作翻。扶姓也。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朝直遙翻。陛下之次弟。若有違訴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數所具翻。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為于偽翻。下為同。廬陵往事足為龜鑑。見百二十卷元年。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忍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塞悉則翻。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施式智翻。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勝音升。疹丑刃翻。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邪言曰由。用也。易以豉翻。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事見百二十卷元年。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辛亥。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十六年魏擒乞列歸。沮渠萬年亦以是年以姑臧降魏。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從才用翻。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己亥。以丹楊尹孟顗為尚書僕射。顗魚豈翻。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祥吏翻。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

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鄯上扇翻。降戶江翻。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鄯善國之東城也。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禦梁州兵。五代志。義成郡景谷縣。舊白水縣也。後周有東洛郡入焉。于據白水縣。漢屬廣漢。晉屬梓潼。晉屬晉壽。則東洛在晉壽界也。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涪音浮。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裴方明益州之良將也。程道養起廣之亂。屢有戰功。故用之。為明年平仇池張本。帥讀曰率。雍於用翻。江德輿通鑑考異曰。胡傳作十九年正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晉惠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縣為益州郡。立條帝更名晉寧郡。天門爨因向求等反。破漢中。沈約曰。漢中縣。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是兵五屬人門郡。漢郡後翻。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魏冠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史炤釋文。黔首。其言切。說文。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輯睦。音集。爾雅曰。集。和也。鉗。其淹切。以鐵有所劫束也。弭。母婢切。止也。疹。章刃切。疾疹。骨鯁。古杏切。骨鯁四支。故石有忠臣謂之骨鯁。與鯁同。斃。必計切。頓仆也。鼎鑊。胡郭切。大無足曰鑊。以烹人。讀曰飲。養也。鄯善。鄯時戰切。西域胡名。爨松子。爨七亂切。姓也。華陽國志云。晉寧大姓有爨習。天門爨。天門郡之爨氏也。漢中。方主切。天門郡之邑。趙宠壁源委。扶令育。扶姓也。說文曰。漢有廷尉扶嘉。可數。音色主反。廬陵。帝次兄廬陵王義真也。亟。音忌如字。甸。音殷。近王城五百里曰甸。輯。音集。施。去聲。攘。音穰。除也。弭。音母婢反。疹。病也。誰易由言。詩小雅小弁章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猶用也。骨鯁。音古杏反。張約。約嘗諫阻廬陵王。為徐羨之所害。斃。音敝。死也。郁久閭。柔然三字姓也。沮渠。沮音子余反。顗。音魚豈反。以食。音嗣。涪。音浮。梓潼。音子童。漢中。漢音長。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一送

宋　文帝六

資治通鑑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隋志曰道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籙皆龍玉寇謙之又奏作靜輪宮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潭水之名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分扶問切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為功差易易以豉切帝不從胡寅管見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一愚惑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質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術美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來矣日月星辰之繫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具于地也著明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墜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本多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識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是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至足以知天非盡性至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予而言則曰天令自禀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越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循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甚大而言則曰天體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化而言則曰天威天豈遠乎哉故號呼不聞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名惟牧野誓師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于天矣至周禮及鄭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因漢儒駁雜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愈其說而無所稽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嚴禋求渾淪而存之不能判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于主親象聲色者惣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親象聲色者惣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體度之汲汲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詭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什衛衣服皆假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崇閎勝麗之故於是人主之修醮建壇者謂已實聖與天神接武聆其語言或覩其紱冕或受其詔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其不因方士黃冠倚張侈其心意而生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為子帝王繼天而為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乎而踰命猶人臣而矯詔也成湯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覺先王正道之故哉樂想不恤民是因東山之高人崇臺萬仞為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是云者在浩自謂智如子房而術古過之故其悲信而敢從者乃滿室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

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求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且子余翻將即亮翻敦徒門翻鄯上扇翻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且子餘翻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帥讀曰率繕修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犍居言翻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闞苦濫翻守手又翻趨七喻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將即亮翻見十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眾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力橫截等鎮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刃遣使請降於魏使疏吏翻

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莧翻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皋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皋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符恐當作苻楊氏苻氏皆氐種也使

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酈道元曰：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辨縣治。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犇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楊難當，玄子，係宋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氐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真道傳誤。丙辰，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索虜傳作吐奚究，氐胡傳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賁音奔。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保宗奔魏見上卷十六年。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晉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趨，七喻翻。下同。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容翻。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為于偽翻。甲戌晦，日有食之。唐契之攻闞爽也，考異曰：宋氐胡傳作闞爽，今從後魏書。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將，即亮翻。下同。比，必利翻，及也。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考異曰：宋書無諱作無，今又從後魏書。爽犇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儁奉表詣建康。氾，音凡。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本紀封爵在六月，傳在九月，今從傳。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卒。丙申，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灑，所賣翻，又所買翻。掃，素報翻，又穌老翻。李寶遣其弟懷達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為都督西垂諸軍事、垂，讀曰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敦，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雍，於用翻。贍，時艷翻。卒，子恤翻。樂，音洛。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群蠻大動。道產卒，未幾而群蠻作亂，使之人不能安葬之也。沔，彌兗翻。幾，居豈翻。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主使尚書李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賜順死。胡寅曰：士之於才而考於德者，鮮不好賄；蓋德以志帥，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帥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況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為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而聞言無自入。為推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謾之情著，而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于難。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滅者，又以差次群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之哉？順長於謀畫，為燕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為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史炤釋文：熾，式志切，又昌志切。旌旗之屬。功實，方未切。肅也。且末，西域胡國，在鄯善西。都且末城，因以為號。繕，時戰切。治也。高昌，並如字。高昌本西域車師前王之故地。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晉時以為郡，治立後魏為闞爽所據，反闞伯周遂稱高昌王。武興，按吳餘傳：武興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討之，奔後魏。王其兄子文德，又衆來陵虜，以其弟文洪為白水太守也。武興其後遂為武興國。虎賁，博昆切。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祈山，渠移切。山名，在武都郡西。地氾儁，上符咸切，姓；下子峻切，名。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緣沔。水名，出武都沮縣東狼谷。胡三省釋文辯誤：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不可制者皆出，沿沔為村落。史炤釋文曰：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海陵本同。余謂襄陽之民安其業，大小豐贍，故有襄陽樂之歌。凡言曰山蠻之不可制者養王民之豐樂，故皆出山緣沔而居，因通鑑本文而求其義，居然可見。樂歌句斷，炤乃以樂歌山蠻為句，是不求其義也。趙完璧源委：晃，音翔廣反。分，去聲。仞，音刃。七尺曰仞。差易，差，音叉；易，去聲。敦煌，音豚皇，郡名。且末，索前漢西域傳：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李寶，敦涼王李暠之孫也。闞，音勘，姓也。解見十六年。高昌，索唐西戎傳云：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地。後漢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唐契，李寶舅也。趨，讀曰趣，嚮也。下同。伊洛，其名也。武興，武興、下辨、白水皆縣名。虎賁，音奔。方首鄂，姓也。比至，比，音必武反。灑掃，上音所懈反，下音蘇報反。村落，落，居也。差次，差，音叉。贍，音擔財也。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後其兩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丙午，魏主如恒山之陽。恒戶登翻。三月庚申，還宮。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于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伏疏丈翻。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度高曰高，音居號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駱谷即駱谷北史作駱。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芮翻。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荷建可上當有軍字，否則司下當有馬字。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苻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朏敷尾翻。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大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司馬據白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符昭吠龍等帥衆助文德，齊擒亮之於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分兵取諸戎，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丁酉，魏大赦。己亥，魏主如陰山。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岍城意當作汧城。汧口堅翻。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使疏吏翻。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蘆城。五代志：武都郡盤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葭蘆縣，後周皆併入盤堤。祀稱曰盤池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置葭蘆戍，後於此置縣。以任朏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太人徐切。錄過自我失，將宜其爲魏人所窺。下退孫翻。九月辛巳，魏主如漢南。甲辰，捨輜重，重直用翻。以輕騎襲柔然，騎奇寄翻，下同。分軍爲四道：樂安

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將即亮翻。魏主至鹿渾谷，鹿渾谷即鹿渾海之谷也。本高車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即弱洛水。遇敕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須待也。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怖普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頻根河北。還從宣翻。又如字。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爲魏誅劉絜、中山王辰等張本。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降戶江翻。說輸芮翻。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伺相吏翻。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甲子，魏主還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考異曰：宋索虜傳，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亦小異。今從後魏書。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朝直遙翻。復扶又翻。更舉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自伐柔然還也。史炤釋文曰：之大貫切。岍城，昔堅切。按後魏扶風汧縣有禹貢岍山，岍水所出。至唐乃昭汧城。葭蘆城，上古牙切，下落胡切。渡赤河經岐山，二百四十里即其地。覘伺，闚視也。一曰候也。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年，魏皮豹子鎮仇池，楊文德來求援，詔以爲武都王，屯葭蘆城。史炤釋文曰：葭蘆城，度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海陵本同。余按今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有葭蘆城，世傳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後魏置葭蘆縣，後周併入盤堤縣。仇池山在成州之西百里，階成二州皆古武都郡地。岐山在鳳翔府，東去葭蘆道里甚遠，史炤之言未可信也。趙完璧源婁陸，音其兩反，姓也。烏落侯，北狄國名，去平城四千餘里。雒

汾同任脁音旻誕音但郵音主漢音莫沙上曰漢可汗音寒絮音緒封
沓音徒合反百揆音求癸反歸第第宅也朝請音淨劇音竭戟反艱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藉秦昔翻考異曰宋略辛酉藉田大赦下有戊午大有年西狩也今從宋書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
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
臣儀與表同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
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據北史古弼傳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郡代都甚近魏未嘗置苑囿於其地而道
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
六年帝南幸代城規度灅南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遂築
灅南宮鑿引溝穿池廣苑囿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當以北史為正
見賢遍翻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坐
徂臥翻忽起捽樹頭捽昨沒翻掣下牀搤其耳毆其背掣尺列翻毆烏口
翻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治直之翻帝失容捨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
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
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易注
曰蹶蹇而顛度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
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
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為于偽翻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
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
墾田大增　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
曰巫女曰覡覡刑狄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
人門誅門誅者闔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
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賈音古毋得私立學校校戶教翻違者師
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魏置中都大官
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坐徂卧翻尚書奚眷等八將將
即亮翻下同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宋高
祖永初三年魏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劉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
至是二十餘年矣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惡烏路翻及將襲柔然絜諫曰
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柔然
至白阜時也蠕人兗翻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
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敗補邁翻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

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
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
功請治崔浩之罪治直之翻下同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
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
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
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
索山客翻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
作威福好呼到翻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
帝每言之則切齒　癸酉樂平戾王丕以憂卒　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
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丕夢登其上
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
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漢嚴君平卜筮
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
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
術也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
易乾上九及文言之辭亢苦浪翻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
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幸盧自南北國分治
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　乙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夏
戶雅翻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為
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癸丑魏
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長知兩翻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
王杜超為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
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漢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杜佑
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繭羅穀者甚
衆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
屬郡縣帥所類翻相息亮翻　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
世與魏使者謀降魏緯世即阿柴之長子緯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
為代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
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沮子余翻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
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
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重直龍翻魏主
從之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志馮翊郡後魏置

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雍於用翻 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守，手又翻。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騎，奇寄翻。量，音良。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怖，普布翻。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盤，樂也。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為，于偽翻。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為一襲，猶今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山北，平城北山之北。復，扶又翻。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乘，下載乘並發民車也。乘，繩證翻。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收獲不可以不速。載麋鹿猶可緩。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會稽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敬，家事大小必咨之。會，工外翻。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之中詔，今之手詔是也。敕，戒也。義季小字師護。比表求還，比，毗至翻，頻也。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絜與潔同。通懷期物，不忍群下，聞者西土為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遣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為，于偽翻。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六朝以荊楚為西夏。夏，戶雅翻。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言遷代之際，所任非人也。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胡寅曰：宋帝以荊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季義宣皆有令譽。義宣人才凡鄙，當此要寄，理宜不得，以帝詔勅丁寧，亦知自勉，遂免曠缺。夫帝之所以眷眷荊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遣委諸弟，思其厚焉；又能戒勅，不使驕怠，義其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賊之，不善推其所為，可勝惜哉！ 庚辰，會稽長公主卒。長，知兩翻。卒，子恤翻。 吐谷渾吒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

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收曰：處羅，魏言唯也。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樂，音洛。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間，古莧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慕利延背河東析前之誠從之招引外寇王於求服魏國其宜也。從，才用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為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徙兗州鎮須昌，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鎮歷下。歷下，即歷城。恬，謨之弟也。 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為外都大官。為李氏亡滅張本。朝，直遙翻。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所上同。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以日月對衝相推而知之。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堯典日短星昴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也。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贏，或作盈。曆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為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五為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並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也。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史炤釋文：捽，說文，持頭髮也。擊，下，批也。持，但各切，于行也。敺，捶打也。徒跣，先典切。徒，謂步行；跣，謂足親地也。褰蹶，上丸乾切，下居月切。芸田，于分切，除苗間穢也。春秋左傳芸人之田。憒之，居半切，遲也。標，平遷切，擊也，識也。又必小切，亟。魏，胡狄切。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圖讖，楚譖切，符命之書。讖，驗也。為虎，于是傳云：極也。廣雅云：高也。叱延，上昌主切，吐谷渾之種。頭銳，弋稅切，尖也。一襲，席入切，一稱為一襲，猶言一副衣服也。菽，式竹切。說文，豆也。或作尗，象尗豆生之形。間道，居見切，小道。趙究

壁源妻擊音人制反，字也。摶音博，擊也。敺求擊也。公輿門名。端晃齋服也。禮記樂記鄭注云：端，玄衣也。孔疏云：端玄衣也者，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標識也。壓音康很反，耕也。沙門僧也。蠕蠕音軟，即柔然也。解見晉烈宗十年。索音山客反，役也。弃市。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故曰弃市。完音苦浪反，子夏傳云：完，缺也。魏主幸虜，虜音閒。濵音所，瞞音蕩辦反。叱音昌栗反。複重平聲。盤于遊畋，音田。師護，義手小字。比，頻也。績音積功業。西夏，荊州也。業晉五行志：上云狂玄，始復西夏，開道微道也。紋音急。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中讀曰仲，更工衡翻，下同。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復扶又翻。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易以豉翻。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長直亮翻，中讀曰仲。律曆志：黃鍾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律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鍾，三分益一，上

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蔟。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耦也。八八為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鍾，當不止九寸，故孔穎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制，故鄭注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蔟，林鍾是初位，太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蔟

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曆志云：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太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太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宮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當作下。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

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下生太蔟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晉漢書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愔於今翻。

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鄭道元曰：吐京，即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隰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立皇子褘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褘吁韋翻，昶丑兩翻。　三月庚申，魏主還宮。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量音良。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枹音膚。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扇翻。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所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疏吏翻，斷丁管翻。

丁管翻使者往來轆鈔劫之鈔楚交翻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為豫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懸瓠約翻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顗魚豈翻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為寇沔彌兗翻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斷丁管翻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涓山蠻最彊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涓水出于其山之陰時人以為涓水所導亦曰涓山涓音云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枹音膚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　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敦徒門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本紀作真達與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復扶又翻魏主如陰山之北發

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須待也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種章勇翻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寧頭城當在白蘭東北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璝古回翻帥讀曰率度三危至雪山鄰通元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皆送平城乞伏成龍蓋因赫連定之敗沒于吐谷渾慕利延遂西入于闐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餞義季往鎮南兗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雛戀翻又雛睆翻旰古案翻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易以豉翻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每服五百里謂之服者貴以服事天子為

職也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襁褓後世遵守迭據方岳謂義真義康義恭義宣皆迭居方面襁居兩翻褓音保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孝武諸子而宋齊禪代之際蕭氏夷劉氏也咽音煙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左傳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蓋吳盧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盍翻諸種胡爭應之種章勇翻有眾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眾討吳紇敗死上時掌翻將即亮翻紇下沒翻吳眾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騎奇寄翻雍於用翻　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　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帥所類翻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已東已當作以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水死於河者三萬餘人溺奴狄翻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眾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汾郡者謂之汾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漢武帝

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後魏分屬絳郡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擊之帥讀曰率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宗謂薛之宗族鄉謂鄉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二寇謂薛永宗蓋吳斷丁管翻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晉置殿中尚書與吏部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杜佑曰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曹南書殿中掌禁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諸州郡北部掌北邊諸州郡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乙弗氏改為乙氏處昌呂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口引氏改為寇氏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辛未魏主還宮自陰山還也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六州冀定相并幽平也驍堅堯翻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癸未魏主西巡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縱子容翻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為于偽翻及義康遷豫章義康遷見上卷十七年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讖楚譖翻帝必

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太子中舍人晋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黄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數所角翻凡博奕以計數勝人謂之行拙行者僞爲不能也行下孟翻）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斷丁亂翻大將軍謂義康）人神攸屬（屬之欲翻）失職南岳（謂遠豫章也）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腋音亦）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下內行同玷多忝翻）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

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衆所共爭將不得遂其志也朝直遙翻）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易以豉翻）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曄曾祖汪祖寧父泰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爲于僞翻）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引引見也）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謂禁中爲臺）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目條分名目也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宮（趙伯符時爲領軍將軍故欲以弑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宮蓋欲併殺太子劭）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北辰爲天極故以帝位爲辰極璽斯氏翻綬音受）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扣刀欲出削爲扣刀）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探吐南翻）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直之翻）其夜呼曄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拒其呂翻）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仗士士之執兵仗者）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撓奴教翻）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

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讖楚譖翻）曰願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因死之後或可追録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釁許覲翻塞悉則翻）曄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嵇康爲晉文王所殺臨刑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爲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色不變）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曄爲太子詹事故稱之瞋七人翻）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顏色不怍（怍疾各翻慙也）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妓渠綺翻漣注下貌）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言無檢束也好呼到翻近其靳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語牛

治綱不勝書亦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感想新感時但綱弟子冬無袍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據冲典翮同上飛也古語云一飛冲天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鮮是淺鮮劉弘仁范蔚宗劉湛字弘仁范曄字蔚宗蔚林勿綱皆恒志而貪權伍女丸綱驕也恥也伊也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墜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胡寅曰范曄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惡人所為之陳也嗟若反復深思皆伐君之不可為當然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惡邪志為忠慮宋朝實理不應濟亦是以翻害貴之頓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悉濟也而能逆者古無有也至非才士之盛哉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款不問誠質素之子也盛素盛素之柔貸在威里於常為中表之親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治立之綱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相息也綱邵璞之兄也胡寅曰曾觀昔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沒不知變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行為將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是則肅思出羣細為群衆作一頭長可概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有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王察徐識夫能精明為劉湛所誤而思謝述之賢思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民皆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為仇雖欲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復有賊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久覺已斷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群下窺見此猜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為宋狀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為殷胲所誅一子又為兄弟所殺一子又為孫子所殺一孫又為慕進所害不善之積與夫禍法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皇羅侯置守之後户弒之禍為之滅猶何考之不詳而易其古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條章判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謚孝穆皇后后弟倫之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

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　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安南平南二將軍府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兗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復伏人翻觀化南國閒館飾郵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饋餉也餼係餉客以生食及芻米也詩傳曰牲腥曰餼餼許既翻

史炤釋文情一亦切滇山覺于分切在南陽蔡陽滇水之地以餌仍吏切餌也于闐西域胡國錢患滇切又疾莊切說文送去也餞患慈切具食也或作養盱日夕也襁褓上舉兩切下補抱切負兒衣衾衽上去金切被也下如甚切文字音義云衽席詭上木切偽也亦作譌詩曰民之譌言盧水胡落渭切北地胡也碻磝津上苦勞切下五勞切濮堤城名解見上以贓莊郎切納賄也從容猶休然也攸屬附也斜日究切平訣也肘腋上陟柳切臂節也下略也在肘後亦作掖玷缺也擻文胡狄切符也犯蹕平吉切解止行人也儲峙如切儲副也採聚拾取之也詰問請責也抵躅敵豈切謂抵諱也不撓女巧切謂不屈也又女教切罪責也擐秩上入半切下你蔽切謂揎袖出臂也瞋目昌真切張目也流漣力延切或作連易曰泣涕漣如樵薪樵新謂小木散材析而為費者樵音憔焦惕恐也人女六切羨唐其悅屬籍上珠玉切附也下秦昔切薄書也謂所附宗籍璞戶角切邸丁禮切蕃國爲曰舍也泯彌鄰切滅也又彌盡切饋求位切餉也餼士曰餼熟曰饔春秋左傳曰齊人來餼諸侯趙兗璧源奚新樂音佚駮音伎情音除緝音揮祖音昌兩反杞罕縣名杞音虔鎌音書藥反顛音忠豈反濡音鋼究反捜音肤病也慕音慕廣招也濱音云靖音公四反磬音豐于闐音田又音甸西域國名盱眈也佟音追渠也汝費音秘也隱約後漢趙典傳云典少篤行隱約韋懷曰隱猶靜也約儉也高禖武帝泰始明帝年號升明順帝年號綰音烏板反皖音下淺反碻磝津城名今濟州是也河東蜀索下大春明帝三年魏文帝定族姓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璧量也駢音洗健也鞮音筠鞭反縱音千宋反數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頗從容閑雅也。大將軍謂義康也。十七年十月發從江州攸屬注也。愕
音五各反,驚也。毛玠音介。行玷音店,玉病。未厭音於鹽反。鴻,大也。弃業
弃音棄,重也。業,猶世也。曾音增,則也,乃也。道人,僧也。儲宮,儲貳宮稱。扣
音口,擊也。揆乎聲相取之也。誥,則也。抵躡抵,排也。不撓音鬧,擾也,曲也。
靳祭。嵇生琴,嵇音兮。嵇康將刑於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
吾學廣陵散,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廣同夏侯色,夏侯,姓也,名玄,
字泰初,反就東市,顏色不變。疇昔猶前日也。頸音居郢反,項也。怍音昨,
愧也。流漣音連。易曰:泣涕漣如。語音御,告也。姊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
子先生為姊。琬音宛。勝音升,任也。戚音戚。沖音忝,乘也。常均,均,同均也。
劉弘仁,劉湛字弘仁。怛音女九反,串習也。徇音辭俊反,隨行也。懸音懸。
安成相,相,去聲,官名。淮南王,漢文帝之弟。釋皇后,武帝母。二舞,文武二
舞也。具區,前漢地理志:吳郡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注云:爾雅十藪,吳
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有大湖。則有司存,自有有司存在。呼韓,漢宣
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饋餘之秩,錄,說文,易禾也。秩音姪,次序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一送

宋 文帝七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戊辰,魏主
軍至東雍州。東雍州治臨汾。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
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
皆赴汾水死。臨汾東汾陰,薛安都傳:諸薛家于河東汾陰,世為強族。其族人安
都先據弘農,棄城來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
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
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
其首,首破則尾不能復。保聚中縣。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趣之,騎,
奇寄翻。趣,七喻翻。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
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
長安。庚辰,至戲水。戲,許宜翻。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北地子午。軍無所獲。
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盩厔。盩音舟,厔音窒。歷陳倉,還如雍城。

雍,於用翻,下同。所過誅民與蓋吳通謀者。己亥,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
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使,疏吏翻,下以義推。詔以吳為都督關隴諸軍事、
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為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
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
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愨,家世儒素,愨,苦角翻。叔父少文
高尚不仕,諸子群從皆好學,好,呼到翻。愨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愨自奮請從軍。詔以愨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愨
為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
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朱梧縣自漢以來屬
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水經注曰:南郡治朱吾,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
邑國。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府者,交州刺史府。陽邁執之。和之
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
城南,高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將,即亮翻。陽邁遣其
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愨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
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喜,許記翻。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
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

室（從，才用翻），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藏，徂浪翻），又為窟室以匿婦女（窟，苦骨翻）。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輸芮翻），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以太子居守，[illegible]留臺。下，遐稼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illegible]），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illegible]）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鞠，窮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治，直吏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去，羌呂翻。）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太子晃素好佛法（好，呼到翻），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illegible]）

（常深讀佛書也，被其戶牖，本多知其史，未多析而得抽之地本，多刊也。皇老莊所得微哉。又見莊誅之固辟其理，乃虛誕之也者，正罪番所訶，乃而治合從取九烏莊其智也。人設噓鳴，王廚會，月設數十人，作靜輸，言極其禁焉。財力萬計，道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費害，人何異乎？其下詔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為無常之人，而排漢明為異矣。安知非浩所作修大之辭也。大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僕明主當有覺誅之之意哉。苟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皆循德工已於上，公卿大臣講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亦已以科條禁之以勢，獎之以漸，復之以久，則事不擾而政出民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為不累也，乃在夏無之時；其為累無也，乃在不累之日。精之速，致其革之難，為之張，致其成之者，蓋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救代而行之。是以不毀理而華復生焉，而革之長耳。已日乃孚，言不可速也。夫明言其事理也，孰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牙以正而無偏矣。）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世中葉[illegible]上，斷立太原郡，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為太原郡，僑屬青州，為）

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魏主之母杜氏，故指杜驥為外家。）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水之東也。）殺掠甚眾，北邊騷動。（考異曰：宋本紀，是月，索虜寇兗、青、冀[illegible]刺史申恬破之。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高涼王那[illegible]）

（[illegible]四十餘口[illegible]）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安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使至大峴之南，以實內地。（峴，戶典翻。）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佃，亭年翻。）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羸，倫為翻。陴，音皮。）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illegible]）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兩，音亮。）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趨，七喻翻。）賊所不能干。有急微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illegible]）弓幹利鐵，民不得有者，官以漸充之。（[illegible]）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illegible]）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徐州所統[illegible]）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易，以豉翻。）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帥，讀曰率。）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復，方目翻。）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二州雜氐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卻之。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種，居於[illegible]）皆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眾推會

為壽與敕文相攻。　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　丁未，大赦。　仇池人李
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以兩雄不並立，若須我者，宜
先殺洪。會誘洪斬之，誘，音酉。選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
帥騎赴上邽。邽，讀曰圭。帥，讀曰率。未至，會棄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
塹，七艷翻。嚴兵守之。格鬬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主路，致死於我，多殺
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降，戶江翻。
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屯松多川，水經注，松多川
水出隴山西南，流注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
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勢復振。復，扶又翻。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
督北道諸軍討之。北道，指軍指秋兵公屯長安以北者。犢和之等復屯衆
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象浦，即象林縣地，故林邑
浦之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具裝，馬甲也。
象之兵。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髯，尾
端茸毛大如斗，出西域。其為物最猛，又能食虎。
自西域來，至八年獻，凡自西域獻入至此。乃
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注，林邑國

都治典沖，去海岸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
在五月。當是六月賞復和之事，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
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櫛，阻瑟翻。
胡寅曰：宗慤兵八萬，文殊為戰者十，又潤無可成者，以重品乎易
人所謂也。故宗慤才兼衣之類，不貪而仁深萬然，其無什其若宋
總者非則而無總別至而不求，皆可以為實矣。特師兵大姻而以將用
畢貫書有不能見，則總之實而可厲矣。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發
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
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畿郡中城，東引西對於代郡，和白
四居當州當下師見。起上谷，西至河，廣袤千里。袤，音茂。子公翻。帝
築北苑，立玄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
北十里。玄武湖今為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辛未，以散
騎常侍杜坦為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
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
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傖，助庚翻，南人呼北
人為傖。荒，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

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以文人相磾，丁奚翻。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
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量，音良。坦曰：請以臣言
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喪，息浪翻。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
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
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
上默然。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
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悍，悍，侯旰翻。以人且俗之平。平時猶不可
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
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
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
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為害。斷，丁管翻。吳天性凶狡，今若得
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為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
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為，于偽
翻。任，音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為然，遂赦二叔，與剋期而遣之。及期，吳叔
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
吳首來，傳詣平城。伺，相吏翻。傳，知戀翻。又見前。考異曰：宋書吳為人所殺，

自攻之為沒夫所中，凡五年矣。卒吳平，東入木由山二年，留臥死。今從魏書。永
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俟為內都大官，安定盧
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
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復，扶又翻。下復遣、復還同。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恩
王于夏始得關中。信未洽，吏民數為逆亂。數，所角翻。今朕以重兵授卿，
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豉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
少，詩沼翻。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
能為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為婚姻。超猶自恃其衆，循無
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超使人逆謂
俟曰：從者過三百人，從，才用翻。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
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
還。還，音旋。久，如字。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復，扶又翻。因詣超
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呼，火故翻。手斬超首，士
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俟還為外都大官。　是歲，吐谷渾
使還。齊上吉午吐谷渾西義。
史炤釋文曰：水以罪從縱赦，起是以解也。迅，息晉切，疾也。又私閏切。

汾水扶云切。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觸後魏。撣徒丁切。摧也。揆也。人使
平切。戲水在京兆新豐東。或作潰。爲後魏。盤屋山西四盤。水西四屋。圓
山水之西以爲縣名。屈石投涎。系後繇。紐女九切。絲也。系也。林邑涅南
夷種也。其地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飲於禁切。釀其女亮切。醞
君之駿馬貴絹切。遣徒弔切。撩除也。孑遺居列切。詩曰。靡有孑遺。謂無
遺餘也。登陴頻彌切。城上女牆也。鼓譟蘇到切。叫也。纂偏作管切。纂
崇而北偏也。稱千正四切。將十萬兩車數信宿再宿爲信。春秋左傳曰。凡
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蘇古竹切。薪也。休官屠各者。屠如呢
即休屠胡也。掘其月切。穿也。穴也。撕紅兒切。拔也。北之總名。傖荒傖鋤行
切。亦作傖。吳人罵楚人曰傖。貴謂賤回。國相僧傖音均。夫孔悅。金日磾
丁奚切。奴休屠王之子。勝姓金氏。胡三省釋文辯誤二十三年魏主渾
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史炤釋文
曰汾水出汾陽北山。秦按史炤止能言汾水發源之地。不知薛永宗秦
家起汾水而死。其地不在太原汾陽界。求經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東
南過晉陽。彼陽大陵平陶等縣。南入河東界。逕永安楊平陽等縣。又南
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經絳縣故城北。正得所謂晉都新田。有

汾澮以溉其義者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東雍州治所也。太和中置州
立郡。東雍州南之汾水。乃薛永宗聚家之水處。漢書地理志曰。汾水出
汾陽北山。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而入于河。千三百四十里之汾水。
氏源氏委。當遍地注釋而後能有得。趙充陸源妾射音夜。類音甫委反。
雍去聲。撣音伏丁反。摧也。紐音女九反。結也。系也。林邑王遵音其非反
其名。宗懇音懇。昆音兄。誕音但。妄也。沙門僧也。飲從五音去聲。闖守闕音
立。釀音去聲。擯。腜音州。牂之蘖。鞠爲丘墟。鞠音菊。窮音女点反。詳小雅
曰。鞫爲茂草。注。窮也。塞也。大丘也。遺去音丘呂反。除也。浮圖佛也。昆
音明。廣反。李潤縣名。我外家也。世祖女姓杜氏。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
帝時。征北大將也。淮泗謂當虜淮泗之地。羸備羸音盈。餘也。儲
音除。積也。巨大也。曹孫音播。孫權。繕音膳。治也。大蜆音胡典反。山名。在
襄陽。佃音殿。營佃。纂偏二字爲偏。蘇音蘇。葦。清濟音子禮反。二水名。
戒從又曰。傍息西我。優傞音才日反。不信賦也。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
西郡。枚相敵也。以其裝被家被音皮。義反。下文二十七年十一月云。薛
安都乾亮慕解經馬。亦去其裝。又奪高祖乾云。編　俊爲馬其裝擲苑
文祖也。欲恨也。近王城各五百里曰畿。纖音羅。直也。任張氏漢刑放依

他父子也。傖荒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荒。荒服也。又北奔神武紀云。魏
孝昌中山胡劉蠡升稱天子。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蹟音
子欽反。沒也。圉音語。養馬者。熙熙同。悽音亡伏也。任之任平聲。當也。何
十四伏也。民數音朔。呼合反。吸也。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
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未。魏主如中山。　魏師之克敦煌也。牧
煌當作姑臧。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
金銀。犍居言翻。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
之。有司索盜不獲。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藏徂浪
翻。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謂
學巫蠱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
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事見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
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人徙
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
即亮翻。扶風公處真等八人。處昌呂翻。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
並斬之。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見一百二

十一卷。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
以大錢一當兩。夏戶雅翻。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
估音古。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少詩沼翻。下同。數多則物重。多
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復扶又翻。若今制遂行。
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卒子
恤翻。下同。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
康之貶。義康貶。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
戒之。誚才笑翻。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胡藩家于豫章。
欲奉前彭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過工
禾翻。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爲汝陰王。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號
吳回。宋書索虜傳曰。索所住屠蘇爲氐。當所擊屠蘇例。是歷始死王后皆號
立。音工竭。不豫。豫恐賜死。也出於傳聞。不從後魏書。　楊文德據葭蘆城。
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
東逕葭蘆城西。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魏以仇池置武都。天水。
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音酉。

史炤釋文敦煌音屯。郡名。應劭曰：敦，大。煌，盛也。沮渠牧犍犍渠焉切。沮子余切。沮渠姓也。其先為匈奴左沮渠之官，因以為氏。索求也。守藏才浪切。守庫藏者左道。禮記曰：執左道以亂衆，殺無赦。鄭康成注云：左道若巫蠱之衆貝偉蓋切。海介蟲也。古者貨貝，以貨具而寶龜。請責讀曰債。姚姚也。通作姦。趙完璧源委如中如，往也。敦煌昔勝皇。所音的賂儀。牧犍妹也。第宅也。當女屬。衆貝衆，錢名。前漢食貨志注云：流行如泉也。估貨估音古。直也。辭音詞。甘反。樂也。楊文德武都氐王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將，即亮切。帥，讀曰率。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初，保宗將叛，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叛，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宋免削之也。　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罷塞圍役者。罷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路縣叛民二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河西當作西河。　閏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宣武場在建康城北。宣武場林臺城北。　初，劉湛既誅，湛誅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選，須絹翻。好，呼報翻。惡，烏路翻。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令史掌省中文案，不當宿尚書私家。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少，詩沼翻。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陽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復，扶又翻。引周詩赫赫師尹以諭京尹。然詩所指師尹者，乃太師尹氏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為治。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直吏翻。臣昔啟范曄，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十七年。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罹九死，猶將言之，而不悔也。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藉，秦昔翻。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為丹陽尹。　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汎入南泗，水行自清入泗，陸行自歷城取土，皆路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為鄯善王，拔

善言八。虜有入諸姓出大汗氏，改為韓氏。鄯，上扇翻。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魯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己卯，罷之。　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如廣德宮。魏主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名曰廣德宮。　秋八月甲子，封皇子鑠為淮陽王。鑠，式灼翻。　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般，北末翻。悅當作悅。般音鉢。遣使詣魏，使，疏吏翻。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書。　丙戌，魏主如陰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卑那奔龜茲。龜茲音丘慈。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歸討西域。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為前部王。帥讀曰率。和撫降柳驢等六城，驢，力居翻。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辛丑，魏弘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關西之敗，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元勳，朝，直遙翻。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分，扶問翻。乃降它觀爵為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迦翻。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復，扶又翻。下復伐同。魏太子朝于行宮。陰山之行宮也。朝，直遙翻。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即漢武帝所築受降城。降，戶江翻。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史炤釋文潞音路。上黨已言潞子國也。來復魏犬蒐所禾切。衆也。言昔以蒐狩習武事。詬詈上呼漏切，下力智切。怒罵也。蒐音大切。乙也。或作乃。交阯音止。又作趾，郡名。往海古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則交，故名交趾。焉耆於乾切。西域胡國。龜茲音丘慈。乙直伽乙姓，直伽其名。趙完璧源委蒐音搜，狩也。春獵為蒐，夏苗秋獮冬狩。炳音丙。賂音路，贈也。瞻音貽。藏見上。惡懷惡，烏故切。九死不悔。昔屈原離騷云：九死其猶未悔。藉藉猶紛紛也。駿音俊。觀去聲。乙直伽乙姓也。說文曰：前無有乙姓。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群臣於漢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羯，居謁翻。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邪讀曰耶。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樂，音洛。　庚寅，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庚寅，魏主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

婞逆言。婞，下頂翻，又胡頂翻。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
意。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御史中丞袁淑言於
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卷，讀曰捲。檢玉岱宗，封泰山用玉檢。臣逢千載
之會，願上封禪書。我子直翻，上時掌翻。上從淑言。淑，耽之曾孫也。袁耽見晉成
帝紀。　胡寅曰：人有言不顧行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戎田元山之陰，淑
有不顧行，何以為言不顧行者也。曰：淑非能忘也，以從上封禪書，如之
也。此袁淑之失也，王僧達在文帝前張論，悉明淑沈慶之如其出東走矣，
亦以天見之也。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上以
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田資
武將於襄陽立雍州，并立僑郡縣，至是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
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
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
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重直龍翻，
其月翻。壍，七豔翻。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戰，之涉翻。敗，補邁翻。以那衆少而堅，大將
翻。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
隆嶺遁還，那收其輜重。重，直用翻。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
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屏，必郢翻。冬，十
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
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帥，讀曰率。八道俱進。先
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
未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通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凡患蠻之
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重，直龍翻。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
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群蠻震恐，因其
恐而擊之，所向奔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豈故首犯之，不暇故震恐而
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我，雖欲斬木而登，山豈可得乎。
史炤釋文：涿郡山，上音卓，下以拳切，一作滄山，名在涿郡。淑，頌六切。岱宗，
使何切。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封禪，時戰切，積土增山曰
封，為墠祭地曰禪。撓，許交切，擾其身切。暫凡也。挑戰，頂徒了切，挑其以求戰
也。輜重，上莊持切，下直用切。輜，載衣車。重，載物車。大稔，如甚切，
稔熟也。趙完壁源委：漢書，蔡沙上曰漢，獨音居得人。汗音寒，上如
注也。蔡音基。匈奴也。令人有封狼居胥意。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出代二千里與匈奴戰
代，斬首。復北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如淳曰：大幕

故增山，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又，一封者，岱山。天
築土為封，席卷言無餘也。檢玉岱宗，封泰山也。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
了反。氏畜，音許又反，又丑六反，畜，已屏音餅。沔，音緬。處。反，潰，音胡對
反。悉散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
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
餘戶。降，下江翻。幸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
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
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射，食亦翻。蠻兵散走。蠻所據險
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
為營戶。史言元嘉之末能以人以界蠻。降，戶江翻。　魏主將入寇，二月
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於其地。領，本合旋鴻二
縣。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
偵候不明，偵，丑鄭翻。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考異曰：宋書帝紀，二月辛亥，南平王鑠遣就西平，于乙，索虜寇汝南，太守
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己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南頓縣本
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
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水經注：汝水
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北。今蔡州刺史治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
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人常十城
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
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射，食亦翻。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
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堞，達協翻。壞，音怪。陳憲內設女
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塹，七豔翻。薄，伯各翻。憲督厲將士
苦戰，將，即亮翻。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
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
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縣，本屬汝南郡，江左分汝陽郡。時徐
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間，古莧翻。
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下同。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
劉泰之、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
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
補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屬僚也。武陵左常侍杜幼

文。晉到之主周置反石鐵。音竹各一人。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祚，才故切。直趨汝陽。趨，七喻切。魏人惟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重，直用切。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偵，丑鄭切。復引兵擊之。復，扶又切。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南平王鑠，時鎮壽陽。安蠻校尉。以康祖為司馬。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魏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任，音壬。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二十八年。從，才用切。夏四月，魏主引兵還。還，從宣切。人，如字。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上方。輸作上方也。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驤，思將切。魏主遣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復，扶又切。誘，音酉。遺，于季切。遺使蓋天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切。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譎，古穴切。誑，居況切。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復，方目切。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而度江也。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守，式又切。帳，音竹亮切。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事並見前卷。蠕，人兗切。沮，子余切。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麗，力知切。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未然多馬，故言其有足。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復，扶又切。下復縱同。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擁[illegible]自守，為[illegible]垣以自障也？[illegible]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翳，於計切。蔽也。言隱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聞之。復，扶又切。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事見上卷二十年。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觀此，魏人猶有憚南兵之心，且高祖之餘威，而還無諸將為有人也。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將吾寧謝。離，力智切。吳人正有斫營

使。使，疏吏切。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謂此時舊臣道濟等輩也。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羅門，天竺國有婆羅門種，善咒術。當使鬼縛以來耳。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郡守謂直達郡。薦，其偃切。相，息亮切。守，式又切。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凡徵之人，謂游雅、李靈、高允之等。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更，工衡切。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秘書事，監，古衡切。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撰，雛免切。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郄標，郄，[illegible]之切。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令習浩所注經，以為家業。并求敕浩注禮傳，傳，直戀切。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才笑切。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水經注：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壇。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其先世從代來自北方者也。恚，於避切。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illegible]浩刊石書史。上之衢路。[illegible]其事上如此，則[illegible]人之[illegible]。[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人也。浩寵信而不[illegible]，[illegible]之禮。是好為不以類，其不仁大矣，[illegible]人不仁，不[illegible]。孔子作春秋，凡書公之惡，寧婉其文，為尊者諱，所以存國體之心，謹風俗之義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止也。[illegible]也。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使，疏吏切。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首，式救切。或能見原，原，恕也。不可重為欺罔也。重，直用切。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

也。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孫□書曰也貞遂錄。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收，□又長翻。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朝，直遙翻。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為何等事也？為，于偽翻。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有總其大綱者丁言也。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丐，古大翻。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詰，去吉翻。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釁，許覲翻。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也。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為，于偽翻；下欲為同。帝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浩所述姻，皆士望也。東有浩附屬之罪，以浩故，並夷其族，禍可不痛哉。餘皆止誅其身。縶浩置檻內，送城南，檻，檻車也。使衛刑人于城南。縶，陟立翻。衛士數十人溲其上，溲，所鳩翻，小便也。呼聲嗷嗷，嗷，五刀翻。聞於行路。嗷，音同。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為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悸，其季翻。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亡古浩死非其罪。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荷，下可翻。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翟黑子事見上卷。允不欺之君子也。與翟浩同為國史，浩既獲大戮，允多所著述，允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狙於詐欺之對非也。已無此事為人所知者□也。學如浩為允

許。高允對之，浩默於前。允事無愧，而不敢自以為能，則曰：臣既誅浩，吾與國事。是則分浩已。今浩領史，允據事，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告帝耳。夫何所諱，而謂分之也。言之人情偽文於前，處□辭以言，乃易見也。於是允之意不能見，則於辯解者出乎其情然也。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賾，士革翻。別，彼列翻。十故州翻。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賾，逞之子也。逞仕魏，為太祖所殺。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魏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孝伯封宣城公。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李順事魏主所親任，後得罪而死，見□□年月翻。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帥，所類翻。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事見元嘉二十一年。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帥，讀曰率。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魏。說，輸芮翻。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間，古莧翻。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眾，保焉耆鎮。魏以焉耆為鎮。伊洛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元嘉十一年無諱襲伊洛，至是八年。自元嘉沮渠相攻伐，伏，疑文翻。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賑，津忍翻。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居帥北屬安南蠻方郡北路也。自漢魏中國先明之後，沒入遠夷，元路不通，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沮，在呂翻。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時宋官置兵校尉等，故本有步兵校尉。南史曰：高祖永初二年，置太子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謂陽王景十二年道濟出師，元嘉七年王蒸上廿無功而還。到彥之失利而返。元嘉一百二十一卷七年。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將，即亮翻。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重，直用翻。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謂彥之目疾大動也。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易，以豉翻。克此二城，館穀弔民，館穀，就食敵人所積之穀。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一送

宋文帝八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七年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愎，弼力翻。好，呼到翻。）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眾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用火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處，昌呂翻。）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操，千高翻。）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暱，尼質翻。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為部隊，而以其人分配所親暱者也。）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眾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玄謨至不知為車營，可以禦戰，於時已可見其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

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鞞，部迷翻。）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中分立鍾離郡，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守石濟，即此也。舸，古我翻。）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眾，（事見一百一十五卷晉義熙五年六年。）況今事殆於曩日，豈得計士眾傷疲，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使玄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雖至，用無以善其後也。）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艦，戶黯翻。重，直龍翻。斷，丁管翻。）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斷，音短。）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舸，古我翻。）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將，即亮翻。）慶之曰：「玄謨士眾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魏主小字佛狸。佛，音弼。）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將，即亮翻。）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

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虜東過，謂越碻磝而過，東入青、冀。清東，謂清水以東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朱脩之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翻。下復召同。）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使，疏吏翻。）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漢高帝之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illegible]）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耳學，謂不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讀說書而學之。）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清口，清水入河之口也。清水南通淮，北通河，凡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逕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即今所謂清口也。）自帥諸軍還歷城。（帥，讀曰率。下同。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眾為鄉導。（鄉，讀曰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百丈崖在盧氏南。）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之馬頭城，晉安帝立為郡，因山形而名焉。[illegible]宋屬徐州。[illegible]元嘉七年[illegible]。下[illegible]。）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考異曰：宋書云戍主鄒山，今從後魏書。）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宋魯郡時治鄒山。）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敗，補邁翻。）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水經曰：豐水，水上承大薺陂，東逕豐縣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苞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守，式又翻。）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冉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考異曰：宋書作張是連提，今從後魏書。）帥眾二萬度崤救陝，（自洛至陝，有崤黽之險。帥，讀曰率。）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騎，奇寄翻。下

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鍪音矛唯着絳納兩當衫[illegible]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illegible]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陳讀曰陣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勍渠京翻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折而設翻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眾生降二千餘人[illegible]降下江翻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為于偽翻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悉薦翻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illegible]

之地四面阻山中有池依山而居自為營壘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斷丁管翻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康祖傳云去壽陽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康祖及宋書傳作尉武[illegible]康祖戰死于此康祖有眾八千人軍副胡盛之[illegible]欲依山險間行取至間古莧翻[illegible]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踝胡瓦翻足踝也康祖身被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意氣彌厲魏分其眾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眾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考異曰康祖傳云大戰一日一夜殺人[illegible]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

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眾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illegible]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斷丁管翻抱鎖亡奔盱眙[illegible]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illegible]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少詩沼翻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陳讀曰陣趨七喻翻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illegible]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決也唯二議彌日未決[illegible]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illegible]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illegible]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

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窘渠隕翻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污烏故翻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illegible]道民本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illegible]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illegible]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illegible]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illegible]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illegible]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illegible]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illegible]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

主約舅月也。但以人且無境外之交，故不變患。患非之也。言依不變時得
非並所依也。備守乃遣鎮之。當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易兌卦象辭曰
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
豉。李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所食；黑鹽療腹脹氣
滿，刮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
種，並不食。狀是民細。又問此豈未也。胡豉，胡人所送，求與在用主之
復。使人細，狀書書細。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行戶制細，不齎樂
具。孝伯問暢：何為忌忌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
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
戲。左傳晉見時戰，子成使謂晉曰：請與君之士戲也。患
漢細。治之細。孝伯曰：有禮主則揖之。左傳大夫相及揖讓之言。
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
人來？主我所欲此之情，解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為人。若
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諸佐謂僚佐也，令僮幹則外役令者，見魏主也。
言。前如此為有人。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
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遣，使人細。下無復用。李伯又曰

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
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便藏入穴，
諸將倒曳出之。鄒山上有石穴，上人謂之為啅地，崔邪利率入保藏，以避兵，被掩捕也。
大典。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
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
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
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筭，鎮軍聖略，武陵王駿為鎮軍將軍。用兵有機，不
用相語。語，牛倨翻。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瓜步山
在秦郡秦氏縣界，有瓜步，今為六合縣，南北對境，當四人城，此，即入步
城之地，呼謂回年進七奸細。南事若辦，彭城不得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
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
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佛，音弼。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
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
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行人，吾於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

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汧音牽，隴細。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群氐拒之。
仲，楊田率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陰平，晉漢縣，屬益州，後為郡。
平，五陰平郡劉禹，陰平縣，平武，晉大康元年更名。武帝十年武寧。
今屬此也。宋日陰平，今文州。平武，今龍州也。
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
坛細，才用細。丁未，大赦。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
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
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考異曰魏
本紀云：丁卯，至淮，唐本作乙未，今從宋本。乙丑，明年之事。
之，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
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
才用細。考異曰：今傳作臧澄之。今從宋紀。建威將軍毛熙
祚據前浦。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東。
前浦東山，今亦曰東山之北，前浦城南則都梁山。
城，城在過明，河口人來送揚，入淮口，入來為盱眙。
輪於此自此渡淮。質營於城南。考異曰：在東門之西。

城北今役來曰。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救。澄
之，燕之孫也。燕，燕王之孫也。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
時，後之敗，沒者甚多。
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到官，
淮郡，民漢為下邳國，晉後分為盱眙郡。
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
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
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
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
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
已以百萬敗於昆陽，以二十萬敗於合肥。
下。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
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
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
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
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

中得細下不治爾。當出廩相賂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
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鑱士杉翻又士減翻銳也鋒也曰破城得質當
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爾
恨主書。言其兵閥兒。正戎國中賊也。因而獎之。斷其進中兄矣。魏主得質
九書。主不得前所與質書。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
禍為福邪。中原之民。本東濱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并寫臺格以與之
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匹音疋。不量所立賞格也。佛狸如淵
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𫄨絙𫄨古恆翻。𫄨大索也數百人
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縋馳偽翻。桶他孔翻
溢本句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句絕。衝車至者城身之
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莫有退
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
遣水軍自海入淮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角，則入淮。又勑彭城
斷其歸路斷丁管翻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
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示若欲自行
淮渡淮而北。以速魏其復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

之上露板。露板者。言其殘之狀。露板上聞。使天下悉知之也。上時事經壞
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已去壞之功。又益去其璞不嬴實賢也。人之才
可以定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惑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可
舍。夫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當此時
若璞從人之言。不知我曾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己。則將姑待。且不保
尚何功賞之可望。夫以村旗人。人難能於我以相之。使璞皆之以長此
可不謂天賢之美才。使其本義吉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李斯已知
實。又歸功於臧質。此一段也。皆然之。禪璞與唐遠矣。其視貪人之功以為
己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擊戶從
翻。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
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使疏吏翻。上勑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
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
程天祚逃歸天祚為魏所擒。見上卷二十六年。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
冀六州凡破六州之土聚耳。六州城守未嘗失也。殺傷不可勝計勝音升
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槊色角翻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
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室廬焚蕩，燕無所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

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
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待中詔，即委輈而行所抑也。趑七私翻。趄七余翻。不進也
也。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易以豉翻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
之政衰矣史言無用兵之禍。胡寅曰。古之為帥也。推將軍之轂。安以
閫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先於古訓甚明。人欲肩之
然而人君往往不能無中覆之弊。以取敗失。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
而已。命將出師。攻戍十里之外。而神機妙算。規規於九重之中。言而見從
參臣承勝上萬歲壽。以羽其襟。皆研為出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儼然當
之曰。臧是已。於是始心益驕。無或不已。而將帥因此出矣。不知事有才而
中者。非可常手。本高祖西征未代。身在行間。則未嘗不推分劉裕定服矣。符
長貴子長者。懸付節度。則皆效敗。此文帝之所短也。况文帝所其為長。又
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則雖事中亦不可為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
者蠲其稅調賑津忍翻。蠲吉玄翻。調徒弔翻。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戊寅魏主濟河自肉長驅盱眙退時。
二十三日始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
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魏神鹿四年徵玄等。崔

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陽縣前漢屬涿郡。
後漢屬河間國。晉分為高陽郡。吏因羆子掠治之掠音亮。羆戒其子曰君
子殺身成仁論語載孔子之言。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
爇如悅翻。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自晉
以來有殿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疏吏翻。魏主問曰盧度世亡
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
沒者凡度世之族逃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
侍郎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為折衝
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為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
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浩應接。謀泄被
誅。河東大姓坐連誅夷滅者甚眾。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與
魏事不同。今從魏書。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為于偽翻。三月乙酉
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魏主以戊寅濟河。行二十二日至平城。飲至告廟
左傳。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
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又所獲也。以
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近畿。謂環平城千里之地。降。戶江翻。初魏主過

民不違不得志也使語音御下見語可語人語同悟懼猶音於身反恐惟發左傳曰曾人先懼早為之所左傳隱公元年曰不如早為之所杜注云使得其所宜碻磝音敲敖今濟州是也船來去聲乘也遣使使去聲謂也使音使者大使以遣去聲四足謂馬也論音送不雅曰使歌謂之鈕其音鈕其也寡人曾又告封於與難後皆禁貴故謀寡人期之白登之在也桑乾音干乃屬音其多反全也遵音具緣反息也反也貽音夷遺也佛狸魏主小字也見與高印上文彼之無所不封也衝車衝城車也穎音杜回反上黨板上音時掌反塞執一循突中也程天祚逃歸天祚上年三月滑引兵襲汝陽與風馬魏所擒勝計勝音升充之充通也忍也調音徒吊反計發也上如加沚也蕪音研孫音先身擊也飲至告廟告音沂飲反飲板飲子板也州端州寫治中州之紀綱被四州端會音會劉也乃也魯宗之按晉本安帝十一年春云雁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軌起兵處荊州刺史司馬休之襲破江夏太守劉虔之又與裕婿徐逵之戰逵之敗死又按宋書列傳亦同虔懷虔之子宋文帝二十七年與魏戰中流矢死古之今通鑑去之又者蓋指二人之父有文也詰音去吉反同也鑠音書

蒸反屏音餅沙門僧也備蔵備薪也蓄音許六反食也市廛音直連反中物邸舍也周邵齊單周公邵公齊太公單公也偶文下音州治也所去上音人趙也下音立呂反除也近去聲佛尼姪姪孫令其遣為也特濬主四年濬音浚子孫文帝十七年六月云魏皇孫濬生至今十二歲特矣按北史亦同歲三年而已生于此云濬生四年其誤明甚思去聲皆與讀曰預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軍之州之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沮子余西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魏主年四十五論曰太武皇帝考異曰宋書作反甲今從魏書胡寅曰見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為君其職在於牧人立之養之富之教之則當職事矣蓋此職者其復尚寡民者為君侍其服者母哉則是自戕其類也況殺他邑內不自戕其類而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修身為錯之禍人有不選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但言一謀己魏自拓跋珪以來國事日隆至壽而益大然好大喜功承不已用刑害殺人已多威天達物而死於閹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殺戮氣適足自伐而已

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早辯也景穆之死事起宗愛既弒其君當即日伏戮乃延回歲月忽踰年氣之久其昧於本省之戒甚矣其人也不亦宜乎尚書左僕射蘭延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後為蘭氏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長上聲下同長知兩翻徵秦王翰置之秘室秘室秘宮之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惡烏路翻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赫連皇后夏王勃勃之女也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大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文帝紀康子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廟金陵廟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上訪於群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時江

夏王義恭時驃騎將軍鎮盱眙南譙王義宣鎮江陵進位司空驃匹妙翻騎音奇計翻各部分所統分扶問翻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據魯爽傳天祚去年助戍彭城為魏所獲尋亦南歸時是年遣爽秀俱來歸故並用之將即亮翻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帥讀曰率　考異曰宋略作夏侯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伐玄謨傳中不言今據魏紀載六月劉義恭將檀和之寇濟州裴安生軍于東平慶明薛安都屯于襄陽鄴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北伐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柳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師末甚有敗皆遣柳元景徇潼關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略　今按考異所謂宋略係裴子野也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茂度之子也張裕字茂度避武帝諱以字行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饑書曰黎民阻饑孔安國注曰阻難也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帥所類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自中山至代有州馬關飛狐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謂因敵以資

於事為易易弋致細斷義之使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
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行即是細)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
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驊齊象舉並進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大
行北塞軍都(故用山陰置兵以為巢相交五異之地行戶附鄰塞息則細)
因事指揮隨宜加授(加授謂任於魏有官者加其官未有官而能製衆以
惠來即者克授之以官)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言其俯恩百倍於常時也)若
能成功清壹可待(謂河南北滿清混壹之功可待也)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並催促裝束伏聽朝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
非今世之英不可行)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
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散恩望細將升聲報)　胡寅管見曰之為評者
不伐夷以敵周方遠大光所當於衡者之心有不忍為去來其殷于其偶
細判而舉則狄遠也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夫則為夷狄
中國居而夷狄行則無以異於夷狄矣無以異之其能服之乎宋高祖伐
秦之夫不能矯魏夫我不之夫出于不者反十不我以不仁不義自為則
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夫當不知我為又來魏夫而我之是以夷狄攻
夷狄而何校焉宋不能準南又兵之復亦既講解將同往來通情好矣魏
主之細文帝置中爭使臣明見中土則義當退備仁心遠以乃中國之道
也事不足國惟攻我是務將其心攷善矣能無合殿之獨哉古之為國家
者然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慶夫也夫即不少改悔定天吞也鑒于何
足深之不足也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方山在建康東北
有方山埭我准主埭於山南西方山者山形方如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
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復其人細)御史
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嗤丑之翻袁淑謂
有迹無名如夷門侍者晉野王二老漢陰丈人之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一送

宋文帝九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九年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考異曰宋
紀七月壬辰水軍及碻磝下又有乙月壬辰按長曆是月丁丑朔四日庚
辰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盡以庚辰壬午至碻磝非壬辰也)壬辰徙汝
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為湘東王(彧於六翻)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
(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已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又文元王傳皆云濬
實潘子而文亦云淑妃養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元皇后
性妒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袁皇后謚曰元后殂於十七年恚於避
翻)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惡烏故翻)濬懼為將來之
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嚴道育士女也吳夫為劫坐
沒入奚官)自言能辟穀服食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
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箱(箱音相又翻竹
篁也)主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
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數所角翻詰去吉
翻聞音問)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為于偽翻上時掌翻)必不泄露劭等
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
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卒
子恤翻)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語泄魚據翻泄息列翻)濬府佐吳興沈懷遠
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
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
是大慶之漸耳(嫁光。則以逆之據濬實啟之劭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
來非常害意將劭濬遂謀至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乃
昔以其逆謀非旅之也)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
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是戶畢翻)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
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
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
皆呪詛巫蠱之言(呪職救翻詛莊助翻)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
(治直之翻)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出鎮京口(十八年濬為揚
州刺史出鎮京口事始見上卷)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以事

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復恐又殺。今
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史言陸
俟父子皆有智略。名於後魏。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
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魏都平城有鹿苑。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
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謂人以鋼劉也。
但以弒南安王為宗愛罪，不能正其從世祖之罪也。皇孫已登大位，有詔
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
帝位。濬，太武皇帝之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景穆子曰濬，字烏雷直勤。
登永安殿。此文魏太武帝始元二年，改東宮為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
大赦，改元興安。考異曰：宋本宗愛傳，以為并時有武咬月，以為太子令
焘元使嬖人宗愛立可悖，其為後宗愛悖其洺烏青時所危，婚役之而自
立號年永平，悖其懦弱，不為國人所附，是子遐子為當直勤，壹為惠所愛
焘王為國人四悖其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月乃殺悖其及宗愛，而
立濬為主，號正平，與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設受
周皆具五刑，夷三族。西陽五水群蠻反。水經注：浠水出江夏西陽縣
北山，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為五水蠻。五水蠻

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憑阻山川，世為抄暴。宋沈慶之於
西陽上下諸封，即五水蠻也。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前史曰：蠻所在
深阻，種落熾盛。此猶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沔達連接，夫甄下
同。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荊、雍四州兵討之。為沈慶之以討蠻
之兵，以武陵王駿起義張本。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為太
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壽樂，拔忠之後。樂音洛。匠分翻。將併壽樂
音洛。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賞定策之功也。十一月，壽樂、渴侯
坐爭權，並賜死。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甲申，魏主母
閭氏卒。據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魏南安王余之立
也，以古弼為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
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為巫蠱，皆伏誅。古弼、張黎，皆世祖之所親任者也。
宋受欲進，不能屏其罪而誅之。南安之立，皆居公位，雖不為巫蠱，罪固不
容於死矣。欲，是義翻。壬寅，魏廣陵昭王紹卒。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
帝，皇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
屠直於翻。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
之衆討平之。四州，謂秦、雍、河、涼。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此言趙魏，以時趙

魏大名也。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魏
禁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群臣
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
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所毀佛圖，率
皆脩復。佛圖即浮屠，或曰佛圖即佛寺也。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
為，于偽翻。下髮，翦髮也。本謂之祝髮。以師賢為道人統。道人統，猶木之部
僧錄，北人謂之僧總攝。魏書：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
州。涼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
沙門，為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丁巳，魏以樂陵王
周忸為太尉，忸，女九翻。南部尚書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
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膂，力舉翻。賜爵平原
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世嫡皇孫，故曰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
常職，不敢徼天之功。徼，一遙翻。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
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陸俟事世祖，歷官無著聞。今年逼桑
榆，桑榆，晚景也。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
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為東平王。考異曰：魏紀日戊午，據上有

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午，蓋戊午字誤耳。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孫。
後方日觀。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為尚書僕射，西平公源
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帝班賜群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
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忘備。府庫所
以供軍國之用，不可濫於賞賜。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示欲宣力於邊垂。
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為允
不言功。其後任遇隆厚，又並命其賦也。胡寅管見曰：陸麗、高允，更狄之人
也。更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定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
則隱逸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定周室，
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
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
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為之功，天子禮樂
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
孝如大舜，足矣，適盡為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為臣之分耳。舜與
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為，謂人所不能為者？人而不為，則謂為之非。自此
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無勞取賞，或不滿意，怏怏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

職收翻。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慙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謂欲先自殺也。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則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瑞翻。判，決也。欲決意為肩臣之事也。濬辭氣之悖如此。潘妃承帝寵又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從慶之。不知其受愆滋也。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史言耗翻。不已。濟千禮翻。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典，經常之籍也。故，舊事也。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送與故與二人也。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故自彭城還復出刺江州。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按漢書齊悼惠王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論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不爾。便應坦懷如初。謂坦懷待之如父子天性之初也。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至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易，以豉翻。難，乃旦翻。異在表

翻。言禍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思，息暫翻。又音如字。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復，扶又翻。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坐，徂卧翻。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僧綽年少於湛故自稱弟為辭。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年王宏之在末也。於兄弟長幼之序為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屏，必郢翻。帝自以為謀甚密於此矣。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左氏傳有言，得及婦人宜其死也。未久，帝豈此下。其機某人在其孫毛之下。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齋帥主齋內伏衛。又主為沐燈燭。帥，所類翻。初。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慮請如鄭已。難，乃旦翻。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至有實甲萬人。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帝坐，二十九年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濬巫蠱事已發，豈直因十二月反明

年正月哭異，而更加劭兵。今從宋略。劭性黠而剛猛。黠，下八翻。慧也。堅也。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王僧綽入啓聞此事。劭之逆狀新約無可疑者。而帝猶豫不斷。信天奪之鑒也。將即亮翻。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曆是月甲辰朔，宋本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帥，讀曰率。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被，皮義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幢，傳江翻。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以前官為太子中庶子，而此時則為右軍長史也。斌，音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置積弩將軍。宋置左右積弩將軍，宋泰之制東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省，悉景翻。明旦當行大事。左傳，晉欒書謂韓厥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違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殺之。望相與戮力。因起遍拜之。衆驚愕莫能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善思猶今人言好思量也。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言劭風疾之心，故發有是言。劭愈怒。因眄淑曰。事

當克不。眄，眠見翻。目偏合而斜視也。不，讀曰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也。疾也。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還左衛率省也。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更，工衡翻。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朱衣，太子入朝之服。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輦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鸞輅。宋志法駕則乘畫輪車，丙箱束帶以金飾黃金。金五采。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朝，直遙翻。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東宮西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掌翻。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守門，以伺門開。四更。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言不得入臺城也。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合殿，晉世當帝寢處為所居齋室，所謂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

嘗發逆賊之，年四十七。明實事見，晉之中土，宋之度參之代，麻沃之據，
曹之道，隋之患，唐之唉，扣賀帝之擬舜，救皆以諸問猜忌，非有反逆之跡
也。若元凶劭，劉義隆之將，于于書，既與潘陳，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有
詭問猜忌之事，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發之，已不失為忠矣。劭濟傳止天
年，不亦善者？若視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敗已久，而不決，宜
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吳有宮甲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漏是
劭固欲賊，而文帝因使之賊也。宋文帝實溫厚，愛養新民，然纖特智及，鮮
持大裏，不如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構發蕭僧，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
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而欲家有無之名，可不信哉。湛之驚起趣北
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遷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
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
啓？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
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
入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
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
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

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當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
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
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細仗將軍尹
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
東閤，東閤門也。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
急召始興王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州，
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內諠譟，宮門皆閉，道上傳
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
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
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
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
千餘人。以討除逆亂，而劭遣張超之馳馬
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
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石
頭名城，有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

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
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
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百官
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
無所及，號惋崩糾，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
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
也。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
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
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長沙王道憐第二子。
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
臧凝之等。凝之，臧壽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
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
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
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
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
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

自巴水未咨受軍略。
使武陵王駿統諸軍討逆。
己。三月乙亥，與臧質、董元嗣。武陵王以彭城、董元嗣自建康至
五洲，具言太子殺逆。使元嗣以吉
兵之。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
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
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
也。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
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以會稽
省揚州，立司隸校尉。
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
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
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
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

嘗籍用設兆漸來五邪劭料撿文帝巾箱料音聊巾箱所以載要密文書
化於壽間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卽所上儲太
子諸王典戎故所出例甲申收僧綽殺之胡寅曰王僧綽兼然僧必先
之地。如而不去以爲忠邪元凶劭蕭賓甚美及忠者以爲智邪死於昏亂
之朝何智之足云然則於義何居僧綽雖於孝外昏矣僧綽弟僧虔
爲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當判司徒府有東西曹曹有掾有屬
案於西曹又分左右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
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羽化謂登仙神
仙家所謂飛昇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諸王侯列弟於臺
城北故曰北第凡皆猜忌子孫皆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燁臨川
王義慶之本長沙王道憐之子嗣臨川王道規本燁又以長沙王瑾弟嗣義
慶嘆渠本綱桂陽孝侯覲新渝懷侯玠覲音其玠新渝當作新蔡考異同
劭傳作峰今從長沙王道憐傳皆劭所惡也惡烏路翻覲義欣之子長欣
長沙王道憐之子孫嗣義慶之子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
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
入內與母訣武陵王母路淑媛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
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
兵府主簿顏竣曰竣七倫翻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天府謂
建康若首尾不相應首謂武陵已倡義於九江尾謂諸方征鎮此危道也
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
男女始生爲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
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
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是時多不悉昌
儀有一蒼頭白衣鴿子從天而下征伐顛趾其事因使指麾軍事畢隨天所在
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耆儀之理或者舉
義之時託武帝神靈以驚神人之助耶抑方起義之心也適與不諧恒
伐不實庚申留昌翻分狀同翻竣延之之子也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
著稱靈運死延之獨擅名於時時在建康廣實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
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愨爲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
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
柳元景宗愨以諮議參軍領中兵朱軍以前驅之任今二人也顏竣本記
室參軍陞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任命竣也記室參軍掌碑記

是戶雅翻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
也劉道產鎮襄陽有政績見一百二十四卷十九年南譙王義宣及臧質
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與俱詣江陵見義宣司
參寧史嘗於義宣故俱詣之且遣使勸進於王使疏吏翻辛卯臧質子敦
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考異曰宋略庚申武陵王戒嚴下義
歎迅恢長管是月中戌新亦庚申辛亥大宋日上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庚
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教作敦今從之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
賊貨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遣功故曰勳臣方翼贊京輦而
并歸戶之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迸北諍翻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
尋錄得敦毛晃曰錄收拾也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以外戚子弟行
杖以訓飭之故曰訓杖厚給賜之癸巳劭葬太祖于長寧陵陵在建康蔣
山東北傳長寧陵隧道出莊宣前踐則陵道皇城又謚曰景皇帝廟號中宗
又不用劭所上謚號而用孝武帝所改謚號王劭紀之之乙未武
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考異曰宋略撤
在庚申在宋孝武帝紀三月二十七日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使
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
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
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兗州平城作平陸
有平陸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彭城人如老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
城亦帥所領赴之帥讀曰率下同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
司馬崔勲之等將兵赴義宣所部思話義宣遣蕭思話與永不擇前嫌思
話嫌張永於彭城見上卷上年自爲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張
暢永之從兄也故義宣使之爲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受命
州刺史之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琛丑林翻國家此禍開闢未聞
今以江東驍銳之衆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也銳唱大義於天下其
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
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琛意謂雖以順討逆然兄衆強而江東弱其勢異也
當須四方有義舉者須待也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
無君之國寧可自安糊默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弒逆冤醜義不共戴
天孔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
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此王馮衍責田邑之言荆齊之賤士謂申
包胥走秦求救以存荆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

國家者武嘒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沈揄百朝正因子之兄子也元日
子從武帝入朝有功遷以校工鎮忠文誅勃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御
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語丁佳朝則直返朝班乃旦朝
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
史宿衛分上下番史條遷代今悉召下番將史以自衛史不分番遷淮南
居民於北岸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未塢北岸即臺城遷淮南居民於北
岸欲阻淮以自固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防其出奔也移江夏王義恭
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處呂朝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
虎門外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演
言案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南譙王義宣既惡社弔亡
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從才用
朝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
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
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
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三鎮謂雍荊江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
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乃

焉朝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己用乃厚撫魯
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二人皆號身善戰故厚撫之委以
軍事冀得其力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
不爾則保據梁山上時掌翻本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
曰城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山西曰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
船舫陋小不利水戰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至南紀揚山所
逃故地之勢漸使之然也至于江寧江流愈北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
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尋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為城以西皆曰江西而
江西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京口為南州京口為北府皆地勢然也江
夏王義恭在建康以義師為南軍即此義朝宋安朝乃進策曰賊駿小年
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
能為患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
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釁許朝朝直送朝元
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兵之法不憂賊不破也劭
善之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時武陵王號
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大詩照朝遷故又翻

告青良三方同惡勢據上流三方謂荊雍江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
愨屢嘗立功沈慶之嘗與青賊同在偽使柳元景討贊出關陝皆有功宗
愨有平林邑之功人有討蠻之功故斌皆憚之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
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
天也蕭斌以當條之事通於見戚逐為同惡異心忽負天地無
所自容唯欲事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朝不肯速戰以知必敗故歸之天
相息見朝劭不聽或勸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
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
將士行下王朝同朝親督都水治船艦都水諸官吳有之前漢屬
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分為都水臺有大司農治直之朝壬子焚淮
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秦淮水之北也立子偉之為皇太
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褚裕之見一
百十卷晉安帝義熙六年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
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欲以代武陵
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眾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劭合龐秀之以掌
軍隊秀之先奔南軍故人情大震見見爲朝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

檀和之為雍州刺史欲以代臧質雍於用翻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鵲頭
在宣城郡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于鵲岸鵲岸宣州南陵縣有鵲
頭鎮吳置其地在鵲洲之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
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說輸芮翻釁許覲翻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
師之檄移告傍郡莫任有心誰不響應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此
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帥讀曰率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
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候道伺候遠上警急之道也今沿路列置
於臺者即候道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弘佐
高祖久位任隆重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
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王
氏江南甲族僧達人名公之子也沈慶之於建義之初欲致之以為民望
月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江寧縣
臨江渚晉成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寧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
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於冶城
後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艦戶黯翻上時掌翻使
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秦淮之上也移書朝士為陳逆順朝直遙翻

為○寸偽翻○龍柳元景用兵方略○因有必勝之理矣○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恇去王翻○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南洲為地執○降○戶江翻○下同○屬○之欲翻○己未，軍于溧洲。溧音栗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王在舟○凡寢臥之所皆謂之臥內○將即亮翻○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不任咨稟，竣皆專決。[illegible]事○凡內外咨稟○竣皆專決○任○音壬○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間古莧翻○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臨○力鴆翻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按是月丁未○王發尋陽○己未至溧洲○十三日耳○自尋陽至江寧有二十日○今日累旬○書是以至江寧為限耳○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考異曰○宋略云○壬戌○元景次新林○依山為壘○按本紀○[illegible]元景至新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柳元景以之○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驤○思將翻○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史言魯秀王羅漢劉簡之所部之兵精兵○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當令者○元景戰之日而令之也○易○以豉翻○數○所角翻○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宣傳號令也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illegible]在於[illegible]鼓○陳所以進眾○[illegible]鼓所以退眾○[illegible]為退鼓○人欲之之○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帥讀曰率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死者塞澗○故澗水溢○[illegible]翻○為○于偽翻○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夏○戶雅翻○騎○奇寄翻○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illegible]山○吳孫氏以其祖諱鍾○改曰蔣山○稽音啟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illegible]為傳○蘇侯○蘇峻也○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自追義恭○[illegible]

[illegible]時王軍府草創，不暇朝章，爰素所諳練，諳烏含翻○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謂從軍自尋陽至新亭者○二等以優之○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此劭所下赦文所載也○庚午，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騎○奇計翻○下同○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愨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雍○於用翻○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帥讀曰率○將○即亮翻○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illegible]武帝廟號世祖○時初即位○而追以廟號書之○蓋因舊史之文○先○悉薦翻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西陵○今[illegible]蕭山縣西興鎮是也○吳越王錢鏐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illegible]○將○即亮翻○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今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又奔牛堰○[illegible]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破崗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埭○埭○音代○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即朱雀航○航○戶剛翻○考異曰○元景傳云○其月三日○按宋書○甲戌乃二日也○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禦義師○即奔自此也○幢隊○幢隊主副所領兵也○降○戶江翻○器仗鼓蓋，充塞路衢。衢○其俱翻是夜，劭閉守六門，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塹○七艷翻○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降○戶江翻○下同○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噉○徒覽翻○又徒濫翻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七王○建平王宏○東海王禕○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illegible]一人當是休祐○但未封○劭蓋拘七王於宮中○故號哭俱出○號○戶高翻○劭穿西垣，入武

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
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數人劭咸質武致皇后之姊
敘劭叶為丈人。又謂質曰：可為啓傳遠徙不。不○讀曰否。質曰：主上近在航
南。航南○謂大航之南。自當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縛劭於馬上防送
軍門。時不見傳國璽，璽○斯氏翻。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
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帥讀曰率。遇江夏王
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
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
罪。天子出行所居之所謂之行宮，行宮門之外謂之
行闕。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否。不○讀曰否。丈言劭濬枉思生。義恭又
曰：此未可量。量○音良。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
大航，梟○堅也。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媵○以
證翻。汙瀦劭所居齋。古者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
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為瀦。釋文曰：瀦，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
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
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丈吉

褚妃侍元元之母。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
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璞○集為叅佐，守于湖不運，義師○故誅。
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
后。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采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倣爵，修容
媛、修華、充華為九嬪，位視九卿。媛，于眷翻。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
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上事見晉元帝，王導子孫為江左大姓。甲戌
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
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
光祿大夫，謚簡侯。淮其死難也。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
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
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三公黃閤，
事見黃閤，晉宋代志曰：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殷沖等既誅，人為
之寒心。為，于偽翻。帝以尚之雅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
所謂全脫者，謂三鎮士民家口。○舊，直遙翻。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
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
史，謚壯侯。宋死節也。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卜天與袁、叔淑、徐湛之、江湛

四家。稟，筆錦翻。勝殺也。俱於也。又日錦翻。庫食也。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推
其死也。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
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還自洎陵也。初，帝之討西陽縣也。元五
州時，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
景帥所領西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語，牛
倨翻。信，使也。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冠，古
玩翻。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雍，於用翻。質慮
其為荊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
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
軍司馬徐遺寶為兖州刺史。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反，張本。庚申，詔有
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竣○七倫翻。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
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
將軍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盱眙，音吁怡。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
將軍。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氏殂。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
甲午，更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沈約曰：晉懷帝分荊州立湘州，成帝咸
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

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
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又以義宣以荊州兼統，於分
其軍府耳。帝既即位，追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湘州之立，蓋在是年也。
是，上衛翻。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將，即亮翻。以竟陵王誕為
揚州刺史。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詔省細作，并
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宋有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為左右
御府令。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
不足戍守，歷下，謂歷城；泗間，謂彭城、淮陰。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當時
議者，蓋以魏太武殂，內難遂頻之衰，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此中鑷論之
實。虐內以給外，則吾國之病甚於敵國遂之衰。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
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輸千計翻。更，工衡翻。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
漕輸，居然復絕。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出彭泗，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
翻。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跨足而待也。跨，口瓜翻。今
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
宜矣。言不濟事也。悍，下罕翻。又使邊翻。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
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短喪自漢景帝始。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　一送

宋　文帝十

通鑑綱目甲子宋景平二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

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書諫之不納泰寧之子也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顔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玄之孫也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含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

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容犯臣子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　之篤不令遠近悵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弒庶人義真以謝晦行都督荊襄等州軍事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邢安泰就弒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師傅二

職皆宜是也制其行止授其禮則遠罪惡則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簽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耶羨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義隆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義隆不許教州國綱紀宥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

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慮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令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尹起莘發明前日義真之廢以國書者某國大臣會謀廢之且又微其事也今此宋主之廢則敘徐羨之等者出其主名以示罪有所歸且又見廢君大事也下書六月弒之者承上文也義真之死既已廢為庶人而猶稱前廬陵王者不比宋人之廢也夫羨之等身受顧命正使嗣君失德猶當翊輔扶持擁彌縫其闕動忠正之節繼之以死以斷無負於託孤之意可也今乃輕於廢立初不聞有王敦之舉其所謂規置君如弈棋者歟詳書于冊曰廢曰遷曰

誠各王其君矣之舉。雖欲進罪，其可得哉。　劉友益書法：檀道濟何以不書？非主謀也。它日奉命討賊，亦足以自贖矣，故恕之。然則謝晦之都督也，既以之。以之者，徐傅也。徐傅共弑吾君，罪存王廢。朋目書曰：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所以深探其不臣之情也。秦攻涼，敗之。八月，宋主義隆立。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遂上中堂。百官奉璽紱，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大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乃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彥之為雍州，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事。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柔然寇魏。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主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　劉友益書法：柔然於魏書侵什，錄其無十二。凡其書寇魏，何書寇而還魏於宋也。冬十一月，吐谷渾阿柴卒，弟慕璝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其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劉友益書法：嗣除十書凡矣。凡嗣主為書卒，書其也。於是晉亡十中國無主。魏吐谷渾，東北夷也，故述之。至隋開皇十一年，中國有主，然後與之復書卒。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宕昌朝貢于魏。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強，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夏世子璝殺其弟倫，倫兄昌討璝殺之。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倫。璝將兵伐倫，倫拒之，敗死。倫兄昌襲璝殺之，并其

衆歸于魏。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劉友益書法：璝殺倫，昌殺璝，平不書討。璝何不父？其父也。父欲立少子，而璝伐之，不父其父甚矣。書者人得而討之。璝不書討，則世子之位可以力取矣。然則書世子何？書世子，見其有父在也。是故與父在廢太子，宜以殺弟書。弑諸夏世子，璝以殺弟書，誅晉穆永和間。王幼學集覽：敍，在心必竟切。紀本作敍，在。

乙丑　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等請卒賓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劉友益書法：書始親政何？徐傅專政於綱目，書始親政六。　後主延熙二十，其主老，是年宋主丁未，魏主弘乙卯，周王鎮去長周王邑。　晉成帝之也。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群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為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劉友益書法：書宣帝之篇，書雌雞化為雄矣，猶勿也。於是而女子化為男，其孰大焉？燕之不能一紀王矣。三月，魏主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魏主母杜太后杜氏之殂也，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　劉友益書法：書宣帝之初，阿保賜物而已，王安令工聖延光元。順帝宋娥封為山陽君，陽嘉元。及桓帝又封其子，永興元。於是主尊為太后，保太后遂矣。至太后者號，故於書魏為太后者元。竇氏、魏主濬常氏，皆魏也。魏以長孫嵩為太尉，長孫翰為司徒，奚斤為司空。夏四月，秦襲涼于臨松，敗之。魏遣使如宋。始復通也。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玄立。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玄自稱武都王，遣使奉表于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秦擊黑水羌，破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冬十月，魏主伐柔然，走之。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漢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大驚，絕迹北走。

丙寅　宋元嘉三年，魏始光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殺之。以王弘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初，宋主在江陵，孔寧子為參軍，即位以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構之於宋主。宋主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乃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庶分具云，其謀頗泄。

晦弟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不然。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
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封以示晦。晦以問參軍何承天。承天對曰：以王
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
將兵屯義陽，將軍帥眾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
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
衛軍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
屈卿守城。登之曰：親老在都，素無部眾，情計二三，不敢受旨。晦仍問諸將
佐：戰士二千，足守城否。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
之因請解司馬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而轉登之為長史。宋主以王弘、
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
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弒害之事又
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
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
其走伏。是日，詔召羨之、亮。謝㬭遣人報之。羨之走新林，自經死。亮出走，
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
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

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
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
陳而擒也。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荊湘
都督、荊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
兵三萬。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
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閏月，宋子劭生。初，宋主皇后生皇子劭。后
自詳視，使馳白宋主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宋
主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起草發明：劭生何以特書？元凶之始也。宋主育子於諒闇，卒有商臣之禍，
徵之驗。其不可掩也如此。故劭實非生於此時，而書此時生，所以著其偽
也。　劉友益書法：子生不書，書劭志亂始也。是故漢皇子據生書，皇子弗
陵生書，宋子劭生書，魏子恂生書，魏主之子詡生書，皆亂始也。然綱目書
子生五，書據生一。　宣帝皇孫詢。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殺之。宋主下
詔戒嚴，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帥眾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
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
何承天以邵兄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

不從。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
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有兩耳，東軍方強，宜急速戰。
登之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焚艦，且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
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
乃保隱圻。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
彊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
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
沮，無復鬭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先是宋主遣劉粹自陸道帥步騎
襲江陵，周超逆戰，破之。晦素與粹善，以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
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繼
而晦敗問至，超詣彥之降。晦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北走，為人所執，檻
送建康。何承天自歸於彥之，彥之因監荊州府事。於是誅晦、㬭及其黨孔
延秀、周超等。晦女為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柰
何狼藉都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宋主以蓋為鎮
軍功曹督護。　尹起莘發明：羨之、亮、晦既皆書討，乃不書誅，何也？宋主下
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誅，是謂君臣同辭。誠使羨之等罪

止於殺二王，則討而殺之是矣。且知營陽君之君親無將，將則必誅，是數
人者實弒其君，殺其身，汙瀦其宮室，以正其弒無赦之罪，斯可矣。而
乃以殺二王討之，則非其義矣。宋主之意，不過欲掩援己之為惡，而不知
營陽既廢，廬陵又殺，已有次立之勢，國人援己而立之，則立之亦何嫌
於正討賊之名哉。宜書殺之，誅夫賊乎。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
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
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置通
呈書佐。會稽孔覬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夏五月，宋以檀道
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宋遣使巡行郡縣。宋遣散騎常侍
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宋主親臨聽訟。宋主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左僕射王弘性恬
淡，有重名，關署文按，初不省讀。嘗預聽訟，宋主問以疑獄，弘不對。宋主
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能
了。宋主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　劉友益書法：聽訟必書，重民
命也。故漢太后親錄囚徒則書，宋主親臨聽訟則書，魏主親大疑獄則書，
魏主親錄囚徒則書，魏主聽訟于華林則書，周主親錄囚於正武殿則書。詳

演泰本初二年。**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
黃門侍郎。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宋主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
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
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
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
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
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
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
然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
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
年而晉陵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
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
舊見者為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
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奪其妻妹及伯母
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
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
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
死之後豈復見關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
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
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宋遣使如魏　秋秦攻涼夏襲秦苑**
川秦師還　宋大旱蝗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
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等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
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
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
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暴人神所棄宜先伐之魏主會聞夏世祖
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
虛入寇此危道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己而行其占秦亡今年
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於是遣奚斤襲蒲阪周
幾襲陝城以薛謹為鄉導魏主欲以手順撫前驅之兵年浩曰頓試有等
各然其為人眾於去統萬不可專美乃止清共順由是有限**十一月夏攻秦**
入枹罕　魏主入統萬引將取蒲阪及長安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
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

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主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
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
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不戰而走魏周幾將
長驅進入三輔蒲阪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自
長安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
聞之皆遣使附魏**魏罷瀉戶綸以屬郡縣**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
詔采諸瀉戶令輸綸綿自是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罷之以屬郡縣
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春正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
也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夏平原公定帥眾向長安魏主聞之乃伐木
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宋主謁京陵**細高祖舊宮微時耕具內承予賜
宋主至於言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
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宋前**
交州刺史杜弘文卒弘文有疾被徵自與親舊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
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況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弘文慧度之子也
劉友益書法治平前官殊賢也珠明日來前官六人是無平前官者矣**五月**
魏主發平城魏主自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
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舍
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不若與
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
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
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
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
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宋中護軍王華卒**劉友益書法
宋魏主陳諸一百年無不書官者非賢不卒也**六月朔日食　夏主及魏**
主戰于統萬敗走上邽魏取統萬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
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
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
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兩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
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
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
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
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

風雨從賊方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眾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一十餘萬匹，牛羊數十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最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奔上邽。魏主詔奚斤等班師。斤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不許，固請，許之。給兵萬人、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秦遣使入貢于魏。

秋八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峻京城，修宮室，曰：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一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夏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為南秦王。

十一月，魏主遣公孫軌來策拜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讓之，欲來以還。玄懼，乃出郊迎。

晉處士陶潛卒。

潛字淵明，尋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後為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

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尹起莘發明：晉代出處之際，尤于作書致謹也。揚雄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絕事莽以下，固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沒也，書曰莽大夫揚雄也。雖欲自辭，不可得也。陶潛本晉，乃太尉侃之孫。自宋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恥復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謂得為晉全人也。然遂據史卒不載其事。綱目取諸前史，以徵十載之情及前。且嘗因是考之，豈隱遁傳。不見其不屈之意。至南史始著其節，具載種種遺潛晉節暴曬而士之之書，則潛之死益顯明白。今分注亦本此為說，其有關於世教多矣。留故詳而論之，以諗後之君子云。　劉友益書法：潛卒於宋，書晉何？潛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進微不書，於是特書之。是終晉世矣。潛心于晉，則年書號，處士矣。徵永宋心于晉，則年書處徵士書號，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戊辰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　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奚斤攻上邽，夏主追之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會。斤以馬疫死，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糧。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來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圍守，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戰死，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可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挑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眾，奔還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賜爵西平公，眷進爵濮陽公。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為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阪。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眾，鎮蒲阪以拒之。昌後竟以謀叛見殺。　劉友益書法：戊辰宋元嘉五年

魏神䴥元年。 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秦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進之敗績。夏復取長安。亡國之虜。其辭易。見之上也。執虜決之。以歸決後決之。降爲下書。復叛魏見殺。不書受魏爵也。攻暮之。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務降損。弘納其言。固請遜位。不許。故有是命。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初西秦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重。汝宜歸之。至是北涼因秦喪而伐之。攻樂都。克其外城。暮末遣使請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伏兵執代以歸。既而遣還。并遣暮末妻歸。冬十一月朔日食。 涼復攻秦。劉友益書法書復何譏約也。是年無又及涼平未故書罪之。

己巳宋元嘉六年。魏神䴥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王弘已解州務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遜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爲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韋弦是襲。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爵賜允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義康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王曇首居中。爲宋主所親委念不悅。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宋主聽割二十人。義康乃悅。丁宋降魏。 二月。宋立子劭爲太子。 宋以殷景仁爲中領軍。宋主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宋主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議之。景仁以爲古典無之。乃止。

秦殺其尚書令辛進。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暮末之母傷其面。至是暮末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夏四月。魏主伐柔然。魏主將擊柔然。群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浩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今出兵討罪。以修刑也。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發。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併吞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宋主聞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五月朔日食。 宋以王敬弘爲光祿大夫。初宋主以敬弘爲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故有是命。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 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進至涿邪山。秋七月。引還。大檀死。子敕連可汗吳提立。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亦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諫止之。以寇謙之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

得去。號得歸人言可汗被疾，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窟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王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武都王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八月，魏遣兵擊高車，降之。**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為之舉箸，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三世，故朕引卿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至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逾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十一月朔，日食，星晝見。秦地震。**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王禕曰：河北地闇，秦地震，野草皆自焚。劉友益書法曰：日食星晝見，大變也。終綱目書日食星見三。是年闕寒上元亡。

王幼學集覽：乙弗，解州鎮。杜元為揚州刺史，鎮南書令承群譽。**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複姓也，名豹，戰國魏文侯時為鄴令。安于，名也，姓董氏，戰國趙簡子臣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注：韋熟皮，緩也；弦，弓弦，急也。佩弦、佩韋，皆能矯正其性而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二人任性偏頗，皆不善終。**諸將瑣瑣。**瑣，音鎖。瑣瑣，小貌。斯其所取災。伊川傳曰：瑣瑣，猥細貌。才質如是，乃其所以取災咎。上雖有謀，無能為也。**亡慮。**亡通作無。漢書馮奉世傳：更有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或解言猶言多若如是無疑。**弱水。**禹貢孔氏傳曰：柳宗元云，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資治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傳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西，涿邪山東矣。北史魏紀云：太武至菟園水，分

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而涿邪山，丹奴中，又弱水卑其東。邪以奢長，字或為累。**山。**在大漠北，今謂之姚冢嶺，西南有城，名曰慶州。沈括曰：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釧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黑水西有連山，名曰夜來。**南山。**史記大宛傳：張騫從月氏至大夏，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括地志云：南山即連終南山，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長安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敕連可汗。**可汗者，猶言單于也。德曰敕連，猶夏言神聖也。**濡源。**濡，奴官反，水在遼西郡肥如，入濡。

宋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春三月，宋遣將到彥之等伐魏。**宋主有收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水合，自更取之。劉友益書法：魏異所習諸將伐宋。書擊書伐，此其書伐何？河南故宋土也，曲直之辭也。故魏取金墉、武牢、滑臺，皆擊之者。**魏敕勒叛，擊滅之。**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亡歸漠北。劉絜、安原請徙之河西。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如囿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絜等固請，乃聽之。敕勒皆驚，曰：圖我於河西，欲殺我也。謀叛走，絜追討之，皆餓而死。**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宋到彥之等取河南。**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鋒，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戍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群。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宋已嚴，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先事

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卻敵而反速之，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且夔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將令，輕薄無親，而不能成大功，使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歛北渡。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尹起莘發明：上書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下書宋到彥之等取河南，則是彥之等因魏軍之自退而取之，非以戰勝而得之也。書法若此，紀其實爾。八月，魏遣將軍安頡

擊宋師。魏主遣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彥之遣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林邑入貢于宋。　九月，燕王馮跋疾，跋弟弘殺其太子翼而自立。燕太祖寢疾，翼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之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踰閣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魏主如統萬。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遂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群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欲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

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襲平涼。春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劉友益書法：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六，詳春初雨實，未有久於此者也。去年地震，野草皆死，於是恒暘凡九，閱秦之亡兆矣。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劉友益書法：宋自是三十七年，錢幣凡七變。是年鑄四銖，丁亥鑄大錢，戊子罷；甲午鑄孝建四銖，乙巳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斷新錢，專用古錢。綱目錢幣自王莽外，更變之亟，無如宋者矣。尚欲息之擾，亦無如宋者。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宋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杜驥棄城走，悉殺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中使姚聳夫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修完，糧食豐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取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還南，遁。安頡拔洛陽，驥歸，言於宋主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宋主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頡與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拔之。秦遷保南安。秦王暮末為北涼所逼，請迎於魏，魏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夏主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

渾。十一月，魏主襲平涼，夏主與戰，敗績。魏主至平涼，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走鶉觚原，魏兵圍之。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之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饑，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柰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尹起莘發明：彥之身為督將，實任北伐之責，雖取河南，特因魏軍自退，非有克捷之功也。今北兵既集，正宜力戰以卻之，乃望風逃遁，果何謂耶？故綱目於此特書棄

軍大。以軍之。王德自下截兄丁。則荊而不書。又以撥宋人不能正僨軍之誅也。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夏主引衆下隴，魏軍擊之。夏衆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衆，西保上邽。魏兵進取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魏攻宋滑臺。涼遣使入貢于魏。北涼王蒙遜遣宗舒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劉友益書法綱史之。信自晉以來，專方面，本兵柄，非復漢世刺舉之職也。宋世所任，率多子弟，與晉世人異矣。魏人克平涼，復取長安。魏克平涼主代，四，得其斤城清等以獻。關中悉入於魏。魏主以將軍王斤鎮長安而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十家。魏主斬斤以徇。宋以垣護之為高平太守。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王幼學集覽：敕勒。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分散。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覽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跌，曰契苾，曰白霫，別為十五部，總號敕勒，又號鐵勒。括地志云：鐵勒在樂勝州北，經秦長城，北行經沙磧十三日方至其國。閹寺。閹以昏晨閉門隸也。寺通作侍，寺或從門。寺人不仕，以事中門闕守禁，是內掖除貴人家食而已。記內則曰：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安衆津在洛陽北。又有安衆山，在洛陽南。平涼。今隴西有平涼府，屬鞏昌路。安定。注見漢元武定武元年。上邽。注見上八卷。治之。漢平曾理也。理治秦王所築城也。南安。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六年。鶉觚原。地理志：安定郡鶉觚縣，在隴西。唐書注：鶉觚屬涇州。宋涇州古安定也。今屬開城路。滑臺。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張膽。史記張耳傳：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甚也。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歷山在焉，舜耕於此。隴西。隴山名，郡在山西，故名隴西。賜復七年。復，音福，除也。除其七年賦役。芍陂。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淠水。地理志：汝南郡弋陽國淠水出焉，東入。陽今光州是。淠水在固始縣西五十里。澤賓屬氏高平。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徐廣曰：汲冢紀年云：魏襄王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河內郡軹縣西。

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燕主弘太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春正月，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于壽張。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王仲德、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夏主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出連輔政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遂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夏主定殺暮末，并其族。二月，魏克滑臺。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脩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劉絜言於魏主曰：郡國之民，雖不征討，而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偏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宋檀道濟引兵還。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亦棄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

請死悉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害伯無以制將來悉龍曰死生有命使不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行敵人何憂乎遂捨之後悉龍卒張融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劉友益書法自書表讚　建安二十一延然三　書太守不知其幾矣未有以政績書者至是然後魏書江悉龍宋書孔靈符由是主隋改郡為州無聞焉甚矣賢守之不多見也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夏主世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閏月柔然請平于魏魏之遣吳後柔然遣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於是數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魏遣使如宋求昏魏主遣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宋主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雍部代湛殷之部生臧質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雍部先劃舊勳宜蒙優貸宋主手詔酬納先部官劉爵上遂請其子綜寫主人揔雍部威誠時加日忘晉請言擇會故特見酬納耳着此述宜存則為優奉主意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失之秋八月涼遣子入侍于魏　吐谷渾奉表于魏　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魏主欲遣使者詣北涼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蒙遜為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羣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魏徵世賓遣逸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冑冠冕州邦如此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其未至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復詔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劉友益書法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未有不書其人者此則曷為不書不勝書也於是徵盧玄等凡數百人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初魏穆成帝始制約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至是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王切學集覽清水本滄州地宋以河清之靈爲因改清水今清州是屬河間府張壽地理志東郡壽良縣是應劭曰漢光武叔父名良故改曰壽張今屬東平府高梁宋齊世家桓公封晉將王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師古曰平陽在東郡出逸輔政後魏官氏志虜複姓六氏曰出連曰屑連曰是連曰費連曰綦連曰樗連輔政石也坐徵繫尚方主罪而徵為繫於尚方使作中審中竹仲反陰審之曰審纂璝吐谷渾王之名璝音古回反白徵湛白於天子而徵召劉湛擇會擇言適會其意以平之平和也適遇遇史記秦皇本紀以爲遇遇遇注索隱曰遇及也謂適遇及俱被擒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

宋

文帝十一

通鑑綱目壬申宋元嘉九年，魏延和元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子晃為太子。劉友益書法：保母竇氏也。太后非矣，加皇又甚焉。然則前年為保太后，則所書志此，則曷為不書？蓋於其事端足矣。癸巳，魏主濮尊常氏為皇太后，不書，義同。三月，宋以王弘為太保，檀道濟為司空，還鎮尋陽。吐谷渾送故夏主定于魏，魏人殺之。魏既殺赫連定，因遣吐谷渾王慕璝官爵。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俘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對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魏改代為萬年，尋復舊號。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改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好[illegible]人，[illegible]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

賻錢百萬，米千斛。宋遣使如魏。六月，宋以司徒義康領揚州刺史。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劉湛為領軍將軍。吐谷渾告捷于宋。秋，宋益州人趙廣作亂，圍成都。宋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聚斂興利，傷政害民，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逐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斬之。道濟欲以事氐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廣漢，衆軍帳下長會李抗之擊之，皆敗死。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衆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謂道人枉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為蜀王，以其弟道助鎮涪城，衆道養還成都，衆至十萬餘，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衆自解去。道濟遣參軍裴方明、任浚之出戰，皆敗還。魏主攻燕，圍和龍。魏主伐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魏主發其民三萬人穿圍塹以守和龍。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擊破之。攻克胡

圍帶方。建德使其陽郡皆降。九月，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冬十二月，燕長樂公崇以遼西叛，降魏。燕王嬪妃王氏生長樂公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朗、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王復受讒，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遼西。宋益州參軍裴方明討趙廣，破之。裴方明擊程道養營，破之。賊帥楊孟子屯城南，參軍梁雋之說諭，孟子亦遣道濟，撥為主簿，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守。趙廣遣帥張尋攻晉原，破之。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道養收衆還廣漢，趙廣還涪城。道濟輕疾俱甚，方明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為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

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揚言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令方明募人。時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儁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聽歸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十餘人。魏遣太常李順如涼。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延入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使追止之曰：僕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倨傲，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存，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

數千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蒙
遜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婦皆往受術。魏主徵之，蒙遜留不遣，而殺之。魏主
由是怨京蒙遜蒐沮猜言麾下皆之。
王幼學集覽 僑置。僑寄居民舊土舊氏。攷先。郡，朝國郡，帶方。郡，建德。郡，
冀陽郡附屬。注見漢桓帝元嘉元年。負纍。猶言負罪也。纍與纍通。肥如。
地理志：遼西有肥如縣，屬幽州。板，爲主簿。板，木簡也。晉法，諸王公以一
尺，春王公以下用一尺板。夜縋而上。上，升城也。左傳僖三十年：燭之武
夜縋而出。注：縋，丈爲反，縣城而下也。冀坐。注見漢高帝七年。兵，殘隱。乃
隱去聲。憑也，依也。凡，案周禮侃氏圖：凡長五尺，高廣各二尺，兩端赤，
中央黑漆。馬融謂長三尺，無兩端赤，中央黑漆之義。鄭玄云：凡者，所以
安老者，故加諸老者，而少者不及焉。起動之狀。禮，軍相見天子，卿坐爲
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也。又漢書周亞夫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
容式車。師古曰：爲之揉動也。九合諸侯。廣雅：數，徵。唯桓公能寬其德，故
諸侯賓會，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索隱曰：左傳兵車之會三，謂莊十
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乘車
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

丘；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楚辭天問篇：齊桓九會，卒然身殺。韓
秦辨證曰：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
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
驗也。諸儒遂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衣裳兵車之辨，並爲臆說也。然此韓
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賜胙。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命無拜。
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偃蹇。偃，息；蹇，跛也。偃蹇，猶言驕傲。不復年。謂
不再有一年之壽也。曇無讖。讖，楚譖切。名無讖。
甲戌 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九年。春正月，魏以
樂安王範爲長安鎮都大將。魏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軍崔徽、張黎
爲之副。範謙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秦民悅，關中
遂安。二月，以馮崇爲遼西王。魏以陸俟爲散騎常侍。初，俟常爲懷荒鎮
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
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
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俟問之。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
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
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

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
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
以爲散騎常侍。宋荊州遣兵救成都，擊賊破之。劉道濟卒，梁州之衆，方明
詐爲道濟教命，以爭蠻蜀，非其實亦不知也。方明出擊賊，大敗之。賊退保廣
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籍之，將二千人救成都。趙廣等自
廣漢至郫，連營百數。籍之與方明等合攻克之，進擊廣漢，廣等走還涪。義
慶，道憐之子也。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
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立爲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
遣使請命于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
矣。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河西
王。牧犍尊敦煌劉昞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面受業。五月，林邑遣
使入貢于宋。宋裴方明擊趙廣等，大破平之。魏人攻燕。秋九月，宋
以甄法崇爲益州刺史。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道養逃之郪山，時出
爲寇。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川，據之。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
失氐羌之和，乃自徙中起蕭思話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
棄城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爲山澤之遊，

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表
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爲有司所
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
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
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
忽，故及於禍。尹起莘發明：靈運，謝玄之孫，觀其詩有韓亡子房奮之句，
如不爲無意。然靈運既仕宋朝，而食其祿，已與子房異矣。興兵逃逸，其志
將何爲哉。書曰宋謝靈運，則靈運固宋之臣也。曰有罪曰誅，靈運雖欲自
文其悖，尚可得乎。劉友益書法：靈運之罪，薄昭之比也。書誅宜矣。
王幼學集覽 郪山。郪，屬廣漢郡郪縣，屬益州。郪，音妻，或音千私反。自徙中起。
蕭思話先爲青州刺史，前年以棄城走，坐繫尚方。徙作，今就徙中徵起
而用之。洋川。今洋州是，在興元路。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還漢中郡西
鄉縣，又東北流入漢。漢戚夫人生於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洋，以表
誕生之休祥。韓亡子房奮。張良，字子房，韓人也。秦滅韓，良欲報仇，乃從
漢滅秦。秦帝魯連恥。魯仲連，齊人也。聞魏使新垣衍勸趙尊秦爲帝，遂
於是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爲帝，則連

踰東海而免焉。

甲戌 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春，宋秦梁刺史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蕭思話至襄陽，遣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進據峨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臨川王義慶遣將軍裴方明助承之，拔黃金戍。溫棄州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屢破之。魏及柔然和親。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為夫人，遣潁川王提逆之。宋復取漢中。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刃，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槊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氐不能當，遂據大桃。閏月，承之進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蕭思話使鎮南鄭，魏遣援生陽。兄難當奉表謝罪，請救之。燕王弘稱藩于魏。燕王遣高顒請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案告宗廟，頒示天下。凉遣使奉表于宋。　三月，魏人伐燕。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懼將之鈍異也。今晉將於兵，蜀而魏懼於晉，不從其謀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燕王將欲萬機，叔辭苦，驟飢窮，動萬衆，有賦役社役猶庶幾可保。燕王遣使之。魏主遣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劉友益書法：魏加燕書伐，但辭也。凡其書伐何？燕、魏滯矣。綱目一字之權衡如此哉。秋，魏主擊山胡，克之。七月，魏主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而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殆為所擒。內入行長陳建以身扞之，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瘡，魏主乃免。九月，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

王幼學集覽：短兵接，楚辭九歌國殤篇：車錯轂兮短兵接。晦庵集註云：短兵，刀劍也。古者車戰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犀甲，犀堅也。楚辭九歌國殤篇：操吳戈兮被犀甲。晦庵集註：古者以犀皮為鎧也。攷工記曰：犀甲壽百年。它，湯何反，陽平王名。內入行長，官名也。

乙亥 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燕王弘稱藩于宋。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宋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凉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凉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殿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劉友益書法：書神何？著凉亡之徵也。終綱目書神二，天寶四。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己，猜隙日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昔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傾景仁。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五月，魏以穆壽為宜都王。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西域九國遣使入貢于魏。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六月，高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　宋大水，設酒禁。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從之。秋七月，魏伐燕。魏樂平王丕等伐燕，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楊岷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陽伊請迎於高麗。宋禁擅鑄像造寺者。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劉友益書法：禁擅者何？何以書？予知節也。終綱目書禁擅立寺三，是年戊午東魏，己亥石晉。

王幼學集覽：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王十二年，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其後果為晉所滅也。杜預曰：虢，周封虢仲之地。莘，虢縣反。虢地各有神，下降於此，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王義曰：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國，即晉獻公所滅者也。洛州汜水縣乃古東虢叔之國。括地志云：馮翊郡郃陽縣南有古莘國。**龜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疏勒**，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烏孫**，注同上，見狩元年。**悅般**，西域國，在烏孫西北，去平城萬餘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性好清潔，俗皆翦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般，薄官反，又傳干反。渴，共救音錢。**渴槃陁**，西域國，在葱嶺之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粟傳乎史作渴。**鄯善**，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焉耆**，音煙，又西域國名。**車師**，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粟特**，古奄蔡國也，一名溫那沙，居大澤中，在康居西北。**和龍**，注見晉帝永和四年。嚈，厄甲反。

丙子 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主[illegible]。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

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遣還。會宋主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尹起莘發明：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采。人才之於國，所恃以為重，鄙敵所望而憚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耶？此非其罪，故書國曰殺而不去其官。**楊難當自稱大秦王。**難當稱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隨陽伊迎燕王。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與生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五月，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遣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不從。魏主欲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乃止。**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魏主遣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討之。先遣喬諭難當，難當懼，請奉詔。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使必為亂。大眾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冬，魏置野馬苑。**魏主如細陽，驅野馬於雲中，置苑。**宋鑄渾儀。**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緣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劉友益書法：渾儀必書，重象器也。是後宋鑄渾儀則書。唐造渾天儀則書。　貞觀七，造黃道遊儀則書。　開元九，水運渾天成則書。　開元十三書渾儀，始此。綱目書渾儀四，書俱下。　凡三。**柔然絕魏和親，寇其邊。**

王幼學集覽：精閒，將指病閒。注：去聲。少莘曰：閒，閒如字，讀者初貴反。記文王世子病，有有二月，乃閒。注：閒，猶瘳也。疏云：病重時病常在身，無少閒

空隙。病今既損，其間有空隙，故云間。見，君吾音。優傉，傉覓說也，復步日反。謂不怪賊也。栒陽，漢地，書立屬郡，有栒陽縣。括地志云：栒陽舊縣州。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輿地記云：栒陽城在今豐州。實憲出雞鹿塞，鄧鴻出栒陽，遂至燕然山，此是渾優。注見漢孝元中永元三年。

丁丑 宋元嘉十四年，魏太延三年。春二月，**魏以南安王渾為鎮東大將軍，鎮和龍。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魏主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尹起莘發明：守令師帥之官，而使吏民告其罪，可乎？或曰：惡其貪冒，則擇清介循良者用之足矣，何至使下人持其上哉。據事直書，失自見矣。　劉友益書法：於是詔吏民得告守令，有直書詔吏民告守令罪何？病魏也。是詔一行，雖千為上奏。**西域朝貢于魏。**魏主復遣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二國皆欲稱臣致貢于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北涼王牧犍，遣宋繇謝，且問其母及主公所宜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

壽。牧犍尚宜都河西國太原公主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孫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乘孫亦遣使如宋。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今猶不謬然國家比年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王幼學集覽破洛那。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者舌西域國名古康居國地在破洛那西北遣導擇。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戊寅 宋元嘉十五年魏太延四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劉友益曰法廢佛教之漸也後六年而有私養沙門之禁矣終綱目書沙汰僧尼二。見于唐武德九開元二高麗殺故燕王弘。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求迎于宋宋主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秋七月魏伐柔然不見虜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冬十一月朔日食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 主親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中書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夫之遁廬山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劉友益曰書法書立四學何譏也道一而已儒無不通夫有史學文學之分固已非矣玄何為者而可與儒並列哉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靈帝鴻都門學劉宋學校與宋四學為譏辭。

王幼學集覽龍城王馮君燕王姓馮氏都于龍城故號龍城王龍城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和龍野次。注左傳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

為次。廬山在南康軍西北十五里又在江州德化縣南。周武王時有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此山中後仙去廬存故名廬山。白樂天草堂記。廬山奇秀甲天下。雞籠山。寰宇記云。在建康城西北九里。宋文帝改名龍山。以黑龍嘗見於貝氏湖。此山臨湖上。率更令。東宮官名。掌漏之中更左更也。率更有令。晉又有太子率更令。所領是也。工部尚郎古曰。掌刑漏刻。故曰率更也。見漢高帝中禁。十年注。中服也。緋音緋。緋衣。皁衣也素皁衣。即中皁也。實錄云。古者朝燕之服。有中單。

己卯 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 是歲凡二國 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 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姑臧潰涼王牧犍降。北涼王牧犍淫於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魏使至自西域。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宜言於魏使還以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還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方聞之必以為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納心不純。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且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一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為驕傲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城南天梯山上。積雪深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議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曾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

唯而已。群臣既出，將軍伊馥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敬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讓牧犍，數其十二罪。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為鄉導。魏主問以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牧犍求救於柔然，遣其弟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為疑，至是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也。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禿髮保周將軍穆羆、源賀分徇諸部。雜胡降者人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群

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劉友益書法：秦如宗書攻，此其書法何？涼史魏齊也。綱目之筆削嚴矣。柔然寇魏，不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西伐，必來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太子，收田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壽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而柔然敕連可汗果乘虛而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相拒於北鎮，自帥精騎深入，平城大駭。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乃遣軍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崇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冬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魏張掖王禿髮保周據鄯叛。十二月，宋太子劭冠。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尹起莘發明：劭生，劭立，劭冠，皆書于冊，異於它嗣，且護之也。況東宮置兵與羽林等，亦階亂之本，宜得不志之乎。劉友益書法：太子冠，未有書者。此其書何？謹劭惡也。其書其立其

冠，綱目皆謹書之。終綱目書太子冠二。是年，唐貞觀五年。魏主還平城，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闞駰、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宋欽、趙柔、程駿、程弘，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魏命崔浩、高允脩國史。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

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畏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除田禁。魏主問高允為政何先，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封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令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王劭學集覽衡陽。宋衡陽國，晉為郡，郡在衡山之南，故名衡陽。今衡州有衡山縣。本湖南地。被苫而耕。苫，詩廉反。說文：蓋也，白茅也。五音集。左傳乃祖吾離被苫蓋。杜預曰：蓋，苫之別名。用茅白蓋曰苫。下奴敢表，可以所被服者並蓋之。伊馥。姓名錄，音福。贄，晉奏賢，贄與學通。記曰禮為童子，安學而退。注：學之言立也。童子安學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又執贄。浩見青意，令允應允年。其勝教逆可許。名涼州自張氏以奉晉忌時。張軌據有涼州，其後張寔、張茂、張駿、張重華、張祚、張玄靚、天錫，凡九主，國號涼。至是為秦王苻堅滅之，以梁熙為刺史。後呂光據而代之。呂紹、呂纂、呂隆凡四主。安帝時，後秦王姚興徵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代之。秦復以南涼王禿髮傉檀代之，為西秦王熾磐所滅。後

北涼王沮渠蒙遜稱藩，故命為涼州刺史。蒙遜卒，子牧犍無忌立，是歲之
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韋昭曰：
氣往迫之為薄，虧缺為蝕。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緯星也。東井
經星，在秦分。天官書注：元命包云：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漢天文志云：漢
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其年歲星在東井，故五
星從而聚也。劉貢父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
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
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也。

癸亥 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魏酒泉。涼之亡
也，牧犍之弟無諱出奔敦煌，至是寇酒泉，取之。　劉友益書法：蒙遜之滅
西涼也，歆弟李恂奔北山，既而據郡，綱目書曰：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無
譏辭也。無諱亦牧犍弟也，涼亡，出奔敦煌，至是攻酒泉而拔之，則曷為書
魏酒泉？王所以寇沮渠者，世魏臣也。既被伐而降矣，涼之故土，皆魏土也，於
是出而稱地，非寇何哉？綱目之予奪也，當考其事，名分之嚴，參攷前年於
分注書涼亡，據李恂是年分注猶書敗元，永建次年分注書西涼亡。今年
書寇王。史宋魯王刃西，則綱目以前年之無諱為夏四月朔，日食。六月

魏大赦，改元。取寇謙之神書之言也。　劉友益書法：改元不書，改元此何
以書？譏也。於是改曰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故書譏之。是故漢
好言者之說，而改元章和，則書改元。魏感謙之之說而改元，真君則書改
元。僭信表元之祉，而改元仁壽，則書改元，皆譏之也。秋七月，魏討禿髮保
周，殺之。沮渠無諱降。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
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宋司徒義
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親嘗不進，
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
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既傾遠近，朝野輻湊，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
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
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府，府僚無
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
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為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
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
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
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老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

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出；比入，吾亦視日早晚，
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
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
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
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
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
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搆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
遭母憂去職，謂所親曰：常自正顏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矣，無復此
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獄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
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
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
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宋主夜開爲猶稱腳疾，以小床輿就坐誅討
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
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
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
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

之，與義康亢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
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
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
見，號哭，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
得一飽餐，遂欲殺我兒耶？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
美名，為宋主所重。以履性進利，屢戒之，不從。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
語汝云何？履懼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竟免履死，
廢於家。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惟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
檀道濟嘗為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
於二公之難。義康停省十餘日，見宋主辭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
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
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
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
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將軍蕭承之
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係。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
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

流涕指蔣山曰，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故孫主之意，
義康得無恙。司馬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
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
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
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
曄沈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曄，泰之
子也，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
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
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
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
為害也。　尹起莘發明：論者謂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臣
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則？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義康於義為臣，於親為弟，豈有生殺大事，或以錄
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次者供御，其為不恭厥兄，不
亦甚乎。彼小人但知推崇勢要，以為己利，不知禍位已隆，終將何之，宜乎
不免顛沛之禍也。然則綱目於義康，何以無貶？曰：上書劉湛有罪誅，湛推
專義康者也。湛既有罪，則罪及義康矣，何得謂之無貶？曰：君薨，則義康將
若之何。形迹未露，則忠勤匪懈，恭係小心，形迹既露，則開門遣送，祈保天
年，斯亦庶乎其可也。判江州，質交康，尊事王尊，尚可為乎哉。
王幼學集覽　以錄命斷之　直用錄尚書之命決斷之，不復奏聞也。無施
稽古無能為之人。劉斑　劉湛小字班獸，故曰劉斑。顧命詔書　顧命為遺
臨終之命曰顧命。馬氏云：王將崩，顧念太子，命大臣輔相之也。蔡氏集
傳曰：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索晉立康帝舊事　索，取也。
晉成帝疾篤，庾冰以帝二子皆在襁褓，恐易世後親屬愈疏，請以母弟琅
邪王岳立之，是為康帝。今孔胤秀索此故事，意欲立義康也。窮奢　戒今
窮奢而遺奢害也。刑子播來歲此大人窮奢者也。資奉　資給奉祿也。奉
讀曰俸。車子　彭城王義康小字。初寧陵　武帝陵墓也。貪人敗類　詩桑柔
篇。文注：貪人，貪惡之人。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貽伯遇云。文公集傳曰：
敗類，猶言圮族也。亟行　亟去吏反，頻數也。
宋元嘉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
廣州軍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扶令育
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遣以義方

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
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傾亟召還，兄弟協
和，君臣輯穆，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賜死，棄于野，曰：天在上
為昏，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為
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彌滅哉。是皆不勝其忿而有增於疾疹也。以
太祖之含弘而俯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
謀，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殞於權臣，扶育
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魏新興王俊謀反伏誅。　魏人伐酒泉，克
之。魏以沮渠無諱終為邊患，遣兵伐之。拔酒泉，無諱乃謀西度流沙。楊難
當寇宋漢川，宋遣兵討之。難當傾國寇宋，遣謀據蜀去，遣其將符冲出其
東洛。宋梁秦刺史劉真道擊斬之。難當攻拔葭萌，遂圍涪城，不克而還。十
二月，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宋晉寧郡反，討平之。
王幼學集覽　誰易由言　易，輕也。由，於也。謂誰人復敢輕易於上言也。詩
小弁篇：君子無易由言。
壬午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真君三年。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魏寇謙
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
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
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為之，功費萬計，經
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
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尹起莘發明：綱目書魏主，書詣
孔子宅者，受文也義，不徇流俗，以示萬世重道也。書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者，因情定義，隨俗所稱，以見當時異端也。且夫符籙之事，前所未聞，而始
見於此。魏主虔恭受之，自謂神物從矣，而乃其身不保，然則果何益哉？使
之欲尊奉道籙者，可以觀矣。　劉友益書法：漢章帝幸孔子宅，則書詣尊
師也。此道壇也，未書指何，以見其尊非所尊也，美惡不嫌同辭。書受籙始
此，綱目人主書受籙三。是年，會昌元武宗，會昌六宣宗。夏四月，沮渠無
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
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鄯善王比龍將其眾奔且末。李寶自伊吾帥
眾二千人入據敦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而奉表于魏。沮渠牧犍之亡也，涼
州人闞爽據高昌，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契兄和
收餘眾奔車師前部，復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五月，宋討楊難當，
平之，魏人救之不克。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

皆取之。楊難當遣符弘祖守蘭皋。以其子和爲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人發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爲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其道。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劉友益書法。書討而敗罪救者也。

七月晦日食。

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爲河西王。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許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并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趣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使來表于宋。以無諱爲河西王。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宋。

十一月宋脩孔子廟。詳書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劉友益書法。自晉書李遣請脩孔子廟不報。至是又五十年矣。始書宋脩之也。亦僅之也。終綱目書孔子廟三。詳晉太元十七。魏以李寶爲敦煌公。宋雍州蠻反。宋雍州刺史劉道産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道産卒。蠻遂還至沔口。未幾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遣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尚書李順有罪誅。魏主使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

王幼學集覽。且末。西域國都。於且末城。因以爲號。在鄯善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且。子餘反。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高昌。西域國都交河城。在鄯善北。伊吾南。漢車師前王故地也。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武興。今沔州古武興郡也。本漢沮縣地。西魏置興州。宋改沔州。在隴西。　下辨。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白水。騆貴如淳曰。白水地名。晉均曰。今廣魏縣也。索隱曰。白水水名。出武都。經隴西西縣東南。當武都今階州是。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山水縣西南曾陘縣山下。離騷經曰。朝吾將濟於水。晦屋集註云。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蘭皋城名。今鞏昌路甯州是。在隴西。韓駿注曰。步余馬於蘭皋。王軍由日皋其中有蘭。故名蘭皋。　仇池。注見晉惠帝元康六年。　保庇沮渠氏。毛順使涼。交涼王全言涼無水草不可伐。故云保庇。

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魏軍進至下辨。宋將軍彊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衆走還漢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烏洛侯國遣使如魏。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致祭。

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十餘里。夏四月魏封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叛魏。齊誘保宗執之。其屬苻達任朏。逐聚兵立文德爲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軍。至下辨。聞仇池圍解。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文德遣使求援於宋。七月宋以文德爲鎮西大將軍武都王。屯葭蘆城。武都陰平氐多歸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絜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候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冬十一月宋人攻魏濁水戍。敗績。宋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敗死。十二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至朔方。詔太子晃總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遂還平城

王幼學集覽。葭。姑乜。音其兩反。葭蘆城。濱黃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

甲申　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眞君五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　魏太子晃總百揆。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晃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爲之芸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

者。於是魏因大禮魏禁私養沙門巫覡。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丕……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遁去。追之不及。還軍。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主。魏主還至五原。收絜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絜好作威福。諸將破敵。得財物皆與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王築白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吉。丕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　夏六月。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嗣。　魏罷諸祠所祀胡神。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其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餘悉罷之。魏主從之。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魏主詔以肥馬給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劉友益書法書魏畋何美從諫也。綱目書畋三。惟魏太武非譏辭。書獵十三。惟唐太宗非譏辭。宋以衡山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義康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遷代之譏。必歸於吾矣。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主戒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於九服矣。而業樹推轂。遂據方嶽。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柔然敕連可汗允子庭羅可汗吐賀真立。　燉煌公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

王幼學集覽公章注見漢文帝三年。窮高為亢。窮極之甚為亢。乾卦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程子傳曰。窮極而災至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乾卦文言曰。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子夏傳云。亢極也。虞翻云。高也。程子傳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無民無輔。動則有悔也。朱子本義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無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又附錄曰。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　筆公　案本傳。初明元帝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曰弼。言其有輔佐才也。後太武帝怒罵曰。尖頭奴。以弼頭尖。太武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師護在西。師護。衡陽王義季小字也。時為荊州刺史。故云在西。　通懷期物　通懷。閒心見識之謂。期物。待人接物之謂。乾卦聖人作而萬物覩。程子傳曰。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

乙酉　宋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之。遂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得繆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劉友益書法日食書朔。記曆未有書朔者。此其書列何。嫉正朔也。於是何承天以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更撰新曆。皆取赢縮定其小餘以正之。詔以是朔行焉。故特書朔。終綱目書曆之變十。有九。其書朔者一而已。詳漢太初。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夏四月魏伐鄯善。北宋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使者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發涼州以西兵擊之。秋七月宋討群蠻平之。武陵王駿遣參軍沈慶之擊蠻破之。蠻斷驛道。欲攻隨郡太守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破之。遂平群蠻。獲十萬餘口。鄯善降魏。西域復通。八月魏徙雜民於北邊。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十餘家於北邊。令就畜牧。以餌柔然。魏伐吐谷渾。慕利延走據于闐。魏軍至曼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眾十餘

萬。求降於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紇討之。敗死。吳眾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眾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官。冬十一月魏人侵宋。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情積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以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弒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通人。從大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可素貴而不取哉。曄猶豫未決。熙先曰。人有通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述之子也。素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楊尹徐湛之。又尼法靜皆義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耀領隊在臺。許為

內應。熙先以賤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宮。湛之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令建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耀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十二月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果銳無檢。不可狎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逞。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向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尹起莘發明。曄本無異謀。特為熙先輩所惑。然綱目上書曄名。不及餘人。何也。熙先小人。仕不得志。故為非望僥倖之圖。初

無足道。曄身居要職。受知世主。乃惑於邪說。形圖反逆。故綱目正其首惡之誅。而略其餘黨。其書爵者。非責之也。所以著其職位清顯。不知自愛。而徇小人為狂悖之謀。重其罪也。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宋有司奏削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劉友益書法。自劉湛之誅。再書義康。綱目於其君臣無譏辭。雖賜使令有死。不書。蓋是宋也。至是則書廢書徙矣。其書之何甚之也。然則義康無罪乎。熙先以義康陳圖讖而已。未嘗與聞反計也。而發徙之且絕屬籍甚矣。況欲殺之乎。故其殺之也。書殺其弟。而斥宋主。宋始備郊廟之樂。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劉友益書法。書始何。譏緩也。宋氏有國幾三十年。於是始能備樂。其後於郊廟甚矣。故書譏之。凡宋廟書始。皆譏慢也。惟此漢初立七廟。非譏辭。丁已

王幼學集覽測景。權要曰。日光曰景。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或作影。非。新率。率與律通。舉之管之。于闐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蓋吳姓名。盖公益反。 非道晏駕。死非其命

也。丈人。易師貞丈人，注。馬云丈人。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風
俗通曰師者。丈人非徒取尊老，亦須性行老人也。嵇生琴。魏元年特經
會諧嵇康於司馬昭，昭還害之。將刑顧視日景，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
今絕矣。按裴啟語林云，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乎
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
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沈括曰，盧氏雜說云，韓皋謂嵇康
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毋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故言琵之散也，自廣
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
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
云，聽廣陵之清散，以是知散是曲名明矣。蔡讀會數琴曲廣陵散在宗
子推。夏侯色。三國魏主芳時，李豐等謀以夏侯玄輔政，而誅司馬師，洩
泄下玄獄，及就東市，玄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絕屬籍。不得為宗室親
屬名籍。淮南厲王事。注見晉武帝大康六年。尺布斗粟　二郊注見三
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南北郊。登歌。師古曰，工歌堂上，貴人聲也，故曰
登歌。歌所以詠德，或曰，登歌者，五帝三王之聲也。漢明帝時，又采百官
詩頌，以為登歌。周禮鼓制圖云，太師登歌令奏擊拊，鄭玄云，拊形如鼓

以年為之，著之以穅。

丙戌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太平真君七年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之。

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眾心縱弛，今
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
弘農，棄城奔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
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
輕騎趣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
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卒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
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諸軍大
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
吳聲援。　尹起莘發明，前書魏討蓋吳，反。此書魏討蓋吳，目曰討，其義明矣。
宋乃發兵援之，果何理也。天下之惡一也，為有遣兵助反虜，而可威服敵
人者哉。書法若此，其罪宋人之意為如何耶。　劉友益書法，書討而援
罪援者也。宋伐林邑。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
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遣國臣果城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

之。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
不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
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
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
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不行，禮樂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
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
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
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
匿，獲免。或收藏書像，唯塔廟無復孑遺。　尹起莘發明，自佛入中國，人皆
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皆之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
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何
奉佛尤為得禍尤慘，豈佛獨賞於魏而不置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係
乎善惡之積，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夫綱目有罪則書誅，無罪則書殺，今
沙門首崇信其法以修行，其所謂善，初非有可名之罪，而綱目乃以誅書
之，何哉。唐中國而從夷狄，捨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絕父子，滅人倫，毀形

體，游手游食，以托衣於平民，至於殘害生靈，浮淫詐偽，又有不可勝言者。是
果有罪耶，無罪耶。書之曰誅，所謂原其情而定其罪，為大至遠哉。後之欲
欲禮沙門者，要當以是為的。　劉友益書法，誅者何，罪辭也。罪者長佛者耳
境內沙門盡皆有是罪乎。從夷教滅人倫，以為四民之蠹，其為罪也大
矣。終綱目沙門書誅三。　是年丙戌齊辛酉　佛教書廢三　是年陳甲
午周發佛道教，唐會昌五年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然皆不數年而復
魏七年，周六年，唐不一年，雖至沙汰佛道，亦不一二月而罷，異端擯滅之
難如此，可勝歎哉。魏以侵宋。初魏行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
名號，又欲遊獵其民，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知
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僕未泯，館邸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
北邊，宋主以為憂，咨訪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
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
內實青徐，使民有羨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
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illegible]與巨費不損於
彼，報復之役，逐將無已，斯眾之最末者也。唯[illegible]為長耳。夫曹
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

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寇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簳利鐵民不得有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令因民所利導而歸之兵猶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尹起莘發明自南北分歧政是交侵師出未嘗有名今宋人近有蓋吳之役若可問罪而魏則未能也滑師入境眾何為哉書人書侵蓋深之也。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魏金城邊同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逐西城秦益刺史封敕文拒卻之氐羌及休官屠各數萬人皆起兵應同會敕文擊同斬之餘眾推會為主魏主遣兵討之未克會棄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曉敕文曰賊知無走路致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降者赦之會眾遂潰進討平之。宋師克林邑。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將宋據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夏六月朔日食。魏築塞圍。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千里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劉友益書法魏人侵宋。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宋師克林邑。六月朔日食。魏築塞圍。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書重民力也。綱目書作陂四立湖一起山二。後主建興十五年。是年餘詳永平十二。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

以傖荒賜隔況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蓋吳屯杏城聚黨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吳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今不斬吳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人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剋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咸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至傳詣平城其餘黨悉平之以俟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俟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傷十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俟為外都大官。劉友益書法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書又斬之重嘉俟矣。吐谷渾復還故土。劉友益書法吐谷渾復還故土。

王幼學集覽尾不能掉。左傳尾大不掉。注掉搖也使弗反。林邑。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窟室婦女。窟地為室以匿婦女。又窟室注見漢後主延熙十二年。復漢蒐。舊來漢明帝也通禮曰昔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還。九服。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有九服曰侯服曰甸服曰男服曰采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各去其外方五百里每遠四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一萬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又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畿九畿之與九服名雖異而制則同。征鎮。諸郡太守皆領征鎮或曰太守守土而已征鎮者主征伐鎮守者也。具區。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大澤曰藪具區在吳南禹貢震澤底定孔氏傳曰震澤太湖也即禮所謂具區在吳郡西南五十里吳郡今蘇州吳縣也索隱曰吳縣具區古文作震澤左傳稱笠澤。呼韓入漢。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漢宣帝五鳳元年其國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漢寵以殊禮又光武建武中八部大人共立遠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館邸鑽鑣。周禮中

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邸，諸侯來朝所舍也。積，芻也。館，客舍。芻米曰餼。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時擊匈奴大峴。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登降。注見梁武帝天監三年。蔡偶，蔡集而北偶。耦，牛耕。又郡貢五寸為代，二伐為耦。前漢志：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注：併兩耜而耕也。芳薢。芳與薢，已薢，音薜也。字與奇字通，並音辟。休官屠各，漢武時，匈奴有休屠王，此言休官者，各，蓋即休屠王之遺種也。休音朽，屠直於反。衣櫛蕭然，蕭然謂蕭條寂寞也。胡致堂曰：衣櫛蕭然，蓋亦全無行囊矣。　仕張氏，張氏注見十六年。傖荒。傖仕行反。師古曰：吳人罵楚人曰傖。晉陽秋云：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金日磾，漢武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二年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後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上甚信愛之，賜姓金氏。磾音都奚反。此輩人古今無此等好人。

丁亥　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真君八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犍師之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所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且是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嘗事巫蠱，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窮其家，果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乃賜死。劉友益書法：魏殺牧犍，隸淩定書。故夏主、牧犍，故涼王也。削何以不書？已降也。是故姚泓不書，牧犍不書，皆已降也。綱目之筆削嚴矣。宋鑄大錢。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一也。宋主卒從義恭議。宋衡陽王義季卒。義季自義康之死，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冬十月，宋胡誕世據豫章反，討平之。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楊文德據葭蘆，五郡氐皆應之。

王幼學集覽：泉貝。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漢食貨志：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凡五種。

戊子　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真君九年。春正月，魏人擊楊文德，文德敗走漢中。宋免其官，削爵土。　魏山東饑，罷塞圍役者。　宋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免。炳之在選曹，多納賄賂，為有司所糾，上欲不問，僕射何尚之請誅其姪，乃免其官。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宋罷大錢。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罷之。秋，魏悅般國遣使如魏。西域悅般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魏擊焉耆、龜茲。十二月，破之，西域平。　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己丑　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柔然可汗遁走。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宋主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魏主伐柔然，大獲。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眾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宋雍州蠻反。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愨等討之。八道俱進，元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群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王幼學集覽：有封狼居胥意。今代遠越北伐之意也。須通作胥。狼居胥，山名。漢武元狩四年，霍去病擊匈奴，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而還。封禪書。史記封禪書注：王氏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祭地，報地之功，故曰禪。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言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六　一送

宋　太祖九

李燾續通鑑長編開寶四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距。此據蜀本建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率丈夫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蜀本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為郭崇岳所忌擒棄。無本無國志。直數史遇保興無合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與保興同縮家屬職。然則保興必不以降者。今止從蜀本。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先時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率眾。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命崇岳殿後，舉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

薛崇譽崇譽未見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龔澄樞等皆在王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猶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按露布有當是何書所作。而毛家譜乃云，命劉鋹家草露布，揖會臣對曰，無論處，錫全書。則如是為之矣。當考。庚寅，群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新舊錄州縣戶數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宋史全文。呂中曰：以竹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近而後遠耶？蓋閩劉鋹昏保，劉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拯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取捕之例，宜容鼾睡，則從收江南，所以一天下。辛卯，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亡命山林者，釋罪招誘。吏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飢者，發廩振之。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宮人，役士奇木

所在詢訪循鮮拔節，恥仕偽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丘壟悉加營護。大定錄，據十廣南山用消息，然嗐不見于史，當考。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進士合格者十人。會要及登科記並係二十四日，然九朝通略進士劉寅等。乙未，幸飛龍院，賜從臣馬。上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限，其已被批罰者，或逆絕意追捕，乃詔自今雖限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于籍，以除其罰，但不得敘為勤績。其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此採本志，新舊錄無之，不得其日。是月，諸道奉職州縣官闕八百餘員，堂帖促流內銓補填。銓司奏：近者選人絕少，雖有判成資序，又多相妨。乃詔除已授西川官未赴任，并西川前任歸明及兩經發遣不赴京兼叙賜及第人外，自今日以前罷任諸色選人，並特放選，令於南曹投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黥面為奴婢，傭雇取直。辛丑，以蕭漢為太子中允，草惟休為太僕寺丞。乙巳，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園宴射。甲寅，殿中丞桑植責授司農寺丞，坐沿江巡檢私茶擅行廢置也。丁巳，改嶺南忠唐州為司明州，雄州為南雄州，天下縣以唐為名者皆改之。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去。王稱東都事略：開寶四年三月乙巳，詔曰：百越之人，久淪虐政，其令嶺南諸州長吏，采偽政有害

於民者，以聞，當悉除之。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卒。其國人請浩州以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判史狀，請立彥瑫子漢瑭為嗣，詔授漢瑭南寧州刺史、兼蕃落使。前右監門衛將軍趙玭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玭大言抵普販木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玭以為言。上怒，促閤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閤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上意頓解，反詰責玭，命武士撾之，御史鞫於殿庭。普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夏四月丙寅朔，責為汝州牙校。丁卯，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己巳，詔嶺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荊湖例，酒麴仍勿禁。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都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乙亥，詔吏部流內銓於唐、鄧、隨、郢、襄、均、房、復、安、申等州以南及荊湖諸州選見任令錄兩考以上、判司簿尉合入令錄年五十以下者，移為嶺南諸州通判，得攜族之官，滿三考即依資敘注擬，吏不守選。戊寅，改義州為南義州，敬州為梅州。癸未，幸開寶寺。戊子，令諸州訪名醫，轄送赴闕。永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來朝，遇疾，上親臨問

命熊文美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疾少間歎日復發庚寅卒贈侍中
官給葬事繼恩陜人也 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且買宴珍寶
器幣其數皆倍於前 壬辰監察御史閻丘舜卿棄市坐通判興元府盜
用官錢九十萬故也 發廂軍千人詣京兆修先代陵寢令勿復調民自
令有當繕治者以鎮兵給其役 以嶺南偽儋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令
廣州擇官分知州事 是月唐撫州元帥齊王景達卒唐主緣烈祖之意
贈皇太弟謚曰昭孝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于京師鋹
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德昭本見侍鋹鋹因問師進何人
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蕃日嚴貢大朝輜重
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遣卑衆以給饋運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
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于
玉津園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鋹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龔澄
樞李托薛崇譽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
珪詰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
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 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
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鋹鋹對曰

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
臣下澄樞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上命攝大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
斬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并其官屬楨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
以保興爲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勳臣莫能知乃遣使詭問吏
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伏其詳博遂用之 是日大
宴大明殿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
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 以右補闕王明爲秘書少監領
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
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
庫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 上使軍器庫使楚昭輔校左藏
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上嘉其心計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宴劉鋹於崇政殿 饒陽縣令孟貽孫上書稱旨丙辰擢貽孫右贊
善大夫孟貽孫本見 辛酉幸教船池 上欲遣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
歐陽炯祭南海炯聞之稱疾不出上怒 六月辛未罷職以本官分司西
京改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爲昭明帝廟爲聰正宮
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官名易以一品之服繼芳本見 壬申初

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玭此未見兼判官
丙子以故綏州刺史李光琇男已羅爲綏州刺史 詔御史中丞劉
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是日丙子
如今猶書而實錄本紀遂于以書未上陷誤也六年書乃成 命學士院試
廣南偽官取書判精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 初上征晉陽命寰州防禦
使馬仁瑀率衆從還至上谷漁陽虜素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生口
牛羊數萬計已而車駕還京命仁瑀歸治所明年群盜起兗州賊首周弼
尤悍自號長腳龍監軍率兵討之爲所敗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
數人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魯郊以寧廣順從仁瑀爲瀛州防禦使仁瑀
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但過誤耳願以過失
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橫非過失也豈敢以己
之親而亂國法竟送論如律始民家布帛爲棺斂具 升揚州高郵縣爲
高郵軍 成都布衣羅居通獻親屢墓日誦佛書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
表其事於是以居通爲延長縣主簿 壬午以劉鋹爲右千牛衛大將軍
員外置封恩赦侯俾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
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爲戲龍之狀尤爲精妙詔示尚方諸工官

皆駭伏上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
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上乘肩輿從
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鋹卮酒鋹疑之奉杯泣曰臣承
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
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
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鋹大慙頓首謝此
段據會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 復州防禦使梁延嗣入朝上慰撫之
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戊子改濠州防禦使 是月嵐州言破北
漢軍於古冶村所首數百級 河決鄭州原武縣 汴水決宋州穀熟縣
上既平廣南欲行郊謝之禮 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乙未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上難其代終
不許及被病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
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焉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皇弟
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與之溫叟不敢卻貯廳
事西舍中令府吏封識以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即前送錢
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

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其道溫叟辭錢事。上歎賞久之。溫叟既卒。上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令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為中丞。宋史全文吕中曰。一中丞任之十二年。及其五年也。則曰必純厚如溫叟乃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樂得以盡其職。魏仁浦之相。凡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作坊主軍職也。而紙茶與之。至十餘年。昔大任而責功也。 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為鼠雀耗。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 戊戌。賜皇弟開封尹門戟十四枝。 庚子。幸新水磑。賜役夫錢帛。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丁未。以其使李訶末為懷化將軍。 己酉。命河南府及京東河北四十七軍州。各委本州判官。互往別部。同令佐點閱丁口。具列于籍。以備明年河隄之役。如敢隱落。許民以實告。坐官吏罪。先是詔京畿十六縣。重括丁籍。獨開封所上。增倍舊額。它悉不如詔。上疑官吏失職。使豪猾蒙倖。貧弱重困。故申警之。 給事中劉載權知鎮州。與建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繼筠訐于上。癸丑。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

內侍養子多爭財起訟。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 豐州衙內指揮使王承美遣軍校言。願誘迎渾突厥內附。庚申。以承美為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豐州事。尋授豐州刺史。按州史本十二月癸丑今并書。 建武節度使判■州何繼筠來朝。癸亥。卒于京師。上親臨其喪。流涕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藩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衷哉。即命中使護喪事。別錫賓鉶甲冑以葬。繼筠沉沉有智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邊前後二十年。善揣知虜情。屢以少擊衆。虜人畏伏。多畫像拜之。繼筠自開寶二年八月。領虔州節度仍判■州。三年十一月來朝。復遣戍邊。今復來朝遂卒。本傳但言復遣戍邊。不云戍何地。繼筠既卒。八年西京以左贊善大夫宋戩。又知■州。則所謂戍邊者猶判■州也。但史文略耳。 平晉軍使王懷美。懷美未見。言率兵攻破北漢孟團樂義二寨。 汴水決宋州宋城縣。 八月甲申。群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詔荅曰。余雖以興化為心。未能力致隆使以成功自大。實所難安。群臣再奉表。訖不允。 詔廣南道偽漢諸宮庫務所占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給復二年。 九月庚子。殿中侍御史李瑩。分判三司度支事。 禁偽造黃白金。募告者賞錢十

萬。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開封府捕得偽造黃白金王文義等十二人。募鬧具伏。己巳。並決杖流海島。因詔自今民敢復造偽金者棄市。 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受贓不法也。本志。及祖宗故事云。元吉知英州。月餘受贓七十萬。上以嶺表初定。懲姦吏格允。特詔棄市。按受贓事中者多矣。不但元吉也。又不嫁嶺表初定。乃有特詔。今不取。 戊寅。改鑄中書門下之印。 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並已悉令除之。邕州俗重祠祭。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為和合。民有言病者給之。獲痊愈者千計。乃以方書刻石龕置廳壁。部內化之。會偽漢所署知州官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賊遁小卻。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草。始得達。援兵至。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過傲丁夫。官給其直。旻貫之子也。尹繼倫傳。乃云。宋州都指揮使鄧存忠。今從史本傳。 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祀獵竊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寶訓載王旦言。太宗時每該郊祀。必前下詔。又慮姦盜者恃赦法。乃詔不以赦原。而文部日曆并言竊盜。竊盜情輕。不可

與強盜同科。今並削法志。至本朝中。而史官執謂不赦。日曆舊文。具存日曆如何害。呂曰。豈可言強盜。上曰。理尋者此。然不可輕改。當從史官議。唐故傳信。今削法志所書。實用具宗聖語云。 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間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荊湖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周翰自郊祀上此疏。不知的在何日。今附見申敕強盜情輕犯法之後。 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為所訴。上怒甚。召而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而忍肆其酷毒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上乃止。上初識周翰父彥溫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為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入朝。上因語及之。守信微露上意。周翰遽上表謝。上不喜。其命遂寢。二事必不但本此行。無可繫。今并書之郊祀詔恩赦之後。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詔應州有公使處。知州與通判同上曆知破。今附月末。會要十月事。 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

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
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
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
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時
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
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
子金也。普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卻之。上
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令普謝而受之。二事不
知的年何時，故先附此。開寶中，李垕擁書記聞載吳越事不記年歲，與坦事相類，故皆書於此，并入在亡也。 丙申，吳越王俶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
使惟濬來朝貢。 戊辰，罷嶺南諸州司倉、司戶、參軍、縣丞、捕賊等官。 庚
辰，詔曰：取才之道，蓋非一端。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慮蒔吏民政或
著吏能，當同遐棄，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贓敗，即以名
聞，受僞署者不在此限。 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上怒官吏不時
上言，遣使按鞫。庚辰，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衛大將軍杜
審肇免歸私第。恕始與人事皇弟光義於開封，為判官，頗直稱貫，審肇為宰
相趙普，會普宴客，閽者不通，恕怒而去。普聞之，亟使人控馬，恕逕去不顧。
普由是憾恕。及上為審肇擇佐貳，普即請用恕，光義留之弗得。居澶州歲
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尸於河。恕家人初不知也，偶於中流得其尸，朝服故
在，後數日乃知恕所以死。人謂恕罪不至此，普實報私恚耳。此據王子融百一編。田文立無者也。 戊午，親饗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己未，合祭天
地于南郊，大赦，蠲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庚申，詔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
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田畝料錢傔戶；節度防團副使、權知州事，
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
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 壬辰，命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澶州
決河，濮州刺史安守忠副之。 初，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川
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禋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
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
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
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
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
進曰：莊宗好田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
郎輩寒冷，望與救援。莊宗即遂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
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
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
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 禁軍民男女結義社。 十二月辛未，召
九經李符於內殿，問經義，賜本科出身。符本見 己卯，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盧多遜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壬午，吹近郊。 丁亥，前左驍衛大將軍
杜審肇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仍食濰州刺史俸。 是歲，吳越廢王倧卒。
江南國主以太子太傅監修國史湯悅為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 占
城、闍婆、大食國皆遣使致方物於江南國主，國主不敢受，遣使來上，詔自
今勿以為獻。 黎州定遠兵士作亂，聚居庭角溪，邛部州都鬼主阿伏遣
其游擊將軍畢吠等率眾平之，詔賜阿伏銀帶錦袍，以為歸德將軍。
開寶五年春正月乙未，詔罷荊襄道歲貢魚膳。 丁酉，禁民鑄鐵為佛像
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民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 己亥，詔自
今沿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准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種榆柳
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種五十本，第二等
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種藝者聽，踰本數，有孤寡窮獨者免之。 前鄆州
盧縣尉鄄陵許永詣闕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
七十有九，而永年七十有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上召見瓊於便
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之，即授永鄄城縣令。 壬寅，省諸
道州縣晉吏幹力等。 吏部尚書致仕、隴國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歷
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謚及立碑，以重吾過也。 府州言北漢軍寇方山雅
爾西寨，擊走之。 涉閱河。 二月壬戌朔，以江南進奉使劉崇諒為都官
員外郎。崇諒，仁贍之子也。當考崇諒本江南為何官，以何事來，何時到。
癸亥，詔潭州歲調紙百七十八萬餘幅，特免十年。 乙亥，以荊南荊門鎮
為荊門軍。 權知慶州史福福本見言，敗戎人于華池，殺百餘人，獲牛羊
六百餘口。時刺史姚內斌入朝，久留京師，故令福權知州事。責詳按慶州
刺史史福。蓋誤也。時姚內斌實為刺史，內斌以四年入朝，久留京師，故令
左衛將軍史福權知慶州。見于八月內斌為復還本任，至七年二月始卒。
史福因未嘗真拜刺史也，今改之。 丙子，詔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
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闕員，即以本州判官充。 己卯，令僧尼各不
相統攝，當受戒者，各於本寺置壇。 庚辰，以鳳州屯銀冶為開寶監。 初，
職方郎中邊珝掌建安榷貨務，徙務於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歐

其父本郡牧尉，因之官，吏相繼推劾，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命珝按鞫，盡得其實，乃富民害私憾，誣告耶，反坐之。甲申，就以珝知揚州，仍兼榷務。珝，華州人也。戊子，禁黃河私渡，民素具舟濟行人者，籍其數毀之。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稽古守本官參知政事。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改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謚為江國公，從謙為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閏二月辛卯朔，皇第二女封延慶公主。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牓，新制也。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仁肇事據江南野錄及十國紀年。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副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之子也。庚戌，置安化軍於容州。命海門造船通交州道。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仁浚未見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偽官，因其俗治之。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璨等四人。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務觀其効可也。以四州屬瓊管，乃四年四月事。戊午，禁道士寄褐及私度人為道士。潁州龍驤軍校仇興等醵錢飯僧，以謝南郊優賜。上聞之，謂左右曰：軍中自有常制，何為若此。三月庚午，詔潁州出公錢給還，仍切戒之。辛未，占城國王波美稅遣其臣蒲訶散來貢方物。壬申，幸教船池，觀習水戰。乙亥，邕州言：遣招收指揮使王滿領兵入北漢界，拔其一寨。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為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甲申，詔所在嚴禁之。乙酉，殿中侍御史張穆棄市，坐通判定州犯贓錢百萬，為部曲鴻遇所告，按得實，故寘於法，賜遇錦袍、銀帶、絹三百疋。詔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尚循偽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鬻去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五百者。此據食貨志本以年三月，今附見，更俟考詳。罷兩京、緣河諸州每歲春秋丁帳，止令夏以六月、冬以十二月申。又諸州科納，止令縣具單帳供州，不得令逐鄉造夾細帳以致煩擾。此出食貨志今年三月。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齊國王釋利烏耶遣使來貢方物。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南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己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為西頭供奉官。丙午，以水災遣左司員外郎侯陟等四人乘傳分視民田。隰州團練使兼晉隰等州沿邊都巡檢周勲築壘北漢界上，北漢人襲破之。戊午，責勲為義州刺史。禁嶺南諸州略賣生口。五月甲子，以晉州兵馬鈐轄武守琪權知晉州事。入守琪代晉州事本末不詳，實錄有此，特著之，更俟考。守琪見顧後四年無已上。乙丑，遣近臣分詣京城祠廟祈晴。廢潘、賓、濤、巒、富、恩、明、康、端、禺、順、牢、竇、羅等十三州，前後所廢縣又四十九。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以石縋索繫於足而沒焉，深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并府庫悉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真珠來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遂降詔罷之。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為災也。癸酉，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偏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餘人，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靜江留後郭廷謂自梓州交代歸。辛卯，卒。遣中使護其喪事。丁酉，詔沿河州縣官吏勤恤所部民，勿令轉徙，田畝致損者，籍其數以聞。乙巳，廢壁州。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為患，朕

以慶經決滋重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妨大利，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襃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三篇，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受以官。告固辭，以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先是女真冦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虜白沙寨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冦略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秋七月己未，右拾遺通判夔州張恂坐贓棄市。　丁卯，詔五嶽四瀆及東海等廟，並以本縣令尉兼廟丞，掌祀事，常加案視，務在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謁廟檢察焉。新錄在六月壬午，今從舊錄及本紀。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卒。彥數領藩翰，然發跡戎行，不通政術，在曹南時爲吏民所訟。上念勳舊，隱而不行。於是遣中使護其喪事。　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按此載此事以爲魏國長公主。按魏國太宗第七女也。當太祖時，固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此事實祖宗儉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按史炎宋史全文云中曰：御書之美，後世所視以爲軌範也；富貴之地，四方所視以爲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舉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爲甚大。故謹於微已者舉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爲甚遠，可不謹哉。　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領愛州刺史。　詔曰：頗聞諸州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繫人，甚無謂也。自今並嚴禁之，違者重議其罪，募告者賞錢十萬。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給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爲計度，今倉儲垂

盡，乃請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給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安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皇恐，計不知所出，乃經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泣告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聞右知客押牙水城使從信曰：爲之奈何？從信對曰：從信嘗遊楚泗間，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於所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即計日併支，往復皆然，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入倉，宜各宿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十七，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儲物，亦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貧民將憂其餒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以告上，上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陳從信傳云，事在開寶三年。然實錄又在二年。按楚昭輔傳，判三司實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已有此事。今載於五年秋，庶見抵牾。按本十月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即是從信之策行也。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不合理者，符疏上言，上嘉之。秩滿赴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轉運使王明爲副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爲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歷千集云開寶六年，初除徐澤爲廣南運判，恐誤。　己亥，廣州言：行營兵馬都監朱憲領兵大破群賊二萬餘人於容州城下。初，下嶺南，所在賊起，偽開封樂范、土豪周思瓊等各聚衆負海爲亂，尹崇珂領兵擊之。上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新舊錄並於七月癸未。言已容州民誘蠻人爲亂。本紀亦然。今并書于此。周思瓊者，尹崇珂傳云：韶州賊帥，潘美傳云：土豪。崇珂傳又稱偽開府樂范指揮使衆護瓊及鄧存忠等據五州以叛。然不詳五州爲何等州也。今止從美傳，以周思瓊爲土豪，增樂范一人。却依美傳，總言衆聚負海，不言某州。庶見抵牾鄧存忠事，已見范旻知邕州時，自不重列。　癸卯，建保靜軍於宿州。　容州復爲防禦。廢安化軍節度。　海門鎮監軍趙令鎔，令鎔本晁大破廉白州賊。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庚午，復壁州。　禁西川民斂錢結社及競渡。　樞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

承宗上聞之不喜。光是樞密使寧相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仲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陰詭，無狎待之漸薄。仲怨懟，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義叟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義叟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為證。上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上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為鎮國節度使，賜仲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仲兄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匄，家人麾前詬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兩。時稱繼昌長者。今安元時樞密使沈義倫一人。六年，義倫作相，以楚昭輔為副使。亦止一人在院。戊寅，徙建寧留後楊重勳為保靜留後。楊信說見元。馮暉為靈武節度，有威名，見長勝子繼業襲其位。楊重勳亦世有麟州，至宋命朝見。而統御蕃族為西北邊扞蔽。太祖因繼業來朝，徙鎮同州，令從臣知靈州留務。召重勳授以近鎮，別令武臣領州事。其後二方終頃朝見祖睦。議者以此二事為失焉。別令武臣領麟州事，實錄乃無之。當考。是月，崖州牙校陸昌圖作亂，燒劫牙署。知瓊州周仁俊遣兵擊平之。實錄於明年五月始載此事，今移入。禁玄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冬十月，復廉州。戊辰，詔邊遠官歲才三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勿使踰時。初，河陽節度使洛陽張仁超，以郊祀來朝，願留都下。庚子卒。上遣幸其第哭之，輟視朝三日。遣中使護喪事，優詔贈中書令，非常例也。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上甚重之。己酉，詔諸州場院官、糧料使、鎮將並以三周年為任。秦蜀守李冰，有廟在永康軍，偽蜀初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蜀平，詔長吏增飾其廟。乙卯，改封廣濟王，歲一祀。海門監鹽戶龐崇等叛，監軍趙令鎔擊敗之，斬首三百級。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十一月丁巳朔，以辰州都指揮使秦德崇德崇未見為起復雲麾將軍、權知辰州兼五溪巡檢使。後二歲，德崇罷歸，除右千牛衛將軍。魏泰東軒錄云：武陵、辰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族保聚，依止山江，殆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困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荊湖，思得諳蠻情習險阻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鬭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以一路事付之。超擢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

一州租賦。再雄感概思奮，誓見報効。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勁悍，甲度水，履山險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鳴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誠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歿終太祖世，無蠻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矣。由神撫駕馭，用一再雄而已。按泰所錄再雄事甚美，然正史實錄無之，又不見於他書，蓋此秦德崇即秦再雄也。德崇自有授使知州，又起復事，若有異情，正史實錄不詳。及八年正月三十日，除右千牛衛將軍，已歸自知辰州，則德崇本辰州人，不終太祖世，今參注泰所錄，史俟考求。己未，連州言：供奉官李繼朗、桑繼清等領兵大破孫賊於英州城下。繼朗、繼清未見宋朝要錄。庚申，賜上書人鄭仲同進士出身，以為酸棗縣主簿。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如從化外至者，先投牒開封府，奏請得旨，方許召試。其國學亦不得妄署監生，參預薦送。宋朝要錄詔曰：鄉舉里選，先王之制也。近之取士，皆率由舊章。屬天下貢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取解，不得寄應。甲戌，廢春、勤二州及化仁等七縣。又廢南義州。廢南義州，本紀實錄並不載，但載明年復置，因追書於此。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荊南劍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陽趙孚等分撰嶽瀆并歷代帝王新廟碑，遣使刻石廟中，凡五十二首。十二月乙未，命近臣於京城諸祠廟祈雪。己亥，畋近郊，還幸開封尹第視疾。甲寅，詔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驛使、散官、技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擬。杖殺內班董延諤，坐監車營務，盜用芻粟，累贓數十萬，鞫之得實故也。翰林醫官鴻臚寺丞劉翰為殿中省尚藥奉御，又賜道士玄祕大師馬志通議大夫階，仍各賜器帶及鞍馬，開封尹疾有瘳也。乙卯，大雪。乾寧軍言：北漢民二千二百四十八戶來歸。三司鹽鐵、戶部、度支各有句院，及開拆司，皆本部判官主之。是月，詔并鹽鐵、戶部為一，度支如故。是歲大饑。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且問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幕府，屢從征討，固嘗披介冑矣。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伯也。仲甫頓首謝。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

溺。縱皆貧瘠，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令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分職蘭，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宋史食貨志十日以縣丞直時則縣民令 恤以武大臣時則用法必嚴此本以所以令佃且直時士人典狀也知所以田因林而賣民令撫。）北漢主始令民輸賍軍錢，文武百官皆減俸，附川不給故也。

開寶六年。春正月甲子，以雲安監為雲安軍，又以遂、合、渝、瀘、昌、開、達、渠、巴、蓬、資、戎、涪、忠、萬、夔、施十七州及廣安、梁山、雲安三軍，別置水陸計度轉運使，仍以知雲安監太子中允張顒充使。　丙寅，韶州言，静江軍士百餘人鼓譟城中，以應外賊，悉擒斬於市。　戊辰，賜皇弟開封尹襲衣、犀帶、羅綺五百匹、金鞍勒馬，以疾間也。　癸酉，遣德州刺史郭貴發丁夫千人，修大名府館陶縣河隄。　己卯，以太子洗馬權知蓬州來昂、權知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眾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之，自餘米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一切不問，蜀民遂安。昂，長沙人也。　壬午，詔諸州派民所在計程給以糧，遣各還本貫，至日更加賑給。　殿直傅廷翰為■州兵馬監押，欲謀叛，北走契丹。知州右贊善大夫周渭禽之以聞，遣使械繫送御史獄鞫之，得實。二月丙戌，斬廷翰於西市。　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石，賑曹州飢民。

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司丞趙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光範巨川本見。）國初承舊制，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

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上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令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　己未，復以寄州南安化軍。　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濬材質最陋，應對失次，黜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上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劄，別試詩賦，令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貢昉為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丁法未見。）　丙子，幸相國寺，觀新脩普滿塔。　壬午，以教船池為講武池，閔河為惠民河，五丈河為廣濟河。　癸未，鎮國節度使李崇矩責授左衛大將軍。（貴妃任云以前鎮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李崇矩為左衛大將軍，而百官表云，崇矩自節度使責授左衛大將軍，令從之。照舊不知坐何事也。當考。）詔諸州派民復業者，蠲今年蠶鹽錢，復其租，免三年役。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融州修河卒賊殺長吏。知高州范可聊率高瀆二州民丈擊破之，詔賜二州民今年秋租。　是月，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先是，詔朝臣有將命遠方死王事者，得錄其子，於是右贊善大夫陸光佩子垍，賜進士出身；監察御史王楷子免，同三傳出身；右補闕吳光輔子用之，右贊善大夫劉師道子傳慶，並同學究出身，皆就學士院試所業，然後命之。　夏四月甲申朔，限諸州度僧額，僧帳及百人者，每歲度一人，仍度有經業者。　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否。否即駁落，不得優假。虛至終場中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實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丁亥，詔皇弟開封尹、天平節度使石守信等宴射苑中。　復置南義州。　丁酉，禁淮頂水陸道場。　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詔改鄉貢開元禮為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是月，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

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命繕寫，令中書舍人徐鍇等通夕讎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壬寅，令知制誥張澹權祗廟翰林院事。（澹本傳云，權直學士院，從今實錄。）　甲辰，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丙午，黎州言，有保塞蠻七十餘人，自大渡河來歸。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纂，印以頒天下。　先是，江南飢，詔諭國主借船漕湖米麥以賑之。辛亥，國主遣使修貢謝恩。（湖米麥舊已見。）　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湯悅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固辭，國辭不許。（湯悅事據十國紀年，本此見今冊見。）　癸丑，詔曰，堂後官十五人，從來不曾替換，宜令吏部流內銓於前資見任令錄判官簿尉內揀選諳會公事有行止無違闕者十五員，具姓名奏，當議差補，仍三年與替。若無違闕，其令錄除陞朝官，判官簿尉除上縣令。　五月丙辰，以前武德縣尉姜宣又為眉州別駕，充堂後官。募又得新威州錄事參軍任能，前耶縣令夏德崇，前三原縣尉孔崇照，皆授諸州上佐用之。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

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勵。復啟。歲滿無過。與上
縣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罰。宋史全文呂中曰。新策之世多貴實。守成之世
多虛文。覆試之法。欲無一士之不實。勸農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實。籍記人
才。欲無一官之不實。條注騎職。欲無一兵之不實也。以慶曆元祐之盛。而
杜愆之任法。呂大防之重吏。且欲汰史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若兵若官
亦是虛文之習非革故也。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劉熙古以足疾四上表求
解。庚申授户部尚書致仕。 供備庫使李守信受詔市木秦隴間。盜官錢鉅萬。
及代歸。為部下所告。守信至中牟縣。聞其事。自剄於傳舍。上令司勳郎中監
在京商稅務蘇曉按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吏守信女也。守信
嘗用水為筏以遺適。曉獲其書以進。上將會之。曉固請寘適於法。適坐棄市。
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盜官錢。上悅。癸亥。以曉為右諫議
大夫。判大理寺事。尋遷左諫議大夫。復監在京商稅務。曉無子。有一女甚愛
之。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云。 辛丑詳圖觀刈參。 樞密副使沈義倫
居第罕陋。廉之。晏如。當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主者敗
官自啓於上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舍。因奏其事。上笑謂義倫曰。爾非
踰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私告使

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 戊辰。詔曰。朝廷立取士之科
分。署吏之秩。所以辨等異。子編民。苟真偽以相參。俾名實之斯濫。宜有釐革。
無容混淆。自今諸州。有冒稱鄉銜攝官。並不得以客禮揖見州縣官吏。假
署文牒。所在官司追毀之。其有經試舉人。及歷承之視事之官。不用此制。
庚午。宴射苑中。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
史臺事。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
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
勉之。 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
乃寘。以璉為靜海節度使。命建節度使制其母已及遣父命如事偽制知不建本
末自也。 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鞫。開封府舊選牙校分掌其職。上哀矜庶
獄。始詔改任士人。 六月癸未朔。以前館陶縣令李萼為光祿寺丞兼左軍巡
檢。安豐縣令趙中衡為大府寺丞兼右軍巡檢。 己丑。廣州言。同知州保
信節度使尹崇珂卒。優詔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 辛卯。召京
百司吏七百餘人。見于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李謙溥去
隰州。邊將屢失律。乃復以謙溥為隰州巡檢使。邊民喜謙溥之至。相率迎
於路。癸巳。謙溥言領兵入北漢界。連拔其七寨。謙溥本為隰州。乃閻貴五

于四月乙。今并附于此。元闕志世家云。明年三月。使攻石州。拔其七寨。即
此。 占城國又遣使來貢方物。 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匹帛充折。其後
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匹帛
折稅。並準市價。 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戶參軍。刺史以德驤舊為尚書郎。
頗寬禮之。及奚嶼至州。希宰相意。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
之怒。有言德驤嘗為文訕謗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
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貰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
普貴構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是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威
權甚多。請託受賕。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於洞。洞
多妄以家事。一日託有鄰市白金半鋌。因語有鄰曰。此欲與胡將軍。謂贊
也。有鄰亦嘗出入贊家。故洞語之。時又有應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投
牒有司。即得引試銓選。有郡吏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經三
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兄進士佺為偉造偽印。得送銓。遂上章告其事。并
言宗正丞趙孚。乾德中授西川官不之任。嘗宰相庇之。上怒。下御史獄
鞫實。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
同議政事。癸卯。偉坐棄市。孚及洞。佺。贊。可度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

其家財。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章告人陰事。俄被
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擊其背。有鄰號呼聲聞于外。數日而死。洞除名實
錄在七月乙丑。今并書之。 禁嶺南諸州民捕象。籍其器仗送官。賜容州
民今年租。廢瀧州。復春州。丁春復尋州賓州。 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
疾之。上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會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
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上訪諸李昉。昉曰。
臣職司書詔。普所為。臣不得而知也。上默然。自李崇矩罷。上於普稍有間。
及趙孚等抵罪。普愈益替。庚辰。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
事。以分其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法。有方
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北虜。
十餘年間。不敢寇邊。民皆賴之。及卒。上甚嗟惜。即錄其子昭度為供奉官。
河決鄆州楊劉口。又決懷州獲嘉縣。 詔澤州鄉兵二千人。鄆州三百
人。並復其家一年。充事者二年。此出本紀所書也。但本紀不詳其實。當考。 是
夏。邛部川都鬼主師德將軍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諸言相夫。勿兒
率兵侵抹邛部川堡壁。多所殺傷。阿伏告黎州。州以聞。並賜詔慰諭。各令
守封疆。勿相犯殘。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為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

多夾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寇參軍。遣右領軍衛大將軍王昭遠閱廄使楊重碁使交州。詔見重美。本見。廣南諸州民輸税米，劉鋹時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丙辰，詔但取其七。辛酉，幸都亭驛。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為淮南轉運使，上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湯錢百萬，有榷酤主吏武希踐等三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逮民械繫，竭資產不能償，鋑死者數人，禰督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祈俸，令沾實直。通事舍人宋惟忠決杖除籍為民，坐知漆州日不法，為人所訴，鞫得其實故也。孟昶時西川民嫁遣資裝，皆籍其數征之。八月乙酉，勿令復征。丁亥，幸王津園觀稼。阜澤王德方，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右補闕蘇德祥，掌兩任官，坐令門人歟私奉衆馬遇准，德祥，禹珪子也。無踐初見天福十二年。泗州軍事推官侯濟決杖除名。濟嘗應拔萃科嘗試判時，假手於人，至是為人所發故也。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擲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皆回上意類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緼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雨中作樂，緣丁謂撰太祖大宴，當雨狀凡不知是何書挾普行狀，乃乾德五年春事，今附此。宋史全文呂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救偏補弊之精，退幽薊之役，寢弗稍太宗之功，在於上其至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國初三相，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普獨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事所以啓當德隸父子之論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增介自守之相爾。己酉，幸新水磑，宴射苑中。是月，流內銓上言：請復四時選，應引對者，每季一時引對，詔從之。時國家取荊、衡，克梁、益，下交、廣，闕土既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人，南曹投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其後選部闕官，又特詔免取解，非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此據本志，實錄不書。今要乃據復四時選在九年八月五字誤也。太子中舍權判國子監陳鄂免官，四門博士解損除籍為民，皆為監生徐謀能所訟故也。嶺南羣盜未息。九月壬子，以唐州刺史曹光實為諸州都巡檢使，光實既至，捕斬之，海隅悉平。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上委曲問處耘事，餘慶具以實告，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為明辨，上意稍解，時稱長者。己巳，皇弟開封尹光義封晉王，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為樞密副使。辛未，靜江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義為建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自韓重贇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乃以命義。壬申，詔晉王位居宰相上。丁丑，令諸州不得占派民，募告者戶賞錢五千。詔西京諸殿門列戟，如東京之制。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平見乾德元年。最見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練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特信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今已為仙官，甚貴重，而已及佑亦仙官也，各於其家置淨室，圖像神帳，披髮裸袒而祭，人莫得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家中多寶劍及寶鑑，得而佩之，可以辟鬼去人，僊矣。佑求之甚切，不能得。會張泊亦好方士之說，乃共買鍾山前古塚地數十頃，以為別墅，遇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具畚鍤而往，破一塚得古鏡，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塚。其怪誕類此。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

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擾國主遽遣罷之佑疑歆政沮己乃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諭之佑遂不復朝謁居家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荅又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為狂悉置不問　冬十月壬午佑上第七表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姦宄畫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理當忠邪洞分皆陛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偽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情偽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為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為罪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捕其狂悖謗訕殆由李平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復始收佑佑即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縊死獄中　佑所上書史臣丕改陛下為譏下今從九國志本文　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蓋不獲已也明年皆有其家廩給之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之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不覺互猜相持佑嘗荅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後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遼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楀弄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癸巳燕國恭懿長公主薨上臨哭甚哀詔有司具鹵簿鼓吹陪葬安陵　丁酉除名人雷德驤為秘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事　甲辰特敕中書樞密院三司及諸司吏自前隱欺未覺等罪使之自新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為宦官所譖上怒立召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先令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廓州路濠寨都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用之令主藏禁中豈復為姦利以自污上怒解乙巳以仁朗為権易使　本傳言上見仁朗言於是起為権易使今從實錄並本傳元官　十一月癸丑令常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有文學官一人　甲子武寧節度使贈侍中高繼沖卒繼沖鎮彭門十餘年有惠政民請留葬上不許　丁卯詔諸州長吏及監當官等無甚隱庇得替人事覺當重寘其罪　少府監致仕盧億　億河陽人初見開運元年　有高識恐其子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　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丙子多遜起復　女真遣使來貢馬　是歲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參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有旨限選數集人取解出身科目銓司檢勘注擬加選減選之狀南曹檢勘用闕年滿伎術考課春闈雜處分塗注乙凡二十條總二百八十七事循資格一卷制勑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　並定循資格實錄在七月乙未今從本志蓋之歲末出宋史全文呂中曰既罷歲月序遷法而復頒循資格既命循數定選法而又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議以資格用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常考國初有為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升擢王其久也亦卒為之自銓法一廢無有限品無有賢否資深者序遷格對者次遷然王安石章子厚之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據守資格之為有德也　北漢成德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劉繼顒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為時論所薄數上表求罷不許是歲繼顒卒追封定王前大內都點檢劉繼欽殿前都虞候張重訓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進前嵐州刺史張昭敏憲州刺史衛儔都引進使李隱等皆被殺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俾奉園寢尋遣人殺之進與宣徽使馬峰不協峰愬奪其兵柄進不堪其辱詬峰於朝北漢主怒翼日遂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昭敏嘗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性廉直權勢請託不行多忤少與既出知嵐州俄召還歸私第無以出怨言縊殺之儔數從征伐專掌吐渾軍閱人衛德貴嫉其功使出為憲州吐渾數千人遮道乞留北漢主不許吐渾既失帥由是一軍不可復用儔少長蕃部不能為州頗出怨言北漢主慮其為變潛遣人殺之隱惜儔忠勇為嬖倖所譖憤惋形於辭色德貴聞而惡之白北漢主即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　張昭敏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此但據九國志不知的在何時忘又云昭敏與郭無為議事不協繼元立出知嵐州據趙文度以嵐州降時繼元立才踰年也文度先本嵐州昭敏安得復出然則昭敏出知嵐州當在文度未降後文度來降時王師猶在城下尋即被殺豈容復出昭敏乎昭敏

之出。國當是列與樊傳者不論耳。今日云多比少與不言與鄴無為不倫。並居放楊。史當細檢詳定。對瓚欽。鄴造。張昭敏。衛傳等隱等五人事皆據入國志本傳。獨張重訓無傳。不知其事也。繼欽等六人被殺。亦未必身在一年。既無可推尋。姑從本志。並繫之年末。其月日都不可知矣。

開寶七年。春正月庚申。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甲戌。遣使發廩賑楊楚等州飢民。　戊寅。幸玄化門。賜治城壕卒衣屨。遂幸新水磑。還宴射苑中。燕國長公主之喪。上表悼謂左右曰。明年誕節。當罷會禁樂。己卯。中書門下上言。王者禮絕正喪。雖陛下友愛之厚。然羣臣上壽。無以為禮。望許教坊作樂。上不得已從之。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上初詔御史周知外事。令軍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上。案驗皆實。由是信之。累遷馬軍都軍頭。領嶽州刺史。漸肆威福。時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貴權知邢州。本六年六月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牍。將伺便言之。甲申。上從容言通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不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假如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强吏也。取所記牍。召一黃門。令齎付中書。曰。亟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德州。珪乃不敢言。梁夢昇未見。有周廣者。亦好言外事。由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潘州團練使。遷右領衛大將軍。嘗白上曰。朝廷每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然尊無二上。而奉使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國。上曰。汝願往折之否。廣請行。俶生辰。即遣廣為使。俶猶襲故態。廣曰。吾有事主。不敢就席。俶乃移床西向為賓主之禮。廣復命。羲驕甚。將希寵賞。上曰。汝直倚朝廷威勢。不然。則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此時不知的是何時。姑繫於廣時作都頭。按六年九月壬申。廣始自都頭遷環衛。今因史珪事附見。　壬辰。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虓勇如虎也。癸巳。以權易使田仁朗權知慶州。時西戎來陳接邊。仁朗既至部。麾下擊之。羣兵相持。前鋒稍卻。仁朗新指麾使二人於纛下。軍中震恐。爭乞命。遂大破之。西戎酋長。相率請和。仁朗殺牛置酒與飲。且立誓。邊境寧肅。璽書褒美。先是知博州呂鶴。知蘄州秦亶。皆坐盜鹽麴額外錢。決杖除名。庚子。令諸州知州。通判。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校其殿最。欺隱者當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癸卯。分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禱雨。　詔學究舉人所習詩書并易為一科及第。還欽與三禮三傳同例。　乙巳。太子中舍胡德冲棄市。坐通判延州隱沒官錢一百八十萬。為錄事參軍閻從革所發故也。從革尋改左贊善大夫。權知海州。從革未見。　三月。詔權停貢舉。　乙丑。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夏四月丙戌。追贈昭憲皇太后曾祖蘊。太保。祖琬。太傅。父冀。太師。妣皆封衛燕齊國太夫人。　癸卯。殿中侍御史劉光輔。坐知楚州日受賂。除籍為民。　丙午。命左補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　李從善之入貢也。虞夫判官殿中侍御史李瑩。實為接伴。瑩剏受從善之賂。人或告之。　五月戊申朔。瑩坐責為右贊善大夫。分其路賜鹽鐵判官劉兼。戶部判官辛仲甫。各十萬錢。兼未見。　甲寅。以審州所舉貞廉德行忠孝人裔得一為章丘縣主簿。得一。初以五經教授鄉里。弟子自遠而至。晉末遭亂。其家為州將所虜。得一脫身免。詣諸朝廷。州將坐貶。得一乃還家。布衣蔬食。不復仕進。於是應詔來京師。策試中選。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渤海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禽置於法。壬戌。令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　京師民有市官物。咸不當價者。爲

軍都軍頭史珪。密遣人伺之。告其短岡。往往坐誅。列肆為之畫閉。上既聞其事。乙丑。降詔曰。古人以獄市為寄者。蓋知小民惟利是從。不可盡繩以法也。且先甲之令。未始申嚴。茍陷人於刑。深非理道。將禁其二價。宜示以明文。自今應市易官物。有妄增損價直。欺罔官錢者。案鞫得實。並以枉法論。其犯在詔前者。一切不問。自是珪所言。上愈不用矣。　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丙子。又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是月。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技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　江南國主。天性有友。初李從善與鎧謀親征。嘗有奪宗之謀。及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與諸弟扈從。因懷非望。說宰相徐遊。矯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以聞。國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既被留。國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為却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昭符有傳。不著里已。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六

宋　太祖十

李燾續通鑑長編　開寶七年。六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直木本見為司門員外郎同判兗州。儀俊恣推恩，爲又封從善母陵氏爲吳國太夫人。十一月乃始封陵氏。今并書之。聞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上雅知之，因從容謂聞符曰：爾國弄權者誰。小兒張洎。何不入保。爾歸可諭令一來，朕欲觀之。聞符懼，遂不敢歸。聞符入貢月日實錄本紀並不載。江表志云：開寶七年復入貢，則除從善為兒時時。本書留之。除見於本年二年閏二月。江表志必誤。今因李煜奉手疏求從善歸國附見其事。其後煜遣徐鉉入貢，手書求。除聞符說本四月丁酉。本書內則亦非其序，疑聞符復入貢，亦必以求從善歸國故也。當考。戊子。詔倉部郎中知制誥張澹權點檢三司公事。依舊翰林院直。澹初出居郎署，頗怏怏。既節附會盧多遜，始復進用，不踰旬遷卒。上聞其無子，其門之命中使護喪并洛陽。河中府及絳州民飢。

丙申。詔發河中軍儲三萬石以賑之。乙巳。減京城麴價，斤止百錢。秋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南丹州蠻，溪洞之別種也。地接宜州，據丙辰。其帥莫洪晉自稱節度使，遣牙校陳紹規奉表修貢，求內屬。川峽賢。承偽制官爵之。於是詔以減十錢，以惠遠民。盧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冊，上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上始決意伐之。梁迥以此月出使，不知果何日也。今附此。

初，江南人樊若冰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嘗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令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冰告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上即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冰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荊湖，如若冰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若冰傳云：若冰以開寶三年上書。會要亦云，在三年十一月。大定錄乃於本六年十一月登科記云：十月，不書樂，賜上書人樊若冰及第。從若冰以去年冬來歸。今年冬授官。大定錄與登科記。當得其實也。今并書于此。己

巳彰德節度使贈侍中韓重贇卒。遣中使護喪事。重贇奸釋氏，在廂州凡六七年，日課部民採西山木造佛寺。來營暫息，人皆苦之。太子中允李仁審坐知興元府私牧渡錢數十萬，并強買女口。庚午，棄市。契丹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八月丙子朔，以重榮為茶酒庫副使，琮為西頭供奉官。重榮。琮，未見。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福人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將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地於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贄，遂遣文贄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佑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佑，俶妃之兄，本倚人，以妃故，貴近用事，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九國志：錢氏文贊是自京師還在開寶四年，國史并黃夷簡入貢，皆載於五年之後。九國志及太平。然國史月日都不可考。今且因孫承佑來朝先書之。十國紀年亦於開寶五年載夷簡入貢。當考。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軍人錢。甲午，忠武節

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琅琊正懿王王審琦卒。初，審琦累得疾，失音，上親臨問，錫賚鉅萬，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慟，聘贈並加等焉。求贈要錄及成服中衆親內除名坐知漢州日擅賣竹木也。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荊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閤封李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外無所擇。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江南，將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己使還當在此月，仍今并書之。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

虞侯清河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甲戌，以太子中允知荆湖轉運使許仲宣兼南面隨軍轉運使事。仲宣青州人也。冬十月，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復幸迎春苑，登汴堤，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帶入貢，且貢買宴，上皆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邵氏見聞錄云趙普貫為曹彬副。按此時普已罷相出鎮矣，恐邵氏誤，今不取。記事本末：太祖初令曹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感衆而退，旋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於榻前曰：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於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將以是中命，使果犯而發封，見而為白紙，則必入罪。及歸而示之，又將以見初無輕斬之意。息

威而將收罪，彬等無不折服。壬辰，曹彬等發荆南赴金陵。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且監其軍。己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禽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守等本見。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來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丘陸萬友往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禽八百餘人。銅陵本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頭，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今最詳備。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

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疏遠是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婁源魏羽以城降。雄遠即當塗也，江南置軍於其縣。王師克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潭州歲貢新茶，斤身重厚，頗異他歲，有司請別定其價。上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癸亥，詔潭州依舊穗樣制造，毋輒增改。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新校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磯，生禽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百匹，至是驛為前鋒以拒王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也。十一月乙亥朔，潭州兵入江南界，攻萍鄉，為其制置使劉茂忠所敗。國主即授茂忠袁州刺史，茂忠安福人也。通判皇戶納鹽，舊以布帛茶米等折償其直。庚辰，詔給以錢。癸未，藉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甲申，省劍南道諸縣主簿。詔免慈、隰、晉、絳、同、鄜等六州逋租。陝西諸州

踰其半。詔移石牌鎮浮梁于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移采石浮梁及新林寨之捷，據實錄皆以二十日奏到。度其事勢，當在初十或十一二間矣。既無的日，因附見于此。獨取新林寨之捷，仍以奏到日書之，示疑也。初，為浮梁，國主聞之，以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于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國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見顯德三年，吳未見。戊子，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主所遺書，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恕敗以二十二日到。甲午，曹彬等言敗江南兵數千人于新林寨，獲戰艦三十艘。新林寨之捷，與繫采石浮橋同以二十日到，度其事勢，當是初十或十一二間也。今從實錄所書，不復改移。契丹涿

州刺史耶律琮致書于權知雄州內園使孫全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辛丑全興以琮書來上上命全興答書并修好焉（全興未見） 壬寅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初鄭彥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真衆遂敗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命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杜真之敗據江南野錄王師初至吉州國史不記其處當録本日並不書不知即新林寨之捷否新林所獲又水軍恐非杜真所將也今依野錄附見十二月） 右補闕馮洞傷克讓先自西川轉運副使代歸奏事稱意上命坐與語且諭以將大用左司員外郎權判吏部流內銓侯陟性險詖覘知之因對上問識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遊甚久其為人有才智誠佳士不易得也比聞其杜門謝絕賓客多市白金作飲器厚自奉且言陛下將用之臣私竊怪焉上怒意遂中輟丙午命克讓權知昇州行府事 以光祿寺丞崔宏太僕寺

丞徐光少府監丞張玘分領三司孔目官事以判官知夫人之禮驗弁罷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押郭光祚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於江北岸（九行以此月初二日捷初八日奏到） 己未護國節度使贈侍中陳思讓卒遣中使護喪事錄其子欽祚為尚食副使思讓累歷方面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禁屠宰俸祿悉以飯僧衆號為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於常州城下（明年正月初九日奏到） 癸亥拔利城寨破其軍三千餘衆生禽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奪戰艦六十餘艘（明年正月一日奏到） 北漢主括其軍中子弟自十七以上皆籍為兵盡括民馬遣代州刺史尉進來寇平陽權知晉州武守琦率衆禦之庚午與進遇於洪洞縣界擊敗北漢兵五千餘人（明年正月初四日奏到） 辛未吳越王俶破江南兵萬餘衆於常州北境上（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奏到） 是歲始詔除授京官差遣皆當黜陟令中書依銓官例降敕御史臺修寫班簿每十日一上中書（此事據會要開寶十月事今附此當考以前何故不降敕須別） 北漢主改元廣運（天會凡十八年始改廣運歲云十三年即改是誤今從資治通鑑考異以劉繼顒神道碑為正） 契丹將通好于我遣使諭北漢主以強弱勢異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峰固諫乃止（此據十國紀年）

開寶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 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部州刺史王明為黃州刺史面授方略明既視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即以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十九日奏到） 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十九日奏到十國紀年李雄作張雄） 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此但從實錄據奏到日書之其捷時當在去年冬及今年攻拔樊山寨以前也） 乙酉上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丙戌樊若水遣兵馬監押王侁領兵敗江南四千餘衆於宣州界侁朴子也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

寨拔之斬首數千級 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挨擊破之禽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潘美秦淮之捷當在正月而實錄乃不載二月末亦不得其日蓋因曹彬傳所載二月次秦淮故也彬及美傳載拔水寨在捷于秦淮之後然拔水寨實錄具載其日乃正月十七日也據此則當先載秦淮之捷捷不載日仍附見于後彬傳稱既捷於秦淮浮梁始成按美先率所部涉水則秦淮蓋不設浮梁浮梁當在采石磯也美傳又於秦淮既捷之後始言采石浮梁成事意顛倒然亦可見秦淮本不設浮梁而鄭賓等泝流實欲奪采石浮梁耳今略加刪潤更俟考求） 癸亥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荊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是月北漢主命劉繼業馬峰攻晉州武守琦敗之洪洞（此據十國紀年） 二月丙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鈐轄石曦領衆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州西界曦太原人也（十六日奏到朱洞未見）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禽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十七日奏到） 乙卯拔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內城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天德軍都

知兵馬使張進等九人來降。十九日奏到。 初，右諫議大夫段思恭知揚州，朝廷方欲經略江南，命思恭兼緣江巡檢，出則委通判以州務。而思恭常挈印及鼓角金鉦等自隨，驛書自京師至者，輒令齎詣其所，事多稽緩。通判右贊善大夫李萏不能堪，遂相與告訐，付有司鞫之。思恭詞不直。丁巳，責思恭為太常少卿，萏為大理寺丞。 壬戌，賜吳越王假軍衣五萬副，俾分給其行營將士。 癸亥，權知揚州侯陟，以所部兵敗江南千餘衆於宣化鎮。 甲子，上謂宰相曰：年穀登豐，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秘書丞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命權同知貢舉始此。 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詔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人是內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嗣宗，汾州人也。初授秦州司寇參軍。時侍御史路沖知州事，為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失，沖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民之無賴而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者

按鞫，具得訟者誣罔之狀，以聞，嗣宗始獲免。記聞云，沖命嗣宗對句，即捨之，與此不同。當考以何得狀也。事具本傳故事時。 是月，江南知貢舉戶部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于是歲，凡十七榜，放進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經一人。此據十國紀年。王師已至城下，而貢舉猶不廢，李煜誠不知務者，故特書之。 三月戊寅，召近臣宴射苑中。 壬午，太子洗馬周仁俊責授平涼縣令。坐知瓊州日販易規利故也。 乙酉，幸造船務。 丁亥，權知廬州邢琪領兵度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斬首千餘級。 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蟲緣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己丑，有司言自二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衆於江中，禽五百人。 癸巳，命近臣祈雨於在京祠廟。 乙未，太子中舍郭鬵除名，坐監萊蕪監受冶官景節私賂也。 己亥，權知潞州藥繼能領兵入北漢界，夜攻鷹澗堡，拔之，斬首數千級，獲馬八百匹。 契丹遣使克妙骨慎思奉書來聘，詔閤門副使郝崇信奉信本兄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是日召見，及其從者十二人，賜衣帶器幣各有差，宴於長春殿，仍召王使坐觀諸班騎射，令其二從者暴屋六除骨，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辭歸國，復召見，賜器幣。因謂宰相曰：自五代以來，北戎強盛，蓋由中原衰弱，遂至晉帝蒙塵，亦否之極也。今景慕而至，乃時運使然，非涼德能致。先是，涿州遣孫全興書云：遣使克妙骨慎思至，是發書但云克慎思，或云克其官號也。又曰其姓氏也。 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越江南。 詔比者民輸租，其紬絹不成疋者，舉三戶至五戶合成疋以送官，頗為煩擾。自今紬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者，計丈尺輸其直。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夏四月乙巳，幸東水磑。 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斬首二千餘級。據十國紀年，此乃三月事，既無的日，因奏到書之。 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艦。 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誠拒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城降。吳越初起兵，丞相沈虎子者虎子本兄，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仁冀，錢塘人也。 壬辰，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 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秦淮北。實錄不載其發奏之日，姑以二十日到，因書之。本紀又書克昇州關城，蓋誤也。克關城乃二月十二日矣。 戊辰，幸玉津園觀種

稻。遂幸講武池觀習水戰。 廣州言：竊盜贓滿五貫至死者，準詔當奏裁，嶺表遐遠，覆按稽滯，請不俟報決之。上惻然曰：海隅之俗，習性貪冒，穿窬攘竊，乃其常也。庚午，詔廣南民犯竊盜贓滿五貫者，止決杖黥面配役，十貫者棄市。 幸西水磑。 是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為太常寺大樂署令。宋文全文寫則曰：古之教坊於上者，出卿不得與士齒。太祖不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領授之，本流外之品，所謂處倡濫之原。 呂中簡曰：帝王尊爲庶類，凡寵威豈使居親倖，以金帛賞之可也，實賜厚之可也，作不使求官爵，亂政事，撓刑法。我太祖不許衛德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常不許歲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擾天下；法則其求不許越自化領邊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却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還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於是超為海而無光并之。 五月壬申朔，加吳越王俶守太師，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

同平章事。寧遠節度使作㩀為奉國節度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為平江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監丁德裕權知常州。　初兵部郎中董樞。知桂陽監趙右贊善大夫孔璘代之。璘罷。太子洗馬趙瑜代之。繼疾去。以著作郎張侃代之。侃至未幾。奏璘在官累月得羨銀數十斤。詳逆官而不具數計。樞與璘所隱設多矣。詔御史府鞫之。獄具。有司言法皆當死。上曰。趙瑜非自盜。但不能發摘耳。璘與樞並棄市。瑜決杖流海島。以侃為屯田員外郎。張侃未見。　庚辰。以解州刺史王政忠權知貴州兼兵馬鈐轄。政忠未見疑政忠貫代父守珣者。雅作專守事。時止此以待考。世宗太祖表祉十九年疑慈且具一人也。今并當參討。　辛巳。以久雨。命近臣祈晴於在京祠廟。改作遠軍為平南軍。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緣江諸寨皆降。　幸新修珠院。　梅山洞蠻。聞江表用兵。乘間寇潭州。己酉。詔潭州長沙等七縣民為蠻賊虜劫者。蠲去年逋稅仍給復一年。尋詔邵州武岡等七縣亦如之。上初遣供奉官李繼隆。以進武三百人戍邵州。止給刀楯。至潭州之南。蠻數千邀截其道。繼隆力戰。蠻乃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兵傷者百餘。或告上以繼隆輕敵可罪者。已而具得其實。上始器焉。繼隆處耘之子也。　甲午。静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來貢方物。　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　己亥。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空無繫囚。　辛丑。河決濮州郭龍村。　詔商人以生藥度嶺者免算。王林未詳事實錄曰。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既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日多。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卹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楀等皆莫得通。師傳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暉初見乾德六年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繼勳故。亦為巡檢使。親近繼勳者。曰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寨城外。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數之。軍士爭臠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泊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業初見顯德三年。擁

十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為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克貞壽州人也。克貞初見乾德二年　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　丁未。宋州觀察判官崔約。錄事參軍馬休。棄市。並坐受賕不法也。　辛亥。澶州言。河決頓丘縣界。　辛酉。前鄜州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事。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曰。豈有符王耶。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母問其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母曰。不與彥卿來。何失策之甚也。　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至東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沒。　己巳。賜秘書丞雷德驤錢十萬。以子有鄰病死故也。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先是。民告官吏隱欺額外課利者。賞以錢。而告者益衆。恐喝求財。或因報私怨。訴訟紛然。益為煩擾。癸酉。詔罷之。　丙子。開封府又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詔諸州所上案牘。令大理寺刑部共裁斷以聞。諸道巡檢捕盜使臣。凡獲寇盜。不得先行考訊。即送所屬州府。　丁丑。廬州兼為鎮巡檢杜光俊言。敗宣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　庚辰。遣西上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于契丹。端餘慶之弟也。　詔江南捷書累至。御史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昉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癸未。西天東印土王子穰結説羅來朝貢。未詳何時當考　先是。詔吳越王俶以兵屬其大將烏程沈承禮。隨王師進討。甲申。俶遣使入貢謝恩。　高州刺史田景遷卒。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彥伊承襲。己丑。即命彥伊襲其父為刺史。　癸巳。皇子德芳出閤。　己亥。山後兩林蠻主懷化將軍勿尼等六十餘人。來貢方物。以勿尼為歸德將軍。　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法。為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自度繫獄必窮底。乃私遣人求救於多遜。時金陵未拔。上頗厭兵。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上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來。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見。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請夷三族。上屏左右。召昇殿問狀。遂寢前議。赦陟罪不治。　八月甲辰。僕

以陟判史部流内銓（先云已發詔罷兵因涉言端令進退孟琛亡時方有此議耳）朝廷以丁璉遠修職貢本其父部領之意始議崇寵之丙午封部領爲交趾郡王遣鴻臚少卿高保緒右監門衛率王彥符往使保緒繼中從父也　江南吉州刺史胡公霸脫身來降以公霸爲和州刺史　乙卯幸東水磑觀漁遂幸北園　辛酉詔停今年貢舉　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弓箭庫使堯盧骨通事左監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上皆厚賜之因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　西南蕃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十七人來貢馬及丹砂　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洪信卒洪信無他才術從以漢外戚致位將相好聚斂積財鉅萬而尤吝嗇當時節鎮皆廣募親兵惟洪信所畜殊寡劣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德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　是月以南領縣令楊可法爲鄆州防禦推官權知單州事（此據會要）　九月壬申上獵于近郊逐兔馬蹶而墜引佩刀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過也自是遂不復獵矣（此月壬申出獵自是遂不復出獵因附見此事）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澄嘗本兒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擇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大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泣涕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䧟背堅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爲虜矣救至而後圖戰未晚也國主尋令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却絳方入城圍復合圍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爲絳所謀徐謂絳曰聞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爲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惟絳可耳澄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初絳怨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怨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柰何澄曰事急矣當自爲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

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爲樂或勸赴難皆不荅　乙酉除名人宋惟忠棄市坐私習天文妖言切害爲其弟惟吉所告故也　丁德裕部送潤州降卒數千人赴昇州城下卒多道亡曹彬發檄招誘稍稍來集慮其爲變又盡殺之　庚寅彬等言敗潤州潰卒數千人於昇州斬首七百級　丁酉以相州錄事參軍河南錢文敏爲右贊善大夫權知瀘州先是藩鎮多以筆吏私取官庫錢韓重贇領昭德時頗仍舊弊文敏不與重贇怒召文敏廷責之文敏詞不屈重贇既死上始聞其事嘉文敏有守故擇用焉且召見便殿謂文敏曰瀘州近蠻尤宜綏撫知州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僻遠謂朝廷不知爾至即爲朕鞫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因厚賜遣行重遷竟坐棄市文敏在州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聽再任　是月始發和州三縣丁夫鑿橫江河以通糧道從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也　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畏咲符命以爲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按實錄李從鎰以八月十二日還其國使入貢求緩兵不知初發江南是何時周十月一日到京師則當是九月半以後也九月半以後從鎰無緣不在江南矣而煜傳載煜手書謂周惟簡來上書具解有云本家二弟並蒙優寵據此則似從鎰與從善俱未曾還也從鎰既還而此書亦無一言及之不知何故或者李穆師朝煜已具謝此將進賦從鎰未還時并蒙恤養故耶然李穆再使江南兵師也煜亦當有以復命而史既不記盡略矣今且參考諸書略加修潤更俟詳之）　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今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乃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贇舉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即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爾柰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即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爲素月令惟簡乘間求哀欲謝政養病　冬十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將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

語應對之際詳矣。於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事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庭，伺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按實錄據鉉用作簡凡兩至京師，故五代史及談苑，太祖對鉉辭有不同。今以五代史所載附之初見時，談苑所載附之後見時。上初參作簡，但云不曉爾主所言，後進詰責之，初猶以理折鉉，後乃直加威怒。其事勢或當然也。更須考詳。）　辛丑，詔諸道州府下屬邑，令佐令佐下鄉里，省見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才幹堪備任用，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傳送赴闕。　乙卯，遣使檢視京畿逃民。　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師。（不知所遣何人，當考。）　遣莊宅使王仁瑤、內供奉官李仁祚，與知河南府焦繼勳同修洛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實錄本紀，皆云遣白趙郡知段仁誨，其後作舁則王仁珪、李仁祚，也不知何故。今從會要及焦繼勳傳。仁珪、仁祚俱未見。）　戊午，改潤州鎮海軍為鎮江軍。　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贇。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舫，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幟，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駁兵急攻之。令贇勢蹙，因縱火拒鬭。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禽令贇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本紀及劉遇傳皆云禽令贇於皖口，王明傳乃云小孤山，江南野錄又云虎蹲洲，未知孰是。今從本紀及劉遇傳。）　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頗任數設詐，以卜人主之遇。蟠時領滌院，乙丑，車駕臨幸，蟠伺上將至，亟衣短後衣，芒屩，持梃親督役，蹟蓬不洽，遽出迎謁。上以為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上自滌院移幸晉王北園，賜從臣飲，極懽而罷。　十一月己巳朔，瓊州言俗無醫，民疾病但求巫祝。詔以方書本草給之。　邕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知州侯仁寶奏其事，詔盡令伐去。仁寶，益之子也。（舊錄以己巳為十月晦，今從新錄及本紀。）　先是，武勝節度使張永德貢馬賀潤州平，馬皆老病，有司劾奏，永德上表待罪。庚午，詔釋不問。永德

聞王師南伐，出家財作戰船數十艘，運糧數萬斛，自順陽縣漢水而下。州豪高進者，舉族凶暴，前後莫能禁。永德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據險固，置十餘砦，將圖不軌。上遣使察之，使者詰進置砦之所，進辭窮，乃曰：張侍中誅吾宗黨殆盡，欲中傷之以報私怨爾，實未嘗置砦也。使者還白上。上曰：吾固知張道人非反者也。即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其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永德舊喜與方士遊，家貲為之罄，上故以道人目焉。（永德傳云，遣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案置砦之所。既無有，翰即以告者付永德。按傳載此事，與王師討金陵相連，屬曹翰時實將先鋒，安得至鄉閒也。且方案其砦之有無，安用發領騎兵，不如張皇生事乎。且不應即以告者付永德，恐傳必誤。今輒削改之，更須考詳。）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強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是日，幸綾錦院，召從臣宴射苑中。　戊寅，初置三司推勘院，以將作監丞張遜知院事，尋罷之。　契丹雲州節度使（當考其名。）遣人致書瀛州，願與防禦使馬仁瑀通好。仁瑀以書來上。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終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從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是日，命校書郎直史館宋準賀契丹正旦，殿直邢文度副之。（文度未見。）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絕，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尅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

攜圖闕。李煜一門，切無加害。呂祖謙宋朝大事記：自古平亂之主，其視所亡不當仇，孕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庄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我無加害，故錢俶之衆，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由如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命以為恨。收新集之衆不害，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於是彬急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不死志，於是攜妻子及槖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問，請以臣為辭。國主曰：歷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縊。洎乃告國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務，今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辯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國史張洎傳言洎始與陳喬同升閣，喬自縊，洎詣喬，喬氣絕乃下。而從死者喬姪子視事廳，洎獨不知。國史蓋因見國志陳喬傳所云。然見國志未可信也。洎既已背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絕乃下閣乎。設死，又言國主求喬不得，我當循以為喬已赴海，明年乃得喬尸。按此則所當同升閣者呼喜矣。今參酌修潤，庶見梗概。大抵城破時，洎與喬猶同見國主，請如昔約。喬遂死而洎不死耳。洎固不能死，所以同見國主者，度國主必不許其死也。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命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萬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携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獨右內史學士張佖不受，請彬自陳，願暴其事。彬請從遜名不許，但取金輸之官。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因大蒐于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紀事本末：採之記，仁厚愛人之心，無所不至，其人大悅。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新隆興寺成，凡五百六十三區。丙申，車駕臨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八　一送

宋　太祖十一

李燾續通鑑長編：開寶八年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宋史全文書此曰太祖之愛民深矣。王師平一方而不為暴，且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為強者所食。夏中國之威，又以兵來之，數有殺逆鋒刃者，是豈於愛江南也，非是仁心而臨天下，宜其致太平之速。 李繼隆善馳驛，日四五百里。自江南兵起，數往來奏事，部送偽將赴闕。至頂時，會其疾，斬首以獻，上嘉之。又從李符督荊湖漕運。與江南人鬭，流矢中額，所冠胄堅厚，得不傷。上察其材，且念其父故，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使臣內侍凡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抵事當入奏，皆不顧行，繼隆獨請赴闕。上見其來，知城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半道遇大風，天地晦冥，此城破之兆也。捷書明日當至矣。於是上召繼隆曰：正如汝所料。 庚子，上臨惠民河，觀軍人築堤。 辛丑，赦江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曾經兵戈處百姓，給復二年；不經兵戈處，給復一年。諸色人及僧道被驅率為兵者，給牒聽自便。令諸州件析舊政，賦斂煩重者蠲除之。軍人得獲生口年七歲以上，官給絹五疋贖還其家；七歲以下，即還之。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丘壟，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丁未，以楊克讓權知昇州，兼水陸計度轉運事。明年二月始兼漕事，今并書之。 戊申，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己酉，幸龍興寺。 是歲，賜京畿諸縣民今年秋租十之三。 己未，以恩赦使劉鋹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祜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祜多駁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為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諷祜助己，祜不聽，謂多遜曰：昔唐宇文融與張說有隙，為融所擠而出，說復集賢殿，遂敗。因以傳示多遜，且勸釋之，多遜不悅。癸亥，祜坐陟事，黜為鎮國行軍司馬。司馬日記云：祜坐以百口保大明節度使符彥卿非叛，尤是上意，故黜之。蓋誤也。開寶二年，彥卿已徙鳳翔，祜貶時彥卿死矣。 甲子，契丹遣右衛大將軍耶律烏正、禮賓使蕭護里國遣事左千牛衛將軍陳延正來賀明年正旦。 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主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 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 令諸州凡逮捕罪人，必以白長吏，所由司不得直牒追攝。 詔有司重詳定推狀條樣，頒于天下。凡三十三條，御史臺、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歲令官鞫獄，即錄一本付之，州府軍監長吏及州院司理院，悉大字揭於板置聽事之壁。本志書二事皆在八月，今并繫之歲末。 秦州夷人大石小石族寇土門，略居民，知州張炳擊走之。張炳未見。 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教習武技，逃死即以佃地者代之，遇征役，官給口糧，有馬給芻粟，是歲，發渭州平涼潘原二縣民治城壕，既畢，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戍鎮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者以親屬代焉，蓋因廣順之制也。此據兩朝兵制。

開寶九年 據實錄通鑑例，于紀首以後來為定。武德元年，以五月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丈不稱隋義寧二年；明皇先天元年，正月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使不稱唐天祐四年。按太宗於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不使踰年，與常例不同，今仍稱開寶九年。

春正月戊辰朔，御乾元殿受朝。 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王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五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宋朝要錄：煜性仁弱，自開位，造佛寺十餘於禁中，延納僧徒，讀佛書，升殿于之威儀。朝見開其氣，遂于少有才辯者僧服往見，論釋氏生死性命之說，見信重之說，煜於牛頭山作佛寺千餘間，王師之至，以為營壘。論決死罪，多欲矜貸，將行刑，煜輒佛堂達旦不食，刑貸之，富民犯宮中，竊財其死，多獲原宥，元不喜聞人過，有拜訐者悉寢不報。大兵之臨，人懷其惠，故無異心，或命不肖者，故其有重死力者。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

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　壬申，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男子婦人配役者聽自便。　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諸衛將軍。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湯悅為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內史侍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為太子中允。克貞，新塗人，在江南守道中立，國人稱其長者。鉉性質直，無矯飾，有盧氏薄謝岳者，鉉之故人也。凡銓選之制，年七十即罷去。岳與撫州判史有隙，奏岳年邁不堪其任。時江南士人爭齒，有司疑者必質於鉉。岳求哀曰：犬馬之齒，公實知之。岳家貧，親屬多，仰俸祿以給。今罷去，即填溝壑。願公言不知。鉉曰：我實知而言不知，是欺天也。卒以實對。吏部遂罷岳官。然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　以兩浙都鈐轄使沈承禮為威武節度使。初，圍潤州，城中兵夜出焚柵，或請往救之。承禮曰：兵法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也。令士擐甲不動，既而焚柵兵去，攻他壁，諸將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焉。　初，盧絳在宣州，聞金陵陷，乃叶衆趨福建，欲割據嶺表。至歙州，刺史龔慎儀閉城拒之。絳怒，攻拔其城，殺慎儀，縱火大略。所過莫不驚擾。傳檄至福州，觀察判官查元方斬其使。己卯，上聞絳擾，遣其弟襲（未知襲時為何官）齎詔書招諭之。　辛左飛龍院觀衛士射，遂幸北苑，命衛士與契丹使騎射。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郊。　濟州團練使李謙溥以疾自隰州肩輿還京師，上遣中使持湯劑就賜之，又遣太醫診視。謙溥累上章納祿，不許。壬午，卒。上甚悼焉，賻贈加等，葬事官給。　癸未，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扈蒙、李穆等，於禮部貢院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及有文材武幹者凡四百七十八人。及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采。而濮州以孝弟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自言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皆隕越顛沛。上顧曰：止可隸兵籍耳。衆皆號泣求免，乃悉令遣去。劾本州官司濫舉之罪。　丙申，遣太常丞魏咸熙於開封府諸縣定三等人戶稅額。咸熙，仁浦之子也。　浚洛水。　二月己亥，群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群臣請易以立極居尊，上不得已許之。　太子中允高易從、太子洗馬商致用判太僕寺，時方議郊禮，

俾繕修車輅也。（等投赴闕未見）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漢瓊領振武節度使，步軍都虞候劉遇領大同節度使，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閤門使梁迥領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為莊宅副使，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及還，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會要云：彬以平江南故，不罷使職，才九月而罷。）　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敍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此據會要附見。家文公全文呂中曰：人言謀高中喜將者，以不本身實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借此諸人身已立矣。一旦國陵之會不至，則不免累數十里以封之。此為帝有殺諸將之心矣。國初平江之功至大，然事歸以數十萬錢而勸一使相。蓋二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林德頌曰：曹彬之平江南，各一使相而不校，非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可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中輟，非忘功也，慮其名位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上聞吳越王俶將入朝，辛亥，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之。　契丹遣太僕卿律延顒等來賀長春節。　馬步軍副都軍頭歙州刺史史珪坐漏泄省中語，甲寅，出為光州刺史。　初，內客省使丁德裕監吳越兵平江南，德裕恃勢剛愎，不卹士卒，黷貨無厭，吳越王俶奏其事。乙卯，出德裕為房州刺史。　戊午，盧多遜加吏部侍郎，落起復。　乙未，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所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也。庚申，大宴大明殿。甲子，召俶、惟濬宴射苑中。丁卯，幸禮賢宅。　初，上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上討澤潞、惟揚，下荊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一七百步，丕增造至千步。　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時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親閱

之列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分作坊為南北在九月，置弓弩院。據會要，并在此年，而無其月日，今并書之。 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命其子惟濬將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命內侍扶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固謝得止。上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泣涕，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俟有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複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俶本太祖朝止入一覲，記聞及東軒錄等，或云江南未平，俶來朝，太祖遣歸，江南既平復來朝，皆誤也。五代史又云，俶還國，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安用獻為。按太祖時俶每貢皆無此語，此語蓋出於觀

王[illegible]錄時[illegible]者[illegible]之，今不取。 舊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於是將如西京，不欲載神主俱行。壬申，上親告太廟，常服乘步輦，百官班於廟庭，不設樂懸，止一獻，不行祼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及祀圓丘于西京，前二日復命東京留守告宣祖廟焉。 癸酉，以皇子德芳為貴州防禦使。 以宰相沈義倫為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左衛大將軍王仁贍權判留司三司兼知開封府。 丙子，車駕發京師。己卯，次鄭州。庚辰，上謁安陵，奠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至闕臺，西北望發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按此數上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蓋誤也。今從實錄、正史。 辛巳，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面獎之，加彰德節度使。丙戌，以王仁珪領義州刺史，李仁祚為八作副使。繼勳女為皇子德芳夫人，再授旄鉞，亦以德芳故也。而繼勳性吝嗇，公府用度多所減削，時論非之。 丁亥，召沈義倫赴西京，命王仁贍兼大內都部署、開封推官、左贊善大夫真定賈琰權知府事。 庚寅，分命近臣禱城中祠廟，久雨故也。 辛卯，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 是月，發卒千人，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二十五里，以通餽運。 是春，權停貢舉。 先是，流民歸業者，止輸所佃之稅，

俟五歲乃復故額。以是及五歲輒逃。 夏四月己亥，命再逃者勿得還本貫。 有司言：準令，宗廟殿庭宮懸三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虡。開寶四年，郊社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圓丘增十六虡，餘如前制。 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國史此稱書祀，恐失其實，今從實錄正書之。還御五鳳門，大赦。有司將奉冊上尊號，上卒不受。初，雨彌月不止，上遣中使齋三木與嶽神約，宿齋日雨不止，當施桎梏。又使禱無畏三藏塔，不如約，則毀之。及期，頓晴霽，以既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壬寅，大宴廣壽殿。 癸卯，以崇義留後王全斌為武寧節度使，昭化留後崔彥進為彰信節度使。上謂全斌曰：朕頃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持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加厚賜。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

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荅。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李懷忠為節度使，在太平興國二年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朝聖政錄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 甲辰，始下詔東歸。 乙巳，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命太子太師王溥與百官先歸京師。 尚書左丞呂餘慶卒。餘慶始罷政，上欲授以旄鉞，會其疾不果。於是贈鎮南節度使。輟一日朝，遣中使護喪事。 丙午，車駕發洛陽宮。己酉，次鄭州。辛亥，至東京。宋史全文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薊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illegible]，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恃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壯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為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

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校宋德明。殺刺史據
城不降。詔先鋒都指揮使曹翰。爲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
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丑。始拔之。衆猶巷鬬。則時病甚。臥床上。
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命腰斬之。并殺德明。先是
上命右補闕張霽知江州。與翰俱入城。翰兵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翰
兵。翰以江州民拒守。又忿民訴誅其兵。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
井坎皆塡溢。餘悉棄江中。誣奏霽徙知饒州。民家貲貨鉅萬。皆爲翰所得。
霽本見。上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禁止殺戮。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
不能渡。比至。城已屠矣。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像。歸至潁川
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盡載金帛。寘鐵像於其上。時號爲押綱羅
漢。己未。詔自今旬假不視事。賜百官休沐。壬戌。以荊湖南路轉運使太子
中允許仲宣。爲刑部郎中京西轉運使。起居郎。李符爲比部員外郎左補闕
權知昇州并江南轉運使楊克讓爲兵部員外郎。皆以調發軍儲有勞也。
江南之未平也。左贊善大夫知漢陽軍李恕屢率兵度江破賊。甲子。以
恕爲駕部員外郎。　是日。宴近臣及節度使於講武殿。丙寅。吳越國遣使來
貢方物。五月己巳。幸東水磑。遂幸飛龍院觀漁金水河。　盧絳承詔赴闕。方
引對。時龔愼儀之死子頴爲右贊善大夫。遇絳於朝。詰之曰。反賊汝專殺
我叔父。我伺爾久矣。今乃在此耶。遂執絳訴冤。上以絳屬吏。樞密使曹彬
言絳驍勇。願宥其死。上曰。絳狀貌酷類侯霸榮。安可留也。乙亥。斬首西市。
盧絳被誅。舊無其事。此據新錄。本紀乃云斬絳於西京。不知何故。按絳死於國
子坡。見於先門山。似不在西京也。五年寫時。已還大梁矣。何用於西京斬之。此
出李煥。江南野錄。載絳歸朝。貫曹翰部送之。太祖詰絳不即降。絳言李煜未嘗
王命。故不即降。太祖嘉其忠。用校業州團練使。又劉頴訴冤。曹翰復言降不可
留。乃殺之。又言曉來偽絳等事。皆與國史異。今不取。然國史絳傳。並與九國志
同。當更考之。宋朝要錄。江南將武昌後。盧絳誅。初絳爲招江亜(?)校。康達吳
越兵於海門。袁(?)殺數百。常說其主煜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鄉
導。將自攻我。當先滅之。不聽。復爲沿汶都虞候。數戰有功。王師圍潤州。絳
遣將救之。率古師八千人。突入升陽。州將劉澄謀以城降。欲殺圖絳。絳覺
之。復出所部。夜出宣國之宣州。知金陵陷。叫衆欲舉領表。至歙州。拔其城。
殺刺史龔愼儀。詔書招諭之。　庚辰。幸講武池。遂幸王津園觀稼。　宋州
言。大風壞官舍民居凡四千六百餘間。　癸未。降中州爲義陽軍。　甲申。
以東上閤門副使田守奇。賀契丹生辰。右贊善大夫房彥均副之。彥均本

見。晉州以所獲北漢嵐憲石三州巡檢使王洪武等二十九人來獻。洪
武本見。　辛卯。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權知荊南府。蓋多避惡之也。此
據本傳。未知所惡何事也。　遣司勳員外郎和峴江南道採訪。　六月己
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爲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上
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爲
大輪。激金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上甞鍾愛。尹京十五
年。屢辭不允。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甞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問視。爲灼
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蘇息。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
之。賜以龍鳳寶椅。又甞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增。親扶之。王
帳下士宋城高瓊左手執鐙以出。上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幣。
勉令盡心。閒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爲太平天子。福德
非吾所及也。舊傳曼州直筆云。太祖以晉王尹京。對寵。宣諭曰。久不見汝
所來何為。甞來一觀。遂傳呼至殿陛下。御馬臺。敕令晉王對御上馬。太宗
皇懼辭避。乃密諭曰。他日汝自合常在此。上下馬何辭焉。太宗欣汗避出。
命近侍親習。送上馬。遂舉升乘馬。馳走。回旋於殿庭而出。太祖亦繼及之
意也。按太祖雅及之意。蓋先定於掖庭。前者今不取。　癸卯。吳越王俶。
遣使入貢謝朝覲蒙殊禮。及放令歸國也。　武寧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
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爲之用。其私居外
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宋史全斌傳。太祖謂曰。王全斌有大功。可待其
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得即將功爲過。故抑全斌等以立國法。及事定
之後。進賞甚厚。此具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秋七月戊辰。幸晉王第觀水
入新池。　初。永安留後折御勳。以郊祀西洛來朝。道病。後期。丙子。徙御勳
爲泰寧軍留後。召御勳弟御卿爲閤廐副使知府州。　是日。幸京兆尹光美
第視疾。後兩日復幸焉。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江南吳越入朝。不自安。
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顥。來貢方物。且乞修覲禮。詔許之。洪進行至南
劍州。聞國有喪。乃歸鎮發喪。　先是。令諸州貢鹽。斤六十錢者。減爲五十。
四十者爲三十。至是。顆鹽減至四十四。乙酉。令復減四錢。　命近臣祈晴
於京城祠廟。　丁亥。詔新修歷代帝王。及嶽瀆祠廟。與縣鎮相近者。移治
所就之。　舊制。天下刑獄。大理寺詳斷。刑部詳覆。去年秋嘗有詔命兩司
參議聞奏。時右贊善大夫張佖判刑部。比部員外郎李符判大理。符性剛
强。頗輕重其法。佖多駮正之。屢至忿競。案牘轉復稽滯。佖上疏請復舊制。
不報。因求外任。　八月戊戌。以佖權知榮州。初僞朝官出領外任者。入辭

必戒飭再三。及代辭，上謂曰：「惟汝不必朕言，方擇用汝。」代在州果有善政。丙辰共斷父案，據四朝乃去年七月初書，而實錄本紀不著，今因代出附見。 乙亥，幸新龍興寺。 乙巳，幸等覺院，遂幸東染院，賜工人錢。又幸控鶴營，觀騎士射，賜帛有差。又幸開寶寺觀經藏。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為都虞候。己酉，進等入辭，各賜戎服、金帶、鞍馬、鎧仗遣之。 初，平江南，袁州刺史劉茂忠與吉州刺史屠令堅相約拒命。會令堅死，監軍侍其祺推知吉州，其事遂寢，乃與祺俱入覲。茂忠常使撩邊，已上詰之，茂忠曰：「臣事李煜，惟力是視，畔陛下親征，臣當殞身不顧。」上嘉其忠懇。庚戌，以茂忠為登州刺史，祺為閑廄使。祺未見。 晉州獲北漢諜者趙訓，械送闕下，上釋不誅，給袍服遣之。廢江南諸縣偽署制置使。 辛亥，命鎮州西山巡檢、深州防禦使郭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 壬子，以樞密副使楚昭輔為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闕，命樞密副使兼領院事。宣徽使除授，委復不備書，此其始事，故特出之。 丙辰，詔分兵入北漢界。西上閤門使郝崇信與鄭州刺史王政忠出汾州，內衣庫副使閻彥進與澤州刺史齊超。超未見。出沁州，內衣庫副使李昊實。昊實未見。與濮州刺史安守忠出遼州，引進副使齊延琛。延琛未見。與晉隰州巡檢、汝州刺史穆彥璋。彥璋未見。出石州，洛苑副使侯美與郭進出忻代。 九月甲子，幸綾錦院。乙丑，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丙寅，始命刺史、郎中、將軍以上秩悉給假。 丁卯，以庫部員外郎范旻為淮南諸州兼淮北徐海沂等州水陸計度轉運公事。上謂旻曰：「朕委卿以方面，凡除去民隱、漕輦軍儲，悉許便宜從事，不用一一中覆也。且聞卿素貧，苟有所須，但取官錢用之。」又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 高麗國王王昭卒，其子伷權領國事。庚午，遣使趙尊禮入貢，且請命。 壬申，党進帥兵抵北漢城下，列寨於河汾之南，敗其軍數千人於太原之北，獲馬千餘匹及兵仗六百餘副。 癸酉，戶部尚書致仕贈左僕射劉熙古卒。 初，平江南，命著作佐郎建陽楊澈通判虔州，就曹彬分兵之任。節度使郭載興，載興未見。方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國威信，載興即委府聽命。辛巳，命載興為海州刺史，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五百人為一指，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依山聚黨作亂，澈討平之，禽二豪，械赴闕下。 辛巳，郭進言，領兵出忻代路，俘北漢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 庚寅，幸城南池亭，遂

幸樞賢宅，又幸晉王第。 冬十月甲午朔，定難節度使李光睿率所部兵次于天朝定朝兩關，遣使言伺黃河凍合，即入北漢界。 丁酉，安守忠言與洛羅寨兵馬監押馬繼恩。繼恩未見。領兵出遼州路，焚北漢四十餘寨，獲牛羊人口數千。按八月遣內衣庫副使李昊實與濮州刺史安守忠出遼州路入河東界，守忠傳亦載守忠時知遼州，與馬繼恩入界事，而實錄乃云：遼州知州齊超上言，蓋誤也。齊超實澤州刺史，別取沁州路入界，非遼州也。所錄止將遼州，當是党進舊錄誤改之。今且書安守忠。齊超言兵出沁州路，敗北漢軍五百人，禽三十人。此據本紀也。新舊錄無之。疑實錄既誤改，與安守忠同日奏到耳，當考。 己亥，幸西教場，觀飛山軍士發機石。 庚子，郭進言破北漢壽陽縣，俘其民九十餘口。党進言又敗北漢軍千餘人於太原城北。 初，涇州官歲市馬，彰義節度使張鐸厚增其直而抑取之，累積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使用官麴六千四百餘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親吏宋習。上以鐸宿舊，詔釋不問，但罷其旄鉞而已，其所侵盜皆蠲除之，保常、洎習亦得免。庚戌，以鐸為左屯衛上將軍。鐸，河朔人也。 初，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苑。談苑又云：太祖聞守真言，以為妖，將加誅，會晏駕，恐不然也，今不取。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此據吳僧文瑩所為湘山野錄，正史、實錄並無之。野錄云：祖宗潛躍日，常與一道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之，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喜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間語，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人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祓禊，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去，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決剝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

洎後苑。苑史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或數日不見。上常切切記其語。至所
期之夕，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
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上
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
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
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
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遲明，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
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太祖英武，其達生知命，蓋有
如此者。文瑩宜不妄。故特著于此。然文瑩所言道士不得姓名，宜即張守
真耶。蓋復一道士也。恐文瑩得之傳聞，故不審。如云於西洛木陰下，天禧
太祖上賓，復苑鳥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則聖壽可延一紀，疑皆好事
者鄉說，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內，此亦瑣謬。太祖既不豫，寧復自
登閣，且至殿庭觀雪乎。今略加刪潤，更俟詳考。觀令大事也，而實錄正史
皆不能記，可不惜哉。蔡惇直筆云：太祖召陳摶入朝，宣問壽數，對以丙子
歲十月二十日夜，或見雪，當辦行計；若晴霽，須展一紀。至期前夕，上不寐，
初夜遣宮人出視，回奏星象明燦。交更，再令出視，乃奏天陰，繼言雪下，遂
出禁鑰，遣中使召太宗入對，令直須付家鑰，屬以神位。夜分乃退，上就寢。
侍寢者聞鼻息無異，急視之，已崩。太祖於是入繼。按傳所載與文瑩略同。
但所以遣士者為陳摶耳。摶本傳及談苑並稱摶太祖朝未嘗入見，恐
傳聞誤矣，當是張守真也。王禹稱建隆遺事云：上將晏駕前一日，遣中使
急召宰相趙普、盧多遜入宮，見於寢閣。上曰：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見卿等
者無它，為有數事未畢，行之。卿等將筆硯來，依吾言寫之，身後切須行之。
普聽日：無慨也。遂按普等筆硯，上自陳述，普等依上言而寫數事，皆濟世
安民之法。普等因嗚咽涕而言：此則謹依禮訓而行之。然有一大事未
見陛下處置。上曰：何事也。儲嗣未定，陛下億有不諱，諸王中當立何人。上
曰：可立晉王。普等復曰：陛下艱難創業，卒至昇平，自有聖子當受命，未可
議及昆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還，陛下宜熟計之。上曰：吾上不忍
違太后慈訓，下為海內方小康，恐得長君以撫之。吾意已決矣，願公等善
為我輔晉王。遂出御府珠玉金寶賜普等，令歸第。翼日，上崩於長慶殿。由
是晉王聞普等有此奏議，大銜之。嗣位後，坐多遜事，遣秦府改竄於嶺表。
趙普以婦人眾媚於禁中，遂殺光被。按世所傳建隆遺事十三章，此其第
十一章也。事尤悖謬，不可信。蓋開寶六年八月，趙普已罷相，出鎮河陽，從

三年，太祖晏駕，此時趙普實在河陽，安得與盧多遜並居相位耶。又遺事
第七章稱杜太后及太祖召晉王、秦王、南陽王、普相約傳位，陶穀為誓書，
趙普告天地宗廟。此固不然也。若如所言，則太祖傳位晉王，約已定於建
隆初矣，開寶末，令宰相又何請耶。既依從請，則決非趙普也。且遺事乃一
人所著，其首尾固當參同。今第七章既云爾，其第十一章又云爾，豈不自
相矛盾耶。臣燾寧反覆推究此章，則普之怨家仇人多遜親黨所為，欲肆
其誣毀，託名禹偁，竄寄遺事中，實非禹偁作也。禹偁事太宗，至直言屢
出，故事小國之。然禹偁書識遂忠義人也，決不敢憑空寫虛，訐誣君父
若此不顧。且禹偁集所載表章多代普作，禹偁傳亦稱普雅重禹偁，縱
為偁書，恐不為普隱，亦須掩實傳信。方太祖晏駕時，普不在相位，士大夫
孰不知之。而此章乃云與盧多遜同入宮，其非禹偁所著蓋明甚，必多遜
親黨不習朝廷之故者所妄作也。且非獨此章不可信，其它章要不全
是。且禹偁用文章名天下，今所傳遺事語多鄙俚，略不似禹偁平日心勝。
欲臣燾編有疑焉，將信其可信，乃學士大夫以書託名禹偁，則疑信之不
擇，推究此衆章最者，故不可不辨，以曉來世云。　癸丑，上崩于萬歲殿。時
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
王之志素定，乃不詔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玄先坐於
府門。德玄者，滎澤人，善為醫。繼恩詰之，德玄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
扣門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
異之，乃告以故，扣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
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
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於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
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
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
曰：共保富貴，勿憂也。案司馬光記聞誤以王繼恩為繼隆，程德玄為實
德玄，今依國史改定。按開寶皇后以開寶元年二月入宮，德芳以開寶八
年七月娶焦繼勳女出閣，時年十七。德芳傳不載母為開寶皇后，后傳亦不
言有子德芳，德芳非宋出也，當考。國史方技傳：馬韶，平棘人，習天文三
式之學。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邑，時朝廷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
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
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德玄惶
駭，止韶於一室中，遂入白太宗。太宗令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

及詰旦太宗入問，果史道殘，作，數日詔以赦光，按此與程德玄傳所稱宿
信陵坊，夜有扣關矣呼。趣赴宮邸事不同，疑必有一誤，今但從德玄傳及
司馬光記聞竟殯聞許。當觀王禹偁所撰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之一節，皆
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於杜太后也。前一段云太祖欲立太宗。議已
定，太后遂命趙普作誓書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即位，復一段云太祖將晏
駕，方召趙普於寢閣，及趙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
後太宗聞之，故與普有隙。夫以中書前後所載一事，乃不同如此，何耶。
甲寅，太宗即位，群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乙卯，大赦天下。
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令緣邊禁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
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
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
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
宜體朕心。宋史全文。龜鑑曰：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
祖金之緘，為開闢以有天下，不付之嫡衍慶之諸王，而乃授之太平福
德之天子。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
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叶堯，禹之承舜，我太祖獨無是心乎。切觀即政

之初，平常語大臣曰：先帝以勤勞定天下。凡軍國機務，邊防制置，咸得之
矣。但遵守舊規，不得輒易。意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悉於斯言見之。
丙辰，羣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同見上，頓首固請，乃許
之。即日移御長春殿。謂居正等曰：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帝舊規，
無得改易。以開封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推官
右贊善大夫賈琰為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泰邑郭贄為著作佐
郎。正諫即諫議也，避上名改之。　內出大行遺留物賜近臣有差。　庚申，
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
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
禦使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尤篤，不欲德芳異其稱
呼，并詔秦石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為皇子皇女焉。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
沈倫加右僕射，倫即義倫也。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
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彬前以樞密使領忠武
節度，至是始罷。彬加平章事，罷節鉞，並據會要。它書並不詳，當考。　命齊王
廷美為山陵使。　壬戌，封昭慶公主為鄭國，延慶公主為許國，永慶公主
為虢國。　李光叡言：率兵入北漢界，破吳保寨，斬首七百級，禽寨主侯遇，

獲牛羊鎧甲數千計。光叡尋改名克叡。　有司言官階州縣名與御名下
字同者皆改之。彰義軍為彰化軍，義成軍為武成軍，保義軍為保平軍，感
義軍為感德軍，義武軍為定武軍，昭義軍為昭德軍，崇義軍為崇信軍，
歸義軍為歸化軍，大義軍為大順軍，義州為儀州，南義州為南儀州，義陽
軍為信陽軍。鎮寧節度使劉光義改名庭讓，武定節度使祁廷義改名廷
訓。先是茶鹽榷酤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或荒歉，商旅
不行，至虧失常課，乃籍其資產以備償，於是詔以開寶八年額為定，勿輒
增其額。　又詔應諸色選人，有自外引見取旨，或令降資，或不與官者，仰
銓司檢勘，本無違礙及疾病者，各依資注授，其有自令錄降簿尉者，却與
復資，或經遠官合放選，而令守選者，亦許赴集。此據會要十月詔。　十一
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為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尹氏崇珂
之女，先上微時娶焉。　丁卯，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王
偁東都事略：詔曰：帝堯之化，實先於敦族；成周之制，爰從於異姓。自今朝
會並於正衙辭謝，違者有司議其罰，始復舊制也。　宰相薛居正上大行
皇帝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戊辰，詔細民以農桑為業，嘖制奉戶月給婚

錢，瞽置良苦，今皆罷之。官奉並給官物，令貨鬻及七分，仍依周顯德五年
十二月詔增給米麥。　分遣使者以大行遺留物賜外諸侯。　庚午，以齊
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江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
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如故。　國初，并益廣南各僭大號，
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進
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莞榷之利悉與之，恣
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
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
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故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
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國史論及祖宗故事，經武聖畧所付
將帥凡十四人，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
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
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十三人各隨時自見，獨武守
琪戍晉州事未詳，當考之。宋朝要錄：帝崩于萬歲殿，壽五十。帝性仁孝，[illegible]

遼有大慶。歷試下位。知人疾苦。休構之役。盡適衆心。洎入京師。事不易竦
是時符彥卿。韓令坤。慕容延釗。俱握重兵在河北。王景。武行德。郭從義。王
彥超。郭崇。向拱等。皆以宿將擁方鎮。號令一出。無敢動者。自紀布衣。不十
年而成帝業。愛養民力。躬行節儉。其治命兵將。料敵制勝。莫不親授方略。
高出群處。自五代以來。藩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皆先令近臣
諭旨。仍發兵以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之受禪。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
數十人。漸削其權。專用儒臣。分理郡國。飛尺一之詔。而奔走道路不暇。自
是諸侯皆主輕。而禍難不作矣。　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
雖元事漢超。而多自肆。擅發麾下兵入虜境。略孳生口羊馬。由是二將交
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
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
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漢超立
碑在開寶八年十一月。今附此。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依鉅鹿
富人家。富人子欲殺之。其婦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即使訪竺氏
婦。竺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己子。將嫁為大校妻。女辭以世本
農畝。進乃擇民家子配焉。在沼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雜植荷芰蒲
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令諸州大索明知天
文術數人。傳送闕下。敢藏匿者棄市。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詔諸道轉
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
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臨事弛慢。所莅無狀者為下。歲
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宋史全文呂中曰。轉運置於乾德。本以總利權耳。
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者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
吏。此漢部刺史職也。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寄相侍肥為帥。亦
許辟知。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又曰。信矣監司之職
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歟。故監司志於守廉。則習積還珠。郡有賢太守矣。猶非
為萊。已有賢令尹矣。監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逃者矣。故人私
患。雖庇二天者矣。此我太祖特置轉運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乙亥。以權知高麗國事王伷為高麗國王。　以太子少詹事湯悅率更
令徐鉉並直學士院。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以供奉
官薛惟吉為右千牛衛將軍。就繼宗及鄉貢進士盧雍並為水部員外郎。
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即與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上特命之。非舊典云。
壬午。遣著作郎馮正。著作佐郎張玘使契丹告終稱嗣也。王木見。壬

辰。遣左司樂副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使高麗。昭文未見。　詔諸色
選人有曾經引對。特奉詔降資不許授官者。有司案驗。如別無遺闕。並與
依資注擬。　是月。劉鋹封衛國公。李煜封隴西郡公。煜去違命侯之號。
十二月己巳朔。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
祖。　上初即位。詔罷河東之師。癸卯。宣徽南院使潘美。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党進。皆自行營歸闕。十國紀年云。十一月宋師失利。始營而歸。與此不同。
當考。　壬子。毀江南諸州城上白露屋。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紀一。按資治通鑑例。
則於今年正月。便合為太宗皇帝紀。緣太宗改元。不踰年。與常例不同。
今特於改元之月。乃別為紀。仍就此卷不分出。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朝。態而不樂。大赦改元。文班
常參官衣緋綠及二十年者。有司上其名。京官見釐務職滿者。仍給俸料。
羣臣上壽大明殿。上以親政踰月。特與天下更始。非故事也。　丁巳。以樞
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玭。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玭始。　戊午。契
丹使鞍轡庫使蕭蒲骨只。來修時禮。上命引進副使田守奇。勞于城外。加
賜以遣之。　先是川峽分路置轉運使。峽路悉趨荊南西川民之食。太祖
遣使劾兩路轉運使罷。及上即位皆釋之。於是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遣
兼峽路。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玭。兼西川路。使驛英流通也。文緯見建隆三
年丞非此丁玭未見　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　祕書丞安璘。杖脊
除籍為民。坐知道州日受賕枉法故也。　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
於國
子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一送

宋

仁宗

李燾續通鑑長編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爲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　詔河北京東西民間以歲不稔伐樹撤屋鬻賣甚多，宜令轉運司以省錢依價收市，修葺新添軍營。又詔京西轉運司，速發省倉粟貸民，戶二石。已上並據日曆　辛亥，詔武成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赴本鎮。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宗慶前在鄭州，貪汚不法，若更命赴本鎮，恐益以殘民。乃詔宗慶仍留京師。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李志熙落職，降監當，初志熙爲京城東巡檢，累獲賊，因擢爲閤門祗候，使捕淅東軍賊鄂鄰，而所過逗遛不行，故責及之。　詔麟府路兵馬罷癃不任征役者，從近裹州以省邊費。　癸丑，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宣及宣徽院頭子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按仲淹奏議乞宣頭劄子二，其一末貼黃實錄不載二策稍載貼黃，不知何也。二策已刪去年十一月仲淹又言朝廷每有機密文字，下都部署司，緣本司官員數多，難以衆議，乞止下經略招討司，貴不漏泄。從之。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今報可。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滅裂不盡其學，請貼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文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爲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義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彫篆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係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此據本志與罷殿試相聯書之，不得其時，今附命官知貢舉後。淑以慶曆元年六月出知許州矣。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利，與官府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爲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宗傑爲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詔復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鹽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錢，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上悅，命中書檢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請姑試之。乃以爲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孝先子也。　發三京鄭王宿亳泗五州渡汴河丁夫糧人一斛。　壬戌，分遣內臣往河北路催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詔陝西蕃族內附而無親屬者，並送京西州郡處以閑田。　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將帥累經挫衄未甚勇暴若幸於戎勝，恐非良善。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於訓練，嚴加捍禦，邊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乃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此意，與鄰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曰：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賊背德，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率不許合也。臣前至延州，初請復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率其休兵，輟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甚秉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近者則利，必至攻其遠者則害，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宿謀，士無素勇，殺風沙之道，或雨雪稍乏，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奔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陽，本皆漢寨，沒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援不及，則當遣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僉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騁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處，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又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

胡盧泉，今屬賊界，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進兵據胡盧泉爲軍壁，扼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蔡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爲之限。今若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春詔宜令嚴加捍禦，覘寇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驚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覩釁而莫敢動，寇至愈盛，遠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算，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將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荅。如朝廷先降密旨，命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服，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餘三十萬，償以啖我，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陝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參議以聞。據范仲淹奏議，先議攻守二策，因渠通會回之間，詔參仲淹，令與隣道互相應援，故仲淹復上此。實錄削其前議，但存後章。今前議已附去年十一月末。癸亥，詔磨勘院：自今提點刑獄朝臣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上等除省府判官、轉運使副，中等除大藩一任，然後升陟之，下等降知州。又詔御史臺舉屬官，事太常博士以上，兩任通判三人中，御筆點一人。如聞難於得人，自今聽舉一任通判，及三丞該磨勘者二人選之。甲子，詔河北、河東、陝西轉運司體量知縣縣令幕職官老疾不任事者以名聞。詔自今南郊，臣僚在假不赴朝參者，無得奏乞骨肉恩澤。乙丑，詔以同州沙苑監牧地爲營田。又詔府州擇建安指揮之材勇者爲揀中建安指揮，以隸禁軍。丙寅，詔奉使契丹不得輒自賦詩，若彼國有請者聽之。丁卯，

賈昌朝請罷衆人試院所屬業題，從之。補環慶路內附偽國練使訛乞爲懷化將軍，給供奉官俸，賜襲衣。辛未，以大相國寺新修太宗御書殿爲寶奎殿，摹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令宰相呂夷簡撰記，章得象書額，樞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泰州言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韓琦以爲州之東西居民及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因請築外城，凡十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癸酉，徙秦鳳副部署、殿前都虞候、感德軍留後李昭亮爲永興軍部署。韓琦言昭亮本貴家子，平生未識行陣，故從之。二月乙亥朔，審官院言河北、河東、陝西諸州請擇令京朝官知錄事參軍，從之。丙子，廢渭州定川寨。丁丑，召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知泰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契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稾以聞，且言契丹潛與昊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爲控守。詔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稾以聞，而實錄不書，獨載杜惟序所奏，本王果之後乙。庚辰，詔滄州鈐轄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只以巡隄爲名，權往莫州，與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等同管勾機宜司事。也據刊月詔秦州：自今角廝囉及外國進奉人並約定人數，令赴闕，其所進方物以本城軍士傳送之，勿令自雇庸人。嘗有詔於永寧寨以官屋五十間給角廝囉收貯財物。韓琦奏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舉詔，謂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閒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琦曰：秦州居民蓋暫往來，今既許置屋貯財，必留人主守，豈能旦夕伺察？使朝廷舉動皆知，況契丹元昊亦未嘗緣邊給屋，非揚勤至甚。一行皆錄之於館，我使至唃氏，在驛亦禁出入。邊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臣以爲勿給便。從之。此得非家得附見。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已來，爲法尤密，喻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選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藝，策論所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泛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

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牓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己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爲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未。詔復殿試。如舊。　詔陝西兵官不帶路分及知州者。無得給親兵。　知延州龐籍言近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惟虜衆之衆。賫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對衂。若諸城寨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釁而動。誠得全衆。我之脉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緣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挂。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操算。或寇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謀守用土兵。則要用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與營田。減冗費。爲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謀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爲事。略與漢同。近年屢爲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攜。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忘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有大於此者矣。　知秦州韓琦言范仲淹議進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蕃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工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斷絕西賊往來。近築秦州關城方畢。今尚有衛要城寨當修治者甚多。未敢再勞人。乃詔從琦請。勿修。此據竹家傳所見龐籍疏後。乙酉。詔陝西緣邊經略招討司。戰兵身無它傷而被賊割耳鼻。或遺失器甲。剥去衣服者斬。　中書樞密院奏。言諜報夏虜破湯嗢族帳。欲與唃廝囉相攻。請令韓琦遣人諭唃廝囉。多方捍禦之。奏可。　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已藏祕閣。詔賜瑀銀絹各五十兩。是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

朝迕。又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因問太祖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爲巧僞。終涉形迹。遂罷黜瑀。而命著作佐郎崇文院檢討趙師民爲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也。八歲喪父。哀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家貧借書讀。已輙還。人怪其速。叩問皆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守邊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致請。乃見。就試禮部。四方士環觀通衢言。劉筠知舉。獨置坐席于都堂前。諸生皆聞筆從之。天聖末。考甲等一。或曰。師民乃青之大姓麻氏壻。麻氏坐豪侈踰制賊殺親屬誅。師民不可以先多士。遂降等。及第。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爲不及。見咏先所奇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已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林瑀既逐。師民遂代其任。實錄載林瑀事不詳。取司馬光記聞及刑曆魏泰東軒錄并王安石王珪所作實曰朝奉誌神道碑。增修趙師民事。記聞又與王傳別。今從正傳。詔陝西轉運司。自今無得差知縣出外。仍遣大理寺丞安保衡等五人。往本司以備差使。余靖諫草有此請。然靖此時未復館職。恐不緣靖也。戊子。詔嘗歷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及少監卿以上物故者。十年內與其親弟姪子孫一人家便官。　升涇原路靜邊等寨新置蕃落指揮隸禁軍。　己丑。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嘗假六宅使奉使北朝。令北使過境。恐訝其官名不同。特與改此使。賴知諫院張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爲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賓主之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已恐以假官爲嫌。自應改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劾整之爲。遂成真拜之例。今改之大弊爲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啓之。何以爲政。加整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誑。必朝廷懲沮。纖邪修明法度。不惟宜停恩命。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爲臣。整尋徙它官。整徙它官不見於實錄。但十二日除整。十八日又除王僕。必以方平之言改也。然後文臣整則武臣。又恐非代整者。但八月乙亥。整又妄擬京東則亦徙它官矣。方平稱假洛苑使。按整去年實假六宅使。今從實錄。辛卯。知秦州韓琦請罷本州所招護塞軍。增置蕃落二指揮。從之。　壬辰。賜太子中舍陸

秉進士出身，仍改太子中允。秉即東也，光召試學士院，賜出身，輒拒不受坐責。至是更赦，乃復予之。　賞開封府諸縣貧民常平粟人三斗，戶不得過二石。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十萬人，芻糧二年及器甲五萬副。　又詔河北路提點刑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　又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為義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寢廢矣。詔始下，人情訩訩，河北轉運使李昭述、秉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河北強壯自三月後赴州教閱，委知州揀刺義勇，及提刑按視城隍，並據納曆增修。實錄不詳。以不願者釋之，又強壯自此廢矣，據兩朝兵志。李昭述事今附見。熊克九朝通略，昭述，宗諤子也。　河北安撫司請令緣邊都巡檢司潛益兵馬，及詔河北管軍臣僚密作備禦。從之。此亦據朔曆。　丙申，賜麟府路修築堡寨役卒緡錢。　徙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天平節度使夏守贇為高陽關都部署。守贇自言高陽關路乃在真定府、定州下，尋令守贇兼判瀛州。　丁酉，升河北驍子馬及無敵、招收軍並隸禁軍，仍詔葺致本路諸縣鎮糧草入州城。　河北安撫司請下緣河州軍密造戰船，詔京東西路造五百艘赴河北。　戊戌，命知陳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勳赴闕。元據朔曆。　己亥，中書樞密院言，刮刷到外處就糧馬步軍六十四指揮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人，欲並遣赴澶州駐泊。從之。　辛丑，以新知澶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為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於曹州，復留後、知青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而不誅，今懸足辱命。上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撫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衣庫使、知保州王果領貿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　詔殿前馬步軍司給衣甲，教閱在京諸軍，仍差近上內臣二人提舉之。　三月甲辰朔，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張昷之為直史館、河北路轉運使，從三司使姚仲孫所舉也。　復太常博士余靖為集賢校理。　詔殿前副都指揮使高化、馬軍副都指揮使李用和、步軍副都指揮使曹琮舉諸軍指揮使以上有膽勇方略堪任將領者各二人，入內都知張永和、內侍都知王守忠舉武臣各二人，諸路轉運使副使各一人。　乙卯，詔河北比歲積雨，壞道塗，其壍官路兩旁闊五尺、深七尺，民田各於封界闊三尺、深五尺，以泄水潦，限半年畢工。　中書樞密院奏乞簡河東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為義勇指揮，陝西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從之。實錄下云保捷刺面，此從朔曆。　丙辰，復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勳同平章事、判定州兼真

定府定州路都部署。　丁巳，命樞密使杜衍為河東宣撫使，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副之。諸州軍刑獄罪疑可憫者並從輕決，無令淹繫。本路諸軍各差緡錢，其屯兵多處加燕犒之。王益柔傳云：杜衍宣撫河東，益柔為書言河外兵餉無法，非易帥臣與轉運使，則邊鄙不寧，因吟其可任者與衍，衍竟合此事當考。慶曆四年五月益柔始除集校。　己未，詔軍頭司擇沙門島放還罪人之伉健者隸近京歸遠壯勇指揮。　環慶路都部署請於柔遠寨東節義烽馬鋪寨擇地益建城寨，以牽制賊勢。涇原路又請於細腰城屬羌地內建寨，以接兩路出兵。並從之。四年十二月乃城細腰，此特未也，但有請耳。　庚申，魏國大長公主乞加贈故太儀方氏，詔贈淑妃。　辛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晁宗慤罷為給事中、資政殿學士，以久被疾故也。　壬戌，葵村族三班殿侍折馬山為三班奉職。馬山領衆攻西賊所置新寨，斬首級甚衆，特遷之。　甲子，詔河北緣邊州軍置場買馬，從閤門祗候侍其濟之請也。　乙丑，御崇政殿，賜進士楊寘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二十二人出身，七十三人同出身。寘，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啓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無子，詔賜其家錢五萬、米麥各五十斛、絹五十匹。賜物在四年二月，今并書。　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同出身者四百七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六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　中書言：三司每歲買紅花、紫草各十萬斤，民不能供。詔止買五萬斤，禁中及外人應給紅紫羅帛者給染價。　丁卯，知青澗城种世衡請募蕃兵五千，左手虎口刺忠勇二字，令隸折馬山族。從之。上封者因請募屬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上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鬬，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淩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又令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三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遂得禁軍奉給，則蕃官必生觖望。況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部族，資市牛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令禦賊為便。議遂格。仲淹議據兵志云云。　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

惣廟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羣臣精銳。櫱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并内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審。寡躬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凉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爲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適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諜。已梁殘民之伐。當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城。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刺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睠。深達悃悰。適届春陽。善毓沖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己巳。遣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爲之旰食。歷選可使虜者。群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薦弼。方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壬申。命弼爲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

遂使人扶而拜。弼至英等。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使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鈞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白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爲不可。初。虜主之弟宗元者。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擅於虜中。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命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以聞。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焉。六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結婚之議。辛亥。以弼擢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報聘。弼辭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遽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此據相實錄書之。正月己巳。壬申。並據記聞。二月丙子據弼奏議。國史實錄並無之。　庚午。命知青州陳執中兼京東路安撫使。執中兼安撫使乃庚午日。在本年末首。據與虜事相關。故別出之。是春。范仲淹延達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屬羌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

屈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授虜偽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自勵。雖屠販倡優。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諸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世衡自青澗城徙環州。實錄不記。按仲淹作世衡墓誌。稱慶曆二年春。今附此。既稱斗絕大雪。則必不在夏月矣。然四月辛巳。補王嵩官。補以青澗城秦武發奏。贈世衡求雖青澗。及四月乃徙世衡青澗所奏補嵩官。而世衡實已徙環州也。　夏四月乙亥。以度支副使楊日華爲鹽鐵副使。施昌言爲度支副使。初。權三司使姚仲孫言度支比鹽鐵爲繁。而日華以疾羸在告。且屬昌言。故改之。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晁宗慤卒。贈工部尚書。謚文莊。　丁丑。詔兩制大兩省并諫官閤門使以上舉內殿

崇班以下堪將領者各二人以聞。　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驚擾。凡百賦率並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爲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爲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卒難復舊。何以尉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虜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爲之備。今乘邊事之閒。豈可優游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爲。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爲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爲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較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閱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徙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於是又言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原在三司。而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豈暇及國家根本之慮哉。臣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

所貴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斂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剗革
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不來違事之間。慝講久遠之
策，臣恐民力日病，國用日匱。若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
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
計可較而知矣。如是則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恬然不深慮也。前
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實錄言：初，呂朝與權三司使姚仲孫並言：自陝
西用兵，邊費不足，請從景德以來用度之數，約以祖宗舊例，其不急者一
切裁減之。故有是命。按呂朝建議在寶元二年五月，時令張若谷、任中師
韓琦定奪，與此不同。實錄并爲一事，誤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
天子復詔內侍以先帝時及天聖初籍，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則令中
丞賈昌朝蹀實回，況張方平言入內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省冗費，擇取天
聖用度，校近歲增損，實方平建議，若景德則呂朝前所建議也。稍記本末
三司使姚仲孫言陝西已罷兵，乞依景德年用度，剗外，餘悉罷。與實
錄大同，與食貨志小異。今悉不取，方平二疏聯書之。所以令呂朝等出
因方平奏也。要見後來裁減數目，熙寧初，司馬光辭免裁減國用劄子云：
歎知慶曆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供析聞奏上

可盡見，當考求之。宋史全文呂中曰：我仁祖天性恭儉，必不妄興一役，
妄費一物，又何待諸臣建節用之說？蓋民朝之財，始盡於天禧祥符，再盡
於寶元慶曆。自禱祠之事興，冗官之政起，內之帑藏稍已空竭，時有浮費
之慕，不得不申明於天聖之年也。自元昊叛於西，契丹援於北，外之財用
不充，舍匱財節冗費之說，不得不條畫於慶曆之日也。　己卯，京東安撫
使陳執中請河北緣邊安撫司，凡得契丹事宜，並移報本司。從之。　庚辰，以
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
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
好，通聘著盟，肆今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
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于異
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實懷。況太宗
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
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
興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偏，豈云無報？聘軺來，
慶聞嫉惡之談；慶門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
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隄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

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緝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
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於坦夷，
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
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
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秋，妙臻戩穀，自餘令富弼口
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虜書言晉宗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
欲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
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間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
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
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爲者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
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池以養兵，上問拱辰，
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
廢，其祖宗所以限胡騎也。上深然之。　中書門下奏：近敕特奏名進士諸
科與官人內有習武藝知方略者，請選試補班行。詔翰林學士蘇紳、內侍
都知王守忠試驗以聞，補班行者凡三十七人。　知渭州王沿請刺本路
弓箭手三萬人充軍，從之。明　曆　翰林學士王拱辰、侍御史仲簡言：近者

上殿臣僚以班次稍卑，或致壅隔，欲望後殿視事退，遣食畢復御便殿，特
賜延見。詔可，仍候班齊少即依舊。前江都人也。此據綱目。　辛巳，武安節
度使高化知相州。本傳言化罪起行伍，然頗知民事，相州有大獄已具，將
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得不死者三人。按是月丙申，□見請還通判助
化，恐化不能獨爲此，今削去。　補延州僧光信爲三班借職。知青澗城种
世衡言光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姓王，請賜名嵩，仍乞擢授
一官，故以命之。時世衡既遣嵩入虜境，間野利旺榮兄弟。先，嵩趫勇善騎
射，習知虜山川道路，始爲僧，世衡知其可用，召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
算。嵩酗酒羣博，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嵩亦深德世衡。世衡出兵，常使爲鄉
導，數陵旅帳。及將遣入虜境，召與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
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嵩果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
遂遣之。王嵩事本取材世衡碑、司馬光記聞、沈括筆談，刪修，餘具歲末。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
露醉拂袖起，因罵曰：蕃狗，我不能飲，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爲言，故出
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其
語言應接，務存大體。詔臣條務存大體在甲申日，沆再降和州在庚子日。

錄環州安塞寨主、東頭供奉官冠寧子平為右侍禁，以寧與西賊戰死
也。　甲申，契丹國母遣保寧節度使耶律坦、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寧、署丹
遣嚴州防禦使馬世長、東上閤門使崔禹來賀乾元節。　乙酉，詔致仕官
之子孫授試銜、齋郎，年及格者與免選，除近便官。　戊子，詔近令三司減
省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糧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　又
詔河北教閱義勇指揮，令番休于家，其情游不業農者，聽其家長告官，重
行科責。　是日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
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既至，稍葺
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
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虜出入之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
築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
信築龍安寨，悉復虜所據故地，築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
柳谷、雕窠、屢見、原安塞十一堡。龐籍傳但云十一城，初不列城名。今據周美
傳增入。及開畈，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又更四陣法，頗損益兵器云。司
馬光朔曆云：上以知延州龐籍等興修橋子谷寨成，又破蕩西賊柵寨，令
降詔獎諭，蓋戊子日。今從之，并取本傳所載籍事附見。自周美襲取承平
寨以下，當自有日月，史所失之。亂安塞四年六月一日乃賜名。安定堡本
名馬蹄川，五年十月乃賜名。　元昊之掠承平寨，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
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賊尤。又思使周美同彼知吾來，必設覆待
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
等果無功。未幾，賊復略土雄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拔谷，賊其衆。
以功遷右騏驥使，軍還也。永平寨又築柵於惹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
卒益種營田，歲收數六千斛。復帥衆由龐子部西濟大里河，屠北萬多移
二伯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除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
除鄜延都監、賀州刺史，當自有月日。　安定之役，諜報賊數萬將大至。籍遣
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趨城黑水以待。諸將憚賊且至，不肯與兵。美
曰：軍當以寡擊衆，何怯也。即以兵二千與建中，而賊亦自引去。每邊書至，
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伏之。建中，河南人
也。　庚寅，中書樞密院奏：府州修復寧遠寨城，欲令河東轉運司及并州高
繼宣相度，分屯軍馬於次州駐劄。從之。此據刑曆。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
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
澶州，嘗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耶？德用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當多豐年。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措坐客歷陳其
家世，六符竦聽。　刺環慶路保毅強壯人為軍。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
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戎，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愜，
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　知諫院張方平言：昨戎使蕭
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為之備，然所遣將帥，未盡推擇。臣
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
兵雖衆，財用饒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
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瀛
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
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勳等之不足使，道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
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有已試之効者，不足賴也。勢不得
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輟徙一兩人。况自
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顏。
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議者或
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召，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
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旦天
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辭焉費，若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歲夏，邊未有虞，可
速致之。况當羈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夫早南向，且使分
採此方事機所懸，已賜裁察。方平疏不得其時，因田況論楊崇勳等附見。
崇勳等五月末嘗移改。狄青、范全復留不見，或用方平議也。狄青傳云：仁
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方略。會賊寇渭州，急令圖形以進。在四年八
月。除擇日天武廟主急圖之後，投賊寇渭州，乃是年秋。青傳誤也。又范
恪傳云：上將召見恪，恪言近對如天都左右，兩寇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仁
宗謂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瑶僅可乘驛至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
史、環慶鈐轄，今並范仲淹麾下。乃是年十月事。　丁酉，詔如聞京東西盜
賊充斥，其令轉運司委通判或幕職官與逐縣令佐，擇鄉民之武勇者，增
置弓手兩倍，仍令流內銓選歷任無贓罪、年未六十者為縣尉督捕之。去
年二月辛丑、六月壬寅、八月辛巳可考。　錄邕州永寧寨監押、右侍禁秦
珏子衮為右班殿直，以珏與蠻人鬪死之。　戊戌，以講周易徹，召講讀官
及兩制、宗室正刺史以上燕于崇政殿。　徙涇原鈐轄、知鎮戎軍、崇儀使
朱觀為高陽關鈐轄，尋改鄜延路，又改并代路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
事。五月甲辰改麟府路，庚戌改并代部鈐轄，今書並削去。　乙亥，以捍

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為秦州觀察使，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王沿為涇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延州龐籍為鄜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仲淹為汾州觀察使。 辛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年踰七十衰耄不職者，請皆罷之。奏可。 賜河東修寧遠寨等官器幣有差。 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為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堯封為秘書監。 詔乃者以河北河東弓手為軍，蓋欲知山川道路、服習耕戰，而諸道游冗之人，皆願顧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罷去。 甲辰，以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知并州、恩州團練使高繼宣為眉州防禦使。先是，虜寇麟府，繼宣率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果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為文以禱，俄而凌解，師遂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鄜延廂軍三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虜數萬眾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躪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寨，相視地脈，鑿石出泉，已而城清塞等五寨，繼宣皆與有勞焉。此事不得其時，據繼宣傳與建眉防相接日，姑書之書。 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為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柏子寨，邀我歸。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鬭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兵爭，遂戰于兔毛川。亢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岊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耎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限，若增築並邊諸堡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亢高陽。亢復送郊賞物，據附傳，乃今年事。按去年十一月祀南郊，不知何故今年方送賞物，當考。日亢遷高陽，遂書之。 殿中丞平棘郭諮言：恐契丹背盟犯界，請決衛河胡盧、新唐、五河，使之北出，則深、冀、瀛、莫諸州皆在水東，足以限隔虜騎。宰相呂夷簡為諮言可用。乙巳，授崇儀副使，提舉黃河等處堤岸。尋復詔內藏庫使、帶御器械鄧保信，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同規度利害以聞。諮

等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沱後唐河相合，以注塘泊，況界河，使界東北抵于海上。溢鷄鵡坡下沫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騎，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寨以兵戍之。詔權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諮等議，據諮傳，然字或差誤，當求別本是正之。溢鷄鵡坡下沫北七字必有差誤者。 丁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遷左司郎中，以修建寧、中候、百勝、鎮川、清塞等堡寨成，賞其勞也。 戊申，安壽公主進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甚，感服苑中群臣奉慰殿門外。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大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為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為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昭述事附見，據李爾之傳，修城乃爾之建議也。爾之時通判澶州。 辛亥，御崇政殿錄繫囚。 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為入內押班。 先是，張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浸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斂。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節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先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盡中外之議，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取為欺謾，御侍仁慈，緣為姦弊，且禁中乎？家興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用，乃群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汰婦人、官者，何須過於姑息，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忠為萬方廣富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耀，若天聖初體例，其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道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兩三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識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効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方平既受詔，與賈昌朝等減省浮費，又言：竊聞淵言，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將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道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

在陛下斷之清衷不肖細言則成功可冀也其有徇己之私與則喜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忿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士子內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爲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荊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武罷回賜乃甲寅日今從本志并書給元儼公使之半乃甲子日今本并書司馬光日記載元儼然毀人事附明年五月甲午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爲回謝契丹國副使代符惟忠惟忠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初轉運使張昷之奏罷冀月駃捷軍士上關銀鞋錢事下茂實議茂實言此界河策先鋒兵有戰必先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昷之猶執不已其後遂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此據茂實傳保州雲翼軍叛事在四年八月五之以此年三月爲河北漕三年五月入爲鹽鐵副使十月又爲都漕　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戕以爲五月七日熱據甲辰乃十二日今從實錄　集賢校理歐陽脩上疏曰臣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而不知求致理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采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臣伏思聖心所甚憂即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西

平巳蜀東下并潞北寬幽薊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平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頻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參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爾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遠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其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它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權不得出於己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爲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旦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當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得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如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臣零聞太祖時王全斌等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黙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方復其官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

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皆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已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舊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教數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効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遣官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故事無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眾用兵鬥智不鬥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它以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臣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月日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

則知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宰用癃鍾跛躄庸懦羸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生事澶卒我生事孟邦承訪在澶將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輯兵單于盡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蠹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各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處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沮此可攻之勢也前夫

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狂妄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常選之官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即黜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贓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儒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清如此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獨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

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事自敗者十不去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冝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各有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惟陛下留意　乙卯詔諸路轉運使副爲按察之官其路分兵馬鈐轄並位其下提點刑獄都監許壓州鈐轄而與路分鈐轄以官叙之　又詔自今應臣僚入見及辭謝如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謝辭及放正衙並繫臨時特降朝旨即不得輒自上章陳乞時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復平章事乞免衙謝款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者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繫臨時特旨耆位爲節制又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稱衰疾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特推異數

猶冝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便今國家外捍邊寇方任武臣所冝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揭朝堂此據會要　丙辰上謂宰相曰朝廷間遣中人出詗外事而近者臣僚反多奏辟甚無謂也冝令御史臺劾奏之　又詔翰林醫官有勞者止遷本院官毋得換右職及別兼差遣　丁巳詔北上書獻方略者率多市文於人或剽取前後臣僚章奏以冀恩賞已詔無得更陳邊事如聞尚有詣闕者其令禁絶之　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德音降河北諸州軍繫囚一等杖以下釋之嚴飾行宮增置倉敖營舍並給官錢毋得科率　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長壯偷惰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冝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冝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韙之仲淹疏曰河朔地平去遼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數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

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又引憂恐之師遠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地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保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虜偷過陛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亂舊將哥舒翰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賊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遂違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爲唐有德宗欲幸並部李晟累表乞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遼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亂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

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營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遲不讓為患，遲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追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衆我搖，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營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閒，而輒言北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言，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諱者。昔秦蔡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望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秦蔡之儔，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昔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疏曰：狄難與自戢，易因當者，哉情難窺。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當者，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恃也。臣切觀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嘗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掌握大略，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取言，不武事先勁。令及其臨敵，十無一二。臣恐駕前諸班武者矜誇驕惰，有誤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人，是面謾也。今陛下自觀左右將帥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通陸可載，通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塵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宗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賊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回顧京師，億萬之中，或姦兇竊發為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師無備，畏狄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況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夫闕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鑾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如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可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代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為京都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臣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有北京之役，方請修京城，非先請也。龍川別志云：以仲淹為先請，按仲淹集所載割子，則別志誤可知矣。蔡本傳稱夷簡以城洛陽為子囊城郢之計，亦誤也。蓋緣仲淹請修京城，故云。又若洛陽則非郢類。今唯加削潤，使不相抵牾。本傳又誤以囊瓦為子囊，今亦改焉。讀者疑之，別志本語。然仲淹憂深思遠，其言要不可忽。今具列于後。是

日，宗慶公主薨，追封楚國公主。　己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按此琳除大名，實錄不詳。五年五月加大資政，琳嘗始去秦河北安撫使，而實錄求琳不載。六年二月自夏竦代大名制，乃書河北安撫使云者。　庚申，置京東西路安撫使，以知青州陳執中兼青淄濰等州安撫使，知鄆州張觀兼鄆齊濮等州安撫使，並兼提舉兵馬巡檢盜賊事。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於幽州，故河北、京東並為守備。　環慶都監左藏庫副使王遇為供備庫使、都巡檢使，右騏驥副使范全為宮苑副使，秦州內殿承制譚嘉震為供備庫副使，權慶州都監西頭供奉官張繼勳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賞大順城部轄之功也。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藏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按范仲淹奏議，仲淹欲城大順，以三月十三日往柔遠寨，駐劄遣將修行占得寨地。又仲淹集有三月二十七日自大順回見桃花詩。四月三日奏已城畢寨名，曰大順。今因行賞，乃著其事。　大

順城西谷寨有強人弓手。天禧間募置番戍爲巡徼斥候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番隨軍訓練又是爲指揮六。此據本志所見。　癸亥新鄧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龐籍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仲淹正傳云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按范仲淹集所載表乃云居方與劉興下並此二人並爲留後故也王興朱觀卒不爲觀察使傳蓋誤今不從集表所載　以西界偽侍中理移香爲順德軍節度使封順德郡王賜姓名白守忠嵬爲會州防禦使保德遇埭爲叙州防禦使仍並賜對衣金帶理移香嘗宥州兵馬龐籍使歸娘族軍主阿訛入西界伺書理移香言元昊以所掠緣邊人馬遺契丹請助兵入漢界宜預爲之備續遣人賚偽補文字求封既而嵬等亦求內附命雖下然其後俱不至。嵬名得德遇埭二人不知何官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楊察入爲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擿拾細故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又詔乾寧軍獨流寨釣臺寨滄州官鹽寨緣水淵並置烽燧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詔開封府界盜賊未捕獲者六百九十餘人。其非傷殺變主及元謀之人聽百日歸業除其罪。　置信安軍兵馬都監監押各一員。　丙寅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靜節度使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爲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援枹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闔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諠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

是故諠譁耳事知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六人杖之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條伍皆服其能處事此據司馬光記聞　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贇疾故也亢去高陽每遣諜者輒厚與金帛無所吝亢聞虜使當有弟子行首入曰顧虜人白事亢使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虜人乃曰閤使使鐵如真去曰何故曰閤使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閤使亂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履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婚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耕搭費甚厚惟高陽獨否弟子行首事據龍川別志　滄州鈐轄沿界河同都巡檢使及管勾河北屯田事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楊懷敏爲真定府定州路鈐轄兼保州廣信安肅軍緣邊都巡檢使依舊界河同都巡檢使及管勾屯田司事知順安軍劉宗言上書言屯田司濬塘水深招賢鄉六千戶事下轉運司及屯田司懷敏挾勢卒害宗言挾勢害宗言據河渠志在此年今附見志載此事不詳當考邊臣畏懷敏多巧事之高陽關鈐轄王果獨不屈數言水浸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州都監。王果事據本傳附見果二月初除高陽鈐轄不知何時責青州十一月乃自青州改永興又具奏傳云疊爲廣信軍判官宦者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救地無敢與抗者疊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事詔置獄推劾疊爲力辨得免按果以慶曆二年二月自保州權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與懷敏爭屯田事坐責當在高陽關不在保州矣今止從果傳　詔河北居民遇有邊警其畜積許輦至城邑中欲居官舍寺院者亦聽之　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爲昏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無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詔管軍臣僚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乞親屬恩澤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間金蹙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捻金背金闌金盤金織金線金撚金爲服飾自宮庭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　庚午

環慶招討司言：西界偽國嫁使開羅來降，乞補班行。詔除右班殿直。此據刑曆九月癸卯，馬部夫降，實錄有之，明曆乃無，疑即此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　一送

宋

仁宗

李燾續通鑑長編：慶曆二年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並優與改官，令致仕。年雖七十而未衰，及別有功狀，朝廷固留任使者，勿拘此令。在京若工部侍郎俞獻卿、少府監畢世長、太常少卿李孝若、駕部郎中李士良；在外若給事中盛京、光祿卿王蒙、太常少卿張傚、兵部郎中張德昝，老昏不任事，請並令致仕。詔在京者中書體量之，在外者進奏院告示之。獻卿孝若士良致仕，世長從衆太樸，觀餘未詳。世長士安子也。　乙亥，省南北作坊監官各一員。

丙子，瀛州言宣徽南院使、天平節度使夏守贇卒，贈太尉，謚忠僖，遣使護其喪事。　戊寅，詔河北轉運使司，籍民間所養馬，有違禁則給價市之。　修河北舊烽臺。　辛巳，詔雄州、代州安撫司，每得契丹事宜，並報麟府軍馬司。　癸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鄭戩為給事中、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李防知鄆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澱之患。既納國後不治，葑土堙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乙酉，修通利軍城。　丙戌，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宗傑為直史館、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事，兼管勾交子公事。宗傑於正月戊午，自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為制置解鹽使，今復云爾。蓋正月但制置陝西，今并及河東京西也。然不應兩年度支判官，或當時兼領者屬以重使事耶。　建定州北平寨為北平軍。　三司減省所言：自今兩府管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賜冠帔。其兩府臣僚無母妻，則賜長女或長子婦，餘並罷之。其僧道賜衣及師號，非御前特恩，並不許奏薦。如於延州納細色軍糧一百石，聽賜之。詔中書樞密院、判王使相、宣徽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奏薦紫衣師號如故，餘從之。　戊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為修建北京使，并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點檢衣甲、器械、錢帛、糧草、軍馬事，仍以尚食使、象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管勾修建北京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李昭遘罷鹽鐵判官。初，詳定減省所議罷天下

職田及公使錢，贍邊以爲不可，權三司使姚仲孫慮其異己，且詰昭遘所以興利之術，而昭遘爭辨不已，故罷之，尋爲三門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上謂曰：前所論罷職田事，卿言是也。昭遘爲三門白波發運，乃八月丙子，今并書。　庚寅，以提舉河北刑獄司勳員外郎王儀提舉本路修葺城池器械及置堡寨烽火，教閱軍陣市馬等事。　辛卯，賜澶州修城池役兵及義勇強壯緡錢。　壬辰，以延州厥屯族軍主香埋、歸娘族軍主阿訛並爲副都軍主，厥屯副軍主吃埋、揭家族副軍主李朝政並爲軍主，悖家族都虞候迺訛、蘇尾族都虞候拓德遇、李文信並爲副軍主。鄜延部署司言其擊賊有功也。　三司減省所言：比來醫官多僥倖求實俸，至有尚藥奉御，而其入多於醫官副使者，請自今並依例折支，從之。　置汾州向陽峽寨。

乙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鎬大興邊備，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憂其誤軍事，曰：此可盡斥邪？待奏則踰矣。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恐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聞，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倡婦聞之皆散去。　河北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文彥博爲天章閣待制、本路都轉運使。　環慶部署司言：歿於行陣將校之子孫，或錄二人至三人，自今非戰勝而沒者，請止錄一人，從之。既而韓琦言：將士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豈以勝負爲言？國家申追崇虛名，存錄孫子，所以勸誘來者，使之効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厲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更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之。此事自十二月壬寅移入。　丙申，以鎮戎軍就糧蕃落都指揮使、忠州刺史向進爲石州刺史、涇原路緣邊都巡檢使，其子弟堅等五人並爲左班殿直。自西鄙用兵，上思擢用諸蕃落將士，會招討使王沿遣進等一百三十人赴京師，進名爲有勇，又其族多死王事者，上御崇政殿閱試，而堅騎射尤俊悍，取所射弓親挽之，力甚勁，因遣示輔臣，且諭其衆曰：若屬爲國家捍賊甚勞苦，朕累知之。又見其馬善馳走，曰：此真戰馬，毋爲權豪所市也。於是百三十人悉遷補之。進先見元年三月。　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言：今詳定減省事畢，自後或有臣僚輒於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從之。此據朔曆乃丙申日奏，今附此。　丁酉，陝西都轉運使、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張奎知永興軍。　戊戌，翰林學士蘇紳爲修

建北京副使。　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使范宗傑兼權陝西轉運司事。

乙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以下減半，則公卿近臣當以次減，舊賜銀絹四十三千者損一十，一千損三百，三百損百二十，皆著爲式。

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護國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張耆典藩無狀，乞令就京師私第養病，請擇人代還。右正言田況請罷耆將相之任，使以散官就第，不許。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州。周詢以丙申日奏，況以丁酉日奏，實錄並無之，今據朔曆追書。徙判陳州乃七月丁亥，徙壽州又在閏九月甲申，今并書。　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體，制文武爲兩途，爲政多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羌北狄，交有憑陵中夏之意。二府之十，豈盡材賦之士，臣向審而論之，而陛下諭屬令侍以爲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遷用，誠乏可使之人，臣請於外擇人，陛下又以爲種事未寧，邊臣無功，豈當遷召而用之？審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熟安朝路，容身養望者爾，若然，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衷，特廢樞密院，或重於改爲，則請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其見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史且皆如舊，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賞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倖之路，政而張之，不傷體裁而制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宰臣耆老深圖此議而亟行之。不報。方平奏入不報，據會要。　乙巳，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田斌爲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都監，東頭供奉官、都官爲內殿崇班、忻代都巡檢使王頌並領兵已等驍，以捉殺二虜。初，河東宣撫使杜衍、知并州明鎬並言忻代爲胡馬走集之地，且爲斌頌等材勇可保，請分精銳土兵數千授此兩人，使已陰爲一，有警必能保其成功，若各處一郡，上爲庸將所制，不復能施其堅陷陣之，乞改特命之，賞先與賊將所部兵援軍須物績麟州至青眉浪會賊數千騎，抄略先驅，力戰斬首數百級，獲馬數百疋，器甲以萬計，又與賊行遇至柏子寨西，遇賊方整道以征，官軍賀急，麾衆擊之，轉戰至寨嶺下，日晡而賊北，斬首百餘級，遂修復寨遠等諸寨以扼賊衝。此據斌實錄附傳見口日，此不得何許人。　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爲兵部侍郎、知河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怵使言事，詐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上問知匿書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

史樞周詢因勸参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逆罷去遂尚留京師望諫官樊商專以它事黜之議者謂周詢引避語逆其父爲不知體先商休避使上言此故□紹丁亥詔自今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　癸未彰信軍節度使李迪爲太子太傅致仕　甲寅賜南北作坊弓弩院造軍器工匠緡錢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工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爲使如故宋史全文大事記曰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樞密院北虜方横因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遣事孔殊則以相臣而綜兵政非謂我朝之兵民不相知耶　壬戌詔晏殊班張耆之上　廣東轉運司言占城國護送軍賊鄂鄰并所虜軍士百姓至廣州且言鄰前後所鈔羅文等六十二人皆啗之詔梟鄰等七人于廣州被害之家各給復二年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作所擇弼等至沒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爲名南朝決不從有横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有朝堅執乎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自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以下至也並據神宗實錄朱本參並朱本用蘇軾所

作神道碑墨本乃無之范純仁行狀又弼奉使語錄亦無神道碑亦有所據不知墨本何故不載此也按奉使亦有別錄弼前奉使未見別錄恐神道碑未必所載弼語在別錄當考求之　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爾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弟兄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夏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太宗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耶聖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媿於心亦不媿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爾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以生釁况夫婦情好難必人命脩短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昏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虜結昏之意緩且諭弼歸弼曰二論未决安敢徒還願留畢議虜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使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拜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是吕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賚誓書五函并副追及弼於武強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城蔡挺詣中書白執政上欲知虜事至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此據蔡挺傳增入日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己所與北朝所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對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吕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爾當改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爾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乙丑樞密院奏已分屯澶州軍馬於曹濮等州就糧從之朔曆 詔京師朝官以病乞尋醫者須一年方聽朝參 己巳以泉州民邵保為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監南劍州昌順縣酒稅保本海商嘗至占城國見軍賊鄂鄰歸而言之及朝廷命使臣齎詔赴占城保與俱往獲鄰等遂被錄之 庚午詔太宗正司自今皇親婚姻其依律令外若父母親姊妹及父母之親姑為妯娌或相與為姊妹行而尊卑差互者不得為婚姻其服紀疏遠而房分不同祖者並許通嫁娶仍不係夫之長幼各叙本族之尊卑又所與繫親之家若見任文武升朝官雖三代不盡食祿但非工商伎術及惡逆之族有朝臣委保者聽之初大宗正司言今宗族蕃盛多於無舊之門遂為昏姻其服紀尊卑雖於禮律無嫌而終為有司所拘至諸宮院群以求親下太常禮院議而降是詔 八月壬申朔皇第六女卒母御侍楊氏也生才六月 詔河南府孟鄭滑陳許潁蔡鄧唐隨等州發常平倉粟以賑貧民 丁丑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為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明逸易子也 戊寅策試武舉人 辛巳知大名府尚書左丞程琳加資政殿學士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李若谷為太子少傅致仕 乙酉詔河北諸路州軍自修城籍強壯刺義勇頗妨農時應見役去處並令放免朔曆 戊子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時任中師奏行宮大抵摧圮請更

新之上命創修寢殿及月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宮館驛廨署亦量加葺治 刑部檢法官楊士正言在京命官使臣本司吏人犯杖罪已下聽決罰從之 庚寅賜陝西緣邊戍卒緡錢 壬辰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程戡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上閤門副使張得一副之太常丞直集賢院張方平為國主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劉舜臣副之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開拆司楊偉為國母正旦使禮賓副使王仁旭副之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方偕為國主正旦使禮賓副使王易副之偕儋從弟也嘗通判單州會延檢部卒合州卒二百餘人謀叛延檢使入軟閉門州將不敢出偕挺身往問曰若屬何苦而反咸曰將有訴于州非反也偕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滅門之害悉命投兵坐籍首惡十餘人斬之偕事據本傳當在明道間今附于此仁旭顯孫 詔河北秋稼豐稔宜令三司計度收糴此據朔曆 己亥命侍御史仲簡崇儀副使王整為京東路體量安撫兼催捉盗賊 擢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條起居失儀請依唐例參列為八節分十六事從之 九月辛丑朔太常博士孫甫為秘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甫陽翟人衍守京兆辟知府司錄事吏職未嘗倚辦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未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多爭監益州交子務轉運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廢甫與杜書本錄略王為校理故事無所見今不書 詔慕職州縣官舊制須三考以上許應制舉自今勿拘 癸卯環慶路部署司言西界偽團練使馬都米降詔除右班殿直此據實錄五月庚午閒罪來降實錄乃無之疑馬都即閒罪當考之 乙巳詔河東本城兵士係教閱者並升為禁軍其揀狀一十七指揮列無敵之下保州威遠之上內定州并軍城寨四指揮以隸定州路順安軍一指揮隸真定府路保州廣信安肅軍六指揮隸沿邊巡檢司霸州信安軍指揮隸高陽關路 初命宰臣吕夷簡判樞密院事殿宣制黃霧四塞霾風終日朝論甚讙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況復以為言夷簡亦不敢當丙午夷簡改兼樞密使貴霧風霾據御史臺記 辛亥錄碭山尉董祺子中孚為碭山縣尉仍免持服中孚補郊社齋郎以祺捕盗鬬死也 壬子置福建廣南東西路諸州教閱澄海軍各兩指揮 乙卯以陝西緣邊制置青白鹽使秘書丞蔣偕

爲北作坊副使環慶路都監范仲淹龐籍薦之也　賜秦州小洛門採造務役卒緡錢　己未賜陝西緣邊諸糧草軍緡錢　癸亥秦鳳路管勾機宜文字太子中允馮詰換崇儀副使爲本路都監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數三百萬緡已加詳議詔三司學劉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言臣近因減省見邊戍供輸之勞天下物力之困今雖復行裁節精爲嬌集若會所得冀充諸費是猶益之以吠滄泄之以尾閭豈入爲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參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財畜用守備經遠之計內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緣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北番馬地形險阻我騎識不得與較走集也又留軍馬既不足用徒索芻粟今方北備胡虜乃是用騎之地已以陝西新置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轉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張方平奏附見初不與此相關也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會禮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仁先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書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忠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則將來何因不若歲增金帛但無名爾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况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豈惜生靈也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爾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虜主曰必與寡人加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過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弼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虜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於此妄有爭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虜主曰此乃卿等忠孝爲國之事豈可罪卿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

虜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蓋明著令夏國納欵事虜主不悅欲令弼改之以弼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叙述爾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爲接伴書有朝廷合先知者悉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然朝廷竟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　宋史全文講義曰前輩嘗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扼腕嘆息也方契丹肆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上令中書擇所以報聘之人滿朝不言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于色仁祖亦爲之感泣遂用爲報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責折其言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恃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能受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竊謂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萬鍾在前而有所不避雖千言重譬而有所不能移鄭公惟能如是故其拒虜主關南十縣之請卻虜主請婚公主之議請勿許虜人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語具見於奉使錄之數萬至今契丹君臣耽然知通好用兵之所在伊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虜使何以加諸　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决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緜禩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決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

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則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并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缺一何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亡 戊辰以真定府定州路鈐轄洛苑使貝州刺史入內押班楊懷敏爲高陽關路鈐轄駐軍滄州 閏九月辛未朔詔北建北京以備巡幸其供擬之物置命有司辦置毋致擾民 壬申詔河北路義勇鄉兵死而其家有丁壯者令逐處選補之 賜延州通判國子博士馬端同進士出身擢密直學士韓琦從仲淹薦端材堪試命之此據會要當考 癸酉贈鄆國公允成第三子爲左衛率府率賜名宗顏初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

史宗顏言其弟伴叔切嘗侍上東宮未及賜名而卒故特賜贈之允成元佐第三子宗顏允成長子也 丙子高陽關鈐轄兼知瀛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張亢權本路副都部署 賜開封府太康縣義居民周秘家米五十斛絹五十疋仍令歲時存撫之秘年八十五其家五世不異爨故也 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爲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使之反堂吏以偽署度僧牒捕夷簡並悵因爲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 壬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通判泰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曰孝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痛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方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盛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今四年勞塞苦戰援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其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處事變而塞亂源也陛下延訪近臣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已而不已也何者今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戒之謹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令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已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而願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請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盛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則忠臣所不忍爲沮

德音則威柄日輕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當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所不悅或見倖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敝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詔寒食十月朔宗室遣郡刺史以下聽更往朝陵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伏見朝廷近以北虜有渝盟之漸緣邊急奏繼來車駕登言親征有司各爲備擬抽換陝西兵馬侍河北事宜如聞諸路州民或有不時發遣至頃勅使從而告諭向若戎羯遂至衝突鑾輿

哉。果順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召發，莫赴，則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變，爲國理亂之形，四夷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令不行，朝廷政令不褻，亂見之兆，必從此始。厥今事勢，夫何如哉？猛不濟寬，威不充愛，朝廷命令，違臣易於違戾，違臣奏覆，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悠悠之端，悉由姑息之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得挾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條乃授之，馬知節罷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憂矜違奪，特示悲憫，令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即員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擅兵，厚其權，使之操下，本朝之意，夫豈爲謹諸？令已須章奏，香至妄生意見，違爲猜嫌，就義猜弊，乃像大傷甚焉者。至欲繫獄請罪，當之者猶以班叙爲辭，翻廷一切含容，若今益成輕削，臣識憂禍，禍積積然，懼陛下之威令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賞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條察，震懾奔走，聞天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何故歷大公之法，仲拜下之，如是之端爲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遂世多難，威觀投秋，徒激大義，水平夷路，內事社稷，若操上宰，權士泰聞，國有患，觀望畏縮，乃心王室，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武人奉大藩，望微効，則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也。此臣所以竊懷憤悶，實爲宗廟深憂。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狀，望聖斷特達朝臣之違詔廢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罰，以謹下之衛，勅以正國之紀綱。恩惠預隆古之善政，惟陛下亮察。方干所言抑挾陝西兵馬侍河北軍宜不見於實錄，要不可不責，但不知何時令附聞，尤月癸未，罷北京樞嶺，前史被寺行其勅，四所應使賤，方平貴亞夫，商實人私作好惡，損仁宗帝政也。不然，上不喙聞事奏議，具載之。 癸未，詔自陳橋至北京，凡有司供頓調度悉罷附月。 先是，營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其制以要賞，知大名府程琳以爲方事邊，又欲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執有請，奏上，遣侍御史魚周詢按視，罷繼明歸關中，琳獨主其事。 贈修撰張氏曾祖東頭供奉官文漸爲寧州刺史，祖試秘書郎錄爲光祿少卿，外祖應天府助教曹簡爲秘書省著作佐郎，修撰進贈三世，前此未有也。 除諸州軍天慶觀所賜田。 辛卯，罷澶州等處浮梁算錢。 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于定州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朝王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爲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爲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詔進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爲先鋒，趙瑜總奇兵爲援，及大軍次安

遠寨，諭屬羌未起，懷敏即罷軍，夜至安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從軍新壕外，乃議質明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東鋒銳甚，爲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爲賊所屠。懷敏不聽，令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皆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去，遂屯上，復召珣等定川。會李知和屈下，清落將報賊五十人列定川寨北，慎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寨喻嗜，懷敏令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哉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所部蕃兵鬭于河西，不勝，餘衆潰，青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州葉實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與王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還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排刀斧手前鬭，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鬭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屯，是夕賊衆大圍城西隅，臨西北隅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陣圖者邪？爾善也。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會議召都從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敵無隙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反在後者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爲先鋒，劉賀、許思純爲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爲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卯，敗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度者再，將徑去，有執鞋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謀郭京及指使、蕃官取易城中來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鞭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孫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奐、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

靈達曾過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
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趙政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不得動及
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將韓質都從政胡恩領軍三千保蓮
花堡韓質郝從政胡恩未詳官職。十一月乙丑實錄劉湛向進領軍一千
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
掠居民而去。司馬光記聞九月延州奏言入寇十月一日渭使部署懷敏
往知和以甲七万出己元昊將劉賀以胡三万從後留至中見龍城千定
千定寨郭明。鎮戎軍曾奏昊來諸禮十三日迎也鎮戎知和善郭用請敵
之懷敏未履知和請堅其先進曰若賊至奉令能諭其我不能也小日進
以甲進退以贏情師之知和告勝相攝軍中心懼十四日知和遇史千十
里為寇所擊來告懷敏遣以大軍赴之遇王定知和已敗退軍中攝寇
騎至鳴以數千騎皆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時謀軍中閒
警戒夫且飲食懷敏聽諸軍餞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始昌來受寇出有
伏其自龍中狂伏兵險且非所素自來議且兩缺不決明債欲行籍衆將
之所聽先明十軍已行衆從之至寇將其後為寸陣而行至濠上寇分為二
道自兩旁截之軍既為二十軍積前軍既會十二兵復軍自亂軍盡見懷

從知和保瓦亭閒以自同將府兵清原大懷而去以左作判知鎮州
格記聞載此甚備與實錄不同今附見云考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
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侵寇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
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此據會要出師篇所見云　甲午詔國子監生自今須聽讀滿五百日
乃得解薦從天章閣侍講王洙之請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緣邊安
撫司令契丹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備悉罷之　權發遣戶部判官
燕度請復置監交親以紀官物欺弊從之　冬十月辛丑朔詔戰沒臣
僚子孫若親屬補班行者特給俸　壬寅麟府路諸寨都巡檢使西作坊
使王凱為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司　癸卯渭州言葛懷敏戰沒
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于上同增金
帛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
爾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乞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虜既
復修和好弼忌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奏使不了已斬於都市者上非不
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遣官輒力辭云此據弼記前後辭見恩命時據錄到
于但不知讒譖者果何人始據記系雜錄則未必及旦實取削此前然

不見他書未敢必信當考　詔知廣南諸州代還而道卒者如在官例錄
其子孫一人　戊申樞密院言近遣六九千九百餘人屯陝府欲令慶州
團練使魏進往彼訓練兼充本府部署從之　鄜延走馬承受入內高班
劉温潤為內殿崇班鄜延都監以嘗領兵入西界破蕩族帳特遷之　已
酉鄜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保州刺史本路部署鄜延都
監西上閤門使狄青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
副使景泰為西上閤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
日信及青泰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信青並兼本路經略安撫副使
實錄在辛亥百官表在壬子今附此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
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賊踰平涼至潘原
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直張遵遇賊不進泰斬以徇遇
賊彭陽西裨將夏僎觀以為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而陣
未成列賊騎來犯趙興接泰陰遣二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賊
佃不進欲遁泰督遂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遂斬首千
餘級　先是上以西邊諸將數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宮苑副使范
全入奏近判知天都左右廂兵點來知寇出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

高平寨劉璠堡可乘驛並往邊遣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于詔令趙先
仲淹應下起兵赴援全晝夜兼行至平涼賊已解去全史禮賓使榮州刺史
十一月一日狄青時亦救召會賊寇渭州還乃令圖形以進　知秦州韓琦
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琦詳
度以縣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寨兵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遂
具利害以聞琦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蓋軍
令必行而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浸
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鬭聖
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兵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
自逆昊犯邊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
歸農蓋務暴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殊屬外親或則雇人
應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了不可詰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
郡徒有人數若恃以戰賊適足敗事臣累陳揀刺土兵皆是祖宗舊法今
或只刺手背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點為禁軍人給刺面
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蔣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
令既下朝廷復拾會前奏命勿給琦復奏揀刺土兵人皆知為當今之利

雇無敢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罰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指躬建言衆情幸已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乃以臣一言故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怨此新兵集我立事不亦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庚戌轉運司言剃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 秦州既剃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籍置是時諸州保毅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爲指揮三十此據本志因剃保捷附見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曆初河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皆簡揀壯兵抄民丁涅手背爲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雷稅錢二十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分兩番訓練上番給俸廪犯罪斷比廂軍下番比强壯此據本志因陝西剃保捷數通附見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爲左諫議大夫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帝始聞定川寨敗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並加職進官仲淹以兩府久無功寨破已賜敗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猶不辭因言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吾及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已亦罷所受臣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而得實臣則壯年貪權而以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禁衙琦又言朝廷定議不可已恩亂實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還其官琦辭所還官因臣得還舊職因蒙失職犯隣境臣雖暫違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實不當復還未聽范仲淹附傳云建樞密直學士右太中大夫本身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王偉云仲淹上表言不受所除官職帝不許初狄招仲淹鎮涇原仲淹請與韓琦同經略中有其言復置四路經略招討安撫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按此則初除密直諫議爲來當兼領四路又按韓琦家傳十月拜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十二月與仲淹同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並駐涇州行狀亦云十月爲諫議密直十一月爲四路時而實錄乃於辛亥日四仲淹琦籍進官職即言三人兼領四路仲淹琦並駐涇州與附傳家傳行狀並不合又按仲淹環慶舊碑冬至後一日慶州地寫此年冬至乃十一月初二日環慶未嘗不及兼領四路寫則此時大未有此指揮書送與密直諫議同受環慶不屬不得提及也二紀行狀所云十一月步得實而家傳所云十二月者時是月始到涇州耳龐籍修撰

子谷寨成降詔獎諭已見四月戊子今與仲淹琦同進官職乃以是月乙酉王存狀書事破賊增但史所記並詳置之又按籍附傳正傳司馬光集諸並不載籍兼領四路事王珪神道碑略載亦不詳今以仲淹時附傳仲淹正傳琦家傳行狀及仲淹環表爲據於辛亥日仲淹琦籍進官職丁丑削去並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琦仲淹並駐涇州見二十二字詔永興軍如四路置部署兼本路安撫使提舉乾耀等州軍馬 衛州防禦使知澶州郭承祐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帝有中使過澶州延入令問管軍闕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承祐起撫強自衛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 癸丑贈涇原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葛懷敏爲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妻南寧郡王氏爲河內郡夫人 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西京左藏庫副使恩州刺史曹英爲華州觀察使涇原都監供備庫使李知和爲秦州團練使涇原都監閤門通事舍人趙珣爲莫州刺史涇原都監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傑爲左衛將軍賀州刺史涇原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王文爲左龍武軍將軍潘州刺史環慶都監內殿崇班劉賀爲右龍武軍將軍嘉州刺史鎮戎軍都監內殿承制李岳爲右衛將軍端州刺史天聖寨主內殿崇班張貴爲右龍武軍將軍蜀州刺史西路都巡檢內殿崇班趙瑀爲右龍武軍將軍漢州刺史涇原路巡檢東頭供奉官楊遵爲右驍衛將軍賀州刺史瓦亭寨都監左侍禁閤門祇候許思純爲右屯衛將軍潮州刺史龍竿城子青子巡檢右侍禁姚奭爲右屯衛將軍汀州刺史西路巡檢左班殿直閤門祇候李良臣爲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涇原都監巡檢司步軍監押左班殿直董謙爲左千牛衛將軍涇原同巡檢三班奉職唐琇涇原路都監司指使三班奉職霍達並爲太子右司禦率府率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李良臣年九月復見慶曆五年三月蕃部叛書李良臣自虜來歸又良臣此時不死也豈追贈時本不死從沒于虜也 甲寅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王堯臣爲涇原路安撫使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充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上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將於是前所論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爲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河東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文彥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 丙辰命右正言知制誥梁適爲回謝契丹國信使 丁巳賜環州戍卒緡錢有差 戊午

詔發定州路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路。人賜裝錢千五百。使至長安，更賜千錢。　庚申，詔陣亡將校妻女無依者，養之禁中。　辛酉，御崇政殿閱龍衛軍士武藝。　乙丑，詔涇州南有間路自宜祿縣徑至邠州，宜令置城寨以守之。　丙寅，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蕭續來報徵兵。本紀云：遣使來求致書。書報徵兵，據實錄，不云求致書，書契丹傳又不載，蕭續事，今但從實錄。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趣鎮戎，沿馳書戒勿入。懷敏背城爲寨，以誘師誘寇，寇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沿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祖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冑，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算成筭，出師衆寇，所向有功。自此已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沽名譽，不由勲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倖賜之厚爾，豈傳乎志，何望於截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寄，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卒，士不素練，固難指蹤，將未得人，

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則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者，使當萬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卒之命，使膺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帥軍并刺史以上官，務宜審其所擇，以待有功。如楊崇勲、李昭亮輩，恩倖之人，尚在邊陲，宜速別選人代之。此臣所陳救弊之端也。方今邊備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皇帝着氊帽，被貂裘，御講武殿氊帳，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不能御，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立於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以威也。今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向來錫與一皆用例，如乘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軍政必相參謀之，未戰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

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兌權賦稅、府庫之物，皆得而用之。如太宗監方鎮過盛，雖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且戎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爲賊破，其存者十有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除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每因閱習，則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籍鄉爲軍，其才能出類者，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黥刺，混爲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爲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者，則逐去之。士卒有服錦繡者，則皆責之。其將校既繡肩鳳翼，攻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負，謂之落權正，校者雖未能易此制，即不須一例，使爲部署、鈐轄，且於其間擇實有材勇可任將者擢之。又今之兵器多詭狀，進之不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稍

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陣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應，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患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戎狄爲患，與中國通者，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以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遣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蕃棣至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隔，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賂，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歲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斯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貞、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於諸國矣。勢憾，則爲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且屬戶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此爲強虜脅從，而塞上諸州，藉馬孤立，蕃部既壞，上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爲首領，如河東折氏，屯庇可爲吾藩籬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

攘。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為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以養死力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制事者，所遣不過數千錢，但略涉境上，道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踏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採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鑒藝祖將帥之制，達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致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坐知敵來，免陷兵之恥也。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而人地亦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事於元昊。昔尚給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邪。於是令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上嘉納之。　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隣道，范仲淹開涇原，欲襲討之。乙巳，襲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葫蘆眾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則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此年三月乙未，涇原請於細腰城屬羌地內建泰堡寨，詔許之，竟不聞興役。仲淹十月己亥乃有此奏，當是為二族所隔，未能建築，故請討之歟。仲淹以為不可，至四年十二月乃奏城細腰也。　十一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舊例垂拱殿燕契丹使，坐在西皇親節度使位少後，集英殿大燕在學士少後，並近南別行。至是蕭偕言北朝坐南使班高，而南朝坐北使位地下，既許陞坐，偕又言與北朝儀制未同，故又遇大燕，移參知政事皆在東陞，契丹使坐自此始。　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王洙前剸無狀，已勑閤以行典憲。甲戌，詔罷洙龍圖閣直學士，降為天章閣待制。昌朝又言洙不當復領近職。丙子，詔洙落天章閣待制。　詔比令臣僚舉使臣須較弓馬，而久不得引試，自今預薦者並還一資遣上任使。　庚辰，詔涇原路弓箭手屬戶遇寇未還者，宜令經略司招輯之。　置登州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其月給料錢五百文，立歲遠之下，先戎之上。

知慶州范仲淹言：陝西駐泊兵士，自今滿三年，即乞與添支錢。從之。　辛巳，徙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文彥博為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秦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滕宗諒為天章閣待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知瀛州張亢為四方館使、涇原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渭州。先是，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彥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稍安，事不至驚；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三人分領四路，卒不得其月日，今因秦慶二州改命，此守并書之。今此奏議，本擬閤己降敕命，差韓琦等充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則韓琦等為四路都部署，與文彥博知秦州同是十一月辛巳日也。實錄於十月壬寅日即書三人分領四路，已辨其誤矣。　初，葛懷敏軍敗于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沒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北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　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已降勅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乎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已來，大戰者三：延安之役，人猶勇鬭；好水之戰，陷虜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來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次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必遣諸郡兼富貴者秦州，賊所以壑擇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遠川，尚隔蕃未附，而韓琦為守也。此賊昊之所畏

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逆州肯族為賊所使，漸已低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扶減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拜，賊兵若至，其肯出死力而救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種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贊以忠果，猶須精擇材勇以為鬭將，庶幾完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橫議沮害，但以三軍所恃者將，爾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遙制諸路，以為聲援，但蓋秦州之憂，爾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瓦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雜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恣在掠奪，則吾之救兵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蓋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威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選擢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屈強已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願朝廷處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俟鼎鑊。不報。 壬午，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知貝州張茂實為西上閤門使、知瀛州；茂實副富弼再使契丹，議論雖出弼，然茂實亦安重習事，故特遷之。 詔文武臣僚按邊任而辭者，令御史臺彈劾之。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孝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陞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宋文全文：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凡例而已，自孫太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是雖窮理盡性，全體大用，未及於伊洛之精微，然自孟子而下，其有此學者，此皆我祖宗涵養之力也。 講義曰：祖宗法度寬簡，上之所以作成激厲者，有在於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流澤廣染者，亦不盡出於程文之中。故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師儒

之地，拔蘇洵於眉山，而置之容臺，校閱之士，起程顥於西洛，而寘之廣夏加旃之上，則其所以待出一二以聳動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之所以盛也。 乙酉，令樞密直學士楊偕、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姚仲孫、殿前副指揮使李用和、馬軍副都指揮使曹琮並管勾制置軍器，三司鹽鐵副使林濰、鹽鐵判官方偕、入內副都知岑守素同管勾。 丙戌，占城國王刑卜施離值星霞，遣使獻馴象三。 乙丑，降石州刺史向遂為崇儀使、桂州刺史，西京左藏庫副使高惟和為供備庫副使，李禹琇、吳從周並為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郝從政為內殿崇班、閤門祗候，趙瑜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當敗時不見，此五人官職累姓。王渊、郭綸二人不死，亦不見責。降韓貿、胡思與郝從政，俱不赴，擒貿思獨不責；降劉浩與向遂，俱不赴，擒浩獨見責降，當考。 辛卯，詔知永興軍鄭戩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析為三等，非急切罷去。先是衛史翰本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惡，戩治之頗嚴，甚至黥竄法外，人皆惕息。 詔陝西見屯軍馬，宜令四路都部署司相度，分其半屯次邊。 又詔京朝官請侍養而親疾愈者，須一年乃聽朝參。 詔以河中府、同、華、耀、商、虢、解、陝、慶成軍並隸永興軍都轉運司。 甲午，以瀘州烏蠻王子得蓋所居為姚州，仍令有司鑄印給之。初，本州言：管下溱、洞、鞏州、定州、高州、奉州、清州、宋州、納州、晏州、浙州、長寧州十州，皆自唐以來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所居族盛，常有舊姚州廢印，大烏蠻眾使人詣州，願得州名，以長夷落，故許之。其後得蓋又請降黃敕，亦許焉。乞降黃敕乃四年五月事，今并書。余皆參誤云。朝廷與得蓋州印，而不與實。得蓋遂作通，此事當考。 乙未，以知邠州、東上閤門使馬崇政為衛州司馬，坐違經略使范仲淹約束也。 丁酉，徙通判雄州、太常博士梁蒨通判德州。初，契丹使蕭偕入境，而接伴未至，蒨遂引至京師。知諫院田況劾其不俟命，故徙之。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尋亦徙知滄州，坐專遣蒨也。及知諫院張方平使契丹，還，言雄州守將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遠略，察其識用，頗為適當，去春已來，值邊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蕭偕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判接伴入界，蓋其時北戎已釋兵，聞朝廷未弛備，戎帳不自安，於燕京故遣偕走馬來使。又涿州牒報，元約定過界日辰，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蓋慮止之，別召疑生事爾。臣竊觀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

其於崇飾廚傳，惟序實不足，向來雄州守將如葛懷敏輩，皆以善承迎得虛譽，誤排擯於敗大事。若惟序守谷務實，今乃左遷，恐非所以勸邊臣也。王克基前在滄州，以賄聞，顧擢引進士，知定州張茂實，徒以出使道途之勞，自供備庫使授東上閤門使、知瀛州。王克忠無他勤効，近得遷刺知貝州。惟序當邊事紛紜之際，應接一年，事已定，而更被責去郡。朝廷賞罰乖剌於茲。有累俟已錄作叙用心之賢，不使廢於悠悠之野，得比茂實授一横行，在臣觀之，諒未爲忝。至于任用之間，亦望使之以器，令得盡其才，不報。稍鄞人也。　錄填縣尉實從政子靖爲蘄縣尉，荀爲鄞社齋郎，仍賜錢五萬，以從政與盜力鬬而死也。　戊戌，詔凡有劫盜入州縣城，其長吏、都監、巡檢令長並劾罪以聞。　又詔河北見教習義勇，宜並放歸田里，候來歲正月分作四番勾集訓練。　徙青州都監、衣庫使、賓州刺史王暴爲水興軍鈐轄。　十二月庚子朔，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言：令体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元帝、五谷口，一失也；離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城趨長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長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爲險固，舊有板橋，爲賊毀去，斷官軍歸路，別募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壘定川水泉上源，將佐無覺知者，而懷敏素驕狠，其屬諫士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于死地，勁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勅邊臣，自今深鑒前弊，不可更驅士卒以陷敗機也。　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存言：河北本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軍。詔存復爲兵部郎中、知成德軍。　徙判成德軍楊宗懿判鄭州。　壬寅，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六學教授，從御史中丞賈昌朝之言也。　乙巳，賜渭州崆峒山慧明院主賜紫僧法淳號志護大師，法淳、法深、法滄並賜紫衣，行者雲來等悉度爲僧。初，法淳率其徒與西賊戰，能護守御書院及保蕃漢老幼孳畜數萬計，故賞之。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之言也。宗諒言：自定川覆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稱也。　癸亥，降秦鳳都監、崇儀副使馮詰爲禮賓副使。初，詰與都監秦再升同路進兵攻蕃部李宮家族，分兩陣鬬敵，而不知再升戰歿，至是經略司言詰與蕃族接甚，委蕃部長服而再升之死，實不和從，又無退怯之狀。詔師出無功，故降之。詔明年六月復故官。　乙丑，契丹國母遣林牙、河西節度使耶律庶成、崇祿卿趙成，契丹遣定難節度使耶律宗禹、府監張旦等來賀正旦。　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又問群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一日見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讙言呂相失儀。漢州人張紘時舉制科在京師，聞之曰：呂公爲相久，非不詳審者。今大朝會而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是年冬王不受朝，不知所指何日也。此據司馬光記聞，當考。夷簡得疾，實錄並不書，此據本傳稍用兩朝及夷簡以疾請告，上許之。癸亥，夷簡又以久疾辭中書樞密商量文字，詔有大事即與夷簡議之。然不載中書樞密商量文字。夷簡降指揮是何日，又不載拜司空平章重事，又剪髭以賜，不知何也。今但從本傳，特是冬而略其月日，須細考之。會要：十二月二十六日，宰臣呂夷簡言：所患未痊，手肉難舉，應居重任，深不自安，乞罷政事，未賜俞允。初，應中書樞密院公事稽滯，已面議與章得象、晏殊等兩府事，並請一面商量進呈施行。已特降指揮，詔答依奏。如有大事，即與卿同共商量。又云：慶曆三年正月，制宰臣呂夷簡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候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累以疾求罷，朝廷異數留之也。所稱正月，與本傳不同，當考。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一千四百八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客戶三百七十六萬四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三十二。　元昊之貴臣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皆有材謀，僞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多以謀間之。剛浪唆即旺榮也。始旺榮荅范仲淹書求和，語猶嫚。仲淹既去，龐籍代知延州，乃言諸路皆傳元昊爲西蕃所敗，野利族叛，黃鼠食稼，天旱，賜遺互市久不通，飲無茶，衣帛貴，國內疲困，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爲書賂蕃部破丑，使達旺榮。言旺榮方總靈夏兵，倘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僧法淳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唆詐使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青澗城請降於种世衡，知之，曰：與其殺此三人，不若因以爲間。命監商稅，出入有騎從，甚寵。又爲嚷書遣王嵩遺剛浪唆，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緘畫龜，喻意。剛浪唆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頗疑剛浪唆二乙，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穽中。乃遣教練使李文貴以剛浪唆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文貴自言用兵以來，牛羊悉已賣契丹，一絹之直爲錢二千五百，人情便於和。時世衡已去青澗城，籍不信其言，意虜欲款

吾軍止文貴於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葛懷敏于定川。世衡嘆曰。李文貴在青澗城。世衡以白籍。接世衡來時已徙環州。以文貴書白籍。籍召世衡。若始懷遣嵩。則因世衡也。朝廷並厭兵。會契丹使者來。亦言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宜洗心自新。記聞稱梁適使契丹。契丹王親與言。接適以十月十七日受命。其還朝必在冬末。或明年春首。接籍自青澗城召文貴至延州。遣至夏州。又從夏州却回延州。必數月事。而明年正月賀從勗已來。從勗之來。又在文貴却回延州後。期程太速。然則契丹所言優禮元昊。不當是適初聞之契丹主也。蕭偕以十月二十六日入見。此言岌蕭偕所致。適歸自契丹。亦嘗言此。故朝廷並遣適與籍議之。其答詔蓋招懷元昊。必不因適使歸始有此答詔。決在前矣。今約墓誌錄稍刪潤之。王珪撰梁適墓誌云。契丹遣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款。朝廷令適復聘契丹。已而元昊令賀從勗賚表至境上。又令適使延州。逆定元昊復臣之禮。按六符以九月二十五日持契丹國書與富弼偕來。六符之來乃報聘也。十月二十六日。又遣蕭偕來言撫矣。梁適見以十六日受命為回謝契丹使。所云回謝。並指蕭偕。非劉六符也。墓誌恐誤。然亦可見使南朝以優禮招懷元昊。實非梁適初聞于虜。為劉六符因嘗言之。或使

禮招懷之書。更自蕭偕歟。記聞蓋誤也。記聞所以誤。蓋緣實錄所載賀從勗語言南朝遣梁侍郎到北朝。今北朝諭西界通和。不知北朝欲令西界通和。劉六符富弼已先言之。梁適往聘。蓋申舉前議。雖契丹實對梁適遣人諭元昊通和。又語適。令南朝優禮招懷。亦非事始也。今載優禮招懷元昊事。但云契丹使者來言。不指名劉六符及蕭偕。以示疑於是。密詔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為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驕蹇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文貴諭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舉事本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為臣。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為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博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必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王。若誠能悔過從善。稱臣歸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誰不受賜。籍乃厚賂遣之。元昊固欲和。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亟出嵩於穽。厚禮之。使與文貴偕來。月余文貴復持剛浪凌及其弟旺令嵬名環卧譽諍等書。抵籍議和。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書稱旺榮等為太尉。籍言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復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令。皆虜官。中國不能知其義。稱之無嫌也。詔聽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而主若自奉表章。乃敢達之朝廷。名號正。則議易合。爾時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恐虜拜犯之。敗其功。故數與其使往反計議。抑止其僭。亦不決絕也。邊問事皆書不下。今略取其不相抵牾者聯書之。龐籍正傳所傳墓誌。神道碑。种世衡傳墓誌。沈括筆談。司馬光記聞。元昊正傳。附傳實錄所載賀從勗語。皆本是也。宋史全文大事記曰。任一狀言西賊南于。投書於行任者。執政龐公籍也。按一种世衡嘗西師。捷置世衡於幕府者。參政范公仲淹也。得一明錦而其州者。為明錦以封賊者。相臣文彥博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一送

宋 仁宗五十一

李燾續通鑑長編 嘉祐六年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
乃許計年轉官。 辛酉奉安明德章穆皇后御容於普安禪院之重徽殿
癸亥詔宗室上墳陵毋得以黐竿彈弓隨行。 乙丑詔如聞良民子弟
或爲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
來隸籍百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 丙寅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
下遞降一等。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
遣。 辛未御崇政殿試禮部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三月乙酉
召輔臣觀御書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牓。 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
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
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俊民掖人也。 戊戌契丹歸
明人武珪爲下班殿侍河北沿邊安撫司指使武珪本鎮州人陷虜歲久
頗知虜中事至是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圖特錄之。 己亥宰臣富弼

以母喪去位。 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
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
弟也識者或以爲過云。富大臣母喪故罷燕仁宗盛德也而實錄及會要乃
言議者皆以爲非是不然矣謂成裕與弼親嫌不當建請則猶可今略加
删潤也。 辛丑賜衛州進士程汝士周穎束帛以轉運使言其文行推于
鄉里也。 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爲永壽公主第十二女爲寶壽公主寶壽
周貴妃所生後封某國永壽董淑妃所生後封邢國。 甲辰詔翰林學士
承旨宋祁遇入直許一人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
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禮院封柴氏後
爲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祀無器服之數其令有司
以三品祭服一以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 庚戌詔大理寺命官
有不當書罪而招捨文致者其本處官吏並劾罪以聞從殿中侍御史裏
行陳洙所奏也。或要詳之不須具載。 夏四月戊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
寇平知滁州仍理轉運使資序侍御史陳經言平前爲淮南轉運使市物
不償價已嘗彈奏之請罷所理資序詔可。 庚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屯
田員外郎李師中權本路轉運使初師中劾知邕州蕭注治邕八年有峒

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入溪峒貿易措欵以失衆心卒致將卒覆敗
經略使蕭固措置乖謬與轉運使宋咸黨附注既責荆南師中復言注擅
貸阻戎訪略儂智高所開民羅寨五草爲嫁又擅發溪峒丁壯米黃金無
帳籍可糾考爲國生事案法當斬今就橫行降一官自都監作鈐轄不知
此何名也詔遣中使李若愚鞫實注竟坐此責爲泰州團練副使安置固
及咸皆追官勒停。按李師中傳注泰州安置固咸皆追官勒停注傳亦云爲
泰州團練副使安置與師中傳合實錄乃於七月十七日書蕭固追三官
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副使宋咸追一官勒停會要並同實錄
獨不見蕭注有何罪罰與實錄會要所載蕭固追三官下注有嚴字所載
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使附蕭注事也王安石集有責蕭注制辭
所載官位實與師中傳及注傳同今從師中傳及注傳先
附見注罪罰并固咸追停於師中權漕之後其固咸所坐仍於七
月十七日書之文俟考詳。 辛酉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包
拯爲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
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拯釋其妻子者類
皆釋之。二事或自有月日則此當削去。 詔嶺南官吏死于僥瘴而其家

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 甲子契丹國母遣林牙左威衛
上將軍蕭袞西方館使箄州防禦使韓雅濤契丹遣始平節度使蕭禧崇
禄卿李膺求賀乾元節。 庚午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
當爲樞密副使上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罪因許之。 癸酉詔凡
入貲爲郎至升朝者戶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若
入官後增置田產直五十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僞代者聽之。 丙子大理
寺丞郭固編校秘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爲秘
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編補也。
 庚辰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
中包拯爲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
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
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
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爲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
已不爲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昇於府舍縱行
請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渾年內臣具擧黜用事如楊懷敏
何誠用武繼隆劉保業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汙臣志聰臣不識而世

宰弟晏臣晏男之孤，方父絕往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史辨覈。還家居求罷，上以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閤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政和末史傳此載旭自辨語。人由仁宗知言者非實，以手詔召旭。此載旭自辨語可也。今亦具存之。所操仁宗知言者非實，則有所緣飾矣。它書皆無此。今不取。居介。末史傳云：介與趙抃、王陶等論弁之姦邪，又嫉中人聞去意，又與御集王世寧建，嬪不可大用。英工世寧建嬪，則呂誨章及弁之自辨，己見。獨聞去良，又嫉本末。誨章并言，史志載其本文，然以意揣爲去良，而當考。志雖直知之，年五月爲入內副都知，嘉祐三年五月爲入內都知。宋史全文昌中口官官者，使於小人而不使於君子者也。後世人主除拜大臣，不謀於外朝，而謀於內朝，則過矣。然石顯者，責爲元成之所倚也。羅其奢侈，甫趙成之所記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倚也。此自古小人未嘗不與宦官交外戚爲一者。戎朝所以爲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不得而知。即已乃之請謁，在外可得而抑之也。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　五月丙戌，賜徐州頴僊、潤州焦千之、成都張櫟、荊南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僊，太初子；櫟，蔡子也。時漢州李植、道卒、陸州顏立、有恭、袁梓州章、察蜀州張中理、處州吳默、廣安軍滑伯明、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僊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張居吳孜安云。以年人賜額五月進士出身，當考。　戊子，司天言：六月朔日當食六分半。詔禮院檢詳救日典故以聞。庚寅，禮院請：其日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毋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旗，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於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攢於壇，四隅朱絲繩縈三匝。又設黃麾在北。龍鼓一面，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靜立俟。司天官曰：日有變。工人舉麾，齊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辭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工人罷鼓。如日陰晦，太陽不見，即不舉麾，不伐鼓，從之。　乙未，吏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余靖爲尚書左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廣州。時嶺海猶未平也。靖再辭而後受命。表云：去歲遣大軍，頻歲遣逃，嶺徭時舊遣戍役，援遷日長之，而請賊列郡聞風而棄驚，因邮罰以召且押革卑

而論撫輯爲先，臨命頒詔，首患之人，而米價貪，以來觀叉乎之意。赤脫興之約束，各守封疆，罔乎今之必行，諱吾問之能固，以嶺嶠之外，期燃祖遣，仰賴此州，以辨邊事。去年八月靖量安撫時可附此。　丙申，詔諸知州軍及兵官許造酒者，毋得貨易及以折物價。　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爲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爲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彥業，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爲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皇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爲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謚景文在嘉祐十三年，今并書。　己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槩代韓絳爲御史中丞，亦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槩爲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于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疏言：爲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群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擾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群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它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驚駭羣情，眩惑使之然爾。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試將兌命知永興，久之，茂實乃罷。　庚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又遣官決三京。　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初，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賈黯言：伏見大理寺丞雷宗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乞回避，從其請。臣按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釋者曰：嫌名，謂音聲相近，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據律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釋曰：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若父名衛，不得於

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爲卿之類。又諸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者杖八十。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按宗臣父名顏忠。而避中字。於禮所謂嫌名。臣謂既許避免。若復有如此而不避者。豈得冒犯禁之律。如前代故事。袁晉以王舒爲會稽內史。舒父名會。求易他郡。時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復改會爲鄶。舒遂行。復又以舒子允之爲會稽內史。允之亦乞更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下八座詳之。給事中熊王無忌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夫王命之重。不得崇其私。又故事。與祖名辭命之制。唐賈曾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中書是曹司之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至於國朝。雖雍熙中嘗下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除。不在此制。然推尊國初。迄于近年。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從。或雖二名嫌名。而有許避者。或止犯單諱而有不許者。如建隆初。慕容延釗除同平章事。以父名章。改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以父名璋。改爲同中書門下二品。趙延進除起復雲麾將軍。以延進父名暉。改授起復光祿大夫。天聖中。著作佐郎王傅。父名著。來禮部狀子輿。父名宗禮。以傳爲大理寺丞。子輿爲太祝。皆許避。而許者。如淳化中。畢士安父名義林。除翰林學士。天聖中。韓億父名保。除樞密直學士。景德中。王繼英父名忠勝。推忠功臣。天禧中。寇準父名湘。除襄州節度使。天禧中。劉筠父名繼隆。除龍圖閣學士。近年楊偉父名自牧。爲群牧使。皆曾固辭。此又雖請避而不許者。前後許與不許。繫之一時。蓋由未嘗指詳禮律立爲永制。請約雍熙詔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定。若於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不在避免之限。上令太常禮院大理寺同定奪。而言父祖之名爲子孫者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聽回避。故以律文申明之。　庚戌。詔河北沿邊安撫司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爲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詰之。契丹疑所犯人。移境上。陰緒之。統和二十四年亦自約束。久之。北人或由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抵涿易者。邊吏固循不能止。於是宮苑使忠州刺史趙滋知雄州。遣兵捕殺之。且破其船。乃復巢捕魚之禁。趙滋先以宮苑使知保州。四月甲戌。領忠州刺史知雄州也。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雲陰雷電。頃之雨。澤儀所言不爲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陛下避殿徹食。奉天抑己。方其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謂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

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今日食之初。殊爲精微。既而陰雲所掩。方逆不見。亦不得與日不食同也。雖陛下至誠修德。答災感天。必不欲激異爲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奏月日時刻及所食之分數。至或爲陰雲所蔽。或食不滿分。公卿百官奉表稱賀。臣以謂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謂。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君人者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欲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臣職在禮部。掌群臣慶賀表章。不敢不言。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明當據依社或附又。　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紬百匹。以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族也。得象爲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　丁邪。徙知鳳翔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崔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污。比老益甚。在鳳翔。得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未幾。遂以刑部侍郎致仕。　詔還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昭雪。其家累有請于朝。至是用祫享赦書而盡還之。　癸酉。樞密院奏。近揀四百料錢近下禁軍填近上禁軍所有轉軍分例物。即三分特支一分。詔支一半。此據會要。是六月二十二日事。故附本日。　甲戌。富弼爲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國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此據司馬光記聞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是稍有隙。恐未必爾。更須詳考。　上既許弼終喪。弼以表謝。因言蘭間新授提點銀銅場職方員外郎張述累有封章。乞立儲貳。其詞太

遇顛沛匪彝事合婉微述乃傷於逼迫語當秘密述乃徑於長皇傳聞四方。無不驚駭伏緣張述前知泗州。絶無政譽臣在中書日亦曾見其闕失事狀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强作此事雖云納忠而獻直實掩過以取名。果若憂國愛君豈肯如此喧布況提點銀銅場將來例入職司如述小人。不合升奬臣竊恐好進之輩更相倣效妄陳禍福頻撓聖聽陛下或致憂隱切欲求嗣卽於天聽卻成不便臣今雖不在陛下左右實則日夕憂慮寢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喜怒殺害臣民恭惟陛下臨御已四十年未嘗枉怒一人況於刑誅固無分毫枉濫惟是仁慈寬恕甚於父母之愛赤子。天下蒙被陛下大恩大惠深入骨髓上蒼親覽豈無報應明知聖嗣非晚降育臣今所願者惟願陛下勤於政事之外。凡百節謹目前愛玩多方剗伏其心。生於宴飲間動風發氣之物。亦宜揀擇不合進御遂神静思助以平和之氣必享萬壽無疆之慶。永為宗社之主皇嗣之號未足為慮。此乃必然之理也。獨又言竊恐陛下左右親近者知陛下求嗣心切。一向希寵望幸。各有誕育之意。人人爭進則陛下雖欲剗伏其心不可得也。雖欲保惜聖躬亦不可得也。如此則臣實為陛下憂之為宗廟社稷憂之。臣嘗為上相。義同股肱。嘗與國家共其禍福。不得不憂及此也。陛下若不以臣為狂妄。卽乞以臣此意一一宣諭親近之人。臣必料親近者皆有保惜聖躬之心。各便有情。而能長守富貴。卽於陛下自然無憂。實天下之幸也。宗廟社稷之幸也。聖嗣既係天命。自有天時。不可以人力強致。臣受陛下深恩。出於懇切。不覺語及於此。臣不敢避死。陛下若肯聽納。然後賜臣一死。實亦甘心。上優以優詔答焉。據實錄，明年正月甲戌，權知潞州職方員外郎余藻為江淅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據天宗實錄，治平元年二月己巳，以江淅等路提點鑄錢坑冶之田郎中余藻提點廣西刑獄。職方員外郎張述，提點江淅等路鑄錢坑冶。述蓋代藻者。嘉祐六年，未定命也。不知富弼上疏時，述何日乞華提點銀銅場職任，或恐余藻在潞州時，張述已先除提點銀銅場，而實錄偶不詳，或因富弼書遂罷。述後乃更除也。當考。　張述疏曰：此據張唐英政要附見。不知即富弼所指者否。當考。　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劾官州縣。惟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遠。伏慮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壅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未審陛下曾子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絶矣。若未子細深思之耶。不當因循妄順天命。三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絶。則陛下方為孝矣。臣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謂無長君。所以不思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立。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豫王。若天意與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也。上天之意如是矣。陛下合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子孫。且立為皇子。但且異其爵位。嚴之官政。係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況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可諱。蒼皇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中官兩府邊相觀望。而一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宗廟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評擇為之。欲至蒼皇之際。顧命左右取次謀之。此則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業。同尋常之事爾。未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社稷宗廟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歲久萬機之政。總聞熟見。但欲致神淵默。垂拱仰成。威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卽陛下不專矣。賞罰不專於己。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書曰。惟辟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履霜堅冰。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庶炎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犯忌諱狂言僭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紹隆宗廟社稷。俾世世嗣享不絶。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求別安錄者。同修起居注司馬光同知諫院。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實錄明年正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會要。　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共掌誥命為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蒙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

以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求。求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為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亦翕然。幸其有為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為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積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為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為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為無補而不為。以阿諛順已為悅。而其說用。以直諫逆已為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為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為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合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為不當。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為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加貶斥。以

懲妄言之罪。則别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使官。臣等受陛下寵祿。典領糾建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為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平陽指揮安石由是與執政忤。挺奏東軒雜記云。王安石言與挺時謀擬不合。嘗語人不可為挺。安石知則諸因諭黃上掌官詞明遂上疏爭合人院職。令其言頗侵執政。奏所擬狀必指此也。此載於安石集而注實事乙酉四月庚申。因安石知制誥者附此狀。　庚辰。太原府代州鈐轄供備庫使。忠州刺史蘇安靜。上麟州屈野河界圖。自郭恩敗。虜益侵耕河西。無所憚。李思道、孫兆相繼往議。皆不合。至是安靜與其國人諒祚移呂寧拽浪撩黎始議定。其府州自擇泉晉堆埋浪井蛇尾掊橫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蛇尾旁順橫陽河東岸上西界步軍眼望鋪閩築堠十二。自橫陽河西以南直埋井烽。築堠六。自埋井烽西南直麟州界俄枝軍營。築堠三。自俄枝軍營南至大橫水梁枝谷侗堠烽赤犍谷掌野狸塢西界步人眼望鋪相望。築堠十二。其榆平嶺清水谷頭有西界奢俄寨二。從北訛也山戍寨一。次南麻也乞寨一。各距榆平嶺四里。其大和栢撰有西界奢俄寨四。從北訛厖遇勝寨一。次南吳移越布寨一。次南麻也吃多訛寨一。次南麻也遇崖寨一。各距大和栢撰五里。其紅崖塢有西界奢俄寨三。從北鬥越崖寨一。距紅崖塢二里。次南訛也成布寨二。各距紅崖塢一里。其道光都隔有西界奢俄寨二。並係訛也成布寨。在道光都隔上。其十一寨並存之如故。寨東西四里各有西界步人眼望鋪。亦築堠十二。乃約自今西界人戶毋得過所築堠東耕種。其在豐州外漢寨及府州界蕃戶舊奢俄寨。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俄寨三十三。更不增修。麟州界人戶更不耕屈野河西。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戶就近樵牧。即不得插立梢圈起蓋庵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各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夏國傳載此事甚略。但云於是安靜徼見國得呂寧拽浪撩黎來會議。安靜乃築堠三十六。更新遂基逆以還。朝則罷和市。界始定云。今合用實錄本文。按呂誨奏議第七卷論麟州地界狀云。近罷鈐轄蘇安靜實為主。當尋遣職方員外郎李思道。繼遣閤門使孫兆。以更其事。無不濟。今安靜乃上地界圖。則是安靜竟了地界。不由思道也。不知誨所謂罷安靜在何年月。當考。　是夏。樞密副使歐陽修言。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茂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

頓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等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聽。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過積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巧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廷臣或連章列疏共論某事。其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

月共視睥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為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新進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出廣西煙瘴之地，頼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諭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違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禍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能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修狀不得其時。唐介等逐在四月二十七日，修云在樞府已逾半歲，謂修以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拜樞副，則奏此狀當在五月六月間。今附見於七年三月九日。乃不立陶及范師道。　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据其事而發之。　癸未，賜沂州草澤高太古粟帛，以轉運使言其行義推于鄉里也。　乙酉

泗州言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路水災，其令轉運使就差本路官體量蠲其賦租，仍預為賑救之術，無使饑殍之食，以致逃移。　置廣州東莞縣界東西路巡檢一員，水軍二百人。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古之事君者必以禮，故要君者謂之無上，以其近於慢也。慢則事君之禮廢矣。古之事君者必以誠，故言偽而辨者孔子得以誅之，以其近於詐也。詐則事君之誠闕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義，由禮與誠，則罔不治，由慢與詐，則罔不亂。茲二者風俗之源，逆順之萌，慮天下者不可忽其漸而不察也。察之亦不可以不誠。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訖，或因進以干求，或因罪而覬免，辟為妄誕，飾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厭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於祿而請歸農者有之。是皆心語而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要，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包荒，意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且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既委質立朝，陳力就位，於去就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苟以私覬，遂僥倖而妄章說辭，發之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為慢詐之事，以要於陛下，不有沮止，恐非所以範俗淑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為如疇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己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以表天下公議。其所彈治者必廢，所稱援者必進，既為上所信嚮，故其職特為要劇。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徼之人，挾己憎愛，依倚形似，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助治之道，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塞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遣無論列。若因風聞而事得其實，朝廷從而施用之，有補聖治，茲固善矣。不幸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奈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為聽斷之累哉。臣恐踵前世風俗不平，致眷亂公，而下詔試勵者有矣。欲深鑒時弊，特屈聖訓，曉勵士大夫庶幾輸竭草心。有以激清朝路也。又御史府內司朝廷憲度，外察郡縣吏治。若朝廷政事之施行者，賞罰有所未當，號令有所未允，忠邪有所未辨，紀綱有所未正，則御史得以言之。若郡縣政事之施行者，官吏有所未公，法制有所未明，冤枉有所未申，貪暴有所未除，則御史得以言之。然則主於督察內外施行之事，隨所是非當否而言。上以補救朝政，下以警飭四方之吏，共適於至公之道而已。非謂朝廷之事，有所未及施行，而御史得以先之也。其所以不可不先者，將以明上下之分也。上下之分苟明，則人主之柄操執有歸，而綱紀

不亂。綱紀不亂。則天下無難於為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
臺諫官。其所開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之人所論列者。亦自有體。朝廷
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不計行與未行。臺諫
皆得以專之。乃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于臺司者。如杜歲陳希亮判開拆
司與三司辨理句銷帳按事當上聞。朝廷聽法所在。希亮每奏一狀。必并
申臺。又近日廣西轉運使李師中。以邕桂獄事委發宋咸蕭注姦贓。止當
最實盡理。朝廷自有刑典。如獄辭未具。悉狀未具。則當乞再加按鞫。歸中
乃列為臺狀。用小紙解說三十餘事。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
爾。臣以謂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
固不俟言者助之。而適足為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
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上嘉納之。 戊子。錄昭
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
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
祖宗。其後裔多淪落民間。宜恩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孫皆錄之。
尋從陽翟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陽翟乃十一月丙寅。今并書明年六
月入保餘級皇后曾孫二人。 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須

隨月撰進。 己丑。提點河北刑獄張問言。奉詔相度河北八州軍瀘澇。令
若就墻出土作堤。以富西山之水。則涉夏大河雖溢。而民田無衝浸之害。
請下逐處。歲以時修築。從之。四年八月己丑可考。 壬辰。同修起居注同
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
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
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與庸愚之人。頗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
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
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 太常禮院及整肅
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閤門祇候并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
篋。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李睦親宅內侍把駕頭墜馬。駕頭壞。
御史中丞韓絳乞增衆與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
此制。江休復雜志云。駕頭用手淑駕頭何物。曰。百請生之一。列殿出之主
求云。鄉生得一世矣。乃初即位所坐。 癸巳。詔曰。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
事有不能周知。國朝待開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
依衛形勢。與達爭請。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
漢之公卿。秘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滋薄俗之弊。甚無謂也。

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消弭弗欽。當重黜焉。從御史中丞
王疇所請也。疇止傳云。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臺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
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為衆人洛渙所惑。疇職言事。半除薄之後。性
來諫官御史衛繼入罷。浸以成俗。請出詔戒勅。使之各修。以七月丁亥頒
陳三事。此其一事也。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議未必端為介等發。職
正傳者所錄錄。今不取焉。畧已御史臺記。又據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五巳
繼時為中丞。言事嘗直。既敗不善。因下此詔。其先後不甚類。今不取。 王
稱見御事略。朕惟善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為視聽。而不自任其聰明。耳目
之寄。今臺諫之任也。蓋以四海之廣。萬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國
朝謂及士大夫。而其間頗都險害之說。不惟朝廷義理所在。謂職在言責。
職必施行。順用己之愛憎。倚依形勢。而達諸言。以中善良。豈朕所以周進
之義哉。 甲午。出內藏庫緡二十萬。賜下河北勸糴軍儲。 丁酉。詔諸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比用祫享赦書。搜訪天下有節行學術之人。如聞沽
餙名譽徼進者多。非所以厚風俗也。其罷之。 戊戌。詔庚州省地氏允逃
入溪峒。令從歸者蠲丁稅三年。 環慶經略司言。蕃部乜罕族延平逮泰
其指兵十一月戊午。 己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鼎臣。為淮南路體量

安撫使。侍御史陳經。為兩浙路體量安撫。以水災也。 新知江州刑部郎
中蕭固。追三官勒停。廣南西路轉運使度支郎中宋咸。追一官勒停。固坐
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使入兩浙商販私物。咸坐在邕州射銀
賺子凡九百九十六斤。及事覺。詐欺入本司公使庫等也。蕭固宋咸勒停乙
見四月庚申李師中獲譴時。今依實錄復載。此賤任削
去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春州團練副使寄等。史須考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一送

宋

仁宗五十二

李燾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泛愛群生，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愁歎怨憾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貴廣刑威曰有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帝扆之

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猶與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耿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思，以天縱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

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眾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眾，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釁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眾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無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爾。其三論揀軍，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稍堪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疎遠，聞之後時，不能諫陳可否，致事已

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不可追。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困迫。今縱不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無事，非警急坐增無用之眾，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螟蝗水旱飢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舉兵以來，累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為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出奔，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揀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為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剋淮甸，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拒河東，以其餘威，開荊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定定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

數倍然元昊羌胡之豎子智高蠻獠之微種乃敢倔強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爲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之所選之兵幷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爲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疾患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幷約束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如今來指揮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　癸卯左侍禁前消井監監押馬允正爲右侍禁初消井監生界夷閒出市馬已乃剽略而去嘉祐元年秋領衆百餘出自陵溪本監

判官鄭戩與允正使招安將唐則要致于城中擊殺者七十餘人允正既以功遷官後戩代去坐與人爭田產劾傳至是始上其功改大理寺丞允正後自論嘗親殺夷人而戩無功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言戩本蜀豪族得官未敘於法不得改官乃奪大理寺丞因下本路提點刑獄司按所論功皆不實故又奪允正所遷官　甲辰贈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爲崇儀使內殿崇班李德用爲禮賓使東頭供奉官左明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右班殿直何潤陳獅並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以士堯等與交趾戰歿也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戊申進位婕妤辭之　是月河北京西淮南兩浙東西並言雨水爲災　八月乙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知諫院楊畋詳定寬恤民力事五年五月丁酉置司六月乙亥遣使　己未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虜遇未嘗挫衄定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罷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十數人　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壬戌江淮制置發運司言淮水壞泗州城知州王瑑通判張師中能協力保完之乞降詔獎諭從

之　殿中丞王廣淵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廣淵明曾孫立之迪從子也會要系此於十二月　癸亥賜滑州修魚池迎陽埽小吳口役卒緡錢　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與邊吳淀相接無數十里頗爲塘水所壞乞下本處常完築之從之時政記云時論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寢爲言詔遣鹽鐵判官楊佐管勾之曰張茂則與保州通判同管勾而實錄不書今附見當考　司馬光言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然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然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幷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既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夏皆有疎決猾吏貪夫得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

望謂之熟赦使愿愨之民憤悒惴恐凶狡之群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赫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死罪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慕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令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按光集以八月十五日上言乙五十五日也今附見　丙寅左騏驥使榮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鄧保信落都知爲許州鈐轄初保信奏令退兵董吉於芳林園燒化黃金趙槩趙抃王陶等時在言職皆陳其不可弗聽久之吉術無驗又竊金以逃既捕獲抵罪而保信猶出入禁中御史陳洙諫官龔鼎臣共劾保信欺罔乞正典刑故黜之也當或誤以保信爲保吉今不取　供備庫使忠州刺史帶御器械蘇安靜爲內侍押班諫官司馬光龔鼎臣言安靜年未五十不當廢舊格乞追寢

成命不報。　丁卯司馬光言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漫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洗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聚藁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機之餘。猶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其保業云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有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衆人之性。皆以爲子孫

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拔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瓦潰。秦隋之季是也。墮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凡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圮。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

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産。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惜哉。可不謹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其惜時云。夏者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者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

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强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牆。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缺者狀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牆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乃頻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其遠謀云。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

民式歆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敎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飢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也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擾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守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主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不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修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利百

實其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達責其過也備是故武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跛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其重微云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抔土可塞及其盛也漂大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辰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

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北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情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 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頌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設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矣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偪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機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擁

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無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其務實云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廣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寬猾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挑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

而廣聚虛數徒耿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摶土爲楯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𢶍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紀綱使下無覬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慝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戊辰桂州進士唐子正爲試將作監主簿知桂州吳及言其素通邊略有孝行著于鄉里也 徙審刑院于右掖門之西院舊在長慶門之東併其地入中書而徙之 辛未洪州言分寧縣民彭泰因入山伐薪爲虎所囓其女能不顧身持刀斫虎奪父命雖古烈女殆不能過請加旌録詔賜米二十石絹二十匹仍令州縣歲時存遇之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試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祕書丞知靜海縣轍爲商州軍事推

官時轍對語最切直其略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小心二十年矣又曰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又曰宮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海內窮困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諫官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三司使司會之名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爲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爲之辭已而諫官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介衢州人也以轍爲第四等蓋光與鎮同議難之者知光欲以爲第三等也 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政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爲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形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靡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竊切爲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矣上嘉納之光行狀云既取蘇轍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殿極論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按聞見時不在朝見諫官則楊畋吳[illegible]及光凡三人爾恐行狀誤今但云同列更須考詳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併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料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爲減舊額故上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見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擧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而又繼之以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利矣然非夫任事之臣協率

以正而考覈其實與士大夫之宣力于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倖爲姦則朕之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今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條目即漆地所得在嘉祐二年七月 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業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爲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具褕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 己卯詔審刑院大理寺天下歲所上獄淹繫者多自今月終具所斷案月日來書大中小事之限於次月五日前類聚以聞 又詔自今詳議詳斷官闕委審刑院大理寺與學士舍人院御史臺論擧之 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劒南西川節度

己丑遣官祈晴 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爲契丹國母生辰使如京使宋克明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宋敏求爲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張山甫副之司封郎中楊佐爲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備庫副使李宗詠副之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爲契

丹丘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洲副之。辛卯詔定州修北岳廟。壬辰以火焚勝諸軍班特支柴薪。甲午翰林學士胡宿龍圖閣直學士楊畋御史中丞王疇侍御史知雜事王樟同考校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丁酉遣官謝晴。降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濮州王贄為吏部郎中知泗州坐失保任也。既知亳州刑部郎中直史館李徽之為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既而臺官言徽之前為制置發運使坐事罷去不當復除即改命徽之直龍圖閣知河陽河北轉運使司勳郎中直史館李蘭之為制置發運使。庚子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為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昇為工部侍郎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上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此見據記聞或抄見富弼弁銘並從之。辛丑參知政事孫抃樞密副使歐陽脩趙槩包拯並遷官一等仍改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既謝。及當重任尤顧惜大體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默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甲辰參知政事孫抃歐陽脩樞密副使趙槩包拯並上表辭所除官從之。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丙午皇弟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六十一日云。丁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疎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義以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瀆溷聖聽厥蓋臧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則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賦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恐所以廣上意者即日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每歲終定部下知州軍一人能否尤著者為優劣如違二等俱在優劣等即具以聞當議特行賞罰。此據會要治平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課院言述附六年閏八月末。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甲寅詔轉運判官其位本路通判及兵馬都監之上知州則以官序之。丙辰磁州防禦使承亮為明州觀察使仍封昌國公故事皇族本宮之長封國公物故則以次尖封至是徐國公贈安定和懿王承簡卒而承亮於秦悼王後為最長故以命之。承亮德彝子。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庚午占城國獻馴象。丙子宮苑使忠州刺史知雄州趙滋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始滋捕斬界河運鹽者契丹以為言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燕度皆劾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就加軍職。轉運使本傳并據唐介傳。此時介未河北也。今削去。尋又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司馬光言臣先曾論趙滋為人剛復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臣以自恐間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傲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別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衆與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特夫之主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歲捐金帛以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者當訓士卒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饔餼謹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表客氣以徼使人爭小勝以挑猜胡苟為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虛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獲號而曹衛交難鄙人漚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捘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謹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與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狠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無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實天下幸甚。不報。滋六年八月權龍神衛廂主十二月遷天武捧日廂主八年五月又遷步軍都虞候光所論不得其時或在滋再遷軍職之後今即附

初除軍職時史俟考詳 丁丑命太原府代州副部署郝質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𧫸脩豐州 是月司馬光復奏臣前乞檢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之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思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令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它日皇太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黙喻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大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光復具奏且面

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誌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臺記云洙卯乘尸當考 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請擇旁體指斥祖宗分别爲嫡臣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憤積發於忠誠而不虞機會之失也雖然宗屬有親疏天資有賢愚妄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冀唯陛下思忠言者稠斷遏未然之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官近奏熒星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日明堂前爲太子後爲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貿之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

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及秋京師淄兩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汪河決溢民户墊溺斯陰盛之沴固有實符唐神龍初洛水暴溢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建元年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貴業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以陰沴之應窺覦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爲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請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宫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況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脱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大衆萬一姦民陰有附會陽爲忠實以擾上心此最爲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嬰安沖幼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艱難監成安滕漢之基祚窒姦臣附會之漸絶後世窺覦之患早爲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按神宗史墨二錄誨傳皆云誨上疏請早定皇嗣據時以誨及司馬光疏遂立議爾英宗御集正哥乃司馬光墓志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議又不存以本不知何時誨之疏但嘗爲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

知何從得之今掇取附見九月末 右監門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叔韶進所業召試學士院中格遷領辰州團練使叔韶見皇祐元年六月 冬十月庚辰朔駙馬都尉李瑋言衆詔舉官爲將領而臣家有賓客之禁無由與士人相親聞柴宗慶等嘗特得與禁近往還輒援例而請之詔具凡所接賓客以聞 辛巳贈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爲遂州觀察使故兵部郎中張夏爲太常少卿先是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朝廷新考課之法將視州郡守長之能否而升降之盡力之吏苟於職有所施設雖没而其勞績因事以見亦宜少追録之頃張夏守泗州取土石爲城堤以捍長淮之暴又爲堰岸以防汴水之入其補環增舊之制則又著爲條令而刻之於石使後人遵而不敢廢其後淮水屢漲而常賴以免其虞又嘗爲兩浙轉運使作石堤以防浙江之流杭人懷夏之功廟而祭之堤上至今思之又張亢在河東以麟州逺於水泉向時寇至民幾不能自存乃築月城以包有之又瀛州之城雖堅而小緩急不足以守亢因舊基而增大其制異日或有風塵之警民得以清野入堡者非此曷恃乎亢勤職循忠實惠二州之人今夏與亢既死願陛下特加褒贈或録其子孫以勸官吏之盡心而使知朝廷察臣下之勤勞死而不忘其功亦用人之術也故卿及之 壬

乞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從之。自祖宗以來，內臣未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勤，經十年未嘗遷者，奏聽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制漸察，黃門有勞至減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遷至高品以上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制，而減年復在其中。至是患其幸進者不已，故釐革之。知諫院楊畋獨言：文臣七遷而內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歲考。乃詔入內高班以上仍舊理十年磨勘，其無勞績有贓私罪若公罪徒已上者倍之。畋為言事官，頗以士人比閹寺，識者譏其失職。景祐二年九月指揮實錄無之，今會要具有此言，乃十一月乙巳，今并書。　初沙苑闕馬，秦州置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渠遂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至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為例。繼和事附見渠遂，以至和元年十八月卯秦州，嘉祐二年八月使永興，其為繼和當在至和、嘉祐間也。　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琛、沈約、王彥威所錄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　甲申，河中府進士南宮書為試將作監主簿，以都轉運使彭思永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　丙戌，詔京東西、淮南、江浙、荊湖南北路比年水災，盜賊仍起，其令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鈐轄司於控扼之地相度增置都巡檢以聞。　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為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侍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啓，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綸。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上早立嗣，上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息。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其將視賢可屬大事

欲以此感動上意。來聞即言宜早立嗣，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撲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感德大慶，傳之萬古。說有諭陛下者，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感上意，然宗實猶固辭也。歸時所言當考。五八王從范鎮記。久章論史等數篇十。按嘉祐元年范鎮豪光是議，司馬光大之，已據此時留本江寧。十二月為開封，據本傳亦不云與鎮文章論建，又據自開封遂御史中丞。按乙未定太子，蓋嘉祐五年六月事矣，今略加刪潤定本大事實入。舞可傳錄論取與日為光職論自內出，然光職刑光自御子中書矣，若祖用日進王則可也，今亦略加刪潤史袁才求。　癸巳，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王獵為宗正寺伴讀。獵為官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稍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通私謁，足見其有守。獵，長垣人也。恂時為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孟恂已見末年。　乙未，樞密院言：勘會兩省使臣磨勘條例，欲除景祐二年九月詔并入內省自來黃門轉高班例依舊外，並依今年十月三日指揮，其餘條例更不施行。詔合該磨勘轉高班已上內臣因勞績者及無勞績有公罪杖已下者，並理十年磨勘；無勞績有贓私及公罪徒已上者，並理二十年磨勘，內私罪情理輕取旨，餘並從之。　內中詔知宗正寺宗實管句本司事，通禰祭，許見官屬。　馬軍司言：感平縣就糧武騎第甲剌員四指揮共管一百二十人，不成隊伍，虛占營壘，欲乞并為一指揮。從之。　丁酉，詔磨勘選人歷任曾犯入死罪未決者，俟再任舉主應格聽引見；其已決者，三次乃許之；若犯入二人以上者，雖得旨放罷，仍與次等京官。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宗實表四上，乃從其請。　戊午，環州蕃官右侍禁蘇恩貸命送湖南編管，仍分所管蕃部為八族，各推首領以主之。恩本為五月蕃部巡檢，領合道鎮、定邊、平遠二寨部族，為最盛。初，渭州遣指使沿邊貨羊，為也日族邀射，奪其所乘銀鞍。既而指使告于平遠寨官，繫其族二十餘人，令蕃衆遷圍寨。恩言其族願得放所繫人，本寨既聽還，而經略使韓琦令恩復還。恩止推其首為過者六人至慶州，帥不許，遣部署馬懷德領

兵隨息大索其族皆叛去未幾復出降鮮由奏恐其役難制遂奏也日族
息既坐累兩五門蕃部巡檢自茲廢矣息至是塞本七月戊戌　庚申左
騏驥使嘉州防禦使入內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
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
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為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
府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乃敢鞫治於是多為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呂
璹獨窮竟之志聰坐此黜璹南安人也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真宗神
御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壽星
殿像則真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真
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創不已非祀無豐暱之義請罷其役不許江休復
雜志云壽星觀置之日官以為星家撰著有判先覺之神殿則更一殿謂
之壽星神御殿明年九月改名崇先殿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
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　庚午
校書郎章衡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大理寺丞羅愷權知淮陽軍吏侯一年與
轉官愷第二人及第既召試而考其賦落韻也　辛未於滑縣令編校秘
閣書籍孫洙為館閣校勘從新制也編校書籍二年得補校勘自洙始

詔如聞諸處逃軍藏匿民間或在山谷寒餓轉死者甚多其令開封府及
轉運司出榜曉示限兩月首身除其罪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
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總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新廣南東路鈐
轄文思使康州刺史李樞領運新除官以封贈父母從之　光祿少卿張
叔詹致仕初叔詹知壽州值水災監司奏叔詹非才詔移蔡州司馬光言
蔡壽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為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
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
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
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私易今臧否
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朱允臣前上言為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
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才
長授任過分其為吞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為害伏乞朝廷且令致
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廢戮然涉明白無損政體詔改叔詹知衛
州叔詹遂乞致仕從之　十二月丙戌詔新復豐州其擇武臣為知州置
兵馬都監及監押二人徒以上罪送府州杖以下聽決之　丁亥內殿崇
班閤門祇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霽為內殿承制知豐州　司

馬光等言伏見國家復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城修
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絕外迫寇境舊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
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元昊攻陷州城民及三寨蕃
族盡為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
林麓而已若建以為州則須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
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御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
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也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
居兩山間孤懸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
為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
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供民
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為州亦未晚也　庚寅詔諸路部署司自今
諸軍各置隨軍功過簿以備遷補　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
朝賀其三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曆元年故事用次
辛從之慶曆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二年正月丙子朔不受朝
會要作慶曆二年誤也當作元年　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節度使許
懷德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朝會上下馬必躬

平地以示尚壯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上以其精神未衰不許懷德日且
年過耄償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為減數歲懷德無它長自初擢
守邊連以長懦被譏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
時平保寵終祿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秘閣上所寫黃本書六千四百
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
秘閣官即崇文殿賜宴以嘉其勤仍詔兩制者詳天下所獻遺書擇其可
取者付編校官覆校寫定本編校官常以一員專管勾定本　甲辰契
丹國母遣林牙左鎮軍衛大將軍蕭傳泰州觀察留後魯昌裔契丹遣長
寧節度蕭肇崇祿卿王正辭來賀正旦　乙巳安化州蠻來貢方物　是
歲天下上戶部主戶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千五百八十七
萬五千五百八十客戶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
百三十一口六百八十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宋　神宗五十二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四月丁卯遼主遣永州觀察使耶律景熙崇祿少卿韓詵其母遣懷德軍節度使耶律達廣州防禦使劉從祐來賀同天節。　詔國子監將內舍生問臨出學初呂惠卿引臨爲證義所撿討毋病謂吉歸有聞王安石召爲編修道見之安石還朝以聞故將之既而御史蔡承禧復以爲言又詔殿三舉。上問安石何故取臨安石曰初不見其過故取今見其有罪故黜斂當如此耳。日錄云二月泗州副行至臨淮招余不如臨卿當是何處當考。　詔廢州爲縣廢縣爲鎮鄉兼兵武縣萬戶鎮千戶以上委轉運司舉知縣監鎮官餘非初廢並銓院選差。戊辰賜西京部李禪院戶絕田仍免其稅役。　營籍京東淤田李孝寬言乞餘磁山水至開四斗門引水淤田權罷漕運三二十日。從之以磁山漲水頗湧可用以淤故也。　癸酉上批熙河路全乏錢糧恐誤邊計可速議經畫遍遣雄州團練推官杜常相度措置增招弓箭手欲以減戍兵紓邊費也。從又詔與高遵裕議減修造數。　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其走死侍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爲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豈曰撿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爲便遂作此法餘無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使弓箭手雖選強壯然卻取足於一家苟可以爲強壯則弗卻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方所募皆得其強壯者止乃令廢以田募役法。按日錄乃四月三日事今因罷給田募役始著之。二月二十二日甲申王安石可考公安石當國以法役害農而將手無所事故率衆人出錢募將手給役則農役異業而不相妨行之數年將公出判金陵。爲呂惠卿參知政事忽聽用其弟溫卿之言使役錢依舊而撥諸路閑田募役既而閑田少役人多不能均齊天下方患其法之不可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中毀乞放廢新法於是不行溫卿之言而依舊給錢募役此據魏泰東軒錄。泰識不知事實者也。附此以發其誤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楊庠指揮蘇軾奏議在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巖叟手疏奏在二年三月末當并考。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羣牧使李中師權發遣開封府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銑領雅州刺史手詔仲銑廉靜修潔好學知分近嘗召對可特遷官故也日錄十九日上言興世居祿及者皆人劉王常遷汝王秦嘉而咲王見其多事不許又十五日仲銑言此人多事不宜在王府乃已上自言銑廉靜好學知分王安石曰以此知忠信寡欲之人。有補於世上曰良是令附此三月四日世居及青下獄閏四月二十一日斷獄。　太常禮院言已尊禧祖爲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嚮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丙子遼主顯後奏乞賜外第詔答不允。　戊寅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爲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樞密使上批充父參機政悉力職事故有是命。　提舉河北西路糴便糧草金部員外郎呂嘉問爲檢正中書戶房公事。上批熙河路見闕錢穀而將作調營繕材本數多令三司給建將軍京師造作又權罷七年既無急用即可權住采買以紓邊費詔於三司封樁既足而通遠軍鳳翔府累歲所應輸納木猶積大五十餘萬。中書請盡蠲之而以見役兵罷令采伐從之。　詔江寧府賑借常平錢米修農田水利如限滿未足更展一年從宰相王安石請也。　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公事程昉言乞自滹沱胡盧兩河引水淤溉滹沱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地萬五千餘頃自永靜軍雙陵道口引河水淤溉北岸曲淀等村瘠地萬二千餘頃並俟明年興工從之。正月二十五日可考河渠志第二卷滹沱河本西山水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四月程昉言請引水溉南岸魏公等鄉瘠地凡一萬五千頃北岸曲淀等村瘠地凡一萬二千頃從之明年昉上淤田之勞遷昉遂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張適爲大理寺丞自是水利日興而民受其賜志第三卷又云八年四月程昉言深州靜安縣令任迪乞於路滹沱河南岸掘水入兩陵舊河淤溉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滷地約一萬五千餘頃乞明年收半二麥全放滹沱胡盧兩河水淤溉從之。　知廣信軍狄詠等言契丹移新木內城村兩鋪近邊欲以本軍振瓜村新河口兩鋪亦移近邊與彼相直詔河北沿邊安撫司遣官相度如全屬南地即如所請知雄州王道恭言北界改移鋪屋見移文詰問未敢再令毀折。詔候契丹防守人馬退即毀折。　環慶路經略司言乞諭蕃部因請貸糧谷於寺背判案名選爲三等籍定姓名從之。　詔軍頭司呈試武藝人及五人以上或事體稍重並取旨差官監試。　司農寺言州縣百姓多捨施與貴田宅與寺觀假託官員姓名欲令所屬榜諭聽百日自陳改正爲己業仍依簿法通供數納役錢從之。　命新知代州周永清代張誠一同韓縝分畫地界上以承

言司叉閉門關官故留誠一也。永清入對言：疆境不可輕以予人，臣職守
土，不顧行國遣之。留誠一為永言司叉閉門關官以條沂奏。六月二十八
日，永清還代州。舊紀亦書知代州劉永清代牧誠一議疆事，新紀削去。
王安石為上言：契丹大而無略，則多隙可乘，且并諸國及燕人為一，四分
五裂之國也。上曰：中國兼燕秦楚越萬里之地，古所以勝夷狄之國，皆有
之，能修政刑，則契丹誠不足畏。安石曰：中國如大物，要以大力操而運之，爾又
論民兵。安石曰：既以民為兵，則宜愛惜得其心。如陛下前欲以義勇為募兵，誥
定千騾，即極非所以得民心。事之安危或兆於此。古人以民為貴，不可不
察。上瞿然曰：良是。認定千騾事在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甲申。　是日四
月七日。進呈比撲馬數，樞密院欲存牧監，又欲留監牧馬準備軍行負馱。
中書比撲歲用三萬貫，買監牧所主馬數足，而歲可省官錢五十三萬貫，
地利在民尚不計數。凡牧監歲收馬二百餘匹，無色額馬盡堪配軍，亦止
二百餘匹，而中書擘畫熙河買馬，未及一十箇月，比舊已增九十餘匹。上
令中書施行，而共究因事，以為監牧不當廢，若夷狄旅拒，馬不可買，中國
如何得馬？上曰：雖如此，牧馬亦不濟事。祖宗時牧監但養大馬，後來孳生
是非明白無可疑。充曰：向令認定騾牛，中書便云撥擾，令中書卻要臨時
買騾以供負馱，豈不撥擾？安石曰：無事時不問有無騾牛，須令五戶或十
戶共認騾牛一頭，不知此牛騾令誰作主？且無騾牛之人須被配率出錢，
此所以為撥擾。今中書討算，若遇要騾時用見令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
騾，事定後更不收一錢，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養馬以待用可省七十萬
貫。用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騾，假令括買亦不為虧損百姓，此所以易於
預認。上曰：此利害分明，養馬皆主使，豈可負馱也？已見七年十二月甲申
法令付入正本。　安石又為上言：去年體量放稅，東南倉廩為之一空，非
計也。此乃馮京故為此，與蘇泰厚葬以明孝同意。又進呈前措常平物與
轉運司於賊盜之額。安石曰：臣謂宜愛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
費出。上以為然，乃令前降指揮勿行，以度僧牒還司農前降指揮。當考。
四月十八日，安石又言放稅事可參照。　庚辰，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司
言：雅州名山縣發往秦熙州等處茶，已聽官場盡買，不許商販。諸商人就
官場買者，聽之，每馱納長引錢十千，指定州軍貨易。　著官對軍主李磨氈
角授三班借職本族巡檢，罔言招安蕃部有勞也。　河北東路轉運判官
呂溫卿言：欲令遠簿縣曉諭民供通戶下自來漏稅田產，更不坐罪，積年
稅賦免追，從之。　河北西路轉運司言：北兵過界，略真定府北寨，擄燕節

級杜辛等。上批：此安撫司事也，轉運司何預？令具析以聞。　權御史中丞
鄧綰言：奉詔看詳世居家書簡，有與世居親密者，案後收理。本臺搜檢世
居家書簡，看詳各是尋常往還，人數不少，未敢一例收理。詔於法有罪人
即收坐。綰又言：李逢、世居等起意，皆因挾圖讖祆妄書以相搖惑。伏詳編
敕，讖書之禁，雖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胃坐，無由發覺，所以法令徒設，人
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傳說，不以為怪。乞下諸路曉告，收傳圖讖文
書者立繳毀，或首納入官，官為焚棄。過兩月許人告，重賞之，犯人處死。詔
送編敕所立法以聞。其後卒法：私有圖讖及私傳習者，聽人告，賞錢百千，
從之。綰又言：世居納匪人，論兵挾讖，訪天文變異，伺國家休咎，出處絮續
累年，于蘇宗正不察，教官無狀，其罪不可不治。又宗卿明有門禁，而遂等
出入自恣，宮門無歷案驗，當正監門使臣之罪。又言世居文字內有攻守
圖術一部，得於內臣張宗禮，當勾當三館祕閣官本遣之，雖各會赦去官，
並乞特令案後收坐，從之。　壬午，宣徽北院使張方平為中太一宮使。方
平以同天節稱慶，禮畢，欲求近京一郡，乃有是除。　詔所考京朝官班行
選人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上等大理評事梁子野賜同進士出身，二人
循資，並堂除；中等四十七人堂除；下等六十三人並與差遣，并注官。子野
適孫也。　參知政事呂惠卿乞罷五日一赴講筵，從之。　湖南轉運司言：
潭衡郡道州江水溢，壞官私廬舍。　癸未，知制誥權發遣三司使章惇為
權三司使。　知徐州司勳郎中魏孝先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孝先嘗侍
對，具論馮京擾正之狀，故王安石以為可用。上亦謂孝先不可得，朝廷士
大夫用心如此者殊少。望日遂有此命。孝先以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坐奏
辟中知徐州，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戊午。　權提點河北東路刑獄、駕部
員外郎范子淵權都水監丞，都大提舉疏浚黃河，遂轉運判
使陳知儉親也。知儉下知與子淵何親，據墓誌，知儉嘗坐言濬河非是奪
官，更須考詳。　上批：河東馬軍多而馬不足，若廢牧閑人既未可領減，遂
不給馬，則一路全闕兵，緩急小有邊事，從何調發？兼今計所牧省錢糧不
多，可且仍舊。初，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以番次戍邊，餘留州，七年
十年一周。熙寧六年，議者謂官養馬費廩食，多死損，始詔五路募義勇保
甲養馬，戶一匹，歲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戶願養二匹者聽，開封府界
毋過二千匹，五路各毋過五千匹。於是兵部請令河東養馬正軍五千匹、
義勇保甲五千匹，共以萬匹為額。時河東正軍有馬九千五百餘匹，揀罷
支填，以義勇保甲馬補其闕數，俟正軍馬不及五千匹，然後以官馬支填

奏上詔中書樞密院比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國之大計不
審孰爲一時省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間養馬纔
先折變緣納錢十四千四百蓋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計其價當爲錢十
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不免抑配暴慮芻秣失節或致損壞
又不善調習緩急何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足即異時須減乾糧馬軍正
數九千九百人又於見支分數馬減三千九百四十足不惟人情不便緩
急邊防事宜何處取備若朝廷且令官軍民兵兩不廢施訓練經久必有
可用但存諸軍分數馬外漸令民間情願養飼服習不須指定五千足數
於理似可與中書更問難往來中書大指以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
爲錢二十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傔衣糧歲爲錢八萬餘緡且使
入中男丁之家無所逃厚價詳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
甲有馬則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上從樞密院議而有
是旨中書不能奪乃詔河東義勇保甲養馬令轉運司歲計所先折變沿
納實貫錢以三司錢撥還河東馬軍聽依舊支填候教成義勇保甲則取
旨六年義勇保甲養馬指揮安見月日 兵志八年兵部請河東騎軍五千
義勇保甲五十疋萬足爲額時河東正軍有九千五百餘足請罷給以義

勇保馬補其闕數後他日正軍不及五十足然後以官馬給之朱上詔中
書樞密院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國之大計不當爲一時省
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
六千五百計其價當爲錢十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暴慮
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足即異時須減乾
糧馬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其見支分數馬又當減三千九百四十足不惟
重擾於民邊防事宜何以取備與中書問難久之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
勇保甲令可用故將以省募兵今河東一路也令人不令養馬則兵民無
騎民兵無騎則異時何以爲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爲騎教成之
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焉且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爲錢二十
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傔衣糧歲爲錢八萬餘緡且使入中男丁
之家無所逃厚利詳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則
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若欲置存騎軍馬額即義勇保
甲養馬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義勇保甲精熟則馬軍則須旨上從
之乃詔河東義保養馬所免折變緣納實貫錢以三司錢償之河東馬軍
且仍舊候教義勇保甲成則取旨自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勇並則取旨

本志五月日錄日錄又同此校河東義勇保甲養馬密院捨抃政落三司
狀妄作也撰數妄作義勇養馬所有不至上曰密院兵房也撰得全不是
然上欲且依舊令兵士養馬安石曰陛下欲訓習義勇保甲令可用故將
以省募兵今寬河東一路也今人不令保甲義勇養馬即民兵無馬則異時
何以爲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爲騎所養義勇保甲無
募兵之費又不同義勇保甲教成之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焉不
知如何不令義勇保甲養馬若欲且存騎兵馬額即義勇保甲養馬所費
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得義勇保甲精熟即馬軍則取旨上曰待紹
聖三年七月六日依已下十六可方 擢知開封府司錄參軍朱炎言奉
詔在京免行錢貧下戶減萬緡已減百六十餘行依舊祗應近有彩色等
十三行願復納免行欲聽許從之乃詔貧下戶量減錢毋得過半既而上
批昨日依朱炎所請於乙故免行錢萬緡卻令認納五千緡再詳事理未
便可再取旨中書進呈卒如炎所奏 賜蕃官溫磨羅延家絹五百羅延
官至侍禁河州戰歿當得二子恩而無子故賜之 甲申金部員外郎檢
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兼提舉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師大姓多止開
質庫市易摧兼并之効似可見方當更修法制驅之使就平理上曰均無

貧國善但此事難爾安石曰秦能兼六國然不能制兼并反爲寡婦清築
臺蓋自秦以來未嘗有摧制兼并之術以至今日臣以爲苟能摧制兼并
理財則合與須與不患無財臣嘗論廉鎰常稱事弛爲此也後數日安
持亂市易上不許安石曰臣與嘉問親厚非有他但與議市易而已然其
被誣臣以親厚之故已難爲之辨明況臣女壻恐有事愈難爲言已則選
人上固不許此據日錄二十八日事實錄於甲申日 以太常博士秘閣校
理陳睦兼監察御史大理寺丞蔡承禧改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令
朽入四月三日前此不著 西京左藏庫副使王昭序兼閤門通事舍人
昭序自陳閤門守職五十三年老病乞解點檢閤門簿書并提點永安持
邊之擢三司使章惇乞重定本司條例及差占軍大將案名從之 賜度
僧牒五百治保州東南緣邊陸地爲水田從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沈披請
也披又乞錢五萬緡收息酬硯事人詔賜萬緡 熙河路經略司言馬銜
山後欵當族蕃部打波說諭趙醇忠及母妻等來降又誘洮州邦令前首
居岷州城北遂成蕃市蕃打波志在効順家屬亦有爲君章敘害乞補一
近下班行充邦令迎檢乞邦令一帶蕃商往來詔補打波三班差使
邦令迎檢 贈邦州團練使宗蓋所生母永和縣太君皇甫氏永嘉郡太

夫人。以上批皇甫氏，可以宗族母例贈郡夫人故也。宗族例當檢本紀，於甲申日書：新作奉元曆成，頒天下。按會要乃是閏四月壬寅，今從實錄。

丙戌，皇城使、忠州刺史、廣南西路鈐轄石鑑為衛尉少卿、直昭文館、知宜州。鑑始換武職，至是自列願還文資。上以其有功優遷之。鑑先除廣南東路鈐轄，七年八月二日，未半歲改西路。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初欲委鑑團結教閱諸洞保甲，以為朝廷差出劉彝必忌之，故就令彝委鑑。既而彝固不欲鑑來，乃言鑑邕人，令鈐轄本路非便，矣抵溪洞人喜生事以勤朝廷取賞。上謂王安石曰：鑑不至此。然邊人誠好生事。安石曰：能主事則亦能弭事。朝廷不知所以御之，則啟生事以取賞；朝廷知所以御之，使其遣難則無所逃罪，弭難則有以取賞，何患其好生事也。於是上復從鑑東路。此月二十二日，鑑未知改命而有是請，上從之。上與王安石論鑑事，乃此月十九日，後三日從廣東，後三日還有宜州之命。鑑已還文資，稍稍廣西鈐轄，則固未知從廣東，其有是請。○以劉彝不樂鑑故也。　司農寺乞遣官同發運司義減冗費，從之。上批提舉在內修造所張茂則差出，張若水在假，修完內城，可差見管勾宋用臣。　丁亥，著作佐郎張琥同提舉荊湖北路常平等事、太原府兵曹參軍范鏜為崇文院校書。琥、鏜嘗從王

韶辟，至是韶言其材，召對，命之。琥、范鏜。　罷著作佐郎林旦勾當進奏院，以知通進銀臺司陳繹言旦先任臺官，坐言事不實，降黜，乞別與差遣故也。五月十六日，王安石云云可考。　都提舉市易司賈昌衡等言：金寶非衣食所資，但當禁其侈僭者。有慶壞舊法，致之以死則論罪太重，幾以厚賞則為禁大密。今新救止坐以銷為飾者，則舊法已削，改其慶懷金銀蓋已無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乞令本司遣金銀箔出賣。上批市易務拍金宜罷出賣，已成者聽於後苑作折換。上又批市例錢元餘無稅物商人當納與否，舊并拘入京城，與吏並緣為姦，巧取留難，而征筭入官十纔三四。於是有司請計所巧取數，減五六收之，以祿典吏，而典吏猶巧取百錢，以上皆坐配法，征筭入官十收其八，皆緣有稅物始收，至是上疑無稅物者亦收市例錢，故以問中書也。　賜熙河京鈔二十萬緡，河州十萬緡，又以江南東路折斛錢二十萬緡賜河北西路轉運司，並充糴本。　詔杜常取熙河路經略安撫司去年隨軍蕃部兩庫支帖，助公使錢給用。名件與高遵裕密具當用及當裁損數以聞，以遵裕乞撥罷永興等處熙州通遠軍市易，且令經略司主之，及以去年市易茶場淨利歸經略司，如不可，即乞詔有司據本路一年合用錢數，明支撥封樁故也。　戊子，內殿崇

班閤門祗候高公繪、高公紀並為閤門通事舍人。司農寺言：提舉京西南路刑獄張復禮定修許州鄧艾河不當，詔都水監丞劉璯相視以聞，又乞借度僧牒三千、紫衣數千，許諸路于前來買酬折重難等第，從之。　河北察訪使沈括、曾孝寬上守城人數，詔依孝寬所定，令軍器監約防城分數器仗增倍計置。　己丑，上批教閱法及賞罰格已面諭曾孝寬修改，大意可付與令取旨，別行審定。差左藏庫使夏元象同詳定。不知別審定何事。此載與二月十六日、五月九日陳國相關，更詳之。　上批斬馬刀局役人匠不少，所造皆兵器，舊東西作坊未遷日，有上禁軍數百人，設鋪守宿，可差百人為兩鋪，以潛大為名，分地守宿。先是，斬馬刀局有殺作頭、監官者，以其役苦，又禁軍節級強被指射就役，非其情願，故不勝忿而作難。王安石嘗與同列白上，以為宜稍寬之，至是，僉為上言其事，上以下可因此遂輟，亦且了矣。安石曰：凡使人從事，須其情願，乃可長久。上曰：若依市價即費錢多。罪得許錢給與。安石曰：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餼廩稱事來之，則無強役之理。且以天下之財給天下之用，苟知所以理之，何憂不足，而於此靳惜。若以京師雇直太重，則如信州等處鐵極好，匠極工，向見所作器極精，而問得雇直至賤，顧就募者多，何不下信州製造也。此據日錄四月

十七日，今附見。安石前後相位，時時有所，當檢附六年五月一日。韶呈新馬刀局募人踏二年，附此年五月十七日。　詔特免河州進士梅博等九人將來文解，以博等自陳收復已來未沾恩，乞如熙州例故也。　詔妃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令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乞無定法，故立此制。志同。　詔沙苑監隸群牧司。餘八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足，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馬鋪，兩監牧歲費及所占牧地約牧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得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得不補失，故廢之，以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文彥博等云云。共沖卿、蔡十五等為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路公為樞密使，以為不可，元厚之為翰林學士，與曾布、章惇評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錢五十六萬，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貿諸監盡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用者悉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遣今轉運司輸每歲所入五十三萬緡於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供衣糧，所費甚廣，監馬送

步。先上四十餘尺。今通慕本兒者指半。國馬宜於北矣。將熙寧八年本之。此據司馬光記聞書考。兵志第六卷。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羣牧判官史文卞侍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以息。不[illegible]力。詔元絳蔡確比較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郵傳。而兩監牧歲費及所占地租。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餘緡。而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其九監馬三萬餘匹。儻不更制。則日有死耗。於是詔以先監隸羣牧司。廢八監。昔兩監牧司善馬分隸諸監。餘賣之。收其租入以給市易茶本錢。除當宰千騎。賦予民以市馬。監兵五千。以為廣固保忠指揮。修完京城焉。初欲廢監牧。樞密院文彥博吳充。固爭以為監牧不當廢。若是牧旅拒。馬不可買。則中國如何得馬。恐法不善。但當變法。王安石曰。向令劉航變法。初只因仍其舊。無後效。非今而後可知也。樞密院差人立法。使養馬者不得關擇。行之一年。乃費五十三萬緡。得王誨實承欲變法。詔復如劉航。至今請牧判官。上公家費者而已。民之利害。而不備言。如馬之害數。四之廢耗。乃民之利害也。上曰。卿如此。牧馬者無補。於是年廢之。後廢監牧實在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緣中書密院奏稱二年至五年。蓋以五年馬數比較耳。不志復於六年。除此事。誤之。此書六年罷監牧。增書七年又廢鄆州東平監。以其地賦民。復遂廢高陽與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而東平故事八年。以廢監財。充市易本錢。以給熙河歲計。十二月去。六年事失於此。今不取。紹聖三年七月六日。張起寺云云可考。

詔北京真定州封椿糧草。令三司月具已有見闕數以聞。

上批。代州見與北人分界。而水峪地一事。初未結絕。令韓縝奏已定日於西陘。與蕭素梁穎相見。緣水峪地未了。恐不可隔越無序。可令依所降朝旨。商量候事畢日。速還西去分畫。

先是上批。聞河北河東上等戶。至今流移不絕。或緣與下戶同保。請常平錢穀。保內人。逃因之。食多已逃散。懼將來獨於戶下催理。故一例逃避。宜令所在體量以聞。時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諸路體量狀進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戶流移。多因災傷闕食。或為分房減口。初不緣把下戶欠常平錢穀。餘皆云無之。安石遂白上。磁相言上戶有逃移。亦恐未實。緣其奏稱或為分房減口。豈得謂之逃移。不知當時誰為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析是何處有此事。上曰。誌記是誰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實。若有事實。即是州縣監司答報究蔽欺。若無事實。即如此誣罔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達聰。則容長此輩。適足自蔽耳。上曰。如共中復。即已施行。安石曰。兩制李一官。何足以懲姦。天下事如煑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時也。神宗憂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因具載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觀覽也。其中復貢官事。在今年二月七日。朱本於七年十一月三日削去墨本。答熟云。體量到並無流移。係進呈。訖。新本復存之。所謂進呈訖。即安石云云也。

閏四月壬辰朔。司農寺言。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司狀。涇原渭三州推行保甲法。而民流移稍多。欲至五月人戶歸業以次排定。上批。故歲涇原災傷至甚。宜俟今冬農隙編排提舉。永興軍路常平等事章楶言。鄜延路去年災傷。歲歉。知延州趙卨發流民以空營募壯者築濬城壕。自秋及春。役二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人不乏食。而城池皆葺。於舊詔獎之。

癸巳。權三司使章惇言。詐增吏祿行河倉法。蓋欲革絕私弊。今聞卻有以假借典貸之類為名。經隔月日方受財物者。宜為防禁。詔行倉法人因職事以借使貸當為名受財者。若實犯。論如倉法。

詔河北河東義勇保甲。俟教成。令上番以代近邊巡檢戍兵。從提舉義勇保甲曾孝寬及司農寺兵部請也。朱本以此并附三月十四日。今仍別出之。

司農寺言。隸本寺錢物帳狀。乞令屬官分路依三司判官點檢簽書。置籍拘點。常見州縣收支見在之數。其鈞考賞罰約束。依三司帳司法。又乞以諸鎮買撲酒稅人代衙前為鎮將。並從之。

詔五路義勇保甲。每三五州差在京有職事官一員兼提舉。知制誥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提點在京倉草場沈希顏。真定府深趙州。開封府推官陳周輔。邢洺相州。中書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定祁保州永寧安肅廣信順安軍。檢正禮房公事向宗儒。瀛莫雄英州保定軍。曾伉。[illegible]隰州。檢正吏房公事蒲宗孟。濱■德博州。度支判官楊景略。滄霸州乾寧信安永靜軍。都水監丞劉璯。潞澤州威勝軍。樞密院檢詳兵房文字劉奉世。太原府忻州平定軍。張頡。嵐石州大山寧化保德岢嵐軍。檢詳刑房文字杜純。晉汾州。直舍人院李定。懷衛磁州。定先以戶部判官丁執禮代之。各舉選人班行一員勾當公事。聽不以時差出。或親巡按。中書樞密院具條約以聞。初。王安石請合義勇於司農。上曰。司農事多。如府界依常平違法。尚檢察不及。若兼兵部則力有所不給。須別置官。故有是命。沈括自誌云。前此新任民兵河北河東陝西係動輒百萬。謂之保甲。河北三十餘萬先集。昭於從官中擇二人分領。擬復用八柱國法。使從官中領。不以屬帥府。常一出按之。括受命提舉河北西路保甲。此事附見當考。

甲午。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兼

判兵部判兵部順臨馬琉並罷上既不欲令司農兼兵部王安石言人才
彼善於此則有之若判兵部馬琉雖專必不如張誠令判司農誠兼兵
部可也上曰馬琉必不堪須議換易欲令沈括及李定判兵部安石言沈
括壬人令而義勇保甲獨且翻議令既判兵部即中書不豫此兵事固宜非
中書所知然陛下擇主判須得一敢與密院爭曲直者即不須令中書預
其事沈括使河北陰沮壞新法有所希合事甚衆若令主判恐義勇保甲
法難立上曰此大事須中密同管罷沈括可也安石因言括壬人不可親
近書是孔壬難壬人以為雖壬人然後蠻夷率服者壬人所懷利害與人
主所圖利害不周人主計利害不審又為壬人所蔽則多失計此
蠻夷所以旅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難明之處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時以
偏而不悟之意決疑而難明之事而壬人內懷姦利之心獎成陛下大謬
此危殆之道也上以為然稱括材能以為可惜安石曰如吕誨之徒必不
能營惑陛下如括者乃所謂可畏難者也陛下試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
而與括謀之括初必嘗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為姦矣
果如此陛下豈得不畏難乎安石又言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懷利害
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彥博豈是奮不顧身以抗契丹者而實激怒陛下與

契丹爭細故乃欲起事以撓熙河而已陛下安可與此輩謀畫國家之
利上遂不用括并罷琉及臨皋以兵部委李定　詔張琉奏乞移河州軍
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緩急逆呼不應以省極邊糧草其令熙河
路經略司速相度施行　又詔根究自置軍器監以來施行措置事有何
實効及有無失計置事及熙寧五年後開封府界逐縣保甲王試武藝酬
獎以聞上言軍器監事不集且言非偏喜說軍器監政為事都不集王安
石曰陛下雖累宣諭軍器監事不集然未嘗根究詰責欲根究施行次第
聞奏上乃令根究五月十七日上批此較軍器監書考　又詔判都水監
宋昌言具析妄塞訾家口事初御史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令昌言相
度遂塞訾家口既而水勢不調屢開屢塞最後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
者歸罪於閉訾家口故也先是王安石欲令侯叔獻糶淤田麥上疑叔獻
虛誕曰叔獻鄉論訾家口以為萬世不易之口既而不然安石曰此非叔
獻虛誕蓋有作姦壞訾家口者上令根究故昌言有是命安石初主不閉
汴口之議甚力馮京獨不以為然安石罷相數月昌言等時權閉而侯叔
獻請勿閉既從叔獻請不閉其後卒使昌言閉之尋以汴水絕流更命程
昉開撥時七年十一月乙亥也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安石復相叔獻因

譖昌言附會馮京變易安石在相府時所行事安石怒會汴水復絕流叔
獻屢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於是遣叔獻復通訾家口昌言懼乞出得
知陝州塞訾家口宋昌言新舊傳皆不同司馬光記此事亦參差不合王
安石所録又不可全信今考按實録前後所書及昌言新傳刪修更
須詳究乃可　御集熙寧六年六月十二日手札汴水數日忽然大段減落
河中絕流塞下處栽有一二尺訪聞下流公私舟船阻不得知放水時日
重船首尾減剝下及一例閣折損壞不少復大留滯人情不安可令都水
監應合干官司分析奏聞仍提點府界兵馬禮等言檢視并扛詞無拘壞
者六年十一月一日手札權判將作監范子奇奏已不閉汴口發運司奏
乞來日閉口中書門下奏乞令水閣務相度中書御批不閉口可與不
可相度宜速具取責狀令冬不閉汴口實録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前提舉
河陰拳運屯田郎中王琉逐人官虞部員外郎勾當東西排岸司文彥博
減磨勘二年琉等以都水監保明不閉汴口隄岸無虞也於是馮京曰昨
正岸等以積凌敗隄今已停替此不可不責亦以不閉口為大安等年
紅減損是一二百萬然自汴口至泗州所損兵夫數亦不少若昔奏一人變
排大積如何施工呂惠卿曰若既閉平開人亦為便上曰子細更詳與林

聞若叔獻得請汴即為萬世之利七年八月二十日同判都水監宋昌言李
立之丞王令圖言汴口已立新灘秋冬之交必稍退背乞權閉汴口使水
瀾漲修隄岸斗門等乃相度同判都水監侯叔獻丞劉璯乞不閉汴口於
孔固斗門下權作截河堰使水入斗門候修隄岸畢即開堰從如叔獻等
所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侍御史知雜事張琥言侯叔獻乞不閉汴口則
案擴隄并置積通於舊斗門疏泄水勢還河為一深冬水泰斗門湍水衝
溢新堰大則都城可虞小則浩汴居民被害雖省一二十萬物料增置積
蓬所費亦自不少乞依舊閉塞汴口不報七年十一月五日上批汴水休
前阻梗可差程昉火急前去開撥早令通快十一月九日昉坐被旨相度
河事而不親詣罰銅八斤閏四月三日詔判都水監宋昌言具析妄奏訾
家口事初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令昌言相度遂塞訾家口既而水勢
不調屢開屢塞後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者歸罪於閉訾家口也六
月十六日丙午判都水監李立之丞王令圖主簿李尚書公事陳祐甫
各罰銅二十斤立之出知陝州前判監衛尉少卿知陝州宋昌言汴口官
都官郎中王琥都官員外郎顧庭臣左藏庫副使劉文彥等各一官改昌
言知青州並坐閉訾家口不當也昌言附傳墨本云李立之王令圖同訾

家口不當。昌言與之爭，不得。已罷辟水如陝州，坐不以聞奪一官，如升州。宋本云：李立之。王令圖議開訾家口，更請冬不閉汴口。昌言與之爭，不能得。已罷辟水如陝州，至郡坐前議奪一官，如升州。王偉云：侯叔獻議開訾家口，冬不閉汴口，昌言爭不能得，罷如陝州，已而會其費至六十萬，復乾挾升州。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日錄云：陝令侯叔獻辯汴渠淤田，費上，是叔獻虛誕。向論訾家口亦以為萬世不易之口也。余曰：非叔獻虛誕，有自來作者。喚訾家口者上令根究。問四月三日日錄：前此上言侯叔獻虛誕，以訾家口為萬世之利。余曰：訾家口誠可長用，但李立之等作奏開塞，上令根究。至是根究，宋昌言不合閉口事，獲畫明，此乃為宋使其如此，以余嘗奏訾家口可常用故也。前因禦水漲，乃云汴河不合開，而已今檢到水磨方是時汴水乃減四寸，禦水乃添六尺。陶又言當溢岸，勘會是歲乃無溢岸。云不合開兩口，乃自來多開兩口。上曰：宋昌言聞口不當，二歲凡八次開閉汴口，非特枉費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滯綱運甚衆。余曰：陶嘗奏以淤田。放兩日水淺，舟閣損破舟船甚多。京師世使。及勘會得並無一船集損。及此八度開閉，口勞費公私，舟船皆不通，乃無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卸是詳個。余曰：陶奏臣所不知。盛陶即有劄子降在中書，只如詳向為進臣，如此極聞聖聽，令行法否？況聞如此而不治，不如於義理何所當。上但笑。六月十六日，鑑進呈開訾家口官，余請以汴口更宋昌言為一等，奪一官；李立之等為一等，贖銅。上曰：卻是。則增從此事。余曰：誠如此。蔡確前開訾家口有功，欲以功充此一罰。上曰：好。更令勘會侯叔獻勞績取旨。叔獻乃與增閘，執得訾家口者也。上又令李立之與降壯。古昌言事又得主捕處置更重。余曰：見王琉言，昌言明說得執此意措須要開，況屢爭不得。上曰：既如此，不奏，乃依違何也？守官。余曰：此所以欲與宋昌言罰，並昌言誠當更重。上乃令與昌言一般。余曰：李立之卻令皆昌言，如陝府。上曰：好。司馬光記聞云：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下常某處於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為己利耳。令訾家口臣恐拘攝下歲，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之處。自今請常用之，易後更易，或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大則開諸斗門以泄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數歲，介甫在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令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回，故唐請塞訾家口，獨留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議。昌言至汴口，躬問提舉汴口官王琉等。

二口水勢，流爭稍吉。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輔渠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變易韓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未出，得知陝州，皆熙寧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令叔獻開之。水既通流，於是昌言及王琉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升州。都水監丞官。合以轉論叔獻以功遷員外郎，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州，以叔獻代之。立之來離京師，河背訾家口，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更令叔獻開之，亦不罪也。按七年七月十六日，分令輔臣祈雨。二十七日又祈雨。八月十一日又以久旱祈雨。九月一日乃謝雨。記聞稱汴水大漲，恐不然，當是以排衛溢隄岸耳。六月甲午，昌言等又責，聞四月三日甲寅。上謂輔臣曰：蕭禧才去，使無人論北事，須是大家惻怛憂邊。王安石曰：此乃臣朝夕所顧望於陛下者。君倡臣和，若陛下不倡，臣何由自效？又論及邊糴，以為得一小官肯惻怛任事者便可。安石曰：去年呂嘉問計置河北邊糴，李直躬即有論奏，呂嘉問又有分析，此兩人宜有一人不直，不知陛下後來曾與不曾行法。韓絳言：臣不記得如何行遣。呂惠卿曰：已進呈訖。安石曰：如此等事，曲直不分，功罪不明，此大臣所以莫肯惻怛。如何得小臣乃肯惻怛？又議契丹事，安石曰：平而論之，乃是欲致其來。始傳聞契丹甚畏我討伐，若彼變其常態，卑辭以交我，不知我所以遇之將如何？陛下雖未欲陵之，邊臣必爭獻侵侮之計。今彼不然，故我不敢易彼。由此觀之，我不可示彼以擇事之形，示以擇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上曰：彼必不肯已，則如何？安石曰：譬如狼望在門，若不顧惜家貲，則當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則但當抵敵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無足畏者。臣所畏者，契丹作難，則宜有受陛下委付與之抗者，方其與抗之時，乃有人獻異議於中，陛下不能無惑，因從中撓其機事，則安危成敗，深有可憂。何則？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兩敵相對，是爭千鈞之重之時，陛下從中着力撓之，則非特加銖兩之力而已。此乃臣所甚畏也。若臨事無此，則自有人為陛下任此責者。　乙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陳升之罷，為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進封秀國公，大款列銜書僉下，出入如二府儀。先是，升之以足疾詔免前殿起居，郊祀許不預，累求罷，於是得請。知桂州劉彝言：廣源州劉紀肄鄉兵三千，侵略邕州歸化州，儂智會率其子進安逆戰有功，請給智會俸錢，授進安西頭供奉官，仍令經略司選差使臣募峒丁於近便處屯寨以為聲援，日給口食，如遇賊每生擒一人獲一

首級依見行賞格外，更支絹十匹。初，舜卿奏曰：智會能斷絕交趾買夷馬路，
爲邕州藩障。劉紀患其隔絕買馬路，故與之戰。又曰：智會亦不可保，使其
兩相對互有勝負，皆朝廷之利。上曰：舜既言智會能絕交趾買馬之路，爲
我藩障，而又以爲勝負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歸順，爲賊所攻，而兩任
其勝敗，則附我者不爲用，戕我者得志，可謂措置乖方矣。王安石曰：誠如聖
諭。從智會向化，未純尤宜因此結納，以堅其內附。且乾德幼弱，若劉紀既
破智會，乘勝并交趾，必爲中國之患。宜於此時助智會以牽制劉紀，使不
暇謀交趾，乃中國之利。上以爲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論王猛曰：苻堅率
英明，然一舉事，遂顛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殺慕容垂，以子本故，
見疑而不知，乃所以深託垂於苻堅也。上曰：猛可謂忠矣。安石曰：如此爲
忠，何補時事。人臣要當以道開發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計
成事，及其不察，豈特辱身，亦以危國，此君子所以不貴。　詔提點開封府
界諸縣鎮公事蔡確同外都水監丞程昉，廢罷河北等馬監，以閑廢罷六
擬就相度等事。史抄別本。十六日罷太原等監，七年二月庚戌千監。　詔民
户馬死舊不納官處，並報官直納皮筋，從軍器監請也。　提舉淤田司言：
去年淤田五十六百餘頃。詔提舉官減三年磨勘，將作監主簿修三司軍工。

詔判監官監修使臣，各減二年磨勘，兵匠吏人賜銀絹有差。志有。　知河州
鮮于師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頃爲屯田，從之。志有。　詔以榮州團練
使趙思忠爲秦州鈐轄，不釐職，依熙州例供給，存卹教其諸子以中國文
字。思忠，志：十十二月四日乙爲秦鈐。下應再除，或去年賞爲熙鈐，今乃改
爲秦鈐也。其詳具注六年十二月四日。　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
曰：陛下能盡見得人情，賞罰當其實，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縱不盡見，但
得十分多亦可。安石曰：見得盡，即盡赴功；見得少，即少赴功；見得多，即多赴
功。都不見，即無赴功者矣。假令見得盡，若不隨以賞罰，即人亦不肯赴功。
上論宣王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呂惠卿曰：宣王時如此而已，未及文武
也。安石曰：宣王盛時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則我反散矣。詩言其興善人
君子，方念亂不暇，至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則豈復有自盡奉上之事。此一
人之事，而前後不同如此，用心當與差故也。上曰：宣王猶能終於考牧，後
世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則非張仲在內，吉甫無以成其功。
詩稱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則宣王之德薄於先王亦可知矣。　丙申，樞密
使吳充兼羣牧制置使，提舉修軍馬敕。　真定府路安撫司言：禁山地若
遂去居人，愈難防守。已置北寨主、寨及嘉祐鎮巡檢差大使臣，從之。先是

沈括言：緣邊禁地內居民漸多，無緣禁察姦偽，已禁人居止。其議安撫
司相度而有是請。　知沅州謝麟言：招納溪蠻古誠等州峒二十三，户二
千七百一十九，丁九千四百九十六，願歲輸課米。詔補知州楊光富右班
殿直，楊昌進等五人三班奉職。　又詔雄州移牒涿州，沈括回謝不可以
審行商議爲名。先是，契丹欲改括使名爲審行商議，涿州已再牒雄州，又
同日牒，稱括赴六月二十三日入見。上與輔臣謀之。王安石言：彼誠有争
心，則必不肯令括過界。今同日牒令
過界，即其事非堅可知。設若彼要括商議，但答云：受旨回謝，不合預商議。
然南朝本自不欲爭小故，務存大體，所以不較曲直，割地與北朝。今北朝
却要審行商議，必是顧信義，不欲無名受地，但請遣泛使盡齎合照證文
字來南朝理辨曲直，庶早得了當。緣契丹習見朝廷押其泛使，故每言難
先往，復令明許其來，來有何傷。上以爲然。詔雄州牒涿州，如安石言。既而
復令進呈牒本，謂安石：彼若果遣泛使來，當如何？安石曰：彼以我爲押其
泛使，今示以無所憚，彼或不遣，示以押遣，則其來決矣。泛使於我何害？而
押其來也。上曰：來此但偃蹇不去，如何？安石曰：鄉者蕭禧來，陛下兩開天章
閣議事，又連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長其偃蹇。今若復遣泛使來，待彼

說一句，即答一句；若不說，即勿語。或不肯去，即厚加館餼，庶次牒報契丹，
彼亦無所發怒，何由使至交兵？然遼擇屢云：契丹欲傳國與耶律濬，濬好
殺，不更事，恐爲其國干賞蹈利之臣所誘，或妄生邊隙，不可不戒，宜早爲
之備。上曰：善。今只依前牒指揮。安石曰：前指揮雄州未得發牒，今令依前
指揮，緣雄州機事從來不密，傳聞契丹或有以窺我。猜宜少更前指揮，使
不測所以。止住前牒之意，乃改云：候沈括過界數日，即牒過。仍具前日撤
回涿州界可且留其議。乃問四月十日乙，是日安石在病告。八日有追
呈。尤據日錄。沈括有乞行入國來指，并別錄載使事爲折，當參考，別修令
開江北四月三日甲子，括等奏葉洽遼處置邊事，與今來事林把坊事乙
許別指揮等四項。臣等今有合奏稟朝旨事件具下項：一、河東各該定等
永之本曰，并河東河北京東沿邊官司，或有處置邊事，內有與今來朝廷
遣官等往說，乃是官劃儘地界，並理不同，却致事端相妨到立事，欲乞賜
許前指揮。一、今來所理會地界圖子，恐到北朝尚有未就地形界至，與臣
等理會，欲乞出示圖子指說。一、臣等到北外，或有事節可以對答立當面
理會，求審許與不許。一、北朝或别有商量，望欲令臣等泛使更欲與臣等同
來赴闕，未審許與不許。四月二十日，年乙之又奏中明於緣北界開遠蕭禧

客劄內添入本先字數極客氣眷據館伴所申奉備錄第三次聖旨劄子
請蕭禧未肯分位御押後卻要廷選為閣中使臣到驛請蕭禧習朝辭儀館
伴使到禧已下階了被閣信使習儀其蕭禧只於廳上拜訖立地尋違入
請決不肯下階習儀直至三更二點卻索歸位至次日亦是堅拒不肯習
朝辭儀閣奏朝廷降到聖旨劄子已差充閣信使往北朝面陳分
畫地界事理令蕭禧到典商量如要朝辭即取索將予或欲且留即豈序
館待候與禧方始下階子乞朝辭中閣奏院檢會前兩次所降并今來文
字蕭禧錄本書時分位御押抄錄處吧歸不盡閣達及蕭禧貪迴國書中
錄乞速遣大臣又處北朝不加待本朝遣使又來為用無證地界文字又
蕭素等昨來自任曾理并蕭禧在北迴次降去聖旨文字不肯承受朝辭
國体欲令沈括等將朝廷數狀劄與館伴所文字等事據劄北朝續錄與
館伴所一一開達右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奏劄與沈括等今速遞次
文字共五道劄沈括等候回日繳納樞密院照會熙寧八年四月十五日右
臣等準樞密院劄子令沈括等將朝廷數次劄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到
北朝備錄與館伴所一一開達臣等自拜第四次聖旨劄子內一節備蕭
禧決日番是堅拒未肯習朝辭儀閣蒙朝廷降到聖旨劄子已差沈括等

充閣信使到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令蕭禧到典商量如要朝辭即
取索將予或欲且留即豈序館待候與禧方始下階子乞朝辭訴北語勢
是蕭禧為見朝廷已令臣等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更不與禧商量
方始朝辭臣等到彼猶北人須就臣等劄要分畫地界文字臣等錄其五
閣陳錄牒去劄子內稱不見次日同蕭禧未肯承當第三次聖旨乃令臣
等往彼面陳後來又不見回蕭禧已受了文字卻改差臣等作回謝之意
北人必堅執牒內文意至辭難以口申蔡牒涿州文字內亦只言蕭禧已
回改差臣等充回謝使劄亦不說為蕭禧已受了擗撥地界聖旨文字說
劄無商量方始改差之意臣等欲乞於上件數奏劄子內亦是字下添入
要速遷上件聖旨劄子九字於方始字下添入受了聖旨四字所貴文理
完備貼黃臣等近書思慮北人唯言語撞意教牒即撞事已是了當恐因
牒與館伴卻有刪簽引起端緒牽連理會不已臣等累書開陳今蒙降指
揮令備錄謂與更不數再三奏請其劄子內卻不說次日撫至遣國第五
次聖旨使言令臣等往彼面議緣蕭禧為見朝廷已差臣等往彼面議遂
使起發臨起發即改作回謝乃似詔禧令去深慮北人判立詞說今來既
是牒與欲望許依前項奏陳添入蕭禧未肯承受第三次聖旨乃令臣等

往彼面議後來蕭禧已承受了聖旨乃改臣等作回謝如此則文意方完
遣使之名亦正伏乞詳察指揮又北人若有上項詞說臣等難子細說與
當初為蕭禧不肯承受第三次聖旨乃差臣等充北朝商量後來蕭禧
已受卻聖旨更無可商量遂改臣等作回謝緣今來牒去劄子內卻未有
如此意度竊慮北人只認文字不肯信臣等口說堅執蕭禧已收了第三
次聖旨只是未朝辭朝廷更差臣等往彼面議分畫地界事理即顯是第
三次聖旨外別有分畫地界文字若不請令意完恐爭堅有未索今來臣
等已是在路無由再奏子細須至再回要由數陳伏望聖慈深賜詳酌特
降指揮閏四月七日戊戌又奏乞時四月二十九日辛卯密院劄內一節
分明劄與雄州令回牒北界事擬會近準北界涿州牒雄州稱西陘蔡谷
蔚山天池子一帶舊有正據又言無可商議緣又來差係當界地事元初
欲南界特差數十兵眾往來占奪蓋是北起不再商量定奪了當已後於
須擬地往復即日卻稱改差沈括等充回謝國信使到必慮相次到闕別
有推故不肯商議轉致遷延仰歎京留守司指揮涿州賞牒雄州告遣閣
達指揮已差定國信使到候到闕日準前聖旨審行商議其北界又於四
月二十七日又二十九日兩次移牒雄州催促回報其二十九日牒內仍

據本來牒則國信使到今月二十一日到北京公文內依前按先回謝國
信使劄臣等準四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奉聖旨令沈括等如北朝說
及黃嵬山等處北界本係御撥定要商量則答以南朝本為二國通好十
年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事體故有此分畫昔北朝欲以為言必是不欲
無名受地須詳理道如此方為好驗已差來回謝其它商量斷不敢與聞
但請北朝別差撥使仍畫貴爵實文據在南朝從一理會請計速得了當
臣等詳指此奉聖行公文決定須要見雄州回報如何方令臣等過界令
有下項疑見謹具奏聞如後一若雄州不與回報或雖有回報內稱只是
回謝更無可商量即恐北人未肯令臣等依例過界臣等必且在雄州等
候為一遍留久致日久至時須有應並若令只在邊上同候又緣本無期
程下面如何收殺卻回闕時來如何了當預有定論恐日復一日漸成殢
礙難為回改二若回報北界云已令臣等商議又緣疆界已定要無可商
量說言商議北人必須要果決言語臣等若執舊說則北人必云聖旨令
來商量臣卻只執舊說即是與聖旨不同若只以今來聖旨開答又恐致
是臣等擅說遷延之論若不依應得商議二字必謂臣等徹借憑意以為
已功必致多方邀索右謹具如前臣等看詳代州地界者只係蕭禧帶去

文字下丁打改。剌經史鄭命審行商議。若不與回報。貳吉是無商量。又恐不納使人。今來涿州牒錄準北朝聖旨。恐於事理滑着回報。除朝廷別有處置。自聽朝旨外。並只依蕭禧帶去事理。欲乞特回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內。征請北朝別遣擴丈明畫貴着實丈標立南朝理會所貴速得了當。一聆分明劃與祁州。令回報北界。亦恐無妨。雖然所定聖旨。於臣等如北朝指又貴見大山等處地界。未保撥撒。更要商量。方今執與上項言語緣今來北界今月內三次牒來理會。自後只有更深。必無不執及之理。備如臣等過界方說。卽與先牒去事理無異。但見致界首遮攔注腹。若下面不允回改。卽恐傷事體。責又敗會。伏望朝廷審賜拆酌。早降指揮與貴臣等今來有此狀見。蓋爲到邊上所遇事理。正與本職相關。須合要陳述奏請。伏望朝廷詳察。又臣等近到雄州。體訪得北人於馬界一帶之種。多般生事。雖未必實敢作過。寫虞擴日持久。事端轉多。彼此收拾不得。則數年乾伏。乙早蔡事機。深賜詳處。又北人逐次來牒雄州。各卽時來聞。臣等恐因進降到朝旨文字。請打會臣等看詳。若事理全備。卽更且速廷回牒。等候臣等此狀回。降朝旨施行。乙早賜指揮。據括寺此奏。則元差指等報聘。令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蓋本君以回謝爲名。又蕭禧歸。乃改稱回謝。下如初以何名入銜。實錄於三月二十一日癸丑。卽出差沈括回謝。似非事實。今不敢使遇括等奏請到修。據附注此。更須考詳。別錄入貴指並義云。足不求。已得請館使。必須到帶得南朝聖旨來。其趁須要了當。今是聖旨宣問。不可隱藏。況前來文字。宣旨差來審行商議。兼令將帶照證文字來北朝理辨。今來必須帶得照據文字來。括答云。南朝元差審行商議。後來改作回謝。累有公文關報。北朝照據文字元書承受。得後來改回謝。從朝廷印畫取去也。其詳具注在六月二十二日壬子。　又詔三司。具未置熙河路買馬場以前買馬錢物。歲支若干。於何官司出辦。自用茶博買。後如何封樁。中中書取旨。後不見如何指揮。　上批河東近多劫賊。勤成庫東可專令經略察訪司精加體量。都同巡檢內有疲懦不得力者遂於監當人內選擇權對換。勾當訖。以聞。此據御集。　知鄧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知潤州。甫遣父喪。不果赴。　丁酉。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司馬光提舉崇福宮。　詔試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餘備貴室除差遣充試。其京朝官卽比類推恩。　戊戌。知岷州種守約言。蕃部納土當給茶綵。臣爲其之食。以參代給。置更專鄉之罪。詔釋之。己亥。上批聞趙州修城。役兵病者已六百六十餘人。外方雖得醫藥。雖董役官存卹備至。而實無補死者。可遣內侍賜夏藥。又令翰林差醫官乘驛往彼訪治。賜持支錢有差。又批廣南東路以瘴癘。近年數失監司。新轉運判官宋球乞增差醫學。那恤宜許之。御史盛陶乞出鄧綰奏閩資性端謹終始如一。乞甄擢。上曰。王安石及呂惠卿而笑。王珪曰。惠卿適改云資性桶邪。終始如一。安石曰。綰爲開司直。其言事如此。何止尸素而已。上曰。鄧綰兩制猶之可也。如文彥博任過更重。乃舉劉摯、蘇陳。議論要治此事。不可勝治。安石曰。陛下欺群臣。臣等須力爭。以爲害天下事故也。群臣欺陛下。陛下豈宜容忍。上曰。無慮乾獨。而畏高明。極難事。安石曰。天討有罪。天序有德。陛下非有私心。奉承天之所爲而已。何難之有。且任之重過之厚。則責之尤宜厚。韓絳曰。房杜有小過。必朝堂惶恐謝罪。安石曰。備位大房若有小過失。或在所容。媢其欺罔。卽無可容之理。上曰。如蘇軾輩爲朝廷所廢。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輒稱薦。安石曰。奉使者稱薦此輩。卽爲群邪所悅。群邪所悅。則少謗議。少謗議。則陛下以爲奉使勝其任。若正言讜論。卽爲群邪所惡。群邪所惡。則多謗毀。謗毀多。則陛下安能不疑。又奉使一路。安能無小過失。因其過失。上聞。考覈有實。卽無所逃其罪。此所以不敢不爲邪以免群邪誣陷也。閎夸出爲簽書隨州判官。閎爲隨州簽判。據閎本傳。十四日。王安石云云。西路察訪司事。沈括出使契丹故也。　庚子。命龍圖閣待制曾孝寬兼權河北文院校書。以御史中丞鄧綰論雜事。張琥薦之。始制。詔沈括上熙寧奉元曆。詔進括一官。司天監官吏進官賜銀絹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曆。至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曆行之。監生石道言未經測驗。不可用。不聽。至熙寧元年七月望。夜將旦。月食東方。與曆不協。遂詔曆官雜候星數。更進新曆。終五年冬日行餘分略具。會括提舉司天監。言淮南人衛朴通曆法。召朴至。五年九月召朴言。崇天曆氣後天。明天曆朔後天。又明天曆朔望小餘常多二刻半以上。蓋創曆時惟求朔積年數小。減過閏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爲疎。崇天曆以熙寧元年交食視明天爲密。然但見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與十二月甲辰參較。差一寸一分半之。以日法除得氣後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當也。詔朴改造。自以己學爲之。視明天曆朔減二刻。曆成。行之。賜朴錢百千。至紹聖初。又改。曆已元祐六年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於此云。行之至今。蓋指元祐六年也。紹聖三年上神宗實錄。則二年己月觀天曆矣。經聖史官務改元祐所論。凡今改至今作至紹聖初又改曆。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甲申。沈括奏書參考。諸

見於四月甲申中書酒曆今不報 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言可於熙
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通流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
羊寨導渭河至軍溉田乞募夫開修詔民憲相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
南陂匠以往 詔增給雄州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私馬芻豆及七分從緣
邊安撫司請也 賜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勾當官李公義內侍黃懷信
官淤田各十頃賞濬河勞也 詔在京酒戶見欠三司糯米場錢展限半
年 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判永興軍方平乞免宮使求
近郡及有是命仍以疾辭詔依舊供職其後上欲用方平為樞密使既批
出王安石將付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就集史議之因私於安石曰安道
入必為吾屬不利翼日再進呈其事遂寢司馬光記聞云事在八年五月
今附見方平判永興後據陳升之以閏四月四日罷樞密使上欲用方平
或是此時未必在五月也更須考詳 推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省府
寺監監院等處舊無句末簿者欲令置簿仍選官員分三兩處提轄季
或一月取索點檢如於理可行而故為留滯於文無害而頑為迂違或違
引日月而不即了絕或自當行遣而不與行下以違制科罪詔中書樞密
院取索諸處住滯事取責後惟三班院稽滯遣劾之 詔分秦鳳路正兵
二萬二百餘人參以弓箭手寨戶蕃兵二萬四千餘人為四將副都總管
燕達為第一將鈐轄康從副之賈昌言為第二將熙河路訓練軍馬王擴
副之兼準備策應熙河仍令達提舉都監白玉為第三將熙河路蕃漢都
巡檢李師古副之都監劉昌祚為第四將階州駐泊都監皇甫旦副之從
經略使張詵請也五月四日分環慶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涇原五將
甲辰詔華州進士焦濤與試銜判司主簿或尉以河北東路察訪使曾孝
寬言濤陳邊議可采召試舍人院中等故也 詔河北兩屬戶借常平穀
充輸息權發遣環慶路經略使范純仁言舊陝西教弓箭手百姓不許典
買租貸蕃部田土至熙寧編敕則不禁臣今體訪環慶州諸城寨屬戶昨
因災傷多以田土典賣與蕃部慮漸典賣與漢人緣熟戶以耕種為業恐
既賣盡田土則無顧戀之心以至逃背作過緩急難以點集乞自今陝西
緣邊屬戶蕃部地止許典與蕃部立契毋得過三年詔地連夏國界者用
陝西一路敕餘用編敕 錄光祿寺丞吳秉子損為郊社齋郎以秉通判
太平州出視廣濟圩溺水死故也 乙巳詔諸縣有保甲處已罷戶長壯丁
其并耆長罷之以罷耆壯錢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隸保正主承受本
保文字鄉村每主戶十至三十輪保丁一充甲頭主催租稅常平免役錢

一稅一替保內被盜五十日不獲均備賞錢竊盜毋過二千強盜毋過五
千貧戶免輸如保內自役以役錢代給凡盜賊鬭毆煙火橋道等事責都
副保正大保長管句都副保正視舊耆長大保長視舊壯丁法未有保甲
處編排畢準此二十三日上問九七年十月辛巳言事 司農言保戶均
出賞錢事上謂王安石曰既出錢免役又出賞錢如何安石曰賞錢自來
不因役出募每戶出錢一大強盜不過六十竊盜不得三十責之又免無
所苦也比舊人情必悅上曰利害加天下極宜審之安石曰固應如此乞
日上又欲以役錢代賞且言二百五十家同任責非是當令二十五家均
出事厚無傷亦所以懲之安石請如聖旨施行然不可厚也此據日錄乃
六月十二日事今并書 知黔州內殿崇班張克明言領思費夷播四州
又新籍蠻人部族不少語言不通習俗各異若一槩以敕律治之恐必致
驚擾乞別為法下詳定一司敕所請黔南獠與漢人相犯論如常法同類
相犯殺人者罰錢自五十千傷人折二支已下罰自二十千至六千竊盜
視所盜數罰倍強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其罰錢聽以畜產器甲等物計價
準當從之 中書言戶房比較陝西鹽鈔利害及定條約八事買鈔本錢
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價賤反高擡糴價支出實鹽前日西鹽是
也故出鈔不可不立限一也出鈔雖有限入中商人或欲變轉而官不為
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亦不免賤兼邊境緩急即鈔亦有不得已須至
多出故不可不置場平買二也和糴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合出於朝廷
所買鈔若賣盡即無所費若賣不盡毀抹雖已轉之邊上乃是朝廷分外
資助本路經費其已毀鈔當於應副本路錢物內折除三也舊鈔固官失
買致價錢已為商人中糴官即不妨市易司用市價買四也若止令市
易司減價買而不置場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所入糧少直其平
即是暗損鹽價若官減價買盡固無所害緣官立買直高旅輒增之自難
買盡近日買鈔是也官買其一私買其九則是所折鹽價商旅十取其九
而官纔收其一也故不可以低價買鈔之故輒廢實價買鈔之法五也買
鈔場既以實價買盡即他州軍緩急有減價賣所減亦不多前日東南鹽
是也市易司雖買以市直所贏不多徒長虛擡之弊故新鈔不須買六也
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計一歲賣鹽二百二十萬緡熙河
自有鹽并用解鹽絕少鹽禁雖嚴必不能頓增五六十萬緡恐所在積鹽
數多未可便為民間用鹽實數昨雖立定三百萬額緣分定逐路及各有
封樁數止為熙河費用未定兼令又有交子即於實賣鹽數外不須過立

數甚所在渴鹽自可令市易司買鈔場依商人例以鈔請鹽自賣緩下如此商人亦必於官場買鈔即所在不至闕鹽為私鹽所侵也。西鈔大賈數有虛擡之弊。遣官以錢償買。民亦以錢償買。令永興買鈔場若一槩收買乃是費用實錢買民錢償舊買之鈔。所買新鈔。却致闕錢。當令截日收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又增解河一路。若止與百八十萬鈔。即自支費不足。若兼支舊鈔。即與出鈔何異。然以加擡鈔貴。不如止以當用鈔數立額。却置場賣鈔。飛錢為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二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緡。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緡。內解河路五十三萬七千緡。遣官監永興軍買鈔場。歲支轉運司折二錢十萬緡。買兩鹽鈔錢有餘封樁。聽商旅在京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數稍多。所買鈔雖變易。大害不用字。遣解池對元納遞降數抹。於在京當應副遞路錢物數折除。自今年五月十五日後鈔本場買。中四月以前鈔聽市易司以市價買。從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地則為東鹽。其詳具入望八年十月食貨志。八年中書奏戶房狀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曰買鈔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當有限。一也。雖限出鈔。商人欲易錢而官不為買。乃

為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糴貴。故若出鈔太多。必致當置場平買。二也。抑糴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出於朝廷。鈔貴不盡則毀之。而錢數持之並邊。富知計於本路軍費。三也。舊鈔周夫買而錢商人乞私其利。市易司當以市價買之。四也。市易司減價買。而官場不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所入猶當其毛利。陷稍虛價。今官減價以買。商旅亂嘖之。買不得處則官買其一。私買其九。故實價買鈔不可廢。五也。既以實價買盡。則他郡雖緩急。自不得多減。市易司雖買以市直。而利薄。徒長虛估之弊。可毋買新鈔。六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鄰歲增額為二百二十萬緡。而解河有鹽井。不穩解鹽。安能頓搏新額。恐民間伏多積鹽。安能實用此數。請實賣鹽數外。可勿過立數。若涌鹽者。當令市易司以鈔請鹽賣之。而商人亦且買鈔於有司。私鹽未能間其之。七也。近官以錢償買鈔。民價亦騰。令永興買鈔場若槩買之。則是費實錢。而買民錢舊之鈔。而市新鈔之直。反有闕焉。既增解河之用。則百八十萬不給。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以當用鈔數立額。置場買鈔。飛錢為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一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內解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或民間鈔多而滯。則選解之致之。詔從其請。正史刑法實錄食貨志只用正史。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李中師卒。王安石言中師悉心奉公。暴法勤事。雖見識不高。然近臣如此者至少。請宜特之加等。上以為然。此據十七日日錄不知如何時中師也。

上論唐太宗能受人犯顏諫爭。王安石曰。陛下亦能受人臣犯顏諫爭。此臣所以敢言。不然則臣豈敢忘明哲保身之義。唐太宗行義至不修。陛下修身乃與堯舜無異。然陛下不能使群臣孚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十貫。修橋乃用此錢修揄了。又修解宇營房直卸日祿房錢捌伯文。又置木植三萬七千貫。所開閉河四處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又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以法論之。乍頃合轉一官。即昉雖轉四十餘官可也。乃并數處功與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只此一事。淤却田四十頃。出却田二萬餘頃。却以無罪令與韓宗師同放罪。陛下放宗師罪。已是屈法。又更抑程昉。此是何政事。臣恐非但今日天下非之。書之簡策。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呂惠卿曰。當時只是與程昉轉得一官。只為盛陶強辨奏不已。安石曰。程昉有如此。合轉四十餘官。只得一官。更枉令放罪。盛陶前後欺罔

非一。違狀分明。乃令與堂除差遣。不如聖心惡此事。以為允當否。陛下常以為欺罔事難得分明。分明即可行法。如陶前後欺罔。編料聖鑒洞照萬物之情。必亦不以盛陶欺罔為不分明。上又曰。臺官只有罪狀無實迹日都無人可作。安石曰。正論則懼見猜嫌邪說。又中書須爭曲直。陛下亦未必從。此所以難也。不如唐太宗時人亦怕作言事官否。閏四月八日盛陶已出可考。韓宗師論程昉在七年正月末。

丙午。詔自今知諫院令繫兩省班。時同知諫院范百祿繫兩省班。御史臺止之。百祿上言諫其政。必在其位。今之修起居注。行起居舍人起居郎之事。直舍人院。行中書舍人之事。同知諫院。行司諫正言之事。本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苟行其事。必立其班。所以明職分而勵官守也。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繫小兩省。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望詔有司裁為定式。故有是詔。

丁未。詔光帝潛邸漸營一寺。歲給度牒三百為土木之費。後七年取旨罷給。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脩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薦其有史學。乞特加獎擢。真之文館。故有是命。上因問脩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冊。其文辭多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理。則脩止於如此。每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事皆可嘆歎也。新本自上因問脩以下並削去。

詔罷太原等監保罷河南

河北監牧指揮應河東河應監牧令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河北監牧令都大提舉黃御河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專切了當。四日，差雄州防禦推官七年二月四日廢東十監。今年九月二十五日省并者。知河州集賢校理鮮于師中言：州界有可興水利處至多，乞專委措鈐轄引進副使李浩審度興修。從之。 戊申，詔京西路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唐鄧州各三指揮。 又詔武臣已有試換文資法，自今不許臣僚舉換。 中書上解鹽通商地分縣鎮寨城條約，詔頒之。 詔五路緣邊通判，委中書不拘資序選差。 己酉，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請給行移視諸路提舉常平官。五月十一日，祠度上地淤田。司馬光記聞：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自余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利益等鹽依官無解鹽。卯馳自貴，元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榷河中陝解同華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有貴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

商不入，乘邊儲大備，頗是疑之。乃詔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與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為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令不可改，不敢盡言其非。弼不能奪，公弼而更為劉劇稱據景溫中官賣鹽，歲獲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言。上復令公弼議之。公弼餘陳實無利，於是罷開封河中等州，並利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法，並利賣解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沈括對語云云，可考。轉司為記聞者，按有不合處，張景溫以八年四月提舉賣鹽，非九年也。官賣鹽據九年二月十七日，并四月二十八日中請，不但河中陝解同華五州也。沈括以八年十月為三司使，十年七月罷。王安石以八年二月癸未復相，九年十月兩十罷。自九年十月至八年二月，並不見罷開封諸縣及河中等處賣鹽，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書但請將唐鄧等二十處通商，其河中陝同華等州，府界諸縣，仍官賣鹽。至十年三月十六日，乃許府界十一縣河中陝同華界河陽六州府通商，時安石已罷相，實錄會要亦不載緣度公弼建議之，更須詳究之。若並利解鹽不許通商則始於劉佐，當在九年四月，周尹乞罷官運解鹽通兩路鹽鈔，在九年十一月。 御史陳睦言：方盛夏時，願嚴敕諸道監司分行郡邑，察冤獄，決繫囚，吏不足使治獄，與輒

背禁亡罪，使害善良，節按劾之。 詔武臣逐郡刺史以上嘗歷五路路分鈐轄，不因體量并有戰功，曾經轉資歷路分都監以上差遣，不以官資遷除已外官，聽。 是日，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并買借貸斛斗，倚閣稅令輸或七分熟，或三分熟，須五七年施帶送納。王安石謂韓絳此不可行，絳曰：民納不得，須着寬恤。及退，王安石曰：近歲以來，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百姓為事，以希向朝廷指意。府庫不足，則違乞朝廷應副。如預買紬絹，自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閣，朝廷因亦從之。若言災傷，即祖宗以來豈是都不曾值災傷？又嫁賣銀絹，本因配買傷民，遂令供抵當情願賒買，韓琦執政十餘年，因曾值災傷，不知曾倚閣預買否？不知曾配賣銀絹否？當時配賣一戶或陪錢數百貫，無災傷倚閣指揮，令來取人情願賒買。不知如何卻須要五七年施帶送納？上欲下監司體量相度，安石曰：近歲監司推以媚民為事，卻不肯附有無，河北西路監司乃李稷、共審禮、韓宗道，李稷固已權倚閣預買，共審禮、韓宗道亦必不肯違俗，但恐其過為寬貸以媚民。今方鎮意必不肯以用度不足故急民也。且寬恤百姓固是美名，好事人臣便為之。然如近歲上下大小爭以此為事，無復也，其肯者恐國用不繼，緩急卻不免刻剝百姓，爾如去年體量放稅，所失至多，但長使

倖何名寬恤？昔蘇秦說齊厚葬以明孝，高宮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齊。今方鎮用心，有如此者，陛下豈宜不察？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荐饑乃其所願也。前坊以此事，乃云須改畫前所為，羨異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厚經大變，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啓寵納侮。上曰：琦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嘗對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闕，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因指郭子儀事，代宗以為忠順。此段據王安石日錄論韓琦處，嘗是札，副加除權附書也。今具載之。更考韓琦四月十七日，安石已論放稅事，亦為參考。可參照。 庚戌，檢正中書五房公事、賓文閣待制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知瀛州，承之辭不行，尋命為同群牧使，判兵部，糾察在京刑獄。承之改命乃五月一日，今并書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仍知延州。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復自延州為群牧判官。舊本稿云云可考。 詔諸路近河北州縣令民輸稅于河北，以足定州軍儲。其借過稅數，令市易司於本路糴還，初市易司言被旨糴定州軍儲，乞截價以敵增長，乞移大名澶州輔郡夏秋苗稅往彼，以便般輦，既下開封府京東西路，開地理遠近，未報而上批三月中市易司奏乞移大名澶州輔郡夏秋苗稅，與本司見糴數充換，往還處封樁，以便般輦，又免併買價高

之患。至今並不與措揮，可檢元劄子進呈。於是中書討移近河北州縣撫
數，可得十萬餘石。遂從其請。己月十二日，呂惠卿謂呂嘉問不能辯也。可
參李。　上批詔定州路，自春末至今闕雨，夏秋救災無望，其令知定州薛
向、邠、檜北獄。　壬子，召輔臣觀麥于後苑。　修廢營六為馬軍教場群廄
前馬軍司。　詔開水興等路，元旱，其令轉運司訪名山靈祠，委長吏精禱。
知岷州張守約請於古城西五里築岷州城。詔聽之，典工。尋下高遵裕相度。
遵裕請於舊城西白草平建築城，圍二千步，從之。　賜石羽林軍大將軍秀州
團練使世居死，翰林祗候劉育陵遲處死，試將作監主簿張靖腰斬，司天
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大理評事王鞏追兩官勒停。
知瀛州祠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劉瑾，落職，知明州。前翰林侍讀學士禮
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與知州。世居子孫貸死除名，落屬籍，開封府
官舍監錄給衣食。妻女子婦孫女並度為禁寺尼。兄弟並追兩官勒停。伯
叔兄弟之子追一官停參。劉育妻子分配廣南為軍員奴婢。張靖父母妻
決杖，廣南編管。大宗正司宗旦等劾罪以聞。世居并子令少、令譽名去世
字。令字孫五歲以上。臨所主，母若乳母，監錄處鞠養。及五歲以上，取旨。差
御史臺推直官監世居至晉安院縊殺之。中使馮宗道視瘗埋。世居曾請

並坐與李逢等結謀不軌，虎以星辰行度圖與世居，士寧收鈒龍刀及與
世居飲，甫、瑾與世居簡往還，鞏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當持斷也。徐革
五月十七日乃斷。先是，范百祿言徐禧論滕甫事過當，上謂王安石：滕甫
不合移鄆州，甫元無罪，因禧有言，故移。安石曰：甫移鄆州，臣尚未至，不與
此議。然甫姦慝小人，今陛下若廢棄之於田里，乃是陟降上合帝心，令命安
撫一路，而妻弟謀反於部中，豈得無不覺察罪？且因妻弟反獄在其部中，
移與別路安撫，有何所苦於公議？有何不允？上曰：若明其平生罪狀，廢放
可也。不當因此事害之。安石曰：移鄆州安撫害甫何事？上又言有言逆於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安石曰：此固然，但恐以非道
為道，以道為非道，即錯處置事矣。翼日，王珪、呂惠卿進呈滕甫乃徐禧未
言以前，上令移之。上又言劉瑾與世居往還書簡，比甫更多，有不容居內
之語。安石曰：不容居內是何意？不知謂陛下不能容，或謂執政不能容，或
謂簡汰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上曰：然。要不可令作帥，聞說瑾
甚懼朝廷放棄。安石曰：宗室如此事，近世未有，瑾自宜恐懼。呂惠卿又言
王鞏與韓絳親戚，取下狀三日不奏。王珪點檢，方奏元狀，甚疑於知情，後
勘得乃無罪。若使鞏與臣及王安石親戚，三日取下狀不奏，因王珪點檢

方奏，卿大涉嫌疑之。上曰：鞏情不佳。安石曰：鞏情亦無甚可惡。上曰：鞏見
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及勸令焚毀文書。安石曰：杜甫贈漢中王瑀詩云虬
鬚似太宗，與此何異？今燒毀文書，若燒毀，即於法無罪，既與之交遊，
勸令避法，其亦有何罪？罪止是不合入宮邸耳。上問處置世居事，安石曰：
世居當行法，其妻及男女宜寬貸，除屬籍可也。今此一事，既連責監司，厚
購告者，恐開後人誣告干賞，官司避罪，將有枉被禍者，願陛下自此深加
省察，方今風俗不悍，枉殺人命，陷人家族，以自營者衆。上曰：事誠不可
偏重也。及是斷獄，如安石議。士寧初議，先真決，韓絳力爭之，遂依法。韓絳
力爭，據二十一日錄。　嘉王顥以管奏劉育本府醫藥祗應，待罪，詔答曰：
執役賤工，取其方術，非緣觀行之舉，焉罪知人之明？姦頑抵章，至自分咎。
可趣奉朝請如故。　癸丑，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
兼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議用諤代李承之，韓絳以為不可，曰：
諤與承之不足，遂沮其以田募役事。王安石曰：以田募役，不使臣自江寧
以書與呂惠卿言之。不敢深言利害者，以在外不欲極論朝政得失故也。
不任事者既以形迹不敢極言，在職者又以爭之為罪，即天下事何以得
正理？絳欲用沈括，安石曰：沈括亦自與李承之有隙，如何可用？上曰：盍用

呂嘉問。絳曰：嘉問亦資淺。安石曰：嘉問固無不可，然張諤豈可以與李承
之不足，遂廢不用？陛下向欲以田募役，臣再論奏以為不便，亦嘗與檢正
悉董，悉更有理，臣見得不盡，承之所知也。承之建議以希合聖意，不顧利
害之實，張諤亦知聖意欲如此而力爭。此正陛下所宜獎用。上曰：此非李
承之獨言，曾孝寬深以為善。惠卿曰：臣初亦以為善，及行之，乃見其不便，
而承之兩月遂行，遣下州縣催促施行。又令分析，因何住滯兩月，方行
遣。尚未到，使令分析住滯，臣乃疑其有意。絳又言諤與承之有隙，承之必
以為諤傾擠。上亦以為論事或出於好己勝，未必皆忠。安石曰：君豫理言
事，乃疑其好勝，即須違理以從衆，不知於陛下何利？又王陟降庭止，恐陟
降如此，非所謂直。上乃令用諤。安石又請除諤直舍人院。上令且檢例，惠
卿又言為京元畏諤。安石曰：聞京恐諤以其正，曾布罪故也。絳又言諤無
異衆，今且非端士。安石曰：與李承之爭募役事，又正曾布非二事，皆違衆
從諤，即不見諤非端士。翼日，絳又言諤既資淺，又無勞効，陛下嘗言用曾
布驟，故終反覆。安石曰：用曾布驟，恐非朝廷之失，方以人望人，誠無易之。
又不見其罪，如何不使？及其作姦，自當辨曲直行法而已。自來任用，何可
追咎？假令布實有勞能而未有罪，臣等豈可奏論以為布恐將來為非，不

可進用。陛下亦豈有以無狀之罪。聽臣等而廢布。惟當來見勞而賞業兒惡而誅耳。如張諤異時有顯罪。臣與絳等自當奏治。如今無罪。即不可廢黜。絳又言向宗儒等資深於諤。安石曰。修式獨諤了却。陛下亦必知其吏文精審。其臨職事。又肯爭議不避執政。此所以宜進用在衆人先也。絳言都檢正但不奏事。與執政無異。惠卿言李承之對臣等極不樂作。即以此也。兼以臣自都檢正執政。故人以檢正爲要路。上曰。拔擢自繫朝廷。如王雱自說。言作侍制。欲自侍雱別他人。既書。豈可使雱作侍制。 大理寺言。洪州斷百姓周汝態應坐徒而決杖。汝態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徒罪。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議曰。因罪人致罪。謂倸證不實之類。洪州官吏因推罪人。以致失出之罪。自合從原。緣法寺斷例。官司出入人罪。不用因罪人以致罪之法。乞自今官司失出。許用此法。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即是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因罪人致罪之法。其失出人罪。宜如袞議。從之。 詔緣邊主兵武臣遭父母喪。法不許解官。而喪須歸葬者。聽差廂軍送至葬所。視迎送數減半。毋過百人。 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倉司請於乞丐及流民中。視餘羸老幼疾病者。廪給盡六月。從之。 甲寅。命中書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張

諤檢正禮房公事。向宗儒編修內諸司式。入內供奉官馮宗道管勾商量。先是上與王安石言修式之使。宜言合修處尚多。又謂能吏文者極少。安石曰。陛下天縱。於吏文自精審。群臣固難以仰望清光。臣亦每懼不能上副。上曰。吏文有條序。皆由御遣。始安石言欲修內諸司式。宜使中人。上曰。中人少知吏文者。安石曰。令中人與外官同修可也。故有是命。 錄韓王趙普四代孫希貴爲右班殿直。以普之後不及蔭補。特錄之。上批罷耆戶長壯丁條例係何人修定。契勘進呈。王安石以爲此始李承之。謂張諤。故有此問。然上意亦素疑其未便。及進呈。上曰。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稅。失信於百姓。又保正只合令習兵。不可令貳事。安石曰。保丁戶長皆出於百姓爲之。今罷差戶長充保丁催稅。無向時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數年或一年以來。方一次催稅。催稅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若謂保丁只可令教閱。即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至於五溝五塗封植民皆有職焉。若止令習兵。不可貳事。即不知餘事令誰勾當。上曰。周公之法因積至成王之時。非一代之力。今豈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王作法。爲趣省便爲趣。頻揍若趣省便。則至周公時極爲省便。然尚不能獨令習兵。而無貳事。則今日欲止習兵無貳事。恐不可得也。乃詔司農寺條例司具應

言廢罷耆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罷耆戶長壯丁在十四日。蓋爲進令乃二十四日。恐得據不知如何行遣及擬御集。 又詔京西兩路轉運司劄刺財賦。是餘米時糴穀之。可蓄者封樁。 又詔聞真定府界旱甚。其令孫固親禱名山靈祠。 乙卯。分遣輔臣禱雨。 詔西南蕃五姓蠻聽五年一入貢。不願至京聽就邕宜州輸貢物。給恩賞。館券回賜錢物等遣之。時廣南西路經略司言。西南蕃龍羅方石張姓五族蕃部。或四年或五年七年一入貢。五蕃共遣九百六十人。張蕃七十人。出邕州路。龍羅方石等蕃八百九十人。出宜州路。所貢惟氈馬朱砂。往來館券供給并到闕見辭賜錢銷彩帶馬錢二萬四千餘緡。而他貿不在此。體訪五蕃往來萬里。頗憚艱苦。若令止宜邕州賜以錢物。可允公私勞擾。且便遠人。故有是詔。 又詔知定州薛向具民兵可用出戰人數以聞。 丁巳。岐王顥、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賜臣等方團玉帶各一條。準閤門告報已著爲朝儀。臣等乞實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許。上令工琢玉帶。以賜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 鮮于綽載王冷讀書。熙寧中。神宗一日在內苑與二王擊毬賭玉帶。二王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

易。神宗色不悅。 詔罪南郊赦書。天下祠廟祈禱有應者。當議加禮命。諸路已奏到而至今尚未封崇。令禮院速詳定以聞。其後三十餘所並增爵秩。五月末、三廟。六月、二十九廟。三十廟並加禮命。令并書之。 權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言。近制檢正官至員外郎許奏薦。緣檢正官上是差遣。免行條例無不計資序奏薦者。乞於奏薦條刪去檢正官。詔檢正官特員外郎通判以上資序者許奏薦。五月六八日。特降乞罷。相與比令相。 戊午。軍器監請選差內外禁軍廂軍武藝諸司役兵遣軍器上。批外處禁軍舊不抽赴京造作。詔開封府界及諸路禁軍不差。餘從之。 杭州言鹽官縣自三月至是月地產如珠。可造飯。水產菜如菌。可爲菹。飢民賴以充食。 置河南府河清縣錢監。 廢秦州定遠綏遠二寨爲鎮隸隴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七　一送

宋　神宗五十三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五月辛酉朔詳決開封府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府界及諸路亦如之。　詔監司提舉司於察訪體量官未申狀文人有習法令錢穀卓然可選用者察訪體量官具名上中書。　軍器監言在京及諸路造大名府澶定州軍器什物欲分遣官催促仍委逐路轉運司一員往來提舉從之。　詔御史臺劾趙居本官等屬最長者以聞　甲子詔分環慶路兵五萬二千六十九馬六千四百七十六為四將副總管林廣為中軍將鈐轄种古為第二將董穎叔副之都監雷嗣文為第三將知大順城賈逵副之都監李孝孫為第四將慶州北路都監趙餘孫照評副之閏月十一日分麟兵馬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涇原五將新紀不書閏書此分環慶兵馬四將詔今書紀見五月二日。　詔臘斬進士李侗坐與趙居李逢等謀不軌也。　丙寅命輔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揚州韓

琦既為永興節度使再任琦自去秋累上章請致仕章每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許於是又力請而有是命琦時已病不及拜也。　太常丞吳賢殿修撰侍御史知雜事張璪兼判司農寺。　王安石言司農欲令定州賣粥散飢民此非便向已修餘貴令及未困暴之與利而諸路多且如舊不育推行上曰河東賣粥李承之云須至如此人得米乃食主米安石曰人食主米未知虛實不知何故有米乃不能炊賣假令有此弊由官司失於措置若聚人每大口日給一升小口給半升即飢民須廢業待給如此則容有不職吏者今散飢傳飯凡半年若以作飯之米計口俵與令各歸營生官所費無加而飢民得實惠。不妨經營衣食猶勝於聚而俵粥飯不能救死徒成疫癘也。　詔知大宗正司官及十年取旨仍戴與一子若孫延賞判史以下官減二年磨勘　又詔三司判官杜訢展二年磨勘除法官實種民特衝替坐斷犯倉法人從杖罪中書以為不當故也上訢貴坐氏　監管趙居親的骨肉陳惟和言居有乳母姚嫗已配虔為乞從之又言已籍記其家資詔均給其妻焦氏等令大宗正司給訖具數以聞　丁卯太學進士楊伋權武學傳授候一年召試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圖議特錄之。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昨以范濟口分減御河水勢歲有勞費致

以作石堰欲經久堅完而用功累年數月輒壞其被賞官吏望賜追奪從之。　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前日趙居之獄徐禧乞不答書而鄧綰范百祿故在也。朝廷即令二中使就審其誠否。已自令大獄有疑或勘官與問情擇侍從或錄問官以往事已之後明辨曲直又聞禧百祿為李士寧刑名封章互上乞降二人書辨之不報。朱文蔡確亦無施行今刪今從存之但云不然禁寺寬恤放令所同本禧百士之並得詳無施行。　詔曾孝寬張琥看詳監察御史裏行徐禧同知諫院范百祿互奏李士寧文字劾理曲者以聞先是百祿與鄧綰徐禧雜治趙居獄士寧以術遊公卿間嘗遊居母以詩遺之有歌鄧忠勲後門建坤日瑩之語初以為士寧所為託而內出仁宗御集乃賜書侍挽詞士寧竊以此自解百祿詰士寧贈詩之意士寧對曰彼乃太祖之後帝子王孫是甚差事百祿謂士寧熒惑居以致不軌之禍且疑知居逆謀推問不服居及李逢亦以士寧為不與謀也。禧語百祿寘有人十七八年前乘意作詩使欲加罪百祿以為不然禧乃奏士寧贈詩本為狂悖彼亂人扶借解釋何所不至而百祿之意以謂士寧嘗在王安石門下撞增損求嘗必欲鍜錬附致妖言死罪進勒引諭屢通屢卻又挾大臣故舊以狂陛下之法與借人死命以贈已之疑者相去

幾何臣寧不恐行此乞先答書差公平官結勘詔不許平論士寧決罪於是百祿奏士寧詼詭誕謾惑世亂俗終身隨匿五三顆救此王制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向士寧未到時禧嘗謂臣曰若士寧罪不至死禧須奏乞誅之及見本人何遽顛覆如此臣竊謂禧之所存固非仁於士寧其意必欲來此間陳狀恩暴義使飄政大臣變已而惡人耳禧御史而鼓唱言於朝挾許罔上此風寖長陛下將何恃耶今案牘分明因人尚在請據禧章治其虛實如臣果有迫勒引諭屢通屢卻致鍜附致之狀則臣甘從放棄不當士倫若臣實無之而禧率爾言則是懷邪黨姦不惲欺罔以誤朝廷以媚大臣恐不足以當陛下耳目風憲之任乃詔孝寬琥辨其曲直始禧奏乞先答書上即令內侍李舜舉為宗道推問士寧語王安石曰百祿意亦無它兼未結案禧遽入文字似有意傾百祿。心難知朕雖見禧說要然豈保其心安石曰如此則百祿素行忠信必能上體聖意禧必為罪有所黨附上曰士寧更有罪於御何損況今所坐並無它安石曰士寧緃誅反陛下以為臣罪臣敢不伏辜然內省實無由知亦無可悔悵然初聞士寧坐獄臣實恐懼自陛下即位已來未嘗勘得一獄正當臣言非誣嘗可驗覆也今士寧坐獄語言之間稍加增損臣使有難明之罪既而自以

揣心無它。樻為險邪詖陁。此亦有命。用此自安。然陛下以為人心難知。亦不至此。若素行君子。必不為小人。素行小人。豈有復為君子。上曰。如曾布御史豈意其如此。安石曰。曾布性行臣所諳知。方臣未薦用時極非毀時事。臣以其材可使故收之。及後宣力。臣傾心遇之。冀其遂為君子。非敢保其性行有素也。布且如此。陛下豈可不知其故。若陛下以一德遇群臣。布如利害所在。必不至此。使其至此。陛下豈可不思。它日又言。臣非論奏范百禄徐禧事。不顧上下禮節犯陛下顔色。有誠以激於事君之義也。子路行行如也。然孔子教之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雖行行。然至於衛石以正名為迂。於孔子則欲以門人為臣。未免為欺也。然則不欺而犯人臣之所難。臣所以如此。徒以報陛下故爾。陛下於徐禧等事何須遽有適莫。此兩人相訟。自當有曲直。陛下有適莫。小人承望。便於曲直有所撓。曲直有所撓。即害朝廷政事。臣備位執政。政者正也。今曲直有所撓。即害臣職事。此臣所以不免犯顔論奏。如向時曾布事。臣屢奏力爭。顧陛下。勿倉卒。倉卒即上下承望。所推事皆失實。陛下不驗。不知後來事果如何。及李寬琥受詔旨禄。竟得罪。　戊辰。定州路安撫司言。北人引兵焚略廣信軍新河口鋪及虜卻廣信安肅軍界居民。　詔知廣信軍狄詠。斥堠不嚴。知安肅軍郭忠嗣。失覺察。各罰銅二十斤。軍士鬬敵傷重遂一資。不願者賜絹二十匹。傷輕十匹。其遂城安肅兩縣尉委安撫司選舉使臣代之。　詔三司選官往江淮發運司趣上供糧綱。令根究其滯留因依以聞。　己巳。三司言。乞責發運司。詰令歲上供及積欠須及六百萬石。從之。　是日詔諸路並權住教五軍陣。止教四御陣。此據會要。乃五月九日。詔王安石實錄於上問李靖法。作陣圖。欲為四部。將各中。有親兵而無部。三處御極論難其不可。王安石亦為上言其非。及進呈會[illegible]。上書以為善。獨與密院論爭而王珪不言。安石曰。先王伍法。皆必不可改。今作四部。部卒兵以分合為變。不知四部分則大將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則一部有兩人大將。若不附四部中。大將反自無以衛。如何待敵。上然然。方且令試教。此據實錄三月十九日事。今附見。然所謂四御陣者。即此也。二月十六日。令九軍陣法。可書參考。　辛未。詔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相度碾地可淤溉處以聞。閏四月十八日。初提舉賣鹽。　録華澤木磨為內殿崇班。賜錢五百緡。淄若沖為右侍禁。米庠王純為左班殿直。賜錢二百緡。沂州左一將潘願徐州彭城縣弓手楊坦為下班殿侍。餘各賜錢有差。皆以告發捕捉李逢等推恩也。　右班殿直閤門袛候申詡為左班殿直。上批。詡人品庸下。被應主蹤跡。罷其閤門職事。　壬申。詔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糾察在京刑獄。以承之言冗立之等各主刑獄故也。　詔自今駙馬都尉改官及七年。取旨。先是。駙馬都尉初無改官法。至是始著為令。後又詔及七年。令尚書吏部磨勘。更不取旨。五月十日王師約遂改防。　癸酉。詔中書禮房言。欲令諸科舉人試斷案大義者。以六場通考定去留高下。不與其餘諸科比量分數。據合格人盡數解發。從之。　又詔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鐵中書省班。官平者。次起居舍人。坐殿雜御史下。侍御史上。　上批付韓縝等。勘會昨朝辭日。曾面諭卿等。候卿到邊上。先約與虜人。於水峪地分相見。分畫訖將以次地分商量。今得卿等今月十九日奏。與蕭禧相見。因何卻將未自圖山鋪。西至瓦窯塢。一起並與虜人識定。遂致貪婪。麻谷地分。不肯了當。可速分析奏聞。其水峪已次地分不肯。更致促迫。須候一處開壕立堠。一切了當。方得躬親往彼按視分畫。此據兩朝誓書冊。六月十五日付韓縝等。　是日。因進呈福建茶事。上謂王安石曰。財利須因物勢自然。輔之以法乃可。將若強以法制。即不可久。安石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乃聖人所以治天下。非特財利事而已。上曰。薛向多作小抄貴解鹽。不知久則壅而不泄。亦非通曉解鹽本末者。安石曰。非薛向不知解鹽。乃朝廷不察。薛向被何以此欺朝廷。爾上曰。由此言之。須久任。則如此不得。安石曰。要官有闕。則才者當進。遂豈可以其材更留滯而不使進。上曰。如陳恕堪執政。以其曉財利。令依參政恩例。且主計可也。安石曰。若能分別是非邪正。以大德役小德。則人臣雖在事一日。亦不敢為欺。若其不能。則雖久任孰與縣嘉。上曰。要在上之人曉事。安石曰。若但曉事。而不免有養望持祿之心。則雖見如薛向者。安肯點檢。上曰。以此要知序德。乃能序爵。　甲戌。同判都水監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為度支員外郎。陛一任。以都水監言汴口自去秋河流退背。取水淺澀。度開濬當役五萬五千人。而叔獻親帥二萬人。治之有成功故也。呂惠卿日錄。熙寧八年十四日。進呈楊汲功遽。上曰。功遽多。安石曰。汲可以相補除。事須有往。合為任。令曰。揚汲即是且之無狀。未親。臣言為與工。安石。韓絳令未於田戍人。卻有守皆公先視水土淺知淤田將公先訪汲。曰。有多少耕者。是卻與他管句總地事。是他堅不從。臣未作其有守。絳曰。淤田卻是汲擘畫。上曰。卻是李璋擘畫。余曰。擘畫不興李璋。從當時人淤田只要汴淤。汲隨地形築堤。遂方了當。以此見汴淤之害。遂有成功。上曰。那裏已賜田。汲已有酬獎。余曰。侯叔獻又是[illegible]書老。汲是著作。叔獻今為兵部員外郎。上曰。叔獻後來多以功遷。余曰。多以淤

曰然自前以陳言。陛下此日今人說。如又寧者可用。若這前後并任不
升任例。若曰。含名卿元為廣西。了茂法不得若卿去了得。故特與升一任。
替參王廷老。以之特引此例。余曰。亦不得用。與不用此例。當時退王。廷老
安措劉佐。陛下以監司得力。專與轉官。是唯佐。今以轉移佐。故升一任差
遣。上曰。此只是純任增秩。余曰。此乃增秩賜金之類。若曰。只用升了廷老
孫注亦緣此有任事之純。又卻只落推字。事之純卻是錯。王廷老自無事
三年。兩浙首尾今已六年。昨來制廷初行新法。並體制王曙林安旨當不
許遂並廷老對知純行。并一任當不為過。已上並王忠卿日錄所載。緣恰
論汲事未獲。因此後收載途官並聞此。　堂後官右贊善大夫周清為文
思副使，曹司堂後官公事。清以宣州法司書被狀召為堂後官，至是當改
殿中丞，乞換官，許之。見堂元年五月清狀初州狀司馬記關以為江寧府
司法，與此不同，當考。　入內東頭供奉官寄昭宣使、嘉州防禦使李憲為
入內押班，時入內副都知張若水又病在告，闕官。憲以有功洮西，故超授
之。上批付韓縝等：今月十三日，據走馬承受所奏，有陽武石硤等寨蹟起
遣弓箭手三百餘戶、一千餘口，見無處安存，又卿等與禧頼桐見日遂不
住，添展地土，致虜人旋旋侵逾，不肯休止等事。未知上項弓箭手因何又

有起遣，又添展地土，有何道理，是不是慶曆中擬與後來卻有侵過之處，
疾速勘會聞奏。此據兩朝聖書舟內。三月十四日御札。　乙亥，詔李承之
參定蕃兵法。初，上閱樞密院所擬定措置蕃兵法條目，未詳，手詔以為此
法初未書契勘見修條約，及諸路團結補職次序而速頒之，則當有抵礙
無疑，懷旋用諸處奏請改更，乃所以啓有司奉行滅裂不謹之意，斯乃號
令數易如此，非使然有是詔。　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神祭，排列神位，已
依敕命，尊始祖居東嚮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
神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補蕃信李巳碓為三班差使，本族蕃巡檢巳遭
居黃河北。頃部族甚衆，見棲西夏，為所誘脅，故以職名羈縻之。從洮西安
撫司請也。　詔發運、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州縣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贓
罪，能通法律，聽三歲一試斷案，轉運司以八月差官，如試舉人法，每路取
毋過三人。本司具名并試卷以聞，委中書詳覆，次年二月并在京諸司吏
願試者同差官比試，取毋過十人，補御史臺主推書吏，以次補審刑院糾
察司書令史。試不中者，革巡院人與三司大將、諸路人，委試官再取轉運
司試卷及見試卷者詳若有可采，具名聞與轉官。　補司天監生石道為
靈臺郎。道嘗言明天曆未經測驗，不可用，坐是奪官，既而月食與曆不協，

曆官皆抵罪，乃還道，係章正，仍為監生。至是與修奉元曆成，故又有是命。
閏四月七日實可考。　賜推發遣開封府推官、察周輔、以御史
臺推直官往沂州治李逢獄還，上以為精敏可屬事，故開封府推官、以謝
又有是賜。精敏可屬事據周輔墓傳。二月補往沂州。見三月丙申。　都提舉
市易司言：昨商稅院奉詔，濟民物貨不多，免稅錢，令已豐熟，而諸門放稅
如故。慮失歲課，請如舊制。從之。令要五月十五日事。　丙子，涇原路走馬
承受公事郭逵等言：渭州行鐵錢，未便，詔本路錢有不可行者，令秦鳳等
路轉運司銷變，無得支用。二月二日增鑄大錢。　提舉市易司舉劉佐，佐
前在市易司坐法衝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息大不
及佐，王安石欲許之，韓絳用爭，以為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易務自來
舉官，不拘條制，且七八萬貫場務，須付之能者，絳固爭，以為如此，則廢法。
上曰：且令勾當，候合受差遣，方許理任，如何？絳猶以為不可，再拜乞辭位。
曰：如此，則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茲小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尚弗能爭，況
大事乎？安石曰：劉佐之罪只為拆換卻官文字，然無避事之罪，此何足深
責？如杜純者，陛下親選擇，令勘王韶事，詔受陛下一方邊寄，為郭逵所詆，
君不獲辨雪，則是陛下事不細，純既受命，密院即擢以為檢詳，待遇一官。

已聞密院與杜純轉官，用何條貫？曰無條貫，用何例？曰無例，有何意義？但
因奉聖旨而已，臣當是時因擬純必不直，及見詔無罪，乃云文籍證據皆
不分明，不可勘，及奏勘王韶討殺蕃部不當，中書特前後奏驗畫一條析
有文籍證據可以勘，得事狀，行下恭確，所以不能易情節，而王韶獲雪，如
杜純欺罔如此，求是衛替事理重，韓絳亦不候合受差遣使奏差在會計
司，此與差劉佐亦何異？若比劉佐，則純為罪重，情理難恕。絳曰：只候局了
卻令入審官，於差遣安石曰：例須有酬獎，如何並不推恩，擁直送審官，恐
如此施行不得。絳曰：劉佐違條責甚多，不合奏舉。又曰：嘉問到中書，步狀
据舊事改更前來聖政，臣所以往不得，臣若不去，又是一為京。安石曰：韓
絳用公必與為京不同，但此一事所見與臣異爾。吕嘉問若非理，据舊事
自可條列進呈，陛下必有處分。絳曰：如何更一一條列？安石曰：嘉問只是
言朱溫其恩澤事，乃是臣令作文字，言撿正官不合奏薦，臣亦以既往止
之。嘉問遂自入奏，然此事嘉問亦不為無理。絳又固求去位，安石曰：絳若
能以去就之義守職，臣亦何敢忘義居而從絳，且須論道理，夫須言去就
固為上言路逵不職，從前有績劾，方今理財不可緩。絳曰：臣嘗領三司，素
何嘗闕之？安石曰：鄭州知坊百姓令賤賣產以給軍賞，此臣近臣乃盛賊

買民産。此輩肆所見。肆曰。其肘誠是闕之。然小人爾於利不可用。安石曰市易務若不爾於利。如何勾當。且令不爾於義。又不爾於利。然尚居位自如。況爾於利。如何可廢。係王安禮云爲事。在四月二十六日。先云未江其恩澤未許。五月十八日。許之。是日。安石又爲上論呂嘉問、程昉盡力。然爲衆所攻。陛下不察而問之。則天下事。孰肯爲陛下盡力。上曰。如程昉非不勾當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舉呂公孺誠爲不識理分。然於圖事有何所損。如文彥博去位。舉劉庠、陳升之去位。舉林旦。五月當追來。陳升之乃四月二十六日。當考。乃可責。陛下待遇此兩人如何。此兩人有何功利及國而所舉人如此。此皆放誕無忌憚之甚。陛下不務責此。而乃責韓恐非所急昉亦何可如此責備。但以其有功盡力。在陛下所保而已。上曰。如文彥博等。既舉人不當。使責。安石曰。如彥博等。雖未可厚責。求未足事寵。上曰。彼皆先帝時爵祿已尊。責安石曰。如此。則嗣君於先王之臣。不復行法。恐無此理。當人既如此。近日新進又不肯爲用。陛下豈可不察。上曰。何爲其然安石曰。職事廢弛。但以孫覺訴於陛下。則必見保於陛下。大臣以形迹之嫌。亦安肯復究治其盡力。如呂嘉問、程昉。則必爲衆非所攻。不肯安職。不知人臣何爲而盡力。上曰。如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狀比衆人。合特數官。即才特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數處置獄。豈得謂足且陛下前日宣爾程昉侍中書知察方能盡力。臣比見昉數處置獄被劾但能令人莫息而已。昉乃爲臣言。不須爲昉深辯。但令昉得罪。進一兩官哉。被侍廢蔡誅識自然息。恐不然。即紛紛未有了時。昉但得爲朝廷了公事。利澤及民足矣。若因此侍廢。昉亦能營生。必不寒餓。稍公不須過憂其言如此。乃非侍中書營救。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盡照明。則事功何由興起。如臣者若欲尸祿保位可也。若欲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可也。恭妹族當考。　丁丑。詔罷涇原蕃部養馬。先是令德順軍蕃部養馬。貲多而得駒及格者少。亡失責備。償蕃部苦之。故罷。　又詔諸路保甲。及江南西路槍手。並依義勇置籍。　詔前餘姚縣主簿李逢、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陵遲處死。武舉進士郝士宣。費新。李逢妻爲逢久棄出外。先沒官。度爲尼男女沒官爲奴婢。逢叔司農少卿、南卿姪分宜縣主簿裴、洪州推官敍前永濟縣主簿顯並先眞流。先秘書丞逵。先沒官。並除名。勒停。遷送湖南編管。姪冀先決配江東編管。徐革妻男女弟並沒官爲奴婢。敍配湖北編管郝士宣父左侍禁貴除名勒停。潮州編管。母妻分配廣南編管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并沂州千繫官司理院。勘鞫不當官吏。及知彭城縣陳暘尉

賓士除並劾罪。以闕內知情不言人。並編管。逢革士寧坐與趙居結構謀不軌。未唐吉發。逢等誅。而暘等不察。及寬周軸推治待實故也。又詔京東西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趙濟降一官。東路轉運判官大子中舍李察、侯磨勒四年。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國子博士張俊、禮降一官。前通判沂州司門員外郎周尚、錫勒停。判官揚緯、推官王中正、司理參軍鄭廷各追一官。知彭城縣殿中丞陳暘追兩官。並勒停。　軍器監奏。自置監以來。比之舊額軍器數十倍。少亦不減一兩倍。漸見倫緒。惟是在京上等人匠。並差在御前生活所。以此有妨製造。今據中書批問事件。謹具分拆下項。添修創造衣甲。共七千八百五副。比未置監已前。共增造四千八百九件。尺工一十四萬七百餘工。御前生活所。不係本監統轄。已自朝廷取索人數比較造箭一百三十八萬四千餘隻。比未置監已前。增造箭三十三萬三千五百隻。多一萬七千五百餘工。內費剩工二十一百二十一工。并學置添起造已造箭工限。向去所省工料不少。弓弩造到工限。比未置監已前增得二萬九千二百餘工。上批中書樞密院。可再子細看詳軍器監所具析。未知依與不依得朝廷問。其有內稱即向去所減工料不少之類。不審是何成績。及即目如何考驗。令且於其中比較軍器監與御前生活所所造較弩。軍器監每副二百六十一工八分七厘九毫九絲。御前生活所六工六分四厘五毫六絲。已上見御集第六十七卷。五月十七日。王韶言。陛下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向來軍器監點檢內臣折剝弓弩。自此成隙。今卻以內臣比較。接軍器監則內外相傾無已。上曰。比屢詰軍器監事。若不比較見事實。即中外更以爲聽小臣譖愬。令比較見事實行法。乃以明曲直。王安石曰。誠要如此。若每事分曲直明信。誅使功罪不蔽。則天下治久矣。上曰。如程昉敢向前勾當。求爲中書察知。故敢盡力。如昨來衛端之誅滅。陛只合科杖罪。拔特追兩官。內小臣有罪行之。必不肯少貸。安石曰。外臣若如衛端之徒。卻許多官物。亦未嘗有科杖罪致卻者。如程昉亦恃陛下以公道主張。故敢盡力。然比前商偷惰之衆人。則其危治亦已甚矣。此如昉者衆之所疾。有十件罪發。未抵別人一件。緣別人更相容庇。如昉則衆共攻之。若非人主保庇。即何由自立。不知大臣執政。於內外庶官有何適莫但內臣即要深行。非內臣即使未減。如此用心。必是爲人內懷姦惡。利害欺罔人主。不知如此人。陛下何故使之執政。上曰。如卿有道。豈肯如此。然他人豈見如此。已上見日錄。五月十五日。今并書。王韶又言。軍器監事不須比較。上以爲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誠然。庭有直也。朝廷治事

惟欲直而已。若不考校，何由知其枉直。若為其有勞，且欲含容，亦須待考校見曲直，然後計其勞與罪孰多，加恩末減可也。不然，則無罪之人或蒙譏謗，乃誤受含容之恩，而實遭誣汙之累矣。已上見六月三日。今并書。他日又進呈軍器監比較文字。上曰：如御前主活所改變搭瓦省功，豈是有指揮令軍器監不如此改變。安石曰：自祖宗以來，只是用全木為搭瓦，今御前改用木合成，即未經外廷試驗，經久牢固比舊如何，假令比較與舊牢固一般，又省費，即御前主活所可奬，軍器監官負乖為有罪，以所進搭瓦是祖宗以來承用法式故也。如昨來三司有人言造三龜留滯，言事人二年甚困苦，而不為之定奪，及中書差官試驗，果有利如此，乃可以責三司。然朝廷亦不責三司也。今搭瓦事，又未嘗有人言此利便於軍器監，而監官沮抑不行，若比三司，尤不可責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一日。今并書。　上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匹夫亦須令自盡。況勾當主活所使臣。安石曰：御前主活所使臣，何緣不獲自盡。中書既比較了，便送與看詳，彼自不肯看詳，不知令比較官如何措置。陛下若尚疑未盡，即容臣等檢尋文字，子細進呈。上疑比較不盡，蓋比較官向宗儒與主活所來用臣有隙故也。上曰：如主活所支實錢，只令依實比較，然卻言緣主活所支食錢已朝廷群的指揮，使取工匠狀，若支食錢亦乞依得主活所使憑虛比較。安石曰：若謂御前主活所使臣嘗陛下近習，當依違之，則誠如聖旨。陛下於宮中固宜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即有司如此比較，不為過當。且軍器監自然支得食錢，即亦違得如何，抑亦辭以為違不得，若依所乞，支與食錢，得後違不得，然後重罰，彼亦何辭。若未見其違不得，即令用其說比較，兼已依實比較，然後別更作一聲說，如此比較，非不平直也。翌日，進呈比較文字，照驗甚明，上乃大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四日。今并書。比較軍器監事，具載本在閏四月初三日。今取御集五月十七日并日錄五月十五日、又六月三日、又二十三日、又二十四日，前後所書，並如寔綴刪削。附見五月十七日御集第九十八卷，有關比較鞍轡取除者一道可考，四月二十八日上批斬馬刀局云云可考。　御史蔡承禧言：臣訪聞自昔軍器惟藉三司胄案一局，近歲遂立軍器監以專之，自昔修造之局惟藉修造案，而近歲以將作監專之，故三司之財用固已多為二局之所靡，然以已成官局，粗有條理，日月寖深，不可移改，而又聞有鞍子所、斬馬刀所、御前主活所之類，凡百司之所取索，至物用之所經營，所藉不領於外廷，而所靡費難於會計。訪聞其間，不過製造軍器而已，夫所謂御前者，講造

德於上，決邪正於下，蓋天工，熙庶績，乃其地也。以令主活工巧而奏出於上，則御前之所為，何必兼小臣動以御前為名，百司莫敢違拒，工料過有靡費。斬馬刀之局，殺監官者數矣，蓋由小臣獻議，因令莅之，日趣工程，不計勞弊。臣伏乞投以法式，悉付所司，庶使課定之料皆有常限，財不耗靡，人寡勞悲。其後承禧遷開封府判官，又言：臣竊聞開封府準雜買務牒送赤石子行人郭文德狀，一行人赴府，行遣為不供應御前主活所須索羖羊毛長一尺二千斤，開封府雖稱市中無此羊毛，牒還本所，此雖小事，誠不足論。臣伏覩陛下即位十餘年間，德澤於天下，無豈每興一利害，官吏不曉法意，微有侵擾，悉皆必行，無有寬容，以此天下之吏，不敢擾民，而民得安於吏治。今都城之內，求長一尺之羊毛者千斤，此必無有，不言而諭。臣深慮其託御前主活之名，追索所無之物，於市中行人，畏懼因緣為姦害物者大，臣欲乞令後御前主活所下行索物，並下三司選官一員相度，合用并京師所有之物，奏覆方許下行收買，所貴所司不以無有之物困苦下民。承禧，十年五月罷御史，除府界提點。元豐二年二月，改府推，三年六月遷府判。承禧自江仕府判日，密有令奏所聞，具有此狀，狀稱陛下即位十餘年間，必在熙寧末元豐初也。今并附此四月二十八日可考。　戊寅，戍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師約為汝州防禦使，用壬申詔書磨勘也。　工部郎中、直龍圖閣謝景溫為江淮等路發運使，景溫辭行，留判將作監。此判將作，在七月十一日，今刪九。呂惠卿云云，見九月二十六日。　知曹州劉攽言：知濟陰縣羅適以磨勘時當展考，追還著作佐郎，吉羅知縣事，適治縣有政績，乞就除職官知縣，從之。後復以監司為改官再任。元豐元年閏正月戊寅，攽又薦適。　上批：河東一路，聞於戎虜，其民風俗素號忠厚，加之力穡勤儉，習尚材武，朝廷若稍加獎勵綏息，足以自折一方，比來災旱相繼，民力憔悴，殆無生理，即令飢民不少，自四月後官罷糴米散粥，人情皇皇，日就死所，若不多方賑濟，豈惟數十萬民命可惜，緣此一路戶口，必致離析蕩散，將來何計可得完復，其速議所以措置條目進呈。遣太子中允、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曾伉，祕書丞、知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措置，仍出內藏庫銀絹各二十萬，易司農粜賑給之，并以賑河北西路飢民。　是日，韓絳請去位，稱疾不出。王安石白上，宜罷劉佐，以慰絳就位。上難改佐事。安石曰：復有大於此，則不可容此，監當小臣，若固爭致絳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聽罷佐，遣使持手札諭絳，令就位，絳復起。　呂惠卿欲出宣撫諸路，上不許，因言令府界事多不治，且治府界為天下法足矣。　己卯

提舉熙河路買馬司言虞部員外郎汲逢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宗捷買馬
及萬四千六百餘匹詔各進一官　辛巳太原府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
范鏜睦州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練亨甫並為中書習學公事兼修條例
熙寧政錄鏜刑房亨甫戶房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詔中書自熙寧以來之朝
三政史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五月二十一日詔后録密院者令中書
取索一就編類此即熙寧政録也　入內押班李憲為勾當皇城司　詔雄
州增募歸信容城縣弓手以五百人為額其本州雲翼兩指揮自今更不
招填候人數減及四百人併為一指揮　江東鈐轄司言信州弓手揚超
與賊吳尹鬬超并槍走衆潰中書擬配超汀州牢城尋批因其退走致死
傷人不少可配廣南遠惡州軍遂配瓊州　壬午王安石進呈曹布案言
布合追四官擬案甚明而法官但追兩官尚有兩事合各追兩官而勘官
不坐月日不知事發先後若事發更為罪又合各追兩官呂嘉問乃無一
罪可書韓絳言此勘不盡安石曰若勘不盡如何却勘不合書罪之事又
妄引刑名斷罪閏韓絳看此案問難甚悉絳非滅裂此獄但求姦濫也絳
不察見爾又進呈馬珫范純粹所爭絳為純粹釋解上不聽令送御史臺
取勘珫純粹所爭何事　甲申熙河路安撫司言蕃官殿直項埋與毋彬

羅疎并家屬走西夏其項埋已於蕃市攺遷處新項埋妻悖麻迫脅赴通
合原乞以悖麻并其家貲賞告捕者以誡蕃部從之　河北第八副將威
衆言馬射六事語景即武學習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諭以所陳六
事并下五路經略司及將官依此教習軍馬六事者一曰順鬃直射二曰
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蒸各為說以曉習射者
乙酉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直史館陳汝羲提點醴泉觀初御史蔡承禧
言汝羲庸下凡近不可任三司判官既而汝羲自請罷故有是命是日
三司使章惇奏屯田郎中李陵可代汝羲已批令早中書方待指揮除汝
羲宮觀何故三司已舉官遂寢其奏　詔諸路州學教授不職委國子監
奏劾　司農寺言未行役法以前并前舊重難分數錢雖已降度僧牒紫
衣敕及賣馬準折償之大約十未還及二三卒當用見錢給還欲降指揮
許以在京市易務金銀物貨及中外官司物之不妨用者移那充償其常
平積剩斛斗亦許於闕之時月準此支酬從之　右班殿直勾當修內司
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縣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
隄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甓築成虛隄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詔
琰管勾罷勾當修內司依舊兼𢌿護惠民蔡河京索金水河斗門隄岸河

道令開封府界提點司提舉俟灌溉有實保明以聞　丙戌命知制誥沈
括寶文閣待制李承之詳定一司敕初議差王安石提舉安石辭以無脈
請用括及承之上曰善　司勳員外郎范子奇為河東轉運使王安石前
擬不可至是乃依所擬　太常少卿劉忱知鄭州　淮南東路提點刑獄
太常博士虞太熙為祠部員外郎陞一任以前提舉兩浙路鹽課增羨也六
年六月十九日已陞任特官七月九日權發刻　宣慶使利州觀察使入
內都知張茂則為景福殿使　入內供奉官宋用臣直批聖旨下將作監
差兵匠三百五七折修殿前班有司請劾罪明日詔用臣傳宣非直批聖
旨既檢遣發文字司勾當上壽未史罰去以為事小令改之　詔與修水
利工役大者縣守臣申監司文割公事與以次官詭躬諸被案驗其往復
日數以聞從知舒州朱公綽請也　丁亥命王安石提舉國子監翊日詔
罷之上曰主學務變貢舉法將以造士令判國子監亦自相率舉士入不
務為志學則他時風俗復何所望翰王安石曰卿與提舉則士人自然化服
安石固辭上固令為之望日入固辭乃寢其命　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
同群牧使改判將作監　中書言同州朝邑縣界因都水監丞王孝先淤
田約水不住壞民田苗乞候將來酬獎日取旨仍躅被水戶夏稅從之

御史蔡承禧言聞知穎州孫永以馬一匹入市騏驥院元直六十千而請
官直百六十千或言永座主班行名貴與班行自貴入官事雖不明
已考實請奉牧司根究以聞先書言之　三司言兩浙轉運司見施鹽法
監息大虧乞委官取逐官到任後鹽課比遞年虧損節限降詔三司取熙
寧八年上半年前鹽課對比前界提舉鹽事司增虧以聞　詔廣南西路
安撫都監劉初落衛營先是經略使沈起遣初引兵趨五城州置城寨關
道路既至蠻人出與官兵格鬬互有殺傷其後劉彝代起奏初釁事將不
親來應怯懦避事已詔初衛替而起以初嘗有功且會赦為初辨明宜收
功補過故有是詔　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僥幸并及呂惠卿是日
進呈二十七日　上曰經義所辟檢討劉谷谷必通經義惠卿言其人有
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聞其有行但不識之上曰檢討須有補於修經
不然雖有行何補有行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承禧言升卿辟谷與官係令
教小兒而已安石與惠卿供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前此亦屢有此
言且為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韓絳王珪不入安石獨奏事上曰卿任
事無助極不易絳須令去不然扇動小人君無已大害政事安石固留
絳請待其復來拒絕之未晚上又以為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

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於意。上曰。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
佳士。如卿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嶺事乃極
怨括。安石曰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人人所知。真是士人。陛下當
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近。惠卿屢爲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
上曰。大抵兄弟想好勝忌能。前留身極毀練亨甫。亨甫願擬詧曉事。觀惠
卿兄弟。但才能適已使忌疾。安石曰。升卿等亦屢爲臣言練亨甫。臣亦屢
勸彼令勿如此。遂欲廢人。但見彼作姦明白。則正論自不容。若於未有事
時。但疑其將爲惡。遽廢棄恐無此理。因爲上稱呂和卿溫良曉事。又爲上
言承禧言升卿乃相怨惡。在升卿亦無他。但不允經肆往往開論議及承
禧誤致其如此。不然則承禧所犯何至如此深切。乃言須竄之。衣可謂寒
心。其言深切如此。必生於忿懟也。又爲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纖
介見於辭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對惠卿數稱臣獨無適莫獨
無私。則惠卿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曰今安石數勉惠
卿就位。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數勉何補也。又明日進呈
升卿分析。上曰。升卿材能難得。安石曰。據分析事實亦無他。上曰聞承禧
嘗往見升卿。升卿拒不見。安石曰。升卿致人怨排但如此類。餘亦無他。上
因言欲令升卿作方面如何。安石曰。升卿材能何所不可。然都未曾作官
且更委以事。令其練習乃佳。它日上又謂安石曰承禧言升卿言令惠卿
堅卧十日。將廷自遂。臺官果否。安石曰果如此。承禧何自知之。此必妄說
耳。七月二十三日升卿乃罷。因子十一月一日升卿始出。　詔應武舉人丁
憂許就試。令要五月二十七日事。　戊子。罷修經武要略。　詔川峽四路
知州通判四路人差攝不得以本路人爲代。　己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
判官業康直往鄜延環慶路賑濟飢民。　詔飭前司教馬軍使臣不許請
處乘充外任差遣。衛泉九十七卷可參考。七年九月十九日。詔。　衛尉寺
丞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勾當公事李公義言先乞用船三百隻濬大河
中流令水行地中。今且乞用船五十隻鐵爪五十副。役兵四百人。自北京
至海口。驗一遍之功。乞遣官打量河道深淺。濬果如所陳。即增船至二百隻
詔都水監應副。九年九月丙人中書云云　是月。改峽州馬務堡爲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　一送

宋 寧宗五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　壬午置湖
南溪峒總首。　戊子。龍州蕃部寇邊。掠大崖堡。二月庚申。夜。蕃蜀水寨。統
知寨范浩膺其家。蓋浩首罪。土豪絕其傳易故也。興州帥吳曦命王鈗李
好義討之。七月鈗命好義等以選士二百人深入。己卯。既渡大魚河。庚辰
旦。夷人望見官軍即走入青。官軍進之。斬八級。夷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
還。獎其部帳夷人怨。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日既。好義等僅得濟
河。是日辛巳。遣王鈗永寨。壬辰。夷人約降。判置司不敢決。八月丙辰以其
事中樞密院。大略謂不即受降恐失事幾。誘而縛之。又傷大信。未報。判置
司恐夷人再入。九月戊辰。以便宜檄都統司納降。乃再申樞密院。大略謂若
更延延。恐蕃部生疑。兵連禍結。亦未得旨。　甲午。張巖罷。　丙申。陳自強
兼參知政事。　丁酉。雷。　戊戌。幸太學武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
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
推恩賜帛有差。　袁說友參知政事。參知政事自乾德已來。止除二員。或
一員而已。是春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爲參知政事。既命陳自強以福七
兼攝。又除說友。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自強以負外兼此。亦國朝
所未有。嘉定初。人命雪孝參要攬。撫論。亦三員。遂爲故事。　傳伯壽簽書樞
密院事。伯壽以老病不能拜。辭不拜。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典州。　二月。
己巳。册皇后楊氏。　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再竄王德謙于新州
是歲八月。死于貶所。　三月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興爲軍李運言兩
淮鐵錢交子利害。詔戶部相度以聞。　尋以有司言宜置官講求會子
鐵錢利害。詔戶部併行相度。　四月丙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命
料運司收民間鐵錢。　久雨。丁丑。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係囚。　乙酉。幸
聚景園。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福州言瑞麥生。　乙卯。徽宗
孝宗王牒光宗實錄成。陳自強等上進。　五月戊寅陳自強爲右丞相。自
強既拜。首除蘇師旦定江軍承宣使。時人有周筠者。本韓侂胄家蒼頭。亦
胄以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擢任任師旦之亞。人有李士
謹言。初爲侂胄直省官。亦用事。侂胄將師旦爽斬。謂士謹其添嶺南。李
心傳曰。在京職事官修甚溥。宰相不滿四百千。下至于監官。纔五十餘千。

都城物貴，不足於用，歲時節序，浙路諸州皆饋酒，率霑之以資費，猶幸執
臺諫不敢以臺酒饋，由是為臺諫者極貧。淳熙中，王枚為監察御史，月俸
六十緡，其尤貧遣大。議月以十緡助之，迄不能也。外方牧伯，一武除致饋
聞於當路，則公議勝沸，斥罷隨之矣。如楚帥銀黑白與淮東總領金注使
之類是也。自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
以為詫。其所用如陳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是時饋酒
於宰執臺諫之門，率以千計，又之惡其鄉重，則又折以錢，故一為臺諫者
皆致富。嘉路某司夫，余嚞使命也，一日枉道來拜，自言南士持節者得
之入都。問之，曰：某官命押信匣大小五百七十枚，未奈馬耳，余甚駭之，且
不信。居數月，果根櫃狀之命，某年某月也。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 不雨。 庚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釋杖以下。 六月，己酉，降大理三
衙臨安府四罪一等，釋杖以下。 秋七月，辛未，造戰艦，出封樁庫錢十萬
緡，命殿前司造。 壬午，罷三監鑄錢，州失漢陽蘄春。 白虹貫日。 癸未，
禁抑納逃賦，降旨江浙州縣。 乙未，上光宗皇帝徽號，循道憲仁明功茂
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十一月，壬申，上冊寶于太廟。 八月，戊申，
置四川提舉茶馬，二員，分治茶馬事。吳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乾

道中，自都官郎官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統制，每矣秋人。孝
宗知之，便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變，故降為集
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復命出守，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
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曦為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與任使，曦數陰沮
之。總憑以為某，時朝大成為茶馬，盡投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
直，舊例，買馬必四赤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赤一
十兩已，其至軍中見者僅衆。朝廷昔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
詳納賂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
張，其若俊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俊者奬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
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待若可損其
直，故以馬貽入市，試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召
輅至樞府，侂胄見之，立語少頃，人望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略以為茶馬司
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大武官各一員，令二省
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二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秘閣知瀘州王
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城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宣帖也，即日
以叅司舊官印視事，于其屯，又以送更積賴，於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

補齊長以老，自紹熙末，茶使視事皆中知制司，總以身為從官，用故事不
復關白制使，謝源明怒，會侍御史罷報，即追還進入械所逮二卒還軍中，
總大沮。然猶得知潼川府云。時吳烈廟初成，總身至武興，以謁廟為名，與
職樂飲結驩而去。輅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潔蕃道梗，難倖致為詞
馬。輅眾于後為殿巖。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事。 甲
子，詔比較瘦死因。詔刑部歲終比較其數而殿最之。 九月，庚午，袁說友
罷。 壬申，立莊文太子後。孝宗之長子鄧王愭也。立為皇太子而薨，無嗣，
至是立宗子希瑧為之後，更名擴，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明年二月丁酉，
置小學教授。 癸酉，禁毀錢改鑄。命坑冶鐵冶司毋得毀私錢為銅。 冬
十月，庚子，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
院事。 丙午，命閱民兵。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丁未，大
風。 戊申，龍州蕃部降。李蒙大者，率其徒二百，至洞水源數子龍下寸居
楊素委江油令馬宗諒，與王毅往受其降。夷人獻六十爲禮。庚戌，制置司
被旨，以蒙大元係漢人，竄入蕃界，結誘使犯，罪在不赦，即與大州番部不
同。甲寅，制置司復奏夷人服罪投降，倫於北時溫邵，恐數窮必噬，反生後
患。明年正月，壬申，得旨許之，制置司尤恭夷人開長封椒約三百里，從獻

水絣木砂窑一處。既遂言此皆夷人養生之具，恐難遽受，又慮別生希望
引惹邊釁，猝未寧息，已勝給還蕃部，亦許之。於是犒夷人錢引七百緡，撓
三將士皆受賞而歸。湖天軍二百五十人屯洞水寨，通舊為四百五十人，
乙種定寨夷官給軍器，五日一閱。及於乾坡漁溪洞水三寨之側，築小堡
三十，徙並邊民戶口二百四十住居之。乾坡寨在平地中，無險阻，王毅又
請於其前築水碓山寨，以為戍守之所，朝廷皆行之。自是蕃部稍帖息矣。
十一月，甲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是歲始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廟
主來主。 赦天下。 癸未，大風。 己丑，更定選人改官法。言者又請選人
曾歷監當獄官縣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制，許
執磨勘。吏部引見，以八員四川換給以三員為額，於是東南應格者，不昇
浮四人，川路應格者，率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請更其律
已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書四五十人，豈無一
為之動心者。始以今歲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略可見。詔吏部長貳詳議，特
先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黃 由遂兼尚書，乃奏已歷上件三任通成
十二考，止用常員舉主二員，若係舉主關陞人，更減一員。開禧初，言者又
指其洗律，乃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堅守， 孝宗立定八十

負之類。其嘉泰以後積考減負千言擇。更不施行。庚寅，復置福田居養院。命諸路從本常平司主之。十二月辛酉，詔戒將帥掊克。是冬，金國盜起。慢朝見乘其隙，啓邊聚糧，增戍且柴，襄陽府信陽。朝廷聞其事，即起參政張嚴帥淮東，丘崈往松帥淮西，並以嚴揚州人，松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帥浙東，侍武帥鄜延。丘崈後傷邊䉼閒慢，不能任，乃改丘，乃居建行為此人雖一宮知婺州於是大臣無有行者。遂以李奕為荊鄂副都統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奕言世將家，當為戎帥。時松及崈不免乃辭，改命廣帥薛叔似，而叔似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侍郎宇文紹節代之。辟置參謀，皆非專制。又徙辛弃疾以次對守京口。起資政趙彥逾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金陵，及之不欲行，乃命崈以直學士代興留鑰。其閒邊蒙蓋自此始。是歲，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朝廷雖有旨擇，然遠方自知。明年夏，馬使彭輅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踰兩月。自入境迎送，以至折俎贈行，以諸幣錦帛書籍藥物。計之所得數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甚一飲，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十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鄜路監帥司尚不與。是歲六月，復漕自成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趙備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送還迎送公用水腳之費，各司為數千緡。當無所謂壓境錢者。謝源明始創之。趙元不離城中，而亦受壓境錢。雖人可笑也。建康以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戎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宮大內鑰匙，宦者與焉。每歲時留守，挾行殿中，宦者輒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于賓位。東正獻公為留守，斥去之。其後范致能遂復其舊。　命監司郡守申交割數，以見實實數中尚書省。　是秋，王勲以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移本路安撫知瀘州，而張演代勲為小漕。勲，普原人，與演居同郡。先是演之子紹曾監利州稽軍酒庫。演屢以舉削懇於勲，不許。會勲為其子什邡丞，詢于兩憲漕伯成舉削。伯成答云：此削總卿以屬利州張監庫，業既許之。若能舉張，則可奉萬。勲喜，即命吏書紹曾奏牘。且急飛書報演。已而知伯成所為，乃監利州大軍庫張燦，非紹曾也。遂亟更奏牘。演以為伊己，大慽之。及演命六班迎管徑行。勲亦遽降還于近郊，相見寒暄而已。勲將去，以漕司所積兵錢十萬緡入備邊庫，言于朝。演言自備邊外，漕司寸丈者，才為錢十四萬餘緡。而大川廣兩總司鼓甚夥。臺諫不直勲。四年正月壬辰，有旨，成都轉運判官趙善宣究實。趙言前知遂寧府，於漕司為所部，有嫌，勘問之，自言所欠兩總司綱運，自有列郡未撥窠名，非漕司錢也。戶部以勲為是，併演嘗佳撥大而已。趙漕章未報，六月，勲以病卒于瀘，既而趙漕抄西路，李𢘆代之。挾驗，以勲為直。制帥程松上其事。演時已罷，人坐削二官焉。　初以諸司官理通判，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考理。當通判時，張孝伯之弟孝仲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成州。明年，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本寶虞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漕幕催守大寧，並用此例。

四年甲子，春正月乙亥，大風。　庚辰，殿內侍甘昺以罪貶信州居住。昺，昇之弟也。上過德壽宮，昺與有力焉，頗貴寵。　癸未，日中有黑子。辛卯，雷。壬辰，雨雹。　西浮洞逃軍為亂，破大昌縣。廣西經略司以為言，遣兵討平之。

是月，盤量關上積糧。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廣吏率全其腐輸以相使，至于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界官吏失點檢之罪，並特免。時陳祥總賦，遂降度牒歲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辛弃疾贊開邊。弃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韓侂胄大喜，遂決意開邊。　二月壬午，蠲臨安府逋負酒錢六萬緡。　己未，立試刑法避親法。　庚辰，夜有赤氣亘天。　三月丁卯，臨安府大火。其夜二更後，行在

糧料院後八作巷內，右丞相府。大理寺官劉慶家遺火，自太廟南墻外通衢延燒糧料院，及右丞相府、尚書省、樞密院、制敕院、檢正房、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惟存門下後省，及工部侍郎廳。次燒萬松嶺清平山仁王寺石佛庵、樞密院親兵營、修內司，延燒至學士院、內酒庫，及內中宮門廊屋殿步司。諸軍官吝連夜救撲，大勢未已。有旨，宣殿步司諸軍分撥入內，併力救撲。諸班直禁衛等守內百司。百官守局，侍宰臣執政太師韓侂胄，皆在太廟指揮。步帥李郁用心竭力救撲，不得燒至太廟。侂胄以重賞許諸軍。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廟廊屋。　祖宗神主冊寶法物，皆移寓壽慈宮。仍開候潮門，宣入殿步司城外軍兵救撲。是夕，百官之家，皆往都亭驛避火。火及和寧門外，焚權子門。戊辰旦，和寧門鴟吻上火忽起，殿前司中軍第二將搭材隊白身移用張隆，用飛梯登門入上屋脊，持短斧擊鴟吻碎之，煙遂熄。詔以隆為承信郎、殿前司準備將，賜金十兩，坊錦二匹。侂胄人賜隆金七兩。時火西至三茅觀大門南，至御街北，至太廟巷上，及七寶山，一帶所焚，居民甚慘，至未刻乃滅。有旨，日抄劄被火及燒屋之家，人賜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之。許從便暫住城內外寺觀居止。三省樞密院，及陳丞相家，皆寓都亭驛。六部寓傳法院已已。御前省賜諸軍犒賞，執政以下，欽車

駕過壽慈宮。不果出。是日太皇太后生辰。先過宮上壽。詔商販竹木。令兩
浙轉運司免稅兩月。己酉。用禁衛國子。從祖宗神主。奉遷太廟。庚午。御筆
因祿爲災。亭戒不遠。可避正殿。令學士院降詔罪己。癸酉詔曰。朕焦勞庶
務。宵旰十年。賴民俗狩[?]索之危。獲位凜墜水之懼。皇圖增壯。甫還昔日之
觀。回祿挺災。後值季春之月。屬乖撲滅。雖致延燒。豈謂春於三靈。迄肇安
於九廟。余民庶之焚燬。暨宮寺之蔓延。朕咎何辭。緊予不德。退省菲涼之
質。敢忘戰慄之思。書焚室以克任。用廣反衷之澤。務側身而修行。奉嚴避
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毋輔躬沖之不逮。庶幾建業式迓休祥。於是特
進右丞相祁國公陳自強。引罪避位。疏三上。甲戌。御筆。回祿爲災。延及官
寺。卿當輔朕。講求闕政。以答天意。卿欲少去。朕何賴焉。老成重德。中外具
瞻。仰體至懷。毋復有請。自強乃率百官拜表。請上御正殿。曰。沴雖作於彝
飲。咎實因於黎獻。譴譴出出。本徽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東謙光之德。數
百辟疚官之罪。下十行責己之書。萬家勝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安
之如故。神同時享。顧觀望之猶遠。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朝。詔
不許。又上表曰。災降於天。應收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焚北
寺之貴門。乃亦協陰之變。上帝警其察之失。聖君非逆德之招。與其側席

以焦勞。孰若宅尊而靡置。猶不許。自強等三上表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
星而尚赤。閼伯配炎精之祀。既主於辰。商人閱書紫之生。每由於火。在數
難逃於已定。得災惟取於交修。就令入奏於廷英。曷若會朝於北禁。許之。
先是二月庚申。夜有赤氣亘天東北隅。太史局言應在魯徐分野。至是火
乃作於都城。丙子。侍御史陸峻言轉攸之變。起於民居。三省六部。所存無
幾。道及太廟。後及宮城。都民驚駭。宗社震動。此豈盛時所當有哉。以人事
觀之。四方刑獄。動經年歲。參案不下京都。貪墨之吏。雖以罪去。不傷毫毛。
恩賞貴乎平。令則惟勢與力。是則刑法貴乎當令。則惟勢與力。是命將帥
行一切之政。守令求利。廉有貳遺。此皆不當乎天心者。望陛下與二三大
臣救弊而更圖之。時知臨安府王[?]。兩浙轉運副使陳[?]。亦待罪。詔放罪。而步
軍司統制統領官何友寨等七人。以救火之勞。各進官一等。其統等十八
人各減二年磨勘。已而府尹言大程官劉慶者。是日他出。其女遺火。而都
人張三潘乙不即救護。詔慶女杖脊鄰州編管。慶及妻王與二鄰人。皆杖
一百。而慶與王。以老聽贖云。　嘉泰之火。陳自強爲右揆。及其府主簿
史。請免輪于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能言。繪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
是素索無子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昌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郗殿

前可謂號令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焚渠欲五十矣
撤將伏。遺失一金注碗。衆傳而退。事定。韓侂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
於火。可待須少助之。於是侂胄首遺萬緡。而諸公賂遺踵至。諸道及列城
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
議不明。臺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
以來。未嘗見此一火。　壬申。禁貨責軍器。　辛巳。立添差及祠廟限員。
夏四月甲午。頒命內外諸軍詳處紀律法。　甲辰。許及之罷。　賑恤江西
州縣水旱。　乙巳。費士寅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勝出
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詔革選舉弊。詔曰。朕惟選舉之法。所以公天下。
而權要之臣。徇私徒嫌。請囑旁午。奔競日滋。寒畯見遺。乃者訓敕屢申。曾
不知畏。今當必行。以儆中外。其有輒遣私書及受致書不以聞者。重寘于
理毋貸。　罷前司兵關。軍士與郡檢司卒鬪。擊破民家。詔捕之。主帥以下
論罰有差。　五月乙亥。詔舉將材。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三人。不知所舉
者坐之。　追封岳飛爲鄂王。　此寓開邊之意。　六月丙申。置諸軍帳前
雄效。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上其數于樞
密院。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爲千人。　十一月庚申。令諸州置樁軍儲。

增平三月。以淮西安撫司所招軍爲強勇軍。　是日韓侂胄。卻生日賀儀
先是慶元三年。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寶文閣
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
度而預爲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桌十副。之。權工部尚書。獻真
珠搭檔十副。尤雅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
至。出小合曰。寒書生無以爲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啓之。乃粟金滴桃小
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慙沮。至是韓之書表司。草本使太師郡王鈞旨。
十月五日生辰所有諸路監司帥臣州郡賀禮書信。依年例並不收受。如
是送到。定行退回。仰逐奏官疾速備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卻四方之饋。未
有自秦邸行下諸路。如此者蓋僭也。　開禧三年。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
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
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泰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
辰。仰祝鈞壽。　壬寅。集議裁抑濫賞。詔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　八月癸
丑。詔自今以恩賞進秩。歲毋過二官。　壬子。核諸州樁積錢米。詔諸路監
司覈實。上其數于尚書省。　秋七月不雨。甲子。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
及諸路決繫囚。戊辰。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己巳。命諸路提刑從宜斷決。僦

闕內外諸軍所負營運息錢半未。闕兩浙閩兩州縣通租 戊子。修保伍
法。命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 開禧元年七月。詔諸路提刑提舉
保甲 八月乙亥。皇帝王勝成。陳自強等上進 甲辰。賜范祖禹謚。曰正
獻。 癸丑。蠲紹興府民身丁。詔殯宮所在民。蠲身丁錢絹綿鹽 丙辰。除
靜江府昭州折布錢 戊午。張孝伯罷。 九月丁卯。更定捕盜改官法。有
司以為請。詔侍從集議 明年正月。重定選人捕盜。賞為二等 冬十月
庚子。張巖參知政事。 十一月乙未朔。詔使宜發廩。兩淮荊襄諸州。過山
東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日以聞 壬申。白氣亘天 十二月癸巳。詔
宰執兼國用事。詔曰。朕仰惟祖宗。委任三司。專總邦計。故能周知源委。
出入有常。今之財賦。各歸戶部。而事權散殊。不便相通有司出納。莫可稽
考。史載昔唐重用吾民。朕嘗有意變通。比覽臣僚奏疏。因思區畫。其遵孝
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
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屬。俾顓其職。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
出會計。而總覈之。庶幾名實不欺。用度有紀焉。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
士寅張岩。同知國用事。 明年二月癸丑。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于
諸路轉運司 開禧元年七月。韓侂胄兼國用使 乙亥。詔改明年元

壬子。崇州縣挾私籍沒民產 甲辰。再蠲臨安身丁錢。三年 是歲有上和
六部架閣非闕官勿除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紹
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留部二年。然後昇
而藏之。又八年。則奏之金耀門大書庫。今金耀無復案牘。則悉藏之架閣
矣。主管官號掌故。擇選人有時望者為之。例為編刪學官之選。近歲濫益
輕。至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至是有旨。非闕官不除 有選人家聞者
其父與陳自強有舊。至是入都見自強。求為掌故。自強對衆屬聲曰。外間
豈不知近者。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為之嗽譜。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
由他徑而得者。問之。余已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
耶。其人卽生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見耀老目。
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貺。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衆金壘
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十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 嘉定八年七月
又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總所拘監司等綱運。嘉泰四年。刑部員外郎
劉述提舉江東常平公事。坐章見去。而湖廣總領吳獵申省云。述欠本所
綱運甚多。請留之打算。述竟行已到鄂渚。朝旨下。盱移徽途罷此。亦頃所
未有。述武都人。淳熙七年初改京秩。以試中大法趙丞相用為詳事。蜀人

郡之。鄉會斥不興。未兩月。黜知雲安縣通判施州恭州崇慶府。慶元末。知
廣安軍。用李鈞事迎合求說。友。以此得召。說友罷。述亦坐黜。議者頗指鈞
事為言云。方鈞之敗也。先籍其家。得法書名畫珍寶之物甚衆。其後制司
始遣官盡拘其所有。吏因為姦。隱匿侵不少。計其實猶直二百萬緡焉
開禧元年乙丑。春正月癸酉。初置澉浦水軍。丁丑。詔以緣秩前司 壬午。
雨雹。 賜蘇洵謚曰文。 二月丙午。蠲臨安酒稅錢。積欠十八萬緡有奇
詔蠲之。 乙卯。雪。 黃黼罷。坐與臺官交章也。以朝請大夫江南東路提
點刑獄公事。追三官。送新州安置。先是楊輔自潼川召歸。至夔門引疾不
進。上奏乞祠。且移書用事者。力言兵未可動。拂其意。乃建職二等為顯謨
閣直學士奉祠。去年冬十月乙未也。於是監察御史徐柟劾輔實不病。復
奪所進職罷祠。公論大不平。時劉起晦除祕書省正字。甫數月。柟又劾起
晦。頃宰貴溪。曲法沽譽。有罷相位而過邑者。起晦率士人百餘輩。擱襆遮
道。且為不遜語。此十目所知也。柟所云。蓋謂趙忠定也。起晦繇是罷去。時十
一月丙戌也。黼與柟頗厚。使人諷之。柟不聽。十二月壬寅有旨。召黼赴行
在。柟遂劾黼貪黷當遣。民詞則捲官券數千兩獲判。臺臣則較肉餅二事
而責之。言多類此。疏入。遂寢其命。今年正月乙卯也。黼聞之。上章自辨首

論察官為內臺。刑獄之官為外臺。察官論事不得其平。外臺安得洗沒而
不與之直。次論柟狂託不行。所以貽怒者數事。其末乃云。侍郎楊輔。祕書
劉起晦二人者皆今之望人也。方藉以為國家元氣。楊輔召來。已到夔府。
佳滌未能出峽。起晦與徐柟向來同時。作縣相鄰。職事相關。一旦報怨。併
及二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恃其與柟有平昔之舊。遂究轉以言
勸之。由是大不相樂。韓侂胄見其章。大怒。陳自強退而批旨云。臺諫乃耳
目之寄。朝廷紀綱之地。黃黼敢於奏牘。妄肆詆譭。以泄私忿。有是責。黼
竟卒于貶所。人皆冤之。二人皆蒲田人。黼乾道二年進士乙科。起晦復之
子。淳熙五年進士乙科。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辛未。申嚴舉子倉。申嚴
生子弃殺之禁。仍令諸路主管常平官。月給錢米收養之 癸未。費士寅
罷。士寅既睽貴。乃為樞長。韓侂胄將用兵。士寅心知其難而不敢顯諫。會
興元帥趙介卒。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以微詞諷之。所答不
酬。侂胄怒。先是士寅有疏屬曰。費某家貧遠寄。士寅館之府第。其後稍為
姦利。士寅殊不知。會蜀人有行賂三百千。從臺中千軍壘者。命既出。費某
盡有之。同館者分金而不得。大喧。李大異時在鳳池。嘗倩數從官。入謁學
館。與賓次近。具聞其言。至是大異特此劾之。併及餘事。侂胄密示其章。士

實乃求去詠入除寶政殿學士知興元府於是眉人朱不弃監三省樞密
院激賞庫爲鄭友龍所厚士寅攝舟北關外急招之謂曰士寅此出未知
何以得罪於師王欲于侍御一詢之庶知過而改耳又慮夫諫次擊未已
此職名未可保全望侍御留意不弃去爲友龍言之友龍大笑曰知樞密
院事尚失之職名何足較然李伯玲再入太宇必與友龍商榷可保無他
即移簡侂胄言之侂胄答曰亦無他第前日嘗面諭令往興元乃不承當
耳明日不弃以告士寅士寅悵然曰此士寅愚暗之罪也前此師王第言
漢中要地須一重臣鎮撫若士寅請往即皇敢自謂重臣耶聿多謝侍御
及師王侂胄聞之意亦解及兵事起程松爲宣撫使乃使士寅潼川喻年
潼川大夫因請祠去知大學士滅起知盧州諫官論其宿負罷之然其自
爲右史至執政適當僞學之禁往往因事枚解侂胄頗從之當儀叟什士
寅適家居不與其事蓋始終全福者　夏四月戊子朔錢象祖參知政事
象同知樞密院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皇甫斌兼知襄陽府以
代李奕也邊事既起初命奕代鄭挺守襄陽至是奕自江陵副都統改鎮
江都統而以斌爲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辛丑日中有黑子　甲寅
派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道建寧府編管　乙卯大風　五月己巳
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毛自知等四百三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自知對策首論宜乘機以定中原因擢爲倫魁嘉定改元三月自知降
先啟試第五甲以首論用兵也　復淳熙薦舉改官法本末詳見慶元六
年十月嘉定三年十一月　李心傳曰薦舉改官法本嘗不善也患在乎
士大夫以私意汨之耳開禧末李仲衎爲益部刑獄使者有舊舉將之子
以職司狀爲請仲衎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與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
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爲託者仲衎報之
曰今壻奉公守職雖微命戒亦將舉之如有不然有所未可嘉定初余弟
仲貫甫自耆廷補郡將行而白諸公責令乞勿爲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
權除江東副漕朝辭入見又以剳子面論之余謂士大夫人人如仲衎景
元則公道少伸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夫通傳易納賕謝又罪之大
者故不復論　乙亥立皇子詔曰朕惟親親人道之始而尊祖睦族禮所
以嚴宗廟重社稷也二帝三王之隆靡不由之威武軍節度使衛國公曮
藝祖皇帝十世孫也自幼鞠于宮中端重聰悟凜知成人日者俾游賓善
傳觀義理之訓益茂溫文之德望實之美中外肇聞朕承先帝洪業夙夜
祇畏雖希元佐履日彌長而國本未立誦天下何若膺嘉祐之宏模爰豎

紹興之令典有司攷禮正名朕將遵而行之其以曮爲皇子進封榮王
是月金虜來責渝盟以違戍侵掠及沿邊增戍爲辭　六月罷廣東稅場
八十一所　戊戌命教閱禁軍令諸路安撫司任責　庚子以程松制置
四川　辛丑鄭挺罷挺時爲淮東安撫坐擅納北人十萬及劫虐水軍事
故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蘄春三監　乙巳吏部七
司法成陳自強等上新修淳熙以後七司法　明年三月頒行　秋七月
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六月壬子宰相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
用本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故有是命尋詔侂胄立班丞相上三日
一朝赴都堂治事　國朝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
至公旦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
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夷簡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
重事許公辛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彥博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
事朱數呂正獻公公著以右僕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
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侍元勳重德之意
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
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
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胄將拜平章儀
書蕭景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皆用申公故事
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朝尚書省印亦納于其第宰相僅比
參知政事不復知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爲侂胄第又議仍給
節度使俸侂胄引義控辭有詔裹納而止蓋侂胄繫衔比申公省同字則
其體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三朝政
要呂中曰國朝故事如仁宗朝呂夷簡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哲宗初文
彥博以太師拜平章軍國重事此三人者皆累朝元老德碩望隆故處以
是職也侂胄何人而僭朋奸黨乃以爲比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是之謂
乎　丙辰蘇師旦建節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領閤門事　丁卯詔
舉將帥邊守侍從兩省臺諫在外侍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舉
將帥邊守一二人　戊辰贈趙汝愚官爲少傅　是月不雨癸未詔大理
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及諸路決繫囚　八月丙戌蠲兩浙闕雨州縣贓
賞錢　置資善堂講臣直講說書各一員　直講以命鄒應龍皇子之未
王也應龍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說書以命張聲道待太子初
就傅諫議李大異建請增置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爲名從之然嘉祐

聞。英宗止除防禦使。或言余以王子位伴讀說書為稱。自紹興初。已置資善堂翊善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大異失於討論也。 八月癸巳朔。 乙巳。以郭倪守揚州。自殿前副都指揮使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是月。封贈劉光世。宇文虛中。光世鄜王。虛中少保 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光世之孫伯震有請。遂封王。既又封岳飛為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皆王矣。 閏八月戊午。編斷例。自隆興以來二年八月書成。上之。名開禧刑名斷例 癸酉。罷遣應制科何務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字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者作。字子固。淳熙初嘗為郎。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為邵守陳曄客。嘗入為司農丞。薦致於劉德秀。德秀亦善之。時李壁為禮部侍郎。劉師文為工部侍郎。德秀率二人以制科薦于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成。東陽杜福。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孫急欲先得試。屢懇于壁。壁以為狂。笑不顧。致更詣壁。壁即以德秀意為蘇師旦言之。韓侂胄不待已於德秀。為降內批如所請。使二日權中書舍人。易紱繳還。致大慽。乃以刺子白廟堂。謂言詞多取憎疾。必顧報罷。已寢已降召試指揮。且謗紱不已。時鄧友龍方為侍御史。俄而紱除右司諫。友龍先為修注。以嘗論謝深甫二子出身。紱亦恨致。因及之。友龍曰。司諫始入言路。而亟論一布衣。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得論之。明日相繼求對。紱論二謝。駁致出身。友龍論致進卷詆誣。伊尹罷歸。致亦登侂胄之門。友龍無以為罪。故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先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辛未。感致以吳獵薦。尋召王言。鄭景紹論之。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 戊寅。欽宗玉牒成。韓侂胄等上進。併寔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 庚子。詔贓吏追還所受贓。如舊法 庚戌。大風。 冬十月甲子。汀州獻瑞麥圖。時歲旱。守臣陳靖。更圖瑞麥以獻。詔奪一官 庚午。復置和州馬監。 十一月乙未。申嚴告訐之禁。 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光宗御集。 癸酉。詔永免二浙身丁。前三日。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講行寬卹之政 詔曰。朕惟方今大計。在寬民力。二浙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租賦之餘。重以身丁之歛。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寢。爰敕攸司。廣示至懷。兩浙路身丁錢絹。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永除之 明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紬綿 李心傳曰。大抵丁錢多偽國所創。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

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粟米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 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粟米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恐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源。頗以趣辦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聞而出焉 戊寅。韓侂胄挑虜使。金主遣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來年正旦。時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開邊釁。命友龍以給事中館伴之。傑入見。容止倨慢。持國書進迎卻立。若將要上為起者。閤門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不平。俄贊者唱云。躬身立。躬字。金主父嫌名也。金主父顯宗者名允恭。之傑端立不動。侂胄遽前奏請駕還內。權有旨。更以正旦朝見。璡丁旨時為館職。所言如此。但閤門詔相差誤。乃當時誅除中咏及之。偶未詳耳。朱質時為著作郎。上書乞斬虜使。侂胄雖不從。猶罷其天申之游。明年春北使既去。友龍坐貶秩。而質除諫官。及嘉定更化。二人論峻。蓋以是也。 孝宗實錄。淳熙六年十一月乙亥。振害沈言。忻怡軍中泗州牒。金國元顏璟已追諡開宗皇帝。升祔太廟。所有廟諱及同音字。並合與回避。詔下有司照會。以此例之。則躬字亦合興避。而不避者。侂胄欲以挑虜也 續資治通鑑。韓侂胄欲用兵恢復中原。乃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侂胄欲以賞士。實與季士寅圖辦。遂罷振寇。是科某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言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忤侂胄。流建寧府。金人偵知朝廷有用兵意。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遣使來責渝盟。以逮民使捕。及沿邊增戍馬騎。是月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軍弓手。李全焚漣水寨。其後侍郎李壁乞斬朱裕梟首境上。人皆冤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而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諫止開邊。同日補外。是月命教閱集軍。八月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詔侍從兩省臺諫。在外侍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舉將帥邊守二二人。侂胄欲風厲諸將。乃封贈劉光世為鄜王。宇文虛中少保。岳飛為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皆王矣。又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又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守揚州。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

月。增判馬軍司弩手。中郎將屬仲方，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用戰車敗虜于清水鎮。時軍政修明，人心大喜，以為恢復之期可必。惜朝臣議論不一，不能成功。　是歲，屬仲方造戰車。中郎將屬仲方者，為歷陽守。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真里富國來貢。獻瑞象。
賑諸州水旱。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命賑之。

宋 寧宗六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開禧二年。丙寅。春正月，雪。再給軍士雪寒錢，發米賑濟貧民。　乙未，增太學內舍員，為百二十人。　辛丑，置國用司參計官。先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既遣問，孝宗嘗命補王處判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而已。侂胄將用兵，慨後政事，始以侍從一員兼參計官，卿監一員兼同參計官。屬人陳造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財帳，而取其餘。非既遣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遣措取之害。侂胄誅，亦廢。　乙巳，薛叔似宣諭京湖，以吏部侍郎為湖北京西路宣諭使。叔似之使也，韓侂胄以省吏二人為之，鄧友龍又為臺吏一人。叔似皆以為本司點檢文字。東準備差使，侍之如僚屬。又德安圍急，守臣李師尹來求援，而叔似悵前已無兵可遣，不知所出，曾立春郊，諸僚共過總領官項安世計事。而鄧之警牒，方迎春以來其前為者，有宣撫司親軍水號在焉。人言藉藉曰：德安危在旦夕，查能足以聊園乎。幹辦公事朱不弃聞之，即檄州按其事，乃知皆三番所遣也。固白叔似送州獄鞫治。項聞其至，排擯侍之，須時兼知郢州，俾錄事參軍佐伴治。其如大賓客之儀。諸朝宣撫副使陳謙具公牘云：軍事方殷，望令以功贖過。叔似亟出之。木蠶二室撫皆罷，不弃亦坐罪免。良可惜也。不弃自山人入時，暫任至太常少卿。不弃以父任入官，舉進士不第，王寧總蜀計，不弃以客從大州之掾省也。郢累與軍不叶，多調兵以往，期以轉輸困之。又而乏糧，郡欲增其直。事斷不予，不弃馳至問曰：此去軍前幾何？曰百里。糧之直幾何？曰每石五十，腳夫乃百。不弃曰：去郡五十里有居民乎？曰有之。不弃馳往，下令增為五千二百，鄉民聞之，爭來求售，而腳夫亦減半，事辦集。三省樞密院教實慶書以武臣陞之，多所亡失，乃詔吏用文臣，不弃在選中。叔似為國用司參計官，方被責的，借四總領所上計帳，大山積患之。不弃曰：此易耳，當為侍郎觀之。撮其大綱，不過數幅紙耳。叔似初不然之。　己酉，雷雨雹。　辛亥，禁毀錢為銅，詔坑戶毀錢為銅，不以赦原，仍籍其家，著為令。　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夷也，與碉門寨僥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乃大族，其地有胡崖里者，本採木埋炸之突兀。鄉歲輸稅木百二十斛於碉門，而夷人時至碉門互市，蜀之富商大賈皆

輯奏馬。乾道六年春正月二日，夜，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碉門，制置使先調成都、蜀、邛三郡禁兵三千往討之，士戍深入沙平，蕩其巢穴，而官軍輕敵，賊勢復張，又調漢兵千人益之，檄轉運判官李景孚親往，多功，地名，在雅州西四十里，屬碉門，亦四十里。審觀事勢，諸將銳欲一戰，景孚止之。宣撫使王公明聞之，以便宜罷守臣任敦古，而遣通判邛州陳鼎持榜至碉門約回部族，二月辛卯，夷人聽命，自是稍胡蘆里之税，與之而沙平悉為夷人有矣。景孚聞封人，敦古眉山人，瀞、嚴道人也。淳熙十二年，左須夷人楊出耶者，役因沙平以叛，土丁殺其使二人。二月壬申，出耶逆犯大頭寨，今永軍屯在碉門寨東北二十里。焚掠至始陽鎮，鎮在碉門東二十里。碉以所殺骨價償之，夷人乃去。紹熙五年，九簇夷人，又因沙平以叛。十月辛丑，土丁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關禁門者月餘，夷大恨，盡乃就降，有高吟師高阿保者，奴吉之族也。二人爭為長推，阿保賫路制置司幹辦公事黃大全，求審官名目，大全自發斤給帖與之。吟師心不平，去年瑞慶節，吟師赴州，因請以西域所得鋼鑄金飾孔雀献于朝，復則求審官名目，守臣蘇甫之，懼其邀索不已，拶而卻之。吟師忿怨，乃詠前後賫揚二族，夷人次盧山後峽，殺戍兵，虜隘官而去。今年正月乙亥，二月戊午，又焚前峽，三月甲

午，遣犯碉門，知寨曹琦斷其橋，夷人不得歸。又肆侵擾，制置司委盧樁權知寨，調邛、漢、彭、眉州、崇慶府禁軍合五百，西義勇百人往討之。丁丑，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夔嘗献安邊十策，故首用之。既而作檄論，降其詞俚拙，吟師得之，笑擲于地。四月壬子，師夔率兵次始陽鎮，夷人懼，復求和，寨將彭叟不可，議閉禁門以困之，夷人怒，乙未，攻禁門入，擾水渡村，肆焚殺，綿州西兵將丞彥言於知寨樁曰：賊今無備，第開禁門，沙平可入也。樁曰：上司止令防托耳，安得生事。乙未，師夔見事急，以三百兵自衛，遁還雅州，翌日，賊焚碉門，官軍失利，義勇軍準備將張謙戰死，庚午，提刑劉嵩之、智大乃自行。賊勢轉熾，宣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百往討之。五月乙未，罷知雅州蘇甫之，同知州張夔，而以通判遂寧府馮輪權州事，命本州權官李奐於碉門築羨渠，創築新寨，又命宣撫司準備差遣王好謙與元後軍統領王鉞任軍前節制，是時官軍前後至者已六千人，土丁及兩寨趕捻之兵亦不下千人，盡駐尼陽關，在碉門之東五里，而兩節制居始陽鎮。去碉門二十里。庚子，王鉞自始陽擁兵入碉門，夷人已遣所掠，鉞以甘言誘之，夷人遂降，惟高吟師不至。鉞又遣人說之，吟師乃出，鉞即揮大龍州兵擒而戮之，所殺九六十三人，皆酋首也。 二月癸

丑，夜，壽慈宮火，前殿火，建康始燼，於是太皇太后復歸大內，甲寅，詔壽慈宮遺火，自朕涼德，以至回祿為災，上驚慈闈，可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人詔已迎請太皇太后還內中，朕連日奏請，已不須還宮，庶使晨昏之奉，已常命九自是車駕月四朝焉。是日，太皇太后有旨，一行物色並嚴挐前來，賜救火官兵錢七萬貫，丙辰，正侍大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吳回等三人各降二官，以遺火自劾也。戊午，太皇太后聖旨，見勘本宮遺火一行人並先根究，日下疏放。令提舉所具名姓取旨，行遣殿中侍御史徐柟奏內史王溶等三人，各降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賞已奏權殿前司公事郭杲，步軍都虞候王處，久及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 又丙丁巳，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疏決繫囚。 己卯，復御正殿。 三月癸巳，程松宣撫四川，吳曦副之。松杉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還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今曦得自專，松並所聞興及安丙為宣撫副使，欲鑿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題之。 四川計司，舊為宣撫司節制，鄭剛中在蜀久，秦檜忌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閒稍用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稗佽青意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侯劾，於是計司

供十。及安丙為宣撫，爲陳咸為總賦，陳咸事之甚謹，特旨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之移也。咸戊運隶措財，計司實賴其力，使以光引事，猶有遺言，咸不敢校也。少監王釜，代咸總計，先請于朝，尚書省劄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臣，前降節制財賦指揮，合行寢止，於是二司始悟，未數月，二人交章，乃移釜湖廣總領。 四月，以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甲午，鄧友龍宣諭兩淮。 丁酉，詔監司行部理囚，如五月之制。 己亥，幸聚景園，從太皇太后遊幸。 乙巳，錢象祖罷，責其諫益遊幸也。後二日，入降兩官，送信州居住。 張巖兼知樞密院事。 己酉，徐邦憲罷，自知處州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欺詳矣。侍御史徐柟劾罷之。 續資治通鑑呂中曰：臺諫，天子耳目，為朝廷爭是非，辨邪正者也。祖宗盛時，先正名臣有識大體者，有風采動朝端者，有竊國而御史者，其所彈劾，往往合於眾論之公，而言觀望朝廷之風旨，我自王安石用事，諸君子以不合去位，而職料絕者，率用鄒館李定之流，小人希合，始有不當劾而劾者矣，且以開禧之際觀之，王嗣程互西備位本正，權倖輕舉而進，豪將開是二事者，真當世之切務也，徐柟職豈風憲，方且緘默不言，迨及且旦有言，又從而劾罷之，是果何心哉，推其本情，不過迎合權倖而已，吐我部矣，其有負祖宗設官之美意乎。 之

奉。推州鐵獎磵門寨。詳見今年正月 夏四月甲子。薛叔似宣撫京湖。以兵部尚書。充湖北京西宣撫使。 鄭友龍宣撫兩淮。以御史中丞充。 下納粟補官令。 戊辰。修紹興以後蠲法。 庚午。追奪秦檜王爵。禮官改謚若李壁之請也。 崇觀後。一時人臣多得美謚。若蔡京鄭居中當謚文正。何栗謚正獻之類是也。中興後。景以進秩。故奪其謚。它則如故。秦檜死。其館客曹宗臣為侍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勲烈冠古今之語。公議不平。開禧初。李壁為禮官。請易以惡謚。事既行。冊涇諸人在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胄請用刑日。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毀取矣。侂胄死。乃復還之。議者謂壁之所論不為不公。惜乎上言其主和一事。而不論其無君。此所以得以逞用兵之言也。 乙巳。罷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副之。倪以鎮江都統兼。淳以鄂州都統兼。斌以江陵副都統兼。 宋史全文講義曰。小人禮朝。欲為身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王呂變法生事於熙河。王圭懷奸佞師於靈武。維是。則章蔡造釁於淮郡。王黼徐禍於燕雲。誤國殄民前後一律。今侂胄在朝。竊奸植怨。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啓兵端。致三邊瘡痍。生靈魚肉。雖濯髮不足數其罪矣。 丁丑。吳曦納款于金虜。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 侵泗州。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正月入侵虹縣。江州統領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柄薨。贈太保。追封沂王。謚靖惠。上臨奠。輟視朝二日。王性早悳。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製藥。必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上其視究如此。王子垓早夭。均。宗室希瞿子也。立為沂王後。嘉定初。賜名補右監門衛將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傳。擇御監館職二員兼教授之。年。更名貴和。上侍近屬甚悉。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恩正。莊文太子繼嗣也。光宗賜名擴。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本朝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 癸未。榮遷防官吏慣離職守。 丙戌。王大節潰軍于蔡州。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攻蔡州不克。官軍大潰 是日。御筆詔北伐。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內批北虜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諭詔意。明示海內。望日乃下北伐之詔。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殿撰辛棄疾除知紹興府

過闕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將帥守臣往宿。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張達知泌許及之守金陵為出師。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鄒堪淮漕鄭友龍。皆進用兵之策。既敗張孝伯。費士寅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淮守楊輔湖廣總領傅伯成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正月丙子。出封椿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是科舉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願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甲申。詔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漣水縣。李全即李璮翁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庚子。資政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事。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己未。自強等再奏。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是月侍郎李壁為生辰。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甲辰。趙師𢍰罷戶部尚書。以有異論也。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增刺馬軍司弩手。今年正月癸卯。命戶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恢大計。三月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甲午。給事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行諫疏也。丁未。松始受命。戊申。曦受命。會徐誼自處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罷兵。己酉。降其二官。四月甲子。兩宣諭並陞宣撫使。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趙淳兼京西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丁丑。吳曦獻關外四州之地于金人。求封為蜀王。是日。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孫成復褒信縣。己卯。西川總領所以忠義副將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現陳孝慶復虹縣。侂胄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甲申。詔泉州兵赴山東路會合。丁亥。乃下北伐之詔 詔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蠢茲逆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永惟遺黎。嘗視均於草芥。曾何同姓之吞噬。剝於對傑。兼別境之侵陵。重連年之水旱。承仍因餓。盜賊恣行。邊陲荐遭於圍防。大勝屢彰於恐竟

自豫大國。如臨小邦，遂具不恭。始務容忍，曾效熊之弗改，謂皇朝之可略。軍入塞而公肆劇殘，使來庭而敢爲侮驁。道行李之繼遣，使使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爲屬朔遣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況志士仁人，投身而猬郢；而謀臣猛將，侍扶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久蹲而思奮。聞鼓鼙之音，眷想恋之颺馳；思齊君使離，上通九世。唐宗刷恥，卒報百王；矧乎家國之仇，接乎月日之近。爪肯走俘，沛泗無從，將勉韓于大勲，必允資於衆力。言于遠害于逆，執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益礪輕千之勇，式對在天之靈。庶幾中興，當業之再光，庸示永世宗綱之猶在。布告中外，明體至懷。

侂胄將舉兵，先以業適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適諭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業適云。適既辭，又欲命曾漸父漸以步運權直院，漸父亦辭，遂止。

李大異爲諫議，甫數日，坐論兵事，忤侂胄，除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大異隆興人，父安國，兄大性，皆爲戶部侍郎。大異舉進士，南省別試第一人。光宗之初，爲刑工部架閣大字。紹熙初除太學正，論年運將作監主簿，又論平。是司農寺丞，上即位數月，出爲燮路轉運判官，蓋趙汝愚所擢也。自是召還，遷歷清顯，以至侍從，爲諫官。坐論兵事出守。兵事興，移平江府。侂胄悉朝是以其論議不變。廷那學士以難之。方是時，大性在福唐，同日除權學士、京湖制置使。人以爲寵。初大異之爲諫長也，客有賀其所學得行者。大異愀然曰：今之臺諫，州縣五伯耳，何足云乎。蓋上傳呼某人當救，即持從以前；又傳呼曰救，即置之而去。客亦爲之一噱。大異之言，蓋出於有所激耳。然其在諫垣未久，尤以不得其言而去。論者以此多之。

癸巳，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是日，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

皇甫斌敗于唐州。斌引兵攻唐州，敗焉。秦世輔以興元都統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申，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倬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壬寅，太白晝見。是日，關刑表兩淮田年以備戰兵。

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時爲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六月壬子，窠王大節以蔡州之敗也，除名袁州安置。尋改送封州安置。

癸丑，李爽敗于壽州。爽以建康都統攻壽州，敗績。

甲辰，鄧友龍罷。奪三官，送興化軍居住。命丘崈宣撫兩淮。遣刑部尚書，代友龍也。

乙卯，雅州蠻高吟師出降，官軍殺之。詳見今年正月注。

丁巳，侵寖信縣。

是日，貶郭倬等官。倬與李汝翼以宿州之敗，皇甫斌以唐州之敗，並奪三官。斌再又奪五官，南安軍安置。

宋史全文講義曰：吾與北虜，本不與共戴天。猶之天地之常經，參之古今之通誼。仰對祖宗九廟之神靈，俯振臣民萬姓之公心。靖康之恥，不可不雪也，昭昭矣。南渡中興，高宗、孝宗未嘗一日忘此仇也。徒以天運未回，虜勢猶熾，欲含垢茹恥以冀安。南北之赤子，焉可恃哉。今聞恃間，金虜驕縱，有微弱之漸，賞罰內叛，鞬騎外攻，國幸有機之可乘。然而帳使大計，當以人才爲先。真宗之渠契丹，必有李繼隆、石保吉，然後成澶淵杜敵之勲。仁宗之制夏羌也，必有韓琦、范仲淹，然後收歲幣納款之績。高宗之抗女真者，必有張、韓、劉、岳，然後對兀朮。今則總戎三邊者，雖歟吳曦特青梁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諸人，又皆鬼瑣之屬木。平居暇日，不過尅剝士卒，苞苴賄賂，圖爲進身之梯媒。甚者且外交侂胄，以伺中國之動靜矣。朝廷顧以推轂制閫之事，悉以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使者潰，大者纔小者奔。罪甚者誅戮，輕者投竄。而就蜀漢之逆賊又以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表失敗亡已不可勝計矣。觖使鄧爲聞之，寧不哭於地下乎。

甲子，李爽罷。以壽州之敗也。尋奪三官，汀州居住。尋奪三官，南雄州安置。

丁卯，幽救泗州。降韓杞死罪囚，除旨除之。蠲其租稅三年。

是日，侵壽春府。是康府副都統田琳復之。

戊辰，雅州蠻侵邊。官軍既殺高吟師，是日官軍出禁門，欲深入蠻界。會有爲石硼所壓者，乃遣土丁先往攻之。權提刑督捕司僉廳任家摩時在碉門，以狀白提刑劉崇之，言本遂進焚其巢，以天稍晚，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無首領，焚之無疑。崇之未至雅州，聞除總領財賦之命，遂歸。王銖亦還。始陽土丁深入至白茶平，聞官軍已還，勿遽而出。既而蠻人掩官軍不備，詐犒牲醪，云來奠死者。及暮，縱火挾臨江院，兵人之屯者皆死，其出奔者多爲所殺。文龍州勝勇將何顯忠聞變，率所部拒之。蠻人稍卻，既而後兵無至者，其軍殲焉。興元府後軍準備將張全忠引數千兵繼出，賊大至，全忠戰死。官軍共失千餘人。使軍正將陳光輔赴節制司白事，還至居陽，聞其一軍盡沒，即自刎而死。王好謙、王鉞皆走逃也。多功。去始陽人二十里。夫人道據大城山，距始陽不數里。盧山邊民亦皆驚遁。賊遂入雅州，又歸興州。以綿州統領官甘選權節制，夾人盡夜焚掠，自碉門而東，凡四十里，靡有孑遺。好謙命西兵將屈彥招集土丁，屯始陽，命碉門土居進士李午山爲夙往沙平招諭，又遣人約當番夾攻之。會宣撫司遣成都路兵馬都監王全將飛山義勇軍三百人同節制。於西錐成都全好謙共議再與之和。

戾酋高奴嵬等聽許。　戊寅。蘇師旦罷。以韓侂胄奏劾。與在外宮觀。尋又
奪三官衡州居住。仍籍其家。人除名韶州安置。以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爲
犒軍費。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欲去之。李壁時在翰林。一夕
侂胄招之飲。坐無他賓。但以諸小姬環侍。酒酣。因及師旦事。壁微言其過
侂胄甚然之。壁乃悉數其罪。勸之斥去。侂胄納其言。請壁代己草奏。壁請
徹匈膺。索水沃面。諸姬以紙筆進。壁操思良久。奏牘遂成。明日朝退。壁坐
玉堂。遣人伺其事。亟報平章奏事畢。遽驅入內奏。壁聞之。且驚且喜。少頃
批出。師旦與在外宮觀。　是月。兩淮宣撫丘崈至揚州。先是馬司及建康
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僅得四萬。崈視往揚州部分。諸將恙三
衙江上軍民之矣。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　金虜
封吳曦爲蜀王。賜以金印。　秋七月。取和尚原。渠洋義士統制毋思襲取
之。九月壬午。復爲虜所取。　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捷。未數日。楊
輔遺韓侂胄書。言蜀兵驕。難之。財計已匱。暫休息以規後圖。未爲失計。
詔舉才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各舉人才二十
人。　壬午。雅州蠻出降。先是夷人既聽許。以六月二十七日打話。後數日
奴嵬率其徒二百餘人。立降旗于禁門之外。全命其子公夷以素隊與權

知閤門事觀大受。往受其降。乃復互市如故。其後好謙職皆以次受賞焉。
好謙開封人。歿太府卿卿月之子也。始郡未被兵時。還關之戍。凡二百六
十餘。雷飛山與州某兵也。飛山百五十人。餘皆州兵。乾道九年。青羌之變。
制置司益戍禁軍者二百五十人。崇慶府漢將彭州等兵。至是又益六百
四十四人。諸州軍五百四十四人爲一百人。通謂爲一千一百三十有
九。雅。西邦也。歲輸朝廷既諸司者。其直僅爲十二萬緡。茶課九十四萬餘
斤。其內郡夫役者。獨邛州軍衣鹽九萬六千六百餘斤。緡一萬一千三百
餘兩而已。郡稅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而撥隸沉黎者。萬四千石有奇。又
以二千石贍榮經之戍。而移邛州米償之。及是益戍。封樁米四千六百餘
石。費茶錢七十六百餘緡。轉運司復移邛州米三千石贍之。帥臣楊輔。又
爲闕減員致之隸。帥司者萬三千餘緡。郡計稍給矣。　癸卯。張巖知樞密
院事。李壁參知政事。韓侂胄初平章軍國事。嘗與朝士論人才。有之贊之
嘆。因言今從官中。惟衆先沉毅有謀。然失之犯難。鄭伯允忠義激烈。然失
之輕。李季章通古知今。失之弱。蓋季章使還。言兵未可動。故以爲弱也。及
用吾言命鄭薛宣威。兵敗。季章乃來歎。　李壁參知政事。以劉子薦蜀士
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召裡守武四人。黎州楊子謨。石泉張唆澄

廣件何億同。盧件張鈞。而熙于稷鈞二人。京官四人。與元狀按貴中之。首
仲宰楊洪。選人四人。漢州學官唐大中。眉州學官張押。李道傳亦與焉。而
熙中之大中二人侍言。皆召未行。侂胄怒。壁亦謂中之病。遽命三人俱不
敢前。劉仲揚輔再請于朝。然後促召。時使以衞涇薦。道傳以輔薦。亦有召
秦之命。洪後爲貴峙。若所薦不得召。董居誼入蜀。傳上押之鄭守于朝。乞
召嚴德國應守長。寧唐安董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總五十四。云壁所知
多佳士。此其選也。　丁卯。誅郭倬于鎮江府　壬申。置御前強勇軍。淮東
安撫司所招者。　九月戊子。雷。　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巳。
賞復泗州功。先是七月辛巳。詔復招興遣邵寶。至是舉行。　冬十月戊申
朔。詔舉將帥內外軍帥各舉智勇可爲將帥者二人。　辛酉。罷瑞慶節宴。
以將帥奉寧故。　丙子。金虜渡淮。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大利。遂圍楚
州。　十一月庚辰。命郭杲援兩淮。命杲領兵駐真州。杲時爲主管殿前司
公事。　辛巳。虜犯棗陽軍。有北來歸元觀者至真州。僞寢和意。自言安陽
人。魏公五世孫也。丘崈遣人護送北還。命閤瑞約。　丙申。元觀人還得帖
紙。乃行省大字。崈以聞于朝。　甲申。命丘崈督視江淮軍馬。除參書樞密
院事。　閤精用兵。郭友龍。薛叔似以宣撫使被罷。乃外除丘崈參樞。督視

軍馬。崈與侂胄不咸。再閱月而免。張巖以元樞代之。不踰任。奉祠去。數月。
吳曦反使命李壁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衆士之議。又罷行
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虜犯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忠
勇軍統制呂渭孫。欲尚友諒友諒格殺之。　乙酉。趙淳焚樊城。　戊子。虜
犯廬州。副都統制田琳拒退之。後八日圍解。　癸巳。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以虜人渡淮故也。　乙未。避殿減膳。　乙未。虜遊騎渡漢。　乙未。陳謙宣
撫京湖。自湖廣總領除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丙申。韓侂胄獻家財二十
萬以助軍。優詔集納。　丁酉。虜犯舊岷州。階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戍戍
國和州守將周虎拒之。陷信陽軍。辛丑。圍襄陽府。趙淳憂悸成疾。將士奉
之以守。蜀漢路斷。淳圍是卒不下。移屯天水縣。壬寅。陷隨州。守臣遁。隨州
人共香花迎拜。虜欲兵不殺。遂之德安。　癸卯。太皇太后賜犒軍錢二百
萬緡。　詔諸路招填禁軍以待調遣。　甲辰。虜犯真州。士民奔逃渡江者
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於是漆桑安堂。及並
邊諸戍。皆沒于虜矣。乙巳。陷西和州。後八日乃去。　十二月戊申。圍德安
府。虜兵凡二萬人。守將李師尹拒之。　是日虜兵二萬人攻棗陽東南西
門不克。庚戌。陷成州。守臣辛搢之遁去。三月丁酉虜始去。　是晚吳曦以

河池縣。是也。青野原。癸丑。曦自殺。全千。退歸魚關。甲寅。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于潘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瓜州。虜 督府議和不克。先是督府參佯盱眙小吏王大持書帶往虜帳。大略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丈等還。當以書降侯。夕所要索。且謂侂胄無意於用兵。則師旦等皆貶竄。撻。人書奉命往詩。不敢自專。遣止。宣撫司罪中奏於府。再遣書。許以創還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當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遣從政郎劉淮司幹辦公事陳璧。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儀蜀宗裔。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僎戰敗。而第三書適以犯虜之廬諱。虜遂以用兵詰責小使。却其書。逐還。 丁巳。虜陷大散關。都統制李忠不知所在。明日思以單騎至興元。程松懼之。以總書語忠統領都統制。 癸亥。魏友諒潰軍于花泉。友諒走江陵。 丁卯。虜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却之。 戊辰。吳曦還興州。前二日虜入建吳曦將話印俄于置口。曦遂自置口。歸興州。 虜自淮南退師。淮南虜殆漸退。獨濠州尚為所據。使一歧軍守之。 己巳。竄郭倪。以父宮奏劾罷倪招撫使。尋奪三官。責授果州團練副使。送南康軍安置。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宣撫使罷。吳獵宣撫京湖。獵以荊湖北路安撫使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陵府。 復兩浙圍田。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癸酉。吳曦稱

蜀王。 甲戌。畢再遇權招撫。以鎮江副都統制權為都統制。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

畢本傳 時諸將用兵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嘗以水櫃敗我師。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從知其非兵也。意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虜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乙亥。程松遁。自米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歸。 陳自強遂空頭省劄。開禧用兵。有士人以積聚得官者。書謂用館客。至是以恭執政為。遂領郡某殿前沿江某總軍馬司準備差遣。事畢。擢從事郎。其人復懇。執政者以沿江月日。乞制祿如殿司屬官例。執政者以為使諸太甚。却之。其人失望不從。乃見釋侂胄愛妾四夫人之父。約以計除千二百緡。即事成。當分其半。妾父許之。明日堂帖下。殿如所指。或以告執政者。執政又曰。恭情任都堂。殿事。事不與聞。省劄亦須押過。豈有未經執政官書押而外間已被受之理。語未畢。其人通謁致謝。執政愕然。及出。則楠省劄而來。曰裕相公鈞念已得請矣。蓋陳自強大拜後。時押空頭省劄以送侂胄。須用即填之。故一時進命虛空或

不與知。此特其細耳。此事不得其歲月。姑附于此。

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丁丑朔。丘崈罷。以張巖代之。初小使既為虜人所却還。崈復乞朝廷移書虜帳。以續前議。又謂虜指太師平章為元謀。可移書乞暫免繫銜。侂胄大怒。故崈遂罷。崈遣所遣使臣皇甫春。春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綱、右副元帥紇石烈子仁。皆有和意。丘崈之罷。江淮皆惜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侂胄不懌。坐曰。凡舉大事。不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丘宗卿有人望。奈何去之。侂胄嘆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丘崈耶。因拂衣而起。 己卯。吳曦下白榜。於四路。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總領官劉智夫為所逐。 後二日。曦建偽將軍統制祿禧以兵千五百戍萬州。曦僭位。二月丁巳。自重慶引兵入夔州。 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代丘崈也。閬府雄據。 癸未。虜陷階州。三月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所部兵至州。金人始去。 丁亥。皇子圻生。二月己未。詔禮寺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元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高禖諸陵攢宮。太師率臣率百僚拜表稱賀。從之。癸亥。進封順王。擴曰沖懷。 庚寅。遣淮民歸業。詔建康府給錢使四月。令兩淮帥守監司招集流民。 辛卯。楊震仲飲藥死。震仲以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吳曦以偽命招之。震仲不屈而死。 甲午。吳曦僭位于興州。下黃榜。於四隅。以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 戊戌。利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偽命。削髮于利州之石徽。 庚子

彭輅棄襄陽。先是輅以金州副都統。遣屯上津。 癸卯。曦遣引兵入成都 甲辰。陳孝慶罷。奪三官。 二月戊申。雪 楊輔大書開禧號。輔時為成都府路安撫使。下令稱從錢引大書開禧之號。以獨之墨榜。凡數千計。 曦之。遣諸貴人書也。輔獨深止之。曦不悅。再與貴士賞書。略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恨。慶湊雜。欲其和議。此人深入。何以為計。相公可為聞之。丞貴公所答曦書。其詞猶婉。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是時四路行移。獨成都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其後董鎮誅。答書成都。傳遣曦書暴。有云楊侍郎本有通情云。 壬申。虜退。詔御正殿復膳。 甲寅。竄商榮。制參官彈柳州安置。己未。吳曦反書聞。 程松罷。以四川宣撫道歸故也。楊輔為四川制置使。自成都府安撫除。以曦書達之。 葉適兼江淮制置使。自沿江制置除。 韓侂胄興吳曦書。許以蜀王之封。書與御札同發。侂胄書云。伏自正月十九日。奉御雲二字。號鈞翰之後。比月直日。事件庚牌遞上狀。諒已呈達。多日不聞動止之詳。正切跂佇。忽傳聞不一。深以為駭。有如先世勳德之盛。中興之功居第一契丈平日忠誠許國。侂冑所深知。度必無是理。鈞意或以權宜創此異之連和。始為保全蜀之計。此非排難解紛之舉。往据既凡事皆既已為叛陳興之禍梯矣。萬一蹉跌。果或有之。足望深入鈞意。審情難測。前事可鑒。君恩自上

出晉光前烈，子孫之傳，可與蜀山同其水久，垂不俾賊。沈甯平昔御知愛
之辱，非他人比，欲胥昧事之。倘家聞諸望，以首尾曲折來上，當即奏聞。繼
領茅土之封，賴伏罪報，沈胥不任至望。吳曦誅兩日，而沈胥之書始至。使
安觀文當時更少遲緩，則大事去矣。　當事之初，沈胥已置坤維於度外。
而使書奄至，都人大喜，至今誦之不忘。此安觀文之大功所以不可掩也。
不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
刑司從宜斷疑獄。辛未，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命有司舉行寬卹之政八條。
蠲兩淮被兵諸州今年租賦。乙亥，釋兩浙路杖以下囚。三月戊子，蠲兩淮
被兵州郡役錢。　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丁卯，罷江浙荊湖福廣路招軍。
甲子，董鎮以僞命至成都，集番漢人議之，客也。　戊辰，皇子撫生。四月
戊申，愛追封申王，謚曰沖錫。　庚午，虜去襄陽。　乙亥，安丙等誅吳曦。四
川平。先是正月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
安丙謀之，丙喜，明日始出視事。辛亥，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
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安公，議遂定。君玉退與其鄉人白
子中共草密詔，而安公潤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僞書密詔以納安公。二
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于僞宮。軍士李貴斬曦首。巨源
尋以義士王君玉宣密詔，安丙權宣撫使，巨源爲參贊軍事。　淳熙末，安
丙爲大州曹官，有薦於吳挺者，檄兼利西安撫司僉廳。時彭人蘇熙之爲
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文墨自許，視儕人無如也。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
旰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爲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欣行矣。
熙之一日挾尚書以進，謂挺曰：揚末命，此顧命中語，李何用之？挺大驚。
追之不及。由是李與旰胥恨之。未幾，趙彥逾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蜀官
一員迓送，則計使應以京秩。熙之既爲旰李所慊，乃共薦安公代之。彥逾
見之甚喜。也日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傳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
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彥
逾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盡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四川之重賦，不亦
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
乃大怒。旰李共爲解，遂已。未幾，丙秩滿入都，因爲蘇代。挺記其前事，欲推
之。旰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挺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見其無它也。安
公爲人驁敏，凡事盡心，挺更善之，爲廷譽於諸司。既秩而去。及曦爲帥，
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安軍。凡軍興，首辟隨軍轉運，從以救有績。從
遣一官爲朝奉大夫，進其階五，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僞揚李之議合。安

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操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凡之倚宋，人且倚
然哉。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偕準忠義決之，
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
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爲之首，史次秦、董日進僞次之，
李國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金、李道傳，皆不受逆命之招，又其次
也。楊泰之、郭性善、程遇、孫宋之、源大俱、家子欽、劉瑞友、劉靖之、楊
汝明、張方、家大酉、楊修年、梁悖、屠久中、孔子儀、錢元偉、龐坤、戴侯、程鄧謙，
從東往、楊鼎年、李莊、程公說，避僞去官，又其次也。凡郭者一人，合權大安軍
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僞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輔之，其餘非僞所新，如劉
侍郎甲、李枝書妻，稱疾不視書，如李侍郎賓仲等，尚多有之。　誅曦及僞
四州功，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犒賜，共用金七十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
條，金束帶一條，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
二十四匹，錢八萬二百五十引。　自昔亂蜀者，非蜀人，如張魯、李特、劉闢、
王建、孟知祥之類，皆北人也。本朝王均、張信，東京人；王孝忠，蔡州人；中間
惟饒氏、王小波，以歲荒盜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吳曦兄弟，與其孫主
繼、淮、源、衆、修之，皆德順軍人；董鎮，饒州人；方是時，東人有爲元帥者，爲奉
使者、權牧者、護漕者、拜州者，皆方舟而去。而終合忠義，若夫清大難，挈六十
州之地以還天子者，人西人也。儀然，死凡前日東人之任，悉西人爲之。自
是升格清夷，四方之士稍稍而至，漸復承平之觀矣。　三月丁丑，誅徐景
望，僞利州以受僞命入利州，逆總領官也。　己卯，利東帥劉師文帛書至
行在。使楊帛書，命從長罷。　辛巳，賈士寅誅董鎮于廣都。鎮，曦之客，傳
僞命於成都者也。時士寅新知潼川府，來上，鎮至廣都，爲士寅所殺。鎮有
遺曦書，言楊侍郎不肯通情，蓋指楊輔云。　丙戌，勝安丙帛書，諭以能殺
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於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之。
丁亥，趙彥吶誅祿禧于夔州，傳曦之檄也。禧，曦謀名，更名祁，引兵入夔
州，爲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吶所殺。　己丑，瀘帥李君亮遣間使至行
在，說楊賈士寅事，令叶心經理。　癸巳，復西和州，興州中軍統制李好
義復之。　丙申，命吳獵兼總西事。　庚子，誅吳曦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
四月丁卯，續盥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戊辰，獻于廟社，梟三日。先是
露布既聞，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吳曦刑名，命四川宣撫司籍曦產，存留
吳曦妻子論死外，其男子年十五以下，送二廣州軍編管。吳璘子孫移出
蜀。吳玠子孫免連坐，令仍存吳玠廟祀。追奪曦父吳挺官爵。　安丙知興

州。兼四川宣撫副使。除端明殿學士。楊輔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奕四川宣諭使。以起居舍人充。　寶謨程松。落資政殿大學士。奪六官筠州居住。尋責授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　復鳳州。忠義人劉昌復之。　辛丑。曲赦四川。降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　乙巳。復黃牛堡。忠義人劉信復之。　夏四月戊申。吳獵兼四川宣諭使。自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命。　命四川宣撫司察守臣官吏及從偽者。具以名聞。吳獵德夫之爲四川宣諭也。時偽命者尚在州縣。而士夫往往詩肖從周治之說。務爲閑略。毋謂德夫素有聲。且嘗從張敬夫游。於義利善惡之間。講之熟矣。是宜負此以往別淑慝望之。李道傳時在益昌。德夫語之曰。獵欲循此書剖昧之邑憧而弗章。伻之悔悟。因而釋之。今但以楊吾爲先。則此曹當死死矣。始德夫及夔門。而有制帥之命。從又中格。遂留乃州。樂飲蜀日。遂如漢中。先以輯里浮嘉陵而下。至望雲貪欧。凡通犀美玉累金盃罩之餽。往往飄沒焉。漢中留踰月。復還益昌。蓋俄有詔以蜀帥命之。故遣人往湖外挈其家。而淹留以俟命耳。留踰月休如宣撫。德夫以丁卯夏初入峽。戊辰春末還夔州。首尾一年。自德夫至賓客吏士。共費大軍庫錢僅二十萬緡。而諸司餽帑不在其數。於是陳和甫劾從偽者八人。得旨除名編管。而制宣撫司奏劾之事。下德夫覈實。初德夫爲湖南茶庫。米若水子淵卽中提點刑獄。率諸司共以京秩薦之子淵之子。龍游令之源。時權宣司準備差遣。馳至益昌禁狀其事。德夫謂之源。吾嘗撤君往諸州究實。君其爲諸人道地。事可無也。之源曰。之源但能導達此意於公。若受撤而行。卽當以實告耳。德夫困措。會朝廷用制置司奏免馮光卿等三人編管。但除名事乃已。德夫早爲劉文潛司業幕客。又受丞相趙溫叔雅所知。文潛死於謫籍。嘗欲厚報之。會溫叔之子县除知廣安軍。又病不及赴而死。文潛之長子坊。以病廢。其中子塈。通判漢州。遇寒疾數日卒。德夫欲率宣制二司爲奏。言塈以逆曦僭叛。憂憤至死。乞褒贈之。源持不可。德夫笑曰。君過關乃爾。不審是何以報二先生之恩耶。楊輔嗣亂傳書亦不從。德夫乃與宣撫司同奏追復大潛集撰職名謚。溫叔曰。丈客德夫留益昌。久之不得命。會衛清叔侍郎兒輔臣。言蜀新遭亂。制閫未可去蜀。乃召德夫還。至夔門。居數月。俄有詔除錢象祖伯同爲相。乃薦嗣熟可大用。遂召入。卒以德夫代之。德夫始上淑慝之章。其所薦以劉光祖舍人爲首。青城山道人安世通次之。又薦郡守至選人五十餘人。凡四川科目之士。及執政侍從監司帥臣子弟親戚莫有遺者。章上得旨。人數猥多難以行遣。令覈實具奏。後竟不行。而所慝者

[?]從餘黨九人。已巳春末。朝廷始下其章。首尾九二年。諭司所行。止此而已。及爲蜀帥。辟幕客近三十人。皆親舊及要勢所薦之士。日燕飲賓客爲樂。始潤飾在蜀藏餘。激賞庫所積錢至七十餘萬。德夫盡費之。有合州人杜源者。爲蓬州守。生日進蠟衣。爲御史中丞所得。寘賀州。報至。德夫適受謁。郎摘前知利州毋。前知重慶府毋語之曰。二君頃在郡。得毋例爲此乎。倘有之。幸密以告。獵當預奏。可無他慮。不爾。懼爲人所持。一客謝無之。閒者傳以爲笑。德夫有外姻。厚載以入蜀。成都稅官册授吏其任其從八百緡。德夫大怒。欲挾之。丈[?]而不取。德夫怒未已。賓客重爲謝。乃止。有趙綱者。爲利路漕。以姊死擅歸所居。逆寧之長江。德夫素惡其人。幕客以綱擅出境。請詰之。德夫以綱嘗爲宣司所薦。不欲問。其幕客之輕銳者共適之。德夫不得已。初問不報。再問以宜徽爲解。客又持不可。德夫曰。已問矣。恐傷宣司太甚。可止也。德夫守蜀藏餘。會宣撫司罷。乃以安子文爲制置大使。而德夫居去。然其爲人樂易。臨民寬。待士有禮。故蜀人安之。惟識者以不能維別淑慝爲恨。李仲衍爲成都提刑。嘗面折德夫。以侍郎爲南軒門人。今日所行。視南軒豈不有愧。德夫笑不答。仲衍嘗爲人言德夫事。輒曰爲侍刷云　嘉定四年七月。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叙用。　五年四月。詔自今告人從偽者。並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癸丑。降德音。于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湖北京西諸郡。仍毋納今年租賦。　每又降德音于西和階成鳳州。　復大散關。四川忠義人收復。後二十日。復爲金虜所取。　己未。方信孺使虜。以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往金國議和。是日發行在。　庚申。宇文紹節權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自兵部尚書除。　丁卯。召楊輔。赴行在奏事。　俄曹既經死。楊公輔劉公師古皆奉詔進。楊公力辭。劉公先至赤岸中道。草奏言蜀中盜賊群聚。皆有其欲。軍旅之內。物情日益猜阻。惟早召安丙。一日則有一日之安邊頭諸事。權付利東安撫劉甲。足得商量措理而行。蜀無多事。宜堪再鎮。會劉公有嘅首之除。章不及上。而安公遂除制置大使。又六年而復罷焉　吳獵爲四川制置使。代楊輔也。　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改興州爲沔州。先是有詔。吳獵與宣撫司共議。分興州都統司軍之半。屯于利州。　五月庚子。復置沔州副都統制。以好義爲之。仍分沔州都統司十軍。隸兩都統節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嘉其死節。不受偽命也。仍官其子一人。　五月丁丑。賞誅吳曦功。拜賞備賜之數。略見二月乙亥誅吳曦下注。　戊寅。寘受偽命人張仲之等。用四川宣撫司奏。特貸命除名編配二

廣湖南者州。不雨。己丑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辛卯楊巨源敗于長橋
與虜戰爲所敗　赦天下。以太皇太后服藥故。太皇太后崩。謚曰成肅
攢于永阜陵。后母依三世正位。凡三十有二年。弟淵官至少傅保寧軍節
度使。賻王帶。后崩遺命賻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徙絹日十千馬
戊戌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召吳獵。咼擒平赴行在奏事　辛丑李好
義敗于泰州。好義棄泰州。敗而還。　六月甲寅賞守襄陽功。　己未李好
義遇毒死。　癸亥林拱辰使虜。林仲虎副以通書官方信孺自軍前歸言
虜有和意也。　張巖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信孺往河南行省永相北帥
僕散揆許納南使。具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入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待
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侂冑以書遣安丙諭指。安公難之。久之乃作
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綵幣。西帥啓緘卻繳。而命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
昱作書。以求大略。言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
告哀。三賀生辰。通謝使者拱辰是也。虜已遣遺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卻回
之曰。皇帝聖意。南使中惟李壁。吳獵。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
來。嚴書令所遣小使且還。璿澄蕙之弟子。位至少師節度使。致知嘗以右
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

臺觀。大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爲戶部侍郎。璿與致知時皆已死。虜又欲趙
及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先是巨源從
狀捕忠銳于鳳州。既而有長橋之敗。前一日執巨源以屬吏。是夜遣稗官
樊世顯殺于大安之舟中。　巨源禮部題郡平仲小傳。從隆山牟君成父之
父祖仕宋。皆有列于朝居。牟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
其書郡平仲及濟郎事以遺曾士弘者。蓋士弘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
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丙擅竊忌捨沒。今監丞泉仲
煥誌。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載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
略於巨源。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註書安丙殺
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後以捶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際當時歸功於丙。故
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錄具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語書。及丙與彭輅謀
命巨源矣。命樊世顯殺之於大安城下。人言其妻子涕咽甘狀。使人情
悅。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牟君不記。世未必知也。余嗜
嘗好聽遺老談說。凡稗官野史。有可備記述者。輒不忘。亦如俞方所云。嘗
錄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摘其略以附焉。吁。牟君子不及識。今不可復作
矣。吾儕晚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此者乎。良可慨已。　秋七月乙酉。

下罪己詔。以大水及飛蝗爲災也。　詔曰。朕德弗類。致天之災。比者郡邑
間被大水。加以飛蝗爲孽。永惟咎徵。衷悼于衷。二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
事。以迪百工。俾內無與議私謁之風。外無貪墨暴刻之政。其有災傷當行
賑恤者。具狀以聞。毋得蒙蔽。則今兵戈大勞。瘡痍未息。一念及此。痛如朕
躬。淮揚之吏。尤當極力綏輯。稱朕閔卹元元之意焉。　八月壬戌劉師文
爲四川宣撫使。以寨刻除之。命隨所在置司。事訖奏。　九月丁丑詔儆邊
備。詔以和議未可就。命諸大帥申儆邊備。時通書官方信孺自濠州歸。白
事于朝。信孺言虜人所欲五事。歸侂冑問其目。信孺言一割兩淮。二增歲
幣。三犒軍金帛。四索陷沒及歸正人。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之。信孺惟拜
不敢。侂冑厲聲曰。若不言。朝廷當有行遣。信孺徐曰。欲太師首級爾。侂冑
大怒。以職語罷之。於是信孺坐擅以私覿物。作大臣遺虜人降三官臨江
軍居住。　尋詔通諭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穎措置推淮軍。　己卯召
辛棄疾。侂冑復有用兵意。遂除棄疾樞密院都承旨。疾速赴行在奏事。會
棄疾病死乃已。　辛巳召張巖。日下前來奏事。以督視久無功故也。　後
十三日甲午罷之。　壬午貶方信孺。注見上。　甲申減極邊官吏舉員。
丁亥葉適罷。辛卯趙淳兼江淮制置使。以殿前副都指揮使泉代葉適也

辛丑王柟使虜。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差監登聞鼓院。　冬十
月乙巳。蠲臨安紹興賦。降四罪一等。民緣攢宮役者。蠲其賦。　丙辰以遣
事詔諭軍民。詔曰。朕寅奉基圖。適遵祖武。憂勤弗怠。欲志繼之述。寤昧
自堂。尤謹交鄰之道。屬邊臣之妄奏。致兵隙之遽開。重困生靈。久勤征備
省躬自咎。攬涕何言。第惟敵人陰謀撓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隣之前
是則造端豈專在我。況先捐泗上已得之地。至諭諸將斂戍而還。蓋爲修
好之階。所謂不遠之復。適傳來歎。自我元戎。虜告九廟之靈。併嚴三使之
遣。求衆於境。持報即行。凡所要求。率多聽許。彌縫既至。悃愊備殫。無非曲
爲於斯民。詎意便乘於所約。議稱謂而不度彼已。索壞地而擬越封疆。規
取貨財。數踰千萬。雖盟好之當續。念膏血之難朘。茲數露於腹心。用伸儆
於中外。深惟暴露。重痛死傷。獲場耗於淶離。郡縣殖於供億。致決於此。嘗
朕之懲。當知今日之師。悅非得已而慮。豈無忠義。共振艱虞。思祖宗三百
年涵濡之恩。極南北億萬衆創殘之苦。上下同力。遠邇一心。鑒既往之莫
追。幸方來之有濟。焉乎。事雖通於秦。蓋獨係於綱常。理貴反求。況已形於悔
艾。凡我和戎。視敵去來。各盾衛上之忠。茂建保邦之績。緊爾有衆。體予至
懷。　自用兵以來。蜀口江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爲之

大岳。而侂胄歸罪虜。合住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甲戌。韓侂胄陳自強罷。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焉。輒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乙亥。韓侂胄伏誅。先是虜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便欲用兵。中外皆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三日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准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軍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殺之。是日新除右諫議林行可方請對宰執至漏舍。自強諳同列曰。大故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騶至。錢參政彷徨不知所爲。既而震報。侂胄已押出。催吏書禁給事陸峻工侍兼京尹趙善堅。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

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二參政赴延和奏事。遂以竄殛侂胄事牒報對境。又命殿前司遣兵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　丙子。制罷侂胄爲醴泉觀使。丁丑。責爲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行中丞衛涇章疏也。給事中雷孝友封還錄黃。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安置。仍籍沒家財。行司諫王居安章疏也。己卯。臨安府申侂胄已行身死。詔本府收瘞屍於其家元塋之顯親報慈寺。　史丞相之請除侂胄也。惟一二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參政李壁曰。聞永嘉人欲變此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答之曰。那有此。侂胄默然。前一夕。侂胄與其愛姬競簪頭花者。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坐所薦。侂胄命攝殿巖。後以擊侂胄之勞。死於節度使。　侂胄之妻吳夫人者。憲聖后姪女也。蚤死無子。侂胄既貴。四婢張。王。譚。陳。皆有寵。累封至郡國夫人。所謂四夫人也。每內宴。往往宣押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又有封恭人或安人者甚衆。侂胄殛死。四人皆知不免。盡取其珍寶瑰異之物擊碎曰。無爲它人有也。後二日。言者論之。乃詔四夫人以下悉追毀告命。放令自便。既僕以四人屬吏。人二十有二日。獄成。詔張福見王美

倖各徒一年。譚陳各杖一百。餘六十人。令臨安府縱歸其家。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衆引姦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爲僞學。積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既行。凶談日熾。又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廊職。嬖妾僭肆於掖庭。創鑿南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己所欲爲。不復奏稟。便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恩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庭。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嘗普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胥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流。時錫燕內庭。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不分。一至於此。勢焰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自國起走。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詞。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弃疾因寄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

心。中外崖忍。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牽動干戈。當危宗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謀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傳虜封侂胄爲吳王。又謂侂胄欲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圍。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絛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爲。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亦不足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都士大。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黜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褒表九原。哀榮千古。雖皆爲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柔遏吳曦之出爲恨云。　參政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樞密院事。上欲擢史侍郎。彌遠固辭。乃命錢參政兼知院。李參政兼同知。是日禮部尚書衛涇除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雷孝友除給事中。著作王居安除左司諫。倪思直院。章良能鎖學士院。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李參政進呈。自強從舉洞霄宮。時廷在外無元觀使者。丁丑。三省以舊日倫遣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從司三衙各送五萬。賜銀百兩。士卒賞有差。而夏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以罷逐侂胄意詔天下。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奸。擅朝威福。自

已朔制天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削
侂怙惡罔悛，胄圖彌甚。陳忠諫，廢公獨往，義指所加。道路以目，令遠戍
未解。怨毒孔滋。凡百搢紳，洎于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專恣欺罔，非
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殫猶，爲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尚休息，稱
朕意焉。 丁丑，貶竄陳自強。建三官，永州居住。行衛涇章疏也。雷孝友封
還錄黃。戊寅，詔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送
韶州安置。行王居安章疏也。四月丁巳，自強責詞過門下，給事倪思不書
黃。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六月癸酉，陳自
強卒于廣州。詔訃歸葬。 己卯，蘇師旦伏誅。前一日丁丑，師旦狀奏刺配
吉陽軍。行衛涇章疏也。己卯，給事人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
臣籍其所去于編置。 有司薄錄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
殿前司人多。令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刺
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故處以極典。 配周筠。決脊刺配
瓊外。 詔求言。詔曰：奸臣擅朝，畏人議己，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
今既竄除，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各條具所見以聞。 史彌
遠除禮部尚書。 辛巳，竄鄧友龍。再奪五官，南雄州安置。 尋又除名勒
休，信州安置。 以丘崈知建康府。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
政殿學士留守。 乙酉，置御前忠銳軍。 丙戌，衛涇簽書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 丁亥，詔立皇太子。詔曰：古先哲后，丕建元良。祖宗以來，厥有彝
典。朕獲承至尊，休德十有四載，而主鬯尚虛，非所以重大器、正大本也。皇
子曮天姿英粹，學問日充，望見繫於人心，言有裨於治道。斷自朕志，豫以
備闕。用衍萬世無疆之緒，立爲皇太子，改名愭。 李壁罷。初命除禮興部
後二日又使降兩官，送撫州居住。行殿中侍御史章疏也。 戊子，竄郭倬
郭僎。治侵師之罪也。倬梅州，僎連州，並除名安置，籍其家。 癸巳，貶張巖
奪二官，徽州居住。 己亥，赦天下。以立皇太子也。 十二月乙巳，丘崈爲
江淮制置大使。時趙淳已爲江淮制置使，故加大字以別之。罷山東京東
安撫司。尋又罷京西北路招撫司。 許奕使虜，吳衡副之。 乙巳，太白晝
見。 庚戌，貶許及之、薛叔似。及之奪二官，泉州居住。叔似奪三官，福州居
住。 竄皇甫斌。再奪五官，英德府安置。 癸丑，虜陷隨州。 辛酉，錢象祖
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楊次山除使相。次山，后之兄也。以太尉除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
乙丑，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丙寅，贈呂祖儉官。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

一人。丁卯，詔改明年元。 是月，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時宣撫副使安
丙也。徽東西路漕各糴米二十萬斛，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於成
都府糴十萬斛，並建官運送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北司也，乃爲
若市米耶。鄭明復輔曰：理不可拒，第徐爲之圖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
對糴米，乃俾以抱認六萬斛，其半本府生倉，其半凡所對糴。既而楊公居
師。事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戶稅產一石，則
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是歲，以建康鎮江三務場，隸提領官。四提
轄，謂権貨務、都茶場、権貫務、権貨場，大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権貨務場
掌鬻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政舊，別置提領官，率以文臣更爲
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是東一
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
在建康鎮江者，分爲總領所焉。淳禧來以總所使用儲積殘，始令經總從
領官，不屬總所。 四川初行小會子。尋廢不用。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
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二。丁卯歲，陳咸以
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楊輔爲制帥，深不樂之，故西州皆不用。吳獵代鎮蜀
與陳咸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然州縣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能行。
後但以其五萬緡狀充舊引於劍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爲金
銀會子，後亦不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二　一送

宋　寧宗七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定元年。戊辰。春正月戊寅。臺諫請梟韓侂胄。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頒置之淮甸。積骸叢冢之間。以謝天下。詔答以重施行。辛巳。章再上。御筆以未欲輕從答之。　詔求言。詔曰。朕以眇躬復遵洪業。所期恭己。治可致於無為。乃昧知人。失於偏信。自奸臣之怙勢。長公議之靡容。屏蔽聰明。攘斥忠直。利害莫從而上達。威福自得以下移。遂兹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倏再踰於月律。猶罕見於奏封。豈習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誠弗至。傾忌者多。厥今百度未釐。二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使能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倘有裨於事實。詎敢吝於褒章。共武過差。務從寬假。凡我縉紳之彥。暨于芻蕘之微。人懷之悃。悚欣聞於中命。竭誠以言。庶共底於丕平。　乙酉。集議韓侂胄函首事。先是壬午。監登聞檢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侍虜人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永並首級。侍從兩省臺諫集議以聞。丙戌。臺諫又以為請。詔三省樞密院詳議將上。

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使虜。以起居郎充通謝使。吳衡副之。戊申。追復趙汝愚職名。復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　詔改正韓侂胄事迹。命史官自紹熙以來改正。以其冒定策功也。　宋史全文於是彭龜年。樓鑰。言。呂祖儉。以次贈謚錄後。黨錮諸賢。以次召用。　壬子。賑流民。詔臨安府賑濟。　甲寅。雪。　戊午。再竄程松。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甲子。罷劉德秀遺表贈官。　是月。郴州黑風峒冦為亂。黑風峒者在郴吉之間。而地屬桂陽縣。有羅孟二者名世傳。其酋首也。至是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招補承節郎。世傳之犯省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書功官軍擊賊。元礪。曹口人。以武斷鄉曲。羣盜皆畏之。此世傳受招。論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為盜。羣盜推為帥。時江湖方縣饑。飢民及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数萬。　三月戊子。下戒飭詔。詔曰。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宮。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況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傚倣。貪婪無厭。狼藉已甚。朕方厲精吏治。中加訓飭。以儆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緣公濟私。

尚為欺態。必罰無赦。尚其戒哉。　復秦檜王爵贈謚。以倡議請和故也。

辛卯。詔梟韓侂胄首於兩淮。前二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議以歸侂胄函首易淮陝侵地。望日詔侍從及兩省臺諫赴都堂集議。限一日聞奏。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侍從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有旨依奏。遂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壬辰。降黃榜下臨安府。兩淮制置四川撫諭。參已宰執答目。諭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事。　續資治通鑑後曰。庶人之讐。釋記禮者猶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讐也。侂胄興兵構戰。固可罪矣。乃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踈計淺。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還之讐人。使之甘心。為可乎哉。　丁酉。許奕使虜。以起居郎充通謝使。　汰鎮淮軍。始淮南兩漕司招鮮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人。日給錢米。悉視效用。所費甚廣。既不肄習。復無紀律。久之廪給不繼。公肆剽劫。嘉定改元。丘崈復為江淮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它變。遂宗正丞常褚權度奉使措置。且就令商度。崈乃先隨稚淮所也。分隸逐州守臣節制。尋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漕任責揀汰除。願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料其半充効用。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闕額。淮西人願衆。合六萬餘人。乃委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頡揀刺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餘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頗頼其力焉。　此事不侍其月日。姑附于此。　是春。皇子均生。閏四月癸未。薨。追封肅王。謚曰沖靖。先是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鄆王傭。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肅王。況息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珪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乞止贈尚書令。詔從之。李心傳曰。吏部太常固失之。而倪正父所奏亦未盡也。乾道七省三省官長。易以左右丞相。則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三年。孝宗少子愷。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為待禮。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未深考耳。三年十一月。皇子王便有維垣之贈。給事中鄒應龍言。子為父師。於理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應龍俄以親年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利州兵老小宣閙。關外諸軍月糧有夫正色者。有夫估錢者。是春。王喜為沔州都統制。以糧貴。糧之下。令正

色米。每石以二千生倉。於是總領所乃優潤估錢予之，謂如夫天字敖則挾直糴狀糴之時，每石六引，即於上加給二分，作七引，以二分爲優潤。其實市直乃十餘千。一斛之錢，僅能糴其半。利州軍士方出戍，其家屬在營者皆怨。二月七日，南倉當支糧，未及早，衆共詐于統領官王興祖曰：汝自見總領白之。於是突入總領所，僅千人。總領陳咸方謁客未還，其屬官皆遁去，無與酬應者。衆益忿，適總領所修廨舍，衆共取條甎數百擲之。其一人陞廳事取更鼓擊之，遂徑趨宅堂。咸之家人悉登城以去。慮會鄧接兵入還之，有奉酒者，以瓦石自上擲傷數十人，衆乃止。咸聞變，渡江入西倉。興祖隨往白之，然後入城彈壓，衆始散去。宣撫司聞之，遣沔州中軍統制官米邦寧來究其事。既而以其方出戍，不欲治，但誅擊鼓者一人，又有漆匠一人，導之以入於寢所，得其刀與一屨，亦斬之。王喜素與興祖，欲但降爲隊將。尋以招成州亂兵，復故職。事聞，朝廷爲降詔，戒諭諸軍。夏四月丙辰，詔科別群臣奏疏，詔使者科別可行者以聞。　贈彭龜年職名，實謨閣直學士。　落李沐寶謨閣學士。　戊午，眞德秀論和議。德秀時爲太學博士，上書曰：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爲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宸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切謂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債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侮，則爲和也難。况夷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奸人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不留難。切揆謀國之意，不過以舉天保民爲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闚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善制其末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畜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之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爲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畜苟安之計乎。句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恃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吞朝委靡，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手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爲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漸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弃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

國之援，撤防絕備，冀秦之矜己而不加兵，冀異爰內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是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爲法，而以六國之事爲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者不觀敵人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爲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爲尚有可思者乎。欲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懾服其心而使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悚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常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姦奈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言見肩。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待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釁勢寢盛，然後發難挾之請，機必爭之端，而吾徒倀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叵測，禍亂之無日，蒐討軍實，申儆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　閏四月　壬申，雨雹畢。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雨州縣，決繫囚，釋杖以下。　辛卯，禱于天地宗廟社稷。癸巳，減常膳。乙未，蠲兩浙閩南州縣貧民逋賦，優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係囚。丙申，幸太乙宮明慶寺禱雨。　甲申，詔皇太子侍立朝殿。詔曰：朕惟化屬精，稽若古訓，爲萬世長策，允國其大者。皇太子溫文粹美，學問夙成，欲使與聞國論，通練事幾，以增茂儲德。二三大臣，各兼師傅賓僚，用伸羽翼之助。其相與叶心輔導，成朕愛子之義，以稱我家無疆之慶。是惟休哉。自今每遇視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乙酉，錢象祖兼太子太傅，衛涇、雷孝友、林大中並兼太子賓客。　閏月丁亥，皇太子出居東宮。　丁酉，詔求言，旱故也。詔曰：朕惟祖宗傳序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螟螣爲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禱不應，天災流行，國亦有之。在於今茲，闕偉實重，連郡有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米價日增，可大歲事，何以保邦。傳不云乎，星滿在上，知之在下。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嘆，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無小無大，惟允乃心，稱朕意焉。　五月辛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郝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甲午。太白經天　蝗。乙丑。減常膳。丁卯。詔侍從臺諫條上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以聞。六月乙酉。禱于天地社稷。七月壬戌。詔三省條上寬卹未盡之事。八月戊辰。出豐儲倉米賑貧民。六月庚午。金虜歸大散關。辛未。歸濠州。又歸陽茅關。乙亥。衛涇罷。付御史中丞章燮也。甲申。林大中薨。以僉書樞密院事卒于位。丙戌。詔舉邊守。詔侍從兩省臺諫舉沿邊守臣。辛卯。史彌遠兼參知政事。秋七月辛丑。錫呂祖泰官。先是祖泰以上書忤韓侂冑。配欽州牢城。至是改正通名特補上州文學。尋改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甲寅。許奕歸自虜庭。以通謝使回。是日入國門。八月辛未。丘崈薨。于江陰之里第。甲戌。議楮幣。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自曾從龍為版書。欲急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官陳徐作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為千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行。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萬。尤百餘緡。民間折閱益甚。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丙戌。詔考訂民間利害。詔禮部侍郎許奕起居舍人曾從龍考訂監司守令所條民間利害。擇可行者以聞。其未條上者趣之。甲午。賑江淮流民。出米二十萬石賑糶。尋又出安邊所錢一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賑飢民。九月乙未。和議成。先是金虜遣諭成。使元顏侃喬宇來。辛丑入見。至是以和議成諭天下。乙丑。大風。降德音于沿邊諸州。是秋。背嵬軍謀為變不克。沔州背嵬軍琳鸛以九月二十八日。安賓欲生祠落成之日舉事。已結連利州諸軍矣。前一夕。安公家人步履事。下有生甲者數百。是日安公心忽動。戒有告變者。捕為首八人誅之。隆慶府後軍統制官張林知其謀。命寨主宋正仲擒寶。獄成。寶凡。詔以其有誅叛之賞。奉汸帑使。除名貸命竄云。冬十月丙子。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己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宏中。徐範。張衛。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傳已亡。詔以米帛賜其家。辛巳。加配蔡璉。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樓鑰等狀奏許到朝散郎監都進奏院趙崇憲奏乞辨雪父汝愚冤狀等事。星一數內直省官蔡璉。義為可誅。方汝愚與彥逾謀違。意於郭杲。是時蔡璉從旁察聽。本欲為世。我當大事。在法當誅。止以是故之時。不欲盡行。姑從決配。

以從輕典。彼乃自配所逃入都城。投匭訴告。欲致興羅織之獄。陷害忠良。當時全臺曾入章疏。於是彭龜年進三官。勒停。當三特進兩官。蔡璉押回元不可恕。欲乞朝廷將蔡璉坐以逃入都城之罪。更與加配。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蔡璉於紹熙五年八月內。准指揮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撫州牢城收管。於慶元五年二月內放逐便。於嘉定元年四月內與降等。凡授進武副尉。吏部供到蔡璉。因唐勸見將承信郎。監江陰軍。江陰縣令鄭搞賞酒庫。奉聖旨。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賴州牢城。十一月戊戌。四川狀見九十界錢引。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壞。大觀間嘗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準。建炎初。張魏公浚出使。便以便宜增印。自後川蜀仍不已。至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是嘉定初。每緡止直錢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咸乃與條屬議出庫見金銀度牒與民。收四年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見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捨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緡。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持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藏。交諸州驛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令須收奏。而庫貨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姦。折閱已甚。於是單丁寡婦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道。使司日刻置使吳獵知之。乃揭榜徐狀。凡一千三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特室無司方與總領所忿。故移書東南。以為獵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計臺。制司無所預。殊是不直吳獵云。庚子。西川初行當五錢。時陳咸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欲盡收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為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四字為文。其背鑄西或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類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為舟楫雖屋鎮。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戊午。史彌遠去位。丁母憂也。癸亥。

皇太子請勝擴達茅子行在。令就茅侍服。許之。史擴達幹勝茅。求許之
明年二月。壬辰。達内侍趣擴達還行在勝茅。乙丑。李大用謀為變不
克。大用。利州忠義人也。初大用與其徒結集屯駐。諸軍欲以其日舉事。先
縱火焚倉庫。然後殺總領胡標財賦。又欲轉運判官。及兩統制。據城為變。
部分已定。其徒趙吉懼事不濟。詣總領陳咸告之。倘得大用。十二月戊辰
也。即教場伏兵之。其徒死者八人。賞吉錢千緡。送遂州養老。吉行至蓬明
勝。大用之黨追殺之。梟其屍棄之於道。取其錢而去。始大用之謀變。家于
欽侍為總領所主管文字。前一夕本所幹辦公事楊居正來見。坐定屏人。
擇條中一頭巾示子欽曰。軍中有人謀變。以此為號。知之否。子欽問如何。
曰。以中帶結于頭下者無恙。不然必不免。子欽笑曰。安有是事。索酒飲之
令去。翌日子欽以語節制軍馬候顒。顒亦未信。子欽曰。雖然不可不備。乃
令人察覺之。多狀皇已。顒乃遣左右親信者物色其事。會大用亦疑事泄
乃詣總領所自陳。總領陳咸詰之。大用曰。慕河池人。始欲虜萬緡從軍稱
宣撫使其忠義就領賞。意謂功名可以立致。不意朝廷罷軍汰遣末業。共
但得支犒二十緡。欲歸則無家。欲留則無食。自度不免一死。計出無聊。乃
至於是。咸從問汝將何為。曰欲殺監司守將。上聞津書費。下開朝門賑。自
立為判。王站建威月耳。咸不使其言。卒命引之退。及對吏。自通所約惡之
士。也自三界。而祇緯綢。其數甚衆。咸命杖殺之。不敢竟之。子欽密乞其獄
宣得其辭。子欽又言宣撫司。初命川路達趙恭子至軍前不果用達戊辛
勇之以歸。卒多盗食者。總領所命以路見糧。士洶洶且為變。子欽以白咸
盡循之乃止。 事在開禧三年六月。 丙寅。錢象祖罷。以觀文殿大學士
判福州。仟監察御史章除也。 貶李沐再降三官信州居住。 己卯。黎州
蠻蓄卜鬼遣。沉黎自慶元乙卯以後無邊事者。且十年。至是彌羌蓄卜忽
自惡水渡河入寇。破州之碉子寨。邊事自是再起。先是蓄卜之弟悶已。至
三對為人所殺。郡將趙彝縱轄官魏大受懼生事。齊寨之土丁以官償錢
三千三百引償之。時紹熙五年也。有白水村者。青羌往來洪頭也。其民舊
與青羌交通。慶元元年。郡從之安靜寨。青羌不以為便。乞還之白水。時開
禧已二年矣。既而蓄卜。又言大受。嘗以袍印許之而不獲。欲與青羌偕往
卯部川。殿道文兜賊以入寇。寨言于州。乞以財帛遣都王孚令徽遣吏往
撫伯昌從之。開禧三年二月六日壬子也。今年伏蓄卜逆以兵至三村。總
轄官董忠顯遣告急。伯昌命嚴兵待之。俄伯昌召其朝奉郎趙公庇代為
守。閱羌人且至。遣禁兵八十餘土丁往拒之兵至邛坪而蓄卜已渡河。軍

丁迎敵不勝。庚辰。攻邛坪寨。官軍射退之。遂掠三松叠沙横山三增白羊
諸村。殺人民。由財貨。蓄卜又遣據茆山。而安靜民漢邛坪谷堆諸寨。皆為
所隔。公庇亟遣西兵正將党惠以所部七十人及土丁俱往策應。惠輕敵
徑進。癸未。戰于茆山。官軍失利。義勇隊官二人戰沒。西兵死者四十人。土
丁六人。郡又盡調西兵禁兵之未發者。命興化府使軍統領王光世將之
以行。是日羌人自邛坪寨下。以皮船載生兵渡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際
射之。一舟八人俱溺。光世以羌人勢盛。俾之留屯三衢不敢進。羌人焚掠
既盡。戊子。渡河南歸。光世乃僞走徒旗。稱會合兵丁。趕逐羌賊。道路已通
時並河諸村生業既無遺矣。制置使吳獵聞之。庚寅。遣義勇軍統領張
師古以所部二百人赴州捍禦。師古至。則屯三衢。而光世遷屯安靜新寨
時邊報不一。而在城之兵調發既盡。乃募强壯三百人。號曰敢勇。俾往邊
頭應援。命軍事推官程伯雅充軍正。統之以行。伯雅將校人也。邛坪寨與
卯部川文兜賊隔河為境。伯昌之在郡也。蠻地飢荒。文兜賊首太者有請
伯昌。歲以米十五斛贍之。公庇至州。靳而不予。文兜賊譽因以藉口。乃借
蓄卜路。使之入寇。既而諸司聞其事。從命予米如故。然無及矣。 是歲。置
提領拘榷安邊錢物所。時有秦國用司。而侂胄及諸閹有史之家貲財。皆
已籍歸。黄疇若為殿中侍御史。請例此名。遂命與戶部侍郎沈詵同領其
事。即御史臺置局。又以事屬一員同領。仍許疇若不拘常例制置。疇若乎
請御監一員。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為拘榷官。仍稱捞募人言拘榷事。許
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北虜所增歲幣。其田宅與秦檜嵗之
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典領。罷。疇若已下皆遷官。 金主璟死。允濟立。
璟以淳熙十六年立。在位二十年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故立之。雍
即葛王褎也。淳熙元年更名雍。
嘉定二年。己巳。春正月。庚子。詔條陳節用事。令内外有司條陳。丁巳。樓鑰
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詔舉
監司郡守。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治行尤異者二三人。 二月庚午。黎州蠻
蓄卜寇邊。蓄卜又犯民漢寨。官軍與戰敗焉。先一日軍正程伯雅引兵至
安靜寨。翊日羌賊自聖塗城下引兵二千過河。從軍統領王光世。自滴寨
遣兵從之。衆寡不敵。皆為羌兵掩殺。後二日壬申伯雅遣大兵千餘人拒
敵。西義勇陣于山下。禁軍義勇次之。土丁義勇陣于河濱。布陣甫畢。羌人
已逼。前鋒皆無所施。賊先攻西義勇。將官鞠忠引衆先陣遂亂。禁軍義勇
急為所圍。將官曹達戰死。賊乘勢逼官軍至寨下。兵丁死者八十餘人。從

二日先賊乃降，制置司聞之，復遣興元府右軍準備將劉信、將彭乞兵三百往復。合圍後所逮義勇、西兵凡九百。命成都府總管武功大夫馮興統之。而賊去遠矣。四月戊寅，光世以所部四百還成都府。五月癸丑，張師古以義勇還。六月癸亥，馮興、劉信以彭乞及西兵次第各歸。七月，制置司對移隨公允通判崇慶府。十月丙子，復遣本路兵馬鈐轄唐滸往黎州，揮衆。御制諸軍。時安撫大丙新除制置大使，乃以便宜命其子直秘閣、通判眉州癸仲權黎州兼節制軍馬。 壬午，詔訪擇捉捕帑之策。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三月己酉，詔民以錢會子之價損，沒家財者，有司立還之。 丁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舊法。 戊子，大風。 是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右執法。 三月丙申，雨雹。 庚申，恤流民。命浙西又淮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夏四月，蝗。乙丑，詔諸路監司督州縣捕之。 戊辰，以濠州忠義人歸農。自開禧用師，兩淮衆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者甚衆。今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餘而參一矣。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首議汰遣。先是丘崈為江淮制置大使，已汰維淮軍五六萬，然民兵未盡去也。何澹繼之，次第散遣。至是澹言本司近放散盧濠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為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

餘石。而并歲却者錢二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人望闕謝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生理。其無田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修寶謨閣任事之力。望賜推賞。詔寶特遷一官，權知濠州。 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使李大性亦言：昨有創招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廩費康給。已分委官屬，前往放散開落。計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詔奬諭。先是，沿淮盜賊剽劫滋起，言者謂此皆前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始樂而去為盜耳。請罷寶攝郡。迄所遣官。之月秩已。從之。是時所在揀汰民兵。既無所歸，復多散而為盜。於是命華郡擇其豪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辛未，詔條明空冗費。詔有司條上。 都城疫。先是三月壬戌，出內庫錢十萬緡，為行在貧民棺槨費。至是甲申，又賜行在諸軍死者棺錢。 戊子，賜楊震仲謚，曰節愍。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右丞相。 旱。丁酉，詔諸路監司決繫囚。切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以羅日愿謀為變，磔于市。羅日愿者，江西人。開禧用兵，以募千轄使胥借補，至副武郎，充忠義軍統制。使胥被誅，其黨所入劉輝，為浙西提刑司檢法官。坐口語送大理，其詞頗連日愿。朝廷迄其獄竟，不復治。郭淳輝於湖南，日愿不自

安，且鬱鬱不得志，寓居臨安之沙皮巷，交結忠勇人。年春二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日愿謂主言庭及大臣有謀。遂興殿前司中軍訓練官楊明，及其徒徐濟、趙祇等合謀，以秋黑風炯為名，聚衆為變。約候史彌遠江日，命步軍司前軍揀汰軍校張興等，威懾亡命千人於舟中，俟可言迎犒於浙江亭，舉火為号。三路捉刀併出，盡殺宰執侍從臺諫諸人。然後以兵擁三衙賞軍，且自水門突入大內，殺內侍王俞、張廷彥等四人，胡請上御殿降詔賞軍，以日愿為樞密使，濟為參知政事，濟士挨祇降止人俞大剛。是慶內侍之楊明者，在御前伴射，主奉伴射官為內應。而樞密院効士皇甫威，臨安府府學生黃萬頃、班直王麟、御龍骨朵直戴顯等，各為日愿糾合徒衆。部分已定，有守闕進勇副尉景德常者，春州人，以茅千京湖宣撫司奏補副尉。至是在臨安，三月丙申，日愿令濟邀德常共泛西湖，至醉酣，頗以所議告之，且許事成以為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既而濟中悔，邀同謀臨安府學生黃君崎告其事，不能達。遂武校尉殿前司選鋒軍訓練官黃冲，知日愿所謀，欲救之而未果。德常乃投匭上變，黃由特知紹興府，亦言之事。下大理。議者欲掩覆其事，於告變元狀不復付出。侍御史陳峙遣跡論之。獄成，五月戊戌夜，詔日愿陵遲處斬，祇與威、萬頃、麟、顯並斬。

殿役人李澤、進勇副尉侯顯忠，有蔭人陳儇儒、劉洪現，百姓高仲𦲷，進義副尉殿前司訓練官程斌，並坐知情不告，各決重杖處死。已而刑於市。 庚子，詔濟、君崎、冲各貸死，濟配瓊州，君崎信州，冲廣州。臨安府學生范仲彥坐知情不告，配新州。日愿弟千二，南恩州。富直人唐佳，容州。自濟以下，並杖脊刺配土牢。日愿妻張杖脊送封州土牢編管。日愿男翠僧以年幼免決刺，送吉陽軍拘管。右相時方辨起復，人判奏待罪。其言陛下昨誅趙元愿，自獲宴賞英斷。故其餘黨切蓋執政書孝友等，亦以脫漏望輕，不足慎厭姦慝。生事引嫌，皆優詔答之。 乙亥，詔德常補武德郎，賜錢三千緡，白金五百兩。同告人黃冲補武翼郎，賜錢二千緡，白金三百兩。以命為臨安府兵馬鈐轄。德常為浙西路兵馬都監。自餘武有誅戮諸卒人，未發覺到官，更不追究。命尚書省降黃榜曉諭。時武安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已病。是月十二日以憂死。追以福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為威武軍承宣使，代掌殿岩。四年六月，有武臣陳大用、吳仲俗者，言日愿為使胥報仇，非大丈夫。樞密院使吕白彥通聞而告之。大用坐編管泉州，仲俗編管建寧府云。 庚子，詔舉監司郡守。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闕。 蝗。辛丑，命州縣捕之。 乙卯，釋大理三衙臨

安府兩浙州縣狀以下同。除茶鹽實錢。 癸丑。詔以戶口爲殿最。詔兩淮
州軍守令以戶口多寡爲殿最。 甲寅。拘回舊會。明年春。第十界會子當
滿。朝廷先期。令刑部尚書曾懷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事者言。第十一界
會子。爲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已以舊界及出
賣沒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所謂名件凡九。一曰打套孔香錢
約一百六十萬餘緡。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
三曰出賣告勑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四曰左右
選將官循資告九百四十道。共約計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五曰封贈冠
帔勑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六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
萬緡。七曰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八曰拘催諸路已降木
賣告勑錢。兩項計一千四百一十萬餘緡。九曰自條奏爲綾紙錢。未見數
從。又禁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爲錢七百。諸路州縣。幾倍其
半云。朝廷知其弊積。遂盡廢十一十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 九
月癸丑。命吏部郎官劉爚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利害。上于朝。 [illegible]己未。
詔群臣上封事。庚申。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六月癸亥。命浙西諸州論民僮
麻豆。毋督其租。詔臺省及諸路監司速決滯獄。乙酉。復禱于天地宗廟社
稷。己丑。命江西福建二廣豐稔諸州。糴運以給行在。仍償其費。七月癸巳。
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五條。乙未。詔出萊州縣七歲以下。聽異姓收養。著
爲令。己亥。蠲信陽軍。荊門軍。漢陽軍民賦。壬寅。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
麥種。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六月辛卯。汰新軍及忠義人歸農。詔浙見
四月戊辰下。 秋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江八州。聽兩淮諸州民行使。
乙丑。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開禧末。江淮用兵起。丘崈守金陵
留鑰。崈尋以金樞管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爲江淮制置。乃沿故事命崈爲
大使。崈居以何澹代之。澹始兼江東安撫。俄中命兼大使如崈例。已而罷
四川宣撫。又以安丙爲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丙思。欲視執政。故加
大字。先是程松趙雄。皆以兩宰執知成都。止爲制置使。趙彥逾傅執政恩
例亦然。今制加大字。蓋用澹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
在知府事上。丙安公降旨。其結銜乃在下。亦非典故。 初程松既遁歸。徽
運宣撫制置二印。朝廷以一使簡遠付揚輔。時安丙爲宣撫副使。以副使
印當爲吳曦所凡僞之激賞庫有吳璘宣撫使印。乃取用焉。及輔改除制
置使。而宣撫印者收成都官庫。丙撤取之。輔告以貴司自有制使印乃止。
至是丙改除制置大使。撤吳璘取其印。璲留制置印自用。而以大使印送

於丙。於是二司行事紛然。璲書于朝。有言制置司事務。併歸大使司。安撫
司事務。歸安撫司。璲懇曰。諸公獨不能爲吾數月地耶。乃更稱四川安撫
使。及貴將若入境。璲入攜制置使印至嘉定。然後以送將若。其後言者。劾
璲恨愛使令。蓋指此耳。 沔州自誅璲後。王喜。王鐵。薛九齡。皆以宣撫司
便宜之命爲都統制。是秋王大才。始以荊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
中。自以當權招撫。僕不欲與大使講增坪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使
同何九齡事。大才以持語至大使司。詳具嘉定七年正月本條下。 甲戌。
册皇太子。丁丑。皇太子謁太廟。議者以太子名犢字達避。甲申。又更名詢。
自太子侍立。丙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蓋用天禧間故事。 己卯。黎州
蠻寇邊。 丙戌。賑兩淮飢民。出米十萬石。 九月辛丑。合祭天地于明堂。
赦天下。 丙午。增太學內舍生。十員 冬十月丁亥。補京湖廂禁軍。命制
置使司募逃卒。及故散忠義人以補其闕。蓋以散散人聚而爲盜故也。
己丑。減房廊白地錢。公私並裁減十之三。如淳熙故事。 十一月辛卯。黎
張林等謀作亂不克。林爲沔州統制。謀亂事覺貸死。除名廣州編管。 甲
午。修浙西水利。詔監司募飢民爲之。 乙未。雪。以歲飢寬。 是月。郴州
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元礪有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詔遣荊鄂江池大
軍討之。 丙辰。徐邦憲罷。先知臨安府。 是冬京尹。始優禮士人徐邦憲。
時都城米價踊貴。諸幣不通。乞弓之人有群。攫餅餌于傳法寺前者。陳侍
御時等全臺上章。論守臣匿實無策。邦憲亟弓先章四上。詔先兼知臨安
府。而命趙師𢍰以兵部尚書代之。蓋憲尹京。亦纔五十四日也。師𢍰特以
辦學士居其門。方其權尹。學士蔡行之當草答詔。奏言師𢍰之爲人與其
行事。衆耳目素具也。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逆
上。居數日。命徙下。乃出行之外祠。而獨直院元剛草答詔焉。師𢍰。燕王宮
孝子也。曾祖嘉國公令唆。及從蘇黃諸人游。父伯驌。少有寵於德壽宮。出
入中禁。侍以家人禮。乾道末。特命出權。淳熙中。擢爲郵使者。積官知州府
麾使提舉佑神觀。師𢍰再遷進士。頗有吏才。累更繁劇數遭論罷。自慶元迄
于嘉定之初。四典京邑。皆以材選。然多不適逾年。近或數月。輒復罷去。臨
安以官者爲承吏。府尹反奉之。又事干宮禁非與他司深交。則不能得其
要領。故必使老乃克爲之。李壽翁嘗白大臣無所用予求受。而勢不得行。
蓋積習已久。非一朝所能革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謚。曰忠襄。 甲
子。官軍與黎州蠻戰大敗。四川制置大使司統領官董炤李。虞河興屬邑
將。先是大使司命炤與統領官傅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夬

大洩之子節制。狹仲將王黎預。檄本州令備船筏乾糧。爲渡入之計。至則
遣實往安靜柵視山川形勢。以爲萬丨之澗去大渡河猶三十里。入之易
耳。飛虎軍皆選士。自爲無不一當十者。欲覘欲渡河。先自白。節制王軍。大
犒士衆。命將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及沿河諸寨土丁。合千三百人。以昧爽
涉河。分爲三部。山高箐深。路險雪積。蠻人於高山要害之處。起立石棚以
伏官軍。官軍或爲所壓。敗而蠻大呼突出。官軍擊潰。逃入山谷。蠻縱鏢狗
而隨之。盡爲所擒。而兵被縛者六七十人。土丁又倍之。日暮。將先遁歸。實
爲蠻所圍數日乃得脫。難而募兵土丁亦有實歸者。節制使還黎州。將留
守安靜。兵擬待已罷制置。循木行。乃得趋黎州。或以不得輕衆。傷圍底盡。
於是蠻逆摩睞以犢漢人。凡土丁之爲摩者一人爲數百千云。攝雪已爲
公尼。欲其敗事不以聞。會大旱。招近臣降關政。許成子持爲禮部侍郎。因
論黎州守臣撫御失當。而挑動不和。務存大體。無怪乎上干陰陽之和。如
此其極也。疏入。公尼降二官放罷。朝廷方擬擇守。會制大使司已遣官節
制。乃坐令朝奉郎通判成都府何德秀。知黎州節制軍馬。用金字牌遞遣
行。其年十二月甲申也。於是節制自官寨歸。留就領官傅順董將。軍王程
伯禪在後寨擇處。　己巳。勝米嘉瑞曰大忠。太常博士章休。初議諡曰文忠。

考功郎中劉彌正覆議。議曰。諡。古也。複諡。非古也。諡法曰。諡主於行者也。
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哉。其議略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獨
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書儒於經始末據。以貫大
遠。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逮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大近道
耳。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
大明。濂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粲然矣。初
太常議以文忠諡公。扶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蘊而不施。而
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今文與忠諡公。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蘭矣
而實也。本朝獻寮不得諡文。而得之者乃惟大平王介甫。介甫理學不得
爲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歐陽文士耳。大事大和豈是之謂乎。世評韓
愈爲文人非也。原道四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既爲韓文
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從之。乃諡曰文。　乙亥。
詔諸州毋擅職田租。　是歲。諸路旱蝗。　楊琴衛。鄉吉州。南安軍盜起
關外諸將私役諸軍。關外諸軍多爲諸將私役。其間軍士有自食貪而爲
手技者。則又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士日益貧。家于鈌是
歲知金州。遇歲抄有軍士。夜指民居之豬雞者。爲廂巡所縛。于欲送而問

之曰。若粗能抄綴本將日責抄紙若干張。本官給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故
至是耳。于欲請而罷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蓋其壁壘在禁門之外。家
有菜田。始勸之以植菜。久而知其利也。則又之以桑麻。居平既久。望煙且
勤。遂以足食。乃知也由誠爲大利。要在使其難爲之耳
嘉定三年庚午。春正月甲辰。詔招諭群盜。詔曰。朕以助彰君臨方夏。明有
未燭。德有未孚。嘆綠林之良。要關遠蠹。科役繁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不
加卹。使吾赤子。皆轉徙以無依。而使奸民。間誘情以爲暴。嘗言致寇。職咏
責躬。近而淮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土南遠其蹤跡。重廬致於
殘叟。播若與猿爲之肝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衆豈無
前。萬千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心。與其殺息以偷生。孰若悔禍
而爲福。今則宏開禁網。從不寬書。推予不殺之仁。昇爾更生之路。倘使罔
書。卽爲良民。尚惟郡縣守令之責。共宣朝廷惠下之澤。安撫民庶。副朕
心。其楚衛。柳吉州。南安等處盜賊。惟捕渠魁。其餘脅從。並行原貸。許以
自新。　詔戒監司守令。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稍寢流亡。良可哀痛。朕
踊租倚儲。日夕惕惕。惟恐縣邑弗良。爲其在位。有以分朕之憂。而監司守
令。爲本其文。未副朕志。其能撫摩而無拘攣職。撫字而無刻剝職。不然。何

吾民不安業。而忽爲盜賊之歸也。繼自今以體國爲心。以撫賊爲能。推衆
選擇。朕不汝斬。其或緣奸作邪。營私自豐。俾上德壅於下。下怨霖於上。朕
有常憲。斯言不渝。毋忽。　丙午。爾土　癸暮當　二月辛酉。黎州蠻侵寇
邊。先是。人自虎溪寨下用皮船渡河。攻柵嶺寨。統領官董將引所部兵百餘
由寨後突出與之。賊登堡子城。將入逃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之河岸。
衆已疲矣。西漢地土丁知賊飢困。欲馳下勦之。將恐分其功。戒土丁毋得
進。會日暮。將移泊董地寨。夜見人來燭道。船若將遁者而滅炬。我兵以舂
詐朝吾戮。賊兵數倍。將不能支。賊乃拔兵而去。後五日丙寅。新守何德秀
至州視事。安癸仲還眉州。又十日。總管馮興以制置大使司之命。部西兵
三百至州。賊不復出。黎州舊有樣丁二千。義勇二百。德秀至。乃按實丁籍
擇其少壯者千四百四十爲樣丁。餘四十二十九爲府丁。又增招義勇二
百人。月增支米三斗。舊菜錢一千。通舊爲錢八引。西南極邊六寨。董地相
積。新舊安靜。聖婆城。民溪舊以飛山及州禁軍更戍。地多煙瘴。戍者憚之。
德秀因令所增二百人。將家分戍六寨。罷飛山義勇之更戍者三百人。減
十石軍更戍者之粮。而以其錢爲增兵之費。報可。是年八月癸酉也。時沅
黎賊入王溥。總領所歲以滿井鹽十八百備糴之軍所須。皆仰給於岬僥

乾道癸巳，遣漳一關，始以州鎮大牌戶。及沿路居民遞運四千石上達，謂之短運。慶元乙卯，吐蕃入寇郡，始稅戶人夫徑行三百里，謂之長運，至是嵩卜連年入寇，夫運益頻，遠近之民，俱罹其役矣。 丁卯，配籍贓吏。前知崑山縣徐提幹縣丞范大猷，犯贓刺面，配英德府、賓州，仍籍其家。 壬午命王居安督捕洞寇。三月乙亥，又命曹彥約知潭州，協力督捕。先是去年十二月壬申，使換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趙希懌為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至是又遷寶謨閣待制，知潭州史彌堅為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而擢工部侍郎王居安為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節制兩路軍馬。三月乙亥，又以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曹彥約為直秘閣知潭州，兼權轉運司事。居安字簡卿，黃岩人，進士高第，韓侂冑死之日，自館職擢為諫官，繼以事改起居郎，又坐它累奪一官罷去。江淮盜起，使官知太平州，除直龍圖提點浙西刑獄公事，素有風采，乃召為工部侍郎，使之平賊。彥約字簡夫，南康人，知名士也。開禧末除知澧州未上，會虜入淮漢，簡夫講守決勝，堅守不動。用是遷兩官，提舉湖北常平公事，又遷提刑。簡卿至江西，賊方四出，虜帥參保通其入廣之路，賊遂出沒洪澤間，須之，又移海嶺，撞鋒寫學賊者繳焉。 三月丁酉，錮通貫。都城及京畿諸州民間通貫，悉錮之，

庚子，賜彭龜年謚，曰忠肅。 甲寅，捕獲楚州賊首胡海。 又雨。丙辰，釋兩浙州縣係囚，釋杖以下。 是春，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錢引。陳咸遣措所收錢引半界，兩引直僅為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則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大使安丙患之，是春議欲從收半界，提舉茶馬張宗實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為助，大使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逆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令諸司之力，餘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遣措謂三年三兌，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止收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則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檄餘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使司今措置與茶馬兩司收鑿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七日以去，如大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令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不行使。檄至，遣措坐待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遣措未視事，有御前軍四人直入史舍，將都副大三人以去，遣措懼，即以印付屬官，稱疾，申大制司乞致仕。先是洙議之嚴，副宣司遣官劉劉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贍軍，既三年矣。至是咸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遣制司元日所寄五百萬緡，以備對鑿。其參議官毛璞爭調護久之，卒兌九十一界二十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兌。又顧遣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松所增之數，慮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蓋二司之說並行，然總領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科斷官吏，因以為利，其實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乃得之。度民間已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量却還令兌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萬緡者，其半以三路鹽井戶月額，每三萬斤科貫，不理遠限，科仕部一道，計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貫一千道，計直者萬緡。其半則以給資文官鹽井，籍民戶沒官之井。自建炎以來，依坊場法召人投買，除引息土產稅錢外，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遣措始欠總領所榜賣，給為永業，得錢數十萬緡。至是大制司以為計司建於求售，酬木當直，再召人實封投賣，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下令悉輸舊引于官，以充對鑿之數。使漕州劉師文申請，便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凡二千五百萬緡有奇，而引直逕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

給精金銀之富，又安能收此泛溢不行之券乎。令四川諸郡歲輸貴金千五百兩，銀十六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掌計者漫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夏四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游擊至韶石，會江湖諸司言元礪請降，而王簡卿未有所白，乃少伏之。既而簡卿言元礪降書僞嫚，有甘罰錢之語。賊既不能入廣，復犯江西。起復秦儀郎知吉州史定之捕堅元子之。當未至官時，賊已大作，及是詔定之兩易內地一等州郡差遣，而命簡卿兼知吉州，神也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皆在江西，頻戰不捷，簡大說與賊戰亦失利。 丙寅，詔恤殘破州縣。凡經賊殘破者，四司申且安集之。 五月，淮賊息平，詔寬恤淮東殘破州縣。 戊辰，賑行在軍民，出內庫錢二十三萬緡。 五月甲辰，詔看詳封事，去年未經百官應詔封事，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督捕海寇，行下沿海諸州。 戊申，經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忠勇軍隸御前。 又雨。癸丑，發豐儲倉米賑貧民。 六月壬戌，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十有九條。 是月，追贈朱熹官，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 淳祐元年，命中學，以熹列于從祀。 贈隱士蔡元定官，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積序於主

前而復伸於死後天理昭昭亦有久而不定者有學問有源深復興起往者書祠無興於世者不幸見謗者遠論今是非已定兩川趙夫朕基懲之其贈以官慰兩泉下死雖莫贖而知貴哉　己亥二子曰開號節齋先生曰況之夫公之高弟也號凡本先生況有子曰杭號久軒往世其學猶弟當清顯終于參預天之昌泰氏也至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己卯詔核實軍籍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欺冒者以聞論　王釜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一千人爲額有闕乞招填然兵籍舊爲八萬九千人其曠亂役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招填實增萬人矣會朝廷行下三衙江上又四川諸軍核實從填虛額乞止三路官兵舊法令人承虛自軍興總領所已依官四法召人投買傳錢數十萬緡大使司以為未及償復貴之又傳錢百萬緡入制司激賞庫王釜以爲大信撤止之大使司乃以計所有制司虜患倉米三十萬石言于朝釜之議遂格　秋七月辛卯禁增廣圍田　癸卯定南班宗室員爲三十員　八月乙亥大風拔木　是月臨安府蝗　九月丙戌朔嚴陞差將校法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平劣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劄　壬申雷　十一月

癸巳賞楚州平賊功　乙巳議汰浮濫建制士二人往兩浙路與提舉官選　是月李元礪進犯贛州南安軍朝廷以重賞募人擒捕之　十二月丙辰詔安集漣水江淮諸州嚴飭守令安集　戊午要擴罷　丙寅趙師巽罷師巽兄來知臨安府軍器少監袁國子司業陳武兄來司業先是十一月間府尹有因訟付獄者事連武學生柯子沖盧宣德府命付理院械繫之案已當牍制也府師巽為府尹書判各決竹篦二十押出府城仍申國子監照會士論譁然以為不可諸生乃陳詞于學官詩書准為武學博士劉靖之為武學諭二學官為備申監監以申尚書省及御史臺諫院府尹聞知之乃妄羅於司理參軍趙師費對移錢塘丞而推吏官勘斷而臺省無所施行石學之士遂詣都省投牒會史右相以所生母大祥給假不入堂政一月諸狀出諸願抑士士念不平傳集司業及學官學官住已二參預白之其詞皆是辭而有念意當考有重處焉而士入羅一尚書之語乃見右相右相亦謂不善平章微而主此於是監學以狀申都省已施行既而未日不報武學生周源等遂空學出監投牒繳納綾紙不肯歸齋其詞云竊聞韓魏公三朝之元老不押班朝儀之小節當時臺諫論之直以為跋扈不臣楊和王再遣熟處爲國招軍誤制筆實當時臺諫論之摘以

為當興嵩路爲者聞除今來趙帥不經本監不申朝廷擬取天子之學生徒之公庭之下序之國門之外其蔑視學校不有君父如之不押班判筆官之事輕重為何如況趙帥本權臣之死黨如事殊周晴結貪相苗回驅儈奉倉貪殘實小人之尤魁其視善類不啻冰炭當時讒之者曰姦邪誹不附韓王帥巽於中最不賊手捡骰錢投謬躬當勤滿井齋郎呻頭排拜尊師吳畫爵為書薦自除史有一般人不齒也曾學徇吠村庭此皆小人之不屑為任彼乃甘心為之更化之後前日黨邪之人誅斥殆盡而斯人厥蹤從獄獨能漏網朝廷所以放斌而用之者特以小人有材武能辦事今既經年使聞貪酷之聲殊失期待之意尚書天子之帳舌京兆四方之觀瞻彼方諂附夤緣無自大謂泰無人前此肆無忌憚特為天子結怨於民今兩生之辱是為天子結怨於士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源等當具狀申監乞備申臺省又當詣于朝省詳于臺諫侍命數日杳不聞報源等切恐朝廷以常程公事視之竊惟祖宗二三百年養士之澤一旦掃地此豈小故而趙帥不有朝廷不存學校侵宥監欲漸不可長歸聖報復之禍尤可寒心源等不肯上負聖天子教育之恩為國遠慮義激辭憤誓不苟生而脅物之氣竟無所伸諸生亦義而作多已告假所存

無幾源等竊謂面目復爲天子學生所有初給綾紙遂狀繳納其有未及行判者則狀申繳於是監學以諸生狀詞繳申臺省且併乞罷黜武學二學官又併國子監丞孫狗博士林垛等俞建正張方緯實萬太學博士姚師堯賦年伯正宣繒緯林炯俱詣宰執白之退即家居待命其月十四日乙酉也是日府尹竊慶乞告詔早五月丙午太學之士求諸監投牒其詞云竊惟祖宗建立學校幾三百年所以崇獎士類靡所不至中興以來高宗孝宗尤切加意今有事關國體傳之四方殊駭觀聽如武士柯子沖盧德富初無罪累而臨安府守臣以私意罪纖踐辱令自詣獄而又使之公庭逐之國門之外始聞而疑之以為守臣銷摸宜不至此已而信然乃求其說而不可得相與言曰提舉一節爭中監子曰無之斥逐一事亦審奏聞乎曰無之始為之大駭以為朝廷猶有紀綱臺諫猶有公論學校猶有師儒而守臣專擅為此何也在學諸生員有過自有五等之規甚者乃始奏而行之然在祖宗盛時天涵地育護養康耻士不幸罹于咎者蓋鮮惟秦檜權臣傳志之初始斥逐忤己者五六人雖然猶未敢加以歐撻也猶有待於臺言也今守臣乃為權臣之所不敢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右學諸生已訴之臺省且使相率而去矣竊謂文武雖分而道則同學校雖

二。而體用一。是用不避誅責，冒犯中禁，狀已備申朝廷，敢奏施行，無使吾日天下議之。國史書之曰：宰臣捷逆天子生員，自今日始。幸甚幸甚。陳武傳之。從爲備申都省。府尹關乃王章待罪，其自辯數晝悉，而理終屈。先是諸生既訟于御史臺，而殿中侍御林琰、監察御史倫宏、鄭昭先共議牒府茅云，請照會士人所陳，遂一行遣。無爲具文，招慝詞訴而已。及事益激，乃始奏劾獄官趙師燮，以爲不分明指定，當例具呈，遂致一等違辱，有傷學校事體。乙將師燮罷黜，獄吏決配。使狀知士論不可遏，實畫首府尹欽罷。戊子，詔獄官放罷，二吏送浙漕司，從杖一百斷，勒永不收叙。而二人無所懲。武再與二學官連銜申乞罷黜。己丑，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安職。壬人歸學。庚寅，陳武會集皆供職。辛卯，省劄令吏切說諭諸生歸齋。壬辰，堵之，乃趣學。興武聚而諭諸生，而諸生之意未已。而學孫約、博士戴幸伯皆稱疾不入。辛午台一日，十二月丁巳。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各安職守，人對臨安府。令便兩學士人，或因公事合行追會，先當申國子監，候報乃施行。而太學之士，猶請檢放陳述狀。庚申，學官連銜再乞罷黜，武人而見執政求去。後六日，乃有是命。於是曾從龍以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皆兼國子祭酒。劉爚自浙西提刑召爲國子司業，王柟自吏部郎中兼右司郎官

涂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丁卯，準與太府寺主簿金式兩易。靖之與太社令陳貴謙兩易趙書。便引疾求去。章再上不許，而移出知漢陽軍。幸伯添差通判鎮江府。凡紛紛踰月乃定。既而博士林琢亦求去。四年正月乙未，除知興化軍。二月丙子，侵有言，趙書兼詳定勅令官。閏月甲申，觀陳武兼秘書少監。武聞二士被撻，以足頓地曰：辱我同舍。亦語人曰：趙書可罷。武論乃劉左史之子，宜有家法。趙書既爲諸生所攻，明年竟以事奉祠而去。不復再入矣。　御史臺奏，臣等近據武學生周源等狀訴，柯子沖、盧德宣爲臨安府枝撻庭辱事。本臺牒本府，照會士人所陳事理，速一行遣，無致具文，引慝詞訴據本府申，因鞋明逸法立約，付雷張沂田產內，得錢經管關節。案內追到元經管人，府學生梁于塈、武學生柯子沖、盧德宣等，已據各人供招，委有交涉。本府照條定斷，一時書判從輕斷遣。其推吏戴安禮等，輒苓不照體例，分別致將柯子沖、盧德宣與府學生梁于塈，同行枝撻。罹而本府舉覺，係司理趙師燮對移錢塘縣丞，戴安禮斷勒，沈謙戴斷，照待上件事，趙師燮身爲獄官，自合分明指定武學各有所屬，令乃當列具呈，遂致一等違辱，有傷學校事體。況士子所陳，非係重囚，司理既卻用杖一等枷，戴以因情可見。獄官縱吏違法，致將士類凌辱。將司理趙師燮

罷黜。人吏戴安禮、沈謙決配施行。伏候勅旨。　是日，李元礪就擒。元礪欲圖羅世傳，而先爲世傳所縛，其徒就執者二十有八人。於是江西、湖南二帥司，皆言十二月十一日，大戰于秋平野，當日巳時，生擒元礪。而湖南人言，本司不欲爭奪，已解赴江西安撫司矣。奏未至，會主鎮江都統制畢再遇詔歸，以是月壬申內引。朝論欲遣再遇討之。未決，明年正月，江西奏至，乃命王簡卿同許俊召募士人，識認元礪正身，訖照條盡法施行。　辛巳，黎州青羌弓夫崇降。奴兒結以乾道九年之春寇邊，淳熙十一年之秋歸漢，十二年之春被降，奴兒結之弟三關，以十四年之秋復歸。三關之弟夫茶鬚，以十五年之夏納款。奴兒結之子弓夫崇以慶元元年之春再爲擾邊之事，至是冬納款，始終凡三十六年云。　是歲，賑諸州大水。臨安、紹興府、嚴衢州大水，賑之，仍免其賦。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一送

宋

寧宗八

兩朝綱目備要　寧宗嘉定四年辛未春正月己丑敘州蠻攻陷利店寨馬
湖夷都蠻攻嘉定府犍為縣之利店寨陷之馬湖蠻者西爨花明之別種
也其地在梁為南寧州承聖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瓚者遂據其地子
孫相傳後分為東西兩爨之地在唐為殷劍驍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隸
戎州都督府國朝開寶中德化將軍董舂惜貢馬詔書嘉納之太平興國
始市馬其後又以木板來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者齎根深入為之
磨鋸貫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徑六七尺厚尺許言為舟航樓觀
之用時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敘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輝始置場
征之謂之抽收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南接石門蕃敘州徼外蠻西
南接沙漠虛恨嘉定府僰外蠻及黎雅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敘州之
南州寨宣化縣西接嘉定之賴因沐川建為寨丁三寨名西北接敘州之
置實凡蠻之地衍袤者七村曰胡濼威曰會蓮曰黎濮戎曰泥溪曰平夷

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澗戎曰普利曰夷撾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彼
儘推髻而屋皆瓦屋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明些黎濮平
夷三村為漢蠻之統謂之兩屬既而自敘州泝汶十里至馬湖江口又
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又水陸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陸行一百
八十五里至天池此馬湖蠻王所居也自夷都濼口在夷都村之南五十
里逕陸根利店沐川賴因龍鳩等寨僅二程皆平原初賴因本夷地景德
天聖間屢來寇掠治平間把截將王文揆始據險立寨使耕夷入山煉石
賴因虐夷人許之事聞有旨次其地歸董蠻統而寨民私路之以償其役
地歲為紬三百疋稻廣二尺長二丈於是蠻人每歲至賴因謂之常稅其
後稅額增寨人亦厭苦之紹興末盧恨蠻犯龍逵寨隆興初夷都蠻復寇
賴因詔用為當可從熙本路利取公事以經制之當築堡於龍逵而戍青
於賴因以為戰地多儲蓄備器械蠻不復至及是馬湖蠻將入寇而夷都
上蠻先以書抵利店寨將言之寨將亦謂蠻人要索之常不即舊歲除之
前夕寨民有夫午者夜出求之先大滿四山始設寇至乃以狀白犍為縣
未達而蠻已大入戎曰蠻始歃寇中鎮寨中鎮有備不可入潮利店猶當
貫而寨丁少乃攻之如寨保義郎狄松悉寨丁七十餘人逆之迎敵戎死

戎退蠻遂圍其寨寨地勢低蠻人馮高伐木石以擊之眾莫能拒又二日
蠻人以寨抒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援者寨民驚潰自投山水而死亡
者數百人松為蠻所執齧割而殺之盡掠寨民之貲焚其居驅若孫婦女
數百人而去松二子亦為所掠守臣許奕子然聞變急調兵救之至則蠻
已遁矣既而蠻人釋所俘平胡慶者俾持牒以歸自稱都相公狀申嘉州
官吏大略言漢人不償耦稅之故其後蠻人為扶安將言松以敘州買其
馬直故擊之道險不可進欲引歸而蠻卵翁者謂始出兵時嘗許以生口
祀神今無所得神且怒由是移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實云初慶元末宣
化奏呂元封奇源嘗為吾戎邊患大略謂馬湖之蠻在嘉而不在敘孟一
軍七安邊一寨守真漢沙濼南州寨之間皆立屯集不則馬湖不能逞戎
吾境唯賴因中鎮地平而近且蠻以常稅為詞往來通行於漢嘉之境一
下如言刊截遮之矣至是果如所料　甲辰以四川漕攑錢對減激賞
絹一年　丙午詔安集殘破諸州　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
改縣令安集之賞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誅李元礪王爾卿　時已械
送元礪赴都既改命遂就誅于吉州　壬戌擢世傳補官充州副都統許
使據言世傳出擒元礪已給元所降賞錢二萬緡已加轉諭世傳武翼

郎閤門祗候　四月丙午揚黑風峒名劫忠錫以綱印世傳已戎文資乃以
為通直郎發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兩衛邊史進之世傳辭不出
丙子雪　辛巳寵廣西諸州牛稅　閏二月丁未大風　辛未配贓吏凌
州推官鄭軍鍾緯縣尉王衛犯贓除名刺面配真州惠州　詔諸守賑恤
令諸路帥守監司守令協守朝廷賑恤之令及宜祿不即用者重罪之
三月都城疫己未令臨安府賑給病民給錢　四月戊申出內庫錢療
疫死者民　丙子劉世雄伏誅世雄為西州行縣據仙人原為亂事覺伏
誅　辛巳敘州蠻犯龍鳩堡本路帥黃疇若伯宥調兵已西兵二百人捷
為縣朝廷訓之四月己丑除知崇慶府李壅李允為路從熙州狀　是春
夏國叛金虜夏人始為疑絕所攻遣使求援金人允寄新立不能救絕絕
王與虛而夏人恨之金人亦為疑絕所侵擾立夫夏國遂叛攻允允走
夏四月甲申禁科折鹽酒行下兩浙福建州縣　四川關外異已丑詔以
兵燹波官田租為關外四川及早傷州縣代輸秋稅　禁諸軍虛數冒請
總自首建者重坐之　是月四川置安邊司安觀文丙時為制置大使乃
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俾李壅李允與許奕子然共領焉始議措畫招安
而蠻人既終不肯出大使司議遣兵千之李允謂然而許威子在虛

而以謂曠日持久，勞師費財，不如招納之利。時論不同，由是天下決會叔
南邊吏復與人數十以告購之，其與於利居之亂者三人，爲成子捺境上
諭夷人能以利居所掠人口來，吾即歸三人者，金帛不問也。又遣諜入夷
中，球以利害無異何變，以印狀來，願盡歸俘掠如約，安邊司聞而亟招之。
夷中傳於是李允移檄，願得三狄人。成子曰：如此則吾爲夫信，夷禍必速
於瀘。不許。已而夷使又以爲言，成子曰：吾知權利害爲主，畫計耳。即移書
以兒事聞報之，條丈成請遣兵，成子拆之曰：已第卜偏之，更盧父老主令
言之。夜首可華華耶？既又移書委摧宇文紹節曰：守邊之道，安之而已。苟
圖快意，未有不敗事者。因以議不合求罷。政知嘉州始李允聲言來日以
兵出塞，蠻願擇之，會東帥司揭榜敘州境上，大略言今司已與西路商量，
決無深入之理，仰邊民安業，毋得驚擾。蠻入見之，如西路揭榜給己，並無
所擇。五月戊辰，親試舉人，詔禮部奏名進士，擢史大寺四百六十有五
人及第出身有差。　居人丈公亮　天慮援李倚故事請掛冠詔並循從
事郎致仕，仍予官封。國朝三百年，特進士即日掛冠者，惟兩蜀王昇、李倚
及公亮天慮四人而已。　六月丁亥，余嶸使虜不至而復。時金虜爲韃靼
所攻，道不通故也。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
魏齊周之時，號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靺鞨爲數
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
黑水完彊。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
同江之上者曰女真，混同江即鴨綠水，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
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宗時，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
李繼遷叛命，道絶不通，因爲契丹所服役。　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
之，然卒不能達也。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能
種林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
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
金人得河東，廢夫錫錢，劉豫又發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
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人盛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
招討使以統轄之。衛王既立，韃靼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中山東兩
河皆爲所殘，而不能有也。又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
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大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
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宗弼即兀朮，所謂四太子者。卒不
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虜亮之時，與

韃靼並爲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
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
韃稱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爲一名也。蓋金
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兀、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韃靼、西夏。蒙
兀所據，蓋吳乞買創業時二十七國叢，而韃靼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
國爲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居于但爲氈帳，擇便利水草而居
焉。無耕織，衣其爲衆，以牛羊爲糧，人皆狡捨健，患嘗稷不如歲，月以草青
一度爲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爲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
破木爲契，上刻數劃，各收其一，每發軍，以木契合同爲驗。所謂生韃靼者，又
有白黑之別，今成吉思乃黑韃靼也。於白韃靼皆臣屬於金虜，每歲其王
自至塞界貢獻，後遣人赴，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
昌元年，本朝紹熙元年，白韃靼王攜叔之第狀其兄而自立，攜叔之
子白廝波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戶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
開禧三年，白攜叔之子主璟州遣貢，金人索其無情辭而從之，復立白廝波爲王，
遣還國，以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與其女既之，至是欲取爲妻，璟不從，白
廝波恚怒，叶歸黑韃靼，以兄五強漸併諸族也，遣兵攻河西，不數年，河
西州郡悉爲所破，夫虜夏國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爲事之。大安三年春，
本朝嘉定四年，韃靼主犬沙其入貢，金主允濟待裝之，金書之紀軍
有謂韃靼告其事者，韃靼殺木信言者，再至韃靼遣人間之，得其實，遂遣
兵不進，是秋韃靼始叛。　辛丑，更定四川諸軍額。從卯廢工所代充軍。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八月辛丑，雷。　九月辛酉，敘州蠻寇邊。先是夫
人以賣紙作牒遣嘉州某諸蠻，僞未有政，蘇詔亦之諸，安邊司仰寨官卸之。
既而撥州司令寨下諭以先歸所掠某人，而蠻書來云所掠止是婢女三
十餘人，今遣悉有據，須屋來乃可送，其海控如此。至是夫人又犯敘州宣
化之二十里，李基堂守臣史師道應報安邊司，文書稽緩，而許成子撫花
之。史本大使所薦，至是劾之，鎬二秩罷歸。　乙亥，衆世傳爲其實所粧井
使明有功，秩之，以降詔以世傳祠令撿之。宗風峒爲寇凡三年，隳往兵罷，
至是撫繪，人皆相慶焉。　冬十月乙卯朔，更定玉牒凡例。七年五月詔修
上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甲辰，申儆邊備，以金虜爲韃靼所攻，命江淮
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十一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癸丑，賞平峒寇
功。　甲戌，申嚴諸軍陞差制。　十二月癸未，體訪會子價，以舍子特關下
行，遣官體訪江淅諸州。　紹興初，東南輸軍止月已循是時出(?)收(?)糧(?)

盜竟作，軍費移矣。然未聞有錢之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良臣初行在會子，于時王珏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亡少，蓋楮券盛行，而銅留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舊端，自錢王兩人始立，至曾懷沮孝宗收換之策，以貽後來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　宋史

全文講義。臣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見其變法易令，必立賞徙木，以示信於民，嘗然歎曰：信之為用大矣。商君刻薄，固不足道，然猶知信之不可廢，况堂堂大國，古自中興用楮以來，幾年爲界，界滿則易，法之常也。自積至用兵，楮之造印日多，而楮之折閱日甚，上之人患於秤提之政，嘗貫楮之界未滿，而新楮之出已頻，豪商巨賈，囊篋畜藏，一旦廢棄，盡爲無用之物。國失大信，人皆疑心，何怪其畏避而不敢收蓄？此所以新楮頒行之後，市井不通，只以循甚，小民嗸嗸，探楮四走，無所易粟，事所得且不售。如有意外之擾，推尋其源，皆由上失信而下生疑耳。雖復今日遣使諮訪之使，明日罪不收之客，豈不均爲紛紛歟。　是月，冀張鎡上府按國本，除受泉州爲營。真德秀輪對。德秀爲考作佐郎，因輪對論災異曰：臣聞如父母之心者，可以如天心；如人君之道者，可以如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逆字之，仁也；鞭扑而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戒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讖祥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夏閏先元，形於玉色，上天降應，遂以有年，亦足以即感格之。時至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遂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歟？則豐稷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歟？則彗緯之大，又何爲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切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爲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爲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而何如哉？如指大宮庭屋漏之建，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宵旰業業之志，防褻易之私，夢寐僅行，屢省無怠，則將不待善言之臣而有退舍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大疾甫瘥，瘠而血氣未平，筋骨猶憊，藥餌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給恤之念也。恭聞間者內庭屢藏賜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禮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矣。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變錯未解，民有恐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天寧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緣，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

嘉定五年（壬申）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著爲令）。　壬申，賜李好義謚（曰忠壯，旌誅吳曦之功也）。　二月壬午，罷借補官（去年七月詔軍興以來命官有濫者，聽自陳除其罪，至是復詔罷兩府軍興以來借補官）。　三月庚戌，敘州蠻首米在降。（先是二月，有詔成都府路鈐臣袁績兵甲事，走大使司。知蠻不可攻，遣與尤俊、軍統領劉碑等二人，將西兵千人，自嘉敘二州分道並進，又遣新本路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敘州節制之。伯恕，廣安人，故同知樞密院惇之四世孫。嘉定初，宣撫司下總領所書填迪功郎告身之，調梓谷尉，又錄歷請文解，又試中大法入爲詮試第一名。碑授刑司檢法，會制置大使司屬官，是年三月官軍入蠻境，方接戰王丁斬小首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其酋米在據羊山江之水囤，壁不肯降。囤在峻灘之中，水淺舟不可行，毒弩人不可涉。大使聞之，移書李堇曰：但聲言伐木造舟，攻其水囤，則米在自降矣。堇從之，米在果請降，然不肯受盟，遣史遣王丁十餘人入蠻，爲質米在，乃令兵使數十趙寨納降安邊司，盡以十二年犯搞與之，米在以鹽馬爲辭，終不出，是役也，所掠邊民數百人，得還者十三人而已。捷奏上，大使安丙轉三官，爲通奉大夫。時若轉一官，李堇遷直煥章閣，伯恕特改次等京官，餘人並遷一官。議者以人米改官非舊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蠻兒百餘人護軍前，使降；又言其始以獻策復關表四郡，便宜補官，已依任子例，特與改秩，乃除大理評事。命下，伯恕已赴類省試，合格矣。或曰：所謂役降九百人者，本蕃邊民，皆爲人傭耕，方官軍之出也，招安將諭之曰：即刺且來，汝曹當諧馬前降。皆追民從之，招安將謂眾曰：此降卷也。即以三百人送大軍，軍送檢官後濟役，又以三百人益之，廷檢者無人，日欽一盂米，既又不能調辛多，臟充給四百人，蓋莫如所從邊上蓄首率戍莊地，極賞軟之爲蠻家所攬，李堇以錢二萬七千緡市之，收其田，各近四百家，以爲土丁，兩會其地，且令不廢田租二千七百石，每七石贍一丁。）　丙戌，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係囚。　丙子，申嚴補盜改官法。　五月庚午，詔通判令丞主坑冶（諸路坑冶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之（下月遣使弔祭）。　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役滿復輸）。

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庚申，賞降敘州蠻功（見三月庚戌下）。

戊辰雷雨毀太廟屋，避殿減膳。八月，命左右置進狀籍，衆前斷之，竟抑者罪之。 真德秀以軍器少監權直學士院，因輪對上奏曰：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齋畏祗懼之心。然臣時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昔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並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因己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蓋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蓋秋之丁卯也，甫二日，群臣祈請之章已上。夫以節放修省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歷旬浹而後行，肯信宿而遽已，何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嘗不以平宮菲食爲難，況於畏戒省咎之餘，少紓條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則何有？今已誠意弗加，動皆虛偽，苟塞己責，徒損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天乎？往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爲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越明年，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天示之以星象之異，蓋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款款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惓惓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願陛下內揆之於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恭安養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意，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者見在於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己酉，續編中興禮書成，有司上進。 庚戌，遵義寨夷楊煥來獻馬。 辛未，罷沿海諸州船錢。 是月，四川復榷石腳井鹽。在多扎，舊謂之山門井，先是總所已行權閉，至是多扎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即進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自復月得小鹽萬五千斤，昔不用引鈔往行，發賣歲責息錢萬九千二百緡，然鹽既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土居之人，盜煎私販者，由亦肆行，官不獲問。議者謂元定立法者未知政事，蓋確已乘單禁止者，乃僕射蔡京之時，用舒之可以大使司而爲京羅所不爲乎？夫之失，七年大使司結局。十一月，罷所開鹽井。 冬十月辛巳，詔舉將帥。詔諸路總領官、監察可爲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舉可備將校者二人。 癸巳，集議釐正光宗配饗功臣。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語見

嘉泰元年五月庚午，雷。 戊戌，雷。 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乙丑，再蠲濠州稅一年。 壬午，蠲横增稅額。詔諸路轉運司參考州縣新舊稅籍，蠲其横增之數。 是冬，王釜請收兌舊會，令湖廣總領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作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纔去送運而上，置三場收兌，小民聞知，後持人情，向內皆向肆，悲嗟盈路。封已祖爲制置使，以爲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先祖復出府庫之藏，聽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于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收兌舊會，凡用空庫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鼓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

嘉定六年。癸酉春正月庚申，宇文紹節薨。 詔舉才。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監司各舉一二人。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吏部條法總類成，有司上進。 丁亥，雷。 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者爲令。 三月癸亥，樓鑰罷。 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仍令排康進納人毋得試。 五月不雨。丁卯，令大理三衙臨安府釋係囚。 丁卯，措置四川支移錢物。令四川諸州措置上于尚書省。 戊辰，修寬恤詔令。自慶元六年以來者。 六月乙亥，詔比較諸州未決訟。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丁丑，董居誼使虜，不至而復。以金虜國亂故。 丁亥，復臧否法。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法。 丙申，詔舉將帥。王浙江上諸軍主帥各舉堪爲將帥者二三人。 秋八月己巳朔，詔舉所部官吏。諸路監司帥臣各舉才行卓絕治績用彰者著。 庚午，田宗範謀作亂，平之。宗範知思州，謀作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 是月，金虜弒其主允濟，豐王珣立。珣者，金主雍之孫，太子允恭之長子也。金國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吳乎之本北，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也。其國在漢稱挹婁，前北之間稱勿吉，隋唐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臣屬于遼。完顏之始祖稽滿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酋推爲首領，七傳至旻而始大，所謂阿骨打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骨打叛之。政和四年八月，舉兵連年，奪遼地太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改號大金，改元天輔。歲次戊戌，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重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爲遼人所敗，其

十二月阿骨打入燕五年春王黼與金人約歲賂銀帛五十萬又兩貫一百萬緡而請燕京六州之地阿骨打許之其五月己丑阿骨打卒在位六十謚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骨打有八子不立而立其弟晟所謂吳乞買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年春天祚爲金人所執其冬十二月逆寇東都靖康元年春朝廷割河東北三鎮與之望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晟卒在位十二年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骨打之孫亶孟阿骨打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秀小名國倫亶之世領三省事次曰許王宗傑即引兵陷京師者斡離不也晟之世爲右副元帥所謂二太子者次曰宋王宗幹亮之父也後追號曰德宗次曰宗峻阿骨打嫡子不及封後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曰晉王宗輔小名訛里朵亶之世爲右副元帥後其子褒立改名曰雍號曰睿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所謂兀朮也亶之世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次曰曹國王宗敏亶之世爲都元帥亦爲亶殺之吳乞買之長子曰宋國王宗磐亶之世領三省事爲亶所殺次曰兗國王宗高小名蒿孫兆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上三人亦爲亶所殺次曰濟王宗賢亶時爲左丞相次曰衛王宗義亮時判大宗正事

次曰代王宗懿亮時爲東京留守次曰豳國王宗本亮時爲太傅領三省事以上四人並爲亮所殺阿骨打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爲將相其主兵者曰晉國王宗維本阿骨打從兄之子其祖曰劾者乃阿骨打伯父所謂國相粘罕也晟之世爲左副元帥亶之世領三省事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阿骨打之疏族於屬爲子所謂兀室也亶之世爲左丞相執政也又其次曰晉國王昌乃阿骨打之從弟所謂撻懶也晟之世爲左副元帥誅死又其次曰婁宿晟之世爲陝西諸路都統曰撒離喝亶之世爲左副元帥以上皆女真人不知其屬族之遠近自亶之立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兀室撻懶撒離喝以次受誅而吳乞買子孫勦戮殆盡亶初年循用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辛酉改皇統皇統盡九年而爲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弒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也在位十五年追廢爲東昏王亮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亮亦旻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明年改天德元年己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京號曰中都丙子改正隆至六年而亮引兵南寇國人不嗜其虐以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葛王褒爲帝諸將聞之弒亮于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紹興一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也在位十二年追廢爲海陵王謚

曰煬褒亦旻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元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朝議和淳熙元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人長曰越王允升次曰允恭爲太子卒允淳熙十二年夏所謂顯宗也璟立追尊之次曰鄆王允蹈於次爲第六璟之世爲武定軍節度使終次曰衛王允濟於次爲第七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其次曰原王璟璟嫡子也雍以爲太孫大定盡二十九年而雍卒淳熙十六年正月癸巳也在位二十九年號曰世宗璟爲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六年南北交兵又二年始更成而璟亦卒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也在位二十年號曰章宗初璟之立也越王鄆王皆有不平語璟居鄆王殺之紹熙四年十一月鄆王有二子長曰愛王隨妃所生葛王愛之賜以鐵券璟惡之而不能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爲璟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璟所嬖內侍李貴門者傳璟遺命與尚書右丞撒軍共立之是爲衛王時在中都允濟既其爲璟曰之真定拜撒軍太師領三省事封平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中改重慶癸酉改至寧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忒沒真桀驁不遜恐爲邊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甚大安三年本朝嘉

定四年春三月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俟韃靼還襲殺之無使引兵深入會虜之乣軍有詣韃靼告其事者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還延不進秋七月丁酉夜韃靼軍拜天與金人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忒沒真遣精騎三千馳突虜軍虜軍亂忒沒真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令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大兵迎敵于大水濼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忌之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韃靼兵至羊角口虜又大敗九月十四日次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嶺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爲陣兵又大敗十月韃靼兵至昔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定五年春正月韃靼兵至居庸關左將軍完顏福海舍關遁允濟素部各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明年也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皆先迎敵殺韃兵數百韃兵不敢進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何鄉民給之曰二十萬韃靼懼遂斂兵而退至寧元年本朝嘉定六年秋七月韃兵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紇石烈執中爲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三千使往迎敵戊子發燕京是左副元帥南平者逆合允濟之意沮格軍實衆共忿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回軍以誅南平爲名壬辰軍至東華門

水呂甫平計事于日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狀驚奪，諭止之，衆俾執中武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平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平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平大呼吾其父曰：「老賊欲反，朝廷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允濟遣其子府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投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少尹，世襲千人。軍民皆無志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皆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避。至大安殿，允濟望見之，遽呼曰：「望主令臣何往？」曰：「歸舊府。」允濟入，復言避其后與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人不至，遣兵執執之，併其妻子曰於舊府，遂召豐王珣之長子禪哲為以御寶付之。甲午，夜，執中遣內侍李益承者弒允濟於其府。九月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通遼，立為帝，改元貞祐。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省事，封澤王。韃兵至紫荊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請其兵南至，乃聚兵擊之。韃靼破涿易，至老河之西。欲渡，會執中方病足瘡，舉暫戰，韃兵大敗。望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元帥監軍高乞以乾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諭令免。充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誅。」無救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砂，不能舉目，韃靼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乳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內殺之。遂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也。珣以高乞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教執中弒逆之人殺之。於是韃靼主忒沒真留其大首撒沒曷圍燕京，而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靼大軍分為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州郡。伯遇者，薊州史；伯林者，某寧縣村士也。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會往山後一帶防邊，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韃靼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　九月甲辰，蠲京湖遺貫諸州道負所蠲二十萬緡有奇。

是月，初以京朝官監省門。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為之，至是除官。鄭景紹言都門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令京朝官曾經作縣通判資序人為之。　閏九月戊辰，詔御史臺考課監司。　丙戌，詔謹邊備。以金主新立，為韃靼所攻，詔四川謹邊備。　己丑，詔賑恤旱傷州湖北平傳。詔監司守令賑恤。　癸巳，雷。乙未，大雷。　甲午，上仙源類譜文禮進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祖皇帝寶訓、皇帝玉牒會要。　丙申，下罪己

詔，以雷故也。　詔曰：「朕欽若天命，祗受元元，夙夜靡寧，惟恐有闕。乃從九月，氣已肅，冬雷未收，發將以警朕。惕若祇懼，祗省厥愆。二三大臣，其悉心叶力，交修不逮，庶副朕影仰承天戒焉。」史彌遠請罷政，不許。　冬十月壬寅朔，申嚴互送禁。　戊申，真德秀使虜不至而復。庚戌，李壽使亦不至，以金國亂故也。　十一月癸未，虛恨蠻寇中鎮寨。虛恨蠻犯嘉定府峨眉縣中鎮寨。寨在平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寨在江之北，先是蠻人數為邊害，下呼下服。嘉泰二年，夏其都王崖烈者始欲中鎮請五千犒物，自是凡四年以來者封石作誓而歸，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蠻人數來欲得本年犒物，官執例不予。蠻人怨，據邊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梟其七級。其年十一月乙卯，置使謝源明聞之，乃於羊山江南築師院平寺三硬寨，以防其衝突。明年三月，蠻徑犯師院平。十月，又犯舊遂坐寨。將馬熙知不可遏，乃遣人與之打話，陳球扶熙本路刑獄亦欲招安之，蠻人聽許。明年春，遣峨眉令楊鴻往中鎮受其降，蠻至寨來給犒，聞為熙以其屢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索，蠻怒而去。熙伺其出寨，撲土丁邀之於道，獲蠻人北二等三十二人。嘉泰四年五月丁亥，熙以功補進義校尉。閏二千蠻人悲怨，自是不出者十餘年。去年夏，李壺木司集事，屢招來之，蠻人終不至。至是，憲使楊伯昌、郡守任處厚方會於中，有土丁二人馳報蠻人六七欲寨，願交犒五納蠻刀為信。寨已給牌接矣。義日兆詐也。望日再得報，蠻遣寨首已六十餘人。十從乃得報，蠻二百餘人夜扣硬寨門，求戰。已出土丁二千渡江禦之矣。熙又言寨有土丁及衆人凡五十，皆驍勇可用，不足濟師。將知縣事宋大椿、尉史子忠遣皆以撤以出，至邑者，惟主簿一人以景來，得實遣備其事，不傳蠻人進寨者實六七百餘人，熙所言非實也。丁亥，得報，蠻人犯硬寨，殺土丁一人，掠二十五人而去。乙未，日得報，蠻人復歸東元，將土丁被掠者近二百人，提刑司不欲生事，乃遣人自邛部川招安之。伯昌嘗守黎州，以信厚為諸蠻所服，邛部川因往來為之傳導。　十二月壬寅，蠲瓊州丁鹽錢。　是歲，兩浙大水。賑之

嘉定七年。甲戌，春正月丁卯朔，何九齡襲泰州，大敗。先是，元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韃靼，不為其首持沒真所禮，情之。及允濟立，將沒真始殊四年秋，朝廷遣余嶸往使賀所謂為秋節者，而燕京已為韃靼所遏，不敢進。使者嶸至涿州而還。去秋，允濟為其臣紇石烈執中所弒。璟之庶兄豐王珣代立，遣理為賀主來使至沃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德秀、王旦使李壺理祇肝能虜皆不克進，謀者言虜有內難，議論紛然，朝

趙開之，以御札賜大使安丙及王大才，令益謹守備，毋啓邊釁。有達功郎
捉衆忠郎侍易靖孫參大使司審應何九齡者，負安丙舊人也，遂伯忠義
八諜馭秦州，未發前八日，虜先知，以檄至秦州詰問內實，除夕九齡遣李
沔州中軍統制張德等以所部夜襲秦州，是月朔旦敗焉。　甲戌，韃靼欵
塞。是夜三鼓，濠州鍾離縣北岸兵開銷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巡檢孫貴
問所由，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繪畫地圖一冊，云是韃靼王子成吉思遣來
納地請兵。翌日，守臣遣効用統領李興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
之。又翌日，過鍾離，理郡以茂遂之。而士尤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
先金人政亂，起兵擬之，殘跡山東，敎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雜和既盡，然
東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避兵至齊南，遣三十七騎謀
三入者以來，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邳州，奪舟渡河而西，既爲袁州所却，
絕不得歸，屯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四州，或謂三人者其
一則韃靼通亮，其一則所虜金人莫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因裁遣史後
有似此者，即驅去之。遣者從軍法，立上其事于朝，時武及真實已張大其
恐居其故地，而於燕雲置行省，令其大臣撒沒曷領之，所謂太師國王者
也。其大將曰花槽虎云。　丁丑，雷。　章良能薨。　壬午，王大才斬何九齡。
大才爲沔州都統制，以九齡啓邊釁，斬之，梟首境上。　大才初爲利州統
領，劉德秀薦之，□孟顯子統制，其兄大節爲副帥，以嫌移金州，未上，大節
先金州都統制彭輅，即檄大才還任。吳曦以其既去，却之。大才漱吳之賞
吝爲言，曦曰：是人國士，然陸差自制司，是使罪政也。卒不許。嘉泰四年春
宇文紹節言其堪充將帥，遂擢知安豐軍。以王大將安丙之爲大使也，大
才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諱避卑之，積大使不悦，大才以爲憾。會九齡以襲
秦州衆師，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根鳳翔
都統使仍關隸川陝四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
之。會大使司奏大才罪爲宣撫使設意，自開令遂根不一，或有後患，必致
誤事。二月甲寅，詔大才特降一官。　乙未，黎州蠻卜龍十二青降。卜龍者
青羌部族也，性殘忍，多點械，專仰自掠爲生，所謂十二青者，乃十二種也。
三月丁卯，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令日下起發赴院治事。四川制置大使
司結局。董居誼爲四川制置使，以成都路安撫使除，令疾速前去之任，以
知潼川府劉甲除利路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發，赴本交
命也。會大使司遣史臣李大亨、王顯往忠郎遣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
興元，聞狀已，已通沔州市，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顯歸報。後二日，辛未，乃以

悖語至大使司，云：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充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兼知沔州王大才，今具相公不顧法令非理刮下大才事目開具下項：一、
入諜大才與虜人同謀不軌；一、入諜大才與虜人私通書信；一、入諜大才
於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諜大才將兵劫掠到銀七十三鋌、金
一百五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興元都統李太尉密與大才下書，處俟孫
儀言說，稱相公已刮差下二三百人，要得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一、相公
日來不時遣使，強橫小人以進入爲名，前來門首爲聲叫鬧，呼李庭下將
大才百端凌辱，所不言，此何理耶？未有似此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
爲始。伏乞鈞照。卿大才照得，權舉征伐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
相公同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繫國家利害至重，而又不遵宸翰
約束，其所賜御札，鋤墨未乾，輒敢反亂朝廷，何所不爲。所有何九齡已從
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未蒙朝廷施行，如何遠將忠臣義士入諜以不軌
之罪，公然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禍心，欺罔
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審相公端用與目前本沔州作亂。
乞賜明文行下，容大才遣庄祗候公參，謹具申制置相公，欲望鈞慈，憫念
朝廷，切以天日爲誓，以爲可欺，況恐業害益恐，遣物不與，善後特未可保。
伏乞鈞照，開正識眼，曲賜省詳。癸酉，大使得之，即疏聯中朝廷，且檄四路
帥臣監司各官究實。丙子，董居誼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辛卯，借用潼
川府觀察使印，又刻制置司職事印之。興元四月癸丑，安丙同知發興元中
乙以刻貴鹽井鈸二十萬緡充沿路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至道戳
乃有潭州之命。大才會廣山持制置使，既不得其柄，文行曹公，夫朝廷臨
遣之意矣。　庚辰，金虜來督二年歲幣。戊子，未止賀正旦使。　壬辰，詔利
路安撫節制本路軍馬，如兩淮安撫之制。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納鹽，汕
沿海諸州貧民也。　癸丑，馬湖蠻殺虛恨蠻庫崖等。甲戌，春正月，印部川
蠻人遣歸王羅忽寨言虛恨蠻人有歸順之意，提刑司遣從政郎權本司
僉廳封壽源巴西縣主簿李時聽往中鎮寨曉宜應接。於是虛恨都王遣
其使庫崖來打話，庫崖以馬照實役北二也，妖之欲得其子弟爲質，總雜
之。已而大渡河監渡官劉如真遣其子與親屬共三人入蠻爲質，庫崖乃
來。四月辛亥，渡河至北岸，庫崖欲得十二年歲犒充馬錢二千四百匹，鹽
茶四千七百斤，銀百兩，鋌、釜二百，樁酒之屬，下與馬。又欲得都王每三年
轉官告命、金帶、紫袍、銅印之屬，及北二等三十一人貴價，元是頒之上世。
有田在寨之南北岸，歲收租四千餘石，後有首以其田賭遣世選馬氏一

人為寨府佃戶為土丁防守邊面所謂威楊者例以邊租七百石市之自
北二允蠻人不出租稅悉為熙所積至是度無以償乃折詞給蠻人歸諭
都王，因其出塞逐土丁二百焚之。癸丑具至十渡過諸蠻，卯振兵擒投庫
庄與其徒三十六人皆允土丁被殺者七人傷者又數十人蠻人大怨取
當子三人剖裂之。議者因欲以殺蠻為功伯呂不可五月丙子以熙屬吏
熙令其家丁百數詣提刑司訟冤條吏多詣釋之伯呂不從卒正其罪狀
成熙坐私用邊租及他罪計贓當死伯呂上于朝有旨創置司鞫情行遣
創置司尋奏奪熙實職管伏罪盖于十月也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
千人月廩之俾守諸寨歲費錢二萬四千緡蠻人聞熙以罪去愁怨稍解
既又知邊頭有備憚之自是不復輕鈔掠矣　辛酉核軍賞格三衙江上
四川諸軍具士為賞數以聞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乙酉親試舉人榜
禮部進士奏名袁甫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壬辰命修祿令司
考課格之制裒類成書以為法式　六月壬子令諸路州軍倚兩甲辰
詔諸路監司守令速決滯訟內十絹兩浙路諸州贓賞錢壬子釋大理三
衙及兩浙路杖以下囚　丁巳置嘉定府邊丁二千人以備蠻命制置安
撫諸司給其費　秋七月甲子朔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乙亥金虜告遷于南京。自貞祐元年冬（本朝嘉定六年）十一月至二年
春正月韃靼凡破金虜九十餘郡所破無不殘燬內河山東數千里人民
殺戮殆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盧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
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韃靼復圍燕京粮乏軍
民餓死者十四五金主均遣人議和或沒其欲得其公主及護駕將軍十
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綉衣三千襲御馬三千匹金銀珠
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為質均皆從之或沒其遣人來選女時
公主見在者七人惟允濟少女小姐姐最秀惠遂以予之又令均鄉其國
遷汴均不欲拒又以撒沒易圖燕之久未嘗圍撩欲得搞軍金帛均亦從
之韃靼遂歸居庸關屯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阻隔守兵數萬欲候韃兵
歸而擊之而完顏福興在軍中傳虜主命已與韃靼議和不許擅出兵於
是無敢動者韃靼過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遂引
歸是年三月也河南路統軍濟撒七斤者奏乞從鄭開封均從之命參知
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經霍王從彝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
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均曰燕京乏粮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
軍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粮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留遣均不

從從彝憂憤成疾而死五月甲戌也壬午金主發燕京出麗澤門自承侍
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數月復自大名路由浙衛州度河以至開封肆
赦境內韃人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為緩我
之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燕京之乣軍叛與韃靼共圍燕軍分兵下
中原州郡又遣使至開封索犒軍金銀等均皆予之　庚寅真德秀請絕
金虜歲幣箚稱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
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
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虜悉狄更一主宋來之郊也為[illegible]
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盡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非
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伏起而取之亦
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夫抑辛虜之入亡而姑
為自安之計者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
擇將帥繕城池防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
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
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
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之爵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

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為知道聞倉浪之歌則
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
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故嘗為陛下陳之
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
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著論議對衆心憂
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者意見小異則已咸納鑿論議小潑則日以許
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邪夫平居工文墨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
不能至於正色而立奸萌立訣以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不以禍福為
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辨惟陛下以事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
自助毋間同異毋尚愛憎則羣呂之勢成金湯之守固折衝禦難孰大於
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
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厚禮賓客外則修卒馬
兵器而與三軍共纖苦之決死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
敢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
禮樂文物本不急吾猶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讎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
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至為頑亡而不

間千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奉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虎踞於中原狐狸嘷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類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其一新夫雖自今務營不急之役姑緩焉可也簿書期會之士璧璧有增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視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畫謀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樊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能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欵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范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倥偬然無一事不以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年嘗議使民俾巡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大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不已臣願頻明詔以廣使而商深道合國凡欲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擇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今諸大夫各以情告無所狐者勾踐之所以霸諸侯有忠慮於國使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寶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慘乎向者弊法新政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致峻刑名而純丁而判來之冗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進諫者未判曾復之期耽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萬物之論嘖嘖不齊者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千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任判塞於狀覺以行令自詭則用刑深於判常夫我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養民惟者眾矣臣願選用循良進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必宜予而靳則勞能者缺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靳以徼大非懸偽所以別真而矯枉亦屢過直今邊陲孔棘正乎龍武勇之秩臣謂對衰內外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令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鈐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遷

資江淮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奉兵雖數為計有如諸軍糾頭自可捉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為憂恐於決遣方其例于緣錢前之使去小人寡慮嬌伏一時資用既空特予無業往者適藏山澤伺時而為奸盜者多已道食偷生而紀盡矣患則望其致死緩則要弃弗圖復使人嗜肯用今令宜擇其疲健收其戎行非惟增壯軍容皆弭姦慮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後淮民流離有司賑卹未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今當放而未定未復生聚絕停北閭州縣科役頻繁田賦雖蠲催課仍重兵團結教農夫又責其自備獲閭貴糧今其自嗇呻吟之狀何以塞此生頭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息以收邊民之心此淮遺黎本吾赤子自罹兩淮如蒸慈親彼既棄負而來為有可拒之理切聞孩史使文塞責至以鋒鏑攀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念又聞奏讞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江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欲窮則將驚有必然臣恐欲以此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淵毆魚者獺與爵也今天下之為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毆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鸇獺也其忠不為戍林深淵以受之耶單祐祖遷之事是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吾人悅服晉之復神州實重鎮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選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士將爲歸版圖之舊實在於此臣願朝廷益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試觀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邊營列戍盡籍不填老稍涸散毀闕纪發收霸引申淨無所判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五支戍繹騷無以作其銳氣槌闕之勇柔南所長者舟師戰艦而舳艫圖棋失事美觀而未嘗習以更皮破浪之技備非備律弊端一新戎政則精意將無可用之兵搖軟而鳳士卒之志弗卹忠到戍貧而擄擇之家其使我挑於奔北而感望不足服人戍相與水火而用心莫能什一公朝道置之路絕而引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獨豪樂之養倘非待來衆言精加簡擇則積患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荊襄以為家計夫荊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荚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恃莫如屯田而淮有沃野之利其驕民則天性健鬬每多視寶兵其

農民則穀槊和充能鳩集壯夷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泰和之後求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闕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切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故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於山陽不守則遂奔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寡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淝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籍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而彼有腹背之虞我有掎角之勢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限也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雖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郁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雖擁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郡戍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捍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眾蜀如江西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虞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擇舟師布列沖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畫江坐守江淮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百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節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遠陸撫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撫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爲籍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噎誤事可爲寒心臣願於近臣中擇其史事任然單情戚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時許移用官錢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淮襄之虞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爭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為用張皇臣切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為一定虎豹之形如吾易與潛啓異心當是時也不如安邊全繕行人至是可以窒其無厭之欲于天言今之患非一而衰敝爲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旨雖

有警恐不敢上聞本患張皇乃成衰敝昔宴南夜歸反以使音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　是月夏人來議夾攻不報　夏國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寓慶義勇者令蕃僧減波把波齎蠟書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本朝合從倚角以復故疆蕃兵總管侍瑚得而上之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邪中絕　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川所增方田稅　癸卯復建宗學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凡千十二月詔並隸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依修入從實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生員以百人爲額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彬彬可觀矣　又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金虜復來暫戲繁　乙巳太白經天　禁州縣沮壞義役　戊申以安丙知潭州先是六月狀王安丙知自貴安順水赴行在至近畿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癸丑安丙知行至廣德軍得邸報丁巳遂次黃池鎮被新除之命上疏力辭俊詔不允乃建官會錦局進冊赴行在蓋自開禧三年二月乙亥擁儀殊安公權宣撫使至今年四月癸丑制置大使司結罷凡二千六百有一日有八日云於是制置使遷成都而興元帥至兼節制御前軍馬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太白晝見　癸亥雷　乙亥高宗經武要略成史彌遠等上進　久雨　丙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　庚寅釋兩浙路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十月朔出內帑錢賑臨安府貧民　冬十月戊戌發邛州嘉定監　十二月　復罷利州安監鑄錢　丁巳復四川辭見制　令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　十一月辛酉朔聶子述使虜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爚奏及太學諸生上書言其不可不報　丙戌賑浙東災傷　令監司嚴災傷州縣賑救之數發常平米賑之　是月真德秀言五事　德秀除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朝辭奏事其一有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忠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狄之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其侵凌而未遑雪恥故孟子曰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患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姑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開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往聘劉逮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句踐會稽之辱衆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

事既修矣龜亦至其之稻墾不迸理矣而夫差方親兵中土與晉會于黃
池勾踐得以乘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進之者也晉孝
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而歸
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意經略乘機席卷始不且
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飢舍苻氏之深雠
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挾
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雠高宗孝
宗直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令今天亡此胡近在朝
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雖虹群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
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且別有二焉兵
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壁內固吾圉止使留
帑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要安江左之大此中策也以救
災恤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
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
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頃見化以來主聚數
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已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侍有之攻不足者守有

餘夫以重臺大拜方地千里試能以待敵之理而遇天下之變惟以遣書
之實而勸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擇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
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今將亡置世雠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
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之心哉一旦書消息我將何詞以處之
大重於絕虜者長君臣而啓釁也然能不為怨於亡虜而下能不啓釁於
新敵權其利害執重執輕試臣願陛下勉勾踐之長圖擬謝玄之失策則
上策與陰可冀矣其二曰北鄙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難輕者類曰細微小
夷非有豪傑才名一二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烏合不能事不過竊鈎偷
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金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
以霸強況今中原士民使使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鼎
於吾莫大之憂也乃者偽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
人無知者安知不以吳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陲日夜講求攻
守之策以遏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
今之議者大抵以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
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為迎合或曰雖和矣或曰群盜弛令
矣或曰寧虛遂無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哉然

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豈望紹宋初非小弱願乃積使以為安克猶以朽
壤為堙而望其能鄣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
存為喜毋以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
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
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嘗曰某星躔某舍則某業昌某神居某地則
某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燼藏炎民情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効而
關於數術者徒曰五福太乙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
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處神大夫工為諛
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大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
之郢敗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則乾象吉懸適且足甚其可恃
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格招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育
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
國之元氣也元氣癘萬不可以為人公論埋鬱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
人立政一繇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
為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為不
可恃者公論也秦檜僻而嫉之遂患生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

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為是
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藉
天下之口從逞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無敢言其禍
益可睹矣使侂胄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用
兵之禍已無膠擾之禍豈不美哉閒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諫
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數十年
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
司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
之賤亦家之陪隸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
休戚實同凡其弟弟相視欣然共戚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
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躁進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猶
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邪夫
惟今日嘗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
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德用
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
繇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卑詩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天誅陛下竟臣忽忘。是歲黎州蠻蕃卜始降青羌卜龍既降實臣來扮知當卜婦狐乃令安靜寨總轄杜於諭之出漢當卜挾漢人殺之可邛部川都王之弟部勒者與之謀遣漢人入蕃爲質當卜乃來從者凡三百餘人耕與通判州事周杰聚議受其降蕃卜條約而前抱耕之足耕以錢帛厚犒之當卜留州城十日將渡河乃送還漢人十一而去耕百十朝得報下制置司利東安撫司各常加措置鈐轄務令邊界安靜毋或引惹生事自當卜犯邊至此史七年而復定云。

嘉定八年乙亥春正月辛未估籍贓吏家政淮南轉運判官趙宿犯贓追奪官爵仍籍其家。詔舉將材侍從兩省臺諫各舉三人戊子申嚴金帛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壬子蠲通貢米于江等五郡凡蠲萬三千石有奇錢其田禁。己未雨土。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辛乙未命諸路州縣禱雨丙子蠲臨安府茶鹽賞錢釋兩浙諸州徒罪丙戌釋江淮閩廣州縣杖以下囚。四月乙未朔太乙宮明慶寺禱雨。辛丑遣戚破戒賠安寶禱于天地宗廟社稷頒諸路中外臣民直言時政得失甲辰史彌遠等請罷政不許乙巳應言降行在及諸路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辛巳配何致於湖揚九年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內爲言者所攻罷歸本貫。金主是安遣事瑞失感眾聽所廣州守戚五月辛酉韃靼破燕京士千韃入圍燕京是冬金國東十之援安五萬至安次遇韃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涿援兵一萬至拔風寨與韃兵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至是燕京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刎死山東羣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璟泰和間投人亡命爲盜於太行有衆千餘降招降之授官後流于上京及韃靼入寇金人命爲副統軍令招必勝軍三千人遇韃軍敗而至江山東聚衆金人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又有劉八者召儀以負禍二年春本朝嘉定七年據山東叛惟號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主擒之磔於開封又有劉二祖者亦召盜也其女名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爲花帽軍所破花帽軍者金户部令史許州人郭忠率山後軍民擊韃靼逐之賞人後名其軍爲花帽軍云　辛未雨辛巳避殿減膳[illegible][illegible]復命有司禱雨　乙酉出米六萬石賑糶臨安府貧民　六月丙辰詔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豆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　丙子出米三十萬石賑糶江東飢民　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　甲申詔贓吏毋減年參選著爲令　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六部架閣者

架閣始置迄至和再置三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主管官號吏書款例以利修學官之選至是又置于三省密院焉。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曹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壬戌立楊巨源廟於洊吳儀之父已令四川立廟賜名褒忠　戊辰蠲民賦兩淮諸州女納今年秋稅其極邊五州併明年夏稅悉蠲之　癸酉蠲臨安紹興府貧民夏稅甲申詔職田蠲放如民建者坐之　丁未權罷軍僞州縣比較賞罰　八月己丑賜張栻謚曰宣　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　己酉禁州縣遣輝是月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　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未命六部稱杖書寬卹事　乙亥申嚴圻西圍田禁　甲申罷四川試法科　是秋韃靼破潼關初韃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爲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冬十月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韃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東河水合而去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爲大帥專守關輔陝西諸州間亦有爲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淤阻韃兵不能入虜將張甫張進二人據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東宣撫使蕭高奴者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爲帥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趙晉而有之韃人不能破已然韃人貪婪初無遠略既破[illegible]河北地千里人煙斷絕燕京宮室雖聚爲古今之冠韃人見之驚畏不敢仰視既而亦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大者重數千兩係部伍無君臣之別撒沒曷所居至用金鉀龍床足踏金杌子眷僭如此而傲暫不已燕人患之金主珣南遷之後累遣使詣韃中求和韃未聽從而路遠不報或滅其意欲許之而撒沒曷壯於無功堅持不可或沒其謂曰譬如圈塲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累年不能獲盡遣捨之撒沒曷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而金虜之群臣亦不降有言於珣願以死雪國恥者珣亦爲之感憤也金人自河北打捕帝至是凡十有八年而大國西河既爲韃靼所擾山東呼之金人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安悔復起矣　冬十二月詔楊巨源李好義子孫各進一官　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　一送

宋寧宗九

兩朝綱目備要嘉定九年丙子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置馬軍司水軍丙子今諸州招填軍額 辛巳免和糴科糴罷諸路牢城州料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申雪 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十月癸亥又震甲子又震 三月丁丑詔舉監司守倅臺諫內省舉可爲監司者各二人 夏四月戊戌秦州唐進內附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 五月癸酉太白晝見 六月戊申賑淛西水旱卻吏水州縣寬其租稅 秋七月詔遣縣官許起復遣鎮撫才下拘常法其餘並遣三年之制 九月甲申蠲賞水災詔兩淛江東監司蠲州縣被水最甚者蠲其租 冬十一月癸亥命利路備邊以程方鋒攻圍華州遣近州界令利州副都統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 十二月癸

丑以宗學錄宗正寺詳見七千八月癸卯 丁巳雪再給諸軍雪寒錢 乙丑遣天水軍十萬人水縣置知軍以下官 是月真德秀論邊事德秀爲江東計度轉運副使附奏論邊事云臣生逢極盛之陛下進撫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閒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臣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脩以知制誥出爲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脩無能爲役然臣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輸爲職則遣陳利害臣敢逃借越之罪是縮不言臣切見金虜自夫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庭危迫之狀見於僞詔所云近復傳聞敵兵攻圍鄜邑游騎布滿山東雖驟根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有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茹以群盜蜂擁横叛者四起土崩魚爛欲證其形枯爲敵粮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犯于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不樂亡狀者亦宜以政宣爲鑒夫以皇聖距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艱難之可畏惕爲戒

懼以祈天永命爲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太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爲不幸燕安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吹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我前事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爲鑒而已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大臣相欺唯是宴安耽樂不恤萬事復壞且在其足德以爲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閔應奉事上之門專以溫渉蠱上心奢靡盡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由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節奉扮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其其大一也易曰師正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自古總師必得老成重厚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習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技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坐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天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渙渙欲動赤氣亘斗水冒都城當時宰臣皆不知警方且以怪事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比上不畏天

戒其失三也夫齊之望命已從人威協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師非逆遇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任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遣謫監任於是萬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胃言官書貶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鈴結成風馴致禍敗北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爲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禁錮則以邪僻斥不以曲學詭則以異論逐排沮摧壓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驟夫聿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軍柄貫攸濫廁樞庭其翺翔臺省布列諸路非敕須書士即青紫子孫非奴事閹君即稟附權臣更引迭援布在要官小人失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頗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遣臣猶覆於外女真犯期入寇而大臣諱聞於中上下相蒙馴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歛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北丘嘆愁王黼創已大

蹶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故爲盜賊，雖微夫八
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致和好
遣使覘國而責實，責行，遣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此事既
興，逆付我使，以僕隸之禮，當光武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膺懦不
敢，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對之以叛，易之以降，秩其爲篤，又益甚焉。於
夫女真如中國之無人，而其志與夫北，使任非材，其失凡也。昔子產以蕞
爾之鄭，崎嶇強國間，臣以一環玉無所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
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饜之有？辛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
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
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
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卑深，
何敢遽有它意。不幸姦臣扇之，希功幸賞，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
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
主於索攜歸，則許以攜歸；欲索張瑴，則許以索張瑴。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
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使辱於境上矣。
蓋犬戎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
謂以納款救焚，余觀爲遼塞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
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
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於上，無纔仁祖之風，而群臣塞默，乃有
寶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給之嗟，矢其
頑仍舊之實未睹，言路壅塞，端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
嘗獲伸，小人非不放逐，而讒諂猶或得志，暴亂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
此大未除，宣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
敢盡言，猶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
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
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女真之割事虛名
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蔑爲詞，識大義以息攻，女真實與吾通好矣，
今猶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卒豢，豈能滿其溪壑
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熙寧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豫圖所以
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不深，惟長算而一切倖女真者，唐在幽燕，吾以
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遽延其辭使，俟燕山然後主

聘往來如故，延使大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庭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
中進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務日漕渠既通，使隨常得以移文督責中
原。矣陳閒之，爭不以塞謀見咍，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
我，當示綏懷，權吏非人，惟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爲盜賊，戕之
於之上流，荊閩之民明擒大猾，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帥，從征虜輝
一家，質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居鄰國之傳聞，遂郤之隙結，遂
恭之悠，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望氣鼓
索然矣。據招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大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慮於後
者猶可爲。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歟今虜人之論有二：不曰事未遽亡，猶
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
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
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暐
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雖然畫有河朔，而揚
對牽置，又皆狂狂，張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
也。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備時日置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
繒遺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
而不足示恩。寶和之事是也。倘不思自強其國，而侍空遣以幸一日之安，
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君未易焉力者，然其
君臣相與，策勵逸能，拄曹公虎狼之鋒。晉氏東遷，至元帝也，徒以將相有
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委輸，帶甲百
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
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不愛
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致然以戰力王室自任者，此臣
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存之理。
今荊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擾攘，或爲群盜，正如熊咆虎鬭，僅在藩垣之
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寧不謂然？始欲突渴目前，攫取名器
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則使陛下獨當之耳。使羣臣爲一身計可
也，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
以折外虞，則致寇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誤必當戒，虜人之論必當破，
自強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虜踩兼聽，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
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爲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
浸失，事變日滋，臣實未知其所終也。

嘉定十年丁丑春正月辛巳雷。癸巳雨土。乙未大風拔木。二月庚
申地震　壬戌雪　夏四月丁未朔金虜入寇。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
盛允升殺之分兵犯樊城戊申鄂州江陵府副都統王守中引兵拒之虜
遂分兵圍棗陽光化戊申圍棗陽軍光化軍　丙辰許李珏趙方便宜行
事珏江淮制置使方京湖制置使詔措置調遣仍聽便宜　丁巳許董居誼
便宜行事居誼爲四川制置使命酌量緩急便宜行事　辛酉王辛捷于
安昌寨辛爲盧州鈐轄敗虜于光山縣之安昌寨破其統軍元顏梅隨州
光化軍皆以捷聞　壬戌虜遁　大雨辛亥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
囚蠲茶鹽賞錢　五月甲申親試舉人賜吳潛以下五百二十有三人及
第出身有差　癸卯趙方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六
月庚戌太白晝見　戊午詔厲將士詔曰朕爲精吏化一意息民大率修
我中原久矣狄充夫其政元人競逸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辟私未復
念有仲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故寧咈廷紳進取之謀不忍絶使傳往來
之好每示國存之義初無倖冀之心豈謂士胡逞志天德豈華之譽輒違
亦白之章夕聞城辛鳴張車行如林之旅鐵叱烏合驅爲叛參之師貪婪
無厭悖悍嘗試豈神人之共憤亦覆載所不容宜將勤忠。關門而決戰兵

民爲其陷暴以爭先群酋既殲殘黨自潰允賴萬懷之力迄底綏靜之功
然除戎當戒於不虞禦敵必貽於後患咨爾有衆永肩一心毋忌其既退
而懷苟安毋狃於屢勝而忘遠略屬炎蒸之在候念戎役之方勞雖淮漢
拉朽之非難而執銳被堅之不易覩兹暴露如己焚焚一朝之好稱賞罰
之六月紡戎予非得已詩咏明曲直逆順之理其敢無淑吊厥終之思師
出無名彼既自貽於顛沛兵應者勝爾宜共赴於事功苟能立非常之勲
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共熟念朕不食言　以董將募京西忠義人泉討
辛未東川大水　癸酉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不雨戊
辰釋諸路杖以下囚　甲申雅州蠻復寇邊焚碉門寨遣官宣諭之　庚
子罷軍士涅刑詔諸軍將佐有罪送他州軍拘之罷軍士涅刑　八月
乙丑詔舉將帥監司郡守各舉武勇才略可任將帥者二人　冬十月久
雨乙巳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於雨蠲二衙工上
諸軍公私逋負錢　十一月丁丑大風　庚辰太白晝見　甲申賑貧民
詔浙東提舉司出米十萬石賑給貧民　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申
募民納粟補官以軍興故　乙卯詔武舉人毋應文舉　癸亥金虜寇四
川虜犯剳副統軍元顏贇以步騎出入寇四川之衆道秋之堡　己巳消天

水軍守臣黄夫遣去虜攻白環堡破之庚午進黄牛堡據大散關統制
劉雄棄關遁金虜據之
嘉定十一年戊寅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金乙卯李信信也本建水縣
于平復元京東路忠義人聞接遣事與成核實給之以焚建水縣王足未
肆據以爲京東路總管　戊子金虜圍皂郊堡壬辰利州路仲本二義人
焚來州永寧寨　丁酉詔四川忠義人立功其賞視官軍　乙未出度牒
給軍費以一千下四川　虜犯隔芽關興元都統李貴遁去官軍大潰
二月甲辰焚大散關而去　乙巳王大才馬璥死于河池　丙午虜陷皂
郊乞者五萬人　丁未陷湫池堡丁丑焚之戊申圍隨州棗陽軍游崎丘
漢上均州守臣應孫之棄城走　丙辰白虹貫日　梁昭祖焚虜糧舟昭
祖爲楚州鈐轄焚舟于大清河京東忠義副都統沈鐸遣兵助之　三月
戊子復皂郊先是二月辛亥四川制置司招忠義人復皂郊至是利州統
制王逵等率官軍及忠義人收復　己丑沔州都統劉昌祖棄皂郊　郭雄
斬虜將元顏贇金副都統制元顏贇已去壽遣去沔州軍士郭雄追斬首
首而還　長壽僅以身免　辛卯官軍大潰于赤谷　昭忠義十餘萬人出攻
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　口王逵傳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

潰　癸巳虜復攻皂郊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趕西和州　丙
申劉昌祖焚西和州而遁守臣楊克家棄城去昌祖又焚成州守臣羅仲
甲亦棄城去　四月戊申虜去成州　彭惟誠等敗于泗州惟誠鎮江忠義
統制　戊戌虜陷西和州四月甲辰虜去　夏四月戊申命四川增印錢
引五百萬以給軍費　侯順棄階州順本州守　戊午虜復犯大散關守
將王立遁去興元都統吳政王大散關執立斬之　己未犯黄牛堡吳政
非進之軍聲大振　五月乙亥招集忠義人命四川制置司　癸未蚩尤
旗見其長竟天　丁亥集議邊事詔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平戎禦戎和
戎二策　宋史全文讚義曰當時廟堂之議卑矣書生圖其之聞也且以
言勢言之國家自開禧輕舉之後士卒殄亡將帥窟遁猶豫而不得
帑藏匱乏而莫能自保不暇何暇謀人則平戎之策始姑置之可也金虜吾
之世仇其不可與通也昭昭矣當其強盛之時譁信修睦以其安南北之
生靈猶有說也今也對很群卑狐見夫窮事勢非前日比矣奔走俯伏於
亨虜之前析起之強胡中原之豪傑聾不易我而哨我乎則和戎之策斷
不可行也無已則禦戎一策乃當今之急務乎蓋在嘉定間朝廷來徵獲
且復大聲勢濟叛鋭叱以珠踐吾之三邊而吾以堂堂大國顧不持其六

朱曾不殘虜者乎是必急兵選將足食豈財用蜀關隘之當守者守之上
流兩淮之當防者防之朝廷上下朝夕刻勵勉為自治之計則虜將坐困
畏懾不敢喘奏無人矣然則合五策而論今禦戎之外將異敗哉　壬辰
殿試法官七等之制　六月湖州水辛酉詔賑恤被水貧民　秋七月乙
酉修孝宗寶訓　辛卯蠲稅役蠲四川關外諸州稅役　甲午蠲光州民
兵戰死之家稅役　九月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丙申
追吳政等官政與利州副都統張威各進三官貶劉昌祖等昌祖以焚城
逃遁罪奪五官詔州安置丙午羅仲甲以棄城罪奪三官常德府居住揚
元家以棄城罪奪二官撫州居住　戊午大風　壬申金虜寇黃口灘虜
安豐軍　是月陝西人張翊來歸是歲諸路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
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嘉定十二年己卯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自四川制置召赴行在奏事
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以新利州路安撫使除代董居誼也　庚辰金虜
犯湫池堡守將石宣拒退之甲申攻白環堡守將董煬拒退之戊子犯成
州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　辛卯虜焚成州庚寅犯隨州
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京西諸將引兵拒之辛卯犯西和州守臣趙
彥呐設伏待之虜人懼而退犯安豐軍建康都統許俊遣將拒之　癸巳
虜圍之犯河池守將張威遣去癸巳攻光化軍破鄖山縣遣通均州甲午
陷鳳州守臣當宏棄城去虜人走其城乙未吳政戰死于黃牛堡虜乘勝
攻武休關　二月癸卯破之沔州都統李貴遁還利路提刑權興元府事
趙希昔棄城去　二月戊戌朔虜破光山縣　太白晝見　壬寅圍棗陽
軍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救之不能退而還　戊申攻其城甲
子虜始去丁未陷興元府　己酉遣殿前司軍防捍江西凡八千人　庚
戌曾從龍兼江淮宣撫使除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辛
亥虜陷大安軍守臣李文子棄城去分犯洋州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
克洋州陷　內東虜始去　三月癸酉虜復入焚其城而去　壬子董居
誼遁自利州遁去　石宣破虜于大安軍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邀
擊金虜大破之金將巴土魯安棗軍走為我師所覆虜聞之遂遁去　丁
巳我師攻唐鄧州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率引兵三萬餘人分
三道出攻鄧州隨州忠義軍劉世興等引兵攻唐州　三月乙亥鄧州
都統劉世榮會兵攻唐州　甲子罷董居誼居誼以其遁去故也　四月
癸巳落職奪三官七月丙申復奪二官永州居住　乙丑夏人來議夾攻

利路安撫丁焴討之　三月己巳鄭損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乙亥興元軍士權興等作亂犯巴州守臣秦季槱棄城去　丁亥太白
晝見　權興等降　甲午虜遁自竹林遁歸　閏三月己未竄雷雲以其
棄鳳州也追三官送梅州安置　辛酉贈吳政官推其死節也贈右武大
夫忠州刺史　壬戌詔撫諭四川官軍忠義人　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
簡等作亂以紅巾為號　是春虜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
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虜分兵
犯遂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
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狄諸城皆閉虜進轉
數百里東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季先
自建水軍各引兵來援虜乃解去全追擊敗之于曹家莊獲其首將武以
為金主子婿云　夏四月庚午張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去總
領財賦楊九鼎為所殺丁丑據閬州丁亥據果州　癸巳曾從龍罷鄭損
先兼參知政事　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五月乙未朔召聶子述赴行在
張福追遂寧府潼川路轉運判官權府事程遇孫棄城去己亥入之焚其
城　丁酉降德音於兩淮荆襄湖北利州路沿邊諸州雜犯死罪囚釋流
以下仍蠲今年租稅　己亥太學生伏闕上書何處恬等論工部尚書胡
榘欺君誤國請誅之以謝天下　宋史全文講義曰愚聞紹興中秦檜自
虜來歸倡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一旦建議和戎胡銓慨然上書請斬檜
首於藁街今榘非銓之後歟方殘虜渝盟引兵入寇榘顧欲與虜講和以
偷旦夕之安是上則忘國仇下則忘家學也學校公議之地安能遏其譏
議乎　戊午張福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去　六月戊申己于普州之
石山　癸亥詔舉文武才侍從內省臺諫各舉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又見　辛巳西川地震　乙酉張福就擒先是
五月甲寅四川宣撫司令沔州都統張威引兵捕張福庚午威引兵至茗
山癸未福請降威執之以獻于宣撫司　丁亥虜人招諭李全等全不聽
辛巳太白經天　癸巳丁焴以書約夏國夾攻　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
庚子張威士擒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以莫簡自稱言于宣撫司紅巾
賊悉平　癸亥李全至齊州偽知州王贇以城降　八月戊辰復合利州
東西為一路　九月丙午罷江淮制置司置沿江淮東西制置司留大閫
待制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淮南轉運判官趙善湘為主管淮西制置司
公事淮東提刑賈涉為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

十二月魁復州縣士中京東路帥司言魁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 乙亥葉興元府城 丁丑雅州蠻入盧山縣辛巳焚硐門寨還丁大政 己卯議取洮州不克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詔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百姓勤以歸附乙酉會虜人化爲州之長備丁吉百姓司令罷洮州之師 己丑京湖制置司出師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三道出境 庚寅賈若山捕賊功

嘉定十三年庚辰春正月我師攻鄧州唐州扈再興引兵攻鄧州郢州都統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唐兵追之遂犯樊城趙方督諸將擊退之 雅州蠻復掠盧山縣遣兵討捕之 五月庚寅蠻乃降 戊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 三月辛卯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遣兵討捕之 七月丙辰四川宣撫司招降之 夏四月庚申朔招諭豪傑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內河豪傑勤以來歸 戊戌王牒成史彌遠等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錄皇帝玉牒列正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光宗皇帝玉牒 六月癸酉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劉渭以下四百七十有五人及第出身 安丙為少保 丙子加李全承宣使全為虎武衛大將軍殺季先除果州團練使建水軍忠義副都統命赴樞密院奏事全尋殺之 秋七月戊戌以守臣空名告付遣郡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任希夷參知政事 癸亥皇太子堯謚曰景獻 八月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癸未宣撫司令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熙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勤以歸附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鞏州來趣師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令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副都統陳力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胃為宣撫司帳前都統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壬寅質俊自來遠鎮進攻定邊城金人來救俊等擊破之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丁巳攻城不克 甲申復海州以將作監丞徐晞稷知州事 府將石珪叛入漣水軍詔即以石珪為漣水軍忠義統轄 九月甲午太白晝見 庚戌金虜犯皂郊堡我師失利沔州統制董炤等與戰官軍大敗 壬子我師攻鞏州秦州不克遂退師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能下信引兵趣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遣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 冬十月戊寅誅王仕信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仕信于西和州 罷張威軍職宣撫司怒其不進兵故 十一月甲午詔列正皇帝日曆從修撰五千復列之以刪修從官之請故也 庚戌大風十二月戊午亦如之 壬子臨安火 十二月壬申石珪叛以漣水忠義統轄叛歸于縫起 癸未得寶璽鎮江副都統翟興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來獻

嘉定十四年辛巳春正月丙戌朔寶釋杖以下囚 乙未雷地震 攝李全以金自山東運出錢六萬爲犒賜費 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 二月戊辰虜圍光州己巳犯五關黃土中洛南于固始而黃州圍黃州分兵攻諸縣犯漢陽軍自黃州分遣別將來 丁丑李全襲泗州遣甲中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權樞密院事馮樽將兵救蘄黃樽不果行 三月丙戌朔我師再攻唐州郢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不克再興尋引所部趨蘄州 丁亥虜陷黃州淮西提刑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而死庚寅李全自楚州引兵救淮西癸巳扈再興趨蘄州乙未詔荊湖制置司趣援蘄黃州 庚寅長星見 甲午太白晝見 己亥虜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及其家人下屬皆死之 賈涉通鑑李誠之戰敗城陷殺其妻子以死焚後自殺 癸丑虜退我師追而敗之扈再興追擊敗之于天長鎮甲寅擒又敗之四月戊辰虜渡淮而北李全遣兵擊敗之扈再興亦以捷聞 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乙丑命任子銓試於御史臺 十五年二月庚子罷之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上孝宗寶訓文摘進等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 乙巳上慶元寬恤詔令詔頒之 丙申西川地震 六月甲寅朔沿江制置賈副使於郢州 丙寅立貴和為皇子貴和即濟王也詔曰朕以眇躬嗣臨大統夙夜祇懼不敢荒寧肆天之休海內用乂而國嗣未建非所以嚴宗祧本宗廟朕承念為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沂靖惠王之子猶朕之子也重厚英發天稟夙成寫近且賢聞于中外蔽自朕志爰衆悉懲以昭主鬯之義大計安天下繫本為先親規賢賢厥有古始非朕所得私也其以為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軍節度使進封祁國公 丁卯以立皇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丙子降京畿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乙亥與莒補秉義郎即理宗皇帝也 辛巳大風 秋七月丁亥詔論受寶禮京東河北節制司言得玉璽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寶禮儀以聞

辛丑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京東河北路節制

使。丁未修光宗寶訓。八月癸丑，趙方卒。乙卯，賜史彌遠家廟乙上。追封史浩為越王。丙寅，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任希夷罷。壬戌，宣繒同知樞密院事。甲子，秉義郎與莒賜名，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戊寅，除果州團練使，九月癸未，立為沂靖惠王後，明年五月己未，進邵州防禦使。九月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冬十月癸丑，復滄州。京東河北節制司言收復，詔以趙澤為河北東路鈐轄知州事。甲寅，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兗州為襲慶府。丙寅，夏人復趣會兵，以書來四川。

庚午，雷。十一月癸未，詔左翼軍受泉州節制。左翼即元隸殿司故。

先是知泉州真德秀以對請于廟堂曰：切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永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仰辦於本州，諸料劾用軍器亦則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縣相關，其實未嘗略有統攝，故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之虛實、才擇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勤惰、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之知。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為統制者得以肆意掊克，軼恣行，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雖知其弊，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

丁丑春危陵之寇，守臣親出救援，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遣重賞而後肯前。今見海寇往來本州，措置收捕，率統戍將人，軍律粗整，且與州郡同心叶力，故能俘獲寇賊，而使如前任賀清臣之怠慢其職者也。大凡切見比年以來，海寇不時出沒，米商舶貨間遭劫掠，今受一擊之為招撫追捕，斯廷戒飭，奉逐肅清近淮帥憲司牒，明合海界復有強寇，正是整飭軍政之時。恭見其措置事宜，中奏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終恐別生事端，無由集事。伏望鈞慈備賜詳酌，照殿步司出戍淮上體例，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許議，緩急或有調發，不至乖違，實悠久之計。尋降指揮，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從本州調遣追捕。續又申樞密院去，昨嘗具中乞降指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專任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其狀已還集，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為一，陸道戍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指揮止及海道為詞，其合中明一也。又軍政修隳全在乎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考察，有所未便。其前所列利害切已詳盡，國家施行，若使軍無掊克殘削之害，肆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遠在行都，

帥憲亦相去數百里之遠，而可以彈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兀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叨掊克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日溫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設有緩急，欲其捐軀効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節制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為至便。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況戍將之公康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楊武翼便是也。某昨申請之時，使嘗與開諭，以為害，蓋其置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之扶助者所不可。若稟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害歉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藉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為後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州郡本軍各為一家，凡事不相庇，則在本軍為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百出，郡之老吏切竊私議，以為捕

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無節制之柄，必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無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賁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況一有庸緣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賊為己責乎？其合申明二也。剸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捍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捍禦海寇，亦非閑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而許提刑司節制，況左翼止是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某自惟四降即欲再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指揮。小貼云：某今來所請，係欲狀劾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築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亦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

仍其舊不得擬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扶育揮公純雜
任乃待青丘冀軍聽泉州守臣節制。己亥，安丙薨。己酉，詔以來年元
日受寶。己酉，詔曰：朕以付託之重，祗膺十上，煌然于揀，修德勝感風
夜匪懈，迺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爾奉玉寶，來獻于京，貢理溫
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望蓀圖冊，登載燦然，寶惟我祖宗
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缺微軍心不應，光朝之寶，復還非皇等
之眷方隆，列聖之靈有爲，豈伊涼德，乃克緣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
其中令用休朕爲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閏月丙午，奉
安寶璽于天章閣，令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是月，京東安撫張林叛，
以京東諸郡降于韃人。韃使來，遣葛合赤孫等來計事。十二月庚申，
鄭昭先罷。閏十二月辛巳朔，宣繒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授華岳岳爲殿前司同正將，以謀爲變，殺之。是歲，賑諸州水旱，
浙東江西福建諸州旱，以成階利水，詔賑之。

嘉定十五年壬午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于月令有司求集受寶
本末爲書，藏于秘閣。癸丑，立李誠之廟於蘄州，旌死節也。甲寅，張贈
蘄州死事官史其子孫有差。四月丙午，詔蘄州毋納今年租賦。丁
巳，詔撫諭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赦天下，以受寶故也。監司郡守上
表稱賀，文武官各進秩一等，大犒諸軍。甲戌，陞鄂州武昌縣爲軍，名
壽昌軍。三月丁巳，賑江西旱傷，詔本路使者司賑恤旱傷州縣。夏五
月庚戌，太白晝見。甲寅，禁州縣厘因，先是監司主所部應四州縣多以
罪因移徙他所，至是有詔令劾之。丁巳，加封皇子祁國公竑進封濟國
公。乙未，皇姪貴誠遷邵州防禦使。壬戌，叛將張林遁，知濟南府种贇
等攻林於青州，林遁去。己巳，陞孝宗經武要略。六月辛卯，俞應符薨。
秋七月甲子，詔條畫營田。江淮制置四川制置監司條畫來上。八月
己卯，張義孫令戶部詳議。辛卯，詔文武官毋得歸宗者爲令。甲午，婁
出民。九月辛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賜出身簽書
樞密院事。癸丑，雷，大雨雹。壬戌，彗星見。辛未，太白晝見。冬十月丙
子，犒忠義人以收復京東州軍犒賞有差。十一月戊午，降德音于京東
河北路，軍無輕重皆除之。十二月乙亥朔，賑臨安民，出米五萬石賑濟
臨安府貧民。丙子，以雪寒，釋京城及內外諸州杖以下囚。丁亥，李全
建節爲京東鎮撫副使，除保寧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是歲，諸路
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五千七七

嘉定十六年癸未春正月戊申，嚴贓吏法，詔令官犯贓毋免約法。己酉，
皇子竑生，二月戊戌薨，追封邳王，謚曰沖美。丁巳，雷。辛酉，賑山東流
民，令淮東制置司賑濟。二月戊子，雨土。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
歸，京東河北路鎮撫節制大使司以爲吉，詔邢德進二官，使以爲京東東
路副總管。丁卯，賑通州饑，詔以五萬二千五百石賑之。夏五月戊申，親
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蔣重珍等五百四十有九人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壬午，賈涉卒。丁酉，程卓薨。秋八月辛巳，詔州縣經界毋增紐與
抗頭。癸未，申嚴舶船銅錢禁。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乙巳，賑江淮
水，詔江淮諸司賑恤被水貧民。乙卯，雷。冬十一月辛亥，賑太平州水，
州吉大水，詔賑恤之。十二月辛巳，募民入米補官，令淮東西總領及各
江被水州募江西湖南民入米補官。壬辰，雷。

嘉定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戊戌朔，錄程頤後。癸亥，命提督營屯田，令淮
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二月癸巳，錫台州適賦十萬緡有奇。甲午，
賑貧民，令臨安府賑糶。三月癸丑，雪。是月，虜入寇，道由和州舟引兵
遁。夏四月辛卯，賑廬州饑，詔本州賑糶。乙未，犒李全等軍，賜李全彩
帛成錢三十萬緡爲犒賞戰士費。五月戊戌，嚴兵籍，詔襄賓內淮東湖
四川江上諸軍之數。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辛未，皇孫銓生，八
月跃未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季薨。癸酉，睦尚震乞寄十如白和州望祖
全誅適。令三官遂岳州居住。壬辰，蘇椿等來歸，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大
使司言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降，詔悉補官，即以其州授之。丁酉，賑福
建水，令本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八月乙亥，罷通州天賜鹽場。丙戌，
上不豫。閏八月乙未朔，嚴輸菑過取禁，申嚴兩浙諸州。丙申，詔立皇
姪貴誠爲皇子，更名昀。濟國公竑主爲皇子既四年，寧宗位尚虛，皇姪邵州
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壬辰，召年執入禁中，趣定大議，至是
降詔曰：朕以凉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爲
子，夙寤親熟，慮猶以本支未僅爲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
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聽明夙成，學問日新，既視且質，朕意所屬，俾併立爲
沂長之忠，蓋祇爲異日無窮之計也。其以貴誠改賜名昀，詔皇子倫授
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
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爲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赦天下，以帝服藥故。
丁酉，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七。明年改元寶慶。正月乙丑，謚曰仁文哲武
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月癸酉，權攢于會稽之永茂陵。三年九月，加今謚

帝戀仁叙論出於自然蚤親師儒留意問學貴眾正工間五年輔導尤為
有力自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以及三代漢唐治亂得失之數本朝制度典
章人才議論之要莫不為帝言隨事獻規率多稱益帝嘗曰黃翊善之言
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彭龜年性純直有聞必告帝亦未嘗不從也即位
之日首召朱熹于長沙以備勸講因議置講讀官十員各專一書不以雙
隻日必二講又復坐講之制皆前所未有也趙汝愚當國方欲引眾共政
未兩月而眾爭帝始無所親倚韓侂胄以爭連中外之事及用事意過于
既以論侂胄而逐書咸共瑞謂入曰上切無堅留侂胄之意有一人繼言
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皆其爪牙執政大臣又與之表裏者率趍其惡
以底大修開禧用兵帝心弗善也侂胄既殪大臣曰擬復舊非吾事但不
量力聖意可知矣在位三十年池臺苑囿無所增置府庫之財未嘗妄費
修葺雖盛亦稍澤而蒙民之心始終弗替一遇水旱憂見顏色御殿臨
下率從寬簡欽其儀以世將權蜀不逞竇斧而使首江淮湖湘之盜寇盜
成作旋即底定皆復信恩順之所致也升遐之日遠邇哀慕耆老民卻歎
言本朝之盛前代不及者有五而百年四葉居其一焉中興四葉享國尤
十有八年上規先朝同一軌轍深仁厚澤浹于海隅垂裕後昆有前無極

嗚呼美矣　宋史全文。史臣曰：國朝自建炎再造至於紹熙慶元之交正
學與行治效彰灼一時人才於斯為盛嘗觀道之所培養也而寧宗皇帝
傳而用之觀夫上畏天戒下畏民嵓帝之心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帝之
行也故其初年忠賢之士聚于朝廷四方嚮風駸駸于有慶曆元祐之望
迨戚侂胄擅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逆折其鋒雖竄斥而不悔厥後起於
廢錮之餘被其所邪者猶王室帝終賴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分係于天
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大慶來禧定之間中外多
虞事機沓至而帝信厚謙懋而有進德仁念純熟對于神明卒保又安以
貽後嗣書曰我丈今無疆維休以天惟顯非不信哉　皇子
成國公昀以遺詔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一送

宋　寧宗十

宋史全文慶元元年上光宗第三子也淳熙七年二月戊辰初就傅孝宗
諭輔臣妙簡儒臣為小學教授遂以命秘書省正字楊輔時上年十三矣
明年輔補外以校書郎劉光祖代之光祖請講誦祖宗故事以為日課上
自孫齡尊師而重傅朝廷所用學官如羅點鄭騏莫叔光咸一時之選及
是又創翊善以沈清臣為之清臣卒以黃裳代之其後黃艾孫逢吉陳
傅良章穎沈有聞彭龜年繼居講讀之任皆名儒也上每溫習所講之書
自為口義令講官視草或有大議論上必書之冊謂之日記　高宗攢陵
上力請護送道聞因見田家作苦之狀謂左右曰居常在禁中安得知此
講長曰周公作無逸首之曰知稼穡之艱難蓋人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婦人之手其視田里之務為何物哉一旦出而臨民往往如秦越之相視
嘗聞真宗乳母秦國太夫人劉氏本農家女喜談田野間事真宗自幼
聞之為善耕所以即位以來知惠農民崇德農曰勸或書最為詳備蓋非
見聞之有其素哉今我寧考在潛之初因道聞見田家作苦之狀謂左右
曰居常在禁中安得知此是時小人之勞輸於聖心久矣此三十年恭儉
之治蓋無所自來歟
光宗紹熙二年冬光宗始為疾四年壽皇不豫光宗疾甚不能視疾壽皇
升遐猶未能出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不能
執喪奉皇子即皇帝位　今本紀見光宗紹熙五年　時年二十七　春正月
丁亥朔蠲兩淮租稅　詔修高宗實錄　己亥雷　辛亥將作監李沐為
右正言沐韓侂胄之黨也侂胄欲擊趙汝愚於是擢沐以居言路　二月
初內藏庫下庫東總領所取撥羨財至是葉適言此錢當存留以備緩急
請詔有司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椿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
知有餘不足之數其非緣軍前事毋得輒支移起發欲以他用雖有中旨
許執奏不行伏儲積米多朝廷經制既立然後議策名之重輕考擬定之
數目寬減州縣還以予民從之　三月辛亥詔四川歲發西兵赴行在如
舊制　四月己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余端禮為右丞相簽書樞密
院事京鏜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謝深甫
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己未遣起居舍人汪義端賀金主生辰　命中書

復置臺諫官言事薄　右正言劉德秀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　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逵亦罷於是善類爲之一空矣韓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程頤得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始以道學爲天下倡二先生少學於汝南周敦頤其後學者翕然宗之其高第延平楊時河南尹焞遭遇靖康建炎紹興之間致位通顯建安胡安國學春秋於程頤而不及見以楊時謝良佐爲師友紹興初秦檜爲亞相引安國侍經席一時善類多聚于朝俄爲呂頤浩朱勝非所逐趙鼎爲相尹焞以布衣勸講經生學士多召用焉鼎既罷張浚獨相諫官陳公輔力排程氏學以爲狂言恠語淫說鄙論胡安國上疏辨之其後檜再入相復尚王金陵而程氏學廢矣楊時傳郡人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侗傳之朱熹安國傳其子憲憲傳之廣漢張栻栻浚之子也乾淳間與朱熹相往來講切後以道學爲己任學者號曰梅巖先生南軒先生東萊呂祖謙其同志也栻侍經筵不久而去熹屢召不起孝宗賢之王淮當國素不喜熹尚書鄭丙始創爲道學之目淮又擢陳賈爲察官俾上疏言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名以濟其偽望明詔中外痛革此習熹遂待罪淳熙末熹除郎以足疾未拜而侍郎林栗劾其慢正詆道學之士以亂臣之首宜加禁絕栗雖罷去而士大夫譏誹道學之說迄不可解甚至以朋黨詆之而邪正莫能辨紹熙末趙汝愚當國遂起熹侍經筵而其學者益進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然猶未敢加以醜名列詆至是士大夫嗜利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憸壬險佞儇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己攘袂奮臂以攻偽于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識者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經字說凡學校科舉之間皆以王氏之經從事士有祈道國學新法而天下自是多事壽年宗皇中興尚伊洛之學一時明師大儒相繼而出張栻在湖朱熹在閩呂祖謙在浙皆推明是學以續孔孟王脈之傳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傳其說者且以傳授凡君谷草野之間皆出一轍學校科舉取人士大夫立身事君無不原流於是學之中亟養陶成士習醇矣自小人用事權罪道學而名之以偽海內之士測側風從不維禮義廉恥有所不顧而學士大夫之不逞者又變以趨時求覬異說搆興兵端騷起非朝廷決然黜士大好以復正學幾爲東南不可解之禍端

道下立其流弊乃至此我衰者始悉之前一時風俗之好而爲士者喜言時政爲史者喜立功名誠不能無所偏而執士懲之甚遂一槩而厭薄之稍自好者名以偽學狀自立者號以私黨於是世俗趨方爲圓變真爲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御史中丞何澹惡欲執政秋七月丙申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請風厲學者專師孔孟毋得自相標榜丁酉詔榜朝堂澹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其略曰閣下自長成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係者也令閣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丁艱獲解官持服繼聞上疏稱解遣事不逮事之異中外閧然雖愚者亦以爲駭閣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爲正乎若以爲正則閣下亦當從而爲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反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閣下之意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爲所生之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繼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必以生我者爲正而繼之者爲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非天理之公人倫之正也閣下爲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正風俗正宜致辨於此太常亦謂當中心制不得已乃去位既免喪時趙汝愚已執政止除與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恐恨祈來韓侂胄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偽學之禁以至執政　九月甲辰遣中書舍人黃艾賀金主正旦　丁卯詔三省樞密院條上合教諸軍例　戊辰金主遣吏部尚書吳鼎樞兵部郎中紇石烈介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庚寅皇弟徐國公柄爲昭慶軍節度使　丙午監察御史胡紘奏趙汝愚唱引偽徒謀爲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初上之在重華執喪也五日一朝于壽康既而久不得見至是紘因劾汝愚仍請以行遣汝愚之事奏之太上庶幾太上懽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上從之　十二月癸亥置楚州弩手效用　丁丑金主遣刑部尚書紇石烈正太常少卿王術來賀明年正旦　是月臣僚劄子朝朝乃洪化之地中書實王政之由正本澄源無先於此常程細故紛沓至前則朝廷之體不尊百司之務反廢今三省文書偏盈凡閣百事庶府惟事係違日用月循細故毛舉中書之務何自而清

二年正月庚寅右丞相余端禮爲左丞相知樞密院事京鏜爲右丞相鏜江西人淳熙中以檢正報謝虜廷因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趙汝

愚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
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時為刑部尚書亟納交於韓侂胄
繼擢執政遂為侂胄謀主至是遂有右相之除　庚子右正言劉德秀為
右諫議大夫　丁未裁定添差員闕　二月辛未再蠲臨安府民身丁錢
三年　甲戌詔三省樞密院置省員簿　三月丙申命諸將射鐵簾　七
月庚寅詔諸路捜訪高宗皇帝御製御筆　戊戌清遠軍承宣使韓同卿
為慶遠軍節度使　八月癸丑奉安孝宗皇帝成穆皇后成恭皇后神御
於景靈宮　壬戌皇子埈進封兗王謚曰沖惠　丁酉遣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張貴謨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戊申上御大慶殿發壽聖隆慈
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冊寶遂帥群
臣奉上于慈福壽康宮　壬戌金主遣吏部尚書張嗣工部侍郎石頊思來
賀瑞慶節　癸卯賞宜州捕降峒寇功　二月戊申陳賈自知寧國府
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擊朱熹故也　紘初為進奏院未為人所知
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韓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甫及一歲
累遷至監察御史汝愚有寧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
先發者紘既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侯之議遂

太常少卿紘遂以薦授沈繼祖　金主遣兵部尚書完顏崇道太常少卿
巨振來賀明年正旦
三年六月戊辰頒淳熙紹熙寬恤詔令　乙亥遣起居舍人衛涇賀金主
生辰　秋七月庚午監察御史沈繼祖錄淹因四百餘條來上詔進二官
九月辛酉遣戶部郎官曾炎賀金主正旦　十月丙戌金主遣戶部尚
書完顏愈吏部郎中張汝方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哲文神
武成孝皇帝徽號曰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是日太皇太后崩于慈福宮后姓吳氏讀書萬卷翰墨尤絕入高宗由
是寵遇紹興十三年正位宮壼光宗即位后當為太皇太后以壽皇故遂
更號壽聖皇太后紹熙五年后年八十有二行慶壽之禮孝宗朝始正位
號云　乙巳詔為大行太皇太后服朞　丁未大理少卿趙介為金國告
哀使閤門舍人朱蕤年副之　十二月庚辰罷文武官納官告綾紙錢
乙未金主遣禮部尚書吳忠孝工部郎中薛愈來賀明年正旦
四年春正月乙卯上欽宗皇后謚曰仁懷皇后　二月丙子上大行太皇
太后謚曰憲聖慈烈皇后　三月甲子憲聖慈烈皇后攢于永思陵　乙丑
趣修高宗皇帝實錄　金主遣兵部尚書烏林荅天益戶部郎中賈鉉副

來弔祭　夏四月丙戌祔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主于太廟　司農
少卿湯碩為金主報謝使右驍衛中郎將李汝翼副之　六月己巳遣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楊王休賀金主生辰　癸酉皇弟吳興郡王柄
為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丁未韋執京鏜等上慶元重修敕令格式申明
詔頒天下先是復編修敕令所置提舉同提舉官遂移牒六曹大理寺及
三衙江浙近使州郡監司抄錄乾道五年至慶元二年終續降指揮得數
萬事參酌淳熙舊法送刑部審詳訖為書總七百二冊至是進呈　九月
庚申遣戶部郎中曾炎賀金主正旦　十月戊子金主遣吏部尚書孫鐸
客省使帖合忠來賀瑞慶節　十二月己丑金主遣太常少卿楊庭筠戶
部郎中李木晉子元來賀明年正旦
五年二月甲申詔王德謙異宗旦自今不以赦移　四月戊子以竄逐王
德謙本末付史館　辛巳監都進奏院鄭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
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　六月癸亥遣司農少卿李大性賀金主生
辰　秋七月己亥賜李彥穎謚曰忠文　八月辛巳太廟夾室柱生芝上
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始得見太上皇帝成禮而還上之受禪也趙汝愚
已以秘書省為泰安宮已而不果乃以慈懿皇后外第為之既而上皇不

欲遷因以舊福寧殿為壽康宮而更建福寧殿上之在重華執喪也五日
一朝于壽康時上皇聖體未平猶不得見去年八月詔恭聞上皇聖躬悉
已清復將率群臣詣宮上壽既而不克行至是以重明節前十日初詣壽
康宮進香初上之未見壽康也御史胡紘因劾趙汝愚請以行遣汝愚之
事奏之太上庶幾太上懽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汝愚遂有永州之貶及
是過宮禮成　冬十月庚申朔郭師禹進封廣陵郡王　十一月丙辰遣將作
監馬覺賀金主正旦　十二月乙亥奉安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御于
景靈宮　甲申金主遣戶部尚書范楫西方館使蒲察守純來賀明年正旦
是月移內侍王德謙於汀州　初金人既為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乃
於洮州置場買馬自是馬至秦州者差罕云
六年二月甲申封婕妤楊氏為貴妃　三月己卯安定郡王子恭薨詔自
今嗣濮王以屬近行尊長無過犯疾病者為之　五月有司上慶元寬恤
詔令役法撮要　六月壬辰遣戶部郎中趙善義賀金主生辰　都官郎
中吳衎為金主告哀使閤門舍人林可大副之　秋七月己未初御後殿
八月甲午右司郎中李寅仲為金主告哀使左衛郎將張良顯副之　丙
申上大行太上皇后謚曰慈懿皇后　壬寅皇子坦薨追封邠王謚曰沖

温　九月乙卯祔慈懿皇后神主于太廟　丙子吏部郎中丁常任為金
主遣留國信使左驍衛郎將郭僎副之　臣僚奏比年以來淺成內重之
弊頃戀周行視民事為浼已久食朝績請州縣為徒勞况祖宗成憲改秩
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即寺監之既更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
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莫克遵守臣恐內重外
輕其弊難革欲望聖慈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與起治功實非
小補　十月戊子遣右司郎中朱致知賀金主正旦　癸卯以趙善義奉
使生事罷之　是月臣僚上言六月乙酉之朔太陽方升中有黑子况當
雷大震於初冬之月赤氣發於暮夜之時地震閩亦不安風霾時乎四塞
令朝廷毋乃猶有忠邪並進僞得亂真歟毋乃猶有膏澤不流田里愁歎
歟毋乃猶有利之未興害之未除財實之施或傷公道而害政者歟　十
二月戊申金主遣殿前左副都點檢紇石烈忠定太常少卿李愈來賀明
年正旦　庚戌祔恭淑皇后神主于太廟
嘉泰元年二月戊子詔諸州訪求明曆之士　左司郎中閭丘泳為金主
報謝使右屯衛將軍李言副之泳奉不行以起居舍人俞烈代之　頒慶
元寬卹詔令役法振安　乙巳雨雹　丙午詔文武臣毋得授寓居州任

釐務官者為令　六月辛巳遣禮部侍郎陳宗召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
己卯知樞密院事何澹罷澹與京鏜劉德秀胡紘四人實主偽學之禁章
檢附之凡韓侂胄所以斥逐異己者則四人之為也慶元五年二月紘罷
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鏜以左相薨于位
至是澹復罷政雖檢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將
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為然　丁巳以旱復禱
于天地宗廟社稷　壬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關兩州縣杖以下
囚　癸亥雨雹　乙丑賜龔頤正出身命修孝宗光宗實錄頤正和州布
衣也本名敦頤元祐黨人原之曾孫國朝高宗實錄慶元嘉泰間京鏜謝
深甫為相時所上孝宗光宗實錄嘉泰二年詔寶文閣學士傅伯壽直華
文閣陸游同修敦頤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邁
領史院奏官之朝廷以其有史學至是賜出身除實錄院檢討官蓋付以
史事未幾而敦頤卒乃外召傅陸遷朝孝錄光化錄尤疑敦頤復以光
宗諱改名云　丁卯復賑被火貧民　九月辛未遣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字林桷賀金主正旦　十月甲午金主遣左徽使徒單懷忠秘書少監李
楊來賀瑞慶節　甲辰稱光宗皇帝御集　十一月庚申蠲潭州民舊輸

黃河鐵騎鼓　十二月癸卯金主遣兵部尚書紇石烈貞禮部郎中孫鐸
來賀明年正旦
嘉泰二年二月丁亥修高宗皇帝正史實訓　三月己巳詔諸路帥臣總
領監司舉可為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紹
熙初有武臣趙渙言曆差詔令判太史局劉孝榮更造會元曆又統天曆
慶元五年京鏜為相時所上也初會元曆既成而布衣王孝禮言孝榮未
嘗以銅表圭面測景驗冬至後天朝廷然之未暇改作至慶元四年九月
朔太史言日食於晝草澤言食在夜測驗如草澤言乃改造曆未成而罷
三月庚戌乃詔諸道有通曉天文曆算者所在具名來上五月曆成曆經
三卷沿曆他書十七卷凡二十九卷又上臨安府進士俟望重校萬年
曆十七卷綱目二卷至是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為午正而草澤趙大猷言
午初三刻半食三分詔著作佐郎張嗣古監視渾儀秘書丞朱欽則著作
郎王容測驗起居舍人俞澈覆驗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焉蓋自渡
江來議曆差者多矣　六月丙子遣吏部郎中趙不艱賀金主生辰　九
月壬戌奉安光宗皇帝慈懿皇后神御于景靈宮萬壽觀　丙寅嗣秀王
伯圭薨伯圭秀安僖王子偁之長子孝宗之兄也紹熙元年五月還太保

封嗣秀王二年夏判大宗正事三年遷太師永阜陵成除中書令辭不
拜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乃除兩鎮節度使諸子初皆補京秩厤校伯部
使者紹熙後並換南班長師斐為使相　十月乙亥上壽成惠慈太皇太
后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　甲申申嚴百司吏宿之制　戊子
金主遣上護軍完顏使璮禮部郎中張行簡來賀瑞慶節　乙未遣吏部
郎中李景和賀金主正旦　明煇史略得罪以閤門祗候王匽又代之
十一月甲辰始御正殿　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　乙卯再修光宗皇帝
日曆　十二月上御大慶殿發壽成惠聖慈佑太皇太后尊號冊寶遂率
羣臣上于壽慈宮　閏十二月丁卯金主遣兵部尚書徒單公弼戶部郎
中張衎來賀明年正旦　自天聖立川交子法每再歲而易一界紹熙二
年光宗念蜀民之勞詔權展一年乃易慶元間有自四川茶馬代還者入
見言交子二年一易每引納貫分錢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計所多羨財
請每界展一年永為定制章既下制置司上言今民間每易錢引一千貼
納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領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欲展年當
求對補之策明年春有旨許之至是陳琲為總領謝輝為帥請諸朝復以
二年一易蓋軍餉所仰不可復展矣

三年四月辛酉詔宰執臺諫子孫毋就試　乙丑禁柳粜軍入米　五月
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六月壬寅遣樞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劉甲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辛未頒慶元條法事類
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　丙辰右丞相陳自強等上皇帝會要　九
月己丑遣金部員外郎曹矗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壬子金主遣刑部尚
書元顏變戶部郎中高有鄰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壬申上光宗皇帝徽
號冊寶于太廟　癸酉朝獻景靈宮　庚寅福州觀察使楊次山爲岳陽
軍節度使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使事　金主遣吏
部尚書獨吉思忠戶部郎中李達可來賀明年正旦　是冬金主益起懂
朝廷來侵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
四年正月浚天長縣濠　二月丁酉置莊文太子府小學教授　辛亥命
內外諸軍射鐵帖轉資　三月辛未詔薦太廟　甲戌下詔罪己右丞相
陳自強等以火災請罷不許　乙亥詔百官條陳時政闕失　庚寅復御
正殿　四月甲午朔立韓世忠廟於鎮江府　六月癸巳遣起居舍人張
嗣古賀金主生辰　丁巳增盧州強勇軍爲千人　八月丙辰除靜江府
昭州折布錢　九月乙丑得四圭有邸玉一詔藏于太常　壬午遣大理

少卿張孝曾賀金國正旦　丙戌戒飭兩淮州縣邊守寬卹舊法　十月
壬寅金主遣兵部尚書元顏呂戶部郎中上官瑜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
庚申令諸州置招軍簿　庚辰修六合縣城　十二月乙卯金主遣殿前
右副都點檢烏林荅毅太常少卿賈益來賀明年正旦
開禧元年春正月丙子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　丁丑以許浦水
軍隸殿前司　己卯重定選人捕盜賞爲二等　甲申雷　二月癸巳除
安國奪三官命史官改正大奚山賊名　癸卯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
法下于諸路轉運司　三月庚辰楊次山爲太尉　辛巳以淮西安撫司
所招軍爲強勇軍　四月辛卯江陵副都統李奕爲鎮江都統武節大夫
皇甫斌爲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戊戌修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五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漣水
縣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　己亥遣禮部侍郎李壁賀
金主生辰　降大理三衙臨安府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七月命興元都
統司增招戰兵　己卯平章軍國事韓侂冑等上高宗皇帝御集　壬午
詔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　癸未韓侂冑兼國用事　八月丁亥命
湖北安撫使增招神勁軍　癸巳雨　九月丁未遣秘書監鄧友龍賀金

主生辰　十月丙寅陞嘉定府爲嘉慶府　庚子金主遣吏部尚書紇石
烈子仁禮部郎中王籌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
千屯揚州
二年春正月癸未頒兩浙路身丁紬絹　以金主使人悖慢館伴使副
以下奪官有差　己酉雷雨雹　辛亥詔坑戶毀錢爲銅不以赦原仍籍
其家著爲令　三月頒開禧重修七司法　四月戊辰四川宣撫副使吳
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　吳興郡王柄薨
柄孝宗之孫魏惠獻王愷之次子也光宗即位進永興軍承宣使封許國
公紹熙五年七月封徐國公慶元元年三月封王領昭慶軍節度使憲聖
慈烈皇后復古還開府儀同三司柄早慧孝宗愛之慶元初詔曰孝宗怜
早慧以鍾愛太上念特立以無慮以見貴寵云　甲申調泉州兵赴山東
路會合　江陵副都統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引兵攻唐州官軍
大敗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午以宗室希瞿子賜
名均爲沂王柄後補千牛衛將軍　六月癸丑建康府都統李爽攻壽州
官軍敗績　七月壬申置御前強勇軍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十一月辛
亥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

三年二月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刑司從宜斷疑獄　丁卯
罷江浙京湖福建招軍　庚午虜去襄陽　四月己巳改興州爲沔州
賜沂王柄謚曰靖惠　九月壬午祔成肅皇后神主于太廟　十月丙午
更殿前司兆隊法　乙卯復珍州遵義軍　甲子詔紹興府均敷和買
丁丑夏震爲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將士行賞有差　十二月起居
郎許奕爲金國通問使前知真州林伯成副之伯成不行以帶御器械吳
衡副之　己酉罷兼通寶文閣待制　丁卯詔改明年元詔曰頻年相繼
業于多虞邊釁遽開鎮生靈之何罪皆煌爲孽與旱潦之相仍皆權臣誤
國之致新在菲質應天之政復令則與刑以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
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豈告多方其以明年爲嘉定元年　是歲浙西
旱蝗沿江諸州水
嘉定元年二月丁未陞天水縣爲軍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
進士第一大恩例　十月癸未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詔賜朱熹謚依
條與遣朱忠澤太常博士章徠初議謚曰文忠考功郎官劉彌正覆謚議
曰謚古也棲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
哉其議略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

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來徵以貫文墨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可孟孔氏之道賴于思孟軻氏而明于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粲然矣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後公在朝廷之日無幾王主庇氏之學欝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文簡矣而賞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耳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爲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爲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與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文得義曰此宰未皇帝特行士習之陋也慶元以來禪倖權朝偽以排天下之正學黨以空天下之名流人心僨鬱久矣今禪伴繼天闢日明海内翹首以觀作新之化而聖意眷眷求前忠之無於文公一時學者知所趨向矣豈非吾道之幸哉　賓餘曰先生以一心而羽道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擔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

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華仕聖於微之言探賢來學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於聞道之正傳所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後所以推明是道也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而微言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鬱之餘人心陷溺之地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大明於天下於斯至盛謚之曰文不亦宜乎。　丙辰金主璟卒無子金人立葛王褒之子允濟者文六千遇弑。　十二月戊寅改命曾從龍爲賀金國　己丑太府卿宇文紹節爲賀金國登位使閤門舍人周登副之　是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　是歲江淮制置大使司汰鄂淮軍歸農淮東棣刾八千餘人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之闕淮西棣刾二萬六千餘人以爲御前武定軍

二年正月辛丑金主遣裴滿正孫椿來告哀　詔遣議軍總珍州鄧制

庚申金主遣蒲察知剛劉仲淵來獻遺留物　癸亥賜故相趙雄謚曰文定　二月己巳金主遣使來告即位　壬辰遣内侍趙前右丞相史彌遠行在賜宴　三月辛丑罷諸軍招置　戊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庚申令浙西及沿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辛酉罷漳泉福州興化軍貢發奇思　五月乙卯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六月癸亥朔命浙西諸州諭民種麥豆毋督其租　詔臺省及諸路監司達決滯獄　戊辰奉安成肅皇后神御于景靈宮　九月己亥朝獻景靈宮庚子朝享太廟　癸丑令吏部郎官劉爚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利害上于朝　十月己未遣大理卿貫培賀金主正旦　丁丑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己丑令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稻種　十一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爲亂黑風峒也在郴吉之間而地屬郴之桂陽縣初羅孟二者名世傳峒之首酋也去年世傳出操有地已而史彌諸補承節郎去年二月世傳之犯眉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嘗助官軍擊賊元礪素以武斷鄉曲羣盜皆畏之比世傳受稽輪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爲盜盜推爲帥時江湖方艱食饑民及汰兵多附之遂至數萬至是連破吉郴諸縣詔遣制鄂江池大軍討之

三年二月庚午詔楚州武鋒軍歲給累重錢如大軍例　三月乙卯罷福建江東路招軍一年　四月乙丑奏行在繫囚釋杖以下　五月辛丑廢忠鋭軍　六月壬戌令有司舉行寬卹之政十有九條　癸亥遣起居郎黄中賀金主生辰　己卯楊次山爲少保封永陽郡王　九月癸丑遣司農卿錢仲彪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丙辰朔福州觀察使根爲安德軍承宣使　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丁丑推南雄州戰役將士恩　辛巳廢鄂州都統司威勝軍　十二月辛巳金人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著作佐郎仲貫府轉對請追爵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列于從祀未允行學心傳曰四先生輩此學于千載之後正人心明天理自考夷謂曾有不能及其祀爲郡諸儒之功執泉犀以配享可也然論道統之傳則當升曾子子思子于堂上而補以四先生人未允先生于從祀亦足矣自念不及與斷始之議會有建者報行之云

四年閏二月甲辰廢淮西武定軍　己丑詔兩淮守臣毋預除代　五月戊辰廢巢縣忠勇軍　六月降京畿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自今毋得叙用　丁丑詔軍興以來嘗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　八月壬辰中嚴太史局補試局生之制　九月丁丑遣

刑部員外郎程卓賀金主正旦　詔附會開邊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
十二月乙巳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是歲金主爲韃靼所攻賀生辰使
不至　金主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忒沒
真恭敬不遜恐爲邊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卒不果丘去丈乞千至是歲韃
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巴山後欲就邊場襲殺之然後引兵深入會虜之
亂軍有詣韃靼告其事者韃靼疑不信言者再至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
遂遣延不進是秋韃兵猝至與金人戰于厌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忒沒真
選精騎三千馳突虜軍虜軍亂忒沒真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西京留
守紇石烈執中領大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
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
懲罷之韃兵至翠屏口虜又大敗乘勝攻奉聖州破之進軍野狐嶺允濟
再遣兵迎敵以車爲陣又大敗是冬韃兵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
五年正月韃靼兵至居庸關金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金主允濟棄郎
各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即開封府會細軍五百人
自相殺屬晉光迎敵殺韃兵數百韃兵憚不敢進問所得鄉民北軍有幾
何鄉民紿曰二十萬韃靼憚遂斂兵而退　二月詔成都府路帥臣兼領
叙州兵甲事　三月甲戌以廣東湖南京西道千監司帥臣進職有差
夏四月壬寅詔自今告人從偽者必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六月癸未遣
吏部郎中傅誠賀金主生辰　乙酉罷江北諸州民行銅錢　八月甲戌
朔御後殿復膳命左右司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寬抑者罪之　九月遣刑
部郎官應武賀金主正旦　十月戊子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遣使弔
祭安南　十一月庚申朝獻景靈宮　十二月己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
正旦
六年冬十月甲子金主遣使來告即位十二月癸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
正旦　上取孝宗敕天兩圖真諸左右常用省覽
七年五月庚辰詔修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七月戊辰詔省吏毋授
參議官　八月乙未罷四川宣制司所補官　九月戊寅調殿前司兵增
戍天長縣　十一月罷四川制置大使司所開鹽井　十二月甲午復罷
同安監鑄錢　丁巳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八年正月辛未即爲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　五月辛酉御殿復膳　甲
申詔贓吏毋得試年參選著爲令　七月庚辰詔皇弟揩吏名思正皇侯
均更名貴和　八月丁未權罷旱傷州縣比較賞罰　九月丙寅雷　己

巳朝獻景靈宮庚午朝饗太廟　冬十月壬寅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癸亥太府寺丞施累爲賀金主正旦使閤門舍人陳萬春副之
十二月辛未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九年春正月乙亥遣司農寺丞留筠賀金主生辰　冬十月丙寅金主遣
使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庚寅遣軍器監丞陳伯震賀金主生旦　十二
月乙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十年春正月庚子宗正寺主簿錢撫爲賀金主生辰使水軍統制馮柄副
之　甲辰以盱眙淮安軍天長縣戍兵隸殿前司　時金虜既爲韃靼所
擾山東叶之虜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
啓矣　四月丁卯詔出戍官兵毋分口券全給其家
十一年秋七月癸酉知天水軍黄炎孫追三官辰州居住　九月己卯朝
獻景靈宮庚辰朝饗太廟　十月壬戌修盱眙軍城　十二月己亥朔新
知揚州應純之罷
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楊次山進封會稽郡王　癸丑楊次山薨
十三年七月丙辰四川宣撫司括黎州土丁降之
十四年二月庚申分元州所納民於淮西諸州　九月己丑朝獻景靈宮
庚寅朝饗太廟　十月庚申興元府城成
十五年二月庚子罷御史臺廉試任子法　九月丁巳復以隨州三關隸
德安府置關使　壬戌婺淡
十七年正月戊戌朔録程頤後誄義曰朝見之所尊天下之所慕而之
表者伊洛之學曾排擯林衆之于久矣也以來洸永章其學於群邦攻
詆之餘後録用其後於倫言衆棄之日垂世之規模造哉恒世上之春風
立門外之來者學
者皆知所趨向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一送

宋　寧宗十一

陳桱通鑑續編寧宗皇帝慶元元年乙卯金明昌六年春正月以李沐爲右正言二月趙汝愚罷韓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具安天位杜姦萌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上疏論之乞罷宣押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冑矣既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罷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書殿隆名帥藩屬宜寄已令奉祠省察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家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黯黯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章穎徐誼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冑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侂冑諭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乃不敢言或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冑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欲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黜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冑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爲以李沐爲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爲右正言　五月金命其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部阻䪁等部　詔戒百官朋比　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仲國子司業汪逵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曾程頤程顥以先王之道教諸儒從遊其徒務時尸學傳其緒言由是卑從秀李侗朱熹發越乃行致知以求深造其域流俗之人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冑忌趙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皆僞情耳復陰稱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至是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事務核實凡真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自是孫元卿袁燮陳武皆罷陳仲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仲逵爲狂言並被斥德秀嘗宦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居朝覲內除而留正諸者作佐郎范仲黼曰若劉德秀班行劃足無爭晴之理德秀故怨二人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建言請考核真僞遂並司貢黜罪又有詆貴模指論太極圖求被貴擇陳仲類之羣醜德頑學爲騎所畫策攻皆可師法與人未嘗有親及僞學之論起凡七上章辨之竟以是去爲加韓侂冑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中丞何澹素有怨于周必大及趙汝愚韓侂冑引之以成僞學之禁澹遂上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詔以其章榜示朝堂澹尋又上疏論本朝之臣大臣見幾知其邪正之迹然未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冬十月以子恭爲安定郡王　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韓侂冑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汝愚除其觀文殿大學士及言觀臣寮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國脈於其十不遑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粜適亦奉祠時汪義端嘗劾遂用漢朱劉屈氂唐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

彼欲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
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許闓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
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
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
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含
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賢俊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稱咸矣卒爲侂
胄所擠斥死遐荒而宋之陵夷斲喪于不可爲者矣初汝愚嘗夢孝宗授
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李沐稍姑遂用
爲擊去徐誼爲汝愚所薦凡有政務多諮訪之誼正直事無不避形迹忌
者始衆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讒防侂胄之姦是以侂胄忌之金夾谷清臣
充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清臣至臨潢令移剌敏充顏安國爲
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還積兵一萬以當後隊遂至合勒河前隊攻特撒
攔營下其十四營迴逆清臣虜部併出掠其所獲清臣遣人責其賊罰北阻
部由是叛去又詔使探金主遣使免清臣以襄代之襄至臨潢遣僕散揆
等進兵大鹽濼攻其諸營移剌覩等爲虜所敗死之十二月以
朱熹爲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附上明
兒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
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
清明又好推引善類以列朝廷胥持國所忌罷去
二年丙辰金承安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爲左丞相京鏜爲右丞相謝深
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
侂胄擅權所斥正士端禮費費不振志稱疾求罷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
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初翥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
逐屬翥而罷思金初行區種法 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
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匡夫
爲人主之相欲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
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矣以
張釜爲尚左郎官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
天下齊說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
毋使偽言偽行來間中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左郎官作華文閣
藏孝宗御集也秋七月加韓侂胄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罷殿中侍
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

除之一時罷爲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寧宗詔臺諫給舍論
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又其黨皆怒劉德
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今舊姦寓慝滋長不悛臣等不
言則畏陛下之意用言之則慮今日之御札若使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
復進言則被有違詔旨之嫌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臣章播告中外令舊姦
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從之乃詔欣不必更及
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正士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熙貴惡而任
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足留人這也
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額絡乞住進擬偽學
之黨從之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
皇誣聖德幾其主大亂類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
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留爲調停之
說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
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有愆遂詔偽學之
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益急九月嗣濮王士歆卒 冬十月召陳賈
爲兵部侍郎以其嘗學朱熹也十二月罷秘閣修撰致仕朱熹官竄處士
蔡元定于道州臺諫希韓侂胄所指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學爲言然猶
清議未有顯言熹者胡紘獨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
祖上疏遂論程頤之學侂胄爲御史紘即以屬草授之繼祖遂誣論朱
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
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賓蠱貨沈衣褒帶
傳食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又且身於長沙敷闡之堂潛形匿跡如
鬼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
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
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
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
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飢啖薺以
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
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
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會偽學黨之
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
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

變之情。幸遇不拄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貞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兼羅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嘗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於范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等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 二月。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從臣僚之言也。尋復有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之。夏四月。以不拄為嗣濮王。 閏六月。貶觀文殿大學士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韓侂冑諱正都堂之辱。諷右正言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言云：招引偽學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論者不已。復奪言之尤力。遂責之。秋八月。金尚書右丞胥持國有罪致仕。持國素

金主信任。與李妃兄喜兒親故。復召張嘉貞、張光庭、張巖叟、張翰、趙樞、高元肅、傅汝梅、宋元弼等十人。皆延之其門。俱為御史臺官。人戲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為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九月。以劉三傑為右正言。還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學之人。朝散大夫劉三傑元夫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韓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而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高麗王晧以其弟晫權國事。 金復以胥持國為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 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滁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須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曹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

李直、王厚之、孟浚、趙鞏、白炎震、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四年。戊午。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 夏五月。加韓侂冑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繫服。 詔禁偽學。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奸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履受內禪。陰祛凶衰。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於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件。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于紹聖之奸宄。至使康年不次發。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歟。將狃於國之深恩。而罔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肆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渝告所抵罪各致其同黨。嘗覆備擬之說。以盛亂世俗。若其遂與不悛。悔終不悛。邪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咸知朕意。詔既下。韓侂冑大喜。即遷文虎會於要職。以丁逢為軍器監。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定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隆宗理。何澹時附韓侂冑。專主偽學之事。深攻逢言。即為軍器監。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冑。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冑惻然憐之。故有是命。賁太祖十世孫與愿子宮中。帝子兗沖惠王竣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有之。詔賁燕懿王德昭後與愿子宮中。年六歲矣。以趙師䍐為工部侍郎。師䍐附韓侂冑。得知臨安府。甚有能聲。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䍐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冑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䍐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皆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冑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䍐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既而聞犬嗥叢薄間。亟視之。乃師䍐也。侂冑大笑。賢者鄙之。冬十月。金遣承安寶貨。時保嘉鎮以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

之者價值以低昂遂致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
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未幾寶貨多雜以銅易及不能行燕京閩鋪乃罷之
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者至萬一千人
五年乙未　金承安四年 春正月詔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 初趙汝
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少癃張因而湯言汝愚異之既而遂逐
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証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其列賓僚所言凡
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搜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聞業適須安世等以實其
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韋淳摹鄉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罪
于清議者以閔文殿故耳相公頗爲踏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可鑑劉德
秀貫主其議事得已從參劉三傑張嚴程松等論之不已詔蔡璉被宥宜
允然復詔龜年三聘官而復建逆議制將 二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
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
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
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書憤懷姦和附僞學欺世罔上詔
落職房州居住吏部侍郎胡紘免 三月金立王暐爲高麗國王 夏五
月行統天歷 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 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

壽康宮 帝始率群臣請壽康宮上壽 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群臣以
通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詔進宰執官凡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冬十二月嗣濮王不袪卒
六年庚申 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相何澹知
樞密院事 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三月前秘閣修撰朱熹
卒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
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
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然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
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
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
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
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 符聽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
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
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
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

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
稱計其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之言
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
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
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故以爲知言 榦初見
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
又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
殁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 燔初見熹
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故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
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其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
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嘗曰凡人不必
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
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 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
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無所不讀熹嘉其篤志謂黃榦
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致知居不異常人至
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注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

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稱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
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主漳淳請受教焉學益力熹語人曰
吾南來吾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
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悟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
著述仕終安溪主簿 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
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决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危日危坐
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常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中於大本
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 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 廣
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 沈元定子也著書
傳 安定郡王子恭卒 夏四月以不臺爲嗣濮王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
之 太上皇后李氏崩 詳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
樞密院事 初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
之無以自通館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居自強之主則
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堂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愕駭莫
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即除太
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踰月除拜諫議大夫遂爲

中奉旨日登樞府自致以進人意圖諸州學官不自意遷至大用遂要身
措陷侂胄爲八月太上皇帝崩 光宗幼有令聞贊周儒非反即位之初總
權綱厚學倖傳賦竊州有可觀者及宮闈話俾閹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
遂忽孝宗之業裏爲京鏜卒 鏜初與韓侂胄友善闊得大用遂一變素守
奉行侂胄風旨惟謹時附丑以成其姦又薦劉德秀爲言路以排擊善類
侂胄之謀多自鏜發之 攢慈懿皇后于臨安府南山之修吉寺 九月癸
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詔配祖泰於欽州牢城 祖泰夷簡五世
孫也性疏達尚詭論事無所忌諱時御史施康年林采知疏言大言陷僞
徒和植黨與命將降詔既必大爲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
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
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
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
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
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
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
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
用宜以代其位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甚有言呂祖泰挾
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交懼曰人知我
素與游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
者今縱不誅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祖泰
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上書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
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者爲章汝試言之吾且貰汝祖泰笑曰公
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矣
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命謝深
甫朝獻景靈宮嗣濮王不莹朝饗太廟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
月以吳塈爲福州觀察使更名曮 皇后韓氏崩 十二月葬永崇陵
攢恭淑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 加殿前副都指揮使吳曮太尉
嘉泰元年辛酉 金泰和元年是歲西遼亡 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
爲少保 從施康年言也 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 秋七月何澹罷 時吳曦
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覓求還
蜀陳自強爲之言于韓侂胄侂胄許之曦賂獨不及澹澹持不可侂胄怒曰
始以君肯相就無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邪遂罷奉祠景去於禁近何時

侂胄斥逐者類賢士爲空士論羣之大異也 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兼簽
書樞密院事 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 曦主興州固請副都
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於曦吳志遂成矣 八月張釜罷 以張
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
年至政府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
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
疏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府 乃蠻襲西遼滅之 西遼主直魯古
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
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西遼祀始絕
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師旦平江府書佐也
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狎慧冒名姓于
嘉王邸吏士內遂以潛邸隨龍恩入官云 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
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發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
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稍有更改以消中
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嘉曰今陳景
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僞黨之禁
浸解既斥者漸還故職又禁私史 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
以子親爲安定郡王 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作實錄院 藏光
宗御集也 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 伯圭孫理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
行家人禮若和陰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冬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
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
爲皇后 后不知何許人或云會稽人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帝即位進
封婕妤有會稽楊次山者后自言是其兄因姓楊氏韓后崩後爲貴妃
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未知所屬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
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由是后與侂胄有怨次山
是貴顯矣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彦博故事
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聞之陽辭乞致仕帝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
位太師時侂胄既弛黨禁因以勢利盈士大夫之心蘇師旦執政以似年
等皆起廢進用於是名士久斥者往往損規節以規榮進矣政府樞密堂
隸倚從皆出侂胄之門莫不傾心附向而蘇師旦周筠預聞國政小滿
類爭諂黨均 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曮爲衛國公
三年癸亥 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爲

朕守此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深甫固請，乃許之。張巖罷。帝臨太學。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韓侂冑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或言路拒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問之，則謔謂曰：所以塞責。稍有加以包苴，歲行自強兀食邸田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書火，自強所貯一夕埃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為恩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冑垂完專國，自強表裏之功，作歹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命殿前司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金貶奉御阿魯帶為彰德府判官。金主自即位，即為北部阻𩄢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役日繁，民不堪命。謂宋人乘其隙，乃令邊種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榷場宋人關之，力嚴設守禦。韓侂冑遂有北伐之謀，市馬厲兵，習戰造艦。奉御阿魯帶使還，言於金主，以為師期有日。金主以其生事，杖五十而貶之。十一月安定郡王子龍卒。

四年甲子 金泰和四年 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時有勸韓侂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冑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棄疾帥越年，出封椿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令其甥纂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冑大喜。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冑用師之意益銳矣。高麗王晫卒，子韺立。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之。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秋八月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以伯䄃為安定郡王。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兼同知國用事。韓侂冑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創國用司，總覈內外財用，擬充民財，州郡騷動焉。

開禧元年乙丑 金泰和五年 春三月費士寅罷。韓侂冑欲以士寅鎮興元，以圖恢復。士寅固辭，遂罷。師入𨛚州。師入𨛚州，來逸鎮唐州將探者言宋已兵邪，岳將謀北伐，金主命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以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釁，寘岳于建寧府。韓侂冑既恚欲復，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且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冑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詔以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金以僕散揆為宣撫使，會兵于河南。金主聞宋將見伐，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取先世陵寢，又稱紀云，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宋戚扶復建水縣。六月金人復取之。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秋七月詔韓侂冑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陳自強援文彥博故事，乞令侂冑平章軍國重事，侍御史鄧友龍等繼以為請，詔從之。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遂置機速房於私第，以圖恢復，權勢日盛。至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韓侂冑恢復之議，皆師旦發之。以韓侂冑兼國用使。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僕散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

去，揆信之，奏罷宣撫司。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襲，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糗，屛氣飢疫，死者甚眾。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時金庫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久聞探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劉德秀罷。陳景俊如金。韓侂冑欲審敵虛實，故遣景俊往賀正旦。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韓侂冑聞金命僕散揆宣撫河南，乃以崈應之。初侂冑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冑不納。至是崈上書切諫曰：金人未有意敗盟，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常有備，儆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固力辭不拜。侂冑不從。大旱。師襲比陽，殺金阿里根撒䚕。師焚黃澗，獲金高顯。冬十二月金趙之傑來。金遣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冑以其禮倨，請帝還內，從之。

二年丙寅 金泰和六年。是歲蒙古鐵木真元年。蒙古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元年。春正月師入撒牟谷，獲金𠠅剌。三月以陳仲為京湖宣撫

使伸遂致仕伸爲吏部尚書，以韓侂胄當國，恒不樂，欲去。及北伐之議起，上書切諫，侂胄欲貶，以嘗閱命，伸遂致仕。 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韓侂胄期以四月分道進兵，曦有是命。曦由是得握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見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殊不悟其叛。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尔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尔國公移，朕即罷司，而尔國侵擾益甚。羣臣以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更定北保法。以五家爲聯，五聯爲保，以相檢察賊邪。聯置牙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錢象祖罷。韓侂胄規畫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奪二官，信州居住。夏四月，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下納粟補官之令。 遣衛卒戍淮東。追貶秦檜贈謚，謚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謚謬醜。復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 金命其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事，會兵于汴，以宋渝盟也。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曦久蓄異謀，及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五月，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 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韓侂胄請中降內批云：北虜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書，明示海內。自是日力下北伐之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故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情。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論對，嘗言其利而事安者衰，故利而覺擾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力攻命辭。越六日，以伐金告于天地廟社。金以僕散揆、完顏匡爲左右副元帥。金以宋叛盟，告于天地廟社，以揆、匡爲副元帥，遣兵分守要害，而命郝德守臣護韓玘、黄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李奭帥師圍壽州。 郭倬、李汝翼、

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 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爲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也。柄之父曰中置。六月，李爽敗績于壽州。 鄧友龍免。以丘崈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揚，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郭倬、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 田琳復壽春府。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詔州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招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招權誤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璧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誅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尋日除名，韶州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 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純佑未幾死。 咸春敗績于邳州。 九月，金蒲察貞取和尚原。 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紇石烈執中圍楚州。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以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執中以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以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以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以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溫以兵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朝廷始聞。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真州以援兩淮。 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崈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匡入光化、棗陽、襄陽軍、隨州。 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兵屯灘旁，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將何汝礪、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奮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遂圍和州。已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以陳謙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金紇石烈子仁入滁州。 金完顏匡圍德安府。 金蒲察貞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 金紇石烈子仁入真州，州之士民大潰。知鎮江府宇文紹節至其舟濟，逃者大有所全。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吳曦焚河池，退保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國，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以若按兵閒覺不爲異同，使其師東下，兼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

撒兒捉據。會于揵河，共立札木台部長為葛兒可汗，將攻太祖
皇帝。帥衆與諸部戰于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野，敗之，葛兒可汗遁去，弘
吉剌部遂降于太祖皇帝。自王可汗為下所逐，太祖皇帝來之，五年而益
驕。金泰和二年秋，乃蠻孟祿可汗率六部之衆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太
祖皇帝與戰于門亦連之野，會大雪，乃蠻軍潰而去。冬，太祖皇帝居于阿
不札闊戎哥兒山，王可汗居于別里怯沙陀中。太祖皇帝求婚于王可汗
王可汗不許，由是太祖皇帝疎之。葛兒可汗聞之，往說王可汗之子亦剌
哈言。太祖皇帝將行不利于王可汗，亦剌哈信之，遂以兵焚太祖皇帝牧
地。泰和三年，王可汗與亦剌哈謀遣使詐以定婚召太祖皇帝。太祖皇帝
以為誠然，而往，王可汗之牧馬人乞失力與弟撥歹知其謀，以告太祖皇
帝。太祖皇帝乃止，而帥衆與王可汗戰于合蘭只之野，王可汗屢敗，矢中
亦剌哈之頻力，斂兵，太祖皇帝失子斡兒等凡。有騎四千六百，因循答翁
合河而進，至董哥澤，遣阿兒海致書于王可汗，曰：昔汝菊律可汗稱汝等
其兄忽兒札忽思盃祿可汗之位，而肆殺戮于昆弟，故遁汝于答剌溫之
隘。汝菊追無計，以百騎來依我先人，我先人借汝以軍，卧備歷險阻以破
其國。菊律可汗僅以身免，走死河西，我先人盡以其土地人民歸汝，結為
按答，欲我事汝如父輔尔。汝有窮厄，我盡心以救恤，使汝得主于今，我何
負於汝而欲加害于我哉。王可汗大慙，欲止，亦剌哈剌不肯，曰：彼能勝我，聽
取我國，若我勝彼，當亦取其國耳。因進兵，太祖皇帝與木華黎、博兒术、博
兒忽、赤老溫飲水于班术河，誓必報其讎。遂大會屬部于斡難河源而進
擊王可汗于徹徹兒運都山，大敗之，王可汗與亦剌哈以數騎走至捏摩
兀孫河，乃蠻部人執王可汗殺之，亦剌哈奔西夏，亦為人所殺，克烈遂亡。
太祖皇帝以乞失力撥歹有功，令為千戶，賜號答剌罕。因大獵于帖麥咳
川，宣布號令而還。乃蠻太陽可汗遣月忽難告于王孤部長阿剌忽思曰
近聞東西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
奪其弧矢乎。阿剌忽思遣人以其言告于太祖皇帝，且以所部附之。泰和
四年春，太祖皇帝大會屬部于帖木垓川，謀攻乃蠻，以虎剌木哲別二人
為前鋒，與乃蠻太陽可汗、滅兒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札阿紺孛、斡亦剌
部長忽都花別吉并札木合、朶兒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立部戰于按
臺，太陽可汗敗死，諸部悉潰。太祖皇帝益以強盛。泰和五年，遂攻西夏，破
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掠而還。是歲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斿
白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淨州受太祖皇帝之

貢，允濟奇太祖皇帝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
不許，太祖皇帝聞而讖之。蒙古滅乃蠻，執盃祿可汗以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　一送

宋　寧宗十二

陳桱通鑑續編三年丁卯 金泰和七年 太祖皇帝二年 春正月丘崈罷

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金復散遣師期還不復急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罪侂胄大怒罷崈奉祠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曦反稱蜀王于興州曦即治所爲行宮改元置百官僭用天子服飾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設行削髮左袵之令奉表稱謝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禧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貴檄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名士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者甚衆金僕散揆有疾命左丞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　二月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府輔遂棄成都如遂寧知成都府楊輔嘗言吳曦必反及程松逃歸朝廷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皆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於是遁從不發曦乃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爲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爲政多惠人樂爲用號名將相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丙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李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四川宣撫使司隨軍轉運安丙丙將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巨源至丙問計曰日前兵將我所知不能舉起必得豪傑乃誠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譬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求見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詔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處虜之

臣邪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户，曦落户欲逃，李貴即前執之，月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釋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聞自劾待罪，函曦首級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朮虎高琪來冊封曦，未至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爲疑，或以權宜割地，姑爲保全蜀之計，此亦無難，解紛之舉，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慮，君恩自上出，曾見前烈豈不美歟，且將許其王封也。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賊者，必能討逆。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推賞。書肯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爲方信孺如金師韓侂胄募可以報使于金帥府者近臣以蕭山縣丞方信孺應選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侂胄召至都堂令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摸問首謀，當何辭以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三月安丙使劉昌國復階州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楊巨源李好義請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好義又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十人死士二百十日糧可濟丙從之於是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封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已而成階鳳州大散關皆復以楊輔爲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爲副使知沔州許奕爲四川宣諭使 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 沔州即興州以吳曦反故更名 治程松棄蜀罪澧州安置　金以完顏匡爲左副元帥　夏四月以陳僩爲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 僩佃弟也有吏材所至以忠款聞 金以紇石烈子仁爲右副元帥　召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　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入大散關　太皇太后謝氏崩　五月李好義襲秦州圍皂角堡金朮虎高琪來戰好義

敗績好義退為吳曦將王喜所害而卒。六月林拱辰如金通謝也。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并論諸王興州巨源謂人曰諸令一字不及巨源殺有以蔽其功者戒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剿其黨皆伏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客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候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殺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抆淚流涕大旱蝗蝗飛蔽天食禾西至秦隴皆盡秋七月以不侍為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完顏宗浩卒于汴　遣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一曰稱臣割地二遣俘三罪首謀四增歲幣上信孺繫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之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危語詹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虜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頗見從之。復遣信孺往信孺至汴宗浩摘執初議信孺曰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宗浩見其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乃姿為定約遣信孺還信孺至臨安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迺以誓書來有謀戕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事非樞密可了别出事目已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先求侵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軍錢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强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歸人皆惜之。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胄以和議未成欲復出師乃以淳撫江淮而免巖巖為督府凡九月費耗緡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尺功王柟如金師持書於完顏匡歸所在輸倫之議也。蒙古取夏斡羅孩城冬十一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安興

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無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言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泄請令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諭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呵止于途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劘殺之復命于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宮以誅侂胄事上聞帝未之信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心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服顏撤革制以為得保之謂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思置之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寵之不辨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陳自強有罪免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知上意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　治韓侂胄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郭倪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官秩有差鄧友龍雷州郭倪梅州郭僎連州並各安置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　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詢　十二月以丘崈為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府燕山東京北京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罷官里居侍御不掛于口侂胄嘗戒其通書以危禍者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喻可懼而免耶不許凡十二年而復起　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修遼史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六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嘉定元年戊辰 金泰和八年。太祖皇帝三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柟至汴請依靖康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復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以誅韓侂胄事柟未之及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十餘年矣平章重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頷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柟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 安定郡王伯栩卒 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如金師

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三月復秦檜爵謚 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人先是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書乞梟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不報及王柟還以是為請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令尉將尹明斷棺取首詔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二人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之地 臨安府大火。火凡四日焚官舍二十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什去其七官多僦舍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姦。夏四月安置陳自強于雷州 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王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筭二首并懸二人畫像于通衢俾百姓縱觀然後漆而藏於軍器庫遣令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于宋 衛涇罷 鄭應龍知金賀生辰也 林大中卒 以史彌遠簽參知政事 秋七月召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切為太常少卿侂胄謂婁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逆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許奕及金完顏佩來 奕至金金主答書遣佩為宋論成使來報九月及金平完顏佩既入見乃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彌遠既相召用正人救老鸞正紹熙黜史叢贈偽學黨人朝廷頼之小康以伯祝為安定郡王 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 金主璟卒衛王

永濟立。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也金主感嗽疾甚篤念已無子而諸叔兄弟多在以永濟柔弱無智能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遂留不遣。金主崩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與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奉永濟即位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然婢寵擅朝。疏忌宗室。傳授非人金源自此衰矣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十二月錢象祖罷 蒙古滅蔑里乞部 斡亦剌部降于蒙古。

二年己巳。金衛紹王永濟大安元年。太祖皇帝四年。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 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王亦都護聞蒙古威稜遣使至蒙古議和會蒙古遣按力也奴等至亦都護大喜即使別吉思等至蒙古謝請率其衆為臣子太祖皇帝大悅。遣使報之亦都護復奉珍寶方物以獻情好遂篤既而亦都護朝太祖皇帝于結連河請尚公主太祖皇帝許之。國列亦都護于諸子中為第五。云畏吾兒唐之高昌也。夏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元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過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章宗內人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 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 蒙古入夏靈州夏主安全降。太祖皇帝入靈州夏主安全降獻女為好。夏自是衰。秋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詔皇太子更名詢 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從吉功非官劉彌正之議也 蒙古侵金。

三年庚午 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太祖皇帝五年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為太子 秋八月夏人寇金葭州夏自天會和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使寇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臚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金禁傳說邊事 蒙古太祖皇帝忿金主之昔欲害已也數以兵侵擾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有人言之遂禁百姓不得擅說邊事 蒙古侵金桓昌撫州

四年辛未 金大安三年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太祖皇帝六年 春三月臨安府大火。火二日乃滅官寺多焚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火息乃還太廟有都高寄治所于 西域哈兒鹿部降于蒙古 夏四月蒙古侵

金金使粘合合打乞和蒙古不許。初金納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古將侵
邊嘗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部部附
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已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
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使徒塞中九原違歲下休遂
破大水灤以進金主始悉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
乞和太祖皇帝不許金命其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
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胡沙虎即
執中阿疎裔孫也六月余嚶如金不至而復賀主辰也金有蒙古之難不
至而還自是宋使多不能達而金使則不發常禮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
子遵頊立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禦蒙古于厌河紇石烈胡沙虎遯
還金師遂敗績蒙古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千家奴胡沙至烏沙
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攻烏月營取之千家奴帥衆禦于厌河相持三
日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要定之北胡沙虎即以麾下騎卒七千遯去
於是千家奴等兵皆敗走蒙古進至翠屏口金師又敗蒙古遂取西京及
桓撫州太祖皇帝復遣其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歹三太子太祖皇帝
諱斡可歹陳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
來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
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金完顏胡沙帥師南還蒙古追之金師潰于會河
堡蒙古入居庸關而去蒙古自撫州進攻奉聖州破之遂至野狐嶺時金
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衆四十萬駐于嶺下蒙古兵至
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宜乘其不意掩
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太祖皇帝聞之進兵于
貛兒觜九斤遣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太
祖皇帝遂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奔
其降不敢拒戰遂走宣平縣中土豪請為前鋒胡沙不能用但問此去宣
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首不知用地利力戰
乃將走也今敗矣胡沙不從引兵南行蒙古兵躡擊之至會河川金兵大
潰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進兵至居
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
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自警迎戰蒙古乍敗而去
金主乃止命泰州刺史朮虎高洪之引外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謹飭
邊備以金有蒙古之難也十一月金以徒單鎰為右丞相鎰為上京留守

聞蒙古兵自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與建互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
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
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璫曰如此是
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璫議及桓昌撫沒于蒙古金主始悔之中都戒嚴鎰
聞之曰事急矣乃遣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鎰
升右相鎰言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
可恐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
耳不從　金紇石烈胡沙虎至燕以為右副元帥帥師屯于媯川胡沙虎之
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
行人入紫荊關杖殺涿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其罪而以為副元帥胡沙虎
請兵二萬屯宣德金主與三千人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金獨吉千家奴
免黜完顏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灰河會河之敗金之積蓄皆盡衆稱
二帥必誅及千家奴止除名而胡沙降官由是將士不用命矣　金益都盜
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初益都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
楊安兒安國因以自名泰和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
縣捕之安兒時為群盜求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
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
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為帥
展徽王數為謀主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忠孫武正等為將山東大擾
五年壬申　金崇慶元年太祖皇帝七年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
蒙古之難也　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胡沙虎欲移屯南口上言
曰建昌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
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取金宣
德府太祖皇帝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失利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下利
太祖皇帝與諸駙馬復攻拔以登而射之金人潰太祖皇帝始得究身
走四太子睿宗皇帝諱拖雷同蓋取德興府既而諸城堅守而去金人復守
之　夏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昊旵尋卒無子其婿陳日煚遂
主國事昊旵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
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亡　金以空名勑牒募人買之　金河東陝
西大飢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　金泰始盜劉二祖寇掠淄沂州　秋七月
雨太廟屋壞
六年癸酉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嗣貞祐元年太祖皇帝八年春

正月宇文紹節卒　三月僕鑰罷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五月金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城北　夏人寇金保安州慶陽府　金完顏綱及蒙古戰于縉山金師敗績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屯縉山以備邊善撫士卒皆樂為用及蒙古兵將至左丞完顏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鎰曰高琪在彼行省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矣綱不從果大敗敵勢益張　秋八月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九月昇王珣立以胡沙虎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胡沙虎將士三千屯中都城北以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剌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八月壬辰中夜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忠猷中矢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達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并其從者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而死遂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黨使與親黨會飲癸巳以兵逼金主出宮以素車至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賊奪璽耶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須兵士案入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謁鎰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然之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諸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珣於彰德九月甲辰王至燕即位珣本名吾睹補顯宗庶長子　蒙古使乙里只如金議和且請婚也金以徒單鎰為左丞相　閏月金主立其子守忠為太子　金追廢其主永濟為東海郡侯　冬十月蒙古復使乙里只如金　金朮虎高琪及蒙古戰于燕城北金師敗績蒙古遂圍中都太祖皇帝兵至懷來鎮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太祖皇帝留可忒薄察等帥軍守之而自以衆趨居庸關金人堅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哲別帥兵移紫荊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欲拒之南至涿易聚兵禦之及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潰可忒薄察以兵會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是河之內蒙古攻破高橋胡沙虎方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顧高琪以紇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赦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師大潰蒙古兵進圍燕京　金朮虎高琪還自師殺紇石烈胡沙虎金主命暴胡沙虎之罪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高琪戰敗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兵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取金涿州　十一月夏人寇金會州　蒙古徇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　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　蒙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太祖皇帝留怯台及哈台次燕城之外分所降番通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遣皇兵為三道命太子朮赤察合歹斡可歹三人分兵循太行而南攻河北河東諸州拔中原諸

路之兵金曾悉徙山後一帶防邊州郡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兵至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衞輝懷孟皆蹂躪不戰而降蒙古兵遂由真定威州趨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州郡得降番等出邊海而東威濼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而太祖皇帝自將由中道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還中都　真從秀如金不至而復夏月也　七年甲戌　金貞祐二年太祖皇帝九年　春正月章良能卒　蒙古徇金彰德府知府事黃摑九住死之　徇懷州節度使宋扆死之　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蒙古　太祖皇帝還自山東次于中都城北金主會兵萬琪言于金主曰達靼人馬疲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家屬則居各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敗則俱散勝則亦亡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盍遣使議和待彼出居庸關後圖乃可議耳金主然之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絹帛各萬兩疋太祖皇帝許之　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納幣也　蒙古木華黎徇金遼西州縣　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西未至改知潭州　金人來求歲幣弗與　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責之起居舍人真德秀

以爲不宜與彼之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送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是爲公主皇后金命諸人納粟買官 蒙古取金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太祖皇帝既成降乃出居庸允還金主使承暉送之至麻池而還遷以蒙古允和大啟國內蒙古勢日熾大然止居故地覆金以僕散安貞爲諸路宣撫使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燹可東可北惟其定濟汾太名東平徐邳海數郡僅存蒙古兵既退乃以安貞宣撫安集遺黎金尚書左丞相徒單鎰卒蒙古兵退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金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鎰明敏方正周學族貴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公卿稱衛王之弑蒙古之難轉危爲安惟鎰是賴焉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以撒沒喝領其事統金降民蒙古木華黎徇金大定府烏古論寅答虎以城降之木華黎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道而敗入城固守裨將完顏習烈高德玉殺銀青推寅答虎爲帥寶奉虎遂舉城降之木華黎怒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遼西以北京爲重鎮旣降無之以懲衆望求何先之木華黎乃止以銀青棄總北京留守元帥兒權兵馬帥府事蒙古徇金霸州守將史天倪蕭勃迭帥所部降之 五月金主遷都于汴命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奉太子以守燕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遷于汴議者皆不然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丞太子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七月乙亥金主至南京蒙古太祖皇帝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我之計耳復圍旬使金主至良鄉糺軍反奉所答等爲帥降于蒙古秋七月蒙古使明安帥師會之遂圍燕金主之南遷也至良鄉命護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溫而推所答及北涉兒札剌兒三人爲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所答擊敗之軍勢既振遣使乞降于蒙古太祖皇帝方怒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援所答合其兵以圍燕京以鄭昭先參書樞密院事 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報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宣撫直以初入蜀不報 八月金主召太子守忠于燕蒙古兵圍中都金主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中章未覺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君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衆勢倶重遣監有守則都成無虞昔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既行中都益震

夏人寇金慶原延安積石州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蒙古兵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 蒙古取金威州 十二月蒙古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金石天應以興中府張鯨以錦州降于蒙古 嗣秀王師揆卒 金濰州紅襖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金濰州北海長家子號頭嘉日權備部下人弓馬矯捷能運鐵槍人號爲李鐵槍金主自遷汴賦斂益横河北山東遺民保岱阻險奉豪爲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金與仲乙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愛楊國用安郡衍從西四子洋等淳等皆附之

八年乙亥金貞祐三年太祖皇帝十年春正月以師爲嗣秀王師弼揆昭也 夏人寇金環州 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于蒙古 金太子守忠卒 二月雷孝友罷 金以抹撚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 金僕散安貞討楊安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東楊安兒之衆日盛鈔掠莒密僕散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趙歷貴相將花帽軍討敗之萊陽安兒奔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曹成等擊之安兒墮水死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四姑姑據食山東衆向負險 三月金夾谷石里哥斬劉二祖餘黨復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安定郡王伯祝卒 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抹撚盡忠棄城南奔蒙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蒙古兵圍燕承暉以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委以心腹而已總持大綱期以保完都城及蒲察七斤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三萬九千中丞李英運糧救之承暉遣間使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至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遇蒙古兵于霸州英取衆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而還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時平章术虎高琪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嗜將又皆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素蘭上書請言其臧亂紀綱戕害忠良不欲國家平治之罪請速之金主不能用中都破國既久承暉與盡忠會議同死社稷盡忠不肯承暉怒即起還家然兵禍既胥盡忠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二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

安石書之大略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姦狀且謂不能終保都城之策從容
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歩多寡而分給之舉家號哭承暉神色泰
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
不爲虚文既被論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
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則已仰藥死矣
家人怱怱瘞庭中是日暮尤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來集至通玄
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出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
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
火月餘不滅時太祖皇帝在桓州聞燕陷遣使歩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
實輓之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
若與諸妃偕來我豈得至此耶安石本承暉遣來至汴贈尚書令廣平
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赦之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
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金改交鈔爲貞祐寶券自泰
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
弊猶重未幾益輕而愈滯市邑視爲無用之物富家内困藏鏹之限外弊
交鈔屢更貨至者敗謂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貨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
至是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而弊如故　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摯行中書省
于河北　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元帥府于東平益
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害州縣時盗賊所在蠭起故九月金定縣官
募民遷秩遷官令目縣官能募民遷秩五千石以上減一貫考萬石以上
遷一官減二貫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　金定敗敵功賞令隨處主
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遷一品階授二品職能
戰卻敵善撫降人歸附郡州縣者予本處安官世襲遷秩餘州縣遞
減二等背色人以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總麻已上親
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止其身又以空名宣敕付陝
西宣撫司遷授冬十月夏人寇金保安延安階臨洮　金命尚書左丞相
僕散端兼都元帥行省事于陝西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院事于徐州
金以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金主以元措聖人之後山東寇盗梗
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兼絶之也故有是命　蒙古三合使金潼關不克
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太祖皇帝次魚兒濼遣三合拔都帥萬騎
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
鎗相鉤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蒙古兵

至舍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乃還陜州自三門析津
乘河冰合布灰引兵渡還金人專守關楫牌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
求和太祖皇帝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
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不聽遣人謂金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
汝主爲王故議不成時兩河已爲蒙古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爲群盗所據
金勢既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宋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上奏曰金
自南遷其勢日蹙逮至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之間都邑遂驛京滿山
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扼西北方張之鋒犯以孱主嬴卒嬰其四起之
患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嘗遣使來求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
乙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
宜以政宣爲鑒夫以皇皇聖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燕安溢溺之餘紀綱
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拔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虐亟陷我都
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黎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
是之酷也臣觀建王之本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
亦不在遠女真已行之故智且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
南之地以餌吾之所欲乎受之則事虚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
爲辭伏大舜以兄攻之其常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飄吾之
所望乎從之則要索之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將藉口以開釁
端鼎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
以苻姚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稍立其間也及苻堅既滅慕容姚泓各
爭之餘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蓋有河朔狎劉聚窋
人背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
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
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元臣之託國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
深患也十一月以伯澤爲安定郡王　金以王世安爲淮南招撫使世安
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招撫使選銳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
賊及宋官自是南侵之謀興矣夏人寇金綏德　蒙古兵徇金彰德知府
陀滿斜烈死之　十二月蒙古兵徇金大名府　蒙古敗張鯨鯨弟致據
錦州反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掌忽闌徹里必南征鯨懷反側
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戮之
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戮其吏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遣兵徇平灤
瑞利義懿廣寧等府皆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擄帥元帥先等軍

討之州郡皆復降。
九年丙子 金貞祐四年、太祖皇帝十一年。春正月蒙古取金霸州。 金立遂王守禮為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 二月蒙古圍金太原。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蒙古取金霍山諸隘。 夏五月金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 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金改宣撫為經略使 秋七月金侯摯斬賊郝定，并獲紅襖賊孫之知其眾帥郝定僭號，署官設元己攻陷滕兗單等州，有眾數十萬官軍不能討，摯帥師進擊，敗定，誅之。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監寺威儀之令。 夏人寇金安塞堡。 蒙古徇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死之。 冬十月蒙古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 蒙古兵徇金汝州。 十一月蒙古兵次于澠池，金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奔還 十二月金以朮虎高琪為尚書右丞相。時蒙古兵至陝州，自關已西皆列營嚴，進至數百里，次嵩汝間，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于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兵西兵

扼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自遼陝以重兵已駐汴京，以自國外郡發騎不復憂，而金主意之，以故國勢益衰。 蒙古兵徇金平陽太原大名府。 蒙古木華黎圍錦州，敗張致。木華黎以敗兵積且休，忿為噬，欲設奇取之，乃遣凡索兒等列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兵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列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以騎絕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奔潰，遂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自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遂西平陳伯寶如金。 金胥鼎會師敗蒙古于平陽。鼎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復汴京，又遣僕散神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鼎度蒙古兵扼河乃徵絳解吉隰五州經略司，領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河集津北渡而還。至平陽，鼎敗之。金人復取潼關

十年丁丑 金興定元年、太祖皇帝十二年。春正月蒙古徇金霸州。 二月金造貞祐通寶。百當千、三千等之為十。凡一貫當寶券千貫。懸各路轉運司印造。與吾參用。而鈔愈賤。 陳伯寶還自金。伯寶將還，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饑界飢民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且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遣歲幣者六年，朮虎高琪又以境土日蹙，勸金主南侵以自廣。金主曰，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言不已，金主感之，故於伯寶之陛辭言及，以為用兵之端。 蒙古徇忻代州。 金尚書省乞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不許。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留守兼經略使，知中山府。河北除吳苗道潤有勇略敢戰，鬬能得眾心，時河北羣盜起，道潤擊之，略定城邑五千餘所。故有是命。 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金主令收山東兵于苗道潤去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庚為所使，乃集兵合員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圍之，武仙乘安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萬餘，趙林張立等軍畫殺海黨，撫叛，故有是命。蒙古徇金霸州。 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分道南侵，至安豐王宰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

珏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蒼不僅不兵于信陽龍山，遂渡淮北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北攻城固棗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安昌，孟宗政為盧州鈐轄土牛所敗，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詔三制置措置調遣便宜行事。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金以元帥左都監完顏賽行府事，督苗道潤等圖復燕京 金侯摯使完顏賽敗賽僕斬之，其黨皆潰 五月復建水縣 蒙古取金澠城，守將任福死之 六月以伐金詔四方。使趙方之請也。詔略曰，犬戎猾我中原，天厭久矣，狄元夫其故之人，…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嗣濮王不儔卒 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圍泗州及靈壁東海睢山縣。初楊安兒之亂，京山東也，出沒島嶼，貫貨山積，而不得貨相平貨人，命鎮江武鋒卒沈鐸乞命山易，誘致東角，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令之鐸，用龍純之以歸銷鐵為名，地處淮之禁。自是北方來者莫可遏，及下詔伐金，純之以沈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道伐金。定遠民李先以李全來歸。高忠皎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闆楊安兒之妹四娘子，得磨旗山因帥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已而為完顏毛所敗。

令收其衆與楊氏及劉全保東海之嵎山定遠民李先者大俠劉佑家厮
養也李蹵佑部綱名山陽楊妥兒兒而覓之虛以軍職妥兒死李乞主山
陽實錄沈鐸將兒應純之進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令先爲檄鄉察爲
意厚豪至是遂以全衆五千附忠義忠義與令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
東海九月蒙古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淄濱■博沂州　冬十月
金以河南爲中京金昌府　金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還
兵黯扎其兜之蔑幣不至將南侵右司諫許古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
則遣旦閑之亦將欲進兵宜用兵以益敵邪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
成以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可乃止而詔書
鄧蔡州舉兵伐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术虎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
西夏復侵財匱兵弱爲是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畏逼旦之逼專意南
侵以遂之有所言皆不用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軍興故也蒙古徇金潞
州都統馬甯死之取蔫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　蒙古取金益都府　金
阿鄰入獄沁堡天水軍遂據大散關　李全襲金莒州取之李福取青州
福全兄也蒙古以木華黎爲太師魯國王經略山南太祖皇帝以木華黎
功大封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番漢軍攻掠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
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
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民州人趙瑨乞以身贖其母與
兄木華黎義而兄之蠡人得全活甚衆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
京州　蒙古哲別伐乃蠻屈出律敗之　蒙古太子朮赤伐烏思憾哈納
思怙良兀兀失的迷火因亦兒干等部皆降之
十一年戊寅　金興定二年太祖皇帝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爲京東路
總管　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奏聞
于朝謂中原可復之又搪遂墓繹佹冒之事不明招納募初江淮制置使李
珏及純之慰撫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放錢糧萬五千人以沈鐸爲
忠義副都統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珠等萬人相繼達水而李元又招
石珪葛平楊德廣郭旡招楊友劉全而來歸二月金人焚大散關　金阿鄰
入皂郊堡王師死者五萬餘人金賽不圍隨州棗陽軍許將軍至漢上均州
守臣應謙之棄城走三月金訛可入光化軍　金人焚湫沁堡　王遂帥
四川忠義人復皂郊遣金阿鄰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王遂帥忠義上
萬及官軍復皂郊遣進攻秦州至赤谷口遂傳沔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
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金烏古論長壽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

沁縣復侵大散關與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　五月詔集議平戎禦
戎和戎三策　金黃摑阿魯答襲敗李全于莒州　夏人寇金鄜延　蒙
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　金貫瑀授其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元帥
右都監張柔會師伐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而敗柔遂降蒙古蒙古以
柔爲河北都元帥道潤書與副使賈瑀有隙一日使數騎出獵伏甲射之
道潤與子道左從者皆散有何信祥者獨下馬挾道潤道潤漕絶不能乘
馬瑀伏兵亘百祥當大呼數人賊乃退去信祥取道潤所佩金虎
符以出令衆是聞道以閑道潤之衆無所依郁將請其民代領之賈瑀不
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不以兵戶書惡人吾深敬之
柔怒叱其使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主帥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瀆耶
遂檄召道潤部曲昔以復讎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
而蒙古兵由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爲蒙古兵士所執
主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
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它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僕卒稍稍來集明安
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至此顧忠孝
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金石州賊馬天稱敗
死其黨安國用降以國用爲同知孟州事　秋八月金以李廣驅權中都
路經略使　蒙古木華黎帥番漢糺軍自太和嶺徇金河東遂取代隰州
九月安定郡王伯澤卒　蒙古木華黎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
論德升死之取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　李全復密州　冬十月
蒙古木華黎徇金絳路澤州取平陽行省李革死之木華黎圍平陽參政
李革禦之兵少援絶城遂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
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潞州元
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死之　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
去金主欲來聯與宋議和以聞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宋
人不納遣去由是和好遂絶金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　金主使其太
子守禮會師南侵　戶部獻今年境內民數戶一千二百六十六
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一送

宋 寧宗十三

陳桱通鑑續編十二年己卯 金興定三年太祖皇帝十四年 春正月召
董居誼還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 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彥呐敗之
金人焚成州 金人入鳳州夷其城 金人侵隨均州信陽光化軍 金
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軍 異政及金人戰于黄牛堡死之金遂侵武
休關二月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 趙方使扈再興救棗陽金完顏
賽不敗走 棗陽圍急趙方諸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
人意吾策之決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
檄統制扈再興陳祥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
以聲勢申飭諸將當過於鬼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復上疏
力陳不可和者七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祥分二陳設伏
以待既至再興祥卻金人遂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
受敵遂大敗而去死者不可勝計 金人入興元府大安軍張威敗之乃去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 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爲理部首言以朱熹張栻呂祖
謙皆以賜謚而周惇頤程頤程顥張載尚未贈謚乃上言四人爲百代絕學
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金人入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逃
歸 趙方使扈再興伐唐鄧州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
丁焴討之 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金人焚洋
州 閏月金命權中都經略使李瘤監治雄霸以東權中都西路經略使
靖安民治易州以西之地 賈涉使李全救淮西大敗金人于化湖陂又
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皆解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淮
西既久江淮制置使李珏遣使救之皆不先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黄
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又犯揚州之
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
楊林渡建康大震淮東提刑知楚州賈涉京東忠義賈涉遣忠義人兵爲
金所得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埭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昌
于揚德廣何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
牙吾塔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敗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

之圍而去金遣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
涉爲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
全因敗所得金牌于涉詐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不之察爲請于朝己
加納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 金完顏賽不復圍棗陽 金僕散安貞自
盱眙退師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出
奔 福遂據閬果州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入利州聶子述
遁保劍門檄驛龍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
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被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據閬果
州 曾從龍罷 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
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
作宣撫事乃定於是李壁李𡌴亦皆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諸丙爲宣
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蜀民心始自安 金築汴京裏城 初朮虎高琪
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守乎高琪固
請築之既而金主處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
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扇樂寮實定和發秦京散居得二百萬有奇
役督還賞金主一日聞同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日夜防戒有法正使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二

兵未至吾等食得勠力金主曰與其臨城而若不令至此爲吾高琪無以對
又城成高琪又金主之賞定稗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取金雄易安保
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績柔遂圖中山府金河東北路兵降
之 蒙古伐金帥兵南下遣兵雄易安保諸州柔猶不忘宗道潤之讎必欲
誅賈瑀而甫據孔山臺柔攻之瑀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
瑀窘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兵
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軍士適它出帳下士才數百人柔令老弱婦女乘
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驚其攻具復數騎策馬狀與大呼入圍仙衆皆
披靡復從緣山張與鐵鑿言救至戍柔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
之仙兵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
柔遂圖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柔矢中柔頷落其二齒
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
掠金鼓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
之威名震于河朔 五月張福陷遂寧府及普州 六月安丙討福誅之 五月
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
已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六月甲申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

軍合圍絕其糧蘇之路以圍之張威兵至楊嗣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磔其黨王才以祭楊先桑而誅楊先而張威攜其黨及歲衆一千三下發人歸之紅巾賊悉平丙命班師西還冶于利州權知襄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人圍棗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邑再興夜以鐵疾藜塞布地懸明燈適金人趾逆中疾藜者十將七八遂却走再興追至十五里用乙而金人薄城東南隅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金人大敗完顏訛可引衆數萬復侍城再興與宗政繼之涉濠半復擊之又令守要者佯走金人爭突因急擊之金人多墮水中而既金人相對橫飛車車洞火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着鐵面具鼓躁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悉衆周城間濠四面攻兵列濠外襲錄鎗以鐵錘自擊鋒響則犬吠宗政原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攻兵日薄城宗政隨方拒之金人屢敗愈怒戰益力會王大任郎鄭率貫重圍持關西進內外合勢軍勢大振自辰至巳金尸橫野訛可棄甲婦重而走宗政等追之又敗之于孔家莊捕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興宗政等曰與之戰遂進攻順昌縣浙川鎮追金人至馬蹬寨焚其城又入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豢廩贍之號曰忠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續史云 嗣濮王不嫖卒

丁煒復以書約夏人以伐金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 八月蒙古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 金中山治中王善救權知府事李仲以叛 九月以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兼江淮制置司初山東忠義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完顏恐達水應紀之未羅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膳之李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將馬夫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率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殆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貽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其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乃命涉為淮東提刑知楚州兼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而思亂闕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

朝廷有費什三四及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主管淮東 蒙古徇金來勝州節度使偷德寶哥死之 蒙古木華黎次師于單州 蒙古太祖皇帝伐西域諸國 張林以金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以歸金以功為治中完顏不還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宋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謀上冢楚州林意乃得矣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金誘己稱疾未納全乃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開門納之相見甚驩願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來青莒密登萊濰淄滄■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歸宋其表辭有云舉齊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至賈涉以聞詔獎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賈涉因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屬諸將圖未下州郡冬十二月四川宣撫司復洮州 詔諸將議伐金及招諭中原豪傑 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因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殲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金以大雪淮水合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以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踰濠水得城下值金人不備城城上發炬數百齊舉遂彌金曰賊李三次破偷城耶天黑故以火攻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金尚書右丞相术虎高琪有罪伏誅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惡儒善吏務行苛暴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材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覘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伐置河北于度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責輸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虽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而不救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因其事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復置乩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承多厚撫乩軍而承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兄輪器用故有所吝之辭而中都以亡故金主常敕曰誤天下者高琪承多二人也蒙古伐高麗高麗王瞰降之蒙古兵襲殺人于鴇舒徑高麗之境高麗人訣大寔降之且壽鄉導兵攻其國國王瞰降自是貢遣使命往來不絕

十三年庚辰 金興定四年太祖皇帝十五年 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
人救之乃還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復趙興兒 許國伐唐州不克而
還 以不凌爲嗣濮王 夏人復以書來議伐金 金以武仙還領中都
留守 三月金以高汝礪爲尚書右丞相平章政事胥鼎致仕 金紅襖
賊于忙兒襲海州據之 夏四月賈涉招諭豪傑于山東兩河 蒙古徇
金孟州 金封王福移剌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顏
開燕寧九人爲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爲蒙古
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承旨
徒單鎬等十六人請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
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懇還使者也于
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宜徵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謂度
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
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亦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
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
致李全遂有山東實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它日事定
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是定以三公就第亦何不可之有金主從之乃
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illegible]樂陵東光寧津吳
橋將陵阜城修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以獻蠡安深
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强饒陽大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
山公以真定府沃州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
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
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
氏川李家王保河北江碁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彈谷東安寨隸之遼
州從宜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
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
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
之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
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
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用將兀府財富和權宜武仙耳 五月蒙古徇
金陝州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兀顏長可克之 六月賈涉誘漣水軍忠義
副都統季先殺之其下奉石珪爲帥以拒命李全自化湖陵之從有經宋
諸將之心以季先故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丈莫兒使譖先於涉信

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
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請迎石
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遂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懼之請分珪
軍爲六請于朝出六修武京東路忠義軍轄諸命及印授淵等以分統先
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數令涉恐甚招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珪
不受而叛 蒙古據北取金大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 蒙古木華黎取
金嵐絳州遂使河中府不克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成
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崮以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
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爲主將所疑以兵圍之實挈老幼壓
于青崖崮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宋使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
求自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
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九郡歸宋賈涉因其遣拱往諭燕
以兵二千李全不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
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
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隨所固守全以三千人被金
銀甲赤幟遶壕躍馬索戰不得乃與林夬汶水而營綱與金監軍王庭玉
以騎兵三百卷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遂北
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斡不答實稱甲揮長槊麾兵以出步背縛旗女
將馳突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得全以出全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以
鎮江軍五百懷慎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由滄州假道利以懿勝
之未幾復還楚州張林使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安丙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
戰宋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次于
鞏州以俟夏人夾攻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復海州以徐晞稷
知州事 夏人圍金會州 金遣使如夏行成 蒙古木華黎次滿城
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之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武
仙副之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遇武仙遣葛
鐵鎗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鎗戰敗武仙度力不能支遂舉城降
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
伐罪之意也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
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郡聞之咸爭降附九月夏人圍金鞏州
王仕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九月夏遣其樞密使寧子寧衆二十萬圍

華州王來侵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賈俊、李寔帥師發
下城，發西和，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
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
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逗撓不進，惟賈俊等克來
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
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壬子程信與夏人復攻城不克，信引兵趨秦
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
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
州。夏人陷金定西西寧州　蒙古使塔思如金。　冬十月，金封紅襖賊帥
時青為滕陽公。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命
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李全歸宋，青心貳之，率師衆援金，而南宋疾
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紇石烈牙吾答遣人招全及青，全不從，而
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盪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加青
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十
一月，蒙古木華黎入金濟南府，嚴實以彰德大名府磁洺恩博滑濬州降
之。木華黎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木華黎既戰士卒州郡悅附，遂以經

騎入濟南，嚴實上謁於軍門，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以降。木華黎承
制以實為金紫光祿大夫、權濟南等路都總管。實將李信以青崖附于宋，
實母妻兒皆死焉。實攻信，復取青崖。蒙古木華黎圍金東平府。金兵二
十萬聚于黃龍岡，聞木華黎在濟南，衆未大集，遣步卒二萬襲之。木華黎
迎戰，金兵敗。木華黎遂薄黃龍岡，金兵陳列于城北。木華黎麾蒙古漢軍
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木華黎遂陷黃龍岡，進取
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蒙古太祖皇帝克斡脫羅兒城。太祖皇帝入西
域，避暑于也兒的石河，至秋進兵，所過城皆下，至斡脫羅兒城，留二太子、
三太子圍之，而自與四太子別攻城。十一月城降。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
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而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貞祐三年為
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太祖皇帝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
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
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太祖皇帝重其言，命處左
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太祖皇帝征西域，次于
尋斯干城，楚材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太祖皇帝以楚材明
天文之占，屢有驗，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太祖皇帝亦

克羊押實以將之，然後行。十二月，石珪以其衆叛降于蒙古。賈涉命李全
併將漣水忠義軍。蒙古以珪為元帥。石珪以入漣水，奉賈涉本意，心懷不
安，而李全復讚附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
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
給，衆心遂散，珪復窮，乃殺衆淵，而挾孫武正，宋怨，乃降于蒙古木華黎，以
珪為元帥。珪即石宣虎也。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凡
為一千人，而月給為五千人之請，涉畏全，不敢嚴。賈全益得志。蒙古木華
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從孛魯忽元帥師次于東平。金兵固守，東平不
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我升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鎮撫安慰
之，勿苦郡縣以敗大事也。乃留孛魯忽元以蒙古兵屯守東平，以實權行
省，領千戶散見塔曰：東平破，可令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　金復故主東海郡侯允濟為衛王。詔曰：
紹仍加謚，用復用三日，傳恭膺天命寶。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于金師也。
十四年辛巳　金興定五年，元太祖十六年。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其
西城，二月金紇石烈牙吾答來救，全敗乃還。　金會師于蔡州以南侵，僕
散安貞遂圍光州，詔淮東京湖諸路禦之。三月金人入黃蘄州而去，扈再

興敗之于天長鎮。夏四月，李全大敗之于淮上。　金東莒公燕寧及蒙古
戰，寧敗死。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蒙古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珪分
治之。東平被圍既久，援者不至，糧道復絕，其民東徙，行省蒙古綱、監軍王
庭玉以守將和立剛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孛魯忽先邀擊，斬首七千
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撫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
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宣虎移治曹州。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
子，更名竑，封祁國公。中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
中，如高宗擇普安王視事，於是立貴和為皇子，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為秉
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
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絶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
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
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諭
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與越僧同舟抵越西
門，會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天錫過之，保長知其為丞相
府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
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且念其行又相當

及還臨安以告撝遠。撝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嚮田治衣屐，心以為祈邸後可冀也。集姻黨送之，且誑其還。及見撝遠，吾相。大奇之，悉事治不使遠使復歸，保長大懟。其里人有舊奚之適于撝遠，患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撝遠力使天錫吞諭保長曰：二子長者，宜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以至臨安，天錫亦來為沐浴，教字、禮度，並闊習。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年十七矣。與莒殺重寡言，寡潛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莒獨儼然，出入殿庭，步履有常，見者斂容。撝遠益異之。秋七月，以貴涉為淮東制置使。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兪應符簽書院事。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撝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尊組折衝之風，故金人慢遣，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故其死力卒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以與莒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　加貴誠果州團練使。　蒙古太祖皇帝圖西域路里寒寨。太祖皇帝往夏于西域，速里壇可汗避暑之地，至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赤城，四太子攻也里尼沙兀兒馬魯察寄可馬魯寄剌思等城，而自將兵窬鐵門關，以攻速里寨，及班勒紇城，皆克之。進圍塔里寒寨。九月，立貴誠為沂靖惠王柄後。　冬十月，復滄州。　復以齊州為濟南府，兗州為襲慶府。　夏人復以書乞會師伐金。　金太醫侯濟、張子英除名。侯濟、張子英治金主疾，用藥瞑眩，疾不能任，遂死。有司論廣人當誅，金主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疾救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　蒙古木華黎伐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取金葭州，徇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八月，木華黎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習里吉思爭之，且享將士。木華黎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獻牛畜，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自宴中歷太和寨以入葭州，命石天應權行臺以守葭，而自將大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蒲帥衆會之，迷蒲聞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則其禮也。迷蒲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蒲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

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匝之，約平旦伏發。木華黎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衆兵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川、鄜州。　夏人寇金定西、積石州。　師焚潁州。　蒙古入金潼關。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甚著，頗見類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樹植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以京東叛降于蒙古，蒙古以林為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李全既併將進水忠義孟嵩、俘裡宋及進金山作佛事以為國陽，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責進金，大合樂以享之。金帥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艫，舟楫爭飾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餉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第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恐取盈而不分暢，福怒曰：若背恩耶。將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為山東東路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福狼狽之還楚州，林猶遣賈涉書言：非己叛，實由李福也。　十二月，鄭昭先罷。　閏月，苟夢玉如蒙古，通好也。　金更作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　蒙古使鄜州節度使完顏六斤、女奚烈賞、祿都監乾石烈鶴壽、蒲察婁室死之。　蒙古木華黎取金坊州，遂徇隰吉州。　蒙古使阿合赤孫來。　蒙古速不解敗欽察部于玉峪。

十五年壬午　金元光元年，太祖皇帝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　二月，李全復泗州。　金完顏訛可時全南侵至固始而去，是五月次于淮，師襲敗之，金人誅時全。金主以宋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副之，以伐宋，由潁壽渡淮，敗宋師于高唐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時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議之，訛可及諸將佐勸止之，全不從，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

矣。金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宋師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糧有光濟士卒，皆復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敕全軍而誅之。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獻王府大小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彌遠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者再三，益堅其意，乃日媒蘖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蒙古木華黎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及合丑帥師戍于隰吉翼等州。　知濟南府种贇伐青州，張林敗走，李全入城據之。　六月，俞應符卒。　蒙古太祖皇帝克塔里寨，寨遂屠。發里城，大掠忻、都而還。　蒙古木華黎取金中心寨，知吉州楊貞死之。時金於中心寨倫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能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而去，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索龍以爲聲援，又觀山川先險據據。秋七月，蒙古木華黎衛金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之。木華黎遂趨關中，使蒙古不花守京兆，以備潼關。按察兒次于晉安冀州之境。　九月，彭義斌帥師復京東州縣，嚴實將邑海以青崖降。　以宣撫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院事。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木華黎渡河，所過州縣皆下，遂取蒲州，居石天應留之。日河中爲河東要郡，我欲遣一首領，而不可得君才略能服衆，幸爲鎮之。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處帥府皆受節度。　金王慶玉復曹州，殺蒙古石珪。十一月，蒙古木華黎衛金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完顏訛可死之。　蒙古木華

黎衛金鳳翔府。　敕京東河北路以去新復故也。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副使。初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厚加以官，貫涉以爲不可，及知鄞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蒙古太祖皇帝滅回回國，其王走死。太祖皇帝征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太祖皇帝命速不罕追之，及于灰里河，敗之。回回王夜遁，速不罕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回回王遁匿海嶼，速不罕分兵守其要害，回回王進退失據，不旬日而斃死。太祖皇帝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太祖皇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陛下無疆之福。太祖皇帝即日班師。

十六年癸未。　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元年。太祖皇帝十八年。春正月，金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蒙古木華黎復取之。木華黎攻鳳翔，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獲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復取河中，以天應子斡可代領其衆以守城，而造浮橋引師駐終南。焉也田住是之計。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舍帶守河中。阿魯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陷，阿舍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言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先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豈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二月，嗣秀王師禹卒。　三月，蒙古太祖會國王木華黎卒于解州。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行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尓朮、博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號爲掇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太祖皇帝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才帳所在，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裡蔽之，日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朮從太祖皇帝征伐，立功甚多，每警夜則太祖皇帝安枕，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贈太師，爲廣平王。博兒忽從太祖皇帝，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爲第一。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爲輔相焉。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太祖皇帝攜中國達河西上，命三太子循河而下，至肯思并城降之，遂留住夏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

落之近者悉下之。主可溫慕與諸將會，以西城斬定置達會花未於各城

監治之。張林東還，所過皆背，荀夢玉還自鐵門關。金作元光重寶、元光

珎貨，亦貨以鈔印製與銀鈔上用。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以

丘壽邁攝制置司公事。涉以李全驕恣難制，乃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

忠義兵，乃以畢顧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張顧忠義萬

人，命趙邦友、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騎江

兵而忌張顧忠義，乃數構高友等之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

宴慶下，必併召涉張顧將校，於是張顧感之，奇頗疑全，然未能合也。及涉

卒，丘壽邁攝帥事，全上言曰：忠義烏合人，舊嘗率其若判置新舊一納諸

制，一本制屬一，以自留意功過，有致積給無聲。壽邁從之，全乃合張顧忠

義與己軍並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秋七月，夏人寇金積石州。八

月，金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據邳州以叛。李全帥師會之，不克，遂乃還

青州。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據州反，與李二措數書

齊州事，欲附宋，李全慶下周岳得之，以報金，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

接，而已雖之李二措納喜兒而因之。全欲攻邳，回西風水二措積勤守備

之，全不得進，舍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瀆■有亂，乃引兵趨青州。全行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十三

院總帥青吾答討大哥叛之，復其城。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

嗣濮王不凌卒。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和淮西郡統

許國本將家，居欽，頗貫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

即上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雄傑不能消弭逆易圖。丈階以

為淮東制置，命下，聞者莫不驚愕。懷東參謀徐晞稷意閫關，及閫國用，

乃注擇國疏以寄李全于青州，全大不樂。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金主疾

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

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疾閣龐

貴妃陰狡機會，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

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鎖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

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

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于東華門，部署既

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然後即位於柩前。宣宗在位，孜孜以繼

述世宗為志，勤政愛民，形於言色，然而境土日蹙，盜賊群起者，良以任未

得其宗信，賢卿英用，丈胥鼎荊，咸風采，措失當，任相非人，譏事暮斷，南開

宋衅，西啓夏隙，損喪中原，召來多叛，其命胥以己宜而。蒙古伐夏，夏主遵

項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上皇。蒙古速不爵破欽察、幹羅思、撒里等部，

大掠西番，遂鄙而還。

十七年甲申。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大祖皇帝十九年。春三月，召崔與

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

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咸有戀而稱焉。金尚書右丞相高汝

礪卒。汝礪循默固位，金主立，諫官乞黜之，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為相

者，又可黜耶？又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

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殺之，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

狂妄不可殺也，惟以君門非笑哭之所，杖而遣之。金以張行信為尚書左

丞。行信初為參政，患嵩共之專，每義折之，嵩共忌而出之，至是復召用。金

使李唐英來輸平。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兇而復遣樞密

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秋七月，以師孟嗣

秀王。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子，更名昀。閏月，

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

為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

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十四

腹心。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

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

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

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

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

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

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

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負目牆望，闚

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燭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

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

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

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

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

即位耳。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

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首下

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

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嘉學輔道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更史彌遠擅權於外，移后廢立於內，帝恭默不能自振，惜哉。封兄濟陽郡王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召傅伯　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直學士，崇中行為右文殿脩撰，兼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帝既立，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於是帝謂宰輔曰：傅伯成、楊簡皆先朝耆舊，所宜記，可召赴行在。故有是命。簡辭不至。簡嘗師陸九淵，為學自行，其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人敬慕之。以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戶部侍郎陳德剛、中書舍人真德秀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塈並兼侍講。初，德秀為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為長秀復論，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嘉納之。德剛，仲子也。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冠褐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用事，御史徐柟劾了翁狂妄，了翁遂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及韓侂胄敗，史彌遠用事，收召諸賢，了翁預焉，乃辭不至。築室白鶴山下，所以閩子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禮義之學。及為潼州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賜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故起居郎。進封宗室希瓐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帝之本生父母也。冬十月，嗣秀王師禹卒。　夏及金平，始用敵國禮。夏與金通好，不失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兵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許之，遂以夏國修好詔中外，而遣禮部尚書奕歎夫荊報之。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一送

宋　寧宗十四

宋中興大事記講義：光宗久不過宮，皇太后降旨，嘉王即位。紹熙末，光宗久不過宮，大臣請立太子，上乃出手劄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丞相得之大懼，不以示同列，趙子直遇之，乃以告，故皇太后降旨：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　朱文公甲寅劄云：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述，道之經也。事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寧宗孝敬恭儉悤仁，三十年如一日。慶元之初，人物會聚，無以異於乾淳之間；而開禧嘉定之權臣用事，則又襲秦檜之迹而甚之。惡於序講已論其大略云。

初政求言　紹熙四年秋七月，詔曰：朕思欲圖乂，莫先求言。周聞過遜，咸仲播告。事關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實何先，安民之務何急。導人使諫，方傾聽於嘉謀；事君以忠，宜大伸於直道。詔兩省官看詳應詔封事，其要切者以聞。　恭聞孝宗以六月丙子登極，逾于甲申，甫及九日，即下求言之詔，且謂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去當人君嗣服之始，軍國庶政，豈無大於此者，而獨以求言為先務，是果何意哉？蓋天下大勢，譬如人之一身。人之理身，關節疏通，血氣流暢，然後肢體安而壽命長；人君之理天下，言語廣開，下情無壅，然後君民通而治道立。舍是未見其能濟也。今我寧考龍飛之期在於七月之甲子，而求言之詔下於戊辰，五日之頃，繼首丁寧，罷遣頃刻，豈非忠謀讜論，治世之良劑，斷不容少緩與。

舉廉黜貪　紹熙四年秋八月，詔諸道判舉之官，於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汙必糾，其令吏稱民安，副朕意焉。　此寧宗皇帝即位之初，作新吏治之規模也。自此詔一下，居外臺者各以舉劾為職，而在郡國者亦皆革貪墨而為清廉矣。三十年吏稱民安之効，實權輿於此歟。

欽元祐祖　紹熙四年冬十月，詔曰：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　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斂，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業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擬取美號，於以紀元，其以明年為慶元元年。有一代之治，必有

一代之家法。國家創業垂三百年。慶曆元祐尤為盛際。則慶曆元祐誠我
朝之家法也。竊觀仁宗哲宗臨御以來。其所以早安宇內振舉朝綱者。固
非一端。而進賢退姦。省刑薄賦。係於為治之要領者。尤切垂意。今觀其時
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富韓范布列二府歐余王蔡推在諫垣
則慶曆之人才如此矣。蔡確罷僕射章惇罷知密院而司馬呂范並秉鈞
軸。王傅蘇梁相繼執政。則元祐之君子雲會矣。删天聖之編敕。懲誤入之
刑名。因鞫淹留從而結絕之。中外滯獄。從而疎決之。則慶曆元祐之刑罰
省矣。放州縣之科配。賦旱傷之夏苗。熙豐新法。如青苗市易茶鹽之類。迭
為民害。悉從廢罷。則慶曆元祐之賦斂薄矣。祖宗燕謀。勒在琬琰。非聖子
神孫之所當遵守乎。我寧考嗣服之始。首更歲號。冠以慶元。而改元詔旨
必及於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者。刑罰薄稅斂。慶曆元
祐之所以惠天下。誠率是道而行之。則兩朝太平之盛。翹首可企矣。 修武

備 慶元元年秋八月。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
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 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
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兵備其可一日而忘哉。故東都無備。[illegible]貽西羌猾夏之變。唐人

銷兵。醞釀藩鎮犯順之憂。往事皆然。良可鑒也。國家自南北講解以來。大
率守約三邊晏然。亦可謂承平之世矣。然偃兵既久。干戈朽鈇鈍。將帥
怯懦。士卒脆弱。獨不足慮乎。我寧考當慶元之初。即詔內外諸軍主帥條
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聖意拳拳。豈非居
安思危而為豫備不虞之策歟。 清中書之務 慶元元年十二月。臣僚
劄子。廟朝乃洪化之地。中書寔王政之由。正本澄源。無先於此。常程細故
紛沓至前。則朝廷之體不尊。百司之務反廢。今三省文書。偏及凡閑百司
庶府惟事依違。日因月循。細故毛舉。中書之務。何自而清。 昔蘇公軾進
東先朝。其言有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
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軾之所
言。其知治體者歟。嘗試論之。竊以為朝廷之上。群工百執奔走服役。獄訟
責之廷尉。錢穀責之司農。戶口責之版曹。士卒責之將帥。若夫禮樂刑政
教化之大綱。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乃大臣朝夕所當講明之也。苟
惟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役役於常程細故之際。疲之精神心術。將位偬
之不暇。何暇議及國家大體哉。漢之賢相以清道辟閑者付之京兆尹。唐
之英主以尚書省細務屬之左右丞。蓋以道揆所在。與拘於法守者不同

耳。我寧考聞臣僚有三省文書偏及凡閑百司庶府惟事依違之奏。即思
所以革之。亦與唐太宗同一意歟。 置華文閣 慶元二年夏五月。以孝
宗皇帝御集閣曰華文閣。 昔王元之在翰林。真宗嘗日召與論文。元之
奏曰。雕鐫之言。豈足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顧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
之福。大哉斯言。真知人主之所謂文者矣。蓋人主之文。與儒生異。繪句飾
章。鉥心紡口。風雲月露以逞其思。瓊孟玉箏以示其工。此儒生之文也。布
為誥命。發為翰墨。施澤四海。延利萬世。此人主之文也。竊嘗拜觀孝宗皇
帝御製。豈徒爭奇鬬靡於詞藻之間哉。觀高廟聖政之序。有以見其龜鑑
之明。觀東坡文集之贊。有以見其致想之切。觀幸秘書省之詩。則知其稽
古而右文。觀兩過述懷之詩。則知其規恢之廣大。其他如用人之論。原道
之辨。無非發越聖心之妙。斯文之所形。道之所寓也。以是而治國平天下
恢乎其有餘刃矣。建為傑閣。榜以華文。昭回之光。豈不華然下飾萬物哉

經筵進讀寶訓 慶元四年三月。臣僚劄子。恭聞詔旨。擇今月十一日
開講。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仰稽三朝寶訓。如李傚所
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謀。何者為先。軍旅之制。何者
為重。邊圉治守。孰為要害。夷狄情偽。孰得要領。考古驗今。有互討商略而

施行之。是以為思患預防之策。上從之。 周詩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聖人之治天下。雖因內外之勢。而為經理統馭之術
然詩人必推原於文武者。以祖宗之家法不可一日忘也。我朝自藝祖創
業。二宗守成。凡所以綏內御外之規模。至矣盡矣。三朝寶訓之作。非家法
之所存乎。仁宗惟從李傚之請。故取議邊備。制軍旅。論邊防。極夷狄數卷
進讀。則外治之道在是。所以北服契丹。西定元昊。南平智高。以保太平之
業。高宗惟從臣僚之奏。故依倣仁宗進讀故事。經筵之上。日令講明。所以
推兀朮肴逆亮。奠安神器。以植中天之基。今廷紳請令侍講之臣。仰稽寶
訓。如李傚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為思患預防之策。我寧考慨然從
之。遂備其有不固。武事其有不立者乎。 均內外之任 慶元六年九月
臣僚奏。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顧戀周行。視民事為浼己。久貪朝績。謂
州縣為徒勞。況祖宗成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丞之職。吏
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
往月邁。常免遵守。臣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欲望聖慈。俾中外之官。更出
迭入。以均其任。興起治功。實非小補。 恭嘗拜觀孝宗皇帝聖政。歲在隆
興。俯頒詔旨。且云。恭觀太上皇帝昨令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以均內外之

任。可令三省遵守施行。是知列聖相承。任賢共治。出入更迭。守為家法。載在國史。炳若日星。不可踰也。歲月浸久。典憲浸虧。上下備習。視為虛語。有如慶元之間臣僚所陳。內之政狀者。既脫選階。必萵帶行朝職任。以道作邑之勞外之分職者。席不暇溫。或別為勞績以希召用之命。僉除肩進。殊不知惚。遂至居外者。慕中都而起登仙之嘆。在內者。視淮陽而有厭薄之心。此等氣習。聖世豈宜有哉。臣僚申明高宗孝宗兩朝詔旨。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而我寧考斷然從之。又為有內重外輕之弊乎。 抑奔競。 慶元六年十月。臣僚劄子。今日之士夫奔競躁求。日甚一日。欲望聖慈。詔大臣自今惟以砥礪廉隅為急。若不安義命。不脩職業。背公營私。惟圖躁進。則雖當與而不與。當除而不除。庶幾人知向慕。好惡明於上。習俗移於下矣。 書聞仁宗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對曰。士人寡廉。繫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仁宗然之。何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人君誠能崇獎靜退之士。則臣下望風無非靖共正直之流。苟僥倖之門一開。奔競之途一啓。使乞墦媚竈者往往得志。而杜門卻掃者齟齬不容。則小人者流迭相視傚。將疾驅於功名之場。染指於利祿之鼎。紛紛者進。何有於恬退。在

慶元中。臣僚劄奏。謂士大夫奔競躁求。欲明詔大臣以砥礪廉恥為急。而營私苟進者則不與之。囊封一陳。僉曰可。此弊庶其可革乎。 敘天變 慶元六年十月。臣僚上言。乙酉之朔。太陽方升。中有黑子。況雷電大震於初冬之月。赤氣發於暮夜之時。地震間亦不安。風霾時乎四塞。今朝廷毋乃猶有忠邪並進。偽侍亂真歟。毋乃猶有膏澤不流。田里愁歎歟。毋乃猶有利之未興。害之未除。爵賞之施。或妨公道而害政者歟。 董仲舒對策漢廷。其說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有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我思古人。成湯禱以六事自責。宣王遇災。雲漢作詩。畏天小心。前後如一轍耳。我國家列聖相承。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一陟一降如在左右。嘗聞咸平中。有星孛于井鬼。真宗曰。朕濤德致茲譴見。大懼災及吾民。寶元中。司天言明年日蝕正旦。仁宗曰。不如自責可以荅天變。列聖之嚴恭寅畏。大槩若是。此所以消災變而召福祥歟。況乎慶元間。太陽告異於朔旦。雷電奮擊於初冬。重以地震風霾。揆理而見。此廷臣所以懇懇進言。而我寧考慨然從其所請。則成湯宣王敬天之誠。不得專美於前矣。 戒薦舉之私。 慶元六年。臣僚劄子。竊惟近日以來。在下位者。率以

求薦。覓舉為常。浮躁趍競。漸不可遏。孝宗皇帝嘗詔兩省侍從臺諫。自監察御史以上。各舉所知。限三日奏聞。頃陛下申述孝宗之制。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以備任使。至於當人物之公論。既別而權用之。此則在陛下聖斷。 朝廷清明。邪正既別。時則薦舉出於公而不出於私。朝廷昏蒙。邪正淆亂。時則薦舉出於私而不出於公。唐虞盛時。九官布列。有如禹之舉稷契皋陶。益之舉朱虎熊羆。伯夷之舉夔龍。皆合於下之公論。而無一毫朋比之意。此古人之公心也。後世公道不明。私情自勝。士大夫往往遑於權勢之干請。狃於苞苴之往來。始有不當舉而舉之者矣。嗚呼。此豈獨士大夫之罪哉。亦惟朝廷昏蒙。君子小人雜糅。有以啟其濫進之途也。我朝列聖臨御。如日當天。人材彙征。如茅連茹。王文正韓忠獻為相。所薦皆當世知名士。陳公襄薦三十三人。今自司馬光呂公著而下。皆預其列。亦可見國家得人之盛。皆自薦舉中來耳。竊惟慶元以來。居官者率以求薦覓舉為常。浮躁趍競。漸不可遏。求其本源。則亦在上位者。曲徇人情。薦則或可以倖得。故在下位者。營求百端恬不以為恥也。此臣僚審人物之公論。既別權用之說。所以懇懇於先抗之前。而不自已歟。 君子小人總論。 國朝自建炎再造。至於紹熙慶元

之交。正學興行。治效彰灼。一時人才。於斯為盛。蓋乾道之所培養也。而寧宗皇帝得而用之。故其初元。忠賢之士。聚于朝廷。海內翕然。駸駸乎有慶曆元祐之望。逮戚倖盜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逝折其鋒。雖斥而不悔。厥後起於廢錮之餘。拔去凶邪。嘉靖王室。弗終寔賴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分。係乎天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夫慶泰禧定之間。中外多虞。事機沓出。而帝信厚謙慈。同有遺德。仁愈純熟。對于神明年保又安。以貽後嗣。書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詎不信哉。 戒姑息之弊。 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劄子。國家自祖宗以來。其政悉本於仁厚。陛下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其弊有不可勝舉者。欲望乘改元之初。與士大夫厲精更始。使人人洗心易慮。無得備習前弊。務為姑息。昔人有言曰。政寬則民慢。民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是則寬嚴兼用而不倚於一偏者。為政之要術也。我祖宗受命之初。雖曰以深仁厚澤浹洽天下。而紀綱整肅。未嘗有委靡不振之憂。雄武肆掠。行法不貸。川班妄訴。並廢其班官吏貪贓。往往寘之極典。春夏生長。而秋冬肅殺繼之。蓋兩露沾濡。而雷霆震擊乘之焉。苟嘗有姑息苟偷之弊哉。仁皇在位歲久。一時事頗少弛

中允鄭敎晉吏校尭衛士凶逆至敢縱裘輦官侍僕上侵宰相似未見有陵遲之漸在廷諸臣諱然力爭且深惟法制之不立而將起於稍有天下者可不於寬猛兩端而中持衡歟南渡以來士大夫涵濡聖澤之久況我寧考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以繩天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此誠救偏補弊之日也臣條對奏欲乘嘉泰改元之初屬精吏治無恃循習前弊天語曰俞綸綍丁寧當風鼓舞中外聞之想皆洗心而易慮矣　鹽禁　嘉泰元年春正月申嚴福建路科鹽之禁　山海天地之藏與民共之榷鹽之法已為國家不得已之舉況民所不願而強科配於民以求利豈不害民益甚乎寧聞孝宗淳熙七年輔臣進呈知靜江府劉焞等奏乞均賦諸州鹽額免致科買為廣西無窮之利上曰廣中科鹽病民久矣令諸司措置可依所奏大哉王言可謂與天地同其仁矣今我寧考申嚴福建科鹽之禁殆亦與孝宗同一心歟　恤刑獄　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奏欲令諸路提刑司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出給板榜大字書寫行下逐州縣委通判縣丞各於獄門釘掛曉示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提刑司歲終檢舉管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一兩處申尚書取旨激勸上從之舜美皐陶之功曰刑期于無刑且用刑以禦姦古今之所不能免也而必以無刑期之何哉蓋臯陶作士每以欽恤為心無辜之民未嘗有一人之獄此刑罰所以不試而囹圄所以空虛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以慘酷相高以鍛鍊相尚一因被繫聽其所引根連株逮延及無辜其間有不應禁而坐禁者多矣獄犴其不充斥乎嘉泰四年臣僚欲令諸路憲臺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給榜曉示州縣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憲臺歲終檢舉管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申省取旨激勸聖語俞之宜乎星沉貫索草鞠圜扉唐虞無刑之治駸駸可較矣　厚民俗　嘉泰元年夏四月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令銷金鋪翠無得服用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違斯令必罰無赦　金翠有禁國家常典也必法行自貴近始則天下不敢犯矣蓋風俗之弊自上而下由近而遠彼蠢蠢小民視國家三尺之嚴誰不知畏惟夫豪右貴寵之家依憑城社玩視典章朝廷之約束雖嚴而彼之冒犯愈甚由是綸言播告徒為牆壁之虛文矣竊觀真宗朝詔自中禁及於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飾者一切禁斷高宗朝嘗令宮中首飾並不許鋪翠銷金中外士庶嚴立法禁貴近違犯必無容貸孝宗朝首嚴行在委臨安府嚴行禁止犯人依條斷罪有官人取旨施行累聖立法必先

督責於貴近者此無他豺狼當路則安問狐貍豪貴僭服而細民猶以奢侈而犯法者愚未之聞也況乎嘉泰之間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則金翠固在所當禁也然我寧考必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而貴近違令必罰無赦者豈不謂法禁申嚴貴賤如一則望風畏憚者衆歟華汙涂之風陶醇厚之習信乎權輿於是矣　幸學講尚書周官篇　嘉泰三年春正月車駕幸太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太學賢士之關而車駕行幸又國家之盛典也我朝之初庠序未呈而教育生徒惟有國子監而已故臨幸之頃召李覺而講易之泰封召孫奭而講書之說命則太宗之時也召邢昺而講書之大禹謨召馬龜符而講論語之一篇則真宗仁宗之時也逮慶曆初國學始立元祐幸學而召曾援講書之無逸則哲宗之時也建炎兵興未遑他務紹興十四年幸學而召高閌講易之泰淳熙四年幸學而召林光朝講記之中庸則高宗孝宗之時也列聖家法昭然具存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今我寧考親屈臺輅之尊寵臨辟雍之地而聖學高明首拳拳於尚書周官之講推原聖意豈不以征弗庭綏兆民之片辭為切於國家修攘之先務乎驕侈忽怠之數語為足以洗士大夫之汙習乎以是而講明於學校之間聞者翕然興起矣　舟師戰艦　嘉泰三年秋七月出封樁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戰艦　舟楫南方之長技自昔以來如周瑜之走曹瞞關羽之降于禁我朝則韓世忠邀兀朮於金山虞允文敗逆亮於采石皆舟師之功今我寧考出封樁庫錢命殿前司造戰艦其亦用我之所長以制彼之所短歟　教閱民兵　嘉泰三年冬十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弩手　土兵之與內兵其利害不同所謂土兵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衛其鄉邑保其田廬則必人人自戰而有奮不顧死之心彼內郡調發之兵萬里征行其人離墳墓棄井邑方無事時已懷怨望及其有事不適望風潰散安能為備所以國朝之兵往往土兵得力而京師所發禁旅每戰輒北虜人輕之目曰東軍則其利害較然矣此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拳拳於嘉泰之詔者其亦以此為可恃歟　金虜之暴　嘉泰三年冬金人以盜起懼朝廷乘其隙必遽聚糧曹戍且禁襄陽府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甚矣上天之意禍華而福夷也晉自永嘉之亂神京雲擾琅琊崎嶇南渡限一衣帶水以主國可謂弱矣然猶正朔相承綿綿延延歷十餘世而後亡乃若以商夷而盜中原者惟劉石慕容苻姚為最盛然稱王稱帝僭號未幾而敗亡

相繼昔人有言夷狄無百年之運信哉斯言乎今金虜以沙漠小醜腥羶我中土污辱我衣冠似未易撲滅之也然自燃起以來首近百載骨肉內叛離騎外攻自腹月削絲底滅亡而吾國堂堂正統蓋自若也卽是而論則皇天福華禍夷之理豈不甚彰彰耶 蠲酒錢 嘉泰四年春二月蠲臨安府通貨酒稅錢十八萬緡有奇 酒酤之權漢武之虐政也國家列聖相承蠲通之令無日不下况夫權酤徵利徒以經費尚廣未能指以予民事忌專民利捨爲己有乎此通貨酒錢必從蠲放至頃康吉之中明寧考如天之仁卽是可見矣 賑飢發廩 嘉泰四年冬十一月詔兩淮荊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卽日以聞 愚讀漢史汲黯傳至黯奉使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卽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未嘗不三嘆長孺之賢真足爲可與權者矣蓋天災流行何代無有國家倉廩固所以爲水旱之備然凶年飢歲赤子皇皇方有朝不謀夕之憂必俟奏請於朝然後發之道里往來文移反覆恐廩庚未及發而指瘠之民已轉于溝壑矣歟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果何補哉此遠郡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然後以聞所以中明於嘉泰之詔也 大臣預聞財計 嘉泰四年冬十二月詔曰朕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

政事同知國用事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識通練者二人爲之屬俾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岩同知國用事 聞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度支此前代故事也蓋輔弼大臣固不當屑屑錢穀之細務然冢國大計關於盈虛豐耗之源者亦可不剸裁而均節之乎國家舊制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范公鎮慨然上疏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鎮之此言可謂知邦財之源委矣孝宗皇帝深慮其然故在乾道間命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而我寧考遵守典故亦命大臣兼之且俾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俾以會計而總覈國曰繩其祖武然任非其人而其所以兼國用之意則與孝宗朝大異矣 罷諫止用兵之士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以朝廷將用兵上書諫遂送建寧府編管 天下大勢譬猶人之一身元氣既固雖外邪客氣不能爲傷朝廷既治雖蠻夷醜類不能爲害且以仁宗朝觀之北有契丹西有元昊南有智高非無敵國外侮之可憂然仁宗以聖德守成於上諸大臣以元老重望扶持於下故草虜雖跳梁而無損於四十二年太平之業今開禧間雖曰金虜

值百年之運駸駸微弱然起視吾國權倖得志而諛佞之自強爲其腹心奸猾之師旦爲其羽翼是在內之夷狄且未去也又况承平日久甲兵朽鈍鐵鉞鈍貫帥守邊何足以當總戎之任而妄發狂謀輕議恢復編置華岳欲鉗天下議者之口豈不過乎 寒暑理囚 開禧二年春三月詔諸路監司歲十一月行部理囚徒如五月之制 隆寒盛暑人情之所不能堪也况狴犴之內困縶之苦乎聖心焦勞惻然詔監司以十一月行部平遣囚徒如五月之制雖大舜欽恤之仁不是過矣 和尚原之陷 開禧二年秋九月金人陷和尚原 和尚原者蜀之咽喉也建炎四年張浚與金人戰敗於富平陝西悉陷虜將兀朮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列柵守之虜知我有備乃引而去紹興元年兀朮入寇玠擊和尚原與之大戰兀朮敗歸是則和尚原者蜀口之險要無此原則無四川也今權臣遣禍妄起兵端懦夫虜將不能堅守自此原既失虜騎往來如蹈無人之境四川生靈竟淪左衽迹其屬階已胚胎於開禧之間矣 賞襄陽守禦之功 開禧二年冬十一月金人犯四川兩道圍襄陽開禧三年春二月金人攻襄陽不克而去夏六月賞守襄陽之功 朕恭在東師留奴攻之不能下識實守肝胎元魏國之不能克今也尊虜犯順三邊被兵

虜夫懦將奔潰相繼而襄陽城守巍然獨存豈非良將捍禦之功朝廷以是賞之不爲濫賞矣 極奸求言 開禧三年冬十一月韓侂胄誅死陳自強罷相安置詔曰奸臣擅朝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今既竄殛當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各條具所見以聞 小人蒙蔽必惡人言朝廷清明必開言路蓋者熙豐以來王呂蔡確相繼弄權士惟不言則已言則陷於謫呵之域哲宗繼統大化更新司馬溫公力勸宣仁首下求言之詔而言者無慮數千人人情憤鬱必將大鳴以泄其怒理固然耳今開禧間權倖擅國內則客奸謀以用事外則任債帥以開邊當時議者如呂祖泰華岳之流往往生上書獲罪言路榛蕪甚矣逮夫典刑既正紀綱再張聖意拳拳首令百僚各條所見以聞奎畫丁寧雷風鼓舞中外臣民無不大聲疾呼於殿陛間矣 嘉定更化 開禧三年十二月詔曰頻年相繼寇宇多虞邊釁遂開韻生靈之何罪蟲蝗爲孽與旱潦之相仍皆權臣誤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丕吉多方其以明年爲嘉定元年蓋開禧間權倖用事意欲安津而偏置私人給舍之所繳駁者必其所不欲予也臺諫之所彈擊者必其所不欲存也所以竊窺大柄根抵於是矣向者權

倖用事、恨忤者猶纍纍、詆者登進、賄賂公行、廉恥殆絶、而風俗以私而壞矣。節鉞加於傔隷、尉府草於一門、命令不信、名器浸輕、而政事以私而乖法。制以私而敗矣、開僥倖之門、誘躁進之習、以膺將總戎、而浪戮以幸功、故兵無決勝之機、以債帥守疆、而剋下以自媒、故邊無甚嚴之備、贓賄荒早之郛、千寵夥要之門、則何以責其能恤民隱、殺帑庾之公、陰殖囊橐之私、則何以責其能理財、由是自治之實廢、而外攘之效邈矣、非我寧皇奮發英斷、鋤去兇邪、則國家之禍可勝言哉。　改正權臣事迹　嘉定元年春二月、進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詔史官改正紹熙以來韓侂胄事迹、　史册國家之鉅典、一有曲筆、則不足取信於來世矣、紹聖史臣嘗以定策之功歸於蔡確、經高廟刪削、而其事始著、嘉泰史臣又以援立之功歸於侂胄、經嘉定改竄、而其迹乃顯、小人矯誣、前後一律、豈不爲簡册玷哉。　禁止賄賂　嘉定元年春三月、詔曰、奸倖弄權、賂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倣效、貪婪無厭、狼籍已甚、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其有緣公濟私、尚爲故態、必罰無赦。　恭聞高宗皇帝嘗有言曰、贓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犯法、未嘗小貸、大哉王言。其知貪墨之爲害乎、蓋自世降俗薄、四維不張、貪污成風、所在皆是。

一事之決、視貨爲重輕、一囚之獄、視賄爲出入、清白相遺者不一二、而貪如狼、酒如泥者常千百。四知自律者不多聞、而白晝攫金、不見人者常總總、醲鮮飽赤子之膏、囊橐殖子孫之利、未有所懲、彼奚由知戢哉。此貪婪無厭、狼籍已甚、所以興當宁之慨歎、尚爲故態、必罰無赦、至上煩尺一之丁寧、爲士大夫者、亦可自警矣。　懼災求言　嘉定元年夏四月、詔曰、自去歲以來、蝗蝻爲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禱不應、今逆郵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月、何以保邦。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歎、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　洪範庶證、與五事相爲流通、春秋災異、其事應捷於影響、天變之來、未有不由人事之所召也、嘗聞淳熙間、驕陽肆虐、孝宗恐懼修省、首下求言之詔、今嘉定初年、旱魃縱災、蝗蝻害稼、我寧考焦勞惻怛、播告中外、各令盡言無隱、嚴恭寅畏、眞與烈祖同一心歟。　議楮幣折閱　嘉定元年秋八月、命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嘉定三年、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恭讀孝宗皇帝聖政、至淳熙十年正月、進呈鎭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矣、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洋洋聖謨、此言足以盡楮幣之利害矣

蓋自中興用楮、以考楮之交降、當行兩界、而每界纂印之數、則三千六百萬、不爲不多矣、加以權臣誤國、妄意開邊、師行百萬、帑藏寡乏、徒恃尺寸之紙、以爲命、朝印夕造、不知紀極、由是增展三界、共滿一億有餘萬、物多必賤、此理之當、宜乎楮價折閱日甚一日、聞亦要爲稱提之謀矣、然初爲立中半入納之說、亦甚善也、未幾而三七之說起、三七之說雖有此令、而納于郡縣者、未必皆然、朝廷又嘗畫降明旨、誕告中外、斷從月正元日、必依其數行用、此令一頒、海內聳聽、行之未幾、遽有聽從民便之語、動搖於其間、號令反汗、往往類此、何怪乎楮益多而價益賤哉。　和議復成　嘉定元年秋九月、金國諭成、使元頖保喬宇入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錢象祖爲左丞相、史彌遠爲右丞相、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眞宗朝寇準親征、撻覽授首、我是以有景德之和、高宗朝張韓劉岳戮力奏捷、我是以有紹興之和、今也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從之、屈己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春、渝盟犯順、三邊瘡痍、生靈魚肉、然則和議詎可恃耶、是必有以任其責者矣。　省節財用　嘉定二年春正月、詔內外有司條陳節用之事。　國家自中興

而後東南一隅之入、以贍中外無窮之需、推肌剝髓、供億殆盡、重山竭澤、搜括無遺、利源竭而不可復興、利矣法意盡而不可復立、法矣、無已則節用一說、猶可言乎、恭聞高宗皇帝嘗令有司條具裁減之數、以節浮費、蓋當是時、犬戎未殄、三邊宿師、故爲是區畫也、况自開禧用兵、累三朝之儲蓄、而耗於一旦、大農四經日以匱告、朝廷上下、可不以撙節爲先務乎、承平之虛文、承嘯之賜予、其可省者省之、官吏之冗員、士卒之虛籍、其可核者核之、國家大計、庶乎少紓矣、否則蠹根未去、痛究後流、雖心計如弘羊、鞭算如劉晏、安能救其巧哉、此內外有司條陳節用之事、宜乎申明於嘉定之詔也。　擇監司郡守　嘉定二年夏五月、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監司郡守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備郎官之闕、嘉定九年三月、詔侍從臺諫兩省舉可爲監司者各二人、孝宗之朝、爲守[illegible]者、則出除監司郡守、爲監司郡守者、則入補郎曹、此均任內外之意也、而我寧考復行之、豈不欲判舉忠養之賢、各當其任、而郎官之選、亦重而不輕歟。　責監司郡守賑恤　嘉定三年春正月、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給、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發廩、惟恐賑恤弗及、而監司守令尚其文、未副朕志、懼自今其或緣奸作弊、營私自豐、使上德壅於下、下悲歎於上、厥有常憲、斯言不

淪無息。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水旱之變，雖堯湯不能免，所恃以字民者，惟在於承流宣化之得人耳。仁宗朝，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富弼公守青州，竭力救災，凡活五十餘萬。今神宗朝，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趙清獻公知越州，發廩勸分，民無飢死，賢哉二公。真有意於忠養者矣。今也嘉定之間，歲比旱蝗，民食不繼，捐瘠流亡，良可哀痛。上之人雖有蠲租發廩之令，而監司守令爾其具文，寧不上負朝廷之委寄耶。向非明詔丁寧，坐以厥有常憲之罰，則委壑之室，雷腹之民，惟有精死溝壑而已，誰復家更生之賜哉。

核軍籍。嘉定三年夏六月，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軍籍，欺冒者以贓論。 養兵，朝廷之鉅費也。國家竭東南一隅之賦，以贍中外百萬之師。費云廣矣，增衍猶泰，卑通荼鹽，商之則曰廩兵，頒降僧牒，科配富爵，問之則曰廩兵，內帑封樁之所儲，版曹農扈之所需，問之則亦曰廩兵。嗟夫，廩兵誠今日之不得已也。然使軍有定數，官無虛籍，列寓屯，猶可以爲緩急之用。今也又藉伍符，往往多缺，主帥因循，飾而不補，徒利其請給以爲裏橐封殖之資，與欺詆容不革者。嘉定之詔，必令三衙江上四川主帥核實軍籍，且坐以欺冒貪贓之罪。廉旨一頒，中外諸軍無往不得其實矣。

理陛差。 嘉定三年秋九月，詔三衙江上諸軍陛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 陛差之法，軍中之所觀望也。材藝者見擢，則疲懦者不敢僥倖苟得之心；年勞者必遷，則新進者不敢萌覬倖之念。否則不惟公論徒徇私情，恐倖門開而士氣衰矣。我寧考詔三衙江上諸軍陛差將校，一則曰材藝，二則曰年勞，良以此歟。

聞孝宗敬天圖。 嘉定六年，皇上取孝宗敬天兩圖，寘諸左右，常用省覽。恭惟孝宗皇帝臨御凡二十有八年，方內又安，邊鄙不聳，豐功鉅德，輝映古今，而敬天兩圖，猶採古書無遺言。人君嚴恭享國，則用以取法，前代王者或不能致。長修有則，用以自儆，衣章奎畫，絢爛可觀，寅畏寸忱，始終不替。旱蝗爲虐，遷避殿減膳以銷變，沴雨爲沴，逆結絕刑獄以致祥。凡孝宗所以祈天永命，無疆惟休者，端在是歟。今我寧考遵奉燕謀，欽若嚴訓，擬取二圖，使於觀覽，想其雅詰，具義煥乎如日星之垂，左顧右盼，凜然如盤杅之刻。帝王封域之誠，傳諸聖心久矣。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寧考有焉。

上國史玉牒。 嘉定六年閏九月，右丞相史彌遠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皇帝玉牒。嘉定七年五月庚辰，詔修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玉牒之作，本漢唐東封之所用，而取以名史，則昉於李唐之開成愿歟。藝文志如載玉牒行樸、皇唐玉牒，皆其事也。迨我至道之初，始詔張洎等編屬籍，而玉牒之修，蓋在於宋眞宗之祥符。列聖紹休，規模具在。由今觀之，輔臣以從領徒，列以纂修，群彥以討論，崇正以典掌，而大觀中且建使名，其官之備如此。屬籍有樓，慶籍有堂，玉牒有殿，秘閣有本，三班編修，二院迭有，其局其地之崇如此。有聖德之書，聖祖降臨之記，仙源積慶之圖，宗藩慶系之錄，其書之詳又如此。列聖崇重是書，前後若一，而職編摩者又得劉子儀、宋綬之徒，此國家鉅典所以粲然詳備歟。今我寧考玉牒成書，既進於嘉泰之四年，又上於嘉定之六年，寶帙瑤編，益增光於前矣。

應接夏韃。 嘉定七年春正月，韃靼遣三騎叩濠州塞，求納地請兵，守臣應純之諭遣之。七月，夏國以書來議夾攻金人，不報。十二年二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十三年二月，夏國復以書來議夾攻金人。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四川宣撫司令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熙鞏州，會夏人，遞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吏軍民，勸以歸附。九月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信等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塞退師。冬十月，程信遣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十四年十一月，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韃人。令韃人遣葛合赤孫等來計事。 應敵無一定之謀，自強有不易之策。夫夷狄叛服之不常，要不可歷中國而惟其言之徇也。或久睽而新合，或既出而復來，或陽爲恭順而現我之應酬，或設爲要索而卜我之虛實。若是者在彼之所爲，皆不可以預定也，適事而應之足矣。故曰無一定之謀。民吾民也，吾所自當撫；兵吾兵也，吾所自當練。國事吾國事也，吾不可以不立；臣子吾臣子也，吾不可以不屬。此皆在我者，雖一日不容已，而非因彼之去來離合而爲之作弛也。故曰有不易之策。知此，則應接夏韃之道可得而言矣。

重遣方監司太守。 嘉定七年冬十月，命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 嘗讀西漢循吏傳序，至孝宣自奮允饒，復厲精爲治，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喟然歎曰此宣帝特所以多循吏也。蓋一道生靈付之刺史，一郡生靈委之太守，其職任可謂重矣。然人之能否未易遽知，選掄一差，民被其害，是必從容進見之頃，審觀其才貌，熟察其器能，則凡借玉陛而面清光者，其短長優劣，孰能逃於旒冕之前哉。所以孝宗乾道間詔文武知州軍見辭，並令上殿，蓋慮是耳。不特此也，近畿內郡去天咫尺，民有疾苦，易以上聞，若夫川廣之邦，遐陬僻壤，非得賢監司良太守撫摩之，則疲瘵之民去天萬里，借有所訴，焉能自達於上哉。此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宜乎拳拳於

嘉定之詔也。 下北伐之詔。 嘉定十年夏四月，金人引兵入寇。五月，京
湖制置使趙方上疏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下舉
兵之詔，仍以黃榜募京西忠義人進討 甚矣犬羊之多詐也。業德忠嘗
與契丹和矣，既而有關南之求；紹興中，嘗與女真和矣，既而有逆亮之變。
今也嘉定之初，玉帛甫馳於兩境，羽檄踵接於三陲，赤子流離，朝廷旰食，
辛不免下弔伐之師。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虜之謂乎。 四川董
居誼之敗。 嘉定十一年，金人寇四川，四川兵屢敗。十二年春二月，四川
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遁還。 陝西自張浚富平之敗，虜嘗垂涎於蜀矣。
然始攻和尚原，犯仙人關，而不能克者，以吳玠守之也。辛巳用兵，虜又
嘗求逞於蜀矣，然既犯大散關，又犯黃牛堡，而不能勝者，以吳璘扼之也。
今也殘虜渝盟，川蜀告警，嫠亦憂焉。而朝廷付以制閫之任者，不過董居
誼之流，彼庸才耳，懦夫耳，安能當方面之寄哉。毋惟乎為虜所乘而弃潰
相尋也。 上國史會要 嘉定六年閏九月，右丞相史彌遠等上皇帝會
要。嘉定十四年五月，史彌遠等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 會要之作
起於唐之蘇冕，續於崔氏，而增廣於王溥。勑成百卷，此皆載唐之事，不足
稱也。 國朝之興，自建隆至慶曆，共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自慶曆至

熙寧，其三百卷，則進於王珪；崇寧政和，置局再纂，迨宣和間又上一百一
十卷，故王珪有言，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可謂重矣。列我孝宗會
要，吾家嘗進於嘉泰之三年，總而類之，其凡二十有一門，而分之，其別八
百五十有五，然更化之後，尚闕而未錄焉。今也採摭聖政，接續前編，蘭臺
群彥，譔寫來上，自今而後，國家典章，愈詳備而無遺矣。 蒙人獻寶璽。恭
嘉定十四年秋七月，京東賈涉河北節制司言，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
膺天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璽禮儀以聞。詔曰：朕以付托之重，頃聽中土，
怛然于懷，惟知脩德勝感，夙夜匪懈。迺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
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覽厥
圖冊，登載聚然，貴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虜浸微，群心
丕應光朝之寶，復還非皇穹之眷方隆，列聖之靈有屬，豈伊涼德乃克緣
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
寶于大慶殿。丙午，奉安玉寶于天章閣，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嘉定
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丁卯，金天于宜陽奉珍
典于真人江寧，厲寶盛矣哉，帝王之興，固天瑞之所由啓也。肆我寧考，基
命宥密，不敢康寧，寅畏日祇，神明對越，致天之外，無他念也。嘉定間，宇宙

重開，祥光著見，爾奚致頌，寶璽呈祥，燁然皇帝膺命八字，祖宗傳國百年
之舊，湮晦於御衆者八九十載，而煥然為瑞於今日，非天命眷顧之隆，而
何於是致天休，順人望，光三朝會同之典，受寶前期，嚴九廟奏告之儀，稿
休祖列，肆明綸，霈大惠，萬口歡呼，感戴聖恩之不暇。其視神鼎出汾陰，玉
冊見臨安者，萬萬不侔矣。皇哉休哉。 招徠中原豪傑。 嘉定十一年正
月壬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嘉定十一
年五月，令四川制置招集忠義人。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四川宣撫司遣兵
取沈州，召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官民勸以歸附。嘉定十四年四月，
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嘉定十五年正月，詔撫諭
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 招徠天下之豪傑易，駕御天下之豪傑難。崖
夫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淪於左衽，中國衣冠之正統，而久汙於腥膻，觀
禾黍而興悲，目山河而浩歎，豪傑之士，誰獨無忠義之心也。況天子倡
大義於上，大臣仗大義於下，則將帥仗義以興師，士卒死義以夬驟中原，
遺黎慕義以歸心，不啻如影響之應形聲。招徠豪傑，顧不易乎。然所謂豪
傑者，皆跅弛泛駕之流也。御得其道，則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徂詐咸
作敵。河南也鳴，附之以士稚則感恩，領之以祖約則叛去。姚襄來附，待之

以謝尚則相歡，臨之以商浩則反噬。駕御之術，不其難乎。吁，冉閔睦江晉
卻而不敢受，固不能洗銅駝荊棘之悲；侯景內附，梁受之而不能制，適以
啓金甌傷缺之侮。是又不可以不監也。 條畫營田。 嘉定十五年秋七
月，詔江淮、荊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 營田之說，遠部長久之
利也。蓋列寨屯戍，坐待哺兵，食固不容一日缺也。然調內郡之粟以實
邊，則國有供億之困，而民有飛輓之勞。必也勸率士卒，誘之以播種之利，
土膏脉起則耒耜而耕，烽燧告警則干戈而守，國無煩費，軍有餘糧，求諸
昔人，如漢充國之於金城，晉羊祜之於襄陽，本朝何承矩之於雄州，皆用
此規模也。今嘉定之詔，令邊郡條畫營田來上，其亦有見於是歟。 嚴銅
錢之禁。 嘉定十六年秋八月，申嚴舶舡銅錢之禁。 錢者國家之寶也，
苟海舶之禁少寬，則商賈之積日多，而吾國之儲日耗。此嘉定朝旨所以
申嚴之歟。 立國本。 嘉定十四年六月，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
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軍節度使，封祁國公。乙亥，以太祖十四
世孫與莒補秉義郎。八月甲子，以秉義郎與莒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
貴誠。戊寅，以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貴誠為果州團練使。九月癸未，立貴
誠為沂靖惠王後。嘉定十五年五月丁巳，皇子祁國公竑進封濟國公。以

皇姪果州團練使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嘉定十七年八月丙戌上不預濟國公竑立為皇子既四年儲位尚虛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壬辰召宰相入禁中趣定大議詔曰朕以涼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繁為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為無窮之計也其以貴誠改賜名昀 又詔皇子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為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天位之重非人君可得而私惟視天心所命而已矣我朝自嘉祐紹興末年東宮虛位英宗孝宗皆自外邸入繼大統如今嘉定之季主鬯承祧之寄未有所屬我寧考深思國本屬意親賢既爵之以環衛又祿之以横行品秩之穹不少靳焉迨其後也竟中皇嗣之命而神器歸之孟軻有云天與子則與子其寧考之謂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一送

宋 寧宗十五

宋宰輔編年錄紹熙五年七月丙午陳騤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八月丙申除參知政事

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癸未兄承

癸未趙汝愚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總樞機之秘任莫重於本兵等宰輔之尊位尤高於建使適疇宗萬方陟台司兹曲徇於遜辭俾就陛於曲領載敭丕號具諗群工具官趙汝愚端亮簡明疏通俊達論竑壇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人之守約參錄簡椎偏歷要華旋分任於樞庭浸冠榮於政路肱股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於遂衝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每務講明於自治屬予初政頼爾嘉猷惟勞舊者思必優而望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協具瞻佐理陰陽而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於沖牘連壽惟懇而決勝千里之外亦均倚於重權俾持峻於班聯肅增嚴於事任崇周家司馬之職邁漢相太尉之名眇頒秩以超加陪腴租而併衍華為戎旃實示殊褒於戲夙夜有家之基方欽承於休命文武久長之用宜勉究於令圖尚服訓言益觀美報倪綸詞 是年七月甲子上初即位丙子汝愚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癸未改除正議大夫樞密使八月丙辰申命為相是夏孝宗升遐其秋留公去位公獨決大計定社稷上既登極公又即日面奏乞召還留公且預差為攢宮總護使而侍御史張叔椿請議留公棄國之罰遂遷叔椿吏部侍郎而留公復位如故後旬餘上乃除公特進右丞相公自以同姓之嫌且近事處君臣之變不敢論功又自太中大夫遷九官非故事不敢當親札諭旨公猶力辭上勉從之仍以特進為樞密使時陳公騤已除知院事公不容退即舊容故不復辭職而獨辭所遷九官上亮公之誠祇遷三官為正議大夫行狀

甲申羅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除 點字春伯臨川人九月庚午致仕

八月丙辰留正罷左丞相正自淳熙十六年正月右丞相紹熙元年七月拜左丞相正已解機政自四年六月至于十一月始堂押赴堂治事五年六月正復出國門及上即位始復召是年八月罷入相四年餘 韓侂胄浸謀干政時詣都堂及公召還之日復至趙汝愚閤中公閤之令有吏諭

使去。曰此非知閑往來之地。倪胄大怒而出。由是亟謀去公。八月九日。降制授公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公辭。詔仍舊少保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十月。以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上知公力請建儲始末。以上皇付公御批八字進入。復公元職。二年正月。以劉德秀言落職罷祠。三年閏六月。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四年九月。量移南劍州。五年二月。詔許自便。四月。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六年閏二月。上章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未幾以林采言依舊光祿大夫致仕。九月。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九月。進封魏國公。累食邑一萬一千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二年十二月。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四月。公聞有邊事。歎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倪胄何人。誤國至此哉。自是憂形於色。寢食俱廢。七月。疾且革。惟念念邊事無休。薨享年七十有八。訃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太師。行狀

正叔復光祿大夫制曰。爵盈孟謙。斯為天道。記功忘過。時乃朕心。念黃髮之既愆。恨丹書之未洗。惻然懷舊。許以自新。具官留正。往在先朝。嘗司揆務。繼事聖父。頌袁國成。崖岸峻而軒裳所歸。鼎足強而棟榦弗撓。方朕御國之始。適遭當軸之虞。亟命造廷。俄嗟去位。實生嘗賦於單閼。夢得思聞於大鈞。深念此行。殊非得已。至於通公議而下內遷之詔。屈邦憲而聽從使之居。前代之寵故臣。又兼此禮。我國之優故老。允有異恩。而備分務於別都。則是尚縻於搞積。爰寵遷於峻秩。俾遂頤於真祠。彰帝王予奪之公。全君臣終始之誼。噫。面三槐而闢黃閣。已深悟於昔非。棄萬事而從赤松。尚勉歸於後福。

同日趙汝愚右丞相　日播宣使除。　制曰。纘帝位以御邦。方圖正理。立宗英而作相。蔽自朕心。雖退處於樞庭。當載遷於揆路。乃申前命。爰告具僚。具官趙汝愚。忠實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奕世已深。壯歲遷宸。愛君益甚。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權居宥府。密贊壽惟。遣予有興厥功。允矣拓天之手。繄如導日之星。是為倚主以志。豈曰因人而成事。亟頒詔綍。俾踐台符。何修墻之過憩。致及汗而中止。既辜興望。殊咈眷懷。原水方懸。圖自君臣之相與。袞衣未備。幾若朝廷之不知。矧令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勝者卒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仍進優崇之秩。更加沃附之封。於戲。旦與之於周家。嘗兼師保之任。勉石之在唐室。慎擇宰輔之賢。若前朝故實之未聞。與後日舉從之自此。毋庸再述。皆已熟知。其思注意之隆。勿徇執謙之舊。樓鑰詞。　汝愚自七月丙子拜右丞相。辭免。遂改拜樞密使。至是復拜右丞相。力辭不獲。批答辭免劄子曰。王者官人。惟賢是用。周封同姓。後世謂以宗姓為者。是疑聖人以私也。文王百男。其人多賢。故命之為諸侯。豈以疏戚為間哉。卿出於皇族。而實王佐之才。凡所歷官。皆宗姓之所未有。壽皇知人之明。由庶僚而擢之侍從。太上委寄之重。越故事而付之樞機。肆朕纂承。遂登揆路。輔相一體。何用圖辭。卿毋自疑。朕意已堅。又批答曰。累聖之典。高宗之訓。朕非不知之。恐後人由此而進。亦非不念此也。惟卿才足以周天下之務。道足以任天下之重。使生於前朝。亦當越故事而大用。後必有宗姓如卿者。然後可任此官。其遂相予。不必藉此而力辭也。　八月留正出判建康。申命公為光祿大夫右丞相。親札付學士樓公鑰云。趙汝愚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推真樞衛。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今俾居宰路。社避真回。殊咈眷懷。允事與望。朕惟不勝者卒。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庶越拘攣。萬機寔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公辭之再三。且面陳懇惻皆不可。乃言於上曰。陛下雖待臣不疑。而臣之孤蹤。與臣所處之地。臣不得不自疑。蓋自祖宗以來。宗室無為宰相者。又陛下龍飛。偶在一時。舉附之列。臣之蹤跡。愈高則愈危。望陛下保全。置之安地。必不得已。俟阜陵復土。兩宮重懽。望陛下許臣先去。於是退始就職。然權倖小人多不便。遂相與排擊善類。以肆動搖。正言黃公度侍講朱公熹監察御史吳公獵起居郎劉公光祖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相繼去國。公力論救。皆不回。自度志不得行。去意益堅。請去至再。復不許。而諭公曰。丞相若欲去。須候太上相見倫議進退。公納劄子稱上。上復自取授公而退。明年正月八日。北使朝辭。公命家人治裝。欲以九日退朝遂行。事稍泄。權臣恐其善去。他日或復用也。將以計歟其行。是日晚。遣重鎖公。微聞欲行祔廟賞。仍遂治裝。而公之客或曰。上即位甫兩。公進退宜謹。公姑聽之。翌日果以孝宗祔廟。備著忠勞。除特進。故事。祇遷一官。時遷三階。復力辭。至二十三日始聽遷一官。如故事。既辭特進。不拜。改授銀青光祿大夫。又二日。李沐之疏進矣。行狀

公嘗念藝祖受命立極。垂萬世之統。為宋太祖。熙寧中屈於王安石之議。久未正廟祀東向之位。知禮者多以為非。既當國。首請用韓維孫固等議。遇祫享。奉藝祖東向。而祀僖祖而下於別廟。慶元元年春。國家制致閒暇。公亦屢丐歸。不許。奮然思大有為。乃率同列於上前。極言今日要政。首陳立志以正始。且及仁祖開天章閣故事。以謂一時更革纔數事。小人側目

讒謗並興，而范冨等皆去位。權臣方竊營伍伺，乘隙抵巇閒之，益懼，嘯集家侶，分置要途，凡可肆其排擊，不遺餘力。雖聖上曲加保全，而卒罹于禍。同上

九月壬申，京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刑部尚書除。　鏜字仲遠，隆興人。

十二月己巳，陳騤知樞密院事。　騤自紹熙三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三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二月己巳丐閑，除職與郡，尋除資政殿大學士宮觀。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慶元元年二月戊寅兼參知政事。

京鏜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端禮除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兵權總於樞筦，執當魁柄之除，時望歸于政途，茲得鴻儒之舊。誕揚成渙，庸示殊褒。具官余端禮，靖重而裕，和寬閎而肅，哲受知烈祖，忠備詧於論思。祗事上皇，功尤多於調護。起從家食，擢位天官，出分帥閫之雄，來貳樞庭之邃。廟謨默契，帝眷采深，遂予纂紹於邦圖，乃命參陪於揆路。不改有常之度，愈堅匪懈之誠。是用晉掌本兵，式資遠略。既有加於邑賦，仍具賜於井腴。用彰群勝，茂昭異數。憲國家是時及閑暇，豈武備之可忘，道德之威成安彊，斯壯猷之有賴。其思勵翼，以副倚毗。　鏜參知政事制曰：朕永惟至治，亟圖共政之人，樂得碩材，繇自本兵之地。方深眷倚，爰示寵嘉。具官京鏜，器度粹美，器資凝重，久矣儀於中外，卓然立志於事功。擢執殊鄰，考祖推登於法從；政成全蜀，上皇召寘於大呂。逮茲御極之初，翊我鴻樞之運，訏謨經遠，敏識燭微。截嗜帷幄之庸，俾贊鈞衡之任。噫！有常德以立武事，既資已試之能；建大政以興太平，尚冀方來之效。往祗厥命，益遠乃猷。　僑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以有邦初政，可忘武備之修，貳我鴻樞，置亟儒英之用。既符人望，肅晉綸言。具官鄭僑，發以異才，冠于多士，學問本於醇正，進退傳於從容。遜以文辭，義不負於君命；召而前席，言弗為於身謀。積望深高，衆歸何晚？屬纂丕圖之始，尚淹大江之東，念帥閫之久勞，遂文昌之舊眷。講惟進列，備見忠誠。肩密參華，用資碩畫。乃啓侯封之寵，仍增井賦之豐。兼錫真腴，式昭異渥。惟疏揚之久，則其謀必當；惟涵養之至，則其用必宏。無競維人，予既虛心而眷倚；有常立武，爾其一德以贊襄。　僑字惠叔，興化人。舉進士第一，僑辭免，批答曰：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晏上政途，詳試帥閫，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為貳，蓋亦晚矣。　山陵畢事，端

禮加正奉大夫，僑加宣奉大夫。

慶元元年乙卯，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　制曰：朕寅奉基圖，優崇宰輔，内為天子之老，賴經體贊元之大猷；外為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藩輔之用雖異，始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具官趙汝愚，高明而重厚，寬博而淵深。應變守文，兼有大臣之能事；善謀能斷，獨當天下之危機。惟人望之隆，進涉冢司之重。蓋列祖嘗有大用之意，姑遺後人；惟本朝舊拘左戚之嫌，特捐故事。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勲，尚期啓沃之助。虛心興作，朕惟稽謀猷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遽忝明哲保身之義。力陳悃愊，祈避頃言。是用甄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要從十乘之行。圖所便安，昭于體貌。於戲！命公望以夾輔，既優賜履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忘補衮之舊。益思體國，毋有避心。鄭湜詞。　汝愚自紹熙五年八月拜右丞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六月。右正言李沐首論汝愚之過，遂有是命。　是時韓侂胄因前日傳道詔旨，已得親近上，左右乘閒竊弄權柄。其所以謀害公者，計已深矣。公平時氣貌方嚴，未嘗假人辭色，及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或言侂胄意望節鉞，而公反裁抑之，專務汲引忠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陰附侂胄，衆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論公罷相。行狀。　汝愚辭福州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上言，乞寢右丞相趙汝愚福唐之命，且以職名奉祠，遂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落職。十二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責永州制曰：屈氂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為相，卒陷譴訶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憲章之輒免？具官趙汝愚，屬而内集，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偏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尚巧計經營而欲為。嫌疑既弗避於此時，往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繇主器，躬獲紹圖，蓋承太上御劄之惓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諭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挾國命，謀動干戈，而忝己人，執無疑；該訞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主而無退遜之思。盤互佞邪，參通寺裏，內欲擅移軍帥，而結服心之死黨；外將生事夷狄，而開邊境之釁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冤之指教，愈喧物論，其蔑

臺評其黜投於散官以竄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滿庶知家國明分之戒勿忘自有尚體寬恩（汪義端詞）
二年正月庚子汝愚以疾薨于衡陽得旨歸葬三月中書舍人吳宗旦繳汝愚復官言臣切見故相趙汝愚死於衡陽訃音來聞聖慈惻怛主灑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令歸葬以伸陛下待遇之私吏不弃復元官以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為幸甚奉聖旨依後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少保加贈少師嘉定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為心刑賞率歸於忠孝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趙汝愚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侍從之聯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闕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還就而為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以致其情繫我後人敢忘此意剗偏精而更化方建極以用中凡海內之群才畢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褒章以流光於壤戶惠朔而日遠尚思加禮於絳侯見在毛生寧思少息於德檢靈魂不滅明涯其韶（楊炳詞）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詞曰朕慨念宗臣力扶王業安社稷以為悅戚高輔翼之勳質鬼神而無疑可俟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敕告綿區具官趙汝愚節挺松筠志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任大事自晉參於國秉實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規凜凜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遂反真遊承文考與子之意對越天地相沖人事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舊膺允資馬柴遭權臣之媢疾扶攙說以豪驚講庭偏刑僅踰中壽雖亟從於既復猶未光於褒袞惟人心不可以辱誣故公道自然而昭白盡還職秩追賁衆荷乎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罔易名紀德垂千古之光華載嘉子姓之良蔚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斯言憲成王之任難答隆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待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間於古今欣適殊於存沒尚惟英晛式監至懷（徐切學詞）　初孝宗徒萬里而召公也蓋將為公以輔衡之寄光宗排群議而用公也乃所以承孝宗之心而上之命公以相也亦以兩朝欲行未遂之志布告大廷而申命之耳而公欲然自視每進輒辭遂疏至十二上引避武踰時越月不得已而後拜方甲寅之歲天步多艱人無固志搢紳大夫首鼠者陰拱默觀望狡者潛懷向背宗社之勢危於一髮公獨上稟慈訓奮然以身當横流洶湧之衝無復却顧使光宗與子之意以明憲聖擁佑之烈以著神器既定實為我宋無疆之休古所謂

社稷臣公足以當之矣然讒人罔極嘗感天聽公竟以遷隕而大賢經濟之事業卒不得盡白於斯世嗚呼豈不惜哉當權臣專政時不能不內慊於心嘉泰二年二月復公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贈少保賜謚二年以諸子遇郊霈加贈少師其後權臣謀動干戈幾危宗社上奮發英斷大正典刑公道既明上益思念公之元勳嘉定元年二月盡復元官詔太常擬賜謚謚法忠身奉上曰忠安民大慮曰定遂易名忠定十二月內出親札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行狀）　始公罷政公論為之不平上自朝列下至韋布之士交疏論辨用事者以黨禁錮天下之口終莫能制或為之謀曰食肉者必棄其骨今留之以集蠅蚋孰若併與其骨遠屏之以絕蠅蚋之望故公遂有零陵之責小人之用心亦慘矣未幾衡陽訃聞人心益憤多為挽章私相弔天至大書揭于都城觀闕之上歸葬詔下衡陽之人往往以手加額靈輦所經父老焚香迎拜于道左或至泣涕浮鄉閭邑以竹杖標楮錢于門外望柩拜而哭之煙焰為之蔽空朱公熹在建寧劉公光祖在蜀俱以書來言蜀之人雖深山窮谷寡婦稚子聞訃莫不憤歎以至流涕公論之在人心者果可得而掩哉（同上）　公嘗論中興宰輔尤稱趙忠簡公鼎之為人念其家遺書散落嘗訪求得其奏藁事實寄書讀之撫卷慕歎息不能去手及公得禍亦略相似云。
四月己未余端禮右丞相（自知樞密兼參知政事遷銀青光祿大夫除）　制曰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敦急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廼輯廷紳誕敷制綍具官余端禮溫恭而氣勁靜而謀明智周萬物之原學貫九流之蘊孝宗擢之於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於留都遂界輔臣之任益殫忠盡力贊政幾逮予嗣曆之初允籍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以應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眾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圖惠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多士之求超授文階增陪井賦以示寵屬之隆以昭注意之厚於戲夙夜基命而畢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刑政之要尊燮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明謨期底成功　端禮辭右丞相批荅曰惟昔宗盟嘗居冢宰之任若時卿冢亦應柘溪之祥尚其追邁於古人相與共興於大業。
同日京鏜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鄭僑參知政事。自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謝深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鏜知樞密院制曰。當國家閑暇之時。既有常而立武。長樞機周密之地
在圖任於舊人。肆登帷幄之英。屬渙絲綸之寵。具官某。雅寬宏而有守。況
靖而善謀。秀出搢紳之聯。緯有廊廟之器。蚤筆持橐。告猷備登於兩朝。壹
井擢參賦政。尤高於全蜀。迨予訪落於爾邇。知乃自訥言之聯。俾贊本兵
之寄。每餞戎昭之果毅。與成德威之安強。政路參華。已著謨明之效。戴廷
擢冠。藂為柄用之專。肇錫公圭。仍增井賦。式示褒崇之異。且彰禮貌之殊
嘻。雖安忘戰必危。當益嚴於師律。惟事有備無患。斯永固於邦基。繄時老
成。莫侯訓告。 僑參知政事制曰。朕統業御圖。其勞求治。一相處乎內。方
有賴於書屬。四輔惟其人。詎可忘於顧倚。乃睠輿邦之哲。允符共政之圖。
爰錫贊書。式昭眷意。具官鄭僑。才宏而器博。學粹而識明。秦籍自冠於布
衣。養望已推於柱石。論思道靈。既象烈祖之知。調護功多。夙被慈皇之眷
得此兩朝之傑。輔予今日之休。擢貳紫樞。有嘉謀略。晉陪黃閣。庶展經綸
念天時人事之所關。暨士氣民心之攸繫。匪藉同寅之佐。曷臻累洽之期
我其大監繄于時。敢懷遠豫。爾有嘉謀告于后。乃副倚毗。益茂忠誠。實為
良顯。 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任重本兵。允賴股肱之佐。儀圖在位。必先
耳目之官。惟時獨生之賢。寘西樞之署。既聯新渥。爰錫明綸。具官謝深
甫。學冠儒流。才推國器。州縣登更於業劇。朝廷偏歷於高華。孝宗嘉其朴
忠。由棘丞而將使指。太上欽其詳試。自柱史以與神皋。予秉簡知。命司風
憲。持心近厚。白簡無深刻之文。燭理甚明。金華有切劘之益。爰加書殿之
職。晉陪武帳之謀。非特異運籌決勝之功。庶幾收強本折衝之效。益修武
備。豈惟暇時。幾事不密則害成。國宜藏用。單實無日不中徵。爾為遠猷。永
有乃心。祗若予訓。 深甫字某台州人
慶元二年丙辰正月庚寅。余端禮左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正議大夫除。 京鏜右
丞相。自右丞相除遷特進。 端禮左丞相制曰。有熊之佐風后
配夫上台。天乙之興仲虺居乎左相。惟朕弱之冲菲。奉慈訓以基承。豈晶
於安。將保基圖之固。涉淵攸濟。不忘宵旰之勤。仰繄帝王之盛。隆備思俊
哲以翊贊。疇若予采。有能奮庸。惟時次輔之賢。佑我初元之政。久膺鉅任
茲陟冢司。揚于王庭。渙其大號。具官余端禮。篤學達挺身之行。忱誠堅許
國之心。在坤文則包黃裳之文。於鼎象則安玉鉉之節。寬而栗。柔而立。德
能彰吉而有常。茂而閑。深而通。事每並行而不謬。早被孝宗之眷。復膺大

上之知。流連六官。出入三觀。甘盤舊學。嘗保乂以有終。君陳東郊。雖分正
而入告。權在本兵之地。適進內禮之秋。崇廟以安。既共參於大業。姦邪不
起。復有賴於忠臣。予嘉乃勳。爰置諸右。而能深戒擅事。各權之失。備殫任
公竭節之勞。山甫柔嘉。夙夜匪懈于補袞之闕。安世謹密。從容甚近如驂
乘之時。至于壞植散群。遴良登傑。奮猷雖錄於予斷。天陳悉本於汝謨。國
是既明。士風浸革。陰陽順序。年穀以登。夷狄修和。邊鄙不聳。將究彌縫之
用。可無發進之恩。惟茲元宰之崇。無若昭文之重。久虛席而不拜。益得賢
而後居。佐天子理萬幾。俾頹持於魁柄。分長史為兩府。屬並建於衡臣。庶
志慮之合同。於事功而叶濟。規摹已定。要當力底於大成。朋比既祛。罔或
輕搖於浮議。副朕所望。在卿優為。爰超賜位之階。以作群公之表。衍其采
食。豐厥真食。以彰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無疆惟休。無疆惟恤。敢
忘受命之承。克艱厥后。克艱厥臣。適觀敬德之乂。尚思渠逮之萬。遠邇明
良之賡。惟用勵于我家。終有辭于永世。 鏜右相制曰。勅天命而兢萬幾
在代工之無曠。熙帝載而宅百揆。咨奮庸之有能。朕念顧諟於皇穹。代纂
承於慈極。任重守大。懼於闕以不遑。謨明弼諧。哉厥德之允迪。保我邦圖
之固。勗予旰食之勤。追想古人。至遠求於夢卜。豈如今日。適近在於樞機
其艱。本兵俾陛次輔。誕揚孚號。播告路朝。具官京鏜。疏通裕閑濟之才。
亮著直方之操。物能名而事能斷。智常究於精微。撓不濁而澄不清。量莫
窺於涯涘。早遇盤根而知利器。遂策高足而據要津。義形植黨。廷臣憚其
正色。爭挫强梗。匈奴不敢生心。旋為翰蜀之行。允展壽邊之略。逮朕初載
冠于便班。一觀長者魁梧之姿。即知公輔遠大之器。子房之於高祖。言殊
石水之投。馬周之遇太宗。契踰膠漆之固。寄之心膂。擢在疑丞。論說無疑
殆若巨魚之縱壑。姦邪不起。復如猛虎之在山。雍持尊君親上之誠。力建
壞植散群之策。消于總攬。將遴延登。屬方倚於廟謨。始進顓於武柄。運惟
幄而決千里之勝。既厥雜以銷萌。理陰陽而遂萬物之宜。盍贊元而經體
方今國是雖明而未臻於醇一。士風雖革而尚起於譸張。年穀新登。倉廩
之儲尚寡。戎狄久好。邊陲之備宜修。凡此數端。哉文皆如舟楫洪源之迫濟。況
輔弼之並建。實左右之具宜。相與協恭而和衷。必能熙績以興事。思邦家
之大政。力底于成。遏朋比之浮言。勿為之惑。爾能秉肆予望。深期陟彼華
資。既越三階之崇。衍夫真食。仍增千室之封。以昭體貌之優。以究勲庸之
茂。於戲。蕭曹為冠。並專務於規隨。房杜同心。蓋相資於謀斷。其思夾介之
義。以廸允升之猷。能立太平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鏜初封邾國公五年

八月丁亥，以太上皇誕節上壽，拜少保，進封鄆國公。
同日，鄭僑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謝深甫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三年正月依舊兼知樞密院事。
何澹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澹字自然，處州人。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左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制未入。端禮自慶元元年四月拜右丞相，二年正月拜左丞相，是年四月罷。入相一年。爲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葉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翥字某，處州人。
慶元三年丁巳正月壬寅，鄭僑罷知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僑自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慶元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二年正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丐閑，故有是除。執政二年。
慶元四年戊午正月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翥自慶元二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丐閑，除資政殿學士、知隆興府，在樞府二年。餘，後知紹興府，又知福州。八月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六年六月乙巳，以母憂罷。
慶元六年庚申閏二月庚寅，京鏜左丞相。自右丞相拜少傅左丞相，進封冀國公。
謝深甫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進金紫光祿大夫除。鏜左丞相制曰：斗魁之下，曰三台，夙炳中階之象；太微之垣，有上相，獨先顓面之朝。朕法天建官，臨政願治，蘇纘紹慈謀之始，首褒崇近弼之英。秉國均而具爾瞻，既明偉績；輔台德而置諸左，宜涉冢司。渙敷制綍之公，臨告廷紳之衆。具官京鏜，道方而氣裕，業粹而用閎，學貫古今，緼尊主庇民之略，智周事物，兼守文應變之才。德量足以服衆心，忠謀足以斷大議。蚤結知於烈祖，優被遇於上皇。爭禮折穹廬之驕，與藩增井絡之重。逮及眇沖之覽，益深簡注之懷。既涉疑丞，旋躋樞近。如正觀之有戴胄，掾厥綱維；如漢家之任留侯，籌於帷幄。惟師虞之僉稱，嚴帝載之奮熙。莫不招八柄以馭群臣，杜群枉而開衆正。立綱陳紀，贊爲世法程之規；薄賦輕徭，全與民休息之惠。百執要豐於裒瘥，纖塵不警於邊陲。瑞謀效珍，聖父衍扉寧之福；璇穹錫羨，元良開寵夙之符。時涉格於豫和，功實資於寅亮。欲彌縫之益究，豈褒進之敢

稽。既撰下以輯祥，膺涓剛而申命。嗇爾威勳之號，位于元宰之崇。黃耳玉鉉之華，翊王基而增輦；希冕衮車之飾，兼亞傅以陞班。易原武之公圭，啓冀方之胙社。拓其多井，陪乃真畬。以彰一意之倚毗，以侈千齡之會遇。於戲！遠爲物而佐陰陽之理，尚思外鎮於四夷；庇群后而依日月之光，當使普施於日世。勉圖可大之業，協濟非常之功。繄我宗工，其煩多訓。深甫右丞相制曰：天臣國之股肱，惟其人而立政；賢相民之師表，置諸右以輔台。朕奉慈訓以續承，攬紫樞而統業。廼膺疑丞之舟楫，弼亮之勤；厥紹樞機之遠猷，進而強本；式崎中外之偉望，咨以奮熙。誕敷明綸，專告列字。具官謝深甫，量凝而履正，學博而才全。事能應物，能名智獨窮於微眇。柔不茹，剛不吐，節蓋秉於直方；孝呈一見而深知，太上肆加於隆眷。比菲質紹基圖之始，以瑰材爲公輔之儲。爰即貳卿，遂躋獨坐。尊人主如堂之勢，藩陛遠而難攀；進忠臣憂國之言，姦邪爲之不起。亟延登於兩社，旋復本於五兵。每協恭而和衷，益圖事而揆策。訏謨屢告，議論通乎古今；廟算是裨，宥密基於夙夜。政之維御，罔不飭；符之紀律，罔不張。裔夷讋其威棱，逖固底于靜謐。惟器之宏者應攜掄，而績之優者任必隆。矧太微上相之輝，列次星而交映；而聖代昭文之重，以集賢而並崇。肆命贊元，膺均宅揆。言觀當世之急務，蓋究經邦之永圖。建立大政，以興太平；方資藩飾，杜開群枉而開衆正，益賴彌縫。務休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教時戢，所以合天地之心。况凡予注意，皆爾究懷。爲並峻於鈞衡，初匪勞於夢卜。諒精神之胥契，晉佐佑之具宜，陟以三階。既具昭於徽數，陪其多户，庸併衍於真租，以昭體貌之優，以侈會逢之盛。於戲！贊如晦之斷，蓋可同心而濟謀；得宋璟之剛，允賴守文而持正。將究觀於偉業，復遠邁於昔人。其廸訓辭，以承休命。
六月，鏜進封魏國公。深甫六月封申國公，十月進岐國公，十二月進魯國公。嘉泰二年十二月辛卯，拜少保。
同日，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制曰：基命勤于夙夜，允資密勿之謀；執政均於股肱，兼賴賛襄之力。舉時二柄之重，付我全才之英。爰錫褒綸，以昭寵渥。具官何澹，忱恂而勤正，闓亮而裕和，淵識貫乎古今，環文發諸經緯。纂聲名於當世，早擢倫魁；附羽翼於初潛，蔚爲舊學。兩職中司之憲，獨高直節之風；盧懷極其延登，儆俾之參預。舉偏補弊，而靡或過正；協恭和衷，而不爲苟同。坐致紀綱之張，助成朝野之豫。既益彰於素望，膺推正於紫樞。方時平，敢忽武備；謀臣猛將，當廣爲數世之儲；尺籍伍符，宜盡汰積年之冗。矧優稗於戎務，皆有賴於謀猷。掄其多

并之封。陪以真會之賦。其加徽數。備示陪知。嘻文武爲憲萬邦孟傳兼資
之略。精神折衝千里。異成強本之功。宜對褒崇。益勵翊亮。
七月丁卯。陳自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自強字
勉之。福州人。
八月丁酉。少傅左丞相京鏜卒。　鏜自慶元二年正月。拜右丞相。是年閏
二月。拜左丞相。是月堯夫相三年餘。
嘉泰元年辛酉。七月乙卯。何澹罷知樞密院事。　澹自慶元二年正月除
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除參知政事。六年閏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
丐祠。除資政殿大學士。與郡。執政四年餘。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八月甲申
兼知樞密院事。
張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釜字君亮。丹陽人。
八月甲申。張巖參知政事。自給事中除。　巖字肖翁。某人。松字冬老。湖州人。
程松同知樞密院事。自諫議大夫除。
同日。張釜罷簽書樞密院事。　釜自是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
祠。以端明殿學士宮觀。

嘉泰二年壬戌。七月己巳。程松罷同知樞密院事。以又表籍官。　松自開
禧二年四月。差充四川宣撫使。制置司職事。併歸宣撫司。仍充知成都府。
俊以逆曦之叛。松自西蜀遁歸。章良能繳程松與宮觀。指揮奉聖旨。降三
官落職。送筠州居住。嘉定元年三月。臣僚上言。謹按順昌軍節度副使澧
州安置程松。昨爲赤縣謟事殿帥吳曦。遂得攀結韓侂胄。致身帷密。前年西
事之方興也。侂胄私遣松入蜀。正以與曦有舊。欲其協力以爲關外之聲。
而松才不足以馭其姦。疑適足以啟其變。叛書既聞。身爲元帥。上不能糾
合諸鎮。發一矢以報國家。下不能堅忍少俟以安蜀人之意。棄五十四州
之地以遁之。如弁髦土梗然。而更貽書逆賊。尊以王爵。受其厚賂。明日遂
行。逆其從叛之心。誅之亦未爲過。而權臣徇私。祇用輕典。徑以散官置于
善地。謂之罰當其罪可乎。奉聖旨。程松責授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說友字某。安吉人。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丙申。兼參知
政事。　制曰。朕仰稽天象。登用人材。爲奎斗攝垣之應。西垣之次。斡旋機樞
嚴承北極之尊。遴選真儒。式當隆委。具官陳自強。良玉不斲。大器晚成。居
之安實之深。自得聖賢之蘊。澄不清。撓不濁。孰窺喜慍之容。一見而簡帝

心。數年而躋要路。諫坡獻替。每輸貢日之忠。瑣闥望歸。真有回天之力。君
子之勇。雖賁育不能奪。仁人之言。非堯舜不敢陳。其勁正障百川之狂瀾。
其驅揖備四時之和氣。由中司之雄劇。陟右府之崇嚴。二三執政之臣。均
謂股肱之助。半千遂良之慶。是宜禮貌之優。加秘殿之隆名。昇真封之新
渥。朝夕納誨而輔台德。正倚謀猷。夙夜基命而單厥心。共成勳績。斯有無
窮之聞。永植太平之基。
同日。許及之參知政事。　及之前爲同知樞密院事。丁母憂服闋。從吉赴
召。遂有此除。
嘉泰三年癸亥。正月己卯。謝深甫罷右丞相。觀文殿學士判建寧府。　深
甫自慶元六年閏二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丐閑。判建康府。入相二年。後
封申國公。
甲午。張巖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　巖自嘉泰元年除參
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政府一年餘。
戊戌。袁說友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傅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除。　伯壽字某。泉州人。
二月辛丑。以端明殿學士。除在京宮觀。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奏。故簽書樞

密院事。觀文殿學士傅伯壽。生於忠義之家。首爲讒謟之倡。侂胄益權之
始。伯壽爲浙西憲。納贄投啓。即指故相爲跋扈。且云澄清方效於范滂。跋
扈忽聞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文公之斗。首明
趍向。願出陶鎔。寅緣入朝。不畏清議。由繳駁以斥逐善類。草責詞以詆毀
師儒。其弟聞之。撫几嗟惜曰。名節掃地盡矣。未幾。以所言欺罔。而與宮觀。
色斯舉矣。愈切悲鳴。侂胄重來。曲意諛悅。躐登西府。見謂非宜。扶曳謝恩。
願領失措。疏其罪惡。合正嚴誅。而秘殿隆名。死於牖下。贈卹之典。與勲舊
同。若非追貶而削奪之。何以爲姦邪之戒。奉聖旨。追三官。
二月乙巳。費士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士寅字某人
五月戊寅。陳自強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制未入。　開禧二年正月庚
辰。兼樞密使。
樞密使制曰。中階之燮元化。夙登宰路之榮。鴻樞之斡萬兵。峻陟使端之
重。合文武之二柄。寄安危於一身。具官陳自強。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
器不期於小用。學自得於大成。識慮邃微。炳若蓍龜之先見。純誠守正。屹
然金石之弗移。頃接武於禁嚴。旋奮庸於丞弼。儀圖物望。晉秉國均。紀綱
法度。咸適于中。陰陽風雨。咨得其敘。每謙謙而不伐。曾斷斷以無他。念末

靖於邊氛適方深於憂頎眷時元老盡展壯猷遠稽列聖之宏規近攷中
興之舊典爰即鈞衡之地仍兼宥密之司惟屬任之深專宜徽音之具舉
敬自朕志協于僉諧中陪多賦之優併衍真畬之入云云
同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參知政事 說友自嘉定二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
事是年正月除參知政事是月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
十月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四年四月丙午兼知樞
密院事
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自華文閣學士除知鎮江府赴召除 孝伯字伯
子歷陽人
嘉泰四年甲子四月甲辰許及之罷知樞密院事 及之自嘉泰二年十
一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再執政一年餘
開禧三年十一月葉時奏乞將許及之竄責得旨降兩官送泉州居住
丙午張孝伯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六月罷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象祖字某台州人
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被召除開禧二年三月
乙巳兼知樞密院事
開禧元年乙丑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
士寅自嘉泰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丙外
除知興元府執政凡二年
四月戊子劉德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制曰具
官劉德秀弘深而剛楷和裕而直方志覆經綸有專主庇民之略學臻壹
奧達守文應變之機夙簡子衷俾司言責見諸糾逖志符天下之公凡所
建明深識時務之要擢參中臺之議峯陰巖石之瞻趣倦直於承明之廬
出守復遠綏於全蜀萬里于行虛佇遄歸之音擢高難進之節婁更嚴簽
還踐天官朕念人望不可以久稽兵本尤嚴於圖任參咨廟勝孰踰老成
爰進位於宥庭仍通班於樞殿 德秀字某隆興人
戊戌錢象祖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具官
錢象祖簡靖而善謀粹和而有守學窮六藝至乎每恥於空言智周萬微
中外不辭於歷試危從登論思之益番宣推惠養之仁公望聿隆家聲彌
振遂擢居於宥密益茂著於猷為睠惟廸禩建我孝皇遠垂勵翼之規俾
有典刑之舊是用斡璿杓而東指授政柄以左旋運登踐於世官仍共禪

於廟算
七月辛酉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原
郡王除平章軍國事 制曰公師之尊文武事分於二道將相之重安危
實佩於一身眷予社稷之元臣久與腹心于中葉熙德俱茂神人具孚兹
特軼于故常俾肯專於平決挺數丕號敎告路朝具官韓侂胄識超群倫
學洞聖域代纂堪輿之間氣世兼鼎鼐之全材挺身而障狂瀾獨運濟時
之輿扶日而行黃道重高定策之功精誠金石之貫通果銳風雷之迅發
仁既安於區夏義不去於皇家以謨訓啓迪上心以勤勞昭示臣節大公
至正中道而立高爵厚權所緣不存憂民惟飢溺之思用事絕黨偏之側
內外畢盡始終扶持上承三宮卑仲父子之至愛下飭百度我若祖宗之
盛時要豐盛格於康平四達均陶于遂澤比建賢明之嗣尤咨宏遠之謀
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卿慮越于先正歷輔累朝勤銘宗彝侑食清廟
伊一時之施為誠萬世之楷模積慶之長主孫擁大顧與言之交爵當併
任之可稽矧今寔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議論有餘而事為之不足王政
當修其實盡循之實民力當厚而闕節約之方流風惟狃於自營任列常
嗟於乏使凡此世務孰為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某膺功
業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奠邦之哲力低垂世之規是用釋使領之清閑
揭臣工之表儀仍冠槐庭之峻聿昭台路之崇申衍祖腴肇新紐采在漢
安世以司馬而錄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析常之績首躋
蜩亮之司況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之故事嚮乃碩望對予前聞絕席
于官之聯折衝萬里之外式陰體貌益華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稷契皋
夔之是紹見諸行事莫蕭曹丙魏之足云蓋雖得者無間之君臣所易失
者有為之歲月聿登踐于上宰紓發施於壯圖往其祗承永底休乂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 德秀自是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
事是月丙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在樞府五月 嘉定元年二月資政殿
學士太中大夫劉德秀上遺表特贈七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給事中
趙彥極繳奏不肯書讀臣切觀通年將業妄動上下騷然蓋自權臣始用
事猶首鼠顧望兼遂肆也於是布置臺宮崇植黨勢阻遏異己一時儉人
縱史過當辟斥善類中恐不及方紹興乙卯一網而盡朝廷為之一空其
間狠愎自任居之不疑略無忌憚則未有如德秀之甚者也德秀徒罰郡
遂除大理寺簿怫然不滿見於詞色包藏害心實始於此寅緣既登言路
遂肆其奔怒目切齒視士大夫若仇其於忠良骨鯁之人不容吞噬待擊

不肯已。不三年為八座，惟意政地，卒登宥府，榮寵而去。適善終牖下，而郵
典之優甚非誅姦諛於既死之意，欲望睿斷，將德秀且令守本官致仕，其
贈官恩澤指揮乞追寢施行。依。

開禧二年丙寅。三月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　象祖自嘉泰四年四月
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二年。
時司諫易祓上言：比者陛下以虜情叵測，奮發英斷，增遣邊戍，訓閱士卒，
招收忠義，此亦有國之所不可廢者。象祖參大政，後兼本兵之任，宜振舉
其職，以共圖事功，而乃獨班奏事，抗疏丐去，所謂忿疾以事其君者。奉旨
與郡。給事中鄧友龍上言：方陛下委任元臣，相與倡大義以正人心，而象
祖進則面諛，退則腹非，甚至語人曰：上意不以為然。象祖參預大政，把握
本兵二年于茲，乃始辨論以為不可，何耶？乞將與郡旨揮寢免，重賜竄責。
奉旨降兩官，送信州居住。七月，除知紹興府。

四月，故太師秦檜特追王爵，降充鄂青光祿大夫、衛國公。樞密都承旨李
壁奏：紹興之初，總攬群才，修明庶政，大勢浸張，王師屢捷，電掃關洛，可指
日冀，而秦檜久在北方，不能即死，遣其既返，外託復歸本朝之名，而實則
懷彼積年豢養之德，陰受虜囑，力倡和議。當時士大夫皆知其悖理傷道，

遺君後親，往往奮不顧身，引義力爭，雖死無悔，而檜則以梓宮長樂藉口，
憑恃虜勢，迫脅君父，貶損位號，以極事仇之禮，殷國增幣，以為厚敵之資，
發遣西北人，以絕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柄，以破壞垂成之功，用深
文密網，羅織忠臣義士，竊高爵重祿，誘致懦夫庸人，借樂天保民、寧親養
老之說，以飾姦言，而實則手足倒施，倫紀隳壞，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關於臣
子之念慮矣。乞將檜所得官爵，特從貶奪，仍下禮官按罪定謚。奉聖旨：依。
仍令禮部太常改謚。後韓侂冑被誅，當北修好，李壁亦被貶，檜復王爵。

七月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自元樞大夫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乙卯，除
督視江淮軍馬，知樞密行府，就鎮江都統司置司。　巖江淮都督制曰：惟
險妙於決勝，威資漢三傑之謀；江淮總於知名，載倚張萬福之重。眷惟樞
要，厥有源流，肆煩督視之行，式懋綏懷之略。具官張巖學紹泗沂，才全華
渭，風采再新於要路，民瞻益峻於通聯。粵自塗歸，侄靖皺假，救人御衆，存
宣帥閫之勞，經體贊元，從趣覲圭之入。二柄兼資於文武，一堂聚會於精
神，適時修懷，父頌宥密，政刑明於廟，朕有嚴自治之規，道德成乎安強，克
壯折衝之本。朕念六師之出，冀騰三捷之音，然兼愛乃中國之至仁，而遵
養亦今日之大計。爰藉几庭之望，肇開行府之權，戢憧商都於都門號令

已乎於邊陲，氣增天塹，嶽動雷屯，營壘為之精明，將帥安其指授。云云。噫
佛狸之死卯年，既符於童識；單于之朝正月，尚亟奏於膚公。

李壁參知政事。自權禮部尚書除。　壁字季章，□人。

十一月甲申，丘崈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兼江淮宣撫使
除，仍督視江淮軍馬。　崈字宗卿，五世祖自建康徙居江陰。丞相虞允文
當軸，一見異之，除國子博士。時孝廟從容諭允文令薦人才，允文首以公
應詔。上方勵大有為之志，急於規恢，群臣將順不暇，及賜對，公奏恢復之
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遵養十年，可以議北向。萬全之舉，後除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興州統帥吳挺病且死，公素以吳氏世掌
西兵為慮，陛辭日，奏言兵權不可復畀其子。上深然之。尋挺果殂，公即奏
乞遣他姓代挺，仍置副帥，及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令興州兼
領，以殺其權。長子曦不必令奔喪，乞亟降起復，仍知和州之命。於是上命
荊鄂都統張詔代挺，又命權軍事李世廣制之，併西路帥職歸興元，一如
公請。邊軍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之後，復兼西路安撫。杲死，權臣復以
兵權畀吳氏，馴致逆曦之變，識者以服公先見遠識。既伏誅，公表賀，其
卒章曰：刊山名閥，願益謹於將來；曲突徙薪，敢自論於既往。蓋不忘忠愛

也。後公召赴行在，而以中丞疏竟免歸，自此閑居十年。嘉泰辛亥，差知慶
元府，年已六十有九。公奏事畢，方退謁廟堂，而權臣趣請相見，留語從容，
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公其事，則北伐，其名則大義，且知公可屬大事，引與
共赴功名，深相結納。公因言兵凶器，閣下當為國遠慮，使萬全而後動，必
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之後，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權臣雖
不悅，顧亦感動，尋改知建康府。權臣聞北虜置偽平章宣撫於河南，奏欲
命公以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公手書力論，以為虜特張其虛聲，其議竟
寢，而使命往來，如故，公之力也。後數月，權臣復移書欲奏除公內職，堂論
兩淮，以謂使名得中，可與軍政，公慮用兵之意牢不可回，復書力爭，良苦。
權臣滋不悅，於是宣司遂建，以至出師，公皆不復與聞矣。嘉定丙寅，遂疏
乞休致。朝廷方藉公威望，進寶文學士，因任會淮北用兵，不容力辭。王師
自克泗州，進圍宿壽，暑雨方作，軍士不堪其勞。公奏記廟堂，宜且班師，權
臣不以為然，既而宿壽師潰，朝野憂懼，乃除公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公
自列析免章數十上，訖不獲命，因不敢復辭。權臣書來議招收潰軍，且求
自解之計，又遣浙漕幹官劉叔向至宣司計事。公答書及因叔向復命，請
合先明蘇師旦、周筠等債帥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今未可言

戰。惟當收合離散，謹守此邊，以備虜之報復。權臣一時過於事勢，困迫抱從之。然其意甚恨，已而師且竟得罪以去。實公白發其端，時宿毒師潰，公乃委田琳等招收，初渡淮合七萬餘人，皆創殘不復自振。於是晉犒諸軍一新號令，遂成軍。公遂移司揚州，部分諸將郭倪、陳孝慶等屯守邊面，及要害之處。公留淮揚幾月，郭倪畏公威名，陰肆中傷，權臣亦爲之動。是時邊計未立，虜情叵測，公猶得少安其職。然凡所建明，權臣率先取謀於倪，而後區處報下。宣司之情，從不得通矣。郭倪雖通領兩淮守禦之寄，然倪弟知封殖揚州，緩急則趣泝淮而通計，淮西一路不以介意。公遂移司和州，分遣賓僚行邊撫犒，上念公忠勞，親灑宸翰，訓奬優渥。宣司招撫江淮丁壯及諸軍子弟數千人，號宣威軍，以補諸軍之闕。公尋移司建康，時報虜犯淮甸，遂詔除公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江淮宣撫使。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依舊端明殿學士。尋被旨，悉視執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一

一送

宋

寧宗十六

宋季輔編年錄　開禧三年丁卯。正月辛卯，丘崈罷簽書樞密院事。崈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位樞府兩月。時侍御史徐柟論崈與宮觀。未幾，又再論崈落職，依舊宮觀。　公既拜簽樞督視之命，時虜兵攻廬州城，田琳拒退之。既而圍通和州，公遣援兵救之，和州圍既解，虜乃悉兵圍六合，郭倪聞六合被圍，虜兵漸近儀真，遂託言點檢瓜洲，棄揚州而遁，且摽選卒精仗自隨。公聞之，遣人賫書檄切責，令還戍。倪不得已再還城中，會報倪出兵萬人，使郭僎等統率東應六合，倉卒進發，更不禀命。公大駭，時方委招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璧等充小使以行議，欲權宜講解，而此舉與小使以所議政相矛盾，殊悲之，郭僎至儀真，與虜遇，戰不利。公訴於朝，且自引失職之咎，歷數郭倪輩欺蔑督府，略不關白，以至畏師偾國等罪。合加顯戮，不知此舉，迺倪輩與權臣密議表裏爲之，欲徼倖一勝以蓋前日遁撓失亡之罪也。會倪復走瓜洲，公遂按倪罪狀奏乞賜誅殛，權臣曲爲之地，倪但追三官安置南康軍而已。小使回具言此役雖沮於用兵，而虜情大略欲和，公奏記廟堂以爲兩讎蹂踐，殘至此，乞自朝廷移書虜帳，以續前議。又謂虜指權臣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禁街，權臣由是大怒，有督府不相容語。公既跡益危矣。會諜報諸處虜兵漸退，丁卯元日詔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公赴院供職。時虜有詔回兵，且約議和，公即日還鄉，以御史號從舉洞霄宮，繼以諫坡疏落端明。

四月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從舉爲奇甦兼侍讀除。十一月甲戌，兼知樞密院事。

九月丙申，張巖罷知樞密院事。　巖自嘉泰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開禧二年七月除名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併督視江淮軍馬，除職與郡，執政凡三月。臣僚以巖實緣求脫，全璧里居，上言韓侂胄妄起兵端，巖實在樞府，惟恐少咈其意，而邊隙由此遂開。暨督府而深居簡出，徒費朝廷三百七十餘萬緡，不知所成者何事。亡命放死，適以不能犒勞爲恨，乞重賜竄黜。十一月，巖降兩官，徽州居住。

十一月甲戌，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　制曰：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逮至通安，所賴經邦之略。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撥以群情，當由獨斷。爰誕

歛於顯蒙。膚敷告於治朝。具官韓侂胄。忝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遍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為。啟累世之惟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於耆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為飾非。公肆誕謾。曹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尋以首謀而為言。臨機果料敵明。既無半策。傳君尊行政。久徒積衆愆。儻令尚處於廟堂。何以逆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膚少慰於多方。庶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覽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祗若。毋謂優容。韋良能詞。侂胄自開禧元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是年十一月罷。居位二年餘。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僚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刻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嫉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讟孔滋。凡百搢紳。洎諸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為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給事中雷孝友劄子。乞誅竄。得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輙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懽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亦乞誅竄。遂責授和州團練副使。送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衛涇再進劄子。改送英德府安置。臣僚上言侂胄。始以肺腑夤緣。冀身閽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加以慈福重闈之眷。侂胄乃以預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于宮庭。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靈。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如御前金牌。祖宗專法隸內侍省。乃多自其家私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竊弄威柄。妄開兵隙。至如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遂除名。送吉陽軍安置。又上言乞將韓侂胄家財產業。盡行籍沒。拘收封樁庫。專為邊備之用。得旨依。又得旨。韓侂胄罪惡貫盈。合行誅戮。以琦忠孝。世載忠嘉。特屈常典。姑從貶竄。今已身故。可令臨安府棺斂。許於本家先塋歸葬。

同日陳自強罷右丞相　制曰。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賛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沬怖蔽聰。宜從東光茲舊由於獨斷。膚

播告於群工。具官陳自強。起自諸生。驟膺大任。本謂東之有沉寧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謇直之風。優禮何補。尋從言路。進衆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貨賂公行。廉恥俱喪。鍾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望權臣輕啓於釁端。與隣境傾乎於和好。內郡疲於糧餉。邊城獸於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為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榱棟。儻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祗明訓。韋良能詞。　自強自嘉泰三年五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罷。入相四年餘。給事中劄子。乞誅竄。得旨。陳自強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切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老益貪鄙。唯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招權。猶奉內祠。凡所設施。尚關廟堂。自強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強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計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得旨追三官。送永州居住。中書舍人劄子又乞誅竄。逐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復上言。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　韶州安置責詞曰。米由之為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載之典中書。唐正姦贓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邇聯。雖二咎之並彰。固群情之同嫉。姑從貶逐。猶示涵容。具官陳自強。早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暱。驟叨政路之寵榮。德薄位尊。弟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冀止倒行而逆施。已共紊於朝綱。復助開於邊隙。肆為豪縱。制致繹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顧輸忠藎。爾獨徇營私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于廟堂。請託遍于州縣。子孫紛競。道路駭聞。朕方躬攬福威。載明黜陟。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典未伸。人言沓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毀則。肆稽古誼。仍酌近規。責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紓於輿議。以敎告于多方。意茲廉恥以遇臣。朕固素隆於體貌。去仁義以懷利。爾惟自抵于譴訶。往者前愆。毋重後悔。　臣僚繳奏自強與侂胄其罪實等。號曰二凶。侂胄允已籍家。又復新責。而自強曾無續次施行。則刑為不均矣。未敢書讀。奉聖旨。陳自強朋奸誤國。黷貨徇私。罪大責輕。公論未厭。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改送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

同日李璧罷參知政事。　璧自開禧二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乞出。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臣僚上言。乞賜追寢李璧除職與郡之命。

持行竄責壁昨自蜀中召還，侂胄即倚為心腹，事無巨細，必與之謀。壁懷鄙夫患失之心，趁和羣丞，無所不至，蹤遷驟進。既得所欲，國家之安危休戚俱不暇問。侂胄初除平章，討論故事，盡出於壁。鬭邊之議，壁實贊之。當兵事欲興之時，出師已有定期，在廷搢紳皆未之聞，壁則無不與議，所須詔令，壁亦先期撰述。心知物議不以為可，每與士大夫言，亦相蹙頞，謂當諫止。及對侂胄語，則不然，反覆譸詐，若可欺人。自知不容掩者，乞追奪秦檜官爵，不論其專恣無君，乃咎其力主和議。云云　臣僚再論，奉旨，李壁除兩官，送撫州居住。

丙戌，衛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丁奉大夫試御史中丞兼侍讀除。丁亥，兼權參知政事。　簽書兼參政制曰：朕敷求碩望，協濟弘圖。陸賈入而交平勃之驩，寇贊安劉之計；四凶去而羣元凱之奏，通求佐舜之功。偉文武之兼資，總治民之庶務，屬精更始，錫命維新。具官衛涇碩大光明，闊深疏達，學貫天人，而守之獨約；氣塞宇宙，而養之愈深。永阜陵之臨軒，親鑒龍首；予冲人之嗣服，首立螭頭。顧枉尺之不為，曾進寸之莫詘。引帆一去，擁纛十年。憚西風元規之塵，初何求於斯世；起東山安石之夢，未免為於蒼生。惟久窒而斯通，故雖退而愈進。視草分章於雲漢，持荷振武於文昌。迨砭除心腹之憂，嘗與膂衣裳之託。志不持於首鼠，機爰決於投艶天。日居然開明，山岳為之搖動；威聲霜凜，姦黨水銷。大慰輿情，逆階柄用。極璇四輔，仍通戴啟之班；日贊萬機，默斡洪樞之運。啟沃九天之上，摘緩兩地之間。成道德之安，撐底華夷之綏靖。惠治道在知邪正，朕既無疑貳之情；執政其猶股肱，卿其效翼為之忍。一人以懌，萬世有辭。　涇字清叔，崑山人。

十二月辛酉，錢象祖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授正奉大夫兼樞用使。制曰：文　易撤改結。　愈信姚崇應變之妙，乃贊建儲之盛典，乃畜和戎之良圖。平心以公人物之權衡，飭身以肅朝廷之綱紀。更張甫滿，成畫畢然。固知專任以衆，鈞其可而盧於宅，務雖功名之際，謙虛知出於至誠。然乎治其誰推擇，雖遷於衆望，孰推遷於次輔。仍晉掌於中樞，稽諸陟文，加以峻秩，併衍戶封之入。丕昭眷寵之隆，於戲，論一相而百吏鄉方，詎敢輕於國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其益懋於猶綸。予以張道德之威，予以收仁義之效，勉膺重寄，深體至懷。

壬戌，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涇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孝友自御史中丞除。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林大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孝友字某，信州人。彌遠字光叔，丞相浩之子。大中字和叔，永康人。　大中嘉定元年六月辛巳，以疾致仕，在樞府六月。

嘉定元年戊辰，正月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六月辛卯，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惟贊大事者厥功甚茂，戚改功者其報必豐。矧惟圖任，以登賢匪直。嗜膚而計效，肆疏親擢，敷示序遷。具官史彌遠沉靜有謀，能斷大事，謙卑自牧，閒居成功。忠孝一心，勤勞庶務。襲相門之積慶，為王室之世臣。粵從常伯之聯，晉陟樞庭之貳。爵不踰德，官其酬勳。人望愈高，輿論尚嚮。睎言斗極，蟠益齡於璇璣；號稱相專，實有賴於魁柄。宜班予宥密，肩贊治予獨誰。併衍戶封，仍門侯國。益昭寵數，增界重權。以成道德安彊之威，以壯精神折衝之奄。輔元良而正萬國，卿既竭於丹誠；運籌策以制四夷，朕式觀於妙算。蹤榮奕葉，繼理前聞。　彌遠乞宮觀，劄子：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為宰輔，日力贊和盟，迨今四十餘年，南北安妥。爲者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舊，下思先臣盡忠謀國之規，恭稟廟謨，旨除禍本，幸而汔成和議。小使已還，疆場之事漸復平息。況備官學遵國體，專安乞解樞政，不允。

六月乙亥，衛涇罷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制曰：精神折衝，允屬元戎之寄；股肱宣召，無如舊弼之圖。其責重故選任不輕，其望尊故體貌亦異。肆頒褒綍，增貴藩符。具官衛涇，重厚而開深，端純而直諒。儒珍久峙，經綸富有於胸中；政蹟既更，風采聳聞於天下。越階圖論戎，開予衰遂，務實恭贊，鹽梅於商鼎，迨全明姿，視杳大於溪祠。朕方與共理之恩，卿可袖手觀之。未幾，言臣鎮冀，君長洛潰，池甫息於綍縢。全楚充賞於綏撫，載畸頒德式。昇隆名，仗元帥之權，借重十連之勢。亞戢衰之秩，均聯兩地之華，以示眷懷，以光妥注。噫，申伯之憲文武，用作式於南邦；賈傅之陳治安，嘗見思於宣室。往祗所蒞，毋薄此行。　涇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知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七月。

七月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延登碩弼，協濟丕圖。總數路之權，效已彰於制閫；贊五兵之要，任宜與於經邦。誕布明綸，式孚公聽。具官丘崈精忠許國，偉業清時。勞在三朝，晉備更於夷險；望隆一世，令允繫於重輕。自復奇於西鄙，實統臨於方面。允賚肩寮，外傳自消。允全道德之威，遂底和平之福。邊陲清晏，朝野歡愉。朕惟君明臣良，必儆戒於無虞之際

通安邊主當豫防於既濟之餘列軍律之未明且人心之易怠匪資識慮
爲足規模晴續用於行臺遷老成於宥府庶幾衆正相與同寅以培不拔
之基以建久安之業咨敦文德而舞干羽方永念於幾康用吉士而詰戎
兵而深期於勸相其聽所業益究圖膺 尋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
建康府江淮制置大使召除未至聞八月辛未以疾奉聞奉旨與轉一官
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 更化初詔除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
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公屢辭不允時和議未定淮漕招集邊民號雄
淮軍多至十萬餘人其費甚夥而所招極淸雜公奏淮東人數頗少淮西
一路乞精加選刺別立一軍悉如大軍之制直隸御前屯淮南以充守禦
餘悉汰去詔公選官同淮漕張㻋將淮西雄淮軍除願歸農外揀刺爲御
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兵旣強壯費復減省朝廷與虜相聞則必用公
姓名通邊城虜帥書益上意欲虜知公復用耳公頃張禮虜境知其爲中
朝第一人物其後使命往還多及公姓字兵交以來小使屢還復聞公起
居甚悉和使旣通虜退卽上章丐歸六月有旨召赴行在仍許以制司職
事入覲時淮民保聚衰處雖召公還朝欲使仍領使事居中制外以充施
設公以疾力辭還家侍命疾益甚復祈免召遂上益遂公奏就拜同知樞
密院事且將遣中使宣押公病中急不自書猶口授奏檢辭謝上始許之
欲賜寬告養療詔曰覽封章備陳疾狀使朕嘉嘆而可療亦所當爲僅賜
几而肯來自應理事君臣之間蓋千載一遇而公盡瘁不能奉承矣疾篤
再上章納祿八月四日薨年七十四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積階正議大
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贈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 行狀

八月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樓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機字彥
發嘉興人鑰字大防慶元人

十月丙子錢象祖左丞相自右丞相除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
史彌遠右丞相兼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兼太子少傅 象祖左丞相制曰冢宰佐王邦國總六職以居先上相嚮
而正朝冠三台而並耀兼予次輔時乃世臣既丕建於鴻鈞宜進持於魁
柄誕揚制誥敷告廷紳具官錢象祖簡靖而粹和沉深而剛厲學窮閫奧
非先王之道不行才懋經綸以天下之重自任參踐廷丞之列深圖社稷
之安屬蟊孽之弄權率邊臣而啓釁挺伊吾之趾爭爲馬武之大言伐遼
水之東獨有邊良之力諫身雖痛於挽回忠心貫同於朕心遂趣召以遄歸

益服勞而匪懈密披剛斷託除共鯀之兇明辨正邪盡剪任文之黨威柄
復收於王室耆英畢萃於朝廷若時共政之圖已見厥功之底肆時重望
俾斡洪鈞平心以酌國論之是非虛己以公人才之黜陟定東儲之位已
壹有歸紳朔漢之盟甲兵盡洗得持美效君之體有正咨悟物之風用能
期月之間盡革積年之弊茲登庸於左揆仍領使於中樞眞我元良升亞
輔師之重躋時顯秩特超賜位之崇凡度越於常彝示益隆於眷注申陪
多邑併衍具食號寵既優仰成孚切朕方屬精而圖治更化以宜民和好
雖修敢忘備豫之略流離甫定冀聞安集之期公私欲底於阜豐風俗思
還於醇厚邇厥本原之地端繇鼎軸之司惟竭誠盡瘁可以濟多艱惟發
日惜時可以建長策庶迄緣於康乂用永保於安強於戲尹湯一德以享
天斯膺眷佑之命丙魏同心而輔政迄底中興之功朕方倚毓畏之誠爾
亦有寅恭之物勉收已成之效益篤無疆之休 咪峰詞 彌遠右丞相制
曰上天之生賢佐實係宗社之休故國之有世臣豈繫朝廷之望眷時英
傑懋著勲勞表來輝於師虞俾進躋於帝載誕揚緩制孚告庶工具官史
彌遠廣博而純明慈和而亮直允文允武獨高經世之全才惟孝惟忠備
著立身之大節學深窮於道要智洞矚於幾先具縣甘泉恭臺之班肯任
青宮羽翼之寄參關謀猷之告裨吾父子之閒海闊星輝增光儲德之茂
風飛雷厲密贊主威之彈戒大功無從旁之淹去元惡甚摧枯之易國本
於焉安固朝綱賴以肅清肆時厥膺丕授之政圖事揆策東西並翊於鈞
樞偃兵息民南北復修於信誓杜群枉以開衆正之路建大政以興太平
之端合中外以調娛宮府俱爲一體隨短長而汲引賢能立於本朝雖卑
手底績之已高每退若欲承而自下朕紬懷先正作輔孝皇暇勞王家續
紀太常而永攬冠位群后慶流後裔以愈光歎業相望興刑是似茲方艱
於論相顧無易於家賢是命允龜伏宅百揆總樞機於宥府式隆慶曆之
睍傳德義於承華併酌天禧之制兼爵秩會祖之益示寵光體貌之優令
邊遽甫息而內治當修民力旣殫而邦財未裕綜覈而憂其失職薦紳或
歎於鄉方凡茲康濟之圖倚乃彌諧之地惟應變可以成天下之務惟同
心可以致海內之安庶及有爲之時迄臻無競之烈於戲爲君難爲臣不
易蓋今古之所同厥考室厥子肯堂貴功名之克紹朕嘗復斯言而景行
先哲罔惟明乃訓而追配前人勉懋壯猷異俟多吉 咪峰詞 彌遠十一
月戊子丁母憂
同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要樞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樓鑰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並兼太子賓客。
十二月丙寅。錢象祖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　象祖自開禧三年
十一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拜左丞相。是月罷。在相位一年。
嘉定二年己巳。正月丁巳。樓鑰參知政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宇文紹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
除。並兼太子賓客。　鑰參知政事制曰。朕儀圖治道。率籲俊工。念撥席之
虛。端方類群工之共政。顧峯臺之陪貳。可稽元老之疇庸。肆綸誥之誕敷。
表耆明之參會。具官樓鑰。行實以粹。學博而通。道足以任天下之重。而養
之以虛。學足以周當世之務。而持之以拙。在靜退之日。每怡然而自適。暨
進用之際。亦泊乎其無營。儼萬方之具瞻。寘一時之碩輔。爰登廊廟。少展
經綸。議論正平。付是非於衡石。精神密忽。察治忽於樞機。爲兩相臣虛位
而弗居。與二大老分鼎而並立。既同志而合道。方協恭而和衷。然語更化
則未覩惟新之功。論爲國則尚懋小康之效。非大儒之柄任。豈平治之可
期。肅釋兵樞。晉參國秉。併加異數。仍衍真食。於昭體貌之隆。式示倚毗之
重。懷惟后非賢不乂。理貫通於古今。與治同道則興。時寧分於彼此。往殫
衷蘊。肅副至懷。　鑰以嘉定六年得請歸田里。尋卒。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登庸髦哲。務致隆平。雖甲兵之閑不至廟堂。
敢忘遠略。而儲副之友必得英俊。詎廢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作賓於東
著。具官章良能。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應務
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上而有道。施於下而必隨。忠猷所形。撰述鱗而
弗忘。法守是執。協群小而不移。周旋百爲。孤立一意。持衡銓部。盡嘉水鏡
之清。執法憲臺。共快鷹鸇之擊。顧乃直而不訐。嚴而不苛。雖徽獄市之容
姦。亦廓拔孤之虛務。眷通材之有此。豈柄任之可稽。屬采僉言。晉陛近輔。
惟一賢足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實壽隆之謀。更藉備闈之贊。
既已成非常之寵。是宜曆不次之除。仍進崇階。肅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
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良能字達
之。安吉人。
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制曰。鴻樞備貳。正有賴於壯猷。青棨作賓。允式資於
鉅德。肆陞華於祕殿。庸增重於樸庭。具官宇文紹節。暇粹而行方。才宏而
業鉅。家傳忠義。想喬木之蒼然。學有淵源。挹洪流之湛若。風采緯乎而是

似。才刃恢乎而有餘。事靡辭難。貴無不塞。入秉甘泉之橐。出宣玉帳之威。
投壺雅歌。已見收於成效。運籌決勝。諒無易於名賢。爰自召還。淡陰眷倚。
豈伊近輔。可後孤卿。榮惟興國之置。簽書職首崇於書殿。而至道之建。府賓
位爰正於衙臣。既近比之可稽。惜大用之良晚。是用副于宥府。晉次崇班。
仍衍多會於昭徽數。噫。書同文。車同軌。朕寧忘烈祖之繩。行正道。誦正言。
爾其爲承華之輔。紹節字某虛仲之子。　三年。紹節丐祠。降詔不允。朕緬
懷先正。嘗位樞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爲人臣徇義之倡。蓋捐海上。冀回蘇
武之心。堀坎庭中。卒全真卿之節。至今烈古猶仰英風。豈將爲萬世立臣
子之防。夫豈計一門忠誼之報。云云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前正議大夫兼太子少傅
起復兼太子少師。　制曰。朕登用英髦。圖回政理。天文德洽。四國方孟懋
於有爲。補袞職事一人。顧執先於已試。眷言次輔。允著茂勳。肅當衡恤之
時。宜舉奪情之典。爰敷制命。誕告路朝。具官史彌遠。蘊識精明。存心寬裕。
器業夙推於世表。謀猷允的於時宜。攄進善之誠。已嘗扶於國本。屬匪躬
之操。遂肅振於皇綱。當更化之規。力佐彌兵之議。周旋兩地。亟抱百爲。
崇杜再蕃。方隆底定。肅權司於宰事。懷遠服於私艱。覽元子之建言。即都
城而賜第。既終累奉。久佇來歸。朕欲念治幾。渺若巨川之難濟。惕懷民瘼。
凜乎朽索之易危。匪資心膂之良。曷効彌縫之力。載咨爾績。實簡予衷。與其
適居廬之善。備于咨訪。豈若正廟堂之位。期以贊襄。惟藝祖之委信元臣。
若累朝之優隆近弼。雖云有故。亦俾從權。兹順考於舊章。肆特疏於新渥。
俾遂楙路。肅甦巖瞻。總乃樞庭。名式崇於使領。冀于儲極。位獨亞於師承。
以昭眷遇之殊。以示倚毗之切。於戲。保邦制治。朕惟馬意於任賢。移孝爲
忠。卿尚勉思於體國。公道行則群情可協。吉士進則庶職可修。任全致主
之功。佇有顯親之譽。某切學詞。　落起復制曰。朕夙興眂朝。夕惕念治。攬
萬機而親裁。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于艱
疚之中。素冠欒欒。既畢禮經之制。赤舄几几。肅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
聽朕命。具官史彌遠。清明而端重。宏毅而粹溫。勵相我家。世修祈常之載。
端誠於國。心追金石之堅。屬群枉之橫流。伏孤忠而首奮。不爲禍福之慮。
獨陳社稷之言。擠妖彗於太微。乾坤澄肅。正少陽於貳極。宸器奠安。味平
之智有餘。肅相之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敢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
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進善之風。有折衝銷萌之略。雖閔
養生孝。欲盡三年之哀。而允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制更吉制。宜舉徵章

論道嚴廊。兼總樞機之要，徒游儲策。允資模範之良，以弁賦則加名以文
階則加峻。經國舊典，匪余汝私。於戲！夫難説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
亦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發日以有爲，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
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内溝。勉行所知，無愧前哲。
具位身詞。

嘉定三年庚午十二月戊午，婁機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機自嘉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知福州，
尋得宮觀，執政二年餘。

嘉定六年癸酉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制曰：
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贊本兵，茂著五年之績；中書之參大政，遂
陞四近之聯。重務師言，肆敷渙號。具官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
内死搆詞興，詰可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迪，於予
衷肯叅事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感；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
之極。泛底偃武修文之效，久賴協恭同寅之賢。維時駿假之崇，實次弼諧
之望。求諸試可，庶裨萬務之幾。徽予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尊
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登九臣贊襄之美；爲之羽翼，
益伾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嘉定七年甲戌七月甲子，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朝奉
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講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北斗
環樞之曜，有嚴象緯；西府本兵之地，實賛鴻樞。遴圖一時之英，擢自四諫
之長，併中二命，兼佐萬機。誕敷袞綉之華，具聳廷紳之聽。具官鄭昭先德
盛而量博，才宏而用全。安平進於常塗，簡殊知於當宁。陞班清貫，翕然衆
論之歸；眾足要津，藉甚九遷之寵。居風憲則有肅御史之譽；司言責則得
古諍臣之規。周旋坐闕於五養，終始不踰於一節。時方阨於内治，兼尤謹
於邊防，以嗜昔造膝之陳，綱明恙務。則今日折衝之運，必有成謨。啟自予
衷，俾聯近輔。文武對持，二枋式資。股肱之爲，元良以正萬邦，併彈羽翼之
助。　昭先字某，福州人。

嘉定八年乙亥七月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適登近弼。附者虚次不必備，以惟人；若時疇咨，
宜任舊以共政。陟崇班而增峻，號異寵以載新。爰錫賁書，式孚群聽。具官
鄭昭先温恭而肅，指方正而静。器量伾弘，雅有大臣之體；智略通敏，深
達當世之宜。自游州縣之間，已蔭公輔之望。矜冠執法，繩違允振於紀綱；

騎省輸忠，論諫必本於仁義。周旋惟久，名實允孚。頃諧柄用之求，章想期
年之績。就陞政路，乃思使用人之規；叶贊台司，賴丙吉同心之輔。方襄弘
軫顧豐之念，而邊陲圖備豫之安。蓋譚翊亮之思，式導休嘉之應。寔朕股
王室，平緣庶事之康；羽翼儲闈，屬底萬邦之正。其欽予命，永孚于休。

同日曾從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兼太
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朕宵旰憂勤，寤寐俊傑。疇若予采，繫有衆之是司；人皆曰賢，豈登崇
之可後。載敷渙號，昭示群瞻。具官曾從龍剛大而裕和，高明而篤厚。風規
端亮，允爲任重之資；志業弘深，夙負濟時之望。華膺煒分於禁闥，大廷名
冠於儒紳。貳卿常伯之顯蹟，瑣闥詞林之更踐。凡禮樂文章之事，若紀綱
號令之原，用無不宜，政將焉往。肯參陪於樞筦，仍晉列於儲賓。陞華崇秘
殿之名，班爵衍爰田之賦。屬方圖自治之固，條有資長策之深。其思上副
於倚毗，庸以兼全於望實。嗟君臣明一體之勢，共翊丕基；精神折千里之
衝，式裨廟算。欽承朕命，益遏遠猷。　從龍字某，泉州人。

班史公卿百官表，類監備其姓名不具，遷免不載，記事之不可不傳也。如
此。皇朝宰輔拜罷又錄，又有年表，具矣。然其間傳君之繇，去位之因，廉濟
之大略，舉行之坦制，雜出於他書，未易該摭。先君嘗傳梓而錄之，爲二十
卷，志亦勤矣。蓋大臣之一進一退，武忠戚邪，其關繫甚重。覽者將於是而
觀世道焉。故輒倣列真永陽學宮，以壽其傳。是編成於嘉定乙亥，續而書
之，以俟來哲。寶祐丙辰仲秋朔，男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主管勸農公
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居誼百拜謹書。　宰輔編年紀載極詳，真
足以詔來世。余自建移閩，首閲是書。板朽字訛者，老俾纂屬趙必岊校正。
擇其最漫漶三百餘板，重鋟之。餘則修補咸得。丙寅夏五月朔，散
大夫直徽猷閣知福州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吳革謹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七　一送

宋

宗室十八

宋史

欽國公謚密靖仲胡

武經郎士杞　修武郎士鞹

成忠郎不孚　訓武郎不居

善元　善劭　善助　善勛

汝岈　汝墧　汝埼　汝靖　汝琲　汝瑑

崇偍　崇莪　崇璋

必熚　必棍　必焞　必煌

武翼郎士堅

不遐　不佚　修武郎不朋　不疑

善勔　善劭　善趣　善勔　善忞　善浄　善進

汝場　汝玷　汝嘖　汝晃　汝遣　汝寔　汝聿　汝榬

崇施　崇平　崇寧　崇狄　崇侄　崇衡　崇衙　崇道　崇愫　崇悳　崇憶　崇愿　崇澤　崇濾　崇泳　崇栩

必墓　必坪　必官　必攻　必迪　必坤　必曔　必登

贈武經郎士塈　秉義郎士衕

不虛　忠翊郎不誣　不傾　修武郎不沸　保義郎不恍　不傑　不惝　不恃

善鋝　善紅　善夷　善御　善江　善滋　善暖　善淵　善修　善擬

汝命　汝亘　汝孚　汝慮　汝唶　汝靖　汝緗　汝蟲　汝劇　汝劬　汝渊

崇禰　崇果　崇析　崇榨　崇浣　崇榢

必墉　必鈇

左侍禁士值　修武郎士跡　武翼郎士棡

不𢤛　不非　不本　贈宣義郎不塵

善始　善槽　善濟　善忡

汝千　汝請　汝兩　汝偶　汝儉　汝瀹　汝設　汝語　汝詞　汝記

崇遠　崇珅　崇祇　崇棋　崇坤　崇橦　崇桂　崇構　崇煌　崇垚　崇璪　崇瓏

必暎　必珉　必塈　必土　必皇　必堅　必坌　必浧

良翁

忠訓郎士道　保武郎士逵　武節大夫士逵

不窮　不識　承信郎不必　不思　不粗　贈宣教郎不棩　保武郎

善諸　善溢　善膠　善平　善應　善適

汝楠　汝脉　汝埒　汝淮　汝縱　汝悠　汝倜　汝沃　汝横　汝𣸣　汝順　汝武

崇服　崇滙　崇仕　崇雲　崇制　崇榊

必䫻

武經大夫士隆

不奈　忠訓郎不盡　東義郎不汏　忠翊郎不珍　武翼大夫不忘　不殞

善道　善綢　善倚　善莅　善𨻰　善炎　善斧　善快

汝靈　汝珠　汝鑰　汝疑　汝鐵　汝辟　汝著　汝盟　汝盥　汝杞　汝櫟　汝栩　汝楣

崇淳　崇洪　崇徹　崇佲　崇珉　崇㚟

臨汝侯宗玉　舒王謚安孝宗藹

華原郡公謚仁節仲先

華原郡士禝

迪功郎不沐　不惰　不佞　高國公不屈　訓武郎不濁

善䇲　善幟　善青　善宰　善賽　善賓　善戚　善道　善奇　善安　善通　善膚　善徽

汝枝　汝金　汝壂　汝詞　汝彩

崇𪎆　崇䪥

武功郎士贈

宣教郎不争　贈武經大夫不泚　保武郎不渝　東義郎不清　成忠郎不汨　不洇

善虎　善豹　善快　善山　善峻

汝桯　汝詩　汝旋　汝瓶　汝速　汝柾　汝懆　汝恢　汝檟

崇祿　崇兆　崇墁　崇琳　崇瑋　崇遠　崇邀　崇連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五

東頭供奉官士然

忠訓郎不溢　武翼郎不恎　[illegible]武郎不熘

善孚　善祐　善覺　善焘　善滌　善逵　善格　善楷　善泚

汝鼐　汝閏　汝呈　汝惓　汝白　汝鋈　汝逵　汝崎　汝諸　汝蔵　汝曲　汝沐　汝滸　汝漣　汝堅　汝栻　汝濊　汝戚　汝滤　汝渙

崇祿　崇櫓　崇睒　崇忻　崇瑀　崇昇　崇塗　崇幢　崇嶂　崇攸　崇暘　崇晁　崇晄　崇㮣　崇抗　崇杺　崇仁　崇憲　崇濱　崇稼　崇楷　崇稿　崇訕　崇椀　崇杳　崇𦨡　崇麻　崇盛　崇甘

必溼　必森　必寔　必蕫　必苗　必郁　必桯　必謀　必訓　必訶　必滌　必樸　必衛　必頻　必茂　必熠　必烯　必烷　必滌　必琨　必埕　必捉　必陴

良鑒　良桔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六

博平侯仲丁　房國公仲曉

忠訓郎士迓　武翼郎士郁

贈朝散郎不愆　承節郎不怍　不慊　不懈　不愠　不愧　不愆　不懒　不侏

善濱　善衍　善洸　善杵　善蘼　善逵　善竹　善鑒　善盅

汝瑑　汝璣　汝球　汝粹　汝壁　汝埻　汝珽　汝珹　汝咻　汝杠　汝楷　汝琹　汝璫　汝蔓　汝埴　汝莞　汝珉　汝春　汝琅　汝㟃　汝增　汝釣　汝崟　汝崢

崇鐵　崇榛　崇𡺸　崇傚　崇朋　崇禹　崇埔　崇琥　崇漠　崇銑　崇全　崇皇　崇皎

必軒　必瀬　必淚　必莅　必鑿　必鑿　必瑜　必峙　必峪　必鏞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十五

贈武功郎忠珣

忠翊郎士耋　忠翊郎士械　修武郎士紘　武翼大夫士𥁕

不代　承信郎不拎　保義郎不侮　不縦　不倨　秉義郎不勞　保義郎不假　保義郎不佃

善從　善論　善試　善提　善制　善舉　善評　善迫　善恍　善胖　善犂

汝漢　汝倫　汝怡　汝得　汝榆　汝穗　汝鏵　汝彷　汝𬀩　汝邁　汝沸　汝洑

崇碧　崇情　崇侑

武功大夫儀州防禦使仲檝

左朝散大夫士康　敦武郎士𡧧　修武郎士釣

不伢　承節郎不代　不諛　左文林郎不譲　忠訓郎不敵

善𤨏　善珍　善玲　善麟　善丸　善佗　善仁　善旋

汝洽　汝蔉　汝瀍　汝快　汝櫨　汝俅　汝儔　汝愢　汝行　汝遹

崇許　崇渙　崇泙　崇混　崇鏈　崇埻　崇𧷤　崇旄　崇覩　崇憁

必勤　必渼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十六

忠訓郎不苟　不求

善逵　善邁　善則　善敉　善翮

汝修　汝俅　汝仙　汝儴　汝呼　汝嵯　汝唬　汝鋌　汝柭　汝詮　汝釆　汝塔

崇𬭎　崇渼　崇瑚　崇滃　崇秩　崇穫　崇柃　崇岩　崇毓　崇璵　崇寓　崇舜　崇㦔　崇臭　崇憓　崇𫉬

必秴　必桃　必樟　必雩　必掄　必焦　必北　必𤅩

善𡩋　善䑊　善閈　善是　善罕　善瑂

汝墿　汝敀　汝憣　汝海　汝沃　汝咺　汝楬　汝伋　汝倻　汝詁　汝偏

崇侢　崇㧑　崇䎛　崇𤁅　崇頲　崇䞴　崇婧　崇妹　崇倴　崇𤣰　崇𢧰　崇䥙　崇遐　崇造　崇[illegible]　崇椋　崇楜　崇𦱤

必𣀏　必淺　必滌

崇國公謚僖惠仲混

左屯衛大將軍士䧺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玦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岸　惠國公士洞

贈武翼郎不憤　贈武節大夫不室

善湇　善聽

汝允　汝迪　汝虞　汝遊　汝作　汝俗　汝傢

崇彭　崇誇　崇謹　崇祉　崇昪　崇㦸　崇昊　崇鐵　崇吟　崇貴

必奇　必珍　必煉　必遒　必來　必富　必逌

良榮　良嘒

善球　善㟅　善承

汝劇　汝宣　汝寘

崇賁　崇貴　崇賀　崇貴　崇俚　崇傳　崇僚　崇鵝　崇燮　崇叁

必珍　必瓘　必雍　必遵　必璌　必在　必望　必璧　必黻　必抑　必訢　必肯　必脈

良琬　良瓚　良玫　良琇　良球　良琁　良久　良金

武節郎不外

善儒　善慥　善察　善鎔　善㯿　善椅　善樹

汝發　汝衷　汝崧　汝岑　汝岐　汝岍　汝崑　汝憲　汝爛　汝琳　汝蛤　汝墻

崇樘　崇桯　崇豈　崇濯　崇旬　崇琛　崇琀　崇偷　崇鵓　崇勷

必卅　必漸　必溺　必彤　必齡　必鏽　必湅　必瀾

右班殿直士僼　贈昭義軍節度使知義郡公士贈　贈左領軍衛大將軍士恕

保義郎不佊　秉義郎不恢　訓武郎不疒　武翼大夫不夸

善贊　善包　善静　善倣

汝璌　汝工　汝鄧　汝鏸　汝柽　汝移

崇勳　崇勑　崇勸　崇捌　崇薰　崇煕　崇蜷　崇修

必淵　必槲　必梅

惠國公士鵨
贈武德郎不凋　贈武顯大夫不違　武德郎不憚　秉義郎不顧　贈武翼郎不抗　襲封嗣濮王不[illegible]
善覯　善蓁　善荻　善侗　善奐　善爽　善蕃　善鎮　善鐔
汝枰　汝來　汝檄　汝擅　汝棋　汝拾　汝進　汝玒
崇闡　崇唯　崇咪　崇誠　崇壽

吳興侯士冄　右監門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士憾　舒國公士怀
保義郎不惆　保義郎不肩　成忠郎不怨　成忠郎不孚　贈武翼大夫不廚　追封益王不逆
善畋　善詔　善嫌
汝禮　汝捅　汝珠　汝康　汝韞　汝灌　汝琱
崇瓛　崇棧　崇鑒　崇灶　崇禱　崇燗　崇瓞
必個　必槧　必穗

和王謚傳穆宗禮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蔚　華原郡
修武郎不菑
善霭　善鋼　善虔　善哇　善墩　善昕　善咬　善宗　善編
汝淵　汝𧈢　汝圯　汝墨　汝瑎　汝稷　汝褍　汝枝　汝𢷬　汝本　汝罰
崇圃　崇樑　崇暉

工謚惠孝仲全　馮翊侯士棫
右班殿直不[illegible]　不凋　贈武節大夫不迂
善奕
汝海　汝周　汝森　汝楀
崇蓮　崇著　崇萬　崇遒　崇萃　崇運　崇逆　崇對　崇快　崇樹　崇傾　崇佟　崇侁　崇滯
必嬿　必楉　必梓　必櫄　必梭　必個　必敝　必琫　必笺　必嵡　必鬠　必𥡴　必擷
良惝

善思

汝枋　汝進　汝康

崇達　崇還　崇快　崇訓　崇議　崇謨　崇話　崇提　崇閔

必鎮　必鉦　必洽　必駿　必澗　必位　必傅　必倘　必蘇　必苡　必薦　必簡　必蒙　必蕺　必蔭　必芳　必恭

良瑋　良璪　良培　良琦　良瑛　良琤　良珏　良璁　良暎

贈武略大夫不退

善輿　善充　善序　善闕

汝鑄　汝瑜　汝恬　汝爆　汝賓　汝武　汝地　汝昌　汝瓚　汝輿　汝瑛

崇錫　崇鼓　崇崖　崇梲　崇慣　崇湝　崇英　崇璟

必琨　必咮　必優　必鵓　必唐　必鋋　必諫　必禩　必彬　必奇　必嶔　必室　必潢　必達

良堅　良誕　良杭　良坊　良佃　良植

武德郎不倫

善庥　善植　善黙

汝球　汝珙　汝璵　汝玫　汝㮾

崇鏽　崇鈜　崇鎰　崇鈇　崇鎡　崇鐵　崇鉅　崇仌　崇誕　崇洽　崇陵　崇半　崇幸　崇阜

必遲　必遡　必遵　必漆　必湎　必流　必洛　必汻　必柢　必樋　必柞　必嗑

良橦　良樑　良竹　良榢　良塞　良壐　良埼

華原侯士塈

武經郎不林

善隸　善室　善壽　善坤　善城　善享

汝霜　汝宇　汝浙　汝澗　汝鐺　汝隨　汝旃　汝埒

崇圩　崇塚　崇澄　崇鈐　崇璧　崇佳　崇稽　崇服　崇僖　崇珹　崇琤　崇珉　崇腑　崇僕　崇梓

必璭　必垟　必倚　必缔　必鋋　必修　必佃　必仂　必洑　必沐

良騏

榮國公謚和恩仲㣈 華陰侯仲厖

右千牛衛將軍士説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獲 右侍禁士幢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涌 右班殿直士行 贈太師

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不撻 不惛 不鉠 秉義郎不泯

善牧 善掖

汝閒 汝閫

崇迥 崇學

必憎 必攸

恩王謚温靖士傒

修武郎不閎 贈武略大夫不閡

善稍 善稱 善掄 善植

汝捷 汝頠 汝梃 汝憲 汝掄 汝愕 汝利

崇堂 崇手 崇季 崇鈉 崇來 崇逵 崇緣 崇鍵 崇忻 崇剝 崇悠 崇橎 崇圾 崇墉 崇圍

必模 必檀 必仙 必揑 必綬

贈宣奉大夫不閒 贈集慶軍節度使不敺

善宅 善驥 善崇 善幸 善怏 善攺 善全

汝與 汝處 汝奐 汝滭 汝汭 汝汜 汝壥 汝塢 汝監 汝昭 汝玲 汝式 汝墉

崇桀 崇㵾 崇梯 崇爽 崇辛 崇秸 崇常 崇良 崇忭 崇軸 崇鐵

必瓔

善扶 善𡚒 善韶

汝潸 汝澂 汝儀 汝傾 汝臻 汝斗 汝右 汝吾 汝戩 汝淵 汝㨖 汝便 汝惠

崇低 崇吞 崇康 崇昳 崇憧 崇謐 崇謍 崇鉦 崇鍵 崇釩 崇璇 崇虎 崇晤 崇㻓 崇庚 崇欽 崇許

必蓀 必華 必彰

修武郎不玓

善冲　善緻

汝柱　汝棖　汝楧　汝榫　汝柞

崇虎　崇洵　崇潞　崇沖　崇濠　崇丞　崇汞

必鉊　必鉇　必銓　必鏴　必鉶　必鐄　必鈏　必訖　必鏇　必鏴　必鋝　必鏲　必鋈　必鋐　必青　必鋼　必錸　必鋮　必錩　必璧

良璩　良璘　良杈　良璠　良璹　良璯

贈武顯大夫不敧

善偶　善瀋　善惇　善忭　善恬

汝柯　汝桯　汝棍　汝梢　汝溓　汝楂　汝㑟　汝棟　汝杓　汝欣

崇㛮　崇婧　崇煃　崇煋　崇炆　崇鎬　崇瀷　崇㴙　崇谭　崇澣　崇橎　崇樺

必鉚　必鉀　必燡　必妹　必淑

良瞰

唐州刺史士汜

贈武顯郎不譺　忠翊郎不夈　忠翊郎不瑀　保義郎不䜰　忠翊郎不許　忠翊郎不艭　忠翊郎不佋　忠翊郎不野

善惼　善悛　善怡　善屃

汝㒒　汝佺　汝聰　汝秤　汝憶　汝怿　汝憣

崇澶　崇鄘　崇衎　崇戩　崇誎　崇寮

榮國公諡僖安仲汾

榮州防禦使士濡　嘉州刺史士瀕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淦　右班殿直士淽　贈武略大夫士忍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㮴

忠翊郎不僑　右班殿直不愢　修武郎不淈　忠訓郎不毀　贈武功郎不杞

善欸　善絅　善繢　善瓞

汝祿

崇廷　崇琍

必倮

贈太傅安王士輵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禔
贈左屯

保義郎不惟
忠翊郎不俇
保義郎不屈
朝奉大夫不愬

善騰
善腆
善肱
善肵

汝恭
汝洋
汝淦
汝潤
汝遷
汝崝
汝岷
汝塘
汝琢
汝溯

崇琀
崇遜
崇璹

贈大將軍士陸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芑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趟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妙

天水縣開國侯不舍

善璪
善煌
善圩
善旰
善映
善埜
善普
善昕
善晏
善璽

汝埭
汝咏
汝灉
汝楠

右監門率府率仲戭
侍率侯仲士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詡
右班殿直士濮
右千牛衛將軍士雩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寅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邁
右千牛衛將軍士節

贈武訓郎不違
保義郎不彼

善圭

汝堉
汝璽

崇倚
崇佃
崇潛

必碩

右千牛衛將軍士緯
右千牛衛將軍士壽
右千牛衛將軍士赦
武翼大夫士隮

修武郎不訟
贈朝散大夫不訢

善璽
善新

汝敵
汝湨

崇逅
崇炫
崇擒
崇詩
崇說
崇謂

必𤀹
必淳
必熷
必妙
必灝

良翀
良鑑
良翰

均州觀察使士眂

從義郎不拘　秉義郎不銖　武節郎不紛　承信郎不綱

善豫　善郷　善騤　善騏　善驪　善缬　善衣

汝爆　汝還　汝速　汝速　汝道　汝愢　汝忘　汝褧

崇釭　崇吵　崇增　崇吟　崇瑒　崇嘁　崇塈　崇壁　崇鵷　崇僮　崇岬

必揖　必秫　必況　必洮　必涑　必淅

良宷

善平　善映

汝敢　汝鏊　汝峴　汝鋤　汝鎮　汝盥　汝燈　汝贊

崇漛　崇浣　崇積　崇溢　崇濇　崇潚　崇漩　崇滗　崇漉　崇漁　崇柈　崇榴　崇櫺　崇播　崇瀢

必榎　必棍　必杉　必櫕　必楢　必棡　必棚　必櫶　必楖　必豪　必台　必右　必言　必合　必棣

良儇　良傈　良松

濟國公謚良仲　記

左監門衛大將軍士㻌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閎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圍　贈昭慶軍節度使清源公士因

贈左衛大將軍不㦸　武經郎不鴉

善瑶　善遥　善有　善淇

汝寀　汝昀　汝鍚　汝澍

崇竛　崇福　崇澍　崇湃　崇檏　崇緘

必樸　必戚

良峠　良煋

贈福州觀察使濟陽侯士㟃

贈武顯郎不愠　忠訓郎不廢　忠訓郎不賦

善扁　善芃　善荃

汝諠　汝稅　汝嫭　汝譖

崇楹　崇樑　崇樸　崇檟　崇樯　崇棫　崇棯　崇辭　崇杼　崇漣　崇湾　崇烔

必奇　必棻　必翡　必棨　必栒　必枏

廣陵侯士曮　會稽郡公士宮

贈朝議大夫不曼　忠翊郎不慕　贈左屯衛大將軍不瘢　武節郎不忺

善璩　善顒　善龔　善綱　善勧

汝計　汝詠　汝防　汝瑀　汝譽　汝諂　汝謜　汝讙　汝敵　汝瀆　汝潗　汝嶰　汝湜

崇品　崇晗　崇敝

必𪔁　必潽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文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侯

贈秉義郎不洁

善歡　善選　善勉

汝序　汝澗　汝厚　汝揥　汝俺　汝琳　汝肄　汝肆　汝畝

崇玫　崇建　崇篤　崇存　崇旖

景城侯仲趚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参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硃　彭城侯仲塤

右班殿直士聚　贈右領軍衛將軍士仼　潤國公士筏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才　右監門衛大將軍

贈武義大夫不枯　成忠郎不沇

善性

汝隋　汝𥳑

崇寘　崇宵

華國公謚孝仲歌

軍滁州刺史士玦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暎　右班殿直士濡　右侍禁士騷　右班殿直士倀　敦武郎士閌　武經郎士曬

成忠郎不長　不惡　忠翊郎不惰　不恳　成忠郎不缘　保義郎不寵　保義郎不求

善飈

汝公　汝豚

成享郡王仲鈞

右千牛衛將軍士遷
右監門衛大將軍州文刺史士綸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喙
右監門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士潗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抑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詁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諫

成忠郎不勳
進封開國伯不柊
進封開國子不嘈
成忠郎不體
成忠郎不賞
成忠郎不猶

善芋
善琛
善李
善疊
善銑
善蔚
善欣

汝敞
汝肆
汝璭
汝鑄
汝鎮
汝忠

金州觀察使仲猛

右班殿直士閒
右千牛衛將軍士陞
右千牛衛將軍士鄣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戴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振
貴州團練使仲郎
右千牛衛將軍士晛
太子右內率府率士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鑄
美州觀察使仲晉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驄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勤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璲

不他
迪功郎不羣

善岬
善□
善佳

商王偁孫耆仲嗜

贈右屯衛大將軍士鄁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琳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淵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峪

武翼大夫不壟

善本　善晛　善獻

汝峭　汝渭　汝勝　汝昌　汝瑮　汝徽　汝瞰

崇鄉

必崗

永寧郡王諶孫仲熊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矾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訣

朝奉郎不愫

忠訓郎不佞

不能

供備庫副使士勖

左侍禁士轄

從義郎不偕

贈武節郎不浮

不激

善建

汝琥

右監門衛將軍士鑊

不箴

成忠郎不伏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愼

成忠郎不斐

成忠郎不違

贈奉議郎不塞

善陪　善璀　善申　善玥

汝綱　汝璥　汝勉　汝綸　汝羽

崇時　崇疑　崇延　崇鍮　崇剛

大澗

贈少保追封將國公不拄

善見　善絡　善瑙　善輪　善淵　善瑀

汝田　汝峻　汝稼　汝控

崇徽　崇平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楨

忠訓郎不澈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審

贈武略大夫士僉

嗣濮王仲理

武節郎不適

善拋　善心

汝鶴

崇明

必鐘　必暎

良璁

善尊

汝平

善肅

贈武翼大夫不剏

善人

汝晉　汝立

崇輝　崇碣

必墾　必諾　必叡

良嘖

從義郎不訌

善詔　善鮁　善展

汝渠　汝璠　汝睞　汝郰　汝淦　汝鋮　汝材　汝蘇　汝東　汝壹

崇鎮　崇鏈　崇詔　崇諧　崇澮　崇璡　崇犖　崇騮　崇臏　崇濉　崇嗛　崇坪　崇杆　崇桂　崇楯　崇鑭　崇株　崇仕　崇箕　崇陞　崇柖　崇鴻

必僎　必佗　必玲　必儀　必瓔

良福　良翅

善俗　善傃　善悋　善懽　善憚

汝瑀　汝祇　汝朱　汝璥　汝璞　汝珏　汝町　汝卷　汝壘　汝脅　汝佃　汝卷　汝枝　汝嘔

崇森　崇檪　崇陪　崇暖　崇修　崇倍　崇恭　崇橦　崇植　崇璞　崇嶠　崇駢　崇球　崇愰　崇昀

必住　必御　必信　必瀧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鍼　右班殿直士㤖　右班殿直士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嶠　右千牛衛將軍士瀢

成忠郎不蠱　不淸　贈武翼郎不拾

善㟶　善處

汝珈　汝駱　汝徹

崇擀　崇代　崇仮　崇紘　崇僩　崇褫　崇道

必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勧

秉義郎不憧　成忠郎不刹　忠訓郎不劃

善傢　善淌　善僱　善娃

汝軸　汝軼　汝種　汝犄　汝逮　汝轄　汝轞　汝岬　汝橋　汝珵　汝諟　汝譏　汝璃

崇橐　崇璣　崇踐　崇瑀　崇郵　崇梓　崇櫺

必徐　必金　必灘　必涯

良潞

贈武顯大夫不戚
右千牛衛將軍士沇　武翼大夫不汰
右班殿直士澧

善衷　善洞　善常　善鳴
善趣　善斛　善樺　善偲　善夾

汝嫦　汝曜　汝墻　汝崳　汝埴　汝琪　汝琍
汝瑥　汝鈜　汝瑋　汝　汝館　汝畬　汝矯　汝鍼　汝諕　汝榔

崇潘　崇家　崇鈗　崇騰　崇淳　崇杉　崇鍾　崇鈦　崇鋌　崇鍼　崇滕　崇防　崇壁　崇嫡　崇迦　崇蓬　崇迈　崇運　崇遐
崇進　崇閒　崇閑　崇憓　崇勉　崇威　崇惠　崇忠　崇塞

必池　必拚　必淵　必溥　必潔
必巖　必蕕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嘉國公謚孝恭仲萬

贈少師永國公士奉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保侃
贈右金吾衛將軍士猙
右千牛衛將軍士㚖

贈朝請郎不斮　不徇　武經大夫不佂　武翼郎不嫱　武翼郎不詛　訓武郎不瓞　成忠郎不狄
訓武郎不顯　秉義郎不桜　贈武功大夫斮州防禦使不陞　贈武經大夫不孫

善倌　善鏐　善賁　善悋　善濛　善芮　善樊
善迷　善詰　善依　善叱　善玫　善鑈

汝聰　汝盟　汝椽　汝扶　汝泠　汝滝　汝憶　汝汀
汝振　汝賁　汝楊　汝揮　汝拚　汝欃　汝料　汝琳　汝扃

崇寧　崇櫥　崇主
崇渠　崇幹　崇鏌　崇座　崇彥

必俟

贈武德軍節度使建安侯士珊
贈建州觀察使建安侯士嵓

不顯
武翼大夫不戢
保義郎不愊
贈武經大夫不擭
忠訓郎不盲
贈武經大夫不㬎

善暉
善稜
善銓
善堤
善斷
善裁
善決
善體
善以

汝鎏
汝恩
汝沔
汝涇
汝津
汝滙
汝濱
汝濂
汝𡺸
汝嶒
汝㟅
汝岵
汝𠼳
汝嶒
汝屹
汝㟎
汝峗
汝峚
汝嵊
汝嵇
汝崵
汝㟪
汝屺
汝嵴

崇𡾔
崇衖
崇遥
崇𡶆
崇嶂
崇𡸓
崇篕
崇湄
崇奚
崇𡺸
崇蘇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𣗳
忠訓郎不𡞭

贈少保集慶軍節度使東陽侯士𢫨
贈武翼大夫不寃

善洪
善𤏫
善𥌓

汝錄
汝鑑
汝眼
汝鍵
汝鎣
汝鍋
汝𨭇
汝鑒
汝鎮
汝鍒
汝鈁
汝鐫

崇𡵕
崇𡹷
崇冰
崇溢
崇𥇌
崇𦳝
崇芊
崇𦮔
崇𦹯
崇蘭
崇𢉖
崇𠘠
崇𦳳
崇𡖂
崇夔

必𣆊
必𢛇
必澿
必𣆍
必原
必𤩲
必偭
必𡿨
必璪
必懇

崇菁
汝錏
汝鈊
崇東
必𠹭
崇菏
崇𣵀
崇𣙜
崇蕭
崇𥾖
崇𡎼
崇𡑔
崇䡾

善逵
汝銓
崇䛕
崇㥳

右千牛衛將軍士𦆙
右千牛衛將軍士𠋗
保義郎不𥥉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化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廓
贈昭信軍節度使安康郡公士公
武節郎不拔
武翼大夫不爾
武翼大夫不軼
武翼郎
善承
善照
善漾
善應
善搽
善蓋
善益
善半
汝懽
汝洸
汝涑
汝村
汝滅
汝輻
汝鱥
汝鍵
汝輪
崇味
崇杠
崇芩

贈昭慶軍節度使建安侯士東
不墮
不拒
不惱
修武郎不詖
朝奉大夫不戚
修武郎不詖
善巍
善變
善昇
善圍
善羊
善日
汝誹
汝彼
汝作
汝俊
汝衛
汝倖
汝傒
汝凋
汝世
崇瓔
崇搒
崇髁
崇鍋
崇桃
崇橋
崇僩
必曦

安鄉郡公仲戭
康平侯仲熾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保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位
右千牛衛將軍士靳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閒
贈武翼大夫不息
不訥
不光
善甯
善保
善淵
汝富
汝算
汝奎
汝圭
汝曲
崇秋
崇耕
崇船
崇來
崇籽
崇勵
必夔

淄王宗邈
沂國公謚良信仲覽
右千牛衛將軍士閒
右千牛衛將軍士箴
贈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公士綱
朝散大夫不侑
善耽
汝明
汝能
汝夸
崇覓
崇家
崇齊
崇弟
必壂
必立
必表
必思
必延
必先
必傅
良瓆
良曜
良珂
良珙
良琦
良璞
良璿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三十九

太子右

武經郎不諮　不踐　不寒　不颾

善陟　善阮

汝修　汝奉　汝魚　汝舉　汝路　汝膺　汝嘆　汝淵　汝擇　汝袖　汝福

崇復　崇邁　崇趾　崇既　崇曦　崇烽　崇樹　崇發　崇帆　崇昊

必錄　必寓　必璣　必珽　必漸　必僩　必僅　必涵　必瑕　必琳

良頊　良述

滕國公謚溫仲　嗣

內率府副率士泉　贈青州觀察使北海侯士偰

從義郎不敧　登仕郎不侮　三班奉職不作　忠翊郎不臧　成忠郎不卹　成忠郎不怙　贈武節郎不淤

善桯　善埜

汝歆　汝琭　汝瀧　汝琪

崇瀟　崇濯　崇德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八　四十

贈武節郎士侗

不疑　成忠郎不萬　武翼郎不琢

善誠　善始　善俊　善役　善瑛

汝禕　汝樵　汝約　汝楠　汝軒　汝米

崇巒　崇崘　崇嶠　崇峭　崇岷　崇洲　崇潾　崇過　崇俗　崇僮　崇忭　崇嵌　崇峙

必蕭　必逵　必琛　必縞　必綱　必綵　必瑑　必鑒　必旲　必媞　必省　必儒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偰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休

良招

崇淵　崇吁

必經　必坊　必縱　必䋫　必皎　必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八

華陰侯仲詔

承議郎贈武德郎
士濉
郎不志

善峴
善誨
善侁

汝緣
汝輿
汝春
汝㷀
汝增
汝波
汝滔

崇俘
崇抗
崇鉀
崇鉽

贈少傅永國公士洪

武德郎不讓

善縱

汝滓
汝滿
汝頏
汝秈

右千牛衛將軍士鉞
保義郎不瑑

安康郡公仲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鈇

右監門衛大將軍
保義郎不好

軍士鏗
武經大夫不泲

善飾
善峸
善菁
善首
善䔩

汝䀹
汝㷝

右千牛衛將軍士竦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虯

右千牛衛將軍士蕭

保大軍承宣使仲評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鑽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劭
贈武經大夫不慮

善立
善曌
善琢

汝傑
汝晶
汝𥑣
汝栞

崇迵
崇𦂭
崇宿

贈武經大夫不言

善情
善惆
善宗

汝屹
汝隤
汝遡
汝沭
汝靜
汝調
汝諽

崇叔
崇捻
崇樺
崇瀆
崇錫

必楠
必梂
必琳
必楧

汝認
汝拚
崇梓

善綱
善績
善尹

汝墳
汝溅
崇捬
崇鍼

汝塩
汝鋭
汝沸
汝蓑

善墳

崇䀹
崇𤨾
崇硯

必𤦺

右千牛衛將軍士竻

汝眷

崇迎
崇迪
崇通

贈太師𦵏祁王謚孝懿
贈左武衛將軍防禦使
王謚恭憲敦孝仲儇
贈和州
宗愈

士㶿
不黔

善起

汝㴸
汝畢

崇酔
崇衎
崇徹

必潏
必浛
必埋

汝雎
崇錫
崇村
崇樞

必汳
必潞

良悳
良患
良忠
良愗

汝㦤
汝釗
汝匯
汝学

善養
善省
善叅

崇瀹
崇滑
崇𥙿

平江軍節度使仲晥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㫤　右班殿直士熿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造　楚州防禦使士墦

保義郎不憖　不乏　贈武翼大夫不懽

善沆　善椅　善㰖

汝大　汝共　汝許　汝淵　汝書　汝圓　汝習　汝涔　汝湔

崇石　崇合　崇徽　崇扒　崇椋

必數

建寧軍節度使仲習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禛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滸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戎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賽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濆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崔　榮州防禦使士充　書州刺史士齡

保義郎不緬　忠翊郎不銑

汝附　汝䎸

崇鎬

必壕

贈太師咸安郡王士㓥

朝散郎不凡　朝請郎不病

善僑　善朴　善傣　善偉　善倢　善什　善渝　善淶

汝扎　汝竹　汝僮　汝銃　汝鐵　汝甚　汝琈　汝㙤　汝漢　汝譌　汝梃　汝柙　汝槁　汝棟　汝榆　汝坭

崇坰　崇坱　崇垪　崇墺　崇塚　崇坆　崇埋

必漓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章　華原郡公仲熾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色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illegible]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橾　東陽郡公士階

忠翊郎不悅　修武郎不偝　贈武節郎不匱

善鮮　善昇　善冀

汝瑀　汝堂　汝湖　汝祀　汝群

崇嚶　崇琢　崇瑠　崇謗　崇讓

贈利州觀察使不鬆　修武郎不顇　忠翊郎不遺

善恕　善玠　善琛　善鍵　善零　善杓　善輅　善涣

汝堉　汝項　汝珹　汝價　汝譯　汝雋　汝蔂　汝伶　汝傢　汝玎　汝吮　汝碣　汝皈　汝琢

崇埆　崇垂　崇生　崇湏　崇台　崇澮　崇燃　崇㵾

安康侯士晴　右千牛衛將軍士𡧖　太子右監門率府丞士前

保義郎不取　秉義郎不敏　左領軍衛將軍開國男不慈　忠訓郎不邇　忠翊郎不䞦

善淵　善蚨　善準　善局

汝愬　汝鈥　汝鍏　汝㙇　汝樽　汝峕

崇佃　崇焆　崇吮　崇潔　崇𡼖　崇坪　崇端　崇塒

贈太師沖王諡僖惠宗𨻶

贈華州觀察使仲庭　華王諡孝僖仲懸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暘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塵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埒　贈武勝軍節度使士違　右班殿直士廷　贈右領軍大將軍士晴

武節郎不儞　秉義郎不吝　保義郎不憐　贈武翼大夫不識

善稱　善愛　善知　善說

汝想　汝琥　汝鑑　汝識　汝逆　汝連　汝美　汝高

崇玉　崇僑　崇俁　崇璽　崇嵗　崇祚　崇咨　崇作　崇碣　崇星　崇春　崇勛　崇論　崇𡸁　崇雷　崇案

必㨖　必榣　必瑩　必淇　必達　必渙　必啃　必璐　必琛　必錫　必岭　必瓚　必硯　必礦

良儉　良像　良銓　良綖　良綱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績

忠訓郎不展　忠訓郎不悱　成忠郎不佻　成忠郎

善捷　善騑

汝協　汝謦　汝需

崇允　崇力　崇栒　崇宋　崇丰　崇寫　崇淦　崇勧　崇劬

必嗛　必琥　必諧　必滂　必澤　必清　必棪　必槙

太子右內率府率士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杖　內殿崇班士秋　河東郡王謚孝良仲霜　贈右千牛衛將軍

不彼　成忠郎不惑　保義郎不吋　訓武郎不朋　右班殿直不識

善松　善壽　善貽　善郢　善綝

汝沭　汝𣲙　汝瀾

崇伸

必庋　必寊

贈武寧軍節度使不肎

善膺　善頌　善成

汝遳　汝宰　汝㷯　汝介　汝𢣏　汝倫　汝郗　汝鄯　汝郉　汝郫　汝郉　汝耶　汝郎

崇衡　崇宦　崇扶　崇虎　崇謚　崇嚴　崇勃　崇鍪　崇拘　崇玲　崇漕　崇蕭　崇澴

必忠　必評　必柘　必昇　必脂

秉義郎不鞁　贈朝散大夫不俠

善堝　善旬　善應　善哲　善慈

汝卯　汝品　汝秀　汝玉　汝富　汝㦷　汝𤈽　汝郫　汝𢨋　汝杼　汝屾　汝朋　汝赫

崇勃　崇玪　崇詮　崇音　崇鎞　崇獻　崇譽　崇乃　崇緘　崇鳩　崇咯　崇璩　崇環　崇熠　崇逵

必縣　必意　必意　必漢　必法　必溓　必條　必櫨

良噗　良晴　良增

文林郎不刓

善琉　善起　善東　善多　善彪　善烈　善孀

汝悅　汝情　汝禛　汝檉　汝潞　汝倓　汝沇　汝侏　汝斐　汝熒

崇咩　崇吟　崇喈　崇鴻　崇濡　崇霈　崇霽　崇霖　崇霧　崇岭　崇罟　崇崖　崇岣　崇逵　崇鄰

必遷　必灘　必潔　必渾

吉州刺史士岕　贈建軍節度使建國公士奇

贈武德郎不曤　訓武郎不㑥　武翼大夫不馬

善鎰　善寯　善顒　善遂　善圻　善棨　善董

汝騤　汝榛　汝棡　汝瀠　汝湻　汝逑　汝晉　汝各　汝昏　汝舉

崇嶸　崇峨　崇憲　崇愬

洋國公謚孝僖仲懌　建州觀察使仲青

右千牛衛將軍士鮮　右千牛衛將軍士暘　右千牛衛將軍士昇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㮊

成忠郎不𢝸　保義郎不組　保義郎不菱　贈左領軍衛將軍不止　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昌州刺史開國伯不愧

善瀟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舶　南陽侯仲欽

右班殿直士琦　右班殿直士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澎　右班殿直士詵　右班殿直士禧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用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喻

善瓛　善鴻